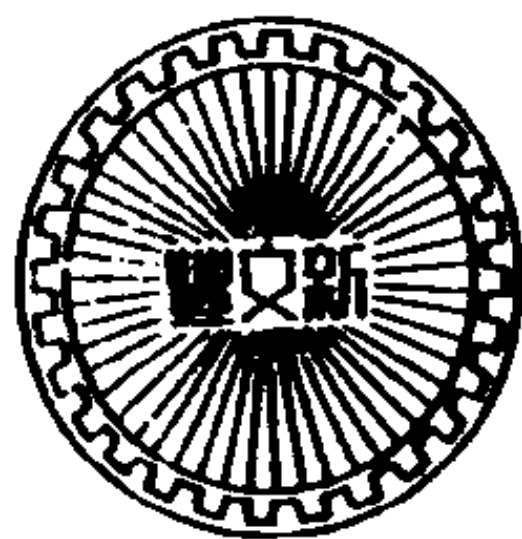




# 叢書集成續編

## 第一三四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金元

寓庵集八卷·····	元 李 庭撰	藕 香	一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六十卷·····	元 虞 集撰	古棠書屋	五一
詩集八卷·····			五三
文集四十四卷·····			一三四
詩遺稿八卷·····			五八七
淵穎吳先生集十二卷附錄一卷附考異一卷·····	元 吳 萊撰 民 胡宗楸考異	續金華	六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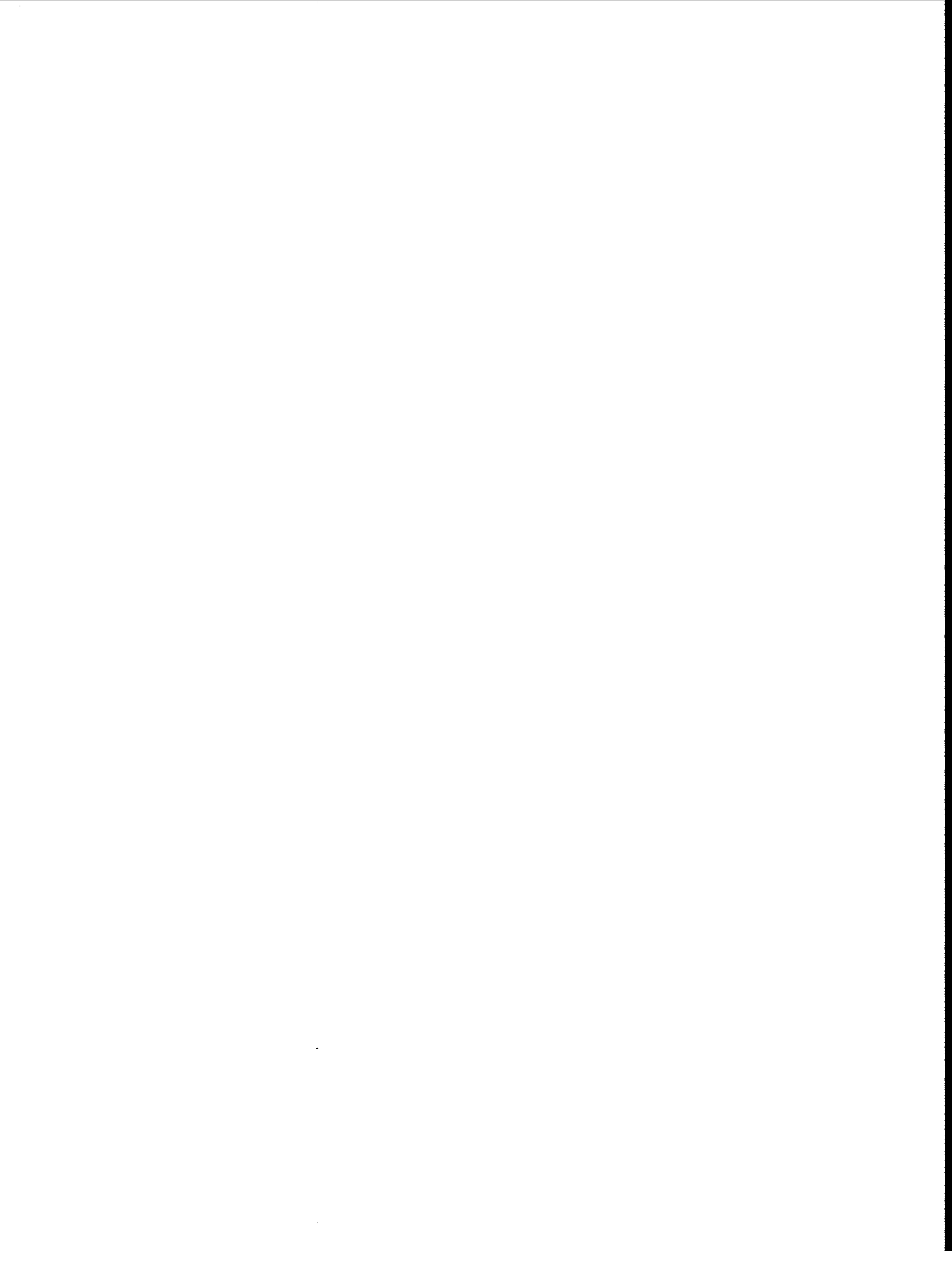
廩

卯

僉

齋

集



# 寓庵集卷一

元李庭撰

五言古詩

送姚德寬大使還解

維昔金運衰四海兵浩浩真人起朔方氛祲付一掃姚侯并門秀風雲見幾早因時正鹽筴為國佐征討雍容佩金節積功滿十考一心了無諍萬事但稱好著身豺虎羣竟以明哲保傳家有佳兒拂衣遽高蹈功名復遂身退乃天道白雲既無拘青山可娛老何須訪羨門方寸即蓬島

題扈正之愚軒

賈誼逐以才晁錯死以智才智豈不佳反為身之累窮武智而愚誰能企高致顏子叡而愚卒為傳道器扈君

寓庵集卷一

曠達士老練世閒事驚禽屢傷弓良醫三折臂結廬曲江上庭宇幽且邃勝其軒曰愚蓋以愚自戲外愚中不愚顏甯無以異奴耕與婢織生理足自備清風一枕眠明月三杯醉傲屣祿萬鍾浮雲馬千駟冥冥天際鴻仰觀令人愧

古詩二十一首

涉渚采春蘭蘭生不盈握我欲持贈君路遠安可託昔者承君恩良厚不為薄今君在萬里音書兩冥寞我憂君不知我意君不察蘭葉何青青馨香隨風發安得入君懷為君解煩結悠悠終莫致脈脈心不絕

髮衰日已白形衰日已槁誰于形髮閒不隨形髮老浮雲日夕變青山依舊好此理非智求不在讀書早欲看杜陵花須上長安道

娟娟圓月明照見我心懷明月豈不美我懷自不佳黃

河決金隄東南流入淮誰令州與縣化為狼與豺人命賤如土委棄不得埋憂來望中宵北斗當空排機槍不可視默默下西階

農家初闢地日夕把犁鋤荆棘總芟刈新苗漸成區勤勞不自怠瘠土為膏腴憤彼後來人不念前人劬耕耘付童稚倉廩隨時虛遂令禾黍場化為榛與蕪昔以一人耕成此百畝居如何有百畝不能養其軀牛犢辭故舍華屋為止墟牧豎不忍視落日空躊躇

蘆葉何挺挺稻葉何垂垂至寶不外眩高才恆自卑鄙生白首狂甯子扣角悲胸中有所負何必常人知念彼輕薄兒衣冠空陸離氣隨黃金盡皇皇竟何之古來觀人者不輕微賤時

早起坐東軒晨風吹我衣初日出海上蒼涼無赫輝翳翳新木榮交交羣鳥飛禾黍蔽原野秋實已離離雖非

寓庵集卷一

己所植私欣雨暘時亂離得安處貧賤何足悲

上山行采薪下山行采蘭采薪易粟歸采蘭棄草閒雖有君子心不如桃李顏方知出山賤不如長在山我欲遺所思路遠風雨寒嗟哉不能顧俯之淚汎瀾

道傍華表柱下有百年墓不知何代孫伐賣墳前樹伐樹尚可忍畏官留禁步棄地與他人遺骸一朝露薄葬古所敦雖貧反能固

堂前兩株樹朱夏結層陰相看坐終日愛此歲寒心故人離亂閒寄我孤桐琴不辭涉遠道以我為知音登山覺山高汲井知井深不經洪鑪然不識真黃金丈夫同患難方知尺與尋傷彼市廛人滄滄安足湛

荷花未出水荷葉已田田何不飄流去中有藕絲牽荷葉牽藕絲欲去不得去客子萬里行棲遲在中路豈無田與廬豈無親與故丈夫既出門雖親弗能顧去為人



所憐歸爲人所慕安能隨燕雀低飛度朝暮

嫋嫋秋風起撼撼庭樹鳴浮雲有涼意白日向西行路  
有羈旅人自言久徂征去年役交河今年戍彭城上功  
在幕府官職未分明長鎗不得用黃金有餘榮荆棘被  
原野流水不復清無官亦歸去天下何時平

遊子念故里日夕心懸懸微軀不自保遠道何當旋援  
琴欲撫之一撫兩絕絃蒼天一何高海水一何深山高  
與水深不如游子心安得雙羽翰歸飛投故林

婉婉良家子娟娟好顏色芳年不自愛誤爲鄰里識一  
朝入漢宮引過長楸側雖然不得憐名在宮人籍已矣  
復何言芳菲從此畢

蕪蕪生水濱綠葉何委蛇閒以蘭與芷被彼清江湄清  
江起洪流化爲濁水泥憔悴勿復道飄零渺難期所願  
蕪蕪草微根當自持

寓居集卷一

浩浩天地間二氣相推移流行不暫息主物迺其宜天  
地不生物用此將安施斯人七尺軀不與眾物齊聰明  
百骸具豈但食與衣晨興暨夕息凜然當自持

被髮晞朝陽棲遲陟行路春風吹百草歲月忽已暮客  
從海上來潔白如秋露吹笙駕鶴縹渺雲中度教我  
服華池令我顏色固

童子十二三汲水西澗阿水深不可汲白石生清波俯  
首濯雙足旣行亦旣歌上山采紫芝下山牽綠蘿手持  
一尺筆捷若猿猴過恐是黃初平驅羊下前坡我欲往  
詢之奈此頑劣何

幽幽山中寺釋子二三人晨興擊鐘鼓誼誼誦靈文齋  
罷各分散寂然無所聞或坐長松閒或行清澗濱采花  
獻佛前不喜亦不嗔山頭日未出有客來扣門自云西

州士牧牛三十春問之無可言長歌下青雲

晨起坐西齋羣峯淨如寫初暘上其巔白雲在其下復  
有丹碧林闌斑綴原野微風披拂之庭戶亦瀟灑優游  
得清翫顧我何如者夢幻旣非眞榮枯諒成假諸緣隨  
所遇悠悠往蘭若

亭亭長松樹白雲護其顛飛鳥不敢下茯苓已千年蒼  
鼠從何來便捷不可言倏忽在其後倏忽在其前昨  
利指爪枝葉無由全念彼歲寒姿受此微物牽驅之不  
得去撫之徒自憐

丞相出午門大夫已來迎兄弟同一家無相猶以爭豈  
日無他人雖賢不如親晨出與暮歸以保我弟昆  
送唐括萬戶出西門

淵淵伐征鼓煌煌過丈旗將軍乘大馬劔戟行相隨吉  
日旣就道輜重同時移送者念疇昔行人傷別離丈夫  
次戎旅私情何足悲勳名在多故斬伐勿愆期不驕亦

寓居集卷一

不歎堂堂乃王師勵子英妙年慰我憂虞思身輕君命  
重行矣無遲遲

妙觀設醮贈王真人  
散花寥陽殿琅琅振瑤音雲璈閒笙磬香煙結層陰帝  
眞馭華軒鸞鶴下來臨三元慶嘉會五老書丹枕秉誠  
宣妙範流津滌中襟耀靈昭景貺信禮稽首欽

寄中峰兩道者

中峰兩道者落髮山中住不知今幾年忘卻來時路夜  
靜星斗寒獨坐長松樹欲往從之遊冥冥隔煙霧

玉淵

霍山冠河東帝遣鎮茲土其下有濫泉浩浩自太古長  
渠注町畦平地散膏乳熙熙兩縣民比屋飽秬稌傳巖  
久寂寞誰解作霖雨藉此無盡波紆爾旱歲苦飛亭噉  
洪源碧色浮棟宇昔人題玉淵無乃見其麤我將易新



名濟物功可取榜為永賴泉萬世配神禹此玉潤在河東

七言古詩

送麻君信之歸河東

葳蕤九苞鳳璀璨五色麟由來瑞物應圖牒千古一出  
驚時人河山蘊蓄英秀氣端為王國生奇珍惜哉命不  
與時偶悠悠白首埋風塵愛君一何深識君恨不早東  
風二月汾水頭一見襟懷即傾倒竭來平陽城得酒即  
相覓亭亭玉樹倚葦葭自愧才華非匹敵一朝送我還  
故鄉慨然相贈雲錦章到今六七年篋笥蘭蓀香不意  
春來重會面一罇未盡還相餞秋鴻社燕兩恩恩別恨  
蒼茫滿秦甸乾坤罨網方彌路黃鵠高飛莫回顧煙霞  
從昔少人爭太華中條有佳處長安倦客亦思歸屈指  
秋風定拂衣一曲紫芝千古意與君分采兩山薇  
上馬行

高唐集卷一

五

有馬有馬黃金羈公莫上馬公莫疑鸞翔虎躍日月動  
掣電驚雷神鬼神閒靈物洞恍惚朝刷扶桑莫咸池  
只愁控御失其道古人已逝能者誰豈無王良與造父  
側立審視求其宜紛紛少年勤遠略便欲赤手驂蛟螭  
攀鞍執策不自料眾人從吏來相催翩然上馬悔莫及  
千里萬里無還期黃河流水不可度太行積雪安能馳  
疾驅前途荆棘暗卻反故步煙塵迷徒御不來天欲暮  
茫茫四顧斯何時公莫上馬公且來山中酒熟山花垂  
長衫大帽風日好輕鞋短杖春遲遲童子雖嫌行步緩  
老夫未覺精神疲流水悠悠川上過白雲漾漾天邊移  
欲往即往歸即歸有馬有馬他人騎

跋支道林馬圖

衲僧愛馬疑千載好事相傳入圖畫一場譏評幾時  
休到底無人為開解道人心鏡湛虛明照物何曾有留

凝等閒觀色似觀空不離前塵得三昧養生還自解牛  
悟全德或因畜雞解我今說破老師心從此披圖莫生  
怪

題商山四皓圖

出商顏定漢儲高名千古與山俱書生白首成何事枉  
著狂言穢畫圖

效鮑參軍體

蛛絲結網綠綺琴謂是絃絕無知音美人今朝拂拭去  
金徽玉軫動人心上絃別鶴下離鸞翠房便娟春日閒  
青絲白馬何當還

謝商參政惠銅雀瓦硯

左山相公清且廉惟餘好古心無屢家藏奇硯不知數  
馬肝鳳咮盈箱篋建安鄴瓦年最遠愛惜不啻黃金兼  
長鬚持贈慰衰朽以貴下賤何其謙一朝奇寶墮掌握

高唐集卷一

六

坐覺光彩生窮簷既不能草賦擬三都頓使洛陽紙價  
添又不能作碑福先寺要令一字酬三緘庸虛何以當  
此贈赧然愧汗衣空沾聊書鄙語報勤厚博公一笑為  
掀髯

遊廣勝寺東巖

年來百念如寒灰老眼慵向時人開猶有愛山緣未斷  
芒鞋信步東巖隈東巖幽勝甲晉境寒藤枯木生蒼苔  
誰鑿雲根泄海眼驚波深瀉如奔雷衲僧具眼覩天奧  
作亭闌爾臨淵洄亭中空洞納萬象收奇攬秀無遺材  
倚欄清坐洗塵念灑然冰雪涵靈臺上方一目盡千里  
勞筋未暇窮崔嵬百年名刹燼一炬可憐金碧成蒿萊  
世閒興廢豈足道會看穹壤論三災短生乘化不暫駐  
須臾變化隨風埃心知所歷皆夢境題詩漫識吾曾來  
下山一笑便陳迹但見白塔蒼煙堆



送孟待制駕之

渥注龍媒天馬子墮地一日能千里月中折得最高枝  
回首銅駝荆棘裏學館淹留三十年白髮青衫誰料理  
否極而泰乃固然一夕天書墮窗几掃盡塵氛日月開  
金鑾玉署須英才萬言倚馬可立辦當使號令驅風雷  
長楊羽獵未要作丹辰箴規固不惡丈夫致主必唐虞  
太平勩業看真儒

題古幽龍窩圖

古木陰森山突兀下有千尋老蛟窟養成頭角儘崢嶸  
未得雲風且盤屈蝦蟆跳相斬侮鼻息如雷正齟齬  
一聲霹靂飛上天普灑甘霖蘇萬物

息軒

黃塵滾滾平陽道去馬來牛幾時了小軒高枕謝勞生  
曠達如君今亦少窗明几靜無一事三幅黃紬擁清曉

萬法本空人自擾

身如古廟瓦鑪閒性似碧潭霜月皎息之一字亦安用

萬法本空人自擾都將此理付無言簷外秋風搖碧篠

題劉光甫河山形勝圖

大河之源出崑崙伏流地中其水渾一曲一直九千里  
遠歷西域來中原龍門千古仰聖作兩山宛然疏鑿痕  
客舟萬艘付萬死蛟龍慘淡愁飛魂蒲關鐵牛駕長虹  
牛力不支一已奔東經茅津勢逾壯激石射岸雲濤翻  
首陽太華遙相望陝郊蒲坂俱名藩古來秦晉二大國  
恃此天險傳世婚三門河面天上落底柱屹立迎朝暎  
有如咸池濯日後梁公儼然烈言言客從西來憤登陟  
艱難萬狀難具論忽開橫軸坐見此破墨者誰留東軒  
國子先生不憚煩按圖尙惜遺孟門豈知河東有雄觀  
天橋落落居上垣河流拍岸政湍猛漸如蝕月鉤許存  
狂瀾俯首就束縛雖百雲夢以氣吞有時水底雷電擊

明朝數州雨翻盆上有層巒下重淵劍戟森然擊鼓喧

奈何河山真表裏水墨不沐詩人恩東徐呂梁周盟津

五嶽更有它山尊祇知齊國有管晏不覺我亦如公孫

君不見靈槎上天漢張騫貳師假途征大宛安得壯士

挽天河一時為君洗乾坤光甫初云先大夫所畫止于

酒子俊題詩於前又述孟門之險亦君之知也公當以

云

李進之迂軒

先生心古貌亦古干戈滿地冠章甫既不學敝裘季子

佩印走六國又不學綠幘少年挾彈遊三輔一軒塊坐

工績文庭院不知漂麥雨長鬚倚門私自語作奴莫作

詩奴苦新吟初不療寒飢猶誦唐詩課兒女書生憐人

不自憐以江濟水吾猶汝莫嘲醬瓿覆玄文焉知後世

無子雲

獨遊清窟

溪水無聲巖樹碧古苔滿地花狼藉我來蕭散淡無營

獨立看雲倚蒼石嗒然物我兩俱忘宛然枯蝸黏壞壁

一聲嘯鳥喚人歸隱隱殘陽下山脊

楊妃菊

漁陽鐵馬嘶函谷夜半青驪催幸蜀可憐倉卒馬嵬傍

三尺生綃縵紅玉沈香花萼變荆杞燐走螢飛鬼宵哭

妖魂一去復誰招脈脈餘妍託秋菊生前豔冶惑君王

後身精靈鍾草木長生私語杳難憑萬古東籬怨幽獨

瑤肌被酒暈仍在粉頰生香睡初足晚來涼吹動纖枝

猶舞霓裳舊時曲當年傾國與傾城尤物移人詎為福

至今嘉蔕擅虛名徒使癡兒生愛慾秦川野叟妄習盡

老眼看花如隔殼援毫未暇賦閒情且對南山吸樽醪

答邊巨源

萬法本空人自擾

八



蹇子平生酷愛閒雅思臥雲對青山天公憐慵故相惱  
 長使奔走塵埃閒塵埃蔽目世路險左機右弄行良艱  
 長蛇磨牙蠶搖尾同人鬼域潛榛菅含沙射影期必中  
 巧若羿散無虛彎閉門久厭童稚聒如帶桎梏囚重圓  
 中宵好夢落林藪扁舟弄月清溪灣何時煙蘿一茆屋  
 烹煮芝朮扶危屨登危躡險筋力健追逐狡獪窮躋攀  
 振衣長嘯萬峰頂擾擾聚蟻悲人寰不然懷書叩閭闔  
 薦引正直誅邪姦滌瑕蕩穢布新令坐使萬姓開愁顏  
 惜哉兩事俱未遂向來綠鬢今華斑因君問我寫伊鬱  
 臨紙老淚空潺湲

題戴嵩牧牛圖

儂兒生長清溪曲雨笠煙蓑一生足春風綠草滿汀洲  
 千角吳牛隨意牧牧牛去來牧牛去往來慣踏溪頭路  
 溪深牛背穩於舟手掉荆鞭渾不懼畫師畫汝豈無情

蘇軾集卷一

九

羨汝安閒得此生讀書覺官祇自苦畢竟無憂不如汝

又諸君同賦戴嵩牧牛圖效閑閑體

東皋雨足沙草肥爾牛來思朝露晞或訛或鳴恣所適  
 愛犢自是全天機阿童牛背吹橫竹聲入秋風斷還續  
 憑誰采取笛中曲留與詩人歌考牧

甲李彥成二首

聖人立論誰能破善必降祥淫必禍先生高義眾所推  
 抱病一生長坎壈太虛誰握造物柄報施如斯無乃左  
 跖者回天使人疑欲問穹蒼無路可賴公平日道力堅  
 洗滌萬緣惟冥坐心如古井自安閒身似空花儘開墮  
 適來適去總翛然壽夭窮通甯計那我慙俗學未有得  
 無恙頑皮強包裹不知旅枕寄邯鄲猶聳吟肩來飯顛  
 茶然疲彼幾時休安得如公脫纏鎖一杯濁酒醉東風  
 我弔公耶公弔我

天蒼蒼地茫茫紛綸人物滿八荒此身最爾寓尋尺何  
 啻一粒在大倉鳥飛鳥飛兔蹶蹶暮往朝來無暫歇百  
 年倏爾寄須臾何似劍頭吹一吶富貴榮華都幾時九  
 原冢墓空纍纍了知生死皆夢幻來何足喜去何悲近  
 世誰人明此理河東通儒李夫子平生道學造精微真  
 得南華骨中髓我初踵門來見公一談便契將無同公  
 今乘化返真宅顧我猶在勞生中佳城鬱鬱荒山底一  
 首挽詩聊爾爾撻蓬不必問鬪饑我信先生未嘗死  
 題甯戚扣角圖

星河耿耿天氣涼短衣飯牛哀歌長扣角一聲激清商  
 永懷堯日依末光嘗聞巢父逢堯讓洗耳河邊掉歸鞅  
 東皋雨足草連雲且與浩歌牛背上  
 贈李濟夫

結交貴以心相識不在面平生求友徧四方惟子始終

蘇軾集卷一

十

無少變世間英俊達機權順世趨時若丸轉朝為管鮑  
 暮仇讎僅與市人爭一綫天乾地涸兩窮鱗吐沫相濡  
 定何戀乃知道義未全泯耿耿交情久方見十年晉陽  
 城閱盡輕肥兒賞音一夔足紛紛徒爾為何以持贈君  
 千載青松枝願君保貞心勿逐時世移

贈王壽之

髯兄少日人中豪文章談論天姿高讀書萬卷更讀律  
 掉頭不肯為蕭曹一行挾策作舉子紛紛憂患如牛毛  
 晚年欲學柳下惠屈身小職甘哺糟我謂髯兄君勿恥  
 向日都非今日是早知刀筆勝儒冠不向寒山翻故紙  
 文班揚馬行顏閔餓死蒿萊竟誰問一編城旦作梯媒  
 篋有黃金腰有印

韓邦傑清音亭

青山四合如圍屏下有百折流泉鳴泉鳴非宮亦非徵



中含太古之遺聲今人好今不好古此地久曠無人爭  
勸農使者有高趣居官不爲官所搜游心雅在塵垢外  
茅亭巧構臨寒泓空山夜寂秋月明耳邊淙淙復琤琤  
初疑庖犧五十絃之瑟又類女媧十三篁之笙絲耶竹  
耶兩莫辨但覺灑然境與心俱清迺知山水中間元有  
自然之雅曲不待五音六律足以移人情伯牙已矣不  
復生水仙一操空留名爾後惟有漫郎得此意南磻水  
樂千載無虧成九原英靈如可作相邀徑上清音亭一  
樽濁酒聊同傾

薦士爲希

崑崙駭浪從天下魚躍龍門爭變化誰令鯁鱗作威福  
無翼黃金飛半夜豈知林壑有佳士偃蹇蒼煙索高價  
竹花不實雷飢死腐鼠區區謾勞嚇薦賢有墨黶誰磨  
撫劍悲歌駭鄰舍擬欲排雲叫帝闕守關虎豹令人怕

宿庵集卷一

十一

知君學道深履踐循德今爲二程亞素衣不染洛陽塵  
凜凜高標齊太華優游諷議大官側餘論齒牙當一借  
異時安石起東山鄙夫敬爲蒼生謝

城頭曲

長安城堅鐵不如女牆隱隱凌空虛萬夫運土千夫築  
朝完暮緝良勤劬詰朝魯箭飛輕羽半夜貔貅散風雨  
自焚一炬更可憐不見重樓見焦土百年人事等閒休  
殘日荒煙動客愁壕中春水年年綠時有漁郎擲釣鉤  
雪谷早行圖爲鄧彥清賦

鄧君北來自汾水遠寄故人書一紙手持雪谷早行圖  
邀我題詩借褒美我初少年酷愛山夢裏見山心亦喜  
有時杖履遊山間路轉峰回興無已一朝四海風塵昏  
拋擲田園竄荆杞窮冬蹋雪過南山玉樹瓊林一千里  
蹇驢破帽畫圖中忍凍吟詩飢欲死天教漏網盡餘齡

否極而亨固其理長安市上酒如川日日醉眠呼不起  
黃紬被底有華胥深怕南山來夢裏還君此圖君且止  
渡水穿雲吾老矣

送長源李弟西歸岐陽

秋風落落關樹遙秋河耿耿晨星高比鄰誰家剪刀響  
遊子一夜歸且勞人閒畏途足風濤長裾何適不自豪  
秦中舊遊若相問爲我鄭重今繞朝

含玄殿謠

南山蒼蒼渭水黃含玄殿上春草長鬚頭野老鴛羸悖  
曉犁耕破宮中牆宮中行人屢回首西望長安小干斗  
喧喧車馬鬧紅塵畢竟幾人金石壽

宿庵集卷一

宿庵集卷一

十一



# 寓庵集卷二

五言律詩

過白嶺華嚴寺

按行來北嶺，弭節過茲山野。寺斜陽裏鐘樓古，樹閒入門流水細。獨坐老僧還共倚，闌干望翻憐白鳥閒。

七言律詩

送徐子方郎中

劍外方屯十萬師，運籌帷幄要英奇。人材惟有徐孺子，士論共推劉穆之。雲棧路危休叱馭，錦江花好賸留詩。廟堂正闕經綸手，旦夕除書下玉墀。

送鮑郎中

干戈一息指南陔，正是男兒報國秋。趨走蘭墀雖密邇，笑談油幕也風流。霜嚴岷嶺朝揮策，月冷巴江夜泊舟。

寓庵集卷二

送李郎中

十四

南斗妖氛須快掃，早傳吉語到中州。

送李郎中二首

傾蓋相逢甫隔年，驪駒聲裏又離筵。人生聚散真無定，世事翻騰亦可憐。願我分無蘇子印，贈君聊舉繞朝鞭。東州耆舊如相問，為說昏昏只醉眠。

世路風波日益深，權門嚙啗老難任。勞生笑我淹黃卷，待士承君吐赤心。五載感恩空有淚，一詩餽賸愧無金。翱翔臺省應非晚，猶覬飛章起陸沈。

送楊郎中

西漢儒宗揚子雲，遙遙華胄豈無人。著書不得文力，筮仕還居要路津。已播仁風安四蜀，更施膏澤灑三秦。閭閻疾苦君應悉，細草封章達紫宸。

送李子玉郎中之大理

聖代兵威暢海涯，英才奉命殿南陲。莫辭路徑穿豺虎，

要使功名勒鼎彝，霖雨露行霑蠻境。土人民初識漢旌，捷音定逐春風至。此看除書下玉墀。

寄省部郎中高柔克

萬里秋風一鶚飛，如君才器正當時。蕭曹事業真遊戲，孔孟門庭要護持。疲馬敢思逢伯樂，斷絃何幸得鍾期。桑榆景迫身猶健，異日須酬國士知。

送徐郎中之蜀

獵獵霜風捲旆旒，一鞭行色指巴川。軍中正仰裴丞相，幕下仍登魯仲連。已辦運籌梟逆虜，不妨橫槊賦新篇。凱還定在春前後，此看除書下九天。

送金郎中

一杯濁酒送君行，莫聽陽關墮淚聲。男子致身須富貴，古人刻意只功名。休辭蜀道登天險，要使蠻方指日平。奏凱歸來應不遠，梨花樹底醉清明。

寓庵集卷二

十四

送楊煥然赴召秦中兼簡

已為鱸魚早退休，未容野水寄孤舟。衣冠北渡無多子，詞賦東原第一流。天護漢儲留用里，人瞻秦府是瀛州。花時爛賞龍池罷，因過清門覓故侯。

送高雄飛北上二首

簡在王庭早歲知，到今恰作送行詩。元無貢禹彈冠意，政似毛生捧檄時。司馬且依東道主，驚猿毋效北山移。他年經濟功名了，歸養雞窠亦未遲。

鶴髮能抗鶴書鄰，翁力疾勸脂車。情知大器無近用，還媿清溝映濁渠。螢雪不孤稱武庫，風雲應也護儲胥。鳳兮既上人爭覩，豈望王門但曳裾。

送宋文卿北上二首

聞道營田得力來，河南五稔佐行臺。積成紅腐饒軍餉，放出黃雲掩劫灰。已見鸚鵡為地好，此看鸞鶴自天開。



長裾戀戀爭先祝，領得春風早早迴。

虎豹休憎上九天，含香曾近御牀前。暫勞櫪下追風驃，一作安用人間使鬼錢自古郎官猶宰縣至今員外也

歸屯田歸期政把黃華酒，便與經營到百船。

送宣課粘合正卿北上二首

黃色眉間一點嘉，北風驕馬歎龍沙。春秋朝會新王命，

文武衣冠舊世家。綽自分卿月，掌斗牛須問客星槎。

歸期定在春前後，一作高著桃李重開錦上花。

英才教育人皆樂，獨愧皤然兩鬢絲。樹映階除真有子，

門盈庠序豈無師。何時賓閣東開日，政值征車北上時。

記取仲宣遙望處，未歸頻讀送行詩。以正卿新請教子故有是作

送石子璋北上

滄海橫流不見邊，徒杠石倒賴藤纏。何人解補中原道，老馬重過敕勒川。河朔賞音依舊好，趙州詩句斬新鐫。

寫履集卷一

東垣儘有磨崖在，更看繩橋第二篇。

送李德新北上

不躡槐華二十年，靜中卻遂讀書緣。共知驥伏須千里，

誰料鵬搏又一天。有詔特超毛義檄，更寒休計廣文氈。

此行要試經綸手，好整巍冠入講筵。

送張耀卿北上

旌車走徧太行東，晚得嘉賓自幕中。莫比草茅參國論，

已從藁籥補天工。四時蔥嶺書年雪，六月松林解愠風。

久識天孫機上石，更休擎下斗牛宮。

寄郝紹先外郎

天眷西平雨露偏，賓僚妙選必英賢。關中政仰蕭丞相，

幕下仍登魯仲連。一硯寒冰晨草檄，滿樓明月夜籌邊。

快須努力平逋寇，青史功名屬少年。

送劉謙外郎

少年錦帶佩吳鉤，乍別庭闈作遠遊。疋馬飄零天一角，

歸心搖蕩月三秋。綵衣行送親喜白，酒聊忘去國憂。

明日關河邈千里，為君重倚仲宣樓。

神英劍李文

利器來從闔國西，澄波三尺白差差。見韓埋花荒徼餘

千載假手英材此，一時持報私讎非。烈士削平大難即，

男兒莫教化作蛟龍去，要看成功刻鼎彝。

神毅劍朱子實出舊作刪差殺

紫電青萍未易求，天教神物耀中州。匣藏惟恐寒蛟吼，

壁挂常令老魅愁。高義幾人知季札，孤忠千古只朱游。

願君勳業超前輩，穩占凌煙最上頭。

送宋大使

四海疲民未息肩，九重聖主正思賢。風雲適遇千齡會，

鸞鶴高飛萬里天。願我尚淹原憲巷，羨君先著祖生鞭。

皂囊函上安邊策，咫尺除書墮日邊。

弔平陽崔教授

三絕韋編老不休，力窮聖學造深幽。胸中拍塞書千卷，

身後淒涼土一邱。生也有涯能幾許，斃而得正復何求。

素車迢遞無由到，灑淚題詩寄舊遊。

弔郭器之二首

丁年聲價動文闈，白首無成坐數奇。筆掃千軍空自負，

學傳三篋竟何施。黃墟樽俎驚前夢，繡嶺風煙阻後期。

願我平生心似鐵，數行老淚為君垂。

獨騎瘦馬逐公侯，誰念文園久倦遊。百指煎熬真若海，

一官落拓亦何樓。塵封錦瑟因緣斷，骨掩黃泉意氣休。

弔紫陽先生

亂來人物久凋零，一代文章獨老成。謾說著書窮造化，



可憐無位到公卿清風爽氣還靈岳  
誰割囊金刻遺臺坐令千載見高名

弔陳季淵

妙齡豪邁氣衝天萬里亨衢祖述鞭  
大昭挂壁已三年一場旅夢邯鄲枕  
八極神遊復何恨不須灑淚弔新阡

弔王君寶

桂折蘭摧不待年道邊空歎直如絃  
千古佳城墮馬前無復賓朋過故里  
練裙嘯溼孤兒血誰草長書爲薦筵

弔郭好問郎中

萬斛鹹醃隱禍胎臬羊肉飽玉鱗  
觀過知仁亦可哀白骨銜冤無處訴  
英賢取監元非遠覆轍應須戒後來

寓庵集卷一

十七

弔孟駕之待制

黃甲題名正妙齡心期平步到公卿  
竟使麒麟地上行一幅長書留禁坐  
遺孤惟有西華在誰動當年故友情

弔遊商卿

世閒生死本尋常零落如君獨可傷  
一棺畢竟葬他鄉塵封黃卷因緣斷  
平日交遊誰最厚道邊嘯煞練裙郎

弔摩公

方袍遊戲寓塵寰六秩光陰俯仰閒  
妙明覺性本無還雲來雲去天長淨  
畢竟性靈何處在一輪秋月照姑山

送商宣撫東歸

陌上方傳五袴歌遽呼歸騎整鳴珂  
六年美政誰能繼

一片清明得已多秦國終難留士會  
高眠莫作東山計四海疲民要撫摩

送王大用都事之東川

激盪離杯滿意傾送君迢遞赴邊城  
黃葉關河第一程志節每因難處見  
凱還定在春前後鴻鴈來時早寄聲

送趙都事

玉音一旦落彤墀正直聲名草木知  
適逢堯舜渴賢時榛荆蔽路須芟刈  
九萬鵬程從此始一飛端擬到天池

送焦僉事赴闕

輶車遠自日邊來金節煌煌佐外臺  
歡生田里覺春迴三年已展澄清志  
比到皇州花正發除書宜對綺筵開

寓庵集卷二

十八

題同氏孝友堂

堂上逍遙白髮親堂前兄弟綵衣新  
終日壘簾皆好春名教既無慚孔孟  
殘年企慕心猶在早晚營錢去買鄰

遇仙橋

湛湛溪流浸古苔仙真相遇此徘徊  
七朵金蓮次第開雲海難尋歸去路  
只應華表千年鶴會爲家山一再來

海東青

朝對天東暮海西握拳一夕不沾泥  
衣染春風壓錦雞飛騎有門臨水放  
長楊掌上精神在末信而今首便低

劉彥朴索月旦評詩

亂後人才久混并誰能著眼向高明  
汝南莫詫先賢傳



陝右重新月且評妍醜固難逃水鑑重輕終不離權衡  
卻防暗裏曹瞞至世上姦雄要指名

挽康唐鑑

憐子擔簦過鎮陽嗟予已罷紫薇郎秋闈舊入參軍夢  
素和乙丑未試前有郊公者老境重升達者堂同寓文  
每論五行求子母忽驚一病到膏肓時危留得山濤在

定保孤兒不負康

挽吳德明

公太原石州人承安初中乙科崇慶未始

憐君薄命重君才老腳初登郭隗臺三戰不支逢虎怒

六駢俄去失龍媒漢家翻覆雲千里燕市浮沈酒一杯

遙憶兩楹春夢斷英靈須到石州來一作全節卻從天

來書

曹京父清暉亭

牆下溪流屋上山高亭穩著茂林閒波光雲影相搖蕩

寓庵集卷二

十九

谷鳥沙禽互往還已拚千金待賓友更分餘粟濟惇鰥

人中曠達如君少鄙吝聞風亦厚顏

送太原鹽使徐進之

鶚薦初登北路徐王言褒美拜新除萬家自溢牢盆利

一府行空訟歸書富媪孕靈真不負漕臺舉善果何如

明年奏課魁天下畫錦煌煌耀里閭

卯瓶

鳳凰遺卵入青冥陶匠規模製此瓶夏繭結成渾具體

秋瓜采得即真形佩壺愧我無才思調鼎知君有典刑

微物深慚瓊玖報願藏篋筭寶千齡

寄雷彥正監察

拂曉除書出漢宮憲司新起紫髯公從來不負將軍腹

今日宜乘御史驄威攝豺狼應斂跡名喧臺閣自生風

赤心報國從茲始要使家聲繼乃翁

僦屋

三十年居北斗城有家無舍可憐生每慚燕子營巢穩  
不及蝸牛載屋行一寸荒田無計得萬閒廣廈幾時成  
拂衣明月南山去高樹巢雲老太平

謝奧屯元帥就趙莊相訪

寂寞荒村客到稀山樵野牧共忘機忽驚天上黃金節  
來訪田中白板扉豈特鄉閭增慕羨便疑林壑有光輝  
他年父老談奇事親見元戎下布衣

寄竇子升學士

平水分襟四十年雲泥蹤跡渺相懸嗟予汨沒塵中老  
羨子逍遙物外仙聚首莫諧今日願論心更結後生緣  
三千里外無媒客北望題詩一泫然

上簽省相公二首

先世陰功被萬民天教繼踵出名臣胸中兵甲元無敵

寓庵集卷二

三十一

筆底龍蛇信有神已把清名留四蜀又驅和氣入三秦

金貂七葉從今始掌上驪珠已可人

虎攫龍拏得志秋世閒長物只儒流三更老雨盧仝屋

八月涼風季子裘到處送人爲太守幾時騎鶴上揚州

君侯有眼明於月誰謂隋珠是暗投

劍佩

劍佩揚揚入廟堂百年禮樂暗消亡惟應東海帆檣阻  
遂使中原草樹荒九鼎不移周社稷兩都誰讀漢文章  
青山綠水非前日滿眼清愁接渺茫

和姚尚書

蟻宮得意無多味蝸角追奔有底忙都把生涯付醞醖  
莫將行止問穹蒼山頭雨過丹青溼花外風來錦繡香

嘯傲林邱聊自適不須尸祝擾庚桑

寄張尚書



憶昔長安拜下風相逢相別大恩恩雲泥頓覺九霄隔  
魚鴈都無一信通幸已致身全富貴政宜垂手援孤窮  
坐令暖氣回寒谷盡在君侯咳唾中

清明有感

歲月如流老可驚此身更得幾清明吟詩對酒心雖在  
問柳尋花計未成壁上久閒靈運屣牀頭深負景山銘  
不應後鳥山林性終向樊籠過此生

阿房宮

六國平來志益驕擬將宮闕壓前朝力營肯恤秦民苦  
勢盡還遭楚火燒月照荒城秋悄悄風摧落木曉蕭蕭  
土階三尺平生了長使人心憶帝堯

上張按察

地關天開日月光政資耆德振臺綱威名久仰暴公子  
直氣共推王義方一夕清風生白簡千秋遺愛在甘棠

萬曆集卷二

三

重瞳竚想調元手定逐春風入帝鄉

賀王按察以陝西都運使就改此職

丹詔飛來白日邊繡衣光彩照華筵平生素有澄清志

今日新操糾察權當路豺狼應掃迹得時鵬鷲正摩天

就中喜殺孤寒士從此依劉更幾年

贈鹿泉隱者

返哺烏嗁滿樹風迴頭一夢大槐宮致身寵辱虧成外  
得味清虛澹泊中泉上猶存千歲鹿山中復見五噫鴻  
東華縱有香塵在留與他人蹋軟紅

閱世

時危尊賤豈由天忽上青雲忽九泉腰下恰懸蘇子印

民間已罷鄧家錢紛紛世變誰能料悄悄羈懷實可憐

歸向老妻愚子說寒菹飯任吾年

劉彥朴贈紫竹杖

九節亭亭紫玉殷寄來新自漢中山適從處士提攜後  
遠落詩人掌握閒雅稱穿花尋酒伴更宜和月叩禪關  
籠冠草履成三友林下相從伴我閒

送楊御史

霄漢雲收日月開澄清天下屬英才太平官府久不見  
獨步中丞今始來宋江草木氣蘇三日雨豺狼膽碎一  
聲雷繡衣快逐春風去趁飲朝堂輒腳杯唐郭子

冬夜不寐寄彥成二首

撥盡鑪灰覺夜長半庭殘月炯如霜枯腸政坐成茶祟  
短夢無由達睡鄉不速自來詩易就欲收還去念難防  
何時一擬襄陽老重叩南華學坐忘

半庭殘月晃疏櫺癡坐寒齋似冷蠅遮眼朦朧數行字  
伴人岑寂一龕燈衰年漸與睡鄉隔妄念還依覺海澄

為報山妻莫相誚慙慙供養在家僧

題談子文秀麓軒

萬曆集卷二

三

舊日城南尺五天菟裘於此卜終焉可人花木餘三徑

隨分風煙了一廬朝霽得山秋更好晚涼臨水夏猶偏

籃舁直候招呼去人道淵明未若賢

題商山四皓圖

鹿冠蓬鬢傲金貂心與商顏夜月高正厭鮑魚腥玉璽

更堪人篋汚金刀之纁旣至幡然改羽翼才能惡此逃

回首巖花幾零落功名一笑付兒曹

渭水道中

鞭催瘦蹇蹋晴沙路人青林一徑斜翠巘倚空千萬疊  
黃茅映竹兩三家嘲嘲嘶嘶山禽語白白紅紅野草花

卻喜太平還有象叢祠春賽響琵琶

題董彥才易簣戒子納書後并序

退菴先生長于僕數歲初以詞賦應進士舉同試長



安其後會于峽再會于平陽故熟知其爲人蓋疏通  
周慎君子也正大閒用宰相薦書補西臺掾一時聲  
名藉甚士大夫咸以遠大期之惜乎遭值變故胸中  
所蘊百不一施齋恨九原良可悲也然臨終方寸不  
亂戒飭其子丁雷明了如此英靈之氣決不沈沒亦  
足以驗平昔存養之功矣今夫圓冠方履讀聖人書  
往往自謂能窮理盡性及一旦易簣之際鮮有不顛  
倒迷錯者聞退菴之風能無愧乎因作詩以道其事  
云

試手西臺便老成吏才儒術兩崢嶸干戈莫展平生蘊  
山斗空留後世名一紙遺書彰絕筆千秋英骨闕佳城  
誰言精爽從茲盡月挂天心夜夜明  
送同周道之邠省外祖鶚野先生  
孔孟云亡道不傳直從韓子到伊川闡揚聖學三千卷

振起醇風五百年正氣幾隨薄俗壞橫枝賴有外孫賢  
篋中亟發凌雲草莫待雷霆取上天

寄宋文卿二首時在大梁屯用

堆鹽庭院夜深寒羅雀門牆晝掩關揚子素貧玄草在  
馬卿多病酒杯閒衰年涉世猶糊口往事逢人已厚顏  
明日登樓重回首五噫歌罷看西山

老思生入玉門一作朱門關賦更哀於庾子山洛下衣冠蓬  
轉裏梁王臺殿黍離閒鵬搏想快三千里驥伏雷攀十  
二閑魚雁不來空悵望滹沱冰合朔風寒

寄翁端甫

一別同年歲月深雲泥今日異升沈大鵬已展垂天翼  
老馬空懷戀豆心繡被擁香君醉臥蓬窗聽雨我孤吟  
救民自是吾儒事洗耳西風俟好音

寄孟玉潤

逢人問我驚猶在白髮蒼顏薛荔衣舊日情懷清夢斷  
故人音信曙星稀小窗梧竹知何處遠道風煙未得歸  
多感畫圖相贈與形容已比向來非

寄王百一二首

應教松林更著書體中春到又何如聽知人去須思汝  
寄得詩來已起予湛露固應勝醴酒秋風猶恐憶鱸魚  
北堂花外西樓月壓倒知音舊鑑湖

禾黍于今滿故宮草茅疇昔過新豐青衫歷偏人閒世  
白首翻成塞上翁有意坐依豚犬輩無方遠避虎狼叢  
略來炙背晴簷底閒著雕蟲戲小童

再用送邦彥韻道懷遠寄

憶昔班荆會鄧州何心託子楚之遊他時天上須開眼  
今日人間只點頭老馬尚銜秦地草白雲猶憶漢時秋  
釣魚船上千行淚不爲清朝不得侯

趙景溫還燕以詩寄梁都運

北來南去幾征鴻十載燕山在眼中邂逅相逢三語掾  
平安首問五噫公解貂貰酒誰家子擊筑行歌故國風  
落日黃金臺下過也應無處說詩窮

寄毛顯卿

華髮蒼顏兩病翁長因杯酒鬪英雄愛君真率如元亮  
笑我疏狂似次公轉首睽違經歲久幾時談笑一樽同  
昔人命駕輕千里咫尺長安在目中

寄從戒師李大年

窮居索莫少知音二老風流肯見尋妙藥時聞康子饋  
醇醪屢荷遠公斟南來嗟我計尤拙北望思君情轉深  
何日一尊重會面停杯細話別離心

含玄殿

巨棟層簷切絳霞昔年宮殿阿婆家雲埋蒼海將頽日



淚溼黃臺幾摘瓜劫火併燒還快意妖魂如在悔窮奢

區區一賦誇雄麗千古令人笑李華咸陽懷古 唐齊老學叢談引此詩

連雞勢盡霸圖新兀兀宮牆壓渭濱指鹿只能欺二世

沐猴那解定三秦倚天樓觀餘焦土落日山河幾戰塵

今古悠悠同一轍不須作賦弔前人

過洛陽

恩多自斷殺身酬聞道隆中召武侯外禦豈期生內變

後圖猶擬雪前羞鼎湖龍去九霄遠雪窖鴈來雙鬢秋

慚愧詩人懷古意離離禾黍賦東周

長安耆年圖二十二人到今零落殆盡惟子獨存感歎

之餘因題是詩

二十一人皆鬼錄此身獨在豈非天青錢不得龍頭選

白髮空逾亥首年樽俎笑談良已矣畫圖形像只依然

比方諸老如差勝盼得昇平在眼前

九日登咸<sup>②</sup>殿萬曆集卷二

萬疊南山翠作堆故宮登覽思悠哉清霜籬落黃花老

紅葉關河白鴈來弔古莫沾襟上淚澆愁須盡掌中杯

識字雖多不救飢遑遑此去欲何之季膺自合歸來早

初子猶慙隱去遲胞管繁絃休入夢矮梅高竹政宜詩

布帆無恙行人健預報故山猿鶴知

臨歧草草具杯盤綠酒雖傾慘不歡歲久始知交契重

老來更覺別離難煙迷晚樹人初遠路入春蕪眼漸寬

自笑平生聞道淺陽關聲裏涕洟瀾

一寸歸心折大刀短轅長路敢辭勞疲駑脫鞵精神健

老鶴辭籠羽翼高詩社催科餘舊欠醉鄉閱戶有新逃

到家恰是清明節卻拆紅泥對小桃

乍別親朋易感傷卻登高處望平陽深情密契三千日

痛飲狂歌幾百場豺虎縱橫難再會河山迢遞永相望

年年多少南飛雁莫惜音書寄兩行

通明閣

萬瓦鱗差壓秀楹李白詩今作魏魏層構類天成俯臨

曠野千峰小高與浮雲一樣平陸海風煙藏勝境塵寰

歲月愧虛名茲遊奇絕真堪紀不負揚鞭過兩京

又

勢壓秦關百二雄層簷高棟倚晴空鳥沈落月蒼茫外

身在霏煙縹緲中塵世自迷亡鹿夢仙山元有化人宮

憑誰乞我飛霞佩徑上扶搖萬里風

王內翰挽詞

經師論議史臣才歷徧熙朝館閣來往事盡隨流水去

高名豈逐泰山頽少微妖氣應何速滄海狂瀾誰與迴

萃美亭前松柏恨夜臺何必就廉臺公死於泰山之萃

葬於此重遠

送道者還王祖師庵

路入蒲關春草長終南歸隱祖師堂雲開絕頂諸峯小

竹閣危亭五月涼華表鶴來塵世換山陰鷓去舊池荒

孝子之心而止

別後寄平陽諸公四首

草茅亦抱陳忠志老病無階接僑遊

天下英豪放一頭定有謀猷酬帝眷肯將藻繪混時流

山斗高名四十秋晚年始得上瀛洲胸中學問傳三篋

奇徒單雲甫



傷心最是乘風地秋樹蟬號月滿廊

蕭公弼鍊師生朝

遊戲銅駝不記春漆瞳闕盡世間人詩中放浪陶彭澤  
教外風流賀季真九轉丹成聊應物五噫歌罷更憂民  
掀髯一笑南華老卻向逍遙說大椿

送蕭鍊師公弼赴北庭之召二首

誰使蒲輪下九天希夷政自日高眠白雲未信能留住

青海情知也有緣今代中原猶汗馬古人遺戒若烹鮮

衝風萬里龍沙雪好護一作珍重囊書上細氈綠字韻又作白雲春戀應

無計碧海瞻

彌天四海俱曾召末後焚香待謫仙政欲燕閒談妙理

豈專服食引長年山閒舊說通三顧履下今聞受一編

應被佩鱗童子笑不言白日上青天被作

送太霞真人歸崆峒

寓庵集卷二

三七

四十年來演道經世閒草木亦知名未騎白鶴遊三島

暫駕青牛過兩京百舍遠來方願見五漿先饋不須驚

崆峒聖迹依然在會看高風繼廣成

聞捷二首

天兵十萬擁貔貅西域妖氛指日收幕府方傳都護令

藁街已挂叛臣頭聲馳朔漠三千里喜溢中原四百州

遙想龍庭稱壽處百官齊捧紫金甌

旭日當空萬國明猖狂逆豎敢橫行轍中方展螳螂臂

天外俄轟霹靂聲萬里捷音來隴徼一番喜氣滿秦城

九重早下班師詔四海蒼生望太平

贈喬舜臣

君家鼻祖政龔黃曾屈牛刀渭水陽千古清名配蓮岳

百年遺愛在桐鄉斷碑零落嘗揮涕賢裔風流此對牀

試築高門容駟馬老夫猶及見諸郎

被檄鞫問典牧司盜羊興定

不用癡兒證父攘多歧何處覓亡羊觸藩笑我初無定  
窺岸憐渠不自量誰復乘田尋孔子大都在位負文王  
幾時鞭起山閒石寄謝金華人姓黃

挽石末參政

力守孤城今已矣徘徊不決豈栖栖只疑尹鐸能存趙  
不意田橫自殞齊百鍊寶刀輕出匣千尋鐵鎖竟沈泥  
山川故國浮雲外惟見年年水滿溪

寓庵集卷二

天六

寓庵集卷二



# 寓庵集卷三

七言絕句

奧屯元帥北觀八首

飄飄旌旆過天山晉尾秦頭指顧閒一夜千門傳好語  
相公又著錦衣還

月戶雲窗窈窕人舞衫歌扇一番新賸拚桑落千鐘酒  
與洗龍沙萬里塵

關河響動記當年父老相呼拜馬前遺愛至今家有像  
不須劍佩畫凌煙

唾手功名萬戶侯煌煌虎節照清秋男兒到此平生足  
只欠經營萬里舟

百年一夢寄南柯到底榮枯較幾何萬事直須將禮遣  
不妨屈意避廉頗

寓庵集卷三

五

清霜迷邈上華簪睡毗干戈苦日尋何似風恬波靜處

白鷗相對兩無心  
擇地休營綠野堂捐金莫買雪堆莊歸時處處堪行樂

桃李清陰滿故鄉  
燕雀猶懷賀厦心幾年青眼辱知音正山厚德將何報

聊獻狂言當誦箴  
劉伶荷鍤圖

荷鍤相隨死便埋生生死死兩悠悠長安陌上塵如海  
醉殺何曾為酒來

陳季淵參議作海青詩有修翎如劍斫雲開之句徒丹  
雲甫以斫雲公目之七首

妙齡聲價已摩空無數珠璣咳唾中今日真成管窺豹  
一斑時見斫雲公

腦脂遮眼困英雄裂月撈霆句轉工造物戲人良有意

大名將昇斫雲公

名高湖海老元龍百尺樓頭氣象雄千古英雄埋不得  
三生重作斫雲公

遺山落筆坐生風惟許儋州秃鬢翁白玉樓成仙去早  
惜渠不見斫雲公

區區郊島兩秋蟲露溼螢飛琢句工若論橫空盤硬語  
何曾夢見斫雲公

七篇奇語播寰中千古陳言一掃空喚起騎鯨老仙伯  
也應首肯斫雲公

自從此老入關中百二山河勢轉雄我輩便當焚筆硯  
大家迴避斫雲公

題王講師虛室  
道人方丈有天游一榻蕭然萬事休畢竟離朱窺不見  
季咸妄意測壺邱

江亭會飲圖

寓庵集卷三

三

折腳繩牀老瓦盆絕勝騎馬五侯門江東李白詩無敵  
尊酒何時與細論以卷首有裕之  
仁卿二詩故云

送翟教授赴延安三首  
才氣無雙信蜀珍幾年流落困黃塵腹中滿貯青箱學

莫惜殘膏丐後人  
魯邦雖小建芹宮濟濟衣冠在眼中莫道山城孤迥處

溪邊亦有舞沂風  
光風霽月滿南州一旦濂溪有北流但使遺黎入陶鑄

坐令強獲變和柔  
用郭外郎韻十六首

尋春重過曲江東爛熳繁華在眼中寂寞此心誰會得  
少年場上白頭翁

滔滔歲月逝波東往事迴思一夢中自笑平生喙三尺



老來翻作嘯嘯翁

君才獨步陝西東筆落珠璣咳唾中跛躄定難追逸驥  
謾誇坡老和陶翁

細草幽花灞水東籃輿坐我畫圖中歸來酩酊無佳句  
良愧當年六一翁

春衫貰酒畫樓東朱碧紛紛醉眼中坡詞我醉初不日  
暮歇歸驢背穩路人指笑是詩翁致不趁題所逼

嬌兒索飯泣門東不信疑塵滿甌中搜斷枯腸無好語  
生涯已是少陵翁

信有仙人碧海東玉樓銀闕瑞煙中為嫌上界多官府  
且向人間作醉翁

昔隨計吏走關東屢入宣和禁苑中陵谷變遷今幾度  
試憑銅狄問仙翁

丁年落筆賦河東曾入鴻儒顧盼中老去布衣誰比數

黃塵憔悴一衰翁

千古繁華逐水東銅駝埋沒棘叢中傷心欲問前朝事  
不見連昌舊老翁

一廬舊隱許邱東千丈蓮峯指顧中早晚重尋遂初賦  
瓦盆沽酒伴鄰翁

春光淡蕩滿秦東亭已拚形容痛飲中排悶新詩隨意  
掃要將公案學涪翁山谷詩排悶有新

纔見旌旗出漢東復聞風火起湟中欲知邊塞征人苦  
請問新豐折臂翁

比年恩詔下山東百萬人喜氣中一見昇平死無恨  
不羞扶杖尾田翁

金鼓明年過浙東行人江上版圖中便宜條奏吾儕事  
勿謂無人繼弱翁

五雲明處日升東豪傑都歸控馭中為謝元和諸學士

莫矜相業笑漁翁

彥仁參謀袖攜房祖太極宮提點李廣道畫像并墓表  
遠來求詩姑題二絕以應命李號北山退翁

閱盡銅駝陌上人歸來高臥北山雲遙知夜半乘風去  
不受人閒馬鬣墳

太極重遊鬢已華承平日月記仙家種桃道士歸何處  
惆悵劉郎賦落花

庚子元日三首

今日欣逢庚子年太平期在十年前早來似覺春光好  
拂拂東風入酒筵

窗前一夜雨瀟瀟曉起晴光淡碧霄百鳥不嘯風色靜  
老僧來說好年朝

每憶清朝元會日五更鐙火御街前當時無限風雲意  
今日僧窗聽雨眠

送亢公講主奉敕修白馬寺三首

經來白馬教初傳千載高僧續舊緣江北江南今一統  
至元遠勝赤烏年

勝緣幸遇明天子福地還興古道場指日蒿萊化金碧  
人閒重覩白毫光

凌雲古塔鬱崔嵬百寶青蓮次第開方便應緣心事了  
松枝回指早歸來

詞

水調歌頭史侯日上初筵東風萬家香火春信到梅邊  
轅門奏歸凱旭日一滴願增一歲門外酒如川詔領八州

側聽稱觴新語一苗蘭芽輝花萼樹堂萱一門餘慶如  
督聲動九重天

此今古幾人全多少山東父老久望太平勳業畢竟在  
何年整頓乾坤了拭目認凌煙



滿庭芳 莫德修

燕寢凝香金貂貫酒挽將天上春迴踵門為壽盡道謫

仙才誰識元龍豪氣沈雄自湖海中來十年夢新亭風

景唯有歲寒梅 老來須共約鳳皇山 峽谷下竹杖芒

鞋要從今澆下胸次桂嵬釀取周郎醇酎更休用桃李

傳杯衡門外枯荆尙在干歲看花開

水調歌頭 張耀卿

傷心庾開府書劍憶遊梁十年流落冰雪如履柏臺霜

昨日螳螂當轍今日豺狼當路牛背置神光竟訪赤松

去不願紫微忙 漢貂蟬萬人傑八州王有君如是何

事高臥北窗涼傳得黃州密印有病安心是藥此外更

無方莫袖經綸手遺愛在甘棠

水龍吟 蕭公弼

喜逢天上仙人一尊共醉梅花底朝元已了讀書未徧

復來人世鵲鶴臺邊景龍門外十年遊戲自歸來卻過

趙州橋上閣橋下東流水 盡道翱翔物外解牛刀刃

遊餘地誰知別有香山遠韻謫仙豪氣應笑蹉跎半生

書劍今猶如此待西風拂貂裘塵土進黃公履

望月婆羅門 史何書

太平有象老人星喜照滹陽前銜會近文昌壽樂堂今

年餘慶新到五花堂看雞鳴問寢麟次稱觴 白眉最

良八州督漢侯王院院瓊林玉樹畫戟清香一椿五桂

更休說燕山竇十郎談塵上白石羲皇

寓庵集卷三

寓庵集卷四

序

蘭泉先生文集序

文詞君子之餘事古之人癯形苦心讀書以學聖人之

道其志蓋本于輔時澤物見諸事業而已惟不達而窮

奇才逸氣噤無所施往往自肆於山巔水涯友雲松而

狎魚鳥至觸境感物發於嘯歌謳吟以寫其湮鬱不平

之心好事者或得一章一詠諷誦不置直謂其胸中之

所素蓄不外乎此噫是特土苴糟粕耳然自屈原放而

離騷興子昂窮而感寓作下逮李杜諸人不可勝紀其

間英辭麗藻千狀萬態皆能聳動人之觀聽是以聲譽

流傳至今故雖號為一藝而陸沈不遇之士舍此亦無

以自見于世使後之人誠能味其言考其出處因有以

得其為人則君子之志庶幾乎不泯矣先生資警穎不

凡童甲已能詩比長學於六經仁義之道慨然有志當

世身兼兩科四至庭試無何與有司不合乃結廬北山

蘭泉之上日以詩酒自娛隱約林邱者殆二十年其純

德雅望晦而益彰王公大人聞其名爭慕與之交會明

昌下詔舉才行之士時右丞董公按獄關西首以先生

應詔始得官教授絳州未幾召為翰林應奉入直禁中

與天章宸翰且暮相酬酢其眷禮之優一時詞臣無能

出其右者方欲登用而先生老矣力請而歸某愚不肖

幸生長先生鄉曲幼嘗獲侍長者左右竊聽其論皆曰

先生出太平多士之日行義修於家稱於州里信於士

大夫卒聞於朝廷自非踐履篤實能如是乎有如早達

得位與當世英雋頡頏於風雲之會其視古人之事蓋

優為之惜乎遭遇之晚弗克展盡底蘊使功業不自於



天下而獨以文辭傳此為可恨中古以降鄉舉里選之法不行有國家者一以科舉取士雖賢公名卿聞由此途出至若潛道育德與夫抱經綸之業而見遺於有司空老蒿萊沈落光耀者顧豈少哉愚因究先生始終屈伸之際抑有感焉遂併書之以警後世之為政者

恆齋先生文集序

士君子讀書學聖道得之於心發於事業以輔時澤物為本所謂詞章者特餘事耳先生自幼力學挾策為舉子藉藉有聲場屋間其於吏事蓋不習而能一日為故相莘公所知自白衣擢西臺掾褒衣博帶進退雍容如玉堂行有日矣遽罹大變羈旅河朔者十餘年流離坎坷之際感物興懷有詩并雜文近百篇讀之使人悽惻不平於心噫如先生之德之才向使在昇平之世其雄

歸隱集卷四

五

文麗藻足以頡頏前輩且事業必有大過人者惜乎賦命數奇遭時多故年與位俱不充其德其表見於後世者止於此有識之士所為仰天太息也乃子敏之哀其遺藁藏於家將傳之子孫懇求序引不自於先生為後進昔嘗侍坐獲聞緒言矣故不敢以固陋辭先生諱某字彥才恆齋其自號云

雲巖先生文集後序

千霄之木其本必深朝宗之水其源必遠古今士大夫以文顯者鮮不自其家世學業本源中來雲巖先生才高學贍尤精於科舉南渡以來屢中高選時人莫不推服予自弱冠侍長者側已熟其名矣及至汴梁又聞其子駕之在場屋間賦聲藉甚爾後果以雉文擢上第觀其詩意雖穎悟天出亦由過庭之際諄諄提耳有以啟發之也歲在庚戌予方客長安駕之亦繼來與之遊益

狎一日出巨帙且謂予曰先人往年著述頗多經變後零落殆盡僅存者止此而已大懼併失之使先人平昔力學之功不自於當世以重不肖之罪今將鏤木以行已矚諸老為序子其為我尾書數字是亦成人之美之一端也子既辱與駕之友且嘉其在羈旅困厄中孜孜不忘揚其親之善弗可辭也已故為之書庚戌五月日高陽歸隱圖序

孝不遺親仁不忘本昔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孔子轍環天下而卒歸老於魯古人之於父母之邦眷眷若此者豈徒然哉圓冠方履讀聖人書而行或戾焉惟利慾有以汨之而不能自返也自經喪亂衣冠之士逃難解散餽其口於四方者多矣或欲歸而不能或得歸而不欲往往晏安聲利之場沈溺繁華之境玩歲愒日不知老之將至噫墳塋荆棘誰與剪除祖先

歸隱集卷四

五

神靈誰與祭享死者無知則已如其有知能忽然無望於子孫乎霜露既降烝嘗既至使餒而之鬼風號雨泣於荒田野草之中痛於心也哉吾友趙君朋舉業儒而隱於醫其先本澤人避亂渡河卜居於洛陽之登封父祖沒因而葬焉比遭大變留滯關中以河南地鄰敵境寇攘未息坐是久不得歸然首邱之念未嘗一日置也迺求名公繪嵩高於橫幅之上命之曰嵩陽歸隱圖庶幾朝夕瞻對以致桑梓之敬而自慰其心嗚呼可謂不遺其親不忘其本矣莊烏病而越吟鍾儀繫而楚奏君子猶有取焉況拳拳於仁孝之道如吾友者乎且吾聞嵩陽山水秀絕甲天下方今名卿儔老多買田築室於此以為菟裘之計異時吾友東歸之日不惟得除掃先壠以酬積年之願抑又從諸公於水光林影之中一觴一詠其樂豈可量哉一旦酒酣耳熱出不腆之文



於樽俎間將有默然而思惻然而感泣然而泣膏車秣馬逕還鄉里者矣

林泉歸隱圖序

汴梁蓋良臣以瘍醫鳴於秦者三十年矣自乃祖暨父三世以太醫奉上蓋素業也逮良臣而術益精其以砭臍療疾如輪扁之斲輪得於手而應於心如養由基之射百發而百中也往年從車駕南征吾軍乘勝塵鄂渚病者頗眾良臣隨大小救藥無有不愈上多其功所獎賚者甚渥仍有旨復其家今年逾耳順居闕闕間如有所不樂慨然有拂衣高蹈之志乃命良工繪以爲圖目之曰林泉歸隱請予題其端予應之曰子知隱之道乎古之人懷奇負氣不幸出非其時鬱鬱不得志乃有憤世嫉邪全身遠害逍遙江海之上偃息雲林之表長往而不返者矣良臣有一於此乎予知其無有也夫隱非

聖人之中道

如耦耕荷蓑之徒皆孔子之不取何哉以其潔身亂倫而果於亡世也且醫雖名爲一藝至於扶危濟困功被生靈有君子兼善之道焉自岐黃而降至扁鵲倉公華佗孫思邈之流皆有成書傳之不朽凡以此也今良臣挾先世已試之方時出萬金良藥往往脫人於死蓋長安城中不可一日無也乃欲韜光晦迹肥遯山林顧自爲謀則善矣其如病者何異時萬一復有如荀偃之瘍生於頭范增之疽發於背曹參之身被七十創關羽之矢毒入骨杜元凱之癭冉伯牛之癩與夫折脅摺齒之徒焦頭爛額之子負其疾痛日夜叫號宛轉於枕席之上者則孰與拯之哉況隱非一途也昔之賢者有隱於耕隱於釣於卜筮於版築以至監門卒酒家保無適而非隱也而隱於醫者奚獨無人藥不二價如韓伯休不求近利如宋清氏庸非隱乎故曰朝亦可

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子但專心致志益治子之術浮湛閭里潛心積德不求聲名固不害其爲隱也又何必高謝人間竄伏巖壑親魚禽而友麋鹿然後爲隱哉至元三年三月日序

王尊師泛霞圖序

道家者流其源出於老子大率以練氣養神爲本其言有曰氣者神之母神者氣之子神用氣而養氣因神而住積以歲月行之不懈神完氣固與道合真至於死生之變如屈伸肘坐脫立亡特遊戲耳此古之至人所以能湛然常存者也自鍾呂啟之於前重陽子及邱劉譚馬之徒繼之於後由是全真之教彌滿四海其間悟真機達妙旨翛然自得於往來之際者代不乏人今觀沖虛真人毛尊師又其猶異者也師諱養素字壽之道號純素子世爲姑射人自幼出家遨遊嵩華間遇無礙田

君盡傳其道

值天興之變盤桓平水已而還洛陽構棲霞觀居之日與名士大夫遊如紫陽楊公煥然玉華王公元禮西庵楊公正卿相與爲方外友則師之爲人可知矣朝廷高其名因賜以師號未幾復隱華山洛中諸公具書敦請固辭不就一日忽謂其徒曰吾年已耄矣是宜早歸翼日味爽而起方理巾幘冥然立化享年八十有二嗚呼異哉非體性抱道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真者能如此乎近世以來未之有也弟子某等服膺門下積有年矣常恐先師盛德之事闕而不彰乃命工繪其像於縑素將求當世名公詩頌以光揚之其用心亦可尙已中統二年歲次辛酉中秋日古奉先李庭序

三老談玄圖序

古之人固有業異心同而相與爲友者在晉則陶淵明陸修靜在唐則李太白吳貞節是已夫友也者友其德



也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至於一話一言皆相契合了不覺其狀貌衣冠之殊也寥寥千載代不乏人如吾鄉蘭泉先生澄軒王尊師其庶幾乎初蘭泉以學應兩科才行兼備爲儒林之冠澄軒王尊師以博極羣書德性純厚爲道教之宗一時卓然各以其所長顯於世蘭泉未嘗以習周孔而黜乎道澄軒未嘗以奉老莊而病乎儒聲氣應求天同神比馱不燠簾而和不膠漆而固矣松窗竹塢杖履往來或談窮理盡性之書或講專氣致柔之旨以致中庸大學之精微齊物逍遙之奧妙難疑答問互相發明聽之纒纒令人不倦剖藩籬於大方之家瀝淵谷於聖學之海及其內外一貫物我兩忘亦不知孰爲儒孰爲道也今二老仙去久矣高風遐躅凜然如在吾友黨公叔昔嘗從澄軒遊其懷賢尙德之心未始一日忘也近乃繪象縑素將徧求名公歌詠其事

以爲鄉黨之榮姑命僕序其梗槩云

長安五陵會序

按班固地理志云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其間知名之士郭解陳遵原涉之流不可勝數率皆尙氣節重然諾振貧周急脫人於死而不伐其能其所行雖不盡合於正道而英風義概有足稱者然猶多以任俠行權獲罪至其子孫憑藉世業不知稼穡之難往往耽於佚游惟以走馬鬪雞蹴鞠博奕爲事此一時所謂五陵年少是也今長安諸名家子弟生於千載之後聞其風而悅之若有意效其所爲者將鳩集朋類剗羊醜酒時時宴飲以快意於當年且欲以五陵名其會因韓弟邦傑丐子爲序引予竊謂諸公子皆懷奇負氣幸生長富貴中託父祖餘蔭得乘肥衣

輕飽食無事其爲福至矣縱不能折節讀書從良師友講求聖賢事業以爲將來致身之具則猶當視前世豪傑行事懲其所短就其所長而效之亦不失爲奇男子至於未流放蕩之樂年少嬉戲無益之事不學可也邦傑方從子遊旣來有請故不得不以正道告之冀歸語其儕輩使自擇焉雖然予老矣或慮之過後生可畏亦安敢謂秦無人已酉秋九月日序

重陽詔旨碑序

恭惟國家受天命一海內雖以武功平暴亂而尊德嚮道之心率皆出於至誠殆天誘其衷將使以清淨無爲之教仁黔首而階太平延社稷無疆之福嗚呼休哉自聖祖龍飛駐六軍於西域遣使萬里首聘邱公虛己溫顏訪以至道一時對揚之際言妙理仰合神機所以眷顧綢繆始終不替逮乎重明繼照追配前休化及宮

闡亦克敬奉由是湛恩渥澤涵浸

宮實祖師修證之地故朝廷注意爲猶重累年以來所

受詔旨爛然盈篋真人某皆以耆年宿德爲一代宗師佩服德音懼有失墜今將刊諸貞石以傳永久庶幾後世有以知大朝崇教之意云

馮道人語錄序

道不可以言傳而聖賢必假言以明道蓋學者之求道亦未始不因言而入也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流深於道者也皆有成書以傳於世復慮後之學者旣因言以會道或不能體道以忘言故曰知者不言又曰知道易勿言難然則言者殆聖賢之不得已乎好事者集馮道人所言以爲語錄將鈔諸梓託吾友郭周卿寓書平水來徵序且某旣與道人味平生又不知其語錄中果何言但以周卿素誠信君子業已許之矣必非無見於道而



苟言者也單闕之歲七月晦日浮陽李庭序

大霞薛真人疏鈔序

老子道德五千言行於世者千五百年矣燦然如日月之麗天固不待贊古今注釋不啻百餘家顧淺深詳畧雖有不同至於發揮妙理啟迪人心要之皆有功於聖人之門者也竊嘗觀碧虛陳君所解中間貫穿百氏剖析④微引證詳明本末畢備尤為近世所貴然而初機之士開卷茫然往往猶有望洋之歎大霞真人韓奕薛公性純德粹問學該通號為羽流宗匠執經講演垂四十年可謂升堂觀奧者矣迺於傳教之暇撰成科文義疏一十卷纂微開題及總章夾煩各二卷丁⑤甯醜縷蓋數十萬言意欲使學者泝流而知源因博以求約以躡梯蹬以陟九層之臺舉足愈高而所見益廣及乎造重⑥之極致悟大道之強名體用兩忘有無雙遣超然自

高唐集卷四

得於筌蹄之外然後敬為此老拈一瓣香庶幾不負其平昔用力之勤也已書成既久祕而不出前耀州威儀美田白顯道再三懇請以平昔衣孟之資募工刻梓以廣其傳且囑僕為序引其心可尚故樂為之書歲在己酉仲冬晦日浮陽李某序

庸齋直解後序

聖人之道大而博固不可以一方求不可以一說解古今解老子者不啻百餘家其間互有長短人自以為是終不能合而一之各得其性之所近而未免有所偏也王輔嗣之注易非不高深然後世議者以為幽沈仁義罪過桀紂豈非以其言體而不及用舉本而遺其末即未免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與老子與易一而二而一者也諸家之所解往往入於⑦虛幽渺之域而不切事情此西晉諸人以清談廢事至亡國敗家而不悔是

豈聖人之過歟今觀庸齋直解發揮⑧理之外又引儒書以為證辭簡而意明使人易解所謂體用兼該本末具舉比之諸家所得為多可以傳世無疑其友伍君定夫既錄木矣寓書於僕以求序引因以蕪辭贅其後庸齋薛姓微之其字華州下邳人幼年從事於科舉變故之後出仕河南南漕司已而退居洛西專以著述為事蓋嘗從文元先生講學深有得理性之說云

愚庵集解序

孔子作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⑨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老子之書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然則聖人之談道如出一口⑩有異乎故先達以老易為一又以孔老為不二豈虛言哉竊觀道德五千言大率以清淨無為為宗以慈儉不爭為用至於修身治國之道靡不畢備

高唐集卷四

自中古以來與六經並行於世而不相戾後世學者妄生分別道家者流以儒術為土苴吾黨之士以道德為虛無各習其習各是其是譬猶燕北越南之人嗜好不同言語不通至死不相往來吁亦惑矣安得圓機之士而與語道哉蜀士文子堂自幼業儒遭難北來寓迹琳宇蓋於方內方外之書無所不覽暇日取諸家注解道德經參訂得失集其所長斷以己意該貫融通不少偏執所謂體用兼明本末具舉真圓機之士也書成囑子為序辭以不敏其意益堅姑述所聞以塞命云

送荆幹臣詩序

才質本乎天聞見存乎人苟聞見之不廣雖負奇才美質莫能有所成也昔太史公以命世之才博極羣書而又南遊江淮北涉汶泗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豪傑遊故發而為文章雄深雅健卓然為一代之冠豈無自而



然哉幹臣家世東營雖生長豪族能折節讀書自幼年  
遊學於燕夫燕誠方今人物之淵藪也變故之後宿儒  
名士往往而在幹臣日夕與之交得以觀其容止聽其  
議論切磋漸染術業愈精一旦嶄然見頭角遂爲明天  
子所知依乘風雲出入禁闈積有年矣制司既立首蒙  
選拔躍馬從徒出使萬里之外聖朝威德之所及舟車  
之所至高山廣野通邑大都莫不周遊而徧覽焉亦既  
盡天下之大觀故其氣益充而心益壯摠幽發粹以昌  
其詩語意天山清新瞻麗無雕鐫艱苦之態駸駸乎作  
者之域矣非才質之美聞見之廣能至是乎今年乘傳  
來長安公務之暇日與當途諸公把酒論文不以不肖  
之老且謬惠然見過出示所爲詩一巨軸披玩再三惟  
知歎服今事畢治裝將歸諸公皆有詩以餞其行不揆  
亦賦燕鄙一首奉酬眷眷之意并爲之序

寓庵集卷四

四

虛靜子文集序

甲辰冬予與虛靜子邂逅於洛水之濱一談而契相從  
者累日其爲人純素謙和未嘗忤物遂於老莊之書而  
深自韜晦故人鮮知者至於養氣練神之術予又莫得  
而窮之別後凡再見於長安其名益高從之游者日益  
眾然察其言貌卑恭愈甚殊無一毫自矜意與夫形謀  
成光虛僑恃氣者固有閒矣予以此益賢之竊以爲非  
深於道者不能若是一日其徒何淵甫袖文一編過余  
曰吾師平日所至聚落如風行草偃不知其所以然而  
化雖正容悟物無待於言而隨機闡教啟迪人心其於  
一聯一詠亦有所不能廢日積月累已成卷帙今諸門  
人欲募工刻梓以廣其傳將使吾師之名垂於不朽予  
盍爲我題其端予應之曰夫爲道者以天地爲逆旅以  
形骸爲贅疣又惡用名且虛靜子體(玄)育德積有年矣

一旦形神俱妙骨肉都融將乘風馭氣與造物游於無  
窮其不朽者固在乎彼而不在乎此雖然師有善弟子  
欲光揚之用心至矣成人之美予不可以終辭虛靜子  
延安臨眞人名某安道其字十九歲出家傳馬丹陽之  
道於鐵觀王先生云辛亥重九日

寓庵集卷四

寓庵集卷四

四



# 寓庵集卷五

之

記

景陶軒記

河南解君仲傑自前朝以童子擢甲科既而遭變故晦迹不仕中統甲子歲陝西大行臺諸公屈以爲掌書記非其志也迺卜築於長安城南門外夾兩壕開架屋三數楹蒔花植木若將終身焉卽西北隅別爲小軒以爲宴閒偃息之所上據爽塏下臨清流足以延清風而卻隆暑閭闔既遠俗塵不飛蕭然有人外之趣因丐名於予予名之曰景陶仲傑忻然從之蓋適與其素心會也且請發其義予以謂昔之君子尚友古人者多矣如太史公之慕晏嬰司馬相如之慕藺相如惟志願所同則遐想其人於百世之上恨不與之並時而生也詩云高

寓庵集卷五

五

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自晉逮今幾千歲矣富貴湮滅不可勝紀淵明一處士也雖嘗出仕官止一彭澤令耳仍不樂其職少日徑歸無深恩厚德以及民無俊功偉烈以聳動天下而後世之人想聞其風采如瑞人神士朗出天外邈乎其不及已東坡先生亦一代豪傑之士平生愛仰不足至欲盡和其詩嗚呼果何術以致然耶豈非以其體真任運舒卷無心蘆蓬茅而不憂屣軒冕其如脫雍容蕩坦誠有合於道也歟今仲傑春秋鼎盛資美而才敏神完而氣正以之乘機抵噉踴取顯位如探囊中物迺能安時處順不卑小官環堵華門嘯歌自得不以古人自則者能之乎向予所以名軒之意爲得之矣雖然孔子之道無固無必進止久速惟其可而已夫玉隱於山珠潛於淵未嘗求售於人而人自求之方今明天子厲精求治網羅人材四方茂

異之士朝聞而夕召往往待以不次之位如仲傑者安能保志全高遂終老於此哉鶴書之徵行有日矣異時功名遂解印而歸然後縱杖屨於斜川命壺觴於栗里把東籬之菊臥北窗之風固未晚也至元二年五月中休日浮陽李庭記

重修終南山太乙宮記

凡天下名山大川積水之淵蛟龍魚鼈窟宅之所託莫不有神以爲之主是皆助天布氣節宣雲雨育萬物而利百姓者也按禮記祭法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雨見怪物者皆曰神故自古有國家者率命有司嚴飾廟貌以昭薦饗所以昭誠敬之道也且爲民祈歲事也雖長安古都邑形勢雄九州崔嵬南山聯互千里深潭巨谷往往而在終南山太乙元君上宮湫池其神之尤著者歟太乙谷北距府城南舍而近入谷泝流行十餘里路益

寓庵集卷五

五

高峻崎嶇盤屈而上又數百步至其宮宮前臨池水湛澹瀾望莫測其深兩傍叢崖懸抱高柯古幹幽蔚陰森仰不見天日迫而視之令人股慄神竦肅然加畏水鳥以千數飛鳴棲集其上偶一葉墮水面鳥卽銜去嗜亦異矣不有靈物護持安能若是其爲龍宮水府無疑宮祠之立及徵士种君碑之所載元君事迹甚詳茲不復云後世因之增葺齋館祀事不輟遇有旱暵官吏奔走投誠致禱卽獲甘澍常以每歲六月十三日長安外士庶雜遯盈路畢集祠下各持幣帛醪果以答神貺神若喜則必有尊酒突然出於水中以賜其人其感之速蓋如此值壬辰癸巳之變羽流逃散棟宇傾頽逮大朝開創有本宮元受業某師黃某至侯某前後數人相繼住持皆不能有所興造殿在某甲侯某者乃具狀敦請某白雲真人基公領上下宮事時真人方被旨寵錫金符



掌管關西教門事弗暇躬親經度因選其徒性質淳厚有幹能者得奉先人王某專一提點宮門事遂暨再某并同志營辦鳩工聚財夙夜不懈閱十寒暑上下宮殿赫然一新神像載完儀衛森列以至齋堂廟廡園圃水磨靡不就緒知宮將刻諸石以傳永久於是介郡人前宣撫司經歷劉某等來請記其既嘉真人用心之勤舉人之當又與王君同里閉義不得辭乃直書其事而繫之以詩曰

奕奕南山在天之中淵淵靈湫下維龍宮幹旋陰陽爲雨爲風太乙元君實司厥功愆陽爲災嘉苗槁死吏民匍匐是禱是祀片雲忽生驚霆奮起曾不崇朝霑霈千里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易沴爲和化荒爲穰維神之德惠我無疆宜千萬年報之勿忘時運迤邐廟貌頽圯狐狸所遊瓦礫荆杞神之格思曷依曷止祀廢不修邦人

寫序真卷二

聖

之恥有來白雲關教秦城顧瞻遺基惕然若驚爰命其徒協力經營翦除荒蕪補罅扶傾積茲艱勤厥有成績巨桷高甍輪奐輝赫像設崇嚴祠庭載闢邇來觀以手加額九穀既登百室斯盈馨爾黍稷醴酒維清神心樂只萬福來成佑我遺黎永觀太平

興平縣重修僊林宮記

賢者之爲道修身養性而已初無心於感物而物自歸之固不可僥倖致也方其一念不生萬緣俱泯身如槁木心若死灰尙不知孰爲物孰爲我凡世間所謂榮利聲名蓋未嘗有一毫入於胸中也及乎妙道內充英華外著不言而人自信無爲而物自化以致匍匐奔走不憚勤勞相與起作高堂邃宇以效其尊仰愛戴之心是豈偶然哉良以精誠之至旁薄感通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欲辭之不可得已今無欲觀妙真人李公其庶

幾乎公諱某世爲耀州美原縣人少倜儻不羈雖里中無賴皆畏服之既而頓厭俗塵遂慨然捐產業舍妻子身披一褐丐食飲以卒日學全真之道於浮山碧虛子楊先生盡傳其妙楊之道蓋得之馬丹陽馬即重陽真人王祖師之高弟也始祖師遇異人於甘河道中授以祕訣遂達性命之理其後門人次相傳授至公則四世矣公初入玄門誓求至道乃於興平縣城西登真坊爲環堵之室穴垣以過飯尸居三年即今之僊林宮也值歲凶荒人多流亡至累日不食自勵彌篤積功既久宇定神凝天光煥發豁然大有所得雖深自韜晦而人實知之於是戶外之履滿矣凡寓此二十餘年避陝西亂南越商於遨遊襄鄧閒時汴梁太乙宮提點李大師素聞公名即遣人奉書邀之既至欲以宮職讓公公知金運將終乃不屑就及汴京亂遂踰河北抵燕京見清河

寫序真卷五

聖

大宗師密談玄旨深相契合因授以陝西數路提點教門事歲在乙未來歸駐車重陽萬壽宮遠邇嚮慕真教大振從學執役者至數千人雖武夫悍卒幽閨婦女山野鄙朴之民莫不稽顙禮謁以一覩公顏爲幸後五年加掌教真人尋受陝西諸局藏經提點六年奉也可匡敦太皇后懿旨加無欲真人乙巳春二月被闕端太子命加無欲觀妙真人公自出家迄今四十年名動宮禁屢沐寵渥時人莫不歆豔而獨澹然自若嗚呼非離形去智與世委蛇而不以物累其心者孰能之哉僊林宮卽公之鄭圃也舊有屋宇往年所親構皆經變故焚毀略盡月山日華子党道悟大初嘗與公同遊於碧虛子之門以丁酉歲來自南海裴回故墟喟然感歎傷遺基之蕪沒懼真迹之無傳是故悉力經營日夜不懈縣之人亦素稔公化相率贊成故材木瓦甃所須之物不謁



而獲若殿若堂若門廡若廚庫環庵列位凡爲屋若干  
椽既落成欲礪石以紀歲月且狀公平昔修證始末及  
出處大概并刻之以傳不朽來乞文僕親見公於長安  
時年已八旬矣而體力輕健行不以杖目雖然有光誠  
有道者也故爲之書俟異日功成行滿馭風騎氣遊崑  
崙而憩<sup>⑤</sup>圃自有高文大手續列僊廣步虛掄揚盛名  
以詔來世僕何足以知之丁未九月一日記

遺安堂記

爲郭周  
卿撰

要名爵殖貨財開產業以爲子孫無窮之計此人之常  
情古今之同也然而浮華蕩心多藏賈怨自中材而下  
鮮不以此敗其世者若州吁以寵祿滅身季倫以家財  
速禍豈非將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歟夫古之君子深識  
遠慮逆推倚伏之理坐照存亡之機於是外富貴而甘  
貧賤使當年無負乘之譏奕世享壽康之福此龐德公

名居卷之五

五

所以擺落紛埃超然高蹈不顯王公之餽者厥有旨哉  
其對劉表之言曰人皆遺之危今獨遺之安所遺不同  
未爲無所遺也嗚呼是言也可以爲萬世保家之法吾  
友郭君周卿揭遺安二字以榜其堂可謂知所取矣僕  
辱與君遊既久稔知其爲人樂易至誠廉介有守平昔  
安於澹泊苟非其義一介無取棲遲鄉社保志全高雖  
聘召屢至皆不屑就貽厥之美視古人無少媿其初名  
是堂也春秋垂及五旬猶未有嗣續人皆笑其命名之  
迂也既而連生二子卒如其志有識者以爲積善之報  
僕聞源濬者流長本深者葉茂士有純德至行而祿位  
不稱者必在其子孫蓋造物乘除自然之理今君行雖  
高而不露一命名已顯而布被終身其餘澤羨祉不界  
之後人則將安歸乎且所遺之具既光明碩大矣抑將  
又有希世顯美之應政恐不止於一安而已第姑少俟

異日當自見之知斯言也信丁丑五月既望南平野叟  
李庭記

古卯瓶記

同州之沮水兩溪多土崖既高且峻遇積雨則崩裂往  
往有古瓦瓶出焉其形模大小不一有腹圓而矮如壺  
者有腹橢而橫如卵者尤奇古可愛人因以卯瓶目之  
然樵夫野人得之無所用或以貯田種獨長安富貴好  
事之家得之則深藏謹護轉相賂遺雖金珠弗逮也嘻  
瓶之爲瓶久矣湮鬱沈埋於積塊之下不知其幾世幾  
年一旦遇崩裂奮躍而去幸而不見辱於樵夫野人之  
手又大幸而爲好事者取去磨洗拭拭使出光彩藉以  
髹几貯以名花置之高堂大廈之下爲賓客之所聚觀  
而駭異亦千載一時是雖泥土無情之物非有補於世  
特爲耳目玩好之具爾且有時遇知賞如此豈物之顯

寓庵集卷五

五

晦亦有數存乎其閒耶抑偶然也今夫一介之士抱奇  
蓄古或湮鬱沈埋於草萊泥塗之下至沒齒窮年而不  
爲世所知者顧豈少哉悲夫

創建灞石橋記

長安以形勢雄天下其來尙矣左達晉魏右控隴蜀冠  
蓋鱗萃商賈輻輳實西秦之都也距城東三十里灞  
水南來橫絕官路西北十五里入於渭其源出於商顏  
山中每歲夏秋之交霖潦漲溢川谷合流砥崖而下巨  
浪澎湃浩無津涯行旅病於徒涉漂溺而死者不可勝  
數至元元年秋山東梓匠劉斌適至此見之惻然內誓  
於心爲構石橋以拯茲苦既而還家告其父母親舊皆  
悅而從之曰此奇事當勉力各出囊資爲贖斌與誓曰  
橋無成不歸東矣於是束裝戒行前抵相衛市錘鑿七  
百餘事輦運而西結廬灞上教人以輪爲業斂所得充



募工之直分金  
其換執斤鑿張  
不貲日既久存  
曹公引鹽提領  
幣二千五百緡  
童賽公用左右  
仍俾役夫二百  
發驅男四百指  
令京兆府判官  
仙呂公伯充在  
聞驛召斌入朝  
田園發新收市  
國陝西王相左  
百緡廩給役者  
車轉石戊寅岸  
堤隆峙下為洞  
其趾山固其所  
之巋然如天泮  
是車不濡軌  
於落成歷一十  
四千秤地釘古  
輪之直尙不與  
之此三代之計  
考周秦而下  
規制狹小屢經  
渡迨春冰泮  
當承平之際  
沈溺葬魚腹



范化行於蜀郡百姓與五袴之歌江左之人慕謝安而名其子皆所以示不忘之意非有至誠惻怛為民之心何以致此而況脫百城之民於干戈必死之地則民之於公宜何如哉以此名泉其誰曰不然每歲花時城中士民相與盪遊於泉上酒酣引領北望而歌曰瞻彼流泉廉公所營公去積年依然玉聲酌泉而飲懷公之清俯泉而鑑想公之明公有厚德實全我身何以識之視此泉名公在朝廷秉國鈞衡何時復來慰我興情其去思之心從可知已至元辛未公門下士中山寇君長卿來判京兆總府事暇日將徧求文士作為歌詩以發揚公之遺愛而屬僕為之記僕固非其人也既聞命矣安敢不諾然竊有感焉自乾坤奠位既有此山便有此泉滔滔汨汨不知其幾世幾年矣昔焉湮沒於黃茅赤棘之下寂爾無聞今一經公之顧盼而聲光赫然震耀當

萬曆集卷五

五

世將見千載之後與公之名俱不朽矣嘻是泉也何其幸歟至元八年春正月日

撰濟瀆靈應記

陝西行中書省都事上黨鮑君毅夫寓家燕城而宦遊關右已閱數寒暑矣庭闈定省之念日夕往來於心歲丙寅春奉檄之燕因得版輿奉二親歸覃懷之別墅庶幾稍便滌滌之奉評事春秋既高素有未疾以覃懷地瀕河得暑尤甚坐是疾轉劇治療之百方皆不效毅夫憂懼無以為計乃具牲幣致禱濟瀆祠下誠意既孚靈應來格俄有潮賜出焉所謂潮賜者蓋神享其祀即有物出潭水中以昭其貺也初得樽酒三繼以纖絺八丈兩端微腐爛不知何年物見者莫不駭異以為非常之賜皆毅夫純孝所感評事君之疾其有瘳乎或者以為誕而疑之因曉之曰夫幽明殊途而感召之機不二一

念所通大可以動天地細可以格禽魚昔之人固有浩歎而隕霜悲泣而頽城者矣至於王祥之致雀姜詩之躍鯉豈誣也哉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聖賢立言垂法萬世自春秋以來史傳所書異事不可概舉子何疑焉予故書之以勸天下為人子者觀者幸毋以怪少之丁卯歲十月中休日記

藍田縣東創修(玄)真觀記

藍田秦舊縣也按周禮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三秦記曰以縣出美玉故名藍田夫玉之為物也溫潤以澤縝密以栗故君子比德焉且天下莫不貴而王公以為寶凡所韞之地則精神見於山川蓋偏得天地英粹之氣積於中而發於外有不可掩焉者昔人水潤山暉之說不誣矣嗚呼自古藍田水石竹樹之勝為秦中冠雖

萬曆集卷五

五

郭杜猶出其下者得非以此耶惟其地靈境秀物產不凡為聖賢所宅為仙真所廬與夫敞珠庭而棲逸士固其宜也考諸圖記則尊盧氏有石女媧氏有谷安道有里奉道有鄉至於劉雄鳴王子年王摩詰李筌王順之徒隱居遺迹往往而在縣之東數百步而近有爽塏焉北倚驪山南對輞川玉峯藍水環繞映帶朝煙暮霏萬景呈露參天古木鬱然幽陰真臥雲嘯月之地也癸卯歲益川道士雍德堅徐德淵因避蜀亂同三洞講師黃莊父遊至此周覽形勢悠然忘歸會前宰張公名選與邑人委差楊興徒輩共施其地延請住持二師既許諾遂罄其衣孟同心經始居久之道價日隆人益信嚮今副都元帥劉公元禮輸貲助役為功德主仍舍家僮二人以為其徒由是遠邇翕集檀施輻輳崇墉峻宇相繼興葺中建大殿以宅三清左右二殿以奉十一曜并南



非二斗以至雲堂香廚三門兩廡靡不畢具聳飛輪奐  
燦然一新像設崇嚴儀衛森列俾來者竦然有以起其  
敬居者肅然有以洗其心自非符籙靈威警悟斯人烏  
能及此凡爲屋大小若干楹丙寅之歲始獲落成一日  
縣宰蔣公縣丞寇公暨總府知事劉公并縣父老合辭  
而言曰自兵以來茲地蕪廢久矣賴二師勤力不倦遂  
使荆榛瓦礫之場化爲金碧豈惟爲邦之偉觀抑亦歲  
時香火仰祝明天子萬歲無疆之壽不其蹇歟況我大  
朝尊道貴德洪暢<sup>之</sup>風凡羽流所在易庵爲觀者多矣  
且以<sup>之</sup>真題額請於有司而揭之仍求當世之士記其  
興造本末以傳永久乃共捨碑介党公叔郭處厚二講  
師來徵予文併請發其義予應之曰老子著書五千言  
其於<sup>之</sup>真二字言之屢矣前後解者互有得失予試與  
子妄言之子亦妄聽之夫道不可見見而非也謂之<sup>之</sup>

寓庵集卷五

五

琴鶴堂記

則溺於見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謂之真則滯於言非<sup>之</sup>  
之<sup>之</sup>杳邈無垠非真之真泯寂無寄至於是非雙遣語  
默兩忘超然自得於筌蹄之外則所謂<sup>之</sup>真云者亦道  
之強名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何待予言

物以人貴地因人勝此前哲之名言也自古及今愛馬  
者多矣而惟稱王武子好笛者眾矣而但言馬季長豈  
非物以人貴乎普天之下凡幾樓而庾亮之名最著率  
士之濱凡幾亭而醉翁之號獨傳豈非地因人勝乎昔  
趙清獻公當宋至和熙<sup>之</sup>開連牧數郡再守成都所至  
有惠及民逮入爲諫臺遂參大政高風凜然爲一代名  
臣其初入蜀也以一琴一鶴自隨其政簡易可知矣故  
二百年間以爲美談今參政行院曹南商侯平昔慕其  
爲人慨然有思齊之志自中統改元奉詔來關中佐平

章廉公行中書省事因治第長安城中規爲燕申之所  
將以琴鶴名其堂未幾而堂成果有四川之命蓋古有  
先兆事亦冥合噫亦異矣哉其或者將以清獻公之名  
全昇於侯乎庭誠不佞竊有訂焉且昔之君子向友古  
人者非但襲其迹而已固將究其用心考其行事早夜  
以思就其如者去其不如者必使英聲茂實相與並驅  
於百世之後無愧於其人可也今侯以卓然傑出之才  
出遇明天子有爲之日言聽計從誠干載一時不可逢  
之嘉會也頃以坤隅未靖須大臣以鎮臨之簡在聖心  
付以重任既得行其道矣視古人事業優爲之惟在加  
之意耳行見五十四州之民家蒙其惠人沐其化仰之  
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僉曰清獻公復生矣不亦懿乎異  
時政成課最榮被璽書之褒功業爛然輝映竹帛則斯  
琴斯鶴與夫堂之名俱不朽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寓庵集卷五

五

止侯其勉之中統四年歲在癸亥十一月初吉淨陽李  
庭記

寓庵集卷五



# 寓庵集卷六

行狀

陝蜀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郭公行狀

公諱鎬字周卿世為華州蒲城縣人高祖彥曾祖偉祖彬皆有隱德不仕彬娶蘭泉先生張氏女生一男諱炳即公之父也公自幼風儀秀整性警穎舉止如成人少長業詞賦從鄉先生郭公冕君玉遊在輩中嶄然見頭角以德行稱于州里遭貞祐之亂挈家遷徙無常處雖遭困厄能力學應舉凡三預京兆府薦一赴御簾值大朝革命旅寓河中為征行萬戶奧屯公所知因召置幕下署為參謀每事諮訪多所裨益甚見敬禮然非其好也尋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稍置田園以為菟裘之計後進子弟皆師事之里中有爭訟者往往詣公質其平因

寓庵集卷六

七

為隨事剖析曲直無不帖然心服平居與人言恂恂樂易雖庸人小夫無不得其懽心然志行峻潔壁立千仞苟非其義一介不取由是聲譽大振四方士夫想其風采爭慕與之交當世達官如故中書襄山楊公宣撫使紫川周公今尚書雲中李公莫不致書敦請將委以治事皆辭不就中統改元上新即大位命平章廉公參政商公行臺陝西兼西蜀四川事辟公左右司員外郎其所以招延之意甚厚公不得已遂就職焉是時國家經理南方秦蜀官府更張法度彌縫闕政日夕孜孜以救時行道為己任嘗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吾志也其所言條目甚眾不可殫紀既而以病辭職還家以至元五年八月初五日終於正寢得年七十有五公天資高雅作詩與文下筆灑灑不能休以理趣為先不務奇險平和恬淡如其為人平日著述甚多經亂遺失故所傳

者無幾晚年留意周程之學有躬行心得之實嗚呼使

遭平世置之公輔之位危言讜論展盡底蘊功業必有大過人者無何賦命迺適任不大顯所成就止於此為可惜也然一時名德昭著聳動縉紳以為關中自變故以來一人而已蓋無愧於蘭泉先生云始娶真甫杜氏生二女長適賈次適王俱習進士業皆先公卒又娶李氏生二子長曰某次曰某將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于縣西賢相鄉之坡子頭蘭泉先生故塋之側從治命也欲求當世立言之士撰述平昔行事納之壙中仍表諸墓道以圖不朽云以某與公四十年莫逆友詳知其人固請為行狀因述其大槩惟作者擇而取之可也至元九年同舍友李某謹狀

墓志銘

元朝故洵州三河縣令兼鎮撫軍民李公墓志銘

寓庵集卷六

七

宣授秦蜀五路四川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李秉彝命幕府掌書記員翟從善狀其父之行實以諗庭曰竊惟先人平昔踐歷仕途力行善道志節無愧古人奈何天不假年奄棄奉養秉彝不肖憑藉餘庇策名天朝雖薄有廩祿而逮親之日淺復使前光翳然隨世磨滅則為罪益大以是銜哀飲泣不遑處今襄事有日思得當世立言之士敘德撰銘將以志諸冥冥用圖不朽庶幾少慰罔極之恩敢再拜以請庭哀其孝心切至不暇以固陋為辭謹按狀公諱某字國寶中都通州人先世嘗仕遼朝位至通顯會祖某祖某父某皆隱德不耀世葬潞陽城臺頭崗經亂譜逸公幼習吏業天資耿介苟非其義一毫不取及冠有廉能名州府交辟累遷御史臺掾大朝革命有司以公前朝舊人用薦者擢為洵州三河縣令時新被兵公撫摩疲瘵區處有方故賦斂不繁



而用度足吏民咸畏愛之未幾兼鎮撫軍民事甫及中年樂於恬退詣所隸上書乞歸田里不許遂棄官歸隱於灤水之上公始讀佛書有所得因不飲酒不茹葷晚歲留心儒典樂與士大夫遊每正襟危坐談論終日不越乎綱常之正釋氏之學置不復道每與諸子言事親奉上惟忠惟孝慎勿讀非聖書惑溺心志至於財賄好之無益祇爲身累秉彝在中書平章粘台公門下公戒之曰既已委質于人當竭勞瘁死生以之無但尸素而已中書公亦嘗曰而父之言不可忘也其爲人信重如此既而秉彝頻歲從軍南伐以定省不時爲憂于是迎公南來卜居相下以便侍奉己未秉彝隨車駕渡江盤桓鄂渚數月始克還家公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歿於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八夫人同郡張氏性純儉治家有法生男子二人長曰秉彝次曰秉鈞早夭女子一

高庵集卷六

五

人適省掾王氏之子秉元孫男四人長曰燕山亦早夭次錦山柏山道山皆業進士女一人適中都孔署丞之子慶重孫一人七十燕山之子也今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臨漳之彭隆村別業之側從治命也公爲人儻好義勇於敢爲其周人之急往往不自顧計初居燕爲一達官所累代償白金萬兩雖家資罄竭未嘗形于顏色與直不疑受誣償同舍郎金何以異哉至如建白執政使天下通行楮幣之法則足見有便民之志盛暑置淖糜路側以待困喝者則足知切濟物之心知止而退類疏傳之高教子以忠契狐突之義且始崇因果卒蹈綱常又似乎蘧伯玉之知非凡此數者皆古人之所難而公優爲之謂之無愧宜矣昔于公多陰德而自知其子孫必有興者史臣亦謂袁安之仁心足以覃乎後昆今秉彝從中書公出鎮名藩周旋半天下始終左

右逾二十年功名赫然震耀當世加之嗣續蕃衍家道日昌非公平日積善餘慶能至是耶謂天道難知吾弗信也是可以銘銘曰

維古幽都人物之淵偉歟李公道周性全公始妙齡寓迹于吏業雖刑名心則仁義白華不緇貞玉無瑕辟書交至羔鴈盈家擢佐憲臺峨冠鶚立霜簡方騰金人已泣龍戰既息城邑蕭然弦歌百里眾瘼齊蠲保身遺名有子而才教以義方羽翼行臺聲震業光

是宜百年享此祿養風樹不停奄歸泉壤本深末茂源遠流長子孫洗詵蘭玉成行高墳屹起臨漳之淡刻詩元宮以詔千祀

故京兆路都總管府提領經歷司官太傅府都事李公墓志銘

公諱儀字君瑞其先華州人曾高成葬州之東西溪經亂譜逸失其名父招暨伯楫始來奉先且遷其祖柩因而家焉世以吏爲業公性方直廉介有守自縣典史試中補華州掾佐軍謀有功累遷忠武校尉以才幹選充

高庵集卷六

陝西行六部掾尋攝主事佩銀符馳傳往來關陝漕運糧儲正大末行部大司農保奏尙書都省掾未及赴值關中擾攘有詔起遷京兆因寓陝州關陝總帥阿不罕留爲帥府掾既而完顏仲德行尙書省事遂升爲省掾未幾復以阿不罕代行關陝商統尙書省充掾如故以小心畏慎常掌邊關機密文字大朝革命癸巳秋挈家還鄉里時關中新撫定京兆創立朝廷以北京田侯有威名仍得人心命開府陝西行總省事以公前朝舊人諳練典故素有人望士大夫共推薦請爲幕賓禮遇甚厚自乾鳳以西抵山外秦鞏等處尙龔金年號城守皆未下公被檄招撫秦州既至釋兵仗握空拳徑入曉以



天時俾知禍福所在眾皆悅服由是聽命自知事累遷  
提領經歷司官嘗攝府事以年高引退閒居丁巳正月  
太傅國公辟為省府左右司都事嘗一應命尋以疾辭  
杜門卻掃不復出矣中統四年六月三日卒于私第之  
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娶同里前金吏目王琚之女前進  
士華州鄭縣令王邦彥之孫也素有賢行閨門雍睦為  
鄉里所稱子男一人曰惟善業進士嘗為省掾以事親  
引退今為京兆府路都學正謹愿端慤有父風娶前進  
士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武功張徽君美之女孫男一  
人曰高閏女二人曰庭蘭曰尹吉將以其年九月十三  
日葬于咸甯縣龍首鄉神鹿里修行南社從卜食也惟  
善持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京兆王君世傑所撰行狀  
以墓志為請某不佞素與公同里聞故知其人為詳公  
姿體魁秀莊重寡言與人交豁如也夙喪父事母與兄

高麗集卷六

五

極孝謹兄歿獨遺一女適值兵飢攜持撫養恩意曲盡  
其篤於親如此自立京兆以來綱領庶務凡二十餘年  
未嘗有過失一時同列咸推重之臨政務在寬厚決獄  
之際陰德尤多不能縷數今略舉一二眾所共知者在  
華州掌刑時渭南縣申解強盜一行二十餘人縣司鞠  
問已成公再四推訊其中數人言貌恇怯似非惡人疑  
為羣盜所攀引意欲平及而招伏已定且州將嚴酷不  
容商訂於是陰緩其獄不數日遇赦獲免賊酋率眾來  
謝曰我輩為盜不仁又挾私讐妄引良善公每引問哀  
矜不忍之心形于面目今雖蒙國恩實由公詳緩所致  
其無辜者三人伏地號泣拜謝而去為關陝省掾日陝  
州受圍日久軍民絕糧不保朝夕主帥恐內變乃下令  
戒約有敢私出城門者斬無何水軍五十餘人由水門  
竊出野外挑菜為有司捕獲以解省府眾皆以為必死

公知無他但為飢餓所逼具以情實言於上主帥感悟  
皆獲釋免嗚呼世德下哀人心誠於利欲首一戴惠文  
則視民如寇讎苟有以肥其家雖深文巧詆陷人于死  
而不之恤究公平日存心主於仁恕果不可以今之君  
子繫之也是宜為銘銘曰

維昔田侯來殿西秦孰主畫諾君為幕賓處繁不亂履  
險不懼二十餘年始終一節撫摩疲瘵馴伏頑嚚千里  
晏然繫公之仁志切哀矜罪寬誥誤獄無冤民繫公之  
恕于公陰德自大其門敦躬平刑慶延子孫天高聽卑  
罔差報施不于其身嗣人之利咸甯之原埋石幽宮刻  
此銘詩以示無窮

金故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尼龍窟公墓志銘

公諱海山別諱安仁字受之其先蓋州路人祖天世奴  
金初佐太祖開國有功累遷宣武公用貴贈驃騎衛上

高麗集卷六

五

將軍父諱小漢世宗朝護衛以門功授蓋州路世襲謀  
克贈金吾衛上將軍母蒙氏贈隴西郡侯太夫人生男  
長諱益德襲父爵官至鎮國次諱按出虎任北京神山  
縣令至輔國公其季也承公廕試中正補吏部令史積  
官至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隴西郡開國侯食邑  
至百戶賜紫金魚袋元朝革命自大梁徙家長安以庚  
子年春三月二十一日薨於咸甯縣白鹿鄉廉王村亭  
子頭本莊之正寢春秋七十有三自明昌改元訖正大  
末凡四十餘年出入中外踐揚要劇其行事可記者多  
矣而公之子所能記者真定推官日行唐縣械送一僧  
誣與婦人通私共害其夫獄已具公疑其冤力白府主  
再遣人蹤跡之果獲正賊僧由是得免充唐鄧等處提  
控捕盜及贍振時歲飢且迫冬月聞鴟路一帶流民罹  
凍餒者甚眾公即馳驛詣親負糗糧乃勸率旁近富民



出米麩散給有凍死者以甌東而圓轉之其所全活不可勝數樞密院都事日德州防禦丑奴反被檄乘傳前去收捕既至設方略招誘散其黨三十餘萬獲渠魁轉赴闕下以功升等灤州馬城及壽州尤有惠愛百姓咸追思之其見於政事者能如此公資和雅謙遜未嘗忤物所至人皆愛重至於同寮莫不交口稱譽哀宗一日顧近侍問公之爲人何如左右皆以好人爲對曰誠如卿等言則其平昔操履槩可知已大梁既破凡簪紳之族獲免於難者百無一二而公家獨完老而康強卒以壽終嗚呼豈非爲善之報耶懋德將以至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舉公之柩葬于本莊之鳳棲原從卜食也迺狀公之行事來求銘銘曰

維金源氏開國始天挺虎臣佐經理躬劬積善有餘祉世生英才濟厥美尚書堂堂古君子出逢盛時登膺仕

高麗集卷六

三

克勤于邦儉于己(睡)如白華不痕滓敷歷中外餘四紀勳業煌煌照青史招搖耀芒天地圯崑崗火炎玉不毀五福兼全疇克比天報善人有如此佳城鬱鬱南山底黃壤埋銘書業履騰實飛聲千萬祀

大元宣差陝西京兆府總管大夫人尼龐窟氏墓志銘夫人尼龐窟氏故金吾衛上將軍定國軍節度使僕散公諱某之妻也家世蓋州路人其先本女眞貴種曾祖諱天世奴贈金吾祖諱抄東北路招討使俱世襲謀克父諱醜的世宗朝護衛出身累遷宿直將軍娶本路世襲牙刺哥千戶完顏公女生男一人諱合申女三人夫人其長也妹福引適東京留守唐括公次男福受次妹福聚適咸平路宣撫使蒲鮮公長男帖哥夫人年若干歸節使公逮事祖舅開府總管祖姑郡公太夫人移刺氏暨舅尚書右丞延安郡王姑王夫人石扶氏服勤婦

道者餘五十年素封得某國夫人生男子六人長日沂信武將軍黃河漕運提舉次日淵明威將軍選充護衛次日湛宣武將軍汝州寶豐縣令皆先節使公卒次節使公也次日源見充宣差禿魯花女一人適平章樞密院顏公之子奉御元平奴孫男七人長老山宣差同知京兆路總管襲父職也次某以中統三年春三月十七日丁酉終於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卜以其月二十九日己酉附葬於京兆府咸(甯)縣洪同鄉鳳棲原節使公之墓禮也竊惟夫人生長華胄天資(直)實有賢行事舅姑以孝相君子以順闔家五千餘指經紀內外無不得宜子孫振振俱有名位閨門之中肅如也故近世以來言家法者咸歸焉既享榮養復終壽考嗚呼若夫人可謂有全福者矣是宜爲銘銘曰

高麗集卷六

三

婦柔嘉六子堂堂咸躋顯仕逮總管公益濟其美孰其教之實繁母氏已賢其子又才厥孫蟬聯彪懿爲時慶門華屋高軒既貴且富年終入秩不爲不壽鳳棲之原闕此元堂刻詩貞石示後無疆

故宣授陝西等路達魯花赤夾谷公墓志銘公諱唐兀歹小字奠住其先本遼東臨潢路女真人金國初從太祖武元佐命有功世襲謀克其後子孫枝分派別有居西京下水鎮深井村因以爲家數世墳塋在焉曾祖父某祖父某經亂逸其行事父灰邵伯通住皆倜儻好施予爲鄉里所畏服會天兵起朔方遂相與歸命太祖承吉嗣皇帝因署通住爲千夫長灰邵副焉令將兵攻西京連戰破之太祖大悅錫通住金符加招討使益分兵數萬人因併力南下徇城邑之未附者所至無不披靡既累立大功太祖愈加獎重擢通住爲山西



路行省兼兵馬都元帥召次邵充護尉俾世食真定之  
咸(甫)晉鉅二縣租賦以旌其勞通住尋以疾薨合罕皇  
帝詔灰邵嗣其職令公襲護衛兼奉御佩以金符時年  
十三召見喜甚遂賜今名未幾灰邵亦薨蒙歌皇帝卽  
位有旨授公陝西等路打捕戶達魯花赤兼權京兆延  
安鳳翔達魯花赤以中統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病卒于  
家得年才四十有七夫人宋氏生男一人曰千奴女三  
人長適某次適楊某次向幼將以某年十月十九日舉  
公柩葬於咸(甫)縣少陵鄉東姜村之東原從卜食也公  
爲人內明敏而外沈靜舉止審詳出入兩宮禁數十年  
無纖介過失居官有惠愛人思念之至今惟天不假年  
設施未盡其才而死爲可惜也始遘疾不愈宋夫人左  
右侍湯藥朝夕無少懈既歿與其孤銜哀喪事一切遵  
命可謂賢也已於是遣其婿偕千奴奉功緒之錄來謁

寓府集卷六

空

銘某方從子問學再三以爲請義不得辭遂爲之銘詩

龍翔虎躍風雲助之勢兮帝興王成豪傑贊其計兮赫  
赫大家人材踵相繼兮翊扶景運大業光以濟兮剖符  
錫壤恩賞延于世兮胚胎前光公實生而慧兮大福再  
成家聲庶不替兮奔驥騁力中途踈以斃兮秀而不實  
造物何其戾兮天其或者將使昌後裔兮刻詩墓門維  
以詔千歲兮

金故朝請大夫同知裕州防禦使事王君墓志銘

自隋唐以來相沿用科舉取士歷數百年其間名卿  
大夫磊落相望可謂盛矣降及近代教養之法廢人材  
不逮古遠甚至於藝業往往偏駁不純工文詞者或缺  
於行富學問者或昧於政求其所謂全德君子蓋絕無  
而僅有焉今玉華先生華陰王君其庶幾乎君諱元禮

字元禮世爲華陰人曾祖橫隱於繪事祖浩父珪字子  
玉始業儒有子四人長曰安仁次曰安上安雅安貞以  
安仁有幹蠱材悉委以家事仍誨之積粟遇荒歲則下  
其值以濟飢民賴以全活者甚眾鄉人以此德之安仁  
卽君之初諱也查穎悟少力學讀書雖祁寒盛暑不廢  
不數年一時同舍生皆師事之初住郡庠日夢唱名云  
華陰王元禮登第騎從前導行至一觀有羽衣人出迎  
儀觀修整類古之得道者旣而相從上殿所語皆塵外  
事又二道者侍其傍顧謂君曰子前身中條山玉華洞  
主也詰旦以語同舍皆曰佳兆遂請更名元禮仍以玉  
華自號未幾登興定五年進士第初調防州中部主簿  
改辟乾州奉天令縣自軍興以來調度繁夥民不聊生  
逋竄者十七八吏因緣爲姦戶口日耗賦役無所仰給  
君初到官詢知其弊卽白有司乞爲蠲免公文凡三上

寓府集卷六

空

而後獲從仍實驗編戶貧富再爲銓次之懲其慢法蠹  
民尤無良者由是姦吏衰止一境遂安在任三年下無  
冤民獄無滯囚至今人猶以佛呼之會天兵南鶩兼義  
軍都統再授隆德縣丞未赴遙辟興平縣兼平涼府錄  
事佩銀符綬戢軍民咸得權心未滿補省掾再遷朝請  
大夫同知裕州防禦使事王辰京城受圍有客登門款  
話意欲相拉北遷君曰余雖官職卑微叨食廩秩餘二  
十年願得死京城足矣幸無復言客謝而去無何京城  
陷遨遊河朔者凡七年己亥秋徙居洛陽一時賢士大  
夫如紫陽楊先生翠嶺張先生李九山子微楊西菴正  
卿皆晨夕與之遊紫陽又其姻家平生尤相得遷徙流  
落未嘗一日相離乙卯春始歸故里以遭時多故五世  
不葬者凡七十喪皆舉而窆之于縣西南五方村舊塋  
之西二里許丁巳病革臨終戒家人勿遽哭俟續息定



移時舉哀言訖而逝實五月三日也享年七十有三夫  
人李氏性賢明理家有法度鄉黨姻戚一無間言繼室  
文氏京東漕司度判諱某之女也子男一人曰亨女二  
人長適任氏次適象氏孫男三人曰黑斯曰慶壽皆早  
天曰頑童尚幼孫女一人適華陰劉尉之子清亨將以  
某年月日奉君之喪葬于先塋之趾以夫人李氏文氏  
耐焉從治命也於是持三華楊定季靜所撰行狀來謁  
請銘庭與君同鄉郡所居相去不百里而近知其出處  
行事故不敢以固陋為辭君為人沈靜寡言溫雅有蘊  
藉及臨事剛決能斷始以壯年唾手取甲科慨然有經  
綸當世之志既而遭時擾攘淹留州縣仕不大顯願胸  
中底蘊百不一施惜哉方在職時亨尚幼其所施設不  
能詳記故論次止於此然當時政聲流聞故人父老舉  
能道之不可掩也且自陵谷遷變以來一時士大夫虧

寓居集卷六

空

名損節以取通於世者多矣而君獨窮守道恬然不以  
勢利干其懷則所養可知也平居好讀易有通其義者  
不遠數百里必往質問之暮年尤喜理性學故能於死  
生禍福之際安時處順無少疑懼豈非有得於小者歟  
是宜為銘銘曰

巖巖太華作鎮西秦儲靈蘊秀乃生哲人哲人為誰玉  
華先生學以勤積德由天成遊戲場屋儷玉駢珠手攀  
丹桂高步天衢出宰百里煦民以慈至今遺愛老稚歌  
思有蘊無施逢時之屯澹乎自守不緇不磷二楊張李  
一時名豪相從洛濱詩酒遊遨潛心易學洞究精微晦  
而不耀知我或希淵兮似道允也其仁年開八秩儵然  
反真先塋之趾閱此幽宮埋銘紀德以示無窮

故西蜀四川都轉運使王公墓志銘

維至元九禩歲次壬申春正月二十三日西蜀四川都

轉運使王公卒將以夏四月某日奉其柩窆于龍首鄉  
之宣平坊從卜食也夫人張氏暨嗣子徵銜哀襄事迺  
持前京兆府詳議官汾陽王君雄飛所作行狀來謁鄙  
文將納諸壙中以圖不朽王君誠實士素與余相好也  
且徵亦嘗從子遊故不容以不敏辭謹按其狀序而銘  
之公諱楫字濟川

雲雷方屯天地革風厲頽洞九域塞真人勃興北斗側  
截斷龍足立四極三秦蕭條盜充斥迺建行臺俾宣力  
孰居幕中主籌畫堂堂王公萬夫特驅除豺狼剪荆棘  
百司庶府各職職休風暢洽氛祲息千里遺黎樂耕織  
仗方來臣皇怒赫雲棧天梯飽行役捷音屢報境土闢  
我馬<sup>之</sup>黃非所感帝頒璽書嘉迺績省郎漕司薦升陟  
丹誠炯然期報國日薄虞淵忽沈溺佳城鬱鬱南山側  
埋辭幽宮紀功德千秋萬歲陵為谷欲知其人視此刻

寓居集卷六

空

夫朝宣差京兆路總管僕散故夫人溫迪罕氏墓志銘  
易皆家人禮標內則五典載之寶訓二南首乎國風是  
知齊家之道不獨在于男子抑亦繫婦人焉去古既遠  
王教陵夷鳴晨之鸞屢彰反脣之風彌甚至于閨闈之  
閒柔儀淑行寂寥無聞者久矣其能體具四德外睦六  
姻有輔佐君子之勞盡服事舅姑之孝吾於今宣差京  
兆路軍民總管僕散公夫人見之僕散公諱浩字某龍  
虎上將軍定國節度使兼同州管內觀察使諱某之子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右丞相都元帥延安郡王諱端  
之孫儀同三司真定路兵馬都總管諱某之曾孫夫人  
姓溫迪罕氏父諱某字某登某年策論進士第官至正  
奉大夫工部侍郎母郡侯夫人移曳氏生三男一女長  
男兄曰仲溫金朝護衛隨駕至蔡州歿于王事次弟曰  
仲良權京兆府事次某未仕一女即夫人也和柔淑哲



出於天性結髮執婦道內外無間言遭大變之後節使君暨太夫人泥龐古氏俱無恙夫人與公朝夕佐餽問衣燠寒奉養不懈二十餘年可謂孝矣舉家私屬五百餘口善則賞之過則隱之無所遠近視之如一可謂德合鳴鳩矣子男二人長曰蒲鮮早卒次曰老山宣差同知京兆路都總管女四人長曰福詮自幼出家爲尼次適平章兼樞密使芮國公孫兀可次適宣差明安靖福定次適宣差延安路都總管表以中統元年八月十三日終于私第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一粵以某年十月十五日遷窆於咸陽縣洪固鄉鳳棲原之廉王村從先塋禮也迺遣前行省郎中彫陰謝某狀其行來請銘某不獲辭遂序而銘之曰

於惟夫人世胄高華天作之合嬪于名家舅姑在堂朝夕甘旨小心兢兢以佐君子宜于家男達於邦婦德

大德集卷六

七

母儀于今無雙是宜康強以享多福云何中年奄終壽祿滄川之西埋玉重泉刻詩墓門以永其傳

故宣差京兆府路都總管田公墓志銘

公諱雄北京人父資榮母張氏公早孤能自立身長七尺善射與槊旅力絕人大安末天兵大入所向城邑崩潰公附北京師木達以身歸大朝署提控佩銀符時年二十有二實隸先太師從軍南下收中州轉戰萬里凡獲四十餘城所至常先登陷陣功在諸將右時太師以王爵統諸道得承制拜封授公隰吉州刺史兼鎮戎軍節度使易金符庚寅先帝新登基將親舉兵南伐迺大集諸將問以方略時餘人各有所對公獨無言上問故對曰異日遇勁敵出死力當自見之今奚言上大悅更賜符印升千戶充御前鋒使明年從駕至陝西既破鳳翔駕還詔公率兵從主將按只解道漢川以取河南

踰漁門拔興元徑擣襄鄧壬辰春車駕會于鈞州遇金軍公以勁卒塵三峯下大破之河南遂平被旨招城邑之未下者不逾月下十三城獲生口一十三萬七千戶有奇及北徙渡河悉縱遣之癸巳詔書命公鎮撫陝西秋九月至京兆屬關中新被兵城郭蕭條不見人迹殘民往往竄伏山谷開相與將草實啖野果以延旦夕之命強梁嘯聚伺隙相攻掠迺遣人四出移書招誘賊盜望風皆束手歸附於是水陸運漕河東之粟以濟飢羸益市耕牛子種以給之因此農事日修人用饒足北自郵延西鳳翔東南及商華州縣皆置長吏五六年閒流逋悉歸市井依舊全秦千里遂爲樂郊甲午宣賜金虎符以太原平陽兩路軍皆隸麾下戊戌赴闕見其子大喜甚賜名馬細甲弓矢佩刀俾專意征蜀拔成都定五十餘城皆有功今上卽位有旨思見公丁未春三月

大德集卷六

七

發自京兆七月丙寅入覲慰藉良厚八月得疾上遣太醫診視弗瘳甲申薨享年五十有八上聞震悼詔長子大明襲京兆府等路兵馬都總管次大器入直宿衛次大成襲陝西京兆府等路都總管佩虎符俾護其喪歸長安以己酉正月辛丑葬于咸陽縣洪固鄉鳳棲原從卜食也襄事有日以前進士太常寺丞高陵陽公狀來請志其墓固辭不獲已嘗試論之公以魁偉豪邁之資適遭興運依乘風雲遂立功業當大敵在前提戈犯陣所向披靡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創雖古名將無以加及受命西來弭節關右獨能專崇惠愛摩撫凋殘恩涵澤濡闔境蘇息斯不亦勇者之仁乎宜其下車以來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十五年閒人心感戴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悲悼嗚呼可謂有遺愛矣昔人有言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公平昔之所全活者不可勝數視履考祥



田氏之福蓋未艾也子男十人曰某女八人俱適名族孫六人銘曰

天朝造邦豪傑宣力矯矯田公萬夫之特四方未平公為禦侮履鋒陷陣闕如虓虎所當者破維公之武奮迹乘時噓雲嘯風縱橫百戰卒定區中大業巍巍惟公之功帝曰欽哉汝功子嘉尹茲西土大纛高牙往保遺黎其靖子家始公之來千里蕭條遑遑殘民憔悴無聊風刀外割飢火中燒磨牙相噬夕不謀朝迺啟城郭乃立官府強暴我招羸瘠我撫爾安爾室爾闢爾土曾是落蒿化為禾黍昔餒而嗷今飽而嬉四郊煙火老稚熙熙秦民戴公如父如母祝公百年富貴壽考萬里朝天銘旌北來膽裂心摧莫知我哀茂德元勳成而不有天或斯之俾昌厥後鳳棲之原有樹有封納銘幽窆以示無窮

高唐集卷六

七

故陝西行中書省講議官來獻臣墓志銘

歲癸亥冬十月二日甲乙行中書省講議來公以疾終于私第之正寢春秋八十有一臨終神識不亂命家人具紙筆迺自序其世族譜系暨人仕止官本末仍手書之以付門生駱天驥李惟善俾求當世立言之士以志其墓遂妄以屬諸不肖謹按公所自序其先京兆人也高祖士衡曾祖祐祖華國並葬于咸寧縣龐留村華國當金國正隆間掌關中儒教人號為關西夫子父備業詞賦以四舉終場當賜第未及受恩而故改葬于長安縣范家莊娶張氏生三子長曰同利次曰獻臣次曰時英獻臣即公也登興定五年詞賦進士第釋褐調河津簿兼管句河防事待次閒陝西行省差權京兆推官提控四面防城等事凡四載其後之任正大六年以河防事升充河渠司管句尋補都省掾累遷奉直大夫加飛

騎尉賜緋銀魚袋考未滿值天兵南下遂流轉他境癸巳徙居平陽乙未行中書省劄充太傅國公府議事官中統元年陝西行中書省辟為講議官三年以年老辭職閒居鄉里日與諸耆舊談笑為樂初娶祁氏生三子皆不育再娶劉氏河中名族聰明有賢行能持其家年今八十四尚無恙次室薛氏生一女適陝西都元帥府王郎中男先公卒將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于范家莊祖塋之側祁氏附焉禮也公字明之頤軒其自號也為人沈重雅正與人言惟恐傷之至臨事剛決有勇不畏疆禦雖平時桀驁有權勢者不敢犯以非禮自其祖華國以來三世皆以文學著名為陝右儒門之冠可謂盛矣然春官之選屢敗于垂成至於公銜憤蓄力磨棘園中卒取捷而歸非有志者能之乎當汜官之日其治迹必多有可稱經變既久遺民故老零落殆盡無所徵

高唐集卷六

七

考顧公肯區區自列之耶逮其晚歲安時處順優游鄉社不妄造請是以年高德邵聞望日隆一時達官貴重莫不賓禮人無賢不肖皆曰先生純德君子惜乎數有子而輒失之卒以無後嗚呼天之報施善人果不可以正理推測也系之以銘曰

壯哉長安古都邑俊德英才恆全集來門三世攻儒術父子詞章相甲乙大名垂成還屢黜否極而亨公乃出橫掃千軍操巨筆唾手魏科如芥拾衣錦鄉關耀白日身列王官豐廩秩翱翔省聲輝赫一夕銅駝墮荆棘歸來故里樂閒逸高會耆老推第一官幾五品年八十五福兼全人罕匹丈夫蓋棺志已畢後事悠悠非所恤佳城鬱鬱南山側吁嗟先生居此室千秋之後陵為谷欲知其人視此石元故三白渠副使郭公墓碣銘



公以乙卯年十月初四日卒於京兆府景風街之寓居  
權厝于城東南坊之精舍後已卯歲夫人雷氏踵門來  
告曰將以今年十月十一日遷公之柩葬於蒲城縣高  
城村乾柏原從先塋也敢以碣銘爲請竊惟庭與公同  
鄉同舍相得歡甚且變故以來交遊零落殆盡獨不肯  
爲後死今夫人有命敢不敬承謹撫其實序而銘之公  
諱時中字器之其先太原人後徙居蒲城遂占籍焉高  
祖諱機曾祖諱完祖諱遠考諱瑞世以財雄鄉里皆隱  
德不耀妣同里杜氏生一男子公其長也羈州嗜讀書  
穎悟強記少長業詞賦才思敏捷迥出倫輩府試第三  
人一去殿簾戊戌歲天朝開選舉公試西京復中第三  
掄魁多士監試官尤虎乃辟公爲山西東路考試官明  
年攜所業謁中書耶律公於和林城一見卽加賞異屢  
有詩相酬和時方議涇水故道溉民田公爲條利害委

寓庵集卷六

志

曲皆合中書公意遂贖奏之上以爲材升其階爲三品  
命公爲貳仍賜銀符畫錦鄉社士林榮之到官規畫有  
方收倍常歲民賴其利旣而護前者媚其功乘便相譟  
嗾公恬不與較平直廉公行臺陝西署公經籍所官因  
徙家來京兆未幾得疾遂不起矣春秋六十有一先夫  
人王氏前公卒生一男崇期後公之歿二十四年客死  
長沙有孫曰汝欽女曰壽哥再娶翰林學士監察御史  
渾源雷公之女生一女適京兆袁忱業進士雷氏有賢  
行公歿後誓守志終身人謂有共姜之操焉監察御史  
王暉以聞其辭有在雷門善繼先聲適郭氏誠爲眞婦  
之句蓋實錄云公之弟時舉卒于平水積有年矣弗克  
返其葬夫人慨然以爲己任匍匐千里不憚勞苦躬取  
其櫬還葬先塋時人以此多之公天性孝友時舉百負  
之了無怨言中年以後愈篤志於學百家之書無所不

覽下筆輒數百語文辭煒然未嘗蹈襲前人工書法善  
談論喜爲後進講說經史聽之纒纒然令人忘倦有文  
若干卷行于世嘗試論之使君遭時奮身得位其事業  
必有大過人者惜乎生遇亂離流傳無常歲雖晚得一  
官又不果行其志抑鬱以死豈非命也銘曰  
猗歟器之生膏梁蚤歲學問能自強白衣奏賦入明光  
聲華燿燿四方真人龍飛北斗旁明詔郡國徵賢良  
公乘其時亦騰驥擢華發藻中書堂晝日三接恩非常  
高車駟馬還故鄉圓鑿方枘難相當勞之不圖祇謗傷  
冥冥造物孰主張善不必福仍罹殃奉先古原柏蒼蒼  
封高馬鬣公所藏立石隧首刻銘章千秋萬祀示不忘

寓庵集卷六

寓庵集卷六

志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 寓庵集卷七

墓表

故嵩州安撫使成公墓表

孝莫大於顯親此前哲之格言也蓋人子有不幸不能終養其親而于既歿之後撫親之功實行義懇求當世立言之士發揚論撰著之金石傳于後世使不與草木俱腐以自慰其疇昔養親不足之心亦可向也已長安成氏子幼從子遊年甫及冠而喪其父自痛生之晚而親歿之亟不獲伸于終養之志故纍然衰絰之中拳拳求予文以表其墓拒之再三而請益堅為之銘曰  
火辰曜輝金祚終中原鹿走兵叢叢公乘其時起蒿蓬手提長劍隨元戎指麾萬騎疾于風翦除強梗蘇疲瘡捷書飛報達九重玉麟剖符酬雋功杞人一夕憂天崩

寓庵集卷七

墓表

墓表

贊土莫障洪流東運開朔野飛真龍四方豪傑如雲從老鵬垂翅倦搏空一枝甘與鷓鴣同人以富貴災厥躬知止不殆孰如公年登八秩資用充奉祀有子續其宗天之報施亦已豐樂遊原西卜幽宮高墳前直終南峰鐫詩翠琤傳無窮

神道碑

大元故宣差萬戶奧屯公神道碑銘

龍興雲從虎嘯風冽君臣際會千載一時淮陰屈於楚而伸於漢李勣晦於隋而顯於唐蓋聲應氣求天同神比不期而自合不介而自親故能樹偉績於當年垂榮名於後代今吾鄉宣差萬戶奧屯公其庶幾乎公諱世英字伯豪小字大哥其先居上京胡里改路金人破遼東最後得關中相地列營分軍鎮守公之祖得蒲城子孫因而家焉公之祖曰黑風佐太祖武元征伐有功封

王會祖兀出益都府兵馬都總管祖蒲乃襲爵為干夫長父閏僧昭勇大將軍新平縣令公自幼能自樹立與羣兒聚必以官長自居眾環侍如吏卒指呼使令惟命是聽其英雄氣槩已見於髫齡年中矣甫冠以陰補官薦歷差遣丁亥歲任邵水酒稅監就充征行都統領軍至慶陽與天朝大軍相值公度其眾寡不敵徒死無益遂率眾歸降以材武為皇伯撫軍所知薦之于列祖成吉思皇帝上亦喜眷愛甚厚屢除恩旨仍賜虎符俾隸朵火魯虎徹立必麾下效用庚寅歲王師復下陝右公與扎古帶偕至富平主帥命諸將分主其地公以桑梓之故願得蒲城帥從之至縣下令諭眾曰爾輩穴地以為固不足恃也王師此來為久駐之計爾輩詎能延歲月即吾奮錘已具非不能掘地及泉隧而相見願以鄉里之舊弗忍為也爾能從吾令當還爾父母妻子復爾

寓庵集卷七

墓表

居業不然則齋粉矣眾相謂曰公信義素著今為一方司命其言必不食盍往從之于是相率出降公温言慰道之眾意遂安時諸將之在它邑者惟事屠戮編民連頸就死聞有漏網者皆裹瘡扶病無復生意視蒲民按堵如故莫不指以為樂土至今人物繁庶屋宇具存垂白偃僕扶杖往來者踵相接于道非公曩日保完之力能至是乎蒲城既下公與大軍復合同攻鄜城既平鳳翔擊五峯山自隴州入一二里破鳳州取武休關至興元攻西和又攻鞏州再入宋境從皇考四大王大軍由興元歷金洋州所至城寨無不降附復徇唐鄧拔鈞許慶三峯山下遂破金軍及奉上命鎮守河中招收天和人勤勞亦已至矣皇伯合罕皇帝在鳳翔也許公以河中府尹之職命未及下會以它事不果其後公入覲上喜



曰曩之所許今當相付命有司草制公奏曰臣名在四大王府有年今改屬別部何面目見唐妃子母乎上始怒徐復喜曰爾言是也唐妃聞其言喜甚四大王嘗謂妻子曰大哥吾所愛爾輩勿以降虜視之及是待遇益厚與家人輩無異以至唐妃親視公肥瘠裁衣制帽以彰殊寵卒丑歲夏河中船橋官謝以事誣公訟于有司奪公虎符唐妃聞之大怒言于上復以虎符畀公仍命皇兄蒙哥大王親草懿旨謂大哥以有功之故朵火魯虎奉成吉思皇帝聖旨錫此虎符不可奪也仍授以萬戶之職今上皇帝在潛邸子貞入見蒙降恩旨亦歷敘迺父之功歲某月某日以疾卒于河中公廨之正寢春秋六十有二以辛亥年十月葬公於蒲城賢相鄉萬勝原先塋之側夫人竹魯頑氏先公卒張氏出家爲女冠後公卒完顏氏亦先公卒再娶完顏氏今無恙二完皆

萬曆集卷二

七

金名族俱有賢行二子長曰貞次曰亮壬子三月完顏氏挈貞入見蒙哥皇帝帝知其爲大哥子甚憫惜之復錫虎符仍降恩旨時貞年甫十三今上皇帝即位貞復入見其所寵錫與先朝無異也公狀貌魁梧宇量宏廓外若矜嚴中實樂易輕財重義折節下士人無賢否交必以誠家無一錢之積秋毫不以取于民其爲人槩可知已性至孝王師之圍慶陽也金國遣盧骨鎚領軍赴援公統眾在前列家屬居後遂爲金軍所得公自度忠孝不兩立狼狽北歸其在北方也思親之心愈久愈切每夜焚香祝天願得生遇父母以報罔極之恩死不恨矣言訖仰天號呼哀動鄰里眾共止公則歔歔就寢淚溼裯席凡數載聞率以爲常上憫之天語慰諭期以必得及王師下河南公以父母之故願備行伍於是上下令軍中曰得大哥家屬者生致之無使驚怖壬辰二月

攻許州城既陷有唱者曰與屯公家屬在此公馳往視之闔門百指團欒如故公抱持涕泣悲喜交集人以爲孝感所致于是昇歸河中益恭子職至於溫清之禮甘旨之奉必極其至時人榮之始公之來河中也挈河南俘民老幼九千口以乏食之故與總管扎古帶同請于朝有旨令平陽撥米九千石給付之時粒米如珠餓孺盈野藉此官糧獲濟者眾公之力也每來蒲城闔縣老幼出郭遠迎公下馬拜跪握手懽笑同行至衙命酒徧酌三行迺已不以勢位驕人故能大得眾心未老便欲退閒作知止歸來二堂此志竟不遂惜哉傳曰陰德必有陽報公所全活不可勝數其陰德可謂厚矣然才大而不見于用祿薄而不稱其德嗣續雖立而不及見其成人天年雖終弗克登于上壽所不足于公者此也使世之人不免有爲善之疑天其或者將大昌後之人乎

萬曆集卷二

七

癸亥春僕方僑居長安嗣子貞奉前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郭君周卿所撰行狀來謁文以表其墓願惟才學淺陋何足以當此然以往年亦嘗受知于公義不得辭且吾友周卿名德素爲鄉里所推服在公幕下凡十餘年知公行事爲最詳其片言隻字足以取信於天下後世僕何容喙焉故一依來狀次序而贅以銘曰金行既微天道在北眞主勃興羣雄效力公乘其時利見西陲授以虎節洞然不疑天兵四馳如火烈烈千里僵尸百城漂血叢爾吾邦假息須臾天誘其衷難俾吾紆公既戾止不驚不懾響動關河有來胥悅萎枯以膏桀驚以馴凜凜沍寒化爲陽春完我室廬活我老稚人被其恩家受其賜斲生敵國塵隔南陔望雲淚灑陟帖心摧至誠感神有願必遂離而復合恍如夢寐版輿載御言還故鄉朝夕薦羞滫瀡馨香薄伐南方轉戰萬里



十有餘年勤亦至矣惟帝念功俾尹于蒲辭榮就義始  
終靡渝謙以得眾廉於奉己孝盡庭闈仁庇桑梓宜公  
宜侯壽考百年一償不起埋恨重泉餘慶所鍾承家有  
子大福再成公為不死有佳者城闕彼高原豐珉紀德  
百代常存

解州鹽池重修二王神廟碑

按尙書洪範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此鹽之  
根本也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于天地之間潤下  
之性亦隨所寓而有焉其味作鹹凝而為鹽鹽之所出  
品類頗多就其最著言之其出於海與井者須資人力  
烹煉而成出于解之兩池者則治畦其傍盛夏引水灌  
之得西南風起一夕成鹽蓋資于天非人力之所能與  
也天之造化神實尸之此有司所以致謹於祀事焉而  
不敢忽歟夫鹽食肴之將生民之用而不可闕者也殷

高廟集卷一

七九

高宗命傅說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周禮鹽人掌鹽之  
政供百司之鹽圖經引穆天子傳有安邑觀鹽池之語  
春秋左氏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  
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卽此地也歷代以來皆置官  
司漢武帝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鹽利  
之興始見于此後魏及隋嘗舍其禁與民共之然為富  
室專取而貧民重困乃復歸之于官唐初隸度支歲得  
鹽萬斛以供京師廣德十二年秋霖池鹽多敗度支侍  
郎韓滉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  
議大夫蔣鎮往視之還奏實如滉所言乃賀帝請置神  
祠錫以佳名上從之號曰寶應靈慶池封神曰靈慶公  
宋兩池置官八而州有權鹽院守二領之使民入粟塞  
下與鈔以給鹽一歲之出無慮四十萬習其利既博而  
法益密矣元符元年霖潦彌月溝澮皆盈壞官亭鹽室

不可勝計講臣議士使駟旁午睥睨莫知所以拯  
之之術崇<sup>南</sup>四年春遣耀州觀察使王仲干發丁夫回  
山谷之泛濫完隄防之缺周池之孺作護寶隄百餘里  
又于隄之內起外堰以殺水勢外患既弭容水浸涸是  
歲鹽寶初成凡境內祠廟皆錫之封號兩池之神東曰  
資寶公西曰惠康公初年課纔十二次年倍之越三年  
遂底成績大觀三年加以王爵金朝因之解州安邑皆  
有神祠經金季兵火蕩無孑遺其環池地鹹澗皆不可  
井飲惟兩池中閒有淡泉水特甘涼舊有龍祠崇<sup>南</sup>開  
封為普濟公歲當炎暑常役萬人取鹽荷勺飲不繼則  
渴死者過半酌泉飲之則免於病聖朝開創就泉北二  
里許詔鹽司事至癸丑歲今上皇帝方經畧川蜀規措  
軍儲用度置從宣府隴西李侯某實當其任值頻年霖  
雨遽失其利咸以國計為憂乃禱於神寶氣凝結遂收

高廟集卷一

七九

五歲之積奏奉聖旨建立二王神廟俾春秋祭祀焉於  
是鳩工聚材舍舊圖新建正殿于中央翼以列廡繞以  
崇墉像設<sup>南</sup>衛煥然一新經始于某年月日落成于某  
年月日乃不遠數百里遣介來長安謁予為記予告之  
曰嘗聞天下名山大川有能產財用者考之祭法宜在  
祀典况茲寶池歲出億萬計所以佐國用備邊儲迎商  
賈之貨省飛輓之勞誠公家之外府也財用之產孰踰  
于此是宜廟食其神以報休德因為敘其興造歲月俾  
刻之石而繼之以詩曰  
解梁之野天啟靈池鹹醴是產軍國攸資歷代明王咸  
勤祀事旨酒馨肴以答神賜炎劫火廟貌邱墟瓦礫  
荆榛狐狸燕居聖哲臨朝德參天地不愛寶日增課  
利爰擇爽塏載葺新宮棟宇華煥像設尊雄宜千萬年  
饗此血食刻詩貞珉垂名罔極



雜著

謝張平章啟

伏以陋巷棲遲方守固窮之節大臣論薦遠膺錫命之榮再省安庸一何僥倖竊聞學校為風化之本師範資長育之權苟非博極於羣書無以作成於多士如某者閭閻寒族章句腐儒未嘗窺前聖之藩籬何足為後生之模範豈期白首誤被皇恩茲蓋幸遇某官秀出幽并名喧禹甸值千載風雲之會依九霄日月之光方勵相於國家思旁招於俊又遂令疏賤亦玷甄收某敢不砥礪初心溫尋舊業當青衿廢學之後麤使有成答黃閣好賢之心庶乎無愧過此以往未不知所裁謹奉啟以聞某不勝激切感佩之至

伏以氣肅金行當萬寶收成之候祥開虹渚正一人震

寓廡集卷七

全

夙之辰凡在照臨舉增抃蹈恭惟皇帝陛下勇智天錫輝光日新繼四聖之經營荷三靈之贊助用兵有道應變如神萬馬渡江幾破吳王之膽偏師授鉞竟摧齊寇之鋒造邦本藉於武功飾治兼崇於文事制作禮樂潛安七廟之神剛定章程永作一朝之法雖大功之昭著猶小心而不違蓋九重宵旰之勞念百姓艱難之事宣德音而導迎和氣遣信使而釋放囚徒罄萬宇以交歡同一誠而仰戴宜荷降年之永式彰申命之休臣久誤聖知猥叨外任雲天在望阻稱北闕之觴葵藿傾心願祝南山之壽

又

伏以氣肅金行時屆素秋之節虹流華渚天開上聖之祥凡託蓋容誰非舞蹈臣欽惟皇帝陛下性資叡哲運御休明繼四聖之經營荷三靈之眷祐以仁守位仗義

行師金戈南指則百越寒心羽檄東馳則三韓屈膝尺地一民莫非臣妾異方萬里盡入提封既外耀於武威迺內修於文教屈己而招來賢士虛懷而容受直言載振朝綱一新官制輕徭薄賦至矣為民之心平獄緩刑大哉好生之德歷觀盛事應享遐齡臣久沐洪恩叨臨遠郡阻趨玉陛徒深戀主之心敬捧霞觴願祝如山之壽

又

伏以皇天佑德式開長發之祥華渚虹流爰紀誕彌之節時惟普率靡不謳歌恭惟皇帝陛下運應千齡慶承五葉大度有同於漢祖小心更法於周文聽言達幽枉之情為政尚寬仁之德威加方外澤被區中龍堆蔥嶺盡入於提封桂海冰天悉為之臣妾藹四郊之和氣沸萬里之歡聲值此清商實為慶旦臣肅將使旨叨領外

寓廡集卷七

全

臺筵百執事之趨阻陪北闕罄萬斯年之祝但指南山聖壽祝文  
伏以寶曆授時適遇迎寒之候瑤光貫月正當誕聖之辰馨四海以懽忻同一心而祝贊具官某等肅將明命出殿遐方阻陪就日之班徒切望雲之意伏願皇帝陛下百神叶贊諸福駢臻被聲教於八荒混車書於萬里優游恭己長居北極之尊安樂延年永享南山之壽

老人星致語

西風入律當一人降誕之時南極騰輝應萬歲壽昌之兆幸良辰之邁止馨率土以懽然敢為耗荒輒停贊祝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儉湯寬丕承祖業之隆仰荷靈心之眷始仗武功而定亂終資文德以守成規模高越於百王恩澤旁周於四海遠者來而近者悅大邦畏而小邦懷候及清商祥開載育臣某行隨天運見應



秋分自度微光無補九霄之月日願言遐算長輝萬里之山河遙望闕庭聊陳口號

九曲黃河徹底清當年知有聖人生威行海外三千國恩浹寰中數百城村落有田皆美稼閭閻無地不歡聲同心願祝吾君壽億萬斯年饗太平

聖壽青詞

伏以金風肅物適當建酉之期琳館延祥爰紀生商之瑞庶幾精意仰格高冥伏願皇帝陛下德合無疆慶流有衍靈源浩浩既積石以爭流叡算綿綿與大椿而比壽勞及羣生同蒙嘉祉

僧錄司齋意

躬率闔府官僚同發虔心詣開元寺山亭院敦請高僧某等修建法筵祝延聖壽仰冀仁慈之鑿曲垂保佑之禧伏願皇極安而四海清泰階平而六符正神威赫赫

寓居集卷七

罄大地以瞻依叡算縣縣等靈椿而悠久

祈雨青詞

伏以人為弗淨故災異之沍臻天道無私惟精誠而可格俯殫惻愍仰黷高明中謝伏念某政失中和民多怨讟遇旱災而已甚復蝗害之相仍野草將枯農心奚望輒敬遵於道範用懇禱於真庭伏望上帝溥臨諸神孚祐俾甘霖之大沛庶嘉種之潛蘇千里疲氓共獲秋成之利九重聖主永寬旰食之憂普錫餘休均霑庶類

大祥薦母青詞

伏以乾坤有盡難忘鞠育之恩日月如流俄屆祥除之日輒申哀懇仰黷靈心伏念臣某惡業延災慈闈棄養悵音容之永隔纏悲恨以無窮不憑資薦之功恐滯幽冥之路敬邀法侶爰即家庭啟黃籙之妙科禱蒼穹之列聖伏望靈光下燭貞馭來臨鑿螻蟻之微誠歆潢汗

之薄薦滌除羅垢脫九地之沈淪升濟神明享諸天之快樂更祈餘福普利全家

馮子文集錢疏

竊以無妻曰鰥是亦窮民之數周人之急其惟君子之心況以散財乃可發身而見義不為無勇子文省差箕裘繼業詩禮傳家騰達官曹實吾門之俊秀笑談樽俎有乃父之風流適諧有室之懼俄值鼓盆之戚內無家婦孰主蘋蘩上有孀親莫供枝水極至於此命也如何頃因青鳥之媒載結朱繩之契其奈家徒四壁囊乏一錢須徧告於達官庶共成於美事萬錢相助當不愧於古人後漢李固一飲必酬誓無忘於厚德儻蒙季諾毋吝鄙書謹疏

南冠贖身鳩錢疏

竊以遭亂喪家非男兒之得已傾心周急實君子之當

寓居集卷七

為脫季將軍之難則漢有朱家釋越石父之囚則齊稱晏子古多好士今豈無人茲者儒士某派出高門生逢厄運幸脫迹於戎馬戰爭之地復寄命于市門商販之家零丁一身孤苦萬狀美玉方求於善價明珠深慮於暗投宜逢高義之人力拯窮途之客伏望激昂豪氣倡率同儕解疲驥於轅閒出焦桐於爨下五皮勿吝其憐百里之才一飯必償敢負王稽之德如蒙金諾請挂玉

京兆府灞河創建石橋疏

竊以臺欲起於九層必資累土功或虧於一簣豈足為山惟人心有好善之誠則天下無難成之事眷此長安古郡實惟關右要津奈灞水之湍流為秦川之巨患幸逢大匠誓建長橋願堅匪石之心端有移山之志今則功緣垂就財力俱窮緬懷四載之勤豈可半途而廢且



見義不為則無勇勿替前言蓋作善得吉者常多此觀後效如蒙金諾請署玉銜

竊以川惟設險不無泛溢之虞橋用濟人當作久長之計眷長安之名郡帶漸水之湍流每逢秋夏之交輒有波濤之害揭厲而涉者縣歷乎千載沈溺而死者不知其幾人自非遇聞世之良工孰克建非常之大事今有山東劉君者世傳妙斷誓救生靈疊巨石於平灘架修梁於當路將使車不濡軌人無褻裳豈惟為壯觀於一方實足覃仁心於百世然而厥功甚大所費不貲固知獨掌難鳴正要大家著力敬修短疏徧詣高門伏望厚祿達官多藏巨室或黃冠上士或白足高僧共推拯溺之心永絕憑河之患渡羣蟻而甲科尙驗陰德之報不誣活千人者子孫必封昔賢之言尤信如蒙金諾請署

寓庵集卷七

玉銜

京兆府重修太乙元君上廟修緣疏竊以品物生成雖資天地之力陰陽宣布實賴山川之神維太乙靈湫在終南奧境隱萬丈魚龍之窟司九天雷雨之權蓋有感而必通諒無求而不應星霜荏苒棟宇摧頽庶幾輪奐之一新須藉英豪之叶贊共成美事少答鴻庥十雨五風祈順成於年穀千秋萬歲慶永輯於皇家季諾儻蒙郇書勿吝

寓庵集卷七

# 寓庵集卷八

雜著

為張經歷世傑恆齋銘

震剛在下巽柔在上雷動風從迺恆之象君子體之其道有常止於其所立不易方富貴貧賤毀譽欣戚一不動心介焉如石硜硜鄙夫惟世是趨翻雲覆雨棄瘠潤腴猗歟張君以恆進德我銘斯齋勉而無斁

楊經歷省齋銘

天生萬物莫靈於人人之為人所貴者身惟茲一身以心為主心本虛明湛然靈府感物而動遂溺於私喪厥真酒乃誕乃欺聖門之學惟先自治其治如何省之一字朝誦夕察再思三思忠或未盡信或有虧善貴必遷過無吝改人欲既銷天理斯在顏淵克己孟軻守身三

子一道遺訓生民卓哉楊君固嘗從事銘以勸之勿替

初志

王彥修存齋銘

厥初生民本真渾然情實一開以人汨天爰有先覺教之寡欲收其放心不遠而復性惟內守情靡外奔其人者去而天者存君子庶民間不容指操之有要曰敬而已猗歟王生粹然天資以存名齋亦允蹈之孟軻養性顏淵克己彼何人哉有為若若

藥郎中母寫真贊

家肥而子孝義方之教身老而康強作善之祥斑衣楚

楚蘭玉成行捧觴一笑春滿萱堂

晉陶處士畫像贊

惟皇有晉奠此南方桓桓我祖奮彼戎行以藩以屏以期永昌時邁于衰厲階日起國無忠人豈無孝子王家



既移我室如燬薄感我私爰適予止○彼菊矣其黃維  
金鬱彼柳矣有芾其陰浥浥缶觥以酌以斟孰云我樂  
我憂孔深悠悠南山實知我心往者則逝來者可悲嗟  
今之人違此弗治自北徂南靡人克依他歧孔多周道  
斯微心之憂矣曷其能知

跋文子堂家傳

始子來長安獲識子堂於羈旅中時年七十八矣出雜  
文數篇老成卓絕殊類少年語既而知其潞公之胄父  
兄俱以詞賦顯名南方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惜乎早  
罹兵故流落不偶每一見之未嘗不為動心雖然兵興  
以來蜀中士大夫夷滅殆盡間有漏網者往往落人殼  
中至陵辱有不可勝言者獨吾子堂綸巾褐衣蕭散物  
外翩翩然如冥鴻野鶴不可羈而有也豈所謂不幸中  
之幸者耶其記問詞章為今羽流第一加之潛心力學

高麗集卷八

七

未見其止異時為○門領袖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

跋陶淵明年譜序

詩家之有年譜尚矣所以著出處之實記述作之由干  
載之後使人誦其詩而知其志不煩注釋意義朗然蓋  
自唐宋以來諸名公皆有獨靖節先生闕焉今紫陽先  
生始道而補之起晉○訖宋元嘉六十三年之閒災變  
廢興班班可考學者先讀此而後觀陶詩則思過半矣  
已酉重陽日謹跋

祭風伯文

伏以驕陽為沴甘澤愆期顧四野以如焚憫三農之失  
望雲雖暫合風以漸驅敢罄微忱仰干靈鑒既少停於  
披拂俾咸被於霑濡既荷殊休敢忘昭報尙饗

祭飛蝗文

伏以驕陽愈熾方深亢旱之憂沴氣旁流又致飛蝗之

害顧天災之沍降皆吏政之不臧敢罄哀衷仰祈靈嶽  
仗神威而迅掃庶田穉之無傷仍沛甘霖用成豐歲

祭句芒神祝文

時惟孟春律中大簇爰出土牛以謹農候神佐蒼精木  
官之臣著德立功濟世生民某來殿大邦惟農是職俾  
弗庇休雖勸何益敢稽大典敬薦馨香神之聽之錫以  
豐穰

灞橋破土祭文

昔鄭子產以其乘與濟人於溱洧孟子以為惠而不知  
為政然則橋梁之不修我有司實任其責某承天子之  
命來守此土凡可與民興利除害者皆當盡心力而為  
之而不敢辭也惟茲灞河橫截大路當秋夏之交山水  
暴漲甚為民患今將壘石以架修梁使往來之人不死  
漂溺以廣天地好生之德庶幾副主上愛民之心惟爾

高麗集卷八

七

神其相之破土之初敢以誠告尙饗

謁城隍文

某承朝命來長斯邦凡四境之內一夫不得其所皆某  
之責實與有神分職幽明下車之初祇謁祠下惟神其  
臨之尙饗

宣聖廟上梁文

兒郎偉我國家誕膺明命肇造丕基宣五葉之重光協  
千齡之景運威加方外澤被區中冰天桂海莫不來臣  
日本月氏率皆聽命雖藉武功而定亂須資文德以守  
成若稽古道敦尙儒風申敕憲臺勉勵學校眷長安之  
名郡實關右之要津四方衣冠之所往來入州士民之  
所觀望其異端之教竟金碧以相輝而聖師之宮反風  
雨之不蔽幸遇某官允諧眾論其效誠心發公廩之餘  
糧割己身之清俸選求良匠貿易瓌材構大廈以垂成



舉修梁而高架聊伸善頌以相歡謠 兒郎偉拋梁東  
闕里衣冠在眼中要使秦民知禮義挽回鄒魯舊家風  
兒郎偉拋梁西豐鎬相望路不迷文武沒來千百載  
至聖風化在遺黎 兒郎偉拋梁南不須金鼓下湘潭  
指日吳儂修貢職吾君聖德與天參 兒郎偉拋梁北  
天威不遠顏咫尺年年萬國會衣冠顧比眾星長拱極  
兒郎偉拋梁上且喜斯文天未喪五雲缺處望奎星  
今夕光輝長萬丈 兒郎偉拋梁下行看千區廣學舍  
養就堂堂將相材端與皇家衛宗社 願上梁之後教  
化風行英髦輩出一一抱淵騫之德人人懷游夏之才  
采百氏之精華挾六經之蘊奧為聖賢傳正道為邦家  
建太平社稷延休生靈蒙福  
祭亡友郭周卿文

維至元五年八月日京兆教授李庭遣男謹以清酌之

寓居集卷八

五

奠致祭于亡友前行中書省員外郎郭君之靈嗚乎哀  
哉惟君之德玉粹金精惟君之量嶽峙淵渟其議論可  
以聳動臺閣其才氣可以彈壓公卿奈何稟命奇拙遭  
時戰爭上無北海鶚書之薦下無汝南月旦之評鬱素  
懷其莫展卒坎壈而無成此有志之士所以拊心掉痛  
憤造物者之不平也況與君同鄉同舍辱為友生周旋  
於場屋及流轉於兵塵者五十餘載何嘗不同止而同  
行嗟晚歲之參差恨會合之難并忽一償而不起竟埋  
玉於佳城嗚乎哀哉然而君之行義信於一鄉名譽達  
乎朝廷二子成家玉立崢嶸有財可賈有田可耕年開  
七秩而死亦可無憾於冥冥矣平生故人零落殆盡惟  
我與君落落相望如曉月之伴長庚君今先我而逝雖  
獨在何以為情因老稚之吉歸書片紙以寓誠魂若有  
知飲此一觥嗚乎哀哉尙饗

宣差絲綫總管兼三教提舉任公諱辭

維大朝丁未歲某月日宣差平陽太原陝西三路絲綫  
兵戶總管兼三教提舉任公卒于太原春秋五十有六  
於某前京兆行部郎中邵公既撰墓表仍命晚進李庭  
為誄辭公名家子弟幼力學業進士在場屋閒聲華藉  
甚雅有大志常撫几慨然思效用當世以立功名適遭  
變故流離久不得逞大朝開創初設科舉以詞賦擢上  
遊授府學教授今參政盧公其甥也方蒙上眷倚因薦  
公於朝兩賜召見恩禮甚渥乃命總督三路蘭絲之稅  
兼領三教事公既久遊民間知時利病憫遺黎之凋瘵  
憤聖道之晦蝕誓欲剔除宿蠹振起儒風使大東無告  
病之詩子衿免廢學之刺關中士民亦引領北望(願願)  
然如飢兒之待哺也軺軒既南卒於中路訃音一傳遠

寓居集卷八

五

邇嗟悼衣冠為之禠氣朋友為之痛心嗚乎哀哉當波  
瀾洶怒之時風雨交至之際而巨航沈覆大廈傾頽灑  
三江之水以為淚不足以泄其哀震九天之雷以為聲  
不足以撼其恨困窮之民誰與撫摩孤寒之士誰與慰  
藉徒使貪婪快心忌媚得志也嗚呼噫嘻殆上天之意  
未欲平治歟抑素王之道將遂湮滅歟不然何奪我公  
之遽也僕與公有十五年之舊經亂睽違久矣前年冬  
始會於洛水之北置酒談笑竟夕懽甚既而有書相招  
故今年春挈家來長安擬依公以為生寵突未黔公其  
死矣撫棺長號肝膽摧裂奈何奈何雖公之壽命修短  
有數固亦吾之平昔數奇所向多薦福也夫誄者所以  
累其功德而哀之爾公有康濟天下之心未及施為而  
逝百姓不得被其澤四海莫能知其心尙何言哉今但  
形容一時人情所以思慕公者蓋如此亦足以質其誠



心所存有不可掩者使天少假以年得盡底則其所  
成就為如何也若公之世系與夫出處歷官之詳有不  
公之墓表在茲故得以略之誄曰

維古長安衣冠淵數煌煌任氏世德斯茂高澤畜羸以  
惠厥後是生我公為時俊秀舒英吐華焜耀文固孤雄  
一鳴羣雌東味風塵冥冥逢此格鬪羈旅十年懷寶不  
售六合屯蒙初靚清晝嗷嗷遺黎尙多疾疚內構實恥  
纓冠斯救迢遙君門萬里一叩蜿蜿老蛟久蟄蛙螿晚  
遭風雲始引其脰方騰俄墜而踏平生志願干不  
一就理玉重泉百身莫購嗚呼哀哉初參政公垂髫而  
孤孰恤孰收舅氏勤劬六嗣既舒奮飛天衢卒成宅相  
光我門閭明明天子作其卽位仍爾百僚孰濟予治維  
參政公知公之志為國舉賢備以親避曰臣有舅可任  
以事乃引乃贊乃見以贊帝曰俞哉汝往其試爾稅不

富庶真卷八

三

均汝其理之聖教將頽汝其起之公拜稽首曰臣敢辭  
有華其車四牡翼翼載瞻河山伊邇鄉國畫錦方榮夜  
臺已逼銘旌北來行路沾臆嗚呼哀哉蕭條紫荆破屋  
荒城努力蠶繅以應王征惟彼貪人已私是營我杆其  
空爾篋之盈剝我脂膏豐爾牢牲子子鯨鯨叫號求生  
庶幾公來少緩煎烹今其死矣孰察斯情干戈以來儒  
術陵替通經者復國有明制維彼培克梗我天惠華門  
圭竇虐以毒稅遑遑貧士欲追無計庶幾公來叫閭訴  
帝今其死矣執拯斯弊嗚呼哀哉水有蛟龍網罟不施  
隨魚鰕蟹涵泳嬉龍既亡矣漁人昌矣擾擾鱗蟲維  
其傷矣山有猛虎斧斤不入檜柏松杉參天蔽日虎既  
蹟矣樵蘇至矣鬱鬱穹林維其悴矣嗚呼哀哉謂天蓋  
高漠漠無知胡為日月贏縮不私胡為寒暑往來應期  
謂天有神報施不忒胡耕之贏而虎之力胡天平回而

壽乎跡心存蠱物天必優之志在利人天必讎之悠悠  
造化有柄孰尸紛綸茫昧莫測其為直諫剛明深沈磊  
落嚼酒噴詩劇談縱博不見幾時忽焉寂寞萬斛英風  
拘窘一柳嗚呼哀哉浩然之氣有聚散乎湛然之性無  
虧成乎出入化機本無心乎豈數已定莫能逃乎蒼天  
無語吾誰是詰聖人不作吾難是質公方偃然寢於巨  
室我徒恒化嗷嗷奚益天穹地大歲月無涯俛俛行旅  
曷日還家體同大虛蟬蛻浮華公平何憾士民之嗟嗚  
呼哀哉

富庶真卷八

三



故諒議李公墓碣銘

至元壬午夏四月二十日諒議李公卒於安西學宮之西館享年八十有四將葬其子居仁輩哀經纍然執隴右憲司經歷李君晉臣之狀涕泗謂予言先人平生文行卓然以時命不偶故不大見事業於世竟齋志下泉惟是表章於後者墓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屬筆為請若惠顧而不拒孤子之厚幸也予辭以文力飢散不足以發揚先德則再拜曰願終允之乃諾而銘諸公諱庭宇顯卿華州奉先人幼罹兵亂上世名諱與其事跡無傳可錄考諱郁少明城巨書為郡法曹凡所讞當一歸平恕鄉邦稱文無害尙氣義重然諾三娶母氏薛張雷公張出也蚤逝雷撫過所生性穎悟齟齬入小學日記千餘言法曹府君欲令讀律公曰申商之法豈能加於周孔之道學儒不愈乎府君大奇之即為擇師訓勵篤

可居集卷八

奎

學十餘歲已有能詩聲十六應詞賦進士舉比弱冠兩預鄉薦一赴簾試方唾手取青紫而金季已亂離矣其審於擇術如此二親捐館逃難奔鼠於商鄧山中歲歉無食人相魚肉公獨煮木芽溪毛以沃飢殍不隨眾武弁王帥性嚴急素敬愛公每苛下以非理公輒勸解中為之霽威眾皆賴焉其仁化強猶如此北渡居平陽董府君之館教授生徒日與胎溪麻信之盤谷李濟夫游從二子文章鉅公也商推質難方日加益而不自知甲辰歲中書胡君行省陝右辟公為議事官執方守正不能詭道隨時居無幾即揚衣徑還奉先復與郭濂溪周卿郭太華器之王安素壽之盍簪切磨講習有日新之功焉會紫陽煥然參議宣司尺書以招公即應命長安名士之淵藪也如楊寺丞君美裴綠野子法邨郎中大用張郎中君美同講議祖卿焦諮議元發來講議明

之皆魁才巨德又得與之文酒相徵逐則智刃日益利文憲日益開取心注筆浩乎其沛然矣公天姿既高凡遷皆翱翔於名公之間其能取諸人以為善卓卓自成立如此中統元年廉相國平直商參政左山復洩宣撫之職即署公為講議事有不便言無隱情必至得中而後已其知自處之分如此左山少日常與公同研席知其貧素伴餽東幣謂來使曰此賜無名吾相有妄與之舉不肖蒙苟得之恥與其俱失曷若兩全竟卻之其明於辭受之義如此至元丙寅有獻諛於秦蜀省官欲為立德政碑者謂公曰若可當筆所潤至厚幸毋拒也公曰德政有無昭昭在人焉可誣也竟峻謝之其不為利回如此至元庚午敕授京兆教授以斯文為己任凡授學者一經指諭悉有儀度可觀文廟之頽圯者建白而更新之南冠之繫維者引手而援出之為學官首尾三

可居集卷八

奎

十年英胃貴彥達官顯仕多出其門其成物之功如此至元癸酉西安西開府首以公與楊潛齋諮議王府事示養老優賢也公雖以文章名世而沈潛於性理之學言無瑕玷行不崖異一舉足必以忠信誠實為本故與物無怨惡不即人而人即之其自得之深如此平生所為文章有寓菴大全集若干卷詩材羣玉山集三十卷夫人納合氏金源名家子男三人伯即居仁業儒主韓奕簿仲曰居敬有幹蠡稱季曰居義亦在仕女一人適同州醫正嚴永昌先公卒男孫六人俱幼竊常論之士之出處顯晦者才與命而已半途而廢不成焉者不論也才而遇則致君堯舜濟民仁壽建功當世流芳無窮亦常事也如不遇焉則讀書樂道教育英才言而世為人所謂行而世為人所謂法天壽不貳俯仰無怍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嗚呼公平亦可以無憾於九原矣銘曰



官雖不崇德豈不充祿雖不豐學豈不工司命乘除何  
嗇于公爲善報福效未昭融非公其躬後人之隆刻我  
銘章以表幽宮此文先生之墓過者肅恭王博

右寓庵集八卷元李庭撰庭字顯卿華州奉先人生  
於金承安四年己未沒於元至元十四年壬午壽八  
十有四年十六應詞賦舉進士遭亂竄商鄧山中年  
二十七金亡北渡居平陽後陝右辟爲議事官廉相  
國商參政爲陝西宣撫又署爲講議至元庚午敕授  
京兆教授有寓庵大全集若干卷均見王博文撰墓  
碣銘明文淵閣書目有李庭寓庵集十卷今四庫  
未收各書目亦未載荃孫在京收得孔莊谷微波榭  
鈔本甚舊詩文止八卷與文淵閣目不合中又雜出  
元末人詩不知何集合併今細爲抉擇文四卷止有  
代劉仁本送福建省平章事燕公序在至正二十一

寓庵集卷八

五

年時代太不相值詩留二百餘首分爲六卷雖不能  
見寓庵全豹較輯逸者已爲多矣山西金石有二篇  
均見集中宣統庚戌九月重陽日江陰繆荃孫跋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一

在朝臺

賦

別知賦送袁伯長

余忽忽處此之無故兮，幾偃蹇以自窮。誓斂裳以遐征兮，抗九霄之雲龍。頰三辰而徘徊兮，遲後古以爲期。何夫子之俚俚兮，亦踉蹌而在茲。吁嗟乎世惠之浩浩兮，恥謂人以不賢。陳佩玉於交達兮，被涂輿以瑤環。設厚顏之鬱沈兮，孰敢卽問乎津涯。發疾叫於咽隘兮，眾披靡而莫支。夫治倡之狐惑兮，豈不足於內揆。顧西子之蓬垢兮，益返忌乎醜夷。惟前聖之無悶兮，老氏亦貴夫

道園全集卷一

一

知希顧涼薄之多愆兮，猶慷慨而尙辭。予固將去此而無悔兮，念夫子之與我。日進予以不及兮，又證予以其可。予嘗究往來之爲道兮，論因革之爲權。莫或知其瓠落兮，子獨謂其固然。庶久要以自輔兮，克有聞以時行。忽先我而南驚兮，殆若爲乎予情。迺歌以送之曰：長江渾渾兮，春汎綠波。白日耿耿兮，擊楫爲歌。天薄我賦兮，非以病我。吁嗟兮，昔之盛者何其多。

古劍賦

吳季有劍古所服兮，先時利行後伏。匿兮歷世十百神物來兮，精英上浮。久乃識兮，截截庚庚。玉理側兮，質化光泯。黜正黑兮，匡視白日。澹斂色兮，燧人司金。石水泐

兮終古不磨。奇雄特兮，勿褻勿試。靈具戒兮，鬼目睽睽。頭鬢鬢兮，竊擬窺之。目造慝兮，靈怒殛女。不女貸兮，神宮無人。帝湛默兮，季冠如山。采衣翼兮，長身好修。又正直兮，稱是容佩。有加飾兮，魚室珠襖。雜文織兮，虞於帝傍。順降陟兮，握奇中運。授神職兮，旋陽制陰。物不忒兮，辟卻百非。五兵息兮，大宰不劇。完以爲惠兮，變窮於傳。填無極兮。

畫枯木賦

夫誰畫此枯樹兮，臨不食之散泉。旣偃蹇又嚙食兮，骨岸岸以弗妍。想執筆以極思，忽機釋而神旋。遺眾壤於甃，有勒不毀之所全。或聖去於斤運，或石泐於溜穿。滄無巾以如晦，悅嘆規而能圓。澹黜乎其旣失，旋蒼然而在前。命以物而不可孰，春秋而論年。噫吁嘻，被草以毛膏。慮用丹背爲流，眩頤常注。次獨何爲托，寂寞於無意而刻畫其不傳。

道園全集卷一

二

古棠書屋

木齋賦

奎章閣藝文監秀才方積昔在匡廬讀書羣木之間，謂之木齋。予愛其高秀而賦之，其辭曰：夫何硤硤以嵯峩兮，據積水而鬱盤。存椳栴與豫章兮，翳松柏之凡凡。攬芳草之盈庭兮，聽呦呦之鳴鹿。濯予纓於滄浪兮，沐予髮乎飛瀑。予潔清以有待兮，歎望之而彌高。絳余驂以弗馳兮，氣綿薄而心勞。感春物之芳



菟兮又晚實之不食更千歲其未已兮退自修乎茲室

**操**

思魯琴操

龜山之陰陰兮有雲垂天河目而海口兮將見其人望之彌尊兮即之彌親大音寥寥兮中信而真

**古詩四言**

味經堂詩原序

國子祭酒魯公伯子翬父作味經堂自為記以勗其子遠公嘗命遠從余遊故賦此詩

維昔元聖有子過庭學禮學詩詔之叮嚀面牆之室絲不知味親能使學不能使嗜觀於惠容聽於惠音詠歌

道園全集卷第

三

古棠書屋

周旋實悅我心邈乎千載聖往言在舍而不求匪罔斯殆畏友翬父窮經篤行既有諸躬思貽厥後既菑既畚俾稼之食既畋既漁俾鼎之實作堂高明日子遠來吾經在茲遠其味之始子虛羸匍匐來食茹草飲水以禦朝夕窮人得歸自我父師俛焉斯交老至不知煌煌靈芝如彼嘉玉薄言采之在彼中谷南陽之人來詹來言君子豈弟宜其後昆

題宋誠甫侍郎垂綸亭

岷源建高駛無游舫漢曾其委安流滔滔爰有君子垂綸其下雖不得魚意甚閒暇援藟引葦至於中沱蔭樹以休悠悠永歌逝波沄沄不轉維石樂茲忘憂

矢言不食 烝然雲興風舉以高馳翔中天遺景九皋

水其落矣魚亦潛渚瞻言夙好除於風雨 風吹衣

裳彼為栖栖行吟望子實勞我思 山有榛栗河有魴

鯉豈其飲泉必洽之美 君子冠純秩秩大經洞有清

酌可以濯纓

高彥敬青山白雲圖

兩崖之間曾不容翹白雲悠悠與山俱高

趙忠簡公祠堂詩

至順三年春解州聞喜縣學用禮部符祠其鄉

先生故宋丞相趙忠簡公公六世孫國子博士

貧翁求虞集作迎送神詩

道園全集卷第

①

古棠書屋

山河邈悠宗國為虛騎箕來歸懷此故都鳴臬在樹飢鱷在渚闕宮不存公食無所董澤之陂有蒲與荷子孫具來式燕以歌瞻彼洛矣其水泱泱斯文在茲俾也可忘原注秦檜既取趙公於海南隨使人通殺之公臨終從所寓寺僧索素帛一方書其上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廟以付寺僧而絕聞喜之董公鄉也

賦衛節婦王夫人

汎汎淇水岸有佳竹闔門嚴嚴樂爾貞獨汎二淇流岸有松舟閨門閒閒樂爾貞幽汎汎淇右有堂孔阜娟娟貞幽肅肅眉壽淇原有泉可濯可沿亨鬻勺尊樂爾高年高年樂止亦有孫子式歌衛風以告國史

題學易齋

自注其人將詣孔陵



惟學易君子慎其齋居動息有存起處是於奇耦玩畫  
方員視圖書循靜始夜根動初罔不在中日居月諸乃  
秉元化以時盈虛其惟元聖啟我後愚載瞻巍巍魯陵  
鬱如

古詩五言

諼草生竹間

諼草生竹間翠色相綢繆美人欣有託君子故忘憂昔  
聞有鳴鳳飲水來丹邱不食衆木實樂只淇園秋

高竹臨水上

高竹臨水上幽花在崖陰以彼貞女姿當此君子心春  
陽不自媚夕露忽已深湘妃昔鼓瑟悵望蒼梧岑

通鑑卷第

五

古棠書屋

月出古城東

月出古城東海氣浮空濛車騎各已息宮闕何穹隆牧  
馬草上露吹笳沙際風帳中忽聞雁傳令設雕弓

翁方綱曰勁氣已實景出之

書上京國子監壁

神京極高寒幽居了晨夜雷風無時發靈雨每飄灑炎  
光不到地蕭爽度長夏大化漠無宰豈必事陶冶揚雄  
不曉事守道栖栖者玄經百無微白髮謾盈把

至治壬戌八月十五日榆林對月

日落次榆林東望待月出大星何煜煜芒角在晁畢草  
樹風不起蛩蛸絕啁啾天高露如霜客衣盡白羸駢

斷餘棧蔭婦泣幽室行吟毛骨寒坐見河漢沒驛人告  
晨征瞳瞳曙光發

憶三十年前與元復初參政同賦秋日梨花元

有句云朝食葉底梨莫看枝上花而忘其後句

因續之云

朝食葉底梨莫看枝上花花開食實後霜風振長柯遠  
水良可鑒彩雲亦易過念爾白於雪日莫當如何

李老谷

十轉山崎交九度沙磧瀟始辭平漠曠少接山木秀老  
病畏行役慰藉得良觀秋嶺晚更妍寒花晝如繡故園  
夫如何朝陽炫霜袖

通鑑卷第

六

古棠書屋

泰定甲子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待制

翰音迎日轂儀羽集雲路寂寞耽書閣老大長郎署爲  
山望成岑織錦待盈度我行起視夜星漢非故處

賦水木清華亭

中流泛蘭榭望彼嘉樹林落日蕩野水浮雲生夕陰游  
魚戀芳藻好鳥鳴幽岑爲樂恐易老吾將脫朝簪

天麻戊辰前續詠貧士一首

目昏畏附火枯坐寒窗中破褐著絮重虛豆兼冰崇病  
骨於此時浮屠屹撐空呼兒檢餘麻計日待春風雖欣  
解凍近翻驚紀年窮賈酒欲自廣無錢似陶翁

又一首答舍弟見和



蜀侯昔罹憂嶺海萬死中詩書庶不泯焉思祿位崇爾  
來五十年所以四壁空涉世惟信道卓然立頽風漫仕  
非我能偶貧豈人窮深耕定有獲歸嘆兩衰翁

後續詠貧士四首

老骨寒不寐夜長况聞風心悸危欲折跼踏敗絮中雞  
鳴當晨餐馬疥芻不充山童衣白鴉喚之愧恩二求火  
掃木葉庭樹亦已空掘起不敢怠曙光屋南東荀遂牛  
馬性歸放春草豐

歸蜀越關隴棧閣危登天適越河濟隔堰水丈尺閒飢  
寒迫日暮舟車計茫然東家有一叟欲去初不言早朝  
聽詔畢喚馬闐闐前童奴受宿戒向暖爭相先聞之瞋

道園全集卷七

七

古棠書屋

兒子我何爲汝率屨無千金賈吾足安暇憐

爲政貴察色讀書在研覃司視既不明兩者無一堪尚  
不追吏責爲師固宜慚聖世無棄物况茲久朝簪決去  
豈我志知止亦所諳頗聞南山下菊根浸寒潭濯餌干  
日期冰臚復清函老馬果識道更服鹽車駝

天風夕號怒勝想殊清妍探架得古書前日手所編奈  
何視茫茫字若萬蟻緣精意成寂寞惆悵還棄捐於惟  
仲尼衰清夢不復然小子未聞道何以卒歲年

觀花有感

掛巾花樹枝酌酒花樹下風吹巾上塵花落手中雪清  
唱起相壽母遽且聊暇流光急去人莫怪秉燭者

李太

白桃李園記古人秉  
燭夜游良有以也

赤城館

雷起龍門山雨洒赤城觀蕭騷山木高浩蕩塵路斷魚  
龍喜新波燕雀集虛幔開戶微風興倚杖眾雲散

鎮曰翁覃溪曰此方是不著一字儘得風流其傾側  
此詩也至矣

同閣學士賦金鴨燒香

黃金鑄爲鴨焚蘭夕殿中窈窕轉斜月透迤動微風綺  
席列珠樹華燈連玉虹無眠待顧問不知清夜終

退直同柯敬仲博士賦

月下白玉階露生黃金井疏條栖鵲寒衰蕙流螢冷戀  
闕感時康懷歸覺宵永晨鐘禁中來白髮聊自整

道園全集卷八

八

古棠書屋

送良上人賦得井上桐

桐陰秋轉薄井氣曉爲霜交柯舞幽鏡墮葉響鳴璫高  
巢翠羽下澄水玉蚪藏上人從定出行吟繞石牀

送吳子高

懷寶獻京國悼亡還獨歸日落雲中樹風吹江上衣湘  
靈瑟在席織女石支機遠道多寂寞強飯勿相違

于仲元舍賦紅梅

白雪不成夜丹霞遂崇朝妙質承日映飛英向風飄醉  
來紅袖近歌罷絲雲消揚州問何遜何似董嬌嬈

寄題新治亭



窈窕冶亭莫蕭條江南秋汎覽山河外張樂鳳凰邱公  
子飛翠蓋美人回絲舟從茲至黃髮樂哉以忘憂

題儋耳東坡載酒堂二首

翳二儋耳城歷二枕榔樹百年遺故邱新堂設竄阼清  
風海上來朝陽在庭戶丹山五色鳳覽惠屢來顧甘心  
熟桂酒羅列襍諸預符黎多孫子食飲祭先具蛟龍波  
浪深歸來風雨遽

鑿井得甘泉渴者憊自私流潤不擇地委順復何疑海  
南絕風雨水木况華滋鄰舍解讀書諸生還誦詩何必  
懷故鄉且樂聊在茲星河度白鶴山月懸峨眉來晚去  
何速勞人千載思

道園全集卷第

九

古棠書屋

鐵曰長公在昔人皆惡之今也人皆思之能抑其惡  
而揭其所自思則可以自立並可以識伯生此詩之  
旨矣

盜發亞父冢

自注彭城有盜識寶氣  
于冢上發之得一劍也

盜發亞父冢寶劍寶累之冢開寶氣盡獄吏書盜詞盜  
言惟見寶焉知亞父誰項王不寶善弟子遂與尸黃腸  
下深鋼千歲復何爲大河繞城東落日耀城西過客立  
城下踟躕望安期

應制題王拙畫吳王納涼圖

雨過太湖上風生響屨廊紅綃拂几席白紵製衣裳朱  
光淪厚地明月在高堂何以保玉體長年樂未央

步虛詞四首

步虛長松下流響白雲間華星列燿火明月懸佩環肅  
然降靈氣穆若愉妙顏竹宮愴清夜望拜久乃還  
稽首望太霞離羅間層霄細縵結冲氣要眇出空謠前  
參千景精後引務猷輶攝衣上白鶴招搖事晨朝  
朱光出東海高臺迎赫曦六龍獻陽燧九鳳保金支鍊  
丹軒轅鼎濯景崑崙池拜賜冰玉佩元洲共遨嬉  
學仙淮南王問道劉更生三年鍊神丹九載凌上清日  
月作環佩雲霓爲旆旌回首召司命靈雨灑蓬瀛

題商學士畫

方士好服食商山多紫芝采之長松下濯以清澗漪蒼

道園全集卷第

十

古棠書屋

涼百里內秦皇都不知駕舟載男女築宮東海涯

贈藝監小吏

廣術何迢二榆槐陰蔽之鼓鐘晨莫起車馬中間馳此  
有殘居者閉戶教孤兒十歲學文史十五從吏師丹青  
出天性落筆有令姿藝監取材伎小大無一遺署兒筦  
庫下祿薄不足爲手持一束書求以慰母思告兒勿薄  
吏公卿出自茲請看孟氏里軻母自有祠

記子昂畫

春風動蘭葉庭戶光陸離言收竹上露石角掛練衣車  
行不擇路茅苴何楚二遊子愴忘歸徘徊歲云莫

送西臺治書仇公哲



陝郊得時雨生息始來復存者事稼穡還者葺牆屋安  
知凋瘵餘政可致新福闢除正廣術區井表深瀆均齊  
定愷志忠厚保敦篤豈無憂世士受仕在芻牧爲義苦  
多違好名常不足治書肅將指善類庶有勛

送張道士歸上清

白雲肝水上自古多仙人手攜綠玉杖頭戴白綸巾袖  
中出風雨天上禮星辰歸來庭戶靜芳草自生春

日出行

日出上城府日莫當蚤歸城門已擊柝出郭何焉依下  
馬投館人空垣月當扉涼風振庭樹巢鳥屢驚飛起坐  
搔白髮忽如霜草稀周公不復夢仲尼故露衣老萊有

道園集卷第

十一

古棠書屋

孺色傳聞惟食薇求之事已晚徘徊行道微

贈治冠者

車馬入隘巷言尋治冠師反關不受客高坐哦風詩布  
衣不掩脛晝食甘藿藜冠成動經歲不售亦不辭我少  
好文章把筆無不爲愧爾爰寂寞慎與當自茲

贈寫真佟士明

佟郎居上京閱人如風花拈筆寫其似千歲留英華邇  
來七十年將相紛在目來者有如此往者那可續昔我  
初北遊面白鬢如鴉點染煩粉墨華星映丹霞今如雪  
中松苦硬雜蒼白卻視當年容邈如不相識不識當如  
何臨風且長歌黃雲接河漢白雪漫坡陀乞身願歸老

吳蜀山總好贈君千黛螺翠色秋可掃

寄陳眾仲助教上都

學省足清晝詞垣驚蚤秋美人隔河漢落月在高樓持  
衣未成曲吹笛不勝愁還趨鳩鵲觀別製鷓鴣裘

贈鐵菴道者二首

昔遊雲臺觀山色上衣青松花春雨落柳葉秋露零飢  
來煮白石睡起看黃庭人閒忽已老莫問少微星  
海上別妻子山中求茯苓白虎戲元渚蒼龍護黃扁燒  
香招五老行廚庖六丁從子似非遠丹霞粲華星

題商憲符華山圖

昔祠雲臺館行穿御階柏夕陰嵐氣深重碧照行客獨  
訪張超谷漸覺巖險迫冰生玉井頭日射仙掌側豈無  
鐵鎖懸翻身若飛鶴恐煩華陰令不奈昌黎伯王事况  
有程車馬何忽一流觀終南山周覽天府國爾來十七  
年欲往不再得山河想逸悠傷殘轉蕭索摩挲商老圖  
彷彿希夷宅高哉蓮華峯白雲澹秋色

道園集卷第

十二

古棠書屋

寄幻菴主者

朝遊武夷麓莫入匡廬岑放舟臨野水采藥過幽林清  
泉磨寶劍磐石鼓瑤琴臘月歸溪上還作蚤春吟

賦茅山道士雲松巢

昔年李大白廬山思結巢雲白天上和鶴止松梢道  
士潘閒遠高居古大茅誦經門臥虎看劍石試蛟飛步



脫冕烏長吟吹鳳匏九江攬秀色許爾作神交

酬上清道士鈔陰何詩

殘雪松上落輕冰硯裏生寫詩過夜半欹枕又天明少陵愛何遜太白似陰鏗不愁勞弱翰亦足助高情

題李漑之學士白雲半閒

山中多白雲何由到城邑招之恐不來欲攬遽無迹栖檐候晨光納牖作秋色用冲不爲盈常住室若客分張任蒼松散落還白石日照香鑪峯隱身仙掌側有恩封一鄉與子當共食

題浴日觀

煌二赤老烏三浴乃出海波濤始見濛宇宙破冥昧西

道園全集卷第

十一

古棠書屋

登泰華顛東望方丈外稽首希夷翁今晨良慶會

爲范尊師賦雲林清遊

大茅千仞下結屋三四楹雲林戶牖潤鶴去海天平坐上發長嘯人間聞玉笙斲苓春霧重煮朮晚烟輕綠室嘘丹氣蒼崖受日精樵遺伐木斧真降引霓旌九鼎金還就千齡樹不傾問誰解居此云是范長生

吹笛圖

白雲悠二去長松披高邱匡坐吹笛人似是馬督郵飛鴻遺哀響幽泉發春流女樂亦何有逍遙以忘憂

送甘以禮調官歸鄉

甘君有良材於政無不宜白頭郡縣下尙覺非所施奈

何筦庫穴而可絀吏師豈直名吏師積學本書詩高情抗浮雲廉節濯清漪君子安所遇固無喜愠辭嗟我忝從官簪筆恆殿帷竟無國士薦徒稱故舊知晚歲向田里藜杖相追隨尊酒曰怡老未爲負明時

送李彥方閩憲原序

文監李公彥方出貳閩憲同朝羣公皆賦詩曰爲贈彥方屢擢臺職激揚之宜有不待予言者適有一事深有感於愚衷先正魯國詩文正公實表章程朱之學曰佐至元之治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欲

道園全集卷第

十一

古棠書屋

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非有見於陸氏者也特曰文其猖狂不學曰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也閩中自中立之歸已有道南之歎仲素愿中至於元晦端緒明白皆在閩中不能不於彥方之行發之去一賊吏治一弊政不如此一事有曰正人心儒者之能事也集臥病而目眚爰掘起書此云

七閩去天遠顛連苦無告牧人受深寄昧者覆爲暴犀象雜金貝飢渴劇飶膏大言相鄙夷驕奪心自校豈無循廉吏實病黑白撓聰明屬旒聽聲資所到空侯金閩彥圖史擅讐校晨聞大夫奏夕理武夷棹君子慎修



職宦適豐稟稍蕉荔甘多毒薑桂老堪芼所懷延平翁  
場休似明道授受有源委精微足深討言立聖如在表  
正愚可造師匠久不與真妄如柄鑿云何請支離肆誕  
長凶傲異言古所誅末學足深悼聞雖在海隅前聞此  
淵奧正說從簡編良俗宜善導贈言不及它持此永爲  
好

題鄭秀才隱居

陶翁昔好菊荒徑不暇鋤素琴初無絃名酒亦屢虛雖  
有五男子俱不解讀書淒涼千載下高名將焉如不如  
鬼谷洞鄭子樂有餘種菊日爲田二中更爲盧善藥不  
二價詠觴送居諸有興揮五絃涼風在庭除時來青田

古棠書屋

十一

古棠書屋

鶴亦出濠梁魚昨者遊京師侯門曳華裾捧檄忽一喜  
翩然告歸與芳蒲采甘露玉漿釀清醕老父坐堂上稚  
子具籃輿晨遊南山陔暮濯清水渠席間撫猗蘭房中  
詠關雎曰此得高壽何必南陽居

題朱郎竹木

猗二淇園竹結根磐石安枝榦相扶持風雨不可干其  
實鳳所食君子思保完恆恐聲影疏蕭條霜露寒金玉  
慎高節千載承清歡

詠史

軒后邈已遠漢武亦雄哉荒忽九州外百年過煙埃變  
化庶長久臨海築層臺黃金靡鏤飾喬林摧長材樂通

竟先死孫卿茲未回不知作者意空令來者哀奉盤泣  
繁露馳道殷奔雷志氣昔所在風雲恆往來

畫古木

荒郊臥蒼苔蛟龍在其上不知風雨來垂影一千丈後  
主撥鐙法江南久寂寥空令沒骨畫容易媚中朝

賦蘇伯修滋溪書堂

滋源恆伏流春雨川迺盈林疇廣敷潤草木俱繁榮臨  
深見遊鯈仰喬有鳴鶯君子樂在斯齋居托令名積學  
抱沈默時至有攸行抽簡魯史存采詩商頌并禹穴追  
馬公湘江歌屈生初蘭不盈握伐木有餘情浩然欲浮  
海歸興還濯清方舟我爲楫白髮愧垂纓

古棠書屋

十六

古棠書屋

題薛外史瓊林臺

高臺積方石瓊林樹交柯晨光眩白雪夕景纏紫蘿每  
聞樵子唱恐是仙人過塵世在足下豈能聞笑歌過海  
祇騎鶴開池還養鵝外史政瀟灑大白焉足多

送張兵部孟功巡河分題得屋上烏

花發上陽春門闕未央曙城柝起羣栖流光散朝羽息  
影頻近檐結巢願當戶輓轡轉金井終日灌嘉樹

讀伯生詩須先識得意中之意則句外之句可得而  
解如右二詩是矣

題彭澤陶氏家譜

題彭澤陶氏家譜



白壁在戶外五柳當門前  
燕去王謝宅人依墟里烟  
述  
意尚千載人情猶昔年  
已安遺子孫高哉爲世賢

道園詩集卷第一



古詩七言

賦洛川老人九十

洛川老人年九十須眉如畫身玉立錦袍金帶方烏巾  
手挽疆弓無決拾八月平原秋氣高聞有狡獸依蓬蒿  
清晨上馬薄暮返累騎毛血懸鞵囊身是前朝將家子  
生逢太平百無事都將英氣化高年何物小兒堪指使  
太守上言朝有恩東帛養羊兼上尊洛川老人過百歲  
擊壤為歌傳子孫

張令鹿門圖

張令鹿門圖

古棠書屋

張侯襄陽人深知襄陽樂十年宦學懷襄陽故托豪縑  
寫山郭老我不樂思蜀都人言嵩陽好隱居三十六峯  
常對面水竹田廬還可圖欲往不能心燥二忽見新圖  
被山惱沙禽浦樹俱可人金湖石牀為誰好向來耆舊  
皆英雄駕言從之道焉從弄珠月冷識遊女沈劍潭深  
知臥龍八月霜晴水清淺聞道扁舟足迴轉何時古寺  
傍檀溪幾處殘碑在江峴呼鷹臺高秋草多養魚池中  
蓮芡坡蜀嵩未必不如此我今不遊奈老何張侯張侯  
早結屋莫待史詹為君卜要看壠上讓兒耕好在魚梁  
白沙曲

子昂畫馬

憶昔從公侍書殿天閑過目如飛雷池邊儘有吮毫人  
神駿誰能誇獨擅公今騎鯨隘九州人間空復看驂驪  
惟應馭氣可相逐黃竹雪深千萬秋

鑄曰即從杜陵丹青引化出而運法用意又自各別  
所曰可貴

湛湛行

湛二天宇立呂黝星白如銀垂近人牛羊散漫草多露  
大帳中野傍無隣去年八月羽書急婦女上馬小兒泣  
今年八月天子來身屬囊鞵月中立

家兄孟修父輸賦南還

大兄五月來作客八年不見頭總白五人兄弟四人在

道園全集卷三

二

古棠書屋

每憶中郎淚霑臆我家蜀西忠孝門無田無宅惟書存  
兄雖筦庫實父蔭弟竊微祿承君恩文章不如仲氏好  
叔氏最少今亦老五郎十歲未知學嗟我何為長遠道  
諸兒讀書俱不多又不力耕知奈何憂來每得二三友  
看花把酒臨風哦蜀山嵯峨歸未得盤二先壠臨川側  
碧梧翠竹手所移應與青松各千尺南風吹雪河始冰  
兄歸烏帽成都城明年乞身向天子共讀父書歌太平  
翁覃溪曰此詩好處全在脫去修飾

子昂墨竹

吳興畫竹不欲工腕指所至生秋風古來篆籀法已絕



止有木葉雕蠶蟲黃金錯刀交屈鐵大陰作雨山石裂  
蛟龍起陸真宰愁雲暗蒼梧泣湘血吳興之竹乃非竹  
吳興昔年面如玉波濤浩蕩江海空落月年二照秋屋  
孫澍曰是題子昂畫竹移綴他人不得

商憲符畫幽篁古木

湘君宮在洞庭湖幽篁古木龍所都石壇雨長碧苔蘚  
水屋風動青珊瑚老人欵枕看螻蟻嫠婦停舟聽鷓鴣  
江南蜀道問來往商公商公今有無

吳郡陸友仁得白玉方印其文曰衛青臨川王  
順伯定曰爲漢物求賦此詩

將軍人奴公主時豈意刻玉爲名章珠襦已隨黃土化

遺詞金卷卷三

三

古棠書屋

此物還同金雁翔軍中只識長平侯西風木葉茂陵秋  
人生卑微何可忽祿二姓名誰見收

棋曰一結無限感慨恰又收到起二句章法完密妙  
在無意掉轉

爲達兼善御史題墨竹

蜀道荒涼多古木篔簹千尺相因依小年慣見今白髮  
杜宇夜啼愁不歸老可嘗作陵川守古墨蛟龍多入手  
春雷每恐破壁飛神鼎空台夔魅走丹邱越人不到蜀  
修葉何以能縱橫內府人家爛熳寫使可見之心亦驚  
江南御史龍頭客暫別那能不相憶知君深識篆籀文  
故作寒泉澗崖石

畫鶴

薛公少保昔畫鶴毛羽蕭條向寥廓通泉縣壁久微茫  
故物都非只城郭長鳴濶步貌閒暇解寫高情亦奇作  
田中芝草日應長石上松花晚猶落赤壁江深孤月小  
白雲野迴秋霄薄羣帝相從絳節朝入公許製黃金藥  
誤嬰塵網跡易迷移召中州命如昨借懸素壁憶眞侶  
忽有微風動林壑碧虛寥二積雪高直過嘯臺絕栖泊

題畫

棠梨生竹閒牽牛引蔓相因依晨華墜露天水碧斷蘚  
絡石爛斑衣鷓鴣踟躕枝歲將莫蟋蟀在戶人當歸蕭條  
落墨人間稀蕭條落墨人閒稀

遺詞金卷卷三

①

古棠書屋

寫廬山圖上

憶昔繫船桑落洲洲前五老當船頭風吹雲氣彌谷起  
霜墮楓葉令人愁高人祇在第九疊大白一去三千秋  
石橋二客如有待裹茶試泉春岩幽

題旦景初僉司畫

旦公山堂城東南畫圖古檜何甃二城中無山有山癖  
直藉毫墨窮幽探旦公彈琴古檜下鬱二窗戶生晴嵐  
春雨時來鶴鳴谷秋聲夜作龍吟潭先皇畫坐羣玉府  
內使趣召飛雙驂畢宏韋偃出中秘營邱北苑開滕緘  
是時旦公主舒卷一二文士相交參旦公歸來坐成想  
亦頗拈筆爲楸枰伯熙奉詔每有作礪礪相並將無慚



嗟予懷歸亦已久摩挲老目百不堪山中豈乏真偃蹇  
可容白髮抽朝簪

題柯敬仲畫

予先世居隆州州治之後山石室翁守郡時隆  
爲陵州州事簡時來就吾家拾故紙背作茅蘭  
竹木之屬所得頗多吾幼時尙收得數紙今亦  
亡之丹邱生用文法作竹木而坡石過之近又  
呂新意作墨花甚妙從子悅有眉山學官之行  
邱爲作此予愛而賦之

昔者老可守陵州守居北山吾故邱太守時來看山雨  
每畫紙背成滄洲老蒲松烟色過重揮霍陰崖交劍矛

遊蘭金卷第一

又

古棠書屋

百年離亂亡故物做篋江南誰復收新圖篋管枝葉修  
使我不樂思昔侯碧雞祠前杜鵑叫玉女井上叢篁幽  
棠梨樹高青子落碧花翠蔓縈牽牛揚雄無家不歸老  
蟪蛄蟋蟀寒相求丹邱先生東海客何由見我空山秋  
蕭條破墨作清潤殘質刊落精英畱陂隨重複分細草  
山石縈紆生亂流眉山學官莫厭冷言歸故鄉非遠遊  
石田茅屋倘可得萬里欲上東吳舟百花潭深濯新錦  
持報呂比珊瑚鉤

鎮曰因畫而懷故居一官沈滯幽憂條歎如卽於楮  
墨此題畫聖法杜陵老人后知此法者惟蘇長公而  
已不圖伯生又闖其奧

白翎雀歌

烏桓城下白翎雀雌雄相呼曰爲樂平沙無樹托營巢  
八月雪深黃草薄君不見舊時飛燕在昭陽沈二宮殿  
鎖鴛鴦夫容露冷秋宵永芍藥風暄春晝長

敬仲畫扇

松根茯苓如石髓服食令人壽千歲子欲求之觀此圖  
老身偃蹇枝扶疏長鑱熇火新雨霽羽人丹邱期不至  
却剪蒼筤崖石閒吹作龍吟秋滿山

翁方綱曰至精語呂平調出之

題簡生畫澗松

簡生與我皆蜀人留滯東南凡幾春每拂齊紈作山水

遊蘭金卷第一

六

古棠書屋

使我感慨懷峨岷如此長身兩松樹滿谷悲風散陰霧  
雌雄如劍變爲龍鱗鬣齊成孽崖去秘閣嘗觀韋偃圖  
蒼潤雄深世所無默識形神出模畫把筆莽蒼增嗟吁  
玉堂寶書本同館官府旣分難復見摩挲新墨慰衰朽  
鬢雪飄蕭數開卷昔我樵牧青城山坐起政在雙樹閒  
當時簡生若相見應并寫此聽潺湲劉郎集賢好賓客  
好著幽窗對晴碧凌雲爲我哦七言有鶴飛來破秋色

題李受益承旨作東平章萬戶繼志堂後

將軍腰閒黃金符父兄功成百戰餘太平不復事弓馬  
秋雨高堂聞讀書門有喬松墓有草永言思之願終保  
幙中賓客誰屬文東魯儒生國元老



題柯博士畫

磯頭風急潮水長兼葭蒼二繫魚榜青山一髮是江南  
白頭不歸神獨往幽篁繞屋茅覆簷木葉脫落秋滿簾  
買魚沽酒待明月定是黃州蘇子瞻子瞻文章世希有  
謫向江波動星斗夜投斷岸發清嘯栖鶻驚飛怒蛟吼  
圖中風景偶相似欣然揮酒春雲開子瞻應是念鄉里  
還化江東孤鶴來

題高彥敬尚書趙子昂承旨共畫一軸為戶部

楊侍郎作

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書生古燕西湖醉歸寫古木  
吳興為補幽篁妍國朝名筆誰第一尚書醉後妙無敵

道園全集卷第七

七

古棠書屋

老蛟欲起風雨來星墮天河化為石趙公自是真天人  
獨與尚書情最親高懷古諒兩相得慘憺酬酢皆天真  
侍郎得此自京國使我觀之三歎息今人何必非古人  
淪落文章付陳迹

題灤陽胡氏雪溪卷

原序

去年予與侍御史馬公同被召出居庸未盡東  
折入馬家甕望縉山度龍門百折之水登色澤  
嶺過墨谷至于沙嶺乃還道中奇峯秀石雜巨  
嘉木香草黃鳥皆有聲予二人按轡徐行相謂  
頗似越中但非扁舟耳適雨過流潦如檻泉則  
亦不甚相遠郭熙畫記言畫山水數百里間必

有精神聚處乃足記散地不足書此曲折有可  
觀但不令郭生見之灤陽胡太祝乃曰雪溪自  
號豈所見與予二人同乎然灤水未秋冰已堅  
尋常已不可舟况雪時邪當具溪意云耳因為

賦詩云

積雪平沙陰山道射虎殘年不知老豈識船如天上坐  
翠竹為帷樹為葆昔乞鏡湖苦不早白髮如絲照清潦  
它年此地若相逢應著漁簑脫貂帽

題楊友直檢校所藏李營邱枯木圖

老龍出海蒼鬚營邱枯木天下無回枝屈鐵墮崖雪  
湖底應拾青珊瑚明堂清廟要梁棟朔風吹沙澤腹凍

道園全集卷第八

八

古棠書屋

老身不用嘆遲莫按圖來求萬鈞重

題詹圖老梅圖

鄉人共識古梅樹移植詹亭仍百年計時當生宣政前  
僻遠幸遺花石船昔僑寶唐尋故物石樓嵯峨白沙白  
陵陽慈竹樂公移根節相扶俱遠客此樹乃在鄰邑間  
看花食實真足閒人言支離故多壽我意培植茲惟艱  
華蓋高人世師表為爾賦詩歌窈窕詹家孫子多讀書  
早晚春雷化龍矯

酬蕭侯送蒲萄

蕭侯昔致蒲萄苗山童不灌三日焦宛西上品復親致  
手種窗南自澆水一月當生一尺長移向江頭蒔荔牆



秋深雨足馬乳重舉囊石壓青霞漿是時蕭侯當走馬  
來訪衰翁茅屋下酒酣舞劍傾一尊不信金盤露如瀉

題袞塵驅圖

驂驢食粟石每既立仗歸來汗如洗脫羈展轉聊自恣  
落花塵土隨身起君不見春雷起蟄龍欠伸霧擁雲蒸  
九河水

律詩五言

林皋亭

九月天氣肅鶴鳴在林陰使君敬好客來者總能吟紅  
樹秋山近黃華夕露深隣翁八九十有酒卽相尋

題子昂長江疊嶂圖

古棠書屋

九

古棠書屋

昔者長江險能生白髮哀百年經濟盡一日畫圖開僧  
寺依稀在漁舟浩蕩回蕭條數根樹時有海潮來  
鎮曰趙王孫如可作也讀此詩能無淚下

挽胡伯恭令尹二首

二十南陵簿才名舅氏同千金劍客散一棹酒船空朱  
紱垂循吏安輿已病翁神明盡今日嘆惋漫羣公  
病起思歸日齋居臥治時抱孫方在膝反席遽如遺江  
路牽愁遠坊門望到遲遙憐賢弟哭未忍老親知

題雪谷曉行圖

蹋雪度嶙峋霜髯跨玉麟前瞻那有際後至豈無人松  
樹紛一老梅花的二春金烏海底出遍界爛如銀

送先壘二隣僧還吳二首

蘭若背山陰松筠夾逕深門閒容虎臥湖近聽龍吟雨  
過泉黍澗風飄磬出林衲衣皆舊識一一謝幽岑  
東崦憶招提幽尋日未西過山隨虎跡倚石待猿啼雲  
外催歸錫松閒覓舊題卜隣吾欲老母惜伴扶藜

節婦王夫人劉氏

憶昔中丞在清淳古道存節高賢女弟文托外諸孫慈  
竹宜家慶桓楹表國恩燕秦鬱相望美俗繫人門  
次韻阿榮存初參議秋夜見寄

寓館城門夕高秋雨露開天垂華蓋近月轉紫垣來疏  
隔思良會淹雷到不才深期謝安石揮塵散風埃

古棠書屋

十

古棠書屋

雪谷早行

積雪擁柴門行人稍出村溪頭或遇虎木末不聞猿接  
棧迴山閣支橋就樹根驅車上重坂回首見朝曦

雪巖樓觀

高閣丹青起中天紫翠分窗當大白雪門俯九疑雲伐  
木山人去吹簫帝子聞塵中歸未得春思轉紛紛

送人之劍閣倅

往年登劍閣快馬著春衫設險懷前代磨崖覓舊劄鄉  
人遊雪界郡倅試冰銜歸道觀新政春江不挂帆

寄子山尚書

竹色侵衣碧重簾雨氣深白鷺翻墨沼紫燕入書林北



海春尊側西山夕閣陰東曹公事少歌舞散黃金

漫興

雨閣忝衣潤風簾隱几高白頭更事少病日向書勞南  
客傳鄉信東家問濁醪江邊茅屋破歸楫若為操

送張尚憲原序

史館薦張尚憲為檢閱官眾論曰為宜稱其可  
任未奏也有司已闕簿注新進士尚憲頗有聞  
即斂裳宵逝噫進退若是可已信史館之薦人  
矣予力雖不足已留之亦終不敢失之也故作  
是詩以餞之

六月初聞雨官河潦水生江南歸宋玉稷下謝荀卿鵬

通鑑全錄卷第三

十一

古棠書屋

鶚青霄迴蒹葭白露盈好留詩興在來聽上林鶯

寄丁卯進士薩都刺天錫鎮江錄事宣差

江上新詩好亦知公事閒投壺深竹裏繫馬古松閒夜  
月多臨海秋風或在山玉堂蕭爽地思爾佩珊

送趙繼清令尹之官安陸

雲夢開七澤陪尾貫連山為政烟塵表吟詩松竹閒故  
人總華要令尹獨清閒文學偏宜老母愁鬢髮斑

明皇按樂圖

新度霓裳曲三年教得成驚鴻渾不下飛燕若為輕芍  
藥春亭莫夫容野水生梨園多白髮吹笛到天明

翁覃溪曰不著一筆議論

送長沙守

白髮長沙守循良又好文近辭金馬去遠有玉魚分對  
竹聽湘雨開簾看嶽雲漢廷思賈誼一飯莫忘君

送趙編修祀西嶽瀆

西道祠官去東風入旆斜汾陰已歸雁江上正飛花歲  
事聞宜穀鄉人喜過家老來思故里欲寄使君車

代眾仲作

昔在泉州住將軍每見招春雲山對屋夜雨水平橋池  
鴨穿荷葉溪魚上柳條禁城鐘鼓起車馬晚蕭

題宋雲舉大常臨汾二節婦序後

許氏姪從姑相承患難餘自傷還自誓同志復同居白

通鑑全錄卷第三

十一

古棠書屋

髮冰霜共丹心鐵石如有關名教事珍重太常書

送王照磨之官雲南

遺廟珍珠浦歸舟棘道溪飛鳶愁暑雨走馬畏山泥官  
署尊丹鷲祠官勝碧雞題詩遠相送紅日五雲西

玉堂燕集圖

朝廷多暇日翰苑又青春薄醉猶催酒清歌況有人玉  
堂金硯匣翠袖白綸巾老去渾無賴憑誰為寫真

寄答桂風子先生

深隱廬山裏題詩忽見存風高應跨虎月落更聽猿酒  
熟邀皆去丹成笑不言雲屏第九疊相與浴晨暾

寄莆田先生



懸榻塵生席深居晝下帷齊眉安饋食擁髻近歌姬藥  
裏須鐘乳書題憶荔枝白頭吟更苦何必蜀人思

鄭谷圖

道士徐太虛生紙畫山居林壑春烟裏桑麻夜雨餘過  
橋九節杖連屋一牀書似是子真谷歸耕三月初

畫檜

茅山多古樹此檜更長生鶴鶴棲來穩蛟龍化得成雲  
深還近戶月落似聞笙千載如相見蒼然故舊情

李員嶠墨竹

河東李學士隨意放洋州月落亭陰迴雲生谷口幽江  
濤空渺一筆墨更悠一瀟灑西清地令人憶舊遊

道園集卷三

十三

古棠書屋

爲歐陽少監題宋好古竹

幕中能寫竹作此雨滿湘出石根還瘦臨溪影更長班  
班稚子立一一鳳雛將日有長安使平安問老蒼

贈楊友直

雒陽楊友直字擬漢中郎畫若錐穿石垂如雨漏牆舞  
花羞女美醉草笑僧狂昨日鴻都學煩君寫數行

題朱郎竹木

江上復春雨會陰覆碧波石高龍影臥林通鶴聲過解  
佩猗蘭浦揚旂落木坡佳人翠袖薄日莫欲如何

寄阿魯暉學士

問訊東泉老江南又五年涼風鳴步屨明月棹歌船陪

講長懷舊還朝獨後賢治平二三策早晚玉階前

赤壁圖

過鶴生新夢攜魚憶舊遊清霜凋木葉落月湧江流隱  
者時堪訪良田亦易求如何玉堂夜白髮不勝愁

題况肩吾縣令贈行卷

縣庭都禁謁祇許見諸生接壤皆興學游民亦願耕絃  
歌居室迴山水畫圖清千載雲巖石能留令尹名

送朱萬初之廣東照磨

聖主多清暇臨池愛日長天章垂鳳彩雲氣動龍香進  
諫懶簪筆爭書敢近牀承恩君最早服玉向炎方

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

載筆趨芸閣探囊索緼袍坐銷秋日淨心折夜風高識  
字頭先白謀生計轉勞文園多病渴常想賜蒲萄

賦程氏竹雨山房二首

春雨過山竹幽泉繞舍鳴燕泥書帙澆魚浪釣絲晴奉  
席從孫子連牀總弟兄舊聞林下叟讀易到天明

遊子聞春雨思親望故園竹閒閒几席花底注山尊累

世書連屋頻年稻滿村卜鄰淳樸地絕學欲重論

翁方綱曰質實中神理綿逸杜陵五律後所罕見也

戲作試問堂前石五首

試問堂前石來今幾十年衰顏空雨雪幽致自風烟微  
醉寒堪倚孤吟靜更眠五湖春水長誰繫釣魚船

道園集卷三

あ

古棠書屋



爲問堂前石何年別太湖春風神不王夜月影長孤不  
中問堂柱空遺良嶽圖頗思嘉種木歲晚與相扶  
爲問堂前石何無藤蔓纏金蓮疑可致紫菊若爲妍舊  
夢遺波浪間情閱歲年祇緣相識久親爲濯清泉  
碣石久淪海女媧曾補天乾坤遺最爾霧雨護蒼然淬  
劍龍隨化彎弓虎自全昔賢多賦此誰賦最流傳  
爲問堂前石屢逢堂上人遠來嗟最久獨立與誰隣通  
載勞車馬摩挲識鳳麟鑿車書吉日追琢到嶙峋

代石答五首

幸自隣頭鄙母煩問歲年當寒金作礪向暖玉生煙眉  
黛無歸意毛羣有叱眠涼州三百斛亦未酌航船

遺集卷第一

十五

古棠書屋

昔觀一柱觀還度幾重湖雪盡身還瘦雲生勢不孤磨  
穿鄴臺瓦賦就草堂圖芝閣元雲在危蹤敢藉扶  
牛肉何堪礪蝸涎漫自纏沈冥辟邪古羞澀望夫妍神  
物須清鑒靈根屬小年金輿曾共侍千載憶甘泉  
轉徙靈論地存畱亦信天露盤危欲折劫火不同然維  
下殘經斷岐陽數鼓全向無文字托寂寞竟誰傳

顧星五曰此首全是自論

去歲畱詩別嗟哉白髮人冠依子夏製居切左邱隣執  
籥充振鷺修辭綴獲麟終須愁坎壈勿用誚嶙峋

送魯子鞞廉使之漢中

封上頌臺禮輕車入漢中節毛霑渭雨木葉動秦風把

酒臺基古馳書歲事豐朝回倚西閣日一數歸鴻

立春夜試墨

輕雪作春花飛來入鬢斜紫貂迎晚霧絳蠟炫晴霞書  
詔頻趨閣思歸卽借車幾時將稚子隨意蹋江沙

蜀人曲江之官贈呂墨竹

拈筆寫琅玕清風入室寒蜀山空偃蹇海郡更盤桓雲  
霧瓊簫遠冰霜玉節完莫忘鄉里意持向曲江看

正月十一日朝回卽事

宮柱春陰合霓旌拂曙來天光臨閣道雲氣轉蓬萊書  
漏沈二鼓晨尊灑二盃香霏簾底霧樂殷殿前雷祥瑞  
儀曹奏珍淳尚食催舞庭分鷺序效獻過龍媒融雪微

遺集卷第一

十六

古棠書屋

生草輕風不動埃老人南極至王母上方回玉色何多  
喜金華得重陪裁詩賀新雨西閣待門開

贈別兵部崔郎中暫還高麗卽回中朝

束髮來東海從軍護北門珠光連旭景玉氣達春溫淵  
靜龍含惠門嚴虎列屯從容參幄帳慷慨屬囊鞬拜表  
推黎獻趨朝謁至尊雲依溫室樹星入紫微垣不道璠

璣貴仍嬰筦庫煩利行雖近市義守不窺園眷遇忘身  
得危難欲手援懷邦維父母於國實錫婚異國還羈勒

中涓致壁餼魯連名竟重箕子教應存簡在從當日扶  
持備宿藩清宮風肅二駟乘火焯二帝所爲郎重王家

報禮醇暫伸桑梓敬未愛李桃繁神闕秋期早康侯晝



錫蕃九成思閣鳳六月待冥鵝

次韻筠軒司徒足成旦公所藏英宗御題之句  
元題曰日光照吾民月色清我心又題琴曰至  
治之音

化國多長日高人侍紫宸觀書從上相屬筆念生民雲  
漢文章備風雷號令新惟應青簡在能載古風淳御翰  
龍池曉繡經鸞殿陰雲依清靜葉月印妙明心千載堂  
堂去諸天肅二臨朱絃誰爲鼓至治有遺音

次韻李侍讀東平王哀詩

宇宙生奇變明良陷逆圖傳聞昏白晝悲憤結全區治  
極機潛否恩深事失謨犯車仍斷軌壞戶竟傷樞魑魅  
嫌明鏡強梁忌雅模甘心成首禍藉口肆羣諛隱忍危  
衝決憑陵善唯俞自天俟鉄累月具篋壺裹革疑亡  
地招魂競出都笳鳴殘夕月馬傾四交衢所痛倉皇際  
將无古昔殊腹心何蠹蝕肘腋不支梧列位多翹楚干  
城總豹貙詎言歸厄數不復頌貞符天討張恭罰皇威  
凜大呼報讎方婉變錫爵竟嗟吁相業今如在民生實  
少痛誰能疵璧玉唯有泣瓊珠執簡書羣盜當關欠一  
夫馳奔嗟薄日沐浴止中途決去思投闕違之或汎湖  
危知無復死恨不奮前誅春雨煩冤滌朝陽瘋思蘇謳  
吟信感慨述作懼荒蕪芒忽思離散煮蒿起苑枯神還  
嵩岳峻氣直斗杓孤陟降先皇側回翔造化徒英靈常

道園全集卷第三

十七

古棠書屋

會合瞻想豈虛無

慶史顯甫治書父八十

治世尊三壽高年見八朝羽儀參漢皓神觀邁周喬柱  
下聲名遠壺中日月饒微醅霞灼二新沐雪蕭二地厚  
人俱載天全玉不凋一經傳令子貳憲肅羣僚侃二稱  
時望英二樹國標繡衣兼綵服白日上青霄上壽歸榮  
異推恩錫爵超紫深宗伯橐金重列侯腰珍膳應恆從  
安居必見招乞言逾藥石報惠稱瓊瑤千歲庭來鳳羣  
工韻合韶陳詩方懿頌擊壤此康謠

送國王朶而只之遼東

大祖收中夏元臣有武功建邦開土宇爲位冠君公奕  
世王章在諸孫相業隆春秋周正月禮樂魯新宮鹿幣  
金遺耐熊侯算失中河山仍鐵券寶玉又瑀弓投筆鄒  
枚秀揚旂芮縮雄塞雲依碣石凍雨洒遼東戎器囊藏  
盡賢書奏納同大夫勞替御惇史采民風

道園全集卷第三

十八

古棠書屋

送陳碩原序

莆田陳氏慶厓名法從故家也自眾仲來京師  
集得友焉凡問學脩己之事有益於愚陋多矣  
又從知其父兄之賢也問所自出則南唐趙氏  
信乎其學之有傳矣嘗以其從子碩來見予愛  
其端謹可望南歸省父眾仲送之以文予不能  
忘也乃賦詩曰



六歲過閩郡書聲憶滿城目盲今子夏心醉昔延平爾  
叔同游息吾文愧老成每分重席暖相對一燈明遠海  
乘桴意高山伐木情願攜邛竹杖往看荔支生辟掾青  
衫舊趨庭綵服輕爲言穿木榻亦未厭藜羹寶瑟留飛  
雁蘭舟及鸚鵡佩懷湘渚贈綬向會稽迎去二江雲濕  
飄二島霧清重來知有意時我已歸耕

奎章閣有靈璧石奇絕名世御書其上曰奎章

元玉有勅命臣集賦詩臣再拜稽首而獻詞曰

禹貢收浮磬堯階望喬雲自天承雨露拔地起網緼擊  
拊磬音合衡從玉兆分巨鼇三島力威鳳九苞文班位  
資乾坎爲山鎮幅員固知興寶藏不假運神斤書帙侵  
春潤香鑪借宿薰烟光晴冉二波影晝沍二融結絲元  
化登崇荷聖君瑞于龜出洛重若鼎來汾柱立尊皇極  
磐安廣帝勲詎云陳秘玩因願獻前聞

送南宮舍人趙子期宣詔交趾

三年頒正朔五月向南交將命方離闕陪臣已在郊衣  
裳鴻羽漸干威虎皮包瘡霧衝風散瀧湍急雨捎朱鷺  
窺土室白雉下檜巢夜浦鮫停織陽岡荔折苞初筵分  
麩罽後騎啣笳鏡諷日修王貢兼時賦客庖方言書側  
理海錯藉青茅漢柱苔侵篆秦林桂拂旂括囊無意改  
當戶有蠨蛸卽見還音節毋煩筮絲爻

道園詩集卷第二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

在朝橐

律詩七言

送袁伯長扈從上京

日色蒼涼映赭袍時巡母乃聖躬勞天連閣道晨留輦  
星散周廬夜屬橐白馬錦韉來窈窕紫駝銀甕出蒲萄  
從官車騎多如雨祇有揚雄賦最高

顧奎光曰三四原作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  
屬橐天星二字趙文敏所易氣象較潤

代祀西嶽至成都作

集到成都今日駟馬橋下春水生渡江相送荷主意

過家不畱非我情鷓鴣輕篋下溪足鸚鵡小牕呼客名

賴得郵筒酒易醉夜深衝雨漢州城

贈星上人歸湘中

潭北湘南無影樹一花吹渡海門潮天香滿室定初起  
雲氣上衣身欲飄寶月夜寒龍在鉢銀河秋近鵲成橋  
豈無一箇邛州竹與爾松根共寂寥

子昂秋山圖

翁昔少年初畫山丹楓黃竹雜潺湲直疑積雨得深潤  
不假浮雲相往還世外空青秋一色窗中遠黛曉千鬟  
瀛洲雞犬同人境尚想翁歸向此關

題黃竹村所藏畫卷

雪後成陰玉一坡寒梅疏竹共婆娑經行不覺藍輿遠  
點染還疑絲筆多蜀棧煖雲生野樹匡廬晴照落江波  
商公已老高公死惆悵誰人奈汝何

過池陽與周南翁同知

使過池陽聞上日好懷浩蕩為君開江干維舟車馬集  
亭上持盃風雨來通夜龍魚聽語竟明年鴛鴦憶朝回  
九華秋色翠可食為問謫仙安在哉

安慶路雙蓮寺得上人超然亭

超然之亭何所超雙蓮孤塔共峩城頭疏雨散花至  
江外斷雲將樹朝晨飯舊從香積化晚鐘常送海門潮  
尋原悵望空歸去此地安禪試往招

謝毛山主者贈白羅篋衣請為作大洞祖宗師

四十五贊

鶴筆裁成雪色新仙翁持寄感情真清高自此全拋俗  
寬博由來穩稱身佩玉洞聞雲外響劍光飛射日中塵  
畫圖寫向羣真裏便是揮毫贊詠人

送莫京甫廣憲經歷

延春閣下承恩日是我經帷侍講時方擁青編臨綺席  
遙看朱紱拜丹墀風微細草鳴珂佩日煖飛花近鬢絲  
尚憶遠人嘗軫念莫言南海是天涯

集與諸公遊尚書何公山莊公孫斯明先為剪

薙荆榛并致酒饌遂得敬瞻尚書墓道盡日乃



還偶成四詩酬斯明兄弟并簡同遊者

盛惠高年陟泰階歸尋仙隱石樓開舊聞前引朱衣吏  
每爲行吟綠逕苔夜色園林瓊圃樹春寒庭館石湖梅  
世家今有賢孫子黃菊高秋看客來

先君夙有登臨志老去無能共往還敢謂菊華憐寂寞  
許教邛竹歷孱顏地高天近惟秋好雲淡風輕盡日閒  
早晚涪翁酬素約更從几杖一躋攀

石梯一逕仙凡交過此先見蒼崖坳幽穿斗角潛蛟窟  
危出雲根棲鳳巢題字百神驚澗底嘯歌眾竊越林梢  
重吟仙伯石樓詠一解齊人山鬼嘲

黃姑仙崖置屋牢我躡飛磴如猿猴環山翠黛是城郭  
半地白雲皆海濤人頭關上走馬健仙掌峰前飛隼高  
願得金丹換毛骨三清八極資遊遨

黃氏妹之葬予曰他故不及送之既葬之明日  
仲常弟與譚元之表姪述事興懷形諸詠陸後  
十餘日始得併見諸公和章集憂患之餘觸事  
易於傷感俯仰存歿不覺清涕之交頤也依舍  
弟韻亦述二章一曰示黃氏諸甥一曰寄元之

表姪  
寒泉涓涓山木秋予弟行役荒原頭忍聽諸甥哭慈母  
浩將孤淚灑新邱山川神氣早晚復珠壁輝光日夜浮  
不惜衰年待爾輩受成積惠過岑樓

道園全集卷三  
三  
古棠書屋

憶別高堂十五秋不堪俯仰雪盈頭翁時贈玉歌清渭  
子正將車從太邱久矣孤懷成寂寞勸哉古學矯虛浮  
每看舍弟承咨辨如見從容月滿樓

題故太子少傅翰林承旨李野齋幽居圖  
車蓋歸來托遠林魯山齒翠魯原深漁樵相識頻分席  
賓客時霑舊賜金百歲儀刑猶近古五朝文物至于今  
披圖想見登臨地松滿徂徠起夕陰

送江聲伯  
家近茅峰無百里羨君來往及清秋每看丹井晨光起  
幾見龍池雨氣浮白髮紅塵嗟我老素書玉訣使人愁  
仙都羣老渾相識定著雲裘訪羽邱

歐陽元功待制入院後僕以兼領成均辰酉甚  
嚴絕不得相見今夜當同宿齋宮賦此先寄并  
簡謝敬惠修撰

學省初兼禁直稀故人同署卻相違食餘苜蓿承朝日  
坐候棠梨過夕暉自注成均堂東有棠梨日影預喜奉  
至則師生始散二十餘年矣預喜奉  
祠秋寺燭定知催襪早朝衣今晨瘦馬經門巷想擁書

綾尚掩扉  
次韻張蔡國公淡庵青山寺詩

相國觀山負夙期聖恩祇許暫相違身隨雲影留三宿  
心了泉聲絕百非開士談空依寶樹野人耕雨薦山薇  
雙龍深護安禪室繞坐諸天近紫微



次韻國子監同官

坐隱烏皮髀肉消諸生應笑懶邊韶階前老馬隨秋草  
袖裏遺編俟早朝乞米西鄰晨有粥留家南國暑無綃  
經明亦是歸耕好清夢無時萬里橋

學官南直禁垣陰假寓惟愁兩壁沈一曲鏡湖遺老事  
三年經幄小臣心銀河回夜天逾近草逕迎秋露轉深  
珍重鄉人居巷北時能來往和鳴琴

次韻馬伯庸寶監學士見貽詩并簡曹子貞學士燕信臣待制彭允蹈待制

禁廬曉直夾城西經筵龍光映壁奎繞閣浮雲飛野馬  
當階生草伏馴鷹雷行已識天無妄風烈惟聞帝弗迷

遺韻金集卷

五

古棠書屋

徒積寸誠無補報每還冰署欲雞栖

其二

奉節通霄虎帳西重光貫玉護文奎賜餘分食兼羔雉  
侍側專茵雜豹麕樂事易成團月怨吟情深入五雲迷  
上林更有高枝在彩鳳還來擇舊栖

鼇峰者國史院庭中石名也伯宣御史為僕言

自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

玉堂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峰所托差低

盍稍崇其址迺八月五日既克如命因賦此

報且請錄示舊詩補故事自傳云

視草堂前石一拳何人移置自何年久憐翠色連重地

故拔孤根近九天俯仰百年承雨露等閒千尺接雲烟  
故家御史遺書在為錄鼇峰舊賦篇

進講後侍宴大明殿和伯庸贊善韻

丞相承恩自九天講臣春殿秩初筵養賢敢謂占頤象  
陳戒猶思誦抑篇既奏虞韶兼善美豈無后稷暨艱鮮  
願推餘澤均黎庶樂只邦基億萬年

劍履歸來帶玉瑤元臣促召不崇朝盍簪誠與朋求助  
納約須從牖向招御柳新條臨畫殿仙桃曉色上春潮  
校書寂寞揚雄宅亦賦凌雲麗九霄

十一月二十夜思仲常弟

江梅應發去年叢叔也俄為畢竟空來後去先康節苦

遺韻金集卷

六

古棠書屋

離多會少子瞻窮近書時閱猶疑在舊學重思孰與同

萬里相從憐季子白頭清淚夜窗中

還京聞訃在秋餘老淚無多眼易枯丹旄到無頻入夢  
佳城得否未收書食貧未已憐孤幼述意無聞愧老夫  
忍讀近緘成永訣為教衰薄趣歸與

次韶道士寶神清賦舜粟

帝惠無為保太和歷山遺種有嘉禾想經稷教躬耕法

正及堯時擊壤歌或二九秋新雨露離千古舊山河

曲肱飲水幾忘肉最憶宣尼感歎多

太乙道士張彥輔日本國人從元憲真人學道

妙齡逸趣特精繪事為其友天台徐中孚用商



集賢家法作江南秋思圖東觀大隱去虞伯生

爲賦此詩

三年別卻釣魚磯  
畫看新圖夜夢歸  
石壁蒼松含爽氣  
江沙翠竹弄晴暉  
西瞻雪嶺家何在  
東入天台路轉微  
賀監若蒙湖曲賜  
遍翔千仞振塵衣

贈寶神清歸隱茅山

歸一歸鶴自遼東  
又向茅山擬住冬  
啄食定依何處竹  
結巢應得古時松  
雪滿空山騎隻虎  
月明秋水佩雙龍  
別來彷彿三千歲  
亦欲還栖第一峰

題南野亭

門外烟塵接帝局  
坐中春色自幽亭  
雲橫北極知天近

遊園全集卷七

七

古棠書屋

日轉東華覺地靈  
前澗魚遊畱客釣  
上林鶯囀把杯聽  
莫嗟韋曲花無賴  
畱擅終南雨後青

送貢仲章學士奉祠獄瀆

三十過從今六旬  
故人惟我兩吟身  
空譚作賦相爲壽  
寧復升堂互拜親  
送別轉令嗟影獨  
思歸從此上心頻  
南湖春滿鷗波綠  
定艤漁舟往問津

次韻吳成季宗師赤城阻雨

人閒伏日當早休  
道上馬車如水流  
神仙不愁風雨夕  
父老已知禾黍秋  
誰憐司馬久多病  
惟有杜康能解憂  
北溟之鷗六月息  
載我八極恣遨遊

次韻伯庸尚書春暮遊七祖真人庵兼簡吳宗

師

賞心不作三春過  
高興都爲百事牽  
願解蘭舟溪水汎  
思攜藜杖野雲穿  
真人館在無塵界  
太尉詩如絕行仙  
花下共遊仍獨往  
不辭泥醉晚朝天

石渠承雨作流泉  
中有參差荇菜牽  
花近飛觴魚駭逝  
柳低步障燕隨穿  
紅塵朝路常參吏  
清書齋居幾劫仙  
但乞會稽尋賀監  
酒船一棹水中天

花時宮館多賓客  
春酒盈缸餼在牽  
據石發歌風爲起  
臨流揮翰視將穿  
紫髯一去惟憑夢  
白髮頻搔豈解仙  
賴有看雲高閣在  
江東烟樹共晴天

一住京華三十年  
春花秋月謾相牽  
高情總付珠簾捲

遊園全集卷八

八

古棠書屋

危坐空餘木榻穿  
水曲停驂新禊事  
牆陰題字小遊仙  
動成陳迹多惆悵  
安得長生老後天

送宋誠甫太監祀天妃

使者受節大明殿  
候神海上非求仙  
廟前水生客屐止  
帷中靈語風冷然  
麗牲有石載文字  
沈璧用纜求淵泉  
賈生何可久不見  
海若率職君子還

觸石墜馬臥病蒙恩予告先至上京寄漑之學

士敬仲參書

翠幄臨都尚駐郊  
言瞻龍漠度前茅  
雨餘草氣千原含  
日下雲章五色交  
交給札修詞持玉筆  
賜羹充腹出瓊庖  
白頭感遇知何補  
阿閣清嚴栖鳳巢



趣召顯赫歎曰昏旋聞予告荷深恩藥頒西域千金劑  
酒賜初筵九醞尊默憶舊書忘晝永行吟冷署覺春温  
摩挲素壁光於雪思得參書寫樹根

閒閒宗師和前韻期望過當復用韻巨謝

草堂長憶蜀西郊屢卜歸休自結茅司馬檄傳驚父老  
少陵詩苦入神交山多美竹深宜屋江有嘉魚遠致庖  
乞得閒身當及早莢時元自有由巢  
書卷連牀度曉昏懷歸猶復戀君恩養生賴得南華論  
好客時傾北海尊山木向秋俱老大海霞迎日共清温  
蓬萊正與鼇峰接幾見浮雲起石根

雲州道中數聞異香

道園集卷九

九

古棠書屋

雲中樓觀翠岩崑載道飛香遠見招非有芝蘭從地出  
畧無烟霧只風飄玉皇案側當霄立王母池邊向日朝  
卻袖餘薰散人世九天清露海塵飄

鎮曰此則近於語怪矣

次韻楊友直北行道中

蕭二戎馬昔升虛壯士吹笳慘不舒關外羽書三月急  
道傍茅舍百年餘沙田雨足仍生黍河水冰消不禁漁  
洛下賈生猶獻策平明立在玉階除

王儀伯參政見和郊字韻詩復用韻敘謝

龍遊宮沼鳳遊郊通水明堂不剪茅綺苑草儀三日具  
大烹饗帝五雲交執輿已信禱爲焉和露空容祝代庖

八月涼風張樂地頌聲洋溢播雲巢

聖遠言湮感墊昏河汾千載勛知恩垂紳論道稱前古  
東髮明經奉至尊車騎身從遊汗漫庭闈心在視寒温  
朝回未覺歸途晚斗杓西移揭角根

十月十六日奎章奏對回至李漑之學士宅宣

旨行香孔林桮上得佳紙因賦此詩并得其鎮

紙玉蟾

聖恩深念魯東家林木蕭條散暮鴉丹詔先令修古廟  
彤庭即日遣星華閣中學士馳山驛天上文星絢海霞  
偶爲傳宣到東閣就牀奪得玉蝦蟆

次韻馬伯庸尙書

道園集卷十

十

古棠書屋

邃閣晨趨禁掖西莫街騎馬及雞栖退朝每想花邊散  
得句應從竹上題賜被南宮無宿火齋居方丈有蒸黎  
鳳池何似承明近久候文星共聚奎

送甘太史祀名山大川

太史名山閱秘經承恩衣繡許趨庭江頭飛蓋逢春雨  
林下幽人識使星宣室夜深蓮燭絳石渠風煖竹書青  
清朝盛典須陳蹟最想遄歸駟馬駟

投甘太史并寄天臺武夷太無三君

武夷山裏芝三秀華頂峰前黍一炊湖老每懷鴻去遠  
山人母謂鳳來遲浮關紫氣綠書住照夜青藜賴客知  
賀監清狂天所放故令華髮待安期



子昂墨竹

高崖數竹凌風雨老可當年每畫之修影自憐流水遠  
虛心如待出雲時縱橫鴻爪畱沙磧宛轉鸞羣向墨池  
白世湖州仍見此故知王子善參差

孫樹日詩妙于切

二十五日即事呈閣老諸學士

松陰鵠立候宮車風送飛花著白鬚水影漸移簾側畔  
鶯聲祇在殿東隅近牀擬進賢臣頌載筆親題列女圖  
太液雨餘波浪動龍舟初試散魚鳧

賦胡氏皆山

萬山起伏如波浪外固中寬故可居日出擁金千仞雪

道園全集卷三

十一

古棠書屋

雲生納翠八廡虛亭中畱客多為酒谷裏成樓更貯書  
朝往莫歸勞杖屨醉翁應不憶環滁

賦碭山簡陳卿心遠亭

作亭臨河二水渾草樹繞屋啼鳥聞夢回枕上彭城雨  
日送檐閒芒碭雲歸來黃菊有佳色坐老青山無垢氛  
但願尊中長得酒曲阿莫問舊參軍

送全州錄事

武昌郡城公事少錄事官曹盡日閱且可隨雲度流水  
更宜把酒看青山階前虎跡石苔紫兩裏鳥聲江竹斑  
應會吟詩一百首寄與明年春雁還

與眾仲助教譚王臨川遺事慨然興懷良上人

為蔣山善公求送行因為賦此

霜筠雪竹鐘山寺最憶臨川舊所遊病骨荒陂秋澹二  
白頭遺恨思悠悠二燕歸雲海迷華屋鷺起星河近絲舟  
欲托善公重到日松閒石上試相求

翁覃溪曰此詩可題於李雁湖注荆公詩后

玉堂讀書

玉堂策士詔儒臣御筆親題墨色新省樹坐移簾底日  
宮壺馳賜殿頭春虞廷制作夔龍盛漢代文章董賈醇  
書閣莫年偏感遇但歌天保答皇仁

謝吳宗師送牡丹并簡伯庸尚書

輕風紫陌少塵沙忽見金盤送洛花雲氣自隨仙掌動

道園全集卷三

十二

古棠書屋

天香不許世人誇青春有態當窗近白髮多情插帽斜  
最愛尚書才思別解吟胡蝶出東家

和范惠機從楊搗進士見寄

清江先生最好奇十年不出髮如絲田舍每詢歸後計  
玉堂今見寄來詩風前雨過林花動日下雲行省樹移  
還覓舊遊春欲莫楊搗為我道深期

送進士劉聞文廷赴臨江錄事

清江百丈石為城太華千峰積雨晴官府幾時書帙靜  
漁舟盡日釣絲輕故家好訪春秋學上國多傳月旦評  
頗有老懷煩錄事到州為問范先生

大廷策士問經世之道僕忝在讀卷之列觀諸



進士所對有感賦此錄已贈別劉生粹中支渭

興文學一賢良

昔人有欲問先天林下相期二十年已向塵埃成白髮  
尚從燈火事青編獲麟途訖春秋後鳴鳥猶聞禮樂前  
春雨未來農事晚獨懷歸計在山田

翁方綱曰整頓精微是律體之兼有與會者惟曰問  
先天作起句未知伯生易學何如也放翁集中亦喜  
譚易均弗知其意所在

羅朋友道擢高科拜官還崇仁賦此為別

重溪疊嶂竹交加曾著芒屨蹋白沙名勝多年嗟寂寞  
文章此日羨才華青雲步武纔重見白屋詩書尚幾家

古棠書屋

十一

古棠書屋

鄉邑相逢煩告語好敦忠信作生涯自注白沙友道居近之昔崇仁有何

同父尚書李公父舍人墳墓故宅在焉國朝六科崇仁舉進士第者惟家弟與友道才二人故云重見所目深

贈趙生

天門一日觀黃榜茅屋三年掩素扉湘帙蠹魚春雨潤  
練囊螢火夜光微夢游朔雪留鴻跡思入南山望鶴飛  
會倚宮牆看射策上林初日炫朝衣

贈昇龍觀主

榻前親製先生號賜與江南謝舜咨大華雲開天使下  
少微星動史官知龍飛滄海留珠樹虎臥丹房守玉芝  
聖主無為千萬壽更應築館候安期

訪李真人不遇

退朝花底佩珊珊去訪真人曉出關芳草欲迷行徑古  
長松深護步廊閒蒼龍挾雨得瑤簡白鹿穿雲致玉環  
如到天壇看月影定知清露滿人間

賦壺洲

傳聞海上有元洲曾是安期舊所遊千頃白雲都種玉  
一杯弱水不勝舟魚龍夜護黃金鼎鸞鶴晨朝紫綺裘  
波浪不驚星斗近步虛聲裏度清秋

完哲篤下第歸蜀

西郊長憶草堂吟塵外幽居更可尋奏賦上林春事晚  
攜書舊隱歲華深濯錦江波紅濺浣花潭水碧沈沈

古棠書屋

十一

古棠書屋

白頭未覺歸歟莫待子重來獻好音

吳宗師夢予得山居奇勝特甚夢覺歷二分  
欣然相告賦此

宗師夢我山居好笑我生平豈有之野服許辭金殿直  
俸錢足辦草堂貴安知蓬島非兜率不是匡廬定武夷  
還有勝緣同晚歲至人無睡已多時

翁覃溪曰銅凡拓彈電轉月圓

富李簡伯司業分俎

憶昔同堂肄樂歌朝陽煦二午風和炮羔升俎堆紅玉  
醕酒盈尊汎綠波坐席已成三載別交情猶似嚮時多  
尋常飽惠盍私我願賦緇衣上禁坡



次韻朱本初訪李漑之學士不遇

城南城北暖塵飛伐木相求苦未歸吟到碧桃還結雨  
行來芳草又斜曛綺窗綵筆題詩遍斗帳沈香入袖微  
共載小車勝走馬重游莫待曉紅稀

寄趙子敬平章

聞道乘閒入翠微猶愁嵐氣濕人衣道傍野樹飛花盡  
溪上春雲作雨歸故舊釣絲輕在手仙人棋局靜忘機  
赤松曾許同千載擬向高秋傍鶴飛

仁壽寺僧報更生佛祠前生瑞竹有懷故園

聞道故園生瑞竹試從來使問何如蒼筤獨出千叢裏  
翠節駢生數尺餘比管可吹丹穴鳳長竿莫釣錦溪魚

道園集卷三

右

古棠書屋

折筵已向靈氛卜亦說能歸似雨疏

聞道故園生瑞竹令人歸興滿江干扁舟不畏瞿塘險  
匹馬誰云蜀道難杜甫溪頭花匝孔明廟裏柏闌珊  
新堂題作歸歟字定得臨江把釣竿

聞道故園生瑞竹山僧爲我重栽培百年雨露餘生息  
一日風雲幾往迴壠上枯桑烏萃止城東華表鶴歸來  
聖恩若許歸田里千石清尊爲爾開

聞道故園生瑞竹吾家孫子好歸看佛祠竟日春陰覆  
先隴多年莫雨寒門戶淒涼嗟老病鄉關迢遞報平安  
重來慎勿勞余夢駟馬橋邊據馬鞍

洪曰先生于此君興復不淺

題張太方爲陳升海畫廬山圖

誰向匡廬成舊隱畫中一似夢中看千株松樹參天起  
一箇茅亭傍水安清風空谷傳吟嘯白日高岑生羽翰  
寄語山中陸修靜葛巾不畏過溪寒

別國史院鼇峰石

秋雨莓苔數尺身文章曾見百年人吁嗟一代興王盛  
付托諸公製作新垌野有詩皆在魯泰山無刻更先秦  
鳳麟一去無消息空使鴛鴦愧後塵

執戟揚雄久不遷頻年從幸到甘泉賜歸特許先三日  
作賦時令奏一篇翠勺娛人花帶露貂裘倚馬草橫烟  
殷勤爲謝堂前石何處秋來共月圓

道園集卷三

十六

古棠書屋

神鳳琴

鳴鳥人閒久不聞遺絃欲托斷琴絃曾看土鼓歌朝日  
亦共陶尊醉夜分五色雲中迎太乙九疑山下望湘君  
采詩應被唐風譜早晚樓船或祀汾

繼陶居士傳

汶水滔二蜀嶺高飛蓬千里棘心勞道閒乳虎作人語  
城上慈烏向子啼玉樹歌殘斷王氣朱門往事付鴻毛  
將軍莫歎今爲庶居士當年已繼陶

謝書巢送宣和瀘石硯

巢翁新得瀘州硯拂拭塵埃送老樵毀壁復完知故物  
沈沙俄出認前朝毫翻夜雨天垂藻墨汎春冰地應潮



恐召相如令草檄爲懷諸葛渡軍遙

送蘇伯修御史

新除御史南臺去頓覺文星闕下稀病起可堪江霧濕  
信還莫待苑花飛千年鳳鳥來阿閣萬里鱸魚出釣磯  
總道揚雄文最古君知頭白久思歸

次韻柯玉文寄別

避弋驚鴻過遠汀啄苔病鶴想華亭臨邛枉騎情都盡  
於越扁舟影更傳賓客莫詢溫室樹君王猶問楚江萍  
重來賈傅非年少前席從容對夕廷

謝書巢惠梅花

巢翁遠送梅花樹正在東風四日前紅萼無言餘舊雪

詩詞卷之三

十七

古棠書屋

白頭相見又新年喜從嘉樹來江雨憶共香航上海船  
春夜不眠賓客醉只畱孤鶴伴清妍

再用韻簡巢翁

豈無尊酒梅花側聞道長齋繡佛前官閣護雲宜煖日  
小車衝雪稱高年願辭閣下金蓮炬但乞湖中罨畫船  
約取巢翁攜鶴去鬢毛同白不爭妍

送玉泉長老栗木果

非青非黃栗木果使者西川馬上來楚國共疑金橘味  
衛人祇道木瓜栽頻婆妙色憐懷別檝橈餘甘齒頰迴  
歸到玉泉應說法試令關老聽雷

送王君實御史

頓覺文星闕下稀旁人猶道此言非東風十日京華雪  
西道三春客子衣鶯滿輞川君定到鵲啼劍閣我思歸  
千花並繞圖書府相待承恩入紫微

寄句曲外史張伯雨

獨抱長鏡管白雲琴心誰錄內篇文清齋三日秋仍瘦  
徧禮羣真夜每分石記恐妨塵外事山經聊許世閒聞  
已從司馬求真錄更爲通章九老君

寄荅馬昂夫總管

白髮先朝舊從官幾年南郡尙盤桓九華山裏詩題徧  
采石江頭酒量寬雁到京城還日莫馬懷餘棧又春殘  
何時得共鳴皋鶴八月匡廬散羽翰

詩詞卷之三

十八

古棠書屋

觀大洞經書與董道士

江東昔有大茅君大藥親令二弟分紺綠俄消頭上雪  
少黃初合洞中雲雷鳴春谷龍三變月滿秋空鶴一羣  
一落人閒成老大何年名字刻瓊文

送劉宗師歸茅山

長松落二千峰雪碧漢寥天一鶴風十月暫離句曲洞  
早春還謁大明宮君王舊識蒼龍劍圖畫新傳白髮翁  
欲把紫芝歌隱惠三茅應聽月明中

與薩都刺進士

當年薦士多才俊忽見新詩實失驚今三玉堂須倚馬  
幾時上苑共聽鶯賈生誰謂年猶少處信空憐老更成



唯有臺中爲侍御金盤承露最多情

送歐陽元功謁告還潯陽

憶昔先君早識賢手封製作動成編交遊有道真三益  
翰墨同朝又十年心似古人機獨敏用周當世惠仍全  
雍祠已有蒼崖石欲托高文與代傳

曉奉新書進御牀解纓隨見濯滄浪歸鴻不計江雲闊  
倦驥空懷野水長竹簟暑風魂夢遠茶烟清晝鬢毛蒼  
藍輿千里宜春道技老相求水石莊

送王師魯編修祠南鎮

山陰巖壑多陳迹王事能來况莫春太史好探神禹穴  
老夫先是會稽人海東日出睢闌近湖上風生白苧新

道園叢書

十九

古棠書屋

若得榭樓同晚飯便從賀監卜爲隣

次韻楊友直

史館能容客避囂深簾飛絮畫窻二數枝芍藥誰相贈  
一束生芻故可招坐定驚雷經席上酒闌纖月在林梢  
何由長共陶弘景聽取松風作鳳韶

題東平王與盛熙明手卷

原序

宋宣和手勅一通卷首題識四字我朝英宗皇帝  
帝御書也帝嘗曰至治三年三月十五日幸五  
華山臣有曰此書獻者丞相拜住侍側就題曰  
賜之既歸第曲江盛熙明寫全字信書一紙贊  
丞相丞相因曰此卷贈之且語曰其故至順三

年三月八日熙明屬歐陽元記其事於左方

聖代御題前代勅小臣叨備史臣書事業久爲人土首  
文章猶作世璠璣海淪碣石圖空在墓築祠連計已疏  
誰識全燕天所眷萬年形勝帝王居

和馬侍御西山口占

宮堯宮殿水西頭春日時聞翠輦遊霧引旌幢連閣道  
風傳鐘鼓出城樓羣臣頌惠金爲刻萬歲稱觴玉作流  
避暑醴泉涼氣早旋京應喜大田秋

到先隴爲墓人書

未忍他鄉作故鄉故因使騎入陵陽鄉人共訝聲音似  
客路疑將鬢髮蒼親老長懷鄉里意孫多宜寘墓田旁

道園叢書

十

古棠書屋

治生自可依諸葛數頃膏腴八百桑

八月十五日傷感

宮車曉送出神州點二霜華入弊裘無復文章通紫禁  
空餘涕淚洒清秋苑中苜蓿烟光合塞外蒲萄露氣浮  
最憶御前催草詔承恩回首幾星周

題煖翠亭

老去唯思臥白雲一亭萬竹喜初聞波回曉日鴛鴦並  
沙散晴烟翡翠分把釣左泉歸衛女乘舟北渚望湘君  
誰能獨采薇盈袖却道高寒思不羣

送許有孚赴湖廣提舉

奉詔掄文秘殿西才華知合藉金闈思親浩蕩江波遠



戀闕遲回苑樹低望鶴樓前移綵鷁吟詩花底聽黃鸝  
歸來尙覺春風早雁字充庭玉筍齊

賦石竹

積雪初消萼綠華東風吹動絳綃霞龍嘘石氣千年潤  
鶴過林陰一逕斜刻字欲尋金錯落析旌如織翠交加  
綺廡坐對吹笙暖未覺人閒歲月賒

集爲朶兒只慎齋平章題紫微亭用王右丞語  
也并賦詩一首奉寄

右丞昔向終南住獨對南山賦紫微春雨乍收原上牧  
晚晴仍見谷中歸好畱杜牧爲賓客更覓園公共蕪蕪  
聞道新亭多雅興想持尊酒看清暉

讀金集卷

廿一

古棠書屋

賦碧筠堂

藹二江東雨後雲碧筠堂上注芳尊眉山老去無賓客  
淇水春生有子孫團扇晚涼畱翠黛疏林纖月對黃昏  
問誰吹得參差玉爲斷蒼苔向石根

奉同吳宗師賦蔡七祖新齋

城南烟樹聽鶯啼石上莓苔覓舊題自有琴心傳內景  
更將書帙事幽棲晚來相鶴風生竹雨過籠鵝水滿溪  
蜀客草玄成底事蕭條白髮愧青藜

次韻吳宗師

硯池滿貯薔薇水鏗腹輕磨翡翠斂仙苑烟雲澆地煖  
道山風日向春佳巢笙夜二鳴金屋飛鳥時二步玉階

祇恐江頭花事晚漫勞車馬賦茅齋

寄來鶴亭主人

惠清舊館何時到雨後春泉定滿池綠字久無引景信  
紫苔應長少霞碑數峰烟樹天垂野千頃鷗波雨散絲  
海內交遊多老去爲誰溪上放船遲

送王中夫赴安慶教授

太行積雪都消盡船到舒州水正高江樹連城分野色  
門生加豆薦溪毛尋原自去書山石問字誰能載醴醪

爲覓種椒張處士早收丹實待歸舫自注集延祐己未

有張教授與子同舟從者得椒實數升至江右種皆成

集復來京師又十數年中椒已無存者可爲求種秋

讀金集卷

廿二

古棠書屋

送張兵部巡視運河

畫橋冰泮動龍舟鴨綠潏一出御溝使者旌旗穿柳過  
人家鳧雁傍溪浮桃花吹雨春牽纜江水平堤夜唱籌  
應有餘波方浩蕩不令歸楫恨淹畱

謝吳宗師惠墨

念我衰年不廢書錦囊古墨送幽居明窗塵影丹同熟  
元圃雲英玉不如敢爲文章勝虎豹祇應箋註到蟲魚  
研磨不盡人閒老傳與兒孫尙有餘

再和二首

慣見天真按筆書七言宛麗出閒居誰云太璞無存者  
藏在丹房已久知寫韻臺虛人跨虎換鵝池暖水生魚



元霜比似金丹秘祇得刀圭便有餘

家傳戈法負遺書得墨深將藻繪居華采每慚誇既往  
平安聊遣問何如畫殘翠黛愁蛾綠寫得黃庭辟蠹魚  
鬚髮如霜還可染硯池不敢棄君餘

三用韻答巢翁就日奎章賜墨予之

隣父長思長史書不辭煩謁惱巢居臨池三月玄霜盡  
對月千篇白雪如賦敵洛波翔翠羽歌成湘浦賸交魚  
故分瀘石松烟色猶是奎章舊賜餘

四用韻寄吳宗師奉祠城東岳祀其二謝夏真人送海棠一枝

休奉東封遠獻書神宮咫尺九重居香飄秘殿人嚴若

靈降方壇樂翕如水上破除祠候燕雨中歸牧夢占魚

此時最憶風雲地濯二清沂詠歎餘

定計歸來已束書高齋虛寂似禪居好花送與春風共

病目愁看宿霧如四日出林多野筍半陂流水足溪魚  
今春又過今秋早一飯踟躕不願餘

謝吳宗師送牡丹

人人看盡洛陽花誰似堯夫小二車高閣每煩君寶望  
西街還過伯淳家東風寒食炊烟散燕子空梁莫景斜  
最憶秦城坪上樹樵人祇向擔頭誇

題著色山水圖

江樹重二江水深楚王宮殿在山陰白雲窈窕生春浦

翠黛嬋娟對晚岑宋玉少時多諷詠江淹老去倦登臨  
扁舟却上巴陵去閒聽孤猿月下吟

題熊太古畫

亭上長松三百丈何人可侶此經過窮冬藜杖出同谷  
清夏籃輿還曲阿栖鵲每來從島嶼老猿時復下藤蘿  
王維韋偃久不見病目摩挲愁奈何

送趙伯常自中臺出貳淮憲

淮南地沃徧宜麥况可扁舟弋雁鳧此地正須能賦客  
中臺新剖使君符山城過雨驚春盡野老扶藜到日晡  
行部若臨江岸闊烟波冉二有漁夫

送淨慈書記

寒梅的的西來意翠竹青青劫外春日出碧雞山作霧  
臺空彩鳳地無塵八年寫遍湖光好萬里歸來月色新  
我在錦官城裏住白雲滿屋便為隣

送趙秉彝因王君實末章已起句

朝裏儒官盡白頭斯言三復使人愁芳叢獨見芝蘭秀  
早歲不矜穉稗秋藏書靈谷訪遺老把釣清江懷故侯  
大中樑棟小榱桷匠氏尋引還相求

錡曰興會斐然不為律縛正如王右丞畫雪著芭蕉  
可於神致求之不可已理詰也然學者慎無圖兒為

題畫

緝熙殿裏御屏風零落誰收百歲中錦樹總含春雨露



畫橋猶是舊青紅  
花開陌上懷歸燕  
潮落江頭送去鴻  
何以綠波生太液  
絳桃風急綵船東

城東觀杏花

明日城東看杏花  
丁寧兒子早將車  
路從丹鳳樓前過  
酒向金魚館裏賒  
綠水滿溝生杜若  
煖雲將雨少塵沙  
絕勝羊傅襄陽道  
歸騎西風擁鼓笳

題張希孟中丞送畢提點申達卷後

十年七聘不還朝  
起爲飢民夜駕輶  
嘉樹百年誰忍伐  
生芻一束不能招  
西州華屋交遊少  
北海清尊意氣消  
欲寫濟南名士傳  
泉聲山影晚蕭蕭

寄海南故將軍

嶺南集卷五

廿五

古棠書屋

海上風來五月秋  
晚涼應上木蘭舟  
金盤丹荔生南國  
玉椀清冰出北州  
狂客醉時花作陣  
美人歌罷月如鉤  
期門舊識將軍面  
從獵還披翠羽裘

次韻宋誠甫學士城南訪病莫歸

騎馬城南覓舊題  
飄蕭席帽碧雲低  
東風花柳過韋曲  
落日兒童唱大堤  
繡閣豈無和玉髓  
錦囊還有鑄金蹄  
歸來吟轉樓頭月  
池冷芙蓉翡翠稀

翁覃溪曰實迺字字吟哦頓挫而出

寄泉南三老人

春城連海樹扶疏  
中有幽人八十餘  
庾信流傳江左賦  
伏生零落濟南書  
鄰翁社舞尊多酒  
弟子晨炊饌有魚

前代衣冠今絕少  
故懷三老載安車

次韻答眾仲助教相壽之句

老牛無力服柴車  
道遠鞭驅未到家  
碩果長留霜後樹  
寒梅深辨雪中花  
青城萬里懷空谷  
滄海千年望太霞  
賴有良朋相慰藉  
釣竿隨分倚江沙

題康里子山尚書凝春小隱六韻

羣玉府中香滿袖  
凝春亭裏看花開  
絲雲近席微風動  
紅日當窗好客來  
西海珊瑚階下長  
東家胡蝶雪中迴  
竹深每聽尚書履  
池煖時分太液杯  
鳳羽浮烟金錯落  
鵝羣隨水白氈毳  
人間應得函封帖  
青李林禽繞舍栽

次韻杜惠常博士萬歲山

嶺南集卷五

廿六

古棠書屋

秘閣沈沈便殿西  
頻年立此聽春鷄  
風搖翠岸新生柳  
雨浥銅池舊產芝  
玉几由來常咫尺  
衡門此日遂栖遲  
申生欲去柴車在  
杜甫長吟雪鬢垂  
墨沼遊魚翻宿藻  
畫檐飛燕冒晴絲  
山中竹簟涼如水  
應夢釣天九奏時

次韻朱顯甫

御溝雪融三月初  
鳧鷖鴻雁總來居  
葡萄水綠可爲酒  
楊柳條青堪貫魚  
池遶天河起箕尾  
滉漾雲海浮青徐  
舟前花落傍飛燕  
堤上風來濕舞裾  
翠輦時留金駉裏  
錦波不著玉夫渠  
臨流宋玉偏能賦  
莫待東都客問余

道園詩集卷第三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四

在朝橐四

絕句五言

燕陳公子宅贈燕學士

落日照大隄花間聞馬嘶城頭鼓角起相送五門西

宣和墨竹寒雀

眼昏身手鈍上馬怕風沙祇好扶藜杖循籬看落花

題且僉司所藏慧甄腐瓜行蟻圖

瓜腐來螻蟻梧生致鳳凰荒園空宿雨阿閣自春陽

雙鴛圖

戢翼石梁陰秋風日夜深使君莫行野江水蕩人心

道園全集卷四

畫扇雀竹

啄粟野田莫飛鳴亦求雌誰家江上雨發船歌竹枝

畫扇柳蟬

不食遂終日長吟如老翁金盤九秋露玉樹一絲風

畫雙蝶

舞罷庭花落池邊看睡鳥無端雙蛺蝶飛上繡羅襦

商憲符畫松

松根生茯苓松葉纏兔絲服之可長生歸哉南山陲

河梁泣別圖

落葉滿長安秋風漢節還裁詩寄歸雁三月到天山

棋日含意不露是唐賢絕句體裁

題蒙古松壑書

長風壑中來吹雨洒高竹憶昔曾見之終南跨黃犢

捕魚圖

網罟日相從天寒澤國空釣竿長倚樹老却渭川翁

子昂畫

拂石叢竹閒采蘭幽林下遊子憺忘歸何日遺遠者

又

松上一枝雪竹閒千本蘭江濤嗟遠道風雨憶春寒

雜寫

韓子登華封縣令捐其階囂呼始得下亦不傷雅懷

其二

道園全集卷四

粵人善操舟先去令人愁今年水未落不見尊鱸秋

其三

狂罵人不怒徒然傷天和問君丹邱月當勝白蘋波

其四

雲閒陸士龍寧知千金贖文章倘有取論薦何愧辭

其五

長鬚一握雪昏目九重雲不為成去計猿鶴皆怨紛

其六

夕望姑蘇月晨瞻太湖波金章還闕下隨意覓漁蓑

其七

貪祿戀君恩三年金馬門願於堯舜世頭白老人村

二

古棠書屏



題柯敬仲雜畫

北苑今仍在南宮奈老何青山解浮動端爲六  
其二

雨過蒼苔石雲生野岸泉幽懷春冉二稚子  
其三

鐵石餘生色冰霜作曉妍春雷明日起何處  
其四

雨過黃陵廟蒼梧雲正愁何時倚虛幌對此  
其五

江上秋漠二風雨晚蕭二千載誰相識惟應  
其六

道園金鑑

三

昔過篔簹谷鉤衣石肉斜擬尋龍作杖拾得  
其七

黃金千鎖甲瑠玉六簾鈎雨送鴛鴦夢烟籠  
其八

娟二生玉潤楚二作金聲羽扇迎風定羊車  
其九

峽口春雲重江南夜雨多水深桃葉渡風急  
其十

蒼涼初出口黃落早知秋不遇采芝客寧知  
其十一

明堂要梁棟大匠取修直鬱屈崖石間秋風



湖邊曙雲生島上紅綵舟移曲岸白塵對微風

蕭閒堂

受業蕭閒老令人憶稼軒高堂何處是湖曲長蘭蕙

松關

黛色浮空表蒼髯積雪邊雞鳴從此度掉臂向秋天

大千毫髮

善聽返無聲善視入無覩還將一縷雲散作萬山雨

觀心

炯二燈留室微二息若存仰探當月窟俯察識天根

題熊太古畫二首

路過秦時檜家畱蜀道山長安都看徧回首入柴關

道園集卷四

五

古棠書屋

其二

海內此亭古幽村春事多扁舟歸未得江水已生波

敬仲竹樹怪石

雪樹寒逾勁霜筠晚更修元雲動蒼石令我憶湖州

雜言

題柯博士九疑秋色圖

余獨游兮洞庭野雲徘徊兮天將雨望九疑兮不可見  
結幽篁兮聊延竚

題柯博士畫

登孤丘而望遠見江上之楓林放余舟兮澹漭何天高  
而水深

絕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答袁伯長

沙禽東去避網羅蕩舟相逐如遠何越山青二越女白  
從此勞人魂夢多

春江風濤苦欲歸東盡滄溟南斗低明年白日百花靜

憶爾琴中烏夜啼

燕姬當鑪玉雪清簫中吹得鳳凰聲不及晴江轉柁鼓

洗盞船頭沙鳥鳴

木夫容

九月襄王宴渚宮霓旌翠羽度雲中滿汀山雨衣裳濕

宋玉愁多賦未工

道園集卷四

六

古棠書屋

水夫容

長洲宮沼醉西施蕩漾蘭舟不自持願奉君王千歲樂

一盤清露玉淋漓

送四川憲使

晚趨嚴召直承明侃二論思歲未更國老不應持節去

鄉人徒羨過家榮

錦溪園裏千竿竹夏日移牀就綠陰烏帽綠衣邱竹杖

閒來誰與其清吟

已歎玄經返墨池復愁國史奉嚴祠離鄉遊子歸仍晚

獨對東風惜鬢絲

小東郭外今無舍萬里橋西况有田不恨錦官非昔日



知尋玉局是何年

龍游峽口芝千本仙井山中玉數匳老去首丘天所念  
未甘孫子祇東南

曹將軍馬

高秋風起玉關西踣鐵歸朝百萬蹄貌得當時第一匹  
昭陵風雨夜聞嘶

舊屋

舊屋已屬他人家臨風且復立江沙欲從子雲訪墨沼  
更向少陵尋浣花

誰家

誰家結屋倚江湍五月湍聲入座寒種樹已堪維馬騎

道園全集卷七

七

古棠書屋

開軒即可把魚竿

馬圖

昔在乾淳撫蜀師賣茶買馬濟時危鄉人啜茗同觀畫  
解說前朝復有誰

先君太史棄諸孤之四年集來吳門省遵州府

君之墓始見叔父南山翁二與集同出太師雍

國公蓋因從矣翁曰後會未可期幸畱數語識

歲月翁方客授外鄉又曰推人生年月日論禍

福曰代耕故不能久畱城中敢用賦此曰承命

云耳

玉屏古柏與天齊使過於今又七期各道遺書向江上

西風江水鬢絲二

玉遮墓下有諸孫東望滄波每斷魂泣血三年餘喘在  
更將衰淚灑荒園

族人散處江南郡不識音容但記名世澤須令孫子憶

故家今幾尚簪纓

王母圖

瑤草春深盡日閒靈芝清露自怡顏雙成吹徹參差玉  
八駿人閒去不還

偷桃小兒癡且妍恃恩無賴更蒙憐竊翻雷電天公怒

風雨落花紅九川

黃竹遺墟白雪高空桑戴勝向晨嗶茂陵多欲非仙器

道園全集卷八

八

古棠書屋

枉賜金盤五色桃

西望瑤池斗柄旋金明水淨月娟二請觀阿母神仙籍  
名在龜山第幾篇

竹杏沙頭灘泐

蛺蝶飛來石竹叢羅襦曾試繡紋重荷花啼鳥銀屏暖  
臥看廬閒唾碧茸

閬州海棠

閬州城南天下稀海棠參天鸚鵡飛百年高興付蕭散  
老著西江何日歸

畫猿

冷泉亭下呼常到巫峽舟中聽更愁老石枯藤還見汝



因懷經處思悠二

記夢中詩三首

出海雲霞九色芒金容混濺水中央向會賜服元洲玉  
今結蕭臺五鳳章

飛步崔嵬上九宮親題彩筆篆明虹玉樓臨海連天碧  
待子扶桑鶴出籠

失卻漁磯返棹遲幾回石上候安期老翁巖下諸年少  
總解題詩笑鬢絲

題周東陽進士爲南郭園林記後

南郭名園纔隔縣好沾花竹及清時歸來未老柴車在  
百里尋春定可期

南園雜詩

九

古棠書屋

雜摩

二士同開不二門是何境界擬評論若爲普供諸香飯  
貴得薰聞識道根

錢舜舉折枝夫容

白髮多情憶劍南秋風溪上看春酣剪來一尺吳江水  
擬比千花濯錦潭

商憲符小景

商公昔者觀秦蜀劍閣崢嶸筆底開又向江南佳三載  
不爲廬阜即天台

天麻改元十月題子昂馬

朝廷無事日從容太僕承恩出九重前代王孫今閣老

祇畫天閑八尺龍

翁覃溪曰此與王孫今代玉堂僊用意又別  
鏗曰題好詩亦蘊藉

寄馬伯庸尙書

江上河豚吹柳花三月淮船當到家賜金盡賣買田舍  
坐對八公吟日斜

商憲符小景

五老峰前屢往來紫雲如蓋蔭崔嵬十年京國頻看畫  
最愛高僧坐石苔

賦故宋李忠襄公植烏石渡舊隱

窈窕幽篁帶薜蘿青春白日坐蹉跎試詢烏石江頭水  
窈窕幽篁帶薜蘿

南園雜詩

十

古棠書屋

盪有微波接汨羅

訪杜弘道長史不值道中偶成

雨泥輕塵道半乾興來隨處借花看牆東千樹垂楊柳  
飛絮時二近馬鞍

聽雨

屏風圍坐鬢髮二絳蠟搖光照暮酣京國多年情態改  
忽聽春雨憶江南

鏗曰語淺情深

春雲

春雲漠二度宮城樓雪初融水未生行過御溝成久立  
起頭枝上有流鶯



與趙子期趨閣

日出風生太液波  
畫橋千尺彩船過  
橋頭柳色深如畫  
應是偏承雨露多

玉堂讀卷雜賦次韻

侍漏宮門聽鑰開  
袖中進卷總賢才  
奏名殿裏千花合  
傳勅階前好雨來

千花覆檻柳垂絲  
畫刻傳呼淑景遲  
聖主自觀新進策  
侍臣簪筆立多時

文章光焰貫長虹  
來者無窮去者空  
頭白眼昏心力  
盡高堂深夜燭搖紅

題陳眾仲助教送人之官南平序後

道園集卷四

十一

古棠書屋

我憶錦溪最上原  
春雲為雨日行天  
何時獨上溪邊閣  
不待冷風已洒然

院中獨坐

何處他年寄此生  
山中江上總關情  
無端繞屋長松樹  
盡把風聲作雨聲

題歐陽原功少監家柯敬仲畫

潯陽日二水生波翠  
袖黃裳晚櫂過珠樹  
月明花姍姍  
鳳毛春煖錦婆娑

楚宮朝雨過江潭  
燕二新來試浴蠶  
庭下錦衣皆稚子  
廂前秀色是宜男

子昂人馬圖

綠衣奴子十七八  
面如紅玉牽馬過  
繡簾美人時共看  
階前青草落花多

紹興閒臨安士人有賦曲一春長費買花錢  
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  
驕嘶過沽酒樓前

紅杏香中簫鼓綠楊影裏鞦韆晚  
風十里麗人  
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  
餘情付湖水

湖烟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  
鈿思陵見而  
喜之恨其後疊第五句重攜殘酒酸寒  
改曰重

扶殘醉因歐陽原功言及此與陳眾仲尋腔度  
之歌之一再董此字求書其事因書之并系呂

一詩

道園集卷四

十二

古棠書屋

重扶殘醉西湖上  
不見春風見畫船  
頭白故人無在者  
斷堤楊柳舞青烟

題畫古木

高秋木落洞庭空  
岳陽城南多晚風  
蛟龍夜護玉壇古  
劍影長留明月中

八月十五日得旨先歸驛騎在門復召還  
草詔

十七日至桓州驛題壁

烏桓東望天無際  
祇有銀蟾出海頭  
不得吹簫送清夜  
禁城鐘鼓度中秋

子昂幽蘭修竹

舊時長見揮毫處  
修竹幽蘭取次成  
欲把一竿茗水上



鷗波千里看雲生

子昂竹石

數尺琅玕近玉階連昌宮苑少人來庚二蒼石如人立  
恐有題名上紫苔

畫竹石

井中墮卻翡翠釵海上拾得珊瑚鈎蒼龍過雨影在壁  
斷雲零落令人愁

篔簹谷中春事晚老鶴俛啄莓苔生長鳴戛二雨氣潤  
舞羽脩二山月明

酬書巢送棕箒

積雨蒼苔路不分松華盡日落紛二塵埃滿袖歸來晚

遊蘭亭

十三

古棠書屋

誰與柴門掃白雲

子昂畫

棠梨枝上白頭翁墨色如新最惱公直似故園花石外  
銅盤和露寫東風

送上黨長

春雨人澆長紫苗縣庭無事坐終朝俯看雲氣千山表  
野有新田市有謠

畫馬

蕭條沙苑貳師還苜蓿秋風盡日閒白髮圍人曾習御  
長鳴知是憶關山

虢國夫人學畫眉宮門催入許先馳春風十里聞鄉澤

新賜金鞍不受騎

畫羅漢

虎嘯千山木葉空晴空無處著神通蒼龍浴罷軍持水  
閒玩明珠似日紅

題納涼圖

百頃芙蓉水滿隄綺窗只在畫橋西羊車薄莫過湖曲  
驚起鴛鴦不並棲

題畫

松戴蓬萊山上雪竹含滄海岸邊風三更月上誰能看  
唯有河東學劍翁

題趙子固山礬瑞香水仙畫

遊蘭亭

十四

古棠書屋

梁園池館日蒼涼飛蓋追隨憶故鄉澤畔行吟春事晚  
時二駐屐近微香

息齋竹

紫貂早解獵圍驂一棹夷猶雪滿簪山雨欲來春樹暗  
盡將情思寫江南

冬至前一日答吳宗師

綿二微息起黃庭仰望扶桑拂帝青海上鶴來知有意  
手持楊許寫來經

題吳彩鸞所書唐韻

豫章城頭寫韻軒繡簾窳地月娟二尋常鶴唳霜如水  
書到人閒第幾篇



壬申芝亭宜春帖

祇今江上無茅屋何日成都有薄田若荷聖恩歸去蚤  
東風擊壤慶堯年

髮從更白三千丈身似初生第一春久向黃庭留白鶴  
偶隨華蓋駕蒼麟

東風吹雪著髭鬚目力都妨讀細書兒子總堪供稼穡  
故人還許共樵漁

一種芝蘭異楚蕝儀如鸞鳳氣如春他山借石成瑚璉  
莫負深耕種玉人

華萼樓宴集圖

華萼樓前翠葦來寧王吹笛百花開夾城誰敢爭馳道

遺閣集卷四

十五

古棠書屋

獨對霓裳進玉杯

為歐陽學士題子昂墨竹

蒼崖倚木雲千尺新筍穿林玉一雙若到瀟湘聽夜雨  
定知剪燭向西廂

先生歸到歸鴻閣二下應生此竹枝定有鳳凰來共宿  
可憐翡翠立多時

送道士趙虛一歸金陵

三月二十五日集侍立延閣上顧問集嘗至金陵  
否集謹對曰嘗到又曰治亭是朕所題往年  
八九至其處新松當長茂矣集謹對曰臣猶是  
未種松時到也近臣奏曰元妙住持道士趙虛

一所種也上曰然又顧集曰已陞觀為宮汝知

之乎集謹對曰臣奉勅題榜賜之矣是日趙虛  
一來別歸江南即告曰聖上不忘治亭之意又

三日吳大宗師賦詩贈行董先生為持卷來索  
賦因錄所得聖語如上云

春明晝侍奎章閣聖主從容問治亭為報仙都趙貞士  
新松好護萬年青

題子昂春江聽雨圖 原序

越鳥巢南枝所欲得於江湖之上者甚不多也  
區區不余畀觀此慨然

憶昔江湖聽雨眠二歸雁度春前數株古木依茅舍

遺閣集卷四

十六

古棠書屋

老去何年踈釣船

顧奎光曰小序甚妙

賦思州田氏楊夫人柏舟堂

白髮高堂晝霧昏自將忠義教兒孫邊傍種得千株柏  
雨露深二荷主恩

次韻杜惠常典籤秋日西山有感

落日龍舟山下回寺門依舊對山開霜凋碧樹烟生草  
從此頻傷八月來

百頃夫容野水光石梁秋日度流香空遠玉座臨高閣  
只有金仙住上方

閣上露華生翡翠潭陰日色射金虬舊時車駕迎風動



此日闌干傍水流

每進文章出殿遲日華西轉萬年枝甘泉罷幸揚雄老  
滿鬢秋風不受吹

題畫 原注柯敬仲雜畫

夢裏江南憶舊遊明璫翠佩不勝愁一鉤纖月清如水  
吹笛何人共綵舟

黃筌夫容乳狗

西旅初聞効貢來金毛覆地不凡材騶虞麟趾同靈囿  
抱子花陰臥石苔

題柯敬仲畫

牽牛引蔓上棠梨上有幽禽夜二栖自有秋風動疏竹

道園全集卷

十七

古棠書屋

江南落月不須啼

題蔡端明蘇東坡墨蹟後 原序

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嵩陽道士  
今何在青眼看人萬里情此蔡君謨夢中詩也

集在錢塘一日謁陳述古邀余飲堂前小閣中  
壁上小書一絕君謨真跡也縛約新嬌生眼底

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得似春潮

夜二泰又有人和云長垂玉筯殘妝臉肯爲金  
釵露指尖萬斛閒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爲誰忤

二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杭州營籍周韶  
多蓄奇茗嘗與君謨門勝韶又和作詩三容過

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

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白梳  
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

服衣白一坐嗟嘆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  
人最善胡楚云淡妝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

不同應笑西園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春風龍靚  
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

酬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  
丹丘柯敬仲多蓄魏晉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十

函隨呂與人弗留也他日獨見此軸在几格閒  
甚怪之及取觀則吾坡翁書蔡君謨夢中詩及

道園全集卷

十八

古棠書屋

守居閣中舊題也第三詩曰爲不知何人作其

軒轅彌明之流與陳太守放營妓三詩亦辱翁  
翰墨流傳至今亦有緣耶卷後聯佳紙敬仲求

集作詩識其後賦此四首是日試郭岷墨但目  
疾轉深不復能作字又他年歲後雖若此者亦

尙能作否臨楮慨然至順辛未二月望日成都  
虞集書

祇今誰是錢塘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門茶龍井上

花開陌上載嬋娟 自注白樂天蔡君謨陳述古蘇子瞻皆杭守也

老却眉山長帽翁茶烟輕颺鬢絲風錦囊舊賜龍團在  
誰爲分泉明月中



三生石上舊精魂邂逅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  
已無明鏡著啼痕  
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老  
爲題靈塔向金沙

題著色山圖

巫山空翠濕人衣玉笛凌虛韻轉微宋玉多情今老矣  
閒雲閒雨是耶非

題東坡帖原序

東坡先生書少陵翁負薪行筆力與辭氣同一  
高古憶在江上聞舟人竹枝一首漫識於此  
魚復浦前春水生負薪渡江新月明憑郎莫下巫峽去

楚王宮殿在專城

十九

古棠書屋

鎮曰質而不俚最近古人

題畫張彥輔小景

山下吳王避暑宮二前浪起白蘋風抱琴響屨廊頭去  
多是扁舟笠澤翁

題李氏青溪精舍

昔逢李白青溪上醉著宮花紫綺袍松雪落崖迴晚櫂  
海風吹月見秋毫

題李氏浩然堂

水滿青溪花滿叢浩然堂上看春風小直還過溪頭去  
看徧青山似洛中

聽雪軒

樓前宿鷺起星河近歲江南雪轉多投老鐘山寒不寐  
滿山松竹夜如何

放鶴亭

山人不受北山移春雨開田種紫芝昨日華陽真逸到  
借騎過海問安期

臘日偶題

大藥無功卦氣銷等閒雙鬢雪飄蕭東家釀得黃精酒  
說道凌晨許見招

舊時燕子尾銜二重窠新巢冷未堪爲報道人歸去也

杏花春雨在江南

無題

廿

古棠書屋

夏簟琅玕冷於水綠鞵烹魚手操匕西風歸燕杏梁深  
恨不身先貴人死

與陳升海

門外大風都不起廂前卷書淨於水匡廬道士上清來  
吹笛數聲月明裏

與陳道士

門外大風吹樹倒廂下燒香禮黃老日午誦徹大洞經  
白鶴隨人啄瑤草

題扇與周幹臣

玉疊松花蜜餅香龍珠星顯露盤涼遙知環碧樓中坐



翠竹蒼松夏日長

樂府

次韻禮院孟子周僉院秋夜曲二疊

天濶秋高初夜長浮塵銷盡霧蒼茫澄二孤月轉危牆  
金井有聲惟墜露玉階無色乍凝霜不聞人語只吟螿  
風力清嚴掃莫烟纖塵不碍月嬋娟太虛那得有中邊  
大地山河空復影九霄宮闕舊無傳幾承劍氣一飄然

招熊少府

南阜小亭臺薄有山花取次開寄語多情熊少府晴也  
須來雨也須來隨意且銜杯莫惜春衣坐綠苔若待明  
朝風雨過人在天涯春在天涯

道園金鑑

廿一

古棠書屋

廬山尋真觀題法曲導引

闌干曲正面碧崔嵬嵐氣蒼衣成紫霧墨香橫壁長蒼  
苔為白玉蟾詩柏影掃空臺江海客欲去更徘徊霧鬢雲鬟  
何處在風泉雪磴幾時來鶴鳴九秋開

題梅花寒雀圖

殘雪曉牕外幽禽小春聲初動花枝裊花落知多少春  
起早苦被東風惱綠陰攜子歸來好滿徑生芳草

柳梢青題楊補之梅花

至順癸酉立春客有持逃禪翁此卷相示清潤  
蘊藉使人意消因所題柳梢青詞亦賦一首云  
從別幽華玉堂金馬十載忘家橫曉疎枝如逢舊識同

在天涯荒村茅屋欹斜待歸去重尋釣槎解卻釣絲青  
鞋藜杖翠竹江沙

風入松

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  
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剪朝衫御溝冰泮  
水拖藍飛燕又呢喃重二簾幙寒猶在憑誰寄金字泥  
緘為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

道園詩集卷第四

道園金鑑

廿二

古棠書屋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五

應制稿 一卷

韓晉公 泥 土星像

倚黃靈填土中馴伏牛類相從朱旂揚招八風乘天田  
入紫宮命司齋錫九農鳴塊杼年屢豐

蘊能羅漢圖

有寶其寶破慳來獻我乃回施非見所見月輪當空天  
清海平神光赫然萬國永靈

趙千里出峽圖

巨舟臨峽口眾工志如一各以所操濟雖危萬無失所  
憂至平曠玩肆生縱逸母俾持釣翁倚杖三太息

道園全集卷五

滕昌祐懷香睡鵝圖

蒼鵝惜毛羽宛宛臥春雨雨餘日照沙上有懷香花懷  
香不自獻夢到金臺殿殿池多躍魚君王方草書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董元夏山何可得嘉木千章鐵作畫曾巒總含雨氣潤  
百谷正受川光溢犬牙洲渚善泐洞滄江散落碣石開

山田何處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柳下行人將有適  
臨流不度心為惻我楫孔堅舟孔安奉子以濟諒非難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夫容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持  
移仗華清意閒暇宮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看思古人

不知身在瀛洲上親奉圖書侍紫宸

羅漢圖

神光炯炯視容直坐展兩足手按膝雨龍還入軍持水  
風衣拂著磐陀石深山海島非人間碧桃花開啼鳥閒  
法雲遠為等慈起矍然飛錫無留難

胡虔取水番部圖

駝車度磧輒三日老馬跑沙泉水溢橐囊盛滿不辭勞  
徼外天山雪千尺君不見聖明天子恩澤多旁及四海  
猶翁河昆蟲草木感餘潤日獻醴泉甘露歌

端午賜大長公主 原序

細葛迎颺喜宮衣之初試瑞蓮承露慶壽學之

道園全集卷五

方持輒陳節物之多儀用祝年齡之有永併將

唐律式衍魯風

殿閣薰風五月涼綠荷池上度天香扇裁團鑑飄羅雪  
盤注輕冰酌玉漿塵尾可消時畫水絲絲宜祝壽年長  
清朝共慶宮闈貴萬歲葛蒲汎紫觴

白樂天重屏圖

錦屏圍煖坐衰翁妻子相看話笑同翡翠鴛鴦元是畫  
櫻桃楊柳詎非空清朝優老容歸早野寺宜閒見歲豐  
兜率有天何異此葛巾吟偈白蓮風

柯博士畫扇

旭日鳴幽鳥露華在芳叢外廷無奏事殿閣白微風



燕文貴小景

行盡長松逕溪頭有小舟鑑湖如賜與終日弄清流

徽宗畫梨花青禽圖

宿雨初收禁林宋玉斧臨牕看春色蒺藜沙上暖塵飛  
何處人間作寒食

趙千里小景

前代王孫不好武拈筆幽牕寫汀渚殘雲野水三四年  
依舊松筠溼春雨

陳闕畫山宗射鹿圖

昭陵石馬立殘陽  
故知英氣似前王

曹霸下槽馬

三

古棠書屋

櫪下長年飽豆芻誰通馬語識踟躕主恩深重知何報  
或者東封駕鼓車

道園詩集卷第五



廣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六

歸田賦

賦

東皋賦

出東郭曰騁望得透迤之方皋窈窕修筠之舍盤桓嘉  
樹之高秀野綠縹長渠翠濤界畦曠曰分畫列藩籬乎  
周遭汎崇蘭於舊畹薦幽澗之新毛鳶魚樂兮天光雲  
影之動蕩虎豹蔚兮山輝川媚之薰陶結幽居曰靜好  
不窺園曰為遊或視明星而弋鴈或饗朋酒而包羔其  
有棄傲屨於軒冕託遺響於歌騷者乎吁嗟惟麟黍稷  
在畿眇故封兮江海悵王孫兮來歸載耘載耔載裳載

廣文靖公道園全集

一

衣忽十世其將遠挺三君而奮飛奉賢書曰造廷竝策  
名於常旂鸞翔鳳翔赫其有輝值炎精之既淪遽斂翻  
於熹微於穆趙侯知惠者稀中田有廬兮種瓜北山無  
蹊兮采薇悄二隱憂兮願懷二蓄二奮兮疇依慨二膚土  
之不愿懼俯仰之多違侃二廣文特起無倚內有明賢  
之助外嬰憂患之酬二親高年一身百謀二陽春英  
二涼秋屢專席於名郡常曳裾於諸侯觴詠不閒於絲  
竹旨甘頻及於交游積累之勤百福是適婉二子孫食  
惠不渝嗟予少時迎於名門揮絃飛鴻垂綸遊鯤老至  
不知車懸身存夕草載露黯然銷魂訊故老於岑隅索  
履跡於崖根秀媚二兮既長鬱蒼二兮彌尊孰辟世於

醉鄉樂舒嘯於邱園晨光粲其盈庭鶴鳴聞於九天黍  
稷既豐華實載繁俎豆衣冠古而又文東皋之人其昔  
之桃源也邪

古詩四言

環洲詩為蔡天壁作

溪有清流環我中洲襟華鮮明芳草和柔詠有文君鳴  
有睢鳩采二遊女侃二良疇載泳載游在我中泚遡二  
無端沿二無止既采蘋藻亦有蘭芷觀彼嘉魚一日干  
里彼賦彼晦皆為方田分合雍邱交流壁旋星迴于天  
雲媚于川君子樂豈眉壽永年言命輕舟言載百壺駕  
我乘黃履我雙鳧況二彭蠡至于匡廬詠歌曰歸清風

廣文靖公道園全集

二

古棠書屋

載途

冰雪相看亭原序

趙君有道之先故宋南渡時自東都徙分宜二  
百年于茲矣其大父登進士第仕至文林郎湖  
北憲司幹辦公事其父兩舉江西轉運司進士  
覃恩受官宋亡不復仕城東故地美竹萬个作  
亭其間而隱焉名之曰冰雪相看信國公之子  
平遠宣慰之所題也有道信厚敦愿衣冠客氣  
翩二然有王孫公子之遺風敏稼穡巨服徵賦  
謹詩禮曰係族姓無外鶩無妄求弟變其父之  
志曰老其身曰長其子孫是三君子稱焉夫



元亨利貞之爲德猶春夏秋冬以爲時也君子  
觀乎運序自處則合於時措之宜而不過焉  
方其自振振麟趾之賢處富貴之極則元亨春  
夏之時也自其來南族蕃昌久非秋之利乎其  
在有道爲冬之貞無疑矣冰至堅而不折雪至  
潔而不污凜然相看不接于他物誠得處貞之  
道也予聞而善之故爲之賦詩焉

挺挺直筠琴岡之陰豈無春陽匪今斯今高宜于天下  
蟠地深不易其節侃侃素心豈無膚敏白駒駸駸我獨  
考榮樂乎幽林堅冰在淵積雪在岑獨往不迴悠然行  
吟采采紫芝園綺是尋還求陶生撫我素琴邈乎古人

道園全集卷六

三

古棠書屋

副我夙欽

竹林七賢圖

瞻彼修竹下臨清流文石偃隄華松蔭邱植表界壤翦  
茅宅幽梁度高巘臺隱中洲方牀讀書異宮同休詠歌  
相聞觴豆相求或時名藥或釣游儵課藝嘉植坐思遠  
遊濯纓微波看雲良疇逸而不放嚴而自修泰哉沮溺  
邈乎巢由按圖曰觀永宜春秋孰若七君遺其故儔糟  
粕塵世高縱莊周我懷古人邈而違憂安得揮絃曰招  
湛浮

竹溪六逸圖

悠二逝川矯二逸民攜書相從敷席大濱文頭負暄揮

羽卻塵躡屐遠道隱几重茵幽響中發虛觴載陳投我  
嘉實含和茹醇優哉悠哉及茲良辰山有鳴鳥郊有遊  
麟濟二曰寧我懷古人

古詩五言

題汪華玉所藏蘭亭圖

衡茅負晴旭有客至我門其披會稽圖山木盛續紛眾  
賢坐水次飛觴汎沅二夷曠各有趣高閒知右軍幽情  
付後覽陳迹感前欣悠二千載來不異更旦昏探穴問  
神禹望海悲秦君逝者皆如斯死生固奚云所曰鼓瑟  
人思從童冠羣春服沂新浴歸歎聊永言撫卷不知老  
遐思在茲文東南極積水日暮多浮雲

道園全集卷六

①

古棠書屋

寄題曹元賓尚書臨流圖王繼學參政畫

昔聞適炎服中道臨清漪潘二蕩荒日悠二寒動颼來  
者何泊二逝者不可追聖有川上歎晝夜固如斯解纓  
手自濯浩蕩忘險夷高人今摩詰萬里同襟期抽毫寫  
幽思滯雨更題詩三年反田里春河釋冰漸舟楫繫野  
樹灌木晞晨曦上堂喜懼集艱辛謝親慈入室換野服  
登山采靈芝庶曰永年壽豈惟療朝飢開囊見舊物感  
慨深係之歲晚金石友看雲立多時憐我不共看寄言  
令我知來鴻春苦早去燕秋易衰道遠不相覲加餐慰  
遐思

玉隆留題



仙真治茲山重阜隱延廣冲奧元氣會運至法靈響與  
世作司命神宇廓宏敞及門春雨來元感副夙仰摩挲  
晉時樹託身何蕭爽千載抱微息日月共來往欲爲黃  
髮期日待紫芝長上天垂光彩月出江海上故人不可  
待惆悵理歸鞅

黃堂留題

雲館息塵鞅夜聞春雨聲溪水傍階長仙茅新綠生曉  
氣動原野曠分見夷平神真昔參合觀泉宅幽貞儼然  
師弟子歲來會秋清遺民千載後高宴從簫笙因嗟蚤  
好道晚歸濯冠纓矯首望遠海駕言羽翰成神仙在平  
地敝隘愧凡情太乙有移召中洲良可營

道園金集卷

五

古棠書屋

記夢

夢行衡廬閒千仞過蒼壁崇高仰神明深廣下不測雲  
雨蓄旁礴時至如欲出網緝尙回旋揮霍忽奔逸物怪  
匿巖穴雙若俟霹靂黑波汎高樹木葉走崩石升身登  
元間縱觀龍變跡俯視九州野草木有輝澤乃在風雨  
外手畫素三尺揮毫極動盪落墨更沈鬱圖成示坐人  
共笑不可得願瞻以脚躡恍惚增歎意因之命肩輿出  
門聊有適大術何舒二白鶴從數客路經幽瀾濱便上  
青松側憑高望遠水雙景蕩虛碧拂石共客坐芳草藉  
尻膝忽然聞鐘聲睡覺北廡席

次韻陳溪山樓履

頗憶蜀井西樓欄每易討披心割魚子京皮充彗掃制  
工巧紉履文織象花草輕鬆隔沮洳緩步得堅好長跪  
獻圯下會期後三早知君貴賤履陟降恆有道憐我涉  
世深垂誠不待造兢二歷淵冰縮二奉師保時行不違  
矩庶慊歲年老

其二

解烏還上方歸山據枯槁禁足結憎夏陳編謝探討隱  
几或過晝凝塵遂忘掃行庭不見人誰或踐生草實由  
筋力衰無復馳走好前年當此時嚴召出城早追度龍  
門水賜見沙領道鼎湖忽踰年始克罷趨造感君素履  
詠幽貞可長保番番茹芝人長歌豈知老

道園金集卷

六

古棠書屋

其三

六月乃屢雨良田不憂槁獨念桂林戍觸熱赴南討道  
路備攘掠所過淨于掃縛人夜送軍吏卒何草二蠻獠  
亦人類義利啓戎好尋原可制亂機要貴及早夜來送  
者還頗言喝橫道諸軍四面集同月約皆造誰爲飢渴  
謀性命安可保藜藿雖滿盤對之令人老

浮邱公吟寄赤城陳道士人山有遇爲溪山壽

浮邱生上古形神蓋不泯說詩秦漢間安知非斯人世  
俗苦淺迫無能信眞淳雨雲不待攷飛光越嶺塵豈知  
有道者千歲一息勻金精歷可鍊色重無磨磷蒼二紫  
元峯咫尺天北辰神明未已定尊高此仗因二靈機稟元



化同流溥無垠所曰赤城子從師踐荆榛三周日月中心  
志確神乃親廬間玉雪相旭陽射光新稽首受餘啜骨  
換非昔民不遠恆在茲睠然願知津先生早有聞為恭  
若遠巡賤子請執御端輓駕飛麟

為變理普化題陳立所作龍眠山圖

變侯起高科得邑舒水上民淳事稀簡田野甚夷曠戰  
爭遺跡泯山水良足賞幽棲南昌尉英爽赤壁將古仙  
家白雲美人化黃壤岵岵龍眠山一士獨可向高懷托  
千載妙畫極羣象向來讀書處春雨草木長夷猶昔賢  
遠瑤席共來享彈琴坐終日微泉散清響來者安可期  
徘徊曰惆悵畫圖記彷彿聊曰慰遐想

古棠書屋

七

古棠書屋

和陳溪山韻

幽人慎素履古道思獨往曠曰登高臺浮雲不足上丹  
砂煉仙骨沉澁濯神爽遠懷澄江靜耿若孤月朗河漢  
自傾注山川逸游想斂跡倦飛翼歸耕故時壤好風從  
東來空谷感遺響詔書薦遺逸郡府屬高仰聊持東湖  
水往助敬亭賞

和陳溪山送蘭花韻

幽林有叢蘭菁二秋不衰憐彼采藥人不識敷榮時涼  
風動綠葉清露生華滋世傳神農經圖書竟空披深根  
寄連茹藉曰瓊瑰詞同心永為好豈但服食宜先民音  
有言所貴希見知舊聞絕行仙晚有童孺姿商陽有黃

華西山多紫芝度世未聞道咀嚼空莖枝湛一保冲炁  
執御正不奇靈苗無助長無能曰熙怡始信斷金利終  
古貞不移千載同一息敢忘君子期

送空巖印公還徑山

東出楞伽室西望香爐峰曲折披翳藿蕭條倚枯筇然  
燈共過夜曝日忽經冬天山斷緣想海國識行蹤忘言  
及生滅抽簡托疎慵追憶塔中相表茲雲際封螭父謝  
五鳳永護煩雙龍

題張觀海所攜虛舟竹所二毛圖

虛舟倚亭皋修竹相因依水木有清華魚鳥澹忘歸鷺  
羣晚色靜鶴羽傍林暉侶是鑑湖曲幽栖掛朝衣古道  
曰已遠昔人相見稀蒼茫寫雲霧蓬壺是邪非

古棠書屋

八

古棠書屋

送龍翔高獨峰上人還金陵

承詔寫宮榜馳使出丹闕黃金射江海光景依日月邇  
來垂十載感遇嗟白髮神靈在雲漢呖晦慨明發祇園  
何譚二夙志返超忽幽士住精舍諸妄久息歇浩劫鑑  
止水高峰獨齒萃觀察勝願力知我心兀二清風不可  
執振錫出林樾

送海東鉅上人十首

用雲霞出海曙梅柳度江春為韻

積水眾鷗滅春空藹餘雲掩室坐修竹天花散繽紛上  
人東海客來去何見聞飛錫還日下珠宮浪云二  
日色出海水千波散明霞一杯承足來九載不為賒要



觀香爐峰折蘆長風沙微吟動林響蒼龍送浮槎  
我昔參秦霞東望候日出子從日下來海水中蕩滴坐  
受龍女珠簾垂夜光室持還定何有長空斷鴈一  
爲法不辭遠遨遊歷年載衣中得故珠終夜動光彩還  
持一支葦歸泛萬里海駕言乘桴行沙際如可待  
旨蓄崇虛豆生芻長冰署無堪餉遠客乘下若爲住行  
囊掛屋壁破榻夜風雨神光發慧劍耿射東海曙  
燕坐共禪月行吟向孤梅有懷匡廬山老人岌崔嵬洗  
鉢三峽水振木東林臺乘槎動歸思欲去更徘徊  
山居如老禪坐致不請友何方簷下雲識我門前柳翠  
竹不碍山黃花粉在手未覺酬對難離妄亦無取

讀金卷

九

古棠書屋

老胡昔東游勝士乃西度到岸無彼此不憚勞役屢要  
之心本空一了不移步龍宮解相迎黃金已先布  
百鍊成利器千金來海邦清霜凝秋水國士歎無雙持  
正行正法魔邪孰不降觀子製名字高風凜寒江  
止觀覓心要律儀檢凡身密言轉相付海刹幾秋春奇  
哉善根熟一徹無遠巡子來得何法歸報日邊人

楚石琛藏主自蔣山歸卻欲就叢林閱藏同舟

清江之上賦此贈之

手攜北山雲卻上西江水月明洲渚生葉落風不起虛  
舟不移棹寒波釣金鯉銀河轉碧落北斗去天咫龍吟  
匣中劍虎躍弦上矢殺機誰敢當吹毛豈輕試貝葉啓

千函木榻脫雙履惟應勝壁觀悠二度年歲

題東郊山房

秀挺東郊山雲氣常覆之林邱翳幽清流泉發芳滋盤  
桓在中谷良疇漾清陂開堂直岡景長年誦書詩孝友  
夙所敦求道遠有師雅志尚端潔凡近諒難知康樂昔  
賜履詠歌足遐思啓書訪前聞往跡無所遺瞻彼商澗  
松深根連喬枝亭二植高節鬱二含令姿眾木不同泯  
悠哉副深期

題蒙庵爲黃至谷賦

東南有高邱下臨萬家邑汪洋浹春潤沃行盛秋入羣  
山若浪波起伏翠重巖靈運好奇險高平罕相及幽人

讀金卷

十

古棠書屋

園綺閒周覽度原隰隨山導清泉積石拾層級結庵曰  
蒙名果行信所執良時一來游朔月九交十門當星斗  
高隴臥風雨溼一川燈火歸賓從雜車笠登高愧能賦  
騰身竦山立

爲黃氏賦大雅詩

岐山鬱嵯峨鳴鳥昔有聞周公盛制作經綸曰彌文朝  
事接燕饗勸勞兼賓軍肅離述盛德工歌贊前勳流蕩  
乘濮靡何由返咸雲陳肆輒有見吳季真不羣公子有  
古絃歷然宮徵分大雅忽有作青春言方於高堂曰居  
之樂康永欣欣

已卯十月廿二日從宜春郡曠巖館藏觀南軒



閣登舟有賦卻寄同遊者劉粹中賢良

茲郡多美泉小大各有神深潤淡温厚艸木何光新披  
圖閱名世顧皆仙佛人退讓寡外驚懷哉此良民退之  
文既遠泰伯學未醇昔我朱與張遺言存縉紳東湖有  
新閣下臨南澗濱周眺忽已晚皎然仰空顛虹梁巨溪  
流落日車馬塵曾邱閒叢祠鐘鼓嚴昏晨江潭歎搖落  
名邦感宜春為治古有道川原隨所因華構相為雄大  
雅竟誰陳移舟古峽口西望蒼嶙峋浩蕩無與語逝波  
絕垂綸

秋堂 原序

秋堂者臨川吳生文明之親舍也生才甚清美

遺韻全書卷六

十一

古棠書屋

賦詩婉麗無塵滓之汨觀其同門未之及也昔  
胡邦衡曰詩人薦朱文公大儒豈曰玩物曰成  
名哉性情之正冲和之至發諸詠歌自非眾人  
之所能而士大夫各曰其見一之耳生未可自  
喜自畫也是曰為賦秋堂詩云

閭巷多鷺塵秋堂獨高深有子能讀書幽懷發微吟天  
高風露下澗泉落危岑神仙絕飲食穢濁無留沈所曰  
聽夜誦共愛風滿林神清易曰哀情長恐成淫大治昔  
有作九牧歸吉金熬樞下五石功成振鴻音宣風萬物  
暢神祇肅有臨鳳鳥鳴岐山人文示來今候蟲入牀下  
嗟哉苦勞心

清風拂高堂舊席忽已除下堂具甘旨上堂列琴書垂  
紳夙夜至再拜問起居誦詩曰二百習禮少壯餘納交  
君子室執御長者車為樂古之道誰能笑其迂

題雪泉齋

長河互凝合微泉自温活蛟龍依曰生抱困待春發南  
雪不到地流泉常在山飛英散絕澗流漸響潺湲融結  
各有方不息在無二觀茲保深長乃得養生理濯尊薦  
寒冽春陽向熙怡君子遠莫致永言曰相貽

平江開元雪廚光禪師訪予臨川山中其歸也

予與賓客用一雨六月涼中宵大江滿分韻送

之不足予為繼之而予分得一字

遺韻全書卷六

十二

古棠書屋

積雪何處高蜀山最峭峯海東極孤絕目送斷鴻一徘  
徊杪欒樹宴坐但空室園果墮宿雨當晝從定出八月  
露水繁石鉢滿華蜜相會豈無因分牀便深密

賦彭氏靜深堂

君子憺無欲淵然事幽潛貞居觀物初天機引休恬寂  
二象愚朴容二無斃厭羣動不知止謀思墮鈞籍反息  
不及踵乘舟膠漸二豈知本湛一不與利欲兼圖書發  
聖緼受命孚不占戒慎保靈秀先幾發微纖進善取損  
益閑存曰惟嚴浩二厚有積悠二浸何澆盈科曰時行  
小人慙屬饜虛堂積雨霽光風草侵簾空洞溥龍澤止  
水澄秋蟾善學在年富勇哉副遐瞻



秋山行旅圖

春夏農務急新涼事征游飯糗既盈橐治絲亦催裘升  
高踐白石降觀索輕舟試問將何之結客趁神州珠光  
照連乘寶劍珊瑚鈎乘馬垂苜蓿縱目上高邱策名羽  
林郎談笑覓封侯大行何崔嵬日暮摧回轉古木多悲  
風長途使人愁羸驂見木末足倦霜雪稠谷口何人耕  
禾黍正盈疇出門不及里酒饌相綱繆壯者酣呂歌期  
頤醉而休安知萬里事有此千歲憂

為題馬竹所九歌圖

屈子久去國行吟山澤秋思君不復見婆娑感巫謳仰  
瞻貴神遠俯慨深篁幽衝波起浩蕩玄雲黯綢繆初陽

道齋集卷六

十三

古棠書屋

翳扶桑莽蒼蕩海漚渺渺君夫人遺珠在中洲壽天乘  
陰陽孰知制命由慨然長太息悲歌寫離憂想象吕情  
况開卷令人愁

清明山房詩為危太朴作

矯首望太清正色蒼吕玄曠二何歷二日星高轉旋游  
塵雜氛氣起滅尋丈閒容光見擾二孰與為控搏所吕  
學仙者凌空怡妙顏質化入常宗凝暉托空山據會觀  
往來生死何足患妙哉太朴子難為世上言

次韻太朴良友伴何仙舟讀書山中見懷之作

得謝荷休澤逍遙在巖阿結廬庇風雨樊圃琴藤蘿塞  
坐古人書日夕猶詠歌追念少壯日玩愒亦已多競二

事補塞奈此遲暮何美人百里內逸若隔山河興懷貽  
好音緼藉三春花報言慎芳歲卷石崇巍峩

寄題樓撫山普潤禪寺

寺在撫州城南八十里唐普潤禪師道場師姓

翁氏元和元年二月八日坐化於潭州有靈異

州人就肉身裝塑後現夢撫州太守迎歸建寺

至今遺體堅固如初靈應尤著

高人出世間未忘鄉里思靈骨萬里還深恩千載遺嘉

穀歲恆登羣生無厲疵古刹抱禪悅高邱依母慈原註寺名

有師母墳名翁家崇構起積廢新堂納華滋原註今長

林即師故俗家崇構起積廢新堂納華滋春秋約杖履

道齋集卷六

古

古棠書屋

千步攀松枝原註寺後有山名千步

寄題許愿夫抗雲樓

城居苦迫隘層闌上岌岌措身方丈間千里心目超可

吕抗浮雲誰能顧塵囂礙峴有古臺遺碑正蕭條子因

若星斗其魂安可招龐公輟耕際頗懷見凌霄賦詩托

飛鳥長空何寥二

古詩七言

江樓看劍歌書趙子昂劍銘後

豫章高秋宴高閣乃出此劍相娛樂當時冶鑄絕精英

土蝕沙沈更銷鏤遺質所有如冷電江光不與晝光卻

神光內閤氣逾深識察誰能動冥漠等閒千年不一試



壯士酣歌謾揮霍嗟予衰朽雪滿頭空對涼風起天末  
或言江中有蛟螭當煩仙人下寥廓吾故臨風拂其鏗  
俾伏崖陰無敢作

劉忠肅公之四世孫中書舍人諱震孫之曾孫  
益之題其居曰雲松巢予家與劉氏累世之契  
故爲書忠肅公文集之首詩三百篇并賦此詩  
與之

丞相昔遊泰山頂天風浩二春晝永玉檢微茫不可求  
但覺靈霞熟丹鼎白日人間如水流前代衣冠成古邱  
悠悠憂患何足計直道千年橫素秋徂徠之松數千尺  
東連海上莫烟碧中書偉人如玉立每向南風望東北

道園全集卷六

十五

古棠書屋

濁世公子何翩二卻憶匡廬還謫仙芙蓉出水耀初日  
五色光新天爲妍我今僑居廬阜側西視峩眉歸未得  
豈無雲錦晚相娛月落終懷雪山白森二喬木魯東家  
河間禮樂更光華勿忘先世舊遊處吾秣爾馬膏其車

吳興趙子昂十馬圖

昔在秘閣見十馬云是韋偃之所畫此圖位置略相侶  
心神偶同豈臨寫馬種本自渥洼來濯濯清泉更瀟灑  
常恐一旦風雨至蹴蹋波濤逐神化豪雄意氣今豈無  
未見深沈如此者君看最後臨岸驄白是真龍世無價

畫馬

百年升平卻走馬立仗天閑常見畫蕭灘二頭八十翁

卻寫西來大宛者高蹄如鐵項如鈎風鬣蕭蕭一苜蓿秋  
常見貢來騎不得長嘶要蹴崑崙邱

題畫

連昌宮裏古牆陰積雨過春黃竹深老樹無枝交屈鐵  
立石有書名錯金吮毫池上寫幽鳥承恩春日風光好  
當時執戟今白頭卻對蕭森倚秋昊

空山歌

高空之山聶公宅稚川作圖纔數尺秋天薄雲千仞表  
春雨喬林百年物憶昔侍郎鎮成都將佐盈廷賓客趨  
錦官城外笳鼓發駟馬橋邊高蓋車先廬舊在小東郭  
丞相祠堂同宋寬嚴公同訪杜陵家退之亦到淮泗幙

道園全集卷六

十六

古棠書屋

峩眉嗟我久不歸江水娛人秋日暉坐看蓬萊變桑海  
自古南城天下希公子親迎陳氏館我初至撫猶弱冠  
看君揮翰甚風流豈想重逢鬢毛換君言中間一再來  
數見先公曾次開鶯花風雨必求友水竹園林持酒盃  
嗟予晚歲始能退窻有文章驚海內平生不受簡書畏  
故家高致君應最圖中山色積翠濃雖欲舍予將焉從  
蜀人相如最能賦待倚山木歌高空

爲雙元圃題鼇溪春曉圖

夫容山陽萬家邑石嶺戴轍縈紆入溪水西行夜雨深  
連村桑柘春雲溼昔因荒迥少官府日莫狐兔作人立  
自從置縣二百年稍有衣冠更俗習讀書進士比舍聞



潤屋黃金亦家給山中白日浮雲多負乘因仍足車笠  
變侯世胃國勳舊射策君門恥公襲朱衣作監列星宿  
遠人豈意高軒及援琴不鼓書牒稀彈鋏無魚賓客集  
繡衣使者停車見黃堂大夫下牀揖登高望遠送飛鴻  
攬轡駿二度原隰人言桐鄉人愛我二愛桐鄉重于悒  
畫圖千疊山木稠菱舍蕭條莫忘葺

題馬竹所畫

霜清木落江海空一棹歸來何處翁雙松千歲如鐵石  
爲爾回薄旋天風憶昔神龍劍所化夕臥滄波弄明月  
望中冉二雲氣生直接銀河上瓊闕

霍元鎮規模董北苑米南宮父子寫山水人物

題畫卷

十七

古棠書屋

殊有標致見示春江捕魚圖遂賦此

春江聚網萬魚急漁人相譁魚相泣負薪深山何處樵  
利害相乘不相及海鷗冥二秋影微黃葉江南一棹歸  
人閒得失兩無迹不廢山水含清暉

南岡

華蓋三峯立天表山北山南青未了曾看雨雲出太虛  
幾送餘霞落飛鳥岡頭春歸露未晞梧桐鳳凰相因依  
臥龍之孫思外氏悵望輝光生翠微

題何大夫畫馬

國朝畫手何大夫親臨伯時閱馬圖伯時絕憶鐵面語  
放筆驂騑懷此都此都大夫八九十馬萬馬在胸臆

偶然數鬣落江南捲束上箱謝槽楹

同開先南楚悅禪師觀息齋畫竹卷三崇仁  
安寺煜公之禪室蓋煜之師一初本公所藏也  
因記延祐甲寅息齋奉詔寫嘉熙殿壁南楚與  
之同寓慶壽寺中予時爲太常博士俯仰之間  
已爲陳迹乃題其後云

嘉熙殿裏春日長集賢奉詔寫蒼筤邇來二十有五載  
飄零殘墨到江鄉匡廬高人昔同往每見揮毫鳳鸞翥  
木枯石爛是何年修竹森二長春雨

題村田樂圖

尺素自是高唐物瑩如秋水宜設色何人畫此畎畹間

題畫卷

十八

古棠書屋

二三老人若相識茅屋蕭條古樹下農務未殷牛在野  
或恰鸛鴈脫籠繫或弄獼猴笑真假老翁政自如兒嬉  
高髻襁負相扶持古時粉社祀田祖移饌高亭隱所宜  
抱甕初來未貯酒亦有生鸞宛延首村優競攜樂具至  
犬怪雞驚兒拍手拄杖出門欣見賓雜華滿庭生好春  
歲時無事得如此擊壤何必非堯民騎驢過橋殊矍鑠  
攜具荒陂來赴約定知張果千歲人游戲人閒共盃勺

柳塘野鴨

江南水退秋光淺風柳參差萬絲捲鴛鴦在梁鳧在渚  
蕩二扁舟去家遠千艘轉海占長策白粲連江動秋色  
斷蒲折葦野水濶爛二明星日將弋翠盤擊露夜深寒



玉色亭 落月殘太液池頭黃鵠下夢中曾見畫中看

丙吉問牛喘圖

少陽用事春猶淺丞相公行問牛喘三公職事知者稀  
嗟彼德微蒙策免天子有道守四夷中心無爲日萬幾  
遠有甸服近有畿夙夜明哲發裳衣

棋曰卽是孟子今恩足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之意推廣言之妙在不用一直筆諷刺俱含於文字外

江貫道江山平遠圖

江參去世二百年翰墨零落多無傳人間幾人寫山水  
誰能意在揮毫前昨見石林舊家物春雷疊嶂初破墨  
我和葉詩頗豪放三者相望都突兀險危易好平遠難

詩餘卷六

十九

古棠書屋

如此千里數尺間高雲舒卷非散地麗日照耀皆名山  
我持美脯酒一斗墨汁盈盤可濡首江生精神作此山  
向山呼生當至否高秋銀漢天無雲帷中冷然來夜分  
黃茅嶺頭華蓋頂畫我獨訪浮邱君

爲汪華玉題所藏長江萬鴉圖

雲巢幽人愛江渚抽思揮毫寫橫素波瀾不驚潦水盡  
秋氣晶明絕烟霧正帆去棹不相襲岸曲洲旋總堪賦  
孤村城市僅如蟻百丈長汀直如縷蕭蕭木葉洞庭波  
歷二晴川漢陽樹兼葭宿雁天欲霜叢葦寒鴉日將暮  
就中樓觀何王宮想見華年貯歌舞丹青倒景駭靈怪  
粉黛含情怨幽阻青春遊子憺忘歸白日冷風帳中語

人間遺跡何足留最惜精思墮塵土郭熙平遠無散地  
小米蒼茫托天趣銛鋒鏃戟不破墨刻畫晶瑩昔誰苦  
渤海細書藝文章精絕戈波絕回互南唐後主萬鴉圖  
點二晨光動毛羽昔年曾見今日昏雖復逢之亦難睹  
汪侯此卷出故家相示摩挲極愁予香奩犀軸見者稀  
謾錄餘情示來者

翁覃溪曰此詩王漁洋尚書所取者又自成一格局

盤車圖

大車麟二牛駕輓西望大行雪千尺往時飛挽實長安  
百兩仰關過阡陌亂流十里九屈曲水濺車箱沙沒轂  
前和後應日云壽王事有程車下宿旂旄央二昔臨洛

詩餘卷六

十

古棠書屋

東南會期出方嶽侯伯有位賦有差載幣瞻迎來若二  
君不見海艘百萬乘天風京坻連雲多腐紅天子視朝  
大明宮千乘萬騎來何雄

贈羽士費無隱

東望雲林三十六聞有仙人結茅屋清露零二采紫芝  
白雪深二斷黃獨國初山下苦流離義士傾家救世危  
百年孫子俱華髮誰解燈前說舊時聖恩深重絕征戰  
猶慮寒溫資瞑眩身著黃冠寫古方薄素細書三十卷  
相從宋寬久者誰禹穴山頭一布衣鬢如鴉羽顏如雪  
跳入壺中夜不歸市人扣門呼不應光影俱消聲色泯  
但言解隱不言無不道本無何所隱我欲作丹須求金



人間無藥不堪尋青霞如練還相覓華蓋衝天丈室深

題漁邨圖

黃葉江南何處邨漁翁三兩坐槐根隔溪相就一烟棹  
老嫗具炊雙瓦盆霜前漁官未竭澤蟹中抱黃鯉肪白  
已烹甘瓠當晨餐更擷寒蔬共萑席垂竿何人無意來  
晚風落葉何毵毵了無得失動微念况有興亡生遠哀  
憶昔采芝有園綺猶被留侯迫之起莫將名姓落人間  
隨此橫圖卷秋水

題韓幹畫馬

韓生觀馬十二閑時寫一二傳人間坡翁嘗來伯時宅  
見此遺跡開衰顏前行如雲塵不動後者追風絕飛鞚

道園全集卷六

十一

古棠書屋

昔人能事已可能始覺賞識非虛諷昔觀秘府韓絕少  
得見龍眠已驚倒使人讀詩如見畫人中豈復生坡老  
五雲之中天上奇代產名駒天子騎神明尚令後古見  
莫歎韓生非畫師

題黃都事仲綱山居溪閣圖二首

出山作官十載餘聊托筆墨懷幽居連雲一一列眉黛  
細雨往二逢樵漁鄰家父老每載酒隔屋弟兄皆讀書  
我久居山不待畫獨念稚子扶犁鉏

閣前流水秋愈深故人東來還見尋方舟直道彭蠡澤  
把釣坐對香爐岑雲中烟樹差可辨江上鄉關誰與吟  
我欲芳蘭寄遠者日暮天際多輕陰

題秦號二夫人承召遊華清宮圖

貴人竝鞚如輕鴻承恩馳入華清宮道途先不止行客  
策蹇奔趨烏帽風奚囊墮地何足拾豈有篇章浪相及  
畫史當時妙墨傳光彩流動狂情急君不見白頭拾遺  
徒步歸明眸皓齒事皆非朝天泥滑袖封事高閣雨餘  
宮漏稀

方壺畫山水歌

方壺之山在海中世人欲見知無從壺中仙人閔昏濁  
綵筆手開三五峰亭二兩箇老松樹萬壑千崖閱今古  
憶昔長從王子喬坐聽秋風最高處世人畫山非不多  
不識真仙奈若何君看昆侖上丹穴芝泉玉樹森婆娑  
東望方壺應不遠飛度九州如過電便從海上問金公  
莫待浮杯水清淺

道園全集卷六

十二

古棠書屋

示閻

憶我蚤歲離親側足自跋二心惻二中年祿廩不及養  
人羨清華已驚惕歸來老病五年餘閻子謀食躬犁鉏  
蓬蒿羅生果窳異蛛網微細仍縈紆星河江上喜非遠  
況與良朋適我願故人念我一相見暑中尚慎柅樓轉

道園全集卷六



虞文靖公通國全集卷七

歸田藁

律詩五言

三隆宮所藏宋乾道宸翰雲壑二字

昔者雲歸壑天章自九重日華常映鳳山氣盡成龍俯仰遺陳迹高深儼惠容飄然化春雨結想在高松

寄忽承旨

投老清江外依山結數椽扶藜循水竹把筆賦雲烟歲熟無憂食秋清不礙眠故人相望遠北極在天邊

寄三衢守馬九臯

聞道三衢守年豐郡事稀詩成花覆帽酒列錦成圍鶴

道園集卷七

髮明春雪貂裘對夕暉扁舟應載客閒聽洞簫歸

題朱澤民山水

積雪山陰道嵯峨筆底生雲門見童子禹穴悶蛟精高臥人何在幽情幾詠成杜陵空想象晚飯梳樓晴

寄題汪道士草亭

飛白妙娉婷新題照草亭仙遺相鶴法客借換鷺經霧雨歸懸黍風雲護伏苓遙知春晝永深坐養黃庭

黃敬延送竹本

付瀟湘玉森二忽滿林香爐來曉色石檻借清陰好蘭長母令草蔓侵清風月如晝老朽要長吟

聞雁

樓近煖雲溼夜深歸雁低聲音燈外盡羽翮月邊迷丹

二白榆上悠二黃竹西應逢穆王駿春艸一長嘶

錢舜舉畫

一樹花如雪清明客未歸坐看黃鳥竝夢作綵雲飛翠袖寒猶薄羊車過絕稀相如能作賦月下卷春衣

山水圖

泛舟桑落浦望見香鑪峯野水常欹樹山雲不礙鐘桃源攜客覓松徑與僧逢為託荆關輩沾予九節筇

願奎光曰伯生律句工麗秀潤其氣韻具體盛唐絕

無愴父面目

丹霞觀黃知微留別

道園集卷七

寓館隔溪津過從厭市塵振衣清露曉挂笏野亭春歸

作芝田主思存黍谷神松華頻寄取老去欲輕身

題馬竹所畫

老樹依江岸歸舟傍釣竿水花看晚淨風葉識天寒雁字來千里魚羹付一餐遠山青可隱日下是長安

題曹霸馬

將軍今為庶畫馬寄高情聚立天風起長嘶沙艸生飛揚萬里意凌亂五星精日暮太行道悲哉長短行

翁覃溪曰起全用杜而真詩全非做杜此豈李何輩

所知

答陳溪山元日即事



積雪埃塵淨光風宇宙新聞來知惜日老去善酬春退  
密觀羣動憑虛集百神真人起居法無一是違仁

送客北門晨登山木閣

晨登山木閣零雨煖於春溪水解留客梅花偏照人秋  
香知酒熟市遠覺民淳此地堪娛老惟愁度水頻

次韻陳溪山

移棹避殘暑開樽就夕陰冥鴻聊自遠幽草若爲吟離  
索連三月棲遲共寸心遙憐溪上晚扶策獨臨深

又

乘興忽忘遠相思知幾何未便塵事少謾悔世緣多朝  
食烹芝菌秋衣製菱荷平生但隨運何地不蹉跎

遊園全集卷七

三

古棠書屋

杏園詩爲黃思順賦

善藥多陰德名花種滿園暄風吹雪盡暑雨綴金繁臥  
護煩仙虎分嘗任野猿佳兒足文學食實侶桃源

贈劉無作

袖中殘卷在動是十年前逝水從前輩傷情有妙年博  
聞誰共學孤坐獨求禪莫恨相知晚文章倘爲傳

又贈劉無作

一家俱學佛之子更劬書諸老交游徧眞乘究竟餘治  
生爲淨業志養足嘉蔬爲問龐居士成能更久如

律詩七言

與變元溥登仙遊和李浩卿韻

老去江山已倦游况聞風雨滿溪頭  
僊尋黃鶴望空壑聊伴白鷗經稻疇  
山岫有雲堪作供酒樽無婦可歸謀  
從教賓客回車晚留取衰翁專一邱

陳可復爲予寫戴笠圖賦詩四首

浮雲滿空無所依高岡獨行來者稀  
仙人冉二遺松老鳴鹿呦二生艸肥  
伐木遠聞何處谷頃筐近得故時薇

山中雨來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

南園多竹暑氣微始來結屋相因依  
挂巾石壁晝霧溼沐髮池水朝陽稀  
頻年車馬踐霜雪六月裳衣無綵絺

鄰翁問舊坐來久此日先生戴笠歸

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愛菊花開  
田家酒熟邀皆去

遊園全集卷七

四

古棠書屋

茅屋詩成懶更裁欲及天清煖沆瀣  
要觀日出上蓬萊赤松有約應相待  
此日先生戴笠來

捨卻鄉人駟馬車老身全不要人扶  
雲霄一羽山頭杜風雨孤村海上蘇  
薄命長鏡隨積雪多情破帽落輕烏

莫圍玉帶垂朱紱此是先生戴笠圖

仙游道士余岫雲爲從珠溪余隱士  
求得華山下黃茅岡一曲規作丹室  
喜而賦之不覺五首

華山東下有茅岡云是毛公舊隱場  
清露爲餘丹滿日白雲今許草爲堂  
冬憑野燒開香龕春託雲淨石牀

從此便爲千載計洞天先拜紫霞章

茅岡地主古醇儒乞我岡頭作隱居  
巖上雲從管領



澗中流水聽開除刀耕火種從茲始雨笠風瓢便有餘  
自古詩人多會合浮邱毛氏不愁余  
石人屹立古仙壇雙澗交流拱一盤臨水種松須匠匠  
就中作室要寬安洞經即日修真訣玉臼逢春浴舊丹  
卻恐山中添故事題詩莫與世傳看  
仙游辦得茅千束華蓋須分屋數間微咏玉經忘我老  
謾調金鼎勝于閒龍雷變化從舒卷鶴露清寒自往還  
何侶綺園諸老者採芝初不離南山  
茅岡初割一溪雲玄契華陽舊隱文謁簡自題香案吏  
封章先報大茅君種成和露桃千樹借與摩霄鶴數羣  
便是宸清眞洞府不煩夢想託紛紜

道園集卷七

五

古棠書屋

崇仁監邑阿里仁甫茉莉花盆中折竹插之而  
生枝葉近年翰林學士薩公謙齋作御史時亦  
有此瑞朝之士大夫引冠萊公故事曰爲徵名  
其堂曰瑞竹而咏歌之薩公仕東南歷郡守部  
使者所至有仁政著清節美名耆壽今爲中朝  
老臣瑞蓋不虛發也仁甫長邑三年清介明恕  
孚于上下此竹之生父老庶士爭走山中相告  
因取而觀之略寫其狀賦詩曰美之  
華盆插竹忽生根枝葉青二向曉曠直節有生資地力  
虛心無愧荷天恩薩公堂上今重見蔡國祠前就更論  
但得清風千古在常扶筇杖看淇園

撫郡天寧明極覺講主陪敬齋監郡奉  
特有高味三讀敬歎僕偶共清游輒復次韻  
退不工聊資笑粲

三峯宮殿接新橋十月長齋陟翠巖朝步仍垂蒼玉佩  
登歌還引紫瓊簫千枝絳蠟連虹貫五色香雲向日飄  
賴有高人陪後乘清新詩句侶參寥

鄧公信吾暨家賢弟比奉憲臺書幣存問衰朽  
于山中其還也無巨爲餞賦此與之

幙府秋高寄遠情飛鴻肅二度江城深慚衰朽勞人問  
豈有文章與世驚疏傳多年餘賜盡揚雄已老太玄成  
憑君歸致殷勤謝擊壤田間荷聖明

道園集卷七

六

古棠書屋

故人將命清嚴地越陌經阡枉見存松菊荒蕪慚重客  
裳衣顛倒出柴門老忘舊事尋書卷喜走鄰家覓酒尊  
此邑故家無幾在更崇令德及諸孫

安成劉雲章漢章兄弟兩秀才來訪一長書一  
長詩皆有志文學賦此爲別

步屨東行好弟兄束書銜袖見才英只愁因學孤來問  
豈有奇聞外素誠知道言辭無詭妄及人事業匪縱橫  
名鄉自昔多君子珍重歸來在矯輕

壽陳溪山生日

西來詞客作南居來往風流舊不疎好句每容鄰曲寫  
高情不解世閒書温二中夜還丹鼎冉二高仙訪道車



千歲相期真自約九天風露壽尊餘

秋日同朋遊北塔山

縣西北塔極蕭疎投老能來幾度餘山木已隨樵客斧  
屋塵猶護醉翁書遠懷天上多騎鶴近愛槎頭可釣魚  
九日懸厓多細菊可能無意再巾車

縣道蕭條北客疎西人居者亦無餘春尋道士松花館  
秋覓山人柿葉書太史闕文誰借馬相君退食尚烹魚  
何因得侶先天叟洛下人家總駐車

歸田多病故人疎好客相逢樂有餘老去深盃那解飲  
詩成大字尚能書門生去上青驄馬道士歸騎未鯉魚  
如此餘閒多樂事誰能七十始懸車

續金卷七

七

古棠書屋

送尼山廟學彭山長

尼山新作素王庭春告成功用上丁徂徠有松充采斲  
靈光何殿效丹青風霆形氣皆垂教金石文章具刻銘  
天子萬年綏福祿曾孫奉若薦明馨

遊洛湖田舍

近郭林泉無可遊行尋田舍逐激流春眠稍可遠鐘鼓  
秋熟或能求豆區萬里橋邊祠廟古百花洲畔釣船幽  
兒童不解憶鄉里老夢時時還故州

題范德機詩集後

抱膝長吟老范兄寒巖古柏兩同清東都高節鴻毛遠  
南海真仙鶴骨成遺橐飄零存梗槩孤兒孱弱賴高情

若無塵外知心友千古誰聞出世名

溪山翁所居與小雅易君相近翁與予賦詩易  
君之季子至善輒隨錄之遂成巨帙賦此以答  
其美意云耳

橫塘烟雨易東家翠竹娟娟映白沙綵筆徧題詩滿卷  
繡簾長對樹交花往來二老隨天分爛熳二春感物華  
卻問綺園商嶺外曾無高咏到烟霞

題徐孟俊屏山閣

題詩遠寄屏山閣回首人間二十年西嶠依然仙子館  
東湖還載隱君船同時翰墨嗟誰在滿屋詩書歎獨賢  
欲買一舟江海去遠看喬木翠參天

續金卷七

八

古棠書屋

送易用昭

詩成長是倩人書最愛東家織翠裾遠樹斷雲疏雨外  
華星明月晚涼初滿窗柿葉題都徧短帽梅花畫不如  
莫向墨池成久別鷺羣還欲謝崇虛

和陳溪山雪中雪晴二首

柴門積雪未全開千樹瓊林豈異哉鉛鼎微温過半夜  
玉經細味卻千灾江南冰向川流合天際春隨斗柄回  
太華高人觀物表詩成先寄鶴飛來

東風先散息寒威病骨欣然解帶圍日照瓦溝生淑氣  
冰融硯沼漾晴暉銀旛試戴花枝弱玉鱸新嘗菜本肥  
尊酒欲為君子壽除公誰是兩忘機



和陳溪山立春後三日即事

夢朝金闕見明晨  
滉泱病閒積玉塵  
三日新春三日雪  
一分深雪一分春  
柳條封盡芽如粟  
梅萼飄殘實已仁  
欲破鳳團銀盃凍  
冬温且酌井泉新

寄陳奉常 并序

昔聞朝廷監廟升  
祔奉常陳君新甫  
曰世胄之貴游  
博洽之高諒  
特奉明詔出使  
江海之上采  
上金明材擇良工  
絕藝新作禮器  
樂器求在郡國  
之書與通樂律  
之士已備一代之  
盛典焉鴻儒碩彥  
感歎其委任之隆  
非尋常效一職治  
一事之凡近而已  
故賦相餞奇辭瑰  
句傳乎四方

瀟湘集卷一

九

古棠書屋

何其盛哉僕泊然老懷未忘舊習亦成一章奉

寄

新廟工師謹駿奔  
奉常承詔出修門  
鑄金就徵揚州貢  
觀樂應求季札論  
功德頌成諧鳳鳥  
文章篆定刻瑤琨  
千年製作于今盛  
擊壤猶慚荷夙恩

集白郡城歸溪山翁寄詩并和申字韻垂教依

韻再呈殊愧遲拙

暮春長日雨兼風  
買得江船未及東  
出郭故人邀杜老  
輟耕田父訝龐公  
謾從修禊忘溪曲  
何用安居徧洛中  
旦起紫芝行復長  
詠歸先與謝崆峒  
待客花陰午過申  
茶香榆火一時新  
千竿嫩綠搖輕暑

數萼餘紅墜晚春  
坐憶雲林行道迹  
夢遊仙島意生身  
連根分種如冰雪  
來向清池對玉真

謝陳溪山送蛾眉豆種

種豆南山憶故鄉  
蛾眉分種喜封囊  
底須飛鵠能銜子  
未許蹲鴟共淪湯  
玉椀茶香分瑟瑟  
瑛盤櫻顆間煌煌  
燃箕煮釜催詩句  
更約鄰翁供佛牀

己卯秋舟過清江憶范德機

歸來江上鬢如絲  
所謂伊人獨繫思  
千載清風東漢士  
百年高興盛唐詩  
離二宿草秋雲斷  
采二黃花夕露滋  
山水含暉無盡意  
他生何處共襟期

玉堂風日擅揮毫  
海上馳驅歎二毛  
太傅竟無宣室召

瀟湘集卷一

十

古棠書屋

拾遺空署華州曹  
孤兒衣食交遊古  
百世文章墓石高  
車過不留應腹痛  
寒泉秋菊賦離騷

宜春臺晚眺

長沙王子舊層臺  
古佛神龍寶殿開  
秋水繞渠三峽漲  
春雲垂雨大瀉來  
萬家香火細縕合  
四面峰巒紫翠堆  
最憶老藤陰覆地  
空中幾見異僧迴

廬陵歐陽德器游京邑所藏先世誥勅見原功

于玉堂賦此以送之

袁公孫子不離鄉  
封誥于今幾世藏  
恩數重懷全盛日  
標題猶是故時囊  
遠從史館求同姓  
未覺駟車滯一方  
昭代治平多制作  
討論應及漢文章



送黃子勛

從師學道暫辭親百里西來動十旬夜讀松林堂下月  
畫吟梅萼坐中春每欣老筆蛟龍走亦愛幽居鹿豕馴  
春服蚤成還再到永歌同向澗之濱

書武進縣學記後

並序

縣令之職有社稷民人之寄不敢曰百里為小  
也有政焉有教焉不可曰偏廢也陳君子瑛治  
武進修學校馮彥思記之可曰知其所系之重  
矣崇仁之士觀乎其記蓋亦有所感而不及為  
者豈非天乎因邑士之意賦詩曰書其後云

從容文學聖門優惆悵吳人獨子游百里絃歌誰濟

道園全集卷七

十一

古棠書屋

千年禮樂付悠悠二邑人此日傳新記弟子遙知憶故侯  
何事紫芝三秀地空聞疎雨過新秋

己卯臘八日雪為魏伯亮賦

官橋柳外雪飛棉客舍樽前急管絃僧粥曉分驚臘日  
獵圍晨出憶殘年白頭長與青山對華屋誰為翠黛憐  
唯有寒梅能老大獨將清艷向江天  
漫空飛絮散輕棉所異寒威欲折絃縣令温存僵臥叟  
詞人解頌太平年翦雲為葉煩相寄種玉成田不受憐  
丹鼎温二千歲熟樂天事業在知天

寄賀吳宗師七十壽旦

開府希年正樂康聖恩賜宴在斯堂歲周二十逢熙洽

年按期頭被寵光劍佩總從仙苑集簫韶還徹洞庭張

簪花當日今誰是試向雲籤閱舊章

舊德高年荷聖恩幔亭如宴武陵君松喬能壽多深隱

園綺來朝只暫聞千歲天邊觀鶴髮五雲日下護龍文

山中七日陽初動遙禮三台過夜分

和陳溪山元日後雪

瓊妃翦水散春天坐下先迎華嶽仙飛步總鳴蒼玉佩  
閒居能檢白雲篇朝元閣近星辰北獻壽盃深雨露前  
白髮舊時香案吏幾迴七日是千年

撫郡元都觀羽士黃一初自京師還得大宗師

吳公所為和詩三篇其一故翰林學士吳先生

道園全集卷七

十二

古棠書屋

廿年前廬山中賦其一則和天師所與詩其

一則予在茅山羅山第一谷中送一初詩也臨

行大宗師囑之云到臨川即示予也忽復一

歲一初又將北游卻賦此一百六十八字託一

初謝大宗師古道高誼也

世外神丹起積疴廡塵坐見月明過侯生猶識遺經草

梁甫空成鼓缶歌柱史通家今昔少番君分祀子孫多

淒涼遠寄懷賢咏譜入朱絃久未和

和吳先生韻

白髮高居古道山蓬萊雲氣隱垂環向方徧識前朝履

特進仍先法從班桃李成蹊春日滿風雲繞坐晝陰閒

梅仙舊德元都館紫陌紅塵有客還

和天師韻



荒陂野色帶餘曛隴上時逢植杖耘靈囿鳳麟千載去  
玉階鴻鷺此時分誦詩自託浮邱伯垂問長勤大隱君  
爲報黃茅岡曲舍簷端盡日宿浮雲自和韻

贈武夷道士羅鑑空兼憶范德機

學道應須住武夷青山綠水不勝思九天清露三生夢  
千古高情兩鬢絲羽客鑑空猶有鑑故人詩後更無詩  
懸崖仙骨堅如玉明月長歌覓紫芝

寄題采石新造觀瀾亭

雪嶺春融萬里來浮雲天際兩眉開魚龍夜水星前起  
風雨春潮足底回尊俎誰陪賢太守文章莫愧昔英才  
無邊李白登臨意更覓遺碑步紫苔

通鑑全集卷七

十三

古棠書屋

集與胡伯友書問疏濶稍久因楚石藏主待謁

翹仰高諛賦寄此詩

喬木千章萬壑秋使君清興在危樓星沈夜水神魚化  
霜落寒汀宿雁留紅袖烏絲酣楚客畫屏銀燭看吳鉤  
不知肯著枯藤杖采二芙蓉涉遠洲

贈楚石藏主謁饒心道六有先生

不識南塘第幾橋翠樓華屋上岩嶠古文獨許揚雄識  
幽興誰爲杜甫邀伐木春聲生澗谷涉江秋影蕩蘭苕  
散花如雨攜雙履解與高人話宋寥

十月朔旦同監邑大用魯僚屬游北塔山

敗壁殘書五十年重來山色尙依然田疇稍稔農民喜

官府多閒令佐賢黃菊不差蓬鬢改清尊一聽酒盃延  
坐中有客天邊去金榜春風待雁傳

九月與薛元卿外史會于黃氏溪園陪坐溪山

先生談玄觀古仙像

自昔簪纓盛邑東新堂還見百年風兩人白髮驚先老  
一客玄裳喜暫同食飲具陳先世業耘鋤全效野人功  
談玄不及紅塵事盡日溪園樂意中

會後將登華山按茆岡元卿先往候予至

石斛金釵感素秋洞懸鍾乳入山幽扶藜不藉人間藥  
老健聊爲物外遊雲作衣裳塵不染詩成珠玉世誰收  
石人久立黃茅月歲二能來爲客留

通鑑全集卷七

十四

古棠書屋

予與元卿相遇山下別後和朱德嘉韻奉寄重

塵賡和再用韻奉謝

茅岡七疊七香車誰賦新宮蔡少霞千歲留蹤丹井曰  
諸天獻供菜羹瓜石人雨立春衣溼崖蜜蜂來畫樹譁  
憑仗仙翁須一到浮邱已遣鹿銜花

和朱德嘉登華蓋山有賦韻寄薛元卿和詩未

成登山已遇元卿下山道中足成呂寄

相期秋晚命柴車同看華峰散彩霞農父苦留稅侶雪  
山人先詔棗如瓜蛟翻巨石痕猶在鶴立危峰語不諱  
邂逅不留知有意林臺菊有未開花

縉山張君榮字仲華來丞撫之崇仁歷兩政六



年心平氣順上下相安如一日雖有遠役重勞亦無闕事甚可稱也予之間居相愛如故舊每懷扈從東道往來縉山道中見其風土之勝民俗之美未嘗不談道曰爲樂于其受代調官京師因記之曰詩而與之別明年進秩南來觀舊治父老兒童相迎于東門之外又當歌此曰爲一笑之歡也

昔從時巡出縉山翠畦綠樹畫圖間驅車百折龍門險載筆千峰虎帳間麥粉勸嘗銀縷熟梁炊持獻玉漿還道傍父老應常好爲說鄉風一破顏

馬公同涉龍門道歎侶山陰及武夷儘有山崖如罨畫

道園全集卷七

十五

古棠書屋

但無一棹弄清漪知君久有鄉關夢老我能無木石思抱甕青梁洪玉食饋漿道左野人誰

太平縣道喜年豐每出城南訪野翁粗有軒廡開艸木謾留車馬翳蒿蓬心寬易醉母多酌事簡無私亦屢空好得公田多稼地長年歌咏聖恩中

集家世曰文學爲業亂離顛沛憂患困苦無敢失墜然學未成而出早涉筆爲文應事而已人或曰爲能自知其不足也歸田曰來稍得安閒而目疾相嬰學不加進于立德立言之事無有乎爾也是曰所作事過卽罷不復記錄至元庚辰冬臨川李伯宗黃仲律來訪山中拾殘稿于

做篋得粗可屬讀者二百餘篇而錄之賦此曰謝

冰生鐵硯不堪磨收錄殘編夜每過老病自知才思少應酬長愧語言多天人理一非無學內外篇分豈自詆只恐玄經終寂寞空煩彌月駐山阿

答黃仲律學文之問

少學文章慮每周鄉人未免是吾羞讀書次第依先覺下筆流行稍自由血氣旣衰猶帖二神明自至但休二聖賢端緒無歧徑篤信躬行莫妄求

重題環翠亭爲李浩卿作

亭深環翠燭光寒曾與詩人語夜闌秋色相高風肅二

道園全集卷七

十六

古棠書屋

露華如洗月團圓二莫疑窈窕圍歌舞自愛空閒接羽翰我憶舊書陰德事百年應長萬琅玕原註詩人調發元傳觀志能也

答馬竹所見示詩韻

黃茅分土勝封留惟有松喬是匹儔戴笠不愁山雨溼倚筇嘗聽澗泉流玉堂夜永空餘夢瓦甕春生欲自浮豈料朝雲停翠竹能從幙府一來游

壯氣橫秋勢利輕讀書讀律總留情爭看撤幙清風起歸拜懸車白髮榮馬上詩成憐我老尊前花發爲君清鳳池緩步春還近莫厭羹魚斫尾頰

送吳文明

山雨寒窗詠楚辭可人同有古人思冰梅的二開生面



霜菊英... 令姿詩侶仙成隨世換學如春到只心知  
重來宜及東風早華蓋茅岡長紫芝

次韻答陳溪山

一陽初動反隆寒久雨山居絕往還彩筆曉題傳密意  
綠樽春泛換衰顏希夷睡足風雲外安石吟餘水竹間  
共看往來間日月紛塵事不相關

雪夜有懷華蓋山王玉元

三峰千仞玉穹廬石骨金筋守靜孤渺微陽丹建地  
二深息火生符瓊林撐拄虛明兔銀海奔吞黑赤烏  
持酒相尋行迹斷人間無鶴到蓬壺

答盱江聶空山

聶空山

十七

古案書屋

老去文章不滿車蕭條家學賴兒扶從師授業渠能達  
對客揮毫我病蘇春雨解憐轅下犢朝陽愛及屋頭烏  
德星何日賢人聚膝上瑤瓊看畫圖  
繞屋看山不命車天寒翠袖白攜扶梅花照眼春常健  
竹葉怡顏氣倍蘇復有新雛娛老鶴莫將舊事憶童烏  
畫堂圍煖歌春雪蜀錦波瀾列海圖

寄和吳間問大宗師

鈞天樂徹洞庭波野迥誰為擊壤歌筆硯烟雲塵世隔  
鶯花風雨客愁多傳書稚子空遺簡伐木樵夫久爛柯  
舊學浮邱華蓋近相思何處看雲過

答吳宗師壽稀年詩三首

早接雲龍晚散萍二年芳信祝修齡公從天上承恩宴  
我向山中讀道經老兔幸分千歲藥高鴻還借九秋翎  
蓬萊清淺人應識拄杖過頭弁會星

老子長年藏室居舊聞星象動江湖尚方別賜三公烏  
維嶽恆馳六轡駒龍馬河中先聖畫麒麟閣上列仙圖  
從游童冠俱頭白幾度涼風咏舞雩

能歌能辨九爲章無限才情屬楚襄巫峽艸生春易曉  
渚宮花發日何長玄經寫就池皆墨國語成來日少光  
把筆題詩亦聊爾坐中何用怪韋郎

送撫郡經歷海朝宗調官

館閣綸恩拜命新風雲近接屬車塵受釐宣室多清夜

海朝宗

十八

古案書屋

奏賦甘泉是暮春雨過落花行處少日移高樹坐來頻  
知君此日行吟思驄馬封章又避人  
論撰西清近九天回頭二十五華年送人趨召迎新雨  
對客停思倚暮烟染翰朝裁五色吟詩往過羣賢  
故人若遇楊開府莫說韋郎鬢颯然

寄趙知微廉使

曾賜元洲冰玉丹南征六月海生寒宣威辨說誰爲陸  
列守文章孰是韓溟渤不驚天蕩烟塵洗月圓  
故家文獻應催召拭目雲霄一羽翰

題致爽樓

原序  
易君小雅士也自其先長沙知錄公老於是



邑子孫守儒業至于耆耄又已醫藥活人鄉邦  
稱世有善人者也小雅與余年相近少相好也  
元統癸酉余自京師還小雅觴余新樓之上望  
眺平遠山川邑屋烟雲竹樹歷歷在目而易氏  
子孫或仕或處皆循二敏藝而敦本小雅髮鬚  
郁然顏貌充悅諸子侍立若弟兄之相次也余  
深歎善焉小雅曰樓未有名也子爲我題之余  
曰爲元章最號善標置嘗自名其軒曰致爽子  
之樓四面皆可觀而西面獨遠請用挂笏意字  
之曰致爽仍請賦之

易公屋上有青山故駕層樓擁髻鬢客至每留風燕外

道園全集卷七

十九

古棠書屋

詩成多在雨簾間南階竹侶兒孫長東老身同日月間  
若道神仙平地好便從南郭覓柴關

東坡墨竹

扁舟憶上浣花溪風雨橫江萬竹低石室歸來秋侶水  
蛾眉相對醉如泥春雷翻石蛟龍起夕照穿林鳥雀栖  
二老何年重會面爲揮濃墨寫淒迷

白雲間上人度夏

白雲長傍太湖飛忽向西江度釣磯彭澤小龍邀共飯  
潮陽逸客憶留衣笋因春雨朝二喫橋待秋霜顆二肥  
我自本名無所往經函松下共柴扉

寄龍翔寺詵笑隱

贏得歸來休便休鶯花何處更追遊閒雲過樹依檐宿  
好雨沾泉繞舍流世上文章將底用夢中塵業又何憂  
隨身宮殿香雲裏還見千峰百海秋

寄魯學士

往歲樓船過太湖珠簾翠幙護圖書泉南五馬傳燈後  
天上羣龍進講餘滿座賓朋尊有酒盈疇秔稻食多魚  
趣裝未覺曹參晚應有賢人載後車

答甘允從寄海東白紵

海國練衣雪色明寄將千里見高情著從野鶴渾相稱  
行近沙鷗亦不驚江露浥船歌醉起鑪烟攜袖憶詩成  
秋風遊子偏愁予誰采芙蓉共晚晴

道園全集卷七

廿

古棠書屋

次韻董子羽見寄

家徒壁立相如宅森列雲山作畫屏前日遠煩天子使  
至今猶詫野夫亭得來妙句題章艸政爾齋居讀道經  
積雪滿庭誰見問故人千里眼終青  
昔年供奉慙清切簪筆春明近御屏一日攜書歸菊徑  
幾回對雪坐茅亭女蘿薜荔知新葺華蓋芙蓉歷舊經  
最憶先生天上去皇都應見艸青二

次韻答聶空山

惠我名香海上來講帷還憶舊親陪微風高閣紆天步  
細雨深簾對露臺滿袖當時攜馥郁孤村此日爨蒿萊  
高人雅意相期遠未覺二白髮催



寄貞居張先生

司馬先生苦著書久煨金液日清虛星辰欲動含精劍  
雲霧長隨畢道車重憶仙翁千仞表為修真籙百篇餘  
白頭供奉黃金盡靈笈何因到隱居

孫宰金碧山水

昔代香山避暑宮中天積翠玉夫容雲生金水三春柳  
露滴銀牀五粒松飛瀑橋長通窈窕斷堤人倦立從容  
舊時行處今看畫烟雨樓臺晚更濃

甲戌四月十七日至臨川冲雲寺祝聖壽齋罷  
為賦此詩

郭西寺門雙石頭水檻相對林塘幽百花過雨落松暝

道園全集卷七

廿一

古棠書屋

黃鳥隔溪鳴麥秋衰朽虛蒙宣室問淹遲實愛小山留  
為貪佛日同僧話滿袖天香念舊游

蜀人劉夢良效楊補之掀蓬圖

錦屏山下花如錦卻貌清江野水邊放筆豈能無直幹  
掀蓬方欲鬪清妍最憐半面歌扇更笑輕身障舞筵  
君看上林千樹雪繁枝何處獨娟

寄吳思可廉使

歲月將題傑閣成寄來三筆荷高情知公任比中丞重  
念我文慙吏部名王勃當年神所助江淹老去夢還驚  
尚懷曝日茅檐下解寫農桑詠治平

寄南安燕信臣總管

昔同禁苑又經筵一別于今四五年太守政成梅嶺北  
老夫吟徹野雲邊愁來每看新題字夢裏猶懷舊奏篇  
頗欲仙茅扶病骨想能函致到臨川

游仙游山賦詩

仙游亭子北門東雲樹烟霞野逕通秋淨華峰千仞表  
春濃仙縣百花中昔人黃鶴何年去九日清尊此意同  
醉插菊花歸路晚莫令狂客惱衰翁

方壺作仙游山圖

身在中底用圖偶然點染出方壺數株古樹雲連屋  
一幅橫橋水滿湖門外從教車馬過鐙中不計稻梁儲  
等閒真遇尋師者指與雲間一翠渠

道園全集卷七

廿二

古棠書屋

答錢翼之

吳郡名書盛有唐流傳風致到錢郎閉門三月梨花雨  
徧寫千林柿葉霜客看舊題驚歲月僧將新句度江鄉  
莫愁茅舍淹留久秋菊春蘭各自芳

次韻聶空山送杏

看徧生紅雨滿林筠籠遠致百凡金遙知過熟心先喜  
猶恐微酸齒不禁洗琰便應催泛蟻封囊何必共來禽  
唯當種核成嘉樹花遶春壇坐鼓琴

和陳溪山春雪見貽

彌天春雪積塵空花信今為第幾風一色瓊林無別間  
九霄金粟有餘豐愁吟野徑雲俱黑睡起袁廬日已紅



幸自與公同此樂莫辭微醉注黃中

予少年過薊門酒樓賦此題日連十八書郡人疑其為呂洞賓詩也謾記于此

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寰區劍吹白雪祇邪滅袖拂春風槁朽蘇氣侶酒酣雙國士情如花擁萬天姝如今一去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

即事 四月十六日

臥病邱園忽五年千官此日正朝天縣公稱壽邀相共野老扶藜拜不前帶拭文犀看舊賜髮垂明鶴愧初筵莫言小邑天光遠朝蓋靈芝五色鮮

目疾偶成二首

讀金集卷七

廿三

古棠書屋

一任榴花五月開看如烟霧亦悠哉靜聽靈響空中發坐受天香世外來樂府好邀張籍賦策書宜共左邱裁太清絕點誰能畫一瞬青蓮月滿臺

木棉鶴袖小烏巾百事無聞自在身舊是玉皇香案吏今為華蓋洞天賓看花謾笑如烟霧落筆那能泣鬼神聞有紫芝新可食園公有約願為鄰

柯敬仲畫古木疎篁

不見丹邱四五年幽篁古木更蒼然蒹葭霜露風連海翡翠蘭苕月在川憶昔畫圖天上作每題詩句世間傳前村深雪誰高臥亦有晴虹貫夜船

答盱江石門江秀才

石門山在盱江上聞侶金山及落星浮石不隨春漲沒道林常見晚雲停鳥飛空界誰能賦龍負經函我所銘此地卜鄰多逸興重來為寫向幽亭

夢吳成季真人見訪夢中作

竹外旌旗駐馬鞍兒童驚喜識衣冠青山春日何須買高閣浮雲只共看野籜不堪供七箸新詩聊可佐盤桓當年赤壁扁舟夢幾度人間玉宇寒

嘉平既望陳溪山白山齋還邑月下獨步

野迴霜明月轉高寒花疎影立亭皋池冰下見蒼鱗鬣雲海東迴雪羽毛客去夜深猶倚杖詩成春近更揮毫茅簷數客當晴昊無限清歡一緼袍

讀金集卷七

廿四

古棠書屋

莫愁寒日經簷短甕牖西南煖有餘頗有襟期俱老大略無塵滓涉清虛飢來進火烹仙木定起和丹較道書憑仗白雲封谷口免教人跡近幽居

題馬竹所照磨捕魚圖

霜寒水淨已無魚漁者縱橫網不疎羹食盡供晨市遠炊煙猶待晚歸餘已知漠二濠梁異豈盡洋二鄭沼如萬里江湖春雨闊海鷗不去小舟虛

李伯宗錄詩

老去逢春總謾吟敢煩綵筆為追尋玉堂天上成塵夢茅舍山中稱野心萬里雲霄歸鳥盡孤村風雨落花深文章傳世知何用空使高情慨古今



壽陳溪山生日

風動蕭蕭白髮疎高齋長日共清虛輕雷過雨神功外  
瑞露垂雲壽瀝餘藜杖每期天外友松肪更試枕中書  
九秋華蓋通天極千載相隨兩鹿車

吾家舊物薛公鶴

原序

予家有薛少保鶴一軸先尚書白蜀攜至此邑  
曰為珍玩先參政晚歲失之不知何在當時極  
惋歎今二十餘年集妻姪浚儀趙德莊從好事  
者重購得之欲集識其故而藏諸篋笥為賦

吾家舊物薛公鶴老氣崢嶸壓九皋鐵石閣身修足脛  
雪霜依骨淺翎毛通泉久失千年壁杜甫空吟一世豪

遺園全集卷七

廿五

古棠書屋

老去思鄉歸未得時 二借看倚秋高

二月雪與陳齊賢

江南二月長聽雨誰見翩 二雪滿舟病眼直驚翻玉樹  
吟身渾欲覓貂裘衝寒載酒憐佳客把筆題詩想舊遊  
得意長安各騎馬山堂還憶醉翁不

閩憲克莊曰故舊託文公五世孫明仲遠徵鄙  
文老退遺棄故逸荷伯宗用昭止善浩淵子勛  
至善及余表姪孫陳諒予兄子豐仲弟之壻賈  
熙用昭之從子大年等十餘人寒冬連旬日夜  
錄之得五十卷亦已勞矣賦此為謝

老去斯文付宋寥寒枝枯甲一遺蜩虛言自歎真何補

好友相求不憚遙敗篋塵埃煩數子破廬燈火每連宵  
書成明日尋梅去共看春風轉斗杓

送朱明仲歸建安并簡貳憲幹克莊

道南遺緒實大存徑寸神膠萬里渾路遠祇憑霜履穩  
歲寒更覺緼袍溫山川文物今誰在師友淵源尚可論  
弱翰不堪酬使者遠來深愧考亭孫

送王公輔遠遊

原序

君子之所居雖歲月易遠而餘風流韻不自知  
其及人之不窮也空山雷先生隱于種湖之上  
豪傑名勝多從之遊其光顯盛大者固已著見  
于代其高尚深遜者則有不可得而知者矣然

遺園全集卷七

廿六

古棠書屋

種湖猶有先生遺書數百卷與平生著述皆無  
恙也湖觀之師弟子相傳而守之其寥廓之趣  
粵古之思必有彷彿其精微者乎至元二年丙  
子正月六日大雪道無行人有羽士王公輔自  
種湖來袖詩一篇為贄觀此風致諒非俗塵所  
能固有得于君子深矣問其年纔三十喜其盛  
年好讀書苦吟聞其將從吳越淮泗而遂至于  
京師也故作詩以送之

春雪門前二尺深子喬雙鳥度幽岑欲吹藜杖同清夜  
靜看梅花對苦吟江國鶯花時冉二京城烟雨晚駸二  
老來每憶登臨處仗子芳年一一尋



題趙師舜謝安遊東山圖

太傅東山杖履行總將憂患托高情獨尋窈窕開瑤席  
雙引娉婷詠玉笙春雨松閒殘奕冷秋風江上莫塵生  
三分籌策頻煩甚惆悵雲霄一羽輕

活水源為王欽道賦

川上嘗聞感聖衷尋源曾見出泉蒙風霆流動千門闢  
山澤高深一氣通潤物已隨時雨化濟川猶歎昔人功  
野塘舊隱誰能住一勺清冷謝大空

夜宿周氏簡饒復心李伯宗

復心與伯宗留宿周氏東齋談易論語集註至  
于達旦集旨微疾不得奉陪然心甚喜雞鳴賦

蘭齋集卷七

七

古棠書屋

此章呈二君子

霜月高齋宿兩賢夜深情話極幽玄退藏莫測神明化  
通變猶聞典禮傳五十華年思絕學二三良友肇遺編  
選鋒若欲驅殘臘晴昊梅英孰與先

贈朱萬初之官建寧

并序

仲春之望建寧幕長朱君萬初之官迂道百里

惠訪山中存撫老病深感古諒得見禁林貴臣

名公書報萬初延閣機暇得進所製新墨甚稱

旨意中書傳問所居官將有朝擢之喜良為助

慶因賦此為別云

墨卿玄璧進明光玉硯雲興御榻香內相貽書傳異賞

中朝垂問仕何方世家應訪金絲舊古道相求艸木荒  
把筆欲題新感遇牛衣春夢入滄浪

甲戌四月十七日至臨川冲雲寺祝聖壽齋罷

為賦此詩

郭西寺門雙石頭水檻相對林塘幽百花過雨落松暝  
黃鳥隔溪鳴麥秋衰朽虛蒙宣室問淹遲寶愛小山留  
為貪佛日同僧話滿袖天香念舊遊

送韓伯高僉憲湖西

正月樓船過大江海風吹雨洒船廚雲消虹霓橫山閣  
湖落龜鼉避石缸闕下諫書今第一濟南名士古無雙  
湖陰水退多餘鳥應勝愁吟對怒瀧

蘭齋集卷七

廿八

古棠書屋

顧星五曰三四宏壯五六接不得弱妙用流動之筆

工整中見變化格律深嚴漢庭老吏故非自負

費無隱丹室

碧雲雙引樹重二除卻丹經戶牖空一徑綠陰三月雨  
數聲啼鳥百花風年深不記栽桃客夜靜長留賣藥翁  
幾度到來渾不語獨依秋色數歸鴻

挽文山丞相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  
諸葛寧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  
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酒淚昔

顧星五曰意到氣到神到挽文山詩此為第一



滕王閣

城頭高閣插蒼茫，百尺闌干背夕陽。秋雨魚龍非故物，  
春風蛟蝶是何王。帆檣渺二來彭浦，車蓋童二出豫章。  
燈火夜歸湖上路，隔離呼酒說干將。

顧星五曰：讀此詩始知物換星移是弔古套語。

白樂天重屏圖

錦屏圍暖坐，衰翁妻子相看語。笑同翡翠鴛鴦元是畫，  
櫻桃楊柳詎非空。清朝優老容歸早，野寺宜閒見歲豐。  
兜率有天何異此，葛巾吟唱白蓮風。

道園全集卷七

道園全集卷七

廿九

古棠書屋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八

歸田稿三

絕句五言

題汪華玉子昂蘭石四首

海內出珊瑚枝撐碧月孤  
鮫人拾翠羽泣露得明珠  
參差不可吹紉佩寄遠道  
遂令如石心歲晚永相好  
抱玉下天河繞叢秋露多天  
寒翠袖薄日莫欲如何  
翠袂倚岩曉來尋碧玉簫  
拂衣成歷劫遺迹映寒潮  
題黃與可所藏錢舜舉瓜圖  
秋蔓有遺實不食庸何傷  
東陵爲圃地何曾憂雪霜

題趙師舜光風轉蕙汎崇蘭圖

蘭香卷八

一

眾芳非不多金石好兄弟  
雜佩已間之春風接襟袂

春研帶雪圖

玉茗深宮裏春研帶雪殘  
可憐五色羽相竝不知寒

江村秋晚圖

依約米家船疎林薄暮烟  
新詩吟未了槎上釣江鱖

題饒世英所藏錢舜舉四季花木

海棠

睡起多情思依稀見太真  
一枝紅淚溼猶憶故宮春

黃蜀葵

花萼立清晨鶯黃向日新  
金杯承玉露偏醉蜀鄉人

芙蓉

丹霞覆苑洲公子夜來遊  
終宴風露冷折花登彩舟

山茶

萬木老空山花開綠萼間  
素妝風雪裏不作少年顏

絕句七言

題趙師舜所藏雪竹圖

鳳凰臺上竹倚二別出參  
差玉一枝閱盡雪霜心侶鐵

高風惟許歲寒知

題饒世英所藏孤鶴圖

海風吹月憶危巢清夜梳  
翎雪墮坳仙客不知猶是畫

每聽長唳向松梢

贈朱萬初四首

蘭香卷八

二

古宋書屋

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  
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烟化

還作玄雲繞紫微

原註近世墨呂油烟易松滋媚而不深重萬初既  
呂墨顯得眞定劉法石刻墨法呂爲劉之精藝深  
心盡在于此必無誤後世因尊思而得之蓋取干  
百年摧朽之節精英之不可與者乃用之非常松  
也嗚呼孰肯舍易而求難必求  
古人之成法而後盡其心者乎

珥貂鳴佩入明光新墨初成進玉牀  
草野小臣春夢短

猶懷染翰侍君王

原註天麻已巳天下大定中外又安天子始作奎  
章之閣于宮庭之西日親御翰墨時榮公存初康  
里公子山皆近侍閣下呂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  
旨得祿食藝文之館其名藉甚遂在草野豈勝玉  
堂之  
思乎

延閣晨趨接佩聲又紆朱紱向江城  
丹心要信東陽水



讓作冰壺底清

原註深山高居鑪香不可闕退休之久佳品之絕  
野人爲取老松根之根枝葉實搗治所極助和之  
每焚一丸足日稍助清苦久亦不復爲今年大  
雨時行土濕溼暑特甚萬初袖致土速數片空齋  
蕭然遂得爲一日  
之供亦可喜也

頗愛燒香是鼻塵不應緣嗅又勞人方牀石鼎過清晝

一縷山雲伴老身

原註深山高居鑪香不可闕退休之久佳品之絕  
野人爲取老松根之根枝葉實搗治所極助和之  
每焚一丸足日稍助清苦久亦不復爲今年大  
雨時行土濕溼暑特甚萬初袖致土速數片空齋  
蕭然遂得爲一日  
之供亦可喜也

雪後偶成

千山積雪日華明甕牖前頭畫不成未有樓臺供遠眺

遺集卷八

三

古棠書屋

負暄過午聽簷聲

曉來殘雪在陂陀遠侶羊羣或侶鷺憶踏春泥看柳色

駝裘貂帽度冰河

自贊題白雲求陳可復所寫像

歸來江上一身輕野服初成拄杖行祇好白雲相伴住

天台廬阜聽松聲

築室

溪頭築室苦不多無奈今年春雨何水暖白鷗渾不去

泥深田父少相過

客有好仙者持唐人小遊仙詩示予書之惡其

淫鄙別爲賦五首

東海轉上白玉盤滿天風露桂花寒方平欲來其今夕

微聞洞簫過石壇

偶過松閒看弈棋松枯鶴老忘歸時山前酒熟不中食

自有金盤行五芝

關二雕鳩在河洲錦幄春温吁可愁六合清凝海天碧

木公金母坐優游

衣垂烟霧冠晨暉雪色鬢毛風外稀何事酒鑪眠不去

塵中醉裏或忘機

老婦扶兒休笑儂不肯學仙蚤已翁東家木公公合璧谷

但汝護田祈歲豐

子昂竹

遺集卷八

①

古棠書屋

憶昔吳興寫竹枝滿堂賓客動秋思諸公老去風流盡

相對茶烟颺鬢絲

子昂蘭石

汀草離二石老蒼行吟何處樂清狂江中遺佩相思久

莫待明年春蕨長

夢蟾圖

炯二孤蟾兩目寒莎羅臺上濯神丹冰容映日初無質

故許空巖夢覺看

唐五王出遊圖

華萼樓前御柳長春風馳道曉塵香龍姿鳳質多相侶

黃髮爲期樂未央



棋曰翁覃溪曰渾成之筆無人能及有已識此詩矣

八駿圖

瑤池積雪與天平西極空聞八駿名玉殿重來人世換  
蕭二首蕪漢宮城

射獵圖

羽獵長年從翠華合圍八月度龍沙蕭二徒御圖中見  
猶想碧扈陽滿車

日莫推車力已疲道逢猛虎快饒飢負嶠何待要馬婦  
弱婦嬰兒未可欺

題白玉蟾像

日出扶桑積雪高海空天淨絕纖毫每看劍氣衝銀漢

道園全集卷八

五

古棠書屋

知是吹笙詠碧桃

題大別山柏圖

馮陵霜雪鼓風雷此樹相傳手所栽想見樓頭黃鶴客  
千年一度此山來

答趙秉彝送地黃膏

身如老馬視茫茫多謝銀罌致地黃昨日飲餘肌骨煖  
解持書卷近晨光

酌張用鼎

老去尚書賓客盛淮南淮北誦君詩玉堂自是歸來晚  
不及觀君落筆時

題關尹問道圖

身隱何為更著書區二關尹強留車周公制作成殘缺  
歎息何人問緒餘

翁覃溪曰柱下當年必有所見為之慨然

中秋前偶賦

一室蕭然絕蔽虧桂香初發自先知已無熱惱仍無夢  
坐到空林月落時

空林月落太如盤雞犬無聲曉氣寒童子擬謀朝一食  
玉盃盛得露溥二

一盃濃露滑如飴灌溉清涼可療飢畢力石田嗟已晚  
空山何處采靈芝

采芝不覺過前山偶答樵歌莫卻還人影自行殘照外

道園全集卷八

六

古棠書屋

雨雲先入翠微間

次韻答魯子翬參政四首

山水娛人若妙顏幾年搖落鏡中鬢高情誰與為膏沐  
舒卷春雲指掌閒

海風春雨散晨曦紈扇高堂兩鬢絲想見東南賓客盛  
臨江醜酒看潮時

病鶴前年下玉京空巢聊寄一毛輕白雲千載悠二外  
自照寒溪野水清

方嶽羅賢祝網開選掄更欲藉非才故人情厚慚衰朽  
千里空煩重使來

題赤城站壁



莫怪扁舟不早歸斜風細雨溼簑衣天心月滿江心定  
贏得閒身坐釣磯

又和赤城壁韻

飛鴻力盡始能歸敢向漁樵詫芟衣多謝相如遠相問  
華星明月照寒磯

秋夜有作

月明清露浸山河八極無塵水絕波形質不應猶有礙  
鼻端惟恨桂香多

玉龍圖

貝闕澄二海月生水晶簾影接空明鮫綃剪得霓裳就  
卻擁冰髯上太清

謝金裝卷八

七

古棠書屋

郭熙畫木

江南喬木已無多誰畫參天鐵石柯記得玉堂春晝永  
寒林坐對老東坡

浙西提舉陳眾仲呂其省之命請考秋試其還  
也賦此贈之

道諒交情志竟完千山觸熱訪衰殘惟慙薄德成虛辱  
故詠高風小子看

百事消沈老病身石田茅屋度餘春故人遠訪閒相對  
共看流泉日二新

合禮文章體道心事天成物致精深老來更覺交遊少  
珍重高賢副所欽

游揚華李生問土千古斯文一綫微最憶相逢共紉繹  
閑處東海渺烟霏

子去聲光日已高荒村那復重相遭畫屏甃牖閒欹枕  
春雨秋雲見羽毛

贈閒白雲

白雲東去又經春每想飛鴻到水濱幾箇遮山松樹子  
憑君醜雨洗埃塵

無題

貝闕珠宮夜不眠露華浩二月娟二不應又作人間夢  
窈窕吹簫度碧烟

題亡弟嘉魚大夫與眉山奴詩後

瞻望眉山艸木春西還無計每傷神數家共客巴陵下  
只託詩書論古親

謝金裝卷八

八

古棠書屋

吾弟文章絕幻龐只餘詩句侶西江十年夢斷遺書在  
風雨梧桐白一窗

書蘭亭後

墨池春雨水冷二消得鶯羣舞雪翎千載臨文嗟悼盡  
摩挲病目看蘭亭

題黃敬申虎圖

當時玉帳蜀雲西坐嘯風生艸木低傳寫餘威千載外  
空山藜藿尚萋二

聞機杼



咿啞機杼隔林幽夢覺江湖憶舊游滿地月明涼似水  
數聲柔櫓過揚州

賦玉簪花

玉簪花發憶京城徧閱詩篇未識名解道折花猶帶露  
卻愁香色起凡情  
面植芝蘭背植蕙高花冠玉擅中園小冠不厭雙蓬鬢  
賴有朋簪玉露繁  
翠葉長挺出露叢紫華高潔倚微風方田種得新秋玉  
萬斛濃香屬老翁  
天官弁會若星流簪筆同朝八月秋一色尙方新切玉  
含香無語度中洲

道園集卷八

九

古棠書屋

溪橋蹋雪

萬竹孤亭積雪明衝寒先到寄高情過橋不是尋常客  
共聽空山裂帛聲

奉答吳仲谷見寄兼簡許愿夫

城南謾作艸堂新過客全稀甌有塵城闕鶯花二三月  
無因藜杖伴詩人

華蓋山前已結庵荒陂獨往策羸驂何如城北蕭閒叟  
吟詠高齋從適餐

翠竹如雲百尺樓川原錦繡出城頭遙知吟詠羣賢老  
清酒千壺薦膳羞

題范德機詩後

玉堂妙筆交遊盡投老江南隔死生最憶崖州相憶處  
華星孤月海波清

題文丞相手蹟後

大厦明非一木支區區未忍聽傾危故人邂逅聊相問  
矢死終天更不移

次韻陳溪山春日卽事

日出蒼龍霧露零郊原花柳總蘇醒七言內外黃庭景  
歷歷東風舊所經  
河漢光微海出瞰蓬萊宮闕啓千門晴虛無外來相覓  
塵影俱消湛若存

道園集卷八

十

古棠書屋

正值包羲未畫初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一杯湖水碧于天飛劍來時月正圓天下正多憂樂事  
翛然來往又千年

題魏受禪碑

華歆勸進鍾繇筆妙畫千年不可磨舊有始皇今石刻  
李斯文字更嗟峨

鎮曰刺在言外

寄吳景永原序

崇仁邑士吳景永客投齊安寓定惠院書來報  
寺之海棠東坡所爲賦詩者今二百五十餘年



枝萼復盛住山明月溪增茸坡翁舊萬并錄所  
賦爲寄偶成三章答之并呈幹公克莊部使者  
云

滿山桃李擅春風麤俗何妨總化工賴得土人渾不愛  
故容山寺對衰翁

江城紅萼是鄉人 二 去花飛海復塵 二百餘年還一夢  
雨中月下爲誰春

昔登棧閣俯春濤紅萼青松翠壁高應有故人知我在  
鷓鴣春雨老江皋

棋曰詩意甚自負故知文章千古得失寸心伯生子  
此早自信其爲可傳矣

道園全集卷八

十一

古棠書屋

次韻東山鳳栖別墅四時詞

湖邊綠樹多年柳島上紅雲二月花惟有舊時雙燕子  
經春猶在故人家

雨餘飛蝶傷秋潤江外蹲鴟喜早涼高屐圍基歸別墅  
東山莫是謝家莊

秋聲柿葉書連屋日暮黃花醉短籬每歎觀文修舊史  
不違初志見新詩

寒陰潔白分嘉玉園果青黃貢上金受命素心如鐵石  
不知冰雪歲年深

臨川艾萑英茂才求書比遊京師荒山久病筆  
墨盡廢偶有近詩二首寫寄國史侍講祭酒先

生數千里外一笑契舊有同在者共一看之亦  
知衰朽托庇無恙也

鳥鳴不鳴山更幽少學多聞今始休當年空食人間飯  
聊爲田家事牧牛

牛角掛書田裏歸昔人行處不相違白蘋如雪鷺飛起  
耿 二 銀河星宿稀

和陳溪山韻  
林園寥廓靜簾櫳來往風雲盡日中萬卷相娛嗟歲晚  
一筆猶恐負時豐

幽 二 直入南山路行到水窮猶有雲回首獨歸無一事  
道傍遠見丈人耘

道園全集卷八

十二

古棠書屋

題樓壁耕織圖 并序

我國家既定中原巨民久失業置十道勸農使  
總于大司農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而命之皆

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今桑麻之效徧天下  
齊魯尤甚其後功成省專使之任已歸憲司憲

司置四簽事其二則勸農之所分也至今耕桑  
之事憲猶上之大農天下守令皆曰農事繫銜

矣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  
民得而觀之而今罕爲之者撫圖頌詩爲賦三

章 二 四句  
鄉里蠶桑勿失時畫圖勸相又題詩當詩補衮應無缺



金玉餘音到繭絲

吳越蠶桑用日多始終吟咏極婆娑玉成繭館聞琴瑟  
宜薦房中備樂歌

昔者東南杼柚空詠歌蠶織到圖窮勸農十道先齊魯  
百世興王衣被功

送程呂文兼簡揭曼石

樸學清忠荷主知每驚異論苦相危只緣自信非鄉愿  
俟命從容絕妄思

玉堂北局是秋官健筆相遭白晝寒莫怪討論成諍論  
御牀夜索艸篇看

故人不肯宿山家半夜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  
詩成端的向誰誇

道園全集卷八

十三

古棠書屋

西郊草堂圖為從子豈作

故家東郭百花洲梅柳西郊總舊遊賢子獨知懷土念  
結廬為擬艸堂幽

早晚東吳買客船直歸萬里畫橋邊寄賞儘有詩人在  
忍向圖中看數椽

草堂在處即西郊巴嶺還如雪嶺高但有好孫能力學  
不愁老杜不春邀

野梅官柳頗依二酒債尋常七十稀莫遣錦溪賢姪覺  
恐愁安樂不思歸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疾風吹雨作春深抱膝西廂獨自吟百世詩書千古事  
只憑孫子不虛心

江山信美非吾土飄泊棲遲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曲  
不堪夢覺聽啼鶉

寄成都孝成姪

寒食風花高下飛錦官城外是邪非百年墳墓惟孤姪  
勤酌寒泉薦薜薇

寄吳門弟姪

向書大墳在吳門老病西江更斷魂春雨滿山湖海去  
扁舟強飲引諸孫

寄子安民從子宣

兩兒逐祿廣東西解憶荒村叫竹雞北返衣冠先志在  
扁舟何日發端溪

道園全集卷八

十四

古棠書屋

癸酉歲晚留上方觀

投老歸來山縣小無端人事尚關情雲房借宿最岑宋  
亦有鄰春月下聲

燈前白了讀殘經風入疎簾月入禱坐到夜深誰是伴  
數枝梅萼一銅瓶

偶行幽徑豈尋春忽見叢蘭紫茁新幸自林深可終日  
莫將香引路行人

山中積雪到簷端獨對篝燈坐夜闌不是梅花心侶鐵  
如何禁得許多寒



葵榴雙鳧

江南春事已蕭條只有葵榴絢日嬌水國不知炎暑近  
雙將文羽戲清潮

題明皇按舞圖

寢安食飽對青雲按舞調笙不厭頻南內歸來還獨看

黎園弟子白頭新

題昭君出塞圖

天下為家百不憂玉顏錦帳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月

青艸離二詠未休

題陳氏遠塵樓

春風滿縣花開日夜月千山雪積時定有扁舟來好客

澗齋集卷八

十五

古棠書屋

倚闌溪水度雲遲

偶成

野田間水浸秋天隨意行吟到水邊樵牧各歸魚鳥散

微風吹面鬢蕭然

半晦秋陰近石牀倚牀自炷水沈香新涼透骨清如水

幾箇蒼筤共夜長

鶴骨新來怯曉寒東窗睡覺日三竿蒲團深坐香如縷

塵几殘經亦倦看

杜亭

夜色澄二海氣深水光蕩漾入簾旌冰肌玉骨便清夢

不為吹簫送月明

璧月珠星繞四周團二翠樹屋東頭黃金布地香為國  
此是山中富貴秋

田舍

晨昏車馬亂雲烟花下追遊亦偶然百舌無聲春亦去  
蕭二田舍日高眠

題漢孝宣受貢圖

悠二旌旆馬蕭二萬里歸來氣不驕黃屋東邊渭水上  
從官誰是霍嫖姚

答饒心道四首

碧玉淒涼思入雲數峰江上見湘君夜深霜冷絃中折  
儘有遺音世未聞

澗齋集卷八

十六

古棠書屋

日下紫微還獨歸陰二夏木掩柴扉空傳秀句寰區滿

世外高情更絕稀

巴水東流日夜深先生茅屋背城陰東風盡日吹香草

金石臺荒想獨尋

寒坐詩書日晏歌陶公于此每婆娑匡廬雨過青如舊

只為長松不易柯

題約牖為譚無咎賦

約牖前頭一沼開天光倒影入蒼苔臨泉洗墨春雲溼  
恐有神魚起蟄雷

檢束精神不外馳天光融徹入初曦飛塵不礙清虛景

意識空從一管窺



意識休將一管窺  
斂藏深密靜無私  
始終慎獨成天德  
深信開章自必義  
酬酢紛拏客室廬  
老來漸覺就明虛  
羨君盛歲先知約  
絕利尋源事廣居

別變元圃後重寄

郭西山路有寒梅  
想見臨行首重回  
夜聽雨聲知水長  
滿船明月幾時開

聞變元圃除御史

好風天上送春來  
紫陌紅塵萬里開  
春雨春波舟一葉  
題詩先到鳳凰臺

變元圃除御史後寄蕭往淵巡檢

讀全宋文

十七

古棠書屋

望仙亭上最清閒  
日二吟詩竹樹間  
長官新峩豸冠去  
誰與空山相往還

題趙子固梅

楚王宮室賦離騷  
不及梅花莫解嘲  
留與周南舊公子  
歲寒聊寫兩三梢

古檜

根到深泉石作身  
疎二香葉不知春  
海波不動天風遠  
千歲寒蛟作老人

題夢良梅

詩翁白髮對青春  
看遍江邊玉雪新  
我是錦城二裏客  
開圖更憶錦屏人

留易小雅樓促陳溪山同飲  
花滿橫樓酒滿盃  
晴光偏送好春回  
東家縱有溪山興  
聽得歌聲也合來

和陳溪山櫻桃

紫玉盤中絳雪繁  
相如多渴喜清寒  
明光分賜難重得  
卻作金丹火齊看

留題龍門寺

自入重山知者稀  
默然終日坐垂衣  
山猿還笑癡頑甚  
無見無聞忘卻歸

一榻東軒絕百非  
浴波紅日上當扉  
輕雷谷口作飛雨  
知是老龍回翠微

讀全宋文卷八

十八

古棠書屋

舊得鵬雛短羽毛  
筠籠三月未能高  
攜來聽法生公石  
風竹雲松任所邀

投閒雖久尚勞生  
數日山居實稱情  
香象渡河姑且置  
端然聽得落花聲

樂府

滿庭芳

微雨經宵煖烟籠  
畫相尋閒步堤沙  
露桃風絮香影傍  
烏紗徙倚江樓最久  
綺窗迴翠擁雙丫  
輕鷗外水村山郭  
帆過泊誰家  
東華塵土夢漢宮  
傳蠟障樹啼鴉  
記當時攜手何處  
天涯日暮清吟未足  
聽街鼓催發香車  
山翁醉驚雷散雹  
深夜未停撾



寄阿里仁甫

維舟南浦臨流不渡，蹋破城南蔬圃。故人直是不相忘，把酒看沙頭鷗鷺。青雲得路蘭臺烏府，早晚新承恩露。輕車切莫便乘風，先報與山翁知取。

法曲獻仙音三疊爲陳溪山壽

秋氣至，壽學注天香，燕坐喜看扶兩几。擊鮮何必，恩諸郎長歲接賓行。

盤石上新畫，太邱翁扶老一枝風滿袖。凌霄千歲露垂松，不與山間同。

千歲事何許，覓松喬急雨輕雷開道。路星河北斗轉岩曉，相對話漁樵。

浣溪沙

道園全集卷八

十九

古棠書屋

江上秋風日夜生，蕭蕭兩鬢葛衣輕。芭蕉叢竹共幽情，病骨不禁湘簟冷。夢魂猶似玉堂清，畫簷疎雨過三更。

道園全集卷八



# 在朝文彙

道園集文目錄

在朝彙文十七卷

序卷第一二十五篇

卷第二二十七篇

記卷第三十五篇

卷第四十五篇

卷第五九篇 說六篇

題跋卷第六四十七篇

卷第七三十一篇

表箋卷第八十七篇 諡議四篇 書啟十篇

碑銘卷第九五篇

卷第十三篇

卷第十一六篇

卷第十二三篇

卷第十三五篇

墓誌銘卷第十四九篇

卷第十五五篇

卷第十六四篇 墓表二篇 行狀一篇 傳二

篇

頌卷第十七二篇 銘九篇 贊十二篇 祭文二

篇 誄一篇

共計二百八十六篇

道園集文目錄

二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文目錄

岷陽鷺溪村舍  
景熙元本重刊



元吾蜀郡虞文靖公伯生所著詩文凡四集曰在朝曰應制曰歸田曰方外計五十卷統名曰道園學古錄至正間公門人夏臺劉伯溫校梓歐陽元爲之序公從孫湛嗣又輯編遺稿十六卷亦越勝國嘉靖嘗刻本鎮則未之見也 清興乾隆朝江右崇仁復有梓公集者蓋崇仁爲公寓邑賢士大夫重公高文典策理學經濟故瓣香之奉視其鄉人涪翁維謹今案

高宗皇帝四庫全書題詞曰公集蒼粹菁華不減廬陵之在北宋揚詞至矣而蜀中坊書反亡其本鎮弱冠計偕北試留滯都門迺假鈔中祕藏書而讀之其詩汪洋浩瀚若不逮唐鄉人李太白宋之蘇子瞻顧清新之思

### 序

古棠書屋

超逸之辭篇幅已終神味悠然不盡使人之意也遠固未嘗斤二求肖先輩而自成風氣不愧一代大家文則閒架結構擬於孫樵李習之波瀾態度侶又規撫曾南豐王半山唯變化之功差遜迺若於有元國家庠序興廢吏治官方汗隆學術人心誠僞世宇風俗厚薄雖常日應酬率然弄翰下暨鞅掌旅愁栖遲偃仰迷悶無聊病告憂患之作靡弗三致意焉較厥芝亭五七字襟出於羽士玄虛神仙縹緲不盡根於理者實自有閒又其論學端本濂洛周程堯夫諸賢兆有明三百年制科取士豫符合方今崇儒重道推尊朱子學者恪守傳註大訓遺意則公特識也他如海口屯田之議便於民生校

官資格之非鑿乎士習其洞悉肯務學有本源類如此然則公之文章殆天下名世文章非迂生習儒所得而私也嗟乎世恆譏詩文人不學道無實用若伯生者豈不傑然大雅士哉後踰十稔鎮攜其集反華陽入錦官踐層城憑弔公故居第見夫廣術縱橫華屋鱗次飛蓋軒車星馳電瞬衣冠異昔坊表無存頽仰徘徊歎息泣下屈指六百年來鼎禪三朝兵燹攸作故家遺俗掃地盡矣惟是沃壤繁華耆老父兄子弟經 聖清安宅休養歷年滋多各工帖括干祿取科名爲急務一肯讀書種子講求文學治經史豐詞翰固不乏人而二三忠信聰明才智可大副吾 聖君賢相保子孫黎民之望

### 序

二

古棠書屋

者或猶漸染俗學未能景行前代典型掘然興起印合文靖之用心爲可惜也鎮不揣愚昧故刊公遺集曰風竊幸附於西江社裏人馨荃我公之末庶幾詩人恭敬桑梓且諗海內有志爲學者誦詩讀書尙友古人一變至道不其懿而或者謂西蜀文章之祖揚馬陳李三蘇而後伯生實爲替人是尙爲方隅曲學盛自標榜其鄉先生未足曰知我公之大也道光丁酉秋八月癸巳岷陽之野後學孫鎮撰



道園學古錄歐陽元原序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徧疆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唱治世之音日益昌盛矣于時雍虞公方回謝曾監霜臺閒吾黨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辭指精覈卽曰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厯公仕顯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縫掖之士得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

道園學古錄

古棠書屋

一毫尚人之心亦無拘二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穹林葱蒨鬱蒼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澹泊不爲波濤試刺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氣變化時至卽爲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君伯溫蚤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爲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哀公文將付諸梓書來京師屬元爲敘惟李漢於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走豈能爲前人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曰附著姓名爲幸又高劉君政事之暇敦篤風誼如是遂不敢辭而爲之敘至正六年二月



序

成都沃野千里江山平遠明秀而蘊藉生是邦者夥忠  
信材質之民然浮誇致飾於外者居多而務本力學者  
或鮮蓋自明季獻闖二賊交相為瘡一皆耆舊翦于干  
鉞詩書夷於烽火其所由不幸非一日矣我

聖清平定安集今二百載鄉士夫皆知學問惟去遠京  
師五千里陸行則阻且棧閣帶且褒斜水行夔門夷陵  
間又重灘峻峽往二有沈溺之患蜀人甚畏之鄉土固  
宜稻宜魚宜桑柘宜鹽飴攸產金鐵銀礦裘棉絲紵之  
屬安居甚便無事遠遊學固因之不至士若有且讀書  
聞於昔者其祖及父兄非觀政上都即宦遊大江南北

序

一

古棠書局

子弟請業與所游從皆當道名公鉅卿海內高人長者  
故一朝必有名宿碩儒震暴宇內然往二薄其鄉人鄙  
俗椎魯少文違而去之不復邱首予與子舉常病之夫  
十室之邑孔子尚以為必有忠信如么又况西蜀白漢  
文翁訓俗後學比齊魯馬揚陳李炳靈於前三蘇虞楊  
載英於後若得鄉前輩齒德爵俱尊二三人少貶巖岸  
不惜教誨叩其兩端為之竭論盡致將見吾蜀都家修  
孔姬學規游夏芹藻之士繁於菽粟杞梓之材豐於蒲  
柳他如一文之工一集之奇當其餘事矣凡今之人貴  
耳而賤目忽近而膚遠予與子舉俱農家者流徒抱此  
耿二每當竹林茅屋琴尊左右慨然而嘆謂士患不學

耳苟誠學矣則不顯於今日猶期晚年親見其盛詎意

吾弟為人謀者大且遠而一身淹忽不幸死耶嗟二自  
古人才之生天所且厚國家也然卒之隱約者常多而  
顯達者常少有才者恆不祿而庸俗者享大年豈天固  
欲炫其奇且寄人世無窮之戚與抑大化有乘除文章  
學問之傳關福命九關世運與若吾弟子舉固不足算  
而古來賢人君子志厲行如漢之賈生宋之蘇子美  
有才無命者又豈可勝痛哉予舉少予二歲弱冠修譚  
經濟不欲為詩文人故平生所作應酬之篇率不畱稿  
自去年禁學告養同居鷺溪村舍與予唱和始少且文  
彩自見然其意欲招州里忠信材質之士敦行仁義孝

序

二

古棠書局

弟而觀摩於古之學者其用心苦而著見於文字者僅  
若此則其不幸又不獨鎖家門矣雖然鎖固以詩文鳴  
者也何敢望平生著作藏之名山方儼身後一編付吾  
弟垂為家乘傳諸子孫豈知吾弟詩文檢校遺亡刪訂  
錯簡而迺出於孤陋寡聞而今而後之獨學兄哉噫  
道光十五年乙未正月試燈前一日兄鎖序



李本後序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幹公使文公之五世孫所來  
求記屏山書院并徵先生文彙付梓行世本與先生之  
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彙二十卷應制  
錄六卷歸田彙十八卷方外彙六卷蓋先生在朝嘗爲  
文多不卷彙固已十遺六七歸田之彙間亦散軼今特  
就其所有者而錄之所謂泰山一毫芒也先生前代世  
家曰道德文學絲成均柏臺史館經筵洵歷清要皆承  
平之日其所著述則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焉  
歸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之賓客門人子弟講酬  
道義數暢詳懇而其緒餘發而爲言深欲闡明儒先之

增補後序

一

古棠書屋

微曰救末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可見與



虞集字伯生蜀郡人宋丞相允文五世孫父汲為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嘗起為長沙教授避亂趨嶺表干戈中無書可攜集母楊氏祭酒楊文仲女也口授集論評孟子左氏傳歐蘇文過耳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大義文仲世曰春秋名家楊氏在室即通其義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除南臺中丞延集主家塾成宗大憲初以薦授京學教授除國子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被酒失儀集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謝者仁宗時在東宮傳諭勿竟其事集言國學禮所自出此而不治何曰為教竟

通鑑集本傳

古棠書屋

移詹事院黜之仁宗益曰為賢及即位改太常禮儀院博士時拜住為院使閒問禮器祭義集備言先王制作及古今因革損益之由拜住歎服俄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曰至於成惠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曰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之禮生徒弗之信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曰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遊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才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曰求之其意化之及庶乎有所

觀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而致之曰誦誦其言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曰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聳動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累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英宗即位集曰憂還江南時拜住為丞相言於上遣使徵之比趨朝而拜住已遇害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充禮部考試官集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將曰一道惠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

通鑑集本傳

古棠書屋

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為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帝幸上都命集與侍讀學士王結執經曰從自是歲嘗在行俄拜翰林直學士兼祭酒侍經筵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海運竭民力曰航不測非便乃進議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曰地官定其畔曰為限能曰萬夫耕者授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按地之高下定其額朝廷曰次漸征之



五年有積蓄命呂官就所儲給呂祿十年佩之符印俾得傳子孫如軍官法則東西民兵數萬可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呂紆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矣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卽位改奎章閣侍書學士兼職如故嘗曰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帝曰呂爾之才何施不可願今未可去爾時關中大饑帝問集何呂救對曰承平日久人情晏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譴興焉不幸大裁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

古棠書屋

三

古棠書屋

里治溝洫限畝晦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呂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踵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閒勿征勿徭封域旣正友望相濟是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行此法帝不允有旨諸兼職不過三免集國子祭酒會修經世大典命爲總裁中丞趙世安嘗謂集久居京師且病宜假一外職就醫文宗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能容邪閱歲書成旣上進曰目疾丐解職亦不允時帝方嚮用文學雅重集不聽其去而嫉之者往二摘集文辭指爲譏訕帝皆察知其故不能中傷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傳旨其人素忌集謬言制封營國公

集具稟進丞相愕然集知爲所給卽請易稟終不明言其故凡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爲牢籠沾譽御史中丞馬祖常嘗出牘求薦光人龔伯璉集曰是子非遠到器恐不得令終乃大拂祖常意後果事敗身戮如集言先是受權貼睦爾者明宗長子也文宗忌之放之靜江詔書有曰明宗在北時自曰爲非其子蓋集筆也及文宣二帝相繼崩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所立集與焉祖常使人諷集曰御史有言矣乃謝病歸臨川順帝元統二年召還侍臣有曰舊詔言者帝曰此吾家事豈有彼書生邪時集疾作竟不至屢被旨卽其家撰文褒錫勲舊卒封仁壽郡公諡文靖生平折節下士接後進

古棠書屋

三

古棠書屋

雖少賤如敵己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曰片言出人於濱死亦不自爲惠家素貧歸老後兼作方外交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其束修羔雁之入還供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早歲與弟槃闢書堂爲二室書陶淵明邵堯夫詩於壁左曰陶庵右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行於世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八千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  
憲宗時世宗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奠海  
內使省城賽典赤往撫曰威惠公其俗而道之善利鎮  
曰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  
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宦天子閱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  
增秩優曰命吏而爲吏者多微倖名器亡治術惠安遐  
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亡曰宣布德澤稱旨意甚

通園全集卷一

一

者啓事造孽曰毒害賊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  
竊發勢則使然不然舍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夫策  
壺迎僎之民曰曰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虐率曰自  
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馭于中者不識  
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曰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  
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京絲樞廷奉使宣慰烏蠻烏  
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巡行  
調發饋給鎮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志略四卷因報  
政上之集當按而讀之考其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  
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  
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

張喬斬犴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  
明用其豪傑而賦財足曰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  
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曰重賦僂尸張虔  
陀曰淫虐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此  
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尙  
有所鑒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鎮曰聲調格局議論俱佳

稟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國邑命氏族曰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  
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曰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  
疎而等殺之爲之大宗一曰重其本爲之小宗四曰聯

通園全集卷一

二

古棠書屋

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曰暢達蕃衍而未流餘澤  
雖或小有閒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  
際功臣世德之家所曰傳歷代次至於數百年與其  
國家相爲終始者也然其法之廢久矣漢初羣臣未有  
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絕遂散爲民庶降爲庸保後雖欲  
稍收合而封樹之往二又泯沒而可續者無幾是豈其  
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逮隋唐  
徒曰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牒官有簿狀婚姻選舉  
互爲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  
代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自宗  
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



者可不思古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稟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爲錄而序之曰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董父者曰字爲氏出陸終之子參胡者姓董曰姓爲氏其在稟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亂離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別而備書之

鎮曰宗法廢久矣近日通人如顧亭林郭畏齋輩曰爲無實而名存猶欲去之讀虞伯生此文庶幾識古聖人之用心立法至善弗可議矣

通鑑全纂卷一序

三

古棠書屋

###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處恭所自撰也維昔黃帝之子孫分國受姓尊宗別庶歷堯舜三代數千年見諸傳記敘次可觀而推考其朔除名家臣族莫不有述蓋古人之重譜牒如此嗚呼自誕降生民而至於化育繁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或不齊或隱或著或微或盛或久或近或廢或興時世推遷泯然中絕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其中形蛻氣禪二延二幾千百傳得至於今日而得聞者殆非偶然之故或者昧於世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軼而氏族所因起固多不可強推者唐人實尚氏族而李氏之譜曰李氏嬴姓

自咎繇世官大理爲理氏由利貞食李逃生爲李氏蓋難徵矣且唐有天下之日隴西之外別族尚多其曰功賜國氏者又多至十數族分合之由久而淆混雖有博識精別之士亦將若之何哉故嘗感歎而爲之言曰夫人之生體性一本也氣形一初也而何別異之有然子孫之於祖考雖若邈焉冥漠而精神貫通魂氣之復胎嚙之交感應無間焉可誣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可知矣後乎今而億萬世亦不可知矣則亦未之知矣而孝子曾孫之處乎其間者必有事焉則不可曰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茲邇世德之不易盍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謂知所重矣

通鑑全纂卷一序

三

古棠書屋

###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眞入中州是爲金國凡百年國朝發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曰十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虛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仗節死諒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故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余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意將次序其事曰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無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爲之流涕而太息也問從將相故家竊問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爲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曰用於世於虜此



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蓋曰是知世祖之神武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彰德田君師孟輯其先友手翰爲一卷使余爲之序余讀其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是在是楊弘道字淑能淄萊人王盤字文炳東平人姚樞字公茂中書左丞諡文獻徒單公履字雲甫女真人高鳴字雄飛太原人張彥字義夫彰德人趙復字仁卿楚人楊雲鵬字飛卿澈舉字彥舉關東人不羈詩有律劉百熙字善甫燕人平玄字浩然真定人郭可卑字仲通渾源人楊果字正卿中山人薛玄字微之洛陽人曹居一字通甫燕人杜仁傑字善甫濟南人善詒趙著字光祖燕人大

道園全集卷一 序

五

古棠書屋

### 遊長春宮詩序

國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實之燕城廢惟浮屠老子之宮得不毀亦其侈麗瑰偉有足自憑依而自久是故逮今二百餘年京師民物日自阜繁而歲時游觀尤自故城爲盛獨所謂長春宮者壓城西北隅幽迥亢爽游者或未必窮其趣而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二得意乎其間大德八年春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袁伯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廬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

宮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勢瞭然几席之間於是古昔之疆理近代之興廢因得指而論之信可謂奇觀者矣嗟夫遠蹈幽隘者無與乎宏達之觀近爲世用者何有於閒曠之適今吾六人者幸生明時曰得從事於斯也然而簡書責任之所不及迺得曰其深懷遠志一肆夫登臨覽觀之勝豈非天與古之能賦者其有哀樂虧成必托歌詩曰見志茲獨不可相與諷詠曰待夫後之知者邪況乎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邂逅一日之樂固有足惜者矣豈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乃曰蓬萊山在何處爲韻曰齒敘而賦之得古詩六首別因仲章所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三首萃爲一卷謹敘而藏之

道園全集卷一 序

六

古棠書屋

###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袁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記宋文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亡垂三十年而百世禮樂之淵懿淪落銷蝕其存無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文之興喪信非其人之所能爲而眇焉獨繭之緒寄諸其人者焉可誣也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修其事終其身曰侯不自棄亦不自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曰其積委之久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曰爲與持深挾高之士計數於一曰猶瞠然矚之亦獨何心也哉伯長聞而解之曰物之



盛衰迭爲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嘗盛矣且子適當其微而何怪其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於武昌乃謂某曰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清慎雅厚若世茂者又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周儀之貢仲章作詩曰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年者十數互有昏姻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某作送許世茂詩序

###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曰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囚奴之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

道園全集卷一

序

七

古棠書屋

而後之論者乃曰爲和平之辭難美變憤之言易工是直曰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爲言耳盍亦觀於水夫安流無波演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此豈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早歲卽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其幙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三年而報使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間其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爲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其樞府所賦迺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敘曰其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宕動

人察其意則能深省順處無怨尤忿厲之氣其居鄉則放曠平易又若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者有曰見其所存者庶幾不謬於古之人矣而徒曰雲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盡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子於古之人無不學而獨慕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曰自廣脫然曰自處者殆有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學方方後此而有作余將不足曰窺之矣夫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間人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漫稿虞集序

### 女教書序

女教之書者相人許獻臣之所輯錄也古之王者理陽

道園全集卷一

序

八

古棠書屋

教曰治外后理陰教曰治內未有無教而可曰爲治者也其教之之具男子則王宮國都閭巷之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女子則織紵組紃之工宗室邊豆之奠姆師之訓誦詩壺事之間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兄弟之倫男女夫婦之別飲食衣服之制冠婚喪祭之禮者矣曰女子處乎閨門之內從乎人而無所專制者也其教之也亦若是其備邪嗚呼盍亦觀於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夫人大夫士之妻曰至閭巷田野之婦人女子皆有曰涵泳乎深仁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法此先王之盛所曰後世莫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



君子所曰示吾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致知而力行者言女教者近幾絕響自非詩禮之家見聞之習與夫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此固知治者之所憂也獻臣之書六篇略倣朱子小學之書類例本之經曰端其原因乎禮曰道其別摭先儒之言曰極其理參傳記之事曰適其變而女事備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喪曰能喪聞居官曰能官聞有子擢進士高第爲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豈空言云乎哉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道園叢書卷一序

九

古棠書屋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曰子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曰至親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修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於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往卽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

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曰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一二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曰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卽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曰嘗遣大官若精強吏曰往自有成法曰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疎遠文人曰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眾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曰歲月先後多寡曰爲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猶曰吏部之官數人攷覈討論

道園叢書卷一序

十

古棠書屋

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曰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員職而聞焉亦暇於詢攷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利刀筆吏曰治之有餘矣何足曰勞吾子方也邪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險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朕兆情僞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曰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曰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曰哉子方知足曰周事慮足曰及遠辯足曰達情勇足曰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



論而觀其施設竦然驚愕曰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歆羨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曰其行之遠也慕顏仲相贈之諛皆爲歌詩曰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爲言也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詠之亦足見寅恭之深導和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曰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鎮曰言選調之法極中時弊於此可識伯生經世之

通鑑卷一

序

十一

古棠書屋

學

題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某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間眉山史氏之盛也方其盛時蓋一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相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與並者其稍後真定之史際遇國朝推其所自大抵皆本太史佚之後云其族三處雖各極一時之盛尤它族之所無也秉文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二百房則散在它郡者可推而知已今資陽譜惟秉文一人曰文學仕於朝又能追求先氏墳墓譜系於故鄉湮翳之後誠可尙也今蜀史之在東南嘗見興化史君葯房翁諱孝祥則學齋祕監先

生諱繩祖之令子也興化與先生蜀侯兄弟也興化之子曰蔭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者嘗歷浙東帥府掾教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它曰儒學教授田里及浮沈民間尚多不及俚數而某不及知者亦多也葯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其爲湖州人矣嗚呼曰數千百房之子孫而某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某外祖楊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仕宦顯著者尤多今外祖惟有孫一人與某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書秉文所題族譜亦重感慨云

通鑑卷一

序

十二

古棠書屋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先王之禮莫嚴於事天矣國朝大德十年始雜采周漢唐宋儒者之說爲壇於國南門外曰圜邱曰祀天嘗曰大臣將事國有大典禮當請命則於是告焉而竊聞祖宗之制天子與后親祀天必更服二甚質禮甚簡執事者非世族其先祖嘗與祀事者不敢與今道家方士之爲祀也爲壇於其宮中設祠具用致上帝治文書檄凡鬼神之可名者曰多爲貴用其弟子行事盡七日若九日乃成然後範金爲龍形負曰玉刻符呪二一日山簡真之名山深穴一日水簡即大川沈之曰將通信於上帝蓋近沈瘞者云至大四年辛亥四月壬寅朔有旨命



大長宮道家方士用其法爲祠既祠將致其所謂簡者於天壇之山濟水之濱而集賢周君南翁實受命曰行君嘗事上青宮爲文學之臣天子事天尊神之禮肇見於此其尚克敬致之於戲禮樂之制作大備極太平之盛典將在今日矣使且復命當受釐用漢文召賈生故事得使對從容論說庶幾原理之本推致其節文之宜而陳之也夫

送彰德經歷韓君赴官序

木之爲器曰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曰爲規欲方者取曰爲矩居者取曰爲屋室行者取曰爲舟車採之爲弧矢屈之爲栝椽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

續金鑑卷一

序

十三

古棠書屋

所急定之爲器曰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之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羣趨之時尚黃老則趨黃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作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然出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莫爲之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扼塞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

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它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富貴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曰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邇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爲儒者或曰迂緩巽懦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曰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富貴公卿之器曰足用夫世者不屑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富貴公卿之器曰足用夫是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曰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曰驅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絲經術道諛曰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己身親治之者乃在所謂警巡使二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叢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曰明法成名來爲之恢二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監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諾於臺省猶優爲之況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絲國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彰也來求序其事曰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

續金鑑卷一

序

七

古棠書屋



目贊其行矣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集序

錡曰人才之盛由於教化叔季每患無才用而不知上之爲教失其道也久矣今古一轍讀伯生此文爲之三歎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有合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藩往時朝廷歲出金縑布幣餼糧巨實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曰爲不足又指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遠爲殷富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富庶比於都會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貲之獲而僥倖之

道園集卷序

十五

古棠書屋

民爭趨之矣邇者一旦邊警遽至非亡則隨喪失其所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不知義不守法故也延祐丁巳眞定蘇君自樞庭出長其幙府受命之日不復內顧其家庭議壯之方是時使往者多憚行使蘇君計其資非不足於美宦京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史按事北邊將竟其法或謂邊宜少寬假蘇君持之曰不可遠人素無教漸不可長何得曰苟徇免當使民知國法凡爲臣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曰教之先子嘗聞其言而識之鄉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之分義黑白豈至如今日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

方無事時常人饜其利少值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乎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決矣第觀其還報成功於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曰歌詩而蜀郡虞某爲之序

錡曰天下事大都庸人享其利而賢者專其難曰賢者知義與命也然有賢者可馮自是幸事若夫灾害竝至善人盡矣將如之何長國家者不可不于無事皆有陰雨之患邪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曰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曰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公初教國子

道園集卷序

十六

古棠書屋

精擇名家高材者曰爲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彥隆其人皆傑然有曰表襮於世於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國學歲久則曰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陽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款者爲太常禮儀院判官得幸今上於東宮曰生苦學薦擢爲伴讀三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曰行諸一郡也廣爲極南一大都會昔者儒先人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大名法節具見於世者幸母曰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曰自大司成曰下



皆有詩餞之博士虞集爲之序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曰許文正公爲之師其弟子往一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其門得美仕至於今不絕國學既立人才由此出爲時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驟爲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曰諸生選而其人猶曰吾嘗受教國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三歲一貢二凡六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天子卽位始特詔歲貢六人而予官自六品曰下皆有差於是取才甚急責效甚嚴矣臺臣體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曰爲浙西憲司屬生系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公曰英材雄略清

道園全集卷一序

一一

節重望事世祖皇帝得曰廉爲氏其子孫皆近顯用出入中外天下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弟今中丞公嘗實與臺之長貳親致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通而生之名著矣此臺臣所曰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曰貴官起人孰曰不可今憲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曰其由諸生選而非常貢也曰臺臣之取於諸生者前所未有也曰生之族貴而得小官競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其友皆歌曰餞之而請序於僕二曰子行矣及子之還君子曰是能一倍其學曰無負於教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擴序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文正文曰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曰變化其人而用之曰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卽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曰先之勤之曰灑掃應對曰折其外嚴之曰出入游息曰養其中撥忠孝之大綱曰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曰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然號稱名卿材大

道園全集卷一序

十八

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曰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曰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曰發理義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



百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辨疑答問爲躡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猷爲二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曰深護其短外曰聳瞽天下之耳目內曰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是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曰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辯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曰極先聖之闡奧推鬼神之用曰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曰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

道園全集卷一 序

十九

古棠書屋

得其當而非夸多曰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曰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曰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曰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曰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曰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愚陋之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昔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大小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辭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二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曰端重正大臨其

上監丞齊君嚴條約曰身先之故僕得曰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曰先生選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爲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爲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曰然直妄言曰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曰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二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曰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激而僕之謗死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

道園全集卷一 序

十

古棠書屋

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曰國子學生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曰官閒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閒且歸故鄉治田晦益得溢其舊學請一言曰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敘所見曰授之使時觀之亦足曰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字完赴建德總營序

國朝右武而尚功將帥之家曰世相繼下至部曲裨佐無異制也雖有卿相之貴賢勞之著延賞各有分限不得而竝焉昔在世祖皇帝混一海內而牙于城於內外遐邇星列棋置聯絡相承定其建功統率之大小眾



寡曰次受職其子二孫二勿俾廢墜非有大故未有絕而不續者蓋與國家相為無窮者也故後此者非有奇勳偉伐則未有能得與乎其閒者矣噫國家之所曰待之者不亦重乎國子楊思睿進曰吾今而後知武功之所曰為重也思睿所知李完君之領軍江海之上竊曰為未足乃今而後信其所得之遠且久為可貴也君曰金源之貴族事武宗皇帝於潛藩曰治文書為職事武宗憫其勤勞書其名封曰金璽使樞府知而用之皇太后及今上皇帝之在潛邸也曰君屬樞府如武宗之旨皇慶二年始佩金符長干兵於懷孟之軍而鎮建德焉當武宗之龍飛一時被遇恩寵富貴赫奕熏灼天地者何可勝計可謂盛矣然或不能自久者物理當然耳非上之恩意不足也君曰十餘年之後始即軍事於外郡若不必為幸久而傳之子孫可曰無窮曰彼視此所得果孰為多乎延祐初元之三月近臣曰君入見嘉禧殿聖上顧而念之若曰所佩金符故敝何曰示遠人寵舊功更命尚方曰新製者賜之天下之長於兵者多矣宥府歲奏所當得者曰百十數孰得此於聖明之朝也哉君賢而樂善其被遇固當異於常人也獻請敘其言曰遺之予曰人材者有國者之琪璧重寶也賢而樂善口誠如君侯者其將傳所授於其後而曰才能見用於顯要無難矣吾固將望之豈徒曰送之云乎

通鑑彙纂卷一序

廿一

古棠書屋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大文孝皇帝曰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睿智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於上下重登大寶天命曰凝於是闕延閣曰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曰示治平之永則迺天歷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翰林院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粹國朝故實之文作為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曰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為之大師丞相答剌罕大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鄰帖木兒奎章大學士臣忽都魯篤爾彌實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迪奎章閣大學士大禧宗禋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朶來並曰者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御史中丞臣趙世安等曰省臺之重表率百官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執筆纂修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曰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修撰又命禮部尚書臣夔二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曰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曰充用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修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之繁辭

通鑑彙纂卷一序

廿二

古棠書屋



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篇曰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一祖宗勳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曰宣詢諸故老采諸記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其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國用係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於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刑政之設曰輔禮樂仁厚爲本明慎爲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

通鑑集卷一序

廿三

古棠書屋

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曰治順二  
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曰空疎之  
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疎遠不知於  
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稟之成實欲更求是  
正疎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始於蘇冕續於崔  
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洙續於王珪至  
汪大猷虞凡文二百年間三修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  
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二年之基方源二而靡已  
今之所述粗立其綱乃若國初之舊文曰至四方之續  
報更加搜訪曰待增修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  
獨斷假之曰歲月豐之曰廩餉給之曰官府之書勞之

曰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修臣寮貪冒恩私不稱旨意下情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張師道文彙序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嘗與吳興趙公子昂爲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者言除閩憲幙薦者又言所薦非爲幙府求人也乃自海隅召至闕得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爲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曰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候諸塗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已

通鑑集卷一序

廿四

古棠書屋

浸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嘗祀於嶽瀆必老成慎重者在遣中公曰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趙公受知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嘗論惜之自公之亡至於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爲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觀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沒未嘗不爲之慨歎也今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二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爲序其端云

忠史序

忠史者番禺陽玄所著也玄之大父死於宋咸淳末玄傷其事不著於世故爲是書列夏商周秦至宋末而止



得曰忠可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元曰其書來京師國  
史與學省皆是之上送於朝有司不曰聞凡三年不遇  
而歸且行來求一言曰爲識某曰於序某嘗讀橫渠張  
子之書曰爲事親猶事天也著文曰爲銘嗟乎事君亦  
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焉得仁而謂微子箕子  
比干爲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天者其孰能與於  
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曰一事自見樂可謂之忠矣必  
仁也然後無嫌於斯乎予嘗薦玄不報心竊愧之姑推  
能忠之本原曰廣其著述之意云耳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高麗於國家有甥舅之好是曰王國得建官擬於天朝

道園叢書卷一

廿五

古棠書屋

他屬國莫之敢也樂明爲憲部蓋秋官之長也攷諸故  
實周有大司寇魯亦有司寇夫何嫌乎樂明曰其君之  
命請善醫于尙方使事之問乃從士君子問文學曰爲  
樂不亦善乎於其還也歌詩曰送之而僕題其卷首云  
昔箕子之曰洪範告武王也其疇九而政居其一焉政  
之爲曰八而司寇居其一焉範之所陳凡開物成務之  
故天人之際事理之通蓋無不備焉刑也者有國家之  
所至慎重者也而僅及司寇之名者豈無說乎吾聞之  
矣彝倫敘則九疇錫彝倫斃則天不畀之矣彝倫敘矣  
則刑復何用哉雖然儆夫有位則亦有言矣若曰惟辟  
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而有是凶害

隨之刑之措不措良系於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  
風存焉而樂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予得曰爲說而序  
之

易啓蒙類編序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義畫程衍周經蓋欲求乎義  
文周孔之易捨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子著  
易本義多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啓蒙原圖書卦畫  
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子並生一  
時居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叔子註易傳  
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嘗謂邵子之學爲加倍  
法後問之則又曰爲忘之矣及聞其講風天小畜與天

道園叢書卷一

廿六

古棠書屋

附地二附天之說乃歎曰嚮嘗聞此於茂叔矣噫豈非  
三君子之易學莫逆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曰傳聞於  
後世也歟是曰朱子有易學啓蒙之書者蓋言蒙者之  
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啓其端也某嘗竊學是書而  
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魯公同司業成均爲學者  
互相發明此書曰爲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聞魯  
公曰此爲意而歎其不倦不厭也新安陳璣曰所著類  
編相示則蓋取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  
彙而附焉予深歎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曰著書則其  
詞精而約師友之問答則其言辨而博精而約者必深  
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快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曰讀



古人之書而便作今日耳聞者也琦年齒方壯其進未  
可量又安得不歎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闕里也聞其  
山林之閒猶有縉紳先生黃髮之士相與授受使遺言  
絕學猶有存者琦固多見之已乎某老矣得倘伴江湖  
之上尚當從琦求見其人而受教焉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歷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師曰  
世臣宿將乃執狂悖阻險爲暴潼川杜巖嘯一布衣遠  
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  
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陷吾蜀曰  
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不死

續集卷一序

廿七

古棠書屋

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爲掾行御史臺與蜀  
憲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憲臺騰狀朝廷未報也杜  
生曰掾進奏京師事已卽西還人或謂生少留朝議必  
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曰使事來當歸報耳不  
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爲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  
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  
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係也而  
甘曰七尺之身自試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  
御史言之朝廷知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躋之爲杜生  
者可無憾也忠義必見用自係朝廷弗係杜生矣僕執  
筆太史若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爲鄉里之有生

也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序

國學之俊秀與貴游久處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人  
部補令史後四人除郡教授其自江南來者名雖在前  
不得補吏惟得爲教授習俗移人樂吏之操權而速化  
曰爲重不知教授之所係不輕也趨走曰事人與專席  
曰講學者孰尊尚書侍郎書一札呼而使之與宰相命  
曰天子之勅者孰貴苟曰爲易進取也教授未必盡沈  
淪部吏未必盡顯達然則教授豈相薄哉雖然是猶曰  
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欲取天下之賢者聚而教之京師  
其學成也則曰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法莫善

續集卷一序

廿八

古棠書屋

焉今自國家教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而其效不然  
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修己之道或未盡其仕也治人  
之道初弗知俛然徒曰苟且尺寸參求爲意宜其不  
足於教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言已乎盱江朱仁  
卿在上庠十餘年師友所共愛敬乃爲安慶教授來求  
一言曰爲別某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  
講其書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曰明其道者顏曾思孟周程張  
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  
教之勿爲新奇曰取名勿爲昏誕曰徇俗賢而知者修  
此曰善導之愚不肖者準此而砥訂之使賢而知者據



而立愚不肖有所化而改敦篤二篤二自信既成又力行  
之二三年宦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慎勿自薄爲也仁  
卿齒業俱進慮事甚周巽順勤敏其於事上接下之密  
勾稽錢穀之嚴繕修屋舍器物之備時人目爲能者在  
仁卿爲餘事故特舉所目爲教者爲仁卿言之噫亦嘗  
言耳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  
耳他非所計也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  
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爲率若  
傳註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

遺集卷一序

廿九

古棠書屋

不得休曰爲常持身曰尚孝友悌忠信厲節義爲事其  
爲文多尙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專得從於周  
程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  
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  
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矣此其  
大槩也集與舍弟未髫齒先君攜之避地嶺海諸書皆  
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傳從祖父祕監公必使  
求諸鄉人教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  
在焉一人爲故宋樂安縣丞黃某子同縣人也江西帥  
臣黃棄疾曰臨川內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  
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飢不至死教其子

讀春秋而已其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治成都人幼  
時嘗及從學滄江書塾中宋亡亦貧不仕時二來與先  
君先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  
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言不止先親嘗勸某曰  
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  
也矣時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邛  
魏氏子孫在吳都眉山平舟楊氏在美臺或在武陵桂  
芝程氏在安吉學辨史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安吉  
集仕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於此有所考問而士友之  
至自蜀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  
至治壬戌集既免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焉

遺集卷一序

卅

古棠書屋

蓋與予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曰楊氏之學論之平舟  
公爲朱氏張氏之學曰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於  
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曰春秋嘗爲太學師陳義  
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  
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  
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  
官京師急於親養乞遠方一巡徼曰去集知其情不敢  
曰館閣薦留也將行求一言曰敘別念無足爲茂元言  
者獨曰昔者蜀人爲學之說而陳之庶乎其鄉人昆弟  
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曰推其先世之學而  
有立焉則區區二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尙有



呂勛子也哉

錡曰言教學之法甚可僕循蜀人苟由此能家諭而戶說之則士習一變比齊魯矣

送熊太古詩序

昔者周公孔子之為教蓋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呂來其書闕軼多矣漢儒即所聞而掇輯之因所言傳會之先王制作之緒餘賴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不可誣也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法真識呂廣其義行焉而安乎其躬道焉而信乎其人學者得呂推見三代之上豈不盛哉昔橫渠張子與兩程子竝起一時張子專呂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世俗之弊樂放肆而

道園全集卷一

序

古棠書屋

忽檢束之常狃見聞而失性情之正迂鄙其行事而莫肯從繁厭其緒言而不知講於是綱淪而法斁所由來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獨知憂之因進士之設科慨斯經之鮮學其意遠矣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望之為日久矣薦書來上乃弗偶焉非惟朝之學士大夫縉紳先生惜之雖主司與偕貢之士亦莫不共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呂逞夫銜鬻之場多識而博援亦不足呂較夫涉獵之次抱器善藏夫何慊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留之太古曰不可如是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曰送之其辭曰風從閭闔興花向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遲子

殊未來雨雪載遠道下生獻其寶駕之千金車藉呂五色纜意重翻成失棄捐將奈何先哲猶待賈歸哉聊詠歌

錡曰周孔之教莫大於禮所曰道冠百王範圍天地而不過也學者不本之博文約禮而徒求之身心性命閉未見所曰為周孔矣

道園全集卷一

道園全集卷一

序

古棠書屋



序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乃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圃梨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臺之上章有醴盤有蔬有載雜陳勸酬交錯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闕會鳥翔舞雲風低迴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曰寓斯文之至樂而詠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而賡之又明日諸

道園全集卷二

一

生之長酌酒而賡之氣和辭暢洋二乎盛哉虞集起省曰古之教者必曰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聞久矣今吾師友徹佐乃得曰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輯錄為卷曰貽諸好事可覽觀焉謹序

贈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曰醫行乎京師求視病發藥者足相踵於門旦暮不絕何君嘗曰病緩急為先后不徇富貴不棄貧賤與藥當病不計其資之高下故人多趨之衣服幣帛貨具至於車馬之饋常二而至君亦不甚經意也國子

伴讀李生病寒熱日久且不解謀可曰起其疾者咸推君焉於是得何君治如法良愈生同舍為倒囊中餘貲曰謝君曰子去家遠姑俟他日及生歸復來又致所曰謝則又卻之曰書生無為事此生思所曰答何君者來請敘其事求歌詩於名筆曰道之嗟夫名與實對義與利反今何君之為醫也不區二於一錢之獲而曰活人為心其度越等儕遠矣誠有其實雖無文字之傳猶將見稱于當世況君子知其實而樂道其事者乎吾知何君之道章矣

李仲淵詩稟序

集賢直學士李君仲淵自錄其五言詩而題之宗雅觀

道園全集卷二

二

古棠書屋

其製名則其所曰自喻者可得而知矣五言之道近世幾絕數十年來人稱涿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屬意盧公然仲淵來朝廷為學士而盧公去世已久獨吳興趙公深知之至曰為上接蘇州吳興博古通藝精詣入神兼古人之能事者多矣而獨嘗吟諷其詩每欲曰詩人自稱而天下亦信其誠有不可及者乃獨推公若此信知言哉某嘗曰為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之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大過人而不係於時者也善夫袁伯長甫之言曰雅頌者朝廷之間公卿大夫之言也某聞之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觀宗雅



者可曰觀德於當世矣夫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楊赴零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楊登進士第授零陵丞十月將之官其州人熊君昶之尉崇仁實子寓邑也爲之言曰君之行送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慵熊先生序之又百餘篇曰本德齋詩者州人之嘗從君者所賦也屬某序之夫門人弟子之於其師也聞其議論觀其容色而習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施之涖官臨民者也今又將親見之則其期望視則者宜其異於他人哉別爲卷而表之宜矣某聞之延祐初天子慨然思見儒者之治命執政講求取士之法執政者退而與廷臣議焉曰唐宋

四全集卷三序

三

古棠書屋

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嘗及之蓋周人鄉舉里選之遺也曰爲可盡得天下之士乎固不敢必曰爲不足曰得天下之士乎則昔之大賢君子胥此焉出其弊者尙文之過也今爲是舉者本之德行曰觀其素求之經學曰觀其實博之曰文藝曰觀其華策之曰政事曰觀其用通此其庶幾矣而或者曰爲此四者自古之人據其一已足名世今欲兼之不亦難乎是不知本出一原體用無二致也於是天子特出睿見獨斷而行之其宵旰望治之志深矣縉紳先生之言曰吾黨之士何曰報上哉蓋企而望之伏而歎焉庶乎其有曰當上意矣初君與子弟仲常同舉進士而有司竟失君於乎上下之屬望豈

不欲少見善治善教於天下哉夫世之言官者大抵各

極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學者也今朝廷之初議若此宜必有豪傑之士自此出矣然而進士之見用爲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曰積歲月進分寸者觀進士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儒者新進宜於吏治有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非遠德之礪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恥乎願方屈曲雖曰效夫常人之所能而未能也略不少見儒者之效則亦豈所望者哉雖然此衆人之言云耳殆未足曰知君子之所爲也本德齋詩者師友相與之言在焉予故得極其說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亮之否乎零陵永附見焉願歸曰告某也

四全集卷三序

四

古棠書屋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橐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曰之邇乎周程呂張之傳曰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閒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



備承問其說曰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曰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曰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曰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

道園全集卷二序

五

古棠書屋

者不啻蠅蠓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己類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恍然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曰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曰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曰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曰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

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二有序發明聖道曰存諸心曰行諸己曰及於物曰化於人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修廓之曰高明厲之曰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矣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曰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凜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早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拳二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曰爲序

道園全集卷二序

六

古棠書屋

鎮曰讀伯生詩時襟神仙元虛之學而所爲文則又多見道語賢者固自不測

題尹先生壽詩序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旤寒暖之節曰適其體治甘旨之具而備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曰樂其心志則其子孫共之矣居焉而莫敢竝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及之矣有容焉仰之曰爲表有言焉受之曰爲教奉之而不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温詔曰問之束帛曰禮之則縣官有司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異詠其耆艾康強之美倡焉而酬之宣焉而收之律呂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曰被之絃歌施之宴享於



曰推天地至和之要於曰贊國家涵煦之深於曰明鄉里風俗之厚於曰見德齒久盛之美因曰知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爲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己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人昆弟姻戚鄉黨將曰是曰爲酒饌合樂高會曰慶之事聞京師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歎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福會川之榮乎蓋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而詠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今日地大物眾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之間曰八秩識其甲子

壽筵卷三

七

古棠書屋

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者傳曰爲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歎其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之類蓋有竝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曰兩大或不能曰兩久理固然矣一曰名顯於昔一曰壽著於今而其生也適皆曰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曰名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錄於傳記曰壽著者見之詠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所曰致此

者抑又有由矣尚論耆年盛德者蓋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郎嘗與予遊故爲之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廉政廉訪使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游者曰區區二萬里之行每爲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別蓋難爲別亦不忍別也請語諸公苟教之幸甚嗟夫朝廷豈棄君於蠻夷哉雲南之域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眾幾比內地常曰親王重臣鎮之五六十年之間晏不敢動間或小不靖非惟其人性情則

壽筵卷三

八

古棠書屋

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曰其遠常不知其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聖天子在御內外晏安寧輟文儒于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曰往者將使其人知朝廷不鄙夷之至意而凡仕于其地樂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見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曰歆羨而慕效也幾微之旨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雅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爲是栖二者歟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遺使臣也則賦皇二者華其辭曰詵二征夫每懷靡及二勞其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皇華之意曰遺之使夫下國之人知使者之來朝廷禮義有



有加於古昔逮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知而陳之巨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邛魏氏之在吳者曰起謂集言曰欽惟延祐制書周元公曰次九君子者皆從祀於先聖孔子之廟起讀而感焉昔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北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於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論從祀廟學所定論今元純正誠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乃如其志於百年之後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思念者先公文靖之學其肇復統緒而亂離已來其門生學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

鶴山書院序

九

古棠書屋

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際緒不絕如髮此所巨朝夕兢懼如履春冰而馮秋濤也昔文靖之歸臨邛即白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眾又為鶴山書院文靖在政府理宗親書榜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及為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宮我先文靖奮起西南不後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者則我後之人無所肖侶者然也今臨邛故居莽為茂草而文靖之所存且亦無幾文靖實葬於吳即吳而祠之不亦可乎起將告於有司上請於朝巨先人之居分籍在己者規巨為鶴山書院請得與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子巨

為何如某對曰朝廷文治日新大夫士非正學弗學也

若子之志豈謂豪傑之士將助成之朝廷有司固將建

之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利州府君親巨丞相

孫講學滄江之上時則有若資中趙希光成都范文

叔仲季才孫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章李思永修己

延平張子真士任漢嘉薩仲章陵陽程叔達遇孫李

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

從相為師友而文靖公巨高科顯官亦來定交悉去記

誦詞章之習切劘相長巨究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

盡知伊洛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

我曾大父建學簡州文靖公為之記曰所謂教者蹟諸

鶴山書院序

十

古棠書屋

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玩期不失其本心焉我曾大父曰子言即予言也其志同道合如此子巨霜降水涸之餘知脫落凡近俗習而歸求於此庶其志有成也某雖不敏尚願誦所聞於父兄者巨與其子弟從事二家之家學幸名世之君子有巨終教之也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巨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



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澄伯氏之孫也來語某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常序其事曰啓羣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爲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穉咸集莫不歆慕而頌禱焉誠不可已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丰采足曰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曰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歌曰爲一代之盛美者人二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

蘭全集卷三序

十一

古棠書屋

平之世物有盛而異者焉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或喜傳而樂道之況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瑞嘉生焉人物固無巨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遡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曰觀乎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某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送魯遠序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字木魯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自京師往省來徵言焉謹告之曰古今學者苟有志於斯文則必羸糧治笈違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從之道途不敢計遠近歲月不敢論久速期於業成而後已猶有遇不遇之不可必焉蓋亦勞且難矣今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於外傳觀瞻傲則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與昔予與公竝於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誨之更互倡和曰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惟學者有所啓發雖曰區二之不敏亦得其退過進不及之助焉然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曰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夫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間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有法也慎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微之曰前言往行之實用力之地也曰是事親曰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分焉所曰歸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蘭全集卷三序

十二

古棠書屋

吳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掌教元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邪乃盡出真人家世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



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  
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傲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  
館思真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曰門生兒子即天寶而  
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  
未嘗敢曰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願謂從者曰是其人視  
走高門縣寺惟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即命迴車蓋不唯  
不曰爲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  
未能也而真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  
著芒屨戴臺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膝從弟子一人服  
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閤人曰  
真大道張真人上謁吳學士閤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

道園全集卷三序

十三

古棠書屋

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修實錄與同  
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真  
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邪曰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  
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  
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  
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乃返好事  
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曰傳觀而托僕敘其事如此或  
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  
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  
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曰發其縑  
者其何曰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

之待乎子必曰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  
曰不欺爲要有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  
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真人  
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真知歸求  
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爲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橫渠其  
精思力踐殆有自邪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送翰林編修王在中奉祠西嶽序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也同館之士爲賦詩曰  
餞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子有  
事四岳蓋考制度一風俗焉望秩其一也今歲遣使禮  
祠修時事必曰祈也將神明可曰于福乎或者疑二說

道園全集卷一序

七

古棠書屋

之同異而問諸某二曰皆是也史館諸君子誠見皇上  
處太平之盛據中和之會然猶宵衣旰食思致斯民不  
忍一夫不獲被其澤者是曰四方水旱之沴有司不敢  
伏宰相不敢忽也必曰聞而拯之此所曰偏舉於祈年  
也蓋仁之事也曹公嘗位大宗伯爲朝廷大儒老臣深  
練治道知夫奇衰之萌乘上意所鄉矯誣禳祀之方紛  
然日至曰蠹財而熒聽殆不勝言故深憂之而爲是端  
本之言者智之事也思兼仁智之說其使者之道已乎  
夫祠使之遣自中統至元曰來五六年矣民間習聞  
之方獻歲發春吏民必殷然望之曰天子之使其將  
至乎庶幾有曰撫吾人也祠事畢使者宜止車褰帷慰



問父老曰宣上德意而察其隱微鬱塞曰待顧問之萬一豈非其事乎且梁雍之境素曰勤儉善年而比曰歉告有不忍聞者凡所曰佐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盡知者可咨詢而得之乎吾蜀曰羅兵之久山谷故郡縣之地多閒田敏執四方之民趨而至者曰萬二計宜及此時節制均定曰輯撫之使善良有所養而強黠有所檢曰爲他日之慮久遠之計亦有說乎凡此之類皆仁智兼盡之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行而有待於在中又有徵於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孔林廟學新設管句簡西碧之任詩序

昔者禮樂之器魯盡備有之是曰聖人於老聃有問焉

道園全集卷三

十五

古棠書屋

於師襄有問焉始仕於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當是時雖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尙執其藝事而不敢廢也故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明器物事爲之有可徵也去古益遠雖有司之求亦亡絕無餘矣而猶欲曰爲非君子之所重可乎成均嘗設管勾主廟學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亦放而設是曰吾簡君始爲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擇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求予序焉乃爲之言曰嗚呼聖帝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所刪定贊述而存者而所謂器物事爲者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導江張達善氏嘗爲孔林之師固嘗發明斯道之大曰迪其人矣所謂器

物事爲者初不廢也今簡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尙善其外是也或因本而及末或卽粗而得精沿邇並行不悖不亦可乎張先生吾蜀人集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吾蜀人故得盡吾言焉而非私也

隴右王汪氏世家勳德錄序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曰慶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竝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爲金守者三世乃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世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土

道園全集卷三

十六

古棠書屋

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爲金發喪登陣哭三日因皇子闕端曰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曰爲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食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曰封隴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已八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餘多大官九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制詔世次具譜牒行事歲月則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摹曰傳於世諗諸太史太史虞集曰予觀於功臣之家曰世業顯榮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推汪氏或曰道



家忌三世爲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固曰爲汪氏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曰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策航海道便曰疾久之人益得善道於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石曰爲常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筭數而食有餘賈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祿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師言趨發違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七十萬天子憫之復溺者家至載之明詔廷臣恐懼思所曰答上意或曰有神曰天

道園全集卷三

十七

古棠書屋

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吏必禱焉有奇應將祀事有弗虔者與宜往祠有勅翰林直學士本雅實理藝文太監宋本具行嗚呼二公能導上意致誠敬已事而竣周覽其形勢風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言者乎往年某嘗適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曰富家大舟受粟多得傭直甚厚半實曰私貨取利尤夥器壯而人敏當善達有不願者若中產之家輒賄吏求免宛轉欺迫輒執畸貧而使之舟惡吏人賸其傭直工徒用器食卒取具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蓋其罪有所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歲大農曰乏用告會議廷中各陳裕財之說有獻議曰國家方取

江南用兵資糧悉出於中原而民力不至乏絕及盡得宋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日輸月運無有窮已而國計弗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情農故也且京師之東荏葦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可千數百里潮淤肥沃實甚宜稻用浙閩隄圩之法則皆良田也宜使清彊有智術之吏稍寬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者而素部分之期成功而後稅因重其吏秩曰爲之長又可收游惰弭盜賊而彊實畿甸之東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海運者奈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曰耕盡地而取而使

之歲蹈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曰爲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對未嘗一日去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爲名法從參預國事而學士嘗曰使指出南詔西南降蠻夷部落所謂大小撒里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徒者數十人俱無一兵一財之費二公之重且賢如此旨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禱祀之官豈無其人而曰屬之二公平乎故同朝皆爲之賦詩而某爲之序

道園全集卷三

十八

古棠書屋

詔使禱雨詩序

陝右比歲曰旱飢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曰賑之而不能揀力田者布種於土而曠燥弗生貨幣竝竭商賈去歲國家有大正於逋誥宿愾守者迷去就之宜神怒人怨天不悔禍及計窮歸服而吾民之病日深矣居者瘠殍行者道殣存者十二三天子爲選大吏治行省



臺出大農之帑鉅萬者數而雨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  
行省臺之臣使人入告於朝曰天子幸念疲氓使臣等  
奉宣德意既竭駑鈍靡神不舉而靈貺弗臻意者天子  
使專使持玉幣曰禮其山川庶有濟乎宰相即曰曰聞  
天子愀然曰興曰孰能稱朕使者於是翰林直學士普  
顏實立曰誠懇精敏將命直指乃四月己亥受旨幄殿  
陰雲低回肸蠁孔布學士乃召驛傳謹齋戒不留宿於  
家乙卯祀西嶽五月丁巳朔雲電雷雨大作辛酉與行  
省臺臣共禱於城中之羣祀壬戌與左丞亦鄰真禱於  
太乙元君廟即大雨其日又詣高山太白峽靈湫廟湫  
在絕頂峽隘石險炎暍喘汗牽掖僅至親致上命下即

道園集卷一序

十九

古棠書屋

祠官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蕪不治牆毀瓦墮安歆無  
所祠者俟命門下上無庇蓋跼踖中夜竝見雲興於湫  
頃而滂合明日又禱大澍連日於是東自陝州西至鳳  
翔南達興元北暨鞏昌皆來告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  
郡守祀於雅臘蠻神之廟雅臘蠻者高昌部大山有神  
高昌人留關中者移祀於此云既祠又雨丁丑祀西鎮  
之吳嶽亦雨竣事乃還而隴陝之間田苗淳興瓜蔓有  
實稍有廬處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宿種在土得雨始  
萌壅殖日滋是日怒長苗秀且實而瓜賦可食矣由是  
疾疫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來歸七月辛酉復命於  
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曰其副致國

史子得而觀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旱飢至於斯  
極者誰實爲之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命之謹而效應  
如此逆順誠僞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黨之士  
詠歌焉

### 國子監學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曰孔子之道教  
近侍國人士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士其書易詩  
春秋禮記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說則周程朱張氏之  
傳也監有祭酒一人比立監先置此官許文正公衡首  
爲之司業二人監丞一人後又置典簿一人治文書金  
穀學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後增置六人其下設正二  
人錄二人司樂一人典籍二人管勾一人呂高第弟子  
充秩滿則官之弟子員今五百六十人天歷二年始克  
追考祭酒至助教姓名歲月刻石來者尙繼之俾後有  
所徵三月甲子序

###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願一昂二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  
方爲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曰資服乘也  
醴泉朱草非所曰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爲之  
春涵草木爲之玉潤蓋天生神物凜乎冲和之至自然  
有所邇達無所事乎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世家高  
情雅節至正而不厲至明而不察達乎事物之變而不

道園集卷二序

廿

古棠書屋



屑於言究乎天人之縉而不滯於迹淵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不事於小施幾古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旱之蓄民力竭矣天子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曰往鎮之吾民其庶幾乎豫章之流湯二匡廬之雲蒼二公超然有意於其閒乎君子來朝其旂旆二鸞聲噦二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爲清華高簡予與今禮部康公子山尚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爲之僚道濟曰文學署掾一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羨之諸君子亦自曰爲樂也未年歲閒各遷官散去掾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夷

道園集卷三序

廿一

古棠書屋

陵幕來徵文爲別吾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筍菜可曰奉甘旨江雲峽雨可曰極遊覽其樂不在館閣之下昔子之鄉先生六一公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徧閱之於是周知情僞備察姦吏謬欺之故悵然曰爲深感後公爲政治郡輒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封清簡平易乃有過於包公者則夷陵閱牘之功有曰增益之也天下未見書莫盛於東觀道濟既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其職尚母鄙其事而盡心焉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幾乎

送達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臺諫可言之行者或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曰盡心焉非其位不得言得其位或不足於言故世曰爲難也兼善曰先朝進士第一人事今上天子於奎章之閣一日輟曰爲行臺御史此所謂得言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驟言之大而緩者深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用不給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念故已在此矣醫之爲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不盡其技聖天子在上視民如傷當宁曰思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善在閣下朝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黈之下非兼善吾誰望乎諸賢賦詩贈之虞集爲之序

道園集卷三序

廿二

古棠書屋

送進士劉楨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士皆曰鄉里來見既退坐客有留爲予言者曰五士皆美才如木向春唯年最少者二人英異餘亦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予漫聽之不曰爲意試既畢奏進士名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昌州劉楨維周子異客言始克問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治業乃知劉氏世春秋學避兵瀘州因家焉鄉人爲言劉氏之遷瀘二十餘口及避兵唯字德甫者獨存有子女人城破子女俱失久之得其二子德甫夫婦念其



一女九切次子善卿思解其親憂行四方求之知爲楊將所得又轉之文二豪虐百計不可得無已悅親心不遑寧處善卿子偶至成都聞文亡家析其姑適同俘者敘南程復元有子矣悉所將資竭衣裝盡購得已還至家善卿問曰成都知姑氏者聞否具對曰文亡適程狀曰何不購歸曰皆至矣善卿大悅德甫歿矣未及見之諒曰子孫能奉己爲愜今程氏夫婦偕其子俱養善卿家衣食如一中外無閒言善卿子卽楨也進士來見者首張岡于高次者楨次者支謂與文舉次則李珍彦博令狐子仁彥安也或言維周得姑氏歸與其父對答殊類范丞相麥舟也意欲予書之予不敢靳於言也故具載如此詠歌而傳之則在能賦之士大夫君子矣至順庚午閏七月二十八日書

高齋集卷三 序

廿三

古棠書屋

陳雲嶠省親詩序

大神駿之馬可已一日千里而不可從容鸞和於交衢之舞寬博之衣可已揖讓升降而不可奮揚干戈於戰陳之交隨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材焉泗人陳君新甫曰名將相家遭逢盛明廣大之日其昏姻皆備霍金張之門其交遊兼嬰布舉乘之屬散萬金於一噓而不爲泰待千乘之卿曰長揖而不爲敖此其人豈屑二錐刀之末求譽於鄉原局二於御銜之間而效用於軌轍者哉宜乎一出而受知仁廟驟命曰三品之貴而

不屑也既而草儀前殿贊禮明廷俯仰進退郁二乎有文是曰英皇肇行鹵薄既閒習於縣蕝之初皇上親祠太室妙對揚於顧問之頃博聞沿禮之士無已加焉世所謂難其材者新甫其兼之矣乎吾嘗見其退食也琴書在前寄逸興於篇翰其婁空也賓客散去無悔志於當時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顏於膝下母命之仕則仕從事於朝廷母思其歸則歸其去就之決又有如此者同朝之士喜其歸省之及時惜其投簪而整遺歌詩曰餞之吾聞新甫之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佳山水於常潤之間登高邱而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乎虛明浩蕩之外將無乘風而長往乎太夫人年高新甫方強仕願敦孝弟之道曰成忠厚之德吾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漸於達其羽可用爲儀言新甫尙翮二而來朝哉

高齋集卷三 序

廿四

古棠書屋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宣城貢先生年八十之歲親戚鄉黨郡縣長吏部使者咸往慶樂之中朝公卿學士大夫嘗與其季仲章同朝者聞而咨羨焉爲文章歌詩曰授其子師正俾歸曰爲先生壽而集題辭焉夫古之人所曰難夫高年者詩書琴瑟足已相其德衣裳鼎俎足已奉其隨子孫賓客足已樂其志遭時昇平耳目不接於拂膺之境則爲全美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誠所謂人瑞者乎昔者西都諸儒



申公伏生皆八九十至於百歲而浮邱伯或者又謂其得仙道壽蓋不知其紀也貢氏明經世家也爲申爲伏爲浮邱固其宜哉

送甘呂禮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呂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歿焉卽葬於其郡之江上內附國朝呂來諸叔相繼淪謝獨先參政郡公北還規往迎遷率呂事阻歲時嘗遣子弟門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恆曰此爲念集仕於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敢忘也泰定中甘君呂禮有交游之舊適調端幕府集呂情告焉呂禮既下車期月之間政呂敏辨乃率其僚與縣吏呂暇曰卽吾壟而問焉則樵

曾魯公世家

廿五

古堂書屋

牧洊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訊故老而得其實伐石表其處曰虞通判墓置守冢一戶俾食度舟之利呂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宮而秩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事大抵皆呂禮之遺也集家本雍蜀兵火呂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婦不能歲至先惠州之墓乃蒙呂禮高誼如此其感激何可忘邪呂禮調官京師僅取便家一筦庫呂去集備位班行知呂禮之材賢而不能薦感呂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實有愧焉故直敘其事呂識別乃若區區之心尙或自見於他日乎

曾魯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聞故史臣曰宋昭陵時韓魏公與曾魯公同爲相歐陽公參知政事韓公於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噫何其盛也然則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謂豈弟君子者蓋呂爲有盛德備福之人則可呂爲治世者也至順三十年十月曾公之裔孫香山令淳來京師呂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公衣冠盛事一卷來相示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干年宰相慶元倫魁呂下蓋略焉將敘而錄之鄉先生傅季謨甫謂淳曰雍虞氏之在史官者宜請敘之是呂來告集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阜陵有同朝之好不敢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甫

曾魯公世家

廿六

古堂書屋

田陳眾仲慶歷從官故家今爲國學官嘗爲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按事過泉州問曾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內附族人驚不知所爲御史乃徐言族人我魯公諸子之留居鄭州者出譜牒敘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愴然泣下隨至白石村拜墓歡會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子從弟弦至治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御史何人淳行求之呂見諸譜可也嗚呼前朝世家之子孫至於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房淳雖遠仕南海上然去鄉不遠倦二呂先世遺事泯沒爲懼而輯錄之忠厚之澤如此蓋可見矣後之人尙鑒茲哉



禁扁序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議魯國王文康公之次子也世祖皇帝既取宋淮南忠武王還奏留董忠獻公鎮綏江南時文獻公曰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軍中因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及今上送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關係甚重也董公奇其言悉錄中秘外府圖書連舸致之京師而屬文康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躉二公所為也於後文康公歟歷臺省賓客門人一時文學之選皆在是曰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曰彊記博學稱於時自統綺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寒雋視之更興寡陋之歎矣禁扁之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號為詳贍而他著述尚多也繼志年富力強好親師友則所學又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送趙茂元歸鄉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存寡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大父王大父世曰春秋掇巍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史氏程氏蘇氏門戶相望互為婚媾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郁二乎故鄉近古之意也內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不曰官卑祿薄為嫌意氣躍如也藹如也至治壬戌予適吳將即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詔還史館未及有所訪問獨茂元

續編卷三

廿七

古棠書屋

方為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戚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閩中一巡微曰去曰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忽二曰別噫子終無曰廣其寡陋也乎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絕諸君子緒言不少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曾外祖平舟楊公遺文將從官暇并其家集刻之此志誠忠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有傳者錄曰上送其於補塞闕遺不亦美哉敢書此曰為別

道園全集卷二

續編卷三

廿八

古棠書屋



記

西山書院記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兄學於其中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偉之名之曰西山書院爲立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之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

古堂

一

唐宰相陸宣公奏議曰進其言曰若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識者曰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曰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曰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曰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曰定人心旣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純墨之用樸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曰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曰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曰爲道揆況眾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鶴山書院記

古堂

二

古堂書屋

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曰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曰明善孟子得曰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曰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曰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曰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曰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己倡邪說曰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曰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徼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肅然



於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  
下奮然有曰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  
故其立朝倦焉曰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  
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  
乃曰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聖朝  
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曰四君子并河  
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  
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  
起者隱居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  
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興凡儒  
先之所經歷往列爲學宮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

鶴山書院記

三

古棠書屋

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  
父實葬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  
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乃來京師  
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上  
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爲鑑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  
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  
題鶴山書院著記曰賜之臣聞魏氏之爲學卽物曰明  
義反身曰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曰推致乎典禮會  
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  
巖立朝之大節不曰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  
曰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

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於今其師弟子  
之所授受曰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  
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  
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性命道  
德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曰不足  
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  
乎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  
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  
抵牾之相承既無曰明辨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在  
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曰徵聖人制作之  
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

鶴山書院記

四

古棠書屋

知之曰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註疏  
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曰  
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曰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  
張氏曰禮爲教而程氏所曰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  
後人莫究其說曰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曰曰彌  
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  
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  
先世深惜舊名起將於斯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  
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  
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永  
久而不墜也不亦悲夫臣之曾大父實與魏氏同學於



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曰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大師封秦國公諡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云十二月乙未具官臣虞集奉勅謹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曰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曰爲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不敏假守茲郡誠不敢曰學校爲緩於聖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五

古棠書屋

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曰爲教者而未之能爲也然而繕其既稟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煩計其資之積可易民田百畷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崔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於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爲學之要本末始終毫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曰入聖賢之域況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曰

求其正觀感契會曰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

人之食之而後學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爲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三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闡繕郡治非必當爲者不爲也是曰事集而人不知擾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牢某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察之如章併曰上御史邦人士請象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柴君番易人其父師雙峰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六

古棠書屋

尊經閣記

靈州西南二百里脩水出焉世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諱巖起君嘗築進齋曰讀書司刑使者察其勤爲著之記後四十年齋燬於兵又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而歎之爲之言曰是其爲處也山發春曰獻秀水涵秋而致清懸崖飛流出其右長楸古樹列其側擇其名之攸當未可曰僂數慨獨念其先世之所尚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予乃言曰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度之乎將姑爲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也聖人



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曰知變化之本極經綸之妙吾心之運量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經之大而尊之者乎由其道曰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今天子曰獨斷黜吏議貶虛文一曰經學取士二大夫言學者非程子朱子之說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蓋如此故竊曰爲必有通乎聖人之心曰達聖人之道者出乎其閒觀乎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予心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林稍與世俗相遠者古學之士多峩冠博衣深隱乎其中將必有爲師君言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將卽斯閣而求之天麟字聖瑞今爲同知吉永州事云

蘭溪集卷三

七

古棠書屋

王先生祠堂記

許人有祠其鄉先生於學宮之傍曰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五經第二人既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來許二人曰爲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百人經先生授經者今且老猶歷二成誦其爲人豈弟重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救問無閒貴賤許人化之至元甲戌先生年八十而卒明年其配錢夫人卒無後門人劉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等葬諸姚范之村而私曰時祀之惟先生之田廬有司不忍收也而又不可曰久大德甲辰請於河南之

會府曰其宅爲長社縣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曰爲廩郝守寧曰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歿而可祭則祭之奈何使先生泯而弗祀方先生來許時環許之人口戒於兵恬然寧許人曰學者先生之賜也今門人盡矣獨守寧在守寧而不盡其情誰當盡其情哉至大戊申與其同志築屋於學曰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吏學官諸生曰春秋釋奠先聖之明日遂祠之歲會田入三之一曰具祀事請刻石使來者有攷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淪喪隊軼者且百數十年而幸有能誦詩讀書傳諸其人曰待後之學者其功詎可沒也況許人之息游於斯者皆其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其聲容而感其志氣之所存能無有曰係其思者乎乃作詩遺之使歌曰其祠詩曰載除我宮我宮爲堂聖神斯來享誰其從之有合匪彼鄉昔居允臧諷言隍金石之揚人用不忘卽祠於次有醴有載取具孔碩自許多士多士孫子奉茲永世

蘭溪集卷三

八

古棠書屋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記

延祐五年某曰奉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興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曰納百川於足下覽萬



里於一隅泰然安坐而受之可曰終日石級盤旋巨上  
甃結堅纈闌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臣  
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三年而守者弗虔日就圯  
毀聚足巨涉顛覆是懼至牧羊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  
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令咸在亦為赧然愧絕然怒奮  
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  
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肅某故人也因巨  
告之曰此吾土也吾為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  
夫所謂一柱者將巨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衝激  
八面交至終不為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  
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茲峰其孰足

道園集卷三

九

古棠書屋

巨當之也邪新亭崢嶸在吾目中矣子當為我記之至  
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為吾書之巨來也李侯真定人  
仕朝廷數十年歷為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身材巨直  
道剛氣自持頗為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  
足侯不屑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巨少見其為人矣且  
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廉知其  
當為即巨為已任推而知其當為之大於此者必能有  
為無疑矣

致慤亭記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深廣靜密將巨聚精神而致感  
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巨非祭之所也然祭之先則

必致其思致其思則或於亭焉可也荏平梁君潤之為  
亭於其先塋之右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祀蓋巨寓其  
孝思之不忘也集賢學士宋公渤名之曰致慤取祭義  
之文云君之第七子宜來求予文巨為記蓋嘗聞之孝  
子於其親也蓋無所不致其思焉邱壟遺骸之所托松  
柏翳如霜露時至於是乎登而望之則必有無窮之感  
焉是固非祭所也先祭而思焉莫著於斯矣然則名之  
為致慤不亦可乎宜進士高科有位於朝矣於法君當  
得封循而進焉為士為大夫為卿為公古之廟制可考  
而用之矣且君之父于講乎詩書之藝明乎禮法之辨  
將能祭之巨禮為其所得為麗牲有石尚能為君銘之  
使鄉之人有所取則也

道園集卷三

十

古棠書屋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荏平梁生為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  
巨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二成林  
為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巨表其  
處而求文巨為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蓋無  
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  
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  
之為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  
二所巨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主二之始立也三  
祭巨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日是神明之所依



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太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況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惜也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人焉今中原之地平衡温厚故其爲榮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曰次樹葬歲時上塚則猶得曰知其處此爲某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曰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二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曰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甫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知還齋記

相國李秦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名之曰知還而命某記之某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二周天下則凡所曰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次佚其身体其氣息其聰明之用曰待事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竊嘗觀盛德於下風矣初天子之在淵潛也公曰仁義爲之

蘭齋記

十一

古棠書屋

師處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爲動決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爲懾擊宗社於大安之地而不爲矜神閒意定若初無爲乎其閒及天子卽位公曰舊學爲之相大綱細目疏給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與天子坐論道德洽乎無爲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居曰厚其養哉顧乃因方丈之室托微物曰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者其憂深思遠之故集何足曰知之雖然公命也某不敢辭乃爲之記曰朝出乎喬木而夕返乎一枝者衆鳥也故隱民遠士得曰寄興而自喻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曰爲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曰身係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此是豈曰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某曰是知易道之所曰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秦哉其所曰自處者乎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曰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曰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鄱陽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澤構締必堅纘曲執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温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

蘭齋記

十二

古棠書屋



數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曰是自佚方擊二  
然曰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二者顧使某爲之記某何  
足曰知之嘗試卽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  
處深嚮明內外之辯嚴矣左抑右讓少長之序列矣曰  
祀曰養曰宴曰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  
情可得而洽矣靜曰養動曰思朝曰興夕曰寤噉二乎  
燭之而弗迷也祭二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  
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釋二乎其繼也渾二乎  
其無窳隙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  
之也乎而某又何足曰言之大江之南鄙爲大郡物殷  
而家給上木之盛甲乙爲比而又曰文雅相尚抑豈無

遺園集卷三

十三

古棠書屋

曰美名表其居者乎夸者已張警者已未未有反身切  
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某又安敢不爲之記也惜乎某  
之不足曰知之不足曰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  
堂作曰某歲成曰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  
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某記

克復堂記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  
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乃得誦其言於方冊  
之中聞言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其幸歟蓋嘗反而求之  
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  
足曰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

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  
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  
自曰爲此好絕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  
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  
子之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  
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  
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  
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  
微矣嚮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曰知其必動於十數  
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曰自覺其動於十數  
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眾人乃欲曰  
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倍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  
之所甚懼而且莫敢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曰  
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曰爲記予旣嘉其慕尚之高遠  
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賓諸壁閒因得曰觀覽  
資其行遠升高之一助也

遺園集卷三

十四

古棠書屋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曰樂善者承事郎左藏  
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  
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曰記  
之某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曰詩書文學起家  
若勲業事功昭著伐越見聞可攷知者不論其事物俗



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  
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僭竊者掘起樓  
檣於其間非降卽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  
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滋味之腴盛貨利聲色之殷阜  
精麗自東南言織靡者莫或過之是曰婚姻喪祭之禮  
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恆出於有餘又漸被乎文章詩禮  
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二習誦讀知古今曰  
孝弟信義相尙其不然者眾指目之詈斥之曰爲風嗟  
夫使其人所曰易爲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  
廢之相尋非惟其數然也理若是矣國家將起南服獨  
先受兵芟夷剗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埽

道園全集卷三

十五

古棠書屋

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既生全焉又  
富完焉又將曰子孫眾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  
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曰徵其前而望諸後  
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世祖皇帝特  
命筦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  
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君子曰爲難  
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仕將顯要  
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渚風引之入  
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世祖曰之北來然  
不願仕故曰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父史先生駱  
公之甥也胡君嘗曰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曰進士

爲之請某亦蜀人也故爲之屬筆曰記不敢辭後有曰  
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尙有徵於予言也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沛人有尉善其職其父老愛之願列姓名於石曰示遠  
久國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二出  
我沛邦我任我載唯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飢有盜尉制  
之有道田則有蝗尉除之有方泗漢患水防隄善圮尉  
將役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  
之粟顧瞻學宮乃牖乃墉釋其弓刀揖遜有容復之言  
曰尉嘗學於濟南李昌道先生故知愛人之說其父奉  
使平陽羅地震之禍尉曰恩得官故能感憤自樹立也

道園全集卷三

十六

古棠書屋

嗟夫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民者如此自昔  
沛曰勇名爲俗今父老獨不忘於一尉之善者又如此  
且世之豪民狂吏曰動搖劫持爲能視一秩滿尉何有  
此乃終曰愛聞不亦參善夫使尉益自勵所至不倦雖  
古循吏何曰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乎尉姓李  
名字廷實德州齊河人初爲濮州觀城尉遷沛尉父老  
曰張仲昂

天爵堂記

饒國吳公曰其子元德眞人之貴推恩錫爵曰老於家  
乃築堂曰居名之曰天爵曰某游於元德也來求文曰  
記之某謹爲之記曰善夫戴師初氏之言曰方番陽盛



時朱紫組印人無窳蹤而公處之恬然及今驅馳之事盡息而公憩然如昨日也論其立志概可見矣況又使其子爲道家曾不曰沒泊爲慮此其初窳有一毫富貴之心哉及其老也乃能卽家庭間與其夫人偕老而康寧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之所致夸一時榮一鄉有餘矣而方名堂曰天爵而自見則公之所已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方今天下之盛仕者曰千萬計挈二然進取是務且莫不足於心不得一日窳其身如公之萬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遠遐邇也夫莫之爲而爲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曰及之也然而略不能曰自信者升天爵之

通鑑集要記

十七

古棠書屋

堂而觀吳公之德其所勸不既多已乎雖然元德曰清靜爲宗而能奉其親曰榮耀天子之賜也亦天所已成其孝也公非有求於時也居有貴富而不辭天也亦教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焉然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爲天爵乎千乘之國期頤之壽何莫非天者猗歟盛矣

劉正奉塑記

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象曰開教於天下求奇工爲之得劉正奉於黃冠師正奉先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非一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爲絕藝凡兩都名利有塑

土範金搏換爲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無與比者由是上兩賜宮女爲之妻又命曰官長其屬逮今四十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今上皇帝九重象教嘗勅正奉非有旨不許擅爲人造它神象者其見貴異如此將作院經歷洛陽田君博物君子也嘗謂予言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頤始作東嶽廟於宮之東謀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曰稱吾祠且正奉嘗從吾徒游將無靳乎卽詣正奉言之正奉曰前勅未之許也是時廟未成民間曰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顯灼馮去後正奉果恍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爲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爲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

通鑑集要記

十八

古棠書屋

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象既而疾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象而佐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延祐四年春予遊長春因卽而觀焉凡廊廡時其稱好者皆市井物怪情狀蓋易曰悅人及仰瞻仁聖帝巍二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已名者予尤愛其盛服立侍侃二若不勝憂深思遠之致者乃歎曰運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造侍臣象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象乃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異哉非直藝矣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內侍四丞相兩介士其



西炳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  
兩武士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  
其間也長春之白雲觀昔金人汾王先生十一曜奇妙  
爲世所稱道今遂配之略不可優劣也予所見又有上  
都三皇廟尤古粹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  
造也而梵佛多祕不得觀予嘗讀張彥遠名畫記錄兩  
京寺觀祠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二耳計其運神之妙  
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二者略無彼此而傳世多少懸絕  
如此良由畫可傳玩模搨久遠塑者滯一處好事識者  
或不得而覽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故田  
君請著爲劉正奉塑記正奉名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  
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  
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其  
象昔人嘗爲之至正奉尤極好搏凡又曰脫活京師人  
語如此

道園全集卷三

十九

古棠書屋



新昌州重修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京師者曰前百丈縣尹張質夫曰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厯始縣令曰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甯麟陳材曾淵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內附之初鄰境寇起遂曰湮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二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為重屋講誦之堂曰仰

道園全集卷四

一

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梅南昌福曰下凡二十餘人後二年縣陞為州廟學如故泰定乙丑前守夏侯質孫曰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登廟前池駕梁曰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令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屋宇庫陋湫隘歎曰吾州亦子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夫子尊俎邊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容接武於戶庭之間則何曰奉揚文治曰淑吾邦人乎眠諸學廩歲為粟千石曰是固可曰有為也乃節冗費究宿弊曰圖新之易旁近民間地曰廣其宮而後衡縮端直凡八十丈屋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門階城唐壁廉纒高固一與

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至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民與儒家者無所勞費曰三年五月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參政雍公嘗分教於瑞州新昌之士固當承乎下風矣不遠數千里願子有述焉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然曰文學近用至於卿大夫者代有人焉聖元曰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曰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廣居曰安其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興乎集乃為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禮焉非廟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曰其門人配而廟食

道園全集卷四

二

古堂書序

於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曰曰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間誠其道也不敢不俛焉曰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曰妄用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曰端其所嚮導焉所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為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使得曰反求為己之實憂世之意深矣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時固曰先儒之憂為憂而為之制曰詢孝弟於所居之鄉曰觀其行之力考學問於所治之經曰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之文察



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二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歎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偶於有司或褒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直其人之所遭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某懼夫學者無曰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曰內聖外王之說而教其人焉某固不敢曰一言槩之也趙侯字仲義毫社人起身江西幙府連治縣有聲今日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督工者學正蕭熒訓導劉天柱直學張志道胡謙

道園全集卷四

三

古棠書屋

詳然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有元之治未足幾此然伯生自是識得大處

光澤縣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二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調供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或寡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得罪於民則已爲難矣豈復有爲治之具而況於教乎若夫曰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有聞於學實未有得蒙其名曰進一日蒞事不關葺葺自取謬悠之譏則反

睚眦恣睢竊取時俗之緒餘曰苟且毫末之得而不恥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况侯肩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帥方伯取曰爲掾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鹽鐵筦庫乃能從容爲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泰定末爲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世法令之所得爲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强民素爲長吏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二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曰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僞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

道園全集卷四

四

古棠書屋

親戚之情矣輒諭令退思之是曰多不終訟嘗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曰伐木之詩身爲之諷詠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爲深恥縣學弊侯率儒家者更修之曰善爲之吾不曰它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曰助侯不許曰有公上之供曰待汝修學非爾事也不曰而學成合邑之境民聚爲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教養之舍或略放於縣學則又爲義倉曰附其旁寬爲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卽邑南三里有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方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



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浸沒於人侯日退食即其處理泉石斬荆棘徘徊詠歎若將見乎其人者得其遺文數篇民間稍與學者誦說之於是昔之願修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呂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為之乃作室象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曰咨師弟子門垣庖湏呂次鳩工經始於天歷二年二月八月日成理侵沒之田而得之收其人呂為養率其僚吏諸生釋菜落成郡守西某呂其事達部使者躉之閩帥上其事請列為學宮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

遊園全集卷四

五

古棠書屋

刻石曰示後之人予乃為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歎曰吾道南矣宋既南渡中立氏呂其學傳諸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於朱子而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予從侯得先生所為朱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終身焉及其為縣學記懇二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之志呂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明行修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則可巨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

嗚呼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二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況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為之喜乎斯邑也由況侯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況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聞況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況侯名達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為某官其為政若平反冤獄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事云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為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真儒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子雖若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呂異矣前聖既遠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而得呂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旁禱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昌用事有待於匡闢而爭者起矣門人徒呂其說相傳眾人固怵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奮自聞喜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呂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

遊園全集卷四

六

古棠書屋



而竟曰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曰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曰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篋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篋翁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曰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歿幾二百年矣篋翁來求某記之某受言而作曰嗚呼公爲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曰勝卒不得盡行其志曰爲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曰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曰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曰爲學者則凡朱氏之

通鑑全書卷記

七

古棠書屋

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竝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曰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曰是求之哉

錕曰右記文二篇具見伯生論治論學皆有本源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弋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繇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敎授用舉者員口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眾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某強起之至縣學曰爲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某又迎

至郡學曰爲師曰敎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於是有列薦之於朝者非其志也卽攝衣而理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桂申益章曰來學者之眾無所息游也大爲學舍曰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爲宮焉有廟堂曰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堂曰講學有祠曰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興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藏庖湔有所前爲大門略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陞爲州直隸行省割水南地曰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弋陽張君始爲山長應桂繼之旣列爲學宮行省署官來任之矣至順三年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

通鑑全書卷記

八

古棠書屋

先大父之始爲此也買田曰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曰田來助者通計若干晦純仁與弟顯忠又曰私田若干晦曰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乃徵其常稅弗除也昔先大父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曰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來官於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惟大父之爲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仁之子熙載亦解於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石曰圖不朽焉某曰昔者子之大父之在斯堂也何曰爲敎乎純仁曰



蓋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其誨學者曰聖學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呂來諸儒或曰議緯爲奧或曰老莊爲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間千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已未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說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徧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於脩己之學而不墮於清虛治人之方而不雜於術數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耳某曰善哉其爲言也某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爲己之學者病郡縣學校曰科舉進士爲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立精舍曰講學焉敦道義而絕功利

遺編全錄卷四

九

古堂書屋

呂私淑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有江南曾未數年而藍山曾有書院脫餘生於鋒鏑之餘正人心曰絃歌之事盛哉張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章聖經曰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定曰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曰爲國是非斯言也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師宿儒曰曰漸盡愚者無所啓發狂妄者得曰其不根無學之言竊附於往哲之緒餘曰誣眾罔俗則自欺自棄之甚者也不亦悲夫來學於斯者蓋亦深求聖賢之意於遺書曰知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涵養乎本原之正審察乎幾微之發擴充善端攻去邪欲曰孜孜曰勛其不及

又求正於有道使不至陷於差謬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曰驗諸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爲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曰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浸盛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九曰廟爲重焉是曰有司修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二非其人則或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

遺編全錄卷四

十

古堂書屋

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質愿之美而奇巖幽谷往二有昔賢名人遺蹟足曰風動其人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庫陋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曰故逮變理溥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己俸曰天歷己巳之歲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爲堂五間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期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耆儒宋楊椿傅熙采文富蒞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變理君曰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曰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而況教乎變理君之爲邑知重學校於爲學知



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者人之爲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教不明之則教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且殊而大概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曰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爲疑侶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曰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教者爲最切故古昔學校之

續園集卷四

十一

古棠書屋

教壹是皆曰明人倫爲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嗚呼酒埽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曰爲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二倫之至而三不有曰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臺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變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曰白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變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

直諸賢之所共遊者也迺闢地爲屋曰復書院之舊曰廣爲學之處變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尙克繼之於永久

鎮曰後世學校之設有司迫於功令勿敢有缺爾已而教無其師二非其人可勝慨哉伯生文往二洞悉時務而言學亦自有本源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二必有廟二曰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餼之給補葺之費故學有田二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曰閒田與之俾募人曰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

續園集卷四

十二

古棠書屋

餼之充歛則系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教之力不力系於師二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爲廟二有殿二有廡二有門左爲學二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諶州學正陳渥之所爲也明年諶曰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爲學田從渥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不思等又曰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爲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曰相德昭至學者取租於田而給之教養奉祠之外戶牖幕帶之飾墜茨丹雘之工聖賢肖象有衣裳之制廟貌有牆宇之嚴煥然一新



郡人稱之其間郡吏無良民豪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憂之而未能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爲州也曰學校爲先務教養爲己任清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於強家者始復歸於學而囂訟者構言於司臬謀有曰撓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實歸田如曹侯言因又曰禮教鄉之五頃增之簿正曰定其租立石曰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昭請於濟寧於山東憲司於中書禮部曰文書下之俾勿敢斂又來求文刻石曰爲記嗚呼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今侯久遠之計將質諸契券曰待之孰若善其教曰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恥亦

古棠書屋

十三

古棠書屋

何忍自欺乎跬步之土而私圭撮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曰勸其父兄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曰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廟學曰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並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憚煩多不及奉行而侯於滕學獨更新設象如法其知本蓋如此來者尚有徵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歷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尚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曰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曰教郡人之子弟出己俸曰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曰供師弟子之食明年曰禮教鄉

官地二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置山長曰爲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於滕之舊治其宮之地凡八晦右廟堂曰祠孟子左講堂翼曰兩齋曰居業張述古爲繼成之又給曰使相鄉戶絕地二頃一十五晦如市鄉一十八晦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旣爲條督其教養修完其宮牆屋室治其用器之未備究子息之亡失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禮教鄉官地五頃合其舊有凡爲田十頃三十餘晦使滕縣簿明安答兒山長滕昂霄行田表其畔歲非甚祲亦足曰備用矣鐸

古棠書屋

十四

古棠書屋

代者且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攷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予適爲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曰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曰望於郡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俊秀者入於學曰學乎脩己治人之道畊者食人而不曰爲勞學者食於人不曰爲泰誠曰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曰食則又何責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曰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區區二質信於咫尺之石哉



滕昔爲國今爲州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冊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慨想文公之爲政於斯也孰肯爲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曰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曰戶工二部營繕出納之繁奏設是官曰覈其程書官二員吏四人其署在省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爲四員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字之稽滯乖違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閱公牘還就署決事後中書省仍

通鑑纂要

十五

古棠書屋

治宮城之北舍因其舊而檢校官之署闕焉徙寓直所至之部至順二年中書徙治宮城東南之省檢校官奉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志道奉直大夫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鼎臣朝列大夫楊惟恭伯温曰舊署隘且弊爲請宰相命更作於舊署之南爲堂三楹曰居其官旁列吏舍庖廐外爲門曰別之是年冬庀工明年五月成四君子者既視事其閒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卅有餘年矣而廳事適成於吾四人爲僚之曰可無識乎且昔之居是官者視諸掌故蓋將百人去而坐丞相御史府者政事風節歷二可徵也其可無述曰待後之來者乎四君子皆與余遊故來請爲之記夫宰相上承天子

曰出令於天下其屬多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不得相越也於文史無不得察視者唯檢校官爲然其於宰相有寄乎耳目之明有托於心膂之密而望高職清又有若賓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曰每難其選而常得人焉凡爲是官者來升斯堂而覽斯文尚思其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曰實京師數日曰廣大江曰南浮海而至者歲曰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侍官府之廩稍宿衛之供億至曰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

通鑑纂要

十六

古棠書屋

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曰總之所領倉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槩僅百員役於倉而食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爲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辱身而不足曰補之者是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貲蓋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槩系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堦等來言於史官求文曰頌運使札撒公程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子善之德其言曰札撒公之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曰守其局曰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史卑隸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於壩



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阜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糜餘日應需求日久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曰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札撒公斷曰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某等數千百人所已感激不忘願刻石紀事且曰垂其法於後庶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行之過也今京畿漕

漕記

十七

古棠書屋

運之事而三公克拯其弊纔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尙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卮諸公之政乃得禁阜吏之侵漁此所謂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者也爲政者尙鑒此而慎之乎札撒公蒙古人自宿衛內廷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德州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餘官則別列於碑陰云

潼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興其先太原人任故宋爲秦州防禦使歷四戎

司都統生子仲曰雋勇聞都統歿事曹夫人有孝道憲宗皇帝帥大兵取蜀仲率豪傑之士見於軍門遂曰其眾立功授保寧等城招討使將命招宋守將楊大淵爲大淵所害事聞憲宗悼焉召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討保寧而大淵降世祖皇帝命爲奉議大夫潼川路總管起保寧長寧軍民立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旁近之未附者曰其有勞於茲土也因家焉而仁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潼川二十餘年歿於官臨終誠其子曰先人值國家興運曰故將家帥師立功專城而治維忠與孝可曰事君於久遠而不墜世業也子孫頓首受教乃終長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

漕記

十八

古棠書屋

英仕爲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公源道同知潼州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曰雲南省蒙古掾秩滿調官京師具事狀請著堂記是時予方受詔修皇朝經世大典輯錄祖宗功德而憲宗下蜀之事供奉學士前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焉謹曰茲記告之而俾禮曰其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既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終身者尙多有之史官不能錄也承平曰來殆又將百卒才能特起爲公卿牧守者何可勝計然尙論世德或隱其故初矣隱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王氏之家爲可



稱焉南宮舍人從義甫之曾大父金兩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起從郡帥長其幙府當是時軍興事多艱創總兵權者何求不獲而先生之子田廬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之鄰已四五易主而王氏之居不廢野外之田僅給饘粥至今從義歷拜兩御史爲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然則是寫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來最後然亦卅有餘年矣忽焉而赫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已終其身者而王氏一晦之宮數夫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修行已久之可不尚乎成都虞集記

遺集卷四記

十九

古棠書屋

錕曰抑揚往復容與低徊言盡而意不竭文之巨風致勝者

松友記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尚古之人苟得友焉初不曰天下爲廣一鄉爲狹尚古爲遠於今爲近也槩千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時也槩天下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然而不可已必得也則假諸物已見意焉此吾太常宋公雲舉所已命松爲友也夫所謂友求諸同時而不得並也求諸同鄉而不得曠天下則有之而不得偕也而斯松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亦有之友一松而合千

載於一日通天下於一鄉善哉宋公之爲志乎昔者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乎玉堂之署文字之暇賓客散去竟日蕭然遂已無事乃盤桓乎松下而有遐思焉曰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始也公友松乎松友公乎公自翰苑陟御史出爲部使者召拜國子司業遷太常屹乎獨立不爲勢利之所移誦詩讀書日與聖賢相對超舉特出莫逆於心所謂貫四時而不改亢金石而不渝公其松矣予不敏公已其嘗再爲僚也命爲之記然則余亦友乎松者乎

可庭記

遺集卷四記

廿

古棠書屋

天地之覆燾無限量也日月之照臨亦無限量也人心之妙其廣大光明蓋亦如之局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之所及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教不同而其所致力者亦唯心而已矣凡其比大於天地比明於日月豈無廓然於胸中者乎願嘗觀月於庭有取一方之可則賦詩永言又有斂然退求自足而無所待於外之意是已君子有取焉若所謂可庭者是也羽衣之士有劉其姓而曰學仙自名者西遊昆侖之圃北望大荒之野涉黃河之流而尋瑤池之津其遊遠矣予意其廣漠之爲樂而無閼域藩籬之間也而來爲其里人龍壁求可庭之說焉其言曰壁之大父無心翁好奇博雅故宋在臨安時年九十餘須眉謾然遊其都會



而不知倦也及我國家混一宇內其父之北遊也蓋至京師北極和寧之境曰觀乎興王之勝地曰交於國人大族之豪傑志甚壯也今壁也退焉里閭之近擇高山流水之美卜宅曰奉其親有兄弟媼族之好師友講誦之樂昭其祖父遠遊之思而盎然自足於戶庭之間則謂之可庭也不亦宜乎子曰善哉學仙之言也君子之爲道斂之不盈一握舒之則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身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遠不至也年富而能學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悠然亭記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予

道園金鑑卷四

廿一

古棠書屋

愛其引典高遠欣然爲題顧客有笑於座曰昔柴桑翁生不逢時自放於艸野之間托此言曰自見其無所事乎當世者也今彥達曰聖天子潛邸文學之舊曰其習於朝儀也率其屬曰佐其長執事就列嚴恪齊整其得爲悠然乎予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耳心累於物則窘我室廬使適寬閒而就優逸猶若皇二何之心中局虛明應物無迹則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曰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外無矜容內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爲悠然也古之君子嘗曰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曰爲至當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曰孔明論之方其龍臥草廬三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獎帥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八陣之方嚴雜耕之整暇羽扇指搗於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風雲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客曰淵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彥達上荷主知雖進用顯要有不足悠然者乎客請書其說與彥達爲亭記

鎮曰論臥龍與淵明之襟懷悠然處比擬伯迂實確非知人論世者不能有是言也彥達雖賢疑未足曰及此

琅然亭記

夫子之言樂曰翁如純如皦如繖如而一成之始終可

道園金鑑卷四

廿二

古棠書屋

知也若夫因其哀怒淫放之情曰爲急厲緩靡之節極其所縱而莫能自返風俗之變而運氣隨之所繫至重也凡不中律度而遠於中和君子蓋深憂之而知察於斯者蓋鮮矣古樂之存於今恆見御於君子者唯琴爲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方有得於是器也常作亭曰從事焉取醉翁操首章之辭名之曰琅然予有曰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曰和者曰其無相奪倫也今夫一均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此而他取也即此七者有進退疏近之節曰盡抑揚長短之變焉有之矣誠不可依希於近侶假借曰乖違也譬諸用兵然百萬之衆勇怯強弱之不侔何啻倍蓰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



步則步伐則伐止則止齊則齊而不敢少違者曰其分  
數較著號令嚴明技藝畢給而行陳輯睦之故也夫如  
是雖使之赴湯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驕不可制  
懦不可作尚足曰成軍乎吾是知爲音而能琅然則無  
函胡唯阿之謬整然法度之爲與能軍者蓋無異也不  
亦善乎於是而思古人將有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遺  
一琅然也有感於放臣出子之志亦一琅然也有托於  
高山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澹乎冲和而不至乎寂寞  
鬱乎憂思而不墮乎淒斷發揚蹈厲而無所凌犯委曲  
條暢而無所流佚非琅然而能若是乎予是曰善其名  
亭也元方曰文雅見稱擢在羣玉之府時稱妙選云

蘭全集卷四

廿三

古樂書屋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五

在朝彙五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峰十有六皆可曰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曰自給公著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教久之樂聞其說請結屋曰容師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爲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哲象而舊象無

虞文靖公

一

所於寓王某謂公著曰子欲成人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曰奉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偉之既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冶竝作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買田二百晦曰爲食儼然學宮之體備焉提學官曰聞於朝名之曰天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釋菜於先聖先師曰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爲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爲浮屠老佛之宮既竭吾民之膏血曰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曰來習孰見聞曰爲當然而莫之怪也就謂天門之勝獨曰僻左之故闕其神氣於千古曰啓聖人之

宮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

所發明聖人之蘊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塗轍之正大門戶之端深固已盡闢而邪說之多歧則亦摺

擊排抉而無餘矣况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具

有學宮則所曰傳夫學者可不謂既備已乎然而或徒

尊其說曰自標置或講其義曰務才華其反求切已至

於深得而不違者蓋鮮能焉此其故何也城闕之近習

俗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爲而已宜

乎所曰自致之學不足曰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

如是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

渾樸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曰資

其有爲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

久鬱而始變發而鍾爲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

要在太守部使者慎爲之得師曰養蒙造端又省其力

役使得安於進業而周君且去官數年猶自執贄來見

求書院之記曰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爲

備書之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

明年郡曰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歎曰魏文貞公

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

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宮東南考

虞文靖公

二

古棠書屋



求當時衣冠之盛有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蘇各  
曰其財來助司獄崔學正楊董其役呂延祐元年二月  
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呂經  
從幸上都某與在行間曰祠事語某將篆諸石呂識某  
曰治民者常示之曰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  
所據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  
下之患常出於異懦無恥異懦者苟且無恥者無忌憚  
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  
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已表勵振起於斯人哉唐有  
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  
臣眾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

趙國公集卷五

三

古棠書屋

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鄉非有百  
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頌其事而  
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  
有待也邪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俗習之弊於文  
法頹壞淪靡而莫之抹乃出獨斷曰圖治凡所揀拔常  
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爲也鄉使有若  
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答聖明  
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  
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爲而已邇者論  
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行證而陳之辭願所達萬  
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

然有千載之歎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  
詩曰 侃二正辭高風相望恭敬不忘有合其鄉於昭  
懷庶其在此俾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告於江浙行中書省曰吳  
郡城內外皆鑿溝澮納大湖之水曰容行舟逾絕爲梁  
經緯聯屬其高庫修縮視水大小與人事緩急獨虹橋  
在郡閭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爲咽喉要處水至橋下漚  
爲回淵最深廣隨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巨木而  
加斃焉歲久腐燒及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竝阻民吏  
憂駭卽日召吳縣長吏計會修治吏曰役大懼不卽成

趙國公集卷五

四

古棠書屋

請草具巨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駕木  
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毋煩官也問  
其故曰家業版築於茲三世矣衣食不敢有所過積日  
久而食功多幸有餘今度足曰畜子孫終其身請悉已  
從事問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冀也按文貴家無田入  
化遷之利郡縣甲乙貲筭在中產最下徒曰知足能散  
無所爲之心佐郡縣徇民之急不亦善夫請聽文貴所  
爲省府下其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甚善其  
亟從勉成之文貴旣受命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曰  
八月乙丑召工畫圖計日度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  
木鐵石必良售物予直必平無留券擇匠必精旣稍必



足其志役者受傭如歸作息有度勤而弗病絕水下石款密鍵固索起拱合理緻無閒圖空漏水象月引重過車堅踰實地蓋長若干廣若干而又貼石隄岸容挽遡者若干尺秦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拾伍萬貫於是前侍御史曹南馮公翼與名卿大夫既老而寓於吳者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中新領海南北憲節未上乃使來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曰上郡縣毋得擅用府庫茲橋曰民家財爲之猶須十餘萬未已踰年乃成鄉使文書上下反復較論詎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非一日而決詎能成於期月邪用不足必且汎賦吏竝緣姦利能無侵牟推剝乎利盡而求速能久堅若是乎

道園雜錄

五

古案書屋

是誠可書曰示來者請刻文記之或曰曰一民掠有司之美可乎噫文貴蓋有所受命矣且夫鄭商犒牛敵謀過沮卜式輸財漢用不匱度時酌宜未可廢也必律之曰古昔其常制產已乎不然世之兼并者或盡民力至骨髓不饜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蓋有之矣服御擬王侯嘻笑制官府唯其所欲爲而莫之禁更於斯舉不足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進士予曩過吳嘗從學者來見予故知其人且吳人英盛四方所慕及其什伯倍蓰於鄧者甚眾其輕財尚義肯卹鄉里抹灾患者常多有之故爲備載而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名氏請列諸碑陰

### 悅生堂記

夫天地之間人與萬物所曰禪續息復於無窮者生之理爲之也是故人之生也飲食男女衣服宮室貨財之爲皆生二之具焉而愚不肖者不知察也於是極其思慮之所可及肆其智力之所得爲內劇其心外伐其形儿所曰養生者皆足曰害其生而風寒燥溼之感水火虎兇兵凶之遇不與焉若是者逐二相隨未有紀極其卒也可勝道哉四明道士項君子虛能曰醫藥診夫人之所曰傷而保其所曰全用能變其呻吟呼號愁歎之聲曰爲忻愉蹈舞順適之意曰有稱而歲有徵也故君子名其堂曰悅生云嗚呼人受天地之中曰生嬰少壯

道園雜錄

六

古案書屋

老其時也強弱盛衰其氣也誠能順時御氣損有餘養不足曰自致於無過無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曰盡其分定而無悔焉誠哉其可悅也然則老子曰身爲患莊周曰生爲勞者其殆憤激之辭也夫雖然子虛學於老莊者也吾聞善養生者咀嚼太和不在乎穀肉菜果也品配陰陽托象乎夫婦男女也鄴鄂之固舍廬之安金玉之保繼襲之厚又皆有所喻焉無不得曰物命之也此豈非悅生之大本乎哉安而久焉有不止於悅者暇日更僕論之可也

### 思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



重之間從之遊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歷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二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壹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善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曰求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曰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予免喪省墓吳中將滌浙踰嶠曰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

道園集卷五

七

古棠書屋

四年景仁來京師每曰思學之記爲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曰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投說於原甫而執筆焉尙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曰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曰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曰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曰至則必思

焉且何曰知聖人哉於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己而有弗得是曰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之察違之而不覺反憧二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措心如牆壁曰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曰庶幾萬一焉反曰絕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況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外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曰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曰爲記

道園集卷五

八

古棠書屋

鎮曰爲學之要始於博反乎約而其入也由主敬否則高談性命侈言心學皆伯生所謂措心牆壁曰待夫忽然之一悟者也豈不怪哉

高氏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家婦登仕郎諱翁彝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既卒於官而登仕亦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



歲耳遭時亂離守節自誓皎如冰霜躬自織績日具衣食又樽節贏餘日資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於火無強近之親可依托屏居陋巷家徒壁立幾無日爲生而益厲堅苦卒日成其子又教養兄伯之孤子至受室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晏眠晨興日率其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內外親戚敬憚之稍有餘又斥日周人弗靳也教諸孫尤不日姑息爲愛故粗有成立年七十四有日其事聞於朝省乃旌表其門閭於是士貴亦大其堂日奉之其名日貞節蓋享備養者又五年而終士貴既免喪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飲食必祝出入必告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

德符堂記

九

古棠書屋

十五年矣乃來告某日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爲姻好者幾二百年著齋忠襄公鶴山文靖公則我曾大父嘉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畏友也從祖參政恥堂公與子之從祖戶部公國史婚姻之弟兄也及我祖兄又嗣婚於名門而吾與子年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之而士貴也未有所托於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逾邁恐就湮沒而吾子有位於朝顯日文學爲職事則吾名堂之意非子記之將誰屬乎某再拜受其言弗敢辭惟先夫人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某可泯而勿傳乎乃取其事而次第之識諸堂上日示其子孫日勸天下之爲人婦爲

人母者則又告諸士貴日吾嘗聞之昔嘉定府君歿文靖公哭之曰才名四十年四爲二千石人所甚榮而公無矜色志有不得則循理日行其心之所安無苛取無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之然則其蓄而未發者蓋深矣又重日夫人之貞節如此則高氏子孫其未艾乎丁卯正月甲子記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庭蓋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輟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於農矣封

德符堂記

十

古棠書屋

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口而忘父母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復歸故鄉此固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公仁甫從其父時宦遊東南聲譽日起徧歷臺閣及持節江南副司臬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葱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大父釣遊之舊躊躇咏歎依然殆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天歷三年自參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日遽歸也日



其未可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因曰告某曰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客之所娛也然而鬱乎在望莫之至焉子何曰表之而系吾志也乃為攷諸王氏之故取諸三槐堂銘名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間滄然雲興沛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粲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仁甫氏曰令聞令望見知天子為名公卿固其符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氏曰學問為術智曰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為感矣感應相乘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於乎君子之為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遠且大乎

### 書隱堂記

蒲陽林泉生清原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即介前進士昭武黃清老子肅來求文曰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錄判君將致仕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殿廬得讀泉生所進卷而次第之曰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為文字之歡願未有說曰復於二子是曰文久未克就閏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力予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則處不隱則顯行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

道園全集卷五

十一

古棠書屋

隱則隱時顯則顯名曰著之當隱則隱當顯則顯義曰裁之固不卑隱而尚顯亦豈曰隱為高而顯為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者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宮室者不有基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賓祭之禮幼者修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曰言之哉雖然隱曰書言則或得曰為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意焉匪直藏其身之謂也世有淺之為士者托文辭曰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況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睚眦曰合世好蘊斷曰足己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得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吏而不忘書父子兄弟之間所曰相激勵做誠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曰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孰能先之海嶠宋寔之濱豈無遜世長往之士聞予言而一概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尚曰告予二將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為記

道園全集卷五

十二

古棠書屋

鎮曰即夫子仕優則學二優則仕之旨精切言之而小人儒未學求仕貪婪之狀則洞悉其癥結矣

### 興雲橋記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修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縣



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於集賢王公約曰  
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渾河之水循其城東而  
南行亦名曰御河朔會轉輸東趨京師必踰是焉河水  
本盛遇積雨益橫溢阻行者故自元魏曰至於唐河流  
分合不同率造橋曰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  
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曰大雨震電有  
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  
事真字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為大定辛丑又曰大雨  
震電壞其十八九明年壬寅留守完顏褒重作之事具  
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三十年又  
曰水壞官家葺焉又十有三年為至治元年又壞郡吏

通鑑卷之三

十三

古棠書尾

考諸故府取舊例曰請連率為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  
民力如章歲終會焉連率屬其副孫侯詣大同路屬其  
判官某縣屬其主簿某上下曰次承事於是孫侯曰財  
不可曰屬費民不可曰數勞必究其所曰壞而求所曰  
長久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三  
石柱也東當水所趨而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  
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宏山之下凡為柱二十四白上下  
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焚石植欄楯表門闕飾神  
祠官舍之屬皆曰次成始八月甲子畢曰九月甲子凡  
若干曰夫為梁之役有民人土地之常事也今連率總  
一方委任甚重視民事之急猶請於上而後行為之曰

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無一不合於理者揆  
諸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曰書哉噫善為政者  
當為其所不可不為而不敢擅為其所不得為與輕為  
其所不必為則民力其庶幾矣且革既壞於一日思持  
久於方來不曰速成為能而曰他日為慮蓋仁智之事  
而斯民之所賴者也書之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  
曰告來者俾有所考曰圖無斃焉可也

尚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爾弓直  
爾矢養爾氣畜爾力正爾身守爾法而臨之挽必圓視

通鑑卷之三

七

古棠書尾

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  
一之趨鄉則雖有善器強力茫二然將安所施哉況乎  
施焉曰嬉嫚焉曰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  
子絕之不與為偶曰其無志也善為學者苟知此說其  
亦可曰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  
中夫正鵠也不曰聖賢為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  
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肆肆無所底止其不為妄人  
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曰至之  
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  
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  
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為喪患難



憂戚志不爲懾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況爲學之大乎。昔者夫子曰生知天縱之姿其始學也猶必曰志況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曰尚志爲至要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浚儀黃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造濟也受業於予濟也請題其齋居曰自勵因爲書尚志二字曰贈之他日暫還其鄉又來求說援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濟也尚思立志乎哉。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說

十五

古棠書屋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說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於十五不變孰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王知其若是也故有曰節文之而教生焉嗚呼苟有教焉充王氏之所至堯舜之民矣乎

李士弘二子字說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予嘗字季弟之子思謹曰克忠思善曰克敏而子爲之辭今天子追賜諡我先公實有忠與敏二文先公曰是易名上所賜也予不忍今子孫同之更字謹曰恭字善曰至子更爲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高氣揚不知爲謹也神昏力弱不

足曰謹也千慮萬應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況漫曰不謹臨之豈復有爲人之道哉字之曰恭示曰謹之法矣恭之爲文象手足也爲文指事益密又加之從心焉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斂其放心於執事之間弟子之所曰爲恭也謹乎思所曰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矣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刻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君子之善復之也非能有加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刻未也至於其所以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者言新民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二倫之至也愚曰是知自聖人曰至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而庶民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善乎望乎子者非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爲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意非獨爲二子言也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乎始命字之歲六年矣二子子亦有因予言而警悟用力真有所至者乎

題李公集字說

十六

古棠書屋

李克峻字說

河東李公曰至大辛亥之歲爲其子若姪七人製名字既嘗使集申其意而祝之其曰思德字克峻公子也後九年乃獨來求集益陳其義曰自勉其請至於六七而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曰嘉名者未有若李公擇言示訓之深切著明者也爲人子者有若克峻知尊父命而



不敢忽思有曰推明其意而致力焉或寡矣集雖不敏  
敢不爲克峻言之乎雖然其說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  
子之名字蓋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也克明俊  
德者古先聖人之盛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  
聞之俊峻字通用而禮記又作峻蓋同爲高大之義故  
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爲輕俊捷疾之名則失之  
矣夫所謂俊彥俊又俊民俊士者皆曰其有大德也配  
英配豪配髦配傑而言者皆曰其高出千萬人之上者  
也然而高大之人見理必異於常人其才則侶乎輕捷  
矣而非俊之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愚欲子爲高大  
之後而不欲子爲輕捷之俊也然而義未周也傳曰知

道園全集卷五

十七

古棠書屋

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  
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  
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矣知崇者言知識之超邁禮卑者  
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一於成性存一必由於此則  
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尤聖學之至盛者也苟欲爲超  
邁而不切於實乃爲學之大弊善思德者不爲也愚既  
論高大之爲俊曰矯輕捷之失矣然又慮其誤曰過高  
爲高而不知切實之事故又引易曰明之誠願子之有  
察於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者其亦有曰  
諒子心也夫

書曾仲禮字說後

聖賢千言 語具在簡冊濂洛曰來大儒君子又發

緼奧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誦而  
習之皆切己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譬諸田則可曰得獸  
矣茫一原野不即虞焉則迷於鄉方藥則可曰疾矣方  
餌滿前不命醫則繆於對證此答問達材之爲教所曰  
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文約禮之說自顏氏率是曰爲  
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求其說於先知先覺者  
豈直爲觀美也是故答問者詎可不視其所至而沉應  
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爲仲禮字說而竊有感焉何其  
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矣又示  
之曰慎獨之說啓其端而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曰

道園全集卷五

十八

古棠書屋

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不可曰對人言者斷一乎其不肯  
爲此猶食在前唯舉而噉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  
人乎昔劉元城問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  
辭曰自不妄語始蓋退而隱括其所爲凡三年後得  
焉此誠楷則矣因臨川之言而用力於慎獨焉極其至  
則天道也噫觀美之空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  
南出是說求予識之夫御史職事要重有巡行糾察斷  
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諷暮誦矣而一事之至一  
念之發必曰是求其沛然可勝禦哉

劉仲經字說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一之曰仲經又請其說韓子曰是



道也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  
聖人邈乎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不可  
得而聞矣然而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之所載百  
世之下如親見之者經在焉耳經者何也易詩書春秋  
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爲君子反乎此則爲小人爲天下  
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不治載是道者經之爲  
書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曰爲心也言道傳而不本  
諸經可乎故字之曰仲經二之爲文言治絲之事經其  
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卽其常而不變循直道而  
貫通之義也仲經試思之

道園全集卷五

道園全集卷五

十九

古棠書屋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六

在朝稟六

題跋

皇帝聖旨特命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充奎章

閣捧案官宜令哈刺拔都兒準此天歷二年

實五月十三日

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之先臣大傅右丞相楚國公事

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

當不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

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奮忠鯁曰報國家未

嘗一日忘也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書參侍機

謀夙夜左右內則執干戈曰備宿衛外則治禮樂曰和

神人從容燕閒尤秉謙慎聖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

儒臣曰延問經術修文明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曰

命貴近尚書其一也而獨蒙聖恩親御翰墨作勅書曰

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贊畫之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

之便蕃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章之藻賁者天下

之至榮至幸何曰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力

曰思報於無窮者哉

題趙祕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

某讀趙祕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碑

中言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齋張

亨泉魏鶴山其人也其數君子與某曾大父友誼最厚

後溪公名光祖曰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易碩德重

望為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節會關上潰卒為亂

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子諱字伯昌潼川

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之上講貫之說學者多

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二五亦言大人時義

有不同之類是也亨泉名方字義立亦同易學其詳刑

漢中時曾大父嘗為之著亨泉銘而鶴山公則東南之

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

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姑胥

其在京師也館於某料院諸孫用亨家番陽其在京師

也交從尤舊因見其家書所述略曰所憶書其後而歸

之二百年中後生不及前輩聞見漸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

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

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

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闕天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士之曰家死事若西和賈

倅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

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詔修遼宋金



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見育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閔之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史官虞某書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慎氏之說文解字曰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曰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曰文字類徐曰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曰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襍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曰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患盜而推本廉恥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曰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曰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

虞集謹書

跋御筆除丑閣太府太監

右今皇帝宸翰命丑閣曰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曰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曰天子之璽而賜之雲漢昭回龍光赫奕未有若臣丑閣之親被御書者也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仕之密者事益嚴丑閣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曰事上而保祿於無窮也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天曰彼構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曰懼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既一朔方奇俊之士曰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既久交遊文翰之彬二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於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賦詩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於南推吳興是皆見太平之盛焉善觀者不特於翰墨論也將軍之子瑀持來京師予閱之柯氏玉文堂中閩陳眾仲陳趙子期太原王君實吳陸友仁同觀至順元年十月一日成都虞集伯生甫敬書



題心遠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庵李君求予書心遠堂榜因為辨心遠之說曰遺之曹侯克明為之持去久矣君復欲予有言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因又為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盛權輿於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歧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嗚呼是誰之過哉沈冥苟且之徒蓋自陷於汙下所見不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曰喜乎推吳興之法曰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亡文存所尤可思者古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其書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書古劍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劍文理若碧涵氣純靈不利割不鈍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職趨世亟羣

隱息鈍乃德

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為著文甚多皆贍博奇偉及得此劍極古曰為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

題詞 五 古棠書屋

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予與吳大宗師看劍道舊而亡其文蓋三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蜀郡虞集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并包宇內封畛之廣袤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阨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嗜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曰少傅被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旨著經世大典輜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曰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諫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曰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為之二

題詞 六 古棠書屋

歎矧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曰傳示邪蕭困之北遊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論猶不可更僕既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尚多有之吾安得因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考曰廣異聞而附信史於無窮乎

跋真西山畫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主既得所宗則終身曰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真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遊其門者則象其威儀者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歎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曰敦薄俗而示古道也某從王公之孫繼



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於百年之間也敬書曰  
識之至順辛未九月九日虞集書

跋王端明畫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韻  
如在昔屈大夫頌橘曰象伯夷千載曰爲名言托物擬  
倫君子豈偶然哉虞集題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曰開平爲分地卽爲城郭宮室取故宋  
熙春閣材於汴稍損益之曰爲此閣名曰大安旣登大  
寶曰開平爲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巋然爲前  
殿矣規制尊穩秀傑後世誠無曰加也王振鵬受知仁

古棠書屋

七

古棠書屋

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夫僥倖之倫此圖當時甚稱上  
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寧無堂構之諷乎止曰藝言則  
不足盡振鵬之倦二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集從故宋王忠簡公曾孫續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  
子樞密公所識竝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縟宋初已  
差不及南渡後蓋多草創然猶彌文若是觀之令人慨  
然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古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  
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

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  
書可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朱  
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惘然臨池者尙二思斯言哉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  
張公幼度爲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東  
平閻公柳城姚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學士洛  
水劉公及其姪承旨公平章政事秦國李公蔡國張公  
集賢翰林兩院學士陳公二望李公伯宗薛公二諒王  
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之曹公子貞貢公仲章而耆  
舊之在則樞密副使王公彥博翰林承旨郭公安道中

古棠書屋

八

古棠書屋

書平章趙公子敬翰林學士吳公幼清侍御史張公伯  
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傳與元教吳大宗師也詩不出  
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四十一年之  
閒朝廷文獻略備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亦  
不敢不慎也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四十載而  
功成治定曰遺子孫於乎可謂盛矣成宗入繼皇帝大  
統克續祖武朝廷宗廟之禮爲重先生時爲太常博士  
草儀注朝諡於南郊追尊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爲誄稱  
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文兼備縉紳稱之拜監  
察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基寺天子爲之改容臺省爲  
之竦懼遷國子司業曰身教多士師道凜然其高文卓



行大節謹說如此晚守一州曰歿不究其用此諸公之所曰嗟歎而永歌者也昔唐陽城爲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爲司業守道州曰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計先生與元宗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倬歟張萬福武人年八十餘猶知賀諫官於延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於言乎是可爲不朽者矣某初受大都教授實承先生後與先生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同事編摩清苦直諒友誼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讀史後卷

九

古棠書屋

天歷二年秋河間周敬先曰進士業舉於郡薦書未報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弟賈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水堅膠焉升岸曰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衰者問之則敬先也居數日見敬先讀禮甚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寬諭曰慰之乃見天歷三年進士所爲敬先詠歌者又曰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十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歿王氏守志教子至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失舉河間也夫人命之受業京師未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興祖爲告其鄰近就焉曰歸爲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興祖

字也集輒書曰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爲世道勸也

跋鮮于伯機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集之目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諷其辭曰想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山水之間也

題鮮于伯機小篆

斂風沙裘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作是曰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邇

讀史後卷

十

古棠書屋

跋吳興公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曰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曰詭祕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二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陸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二眞語邪果醉語邪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二十二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爲人溫潤風流前代賢父



子方今材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薦之皆欣然曰爲當而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海郡已幾七旬矣某在翰林薦爲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夫傳先生故宋進士某幼時嘗得其所爲賦讀之泰定丁卯陳眾仲自溫陵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既不可復見傳又相望萬里而一日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曰德稱信仲鄉先生有傳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諄二爲信仲言如此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邪

跋陳信仲行卷

題跋

十一

古棠書屋

溫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言予已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崔丞相與僕會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常遣一介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尚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見今先生舉二公曰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者良厚不薄也邪今爲祿仕者苟干祿曰爲貧亦復何議哉而爲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爲士君子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斲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爲之祝規哉而獨及崔李

二者吾故曰良厚不也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曰殷學者曰眾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曰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於王斯官之爵之今殆放此集昔嘗承乏典樂會先皇帝開奎章閣引集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曰聞而集賢魯先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論建之乃與其寮寮賈歌曰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曰其詩刻石堂上使人來求識之故爲序錄於左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題跋

十二

古棠書屋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庸俗者無所容乎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曰科名申之曰繼繼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自有恂二侃二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矣

題宋諸陵畫像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辛未今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祕閣畫像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曰得其彷彿執筆者尙想象而求之乎

題閩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集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馮夫人誨之曰汝父訓汝曰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君之意也今彥和身歷清要所曰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故在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見者魁二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大者曰魁象物曰爲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爲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邪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晉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

道園集卷六

十三

古棠書屋

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眉俗爲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天下益曰治平學士大夫稍二求遺軼於故老尋金石之寄於荆榛邱隴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敘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闕軼參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曰教授辟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成都虞集題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歎焉或告之曰昔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梗柎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眾莫敢當咬住氏受命曰行曰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詔修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魯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曰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則曰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全所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闕陞從事三綾誥重有感焉從事曰太學高第同黃甲恩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卽授之曰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遲政淺而教深惟其用之如何耳三

道園集卷六

七

古棠書屋



詰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肅君方小改得爲令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慮者深矣全通暢善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久其有巨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氏題之曰仁本而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之語勸其弟曰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注而言仁其本也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弟曰孝弟直曰

題跋

十五

古棠書屋

仁本言之曰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曰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曰集賢之貴封爲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曰文學顯名於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本而有感焉曰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諸當昔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

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曰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星術筭卜筮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題義士卷

施必有報感應之恆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曰報施也出有餘曰繼不足而不曰責報爲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曰及人固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曰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曰稱施又何疑焉

題跋

十六

古棠書屋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申屠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畫爲兵士剔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間某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也昔王子敬每作佳書曰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蓋太傅是右軍輩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爲謝公書在也某獲觀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世遺軼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二原舊收法書名畫往二復購之精鑒允當紙墨印識一一可



據子迪善寶之

跋紹興三年召故參知政事歐陽修之孫世興  
赴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邱墟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況斯文之傳  
尤有巨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申屠子邁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邁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  
得前輩之體異異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  
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末矣清河之言正而毅筆墨  
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  
慨然子迪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藹然孝弟之意故

題徐容齋

十七

古棠書屋

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題朶來學士所藏御書後

天歷二年九月十二日手詔一百五字申嚴夜啓門禁  
之事先皇帝至自上都次清河幄殿御書今侍書學士  
臣朶來時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詔命將作  
院織錦成文曰宣諭兩都禁衛者也欽惟先皇帝天縱  
睿聖人文宣昭制詔所頒臨定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  
嚴所謂歷代寶之曰爲大訓者也先皇帝上賓之明年  
閏三月臣朶來出此詔本俾臣集識之臣等追懷恩遇  
不勝感泣之至

抄錄御書

皇帝聖旨大都上都守把城門圍宿軍官軍人每八刺  
哈赤每根底自今曰始夜遇緊急事情開門出入差官  
將帶夜行象牙圓牌織字聖旨門圍官員詳驗端實方  
許開門出雖有夜行象牙圓牌如無織字聖旨不論是  
何官員人等並不許輒開城門縱令出入違之處死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  
士書旨具成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慎重  
之至此一卷今書學士臣朶來曰僉書樞密院事充  
承制學士時所授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蕭氏家世事狀

十八

古棠書屋

鶴野蕭君從道曰其曾大父事太祖皇帝攻城野戰曰  
多功著名爲大將曰其兵畱鎮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  
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二十年天歷初曰使司在京師  
是年秋九月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冀關陝疑沮  
反側遣使或懼怯退巽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閒暇如平  
時曰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而鎮安無辜  
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旦爲亂致煩重兵數年天  
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從道曰使事冒險出入  
其間外宣德意隱得其情狀曰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  
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略如此行大  
用矣充城先生所爲從道事實與簡冊有關先生吾蜀



著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避  
文勝之史也某備員執筆之末敢不錄而識之曰待至  
順癸酉閏三月甲寅虞集書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粵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徂征而猶逆命也乃  
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歷建元曰來雲  
南久安之境乃曰弗率聞天子仁聖既曰親王重兵臨  
之相臣大將各奏厥功又曰明詔開示更新全活之意  
卒曰按堵蕭大夫曰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曰頌奏  
可謂有文事者哉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  
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  
為合作也

題黃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恂  
恂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曰望其族人昆弟者  
何其忠厚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圖

前代端午賜扇內庭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諛草詩  
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爾然戒殢酒祝曰忘憂豈  
黃髮為期之意乎

道園全集卷六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文目録

# 方外文稿

道園全集文目録

## 方外彙七卷

卷第一序文八篇 長卷第三十八

卷第二記文九篇 長卷第三十九

卷第三碑文五篇 長卷第四十

卷第四碑文六篇 長卷第四十一

卷第五碑銘文四篇 長卷第四十二

卷第六碑文八篇 長卷第四十三

卷第七雜銘二贊五十八 長卷第四十四

共計文一百篇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七

在朝臺七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閒乎集嘗汎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閒宋寔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曰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平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摸之而勒諸石巨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紡績圖跋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其典型之遺乎然而徒爲篋笥之玩詠歎之資則亦末矣維幽詩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跋

約之爲文從系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

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曰事言者也即學而論之孔子又謂曰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斂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曰說爲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曰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事謀議如物在權如機應的其所謂曰約御煩者邪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尚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太宗刻祕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曰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於後南渡講和即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偽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蓋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敘其所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子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曰



重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曰書法寫竹故望而知  
非他人所及者也

安生送行詩後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  
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遠曰早孤而家  
廢學成未見售而隨曰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邪  
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曰子孫不學無術  
故爾今生乃曰善學聞且素冠之刺久興而生獨喪兄  
曰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爲國子生而  
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爲歌詩曰哀其  
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之人戶屢常滿此  
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并書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

三

古棠書屋

兄弟廣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月日可考知者尚多七君子  
偶曰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  
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爲君子而爲道不同亦  
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會見於一日而天下樹福  
卒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爲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  
天也邪泰之初九曰拔茅茹爲吉而九二即曰朋亡爲  
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曰正道經術輔翊裕皇

有古師傅之諒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曰遼金事近接  
耳目卽爲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  
言上之藏其草於家不曰示人國史記述亦未及訪也  
觀其受命於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曰爲具臣也哉世  
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  
軍瀚海始曰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  
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世祖皇  
帝將治麻頌正朔天下知公妙筭術舉曰命之公曰麻  
法可知也非明麻理不足與共事卽請畱許公於既退  
而授時麻成公曰合南北爲麻學者總古今麻法四十

題跋

三

古棠書屋

餘家是麻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  
後時之弊而言麻者知乎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  
遺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曰陰陽名家尙得爲知言也  
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曰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  
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  
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二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  
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曰故不暇爲也姑爲表  
其嘗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延祐三年二月甲  
子太常博士虞集書

順菴銘跋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徂



流木之生自本而未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仆所  
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  
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  
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  
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強  
也誠曰如是則乃所曰為至順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  
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急內無饑饉天關之  
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遇已無拂逆之事其  
為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真知理之所安斯順之  
矣無曰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其於逆順之幾者亦危  
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効法之謂坤大哉

禮儀集卷七

五

古棠書屋

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曰順為其德也天也者理也  
充其所曰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  
於乎艱哉銘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  
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  
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  
也張侯曰吾曰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  
阻應變機宜倉猝指顧合宜慷慨激揚卒曰說下未服  
不測之國趙公賴曰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於朝  
寧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二一時

草具非有所矯揉撰飾之也而勸誡之辭子孫之托抄  
書足曰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薦舉足曰見其  
好賢而又自謙曰為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則  
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況僚吏於所事乎今乃  
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曰得於趙公者概可見  
矣後世淺薄固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  
今藏其遺書曰遺子孫者不啻若拱壁重寶則不謂之  
古誠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為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  
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曰致用者不必同也  
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  
所存或者蓋不足曰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  
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皆有壯議奇績  
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履要宦者三十餘年既老於家優  
游子孫之奉曰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此可  
見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禮儀集卷七

六

古棠書屋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  
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  
示戒密矣苟善用之誠脩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  
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為不足行者亦不可不曰  
善性比邱口為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白  
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  
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  
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  
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  
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  
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  
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欵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泝辛夷塢  
之曰何其不憚煩邪君子隱居曰求其志行義曰達其  
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  
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  
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傲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曰  
是求之

道園金瓶卷二 題跋

七

古棠書屋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  
社之寄豈曰弄戲翰墨為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  
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  
如澤斯溥於曰致雷雨滿盈之功於曰成天地變化之  
造是故勇曰發至仁之心誠曰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  
者矣欲觀龍之所曰為靈陳侯之所曰為治曰此求之

可乎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必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者皆得  
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癯殘疾者皆有所仰生  
者皆無憾於畜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匹夫匹  
婦不得自盡者如己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  
蓋君子之學即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  
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曰見焉此橫渠張子欲  
買田畫井曰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  
國二之本在家二之本在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兄子  
弟親戚骨肉之不加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  
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  
張彬氏多矣使各有曰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  
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  
詠矣

道園金瓶卷二 題跋

八

古棠書屋

金壇李氏唐誥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原註高祖子有鄭惠王有別為小鄭王此故云大有  
武德曰來十八世誥勅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為驗其實  
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曰博洽考辨  
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嘗錄其事而宋末國初卿大  
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於  
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



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世則有國邑呂居其子孫有宗廟呂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為制所曰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二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善將賜姓通屬籍者幾數十家一牒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呂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于其諸孫質舉進士京師為予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

題跋  
古今圖書集成

九

古棠書屋

時登科者十人為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構焉求題榜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呂十數曰因書曰千桂而質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吳傳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榜吳傳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歎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曰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曰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

審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曰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於湖之險至於即之二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驚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連使然邪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曰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且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曰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畫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為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怪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掾執筆求題為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題跋  
古今圖書集成

十

古棠書屋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燭炳同預薦送乃翁亦曰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甚殷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燭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即所謂新阡之近而季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曰獻其君野人猶然而況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



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其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曰爲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邪公少年蓋嘗學魏武書而劉其父謂之公曰時之古爲解然則其可曰書求公乎

歐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曰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迴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

題跋

十一

古棠書屋

吾二人者曰文學爲職業視他官爲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曰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曰黃岡尉捧檄湖南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齟齬時嘗夢在高山長松閒及既宦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葬侍郎於長沙畱滯潭衡閒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逐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講席於長沙集仕於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澗鄉數求充使其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曰永隔

此予之感而原功父曰父母之邦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莫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脈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曰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字未魯氏貞節跋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善可稱非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媿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字未魯太常公敘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備可徵不誣足爲世教勸助者曰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秉彝在人貞節恆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題跋

十二

古棠書屋

錕曰文必可信而後其人迺傳故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一結含意無限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曰國語譯所說書兩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曰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曰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



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曰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撤忒迷失而任翻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楚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撒二千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源買閣仲璋皆禮部尚書吳忽都不花彥私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原註不著不及一書入筵前後除權亦不備載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白

通鑑全書 題跋

十三

古棠書屋

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待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曰建議召人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歎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集乃言曰鄉者公奏熒惑退舍事皆玉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楮為帙刻皮鏤金曰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曰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問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曰達聖賢之旨誠不足曰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

然而集賢懇一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并書於奏議稟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日集書

跋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逸了共及百來人見在親隨馬可撥入背嵬軍付俊背嵬一軍岳飛屢曰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於金煬兵至江上時請曰閔師五萬畱駐江淮之間果獲其用思陵此筆屬張俊曰拘收閔所管人背嵬恐其走逸殆秦檜搆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邪秦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集記

孟同知墓誌銘跋

通鑑全書 題跋

十四

古棠書屋

延祐中有旨修遼金宋史至今十數年閒未遑有所筆錄者良曰舊史多闕軼而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曰為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為孟氏墓銘略足曰考見燕城中統曰前盛衰之迹噫使人二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澹游書法甚精而卷中邈字疑是懇字將筆誤邪別有說邪因并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曰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屑



爲之蓋勢然也國家因金源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吏於是用時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曰儒學用士既已士亦無所於仕材彥如士弘氏早有譽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徼之末曰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人二皆言曹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足曰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輯所傳聞

通鑑卷七 題跋

十五

古棠書屋

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說自爲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曰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而粗加櫟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中立氏曰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曰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曰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曰常有

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曰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曰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曰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曰爲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嗚乎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二愿慤嚴嚴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殆非求知於當時曰自衒者也顧不鄙予而俾與觀焉予將畱振卿曰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幙官曰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二不暇故略敘梗概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曰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正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尙未晚也

通鑑卷七 題跋

十六

古棠書屋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曰神明不衰固曰垂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曰謹禮也河南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曰施諸子孫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況至元曰來縉紳先生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愷清慎端介爲政有聲



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集敬識而歸之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況其貴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恆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曰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溫其官誥

右董公溫其曰鄉貢進士授禎州判官曰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為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所藏也宋曰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也科第

道園全集卷七

十一

古棠書屋

盛行則已罕矣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三省諸公名署炳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至於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勅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封推官所被受者也真宗至仁至慎畱獄事雖遇暑疎決有司恆制而丁寔固至雖曰罪係獄者猶加念慮況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眾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歎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際追配昔人殆神物畱之曰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集家學荒落加曰曰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集來中朝待罪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劉於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

道園全集卷七

十八

古棠書屋

可僕而數也閒未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為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曰教乎人使之不至為禽犢之歸者蓋曰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蘖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曰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鏗曰天曰春夏秋冬變化四時行鬼神為善人曰孝弟忠信敦篤五倫敘品物為善故曰善人天地之紀人而不善巨則感召兵燹小則殃及子孫而生理息矣可無懼歟

道園全集卷七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八

在朝稟

表箋

奏開奎章閣表

臣某等言特奉聖恩肇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游六藝曰無爲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竝備閣職感茲榮幸輒布愚忱欽惟皇帝陛下曰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曰言乎涉歷則衡慮困心報勞之日久曰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擬於羲黃集羣玉於道山植眾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

道園全集卷八

一

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極襄贊之形容探蹟圖書玩盈虛之來往冀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曰俯察芻蕘臣某等不勝惓惓之至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宣命臣等竝兼經筵者臣等伏曰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竝拜便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明時臣某等誠歎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曰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贊道揆曰開人故

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

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曰鑒觀爰茲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曰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曰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能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稍達於性情所謂才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人之歎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體上尊細甕廣廈既極詢諮於累歲蔑聞補報於纖毫敢謂能自得師

道園全集卷八

二

古樂書屋

坐進此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曰乾坤之德爲德曰堯舜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尊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爲災羣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曰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末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恪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臣某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曰聞臣某等誠歎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曆在焉祇服祖宗之訓太宮修祀於昭禮樂之文海  
宇均安人神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察  
於民勞倏戴密繇於天授卿雲就日護聖綬日來歸瑞  
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衮繪龍章之盛節韶致鳳羽  
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光宸極羣工述職贊文治之成  
功萬壽膺符受明禮之純嘏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續膺正統修禮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  
時盛典率土歡心中賀有德巨興無爲而治御袞衣而  
酌秬鬯得寶玉日備符徵干羽舞階罷虎桓二而敵愾  
節韶依律鳳凰嘯二日來儀越若鴻禧光於大業臣等  
遭逢景運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  
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卽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咸推倏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慶  
彌中外喜溢臣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承於  
令緒用克繼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久天回  
月轉輝光被履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  
臣等恩叨三事心戀九重論道經邦庶有裨於熙代建  
極斂福願永保於洪禧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爲

大顯承盛化協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絲萬  
機而益裕造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  
書宣朗緝熙於穆之傳假郊廟日受釐率臣民而錫福  
臣等叨陪鼎鉉式贊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  
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禕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歡  
溢宮闈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  
五色煉補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瑤冊  
之穠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麻益介鴻禧臣等備位  
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詠關雎正始之音萬年室家

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甸瑞紀流虹之渚縹  
儀游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  
煥乎經緯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  
域人樂熙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  
緝繡黻之文歌頌永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道  
揆方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爲  
揖讓允稱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圍總固於誠功誕敷經



緯之文克廣繼承之孝備兼眾美永福羣生臣等叨掌  
絲綸幸題編簡鏤辭白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  
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  
嚴宗社慶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  
教化王道所先行典禮觀會同朝儀不顯益保基圖之  
固允宜祥眉之昌臣某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瑟琴鍾  
鼓永歌正始之風祖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皇后受冊箋

軒星譽著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朔慶

古棠書屋

五

古棠書屋

均邦國燕及宗祊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壺  
佐庶政之勤勞祇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蠶珩在御祥  
眉開祥臣等忝列鈞衡欽承典則致關睢麟趾之化實  
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敢伸頌禱

監修國史府賀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闡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  
卜靈辰誕膺縉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鐘鼓瑟琴  
善繼徽音之美禕綸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儼規範於六  
宮孚儀刑於四海臣等叨司台衮兼總史廷求賢審官  
願載恩於卷耳厚倫美化詠正始於關雎

建儲中書省賀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曰保天下大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  
心於赫淵衷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  
繼志重承於至德慮周宇內承祧仍屬於元良固萬世  
之基圖受九重之孝養臣等叨持政柄獲贊廟謨太極  
無爲妙乾坤之化育前星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迺豫建於元儲曰孝事親式歸尊於大母臣  
鄰協壹宗社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隆願復鈞陳華蓋  
有來萬乘之朝甲觀畫堂兼就兩宮之養既永崇於國  
本宜益重於坤儀臣等備引詞林遙瞻禁衛興仁興讓  
常聯棣萼之相輝得壽得名克保興圖之永固

古棠書屋

六

古棠書屋

賀登極表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庥之歸欣  
戴云初謳歌爲盛欽惟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出震  
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  
之無私粵在太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曰安  
欽惟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  
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昔祖宗之舊星長河嶽赫乎  
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  
期建皇極曰敷言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曰進聖學於



燕閒之中曰裨致治於几筵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爲子孫經久之謀實出聖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徒曰家世之舊愚慙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俾專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一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屬備戎行其於明經實慚陋況曰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朝一二老儒曰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又召還禁林復係茲任曰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譯唯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願望忌諱取悅耳曰爲容僥倖瞻承護曲說曰干咎私情是徇大體有傷曰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曰自支推知竝進於老

道園全集卷八

七

古棠書屋

成庶肯同心於陳閉竊曰周尚父授丹書之曰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頤爲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實有咨詢於故舊平章政事致仕上柱國某敷歷中外承接儒先懸車於方老之初致壽於九袞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其從容謀慮惟精君子推其練習德曰久聞而彌邵心曰久靜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恆有則況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頒優禮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帷不致虛糜職事几舄之盛已足表儀則其孚感之深不在話言之末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爲學也博考於訓詁事物之蹟而推達乎聖賢之緼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充

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比夫末俗妄相標表曰盜名欺世者膏壤黑白之不同粵自累朝從布衣一再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曰爲過前當講說誠剴溫潤深有古風近曰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實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必合召還與講資其問學實非小補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勵志彌確其於四書六經朝誦暮維不曰官事廢業不曰衰老退心實欲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采集賢大學士趙簡賢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爲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契

道園全集卷八

八

古棠書屋

公論曰今未見到任若蒙專使趣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進正人扶植事體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曰改除遠去雖係煩言退閒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召還必能贊助翰林侍讀學士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伏蒙聖恩除授前職竊曰制誥國史二事皆所曰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慚愧況老臣世從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勩深思道



責其在薦賢竊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爲師表其代言深如訓誥之彌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成德文學猶其緒餘曰今英宗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累有聖旨修纂曠日引年莫肯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聖朝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恥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爲此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曰自代實爲允當

講畢奏特加稟城董氏封贈表

九

古棠書屋

自古國家功臣次序各有等差或超異曰表勳業或循常曰守定品此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朝廷封贈之法自有常制而一二勳臣之家恩數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欲有所陳請者無曰表彰實爲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首帥孤軍內附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歿黃河之上其子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世祖親從伯顏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徧歷臺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初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竊照眞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

人之殺天倪而奪眞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出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疇其功庸誠爲雋特於斯參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論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諡故中書平章政事趙璧公曰忠亮延祐二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諡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諡曰文忠其諡曰人臣之功勳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

論議

十

古棠書屋

撥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之師與平濟南李壇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曰發明公之微也始者國朝曰馬上取天下未有曰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藩邸獨曰儒士見曰是時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曰國語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己治人之方矣故世祖嘗歎曰漢人迺能爲國語深細若此蓋熟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啓沃者其可曰淺近論哉諡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諡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瑀

議曰謹按國朝初入中原即用其豪傑呂經理綱紀安  
緩人心呂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  
父兄子弟脫顛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特自奮發於智  
能呂為時之將相其廉介者往二不卑小官而為用蓋  
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  
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輿運而生者居一官  
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  
者殆其所當有者也若故淮東西轉運副使潘公瑀者  
年未弱冠推擇為吏竝駕羣材一時幙府號稱秀發凡  
八轉皆不離筦庫而聲譽益著夫筦庫非致名之官也

通鑑全錄卷八 論議

十一

古棠書屋

而所就如此公之材美著矣然是時名曰筦庫實理民  
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  
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天子而佐使二者分列方州領  
漕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  
施已略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  
定曰文懿蓋有所考哉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尚能不爭  
曰懿合是二者曰易公名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  
明理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  
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

定力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呂狹薄

之資險忍為術汙陋為習巧佞為伎命與時遇位呂倖  
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  
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呂大臣贊國論不為近利  
細故所動搖本之呂祖宗之舊典定之呂禮律之微意  
呂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少邪公為  
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為所危陷公守職不為之變  
終曰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完  
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刺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  
多正人君子而公獨曰者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  
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

通鑑全錄卷八 論議

十二

古棠書屋

好功興利之徒閒出其閒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  
將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  
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曰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  
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曰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  
存心之最著者也數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  
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  
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成就如此  
謹按諡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  
亦宜乎

陳文靖公諡議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



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  
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曰文學政事  
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大矣然或  
者假事曰自售已見用而無足曰行也則曰偃蹇曰取  
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邪故翰林學士陳  
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  
用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  
高自標詡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  
後就恆無心於其閒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  
曰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曰華國  
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曰淑人者皆文質兼備

論語

卷八

十三

古家書屋

書啓

請吳先生書

先生往朝避客連日奉候還監今早令嗣來始蒙垂示  
畱別之意實爲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  
去畱之閒必有攸當今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  
近旨則監學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修係乎  
監學者匪輕翩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朝廷其謂監學

何則區二之未喻也謹遣學生某等請於河上曰必還  
爲期惟執事畱意北棹毋阻幸甚

慶草廬先生初度啓

候鴈旋春絨麟紀曰恭惟歡慶伏曰有相之道無競惟  
人歷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敘人豪竝興  
伯仲作於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學兼資  
張陸之切磨會江漢於滄溟輔梁棟曰棖桷是閱眾甫  
謂之大成未有如學士先生魯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  
禹河底柱旁無阿附之峰載歌鳴鳥之聞特見臥龍之  
起金匱將垂於訓戒蒲輪何憚於歸來穆若燕間齋戒  
曰問於尙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伏生眾志之孚不  
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曰君子之嘏最純前哲  
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作鑒衡明睿  
絕邊歧之異述羣經而畢究俾百世曰不迷遂開九表  
之齡允爲一代之瑞尙綏福履曰亢文宗

論語

卷八

十三

古家書屋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  
里受而思學感彌綸經緯之純服曰飾躬懼黼黻文章  
之著拜父師之祝嘏懷皇覽之揆初伏念某干祿不回  
索居既久修踐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聖明濯一儒  
林每踵先生之履煌二芝秀亦興晚歲之歌盍曰歸歎  
稽諸作者恭惟學士先生卓爾大雅歸然靈光閣具常



珍奉龜齡之維永坐施重席知鳳德之未衰將車昔念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加獎借更俾久長洛社耆英許繼君謨之芳躅漢廷掌故尙傳伏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久閒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連海空聞蕙苴之車明月照樓白看夫容之劍落二幾忘於世故倦二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曰經歲撫髀而歎能無廉頗之思刻印已封不在雍齒之後偃蹇萬里之外輝煌一日之間酌酒曰飲樞臣委曲道將軍之舊爲書曰授賢子馳驅將使者之華受弭弓而未藏錫康爵曰既醉上恩之厚外廷所無某托在交遊九深

道園全集卷八 書啓

十五

古棠書屋

慶抃虎皮裹甲徒煩臥護於江湖馬首在塗行見來朝於魏闕尙祈調攝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紱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啓事知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遲屬彌昌而成錫某相知最樂揆度云初竹簟涼風請避玉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海中薄寫慶悰尙幾體照

除夜曰獐送歐陽少監

看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履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輒取具於山虞固有賴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朱帟斯皇未覺爲書之誤清酒既載尙稱介壽之辭

答歐陽少監餽歲

蠟賓迎虎擊鮮俄給於來田庖吏執牢爲酒遂蠲於孝享未往大夫之拜敢嘗君子之腴華我好春味茲豐俎汗邪滿載持肩願祝於有年清美屬饜薦拍更均於嘉友薄言占謝更悉嗣陳

答原功待制慶初度啓

伏承嘉貺俯記微生早憶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陪花底之朝永言舊好之匪私尙論斯文之有在方觀水歎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潁之思我詠藿苗願維駒於朝夕公憐榜櫟顧問蟪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奚誦褻之敢受乃若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曰安承草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檐竹簟當從歸老之遊浩有謝忱悉儲侍既

道園全集卷八 書啓

十六

古棠書屋

回胡貢士啓

應詔公車修容旅次文書銜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謂承明著庭之舊衰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托於斯文乃辱先施深慚盛意會元先輩明經皓首聞道紫陽續食館人夙勸蒲輪之駕棄繻關吏行分藜燭之光獨推稷下之老成何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欲言

答簡西碧餽歲啓

篤敘鄉情特厯節物十鴉駢首來同祝館之鳩一鶚傳



書俾載迎春之燕肅二宜采之獲溫二賓筵之歡謹已  
拜嘉詎云還贄聊奉時哉之歎想蒙莞爾之留

道園全集卷八終

道園全集卷八終

十七

古棠書屋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九

在朝橐九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曰祀其祖父有  
牲牢饗豆之數歌鐘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  
孫得曰盡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采地之入丞  
嘗之禮得有廟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  
在王室惠澤在生民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  
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  
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我國家禮亦宜之至順

通鑑綱目卷九

一

初元廟既成勅臣題其榜曰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  
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刻其麗牲之  
之碑臣奉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世祖皇帝在潛藩建  
牙纛廬帳於灤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曰謹朝聘出政  
令來遠邇保生聚曰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  
遂曰是為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  
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修繕供億一責於留  
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  
曰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為多懷  
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  
畢至充溢盛大曰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

百監尹僚佐至於府史曰時遷改獨賀氏受命世祖之

世至今六七十年父子祖孫世守其官列聖相承莫之  
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  
氏之所曰為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曰  
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  
書曰進或漫不知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  
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曰幾曰成即上有所賜與曰  
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  
工之病勞者餼稟或不稱而奇裘多重獲曰傷縣官商  
之弊母與吏通大為姦利而實居貨應急需曰成事迺  
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偽無所罔民之

通鑑綱目卷九

二

古案書屋

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內有時無告病  
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為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  
廣學校延師儒曰設教身率而勵之海內學士賓客及  
門者迎款有禮賦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  
無擾嘗有強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  
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常曰闖人則推其無  
罪而奏原時宰用事者鬻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  
奪此九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曰尸而祝之而不  
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攷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  
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相繼協心而後足曰底治  
而是都也賀氏獨曰成功豈不盛哉西門之廟宜乎其



奕二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曰爲不可迺相率野祭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又加賚之湛恩濡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會祖諱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賁京兆路總管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雷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公諱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雷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

通國全集卷九 碑銘

三

古棠書屋

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具書其事又爲作迎送神詩曰遺之俾歌曰祠焉其詞曰帝作神都言二其郭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纛車馬魚二雅二顧懷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於庖俎有獻羔勺藥芼之亦有菊椒鐘鼓既作醴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胥樂兮袞衣纁裳劍佩鏘二乘車彭二不馳曰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燕寢孔邇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世公世侯保我子孫肅二尸祝躋阼盛服千秋萬禩兮嘏我皇國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詔賜故丞相上都雷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集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爲之銘坎諸宮而納之其行事歲月略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曰上稱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曰見夫世祖經營之初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子祖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年宮府治辨工賈通易人用樂業曰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賜碑之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

通國全集卷九 碑銘

①

古棠書屋

卿一字舉安口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郿縣曾祖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夫人父仁傑光祿大夫上都雷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國朝忠貞王受知世祖曰大臣雷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大史天官通象緯之學至元二十



五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爲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祿大天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大中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呂出入殿門至治○年終是官泰定○年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呂某年月日歸葬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捏古眞氏附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次適某官梨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嘗曰爲世祖

通鑑卷九

五

古宋書

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曰爲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曰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所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歎於今爲譏辭上疑之呂問公二乃爲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呂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呂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曰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呂決其幾公

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呂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曰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擐甲擁纛呂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温呂其體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興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獸舞呂迎駕者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刺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

通鑑卷九

六

古宋書

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畱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矣呂上之聖明而相哥呂驥貨得幸專政柄爲天子斂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己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奏賴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旣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問呂問公二慨然曰人望所在呂爲詹



事完澤可上頷之及拜完澤丞相遂曰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曰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助之効也及曰世官畱守上都歷武宗仁宗之世治曰曰成望曰曰隆名曰曰信而二宗之所曰待公者曰曰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上數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上性仁孝每曰是曲容之而反覆睚眦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爲國家去蠹乎會其家人受富民賂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仁宗崩復得爲相遂并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惋天下爲之歎息譖者曰爲得志曾不旋踵無曰亢其宗而

道園全集卷九 碑銘

七

古棠書屋

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爲勛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曰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畱守惠愍質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酒考擊鐘鼓而祭享之依二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曰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曰居聿來百年遷於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固篤生偉人克曰疏附完其鄂鄴保其民人索賦

曰朝爲之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曰撫曰存曰經曰營啓是世官實繇忠貞衮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卽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彌尊令德不匱實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畱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其躬曰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王曰入告惟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違帝念在茲旣信旣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練布政咸宜欽若時憲而度有秩乃瞻朔都歸爾是職於廬於旅肅二千城勸其佚勞曰閒弗驚工師執藝賈售盈市本敦未紓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曰情於質委禽勿遂其成令

道園全集卷九 碑銘

八

古棠書屋

行曰盈民樂法守興學曰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旣尊旣安賜車出游眾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祐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敎臣我決其器多藏靡悔迷國之宰余今弗懲天子奚賴君子用恕去而弗誅黷曰閒興亶其天乎衣裳之襪榮曰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二令子蔚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妥其阡有松有柏公食其廟鼎俎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旣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諡文惠



其子彌寬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庠始居衡山之崇嶽鄉奉議生楚國公世勣楚公生魯國公棠魯國弟常生端明殿大學士太師衛國忠靖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使太師冀國忠靖公葵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曰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曰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口口元年曰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秦州轉朝散

通鑑卷九 碑銘

九

古棠書屋

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復曰軍器監出爲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爲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修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餉兵海上我國家既取宋曰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爲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爲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既內附數曰公爲言十五年行省承制署公廣東宣撫使趣入覲秋見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晏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戶五人百戶三十人把總

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於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摯爲之誌又二十三年爲至順元年彌寬調官京師請易公名於朝於是有人曰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諡焉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其承絕學於百世之下遊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獵德大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曰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勛業於當時則過之矣至於冀國與其兄忠敏公

通鑑卷九 碑銘

十

古棠書屋

范竝曰才略世其家而冀國卽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爲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一出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閒亦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韶甌與其兄制置使潛皆親見祖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占與營繕戎器之事胷中具有成策潛既曰忠義著而公遇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響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曰女既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怵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爲也冀國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曰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吏率懦謾誕弛不能制徒增賞曰



悅之賞不時至輒奮挺爲亂曰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爲之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寇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賊而按曰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人初自諸鎮選勇藝曰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曰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二出語眾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治曰軍法汝等敢爾邪叱吏捽首亂者榜之百眾遂定歸鈐轄詹泗者曰故羣盜降得官位迫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

道園全錄卷九 碑銘

十一

古棠書屋

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力富彊部使者不能治曰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掾三日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銅諸國士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盡至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晝入民家取其資曰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且日坐府統制官曰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結處婺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嶸行部盜逐之守郭淵入郡盜又逐之朝命曰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殿司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曰道當無他不然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爭田郡不能直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巳喜亂者聞

風相挺爾公釋其縛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期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盜公言於朝曰悍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爲兵曰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衢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旅之事如此曰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惡乎而不危亡也哉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所信服者而用之故曰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蒞於湖南者曰民事爲問公懇爲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曰抹人疾苦賓客之及其門者與之燕樂贖遺貧乏孤嫠者賑恤之

道園全錄卷九 碑銘

十二

古棠書屋

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琉黃朱砂黃金等物爲神丹曰資服食斲琴度曲爲文辭圖書曰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於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曰其術久之隱去人或曰爲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畱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二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稍二傳人聞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十五年卒子四人彌寧彌宗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廕今爲奉訓大夫韶州路曲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巖嵩岵嶷皆集先世



勳業與公家相先後冀國曰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集曰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國史得曰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世皇既定南土迺輯迺安不震不怒迺睠赤子安其母父任曰弗疑何聞疏附顧瞻湘流頌二其城民人眾多有財有兵製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立有廟敏世病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曰大費歸撫其民皇威孔鬯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老而休溫二德言嗟世溷濁言思翩翩密室凝虛鑄金爲丹我懷公家問學有自曰孝曰忠著作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膺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蘭麝不亡而存庶其在茲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開公始曰善書記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尚功適都漕運選材進曰爲判官尋遷海南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

通鑑卷九

十三

古棠書屋

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口口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曰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二官父某二官母某氏某封曰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二泰定元年口月葬公南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曰故人子當築其墓之石曰銘敘曰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曰混一字內豪傑之士曰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曰

通鑑卷九

七

古棠書屋

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爲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更爲之名曰自別於士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曰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策數一見卽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贖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二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粲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時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韙同幕頗爲動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



曰此爲首事即日集省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問曰  
舉一事公輒對曰因起及施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  
二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錯綜細微傾倒詳盡  
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異  
不惟不得有所可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時會府人  
人倚公爲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信守  
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爲守  
者常壓於兩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爲公上之曰宣慰廉  
訪兩使者率其屬親與爲禮持文書者往二門人故吏  
拜起不敢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曰遠近艱易爲期  
庭無留事千里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爲政實有舉措  
收縱而非冥行偶中依稀近侶曰爲名是曰未數月郡  
中遂曰無事有富人子爲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  
端求解卒無曰變公意是時憲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  
事者大爲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爲請緩公  
不可多方爲牽制因求曰罔羅公者贖月無纖髮近侶  
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答曰老故未即論立請尉  
當有賅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鷺  
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曰此効治困苦之數月不解  
事聞朝廷即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  
及治岳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  
至請築倉建康曰冬受淮而出之損益曰法民不駭而

漢書卷九 碑銘 十五 古棠書屋

事速辨兩浙鹽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嘗  
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  
朝議用公爲戶部尚書未命而報卒嗚乎世之曰吏才  
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乎哉若夫曾無明日  
之慮徒曰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者也然則公曰  
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下者而憂  
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乎嗟乎有之而不見用二已  
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爲之銘曰  
才急於需樸標畢輪優游無虞梗柎薪樗朝服於二名  
駟大車爾皋爾夔善駝利趨人其曰賢已則信然弗顧  
弗疑充顏曰前不愧旁視有閔無志既勞既試終不自  
致安平在時則亦弗思後或當思既遠曷追思則考行  
此有成躅刻石載文曰慰曰勛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泰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  
鎮撫輿之上事京師也使曰其開來告曰元亨曰祖父  
之緒屬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  
然至將旨歷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粵自荒服俾守茲  
郡粗息肩於奔走曰洒濯其瘴癘始克自思曰先君之  
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  
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  
請篆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使子輿請集禮辭不

漢書卷九 碑銘 十六 古棠書屋



已二十八日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曰侯鎮其父兵益曰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潁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即曰其父權萬戶府事留鎮潁州宋將夏貴知潁帥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曰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為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既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為最又曰其軍敗鎮巢叛將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戍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蹴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

通鑑卷九

十九

古棠書屋

年權府謝事而侯始曰修武校尉為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偽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寨等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眾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既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曰自助適黃州叛曰侯并領安慶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曰功加武略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一年選鎮饒州饒大郡鄰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曰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

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曰二千人與十將之士屯田芍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三百二十里建水門水閘二十餘所曰備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曰通轉輸二十八年加授中千戶六月卒屯所曰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元英次元真十女其壻曰傅鑑陳忠魯讓張晦皆士族也陶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姓孫幾人與其長也襲世職今超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其父云其墓在某縣之留犢鄉長卿村或曰長卿者唐隋州刺史也因曰長卿字其鄉劉氏蓋其

通鑑卷九

十

古棠書屋

子孫然無可考證者國家既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既久世其祿者往一無曰自見於當世況其安逸而罷軟不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卓二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二曰於皇世祖撫運曰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十百列校眾正咸傑俱特伐簡為青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固遺餘偉哉劉氏曰德為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儲則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橐川淨雲委芽葉弗齊孰芟孰治使



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間濟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  
孫子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贊書啓封既聞既陳桓二武  
績濯二文藝表其盛者曰詔來裔

道園全集卷九終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略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曰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總諸軍曰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曰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諡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

道園全集卷十 碑銘

一

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諡忠武皇慶元年獻武之子珪曰中書平章政事相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諡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曰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諡禮部曰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曰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曰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上聞其病重煩曰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曰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

則就焉有閒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曰忝預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因曰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曰屬子某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為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曰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為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曰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曰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道園全集卷十 碑銘

二

古棠書屋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曰王為總管三年李瓊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曰王為行軍總管且行請旣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瓊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瓊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曰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瓊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曰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瓊不知也明日果擁飛騎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踰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瓊警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



或言於朝曰瓊所已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巨  
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  
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引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  
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  
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  
民稅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  
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  
計相曰專擅罪王二請入見上前曰臣已爲二朝廷儲  
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巨水  
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  
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恆非陛下府庫乎此

通鑑卷之十

三

古棠書屋

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  
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  
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  
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曰  
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  
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鄂之援主  
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已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  
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  
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幸而江陵歸峽  
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  
築城萬山已斷其西立柵灌子灘已絕其東則庶幾斃

之二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守無懈意一日  
出東門與諸將較射敵兵大出猝薄城諸將曰彼眾我  
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  
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  
其前他將二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  
步陣開陣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  
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御王曰彼再進再卻氣衰矣  
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  
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鄂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  
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  
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

通鑑卷之十

①

古棠書屋

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  
拔樊襄陽降呂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  
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  
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  
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偁道呂兵軍蕪湖  
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南大兵繼之宋師潰  
王前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  
毋輕敵貪進其少駐曰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  
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  
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已臆度乘破竹之勢取  
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曰自馳驛至上前論形勢



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  
楊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  
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呂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  
木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曰十三騎絕渡衝之陣  
堅不動王引卻呂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  
馬怒曰奮大刀出前趨王二還轡返迎刺之應手頓殪  
馬下立陣者同口驪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  
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  
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禦此戰  
眾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  
率水陸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一師合擊之兵

通鑑纂要 碑銘

五

古棠書屋

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  
追奔於圖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呂千數上功  
改亳州萬戶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曰爲請遂還之  
忠武王之事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  
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曰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  
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  
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  
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曰伯姪爲禮往  
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  
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二年浙東又叛王  
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

師怒拔之眾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  
於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  
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  
請於上曰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顯與  
弟廣王昺南奔既立顯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  
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曰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  
無漢人與蒙古軍者恐乖節度粹難成功願得親信蒙  
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  
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旣南而城復爲宋有  
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  
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尙能曰汝父宜力國家之心

通鑑纂要 碑銘

六

古棠書屋

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勛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  
辭曰遺燭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  
苟曰劍甲爲賜則臣也得曰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  
臣得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劍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旣  
拜賜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曰此處之且行  
薦李恆爲貳從之至楊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  
道南征曰弟宏正爲先鋒戒之曰汝曰驍勇見選非私  
汝也軍法重我不敢曰私撓公汝慎之宏正所向克捷  
王進攻三江寨二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  
懼持滿曰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  
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



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宏正圍曰騎他將攻之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頤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或敢違其號令王曰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眾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

道園全集卷一 碑銘

七

古棠書屋

大洋始得與之搏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韓甥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時自廣州至小舟更授曰海樓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曰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橫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恆等順潮退樂作宋人曰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眾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曰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

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連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曰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良厚王曰瘴癘疾作矣上命尙醫護視曰曰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士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母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曰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曰俾嗣子珪曰汝

道園全集卷一 碑銘

八

古棠書屋

父曰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曰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村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觀上謂太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太祖皇帝曰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曰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皆立功也所曰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敷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九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於眾材



己不曰為惠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為勢位所屈雖臨之曰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曰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眾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為不可丞相為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曰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曰此議之請曰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宏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曰至椿曰戈使拜不屈

漢書全卷

碑銘

九

古棠書屋

王釋之待曰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巨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為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曰為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眾賞罰信用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為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為之用及為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為之懇惻申諭仁聞既

著薨之曰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子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遊與老校退卒於今略曰漸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曰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于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沒所在求為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曰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悉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曰存德念功迺追在昔

漢書全卷

碑銘

十

古棠書屋

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曰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曰為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曰著勲臣之世業哉亦足曰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曰備樂歌云其辭曰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二談笑畢渡木顛草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曰侯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閭請具為奏若峻阪馳靈扼其後面上方略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風



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呂順來歸請吏民命主幼臣  
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  
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於海涯延喘須臾自  
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  
神劍名甲副之挾瘴排炎廓爲清夷膠舟於壑存其餘  
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橫梁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  
表於鯢鯨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已久大三  
錫彌尊呂啓王封冕爲佩圭盛服在躬維茲毫人服德  
呂世享嘗於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靈聖萬神景  
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  
言二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

通鑑全書卷

十一

古案書屋

其在此焄蒿浮游孰感而致維毫士女具曰不然我有  
井里王爲陌阡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額  
我藝黍稷亦有稻稭羊豕在牢呂庖則盈笱簫鏡鐸  
亭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忤昔我父祖荷戈執殳從  
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旣濡秋降霜露王其享茲從我  
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毫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  
子相我仁廟正言於庭必扶其要邃深蔽虧羣讒切膚  
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  
假毫髮臨軒視之命過其驅託之股肱恩信渠二天難  
諶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達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  
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旣寧旣好思極厥保陳經啓心

非法不道申二其居侃二其容孚於帝衷呂世師工王  
廟奕二視此無斃匪毫是私國有恆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  
江南安撫使旣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  
紫陽揚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皇帝潛邸郝文  
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眞揚閒宋亡天子嘉郝公  
之節擇士得公送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  
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帝潛邸在京  
兆已知其名及卽位召在宿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  
爲友呂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

通鑑全書卷

十一

古案書屋

常伺察言已者中呂危禍廷中相語呂曰無敢論列長  
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蓄積  
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巨測侶秦趙  
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藉情誣侶漢董卓春秋  
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呂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  
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抹解事得寢他日呂爲  
宣德鐵冶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卽呂折閱  
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吏卽獄中用溼紙掩口鼻斃  
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  
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  
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呂諸父之仇



當國恥之間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能起此風節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曰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元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曰爲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曰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彊吏曰任事公雖居閒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曰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

遺園全集卷十 碑銘

十三

古棠書屋

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曰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吏曰數少責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遊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處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中憲大夫僉秦禧宗禮院事從德榮祿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夭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修皇朝經世大典訪問

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曰上送官昭州曰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二曰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曰從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輝蝨賊陰消陽明君子於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極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睠後人竝立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泱二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 眞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

遺園全集卷十 碑銘

古

古棠書屋

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眞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曰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黨家原既莫知其處葬眞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邱是始遷之墓族人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爲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爲踰禮奈何忍使邈焉湮沒曰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爲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



諱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其家從金主徙汴二且危同徙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邱隴死耳崎嶇兵閒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曰貴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弟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二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畱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

道園全集卷十

十五

古棠書屋

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而後入祖父嘗泄痢被寢席手掬去之而浣滌曰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曰風爲人子者焉與諸弟均衣服飲食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寬必正色對曰豈曰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親尤謹有疾親奉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家偶隊地其友故藏之曰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爲

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錄讐校不倦因金大明麻積算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旣而歎曰爲成書久亦必差夫麻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曰禮節所宜有疾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餽有鬪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旣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贏餘不入私家曰廉平稱未幾曰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八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道賈玖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真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達道

道園全集卷十

十六

古棠書屋

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塋者凡十族之卒者皆曰其次爲兆葬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有所不爲君奈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曰賄敗某由是義志道與之遊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爲中書掾中書掾見躡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後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部主事



皆與集爲同朝集爲國子師時天爵爲生曰鄉學尤見親故爲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遙曹去之百代世職後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高堂廣曰表斧形馬鬣莽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下靈氣來就有別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

道園全集卷十終



碑銘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於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曰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曰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為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曰鎮中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更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曰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

嶺南集卷十一 碑銘

古棠書屋

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瀚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竝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曰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曰死曰未炭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恇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即安時邪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飢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邊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為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壯者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於朝曰倉儲無

幾民與軍俱天子赤子賑民飢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

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莫已擅發願急募富

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

一日之費為經久慮幸甚中書省曰聞天子為遣使護

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曰三月至石與直五

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

皆即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為成法使勾

稽考覈參伍鉗制曰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

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

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樽節非為

己私王幸察亦無曰為罪皇子安王是之褒曰衣一襲

嶺南集卷十一 碑銘

古棠書屋

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

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

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

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

論當坐猶當用詔書察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眾不

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

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詣公二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

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

子廟廷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

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

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



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二者數十上之御史曰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已吏事爲眞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眞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轅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誣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閏二歲五往返京師曰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曰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尙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尙書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尙書省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曰理爲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

道園後集卷十一 神錄

三

古棠書屋

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曰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辨庶弟之誣其兄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曰干戈平定海內所尙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曰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曰他道進仕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略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曰入官非欲曰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曰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警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曰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卽闔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曰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再徙眞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曰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眞定縣男妣吳氏贈眞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石劉氏封眞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曰國子高弟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曰禮能不用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次適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於時公之年

道園後集卷十一 神錄

四

古棠書屋



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遠沒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同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已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二不曰求氣直而昌譽二舒二何行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曰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於朝彌光曰亨頌二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尙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徒執曰書孰害其人據義抉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狙安易撓我際其會曰哺曰繒幙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畱見用駸二而

通鑑全錄卷十一 碑銘

五

古棠書屋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朝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諡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嚙之序也淳祐丁未清忠公曰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奪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二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太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

忠公曰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尙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曰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伯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曰伊周自擬眾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遊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曰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曰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

通鑑全錄卷十一 碑銘

六

古棠書屋

爲屬未幾曰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畱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爲吏部尙書曰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畱尙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曰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曰忠孝道諛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牀下得一言而退終身曰爲榮而先生曰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曰爲師表焉其諸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



文獻淵源之說曰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曰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曰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曰爲侶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筆瓢屢空不曰介意門生故人或有所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眞實不曰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

道園全集卷十一 碑銘

七

古棠書屋

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必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曰是年五月乙酉葬於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兌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曰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於世蓋及先時爲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曰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其爲碑銘曰先生之志云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

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曰言是有曰處集矣其敢曰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二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作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二不窮補苴彌縫嘻二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曰信之不其遠乎

桐鄉阡碑

道園全集卷十一 碑銘

八

古棠書屋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曰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闕中曰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於光葬焉表之曰桐鄉阡云集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集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曰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宛邱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  
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率其眾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曰國家既盡有宋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曰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斯已夫方是時公曰有爲之才撫新集之采甫及三年而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



知者矣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光人掇茶山中曰爲飲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宮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實生是邦象而奉祠示之德行曰革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曰思公而公亦曰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葬至於今久矣昔爲公民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曰詔其昆弟子孫已於今天下曰已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恆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寶旅所通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

道園公集卷十一 碑銘

九

古棠書屋

家法令修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鬱乎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曰有所覽觀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爲代間人諸弟若子相繼曰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曰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恆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閒遵曰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宴然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二深沈

敦厚有大山喬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溫恭在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大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公父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釜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曰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里外家劉氏齒苞有異花或曰爲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昉從鄉先生大鹵楊震亨學並爲聞人而世遂曰爲傳信矣公曰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

道園公集卷十一 碑銘

十

古棠書屋

非行臺監察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員外郎改瀘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曰戶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關民事者曰傳焉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孥其人萬家無所詣愬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曰風水爲解



公挾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九號富庶爲吏者縱欲曰求獲民不堪命俗尚氣嘗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貪殘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朝廷曰內附既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在廬州令其民家曰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爲之期遣吏行取之卽曰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爲中書盡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懼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攘竊及歲滿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爲上下

道園全集卷十一

碑銘

十一

古棠書屋

與奪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狃安豢寧知官府不敗何待此爲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曰勞賞進用至於今便之時民既又曰叛告大家者長吏爲震動而告者賄官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物色蹤蹟遠曰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白遣所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二危馬逸車下注有婦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徒責金曰給葬其在湖富商有備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嚇舟師妻訟商殺其夫冀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二誣商成

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葬或嚇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二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豪家毆人至死納井中曰溺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貲無筭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爲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己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何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冢二家撤淫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灤嚴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答刺罕公之爲相

道園全集卷十一

碑銘

十二

古棠書屋

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爲丞相所敬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曰爲吏師在戶部時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爲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久矣一總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入息游其間不曰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傲於世故視神磨之樂不能曰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曰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楊氏先卒又娶



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爲後曰公蔭爲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塋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葬屯川者自公始也後某年爲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爲銘二曰

神磨之陽溢流洋二有燁馬宗世爲之望二之儼二有梓有杞桓二勸農侃二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公秉國鈞曰究其成善止弗蹶亦未期蓋有綉瓊纓臨滄自潔軒二乘車沒齒走趨孰不懷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孫子是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國史虞集曰北邙

道園全集卷十一 碑銘

十三

古棠書屋

之北有重岡蜿蜒墮爲表平曰杜村之原者古溝四周漲潦溢流注合於漣南溝之滃渟涵深碧有龍居之歲旱不竭鄉人崇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車徒所經東隴南阜隱若城郭西獨虛微風氣宣通宅是奧區二百餘年曾大父仕金爲中原酒使金亡酒使歿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大父自平陽所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曰爲兆域雖存世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曰妥先靈也既卜地塋西曰葬大父而別立石曰表故塋未果先人歿祔葬大父之次自有誌太史其爲著故塋之銘曰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郡歸而猶有攷焉則益之願也按中原君諱德全平陽君諱儀

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正有才器歷仕風憲在朝爲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且厚於此可見故爲之銘曰

北邙之纍二兮何千百年披榛尋邱兮孰無故先徙死不還兮言遭變遷既歲復治兮楊氏之阡往者莫紀兮知者三傳有子立朝兮孫曾曰延時平世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集後至與先生爲同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傑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懇款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曰質行爲貴集少先生十

道園全集卷十一 碑銘

十四

古棠書屋

餘歲嘗觀其不可及曰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赫然用事於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瓠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曰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曰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謂曰爲不當斬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曰文學自任一見驚異卽列見之於朝先



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  
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  
常復得爲同朝集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  
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  
之墓得姚文公爲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爲  
之銘先君子沒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  
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其敢  
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  
大名之東明大帥阿木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玉鄆  
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學休  
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

道園全集卷十一 碑銘

十五

古棠書屋

吾無曰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學乎先生乃屏絕金末律  
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煮粥未熟而臨  
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畱居嵩  
穎閒讀書三年而後歸爲郡學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  
者從之常曰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  
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曰常格除臨胸主簿到官未久  
卽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四曰好  
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  
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院使康  
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曰有成  
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

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好文一女  
適王思柔孫三人沐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  
還東明將己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於黃頭里  
之先塋先生雅好巖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  
前曰爲山日對之吟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彙所  
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  
先生之容鬱乎山嶽之蒼二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泱  
泱用世不多斂而歸藏子曰文興於先有光我表西林  
永思不忘

道園全集卷十一 終

道園全集卷十一 書啓

十六

古棠書屋



在朝橐

碑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秦定改元詔書曰朶兒只中丞為帖木迭兒所構害命昭雪之三年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諡曰襄愍明年秋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冤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已報稱願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曰

道園全集卷十二

一

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臺臣曰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集其具書曰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朶兒只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其聞之臣敢具終始可徵者武宗皇帝方賓天皇太后在興聖宮曰帖木迭兒為丞相踰月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為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諷曰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朶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曰糾正其罪為己任上都民張弼殺人繫獄時宰使大奴脅畱守出之及強曰他姦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曰它事召畱守

道園全集卷十二

二

古棠書屋

將罪之畱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它實無罪丞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所受張弼賕鉅萬而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人奏而御史亦輦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天子震怒有詔逮問時宰匿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天子為不御酒飲者數日曰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與聖左右曰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曰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天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涕之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遷集賢天子猶數曰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迭木帖兒雖去君側反得為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勝言者其後仁宗棄羣臣英宗皇帝猶在東宮迭木帖兒復為丞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朶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曰前違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曰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又引同時為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故為是犬彘事邪坐客皆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載諸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曰目及天子即位詔書遂曰誣罔大臣為之罪名焉其勢既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為之驚悔而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毀皆先帝舊臣



滋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天災直言會議廷  
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眾口皆曰漢殺一孝婦  
三年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迭木帖兒諸  
子列在禁近威殺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  
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  
抑不伸不可曰爲治若蕭楊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  
相聽之迭木帖兒之子相繼曰賊敗遂籍其家然昭雪  
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暇及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  
首曰爲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  
乎粵若我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英宗果銳法度修飾  
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而一迭木帖兒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三

古案書屋

常因國有大故乘閒用事曰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  
矣然卒保其首領曰沒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構者乃有  
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忮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  
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內術智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  
者其計亦略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  
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  
事曰表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兒只者臣敢  
不敘次曰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朶兒只姓楊氏世  
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  
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忠定父失刺唐兀臺贈推忠  
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諡

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齠齠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  
成人兄弟相勵曰勲業當時固曰大器則之事仁宗於  
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朝廷有變將北  
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答剌罕定議迎武  
宗於北藩仁宗還京師議察禁衛密致警戒仁宗感焉  
至親解所服帶曰賜既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曰  
公爲大中大夫家令丞曰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  
亦決於宿次眾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  
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循  
二然母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  
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三

古案書屋

曰然二終不及用也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  
而誅之公曰爲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  
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  
材孟曰公爲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  
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錢爲至大錢至  
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爲廢置銀鈔  
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  
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  
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曰宣徽膳用不聞囑公  
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  
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於上曰誅



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說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  
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宴閒時羣臣侍坐者  
或言笑過則上見公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  
所貸而譖言興矣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閏月  
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曰妻病謁  
告歸江南據河度地奪民力公曰失大臣體劾之張閭  
罷江東西奉使餘不稱職權臣匿其姦冀不問公劾  
而杖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上怒巨測公救  
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臣不願陛下有殺御  
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  
隘民勞而事煩凡須自備德令稍非材恆不免撻楚曰

趙國公孫卷十一

碑銘

五

古案書屋

是苦之公又言曰曰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曰言事  
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罰無言爲陛下言者不得請數  
曰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  
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  
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邪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  
朝廷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  
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曰示信於天下果  
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  
士榮祿大夫曰獎之且曰重耳曰之寄詩位一品者多  
乘閒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言之可  
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況敢求多

乎且我爲之何曰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  
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  
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  
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  
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曰俾人夫人剪髮毀容曰自  
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  
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不及嫉惡  
如仇讐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論政  
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顏色不變凜凜乎  
古大臣之風焉其墓某處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  
具特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曰銘詩曰

趙國公孫卷十一

碑銘

六

古案書屋

河源西垂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爲國駿良駿良伊何忠  
亮正直柔不爲隨剛不爲絀昔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  
武靈詠歌太平躬爲孝恭曰事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  
否或闢其幾不驩曰呻投巖膠膠籍竊秉大鈞天子曰嘻  
誠有虓猱彼爲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侃  
二犯危曰折其衝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桺不防兇稽我  
天討國有大故結變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  
市家憤巷哭日莫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於恩  
忍爲凶殘違卹有君二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  
枉卒雪明二天子別於姦忠敷言萬方大道爲公至榮  
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秋之義誅意慎



徵咨示來者尚徵臣詩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勳勞於其國則範金爲鼎彝而著之曰銘近古曰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葬則有下窆之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趺首丈尺之異曰別等殺之禮者未之有改也我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年春榮祿大夫買閭來告曰昔我先世胄繇高昌未內附曰前者事逸不可攷自歸國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事祖宗至於今日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王封於故國朝廷之恩德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碑銘

七

古棠書屋

重矣先人之歿已二十五年今葬諸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曰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懼湮沒今願有請於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石集聞之故事正六品曰下官中書奉勅署牒曰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曰下而不敢曰煩令惟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冊即中書上曰獨署一牒明日省臣曰其名聞天子即曰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於羣臣者不得也仁宗皇帝既平內難武宗皇帝即位立仁宗爲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勅則買閭也內外大小之臣咨嗟感

歎曰爲不可及焉國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非

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有功臣建國者則或有之非常見也惟羣臣得推恩先世者五等之爵視秩爲差即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曰命之至於昔有名號嘗曰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得擬授焉而買閭之父月魯哥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詔曰此異數他人弗得援曰爲請嗚呼不亦盛乎攷諸其客傳溥所爲行狀蓋達即孛生脫因脫因生月魯哥月魯哥生買閭也延祐二年達即孛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涼國公諡康武夫人追封涼國夫人脫因自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諡安定夫人茶哥追封薊國夫人加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碑銘

八

古棠書屋

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涼國公諡安僖夫人改封涼國夫人月魯哥大宗正府也可札魯花赤自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諡忠靖夫人女二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諡曰莊肅夫人改封高昌王夫人皆學士具詔草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則請列敘其世而刻之曰文禮也昔在太祖皇帝時睿宗皇帝曰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僕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而康武公曰幼穉之年出入幃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曰屬之治稻田者爲戶三萬所曰供湯沐俾治焉撫其人曰



盡其力敏其生已給諸用不營一毫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闕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掌門衛然後已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踰分凡宴飲貴屬咸在酒行或醉失顏色已康武執法為監毋敢譁安僖公當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已侍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伐有功世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已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家用不給上聞而賜白金已兩計者三千五百帛已車計者五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已願諸族人故舊之貧者裕宗皇帝為皇太子慎擇輔翼主金帛者於職為要已其廉也特已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顏起兵內嚮世祖皇帝

道園全錄卷十二 碑銘

九

古棠書屋

親征是年王廿有六已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為上所知從官多其父輩行皆歎其能自立如此成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行在嘗出所御服賜之世祖賓天成宗進紹大位已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遠邇畢集擿伏姦慝必資隼擊命為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六千五百緡又已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飄舶互市蠻夷交關非慎密者不足已當其任命已為泉州市舶使且僉閩海省事已重之不拜大宗正者國族之事隸焉或得罪蒞其刑罰蓋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已為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大赤又有鷹坊數百人蓋裕皇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

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犯法焉美髯長身風度高凜都人望之固已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毆罵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戴兩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九已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人後三年而終子一人買閭也自事仁廟於東宮歷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繕虞衡之事無不掌焉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自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無不居焉及仁廟登極凡畱守太醫利用宗正功德之事無不統焉無日不在上左右或已休沐出必亟召常命之為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九已

道園全錄卷十二 碑銘

十

古棠書屋

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寺者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產已資之豐贍無筭特命已為都總管仁廟賓天奉神御於寺中至令領焉仁廟嘗奇其才命為學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卷朝誦莫維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刺失思柔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外傳無綺紉之態時人已為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買閭而始發自買閭之際遇至先王之封益隆豈不顯哉我國家啓自龍漠誕受天命鋒旗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部落之細強者無所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傑而用之執干戈已為爪牙侍帷幄已為心腹推至誠已待



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歡心而盡其死力曰成  
天地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內侍禁近外布行列  
語言文字之用尤榮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  
之家又方曰文學承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  
哉故爲銘曰

於皇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惠鮮匡直輔翼亦  
曰振德孰非吾臣而不賁飭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加  
薄酬不究臣勞咨若宗正執戈輦轂無賤無貴不暴曰  
肅慨思其先既忠既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令子  
在我左右粲其有文曰効職守乃眷高昌悠二故鄉雖  
不及生往追曰王邈乎冥升歆此異數在爾孫子實受

通鑑集卷十二 碑銘

十一

古棠書屋

其祚於維仁皇風馬雲車顧瞻下土梵宇渠二牢羞膳  
鄉既甘既旨率循敬共思致先時先皇之遺托茲別祠  
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替惟皇累朝臣  
亦四世保功實難在爾後昆赫二王封永思其存

孫都思氏世勳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聖上幸念侍御史健  
都班贈其祖父曰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曰勒碑先  
塋其碑之文請曰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學士  
臣集等其凡役請曰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  
石之工請取諸荆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健都班曰其  
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

實來告臣等謹奉詔次第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孫  
都思氏昔在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  
勳勞之臣實佐興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稱四傑其次四  
則鎖兒罕世刺子赤老溫八都兒也初父子俱事太祖  
曰忠勇見知主曰衣物相易與締交相謂曰安答蓋永  
曰爲好也上嘗與召赤溫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  
之召赤溫遁脫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  
曰功多著上賜之名而世宥之曰答刺罕國家凡宴饗  
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醕則相禮者贊之爲之喝蓋非  
近臣不得執其政故曰命之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爲之  
怯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則曰命之而赤老溫

通鑑集卷十三 碑銘

十二

古棠書屋

八都兒之子阿刺罕亦曰恭謹事上二嘗被創甚阿刺  
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俱信史太宗皇帝時命太子  
濶端鎮河西阿刺罕之子鎖兀都從太子生子曰只必  
帖木兒王鎖兀都夫人牟忽黎爲保母太子薨只必帖  
木兒嗣填河西曰鎖兀都之子唐台解領怯薛官及所  
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內贊府事外著邊職積年  
七十六而歿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解伯要眞氏能  
修婦職曰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永昌府子男凡  
幾人健都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  
昔保赤哈赤軍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  
昌路總管泰定二年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魯花赤二



年進亞中大夫王傳府尉天子元年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速也不干隨王入覲薦其從行者五十人備天子宿衛健都班實居第一人奏對稱旨拜奉議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尋參議詹事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某官封今立碑於西涼州之先塋國家深仁厚澤其加於臣下者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重念孫都思氏之先曰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興之日又曰健都班之忠慎才美踐歷臺省推恩先世而寵榮之何其盛也然則凡臣子思上之德意安有不鞠躬盡力曰報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曰系

道園全集卷十二 碑銘

十三

古宋書局

之銘曰

天啓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謀佐其征討曰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固多賢才聖皇在御乃進乃來乃贊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侃濟濟天子曰嘻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曰昌水求其源木循其本課忠責孝式彰令聞大河汭有阡在焉勒文貞珉示千百年

道園全集卷十二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三

在朝臺十三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迺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曰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曰係天下之心即其都邑立元子為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册拜皇太子是為裕宗皇帝初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曰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彬二可見矣迺若身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宮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著於簡册則未有過於魯國

道園全集卷十三

一

忠獻張公者也公曰至元二年見裕皇於東宮即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曰父蘇州節度任官當外補裕皇愛其才畱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至於內府而析人於東宮者儲侍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曰治其貨用命公為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於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方用事祇僧高菩薩千戶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構變圖殺之昔裕皇方從上北巡賊迺結黨數百人偽為儀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啓鑰而入直抵太子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畱宿禁中遽起叱戶者毋得擅啓關使語傳令者曰他嘗殿下還宮必曰完澤賽羊

先請見二人則啓關矣賊乃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

不可給循牆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馬出與左丞郝偵俱為賊擊死變起倉卒中外不知所為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討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宮闈晏然則公精密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略為上信倚故曰宥密留京賊之入也傳太子令索兵甚遽易不能辨其偽不敢抗曰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曰為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謂其預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

道園全集卷十三

二

古棠書屋

遣士討賊昔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曰為賊黨法當籍其帑公曰吾實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為偽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為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禮霍孫革宿弊而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公芳裕皇次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為左司郎中范為右司郎中馬為刑部尚書侍從曰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徧布朝宇一皆號為得人公為賢才是達不曰疏遠親密為取舍是曰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



而慮周得宮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  
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立賓客諭  
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  
夾谷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候宮中閒暇皆  
身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裕皇卽  
世詹事院無所受事皆議將請廢之雖宮府舊僚不能  
無惑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  
繫也奈何爲此言乎廷臣曰爲當三十年丞相完澤薦  
公曰昔祇僧之亂能審詐曰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  
仍兼詹事丞是年世祖崩成宗卽位追尊裕宗冊母后  
爲皇后後卽東宮爲隆福宮曰奉之改詹事院爲徽政

道園全集卷三 碑銘

三

古棠書屋

院公爲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  
丞國史院修世祖裕皇實錄公曰舊臣在中書習知典  
故預其比事之司馬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  
遂曰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  
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  
之任重儼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  
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所在莫或比隆五年  
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  
土木金石絲縷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異非眾思  
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曰成功獻  
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蓋

善用人之道也上曰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曰出入殿  
門論之曰朕知卿必曰禮辭誠念卿宮府之舊不忍卿  
步履之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  
無所違缺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  
也且具計於外庭昔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  
上泣官也夙夜無懈曰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  
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京師  
常曰休沐與公卿賢大夫觴詠而樂之治具潔豐水陸  
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從容論說古今曰達於  
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於斯見之非直爲一日之樂  
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東朝嘗又賜之別墅或

道園全集卷三 碑銘

四

古棠書屋

勸公可曰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伐越之  
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裕皇二  
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曰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英  
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曰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  
初裕皇幼冲昔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曰於儒術常留  
意焉公嘗進言曰京師首善宜建國學曰風示天下裕  
皇躋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  
公曰昔嘗遊焉吾不敢忘也春秋釋奠於先聖先師公  
必具牢醴曰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爲學舍於四  
邑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



焉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寒畯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惻孤無已爲依貧困無已爲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於其第二十四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諡忠獻後二十九年爲天庥三年其子金界奴世其官爲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呂觀圖書而敦德性特任之爲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集著文呂刻之謹按公諱九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昌平鄉人曾祖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諡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

通鑑卷之三

碑銘

五

古棠書屋

夫人祖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諡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蘄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諡莊惠妣贈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世祖又賜呂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子三人曰誠早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唐夫人年三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雍睦嚴而有教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攜持入見興聖太后上嗟悼久之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旨意事歷朝皆有功今爲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

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習父職爲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福宿衛次日福童張氏先塋在昌邑鄉塋隘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之南原嗟夫國家建元呂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京師富貴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富尊榮豈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齠齔已起而繼之精敏修飾有聞於昔父子遭逢國家之盛無小聞而聖上之眷遇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詔紀實爲銘詩曰

通鑑卷之三

碑銘

六

古棠書屋

天宮眾賢靈輿肅肅巨朝離離巨養一人曰窻萬國咸亨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秩春宮亦諗多聞昔惟魯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巨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成授几設醴公爲導迎寶藏玉府禮在不曾公視其總有正無悖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羣疑既亡宮壺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文母皇二聖孫之將隆福有宮萬民所望徽音安二巨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旨相臣進賢虛左待之造於兩宮有猷有爲至元之治於斯爲盛民物阜康法令修整耆壽俊又樂乎熙辰公爲詠歌呂燕家賓昔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慨顧瞻其家有木維喬袞衣朱輪相繼巨朝嗟



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柏松柏凡二垂三十年有子孔嘉克象其賢佩玉垂紳入侍天子左有鼎彝右有圖史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迺命太史著文曰刻盧川云二西山峨二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曰才能授任使服官政雖貴盛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曰來冠帶之家習於國事已出入左右儼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七

古棠書屋

其間又能曰直道不容有聞於當代若冀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禿堅里不花姓賈氏世爲大興人王大父曰甲申之歲自大興謁太祖皇帝於龍漠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阨塞戶口兵實攻取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饗事賜名昔刺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睿宗皇帝於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於雍吉刺之地甲午從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合州戰有功世祖皇帝即位賜金符領尙食尙藥卒贈嘉議大夫聞喜郡侯諡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追封絳國公夫人李氏贈聞喜郡夫人諡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丑妮子方幼嘗世祖甚

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

賊艦破其軍己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

郡公諡顯毅加贈崇德劬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上柱

國追封絳國公夫人毛氏上所賜宮人也卒贈臨汾郡

夫人諡靖淑加贈絳國夫人父忽林赤勇而有謀能通

諸國語昔阿里卜哥之役獻馬助軍從北狩道值風霾

晝晦賊乘閒爲亂擊定之有功歸領尙食尙藥世職也

歷尙膳使兼司農之長置宣徽院簽其院事仍領尙膳

使卒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諡忠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臨汾王夫人忽

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閒習國禮武宗皇帝逆后嫁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八

古棠書屋

嘗爲女師曰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曰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尙食尙藥局提點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爲曰爲他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顏之役軍次亢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卽賜黃金一白金正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曰爲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率之曰叛豈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兵法爲不祥其可爲乎大臣曰聞上深納其說益信公



爲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懼廷中美之間常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上聞因曰得官庀職者亡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皆論翕然歸之大臣曰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世祖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成宗始卽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芻餼燕享之節賜賚之數尊卑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等殺則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爲甚難而公在職獨曰能聞故嘗侍上燕坐中貴人往一指公稱朝廷有人而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陞

遺集卷之三 碑銘

九

古棠書屋

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几太官尙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上嘗坐輿巡游禁衛中見衛士戶陞閒意甚勤懇感戴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番直衣賜曰昔饘粥充給誠荷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院能官禿堅里不花其人也上悅賜賈珠衣一駙馬潤里吉思曰酒得疾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上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上曰臣之所曰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者三世矣國恩誠甚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

有加於先臣乎有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曰下凡三等而三世夫人皆有號諡當是皆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而夫人之諡尤異典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雪畜牧亡損且盡人之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爲之請官市馳馬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笠曰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揆正義曰自處無所撓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上大賚北方軍出內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曰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卽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徧歷和林北金山亢海入兒思潤等處恩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辭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曰聞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卽其家曰賜三年上御便殿訪羣臣曰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法曰爲治國安民之實條曰詳盡同列皆曰爲莫及上多采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仁宗皇帝卽位曰舊臣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曰風雪告公復爲請如大德昔更出私家馬二百曰充用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曰賜之公在宣徽曰

遺集卷之三 碑銘

十

古棠書屋



四方維正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已求汎賞輒裁正之  
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肯爲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船  
之貨公曰此君國之賦爲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  
赤甚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買玉帶賜其直三  
百緡呂太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眾  
矣七年仁宗崩公曰疾辭去位而帖赤稔惡已累上竟  
諸害公聞者傷之帖赤既已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  
司請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冀國公諡忠隱絳國夫人脫脫灰追封冀國夫  
人王氏追封冀國夫人林氏封冀國夫人子四人班十  
忽里台皆爲監察御史野速固章佩監少監忽都赤中

遼國金鑑卷三十一

十一

古棠書屋

書客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園里有韓國公李  
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某處忽里台等之所營也  
忽里台銜哀茹恤越歷歲始克申其情事天子閱焉  
天祿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刺入都傳勅命太史臣集  
著銘刻之碑臣觀於世家自太祖肯已知名見用歷仕  
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大夫積官金紫四五  
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矣而昆弟子孫  
又方赫奕繁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爲之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於昔豪傑四  
面而至有智有略燕有奇士褻然來朝造膝晤言諮詢  
孔周屬之盱眙既勤既老嘉爾黃髮入侍幃幄出從征

伐享帝養賢大烹維肯守道曰官蓋取諸願世祖建國  
百度維作羣公受職世臣是若嗟嗟冀公夙已見奇承  
厥父祖祇奉鼎彝歷事成宗武考仁廟靖共于位有正  
無撓忠愛之誠豈爲燕私自邇及遐振其寒飢歲大雨  
雪朔漠告病往拯往哺公爲之請武皇在邊熊貔若林  
爾公爾侯干城腹心乃纘大統乃有大賚乃出金貝泉  
幣裘帶至於朔垂宣旨勞勩往咨大帥盛饗於軍大車  
彭彭載酒餞哉部曲羅絡均飯同醉賢王將臣合言來  
聞曰茲虎士威公之勤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辭  
三錫逾篤盜臣肆欺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  
能奪之而怨已深忠失之私實蓄厥心盜之患失於國

遼國金鑑卷三十一

十二

古棠書屋

猶忍彼忌則憚曰構忠蓋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  
姦不係死生忠亡姦在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爲國慨  
天高日清衣冠舒舒昆弟子孫入朝曰趨既貴既蕃恩  
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則固鬱鬱公懷文曰信之垂示  
後人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  
治太平將百年於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歌咏  
德業贊襄訏謨於其間曰賁飾一代之盛三代曰下未  
之或先也於戲士大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  
老優游曰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



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旨貽萬世皆則有若  
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歷  
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  
其去又曰爲禮樂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冊  
之載規勸古今皆則有若王公磐曰亡金高科大儒召  
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曰屬之薦舉成材獎勵後進  
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則尚書之孫而師王  
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  
而不紊用能曰老成爲國蕃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  
曰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繼大統作新  
斯文建奎章之閣曰尊德而怡神曰問道而興學而故

道園全集卷三 碑銘

十三

古棠書屋

老漸曰漸盡閣學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  
爲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豈也閒爲上言之上曰  
爲感制詔臣集著文曰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  
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爲洛水人五世祖逸曰郡吏治獄  
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爲儒生贈昭文館大學  
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諡康穆康穆生尚書  
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  
國公諡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慈贈光祿大夫柱國大  
司徒邢國公諡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  
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  
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

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  
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  
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曰學士奉使宣撫陝西  
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曰大中大夫落侍講爲  
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  
明年拜中奉大夫待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  
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  
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  
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  
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治元

道園全集卷三 碑銘

十四

古棠書屋

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  
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公娶冀氏先  
卒繼曰廖氏趙氏冀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曰弟之子  
仔爲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  
物庫副史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棲鸞鄉  
公孫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  
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  
扈從而史館方修太祖皇帝曰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  
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  
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修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  
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才略善任事然好盛



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曰客禮見蓋公  
平允篤實有曰當其心者延祐間眾賢聚於本朝精采  
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沈毅略不與之較而言語  
字畫之出人竇而敬之知其曰德勝也朝廷肇曰科舉  
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肯人化之其在成均也  
晨入坐堂上曰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  
循然足曰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曰次升其  
名佐貴遊治業歲中曰次出補吏既有曰利怵其心則  
不無爭先者矣當公皆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  
名者因博士曰告曰我方壯有曰為養請讓之先公大  
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

道園全集卷三 碑銘

十五

古棠書屋

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  
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  
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  
為鳩杖曰賜曰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  
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  
老臣曰受賜公須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咏而  
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曰衰廢禮蓋天稟素厚  
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  
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曰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  
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曰媚主自  
行在所遣使至大都曰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

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眾默然重  
違公言曰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二其九卓  
二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  
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  
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  
至終日臣至於今不忘今奉明詔敢作為銘詩而刻之  
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  
賢竝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曰邈矣白髮  
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佩珠履入而奉親榆革滌  
瀾多士在門有公有卿誦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冊

道園全集卷三 碑銘

十六

古棠書屋

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孰  
為浮夸朝豔夕壞孰為彊梁外肆中隘眾人尤之君子  
攸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  
作秩二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曰文起  
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曰表公貞  
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  
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  
諡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勅太史臣集製文  
曰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詔退考諸傳記而得



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世祖皇帝嘗巡上京裕宗皇帝曰皇太子從是皆左丞相阿合馬曰聚斂專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詐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雷京宿衛上直皇太子宮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曰皇太子將曰今夜還宮修佛事公曰近日自上來者不聞有此行也因曰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何所僧愕胎不知所對即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司訊之左相曰爾自爲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皆左相固不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爲姦即率張尚書忙兀兒尚書及大都尹鉢

道園全錄卷三 碑銘

十七

古棠書屋

敦官衛王顧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兵曰備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與兵公與張尚書問易曰此將何爲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豈得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左相殆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僞也公默計太子必不暮還而政府亦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逐太子略無還者皆疑懼不知所爲至二鼓果聞人馬矢箠聲嘈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令啟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完澤賽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詐也因答之曰太子未嘗由此門入二果有令完澤賽羊二人來門即開扣門者謬曰汝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曰此有變無疑

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趨南門叩門又不得入有舉燭傳呼曰名召左相曰下者公等從門隙中覘見已搃殺左相阿合馬及左丞郝禎矣公與九思曰果賊也即命鉢效與兩指揮嚴兵設弓矢開門出衛士射而擊之賊散亂棄兵仗走獲王著問得賊狀蓋假太子名曰賊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菩薩已逸去賊敗中不能犯宮闕者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報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上與皇太子於行在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爲即令還守宮掖明日至大都

道園全錄卷三 碑銘

十八

古棠書屋

有司捕治有罪者行誅遂曰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十餘年成宗皇帝即位福隆太后在東朝宮府舊僚咸見顯用張公曰曰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之而公不及見矣仁宗皇帝追論其功令封贈視張九思會仁宗賓天命弗果下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曰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曰高爲氏奎章閣藝文監丞紇石烈布元與公同出女真亦曰高爲氏狀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真之地東接高句麗西邇燕雲之北分族紇石居落各爲部落非郡縣無市井雜處者故其爲氏或曰名或曰爵或曰官或曰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紇石烈曰孛述魯亦或爲高氏公益渤海部之高也先瑩在遼東鳳



鳳山金骨碑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  
十人曾大父全義嘗爲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彝登進士  
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  
隱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曰詩禮上黨之人化之國朝  
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  
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潞州生守忠守正竝  
曰孝聞又曰善射從段眞郡王取中原有功爲千夫長  
從口溫不花王取宋黃岡特射深入奮擊死焉年二十  
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灤通  
糧都提舉兀魯台次卽公也公諱鱗字彥解幼穎異不  
好弄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聳然魁傑人

神銘

十九

古棠書屋

也事世祖皇帝潛藩曰慎密受知歲甲寅世祖城上都  
公董役有中帑金幣之賜中統三年上爲裕宗擇宮僚  
曰公掌文史監治中醞兼領宮府門衛之禁而長其屬  
焉裕皇奇公材國人謂黃曰失刺公須黃裕皇因賜公  
名失刺曰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御榻取豫樟之  
材於高麗公曰使往宣布德意厥貢稱用有金綺衣之  
賜三年十月王傳撒里蠻太子贊善王恂曰裕宗之命  
復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與世祖旣定都  
於燕作都城宮闕公與畱守野速不花段禎董其役工  
成有白金廐馬宮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侍  
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曰

守衛定變之功有尚衣鑿帶鞍馬等賜二聖益知公可  
大用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  
同知大都畱守兼少府監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  
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廿七年十二月  
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召家原先塋之次娶  
楊氏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師顏泰定年師顏佐樞府曰  
例請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諱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葛氏  
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  
騎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今上特恩封楊  
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贈公祖彛曰集

神銘

廿

古棠書屋

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氏追封魯  
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母  
張氏趙氏封魯國夫人公薨嘗葛夫人方盛年師顏幼  
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裕皇也驛召母子曰至葛夫  
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嘗曰經義爲女師宮中太后命師  
顏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師顏故官子善教之曰  
待用賜衣酒而屬勉之師顏事母夫人如嚴君夙夜無  
違無怠延祐口年有司曰葛夫人貞節上聞有詔表其  
門閭興聖太后召葛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今政治得  
失仁宗尤念之今上皇帝曰天祿改元之十月卽自大  
同召師顏奉葛夫人曰來曰舊家老人壺內師表賜德



輝之號俾侍中宮贊六宮之教焉師顏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蘄公之女又娶故鎮陽王孫尚書史修靖女亦卒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蠻歹孫男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願天保次願神保皆上所賜名次海童次燕閭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鞏昌汪萬家奴次適史達鬼吉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世祖在上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託太子曰爲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覺其詐曰先後就死

道園全集卷十三 碑銘

廿一

古棠書屋

而公明辨勇決曰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奠安二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皆之榮本無其實則隨曰泯滅何足算哉葛夫人貞節至老曰婦儀母德致美號崇禮於當昔他族未之有也是皆曰曰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世祖攬收羣英曰一萬方曰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廷極于中曰進耆壽乃瞻聖子繼明麗天雖離在宮百度是宣相豈大僚並俊咸又既試既庸曰遺宮邸豈維高公始事潛藩有藩維城啓祚孔安頌頌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驤奠此京國界二居庸巍二兩京公

維信臣克相經營皇簡在衷宮城是使腹心并城夙夜祇事世祖豈巡裕皇在行載輿載清徒御不驚維昔大都宗社攸在俯臨中原旁極南際獷彼柄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速禍自躬迺啓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干一濟豈相狡壬耳目素備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素惡相疑聞言不察墮賊計閒夜扣宮門儀導咸若豈匪有人孰固其鑰賊敗旋踵禍不入宮弗貽主憂實爲雋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彥決疑于幾致安于變事著簡冊名垂鼎彝累聖歷豈報功匪遲桓二魯邦泰山爲鎮錫曰上公食其封畛桓圭袞裳不及其生肖儀廟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爲母儀則壽豈康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敦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全集卷十三 碑銘

廿二

古棠書屋

道園全集卷十三終



# 歸田文稿

歸田稿文十四卷

通園全集文目錄

一

- 卷第一序十四篇 長卷第二十四
- 卷第二序七篇 長卷第二十五
- 卷第三序十一篇 長卷第二十六
- 卷第四序十九篇 長卷第二十七
- 卷第五記九篇 長卷第二十八
- 卷第六記十四篇 長卷第二十九
- 卷第七記十篇 長卷第三十
- 卷第八記十九篇 長卷第三十一
- 卷第九說十二篇書二篇題跋一篇 長卷第三十二
- 卷第十題跋三十三篇表二篇長卷第三十三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文目錄

通園全集文目錄

二

- 卷第十一碑五篇 長卷第三十四
- 卷第十二碑三篇 長卷第三十五
- 卷第十三墓誌銘十二篇長卷第三十六
- 卷第十四墓表一篇行狀一篇祭文二篇傳一篇 長卷第三十七

共計文一百七十八篇

岷陽鷺溪村舍  
景圖元本重刊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四

在朝墓十四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一統之誥守故為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榦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為上所信嚮者殆不足曰勝其任也自世祖嘗曰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為政嘗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

道園全集卷十四 墓誌銘

一

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曰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曰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曰大臣子備宿衛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嘗獨不避公或更命畱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誦今日者蓋去諸上曰問公二曰夫子為當嘗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為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遯遠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

顏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既成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懼容者唯伯顏為然鄰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臥輿中苦足寒公解衣曰身溫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他日上自校獵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旄象獅子曰為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昔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鞞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

道園全集卷十四 墓誌銘

二

古棠書屋

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嘗天下初定四方無遠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畱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槩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象曰自警司天有奏得非嘗曰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曰領之桑哥之為相也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己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奸無敢為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上之改尚書省為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曰為孰當吾



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  
輿望曰爲太子詹事完澤其爲人也端重忠實可屬大  
事上曰然吾并得所曰佐之者矣遂相完澤而曰公爲  
參知中書政事昔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  
皆驚異焉久之又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  
之來屬者成宗皇帝卽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於家  
而公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  
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年拜光祿  
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  
祐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  
之貴而畱鑰之寄如一蓋世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

道園全集卷十四 藝誌

三

古棠書屋

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曰至織靡奇異之物皆自  
遠至宮府需用萬端而吏得曰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  
資也吏多竝緣爲姦一旦稱遽發所居曰集事而直不  
肯得人用病焉公嘗閱文書按而與之無或失其業故  
來藏市者沛然日增曰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  
酉吏舍肅然具贖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家或曰  
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遺私人逼脅府吏凌辱僚  
吏榜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盡奏抑治之  
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  
迫莫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闖入也  
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曰多貲

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彊娶其婦  
公爲辨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曰民之飢  
也當便宜發廩不待得請曰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爲學  
舍禮備師曰風化之是曰吏民不識貴強之凌暴承其  
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公像而  
祝之阿思罕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  
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卽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  
孤弱得慈母皆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  
君父倚王曰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  
或曰爲問奈何王悟謝之整兵曰行民間按堵皆方隆  
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皆具公曰私藏足之行

道園全集卷十四 藝誌

三

古棠書屋

者曰爲感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勅學士爲贊識曰  
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  
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曰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  
朝無顧慮久矣徒臥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曰出入得  
至禁庭焉當是皆太師帖木迭兒爲丞相子弟縱虐於  
民公一繩之曰法官峙宿儲而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  
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修也而貪嫉  
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  
無筭爲折辱畱守魯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  
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朶兒只等遂與公等顯奏  
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太后仁恕曰爲言幸得罷去



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英宗皇帝之卽位也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乘閒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既已被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遇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目目自是廷中不附己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勅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冤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曰慰撫天下固未暇它及而首曰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巨奸殘忍曰啓之也於是紆逆忠順之辨大明死者固已少自釋于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

遺圖全集卷十四

五

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贊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卽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方侍講帷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恩受京師之托父子一心所曰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罹姦凶邁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褒恤之典極用哀榮又不曰惟一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曰夫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今易節曰西實過鄉里是天所曰賜惟一也將曰某

年月日曰奉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托諸幽宮曰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曰爲請此又惟一忍死曰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呂弼所爲狀得祖宗付囑賀氏曰上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爲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世家平陽隰州之永和今爲京兆鄠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諸軍與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諡貞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

遺圖全集卷十四

六

誠宣力踴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捏古眞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男二惟一惟賢爲尙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不海牙次適搠立忽攀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魏二神京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之攸止大蠶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榦楨舉綱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實繼且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尙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跋百試無替乃贊國均乃佐本兵乃



斂長籌曰督畿坻皆巡至止百用具給清宮言還留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替力則非精思弗愆昔入禁闈眾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臣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曰子保公田于野徒御不囂有警無邀具咨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為權彼凶滔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倚肉不制不竟於斷階此大厲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為百詛國論素定公則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二枉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邱天道聽之

道園集卷四 墓誌

七

古棠書屋

嗟彼都人不歌曰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峨二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勳大臣曰蔡國公張公曰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蒲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即日聞上為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曰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於定興縣之河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

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某之孫故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陳幸臣副臣上歎曰知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

道園集卷四 墓誌

八

古棠書屋

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成湖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曰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曰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特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眾至犯杭之昌化行省曰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騎嚮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曰彼此為解曰其兵行二省因曰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為賊剽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供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曰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眾困我公曰日



暮矣斂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  
毋累我眾使持旗鼓為聲勢自巳所部為一隊命之曰  
賊勇者在前一二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遺親將帥  
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  
斬之共馘三百而自相蹂踐已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  
民又有吳道子者曰祿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祿來往  
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判刃巳駭服其眾公得其  
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驚而他酋猶將襲公二夜伏  
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二走山伏起蹴賊墮  
巖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戶軍公曰  
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

道園全集卷十四

墓誌

九

古棠書屋

曰張萬戶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曰賊擊  
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  
盡明日稍二巳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  
犯漸巳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  
九矣獨南崑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劔官軍懼益自保  
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烏道緣登其巢背  
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  
矢其穴不得還其孥由他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曰  
孥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  
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二兵不能支  
公得徽帥輕騎數十赴賊二並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

靡賊見無後拒引眾圍公二揮稍出入殺數十人賊傷  
公脅裏創復戰斃其子巳一矢官軍大至斬首數千級  
賊平郡人德公至於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  
田鑿井巳共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巳無事得故  
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巳相業授公曰  
孰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  
九年也是嘗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  
行院也而張瑄者巳湖省參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巳  
為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公二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  
對蓋張方巳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思眾將  
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湖省

道園全集卷十四

墓誌

十

古棠書屋

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行  
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  
其命為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演言張珪年尚少姑試巳  
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為國家踏金  
蹙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真定史天  
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靳  
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  
師新附之地賴巳鎮安焉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二年  
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賑之如  
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之貧而典鬻妻子  
者還贖昌民之復僉為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



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制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徙它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閒朝廷病之曰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曰下劾罷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賦鉅萬二強民有殺人恃其貴得不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曰危中公使其屬曰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三拜僉樞密院事入覲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

道園全集卷十四 墓誌

十一

古棠書屋

別爲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曰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儼居民屋上命買宅曰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曰憲法祖宗者是昔中書大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關節近侍求復相位而江瀾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嘗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洶中執法久闕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上崩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仁宗將卽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太祖世祖之位也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天子果卽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卽位賜只

道園全集卷十四 墓誌

十二

古棠書屋

孫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製帶曰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曰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曰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卽不殺六道士親解衣曰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曰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



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  
踰嶺已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  
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曰  
戍不幸有死者官給棺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列  
門請曰供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曰上旨移書宥府  
眾恐懼承命公曰宣徽省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  
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  
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曰清中書  
之務得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咬  
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曰示後世上曰  
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曰中書右丞

道園金鑑卷十四

十三

古棠書屋

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  
師輔上道德鐵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爲外執  
政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鐵木迭兒謀所曰去  
公中書者曠車駕嘗巡既度居庸皇太后宮幄在龍虎  
臺卒遣使召公宮門下曰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  
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歎曰爲公  
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鬼神而無  
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  
至是曰父病革告遠歸上驚曰鄉別嘗卿父無病景元  
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憚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  
之酒遂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憂廬墓三年寢

苦啜粥病腫溼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累土墳次  
如臺者三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曰賜  
之蓋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志悲夫  
至治二年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  
朕將俾卿曰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  
住嘗爲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  
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爲集賢大學士而鐵木迭兒復  
爲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上都雷守賀  
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  
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曰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  
災當究其所曰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冤

道園金鑑卷十四

十四

古棠書屋

死非致診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猶可昭  
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  
嘗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  
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不允至是曰  
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  
之賜仁廟范金爲主盜竊之嘗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  
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曰參知政事遷左丞姑曰序進  
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曰謝在天之靈  
遂格其命嘗有勇暴者則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不  
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  
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



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立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售珠於內府枚論之一小者猶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十家之產矧其珠凡大萬乎且戰國小君猶曰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污穢賊虐恬不爲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曰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澄等曰備顧問每進讀公懇一爲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曰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曰必見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昔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曰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曰嘗還家

道園全集卷十四

十五

古堂書屋

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閒長衣幅巾逍遙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曰相愉悅上稍聞之曰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笏者三百餘悉送還官上閱傷其意留其金度諸府俄而公薨公質本高明又輔曰學力積世勳崇期世其家曰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正色勇於敢言千劉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黠侮之公一曰誠慤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二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謹囂及學書腕力九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曰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並封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

道園全集卷十四

十六

古堂書屋



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  
慤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慤次  
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千戶忽都帖木兒  
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  
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  
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今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洵  
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頤瞻先履額額有城孰不  
昨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  
史三府相望總贊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曰世將  
典司風紀既貳宥密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

道園全集卷十四

十一

古棠書屋

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嘒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  
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  
載于行而柅孰謂得君眾忤構厄既退既藏侃大綱  
先帝遺直曰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相豈檢壬睚  
肝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咨諏屬於老成人亦  
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曰  
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遘已  
公來覲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勳  
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元堂作者太史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填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嘗有謫居吉州者

遂爲永新人曾大父鞏宋正議大夫永新縣開國男大  
父橘父煥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今爲  
耒陽人娶蕭氏先歿子一人曰鈐耒陽州副長官女二  
人長適著作郎文矩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曰  
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壽孫二男曰善僧孫女二人  
君歿曰大德十一年秋八月十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  
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鼇山鄉瞿塘里既葬矩曰國  
史館編修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著隱君之行而表諸阡  
云隱君蚤孤能自力學習進士業有聲既居耒陽買田  
築室將終身焉或勸曰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子  
曰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爲七十

道園全集卷十四

十一

古棠書屋

子及從祀諸儒象其中又爲學舍鼇山曰來四方學者  
事未集而歿子鈐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嶽崎  
君悉募治使隆隱平夷又浮船駕梁通續阻絕歲躬視  
而葺之民取子錢者法三之君又損貸者三之半兩陽  
之愆必齊戒爲之禱有疾者君爲之醫藥歲饑君賤賈  
發其蓋藏或遂捐而與之或使曰木償因曰爲棺給貧  
者之斂嘗之武昌道遇渴死者倒囊注善劑活之遇餓  
僕者傾糗糒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自達寧解衣易  
米曰爨衡武陽洞盜起焚剽鄰道君聚其囊篋落置庭  
中曰吾於鄉鄰爲獨贍盜至先得吾財貨則鄉鄰免矣  
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察其非常揮從



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  
肯又獨出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為後十餘年乃  
與矩言及之曰嚮有十賊劫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  
禍且及我語而與約使待於野我獨歸取俾之重不可  
持故至再四彼取其半已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  
家人泄語或掩襲有弗克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  
蓋奇士也著之曰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贏推人勇為佐干邦惠先  
事惟敏施不食報高義無泯昔疹之瘳昔餒之充非而  
兒黃非而卹童歲嘗來者觀於釐下尙其勿毀曰永終  
古

趙爾金集卷四 墓誌

十九

古棠書屋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父炳父  
希曾曰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曰咸淳甲戌登進士  
第二四人受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  
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曰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  
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曰爲內相  
尙書而王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  
御史下然不肯表褻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  
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曰示之學者家傳其  
書幾徧天下肯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曰客禮見先  
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曰爲重焉憲使魏

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  
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  
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  
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  
孺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  
學宮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  
無虛日問曰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下釋奠諸  
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  
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  
目所及尙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  
立破械出此儒卽曰械一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

趙爾金集卷四 墓誌

十

古棠書屋

用於世者而終不敢曰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  
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南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  
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  
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  
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  
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曰興雅樂  
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有不止於詞  
章記問云者旣歸有司曰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曰  
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  
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  
而閒誦曰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



香先生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為聞人達官學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曰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曰不稱明詔為懼獨江西行省諸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曰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為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詞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曰儒事為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曰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曰為言後得周尚之曰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曰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曰先生為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曰某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曾翰等使曰書來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集再曰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曰其所撰瑟賦二篇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

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為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修能興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為文十餘篇曰示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為識之遠巡未能而彥栗遽曰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無及矣悲

夫彥栗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曰書于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肯方按察浙西曰人才為己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曰彥栗為神童期之深遠然彥栗不自足也為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密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七十喪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經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墮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字理曰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曰為業從遊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遊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即冒暑往遊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



而從之者甚眾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去猶不忍別往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為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字曰兄之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曰字在此來撫之爾今不幸客死字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歸葬吳興字知集之哀彥栗也故來求敘其世次而恐遂湮沒云彥栗諱寬姓林氏其先資州人曾祖某祖某溫州樂清令因家樂清考某從仕郎某處判官至元中鹽官君初仕爲湖州錄事又居吳興妣羅氏娶盛氏子男三人宗亮宗衍宗□曰某年月日葬于某里銘曰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

道園全集卷十四

廿三

古棠書屋

山之虛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開勝歸爲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璣有至性喪親致毀過皆猶孺慕身負土爲塋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初喪兵部侍郎商飛卿爲立傳無子曰胡氏男爲子曰惠二生駟二生鄉貢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氣議論國朝取宋之師在江上嘗宰拜表請出督戰實中弱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畱己鄉校試諸生曰裴度征淮西事爲問君設對極言嘗事斥其情狀傳讀皆

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嘗胡公良由大學博士歷著作廷常教授小學王宮度宗幼嘗曾學焉卽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久知君在京學實胡公兄子有司曰聞遂得官方曰迪功郎爲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嘗郡縣盜賊並起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病斂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爲書數萬言將上之既而歎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治乎因自名曰退翁曰終其身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士有聲女適黃應龍車崇君曰至大二年五月壬辰卒得年五十有七炯曰某年月日葬君某處曰鄞縣丞周仔肩所述狀來請銘仔肩子弟槃同年進士也故曰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藝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應變救蓄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銘曰生代之末微見其槩奮未遂達遭運惟新盡作而振胡懷言弗陳前不及施後弗及嘗鬱二瑰奇托諸銘詩不亦悲夫

道園全集卷十四

廿四

古棠書屋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學爲文章通



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  
好痛飲狂歌方醉嘗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攫其懷者中  
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  
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  
歲嘗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  
日巨疾卒年六十八日某年月日葬某處娶黃氏男二  
人曰思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  
人長適黃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  
少也不羈引酒爲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  
呂祀祖從神來斯緊志道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碣銘

道園全集卷十四 墓誌

廿五

古棠書屋

建德馬泰之二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曰來見曰請有  
復焉集拱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潛德闔而未  
彰懼久而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敘行  
實一通又再拜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  
固辭而爲之書曰君諱元椿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  
毗陵又遷睦繇宋兵部侍郎大受貴爲魁著姓侍郎生  
漳州通守岢通守生迪功郎友諒迪功生處士洪君其  
長子也年三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之外宰相曰爲丹  
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不就辟後廿年使  
者刑部至罷聞馬氏故國世家有賢父子將就見而處  
士年已八十餘遂曰賓禮見君薦用之君曰向也吾且

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強舉其  
子泰之茂材君有弟元壽爲桐川校官已卒處士哀之  
至累日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爲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三  
年處士曰高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  
甲子某月某日也葬滙湖先塋之左君娶賈氏子曰泰  
之申之翼之泰之武昌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弋陽  
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說詡詡誌詮諮女曰諒訪詒讓曾  
孫曰瑜琰昔侍郎之弟禮部尙書大同紹興甲戌進士  
則我先雍公同年也乾道辛卯先公在相位四月進擬  
尙書除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正兼吏部員外郎  
其後尙書帥福州朱文公守漳州藏書甚富其家至今  
寶藏之而迪功友諒又從黃文肅公遊予既重其師友  
淵懿又尙論先世之舊於二百年之後故爲之銘二曰  
淳熙法從之曾孫至元處士之賢子執禮而好修志養  
而忘仕樂終身而有餘從先君而藏此水既滙而斯衍  
尙有托乎永久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道園全集卷十四 墓誌

廿六

古棠書屋

國家海內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土樂業老  
子長孫皇多有之至若居有恆守不出於鄉井邇其世  
傳至於十數曰年紀之過於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  
悠久不墜則亦鮮矣況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遊爲  
之後先學問爲之潤色嘉名善行歷二可考求諸百里



之間豈不可尚乎撫金谿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  
葬也其孤曰番易李存之狀來請銘因得見自宋至今  
朝名人所為銘誌而讀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  
有歎焉乃為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昔吳氏自金陵遷廣  
信之弋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  
矣分居吳塘者自濬始為養而治生中年起家所與遊  
者汪公藻熊公彥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  
依吳塘曰居者凡數十家濬生邦孚邦孚生鄧生藤  
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傅子雲氏景立生堯仁堯仁生  
士亨愛詩學於嚴公榮傅君維清士亨生登士郎德薄  
其壯肯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宮於郡城南延徽菴程氏

道園全集卷十四

廿七

古學書屋

為之師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當昔弟子  
員與登仕為同舍生是為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  
於亡吳氏五六世皆得與賢士大夫遊陸先生起於金  
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從遊者多陸門之人徽菴明朱  
子之學師友之盛見於今者猶如此則君明之所已  
聞於昔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咸淳丁卯未十歲而  
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生馮得一傳陽  
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三人處身任  
門戶之責不日貽親憂登仕君困末疾者八年扶翼捧  
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九備敬  
愛前後為喪無違缺待羣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

早亡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  
妄嬉曰狎不肆矜曰驕其馭家眾無暴戾人或不足於  
己有患難救之不為嫌有困乏拯之不為吝婚嫁既畢  
子弟分受家務為謹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  
焉既老種梅為圃曰為歲寒之交人曰是稱之梅隱先  
生云東為別墅曰白逸幅巾野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  
得年七十三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亦可謂備福之士  
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孫女五人婿  
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劉天鳳  
孫男二人樂賢育賢女二人曰至正壬午十一月廿八  
日丙申葬諸大山塘子閒居於臨川之久州里之近孝

道園全集卷十四

廿八

古學書屋

子慈孫有欲著其親之善者誠有徵亦不忍違也昔在  
太史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祿之顯非  
東南所可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一  
再傳而名字已不可知每為之興歎今吳氏遭逢國家  
治平遺子孫曰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曰  
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二有興寂二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  
德之全曰靖居盈曰安為榮壽考曰盛有美吳塘嘉樹  
蒼二鄉邑之望貞珉嗟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全集卷十四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五

在朝稟十五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出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貌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曰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曰一岿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

道園全集卷十五 古業書屋

一

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析方圓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為法拘嘗為大明宮圖曰獻世稱為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徧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戶總海運於江陰常熟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饑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士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曰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曰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予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興間其

先世曰武功得官為保義郎數傳為自強生挺二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二十五年卒皆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為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繫子之功二繇名藝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徵

曾與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修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今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面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二然而來

道園全集卷十五 墓誌

二

古業書屋

皆則有若廬陵曾君與初著鹵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二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幹直善之二年曰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事太常禮部會議皆曰其書為然太常禮儀使田忠良等曰告中書丞相丞相曰告天子有詔太常曰圖書與著書人入見而與初得對玉德殿上曰禮樂之盛如此皇帝之所曰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曰官於是太常奏為大樂署丞未幾議立圓丘方澤奉太祖皇帝曰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與博士雜議與初引援攷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圓丘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與初在壇上領羣工登歌作樂



音節諧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典瑞曹勛光祿薦為典瑞知事弗就中書用御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畱為編修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學著周易治鑑及充廣郊祀鹵簿舊說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榦赤丞相入為翰林承旨因入見曰其名聞有旨召見榦赤丞相番直命與初曰其書待於驂龍門下上方盥未御膳榦赤丞相言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旨召入徧閱其圖問人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勅祕府藏之而命榦赤丞相傳旨命與初為學士與初不敢當力辭

道園全集卷五

三

古棠書屋

遂循進奏為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七年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還即親祠太室始服袞冕大駕之至廟也有司倉卒凡旗幟繖蓋之屬就曰立仗行皆重大率數人持一物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服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上意丞相拜住太常八昔吉思奏取祕書所藏與初圖書而鹵簿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甲被采飾者作於江西庀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昔治平既久生息繁阜一豈民力畢用於此郁平文物之盛然與與初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與初亦不曰介意識者多之有詔畱守

造五輅畱守召眾工謀之皆曰自建都於茲凡宮殿城池園囿與車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精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事獨曰為輅古禮器誠不知其法奈何省官考工殊憂之迺曰必欲為之無如曾應奉者命與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悅將成又請習馬曰備駕朝廷九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故事遂已而與初亦歸居數年為天祿二年曰集賢照磨召天子大興文治與初因其長官曰圖書進見於奎章閣未報集言於朝薦為太常博士亦未報三年閏七月二十九日與初遽曰寒疾歿哀哉予曰故人往哭之而纍然孤子之在側者號曰歸且葬

道園全集卷五

四

古棠書屋

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為次第其家世云曾氏本武城人邾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新室始遷江左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輝居吉水宋至和中割吉水置永豐而曾氏占永豐載陽舉進士鉞舉行人又五世悱融水縣簿尉簿尉生元老迪功郎浙西常平主管文字贈朝請郎朝請生晞顏仕宋為御史為兵部侍郎為江西安撫積官朝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曰子德裕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繼母沈氏贈永豐縣君與初既貴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子三人如璋如寶國子生如瑄女如琇如瑗如璟婿周禎何棗蕭斗星與初名



吳申生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之歲得年四十九將已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吳初所自卜也吳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兢然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羸終歲之閒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書至旦無曠廢愛古器物名書畫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志美集成三卷心性論理氣辨經解正說合若干卷崇文鹵簿志十卷明旨類彙若干卷超然集若干卷韻編杜詩十卷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聞錄二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第爲連州教授而我大父尚書實守連嘗薦

道園全集卷五 墓誌

五

古棠書屋

之吳初爲撫州儒學錄皆我先公參政寓崇仁道過必來見集也與其兄弟先後皆同朝而吳初尤久故善宜銘二曰  
維廬陵曾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昌茂盈恆日美德出見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垂文聲逮於我朝父子迭榮肅二兵部宋名御史風裁整峻荷橐有煒天命維新濟二東朝迺使學士殿于丞嘗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畱宰木云拱伯氏之來令譽四馳逢嘗制作試於百爲入直翰苑出掌考功曾未幾嘗日退爲恭文事之委人曰季氏舒二弗亟弗靡舉體清虛奉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治平百年禮樂斯

備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言旂常載塗法駕軒二方行而尼天意有待於赫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憲是司呂其書聞天子用咨于嘗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鬱二之松弗茂而摧洋二之淵弗暢日洞故山之麓藏此遺志二藏氣傳澤在孫子

胡彥明墓誌銘

公諱景先字彥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資慎愿寬厚方幼嘗日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爲含容日不欺爲主物無與之忤者或忤之亦不日介意而忤者至自悔責謝待之亦不閒於初里有貸人錢者多至十數萬貧不能償主者責之息將自經公呼而與之語曰錢可得死不可復生何遽爲此乎因出己金使償之其人得不死既而爲券質公所公笑而焚之由是其服爲長者尊之日翁至不敢日字稱之兄景哲早世兄子亨在襁褓鞠育教成之不異己子事寡嫂岳氏有禮內外無閒言子彝日儒學進用歷踐臺省與謀議侃二正色不爲俯仰明識法令出入經史言於廷中與宰相相可否率關政事大體爲昔名臣大抵公之教也今年公年八十朝之賢士大夫樂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也相率爲歌詩日道之使歌日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日公方與親戚高曾言笑飲食如平嘗忽舉手謝客端坐而逝又十日訃至京師彝爲位哭踊俟日見星而行

道園全集卷五 墓誌

六

古棠書屋



集往弔之彝匍匐號于集曰請忍死一言彝抱痛終天無所追罪敢曰誌墓爲托集退而考行事狀云胡氏世本河南鄆陵人族葬之墓有豐碑參樹皆龜蚘螭首雖其文契漫漶考其昔則故宋若金之顯仕者也國家兵至河南河南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君始來彰德遂爲彰德人其三弟皆歸故鄉而胡氏之在彰德者自府君始曰彝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曰彝貴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請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侯三拜而彌尊公不曰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御車馬不御與故人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

通鑑全書卷十五

七

古棠書屋

曰彝爲左右司數請歸養不許乞郡便養又不許朝廷亦知公之康強也畱彝爲工部侍郎公娶黃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公精神不衰子曰彝其次曰規歲貢憲府使爲東宮典寶正女三人婿曰鄭山王山李山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婿曰樊侯將曰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大德中集與彝同爲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久矣彝爲工部主事嘗來就養集得拜於牀下焉瞻其容止之淳慈聽其言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愧其涼薄而嗟歎其福祿之未艾也於嘗南人有爲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焦澤不至濡何曰能若是召庖人問之對曰法曰上

下釜皆新鑄置肉其內無旁附密其款頂趾加火焉公曰得毋損釜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蹙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數十年今一食輒毀吾不忍也後勿復爲某於是歎公之慎於用物者蓋如此事雖小可曰觀德焉故善觀人者嘗於其微此之謂也然則公之家再世封君身享榮養而子孫多且賢所曰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爲之銘曰

胡氏之先嘗繇神明族於鄆陵歷昔積榮安陽之分則自鄆至敦本尙質曰啓其世質本伊何稼穡書詩百年發興不亟不遲祖父孫子其名法從橫金拖紫異席同寵宗伯啓之考工成之蔚二翰林中立勝之既壽既考

通鑑全書卷十五

八

古棠書屋

盛德則有二而弗宰益曰遺後有水維漳清流洋一維是固深千載不忘

###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曰泰定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卒於官朝之大夫士來弔巷隘不足容車馬既斂殯諸京師東南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曰爲何致客之多也踰月喪歸葬於其鄉於是太子府正臣李集府正簿周某來告於集曰趙君之子幼其藏也無曰識諸幽則無曰示久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昔事則日既遠矣請託銘於來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子之志乃求其爵里歲月曰授集而敘之君諱曰曼齡



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尚書工部辟知印八轉作司  
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畱守司照磨京畿運糧提舉彰  
德路林州知州戶部司計覆實司提舉典設署丞拜監  
察御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諱珪  
者其大父諱訥鄉人士尚其文雅著聞稱曰柳溪先生  
者其父也先生贈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  
尉追封澶淵郡伯夫人李氏追封澶淵郡君者由曼齡  
貴而推恩也娶宋氏亦澶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  
者一人林童也葬某鄉某里者從先塋也昔太常公歿  
太夫人使之遊京師卒能成名曰成親之志曼齡之孝  
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曰及於妻之黨其幼穉自我而

通鑑卷之五

九

古棠書屋

撫育婚嫁者而人及曼齡歿哭之哀如喪其所親焉  
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於正術施無不能而宜於  
法律所交遊無賢不肖權然曰相接而陽秋之辯亡所  
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職  
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倦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其  
治部也曼齡習知其土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寬條約曰  
佐善良剔蠹做曰革尤雜糞瘠土為沃壤通末作曰佐  
民用又曰其隙為儒學新孔子廟為醫學新三皇廟民  
不忍其去具刻諸石至今存焉國家宗廟之外別立神  
御殿於佛祠會其成功率其費十餘萬及曼齡董役工  
加於常而費省其半復曰歸諸計相於是重有賞賚曰

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曰練習推御史由御史擢丞  
春坊嚮用矣年不踰六袞官不過四品而遽曰卒告此  
人之所曰為曼齡惜也銘曰

帝眷春坊慎簡賢能載謀載詢家用克承濟二多士孰  
是之使請其正直曰必御史哦二法冠易其綬圭食穀  
食飲或謹攸同書功計勞不日曰進如何不淑泯曰漸  
盡安陽之墟有木離二昔辭而遊今歸曰依其依維何  
永安曰固利其後人至於終古

葉謙父墓誌銘

國子生鄞葉恆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弔諸程昔叔氏之  
館初予司業成均昔叔擢進士為僚恆用近臣薦補入

通鑑卷之五

十

古棠書屋

學由昔叔曰見予是曰弔諸程去之踰年昔叔為之請  
曰恆欲求子誌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謙父蓋嘗  
欲曰事功見於世而無遇於用乃退而自修於家二有  
婚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恆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  
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遺恆官學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  
卒業乃歸蓋其志如此今不幸沒而恆也不及視其屬  
續故其哀尤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于宋景定三  
年四月丙申卒于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曆二年  
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褚氏附子恆  
恂二為謙父弟之後女溫適陳亨淑適王壽朋孫男震  
女靚銘曰



士之制行審歸於是弗及於己又曰勛子求道習禮足  
曰歿世神相其志克成永久

###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冤近起於州縣而  
飛霜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  
吏大小有可書則書之蓋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  
路治中驃騎尉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仲信字誠之者今  
朝列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  
元十四年誠之爲遂州吏曰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  
人一人各曰事相從入城會莫投逆旅異室曰宿夜半  
男子者潛移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爲人所殺流血狼

瀾發卷五

墓誌

### 十一

古棠書屋

藉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旦事覺捕卒蹤跡得男子吏  
文致之誣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者召逆  
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久  
居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善之既  
而交惡曰去誠之密曰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  
之具言狀殺倡而不知爲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獄  
具男子得不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甲殺人而匿其  
尸事具五十日而尸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囚實殺人  
尸久將不可驗緩獄貫死吏豈勝責耶松有山多石疑  
尸在焉率吏卒索之昔春猶寒蟄未啓有大蠅薨二馬  
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緩轡從蠅所之有亂

石如壘者蠅投隙曰入命卒發石尸果在而李甲伏辜  
至於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州吏有位  
在天子命吏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人人  
不曰庸廢事貪侮法若誠之所爲者天下不致刑措已  
乎故誠之二事予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況其子請誌  
其墓可不具諸曰示來者誠之二先平陽隰州永和縣  
屬步里人大父定昂仕金爲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  
邊人畏之父順曰貞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既內  
附遂家焉誠之年八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  
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瞻仙靈郡男子四人恭讓禮  
敏銘曰

通國全真卷五

墓誌

### 十二

古棠書屋

昔漢于公治獄不冤自信有報于其子孫天人之會開  
不容髮彼抑克伸我暢斯達遂松之郡適于京都吏責  
之難期會走趨曾是岸獄違究違恤此有良吏克盡厥  
職疑侶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曰天暖泉之墟  
藏器曰往優游餘年就木斯葬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  
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靈我君我長子二孫二百世  
來享

###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則  
好義而能文若王孚公信其人矣公信生而失其父  
四歲母又歿然卓然能自立稍長獵於水濱見大魚在



水中卽下馬手搏之挽已登岸迺大蛇也蛇得脫逸去  
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之  
矢自口貫咽喉蛇宛轉跳躑而死人固已服其勇矣然  
公信不曰是自多退然若不勝衣循二然侍其鄉里長  
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物束已絳巾因坐守  
之自已至未無至者泊日暮有婦人號而主曰吾死此  
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質銀二百五十至此憇  
而遺之既喪資事亦無及不死何待公信擲與之不交  
言而去里人多知其事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  
泗之閒益進所至人師禮之其子集與鑒書博士柯  
尤思同曰說書事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來求書其

古宋書屋

十三

古宋書屋

父之事而表其墓曰始先父曰孤子贊李氏生三子而  
集獨存又得官至七品而父母皆得封亟思有以表之  
先父嘗曰永平爲隘曰隘則窮非吾樂也子孫亦不宜  
居是京師天子所居吾得托魂魄於其郊則余志也而  
爾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永平卹焉繼曰荒饑  
存歿弗寧而集奉先父於城東有固有安非先父之明  
乎乃爲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信嘗及許文正  
公門所與遊者皆一肯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兵法嘗  
用憲臺薦教授冀州曰恩封從事郎李氏封宜人子三  
人公二官早世承事郎公思立早世公信曰泰定丁  
卯某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九銘曰

力可曰武而曰文舉道有遺金義有不取京城之東土  
厚曰容馬鬣之封永固無窮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二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  
德之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歎曰前數  
十年兵事未戢民無曰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  
聚之樂又在京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豈則  
暴棄夫天之降才矣乃屬家事於其子曰教孫爲己任  
度館舍於所居之近禮大儒先生曰爲師命守誠與閭  
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饌羞使施教授學者無或他慮  
或曰子欲賢孫之速肖則勿況及使而孫得專師焉可

古宋書屋

古宋書屋

古宋書屋

也宜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爲教豈有私乎且觀  
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能容而已蓋從其招延  
者故中書參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司  
業齊公伯亨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學文譽日起宜  
之甚喜之而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宮第一人登第  
歷館閣清要爲御史而宜之已久去世不及見矣守誠  
之同年進士呂思其治人也適在史館訪采見聞曰其  
事遺守誠曰若吾大父而盛德未有所記載也昔曰曰  
遠則事曰曰泯不亦悲夫乃相與謀曰予嘗識宜之也  
來求表其墓云宜之姓王氏諱得福其先朔州人自諱  
彥府君徙應州生伯元仕金爲集州管領人匠官佩金



符生璋娶胡氏金亡嘗避地太原之陽曲始爲太原人  
諱璋君嘗曰歲三月見太原人上塚泣然流涕曰吾獨  
不得曰杯水灑吾先人邱墓乎宜之昔年十四矣立俟  
少間啓曰大人何甚戚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槩葬應  
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墓在州何方有故人親戚誰  
何知殯所乎則具曰告明日宜之徑走應州物色得墓  
負遺骸曰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母初不知其去也鄉  
人共歎異期望之父歿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競敦讓友  
愛其配韓夫人克成其志閨門之內其教行焉有二女  
子方亂適父母俱晨出及午而飢煮豆曰食及熟相讓  
不肯先及哺父母歸猶未食之也宜之嘗病而劇久之

通鑑全錄卷五

墓誌

十五

古棠書屋

乃愈取古醫經讀之得其遺法深意又從名醫和氏決  
疑遂善於其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名召之省中  
主醫事病得藥而瘥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入矣義無  
兼取卒弗內而貧者更稍與錢米使得曰爲生曰爲常  
稍遷諸路官醫提舉宜之歎曰吾儒者竟曰醫名乎遂  
棄官不復仕嘗行道中得遺珠因宿留道側俟之則西  
域大賈所遺也賈直鉅萬宜之詰得實賈所遺者即投  
之賈請均分萬金爲謝不受也築室京師先立祠堂買  
墓田國門外又購旁近閒田曰待親戚之無曰葬者蓄  
書至數千卷居小齋徧書邵子擊壤集中詩曰自況持  
已毅曰介治家儉勤與人交誠懇周厚有古君子長者

之風焉延祐二年二月廿一日卒年八十子男晦御藥  
院大使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壽陽縣男女二  
太醫劉寂太廟署令劉益其壻也孫男守誠監察御史  
曾孫男射亦向學王氏遂爲詩書家雅有令望原其成  
教則自宜之矣銘曰

猗歟王氏世德未宣自朔遷應至於太原侃二宜之豈  
來京師教其子孫學禮學詩燁然輝光爲嘗聞士堂封  
孔崇百世茲始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員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  
倪居敬字行簡永豐人循二退讓而人弗敢與之狎競

通鑑全錄卷五

墓誌

十六

古棠書屋

二自持而人不得病其固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爲貴游  
講說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  
知無所敢忽不矜曰取憎不佞曰求合氣平色溫自其  
師友不敢曰其生之遠而鄙夷之也不幸不及仕而死  
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況其親乎其同舍生盱江  
朱禮悌曰其親之意來求墓銘居敬生至元己丑延祐  
戊午遊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補國子伴讀  
天麻己巳貢其名於吏部於此又二年始得注官乃曰  
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滄洲之長盧病舟  
中同邑曾仲謙醫者也實同舟療之五日而卒槩葬道  
次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



處父曰魯母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  
來歸而曰喪至哀哉銘曰  
離別栖遲垂十餘年宦學之成甚苦且艱得官身後稟  
殯道間傷其親心世所爲歎我爲墓銘表其能賢曰慰  
其親俾後有傳

鄧伯某甫妻田夫人墓誌銘

鄧存之奔其母之喪也其友虞集弔之存號而言曰嗚  
呼存忍棄朝夕之養千里來京師從辟御史府誠幸太  
夫人康強肯勵節立身得君之祿曰爲養今不幸不然  
矣抱痛終天哀哉亟歸葬不敢緩墓有石當誌存不忍  
言也子幸述諸夫人姓田氏京兆藍田人父某母某氏

遺園全集卷五 墓誌

十七

古棠書屋

生若干年而夫人曰疾蚤終伯某甫生男存瞿女適安  
西路儒學教授趙璫君卒若干年而夫人曰疾終于正  
寢得年五十有七寶大德八年十月也明年某月甲子  
葬于安西咸寧縣洪國鄉從府君之兆也初存嘗爲集  
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故儒家習詩禮惇二  
涉艱險排患難躬教我先君曰至于成立及田夫人歸  
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曰當楊夫人之心蓋楊夫人  
勤苦自誓終身不肯御酒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  
教子率循其故亦誓不御酒肉如楊夫人之志集是曰  
知其爲賢母也久矣故爲之銘銘曰  
有賢鄧母下而從夫宅幽永寧歸福厥家

汪夫人墓誌銘

貴谿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三年矣猶日思慕若  
未葬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  
有他子婦也而吾大父母樂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  
弟之生也力足曰致乳母二曰母曰己子害他人子也  
皆親育鞠之及長又擇名師曰成其慈訓使吾得世詩  
書爲善上於鄉吾母之教也始吾上世傳世唯一子今  
而後子孫眾多吾母之澤也自吾母主吾家二曰曰廣  
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凡役力米粟公上之共常裕而  
弗匱吾母之功也吾舅氏貧約自處吾母給助之使得  
備甘旨曰終養父吾母公於姻戚也歲有餘蓄別儲兒

遺園全集卷五 墓誌

十八

古棠書屋

乏食者隨周焉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今不及養矣  
又無曰顯吾親若幽德之不述將無曰示吾子孫則不  
孝之大者迺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曰屬諸爲墓銘者  
云敘曰彭母汪氏也貴谿之田西其鄉也華卿其曾大  
父文穆其大父也衍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者其夫也  
應松應梓應梅應桂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澤宗溥宗  
浩宗演宗洵宗濟宗漸宗泳宗澁十有一人者其孫男  
女則四也紹德具曾孫男女各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  
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月乙丑其卒之日也原之右有  
碣謂之王侯石者其葬所也葬之所有石二有銘爲之  
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久始充達柯條榮敷柯條榮敷上  
德之厚如家克繁絲子有母匪彭無盛世鮮弟昆衍自  
母汪四子多孫二之多有支別易遠二而扶疎視此其  
本子孫二子來省歲皆永二勿替石具有詩

鄭夫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袁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恆獨居不更娶  
君子曰爲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無違禮其死  
也前先君之卒八日已念之不忍亡而桷也於先樞  
密太師越公諱韶爲曾孫於嚴州大夫諱侶道爲孫處  
州大夫諱洪則孤子也由其有子傳序爲適是曰重之  
乃告其友虞集曰子爲我誌其墓曰銘謹按鄭氏世爲

道園全集卷五 墓誌

十九

古棠書屋

鄭令族太師尚書令魏郡忠定王清之爲宋丞相追贈  
四代皆大師魯國公魯國公長子曰冲之國學進士贈  
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曾祖也娶邊氏封太碩人大  
夫生次申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贈正奉大夫娶汪氏封  
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祕閣主管建昌軍仙都  
觀娶汪氏封宜人實生夫人夫人諱公生數歲袁氏請  
昏有成言及長而歸之袁氏大族歲皆廟有祭朔望承  
問有禮雖易代不廢夫人爲冢婦不及事其先姑能帥  
娣姐曰敬宗事大德戊戌八月卒年二十九子璋早夭  
次瓘次琬女四長適餘姚州同知趙孟貫餘未行葬在  
鄞縣桃源鄉之潘奧某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

專志一原博極羣藝貫通精實不涉凡陋與之遊者欲  
然各自知其不足夫人爲之配至使歿愈遠而敬不衰  
其爲德可信矣夫昔宋在江南故越多功臣世家惟史  
氏最貴理宗昔在藩邸史衛王彌遠進鄭丞相授已經  
由是積恩禮義並史氏袁越公由治臨安執經十餘年  
門代甲乙相次今徵文獻于越乃在袁氏□□□□  
□鄭丞相清之衰及再入相年益老益感念碩人不忍  
舍其孫留之左右是皆賈侶道帥荆湖數要軍用丞相  
格不下後十年賈相用事遂擯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  
卒無嗣獨生夫人翰林仕於朝四遷至待制長兼史事  
瓘琬方嚮學夫人皆不及見悲夫銘曰

道園全集卷五 墓誌

十

古棠書屋

翼二維鄭擘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昔孫子不  
顯車服我其游二孰往而復居之恂二著之循二蔚其  
成文夫人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二夫人久甚匹  
之獨嗇於天而不有年歸唁無所永歎彌增夫制其恸  
子厚於承氣止復升高邱是徵

周夫人李氏墓誌銘

番易周暉與其弟明之遊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  
極實致之得爲國子生嘗制書始命有司將曰科舉取  
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暉兄弟出篋中所習程文數  
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獸  
曰麒麟暉作賦千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悅曰屬家



知政事察罕使命曰官是昔陳策進書獻歌頌常數千人無所遇獨瞰見知昔宰人二羨道瞰矣一夕瞰感異夢曰而治歸明曰兄姑畱幸有曰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爲之喜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瞰聞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曰爲榮而爲戚若此惟先生辱爲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而悲之爲次第其語云瞰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爲生曰贊顯祖昔榮父天驥曰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曰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瞰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暱故能曰卒業聞子三人瞰明其幼祿女二人其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葬處也銘曰有肅兮閨門子森二兮孔文案有饒兮尊有禮不少延兮誰怨樂茲邱兮勿諼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惠正前承務郎四明史君璘卿之夫人是爲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奉化郡公贈開府儀同三司巖之冢婦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齊國文靖公彌忠之孫婦贈太師漸之曾孫婦也夫人曾太父太師雍國忠肅公集在相位昔生第三子孝宗皇帝賜之名旒孫中奉大夫太府寺丞不歸居蜀居臨安賜第無

遺園全集卷十五 墓誌

廿一

古棠書屋

子曰兄子爲子諱曾中奉大夫軍器監丞贈令人生子一人曰紹雍三歲而夭及生夫人最鍾愛不幸監丞府君與史令人皆卽世舅氏取夫人鞠之曰適承務君生子曰晉仲咸伯生女曰婉伯適忠勇校尉溫州府同知瑞安州事阮申之婉伯適沿海上千戶別軍官孫曰公壽公熙公點公勳公杰公默孫女二夫人內外家皆宋世臣宋亡世家多淪喪夫人相夫子祀享無遺闕延祐三年夫人相夫子醫言天臺有靈草生至服之乃可矣會阮氏婿佐州黃巖晉伯奉夫人曰往服食踰年方不效乃還鄞延祐三年六月己酉卒葬之某處晉伯曰承務君之命來求銘夫人集大父再從女弟也不敢辭謹敘而銘之銘曰夫人幼孤舅氏焉賴及長而嬪遭豈易代雖于貴宗弗與盛會承夫鞠子實旣瘁痲庶其晚康而身不待繫德厚原何千百載

趙夫人岳氏墓誌銘

夫人諱惟德徽州路績溪縣主簿岳君浚之女平江路儒學正趙君櫛之妻台州路儒學教授君辰孫之冢婦也岳望安陽常州宜興人趙本蜀故家今居杭學正故宋參知政事楊公棟之曾外孫夫人故宋參知政事姚公希得之曾外孫是曰合二家之好焉夫人自大家嬪儒素甚宜其夫而得於舅姑親族敬焉至治二年從學

遺園全集卷十五 墓誌

廿一

古棠書屋



正官平江歸寧于宜與病學正曰舟迎之至則夫人歸  
已道卒舟中學正不及見哀痛過篤舅姑聞而憐之命  
櫛曰善買地其曰某年某月日還葬夫人生曰至元丁  
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曰至治壬戌四月一日子一人  
魯兒方一歲銘曰  
大家有子歸儒宗材堪相配非不逢命也不淑先罹凶  
娟二玉雪為所鍾保此無憾寧幽宮

道園全集卷十五終

道園全集卷十五

終

廿三

古棠書屋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六

在朝稟十六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為老子之法者歲曰其徒從大駕上都丙午之秋獨先馳還于京師者元衍也元衍行踵門而來謁願有求焉余見其蹙然而瘖疑不類夫為其道者其鄉之士有友於余者為之請曰元衍之母是饒州安仁縣周綵衣氏之裔國賢之女祝君泰來康叔甫之夫人也其歸康叔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曰老康叔在宋未嘗一起家教授鎮江終不行白為精舍曰居學者賓客之屢滿戶

古棠書屋

一

外酒食之饌不曰貧過儉母必親之教其長子敬中曰儒術世其家三世矣教其女曰嫁于鄧椿氏成家矣蓋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享壽七十有八年元衍為道士遠遊者母志也母卒曰正月元衍聞訃曰六月將葬曰戊申之四月求墓之銘于京師曰歸者兄命也墓在崇義之荷塘山其鄉也康叔之舊墓土疏而善圯今故遷而合之也祝氏世次在康叔之志元衍之求者其母之志也也虞集曰悲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日莫而有待於予言也予何為拒之而無曰慰其瘠也

銘曰  
元雲滄兮將雨鶴剋距兮抔土有子歸兮藏母窈二兮

碧山坎幽兮及泉夫子往兮二十四年卒同歸兮從曰遷噫靈祇兮孔阜相禁呵兮有道誓勿毀兮永久

穎川夫人黃氏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黃夫人諱斯崇其先豫章人故宋吏部尚書諱疇若之曾孫女與園先生公瑾之女也其歸陳也是為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安撫諱元晉之孫婦湖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陳氏自安撫曰進士起家宰穎倅長沙守融為邑望族我先從祖亡姑為之配封宜人有二子節推其長次為江西運榦諱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仕郎舉孫次曰舉孫是為德敬為運榦後德敬方弱冠當宋始亡陳氏故大家

古棠書屋

二

古棠書屋

不足曰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甚編庶節推為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曰夫人歸焉敬戒如禮宗嫺咸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嬰家務於搶攘之際竭營辦曰足官通斥簪珥曰嫁孤妹歲皆祭祀親戚慶弔未嘗疏濶德敬故昇平公子好賓客輕貨財不曰豈異事殊為意而家幾毀焉夫人左右繭縫補苴遺缺終德敬之世既老益曰勤儉自勵投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謀曰節推遺命為將仕後抱從子宗紀曰為己子一門之閒母子兄弟藹如也蓋夫人昔聞訓於家庭舊矣其族自雙井分居今富州之沈溪宗人甚眾至尚書公貴顯詩書文獻大聞於世至與園數傳矣遭世變不能安其



鄉來就夫人曰居峨冠褒衣動止嚴正口不道非法之  
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躡藉攘敝略無爭報之意讀  
書曰自怡賦詩曰自見雖已慷慨係之而無悶是曰夫  
人爲女爲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生也曰宋  
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陳也曰大元至元庚辰  
之冬其歿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日仍改至元之二  
年歲在丙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謙等葬諸長安鄉四都  
貴窟耐葬德敬之兆德敬用江西帥檄爲崇仁江夏巡  
檢旣而棄官不復仕宗謙之子二人長某次某女五人  
某宗紀之子三人長曰某次曰某幼曰某女二人集大  
父尚書雍侯旣出蜀曰宜人之歸陳也過茲邑而因寓  
焉至於今五世矣是曰宗謙等求銘焉銘曰  
貴窟之阡陳氏繇興其興隆升夫人世家入門實稱窈  
窕于茲趾美來徵

史氏程夫人墓誌銘

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而光  
之母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曰撫育其孤會國朝  
曰金始亡將併力於宋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  
殆盡千百不存一二謀出峽曰逃生夫人亦將攜其孤  
依鄰人家翁走東南取黃金囊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  
大至卽竄身伏林間俱伏者兵盡驅曰出列坐地上擬  
曰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嫗先免過夫人勉夫人速

遺國彙編卷十六 墓誌

三

古棠書屋

出金冀不死夫人曰金亡暫不死耳吾兒無貲曰逃終  
必借死吾死而金在幸曰活史氏孤嫗歸幸語吾兒來  
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嫗求孤  
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曰其孤與嫗求得之卽  
斂曰瘞偶值善畫者爲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  
氏曰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  
負之而東至湖州止焉光昔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  
自光始云泰定四年三月喜孫臺孫來京師曰先世鄉  
里之舊來告曰史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曰死  
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  
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後亦未違於紀述願曰屬

遺國彙編卷十六 墓誌

四

古棠書屋

臺孫焉代易事久日就湮沒從事於湖東帥幕嘗曰告  
諸國史四明袁公幸旣爲之立傳矣而臺孫之志有未  
盡焉繼曾大母之喪旣不復可知其處請刻木象神具  
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曰藏體魄也象而藏之殆  
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曰示子孫  
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集感其言爲敘其次  
而著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  
州其墓在青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  
故家名族念賜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可考徵而光  
之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嘗西望輒  
悲痛不自勝見者爲之垂涕於是勇自植立遂曰武科



奮積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都鈴轄娶閔氏二子曰圭文  
故宋舉進士修職郎瑞安府司戶參軍至大間將教授  
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逝圭文之幼也聞母  
之有疾痛不忍聽更曰燼燼左右臂曰代痛母疾止乃  
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願  
曰己壽益父夢或告己曰感爾孝念予三齡武翼果又  
三年乃終喪陳氏子男三人臺孫歷浙閩兩帥幕今爲  
某官其後璋又由簡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女二  
人皆適令族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曰次名之曰淵源  
澄清潤澤深演蓋有所識也自武翼曰下墓於烏程二  
碑鄉之郊山三世矣而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道園全集卷十六 墓誌

五

古棠書屋

郊山之原隱二隆二誰其有之自蜀來宮一燼之微三  
傳彌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  
史孤不知有躬體則禪續思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  
從凡爾子孫罔不敬恭去之千古猶高其風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歿也葬鄞縣翔鳳鄉鍾奧夫人之子晉  
伯曰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集敘其家世年月曰銘其  
墓文成故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書其題矣未  
及刻石而晉伯之子公點公默相繼歿或謂晉伯曰先  
親之體魄弗寧則後嗣傷焉今鍾奧之藏深僻絕人迹  
風氣弗完神靈殆弗安也盍改諸晉伯貧未能也會阮

氏婿來宰鄞婉伯從其夫曰來見晉伯之曰是爲憂也  
則曰先夫人於我兄弟九鍾愛敢不用吾情乎晉伯涕  
泣不忍言婉伯曰此吾責也吾聞高祖國公與高祖妣  
戴夫人在辨利寺形勝處也吾家嘗食其澤焉子孫爲  
兆曰從葬於元祖禮也舍是弗圖可乎晉伯曰是不肖  
孤之志也婉伯請於其夫出財曰相其役凡伐石築亭  
購旁近山林曰附益之遂曰天麻己巳十二月庚寅改  
葬其處既竣事乃曰書達京師命集書改葬之故且曰  
昔吾母之存也吾妹爲吾養吾母之疾也吾妹爲吾醫  
吾母之歿也吾妹助我克成其喪墓處弗利而改葬也  
又悉出於吾妹氏夫婦之力晉伯不孝齒髮日曰變而

道園全集卷十六 墓誌

六

古棠書屋

嗣息淪沒望其稍有立者幼子公壽而已不及此豈求  
子一言曰識先親之終始曰表吾妹之所曰相晉伯之  
不及者後之人何所聞之哉集聞其言而悲之故歷敘  
其事俾刻墓碣之陰且使惇於親愛者有所觀感焉至  
順三年七月朔具官虞集記

墓表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  
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  
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投其妻之兄冀州知事莫  
正己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



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畫象贊及著  
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  
師謀歸其柩將曰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  
又囑集爲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  
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畫羣兒  
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絕席引賓坐側羣兒無敢與  
竝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  
校及長其父貲之遊京師嘗中書平章卜灰木翰林承  
旨唐公有重名當世曰人材爲己任一見伯益皆曰奇  
才也不敢曰進用常秩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  
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二公志尙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

道園全集卷十六 墓表

七

古棠書屋

得四品官即曰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  
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  
平章平章事隆福官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  
客畱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錄事陵州判官改  
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  
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豈人  
望見之皆曰爲古仙異人冀一得遇符爲幸閣承旨豈  
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  
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  
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即提

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曰爲常始來京師用橐  
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曰介意於書  
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曰辯博自雄  
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胸中了不可混長年京  
城居而所曰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  
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往遊乃稱吾  
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曰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  
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  
穩合古作故識者曰載爲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  
仙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  
境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

道園全集卷十六 墓表

八

古棠書屋

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  
酒人家莫歸坐閱梭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  
醫未至伯益忽拊几仰臥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趣喚  
楊載杜本來而目瞑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  
邁不羣者邪方伯益在斂集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  
曰莫夫人何曰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  
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曰爲己事一坐皆歛獻不能仰  
視是曰莫知事治棺槨固極堅緻理其家充備此皆有  
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  
益之所存可信已烏呼是爲表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藁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  
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  
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  
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呂詞賦試中真定皆呂真  
定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  
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皇帝在潛藩  
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呂憲宗皇  
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  
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  
太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老於四

通鑑全錄卷六十六 行狀

九

古棠書屋

方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  
公洽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己未世祖  
呂憲宗命取宋公發公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  
鄂州宋呂賈偕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  
月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為險兵力厚法  
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  
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百人鼓棹疾呼  
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  
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鑪峯因策馬下山問  
戰勝狀則扶鞍立起豎鞭仰指曰天也即賜卮酒使主  
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 毋解甲明日

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聞十一月師還庚申世祖即

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  
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  
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呂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  
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璫叛據濟南從元帥濶二帶統  
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璫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  
元帥阿木奉詔取宋召公為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  
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呂經略使總重兵鎮山  
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  
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上曰董集安在年始壯不使為  
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

通鑑全錄卷六十六 行狀

十

古棠書屋

中興自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  
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吾死不可曰去此宜鎮  
曰靜乃為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  
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  
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楫  
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皆近屬貴人有只  
必鐵木兒者鎮西方其下從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  
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曰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  
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  
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  
臣嘗事莊聖太后来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



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曰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僕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毋忽忘自是譜不行而省府事麤立二年入奏經略使宜還曰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二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曰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二西道巡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加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

道園全集卷六 行狀

十一

古棠書屋

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刺今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聞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瘐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上望見白董△顧爲爾治鷹食者邪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譖十三年出公爲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

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迺從轉運王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爲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曰肯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岢至而先弊吾民曰期會是未運而民已億矣迺爲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曰紆十四年曰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曰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岢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涇及衛今又導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

道園全集卷六 行狀

十二

古棠書屋

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邱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某勳舊忠良何曰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迺召公爲大中大夫兵部尙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二猶畏其爲虎也今司憲僅任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



爾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皆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曰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迺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祕書監嘗中書右丞盧世榮本曰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培克爲功迺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邪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當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其毛而獻之則

通鑑集卷十六 行狀

十三

古棠書屋

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曰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曰豈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羸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曰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曰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已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敖同列莫敢仰視跪

起言事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二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曰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人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豈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邪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曰口語勝矣迺請入奏事大略言疲國家可保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

通鑑集卷十六 行狀

七

古棠書屋

察使乃舉胡公祇適王公憚雷公鷹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次魏公初爲行臺中丞當昔曰爲極選方是豈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曰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爲桑葛令人風公贊己功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麤備而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鋒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已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



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撫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爲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葛日誣譖公于上日在朝惟董中丞慙傲不聽令沮撓尙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日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皆雖貴近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日區區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肯又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日經具奏上日命二之日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內侍視饌公每講

道園全集卷十六 行狀

十五

古棠書屋

說經旨必傳日國朝故實丁寔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二十一年上命公日其諸子人見公日臣蒙國厚恩死無日報臣之子何能爲謹不敢日見命至再三終不日見是歲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日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酌酒行禮畢相對哭失聲今上皇帝將即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鎰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公諫日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日肯還無日慰安元二宜趣還京師且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

亦盛言先帝肯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半夜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肯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肯正旦受賀於眾中見公召使前日吾鄉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優渥賜鈔三百笏至於金衣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意也是年詔修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笏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

道園全集卷十六 行狀

十六

古棠書屋

月戊寅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肯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日誠實爲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爲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日忠言正論爲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寢倚壁歎恨不置日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禍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肯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不日爲



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已買書而家無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已償積貸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

通鑑全書卷六

十七

古棠書屋

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士亨爲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恆承務郎眞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玘次適周俶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適趙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敷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

概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傳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金帖木兒帖木兒不華稱使者叩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司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完顏副使于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實來赤金者累朝退黜不用不華者亦在散地誰使之邪兵權所在印豈可曰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愀然歎曰大夫帖赤也貞因曰其

通鑑全書卷六

十八

古棠書屋

說徧告樞府大臣及其幙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之院官親與各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則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中書召貞爲丞相掾貞字吉甫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逆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與懦卒無言充其所明而狃于患失已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已命義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于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則必有其位有其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



其才皆不足已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出之可否焉此事之所已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出矣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已待采擇記載云

### 李象賢傳

李象賢諱崇德長沙醴陵人世已儒名家自其父兄已上多稱鄉先生大德中象賢獨已材學辟湖南憲府史湖南宣慰使和尚者故丞相楚公阿里海牙之子也楚公取長沙有功和尚自幼嘗總父兵鎮長沙及爲帥頗驕肆郡有織官極絲縷文采之良充貢尚服和尚輒私取之廉訪僉事李棟已職事將劾治之和尚懼使人告

道園全集卷十六

十九

古棠書屋

李棟于朝曰棟立券強質醴陵民田實不予直明年責民已直取田又遣問激怒朝貴故人已事聞有詔中書省御史臺遣人雜問之使者至和尚召田主若證佐嚇之曰不如制使指意禍且不測至庭皆符告者言棟分必死無口可自解象賢在證中會遷廣東憲史不得其辭獄弗具立遣遠逮至即具對使者徒待一語成之象賢乃直視田主曰吾實見汝得錢且汝手自閱天其可欺邪制使疑且怒稍陵辱象賢象賢曰古人有言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我終不已附會成李公死辭氣明辨使者雖盛氣訊鞠辨益明眾色變言益錯還使者乃得其情棟不死湖湘之間人人言象賢而風紀之司益憎其

入矣象賢今積官至第六品所至嚴而能恕寬而有制更畏民愛廉不自矜好賢者固深敬而忤忌者亦無閒言歷官皆在州縣未嘗有纖介吏責又爲難能焉史官虞集曰予在國史執筆論大人君子勳伐德業甚盛而世有卓行奇績或曰微遠不見書悲夫棟予故人身佐憲府乃質所部民田雖實與直猶非是予不能謂棟說也嗚呼世之畏威顯誣成人之罪冤死者何限姦虐者不足論彼吳懦不自立卒自陷于罔人之列觀象賢之事亦可已少自振乎悲夫

道園全集卷十六終

道園全集卷十六

廿

古棠書屋



頌

皇太子受寶頌 有序

臣某等敬觀皇太子受寶於行幄謹再拜稽首而言曰  
臣聞古之所謂能曰天下讓者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  
既勅而庸與謂之子賢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  
盛者也我皇太子曰天授之資智勇之德當撥亂反正  
曰續祖宗之統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  
治定既膺麻服之歸則推奉聖兄謙居儲貳而不伐剛  
明之斷堅于金石而無變素定之誠質諸天地而無疑  
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道忘勢訢然無為此實帝王之

道園全集卷十七 古堂書屋

一

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  
內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之象自潛至躍豈升  
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知過平而仲尼  
之贊上九曰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  
噫仲尼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昉見其事於聖代  
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曰文學  
得備延閣之顧問親觀盛禮爰敢作頌曰獻頌曰  
於穆皇儲文武聖明於赫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既  
明既健神交意孚曾是修遠帝載龍旂其行遲遲萬民  
俛來皇儲有思載思載瞻于廬于旅式好在原莫敢寧  
處風雨孔岿道無游塵肅二鑿車通宵及晨帝曰勞止

母越行邁會言近止交喜更慨滌陽之京世皇所營我  
母即安次於郊坰二有豐草雨露既渥差駟于收緜纒  
濯濯皇儲攸止百靈具扶羣臣受詔奉寶來趨維崑藎  
積龍光上燭祖宗之傳景命攸屬寶來自天追琢有章  
卿雲隨之五色景芒有親有尊有友有愛曰承武皇聖  
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咨爾眾庶於乎勿忘史臣  
作頌不昭盛德既壽曰昌子孫千億

郊祀慶成頌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臣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言臣  
聞天子有天德則克當天心曰享天命故其為禮必親  
祀上帝而尊祖曰配之所曰明乎大寶之位付受繼承

道園全集卷十七 古堂書屋

二

之公至誠而無妄者也粵若至順元年十月辛酉親祀  
南郊前一日大駕出次郊所天光低徊陽照克達冰釋  
于澤風不鳴條羣臣駿奔百靈後先其在齋宮也端拱  
無為致思純一神物表見雲氣發揮五采郁紛彌綸會  
際人神之感已兆於斯至乎望舒方中星緯環列太和  
旁礴如峯在春降圓水於方諸明燿火於紫陛奉常告  
具侍中奏嚴玄裘乃御匏勺斯舉奠圭升燎上帝臨饗  
有神光曰致祥出景星曰昭德熙事備成坤乾騰暉乃  
還次于幄殿將迎暎於陽谷應龍嘘其重潤若霧絢乎  
曾霄天子又出次而拜祝焉於是公卿大臣奉觴上壽  
各陳其說曰贊休嘉天子曰嘻予曰天地祖宗之靈克



正統緒君臨兆民凡所曰昭事上帝者豈私朕躬哉予  
惟對越億萬年而無斃者予何敢不勉於戲聖人之心  
天之心也故感應之速如此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皇建國辨方正位相其南東吉土立祀景園於穹因  
高於地稽古有作曰事上帝昔我皇祖受命自天報祭  
之始曰質爲虔土宇闡章彌文日宣作樂告成式禮弗  
愆赫赫世祖百度咸秩成廟繼志奠此郊域於皇武者  
敬恭翼二升配太祖貽我憲則禮已始興命彼儒臣酌  
今之宜考古於文玉帛犧盛越席陶尊將命實來則有  
司存人習見聞曰茲既備惟我天子聰明睿智曰惟事  
天匪躬莫致既禋於廟又議饗帝自我踐祚於今三年  
道園金鑑卷十七頌  
三  
古棠書屋

銘  
劉氏求志齋銘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遊有方若射真的苟不素定俛  
俛奚適是故君子惟志是尙灼知當爲勇往不讓職有  
常分匪求外妄其志伊何惟道與義是達是行求而得  
矣無顯無隱從事在己信美劉君執書受徒惟志之求  
爰表齋居尙審尙端勿惰勿迂  
益齋銘  
人有不足則必求益小人於利君子於德雖同於求實  
異其物是故學者當慎所擇奪上弗饜腴下自豐日極  
而攻於凶之逢知有未崇道有未隆力致其功美積乃  
葛園金鑑卷十七銘  
古棠書屋  
躬齋居君子去彼取此善不在大過不在細遷之如風  
改之如雷勇無留難尙鑒茲哉  
陳伯升新齋鑿北牆之兩端因空曰容置舍琴  
書則遷而寘焉請虞集爲著銘其左銘曰  
潛神于深養威于陰蓄之有方奮爲雷風君子則之作  
度居琴內密曰安外無侈淫豈出用之曰歌雅南閒靖  
永年勿褻曰欽  
中齋銘  
醫者  
凡人有生實受厥中氣有奇偏或害乃躬聖神是惻於  
過不及損益實虛斟酌緩急約其反歸藥石則施中焉  
而止教必有師藝之專成乃墮於術善爾齋居知中之



極

為潘憲臣作韓氏陶研銘

大陶軒轅范阿泓搏丹合土水火并噴然凝質幾天成  
重厚密澤堅方平發揮文章著光晶磨涅千歲無毀傾  
潘甫愛之如奉盈有虞尚陶爰勒銘

澆硯銘為陸友仁作

雲生洮中化完玉膚理縝潤色正綠寶而用之吳郡陸  
榦克莊硯銘

毓德深泓達材清明磨礪圭角浸潤光精至溥之澤至  
華之英作為文章曰頌治平

潭心銘

道園全集卷十七 銘

五

古棠書屋

馮玉得吳先生所遺詩取詩末潭心字曰名齋豫章揭  
鼻碩既為之銘玉又欲予銘予笑言哉姑拾其緒餘曰  
頌之云爾其辭曰

潭有止水環鄉得中名之曰心天光下容舉體涵空即  
物顯色日行中天委景如的因見而指謂中在茲實無  
限量可礙津涯雖無限量而有自起斂微散殊周流終  
始往來有恆應感不私天施地生莫為而為受而生者  
明通則一請視斯潭汎應何迹齋居君子鑒而新之敬  
曰事天不其純而

永思堂銘

先王制禮一本民彝絜乎情文匪強偽為惟均受命心

同理一品節曰行至當有則執親之喪哀豈外興國俗  
則亡脫因獨能知能之良隨感曰見弗學而合昭厥本  
善二之所推寧止於斯君子曰嘻我其擴之於惟克思  
作聖之事禽獸是歸弗思爾已爾羹爾糝如將見之召  
辱貽名動必致思翼一新堂孝子所止曰宴曰享皆思  
之地服惟三年喪則終身死而後已慎哉為人薄化鄙  
敦詎不由此我銘永思曰錫孝子

贊

御書贊

瓊而於邁山川近承於潤色草木咸被於恩光況乎祭  
然雲漢之章照耀下土昔人有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  
此之謂歟故武略將軍瓊州安撫副使臣林應瑞之子  
天麒得事上於游泳翰墨之際百拜求所曰顯揚其親  
者乃蒙賜之梅邊二字曰賁飾其祠堂云至順元年閏  
七月天麒朝於京師來求臣集述贊於下方集拜手稽  
首而作贊曰

道園全集卷十七 贊

六

古棠書屋

天日照臨萬物咸遂有生有成何閒遠邇顧瞻海邦波  
濤不驚上際於天晨光清明小臣守土靖恭厥職維皇  
念之厥有殊錫維南嘉木梅作其花冰雪之英炫於朝  
霞昔者世胄有若逋者隱於湖山託此為雅今曰命之  
輝光其家億萬斯年承我休嘉



御書贊

天子親除吏至御翰墨曰賜之此聖恩之至隆文治之極盛者臣伯單衣被光顯何其榮幸乎臣集謹再拜稽首而逆贊曰

宮中之政昔統家宰出令詔禮陰教斯在維皇念之慎簡乃偉書曰命之雲漢於昭凡我民庶敬共率職永懷忠貞曰報主德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釐析羣言曰究斯文章甫夕端書册左右豈弟君子天錫眉壽

白贊

道園全集卷七贊

七

古棠書屋

逸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豈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欲乎未能至其所至也俛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曰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誦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魯子翬僉院畫像贊

篤信聖賢之要力求經傳之遺屹乎山嶽之峙粲乎日星之垂端居兮憂世之侃二致用兮儼然而有思繫豈弟之君子庶人文兮在茲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公畫像贊

蒼然松柏之堅貞縝乎圭璋之粹美慈焉在物之春風澹若秋淵之止水抱完器而晚售逢聖明而特起細往

哲之緒言貫聲文而同理造膝乎帷幄之密贊化於綸經之始致清華於崇朝長詞林曰踰紀謙自牧曰立誠

勇有為於信史受深知於明主曰嘉遯之君子開延閣而首召佇嘉言之來啓剛不吐而柔不茹滿知足而高知止著龜宗社之先幾麟鳳治朝之多祉錫眉壽曰為期儼丹青之綬履

君真像贊

偉哉君曰字寧父廉有所不取介有所不與赫奕者有所不趨澹泊者有所不去嚴於操持有所不為謹於

西夏相幹公畫像贊

道園全集卷七贊

八

古棠書屋

思慮有所不語曰詩書為業而不虛不疏曰法令為師而不深不固此所曰用適乎今而行合乎古畫而肖之萬一得其心素矣

西夏相幹公畫像贊

有序

公姓幹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公諱道冲字宗聖八歲曰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為番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曰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嘗尊孔子為至聖文宣帝是曰畫公像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學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興州有帝廟



門榜及夏主靈芝歌石刻涼州有殿及廡至元間公之  
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詔使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  
祀遺像欷歔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  
荆王修廟學盡撤其舊而新之所象亡矣廉訪之孫奎  
章閣與籤玉倫都嘗曰禮記舉進士從予成均於閣下  
又為僚焉聞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  
焉國中從祀廟學之像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隊於今  
日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像固無恙也願有述焉曰  
貽我後之人乃為錄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曰帝廟祀乃有儒臣早  
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  
學宮遺像斯在國廢人遠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  
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天根子贊 有序

天根子者金華葉審思先生也先生生長富貴家人世  
之樂略已足備而自幼求道甚切徧歷諸方年四十餘  
始克盡屏諸累往來閩粵間大山叢林草堂石室蕭然  
獨居宴坐定息或累數十晝夜人有疾癘水旱殃怪之  
屬強起之亦欣然往應如其禱而初無所為也有西域  
僧自海上至海上人長老識其為二三百歲人人叩其  
道不可得見先生獨喜而告之曰海岸有草與子採之  
鬻傾立成黃金先生笑而不受他日又曰行吾所能壽

通鑑卷之七

九

古棠書屋

千百歲不足為多吾久擇人授之無如子者先生又不  
受僧歎曰吾先佛所謂大乘根器者予聞諸甫田陳眾  
仲者如此至順二年間有天根子北遊醫無閭之山訪  
其友薊子訓之徒予邂逅見之則先生也予從問天根  
之說得其言而次第之作天根子贊贊曰

愬乎其乾墮乎其坤氣聲軋摩營衛吐吞孰鼓其橐為  
此翕闢往禪來續生曰不息君子湛默求端於初視聽  
內收返旋中虛巍二尊高至極之極能生天地曰及萬  
物譬之於龍斂微保冲絲二來升體完用充出人百為  
私智妄作歸求有得不矜不作無曰喻之命曰天根形  
銷名亡獨此之存乃繇金華去之海上神明恬愉玩此  
無象瑤華翠蕤枝葉扶疏靈風鬱迴光儀發舒累二重  
山日出濃露茂育無方曰長終古

橐駝圖贊

皇武肇迹宛宛龍漠其居其康輯乘為廓有服維駝礪  
肉載駟毳旃帷房倻輓輦鞞軻二千里載泉于橐黃頭  
羔裘騎引顧卻人習兒聞聖獨有作深宮穆清思詔勒  
勒手著厥初伊勞匪樂公劉纘稷于邠式廓裏餽啓行  
致祚八百史臣作雅稽古允若

大象圖贊

皇帝畫大象二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少監臣忽禮  
臺承命裝潢而寶藏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手而

通鑑卷之七

十

古棠書屋



作贊曰

有偉馴象貢自南域偉革鏤錫路車是服維皇在輿游  
目於軾任重持安眠力知德燕間曰思寫之几格天章  
龍文臻妙造極嗟爾微勞尙軫宸臆師武臣能有不察  
識若稽庖犧受圖布畫遠取不遺曰啓神易擬茲形容  
克配古昔臣用述贊與世作則

謝靈運小像贊

刊山木曰遐眺抗浮雲而脫屣望高秋兮極浦見夫容  
之出水

祭文

祭袁學士文

道園全集卷十七 贊祭文

十一

古棠書屋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  
邑列府卿士曰還民或莫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  
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怒力接淵  
懿家藏多書侔昔石渠下至琴弈亦聚其腴博學洽聞  
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  
曰賞延後先京師于皆同朝多士濟二公獨我友尙論  
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或同有諍無諂公泰而  
舒我蹇蹇跋三十餘年亦多契濶公在禁林益躋華階  
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勸我慰我亦喜優游自  
詫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  
廢學惟予與爾終訂無忘庶其在子言猶在耳俄曰訃

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  
伊道之閔區一深悲遠莫致之託  
聞之乎不聞之乎嗚呼哀哉尙享

祭潘博士文

嗚呼惟君負奇挾剛與俗寡諧奮  
史徧摩歷躋顯階成均之來幸與  
是排學海狂瀾浩乎靡涯庶幾同  
淑百癘攻骸奄然永隔風雪蕭齋  
一奠寓哀莫既予懷嗚呼哀哉尙

謝先生誄

有簡差差有韋貫之有畫有章錯

道園全集卷十七 祭文誄

受于天匪私匪虛曰命我人孰執  
于微孰其徒行誦言如何曰言如  
多維謝仲直氏受簡有自嘗經曰  
亡曰通變之理相彼炎火日熾于  
其隊天遂降喪國武曰躡具曰多  
流莫知其濟防不制于潰即淪于  
倡彼爲不聞覆謂我狂亟伐鼓曰  
食息弗興弗鷹豈之逝矣既莫之  
噫曰予有鼎有鼎有載我哭于庭  
天靡有日矣川息于海靡有畔牟  
癸二有躬曷其爲矣有山維夷力



我寤懷素冠纒二履數二兮纍二無容視莫二兮莫昵  
匪親宛其不識孰是造艱牽予二絜有馬有馬北首于  
風中道舒舒二究于心陵墮而夷桐不實矣黍稷則有  
鳳不食矣嗟不終食離不淑矣車庠莫升長不復矣嗚  
呼哀哉木之云撥返復于土夙誓定命卽終于所生有  
不取餓有不禦安乃瞑矣我志卒獲烏乎哀哉言瞻河  
洛言索其故或建五二御或虛九二呂著或卑或否執子  
之手誕未遑予訪天弗遺叟烏乎哀哉服勤終遠有嘉  
弟子謀諡孔臧築室二祀于父母之邦神具靈止嗚呼  
文節亡愧於予紀

道園全集卷十七終

道園全集卷十七終

十三

古棠書屋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八

應制錄

冊文

皇后祔廟冊文

伏以進承大統奉宗廟曰無私升侑闕宮在邦家而有制永言徽懿宜極尊崇英宗皇后益吉刺氏媿德英皇相與到治作新禮樂親孝祀之苾芬總覈權綱成化功之簡易寶資中助不顯前聞故周南詠輔佐之勤坤道著順承之美鼎湖夕逝感霜露之恫身椒掖晨空驚歲昔之即遠乃修綉典式贊嘉稱謹遣攝太尉某官臣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莊靜懿聖皇后升祔英宗廟室

道園全集卷十八 冊文

一

伏惟濯赫有靈陟降在上歆予大饗於萬斯年

皇后冊寶文

皇帝若曰朕祇服祖宗之成訓式嚴統緒之正傳躬荷洪休勉登大寶揆乾坤之定位觀日月之合明乃瞻壺闈聿崇稱號皇后益吉刺氏專靜謙抑懿柔淑嘉世有令儀來相宗祀肆朕舊勞于遠外兼夙夜曰憂勤暨予力濟于艱難亦後先而輔佐若昔朝廷之體循茲典禮之常宮府具宜家邦興讓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授爾玉冊寶章曰陰教乎內備協人文曰順承乎天永寧地道噫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關雎之化行庶幾有助尚綏景命克配無疆

明宗皇帝祔廟冊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曰致其讓廟必有主沒思所曰尊其名稽古考文宣天錫謫欽惟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昔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歌而逃出雖身居絕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為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閔生靈而慎動庶來蘇於俟戴爰戡定曰奉迎已謹清宮俄虛黃屋臣民寡祐永遺惠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顯揚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仁宗伏冀睿靈俯回歆格克綏不祚垂裕無疆

道園全集卷十八 冊文

二

古棠書屋

皇太后冊文

嗣皇帝臣御名謹稽首再拜言曰臣惟祖宗積累之勤奄有方夏先皇仁讓之至全付渺冲奉神器曰持盈仰慈恩而思報欽惟皇后陛下德齊睿聖躬濟艱虞相協成功著坤儀于天下彌綸大造凝鼎命於禁中爰尊大母之鴻名祇若我家之盛典式隆孝養保祐方來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皇太后伏願上帝昭融眷我皇國於萬斯年介曰景福永言思齊祚膺千億臣御名誠懼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策問

會試策問



傳曰春秋教曰禮樂冬夏教曰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攷歷唐已來定爲註疏立教者用之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廓而明之不在學者乎夫自漢唐至於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旣其目請已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考乎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爲二已昔人成書有未可輕議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迨朱

道園全集卷十八 策問

三

古棠書屋

氏傳出一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竝行久矣至于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躋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傳益密于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乎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已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尙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

渠鑿而秦人富蜀堰城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已衣食其民者莫不曰行水爲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輒成沮洳關陝之交土多燥剛不宜於曠河南北平衍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二上貽宵旰之憂至發明詔謹庶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曰永相民業已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爲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湛潰嚙食茲欲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瀦防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

道園全集卷十八 策問

①

古棠書屋

道可復願詳陳之已觀諸君子之學

### 廷試策問

洪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迨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宇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府符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皆之成歲也六七十之年之閒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已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祇懼承我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禡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二莫內于九族今百世本支繁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尙有已勸之二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



今世臣大家勳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曰體之道乎多方內附之眾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道之二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二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曰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爲天邱陵川澤之爲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三極之道有曰

道園叢書

五

古棠書屋

漁也耕桑也皆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曰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曰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曰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曰猶待於箕子然則羣聖之奧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宣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曰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曰爲道非堯舜無曰爲德非禹湯文武無曰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銘

奎章閣銘

天祿二年三月吉日天子作奎章閣萬機之暇觀書怡神則恆御焉臣奉勅而銘之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爲翼其欽聖惟日熙迺闢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碁盤銘

動制勝靜保德勇有功仁無敵

又

圓周天方畫地握化機發神智

道園叢書

六

古棠書屋

贊

趙平章畫像贊

臣聞古昔帝王所曰加禮於輔相老臣者曰爲爵位之崇錫予之厚有不足曰盡其心則必象其體兒而致美於形容焉詩曰昂昂如圭如璋又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其此之謂夫公曰勳門將胄篤尚儒素積學曰致用人莫知其志之所存也出事世祖皇帝始爲御史風采肅然振厲中外歷事累朝踐敷臺省垂五十年事業著簡冊勳庸書旂常天下謂之名臣朝廷謂之元老當顯用而憂豈愈深嬰患難而立節彌固夷險一致進退曰皆蓋有古君子之風焉是曰論者曰爲清嚴伯楊縮



淵通侶李泌周繳侶姚崇劉切侶陸贄至於呂直構禍  
蹈機穽而不爲之動則漢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  
之公言非臣之私言也至順元年五月甲子今上皇帝  
念翊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爲之贊臣少嘗從公  
遊今且老矣其實知公故承詔不辭謹再拜稽首而獻  
詩曰

肅二魯公泰山巖二剛毅直方爲國之監有言有猷曰  
定國是眾人所難在公則易世祖舊臣維公在茲百煉  
之剛遇挫弗虧上帝耆之俾佐天子底定綏輯彌文曰  
理白髮蒼顏正笏垂紳凜然秋霜煦兮陽春國有老成  
邦家之福天子萬年景命有僕

趙中丞畫像贊

天庥庚午孟夏初吉聖天子曰爲御史中丞趙公世安  
元首功臣爰置左右踐敷省轄表正風憲厥績殊茂乃  
命繪像用肅具瞻親御翰墨書勅其上識曰寶璽而命  
臣集述贊焉臣惟公之事上也靖恭夙夜夷險一致入  
則告曰謀猷之嘉出則宣其德意之美倦二焉愛君體  
國之意其見於儀形風采者宜垂頌焉謹拜手而述贊  
曰

肅二憲綱國之司直曰正朝廷百辟是式聖皇御天法  
度章程風霆之威日星之明昔在世祖最重斯職列聖  
授受精意慎擇賢必有能廉必有材必信必親庶尹則

趙中丞畫像贊 七 古棠書屋

諧惟今趙公簡在有素旣勤其躬亦衡其慮天子有行  
鞭弭橐鞬天子正統襄贊周旋溫溫其儀侃二其色佩  
玉舒遲前席密勿歷階中書皆清政平乃肅風紀曰贊  
國成知無不言二無不聽有容有嚴有文有政天子萬  
年大臣相之九敘惟歌無曰尙之

吳宗師畫像贊

遊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己於名教老乎朝廷之間而不  
濡迹於公卿粲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出乎  
嵩衡其凝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肯行祠黃石  
者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寧無口當世之名導冲和  
曰輔元化非呼吸而致長生伊耆有巢父軒轅有廣成  
則所謂宏衍博大真人者安得不後天地齊日月曰贊  
于休明者乎

御馬五雲驥圖贊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之  
爲象兼焉斯其爲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八駿  
之名漢武求諸渥洼實費貳師之出方于今日殆不足  
云我國家肇基朔方奄有六合千乘萬騎風焱電馳武  
功告成禮文畢備百年涵煦之久萬物生息之繁於斯  
盛矣乃若夫馬外則駟二而在朝樂彼超驥內而肅二  
曰居閑均其調習論其可曰名稱者蓋不勝紀至順二  
年夏天子嘗巡上京行幸之次日閱其良於是五雲之

御馬五雲驥圖贊 八 古棠書屋



驥出焉蓋神駿之尤傑者也臨軒一顧廓開萬里之風雲立仗羣趨卻立九重之虎豹光逾雪練文戴龍章凡其游牧之生悉備乘輿之御此豈偶然者哉於是命善工圖形藏諸內閣而俾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斯驥也生于明豈遭逢賞鑒不有其德曷克臻茲噫一馬之善上猶錄之如此豈有人材之出於當世而不見知見用者哉敢述贊曰

房宿儲精天馬來下有萬其駿莫之能侶元文五聚黼黻厥身榮若負圖猶龍有神聖皇在御神物斯出行地乘天噓雲耀日爰勅繪素對貌奇姿德力具稱存乎贊辭

通鑑纂要卷八

九

古棠書屋

瑞鶴贊

至順三年三月趙國公臣常不蘭奚中書平章政事臣亦列赤御史中丞臣脫盈納等欽奉皇帝聖旨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苗道一修羅天大醮于大長春宮四月朔旦臣不蘭奚自長春曰青詞入謁內廷請署天子御名沐曰龍香之澤封曰雲錦之函羽葆鼓吹導自禁籞歷于會城浮塵不揚馳道清肅風日和美靈光發舒將至乎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道周羽蓋雜華霧曰繽紛法曲繞旌霓而高亮百官在列萬姓聚觀乃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喉長鳴去人尋丈若羣真之竝駕從曰來迎盤桓後先及壇而止眾目瞻覩驚

通鑑纂要卷八

十

古棠書屋

歎神異醮禮告成言將復命咸曰苗君某先朝舊人老成端恪道行嚴一故能深達皇宸致感夕微有如此者而臣道一乃曰兩宮至誠上與天通一念之興如響斯答天何言哉示之曰事是故元裳縞衣翼二乍離於三景同鳴齊唱音聲遙聞於九天老臣奉詔禱祈庶竭愚分而已至於明應則上帝之所已報兩宮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不蘭奚等不敢隱其事繪圖曰文傳旨國史臣集書曰識之蓋仙人道士之言云大上至真飛行虛無不可已形迹見也然而輟馳翔於寥廓橫四海而覽輝則羽族有先見者焉書傳有之鳳凰來儀神祇來格此其類也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真人建大醮於茲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常徐琰見諸贊詠臣竊思之至元甲子世祖皇帝在位之五年今茲之歲則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元徵之感同符世祖不亦盛乎於乎我聖皇敬天尊祖之誠仁民愛物之惠前聖後聖其揆若一則吾聖元宗社無疆之福詎可量哉敢再拜稽首述贊曰

明明天子昭事上帝肅一在宮齊聖無二乃睠殊庭神明所都嘉徵瑞圖此與此儲維崑神師故舊耆老羽衣持節致我忱禱綠章紫封金龍夾扶來自禁中百靈與俱倬彼雲漢有飛者羽如雪映空□□乃占道書是為貞符聖神鑒臨其來舒一降休隕祉爰自昔始表而著



之億千萬禩

道園全集卷十八終

道園全集卷十八終

十一

古棠書屋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九

應制錄二

制誥

封宣聖夫人制

我國家悼典禮曰彌文本閨門曰成教乃睠素王之廟尚虛元配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开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邊豆出房因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禕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二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二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道園全集卷十九 古堂書屋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皇家制禮恩實重於懿親帝女正儀體允隆於尊屬肆頒異數祇協彝章公主某慈孝夙聞肅維則翟車象服備赫奕於先朝烏繹龜蒙適奠安於樂國爰進加於長號又增益曰大名於戲詩詠穠華德彌崇於戚畹易占元吉世永保於藩封

燕帖木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承祖宗之統入繼丕圖國有社稷之臣實維世胄既克戡於多難宜超示於殊恩具官某沈鷲有謀英銳無敵我皇考昔撫軍於龍朔而爾父實佐命之虎臣賜券報功盟書啓籥更累朝而彌顯識大厯之攸歸手握兵

符力扶景祚及清宮而迎乘猶多壘之在郊臨陳誓師

咸服奉辭之慷慨揮戈決戰眾驚用武之神明人民懷

綏輯之恩城闕壯奠安之勢俾兼司於將相用修扞於

邦家韓信之輔漢皇論定當昔之攻取子儀之在唐室

身繫天下之安危皆真食於王封今何慙於往轍是用

錫之位號昨曰土田禮冠絕於百僚名永垂於千載嗚

呼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朕用獎於勳勞建太平

之業而享太平之成爾毋忘於眷注丕昭至意式克欽

承

封營都王制

緬懷故舊之恩莫如阿保爰致褒崇之典俾極哀榮國有恆規朕無私惠具官某恭良而原慤溫厚而老成卜曰負之昔被東朝之簡用擇其可者竝居甲觀曰扶持嗟備著於勤勞不少畱於耆艾肆予踐阼首錫褒封豈巡來次於近郊秋露久濡於宿草願茲賁典未究深衷迺命外廷更申異數於戲五等之爵重莫過於王封千乘之邦親莫先於畿甸尚期英爽承我休嘉

營都王夫人

纂圖撫運崇德報功追念爾勞克任保持之力至於今日共享安榮之晷天不假年禮宜異數具官某出入禁掖左右朕躬安其煦育之柔稱爾溫良之懿邦家宮府其興故舊之思車服土田何愛便蕃之錫爰頒予渥俾

道園全集卷十九 制誥

二

古堂書屋



相其夫於戲若昔諸侯王有生至貴封之千乘國無憾  
令終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令典必兼恩義之隆豈維舊勛宜錫褒崇之盛嗟  
其遠矣今俾申之具官某自其幼在朕潛邸襁褓共  
其燥溼啓處與之周旋越在艱難尤負勞勩屬囊鞬而  
未釋傷兩鬢之逾深慧轉曰歸籌帷頓失迨予纘緒風  
雲千載之興獨爾親臣邱隴九原之閔廓其封兆錫曰  
榮名顯未究於予懷乃增酬於大邑於戲萬鍾之祿雖  
不及於生前兩世之封庶有勸於天下

營國公夫人

通鑑集卷十九 制誥

三

古棠書屋

盡瘁曰仕良臣有翊衛之勤從一而終貞婦抱純誠之  
懿錫曰寵敷光于幽潛具官某淑慎其身柔嘉維則閔  
殷雷之勤而勸義守柏舟之誓而靡他同穴而藏得相  
從于地下疏恩曰報何不逮於生前賁之簡書易其湯  
沐於戲哀榮被於兩世固申勸于舊勞忠孝萃於一門  
亦曰表夫高節

封寧朔王制

朕纂膺丕緒聿懷舊德之臣敷歷治朝夙被先皇之眷  
未及縣車之歲遽聞拱木之新爰命有司備循彝典具  
官榦赤剛明而有守沈毅而善謀閑與衛於藩垣治軍  
實於幙府自覃懷而入定內難與贊廟謨望龍朔而奉

導前驅傳承天表進拜集賢之任旋參儲極之僚徧踐  
清華具瞻台鼎往填南服偶逢草棘之弄兵召使北還  
猶駐澹帷而桉堵不遺憂於宵旰真知體之股肱久簡  
朕心方將柄用迺致憇遺之譴實深耆艾之思賢子能  
忠在朕左右真王加錫賁卿始終並兼封贈之崇式表  
哀榮之極於乎往哉魂魄樂壯美之山河宜爾子孫輔  
尊安之社稷

封寧朔王夫人

通鑑集卷十九 制誥

①

古棠書屋

眷我大臣既極褒崇之典相其內助宜同恩數之隆俾  
增耀於禕榆用齊華於圭袞具官榦赤妻鐵理柔嘉而  
端肅恭儉而和平克贊其夫終始股肱之任善儀諸子  
服勤左右之方身致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章之貴養  
宜鼎食之珍於戲維此朔方實爾世家之舊躋於上壽  
用成賢母之名

封遼陽王制

朕寅奉丕基務推茂澤迺眷廷臣之舊昔膺柄用之勞  
俾率彝章特還卿與具官哈散秉資謹愿接物寬容始  
緣宿衛之勤尋寄貨泉之任致身省闈蓋歷事於五朝  
執政廟堂當首相者數載每規隨於畫一克同協於和  
恭均勞外藩遠將德意宣恩東服備著輯綏凡其登進  
之昔率在阜殷之日久奉公於夙夜亦良稱於股肱弗  
永終譽遽興遠慨秋霜在野莫追既往之悲旦日行封



尙服維新之渥茲誠異數式慰遺魂噫遼海非遙姑遂懷鄉之志子孫不隊益推報國之忠

封燕卜鄰知院祖明里

我國家教孝曰勸忠因近曰及遠德之茂者名久而後著恩之深者爵加而愈隆具官某愿而能恭勇而知禮始逢景運當東征西伐之殷先啓戎行有左弭右韃之助克勤乃事竟隕厥躬顯融適茂於當岢勳業迺興於後裔往稽故府宜錫嘉邦於戲古者專城重地莫逾於上谷賁諸幽壤名王遂賜於全封爾其有知服我休命

祖母

師武臣力國家致興運之隆坤道天承母子有成人之

趙國公集卷之九

五

古棠書屋

造異恩所泊豈曰徒然具官某儉曰飭躬慈而逮下相其夫子每崇忠厚之風宜爾家人用啓功庸之盛是曰甫及再傳之後竝登一品之榮五世其昌三王竝列於戲酬其爵邑欲遠舉於雲中咨爾臣工曰示勸於天下用申顯命曰賁幽宮

父

中興啓運則必有帷幄之舊不二之臣重祿勸功則必有茅土之封便蕃之錫具官某曩在宿衛已著勤勞王師飛渡於長江既賈先登之勇使節載臨於多壘不忘命將之忠逮其子孫相我家國至重者本兵之任至嚴者風紀之司而爾一家兼茲兩府故紀勳庸之盛曰彰

信任之功列曰王章著之邦典於戲擁雍州之地式重師垣申泰山之盟聿昌世胄益崇忠蓋用保休嘉

趙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貴爵之封老成者國之著龜爰極文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權具官趙某方嚴而精明果毅而詳慎卓矣橐鞬之胄依然韋布之風始事世皇卽拜御史多歷年所徧踐臺司閱實簡書每先幾而扶直作新風紀必正色曰摧姦常依日月之光不改冰霜之操洵在政府蔚爲名臣嗟賢者之邁屯見予家之多難蕭望之身罹機穽幾貽咎於當岢汲長孺面質深文恥獨爲於君子暨予載定嘉爾勤勞審是統宗既蹈

趙國公集卷之九

六

古棠書屋

危而奉義至其子弟亦見殺曰成仁方圖報之在衷屢引年而爲說載念紫微之務實資黃髮之詢是用建爾上公保茲東魯可優游於館閣曰勸相夫國家於戲慎乃威儀赤舄具瞻於几二俾之耆艾泰山庸作於巖二爾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悟理閒八制

粵有高僧來從西域式宏內教爰錫嘉稱悟理閒八歷世勤修一源不昧寶月長臨於止水慈雲隨起於祇園遠採夙智之因如指其掌廣說眞如之縉實契予心紹隆佛種之傳曰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行宿慧通應圖悟佑福國師



封鑑贊八制

象教之行國家所尚宜申嘉號用表高僧鑑贊八性本天成世隆佛種昔宏宣於內典蚤有譽於諸方物不累心捨奉己者二萬戶事融於理獨隱居者十八年既徇請而一來宜具書於眾善可特授宏智正悟大辯總持勝濟慧福國師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朕丕纂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翊出庶徵之禎祥迺眷真如九深簡注寶公和尚現化身而濟世持應器巨垂機顯密齊彰神變著聞於當日慈威互用廕休行及於千年貌在大江之南常住道林之上朕昔居潛邸

道園全集卷十九制誥

七

古棠書屋

懃仰寶坊萬石懸鐘表明珠而不灼四阿承霽輯多寶巨新成暨余踐祚之初首致加封之敬若稽祀典宜錫贊書噫尚鑑至誠豈直朕躬之禱益歷願力俾堅兆姓之安

封張真君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治貴無爲而民化故先哲相承於上德而至譽不執於常名眷茲大庥之在予懷昔異人之輔世具官某俶巨興運稟然來儀咨庸方篤於睿思晤對儼符於神會嘉謀入告其辭如徵於著龜成功不居其志固輕於軒冕處身於至約之地毓物於泰和之中酬酢事變而先見其幾從容朝廷而不濡其迹設教獨

高於眾甫傳宗敢號於多賢盛服齊明保合天人之際基命宥密贊襄邦國之休遠脫屣而弗留每當宁而永慨猶慮人間之爵莫縻方外之遊俾極崇稱巨表高致於乎陟降左右想陪列聖於帝庭出入有無恆佑萬年之皇祚尚紆元覽祇若寵章

大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

朕慨觀古昔有懷大道之淳歷考聖神悉尚至誠之本緣名而設其教論世巨嗣其宗其說之興於今茲久張某淵乎授受遠有師承結宇丹臺仍載皇人之筆奉祠黃石蓋由老父之書惟神物之猶存乃嘉名之易錫率由其舊眷渥維新噫與天下而爲公朕用敷於至意居域中而同大爾母敦于真風

道園全集卷十九制誥

八

古棠書屋

皇圖大訓序

皇圖大訓者前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臣許師敬因其先臣衡巨修德爲治之事嘗進說於世祖皇帝者而申衍之而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經筵事臣阿璘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臣忽都魯都兒迷失潤譯巨國語者也天庥二年天子始作奎章閣延問道德巨熙聖學又創藝文監表章儒術取其書之關繫於治教者巨次摹印而傳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編巨爲聖經賢傳有功於世道者既各有成書而纂言輯行



會類可觀者又盡出於前代獨此編作於明皆文字爾雅譯說詳明便於國人故首命刻之仍勅臣集爲之序臣聞古之人君能自得師者莫先於稽古古之人臣真知愛君者務引於當道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睿哲之實者弗攷於古訓故也爲之臣者亦豈有不愛其君者然而不曰阿順旨意爲敬則曰承奉疏節爲忠不知古學已至於此爲其君者獨何利哉今天子曰天縱之聖克尊前聞又欲羣臣遍知其說使不至徒徇細人之愛爲具臣之事而已也於虛聖心所在如天日之照明得是書者其可不深思於此也哉

金字藏經序

道園金集卷九序

九

古棠書屋

蓋聞乾剛御世必資化於坤儀月鏡涵空亦承輝於日象我今上皇帝創憲大承天護聖寺於是皇后念紹隆於祖武祈輯福於聖躬嘉惠生民俾均法施迺造金書三乘經教一大寶藏廣啓勝緣增崇上志伏願光音融徹顯密圓通五雨十風詠讚皇明之運普天率土皈依等覺之慈常住正固永扶景祚

飲膳正要序

臣聞古之君子善修其身者動息節宣曰養生飲食衣服曰養體威儀行義曰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蓋慎之至也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閱圖書日莫有

極則尊養德性曰酬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李蘭奚曰所領膳醫臣忽思慧所撰飲膳正要曰進其言曰昔世祖皇帝食飲必稽於本草動靜必準乎法度是曰身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是皆尚醫之論著者云噫進書者可謂能執其藝事曰致其忠愛者矣而聖心溥博又將推己及人於是中宮命畱守臣金界奴庀工刻梓摹印曰徧賜臣下於呼推一己之安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己之壽使天下之人舉壽聖天子曰天地之心爲心而爲生民立命者蓋如此天曆三年某月某日謹序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

道園金集卷九序

十

古棠書屋

欽維□□□□□□大文孝皇帝曰聰明睿智之資臨御宇內推一心之至仁參兩儀而中立昭宣三光調順四皆播五行之精御六氣之辨協七鈞之音通八風之化九功既敘盛德大業至矣哉是曰億兆萬姓休養生息於壽域之中而不識不知者也而皇上至德無外視民如傷仁厚忠恕之心悔若不及乃命隆祥使司作承天仁惠藥局俾大醫院使臣耿某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張長沙傷寒論宣明論端効方朱氏活人書嚴氏濟生方楊氏方錢氏小兒方擇其藥之適用者分廿六門凡二百七十五方又勅中書右丞臣撒迪太醫院使臣晃忽兒不花大司農臣張金界奴與奎章閣大學士臣



阿榮相與詳定進上命刻其書而出大承天護聖寺庫  
金製藥開局曰施萬民之有疾苦者十月廿二日臣金  
界奴至學士院奉宣聖旨命臣集識而序之臣聞古者  
帝王之於民也既爲之衣食曰生養之又爲之謹禮禳  
治曰燭曰救扎瘥之不測此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今皇上一日萬幾而思慮之周  
至於仁惠局之設可謂至且盡矣傳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二也者所曰爲我至邇皇元億萬斯年無疆之福也  
哉

記

奎章閣記

通鑑卷九十九序記

十一

古棠書屋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迺稽古右文崇德樂道曰天庥二  
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曰淵潛遐思緝熙  
典學迺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  
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  
得失之故而曰自儆焉其爲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  
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藻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  
曰順清隴樹度閣曰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  
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爲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  
清嚴遠密非有朝會祠享皆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  
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謀諍臣有所繩  
糾侍從有所獻替曰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

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睿知善  
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原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  
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恆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恆勢  
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恆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  
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爲一動焉而天弗違庶  
乎有道之福曰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四月日記

五色石屏風記

聖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  
陽丹碧光彩有雲氣人物山川屋邑之形狀自然天成  
非工巧所能摹儼其陰漫理紫潤可書可鐫有勅命臣  
集記事而攻木製匡廓植曰爲屏焉臣集拜手稽首而

通鑑卷九十九序記

十二

古棠書屋

言曰洪惟聖天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曰命臣之意  
豈徒欲夸瑰異於昵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  
出於河伏羲則之曰作卦畫而前民用蓋二氣之實五  
行之殊蹟可見者理無不具俯仰遠近皆有取焉況乎  
神物之特出者哉臣是曰知天之所曰徵感於聖心之  
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也鍊五色石曰  
補天或者疑焉而臣獨曰爲古言奇奧蓋有所喻五色  
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財成其道而輔相之宜而  
石者曰見夫理之堅確不移者也今茲石表文而裏質  
陰陽之道也華絢而象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明皆近  
御凡豈偶然哉箕子陳洪範九疇首敘五行中主皇



極蓋曰爲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謫見於上變動於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人君者天下之主宰也天人之際實在於此是故三五之流行而見於天者雨暘寒燠風是也肅父哲謀聖則有昔若之休狂僭豫急蒙則有恆若之咎此感彼應關機之發開不容絲其不可揜者如此夫石微物也臣願因曰致其察焉則聖天子合天心之妙曰接前聖之統成今日之治曰垂萬世之法不亦著乎臣集不勝倦二之至天祿二年十有一月甲子謹記

御史臺記

天祿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內殿皇帝若曰

通鑑卷九十九

十三

古棠書屋

曰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曰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我世祖皇帝卽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曰總國憲其憂深慮遠使吾子孫有曰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曰彰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石內臺儼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顏等言謹具石請刻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製文係曰御史大夫曰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邇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曰施政任地曰

率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疏濶包荒懷柔故能曰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世祖皇帝聖絲天縱神武不殺智拙羣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攷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曰通功成務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曰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他官雖貴且重不得預況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爲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曰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曰

通鑑卷九十九

古

古棠書屋

不可一日闕與今上皇帝曰武皇之愛子久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寧興歎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後又曰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



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蒞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蒞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後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正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曰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皆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年繼

道園全集卷十九記

十五

古棠書屋

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天心水面亭記

天麻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閒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壅土水中而為亭可曰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有勅臣集書其事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峇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為道上達乎庖羲曰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

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曰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姤生焉擬之為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為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曰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為卦陰為主於物為風坎之為卦陽為主於物為水曰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極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曰言之也請曰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既虧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曰見其

道園全集卷十九記

十六

古棠書屋

全體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曰為清墮乎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二汨二一日千里趨下而不爭淖而為淵注而為海何意於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過夫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溥渙乎至文生焉非至和平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至也是曰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詠歌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取於此請曰是為記

勅賜龍章寶閣記

今上皇帝改元元統之二年御書閒閒看雲四大字曰



賜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全節受而藏之摹勒金石仍改至元之六年重鑲貞木作大閣于饒州路安仁縣雲錦山之崇文宮曰度之九月一日自上上都清暑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刺失利等曰其事聞請名之曰龍章寶閣而詔臣集執筆曰書臣集伏退草萊深懼不足曰奉揚一代之盛典而明詔所臨敢不再拜稽首而謹書其事云臣聞我國家祖宗曰來德意深厚嘉惠臣民凡其報功敦族進賢使能興利恤患懷遠厚往下至一善一藝之錄慶賞德施必稱其事爵祿土田弓矢衣服車馬金玉之賜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訓勅師旅贊詞彌文日盛一日無曰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御翰

道園全集卷九

十七

古棠書屋

墨心畫之妙成章於天曰賜臣下者則未之見也皇上天縱聖學發自宸衷作為此書度越前聖於戲盛哉然而宗親戚畹之近將相勳舊之家內而禁衛臺閣之臣外而雄藩巨鎮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恩羣臣莫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元所曰欣抃舞蹈奉詔頌頌歎於無窮者也然藏副于名山嚴奉曰崇構此臣全節區區之忠報稱於萬一而不能自己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運行次舍周矣皇上君臨萬方覆幬廣矣雲錦之山邈在東南湖江之表何獨得此于聖明之世乎臣對曰景星麗天垂光必有所注醴泉發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神明來鍾有在於是豈常

情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其先師神德真君臣畱孫事世祖皇帝為元教之宗曰清靜寧一之說贊乎列聖重熙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相為長久顧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恩之所被及不於此而何適哉閒閒者臣全節自幼至今之所目名也看雲者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處也旨意之微豈不欲其在朝在野隨隱隨顯無適而不自得是曰特書曰遺之也乎臣又聞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凡而繼元教而有作者尚克清慎篤敬曰率其眾毋忘

道園全集卷九

十八

古棠書屋

聖天子明顯之恩守土之吏觀風之使仰而觀之見龍章之在斯也他郡莫之有焉其興感嚴奉之意當何如哉川靈嶽祇凡百有神依乎上帝貴神之所治呵禁衛護毋敢厭斲則幽顯之道不亦交著於億萬斯年乎至正元年五月丙寅謹記

勅賜玉像閣記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日大學士不刺失利等奏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全節嘗蒙先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儼為太上老君說經之像刻沈木之香曰為山而居之奉曰歸諸龍虎山上清正一宮達觀堂之閣請名之曰玉像而皇上寵賜閒閒看雲四大字模曰文梓節曰雲龍奉一貢諸其閣矣有勅汝集其作文曰記之臣集謹沐浴齋肅北望受命



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不可得而知也而聖人與天爲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得而窺矣聖人遠矣儼諸形容而象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均是人也有一人之

道園全集卷十九

十九

古棠書屋

者其惟玉乎傳曰乾爲天又曰爲玉玉天之類也是曰禮天者用之言可曰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謂之老君猶曰爲未足而推之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可名而事之於天一矣玉象之作其知道者之所爲乎上古聖神曰爲天之無言也而其所曰無言者亦不可得而名言也則畫曰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曰運行風霆雨露之所曰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曰爲天者無不在是今上皇帝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輝光流動原乎性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示不亦高朗著見矣乎求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於其齋明盛服之有臨睟面盎背之可象者必有不言而喻者矣

曰此事天豈非元教之所曰爲可宗者乎夫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之所治也按龍虎山志宮有堂五十曰分處其徒眾達觀其一也命元教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師自神德真君曰來翼戴天朝柱石道教朔南相望表裏不二繼二繩二之傳方未艾也噫玉象之所奠天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宮之榮也非直一宮之榮天下四方修老子之學者皆與有榮者矣然則斯閣也有千載之係焉故書曰爲記至正元年閏五月己卯日謹記

碑銘

大元勅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道園全集卷十九

十

古棠書屋

番君之有廟于番陽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至國朝廷祐年郡守王都中曰其廟之久弊更新之郡人元教大宗師吳全節作芝山道院曰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爲書其事作迎送神曲曰祀神焉郡人曰廟隘弗稱所曰尊敬番君者袁仁慶之別業在永平門外平衍寬阜因元妙觀住持王仁近致諸大宗師曰爲番君廟仍作爲宮于其側曰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三年自舊廟奉番君之舊像曰居仍曰梅鎬將軍侑食守將吏士各率其屬庶士庶民後先奔走不約而集導迎有序至廟具少牢醴幣大合樂曰饗之民大悅明年大宗師言于朝天子遣使者封奩



香織金文之幣爲之衣曰賜勅翰林院書旨賜文惠觀  
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頤神凝素文教真人余有興  
及朱道冲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曰文  
惠王文因漢舊諡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  
曰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曰爲  
故萬戶齊某世曰其兵守饒亦有別祠前太守今浙省  
參政三都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施田度弟子甲  
乙治觀事者志遠也六年九月朔旦天子清暑上都還  
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刺失利等用大宗師言新廟之  
宮宜勒銘有勅曰命臣集臣謹按番君事見史策世能  
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番陽

道園全集卷十九 碑銘

廿一

古棠書屋

稽首奉詔著銘白遺之其詞曰  
有吳世家於赫番君相是有歸克渙其羣江南之東惟  
番惟大洪源盛流彭蠡其滙大納有容保和曰冲含生  
所資神明來宮頌二千里中城聽治民之來享出入多  
制神道尙幽人道尙明別而理之新宮乃成既遷既好  
歲久而弊東門有田萬神攸萃自堂徂基棟宇言二靈  
之洋二來享來安願瞻故鄉孰非吾土隨感有見靈滯  
方所相方度新在我曾孫曾孫二子思著思存道家之  
宮曰祀上帝則具是依曷其有替文惠之褒人無異辭  
有煒裳衣天子錫之神之格思食爾舊德勿私爾邦惠  
我四國史臣修詞麗牲有碑百神敬共明詔在茲

道園全集卷十九 碑銘

廿二

古棠書屋

道園全集卷十九終



碑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國家初建大都迺分侍衛親軍為列衛布諸畿內武衛其一也至元廿六年始置營在涿州南去京師二百里凡衛必有營二有城郭樓堞門障關禁官治行伍廬舍庫庾衢巷市井而特立先聖孔子之廟儒學在焉衛之官有都副指揮使曰下將帥偏裨什伯之長委積營作之署幕府文書之史而特設儒學教授曰教士大夫子弟焉衛士曰萬計自非征行則有內府修繕之役歲巡

古案書屋

一

幸則曰精銳從其營屯於營者三之一其使之長率曰近臣領之其官治京師中而分任屯事於營者使或副若貳皆三歲一更將吏亦各曰番上獨教授常在衛治教事此衛有學官之大槩也天祿二年武衛都指揮使洪灝分衛事治營中迺曰今聖天子聰明睿知文治彙興天下莫不嚮風而興起灝也世慎忠孝得備戎行少遊上庠得受教於君子矣而吾衛廟學未立師弟子教學無所於在井闕典歟此誠灝之責也昔亞安方為衛使之長深然其言曰建學之事上聞上可之迺曰軍務之暇度地於營東南廣袤八十畝迺基乃堂於其燥剛觀泉審方作新文明經營材用石木陶冶工作程度

心畫指授具有成法明年知樞密院潤二臺來代亞安

見儲侍之既備欣然相成之即日復曰興役聞於是經

始於至順辛未之三月作禮殿曰奉先聖像顏子曾子

子思孟子配從祀十哲分位殿中東西鄉七十二弟子

繪廡下作講堂齋廬庖廩垣墉門術皆如常制凡費用

一出公帑不曰煩人及冬而告成是年中書平章政事

阿禮海牙公曰宰相兼長衛帥隆然舊臣敦詩書禮樂

曰佐天子之治教尤樂其有成為度營旁地得二千畝

俾耕曰食學者乃曰廟學告成入請于上命臣集記之

臣集受詔謹具其事迺再拜稽首而言曰昔我大祖皇

帝奮揚天威爰啓帝祚世祖皇帝神武不殺遂一海內

瀛洲集卷二十七

二

古案書屋

列聖相承功成治定至於今上皇帝天下晏然兵措不

用爪牙之士迺得優游絃歌於其閒豈非千載之盛乎

臣嘗學於孟軻氏矣其言曰為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

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為壯者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則

雖制挺可曰勝敵蓋言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此今學

校之設其教則仁義之道也其事則孝弟忠信之行也

誠使剛強武勇之士身衽金革而知學焉則仁義素明

於胸中忠信不遺於平日緩急有所用焉知義利之辨

得違順之決識定志堅見危致命曰親上死長則立功

國家名顯後世復何疑焉然則學校之設豈小補哉敢

作詩曰頌之其辭曰



學制自都邑通祀先聖中外惟則周廬列藩環拱中極率是有作曰造成德維豈武衛載度新宮其帥有文曰爲己功眾勸具來有敏其功相臣冠軍曰宜有崇既崇既完入告天子天子曰咨我旅多士戢爾干戈安爾鞭弭俎豆游歌庶其在此侃侃將帥而父而兄勉爾孝友勸爾忠貞出奮于征歸力于耕輯睦靖恭勿忘勿爭有牲有醴歲嘗用享觀德于射我祀爾相端爾威儀節爾飲讓神之格思錫爾多慶崇墉言言過者式之有伉其門來者則之麗牲之石史有刻辭永言勿忘君子之思

黃錄普度大醮功德碑

道園全集卷二十一

三

古棠書屋

泰定二年歲次乙丑正月之吉始和皇帝燕居穆清撫豈康寧中心無爲曰守至正踐丕承之宁位若有見於羹牆迺召集賢院臣而告之曰惟天惟祖宗委社錫禧式克至於今日海嶽寧謐波塵不驚詩曰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予曷敢弗顧誕乎宗廟蒸嘗之事有司具矣然而雲蒸霧滂予何曰見其降升天回曰旋予何曰識其往來有能爲予專志意曰通神明者乎昔在成廟受遺世皇帝睠惟儷極之賢克相內理然而蒼梧弗從降靈小水遺恨徒結歲月云邁且夫本支繁茂豈無蘖芽之傷雲漢昭回惜有氛祲之掩觸念毫髮疾心邱山有能爲予釋隱憂而滌靈爽者乎夫有天下也一體民物

一視宇宙焄蒿悽愴予猶有慨於神明幽沈抑塞詎謂可忘於臣庶有能爲予發晶耀而溥惠渥者乎皆頓首言曰聖慮淵微非臣愚所敢與知天人之閒其事甚重非臣所得專任請與丞相議之制曰可明日入奏曰道家黃錄齋科者上可曰導列聖之宸游下可曰達羣生於屯昧請曰是昭塞旨意之萬一皇帝若曰俞哉庶其在茲乎豈則有若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臣張嗣成親揚祖教妙幹道樞神仙演道大宗師泰定虛曰文逸明德真人臣孫履道曰老成敦厚之資深符真契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崇文宏道元德廣化真人臣吳全節曰聰明特達之器參贊化機竝領

道園全集卷二十一

四

古棠書屋

元宗其承明詔曰二月一日各真人率南北道士千眾即大長春宮陳大科法者七日出黃錄白簡萬通啓長夜之幽局暢好生之至德於是祠曹總理神之儀物詞臣具冊祝之文章宣徽陳禮饌曰惟其內府發金縉而弗吝揖拜跪起皆西清禁近之英奉若對揚必黃閣臣鄰之重有司咸在百辟駿奔丕休哉在天之靈莫不顧歆於上溥天之澤莫不均被於下赫二洋二洞二煌二一皆盛典蔑有加焉於是陳元功於翰墨雷芳迹於庭除禮也謹按故事昔憲宗皇帝甲寅之歲曰建國之初方事金革鋒鏑之下或致天傷迺紆皇心常有斯舉於今七十有一年矣時和歲豐民安物阜曾無昔日之虞



而舉今茲之祀者何哉蓋嘗思之聖人之心常兢二於  
方盛之昔不逸豫於未殃之日用能保鴻圖於永固御  
景福於方來者此其故與嗚呼盛矣乃頌之曰詩曰  
於穆聖皇宅心至神何幽不燭何枯不春百度具張羣  
公在位曰此人事未究元懿至人通神出陽入陰曰成  
天工寶契我心長春之宮密邇帝所極爾禱儀勿制常  
數飛章列符萬神竝來奔走後先昭假匪私吁嗟典祀  
國有常制犧牲粢盛既充既旨陟降在庭孰是孔昭風  
馬雲車於焉會朝德音布宣洪恩斯沛惟爾有生易錫  
是賚下沈九泉誰復念之今振而興俾承生基茫二八  
壘同戴咸喜向陽就明萬億及秭域中四大匪異伊同

禮部金鑑卷三十一碑

五

古棠書屋

聽我詠歌曰贊皇風

東嶽仁聖宮碑

延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元教大宗師張留孫買  
地於大都齊化門外規曰爲宮奉祠東嶽天齊仁聖帝  
仁宗皇帝聞之給曰大農之財辭不拜第降詔書護作  
方鳩工而留孫歿後年今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全  
節大發累朝賜金曰成其先師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  
作大門殿曰祀大生帝前作露臺曰設樂門有衛神明  
年作東西廡東西廡之間特起如殿者四曰奉其佐神  
之尊貴者列廡如官舍各有職掌皆肖人而位之築館  
於東曰居奉祠之士總名之曰東嶽仁聖宮泰定乙丑

魯國大長公主自京師歸其食邑之全寧道出東門有  
禱於大生帝出私錢鉅萬俾作神寢象帝與其妃夫人  
嫫媿之容天祿建元今上皇帝卽大位遣使迎大長公  
主於全寧還及國門皇后迎母於郊主禮神拜貺而後  
卽其邸天子乃賜神寢名曰昭德殿云宮廣深若干畝  
爲屋若干楹高大宏麗足曰久遠歲昔內廷出香幣致  
祭都人有禱祈咸得至焉有勅命臣集撰文勒諸麗牲  
之碑其辭曰

帝奠九土辨方秩祀封嶽維五咸在天子有巖岱宗望  
之東郊雨雲來會不崇朝有壇有宮神師攸作蒼龍  
青旂百祇二若天子神聖惠於民人瞻言度思昭德維

禮部金鑑卷三十一碑

六

古棠書屋

新丹楹朱戶納陛登陟青二五組兼幣加璧禮有舉之  
祇益曰因卽祠不違天子之仁徂徠有原新甫有隰樂  
具在延遠於來輯庖盈大享寢陳燕詩神具樂康曰惠  
我私春曰載陽帝藉於耜曰先農人祈我穡事我觀我  
稼視邇知遠爾煦爾澤自我畿甸相彼柔桑被於沃饒  
相彼元鳥亦集其條澦二流水駕言來祓受弓載鞫思  
皇朱芾出其闔闔士女車徒來尸來宗壽天在子佑我  
民庶克修孝弟曰養曰賦曰受多祉兵祲弗驚舊癘弗  
嬰熙二有生曰樂至平天子萬年成功則告刻文登封  
則有貞玉

大都城隍廟碑



世祖□□□武皇帝至元四年歲在丁卯巳正月  
丁未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庾巳居  
兆民辨方正位井二有序巳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七  
年太保臣劉秉忠大都留守臣段貞信儀奉御臣忽都  
于思禮部侍郎臣趙秉溫言大都城既成宜有明神主  
之請立城隍神廟上然之命擇地建廟如其言得吉兆  
於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廟設象而祠之封曰祐聖王巳  
道士段志祥築宮其旁世守護之自內廷至於百官庶  
人水旱疾疫之禱莫不宗禮之爾來六十有餘年國家  
治平民物繁阜日盛一日而神之所依亦厚矣典祀之  
載所謂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者歟迺天厯二年二月

道園叢書卷二十

七

古棠書屋

庚子皇后遣內侍傳旨中政院臣使言於上曰城隍神  
廟世祖皇帝嘗所建有禱必應烜赫彰著而廟久燹弗  
葺無巳答神明之貺巳繼世祖之意請出內帑寶鈔五  
萬緡巳修制曰可命京尹臣賈某董之太史巳諏日弗  
協請俟其吉九月中書參知政事臣趙世安等奉勅封  
神曰護國保靈佑聖王其配曰護國保靈佑聖王妃至  
順二年二月癸亥巳前所賜爲未足用增賜寶鈔十萬  
緡大修治之平章政事臣阿禮海牙工部尚書臣巖穆  
忽爾實奉詔領其事且命之曰庀工而有餘費則巳賜  
諸廟中給恆用於是工部率其屬巳即役土木瓦石金  
漆丹堊既善既足百工竝作無敢不虔未幾而告成於

是有勅史臣集製文刻石巳垂示無窮臣集拜手稽首  
而言曰聖上受命自天纂承大統師武臣力著功盟府  
百靈相協固其宜哉聖后輔佐聖明之成功而一神之  
報亦不敢忘可巳觀德可巳致福可巳示勸於臣矣於  
戲盛哉請系巳詩曰

維皇建國宅中國大臨制萬方式表無外列雉四周壯  
於天垣爰立明神巳保固完司空奉詔慎擇吉土作廟  
坤維巳祝休淑維典則有社有方羣黎萬姓罔敢贖  
禮維神孔邁有堂有寢曰豫則康威怒斯凜歲時牲牢  
旨酒明粢無育小大士女畢來列聖清明歲行六十風  
氣宣通民物豐殖指爾檐桷丹雘弗新何巳爰之俾佑

道園叢書卷二十

八

古棠書屋

我人皇上至仁恩保赤子聖后念之命禱靈時天高日  
明風塵不驚大闢明堂治功告成有所有報伊古之道  
出財宮府撤燹改橈山藻孔文既閒既安度其王封載  
加彌尊神來燕喜百和萃止導天之貺爲國之祉室家  
祚胤福祿萬年貽及於民生養弗愆崇墉巖二太山之  
固神永有依斯皇多祐

句容郡王世績碑

國家治平之業所巳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於  
朝廷而執干戈巳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亦必有桓  
毅過人之勇直亮不回之節巳兼爪牙腹心之任而又  
世二祖父子孫相承一志然後可巳內爲天子之所信



倚外爲強敵之所懾服故處常則有不可犯之勢道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所關係豈輕也哉天曆元年皇帝撥亂反正曰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之功思其祖父之績乃勅史臣製文紀事勒諸貞石曰示不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有曲年者乃號其國曰欽察爲之主而統之曲年生峻末納峻末納生亦納思太祖皇帝征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弗從及我師西征亦納思老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孫忽魯速蠻自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蠻之子

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蔑乞思有功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曰強勇見信用掌芻牧之事奉馬湏曰供玉食馬湏尙黑者國人謂黑爲哈刺故別號其人哈刺赤曰見親近妻曰哈納郡王之女弟納論中統初元討阿里卜哥之亂班都察與其子土二哈皆有功班都察卒土二哈領其父事是爲句容郡武毅王海都之叛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祖宗龍興之故地至元十四年叛王脫二木失列吉入寇諸部曲見掠先朝大武帳亡焉土二哈王憤之誓請決戰三月敗其將朶兒赤延於納蘭不刺曰所掠諸部還四月只兒瓦解構亂應昌脫二木曰兵應之與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斥城

數十脫二木懼而引去遂滅只兒瓦解六月逐大兵於秃刺河八月又敗之幹歡河得所亡大帳還諸部之眾於北平我師北伐詔欽察驍騎千人曰從十五年正月追失列吉踰金山擒札忽臺曰獻又敗寬赤哥等軍俘獲甚眾冬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曰白金百兩金壺盤盃各一白金甕一椀十金織衣段九海東白鶻一國家侍內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謂之只孫悉曰賜之且有詔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卿能歸之故曰與卿軍中宴諸帥則設之欽察人爲民戶及隸諸王者別籍之戶給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拜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

知衛尉院事領羣牧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哈刺赤屯田益曰亡宋新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符曰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隸之又賜尙方金貂裘帽玉帶青鶻近郊田二千晦水磴一區二十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衛遂兼其親軍都指揮使聽曰族人將吏備官屬六月海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朶兒朶懷禦之二十四年諸王乃顏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王獲謀者得其情密曰聞諸朝請召勝刺哈曰離之他日勝刺哈爲宴會邀二大將朶兒朶懷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勝刺哈計不得行未幾有詔召勝刺哈王曰此東藩之人



由東道是其欲也將不可制言於北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干將反者軍吏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為先驅引大兵曰前窮晝夜之力渡禿刺河與也不干戰大敗之世祖方親征聞詔王沿河而行盡收其餘黨曰還道遇也鐵哥其軍萬騎擊走之大獲乃顏畜收俘叛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察之人先隸諸叛王者悉來歸置哈刺魯萬戶府是歲王子創兀兒奉詔從太師月兒律在軍戰於百塔山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武金虎符出則被堅執銳曰率虎羆之士入則操刀七曰事割烹執爨曰進漣飲親幸委任已見於當時成宗方撫軍詔曰王從十一月征乃顏餘黨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古棠書屋 十一

哈刺誅兀達海盡降其眾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為叛王火魯哈孫所攻甚急五月王從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刺温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曰鎮之也只里有女弟塔倫遂曰配王二十六年海都犯金山抵杭海嶺皇孫晉王帥兵禦之敵先據險我師不利王獨曰其軍陷陣入戰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王伏兵而殿之七月世祖親巡北邊召見王而慰之曰昔太祖與其臣之同患難者飲班木河之水曰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又知上親征遂引兵去車駕還都大宴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戰者人二如土二

哈吾屬何所容身哉論功行賞先欽察之士曰建康盧饒舊籍租戶千為哈刺赤戶又曰俘獲之戶千七百賜之官一子曰督賦而創兀兒在宿衛亦帥其軍扈從至於和林兀卑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刺赤之軍數已盈萬足曰備用詔賜珠帽珠衣玉帶金帶名鵲細毳縑素萬匹帥其人北獵漢搶海邊寇聞之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金山虜海都之戶三千有詔進取乞思吉思明年春次欠河冰行數日盡收其眾詣其鎮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行樞密院印海都聞之領兵至欠河又敗之擒其將孛羅察成宗皇帝即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古棠書屋 十二

之曰邊事重其免會朝賜白金五百兩七寶金酒器白毳帳鈔萬緡獨峯馳五冬召入朝有加賜則賜其軍十鈔一千二百萬元貞元年春還守北邊二年秋諸王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動王帥兵金山之玉龍海備之賞饋畢給民用不擾親導岳木忽等三曰朝上解御衣曰賜又賜黃金百兩白金千五百兩鈔五萬輜輿各一大德元年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如故還邊二月至宣德府薨年六十一是年有詔創兀兒世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句容郡王二帥師踰金川攻八鄰之地八鄰之南有大河曰答魯忽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木棚岸曰自庇士



皆下馬危坐曰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可進王卽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士不知所爲爭起就馬王麾軍畢渡湧水泊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五十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李伯拔都之軍相遇李伯拔都者海都所遣援八鄰者也阿雷之上有山甚高李伯陣焉山高峻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蹙之李伯馬下坡多顛躓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李伯僅以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哇徹二秃等潛師急至襲我火兒哈秃之地火兒哈秃亦有山甚高其師來據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梃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脫遁者無幾三年入朝上解衣賜之慰勞優渥拜鎮國上

通鑑卷三十一

十三

古棠書屋

將軍簽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使太僕少卿還邊是時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爲先付託甚重四年秋畔王秃麥斡魯思等犯邊王迎敵於濶客之地及其未陣王曰其軍直搏之敵不能支逐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山因高曰自保王曰其軍馳當之旣得平原地便於戰乃并力攻之敵又敗績都哇之兵西至與大軍相持於兀兒秃之地王又獨曰其精銳馳入其陣戈甲戛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計而都哇之兵幾盡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上使御史大夫秃只知樞密院事塲刺海也可札魯

火赤秃忽魯卽赤納思之地聚請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曰下至於諸軍咸曰爲王功第一無異辭於是安西王與王衣一鶻一騾二十晉王與王衣一金梳二獨峯駝四而武皇命王尙雅忽秃楚王公主察吉兒賞曰尙衣貂裘使者曰功簿奏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圉事重少畱鎮之七年秋入朝上親諭之曰自卿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著周飾卿身曰兼金猶不足曰盡朕意遂賜御衣一帽一玉頂笠一盤珠金衣一履雙珠三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貫鶻一拜騾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貫九年都

通鑑卷三十一

十四

古棠書屋

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謀曰昔太祖艱難曰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曰安享其成連年動兵曰相殘殺是自傷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吾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土二哈戰旣累不勝今與其子創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亦無負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上深然之於是明里帖木兒等罷兵入朝特爲置驛曰通往來十年拜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使太僕少卿皆如故從武皇於渾麻出之



海上成宗崩計至入告武皇曰殿下親世祖之嫡孫曰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曰鎮撫朔方者且十餘年矣海都納木忽見明里帖木兒自世祖時各爲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叛亡俘虜悉復其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土二哈受知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強勇精銳臣父子用之無戰不克殿下急宜歸定大業曰副天下之望臣請率其眾備驂乘之士武皇納其說即曰南邁曰裕宗皇帝舊服玉花衣賜之副曰玉帶一寶珠一海東白鶻一常御帳殿一服用之具咸備行至和林又賜鈔五萬貫衣段百五月達上都武宗皇帝即位賜王尙服七寶笠一大寶珠衣一盤珠衣一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千五萬貫先帝所御大武帳一豹一加賜公主珍寶尤厚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僕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出制辭曰命之復有尙服衣段虎豹之賜中宮加賚於公主者亦俱至焉至大元年遣使賜金衣三十對衣千二年入朝封句容郡王賜巾玉手印一七寶笠一珠帽一七寶帶一玉帶一七寶束帶一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鶻四豹二上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寶之衣今曰賜卿其勿辭翼曰又曰世祖所乘安輿賜王上曰曰卿有足疾故賜此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亦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

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上願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仁宗在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太后又有加賜還邊仁宗皇帝即位入朝賜尙服衣一襲金束帶一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鈔五十萬金對衣三十金玉馬鞍一太后加賜夏衣衣十鈔一十萬氈帳一穹廬十特受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諸王復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一人曰戟入陣刺王者王擲其戟揮大刀碎其首血髓淋漓殞於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遣使入報有尙服之賜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也不干忽都帖木兒戰赤麥干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境鐵門關秋又敗其大軍於札赤兒之地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年上念王之功而憫其老也召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即曰賜王每見必賜坐上食必賜食待之曰宗室親王之禮王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曰死報國可乎至治二年薨年六十三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與勇惟王父子沈機大略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漂疾有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迴顧智者不暇慮勇者不及舉而已敗衄無餘矣此其所曰致勝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士同稟忠義而不變同赴患難而不辭此其



成功享大名而膺國家之深信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  
忽魯速蠻贈推忠劾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柱  
國句容郡王諡剛毅妻帖古該句容郡王夫人班都察  
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  
容郡王諡忠定妻禿倫察句容郡王夫人土二哈贈宣  
忠定遠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容郡王諡武  
毅妻曰太增你札只刺真也曰兀買八里真也曰囊加  
真瓮吉刺真也曰阿八倫瓮吉刺真也曰增倫也二只  
里王女弟也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曰增察兒  
定遠大將軍北庭元帥次曰太不花御位下博兒赤三  
曰創兀兒四曰別里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

道園全集卷二十一

十七

古棠書屋

曰帖木兒不花武德將軍管領建康廬饒等處土哈二  
并哈刺赤戶計達魯花赤六曰歡差武略將軍欽察親  
軍千戶七曰岳里帖木兒武德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  
揮使兼大都屯田事八曰斷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  
親軍都指揮使女五人曰曲出伯曰完者台曰朵兒只  
曰訥倫曰某創兀兒之妻察吉公主楚王女也曰先帖  
你增二兒真也曰也先忽都魯宗室也只里女弟曰哈  
刺真增二兒真也子七人長曰小雲失不花武略將軍  
欽察親千戶早卒次曰燕赤不花資德大夫大司農卿  
三曰燕帖木兒太平王答刺罕右丞相四曰撒敦榮祿  
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秃哈兒闌遺少監早卒六曰答

里□□國公七曰潑皮罕幼卒女四人長曰忙哥台適  
失秃兒駙馬弟太忽秃魯次曰完澤台適相哥八刺王  
三曰納只罕適沙籃朵兒只王四曰月魯帖你適阿魯  
灰帖木兒王臣拜手稽首而作銘曰

維皇太祖受天明命龍旗建旂神旅用振雲雷險屯盤  
桓奮興邁伐遠攻羣方畏懲既定大業已遺孫子分地  
有疆羅絡森峙維支之彊宗於本根孰披則離孰固曰  
存赫二世祖大集厥成天覆日臨無往不庭顧茲臣庶  
嚮屬無外天未悔禍屬近而悖挺為暴強弄兵嬉狂弗  
念弗懷勞我父兄我無藏怒往正迷德維時虎臣無禦  
不克虎臣維何欽察世家克長克君為國爪牙相厥種

道園全集卷二十一

十八

古棠書屋

人均勇同悍爾蒐爾師累百盈萬牧則善芻飲漣孔腴  
衽金呂居鳴箭曰趨鳴箭咽二壯士心折卷甲齊驅千  
憤一決孰為叛夫於旅於廬王先伐謀隨曰勦屠勿敢  
盜止不虞奄至潰不暇奔況及門死父子百戰從於宗  
藩或拔或援我圉永完天不與畔思禍知悔力困於外  
心服於內來言來歸矢辭大同酒濯拜稽曰朝成宗王  
護其來徒御不驚肅二邊人同我太平桓二武皇實善  
將二定策驂乘王猷用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帝嘗作  
嬪五世王封世忠世勇列聖所使千載之傳國有信史  
句容之墟接於太平今王之疆天子所營其功非常報  
亦殊特勒勳北郊昭示萬國

道園全集卷二十一



應制錄四

碑銘

曹南王勲德碑

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等言陛下入正大統道汴梁命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野速迭兒其兵從至京師曰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於法官一品當贈三代官封也速迭兒曾大父撥撒大父也柳于父阿刺罕官為大將戰功多又皆死王事軍中宜追封曰第一等爵制曰可有司曰詔書讓贈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威佐運功臣榮祿大夫司徒

道園全集卷二十一

碑銘

上柱國曹國公諡忠定撥撒加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諡如故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宣忠靖遠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曹國公也柳干加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仍諡桓毅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諡武定阿刺罕加贈竭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改諡忠宣曾祖母瑄拜祖母滅烈母脫端濶倫皆先封曹國夫人改封曹南王夫人制下有勅國史臣集其旨曹南王世家行事歲月著文於其神道之碑臣集受詔

謹按撥撒蒙古札刺兒台氏太祖皇帝初起朔方豪傑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為之腹心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是曰東征西伐無不如志曰成萬世之業者天為之生材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撒自其幼年已在宿衛為火兒赤火兒赤者服御弓矢常侍左右者也又為博兒赤博兒赤者親烹飪曰奉上飲食者也蓋非篤慎強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曰屬車所向無不在行數曰徇戰略地著功受賞太宗皇帝即位仍曰其職從征行隴北陝西之役攻城壁取郡縣率先戰士竟死之也柳干繼為火兒赤博兒赤膺其父之職也曰太宗之命事岳里吉太子為番衛之長歲乙未

道園全集卷二十一

碑銘

古棠書屋

闊出忽都禿太子出師伐金遂侵宋有旨出從戰二有功拜萬戶方是嘗察罕曰太祖所拔重臣為大將位望崇甚而也柳干曰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為察罕之副總領諸翼蒙古漢軍馬統領屯戍大軍南面之征最為重兵矣於是取陝西掠河東踐河南歲乙卯擣光壽大帥察罕歿憲宗皇帝命也柳干代之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歲戊午帥師至揚州數出戰遂曰戰死阿刺罕曰諸翼蒙古軍馬都元帥統其父之軍從世祖皇帝南伐宋憲宗崩世祖北還即皇帝位從至末黎伯顏孛刺之地阿里不哥阿藍歹兒渾都海興兵為亂不受詔命討之阿刺罕曰其所部蒙古軍擊之



北至晉門禿之地遂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賞功賜黃金五十兩曰耳答衣九襲曰耳答者西域織文之最貴者也二年濟南帥李璫曰山東反大發兵討之阿刺罕總其眾次老倉口曰進戰明年濟南破璫誅山東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黃金虎符一銀印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黃金飾其具馬鞍轡一黃金塗銀飾其具曰舊官將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師圍襄樊力戰數有功論賞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九襲十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刺罕曰其師取鄂州沂江陵下至荆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其民人明年拜昭毅大將軍統其師發建康道溧水溧陽指獨松關抵杭州上

通鑑全錄卷二十一 碑銘

三

古棠書屋

方道與宋將吳某等戰斬之斬首三千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斬逐其援兵退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吳某都統丁某總制趙某來逆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總制谷某又擒宋將張八其裨校斬首貳千級六月即軍中拜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是年宋亡明年伯顏丞相曰宋主入覲九月阿刺罕帥師東渡浙取越明溫台衢婺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秀王某道數戰皆敗之降其運使趙某提刑趙某五百餘人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步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千人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曰中奉大夫

中書參知政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威信未孚莫不悅服十四年入覲上加其功慰勞甚厚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仍還宣慰江東十六年六月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皆海內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日本叢爾海島之間恃固自保有司曰致討為言天子從之乃賜玉帶一金鞍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具命為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馬四十餘萬往征之師次明州且渡海矣病歿既歿而子也速迭兒幼拜降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為萬戶總其軍後曰功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右丞福建行省右

通鑑全錄卷二十一 碑銘

①

古棠書屋

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戶軍馬既歿也速迭兒曰元貞元年世其職授昭勇大將軍左手蒙古軍萬戶佩金虎符武宗皇帝在位思勳舊將帥之家求其子孫之有功有能者故於也速迭兒有加賚焉命玉工刻白玉為也速迭兒所署字使曰畫文書發號令於所部使知其為上所尊信者皇慶改元賜白銀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延祐三年覃恩加昭毅大將軍至治改元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泰定三年進昭武大將軍皆曰萬戶總其軍如故後二年今上皇帝南遣還京師將有大正於天下道過汴梁今太保伯顏公方鎮汴省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曰行乙巳兵大集



士卒感激赴義車馬器械精備勇氣百倍丁未命爲本省參知政事賜黃金五十兩玉帶一鑲鐵鏢刀一師行庚戌進爲本省平章政事仍兼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賜銀印一金三珠虎符一黃金五十兩白金倍之玉帶一海東青鶻一至眞定賜名馬二至新樂驛賜黃金五十兩甲一襲至慶都賜碼碯盤杆一繡青絨袍一九月庚申爲同知樞密院事仍兼都萬戶賜寶飾鑲鐵樹一鑲鐵寶刀一壬申皇帝卽位大明殿建元天祚明日拜知樞密院事授曰樞密院印仍領其萬戶事甲戌禿滿達兒自遼東引兵寇通州賜寶劍弓矢鞍轡令也速迭兒帥諸翼軍馬出禦之丙子王禪等之兵

通鑑卷二十一

五

古棠書屋

軍於北皇后店也速迭兒移兵合擊敗之己卯哈刺赤澤都帖木兒阿刺帖木兒之兵軍於昌平縣東白浮邨帥師合擊敗之壬午昔寶赤大都之兵軍於昌平縣東北又帥師合擊敗之凡來寇之兵悉已敗衄總兵者或執或敗走北方悉平癸未太師右丞相會諸將於龍虎臺下奏凱於朝有勅命也速迭兒守居庸之北關壘石曰爲固十月己亥拜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依前兼管都府事統領諸翼蒙古軍馬使出師禦寇兵之西入者師次廣平磁州之武安縣敗獲總兵者也先帖木兒等而西南諸郡曰次告平庚子召還辛丑賜白金五十兩中統鈔五十貫金織文衣二襲十一月丁亥樞密院奉

勅散諸軍行院官還京師明年二月曰舊官復拜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三月賜曰只孫宴服只孫者貴臣見享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也貫大珠曰飾其肩背應間首服亦如之副曰納赤思衣等七襲納赤思者縷皮傳金爲織文者也海東青鶻二五月上之上都也速迭兒仍帥其所統兵從八月賜白金五十兩金織衣一襲十月癸卯皇帝若曰也速迭兒屬橐鞬曰備干城恪恭職事朕用嘉之其曰爲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代乞住移乞住他鎮十一月丙寅曰所統兵置大都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秩從二品刻銀印賜之己巳有封贈之命嗚呼上之所曰待功

通鑑卷二十一

六

古棠書屋

臣將帥寵錫榮耀不亦盛乎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貴有勳舊之臣者曰其君臣之契深宗社之事稔逆順向背之道素定於見聞而愛敬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故其得備戎行氣決志奮曰能成功也世祖皇帝既定海內曰蒙古一軍雷鎮河上與民雜耕橫亘中原故將委忠信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所曰爲子孫計者深且遠矣今上皇帝曰天縱之資歷艱味之久奮名義曰致討夙逆應天人而歸履大位國庫數之所在也若魯南王家自開基曰來已入備禁衛出死行陣者三世矣今平章曰其世守之舊兵奉中興之大業曰致眞王之封食所居之邑聲振大藩受軍民之寄福祿方未艾也嗚呼



偉哉敢再拜稽首而爲之銘詩曰

昔我太祖受命自天聖子神孫師武用宣世祖赫一  
是萬國帝臣孔多貴有世績忠定之興承國肇基乃執  
干戈迺奉鼎彝不寧方來先後奔走盡瘁殞身曰昌厥  
後有竭桓毅益信曰崇帝討王誅無往不從金氣既衰  
宋亦就滅兼弱攻昧我帥我督截彼淮浦其流湯一蹀  
血曰終厲我國殤克繼父祖忠宣之武天錫之功世祖  
是輔肅二南征絕江擣城左蠱振旅馳追不庭世皇御  
天於錄如日式圍不遺聲教乃訖於昔出師有專有分  
江漢之間忠宣所軍蒙衝載兵遡江薄海列郡風靡有  
順無悔旋指江東進師合攻關柵兒嬉孰當吾鋒斬將

通鑑集卷二十一

七

古棠書屋

連營覆卒盈野乃會元戎於城之下變二虜解墜入  
朝掠其餘疆曾不崇朝既定甌越成功來告命曰相臣  
持節東道治曰歲成位曰序升入覲天子龍光是承天  
子曰嘻蠢彼海裔爾相於佐帥士曰濟臨涯揚舲海若  
弭靈天不憖遺亟殞將星忠宣所統國人之勇畱戍羅  
絡齊魯梁宋鼓旗閒二武帳在中既世其官又世其功  
今我聖皇中興曰正錫鑿在塗萬騎前乘誰其將之不  
二之臣彼壘於郊摧之爲塵聖皇賞功寶玉鷹馬還長  
其鎮爲國召虎頡爾軍何曰表之爾建大府都督之  
旗爾家於曹有桑有土昔公今王三世之祐豐碑烈功  
備書三王咨爾多士勸忠勿忘

### 高昌王世勲之碑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某甲子皇帝若曰予有世臣帖睦  
兒補化自其先舉全國曰歸我太祖皇帝實贊興運動  
在盟府名著屬籍世績令德曰勳相我國家至帖睦兒  
補化佐朕理天下爲丞相爲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績  
懋焉昔其父葬永昌大夫往上塚其伐石樹碑而命國  
史著文而刻焉臣集頓首受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  
蓋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曰薛靈  
哥一夕有天光降於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卽而候之樹  
生瘦若人姪身然自是光恆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瘦  
衰得瘦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卜古可罕既壯遂能

通鑑集卷二十一

八

古棠書屋

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  
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曰息民而罷兵於  
是唐曰金蓮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  
跋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干答哈言天  
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  
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強曰有此山盡坏其山曰弱之  
乃告諸的斤曰既爲婚媾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  
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大不能動  
唐人使烈而焚之沃曰醇酢碎石而輦去國中烏獸爲  
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薨自是國多災異民弗安居  
傳位者數亡乃遷居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



也立亦黑迷失別吉厚載曰茵引繩墜諸城下而與之  
都哇解去其後入朝上嘉其功錫曰重賞妻曰公主曰  
巴二哈兒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寶鈔十二萬笏曰賑  
其民還鎮火州屯於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尙寡北方軍  
卒至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紐林的斤方幼詣闕請兵北  
征曰復父仇上壯其志賜金幣鉅萬妻曰公主曰不魯  
罕太宗皇帝之孫女也主薨又尙其妹曰八卜义公主  
有旨師出河西俟與北征大軍齊發遂畱永昌焉會吐  
蕃脫思麻作亂詔曰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領本部探馬  
赤等軍萬人鎮吐蕃宣慰司威德明信賊用斂迹其民  
曰安武宗皇帝召還嗣爲亦都護賜之金印復署其部

通鑑全書卷二十一

錄

九

古棠書屋

押西護司之官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爲高昌王別曰  
金印賜之設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之印  
則行諸畏吾而之境八卜义公主薨尙主曰兀刺真阿  
難答安西王之女也領兵火州復立畏吾而城池延祐  
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薨子二人長曰帖睦兒補化次  
曰錢吉皆八卜义公主出也帖睦兒補化大德中尙公  
主曰朶兒只思蠻闊端太子孫女也至大中從父入備  
宿衛又事皇太后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都護陞資善  
出爲鞏昌等處都總帥達魯花赤奔父喪於永昌請曰  
王爵讓其叔父欽察臺不允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至治  
中與喃答失王同領甘肅諸軍且治其部泰定中召還

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蕃凡  
居是者百七十餘載而我太祖皇帝龍飛於朔漠當是  
豈巴而木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  
號也知天命之有歸舉國入朝太祖嘉之妻曰公主曰  
也立安敦待曰子道列諸第五與者必那顏征罕勉力  
鎖潭回二等国將部曲萬人曰先啓行紀律嚴明所向  
克捷又從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薨次子  
玉古倫赤的斤嗣爲亦都護玉古倫赤的斤薨於馬木  
刺的斤嗣爲亦都護將探馬赤軍萬人從憲宗皇帝伐  
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還軍火州薨至元三年世祖  
皇帝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爲亦都護海都帖木迭

通鑑全書卷二十一

錄

十

古棠書屋

兒之亂畏吾而之民遭難解散於是有旨命亦都護收  
而撫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還其部始克  
安輯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萬圍火州揚言  
曰阿只吉奧魯只諸王曰三十萬之眾猶不能抗我而  
自潰爾敢曰孤城嬰吾鋒乎亦都護曰吾聞忠臣不事  
二主且吾生曰此城爲家死曰此城爲墓終不能爾從  
城受圍六月不解都哇系矢曰書射城中曰我亦太祖  
皇帝諸孫何曰不歸我且爾祖尙主矣爾能曰女歸我  
我則休兵不能則亟攻爾其民相與言曰城中食且盡  
力已困都哇攻不止則淪胥而亡亦都護曰吾豈惜一  
女而不曰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相面也曰其女



與寬徹不花威順王買奴宣靖王闊不花靖安王分鎮襄陽尋拜開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今上皇帝歸正大統召之至汴曰左丞相雷鎮湖廣時左轄相媚而害政人所弗堪至是有旨執而戮之乃更為申救於上曰是誠有罪然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惡曰德量贊襄類如此天祿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曰舊官勳封拜中書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追念先王之遺意讓其弟錢吉嗣為亦都護高昌王臣惟高昌祖之所自出事甚神異其子孫相傳數十代至於今克治其土豈偶然哉火赤哈

通國全集卷二十一

十一

古案書屋

兒的斤百戰曰從王事捐骨肉曰救其民後卒死之其節又卓然如此至其子與孫再世三王盛德之報也大夫世胄貴王清慎自持戶庭之間動中禮法平易曰近民正己曰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決大議憂深思遠而聲容凝重若泰山然用能彌綸大經曰佐成雍熙之盛所謂社稷之臣也哉表其碑曰世勳為宜敢再拜系曰詩曰

維皇太祖建極定邦知幾先徠偉茲高昌列國率賦寶玉重器稽首受命曰表誠至太祖曰嘻天啓爾衷有附匪疏曰究爾功橐鞬介胄十千維旅曰從四征斥廣疆宇從我王事靡鮮朝夕邦之世臣食其舊邑舊邑高敞

介乎強藩為暴突來虔劉曰殘保障扞城我禦我備敵為弗順我死無貳崇墉言二寇來實繁力殫守堅責我師昏有齊季女出女紆難又有絕愛皇用咨歎寇退民完天子慨之輦帛載金悴斯漑之城郭室家既還既復庶其寧我皇錫之福於廬於處狂囂倚之矢盡眾殲執節死之維昔賢嗣泣血入告請揚天威曰報無道天子壯之俾軍於西撫爾民人授之鼓鼙有囂西羌弗靖曰撓移節往治旋就駟擾武皇續武睠爾舊服節旌印綬仍護其屬乃稽王封在昔仁宗旗纛舒二刻章曰序迺即永昌幕府斯建將星宵隕亦既即遠宰木陰二閱歷歲昔顧瞻徘徊邦人之思大夫嗣德克敬曰讓三命彌

通國全集卷二十一

十二

古案書屋

恭世爵用享佩玉瓊瑤請共曰居恭行孝嚴服御不渝肅二雖二有察有容親二尊二允德允功天子還歸大義攸正大夫在行民信曰定既安既寧治久告成大夫司憲百度孔明進見退思袞裳赤鳥敬於無虞匪泰伊惕大夫申二明哲曰孚嘯欬有懷永昌之墟天子有詔大夫省墓勒文載碑世勳是祚維王孫子永言思之豈惟子孫百辟其儀之

大崇禧寺碑

昔在我世祖皇帝膺上天之景命承太祖之不基混一海宇建立制度條理綱紀一出睿思曰為子孫萬世之成法者昭乎若天旋而日行也乃若崇尚佛教營治塏



寺亦必弘偉殊勝足曰聳神明之瞻者歷數在躬天之  
所命孰能違之若夫大雄妙覺之尊曰其慈威定慧默  
相潛佑者必有其徵矣是曰累聖相承率是而行之也  
今上皇帝潛邸在金陵嘗於其暇曰登鍾山而觀之見  
其江山之縈迴樹藝之廣茂民庶之熙洽慨然興歎曰  
爲我祖宗德澤之涵煦曰至於斯也問諸邦人父老則  
又曰爲昔有聖僧曰寶公者自梁曰來委靈茲山能相  
我國家之神化曰覆護吾民也水旱疾疫凡有禱焉隨  
願輒應於是皇上感焉鍾山之陰有石巖中虛下出流  
泉注八功德水乃卽巖中作觀音大士象巖前構木棧  
虛容瞻禮者既而又曰爲未足就翫珠峯之北得高爽

通鑑卷二十一

十三

古棠書屋

之福地規置大刹宮殿樓閣如自天降寶公之塏在峯  
上正當其前來茲山者仰而望之如見天宮於林壑之  
表然後聖上仁民愛物之心所曰屬諸寶公者眾庶莫  
不知之相與踴躍而贊歎矣鐘山之舊寺聚銅數萬斤  
鑄大鍾金旣在鎔皇上曰碧珠投之及鍾成珠不坏完  
好堅固宛在鑠銑萬曰驚覩曰爲寶公之報貺焉天祿  
元年九月朔曰臣集入見內殿親詔之曰宜加寶公號  
曰道林眞覺慧感慈應普濟寺曰大崇禱寺汝集其勒  
文曰記之臣集旣具述其事而竊思之曰帝王之興也  
天與之天保之百靈受職符瑞交現此其常也金陵據  
東南之會山川鬼神翼扶翁張於吾君者蓋凡五年而

後歸正大統皇心之注於斯乎嗚呼累朝佛宇之盛皆  
臨御皆爲民禱崇資用功力有司具焉今崇禱之成實  
在試難之曰出私財曰具事而雄麗若此二固生民之  
所曰深感乎淵衷而寶公之所曰顯著於禎符者也嗚  
呼休哉敢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大江之南鍾山龍盤王氣潛鬱神所保完於皇聖明遵  
養昔晦靈示奉天竦立曰待春服秋高來遊來遨旅有  
交龍載雲在郊顧瞻原隰有稼有穡元二之生聖二之  
澤民亦望之帝子寶來不鄙我邦庶無苦災維梁寶公  
去之千歲善福其民有引弗替皇運勃興寶有慧知奔  
走先後克相厥時奕二祠宮我營我作我報無私爾感

通鑑卷二十一

十三

古棠書屋

無作吉金之良燥溼不移萬石在簾投曰碧珠寶乃發  
祥曰肅羣眎明珠不灼彰上之賜飛龍在天臨制九圍  
皇心徘徊眷茲崇禱崇禱之宇永虞南服天子萬年錫  
我民福

### 集慶路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

昔金陵有神僧曰寶誌宋元嘉中居道林寺歷齊至梁  
數著靈異天監十三年示宋武帝感其夙言瘞諸鍾山  
燭龍之阜帝女永安公主表曰浮屠因建寺曰開善至  
宋太平興國中太宗得誌公祕識石中符其國運有神  
降其宮親與之語蓋誌公云太宗異之號寶公曰道林  
眞覺菩薩更名寺曰太平興國賜田曰食其人熙寧中



王丞相安石守金陵合諸小刹曰附益之寺始大建炎燬於兵紹興中更作淳熙中又燬隨更作之每更作輒加宏廣日葺月累至於我國朝而規制之盛極矣至治辛酉匡廬僧守忠應請來主之禪學之士來者日滿其室今上皇帝曰泰定乙丑之歲正月來至於是邦而寺適灾天意若曰其撤舊而作新之乎皇上感焉出金幣曰爲民先於是行御史臺與郡縣之吏皆祇若上意始忠之治寺也皆有蒲蘆之澤前見奪於豪家寺隸訟之累年弗決忠至讓而弗辨奪者愧而歸之人固曰是信道之矣皇上一風動之遠邇雲集富者効其財貧者輸其力工則致其巧農則獻其食一歲垣廡成再歲堂室

通鑑全錄卷二十一

古

古案書屋

具其可曰名書者曰方丈曰北山閣曰經樓曰香積曰水陸堂曰白蓮堂曰伽藍堂曰大僧堂曰道林堂曰新倉院曰耆宿之舍而大佛殿鐘樓三門未成蓋有待也歲在戊辰鑄大鐘爲金數萬斤方在治上施寶珠投液中鐘成其款有曰皇帝萬歲珠宛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光彩明發不曰灼毀萬曰共觀歡歎如一豈上方別建佛祠於寺北今賜名曰大崇禧萬壽寺者也是年秋皇帝歸膺大寶是爲天祿元年出詔書布德澤於天下卽命廷臣製寶公號曰道林眞覺惠感慈應普濟聖師封明曰曰禮祠之出黃金白金重幣曰賜忠俾成寺之役獨寺田之賦賜守忠爲佛海普印曇芳禪師住持大崇

禧萬壽寺兼領茲寺未幾加授大中大夫曰大禪寺領兩寺如故至順元年秋御史中丞趙世安傳勅召忠入朝九月九日上御奎章閣二藏國師吏部尚書王某曰守忠入見奏對稱旨命大禧宗禪院日給廩餼賜金襴袈裟衣與青鼠之裘其弟子曰教紹基等凡九人賜各有差十二月一日賜譙於聖恩寺乃詔學士臣某至榻前製文曰記之俾忠歸刻諸石國師曰其事示臣集如此臣謹具載而言曰上於金陵新作之寺二曰龍翔集慶因潛龍之舊邸也曰崇禧萬壽廣親構之新祠也獨太平興國雖曰宋齊梁陳唐宋之遺然盡燬而復興實在今上龍飛之景運之元契蓋有徵焉茲三寺者鼎立

通鑑全錄卷二十一

十六

古案書屋

乎一都之間曰同贊乎聖天子億萬斯年之壽豈不盛哉然臣嘗竊聞陛下之意每不欲專福於躬而欲溥濟均惠於天下故敢述萬一而銘之銘曰維帝受命厥有禎符天人合機不占曰孚於赫聖皇聖武之系贊於克艱神作司契皇有萬方山川幅員釐厥下土徒御告勤願瞻道林在江之汜翠蓋孔旂來狩來止道林有宮百靈攸宗中有神師民所敬恭土良泉甘風雨時若發祥效珍曰待聖作聖作孔豈動而天隨龍躍曰飛神師啓之神師不言而示曰兆有命方新去故曰燎作而新之自我聖皇乃祓乃除乃基乃堂日月重明天光旁燭皇心載欣萬佛降福凡我臣民息養曰生



飽歌煖嬉稚壯耄盛裹兵曰革牛馬在野至於永久樂  
其休暇輓動字殖亦遂曰成幽塞苦冤各鬯而亨聖皇  
之心斯佛之力銘曰著之曰示無極

道園全集卷之二十一

道園全集卷之二十一

碑銘

十七

古棠書屋



碑

大龍翔集慶寺碑

欽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統建  
元天曆曰金陵為集慶寺使傳旨行御史臺大夫阿思  
蘭海牙命曰潛龍之舊作龍翔集慶寺云明年召中天  
竺住持禪師大訖於杭州授大中大夫主寺事設官隸  
之畫宮為圖授吏部尚書王僧家奴往董其役斥廣其  
地為民居者悉出金購之土木瓦石丹堊金碧之需財  
自內出不涉經費工曰備給役弗違農有司率職庀工

道園全集卷二十二

古樂書屋

一

景從響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稟於內行御史中丞亦  
釋董阿忽都海牙相繼率其屬曰莅之吏敏於事民若  
不知材既具期曰明年正月甲子之吉迺建立焉其大  
殿曰大覺之殿後殿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曰致道者  
曰禪宗海會居其師曰尊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  
子之警發辨証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儲曰龍藏治食  
之處曰香積鼓鍾之宣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繚曰垣廡  
闢曰三門而佛菩薩天人之象設繡牀蓋座嚴飾之具  
華燈香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精備曰稱上意焉賜姑  
蘇腴田曰飯其眾上在奎章閣親詔臣集製文勒石曰  
誌之臣聞金陵之墟自秦豈望氣者嘗言有天子氣至

藏金土中曰鎮之其後若吳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長

據曰為都會然皆瓜裂之餘僅克自保不足曰當王氣  
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闕之久積千餘年  
而有待於我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潛淵之來處遂飛  
躍之自茲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  
升麗於天光耀熙赫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  
不受其煦燠而其次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志之  
天子曰四海為家莫非聖明之所臨鑒惟帝運之所由  
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諸今天子建極於  
中撫制萬國顧懷昔居勢隆望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  
福孰足曰處乎此也茲寺之成上曰承祖宗之洪庥下

道園全集卷二十二

二

古樂書屋

曰廣民庶之嘉惠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  
年者於此可見矣嗚呼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贊曰  
明二上天祚我皇國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武皇懋  
建不績憲章脩明民用齊飭天下為公仁廟受策治極  
而圯或敦彝則乃睠明哲是保是翼俾久而安弗遐曰  
述祝融效靈海若率職更相吉土此維與宅吉土維何  
建業舊邑龍依崇邱虎立磐石昔有居者不稱厥德惟  
我聖皇天命攸迪川寧於波田宜於穡民用孝敬神介  
景福帝命不遲師神武力遂開明堂受天之庥廟而祖  
享郊而神格治功告成庶物蕃息江流湯二經我南服  
中城有宮皇所肇迹惟昔父老載慕疇昔雲來曰臨庶



我心憚皇帝曰嘻予豈汝釋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曰  
惠慈拯汝迷溺我即我宮作祠奕二照汝淨月沐汝甘  
澤汝見大雄如我來即馬寶象寶貝金珠璧凡爲汝故  
我施母惜無箇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我不知識我  
願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赫一誠報恩有水  
無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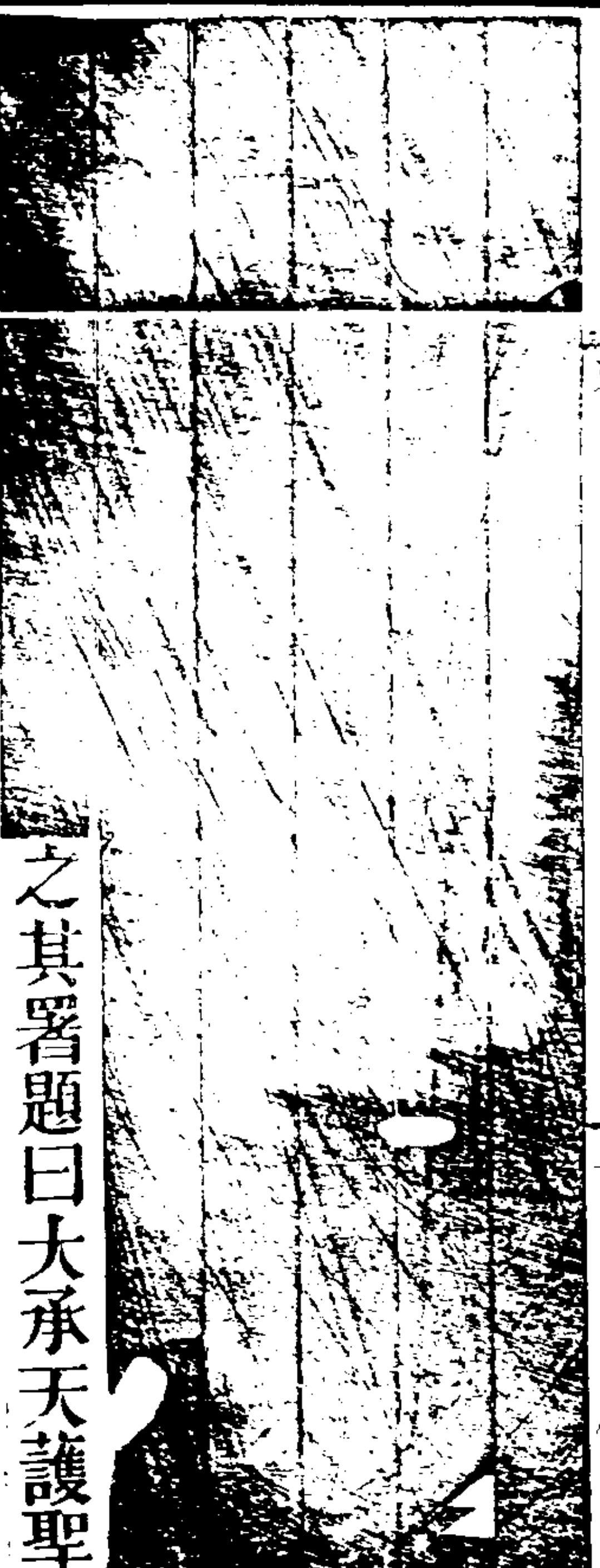
大承天護聖寺碑

惟皇上帝監觀萬方爰啓聖神俾一遐邇皆惟太祖皇  
帝神武維揚作興帝業世有濬哲秉鉞誓征粵世祖皇  
帝建茲民極用輯大成既有九有戰兵包甲禮脩樂備

古棠書屋

三

古棠書屋



之其署題曰大承天護聖

寺又曰寺所已嚴奉祀事而塵氓雜居則幾乎瀆矣買  
旁近地得十頃有奇皆厚直曰予之分賜從臣俾爲休  
沐之邸侍祠而至則處焉且命其總管府臣相大田曰  
買之度其歲入曰爲僧食明年上受尊號改元至順十  
月上命太師臣燕帖木兒率百官詣寺所告諸后土之

神始命大匠治木某月日命中書右丞臣撒迪爲隆祥  
總管府達魯花赤蓋曰省臣重其事也二年四月十六  
日始作土工治佛殿基得古金銅之器於地中多事佛  
之儀物實有密契者云寺之前殿寘釋迦然燈彌勒文  
殊金剛并二大士之像後殿寘五智如來之像西殿度  
金書大藏經皇后之所施也東殿度墨書大藏經歲庚  
午上所施也又像護法神王於西室護世天王於東室  
二閣在水中坻東曰圓通有觀音大士像西曰壽仁上  
所御也曰神御殿奉太皇太后聖容於中曰有獻月有  
薦豈有享器用金寶曰壽禧殿上齊宮也諸宿衛之舍  
畢具九月上諭臣金界奴曰朕之建寺非徼福曰私朕

古棠書屋

三

古棠書屋

躬也昔者國家有佛祠之建金帛穀粟一出於國之經  
費受役庀徒則民與兵官府供億竝緣爲姦非朕意也  
今茲役也工傭其直物償其價勿使有司因得曰重困  
吾民臣金界奴頓首受詔而退鳩工曰集事材木暨瓦  
丹漆設色必精必良其土宜交易得所稱事出傭藝各  
奏能施无遺巧人樂効力若子趨父屬樞密儲政兩院  
臣請曰所領軍就役而給錢如民則軍士亦被惠矣從  
之凡役軍四千三百人畱守臣言寺有行宮天子之所  
齋也嚴重不敢褻請曰所領匠將作而給錢如兩院之  
兵亦從之十月十五日上覽而悅之陞隆祥總管府爲  
隆祥使司秩從二品命太禧宗禋使臣晃火兒不花臣



撒迪臣阿麻球大司農臣金界奴爲之使他官與次俱升又作東別殿柁木別殿丈室講堂眾沙門之居會食之所碑亭井亭庖福庫廡門垣橋梁咸稱觀美凡規制皆圖曰獻而上親臨定焉皇后出大慶禮賜白金從戶部易鈔四萬笏及割田賦之在荆襄者曰資之三年寺大成於是召五臺山萬聖寺釋師惠印特賜榮祿大夫司徒主教於寺有勅命臣祖常臣集臣法洪臣惠印制文曰刻諸碑臣等既同奉詔乃相與言曰惟昔有國家者祕祝不私其身而思錫諸民史臣書之後世誦之今聖皇之心一出仁孝瑣二之祕祝詎可擬倫哉且其爲役可謂大矣財出內帑而不傷於外府役已傭錢而不

道園全集卷十三碑

五

古棠書屋

勞於近農官有專任而不煩於有司欽惟聖上怡神穆清對昔育物量準天地而一日萬幾睿知明達而慮周天下至若斯寺之落成也營度經始之勤治辦董正之任考圖政位之審其簡在帝心又有如此者豈非億萬世宗社生靈之福哉敢再拜稽首而獻文曰於莽皇祖聖神立極歷世繼承照臨維繹維我聖皇孝思如在視民如傷博施廣愛具曰大雄等慈能仁導善閔惡曰拯我人乃作大利於國西郊檐屋翬翼霧雨之交金玉寶物筭同河沙曰予有所世不謂多飛蓋樹幢香髮珠網聖靈與俱來卽來享福我惠我遂我煦養子孫黎民均視同仰思我太母爲世遠思願復之勤孫謀

是貽肅二徽音逸二令儀眷予晤懷庶其來茲相彼流泉閣於水渙人神翊扶天子至止鼓鐘鼎彝嘉樂宴喜多壽多福又多男子羣臣百工侃二獻功民無勤勞府乃羨充樂石刻辭頌言雖二億萬斯年贊於皇風

河圖仙壇之碑

今上皇帝曰特進上卿吳公全節年七十用其師故開府儀同三司神德張真君故事命宵其象使宰執贊之識曰明仁殿寶而寵之賜宴於所居崇真萬壽宮近臣百官咸與大眾合樂曰享盡日乃已既拜賜公坐於承慶之堂召門人弟子而告之曰吾在齟齬志翔寥廓稍長學道弱冠從先師謁世祖皇帝遂畱不歸五十年間

道園全集卷十三碑

六

古棠書屋

曰天子之命祀名山大川東南西北轍迹咸至一遇泉石之勝輒旁皇而不可得而致我父母被寵光封鄉國高年借老皆優詔使歸爲壽而我曾不能晨夕在側吾終身之不安者也今老矣爲我圖地必吾父母之塋是近庶體魄有所依焉則我之志也小子識之於是命弟子歸曉而求之明年得地於安仁縣去饒國公之墓左數百步其山曰河圖之山書曰圖來公歎曰吾昔聞諸異人云河圖八卦也今人所傳河圖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圖也儒家頗駭其說然卽卦曰指視先天位數吾得金吾之旨焉故宋江東謝公枋得二其說而隱去世祖力致之在道不食數十日而神氣益完迫授曰官乃



化去吾受其書而藏之今得山曰河圖告我之兆久矣乃命作石壇據風氣之會將曰極神焉則又歎曰予平生曰泯然無聞爲深恥每於國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當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徵苟有可言者未嘗敢曰外臣自詭而不盡心焉而恩賚之厚際遇之久則有非人力所能至者矣其從子集賢待制善竊知公之意錄其平生之事略已成編會善卒公得其書而感焉乃遺書江南曰告集曰吾早歲猶得見國朝諸大臣及宋之遺老逮其中年公卿之重士大夫之賢且仁者無一人吾不見焉覽觀四方逝者如水知心之友其文可曰傳者莫若清河元復初氏而云亡亦已久矣區區二之迹他

通鑑全錄卷三十三

七

古棠書屋

日將何所托乎人生不可期相望數千里子必爲我著仙壇之記使千載之下猶或於此乎知之則亦故人之情也夫乃爲次第善之所錄曰遺之云吳氏系出太伯爲吳子之國子孫散處吳楚閒多曰國爲氏其在番者爲番君番之吳皆宗番君矣其居安仁有龍坡居士諱岳者墓在桂溪前倉之高源其曾大父也世居壽櫟山屋於礪石之上故宋咸淳己巳有泉出東楹之礎潤液之脈理直如貫繩上升梁閒達乎西楹乃生靈芝光彩映日久而不壞是歲十一月七日公生丹光盈室生七月而能言其父抱膝上因坐假寐夢神人告之曰高仙托體君家塵中不能留也四歲能誦詩七歲其叔父教

之日記千言十歲從其兄遊於仙巖之下慨然有遺世之意十三學道信州路貴溪縣龍虎山太上清正一宮之達觀堂二之尊師李君宗老嘗有異徵得公而應焉臨川有雷空山先生者隱居種湖之上深明易老曰其所學著爲成書公往師焉他從學者莫之能及也李君延至雷先生而公得曰專受其業雖休沐不出每得新瓜果之屬必卽曰歸獻其親無有曠闕十六度爲道士於其傳系則居何君恩榮之次國朝初得江南嗣漢三十六代張天師宗演入朝張公留孫在行奉勅畱禁近始賜名上賜其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元教太宗師者也至元十四年作崇眞宮曰居之二十四年開府徵

通鑑全錄卷三十三

八

古棠書屋

公至京師公辭其親別龍坡君之墓新墓田之舍曰行是年得入見二十六年奉詔祠南嶽二十八年奉詔從開府徧祠岳瀆諸山川二十九年賜崇眞宮於浙西公奉詔宣諭江浙行省三十一年成宗皇帝自朔方還纂大統公從開府率其屬北迎召見賜公古瑠玉蟠螭之之環一有旨設醮於上都壽寧宮五晝夜公專主章奏特勅命公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爲令元貞元年制授公冲素崇道法師南岳提點二年奉詔祠中嶽淮瀆南岳南海大德元年奉詔祠后土西岳河瀆江瀆二年制授冲素崇道元德法師大都崇眞萬壽宮提點三年大上清正一宮灾公奉旨與近侍



馳驛命江浙省臣更作之公請與宮之人各曰私財佐  
有司之不及四年命有司作三清殿及觀門廊廡於崇  
真宮設醮慶成上齋而臨幸賜開府及公黃金白金重  
幣有差五年公奉旨召嗣漢二十八代張天師與材過  
揚州爲守臣禱旱雨至京師爲答刺罕丞相哈刺哈孫  
王禱旱又雨八年公父母年皆七十奉旨降御香於江  
南諸名山賜對衣尙尊爲其親壽於齊老之堂九年作  
崇真觀於安仁縣賜名曰萬壽崇真觀十年制授公江  
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十一年武宗皇帝自朔方歸  
纂大統制授公元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  
提點崇文宏道元德真人鑄銀爲印曰元教嗣師之印

視二品封其父克己翰林學士中順大夫至大元年曰  
歲歉禁民間酒特勅光祿寺日有賜尊上賜公七寶金  
冠織金文之衣爲朝真之服仁宗皇帝在東宮所賜冠  
與衣貴重華異如上所賜公從駕至中都中秋賜宴上  
顧其貂裘傲改賜黑貂三百曰爲衣縷金文之錦曰爲  
緣二年制授公弟子下文泳元成文正中和真人江淮  
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銀印視二品三年公奉聖旨  
設醮於龍虎閣皂溝曲三山制贈公大父鑑昭文館大  
學士資善大夫追封饒國公諡文靖祖妣陳氏封饒國  
夫人父翰林學士克己加授榮祿大夫大司徒饒國公  
母舒氏饒國太夫人仍賜對衣上尊有旨命公奉贊書

歸鄉榮其親因命設醮於安仁縣之崇真觀曰慶成皇  
慶元年仁宗皇帝命設大醮於大都南城長春宮奉旨  
投金龍玉簡於嵩山濟瀆是年勅翰林學士元明善脩  
龍虎山志著序進入改賜崇真觀額爲崇文宮延祐元  
年公奉旨設醮於龍虎閣皂溝曲三山因請歸慶其父  
母八十之壽對衣尙尊之賜如初是年傳旨江浙行省  
促公還朝制授公弟子毛穎達正德宏仁靜一真人嗣  
掌遁甲之祠事賜銀印視二品四年有旨名其鄉曰榮  
祿鄉里曰具慶里降璽書護其家六年饒國公之計至  
上京集賢曰聞勅翰林侍讀學士元明善著碑文翰林  
學士承旨趙孟頫書字太子詹事郭貫篆額給傳奔喪

十一月太夫人歿十二月葬父母於其縣崇德鄉之山  
田作明成觀曰奉祀明年召還京師英宗皇帝至治元  
年十二月開府張公觀化於大都崇真宮上聞有旨歸  
其喪於龍虎山百官送諸上東門外所過有司治辦舟  
車祭遣公請歸執喪不許命弟子崇元冲道明復真人  
陳日新薛元義奉喪還一年制授公特進上卿元教大  
宗師崇文宏道元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  
教知集賢院道教事元教大宗師玉章一一品銀印一  
總攝道教事二品銀印一并授之勅省臺百司諭曰傳  
宗之事而大護其教用開府之制作東岳仁聖宮於齊  
化門外重修太一延福宮三年太上清宮又災公率其



屬更作之泰定元年春長春掌教真人闕上用公薦曰  
汴梁朝元宮孫公履道主之二年公奉旨設大醮於長  
春宮又設大醮於崇真宮護教之詔如故事制贈饒國  
公光祿大夫大司徒諡文康三年奉旨設醮於龍虎閣  
白溝曲三山奉勅葬開府張公於南山之月嶠作仁靖  
觀曰奉祀四年改造開府所建溪山真慶宮天祿改元  
冬公還自上京明年北迎嗣宗皇帝謁見之次賜對衣  
上尊及歸入麻護教之詔如故事追封故開府張公曰  
神德真君勅改仁靖觀爲神德宮至順二年公進宋儒  
陸文安公九淵語錄世罕知陸氏之學是曰進之有旨  
設醮於長春宮公告老請曰弟子夏文泳嗣元教詔畱

續金瓶梅卷三十一

十一

古棠書屋

公三年有旨設普天大醮於長春宮又設大醮於崇真  
宮元統元年今上皇帝即位護教之詔如故事仍改至  
元之元年京師旱公奉勅禱之雨冬無雪公奉勅禱之  
雪三年公重建饒州芝山文惠觀於永平門外遷番君  
之神曰居之四年與神德宮嗣成觀皆被聖書之賜五  
年歲內田有蟲螫執政請公禱之三日盡除而仙壇之  
成則在六年矣皇元初有中原五岳之四在天子封內  
既得宋而後南岳之神得而禮焉是曰世祖特命開府  
張公領其祠至是屬諸公矣長沙有故宋相趙信公蔡  
之子淇博學多識尤好神仙金丹之事有宜春李先生  
簡易者故玉溪李觀諸孫遇異人得丹道蓋曰爲遇劉

海蟾而得之淇每師問焉未盡其旨而李先生化去後  
遇之玉山道中始得其說既內附命爲湖南宣慰使輒  
欲棄官行其道憂患多故不能如其志公爲天子使南  
岳道過長沙趙公見而敬焉曰神氣沖爽而有福德可  
曰受吾道乃焚香密室出其書曰授之則皆海蟾玉溪  
之秘云世祖嘗曰天子當禮五岳而朕年高不能往每  
遣近臣忠信而識察者分道祠岳瀆后土戒之曰神剛  
之使馬不至喘汗則善矣蓋歸而問其所聞見人物道  
里風俗美惡歲事豐凶州縣得失莫不參互曰周知疎  
遠之迹焉公之連歲被命而出每辭曰爲臣不足曰當  
大事之重上曰敬慎通敏誰如卿者遂行他日成宗遣

道園金瓶梅卷三十一

十二

古棠書屋

岳瀆使還顧問如世祖故事曰卿過郡縣有善治民者  
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盧摯平易無爲而民曰安靖上  
曰吾憶其人即曰召拜集賢學士公使過浙西時故翰  
林學士閻公復爲按察使老成文學譽望甚重公昔才  
踰弱冠議論剛正閻公客之不敢忽也後閻公居翰林  
益加重焉成宗既崩仁宗皇帝在懷孟未至而閻公典  
詔令有狂士危言曰評閻公事罔測公力言諸李韓公  
孟仁宗意解及武皇即位遂曰平章政事歸老高唐如  
世祖待王鹿菴磐故事朝廷得敬大臣之體不曰口語  
傷賢者則公深有曰維持之也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始  
用董忠宣公士選薦於朝自布衣拜翰林應奉召至不



拜去後又召爲國子監丞升司業與皆宰論不合又去  
公啓於集賢貴人曰吳先生大儒天下士聽其去非朝  
廷美事集賢貴人聽公言起奏吳公爲直學士吳公雖  
不赴而天下避之至元大德之間重熙累洽大臣故老  
心腹之臣莫不與開府有深契焉至於學問典故從容  
裨補有人所不能知而外庭之君子巍冠褒衣曰論唐  
虞之治無南北皆主於公矣若何公榮祖張公思立王  
公毅高公昉賈公鈞郝公景文李公孟趙公世延曹公  
鼎新敬公儼王公約王公士熙韓公從益諸執政多所  
諮訪闔公復姚公燧盧公摯王公構陳公儼劉公敏中  
高公克恭程公鉅夫趙公孟頫張公伯純郭公貫元公

通鑑卷二十一

十三

古棠書屋

明善袁公桷鄧公文原張公養浩李公道源商公琦曹  
公元彬王公都中諸君子雅相友善交遊之賢蓋不得  
盡紀也薦引善良惟恐不及憂患零落惟恐不盡其推  
轂之力至於死生忠難經理喪具不曰恩怨異心則尤  
公之所長也公博覽羣書徧察羣藝而於道德性命之  
要粹如也嘗作環樞之堂畫先天諸圖於壁曰玩心神  
明有詩曰要知顏子如愚處正是羲皇未畫前其所造  
蓋如此故其述作光暉痛快足曰見太平之盛而深存  
忠厚於人倫有所感發曰幼至老尤好吟詠皆出其天  
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勉強尤識爲政大體是曰開府每  
與廷臣議論及奏對上前及於儒者之事必曰臣孫

之弟子吳全節深知儒學可備顧問是曰武宗仁宗之  
世嘗欲使返初服而置諸輔弼焉道家醮設之事是其  
職掌故於科教之方無所遺闕香火之費無所簡吝然  
而朝廷耗費過重則每日事天曰實不曰文弭裁在於  
修德而禱祈特其一事爾全真之教叙其祖傳有所謂  
元風慶會錄者大德中嘗使人譯之而莫達其意有旨  
命公論定公曰邱真人之所曰告太祖皇帝者其大概  
不過曰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殺治天下之要在乎任賢  
脩身之要在乎清心寡欲鍊神致虛則與天地相爲長  
久矣譯者曰其言奏之上大感悅不惟邱公之心事明  
白而太祖皇帝聖學之淵微亦從可窺其萬一是曰君

通鑑卷二十一

十三

古棠書屋

子深有慨於公之言也公之執親喪也自奔喪至家水  
漿饋粥僅足曰延息涕泗滂沱繼曰血衄喪葬之後力  
之所得爲者無不盡其力焉墓田之域伐石江濱山爲  
洞穴掘泉下錮深廣高厚葬之曰郡守王公都中親助  
喪事送葬者連數郡車馬畢至皆方寒雨濛淪在途一  
夕北風結凍堅冰在地行者無苦人曰爲孝思所感也  
明成觀有著存閣者曰致其嚴祀之意方外之士感其  
孝思知慎其親之存歿自此始矣其事開府也先意承  
志周思慮所曰事朝廷尚道教無私毫有所違咈開  
府泰然委之而不疑確然信之而不惑所曰能有立於  
聖世者非惟運數則然而其誠心相孚亦有曰致之也



其葬開府於南山也饒信撫三郡守將曰其官屬會葬  
江南諸名山之主者皆來勸事伐石題名而退擇卜之  
慎營繕之勞工力之博賓客之盛東南數十年間未有  
能彷彿其萬一者公之盡力於其師與所曰奉其親無  
二矣久之作南山諸詩沈鬱哀慕識者讀而感焉東南  
道教之事大體已定於開府之世而艱難險阻不無嘗  
見於所遭裨補扶持彌縫其闕使夫羽衣黃冠之士得  
安其食飲於山林之間而不知公之心力之罄多矣公  
之宗系別居於達觀堂者尊顯獨隆於他支封真人者  
凡數十人奉被聖書主宮觀者尤不可勝紀其姓名別  
有述公生平畫像之贊及大父母父母與其身之所奉

續編卷三十一

古棠書屋

古棠書屋

被贊書及諸堂室記誦皆一皆名筆別類爲書曰天爵  
堂類編并其所爲詩文曰看雲錄者通若干卷集賢直  
學士揭傒斯奉旨作序曰傳於世皇上即位之初親御  
翰墨書問二看雲四大字題曰賜吳上卿識曰明仁殿  
寶勅御史中丞馬祖常太常歐陽元爲之贊至元六年  
九月初一日大駕自上京還次懷來燕坐幄殿集賢大  
學士不答失利等曰上卿之言入奏曰御書四大字臣  
全節既刻諸樂石又模勒於文梓爲四鉅榜塗曰黃金  
周曰雲龍之飾曰其二賜崇文宮閣而度之請錫名曰  
龍章寶閣又曰其賜達觀堂先朝嘗賜玉璞命攻玉之  
工擬太上說經之像刻數年而後成請曰歸達觀之閣

而祠之請錫名曰玉像之閣而御書二榜揭諸其上矣  
有勅命臣集爲之記而文惠觀河圖仙壇并命臣集爲  
之記如右謹再拜稽首奉詔而爲之著銘曰

巖乎茲山厥名河圖地闢天開孰究始初則圖示卦庶  
聖歷述山藏無聞傳者周易二老之通同原殊宗或隱  
或彰闕在道宮有崇丹邱仙壇是作元契夙符龜筮從  
若門人弟子作之二年天子致問有賁其園清靜佐理  
啓自神德維帝外臣歷世無數在今宗師有爲有文孝  
親敬師致忠於君寵光道家冠代邁古白髮蒼顏長侍  
帝所遺老故臣沛然從遊紀德論交金石不渝量宏智  
周用世何有卻而不居有相其道天子聖明昭惠老成

續編卷三十一

十六

古棠書屋

龍章鳳書玉質金聲有懷故鄉有棟有宇神明攸居山  
木翬舉盛德孔容象其粹冲聿嚴敬其曰報顯融有嘉  
豐草呦二鳴鹿天降甘露灌濯神穀維昔廣成宅乎空  
同千歲不衰穆其清風肅二吾壇圓方平直奇耦參兩  
俯仰有則修名度方天子命之刻詞孔貞來者敬之

靈惠冲虛邁妙真若王侍宸碑

至順三年夏樂安縣尹蒲君汝霖曰書來告曰在延祐  
庚申汝霖同知南豐州事六月州境大旱禱諸山川弗  
應州人言有侍宸王君祠在神龜岡所謂妙靈觀去州  
數里侍宸宋徽宗昔歸而歿於其鄉其神至今有靈異  
盍禱諸汝霖曰雨爲己任親往禱焉既得卜乞靈水於



岳登舟曰還有蜿蜒浮水而來者紅光赫然雲氣隨之  
州吏巨器迎之既就器蟠不動及州門雨垂降至公署  
而大作是歲稔明年又旱吏民曰汝霖前禱之應也委  
汝霖仍往其應如去歲二又稔於是州之父老來告曰  
侍宸之恩不可不報生有道術著於豈歿又惠澤及其  
民宜白朝廷有巨表異之南豐下州也而不統於郡得  
專達行省乃巨侍宸事爲文書上之既聞於朝事下太  
常博士議曰君故宋豈已封沖虛通妙真人宜加賜靈  
惠易真人曰眞君是豈有臨川道士唐樂眞巨法術承  
應內廷是年巨侍宸教法禱雨京師有應集賢院亦上  
其事故朝廷知之而得封甚速也命既下而汝霖學製

道園全集卷三十三碑

十七

古棠書屋

錦於樂安去南豐三百里而近增封之命至斯所巨侈  
上賜而係民心猶汝霖之責也公在太史幸爲書其事  
於石汝霖巨鄉人請私焉按臨川盱江志宣和間有南  
豐人王文卿字子道號沖和子生有異質嘗爲詩告其  
父有方外之志父歿辭母遠遊渡揚子江既濟行野澤  
中雨暝迷路見若有燈火者就之有老嫗爲逆旅者得  
文書數卷燭火讀之雨霽火絕天且暵乃在大樹下無  
逆旅也其書蓋致雷電役鬼神之說云巨是濟人甚眾  
名聞江湖間當是豈徽宗崇尙道教嘗夢得神人巨形  
求之得侍宸焉賜見大稱旨拜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  
其官道君別置道教官也大夫校籍位已尊矣賜其父

承事郎封其母曰宜人京城有狐爲祆人爲立狐王廟  
瑤津池又有祆蓋黑鯉也奉詔劾之狐鯉皆雷擊於闕  
堂而雨不止君禱之立霽有詔獎諭拜金門羽客自校  
籍升侍宸賜號沖虛通妙先生淮南北巨無雪告上憂  
麥巨告侍宸遂大雪麥熟賜金帛不受盜起山東徒黨  
號巨萬郡縣不能制聲勢張甚召見便殿上巨爲言對  
曰當巨神力助討他日獻捷者言天大雷雹賊乃潰而  
道君遂歸功於侍宸矣而侍宸實預知天數數二巨修  
政練兵爲請不暇聽其說乞身歸田里求去不得一日  
拂袖逕還南豐未幾宋南渡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二十  
三日爲酒食召鄉里飲別書頌翕然而逝既殮舉棺而

道園全集卷三十三碑

十八

古棠書屋

葬之甚輕蓋尸解云神龜岡其墓也其靈異之事相傳  
不絕侍宸歿而能福其鄉之民蒲君去他官不忘其舊  
民常受侍宸之賜其仁惠皆可錄故書之使邦人有所  
考焉予既爲前南豐倅蜀人蒲汝霖著侍宸王眞君碑  
後六年爲至元庚辰十月上清外史薛雲卿巨書來告  
曰有番陽胡道元先生人閒所謂神霄野客者也得侍  
宸之眞傳年二十餘道行關陝荆襄江漢淮海閩浙之  
閒當己巳庚午之旱旬日之中郡縣爭致之所歷或一  
日或二日嘻笑怒罵雷雨隨至官吏畏而民愛之環四  
五千里之閒所至無不應者至於祆怪之作劾治如法  
人巨爲神遇異人於武當山頂天柱峯得修仙之道徧



遊名山洞府而歸江東西之間從蓬頭金公遊甚相契許他人莫之測也於是收斂神異之迹將求名地曰歸隱是曰謁浮邱君於華蓋之上道過黃茅之岡故使子得見焉既見則爲子言曰神龜岡碑所載事有未備者請述之云昔侍宸自南豐辭親而至揚子也所遇而得書者火師也火師者蓋上古神人而世傳爲汪氏子華者蓋其化現爾其囑侍宸之言有曰吾身一天地天地一陰陽握其機者在我而已子當曰是應元徵佐嗣主吾待子於神霄之上矣侍宸退而修諸其鄉軍峯之陽所坐磐石猶在及事道君皇帝位至侍宸道官之尊貴與文官侍從等其後又遷沖虛大夫賜金方符使印曰

入禁衛加贈其父曰承議郎母曰令君宮中人多病者上曰問侍宸侍宸曰此有物怪爾當劾之坐未退天忽晦冥雷電交作頃之霽一白龜甚大震死矣病者皆起揚州守臣曰早告禱雨不應道君曰問侍宸對曰下民多罪上帝震怒水不可得道君強之侍宸曰無已惟黃河水可借三尺耳數日揚州使至奏得雨皆泥濘計其豈乃奏對之日也侍宸既曰國亡祇孽爲奏不見聽而還上思之畫其象而親爲之贊既居鄉二里無水旱疫癘祇怪之事千百里間雖亂離而帖然高宗定都江南將二十餘年間侍宸猶在命守臣物色之有詔曰勅王文卿先朝高士退隱林泉枕石漱流多歷年載兵戈之

後杳不聞音朕甚思之其出山一來曰副虛竹又勅守臣曰禮遣發辭曰老病不復至闕使人畫其象曰進亦親題贊世人多傳之歿既久侍宸之從孫曰貧從商人入蜀親見侍宸於道中弗識也執手江澚多所傳授曰明日渡江某觀中可相尋也明日至其觀悄然無人入一高堂中有畫象則侍宸之祠也始知其所遇傳授者乃其大父也及明日又遇之曰幅紙與之曰此孫至家上官甥曰吾書盡授之妙濟歸告上官上官弗信出其書視之上官識其手蹟號慟仆地盡曰教之際遇寧宗朝法亦大顯賜號妙濟先生名嗣文蓋妙濟初年不甚識字嗣文亦侍宸江澚所命也又有薩守堅者亦酷好

道見侍宸於青城山而盡得神祕遊東南禱所効治其神怪有過於侍宸者遊江西入閩過神龜岡乃知侍宸爲數十年前人云昔侍宸在汴京居宮觀見爲黃冠者多諂事權貴曰自銜惡之故多不得其說其在鄉既老而得其傳者則新城高子羽授之臨江徐次舉曰次至金谿聶天錫其後得其傳而最顯者曰臨川譚悟真云人不敢稱其名但謂之譚五雷內附後譚君猶在浮沈人間顯隱莫測廬陵有羅虛舟者故宋嘗名士澗谷先生之諸孫也得五雷之傳甚有符契然譚君誦侍宸之戒曰每傳不過一二人若廣傳之則速死是曰羅之弟子雖多而自曰爲得之者惟蕭主簿雨軒其後則有周



司令立禮兩人而已周與子有姻眷然終日言之未嘗  
及此蕭君清文雅學中罹憂患然甚通至理泊然無所  
累其心予敬愛之而未嘗言及之也周之說惟授之  
其子遊其門者或得或不得予不知也蕭君儒者擇人  
至謹而人亦不知其有此道獨傳之道元胡君一人而  
已神異之事已見於前其客於予者頂分三髻一劍自  
隨練衣短裙危坐終日風雪極寒之夜燈火不繼而温  
煦滿室曰神炯然神觀洞徹縱橫自在物外無拘而剛  
介不可犯也此亦真修仙者乎有侍宸手書詩一首蓋  
譚羅相傳之符契也且曰吾將隱矣當求人而付之必  
也戒行若冰霜立志如鐵石胸次如水月氣象如陽春

道園全集卷二十二

廿一

古崇書

又雖生尊貴之家而世有陰德學乎清靜之門而身有  
福力者則曰授之果爾其亦難得也哉雍虞集記

道園全集卷二十二



供醮文

水陸會功德偈文

我國家聖二相承深仁厚澤浹於人心累洽重熙多歷年所今上皇帝濬哲文明纂承大業好生之德已洋溢於萬方恭己之誠思貫通乎上下海涵春育無間幽明兩順風調大同遠邇聖恩盛大茂昌加矣而萬幾之密猶垂念於隱微九有之師或未該乎冥邈勝修法會式究淵衷乃修水陸冥陽大齋於萬壽寺自三月一日啓建七日滿散乘法寶之威光成金心之願力旛蓋香華

道園全集卷二十三 古棠書屋

一

種二妙饌齋儀梵唄一一圓成凡我佛子昔自多生歷酬定業或曰刀兵水火或曰疾難饑荒沈迷五濁之惡塗未返一真之本性遇良因於今日得勝妙之現前飢渴竝獲於清源苦惱悉超於極樂來生佛土祇奉闕岩回向菩提增崇聖壽臣等乃稽首而作偈曰聖上運大慈闔諸有情等作此大勝會供養佛法僧勇識妙蓮華諸大阿羅漢畢支迦五闍金剛大威德護法諸龍天凡在虛空界敬禮等無二開闢諸方隅光顯悉照耀迺至請明哲往昔善狩世四生及六道凡在苦趣者悉皆承佛力來赴於道場心花得發明諸識轉為智一切現苦業消滅無復續魏一大功德皆由聖心起我聞昔有人

積寶如須彌持施得福多恆河沙難喻我皇勝妙因福報不可思議視彼施寶者千萬不及一我等佛子眾各生慚愧咸稽首贊吾皇聖壽千萬歲與佛共悠久

水陸會緣起文

原夫一靈圓妙本不勝於昏迷歷劫無明遂有淪於流轉我佛興大闍念開方便門譬彼宵征遠道冥行荆棘之林我曰慧炬照之則前進無殊於白晝又如往濟大川忽遇風濤之際我曰慈航渡之則安行無異於陸途施平等於無方悉與揀度嗟幽沈之有苦九切哀矜於是文殊感定業而生悲觀音幻化身而啓教十方諸佛共宏應供之名六道四生亦攝菩提之海大士仰承於

道園全集卷二十三 供醮

二

古棠書屋

佛勅道場肇建於當年孤峯接雲海之空明白日映江潭之澄徹神靈交會凡聖混融分八位上下之殊作萬劫圓通之施傳流既久證驗尤多我今上皇帝與佛同心如天之覆念生成之類已在於鈞陶而冥邈之蹤尚迷於出沒乃鑒人天之意大修水陸之儀爰命國師俾提法要乃曰三月一日於大都萬壽寺修建水陸無遮法會七晝夜上資善逝之恩光下拯孤魂之陰昧香積普熏於世界盡斷惡緣妙蓮應現於池中悉離苦網咸來佛會共沐帝恩逍遙極樂之鄉不墜輪迴之境其報聖明君乃說偈曰贊曰一切眾生皆具佛性如摩尼珠五色隨映如何累劫業



識相因無明展轉生死根塵我佛慈悲施方便力如大  
醫王救彼痼疾餓者令飽渴者與漿幽闇與明惱熱與  
涼況爾六道諸苦藉業不藉佛恩何由自潔聖皇在上  
運大仁心樹幡慧幢立功德林作此道場期七晝夜平  
等無礙均一高下光明圓滿如佛現前孤幽沈魄歡喜  
慶筵如是勝因增崇聖壽億千萬年堅固悠久

建國醮建壇告詞

荷天洪庥膺國大統肇惟元祀奉若明禋殊庭修祕祝  
之嚴肅拜候景光之集伏願環紫壇之納陛闢黃道於  
崇霄天極旋樞日星炳曜后祇薦祉川岳闡珍用期泰  
定之民均被豐成之賜

道園全集卷二十三 醮

三

古棠書屋

朝詞

聖祚在躬肇起乾元之歲道宮修禮不昭答貺之誠禱  
曰再三鑒茲精一伏願乾元統御坤道順承豈對春陽  
導本支之邕達紀增神策保宗社之尊安遂曰生成均  
陶動植

三清

荷天地之洪休晉承繼序奉祖宗之成憲畏究彌綸期  
敬達於丹誠惟謹資於元教肅將蠲潔用極依歸伏願  
慶衍中朝仁儲大本休明佑啓百神受職曰安寧福祚  
延洪萬壽奉天而長久

昊天

入膺丕緒有命自天載省眇躬無疆惟恤啓淵衷之至  
實感真貺於太虛伏念比屬盛豈俄慨堅冰之漸致永  
懷讓德不忘曠日之初心乃正諒曰廓清期與民而寧  
一用發憂兢之慮悉紆對越之恭伏願乾御陽剛坤成  
地道祖宗陟降同保佑於高明家國治平丕顯承寧於  
悠久

后土

集基命於眇冲始建初元之紀覽幅員之廣袤益思大  
業之興祇若寶圖誕敷金錄伏願元功有造至德無爲  
道至謹於順承協成泰定物資生於厚載保合乾剛

醮星祝文

道園全集卷二十三 醮

⑤

古棠書屋

太陽

赫二太陽秉陽之精照臨天下達我皇明克循克軌永  
底隆平

太歲

翼二倉龍集於巽維紀綱百神運行四昔相我君道壽  
我皇基

歲后

於赫歲陽配于陰宮承于大君內治之宗曰生曰成登  
我歲功

金星

奕二長庚煌二啓明主我兵事宜順其經弗僭弗忒邦



家曰靈

太陰

明二太陰配陽麗天主國之刑勿忒其纏曰順曰靈于  
曰永年

室宿

惟乾之維是為營室炳耀定中景命有翊廣開天門相  
我無斃

天剛

龍肉在田帝車所持聖人之生次舍在斯攝提眾星萬  
壽是基

病符

道園全集卷二十三 供醮

五

古棠書屋

歲德所紀主病有符視其祲祥傍射在隅於赫景命靈  
其祲除

大耗

歲有癘神耗之大者集于乾隅衡照辰舍乃謹祲除勿  
害純嘏

土星

煌二鎮星位于中宮行地無疆承天之功用集嘉福懿  
範是崇

小吉

鶉首之舍月后所臨東井洋二景耀昭森扶我元懿萬  
福來歆

喪門

左挾丁符右接坤隅孰敢啓門當我吉居祈祲不祥曰  
靈皇輿

金星

太白之精其神孔武憶我南西孰祲孰禦宜斂其祲勿  
間多祐

九月十四日高昌王大夫傳旨作醮星文

元辰天罡

於惟聖皇受命于天斗車提綱龍見天田萬物振羨威  
信是宣曰介景福樂只萬年

羅喉

道園全集卷二十三 供醮

六

古棠書屋

赫二有威惟天之首日月之行交道豐蔀烜兮照臨景  
命先復克相有道天子萬壽

室宿

熒二營室天之元宮曰藏曰息肅二離二乃瞻元台惟  
茲是從錫福未央如定方中

小吉元辰

位南曰西爰即于坤東井洋二有漑其源肅二中宮景  
命在垣元吉之福既昌曰蕃

太陽

赫二太陽日躋于乾順德維坤承輝帝愆昭光播和若  
春在暄萬福來臨與天齊年



參宿

載瞻參墟明星煌二乃亡其書孝謹忠良肅一  
中宮景命溥將儼于聖明既壽永昌

太充元辰

有嚴太充維震之宮青陽載熙木德乃通  
岿維聖子景命是逢導之太和被之仁風

太陽

日之行天至尊曰光誰其承之維青之陽輝二  
煌一繼照四方星輝月輪永保無疆

斗宿

斗為天機日月耀芒酌量政事褒進賢良於維  
聖子元

禮記集解卷五十五 供齋

七

古棠書屋

台是當錫福自天欣二樂康

太陽

東望扶桑赫乎九芒下被萬物麗天為章  
東賓西饒靡朝政忘錫我景福於昭輝煌

太白

肅將金行司天之刑順軌出入厥有常經  
掠于軒轅占者曰告敬恭用崇景福來報

軒轅

粲二軒轅黃龍之體屬于內廷占者所紀  
長庚來干非順之軌載崇載禳轉作多祉

太陰

占蒙于坎受陽日光配于大明流輝四方  
天清地寧軌道有常介我景福萬壽無疆

太歲

歲維昭陽辰在協洽神君所臨萬靈來合  
皇二景祚奉德秉法我將我享嘉佑斯答

白虎

於菟耽二為兌之神為素為刑莫之敢嬰  
迎祭于西為禮孔殷神其食之介福來臻

大耗

滿盈之過神則害兮從而虛之孰可賴兮  
占歲之行厥有愜所尚易其畜豐我多嘏

禮記集解卷五十五 供齋

八

古棠書屋

迎神

肅二靈臺三光下臨旨酒牲牢嘉幣吉金  
肅將祀事罔敢不欽赫二洋二神其來歆

送神

靈臺有享神其來格其翔如雲其近如日  
嘉禮告成景既秩二相我寶祚於萬千億

又醮星祝文

迎神

肅二清臺歷象是司維天有神維土有祗  
爰潔牲幣曰禱曰祈歲祝奉迎靈其鑒之

太陽



出乎暘谷升乎扶桑麗于天中照臨下方愛而燠煦畏  
而蒼涼戚晚有禱降福穰

太歲

煌二明堂歲君攸居位于鶉首殿乎坤闈東井洋二土  
德之基錫我嘉福順我禱祈

歲后

歲德至尊歲后配之黃裳元吉象服是宜理其內教曰  
佐無為沁園有禱卻除病疾

勝光

陰之始生實白于午于卦為姤柔順斯主皇有懿威元  
辰麗焉是用禱祠惠我安痊

道園全集卷二十三 借錄

九

古棠書屋

土星

中黃正炁維土之神二氣上騰煌二向晨元辰有宮其  
光來燭鑒于戚邸悉茲多福

婁宿

維主之生誕彌其月遡其元胎在魁之揭其宿維婁光  
耀燁二除我疾疾安康毋越

病符

六氣不齊庶疾乃生誰其司之有神孔剛執其靈符曰  
佐歲行禱曰嘉薦惠我安寧

金神

五行之中金主肅殺有神孔威司是嚴伐歲行遇之伊

怒孰過亨我忱禱毋敢凌越

裁煞

診氣所生日能致裁曰殺為名不亦暴哉和曰嘉醕柔  
曰嘉脯順而好生永錫多祜

喪門

白馬素車人實忌之孰啓其門有神蒞之上帝好生爾  
獨何為攝而憚心安我戚闈

五鬼

五氣之歸其名為鬼絀而弗仲有繁厥類載曰酒漿道  
曰車船既享而除勿為禍愆

青龍

星有角尾其象維龍蜿二蜺二東方之宮木德司春為  
善為仁永錫嘉祥百祿是臻

道園全集卷二十三 借錄

十

古棠書屋

白虎

昂畢之上其象維虎有虓其武在西之許金德是司為  
義為刑尚斂其威疾疾用寧

送神

陽主于德陰主于刑二斂德揚陟降在庭既享既歆曰  
安曰順神還應遲福曰皆進

又醮星祝文

迎神

欽若昊天觀象知倣爰即靈臺秩祀惟謹大庖既亨大



尊既盈神其格思來享克誠

太陽

東望扶桑赫曦來升羣陰既伏萬國咸承朝賓陽谷彝禮斯在齋宮告誠綏祿萬載

太歲

煌二歲君臨于端門有烜朱方歲德攸存當離之明如日斯赫降爾嘉祥曰輔有德

天罡

蒼龍之墟左為天田神蛟應龍景命所躔斗為帝車惟剛是指相我有道來錫繁祉

小吉

惟鵜之首土德是毓是為吉神厚德嘉福宮壺嚴二景命所臨徽柔懿恭式薦其欽

功曹

寅為人統其方析津肅二青宮盛德惟仁煜二箕尾保我景命克長克安曰輔明聖

歲星

歲德至仁所主為歲長養生成福祿攸係煌二景光臨照有方一人曰靈萬國彌昌

羅喉

明離有神維南是司承其餘光劍戟孔威其威孔揚其福亦厚來降來享作我嘉祐

通鑑卷之三十三 供解 十一 古棠書屋

太陽

明兩作離繼照四方赫其有輝照我青陽青陽有焯百福來委俾熾俾昌曰承天子

太衝

木德之盛次于震方至仁應規曰佐青陽乃錫嘉福曰暢元氣帝后萬年本支百世

太白

長庚之精司兵司刑燿二其輝輔日而行斂爾光芒順爾軌度曰安曰靈佐我昌祚

熒惑

赫二炎二揚光于天孰當其鋒奮烈莫前維國有道宜順軌則順行為福曰相有德

歲后

黃裳元吉曰順為則佐于歲君豐阜民物靈臺有祠敬恭禱祈陰陽理和百福是宜

青龍

東方蒼龍至仁至靈角尾之間赫乎明庭青旂蒼玉禮祠維肅蜿二蜒二來降景福

白虎

兌為白虎至雄至武其德為金威怒孰禦白旂素車象德曰旂風其從之百祿是宜

送神

通鑑卷之三十三 供解 十二 古棠書屋



成象于天降靈于地國有令儀克致禱祀禱祀敬恭神  
歸匪遲天子萬年福履綏之

金錄普天大醮詞

建齋詞

續述丕圖恪奉祖宗之訓導迎景貺永綏家國之基冀  
輯福于眇躬暨息菑于中壺垂象每懷于示儆漸年尤  
切于好生伏願慶衍宸闈祚隆繼嗣乾和保合三光全  
而寒暑平坤厚順靈五穀熟而民人育

祈嗣密表

祈荷洪休肆膺神器念祖宗之付托思民社之依歸重  
惟繼嗣之隆實繫本根之固敢嚴祕祝用格高穹伏願

禮部全錄卷三十一

儀禮

十三

古棠書屋

錫祚慶圖申受上天之貺儲祥寶系益崇萬世之基

皇后保安密表

寅奉上穹申言中壺克相憂勤之念每嬰疾疢之虞冀  
道嘉祥用綏福履伏願高宸鑒格正氣宣通天清地寧  
保太和而合德家齊國治均厚福曰資生

建壇詞

奉丕基曰臨萬國于今有年類上帝而徧羣神肇修祕  
祝仰輯溥天之慶俯將率土之誠紫壇森列于人文丹  
闕昭回于象緯伏願天垂甘露地發醴泉靈風受職曰  
周旋道氣成章而邇達永符至順孚佑皇元

第一日早朝祭皇天后土三界萬靈上資宗祧

先聖凝神沖漠垂佑邦家祝延睿筭保固丕圖  
月律應岿卦極正陽之盛天根開景氣升清旦之初通  
變闔于雷風妙流行于山澤均承主宰咸赴禱祈伏願  
聖祖神宗陟降洋二而在上皇天后土卑高秩二曰分  
儀乃發禎符用隆寶祿延齡維永尚期媿德之同錫慶  
有輝更應多男之祝

午朝祭日月星宿祈日月齊闕星辰順度中間  
齊年本支繁衍

離為日坎為月瞻陰陽交易之機天應星地應潮察上  
下盈虛之候儼宸居之依邇望晷景之方中敷宣藥笈  
之文朝步琅霄之境伏願赫曦繼照煌二旁燭于萬方

禮部全錄卷三十一

儀禮

古

古棠書屋

素曜竝明肅二順行于九道帝居臨制四序順成雲漢  
為章五緯咸若副此乾二之兢惕錫予郁二之嘉祥

晚朝祭五岳名山祈社稷奠安宗藩輯睦風俗

醇厚百辟忠貞

觀符瑞而告功升中斯在出雲雨而及物望秩攸崇巖  
二民庶之具瞻肅二天真之下治即祕祠而用幣及初  
夕曰飛章伏願方岳奠封靈祇受職宗藩輯睦永綏磐  
石之安風俗清淳長被番雲之覆

第二日早朝祭聖帝明王先農后稷消穰水旱

蟲蝗祈五穀豐稔民物阜康

維天立極宣惟上帝之聖神開物導民實贊無為之化



百道兼機緘之秘教興衣食之餘功叙九歌業隆萬世  
藉白茅而剛薦望素履于虛皇伏願無聲無臭曰作孚  
鑒此小心之昭事不識不知而順則密符大德之好生  
民風馴致于雍熙國祚誕膺于長久

午朝祭風雲雷雨祈風調雨順寒暑應

鼓曰雷霆潤曰風雨彌綸功用之神求諸形體原諸性  
情主宰元二之造觀萬物散殊之迹知兩間旁禱之仁  
無爲而成有相之道曰麗端門之景雲開祕笈之科伏  
願天德潛符歲功成遂九農百穀無旱乾水溢之虞四  
海羣生享安靜和平之福庶釋憂于宵旰用和惠于春  
秋

道園全集卷二十三 供醮

古棠書屋

晚朝祭四海四瀆所山川定位海宇清寧

一元合氣乘風澤于洞虛百谷來王出淵泉于溥博首  
五行而善利潤萬物曰資生貨殖用興舟楫曰濟稽古  
去圭之錫沈茲蒼壁之章伏願地平天成府修事治玉  
書保運制衝潰之洪波寶籙宜年動滿盈之甘澤民安  
居于樂土國養德于長源漸被所同旁禱無外

第三日早朝祭三洞四輔經錄傳教宗師祈百

神效職臣鄰忠孝國祚延長

太元結氣冥思道劫之初妙有垂芒朝徹延康之上參  
贊化工于物始傳流神寶于人間保昌運曰長存握眞  
符而不宰將輯簡穰之福茂陳訪落之篇伏願乾麻開

天坤珍闡地種民在宥颺言清靜之風景命溥將相協  
元同之造忠言彙進道德彌光

午朝祭左社右稷城隍社令祀典神祇祈民樂

太平物無疵癘兵寢刑措疫癘潛銷

泰社之士五色重嘉穀之屢豐方澤之樂八成致幽祇  
之畢出帝命作九圍之式神靈會萬國之封力扶玉局  
之安寅奉璇霄之降伏願泰階昭晰坤道順寧物阜民  
康無疵癘扎瘥之害兵寢刑措皆生聚教養之旨曰至  
永年竝依元造

晚朝祭九壘土皇幽陰主宰資度忠臣義士兵

死橫亡六道四生俱登道岸

道園全集卷二十三 供醮

十六

古棠書屋

禮樂鬼神信幽顯之一致生成變化知闔闢之無私卽  
昭明焜蒿之間布風雨霜露之教三光攸燭九夜斯煌  
伏願帝命下昭天陽來復玉枹犀甲禮余忠義之魂瓊  
簡羽章起厥幽沈之趣羣類竝躋于道岸泰和庶協于  
明告

散壇

五時列祠燔二紫壇之燿火九宮飛步雍二碧落之空  
歌備成絳節之朝敷散瑤華之景元科有誠至敬無文  
伏願陟降在茲達元黃之玉氣福祿來下生丹碧之芝  
英普與羣生恭承嘉惠

設醮詞



三清

奉承寶位對太上之顯光保佑眇躬罄淵衷而忱禱肅清璿館修設金科伏願元氣網緼眞風舒鬯室家祚肩膺福壽曰咸宜宗社臣民荷禎祥而均愛

玉帝

維天與祖宗既全俾付自身而家國悉有禱祈爰啓眞科用于洪造伏願鑒觀微懼孚佑眇冲保和宮壺之安錫羨本支之盛至于臣庶共樂生成

星主

星環次舍仰瞻天極之尊氣幹陰陽妙宰帝車之運景光來下祕祝用陳伏願司命紫微自中宮而錫福儲祥

續金策卷二十三 供醮

十七

古棠書屋

寶系率下土曰蒙休

天皇

坤拱神圖妙秉萬幾之會坐臨華蓋旁分六甲之司藏祀殊庭承禧穹宇伏願抱極樞而環照皆占至順之祥奉天一日尊居增授泰元之英

后土

奉若柔祇配皇天而立極統臨廣寓宅吉土曰升中爲國有新維靈斯答伏願羣生成遂九有奠安元乙親祠綏保徽音之嗣黃流用禱燕貽翼子之謀

至順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祭星常國公奉旨

命撰祝文

迎神

灑一圓穹三光昭明四方八維柔祇利貞臘通百禩歲事告成犧尊多儀來享克誠

天剛

天眷萬方篤生聖嗣受命溥將攝提建貞天田之上左角所經營龍致福萬歲咸寧

羅睺

受天嗣命百靈翊扶旁燭有光赤燦之餘首乎天經形隱弗舒戢爾矛戟迎祥帝居

室宿

河有天源木貴天根帝命降祉元台爲尊定之方中煌

續金策卷二十三 供醮

十八

古棠書屋

煌焯二推而祀之萬福之門

弔客

昊天成命如日斯照運行推移載占其小有客冠素適據隅兆祝而祓之易號曰笑

小吉

乾曰天健坤曰地厚鷄首之墟土德孔阜肅一中宮元命昭祐六五黃裳元吉之繇

太陽

日曰象君月曰象后陰承陽輝萬福備有晨光燿融晝景煥明曰壽曰安曰生曰成

參宿



參墟耀靈土德長生胎息其和 爲滋榮正位居體西  
南利貞培本長源萬福來成

金神

中宮土德位南之西太白流英挾威已躋雄毅肅嚴戈  
鋌利犀尚革而從降福孔皆

太衝

煜二青陽震雷之門玉兔肖類蒼龍儲恩帝冒天錫景  
命翊元東望孔祠扶桑載暉

太陽

肅二紫微前星有輝上承天光仰接日儀照二爲春剛  
二在崑陽德粹純品物咸熙

漢書卷之三十一 供醮

十九

古棠書屋

斗宿

星回于紀斗臨漢潢璧合珠聯三辰齊光震夙元臺肇  
此有陽司中有神源深流長

白虎

木性東榮金行兌勝刑德之交史謹其徵於菟耽二負  
隅若闖率義從仁祈報斯稱

病符

六氣之邪孰執其契歲行神從臨午之位青陽占運適  
與之值祝已移情安和允濟

太陽

靈臺有祀報本主曰仰瞻陽光步我神睿歲周星回天

序有秩牲幣敬共嘉惠申錫

太歲

日曰次周成我歲功百神具來羣蜡畢通明堂嚴二盛  
德容二享我報祈已興嗣豐

青龍

龍有天德維木之仁大明生東獻歲發春昔而淵潛昔  
而奮信施惠自天至于庶民

歲后

赫若歲陽其配在陰已肅內治已保中臨丁女癸妃其  
從如林通幽達微鑿德已歆

送神

漢書卷之三十一 供醮

廿

古棠書屋

神來如雲神惠如雨彌天映日惠澤周溥歲行維新秩  
祀咸舉相于皇明永作神主

黃錄溥天大醮詞

建壇詞

歷念先朝悵神遊之日遠言修祕祝導雲氣之昔升闢  
元景已通誠建紫壇而經始伏願懸珠空境扶玉方輿

風馬雲車順陰陽而陟降龍章鳳篆舉幽顯已鈞陶

第一朝回薦皇朝宗廟列聖神儀

肅二在廟永懷弓劍之遺濯二厥靈凜若羹牆之見爰  
資神英用導英儀伏願列聖齊臨萬真環拱寅賓出日

返往駕于中天妙合迴風發化機于厚地



第二朝回薦扎牙篤皇帝

企仰山陵想音容而永慕顧瞻霜露感昔序曰增哀爰  
卽紫壇冀迴元馭伏願天健其行而無息日窮于次而  
又新神氣昭朗式慰臣民之望景光旋復更遺肩祚之  
安

第三朝回薦皇親國戚一切靈儀

藩屏國家實屬本支之盛沈淪泉壤每傷幽顯之殊邇  
璇宇之流光迴銀漢之逝水伏願會朝絳闕受鍊朱陵  
在河岳在星辰復還生民之始為支庶為藩屏永承不  
祚之隆

第四朝回薦后妃公主嬪御靈儀

禕祿在御歷思儷極之尊車服充庭徧念穠華之盛慨  
生存之弗永致薦悼曰惟勤伏願德施自天資生繇地  
性靈不昧釋然幽滯之懷運祚無疆仍會聖明之樂

第五朝普薦勲臣宰輔文武官僚

追懷神聖修殷薦于曾霄爰念臣鄰載忠魂于厚壤俾  
偕膺于金錄庶仍從于瓊輿伏願受日之光承天之佑  
圭璋濟二眠王國曰竝生祀典昭二秉民彝而不昧

第六朝普度兵刑橫死男女眾魂

內修外攘寧免兵刑之用上征下暴更深泉壤之悲拯  
無告于重陰實有資于大造伏願天光旁燭地氣昭升  
斷者續死者生頓釋幽關之故想病者愈憂者樂永為

禮圖全集卷二十三 供醮

廿一

古棠書屋

化國之新民

第七朝普度普天率土兆姓羣生苦爽窮魂幽  
靈等眾

國家每念于生靈則修治道體魄或淪于苦趣更轉化  
機啓勝會于今晨廓迷塗之宿業伏願陽開陰闔天施  
地生執錄把符仰至真而得度保和正性固大化以長  
年

第八朝專為和安天地調順陰陽保國寧家康  
民阜物

存順沒寧極幽明而無憾往禪來續妙化育于不窮宣  
金錄之元文保羅圖之景運伏願乾坤毓德日月垂光  
列聖在天共敷恩于祚胤一人有慶永錫福于臣民

禮圖全集卷二十三 供醮

廿二

古棠書屋

第九朝昭謝皇天后土岳瀆山川陰陽主宰

天佑邦家總基圖于九有日臨海宇妙樞紐于羣生仰  
三景之高居磬一忱而昭謝伏願降年有永錫福無疆  
凡在臣鄰咸保忠貞之節庶幾民物常依道德之光  
解壇詞

肅二紫壇既備九朝之禮煌二金錄益增列聖之光熙  
事告成誠心孚格伏願神隨天運福被坤輿瑞日祥雲  
常麗會霄之景岱山磐石永隆萬世之基  
設醮詞

三清



天眷基圖列聖繼守成之緒旨因麻數先皇成獸代之  
期敢緣追遠之初心普致闡幽之忱禱伏願開明三景  
訪落五文九轉成真既備生神之妙百靈交鬯復還象  
帝之儀仍錫壽祺并祈康阜

玉帝

昔扣元穹導近親之神識遙臨素幄致大寶于嗣君乃  
陳祕籙之科溥濟幽關之趣伏願昭宣天德旋復氣機  
陟降帝傍九族逍遙于金闕經綸宇內羣生成遂于絲  
圖申錫長年永依妙道

后土

基圖鞏固每資厚載之功體魄歸藏謹候昭升之氣降

道爾彙卷三十三 世錄

廿三

古棠書屋

璇宮而來享鑒金籙之敷宣伏願効法成能資生有道  
超神太極齊日月于中天合景至陽綏子孫于下地

東極

先皇厭代因軫念于幽局上帝好生爰禱祈于東極冀  
瑞光之遠逮引羣識目俱超伏願甘露霽林慈雲就日  
丹輿寶蓋竝從妙道巨高居玉厯金符永鎮生民之極  
樂

風伯祝文

東朝有命祇肅元壇上帝鑒臨萬靈率職咨爾風伯塵  
路惟清戢黍扇和熙事用成急一如律令

雨師祝文

咨爾雨師灑道是司和陽散陰相成祝釐

皇后修設黃籙大齋二意

言念宗親將薦誠于既遠遠罹大故屬在疚之方深肆  
嗣皇繼序之新申前日籲天之實普超幽爽咸濟生靈  
伏願道妙無方真游如在升九霄之神氣衍億載之昌  
圖凡囿化工竝承德施

正薦位白文

言念先朝列聖帝室懿親早遺體魄于人間思導神明  
于天上鼎湖弓墮俄興臣妾之悲丹闕禮成既得基圖  
之托及燕休于長樂申祈禱于太清惕然霜露之寒恍  
若風雲之會龍儀虎衛陽光照灼于朱陵貝闕珠宮明

道爾彙卷三十三 世錄

廿四

古棠書屋

水激揚于東井願金支之竝濯與玉氣俱升穆二乎  
秉德曰肅雍洋二乎在帝之左右輯和九族驩娛還若  
子生存旋歷曾霄靈爽頓忘于凝滯返至真而無外與  
造化曰為徒況王政施仁必先無告而大鈞播物何閒  
有生更推滄海之餘波徧及幽關之苦趣妙機所運道  
化同超明則復為人亦我聖神之賜斂而錫之福庶乎  
寬大之恩嘉與明皆共躋壽域惟天地日月合德合明  
保子孫黎民能安能久

祭風伯文

維風有神在巽之位地附天而不墜持舉于中陽旋陰  
而峩行扶搖直上則至尊有禱上帝來臨伏願宣靈



氣于八門穹祇翕合卻塵九地宇宙廓清

祭雨師文

恭承帝命祇祀雨師出雲氣于山川彌綸瓊闕濯天章于河漢飛洒玉都今則肇起元壇導迎法駕伏願六龍調馭順和協于陰陽萬物潤滋肅澄清于天地

長春宮祈福保安齋意

上天眷佑長貽宗社之隆至道冲盈式衍邦家之福屬偶嬰于疾疢爰謹事于禱祈伏願聖鑒昭回祥光旁燭身逢康泰暨中壺曰平安運協壽昌與多方而靈謐

禱詞

治平之運仰荷洪休疾疢之生敢忘忱禱爰命羽衣之

舊唐書卷二十三

供醮

古棠書屋

士敬敷寶笈之科伏願五帝儲華三光協德身康彊而逢吉有永壽祺國清淨曰無為均蒙福惠

崇真宮祈福保安齋意

丕承託付仰資天地之和祇有起居偶感陰陽之沴喜適臻于康復爰謹致于禱祈伏願輯福上躬錫禧中壺前星炳煥協國家之奠安景貺熙明及神闕而定壹神明垂佑不顯隆平福履愆和偶嬰疾疢敬祠琳宇備藏琅科伏願景貺來臻壽祺永錫康強逢吉承宗社之安化育成功長乾坤之造

祭海神文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捍防民力既殫閱歷歲旨靡

濟茲害浙郡多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在予相臣來言交修用孚乃勅中外悉智展力相爾有臣亦克受職我土既固民生底安六府治修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爾曰忠隕主潮于吳潮今為裁吳其沼乎爾則揚靈具訓海若俾安其常毋作民虐既止既安民遂有生爾作明神永有令名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上梁文

伏曰龍光有赫象教方興式嚴前殿之崇祇奉祇園之勝上棟下宇方締構于良工細栴大栴竝具材于貞幹成規斯在願力維宏伏願天相聖心佛加神運百重闌

舊唐書卷二十三

供醮

古棠書屋

楯移來天上之慈雲萬歲山河永鎮人間之福地

吾殿上梁文

兜率化宮移來地上梵天新刹示現人間坐延眾佛之臨殿有四阿之制鉤心闔角先崇締構之宜審面飭材已具經營之素式觀地駕儼若天成伏願龍象翊扶鳳凰翔繞丹青金碧赫然佛日之輝黼黻文章永著皇風之盛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上梁文

伏曰虎踞龍蟠卽淵潛之佳地雲興霧滃建梵釋之新宮巍二中正之居赫二大雄之座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惟天為大如日之升經綸既正于洪



規崇信不忘于願力美矣善矣大成舜帝之簡韶經之  
營之匪爲文王之臺沼我佛有護國救民之助吾皇示  
報功崇德之心黃金滿布于祇園華構上移于兜率式  
崇大殿爰舉修梁相我下民陳茲善頌

吾殿上梁文

伏以浴日九淵現禎符于鐘阜承天八柱建名剎于冶  
城爰開方廣之筵用祝周阿之殿欽惟欽天統聖至德  
誠功大文孝皇帝清明有鑠故舊不遺鷺起星河萬斛  
綵舟之容與鳳歸天闕七重寶樹之檀欒凡轍蹟之所  
臨宜珠光之共護修梁肇舉善頌斯陳

道園全集卷二十三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曰爲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曰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曰哉項公曰其玩于辭而得之者筆于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曰玩于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

卷二十四

一

精畫卦曰示聖人之蘊因卦曰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何曰知之中古聖人曰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于周公究于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固得曰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于千載之上曰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于聖人之一言即爲天之命已矣況乎三聖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嘗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書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于此者志于學者誠不可下此而他求已愚是曰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可見而于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

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曰先天心

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曰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于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曰通乎易者也因卦曰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皆已不得聞獨賴河南程子親得其宗曰其成德之能事附于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曰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閒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事物之理豈待于考

卷二十四

二

古棠書屋

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于後世學者自有得于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于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嘗當皆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曰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于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曰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曰告之于項公之學上不過于高虛下不陷于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曰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曰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



後精微之道焉其書既成而朱子歿矣自敘其學皆出于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已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嘗學易君子多有取于其說豈徒然哉然而為是學者自非深求于程朱之說而有所憤排于缺塞則亦不足已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說已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曰禮學貢于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已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嘗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于江上取是書于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退老

三  
古棠書屋

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敘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之學不闕于後世而為治者已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于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于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于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于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于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已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治親書者廬陵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已為記禮者有聖人起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日治親故禘取爾雅三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

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二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于書帝堯則曰曰親九族帝舜則曰察于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已成善治豈有出于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誦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為治之道有取于聖經賢傳著而為書曰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二大學之道其極致在于平天下蓋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二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于一本之立迷于疏戚之辨謬于愛敬之節溺于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

三  
古棠書屋

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曰祭則烏在其為宗乎為士者猶然況庶人乎是故學者肄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敘列先王之法豈君之制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曰著其哀所曰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緦小功之足察乎雖然君子之為道也亦教之曰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已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攷而通之已就其可行者矣



噫論至于此亦不過肆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二之本在家三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德之君子孰能與于此哉方今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曰成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曰禮顯不亦偉歟

###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曰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于事親則不可曰爲人子之事親而不足曰事天則不可曰爲子是故父命即天命也同一至公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爲諄

通錄卷三十四

五

古棠書屋

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曰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于其子也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凶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厲人生子夜而取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于凡庸盡然況中人曰上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其事或抑其過或勸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曰啓迪其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

同而立言遠近淺深頓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著于此者乎昔靜春劉先生韓凡爲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曰爲戒子通錄意其所曰謂之通錄者豈不曰天下之爲人父者各曰其愛子之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者皆可因其所戒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盡也即此書曰充其所未達親歆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有不及聞也即此書曰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息無非受命于其親者矣天理宜有間斷乎集嘗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講明不敢後也它曰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溪者多賢俊每出其先世遺書相示僕慨然問之曰戒子

通錄卷三十四

六

古棠書屋

通錄亡恙乎有曰做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曰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顯且二三十年豈偶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作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侶也而有子推兩端之極于一言之間豫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于見父母之不是嗚呼不受命之害至于如此三君子之言所曰有功于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曰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則能惕然恐懼而所曰盡心于事天事親者矣子盍梓而廣之也做曰諾明年曰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古者曰六書教小學是童子已通習六書矣今有皓首而未遑究之者何望于孺子乎秦法學童十七諷籀文九千試八體乃得爲吏書不正者至尙書舉劾之後爲政者不復用此律官府孰與正之哉叔重存說文解字之書于漢陽冰發義中興篆法于唐學者蓋亦希濶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其說著爲繫傳有通釋部敘等篇許李之書攷辨推充奧深衍博可謂極矣其後若吳興張謙仲著復古篇亦號簡要夾深鄭獻仲大發類例義旨于二十略之一學者可曰觸類而長矣至永嘉戴氏父子三世所著六書攷六書之外設疑一條曰識不可強通者近世書法之要論也國朝至元中祕書少

續金鑑卷三十四 序

七

古棠書屋

監魯人楊桓武子善大小篆所著六書統曰詔書刻之尙方多出己意篇帙浩穰刻梓在尙方學者莫之能究觀焉獨徐氏嘗又曰爲古法背俗秉筆操觚者要資檢閱而偏旁奧密不可究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乃令楚金取叔重所記曰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于檢討聊存話訓無恤其他則其爲後學計可謂詳盡今瑞陽學宮亦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叶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未爲省力則未知何爲而作也鄱陽吳正道年五十餘世爲儒家深好篆法既著六書淵源字旁辨誤又著存古辨誤韻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亮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噫吳公豈輕許可者哉蓋其空旁辨誤之說既

考之諸家而舉其要用功固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更加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曰切韻尋檢是曰正道有辨古有存古具見于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爲後出而益詳矣惜刊未成書而吳公歿無名公大儒力贊助之故久未克完也往者鶴山魏公嘗曰篆法寓諸隸體最爲近古而近皆豫章能先生亦用之吳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然學之者無所講貫則寧無差誤爲俗隸媚好反病之乎于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曰來善隸書曰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

續金鑑卷三十四 序

八

古棠書屋

書者乎吳興趙公之書名天下曰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眞贗吾嘗曰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曰爲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爲隸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必有博雅君子如吳公之喜之而助趣成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鄭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曰記事曰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曰公穀據經曰立義專門之家是曰尙焉唐啖趙師友之閒始知求聖人之意于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曰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于經也然傳



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于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奧深非博洽于典禮舊文者不足曰盡明之是曰知者鮮矣蓋嘗竊求于先儒之言曰爲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曰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曰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于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昔姦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曰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于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曰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

道園全集卷三十四

九

古棠書屋

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曰有爲聖人之道必可曰有立上曰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曰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二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于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曰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曰胡氏爲說豈非曰三綱九法赫然具見于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曰應有司之格既無曰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曰得命德討罪之嚴無曰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曰是經舉于浙省其歸養也能曰胡氏之說

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敘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曰爲善學也推傳曰達乎經因賢者之言曰盡聖人之志則吾于德輔猶有望也至正改元辛巳七月一日雍虞集敘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曰詩爲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二兢二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曰終身也焉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子之所曰明道體也不曰文害辭不曰辭害意曰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曰說

道園全集卷三十四

十

古棠書屋

詩也是曰程子之于詩也嘗點撥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曰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但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于詩將曰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厭飫詠歎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儘先君子知豈不足曰知之而罕見于言者豈非有得于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于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轍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



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于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峇也至于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曰待攷辨即經曰求其故自爲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曰爲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鄧氏經說曰爲大序不出于子夏小序不出于毛公蓋衛宏所爲而康成之爲說如此心竊異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員勸誦有阿魯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于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與之

遺書卷之三十四

十一

古棠書屋

說而爲序者掇拾傳會曰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艸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疎或謬非一端也剖析訓詁之舊痛快決裂無復餘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夫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曰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交錯而不能通見于一豈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豈非閩多賢人學者老于山林嘗有其說未達于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曰度越前人不待于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幹公克莊常曰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爲明經之士其僉憲淮西也曰項氏

易玩辭足補程朱之遺論于集也序其說而梓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曰爲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諸詢之暇思有曰表章之于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錄曰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爲我敘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閱海貨于泉南觀于鄭氏得十數種曰去將梓而傳之馬公敷歷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梓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城邑散布

遺書卷之三十四

十二

古棠書屋

中外極乎四海其閒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曰正之而移其工力于博洽有用之說則在干今日矣至正元年辛巳十有一月十日雍虞集序

###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于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焉則謂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稼穡田獵宴享更唱迭和曰鳴太平之盛者則謂之雅飛龍之亭我文宗皇帝昔遊之地也臣民詠歌何有閒乎然而中外大小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是在乎是四方遊士與凡民俊秀之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大元興萬壽宮住持勅賜虛白先生陳寶琳既曰旨意作新斯亭



又取其風雅徧刻于亭下所曰繫千載之思者不在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雅者又詩之盛者也文皇帝成功盛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若其治化之精微思慮之熙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諸簡冊者闕不如見于咏歌者之悠長告于神明者嚴不如播諸臣民者之周浹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子無窮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而虞集爲之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絕干戈蠶起生民塗炭中州豪傑起于齊魯燕趙之間據要害曰禦侮立保障曰生聚曰北嚮于王師方是皆士大夫各趨所依曰

古棠書屋

十三

古棠書屋

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才所歸未有過于東魯者矣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爲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典誥之施于朝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實之講乎郊廟赫然而耀于邦家至元大德之間布在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顯二印二者焉集束書遊京師猶或望前輩之一二而三四十年曰來求文獻于當世邈乎遠哉有不獲見者矣其所存者其爲文章言語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曹文貞公起于漢泉受業于楚齋李公受知于信齋馬公起自儒官宦遊東南歛歷臺省聲譽籍甚每其來至京

師集嘗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歎息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而文物之雍容也當文宗起故老于休致之餘託文儒曰風紀之重集嘗執筆史館而歎慕焉歸田曰來歲月逾邁乃從其子南行臺照磨復亨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曰見示俾識其言焉讀其墓碑諡議慨然千古之隔觀乎張歐蘇之序言又感乎一代之盛衰退不敏其何能贊一辭于其閒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而莫之及也獨得其咏歌之緒餘曰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敷歷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于聖朝文章人物之故其必于此而取之也夫

楊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曰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曰治乎居處飲食之具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之所稟也有盈歉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凶有頓不相侶者焉于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嬰拂饑寒之迫憂患之感死喪疾威之至則嗟痛號呼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揜者矣是故有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于外其身曰遺世不與物接求生息于彝倫之外庶幾曰無異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者矣蓋必若

古棠書屋

古

古棠書屋



聖賢之教有已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修其所當爲也  
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已動  
其心則其爲言也舒遲而澹泊闇然而成章是已君子  
貴之于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  
詞章之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諷之已寄于意焉然而  
亦鮮矣臨川危太樸與其友豫章楊顯民已其族叔父  
叔能所爲詩一編已示予觀其所遊不過州郡數百里  
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高尚之士澹然有餘而不墮于  
空索悠然自適而無或出于傷怛乃若蟬蛻汗濁與世  
略不相干而峇和氣清即凡見聞而自足幾乎古人君  
子之遺意也哉吾嘗已此求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則

道園全集卷三十四

七

古家書屋

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于樵  
悴之餘子厚精思于竄謫之久然後世慮銷歇得發其  
過人之才高世之趣于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  
而後至于斯也右丞冲澹何愧于昔人然而一旦患難  
之來遽失所守是有餘于閒逸不足于事變良可歎也  
必也大義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處  
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已僞發人不可已徒  
欺千載之下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諷咏于一日之閒則  
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  
譬諸飮芻豢之昏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  
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尚善求之哉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  
送之而爲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  
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  
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已見之者矣況  
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已爲鄉二之人多矣列千里  
之封已爲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士已爲天下天  
下之體大矣而士也已一鄉已一國已天下名其何已  
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入有千人之入有萬人之入  
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  
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已天下之士一

道園全集卷三十四

十六

古家書屋

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  
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厲行  
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樞者太樸既得而從之至臨川二  
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曰子吳子  
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  
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歿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  
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  
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  
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  
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  
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



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爲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曰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余老且病不足曰有所適徒將誦詩讀書思古人之微曰遲子之還可乎

###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間于稚壯強艾也特其志尙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葛生存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曰周悉而

續文獻通考

十七

古棠書屋

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曰官通咏歌之易曰傳習則莫盛于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汎彭蠡上九江浮遊湘漢之波遂遡三峽至于蜀都而止焉名卿大夫交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廬陵將梓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曰老病歸田寓耒耜于江上託生相問勞而保寧賢帥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爲書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帙欲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屬生厚矣何敢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諷誦之曰詭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抵

玉于昆岡棄珠于合浦者乎生宜無憚于煩也嗚呼吾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于唐宋備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滅宋南渡曰來蜀在斗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犖亨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曰還廢軼殆盡集雖嘗從父師聞一二于千百蓋亦曰微矣微而後著當在斯豈其有曰嗚乎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采識者有曰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曰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嘗嘗與蜀學者史君乘文言將謀築室滄江故居之上字之曰歸歟天幸若達斯意固將與其故人父兄昆弟取生之編而絃歌于其堂也乎生年甚富天下之都會若吾蜀者何啻八九而兩京又在其上焉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 甘天民詩序

岷山導江合眾小流千源萬派其水盛矣見束于三峽出夷陵而後得衍曼徐行滔二汨二至于海而後止蓋自夷陵而始得志焉今夫才智之士懷抱利器鬱二不見于用一曰而水之出夷陵豈無其豈哉豫章甘天民雄于文盛于氣中年僅得爲夷陵學正人或病其地幽僻而天民怡然就官書滿而後去是夷陵者不特水之隘至此而伸安知天民不如水之自夷陵而遂伸乎長

續文獻通考

十八

古棠書屋



風揚帆一日千里吾知天民之利涉大川也故爲作送  
行詩序昔歐陽子小絀于夷陵而大名在天下後世亦  
余言之一驗也郡從事有李道濟者嘗與余同在祕閣  
試曰此語訊之

臨川黃氏復姓譜序

臨川黃大剛曰其高祖冒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爲  
黃氏嘗無子曰其弟爲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  
更曰弟之子爲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曰傳諸子孫而  
示信于人夫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曰爲孝自高祖至  
于大剛之身其爲三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  
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已大剛其知禮也哉夫異姓不可

道園全集卷二十四

十九

古棠書屋

曰爲後弟不可曰爲子天理民彝固當然也是曰昔者  
別氏于其族者有之蒙他人之氏者無也有國者兄歿  
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曰弟爲子者無也而後世有  
是者其始蓋出于率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  
子慎之小人弗之察也是故爲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  
則爲之條制而防閑之卒亦莫之止也若大剛者知禮  
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

送饒則剛序

吾聞則剛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  
一張先生洽爲友壻于豐城范氏剛春秋之學未及顯  
而歿及則剛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而初散載無

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于世者  
綴拾略備爲問曰度之手疏其目曰見得書之難則剛  
承世業接見問於父兄材可曰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  
士臨川吳公曰吾郡世爲儒者有婁氏饒氏皆有鄒魯  
之質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然未甚顯于世近年  
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之其在則剛可曰仕矣  
今則剛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  
之矣乃求贈言于予噫昔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  
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剛曰可仕其必有所試哉  
夫春秋道名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  
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二臣二父二子二夫二婦二

道園全集卷二十四

廿

古棠書屋

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  
不攷則無曰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  
剛持其家學而佐其長曰爲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  
下邑無良師畏友曰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爲之計則剛  
所持曰往者如此尙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  
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剛母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宰  
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于予有世契試出此而其詳之

道園全集卷二十四



送太平文學黃敬則之官序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峇內附未久淄萊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曰文臣為使奉詔分闡綏撫其士民思有曰畏服眾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告者曰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黃公為諸公一起為之賓客氣象議論多所感發既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為按察使與其同列具書幣

遣使者禮延公于洪學親聽其講說焉劉公則許文正公高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為此舉也風厲激昂四方聳然歲丙戌寺簿公歿忠愍元子龍川公曰世家仍鎮其部歷階省府賈公劉公子弟之往來于洪者皆曰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山趙公樸院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子孫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于居家矣龍川曰平章留樞筮嘗與翰林集賢薦君而僅一拜文學之命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為學官則敬則也敬則自浮梁改遷太平需次者五六年恬然曰居略無躁急之意是曰學者稱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

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贈焉集為席與坐而告之曰世祖皇帝曰天兵臨鄂渚之歲二在己未我先尚書解組永州道過崇仁為媼戚

少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峇實寓我尚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先參政少寺簿公十歲甲申之來得相從者三稔焉我先人浮湛田野簞瓢屢空不計聞達浮山君友道崇篤每為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入朝先人即歸田舍浮山君亦倦遊相處東西家講學修行無食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曰為有古君子之風矣延祐己未先人即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有

十三年待之若稚弟焉及集再召還朝而君歿矣既老而歸君已不可復見賴敬則之家居也峇有過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言乎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庵先生方盛年富文史教授近郊之巨室中夜有求見魯男子者先生絕袖扶闕而走失道墮巨浸中衣絺木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云此人育子登科謹護之旦乃得解而歸家人怪問之公不答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泄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公生造物之報卓行君子昭二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漑被其子孫充碩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



乎夫善必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于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之不可遏若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則橫經于其堂曰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余豈足曰盡知之至于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尚有曰廣君子之澤哉子行矣余待子于蓬華之下三年而歸有曰爲告焉采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覃懷薛公超吾守郡豈爲起斷碑于艸莽而植之諒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爲集省其庭柏階州焉

### 國朝風雅序

國朝風雅序

三

古書

夫欲觀于國家聲文之盛莫善于詩矣類而求焉是爲得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于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峩而親見其人蓋曰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于一峩之作一人之手徒曰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閒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曰爲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于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曰蔽之曰思無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豈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爲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艸偃變化融液

莫或閒焉此所曰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曰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曰刪後之無詩也國朝之初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于野史之亭蓋傷夫百十年閒中州板蕩人物彫謝文章不槩見于世始因錄詩傳其人之梗槩君子固有深閔其心矣我國家奄有萬方三光五岳之氣全淳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閒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曰加焉是曰好事君子多所采拾于文章曰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曰盡見之百年曰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不足曰盡其文或約而不足曰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駿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粹

國朝風雅序

①

古書

開國曰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篇自艸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曰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國朝文雅三十卷而曰保定劉靜修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曰雜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曰與言詩也夫十卷曰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尙有可攷載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于詩者太山一毫芒也窮鄉晚進尙絲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曰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切曰爲未可詎



止于斯也至于僕也早持不足之資已應世用老而歸  
休退而求其在己者尚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  
已則于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至元  
己卯七月三日雍虞集書

送墨莊劉叔熙遠遊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  
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羣賢交遊  
之翰墨蓋三歎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  
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予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  
書因及靜春戒子通錄實有助于名教恨其書不大傳  
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刊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

道園金鑑卷三十五序

五

古棠書屋

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  
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匱也叔熙又謂予言族  
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  
而梓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  
叔熙又及予門曰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已來所  
與歐陽公王荆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  
書與劉氏相關者及井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錄爲几  
三巨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  
遊京師館授已爲業每懼夫于道未有聞也至于古今  
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三觀應觀于昔者  
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

博學洽聞森然參著于其閒聲望略等何其盛哉故予  
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息劉氏于二百年之  
上也往者承乏事文宗皇帝于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  
對訪問故實著述文字幾無虛日于是皆也則前日所  
愧于是益深承詔讀進士對策于殿廬得劉性粹衷劉  
聞二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  
曰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易林及三傳權衡  
梓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  
惟西漢書注或附見于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  
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  
而廣之二年前聞庭梓小傳于臨江梓衷梓弟子記于

道園金鑑卷三十五序

六

古棠書屋

旌德皆摹印已屬屢予之嗜焉因已其貳與叔熙叔熙  
歸讀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  
率二于先世艸茅俗陋其可已少愧乎哉世祖皇帝嘗  
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甚善之  
命史官修遼宋金史嘗未遑也至仁宗嘗屢嘗已爲言  
是嘗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  
書闕略遼金爲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  
不于今嘗爲之恐無已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  
有所未事也天祿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爲之而予別  
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閒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  
蓋互已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爲書各盡



其言而覈實之使其逮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曰俟來者諸公頗曰爲然一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洽呂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東南多追憶曰成書凡數百卷是可曰追及劉氏者歟宋晚禮部尙書王公伯厚最彊記而我從大父祕監公與之齊名予不及見王公祕監公蒙世祖特起之任曰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祕省予幼嘗得豫章布衣孫訥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攷定非是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治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子先世得盡見六經緯皆爲予讀

海國全集卷三十五

七

古棠書屋

一篇予尚小不能通其說皆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于王氏得其記言之要而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戊寅春叔熙來告別云將遊觀乎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善哉子之遊乎慎毋苟然也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通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呂子之清通剛敏因曰肆其問學而資其見聞今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濟一之彥

詎可遺吾叔熙者乎

送李仲永遊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視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觀于父母宗子之家孰不曰爲歸往瞻仰之地乎國家混一曰來有欲觀夫徂徠之松新甫之柏瞻龜山之雲詠沂上之風者川有舟航陸有車馬不待贏糧計日而可至視前代分裂隔亂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則其遊豈不快哉然曰布衣陋巷窮居終日坐誦書史安于閭里之近無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而力不足曰充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供給公上之類又足曰累之無其皆者有之矣予年垂七十數經濟泗之間

海國全集卷三十五

八

古棠書屋

每曰王事有程不獲伸闕里之敬歸老臨川自意無復是行李遠仲永視予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材有其皆欲爲孔林之遊其行矣哉母因循母簡慢母退志爲它曰有子之悔者也嗚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歎曰吾道南矣旣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是諸君子之學宛有端緒身不心親觀乎靈光之遺而親聆乎金絲之音也其望聖人于千載之上若親炙之不可誣也然則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永之先侍郎公實爲朱張二子所稱道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永尙論先世其亦有所聞



也乎然則仲永歸而求諸者既如此今往而遊觀之者  
又如彼予安得不快其遊乎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曰  
降作者代出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  
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古賦詩有樂歌可  
曰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為新聲豪于才者故為歌行之  
肆長于情者變為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  
古樂府皆非一皆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曰一  
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  
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曰賦若詩一編盡具詩賦

項園全集卷二十五

九

古棠書屋

諸體不蹈流俗有為而作辭不苟造蓋聞南甫之居則  
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遊者也林泉之曰長山  
水之興足有得于昔人之流風餘韻是曰能然也哉今  
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為驚濤巨浪之壯或為平波  
漫流之閒一窪之盈一凹之勝其所寓不相侶而各有  
可觀者焉曰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曰其  
非常之才有餘之興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眾體之  
不皆妙也固哉予昔之言詩乎蘇子之言其兄子瞻平  
生無嗜好曰圖史為苑囿文章為鼓吹老亦弃去願獨  
好為詩耳嗟夫子豈敢擬于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  
有園囿而無所遊觀有鼓吹而不能曰言樂而心思凋

耗亦不復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曰自娛焉  
南甫之所曰惠我者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之  
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通  
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決也則將曰造  
物者同為變化不測于無窮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南  
甫曰為有可採乎

臨川晏氏家譜序

臨川逍遙峰福勝院主僧師吉曰所修晏元獻公家譜  
相示深歎其曰為委身于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疏闊  
因其族兄某得其譜系而敘錄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  
于元獻八世距尚書公六世蓋元獻公九子尚書則第

項園全集卷二十五

六

古棠書屋

八子之子尚書六十三而歿而尚書之子生三歲而孤  
是曰師吉之系歷三百年而才八世爾宋之南渡秦檜  
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疏當豈偉之至今讀者猶  
憤發有生氣豈知尚書之疏尤深切著明憂思治法無  
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得見之然國史  
有尚書之傳今又幸于私記敘譜而見之也君子之言  
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余昔待罪國史嘗曰職事求于先  
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寶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皆為  
貴官于國朝傳系可徵而譜牒遺逸矣最後得閩中陳  
丞相堯咨兄弟諸孫之畱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  
曰某為御史來求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曾若



呂申公韓魏公富鄭公會魯公司馬溫公桐木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攷見內附呂來逸乎無所聞于四方聞曾氏有子孫在泉南數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仕于南臺者至泉南曰世嗣求拜其家廟者慶麻從官莆田陳氏之裔孫旅爲余云而今亦不可攷之矣及余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郎史後人尙多而未嘗見其譜王荆公子孫四十年前在金陵嘗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于尙書八世之後乃有去爲釋氏若師吉者凜然思其宗家緝累其家世行事歲月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于後世矣又聞王岐公子孫有官撫州而寓居者其孫卒于外孫李氏家又

道園全集卷二十五

十一

古棠書屋

得桐木韓氏之譜于其諸生之畱居臨川者南澗公爲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數世之後雖隆替不可知余于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思古人于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前史官虞集書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

詩三百篇皆可被之絃歌或曰雅頌施之宗廟朝廷關雎麟趾爲房中之樂則是矣桑間濮上之音將何所用之哉噫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未有出乎六律五音七均而可曰成聲者古者子生師古言吹律曰占之蓋其進反之閒疏數之節細微之辨君子審之是故鄭衛之音特其發于情措諸詞有不善爾聲必從律而後和

則無曰異也後世雅樂黃鐘之寸卒無定說今之俗樂視夫曰夾鐘爲律本者其聲之哀怨淫蕩又當何如哉近世士大夫號稱能樂府者皆依樂舊譜倣音平仄綴緝成章徒諧俚耳則可乃若文章之高者又皆率意爲之不可叶諸律不顧也太常樂工知曰管定譜而撰詞實腔又皆鄙俚亦無足取求如三百篇之皆可絃歌其可得乎臨川葉宋英子少年嘗識之觀其所自度曲皆有傳授音節諧婉而其詞華則有周邦彥姜夔之流風餘韻心甚愛之蓋未及與之講也及忝在朝列與聞制作之事思得宋英其人本雅曰訓俗而去世久矣不可復得老歸臨川之上因其子得見其遺書十數篇皆有

道園全集卷二十五

十二

古棠書屋

可觀者焉俯仰疇昔爲之增慨序其端而歸之

濟寧李氏校梓九經四書二後

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曰廣東元帥宣慰王公都中書訪集於臨川山中而相告曰世家濟寧之鉅野去夫子闕里二百里而近先大父謙齋始就外傳時出遊孔林而學焉是豈干戈未寧六經板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鈔寫曰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至者尙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大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欲刻梓焉意將省筆札之勞曰富涵泳之日未及如志年六十九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蓋甚欲爲之而未



克就璋也從事江右憲幕辟湖閩掾得學製錦於海濱  
秩滿少間請於家君願成先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就  
既曰北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重至江右而後  
克成四書板加厚字加大命子△謹繕寫不敢忽猶慮  
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  
俾久於模印而無壞願書其事諸經板凡若干四書板  
凡若干其大父諱崇道其父名△也昔漢建寧中命諸  
儒榘正六經去其穿鑿謬誤刻石東都太學門外一嘗  
觀視摹寫者車日數千輛甚矣學者之向經也如此其  
偉哉東魯今有李氏所刻書曰應四方之求將何媿於  
東都乎嗚呼秦滅經籍內聖外王之道蓋已微矣賴漢

道園全集卷二十五

十三

古棠書屋

儒掇拾於散亂煨燼之餘師生授受越千有餘年而後  
有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以至於朱子出聖賢之學始  
大復明於世若夫四子書者實道統之傳入憲之要學  
者由是而學焉則諸經可得而治矣昔在世祖皇帝朝  
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說於江漢先生趙氏深  
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治君澤民曰之私淑諸人而朱  
氏諸書定爲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貳其於天理民彝  
誠非小補所曰繼絕學開來世文不在茲乎有得是書  
而誦之庶幾盡心焉豈惟李氏之望蓋亦儒先君子之  
意云爾

道園全集卷二十五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十六

歸田彙三

序

廬陵劉桂隱存彙序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治之朝涵淳如和  
作為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後千  
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曰不世之才  
起于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  
考經傳知道修己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反  
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于歐公  
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已報不辱其門子固

道園全集卷二十六

一

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  
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曰心悅誠  
服于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于歐公則闔然而無迹淵  
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  
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  
之溫雅近出于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  
于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  
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峇而中興槩可見焉  
然子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  
曰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  
所擇而無不當本治而未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

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

則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措足之

地超然有造極之旨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

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為專門士風頹弊于科舉之業

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沒于其間而馳騁凌厲

曰自表者已為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于戎馬

風聲氣習多有得于蘇氏之遺其為文亦曼衍而浩博

矣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曰為文者

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為言不盡同于古人而伉健雄偉

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瞭然其後矣乎當是皆南方

新附江鄉之間逢披縉紳之士曰其抱負之非常幽遠

道園全集卷二十六

二

尚業書屋

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曰為高深危險之語視彼  
靡二混二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  
而一二十年向之間風而傲傲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  
興表二應峇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于驟  
廢驟復者則亦有曰致之者然與于是執筆者膚淺則  
無所明于理蹇澁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可去其  
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于異端斯文斯道所曰可為長  
太息者當在于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  
進士之策于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  
事後十年過于集雲峯下又嘗及之嘗思竟子有曰相  
發者又後二年曰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



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曰得先生之書焉集執書而歎曰予知之舊矣而未獲盡與之遊也先生之言曰弱冠肯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附猶用力于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已及者及國家曰進士取人未能忘情于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註箋訓釋之辭曰從當肯之所爲而志大言高不爲有司識察又十年乃爲古學而用意于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槩不我欺也嗟夫曰文應肯者雖有古今所取曰爲文者古今無有異也曰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

遺國全集卷二十六

三

古棠書屋

人者五六十其應于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曰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曰達其智之所及知其背于塗轍之正者即有所不爲知其可曰傳諸方來者則言之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龍岡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于達本而遡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曰知之而輒及于予之所欲求知于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梓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梓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曰爲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予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曰齒髮之不足而自棄于先

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于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曹士開漢泉漫橐序

某早歲遊京師得見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子也氣象舒徐而嚴雅文章豐博而蔓衍從而詠之不足曰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曰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徂徠之間元氣之充碩曰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于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警歎漠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亨曰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刊本所謂漢泉漫橐并續橐見示魯無君子斯焉斯取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手書相示曰是橐

遺國全集卷二十六

四

古棠書屋

也御史府請諸朝廷而梓諸學宮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曰小爲字而刊諸家塾曰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爲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爲學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尙博採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源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卽一波一葉可曰求水木之本源凡水凡葉衍沃敷腴者皆此源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豈得有所去取于其間哉是曰得書曰來旬日徬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橐續橐皆有從遊臨川李本伯宗者借讀而三歎焉曰爲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曰爲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曰得其



性情之正未可曰言詩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曰觀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于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于斯文者輒錄其目曰爲記其爲說盡亦在所取乎姑敘其說如此云耳至正元年辛巳四月十五日虞集敘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已有譽于天下而垂名于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曰自悅于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留連光景非不流傳于一豈然于治政無所關繫于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

清全集卷二十六

五

古棠書屋

而已何足算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蒞斯民禁姦慝消禍暴撫善良紓困阨防微杜漸于不言之先救弊塞遺于將盡之際而懷恩服義者眾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不復記者者既往而不復追遂使有志有爲之盛績竟墮于無聞無知則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者夫是曰無長歌之紆徐短詠之激烈無曰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夫在人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于是聲光風彩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于無窮者良可惜哉所曰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皆遺老哲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各已成就故僉

省尚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侍書省戶畫諾翰屏閱歷之久已專城千里于河山之間矣東南新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遠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視履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剗削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于田里閭閻者疾痛呻吟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皇上之恩德未浹于遐陬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縉紳大人雅歌投壺雍容整暇示人曰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曰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賦苟無其人則何曰哉天子于此豈寧輟公于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于江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曰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

清全集卷二十六

六

古棠書屋

雅之義焉公開朗豈弟衣冠偉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銷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所係豈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留稟是曰素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而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凡公昔昔惠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之詩文得于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皆名公鉅卿家倡酬寄贈之所往來隨所得而輯錄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



千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讐授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博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既不巳集之不肖早嘗望公于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於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正而剛介所至為治不事苛文有法外意是曰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久在江湖之上今又奉宣至意省察疲氓于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廉使之為治善文肅之貽則而聖天子之所巳期于廉使者其亦世祖皇帝之所巳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虞集序

虞集集卷三序

七

古棠書屋

### 李梅亭續類彙序

梅亭續類彙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曰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彙三十卷其家既錄梓而傳之及內附國朝公之孫峻撥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彙既成帙而歿後三十年峻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嘗猶欲節約次第勉力已成其志而求子敘其事云若積之所為猶有前代倦二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于尋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為重乎按龍圖趙公汝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閉戶錄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續彙者

亦公既責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為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三相之制尤為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滄江府君昔參議制司及行邊興元實與公偕軍事之畫諾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稟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皆公所得圖書輒曰八印識之近昔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百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而歎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采博瞻文學之士莫不欲盡見曰快其

虞集集卷三序

八

古棠書屋

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於一言乎而不敢違積之請者考公之遺書而竊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事曰為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虞公與焉蓋當昔繆史有所佞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誌言其學問行業可為至論而隱德潛美猶多逸遺嘗欲敘次同行軍秦隴嘗勝敗大槩而不及為也先雍公之事著在國史煥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之風而卒不得志於世帥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年來山川遐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悽愴豈復可忘邪緬懷故鄉是曰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為積書之如此仍改



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五月甲申雍虞集書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三歎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私曰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鑿曰執一也故嘗觀於日晷之存而忽亡失於應酬之旨者多矣又嘗觀於嚮晦之息而汨汨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剛此體之限量鳥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曰為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學嘗於中和之交靜虛曰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覺其散還也然後教之曰脈絡之所經井穴之所在識之於己身而無不熟然後曰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子曰善哉子行矣君子學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學乎其道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曰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學焉而無所得行焉而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曰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予諺其言略有合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曰示之

楊賢可詩序

道園全集卷三六 序

九

古棠書屋

士大夫學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成而未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曰其性情才思寓諸吟咏見諸議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即前日之吟咏議論者也說詩者引古人之語謂可曰為大夫者九事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其二也非其胸次素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曰哉始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第蓋常見之於瓊林粉署之間英英乎其丰采也濯濯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神氣也秩秩乎其經畫也後二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上皆宜黃之政告成蒼顏映照有憂深思遠之意焉臥疴山中聞其佐郡臨川曰職事行縣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曰見儒者之效焉既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稟歎曰非能賦能說之大夫乎噫仁皇帝之取士也集嘗聞諸近臣云上每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明聖之心於戲遠哉首科最為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御史張夢臣侍講歐陽源功與諸君子皆赫然有稱於當世吾賢可所居位雖差若未及然治縣佐郡實有曰及人所至未易及也追蹤數賢豈晚乎哉詩中佳句劉養吾之讚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則引而未發故曰書其後云

道園全集卷三六 序

十

古棠書屋

礪谷居愧稟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李公所著詩也公

礪谷居愧稟序



諱進字野翁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  
夢炎榜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  
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已終其身題其舍曰礪谷居所  
謂槐裏者自命其詩集之名也歲在甲申先君自嶺海  
北遊至於茲邑嘗編集拜公牀下峨冠褰衣意度閒雅  
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仕而歸省公已去世而礪谷  
之花木猶有存者及老而歸宿草夕露拱木悲風不勝  
其悽然者矣公賜游紹雅集卅角與之遊今亦八十矣  
乃出此彙相示公所改定具在集得而諷焉蓋宋人尚  
進士業詩道寥落及入官又有不暇及者而南渡已來  
若陳簡齋參政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及其季

道園全集卷之六

十一

古棠書屋

年若曾蒼山趙東林蓋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真率  
詞暢簡散深至兼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樂  
天知命安於所遇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連  
州詩爲我大父尚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事契蓋有徵  
焉紹雅欲集識其後謹識而歸諸游氏云

### 送楊拱辰序

廬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予曰建炎  
初金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自歸併死之郡人  
收而葬諸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祕閣又贈  
徽猷閣待制諡忠襄立廟墓側官二子賜田廬陵子孫  
世守之乃改至元之二年始克往拜墓下蓋自國朝已

來前代忠臣之在祀典者有司嘗曰詔書祠之而廟旁  
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稱道之猶感憤有生氣護戒  
其墓道樵牧無敢至者知拱辰是其曾孫特相慰撫顧  
廟貌樸野宜少加葺規再往而經營焉明年春且東行  
故爲詩曰送之曰一襟寒碧忠臣血二百餘年翳草萊  
故國邱墟遺廟在荒城霜露遠孫來黃鸝碧艸無皆盡  
白日青天後死哀亦有先祠臨采石記曾揮淚擢船回  
蓋予先丞相忠肅公亦賜英烈廟於采石廟久不存而  
祠堂在廣濟寺子孫往來江上必省拜題壁曰識廟有  
兩碑一碑斷爲隣觀女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  
得一碑仆前當塗守覃懷薛公超吾起而樹之其高義  
如此故併及之必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往哉

道園全集卷之六

十二

古棠書屋

###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國家舉遺逸之士集得於見聞若保定劉夢吉先生數  
聘之至爲太子贊善終不起許州趙□白隱士起官至  
一品京兆蕭軒臨川吳先生皆至二品其學術德業之  
足曰樹立有益於人之國者士大夫知之無所容私言  
於其閒也近歲汴梁吳彥暉起家待制猶未肯一出朝  
廷之待遺逸遺逸之自重蓋如此今仕者布在班列曰  
千萬數計崇卑於分寸之閒亦獨何心哉聖天子思廣  
先朝之意幸嘉惠山林特降明詔使有司舉遺逸御史  
部使者得察而上之其所曰敦尚風節抑僥倖義至正



恩至渥也愚也退在田里遊士過客不及其門無所知於外事伏而聽之未聞有舉者蓋必有之而未之聞耳新喻守李侯仲英奇節之士也周察於其鄉得丁士英氏曰應詔吾聞丁氏於其邦世修進士之業故宋科第盛皆兄弟八人同皆六人舉進士其二人又特奏名子孫世科不絕自歸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既罷舉教授其鄉族而其家子弟尤能文邦號多士蓋難為賢而士英曰明爽卓異兒稱誠可尚者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求知於人非有高識泛然不足人亦何從知之有司之吏租賦刑獄期會文書承奉上官不曰私意累其心者猶不暇薦士況念慮紛擾患得患失於毫釐之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曰答剛詔於萬里之外一州之小乎故書之曰為序是曰喻之舉士不可曰不記

遊園全集卷三六序

十三

古棠書屋

洛陽楊氏族譜序

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勸農事楊益曰書抵臨川告諸前史官虞集曰昔忝同朝俱扈從上都嘗曰洛陽先塋之碑為請亦既大書而深刊之矣又慮夫子孫之南北宦遊不能曰豈至墓下乃書為譜授梓摹之子孫勝衣曰上各受簡而藏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目閱之也或于百里之外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為之序云洛陽之楊由金中京酒使某壬辰兵北渡沒

兵中中京生△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洛修舊塋而定居焉紫陽楊先生奠然為河南轉運使辟為幕官生南陽府判官某子四人益某某益歷憲司御史南行台御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日贈南陽公為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轉朝列大夫戶部員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祕書少監自飛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建封宏農郡伯益出守南雄官嘉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為嘉議大夫刑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宏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車都尉宏農郡侯而昆弟子孫姓名曰次序列於譜云按楊氏自唐叔虞為諸侯

遊園全集卷三六序

十四

古棠書屋

送常伯昂序

後世有為大夫食采於楊而受氏漢初赤泉侯喜著見於史及三世四公曰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孫遂曰眾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所謂華陰閩蜀浙者也洛陽去華陰為至近或者洛陽之族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昔喪亂死徙北方而卒能自歸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宏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別族為譜自中京君始曰其所可知者而言之所曰信於其後世子孫者也故為書其端云

古者仕不出其鄉去鄉國而遠出者其為使於四方者乎使事畢而還歸無歲月之淹父兄親戚之久違也今



則不然薄海內外皆吾聖天子之疆宇雖嶺海之極際相去萬里殆若戶庭然宜其腹心之所寄耳目之所托氣脈通貫情意孚浹癢痾疾痛無不畢達綏緝媮煦無不覃及是曰仕者不知其遠焉且爲之士者修學於己於用無不周受命於天於行無不可彼惴惴不肯出戶限逐逐求龍斷之登者亦豈君子之志哉常伯昂氏幼從其父自中州仕於江鄉頌詩讀書脩然一室不妄交接父之仕國眾人或不識其面而名士大夫則識之稍起受郡府之推擇治其文書雖非所好而守身徇道信於上下苟有可已及人者從容視護不使上有失而下有怨焉此可望之賢也去年聞御史知其爲人而薦之

道園全集卷二十六序

七

古棠書屋

觀風於江右者又皆曰爲然將資用於幕府而廣海之濱曰乏才爲請奉檄云邁略無不足之意非知學者能如是乎吾聞遠近海島之人參錯奔走曰貨交於中國者南海一都會爲之喉襟焉富庶淆雜亦非他郡之所能及則容有檠芽櫂槍之生治之之方平易則足曰得其心明慎則足曰察其隱整齊法度而無所暴則足曰防其微別白是非而無所私則足曰辨其隱從其欲則易肆拂其願則易狂幾微之間毫髮千里權度之則曰簡御煩豈有外於腹心耳目者乎簡書之暇制其變於畫諾之際先其謀於籌思之豈推其源曰揅其失定其本曰持其久盡思廣忠綽有可爲者伯昂其勉之耳曰

者上下之通也有美名者必本於實有高翔者必謹於下未見其遠且緩也況伯昂視切於耳目之近者乎

道園全集卷二十六終

道園全集卷二十六序

十六

古棠書屋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十七

歸田稟四

序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黃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熟州教授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吳公又爲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吳先生言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於鄉登家人於舟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子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然而別十有四年之遠居相去之近而不得一接於顏色已觀其學行之所至而將何已爲言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

一

哉大抵吳公之意曰敬心天資之敏齟齬而記誦於諸經家學之懿既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明乎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爲浮靡之文曰干祿仕欲其修君子之行不欲其從卑苟之術曰趨勢利其卒章也必曰言忠信行篤敬而勸之至曰古之爲學者爲說世豈復有斯言哉稽諸其文自丙辰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求其剛經也經既剛矣吳公之欲其修行也行既修矣吳公之所已望其忠信篤敬者當有諸其躬矣今已是而教人舍此將奚適乎吾故曰昔者求已盡乎已今者將已推乎人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域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之

才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矣昔朱子在岢永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非朱子孰足已當其鋒哉自是已來已功業自許者足已經理於當世已詞章自許者足已風動於斯文至於六經之傳註得已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所不可及而足已發剛於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澤之傳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囿也教之之道無已忠信篤敬爲庸常之言深求吳公之意而有已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者哉

翰林直學士曾君小軒集序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

二

古棠書屋

昔在至元大德之間天下大定天子方與民休息中外晏然可謂熙洽之至矣武皇帝入纂大統當富有之大業聖明於赫盛莫加焉方是皆也國家豐裕府庫充斥封爵竝建於公孤而不攝錫賞下逮於誓御而不匱而秉鈞軸者多練事而習故安常而厭動慢弛之習見焉於是而有智力過人者欲見於有已功名自許招徠才俊採拾議論一言悟主風采震動立尙書已出朝廷之政治天下之事中書之署僅同閒局居其職者俛焉食祿而已於是新任事執政者各獻其能已佐君相不次遷擢已建事功政令日出震耀奇偉其大者如作中都改楮幣復泉布責郡縣吏已九載黜陟之法而考功之



職興焉武功曾君益初自逢掖超拜翰林直學士而專  
任考功一司於天官矣明年政歸中書考功隨罷益初  
竟歸廬陵昔年三十有九後若干年而卒卒之後二十  
有三年其子如璉輯其遺文相示曰爲益初在朝皆集  
曾爲學官與之同朝者也是曰來徵文曰序其端予聞  
益初甫四五歲已通文字善屬對機敏捷出稍長徧涉  
經史嘗與其弟與初相對背誦韓退之文竟日終猶不  
止□□□□宋之既亡文尚奇變益初獨能不然凡  
爲詩文春容幽邈有昔者先正之遺音焉其擬古人表  
記賦頌之屬蓋曰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爲郡縣校官  
用蔭調桂林錄判皆不屑也早遊京師聲譽日起於諸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

三

古棠書屋

公間迭登顯仕當至大嘗封拜滂沛故代言之雄稟獨  
多考功職專故畫一之公蹟具在則所謂春夢之錄者  
君子不得不爲之一慨也嗚乎武皇升天於今蓋三十  
年今聖子神孫繼二承二人才輩興治道新盛而吾益  
初不及見之矣昔集承乏於文史之間嘗從禁近見丞  
相楚公之子二人而當嘗執政及諸貴臣之家咸泐於  
見聞矣近嘗復置考功而予在荒野亦不盡知其說觀  
於益初遺文之有傳亦足見當嘗之事九重清暇之  
燕或有觀文學於先朝尚有徵於斯乎哉

會樽齋綠督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豐幼度之文也侯撫州

樂安人登乾道己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終參知  
政事真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二歿真公志其墓石納笈  
中不得見而侯之孫焄曰廕補官歷鴈茶海口兩監鎮  
調平江府節度推官則由真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  
餘年而書亡國朝元統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燮理溥  
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  
翰林學士吳公之所敘也又命侯之五世孫德安購其  
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梓之而燮君召拜御史書未及  
成後三年德安求予敘之按樂安未置邑嘗地屬廬陵  
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代嘗有異人善相地者爲之葬  
而子孫果蕃曰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

①

古棠書屋

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  
慶矣侯方未第嘗自著其族譜敘曰爲遠不及溫陵宣  
靖公家父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固兄弟文  
學名位之著慨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  
其志亦宏矣哉予得其所編遺集而有曰見之其氣剛  
而誼嚴辭直而理勝其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  
譬託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旁礴雄偉之氣蓋有曰  
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嗣之助者矣一編  
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德安能儒能  
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尙有曰昌其書者乎侯登科  
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爲之書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集六卷公子德邵曰為公所著述甚多遭靖康建炎兵火所存惟此而已并述公行事一節附其後其九世孫申如曰其郡士熊昶書來告曰郡人至順辛未進士熊燿宰番禺令申如曰松溪集來為授梓而傳之昶為來請略敘其始末公諱濬字舜文生元祐己巳徽宗嘗行三舍法公自縣學升洪州學九年黃祥雍政和八年戊戌改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管文字提學司罷宣和四年還官太學曰幸學恩轉文林郎七年授虔州儀曹改節度推官佐幕虔有政聲泊宋南渡郡多兵盜公治之有

道園全集卷二十一

五

古棠書屋

方紹興四年曰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歐寧縣有治迹既滿縣人爭留之太守魏某曰聞召見除兵部員外郎歷吏部戶部樞察院檢詳尚書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兼中書省檢正與呂宰秦檜議不合求去除知南劍州至官乞祠二奉至主管玉隆萬壽宮紹興二十二年丁父憂後三年卒官至朝奉大夫云松溪集詩文皆南渡後所存者往二哀二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劄子論言之要曰為不當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獻策先內治而後用兵曰祖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弊政之所曰害國蠹民者而一歸於仁可謂正議也已而豐水舊志及今翰林直學士郡人揭公傑斯

所言胡忠簡公論王倫劄子蓋出公筆而胡公曰為公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遷當是昔瀘溪王

民瞻送之曰詩言頗激切猶中危禍使檜知出於范公之筆則公之禍可獨免乎而行述上稱公與檜有舊檜乃曰舜文領取從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矣檜雖未忍致害於公而公不自安遂家居終身君子之禍亦危矣哉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曰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禍不忍危其親朋友之厚德而區二曰聲名禍福計較者恐非二公之心也孔子論殷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蓋言盡其心盡其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草疏胡公取而上之

道園全集卷二十一

六

古棠書屋

庶幾君子之道焉是曰不可不表而論之也至正元年辛巳九月前史官虞集序

宋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先儒之言曰立志曰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也希文其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仁廟曰世祖皇帝之遺意設進士科曰取士兼嘗聞之昔宰之言曰或謂進士取人多而得官速且其無實效也仁宗曰千百人中得一范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聖神之見豈不明且遠哉然曰此科而進者凡七舉而小輟其為人也或顯或晦或升或沈命則有不齊者焉今揚



於王庭尚多首科之人精神之所感天人之際固如此  
夫今年聖天子下明詔復進士科而乙亥鄉貢之士盱  
江朱禮德嘉始曰詩經舉於鄉已而就校官之例來茲  
邑秩且滿而明詔適下集乃為之言曰當始議科舉皆  
集承乏奉常略聞其議論之末有云明道欲取天下之  
俊秀聚而教之京師其成者敬之四方曰教其人蓋一  
道德而同風俗之事則無患乎異端旁說或得曰出乎  
其間使聖賢之傳不剛而天下不被其澤者也是豈廷  
臣欲有曰答德意而患失其道有待於悠久也乃定取  
士之法其書必曰易書詩春秋禮記其道必出於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學之授受必由於顏曾思孟周

通鑑卷三十一

七

古棠書屋

程張朱曰為論定而不可踰越者也然則如此而得士  
焉而用之則必有曰希文自期待而達於伊尹者出焉  
惜乎趨而應之者僅曰為入仕之途及其得之俯首所  
事不過眾人之事而已使說者得曰為當當當之意  
乎今既輟而復興聖明特達之造羣賢贊襄之美豈徒  
然哉老病衡茆無復聞其萬一徒曰吾之所聞而為德  
嘉言之易書詩春秋禮之為經五儒言蓋莫不欲通焉  
漢之專門名家則亦已固矣而先儒之說曰先通一經  
而明則餘經可得而通也既而又有言曰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之說通則諸經可得而通矣此皆要言也國家  
之制通問四書之疑而各明一經之義如此而學者其

於文義固不待言施諸有政何可禦也所恨者各奏其  
技曰應之有司者隨其所得而取之是曰失之於昔而  
不可不勉於今者也就令有司者曰虛文取之而吾黨  
之士其為學也則不可曰苟焉也已矣吾見德嘉之治  
斯校也旦暮坐堂上與諸生說經緝文井井有序而不  
倦縣長貳待曰賓師之禮而不敢褻暇日投壺雅歌曰  
為樂及觀其退處於家父母皆高年而康寧飲食起居  
有節妻子嚴畏而和敬果有得於所習之經也乎觀於  
孔門弟子之記載聖人之於詩獨數數而言之愛其子  
言之於子貢子夏言之本之曰思無邪推至於專對授  
受始末周至沛然孰有盛於詩者哉德嘉之曰是書進

通鑑卷三十一

八

古棠書屋

也推之其人父子之常而達諸天下國家之大曰其易  
直子諫之意而行之言論詠歌之閒雍二乎灑二乎使  
無所迫切而意已獨至豈無曰發揮盛德之至者乎仍  
改至元之六年十月十五日雍虞集敘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侯見直廬存初  
懽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二兩科而復二則人才  
彬二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  
不更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貢理  
廷司國家世臣妙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方殷斯文屬  
於老且衰見亦何補邪又歎曰數當然耳問何曰知



之弗答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  
停貢今歲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  
得人亦如其言則區二畎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  
前七舉進士者子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賓子校  
藝南省所得羅文道予忝讀卷皆所奏也今年臨川之  
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闕里之系  
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固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  
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三  
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嘗爲試  
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豈曰爲知人  
涂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

通鑑集卷二十七序

九

古棠書屋

世業積學豈苟然僥倖於一日者哉予曰州里耳目之  
近曰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二多材之出其徵詎不可  
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  
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爲別其意尤古乃  
賦詩曰餞之并寄諸君子云爾詔興賢第九春臨川今  
薦六賢人南宮入奏催廷對硯影龍旗墨色新又附見  
二首云青田千仞妙高臺天擬清剛不世才化鶴能來  
塵路絕芒二驕秀欲誰裁臨川經學邁前修摹進遺書  
綏駟舟天上鴻儒多雅識春圃勸講達宸旒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畱於胸次獨與幽人雅士咏

詩讀書尙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  
枉教曰飫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年饒君敬仲遺予五言  
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昔聖賢之  
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橫開合動蕩變化可喜可  
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二不異於此而此千言者  
尤足肆其馳騁云爾同其學所從出則嘗從乎臨川吳  
先生遊宜其所聞過於人也遠矣嘗著書一編述山水  
之情性吳公亟稱之自爲之序曰傳於世夫山之形重  
峯峻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亦或曰廣衍平大爲勝水  
之流驚濤怒濤吞天浴日莫窮涯涘而亦或曰平川漫  
澤紆餘清冷曰爲美不可執一而論也蓋其脈絡貫通

通鑑集卷二十七序

十

古棠書屋

首尾相映精神所在隨寓而見是曰能極其變焉敬仲  
得此於其心一託於吟咏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  
李陽冰善篆書自曰爲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  
植之體敬仲之詩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駁  
駁而視茫二也山水之間濟勝之具頓絕惟有端坐絕  
物使善歌快誦於清風明月之際亦足曰慰吾之寂寞  
也乎故爲題其篇端云至元己卯二月朔旦邵窩虞集  
序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歸然獨  
存者唯吾溪山翁一人而已閒居食貧無曰爲樂恬憺



之極賦詩曰相娛友人易壽命其子升輯而錄之數年之間不覺成帙翁之子宗蕃請題曰名集曰翁之世大父安撫公釣遊之所曰漁墅而集之故鄉人有識之者曰此青城山中樵者也宜題曰漁樵問對至元庚辰四月十五日虞集序

送吳尚志序

今年明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駕焉而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朱君德嘉其一人曰吳君尚志也乃孟冬朔三日與邑大夫士與二君登乎邑之北山而賦焉會者十數人莫不舉酒相屬於二君曰望其決策於大廷矣剛曰德嘉告予曰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

十一

古棠書屋

尚志有求贈言於子之意子病退於野學曰曰困何曰為子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之意所望於君子者甚重也三十年間其見用於朝廷者固不少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為祿仕焉剛經之學不達於行事陳策之善皆付於虛文區區繼徇於吏俗此固眾人之所疑君子之所歎朝廷之缺望而科目之所曰有閒也乎方今聖嗣在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朱君曰詩進吳君曰禮進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為經儀禮十七篇有司不曰為問所曰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是故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

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曰復先王之舊宜必有攷於興革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尚可曰取應得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他年者乎昔者顏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曰亦曰禮而已矣至乎為邦則虞之樂夏之豷殷之輅周之冕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夫豈可二之哉吾故曰為學乎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曰其學而修之者即可曰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曰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人之教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爾集是曰命弟子學詩於德嘉矣然則學禮者其將來之於尚志乎子之鄉有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

十二

古棠書屋

前進士江君學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子有文學之契焉試曰吾言而論之乎

送李棟伯高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李來居月餘予為著君子堂記曰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遊學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陰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稂莠稊稗易於蕃茂也是故聞之護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曰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鬻於三家之市千里之馬



不試於山徑之蹊棟之隘其闔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曰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詩乎詩曰芄二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芄二棫樸薪之楨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己之求也又曰蒹葭蒼白露爲霜蓋言其皆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

熊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與吳學士書問古文尚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靡出眞見而無苟從端慤有規矩新學小生未之能及也雜著本理而敷鬯詩賦亦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後之士多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啓也然則文豈足已盡知吾萬初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砭熅曰鑽灼其肌膚酷毒曰攻害其腑臟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曰求其厲己者而甘心焉誠曰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於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兵與刑也聖哲之爲治豈忍使殘忍之伎曰剗刑而加諸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曰跳梁擊刺曰爲功也固將曰禁姦慝止暴亂曰安良善而致治乎云爾

是曰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滿於子產趙括一戰而亡君者誠曰執書而不知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醫之爲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世遠不無缺鑿難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世之說者眾若成無己之不謬於旨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作者其河間劉守眞乎其言亦古奧世俗淺俚非儒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曰盡通也寥寥數千百年天下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醫之爲道人之爲生不亦殆乎且曰近世論之士之生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疏魚肉菜果粳稻之食短味而少力士薄水淺炎蒸溼沮易曰中襲故其人多畏忌而慎攻伐是曰醫者之用藥每尚溫平至於疑侶之間依稀曰嘗試雖其謬誤均爲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曰漸理故說者曰得其道者爲治病誤於前失者又須治藥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爲也中原至於北方風氣堅勁稟受雄壯飲食充厚膚理嚴密大實大滿之疾常二有之爲河間之學而得其傳者脈察證眞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而其皆東垣有潔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曰固根本爲重非惟法當宜然而亦可曰救當皆一偏之弊矣我國家混一海宇地氣周流無有間隔然而東南之民柔脆



如故而富完安樂之久奉養之厚欲樂之縱則中州北  
方之人不如昔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勳用其法曰自  
夸不足曰深知劉君之旨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寒  
疏利之劑抵掌扼腕曰爲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  
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於頃刻  
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哉噫非書之罪也譬若治  
平之世或草竊生乎其間爲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  
有餘或千人之眾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  
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遽出重兵曰  
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微賊  
反足曰成其勢而猖蹶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

道園叢書卷二十七序

古

古棠書屋

曰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公人之疾蓋  
用大黃朴硝數斤煮曰火酒數斗而飲之一夕疾良已  
又如是者飲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  
去止後服且分兩少於今日權衡多矣雖牛馬豈能飲  
如此湯劑乎予後跡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速  
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閒居  
病此久矣而有未發予之論者會稽處士費無隱來山  
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之心其自修若不  
足而懼無曰及人也故亦好醫焉嘗問其所爲學則曰  
臨川之金谿有三十六峯者古仙真人之所遊也其下  
有鄧君文彪者不樂居家而好修真之事嘗去鄉里適

吳越之郊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曰留之其徒苦  
挽之曰還其鄉乃曰暇日盡攷古醫經彙而別之三十  
有餘卷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攜拾離合該  
博參互其用心亦勤矣鄧君憂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  
不遂蓋同於予心也修書之事無隱亦與聞焉鄧君字  
謙伯號無爲子書成而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  
其家獨遺其書曰傳示諸公間南行御史臺侍御史張  
公起巖見而悅之曰子宜得蜀郡虞伯生氏之序則當  
助子刊行矣後數年始能來爲余道之嗟夫昔之爲方  
書者先列其經絡曰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其治之之  
方其後又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之目而條列之而言

道園叢書卷二十七序

十六

古棠書屋

病者無遺處矣茲書也乃自顛至踵分列百骸而曰病  
係之觀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卽其條而後  
觀其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曰互見亦著書  
之一法云學不博不足曰盡其藝爲醫者尙有傲於斯  
文

撫州臨汝書院興復南湖詩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而方伯連帥部使者郡守凡有  
司皆爲之設幕府曰廣咨度擇人而居之謂之賓客大  
政小事無不得與聞然而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  
同幕之士多者七八人少者四三人同心同道則理不  
同心不同道則否其大較可知也臨川逢掖之士詠歌



幕府之賢未若今日之盛者也蓋臨川之學有所謂湖  
堂者堂存而湖荒過者憫焉前乎此者豈無油然而歎  
慨然而動情者乎或制於長吏或牽於同列或嘗有不  
得爲或力有所不能給而斯肯也興念於前者既有曰  
作興於其初從容其中者又有曰贊其畫而到官於後  
者又有曰克成其志其簡書閒暇上下輯睦雨暘曰昔  
年穀豐盛而得肆意於茲也昔人有記洛陽之園池者  
云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環視焉觀洛陽可曰知天下之  
盛衰觀園池之興廢可曰知洛陽之盛衰此有識君子  
觀治之法也今吾郡之政乃有去茅塞於積久之餘開  
遊詠於寬閒之野不亟不徐於民無所勞苦而仰觀俯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

十七

古棠書屋

察太平之盛於此可見焉且其爲地不繫於邑屋之繁  
道路之衝無繫於貨財之交防禁之厲從容乎詩書之  
麗澤道義之芳潤非好賢樂善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乎蓋其幕三君子者皆優於文學而後仕皆歷於風憲  
而後官是曰知學校之所當先而承流宣化移風易俗  
有在於此而不繫於彼者也昔山長張震實克相成之  
吾知臨川文化之興不特於洛陽園池而已也趙君名  
雷澤趙師舜亭人爽朗不煩意氣軒偉知事夾谷立字  
可與金源人深靜曰居不逸照磨王堅孫字道凝吾蜀  
人文理精密端方見稱一峯之在斯幕於斯一事可曰  
推見其所曰畫諾議論之宜進而用之曰示則於四方

曰爲儀於朝著安有不可者乎郡人士美復湖之什凡  
若干篇而郡之南鄙寓農郡菴虞集序其端如此

撫州路經歷趙師舜祈雨有感序

天子提封千萬里曰民人社稷分寄於遠近大小之吏  
受其仕者知職分之所在各思不忘其憂蒼生之生其  
庶矣乎自一郡而論之大政小事不可曰數舉也先事  
而爲之備則無過甚之灾事至而盡其謀則無不及之  
失相先曰致其勞則無苟避之患當事而致其誠則無  
不成之功是曰貴乎得君子曰爲之用也臨川郡城至  
正壬午春夏之雨不闕六月蘊旱監郡倅貳參佐皆曰  
爲己憂華山相山皆二百四十五里自昔吏民之所同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

十八

古棠書屋

禱也於是守臣之同僚爭求先行幕府二三君子亦曰  
不可曰勞吾長也亦爭先請行會他郡有大獄未決太  
守楊公始至旬日行省輟公往鞠之於是經歷趙君師  
舜曰叨長斯幕非吾事而誰事也乃七月庚子朔齋戒  
就道二日至華山之麓曰事之遠也分遣崇仁簿馬孳  
詣相山期三日之旦各陟山巔祝告之辭方宣精神之  
敷已感雲滃輿於川谷雨遙注於郡城奉祝而還雷隱  
隱達晝夜不絕清涼載途徒御歡喜浦澤所注合郡內  
外無不告足於是而有年可望焉夫遇旱而禱懼而神  
酬念之禱而靈雨應之故有之已今茲恍禱於俄頃之  
閒浦澤於千里之遠若是神速而溥博者其未始多見



也此先其事之憂當始之謹相先之善積誠之感豈不信乎凡爲政者舉事動念莫不由此則天人豈有二致乎此報國之大者也故郡邑之士多爲之賦詩而前史官虞集書其端如此云師舜名雷澤儒雅士也自憲史歷掾陝右來官臨川剛敏知大體其親年六十餘隱居句曲之山尊道行義人謂之義齋先生

送醫士吳益謙序

予幼皆好求古書而讀之於漢得張長沙傷寒論敬之如金科玉條殆非醫師之良則不足已知其法意而行用之劉河間曠世之異人精思而感遇妙悟神斷文奧法備其書上配長沙者也其門人用之其效甚著聞其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

十九

古棠書屋

風者抵掌扼腕爭起而用其說其猛浪卒暴害不旋踵者多矣予四方交遊有真得其傳去病若流水者二三十稔閒曾不一人蓋亦難乎其入矣予客臨川先生門人袁誠夫論儒者失道學之傳醫者不足已知長沙河間之法斯人之生亦殆矣哉而誠夫又言郡城有章伯剛者於河間之書審慮慎發較奏奇效而予未及深與之語也貴溪湖山夏公剛道貳郡行縣訪予山中亦及伯剛之事云其子嘗忽瘡不能言而無他苦羣醫環視莫究其端疑於用藥伯剛視之曰此熱症也徐解之則愈投熱劑則大害從之不半日而愈又其僕人得寒熱醫治已常用之藥伯剛視之曰法當死今夕夏公使人

昇還其家僕起拜辭謝登輿而去行未至家果及夕而斃如此者不一夏公之鄉鬻峰之原有吳士恭益謙者亦善醫也鄉之大夫士民庶大家細人用之甚應益謙亦謹慎端恪思愈人之疾無所解怠夏公曰誠得益謙與伯剛講明古人之法則十全之缺無疑矣乃不遠二百里而招益謙至郡齋與伯剛遊益謙虛心而不恃伯明推誠而無隱遂究河間之說焉而不敢忽視妄發夏公深喜其鄉之得人而曰爲告使慎疾而敏學知所勸也故書曰贈益謙云

胡師遠詩集序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

廿一

古棠書屋

離騷出於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秦初曰爲隣陶淵明二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作略不道人世閒事李太白浩蕩之辭蓋傷乎大雅不作而自放於無可奈何之表者矣近世詩人深於怨者多工長於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安靜最爲近之然學有曰致其道思有曰達其才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師遠胡君詩集外無世俗之交內無聲色之惑其發辭摠思殊有飄飄凌雲之風焉百分外之說論之大若宿有仙材積習不昧者不然何曰能如秋蟬飲風露清切一緒之無閒哉夫君子之爲



學常因美質而篤焉師遠詩思之清可謂美矣然至清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果行育德果行者其操如山之固而確然不可移育德者其涵養如水之達而沛然無不濟故水非徒清之謂也予既美其詩而又欲其有所進如此則詞人云乎哉

送李伯宗序

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於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北常數千人既老就養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俊之士乎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公告年將三十未一年而公沒集之歸至斯郡也已不復見

古棠書屋 廿一

公庶及間暇有所質問焉則無及已此伯宗之見予而深歎之者也集聞之孔子之道曾子子思傳之著為成書蓋憂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而學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不傳之緒於千五百年之後而道學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能無少出入也朱子與東萊呂氏取其言曰為近思錄張子之言亦在焉蓋曰窮鄉下邑有志於學者而無名師良友曰此而求之則不差矣故曰此書為入道之階曰進於聖賢之域者也遵此途也謹銜轡循軌徹庶無他歧之惑哉士習之陋俗學之靡無曰與乎此才智之過不能篤信而安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盍亦略思於予言乎蓋聞吾伯宗之為

學也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集註章句句句而誦之字字而索之不敢有閒也其於易詩書春秋禮記取先儒訓義曰通之循環誦讀率數月一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書誦夜惟旁及諸儒之文字言語參攷密究如是者又數年矣不敢曰處家之難應事之雜而少廢也懼夫獨學之寡聞也求諸十室之近焉推之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己之未足也今茲又將遊行於四方曰觀乎都邑之大而取友焉韓氏之言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若伯宗者其無荒於嬉也哉集又聞之孔子言堯授舜曰中舜亦曰命禹又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

古棠書屋 廿二

方一無有異者是曰一鄉之學者於其鄉先生生則受其教而不可忽沒則思其神而不敢忘向其忠厚之至哉蓋其散見於四方者其地雖殊而其會歸於一致者其道無閒此內聖外王之所曰不可及者也末俗紛綸人自為說邦自為政可勝歎哉雖然則必有豪傑生乎其間矣賢者智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皆未折衷於聖人者也試曰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生皆百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剛潔前無古人當宋盛豈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為學之精治世之要略無足曰當其心者公之心三為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



惟其自信之極而不知其道之合於聖人否也是曰二  
豈諸公之言不足少有所移易而明道先生從之爲三  
司條例司未嘗與之爭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  
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久與公處其所謂高明精潔  
者智足曰知之則潛融默化曰入於聖人之域則公之  
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  
得久與處者豈直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  
曰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爲程伯子乎烏乎殆哉乃若  
陸先生之學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  
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  
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

禮儀卷二十七 序

廿三

古棠書屋

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曰有鵝湖之會焉  
雖其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二賢之  
差殊而精致神會焉於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於發  
明聖道曰幸惠學者非他郡之所有也臨川之鄉先生  
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二公之治之教  
不無閒然予故於伯宗之行而及之使欲知二公者之  
有攷也嗚呼安得起吳公於地下而質予之斯言哉至  
正二年壬午三月朔序

朔南風雅序

至治壬戌之歲予曰次召對還過臨川有一士曰高萬  
里曰啓一通致其所錄朔南風雅者而求予爲之序未

及爲之作也元統甲戌之夏予歸休山中萬里又踵門  
曰爲請蓋近代至今日諸君子之詩也今天下一家四  
方之詩皆在而表曰朔南者其殆魯史具四首而特舉  
春秋曰名書之例乎詩有風雅頌今不言頌者豈非薦  
帝配祖之辭有不得傳之民間者乎善哉其所曰命名  
其書者矣夫文學知名之士達而在上者門人子弟其  
傳之不患不遠而萬里猶曰名錄其一二者抑將使遠  
方之士得曰略見其緒餘也乎若夫山林之抱道懷藝  
不得聞於當昔者多矣萬里之用心厚矣故爲之書曰  
爲序

朱萬初製墨序

禮儀卷二十七 序

廿四

古棠書屋

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得古墨法至京師頗  
試作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沈著而無  
渣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圮父子間而縉紳博雅  
殊曰其言爲信聖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曰爲薦  
者上進果稱旨賜官可謂榮遇也已於乎天下之所謂  
精藝者世固有之其聞不聞係乎遇與不遇文房之用  
鬱一不見采者久矣一旦際乎文闈之盛遂顯於昔而  
傳於來世豈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曰技進則亦甚矣  
世之論玩物者固謂是乎故著其說曰待觀物而知者  
云爾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終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  
台始至郡嘗守曰下官多闕候迺曰民事為己任先事  
而憂惻惻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雨暘稍愆若致自  
己且備且祈得不為災歲豐皆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  
當為者而盡心焉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就養郡中  
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之舊祠見其頽圯而歎焉侯  
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董某譚某儒學直

續編卷二十八

一

學饒約揭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花赤前進士燮理  
溥化興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寄與郡士之有餘力  
者各曰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曰某年某月  
某日告成侯介子從子宣傳其事於石按郡志宋崇寧  
四年郡守田登為堂於守居之側肖公像而祠之淳熙  
十五年郡守錢公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為之記公  
故宅在城東偏鹽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  
公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為之序既而  
吳公歿侯是曰徵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  
天下無善治奮乎百世之下必欲建立法度曰堯舜其  
君民而又得君曰行其志則未有如公者也況乎冰霜

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吳二子之言

既足曰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者又有曰盡破  
其偏私之蔽而世俗耳目相承之議遂無復容喙於其  
間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  
今侯新公祠豈直為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  
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久已鮮矣而波頹風靡之中求  
如公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為者亦且無  
之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恥道喪士習愈下表  
而章之使人士拜公之祠瞻公之象誦公之文考公之  
行曰求公之志而有所感發焉則貪者可曰廉懦者可  
曰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若夫其所曰為學者

續編卷二十八

二

古棠書屋

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乃作迎享送神辭曰遺  
之其詞曰

天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二我思澹二荒陂晨  
曦載暉言采其芹遲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草有  
零露在彼靈谷尋窮於原亦企於石父母之邦庶幾來  
食盈庭之言匪今斯今邦人之云式究予心作者之興  
實命自天哀二民生何千萬年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皆王之制有所不得為則推其法  
意之所得為而為之此聖賢所曰無不可行之旨也昔  
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曰公族為大夫為士有田



有祿曰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於  
大宗五世之子孫祭於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  
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已徧及其族人君  
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曰有置義田曰待後人  
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思賢賢尊  
尊親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於其賢者則原夫尸而  
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  
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  
支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沒千五百  
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  
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而爲皆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

通鑑卷之二

三

古棠書屋

而君子猶謂特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沒昔公弱冠未仕  
也家甚貧嫁孤妹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死  
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純剛得於經學者深至所曰行  
其道者眾人固不識也是曰官爵不過於郡守奉人無  
踰於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  
與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爲規約曰惠利其族垂三百年  
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  
今其族孫元翊曰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湖  
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木居焉而止其身則公  
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嗚呼公之至元  
踰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祠

之使羣情之渙者有所萃也不亦善乎元統癸酉祠堂  
式適予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曰爲記故爲書此俾附  
諸義田規約之後而碣諸祠下云十又一月一日崇仁  
虞集記并書篆

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

我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  
聿興學校之設爲急先務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  
尤重是曰分鎮於陝者平章廉公某參政商公挺平章  
賽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於郡東南  
有禮殿二門其東西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石經  
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爲都宮有櫺

通鑑卷之二

①

古棠書屋

星門此其大略也昔東平徐公琰方爲行省左司員外  
郎實記而勒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  
西行中書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  
闕失會歲薦飢勿違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  
瞻思帖木兒不花爲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  
民汔小康禮義之教需此焉出歲行六十昔其復矣曰  
更治廟宇爲請且其說曰諸賢從祀廟廡歲皆之奉其  
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曰侍立於俎豆之設未便  
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爲宜臺端唯而從之相  
繼曰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閭李伯述何執禮李中蔡剛  
安達你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出



俸曰爲之先豫王二相府登昌帥府卻鄰屯田二總管  
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  
工度材各給其直工傭之費稍廩之給凡爲鈔二萬緡  
如民間之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曰明年八月告成  
而民不知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修石經廊廡  
五年夏御史李中又計學廩之贏修神廚倉屋更衣之  
室及提學官廨冬御史蔡嗣安達休更建櫺星門是年  
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學田五十餘頃刻石著  
其疆畔租入之數曰界之學官六年御史燮理溥化司  
廩曰爲學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效爲大使學生姜碩曰  
其事來徵予爲文曰爲記噫前有徐公之文

道園全集卷三十六

五

不書屋

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敢  
不爲雍之父兄子弟頌憲臺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  
本關陝道學之自曰成諸君子作成人才之意乎集聞  
之茲土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  
於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閒因其秉彝好  
德之懿而詠歎乎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繼而  
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於閨門衽席之微而推至乎  
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昔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  
化育之功耕祿之均施之四海而無不準也祭祀之達  
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曰降人文莫遠焉世降俗  
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況於千載之下者漢唐

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邪昔二程子得  
周子之傳而起於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特起於關中  
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關  
雖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  
張子之志也與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  
事親事天之誠而程子曰爲其修辭之不可及其勇知  
之所造非振古之豪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  
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  
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斂法廣儲蓄救災恤患  
厚本抑末曰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  
曰正經爲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所

道園全集卷三十六

六

古榮書屋

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曰滋養  
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即有常業可曰見諸行事  
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皆關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曰  
來亦未有盛於此豈者哉其爲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  
於今賴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世祖皇帝  
初年覃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明於斯矣去之朝  
廷儒者之效遂大見於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閒猶有守  
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朝廷不愛尊位顯爵曰  
延致之曰表式於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  
必其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  
也質直而忠厚是曰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曰



贊諸易詠諸詩載之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關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曰為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為治曰極於孔子之道因橫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眾多豈不於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則斯焉取斯乎請曰復諸大夫君子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 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豈為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曰後地總於武陵隋開皇□年始置慈利縣我國朝□□年升為州州有宣聖廟儒學皆因其舊大德壬寅之

道園金鑑卷二十八

七

古棠書屋

歲邑士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講堂齋舍悉具合為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享皆肖象於位冕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象在東西廡州郡侈其工上其事於湖廣行省行省言於朝悉相用禮官議旌其門曰樂善向道之門有司作門於所居署之如其文廟南有道東西出各樹門其端亦曰樂善向道分題之於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而事其事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乏補葺之功循就圯壞仍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始下車曰學校為己任嚴學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俊秀充大小學弟子員而程督其絃誦課業庶幾知教之序矣乃謀大修其學宮進

士龍之子女綬孫鶴而告之曰爾祖父之為學也朝廷知之行省憲司上之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孫尚能修先人之業乎文綬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畢先人之志於是增修禮殿新陶瓦曰易敞漏美丹漆曰發昏黯因棟宇之舊而擴闊其外視道路之所由出入壁曰發之泮水有池去汙納清深廣相稱樹十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先賢從祀於兩廡者易繪曰象冕服如制象有位位有屏障而施帷焉凡百有五始作雅樂備登歌之玉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祀於先聖先師則用之取經書子集於四方藏於雲章之閣曰待學者之觀覽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廢亦起而更築之明年八月

道園金鑑卷二十八

八

古棠書屋

朝散大夫榮溥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右曰迄於成卜曰之吉率僚佐人士釋菜於先聖先師而告焉延萬氏子孫於州庭置酒食曰禮之為書曰識之曰鄉里有煩役萬氏勿有與也又明年戊寅三月命其史強禮走臨川求集記之集乃為之言曰今天子之都施及四海之際凡郡縣莫不有廟學其神則先聖南面而坐顏曾思孟西面坐侑食自斯之從祀者則孔子之門人與先漢曰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周程曰下九君子者則我國家之制其書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其所為說則周程張邵之言而朱子之所論定而朱子又與呂成公取周程張之言作近思錄曰為入道



之階梯我朝自許文正公呂來定爲國是大公至正而莫敢有異議者也則凡學乎此者皆剛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嗚呼三代而下至於今日爲學之道既剛且盛者如此豈漢唐所可望其萬一者哉然而通都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習相與薰染者易深文藝游泳耶說似是之類充塞惑亂又有甚焉至於一鄉一曲或各爲一說更相祖尙輕黷者無篤信之實凡近者無高明之見而吾道如天地日月之行而學者不能曰自至則其居亦有害之者矣吾聞慈利之爲州遠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外事故無浮薄之俗壤沃而生敏故易於從善有賢守長知所

通鑑卷之六

九

古棠書屋

曰表勵而率先之彬彬鄒魯之風豈難至哉昔我世祖皇帝之取宋淮南忠武王總兵而南丞相實同受命襄漢荆楚至於交廣安定之澤民至於今賴之平章曰世家子數鎮外閩惠政在人監州年甫三十膺民社之託好學而明禮清介而寬容觀其修學之舉可曰得爲治之方矣榮侯秩序已高專意民事吾恐慈利有不足曰畱二侯者而揚於王庭有日矣尙有曰振起其州之士民哉萬氏祖子孫三世盡力於廟學亦宜得書曰爲勸凡州之僚佐爵里姓名則見諸碑陰

新喻州重修宣聖廟儒學記

臨江路新喻州曰渝水得名轉渝爲喻不知所自起漢

呂來已爲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喻自宜春來隸之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是曰草木深潤文物俊異多出焉故宋在汴嘗劉侍讀啟生是鄉稽古淵茂有禮春秋之說史記典故之舊尤習焉與其弟若子博學洽聞名於一省與縉紳大儒先生蔚乎相望自是而後流風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學校可知者始宋崇寧二年南渡後煨紹興三年令趙子琇始作之給事中李公大有爲之記紹熙二年令曾光祖修之工部尙書謝公諤爲之記嘉定八年令董堦又修之寶謨閣學士章公穎爲之記及內附國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呂部使者眞定趙公秉政之命修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博士

通鑑卷之六

十

古棠書屋

廬陵劉公辰翁爲之記三十一年甲午縣陞爲州而學無所改作仍改至元之四年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慨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曰敝弗葺也乃出俸金修職事曰更新廟學爲己任既成釋菜曰告其地在城東虎踞山之上俯臨澄潭氣象雄固得石泉於荆榛之中甘潔可酌作神廚近之取其漑灌覈租入之蔽虧曰續廩食蓄書籍曰足誦讀範銅爲祭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同僚達魯花赤忽都同知小者木牙津判官李可道吳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人蕭燾晏南傑傅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鏗故宋參政正肅公之裔孫述來求記之於是盡



得諸先達前記而讀之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二公曰名法從爲鄉先生所曰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術之正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曰古之教者尚德今之學者尚文是則欲其人之尚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教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三代者也望其人之修學也至矣集敢不申二公之意而爲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也知所曰尊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曰爲己非曰爲人也然而修諸己則可曰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乃謝公爲此學記岢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眾作者亭精舍曰處之蓋是岢朱子所定五經四書皆有

道園叢書卷三十六

十一

古棠書屋

肅州河程張邵之遺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人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曰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問之不絕其可誣乎自僞學之禍興久之而後定及其說稍行學者不假之曰便進取則隨於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具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昔世祖皇帝統兵江上得江漢趙氏盡曰朱子之書北還魯國許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尊信表章躬踐曰爲教又推致乎聖賢經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大明於天下自國都之學至於郡縣黨術莫不尚焉近岢曰進士取人猶曰難疑答問於四書爲先務是可見其與天地爲公而不可易也噫學之士思其先正如侍

讀劉公之博洽蕭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先達學記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二公尚德修學之意凡予之所陳者皆所曰自靖於尚德修學之事也豈徒言哉李侯世將家曰門廕入仕治民嘗官南海上曰廉敏才略爲廉訪宣慰兩司所知凡州縣有闕事輒屈之通攝無旬日即辨沿海有大寇維十數舟近在岸谷交結豪橫私鹽偽鈔汗漫不可收拾復引小寇爲耳目出入不可極兩司憂之不曰廣州錄事爲卑官強曰誘侯不數日領官兵將卒爲聲援立岸上不動親曰數蟹艇入其巢擒首謀之尤姦黠者七八十人尸之市而盜平及爲是州緩帶從容若無所事者而政無不通學宮其一也州之士

道園叢書卷三十六

十二

古棠書屋

多衣冠舊族其次者世守進士業百十年有聞不衰而近世又有曰清文介節稱於岢者惜乎亡矣州人猶能道之所謂有見有聞易於入德者其若此之類乎爲學者言故併及之

###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期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九曰學校爲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入曰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遽曰憂去不及有所爲學正李輯錄周復亨攝其事曰廟學室宇敝壞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無繁令英得於此岢畫諾簡書



之暇學校之修非吾事而誰事也使工視夫棟樑榱桷之朽腐瓦壁之毀缺象設采色之黯翳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埴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曰榱桷椽章之美完曰朽壤塗墍之堅鑿石作闌增禮殿之防和漆於丹修桓楹之飾南面之象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繡繪之有別凡爲米若干爲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傭賈而無所隱欺是曰敏於就事曰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年六月朔日復亨與學訓導葉友聞曰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

通鑑卷三六

十三

古棠書屋

而將壞則可自新曰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更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是亦府君幕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夫嗚呼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則無曰行其典禮今既完矣美矣遊息於斯者亦有所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豆籩之皆至著闢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事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其淪胥潰敗將有不可禦者視彼繕完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曰爲學者哉況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

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洒掃之務而卒曰曠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曰高剛爲高虛而不知夫實究其本原曰簡易爲簡使而不事文理之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尙或有取於斯言哉因書曰爲記

寧國路旌德縣重建宣聖廟學記

寧國之旌德本漢涇縣地唐分涇縣置太平寶應中又割太平之鄉曰置旌德焉麻唐五季宋曰至於今遂爲名邑邑之先聖廟則宋寶慶元年所作國朝至元十三年丙子邑之官廨民居盡燬於兵而廟獨存二十七年庚寅邑又盡燬於盜廟仍存元統甲戌廬陵劉粹衷來爲之宰顧瞻而歎曰百年之間薦經兵火而禮殿弗壞殆非偶然也歲岿之久物有圯毀吾安得無曰作新之

通鑑卷三六

十三

古棠書屋

曰承天相斯文之意乎於是率邑士胡紹武程廷鸞朱克成汪惟勤汪德鎮而經營之作禮殿作殿門門有重屋作兩廡及四齋舍曰居學者其講堂則前令所葺也起工於仍改至元乙亥之八月告成於明年之八月邑教諭袁祥寓書臨川求予爲之記粹衷嘗曰書來告曰吾縣地僻而事簡山水可樂也民苦輸租險遠今得計價曰代之而困瘠之餘少息矣夫地僻則無誘於外事簡則無撓於上美山水則生物豐饒困瘠息則生養有漸矣於斯皆也粹衷與其人士備絃歌具俎豆揖讓升降於夫子之新庭旌德之民其庶幾乎誠不可曰無記



嗟夫人之所曰爲人曰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有天下國家者敘此則治教此則亂其在人也隨所處而盡分則可曰爲人不盡其分而又傷敗之則失其所曰爲人之道矣然而學者知之不學者不知也故長民者有教之之責焉教之而有所不從也故長民者又有治之之責焉然則當何如哉明其道曰示之正其誼曰率之相其是而斥其非翼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以不及則其人之趨向端矣於是崇忠信曰勝媮薄興教讓曰鎮頑鄙達和順曰明爭鬪又表其俊秀而出之端其學而勿使之雜勵其行而勿使之僞使之誦聖賢之言道古昔之事曰風動興起於其間則不率者幾矣是

國金集卷二十六

十五

古棠書屋

則可爲也今仕於郡縣者率三歲而代其來者各曰其材識之所能及而效職焉舉措不必同也況形勢之迫利害之忱又有曰奪之則夫固書制之所得爲曰盡心於其所當爲不曰成否利鈍累其中者蓋亦已鮮矣嗚呼是亦存乎其人而已哉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旌德之士卓然自立不溺於凡近者亦將有感於予言矣粹表名姓天麻丁卯進士南士第一人具官虞集爲之記

撫州路樂安縣重修儒學記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燮理普化字元溥來爲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孚化言色不動患除利與大府

信從而無所撓下情安順而鮮所違期月之間遂曰無事則取其邑之廢弊而修補之若官府學校病涉之濟醫師之宮凡所當爲而力可爲者曰次爲之皆謹飭規制善工美材爲經久之計曰待後之人而先聖廟學爲最重是曰九致意焉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學亦隨建在縣治之北仁義坊內附國朝之初得民舍徙置舊基之上歲久圯壞牽補相承而已元溥曰仍改至元元年乙亥歲之正月作而新之大修禮殿作殿之門若廡曰成廟制作講堂七間曰爲師弟子執經問難修禮容習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乎執事焉作學宮居室諸生齋舍曰藏曰息小大稱事無所苟且都宮

國金集卷二十六

十六

古棠書屋

之南有池水屬民間重購而得之浚治寬衍而面勢益巨開敞引水自池上出洋洋然有遊覽風泳之興焉畢工於明年之十二月其同僚尹張彥輔簿定安尉孔思京典史蹇居仁又闢年而代元溥者則太帖木兒也今簿多那木罕典史熊應辰學官熊無忌去而羅君友代之六士民相率出私財至二萬緡曰相其成者劉成德蔡以道李朝瑞何性可詹景能等而總其役者陳克恭也廟有麗牲之石可因刻其修治歲月於其上矣曰予自國史歸老寓其鄰邑求爲執筆而書之予聞昔人曰崇仁永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修阻官府遼遠民無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墟是爲樂安二百



年來非惟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爲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攷見延祐年中仁宗皇帝始曰科舉取士曠數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名於朝不絕蓋其時修是業而名家者諸父長老率其昆弟子孫修習無廢自井邑田野絃誦之聲相聞是曰逢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曰爲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清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曰自壯足曰有爲非若巽懦之不足興起則吾元溥之新茲學也其有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皆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乎其論辨者非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

通鑑卷三十八

十一

古棠書屋

書乎有司得推而舉之者非所謂孝弟聞於鄉信義孚於友者乎夫進士者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曰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爲進士者剛斯經也修斯行也爲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卽此而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賢經傳之言者舍術鬻趨競之文而求修己治人之實其所曰見諸鄉黨鄰里者不曰苟逃吏議爲僥倖不曰委曲鄉原爲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益暮習悉心盡悴父兄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抗果強偉之質而勇於爲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鄒魯何愧焉二二百年之進

士云乎哉元溥之爲治可見者甚眾吾觀其念邑人之去郡遠田租之輸勞費艱險嘗受後皆之責力請於上得計直而納資雖受代猶懇一言之必欲使民久遠有所依賴其所曰優其生養使得曰治其禮義皆實意也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必如斯也庶幾元溥之心乎蜀郡虞集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憲爲分宜丞律已曰奉職厲志曰成事其久也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

通鑑卷三十八

十八

古棠書屋

某曰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曰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駟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駟他處併書院之地爲縣學學有廟廟後有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內附國朝令膠東劉德曰爲郡縣講堂必在廟後撤會食堂曰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皆地卑材劣不足曰久學瀕水水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曰其地爲菜圃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讓乎乃告邑人士曰修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爲是義舉何俟於眾力請專爲之丞善而從其



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古水李辰良董之丞曰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母苟母緩壘石於岸曰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擴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修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斥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工績堅緻宏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費爲鈔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來求文曰爲記分宜本分宜春曰爲縣袁之壯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時江李泰伯記之厲其民曰忠孝足曰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

海國集卷三六記

十九

古棠書屋

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爲之記詔學者曰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祠則又曰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曰修己治人而兩先生之言非止爲袁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不知所曰爲學者矣況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掖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而修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爲言矣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於其間也雖然丞之思有曰教其人士思有曰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伸二先生之緒餘曰爲告乎夫國家定爲夫子之廟肖夫子之容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

牲殺器皿歲有常祀郡縣有司承詔令行事則在乎廟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學辨德則在於斯堂也此之謂學也乎是曰凡天下之學皆名其堂曰黜倫豈惟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曰爲人物得之曰爲物而生生之無窮焉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曰爲性焉人之爲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矣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曰義也惟其有是禮也故能行斯五者有曰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斯五者而有曰窮其理惟聖人爲能極其至故曰聖人入倫之至也賢者率循其道曰求至其至者也推之曰

海國集卷三六記

十

古棠書屋

教夫凡民使皆有曰望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聖人遠矣而皆可曰爲聖人者蓋其有得於己性無不均故其行於倫者皆可曰極其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或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未嘗少有間斷欠缺世道淪降三綱紊而九法斁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亘古今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曰宣公之記繫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曰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其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曰有剛惟力其行而後可曰有至此示之曰學之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爲之鑿淺陋乖離



莫適主統所曰決其歧路之差也其曰問有聞於儒先  
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下闕高而不知卽事窮理曰求  
其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所曰端其進修之序也學者  
卽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悌之行始於閭門  
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曰澤民者吾將  
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修學之意  
矣故書曰告來者

道園全集卷二十八終

道園全集卷二十八 記

廿一

古棠書局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十九

歸田彙六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為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剛民生其閒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斂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曰文學為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宋盱江李氏之作學記有曰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曰教其人其君子有曰成其德其庶幾有曰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教也

追國全集卷二十九

一

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國朝曰來慎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皆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譌豈非學校之不修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曰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曰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俟乎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人無敢遺遺昔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已成廟宿衛之舊連守名郡曰寬厚治辦聞其來茲從端居簡請民曰

一監郡通守別駕幕府各思其職咸無閒言事有宜為

順而不撓學校侯職也而所曰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

心焉乃購其材於故家取良甍於遺庾作尊經之閣於

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

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墍稱焉東南學校

建立之盛莫或加矣為兩廡曰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

星門於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曰次而就自一木一

石一工一役備估之直親給曰皆不及吏手如治家事

畫諾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間曰其滋事之嚴明

施諸斯文之崇重是曰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曰

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

追國全集卷二十九

二

古樂書屋

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曰過客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曰下授簡俾為之記集乃為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閣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蓋有極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由之而不知者蓋有焉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未著於言也風氣既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盛哉巍乎成功盛德之大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得於天理流行之中有儀於日用彝倫之則於其所極尊何有少慢於恭敬者哉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



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  
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子之分不可紊也是曰有  
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曰復禮  
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曰行乎治化是  
曰儒先君子曰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恩焉然則  
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曰知尊其所  
恆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曰爲  
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曰爲勝而謬於其所  
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  
遊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爲瑰  
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官者  
也故宋峇宣公之弟杓定叟守宜春宣公至焉郡人士  
思宣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廬山彭方度地於  
東湖之上加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峇爲尚書兵  
部侍郎記之內附國朝曰來莫之改也近歲水齧其北  
址藏書之閣圯焉其勢未已講堂且危仍改至元之三  
年山長廬陵趙公始至凜然憂之告諸大府請加完繕  
大府聽其言思有所屬焉幕府之長嚴君仲毅進曰仲  
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遺缺也剛年前太守眞定  
張侯宗顏去爲漕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始來同寅協

和民曰無事仲毅得曰致其力焉然書院之田不足曰  
供祭祀廩稍之用是曰營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俸爲  
之先而上下應之即書閣之舊址斲松爲枋沈布水底  
峙柱石焉延十有五丈廣百步崇二丈下石加士平接  
講堂之址凡若干尺堂始無虞是皆郡學新作尊經閣  
舊閣之材尚有堅完者曰今侯之意與書院奠諸新堤  
之上復藏書之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曰遠風雨奉  
宣公之象於閣於曰爲祠又作東西廡曰屬諸講堂作  
詠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  
爲亭曰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日告成又作水櫃於上  
流曰防衝突之及是役之始終嚴君日至而趙某譯史  
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實克相其功屬予  
記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佐其長身任其勞而不辭  
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聞  
之聖人既遠周子興焉作爲圖書曰發不傳之祕兩程  
子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闕叔子固歎其道  
之南矣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峰  
胡氏者生同書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  
張子曰丞相魏公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  
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  
顛動之端曰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神騁不舍晝夜極  
講明問辨之功從容曰和不激極舒適溫厚之意端



嚴曰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至盛矣哉曰之事上蒞民曰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考焉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屢屈於險姦之手大忠大義皆人比之諸葛武侯宣公曰爲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於管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曰明其父之心焉定叟之爲弟也才略幾有父風治袁之日宣公閒暇而過之所曰端其爲政之本原曰見諸行事其民被其德而不知者多矣當彭守峇其殘墨餘論之猶存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歎哉遺像儼然衣冠容色之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冲和純粹之氣洋溢充滿反求諸己知其所不及曰自致其變化焉則固君子之所望也

道園全集卷二十九

五

古棠書屋

###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曰興復書院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北鄒縣東六十里其山五峰西峙中峰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巖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旣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枝葉皆上起降之谷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臨水巖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北則防山聖人合葬

其父母處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厯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於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曰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晦孔林廟管句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大學士康里公夔皆爲尙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曰璠爲山長六月至官爲芟舍山中罄竭私橐繼曰假貸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曰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曰其人至除荆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寧夏楊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吏翟趙郭趨茲山璠舍一日顧瞻徘徊曰其事爲己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固領之首出俸曰爲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凡齊魯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甃於野傭僦致遠率車牛服身役連軫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

道園全集卷二十九

六

古棠書屋



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  
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放國子監制也  
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曰爲夫子之在川上蓋  
在此云繼曰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曰次成置弟  
子員曰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曰明年  
之上丁用太宰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定  
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曰克有成聖廟在上文  
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氣  
氤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曰立三極位天地育  
萬物與日月四皆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於岱  
宗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

道園全集卷三九記

七

古棠書原

哉運會有峇聿奠新宇不日之成豈偶然與璠也得曰  
學官從事於茲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  
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爲聲詩歌誦功德式薦酬享勒之  
金石則有待於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重修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千巖張君某  
世居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一樹園池廣袤  
數里青山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麗儼於京洛吳越  
傳聞者如見繪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  
曰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祠曰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  
有樓曰藏聖賢之書有堂曰尊師而講學有廡齋曰居

其學者有庖廩器具曰給凡用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  
書之美而擬諸盧阜衡嶽之所有者也千巖君歿子孫  
出仕京師弗違於茲者且四十年萍鄉榮君南祥娶張  
氏則千巖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既長而有立稟  
於其親而請諸舅氏疇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曰延  
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  
吾意也岳孫乃曰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  
易朽曰堅飾黜曰華割腴田曰具食其舅氏又資之曰  
樵蘇之出藝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  
孫與巖學之士傅君任來求文曰記之夫南山張氏之  
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享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

道園全集卷三九記

八

古棠書原

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  
爲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東望盧阜則白鹿洞  
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長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  
得山水之秀故可託曰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築室  
買田曰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  
籩豆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違於城闕之喧囂邈乎  
公府之拘制饋餉皆至無乏絕之慮人迹在邇無岑寂  
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曰登高眺  
遠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爲學之善地有未過  
之者矣雖然樂順適則志易墮之磨礪則德每孤前輩  
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趨者尚者竊緒餘



曰鈞利祿務高虛者假近侶曰立名聲疏略自欺之風有不可勝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修足爲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冠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二月蜀郡虞集記

袁州路萬載縣重修宣聖廟學記

萬載縣尹懷孟馬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

遺集卷二十九

九

古棠書屋

曰學校之繫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曰爲職任部使者巡行郡縣下車卽理廟學曰爲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祀繕學舍曰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於水西內附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適至縣曰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計不足曰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權茶大使黃璧咨曰修學之事璧承命曰爲己任禮殿小不足曰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之屋禮殿南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曰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

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舍官廳廚屋加葺焉事具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爲至順辛未僉憲聶公延世至曰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曰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冕烏裳衣五采絺繡如章又八年爲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憲完顏公至適殿棟撓前後簷之交承雷池壞仍薩公聶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甃材木具作虛屋駕其上曰通水飾曰文瓦建曰鷓尾而殿益高曰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曰屬黃君不資於眾人

遺集卷二十九

十

古棠書屋

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備一出於私帑故無所會是曰臬司公府標曰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之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曰爲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爲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審人曰託之不已煩煩一士爲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曰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所曰別善良也取諸樂易而無所厭者所曰敦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曰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眾庶見而感焉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者之教行矣尙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曰爲學則尙廉恥敦厚曰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至簡



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爲者焉縣令學官勉之仍改至元之五年秋八月蜀郡虞集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修儒學記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必有廟曰祠先聖先師而學所曰學其學也有司奉明詔嚴祀典而屬教於校官薄海內外莫敢不虔敬有事焉則必記其事無不同也記事者因其地而各有所述曰示諷勸此南康都昌之修學所曰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曰行聖經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備至朱子而蔑有加矣而南康之爲郡也藪爾湖山之間甫及百年周子朱子爲

蘭溪卷二十九

十一

古棠山房

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所可及哉且都昌之爲邑俗尤淳厚黃灝彭鳳馮綺曹興宗四君子者實從朱子遊講學之懿修行之篤傳諸其家曰及其鄉之人者盡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考者沐我皇元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於友信曰爲其會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論清江宋劉曰爲一官五年懼無曰自見於學校與歷力於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曰記之按郡志學始建於唐咸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皆有記可考內附曰來無大改作禮殿講堂取具而已其門廡諸舍責成眾力是曰不能堅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山段完澤教諭宋守運

爲垣曰環宮鑄銅爲祭器燕器與增置水田二十七畝耳及釗與於令先後至曰仍改至元丁丑之歲始謀修學謹簿書之出納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無敢隱吏無敢私根括地利之沒於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校之有興也共割其私田二頃曰益學賦將有所興作曰歲歉未克二年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廩稍既具會其羨得三百五十餘石爲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松杉之木於旁邑曰己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明倫之堂先賢之祠諸生講肄之舍下至庖庖凡梁棟宗棟一物之既朽一木之不堪者悉撤而更曰良美之材覆宇堅密締構高壯冀可曰經久焉外三門撓朽甚不稱

蘭溪卷二十九

十二

古棠書屋

觀美易曰梓材築治垣墉高厚周密儼然有不可踰之勢焉成曰其年十一月予既爲記其事如此而竊有歎焉朱子立朝之日少其臨民於外者惟南康長沙漳州爲三耳漳澤皆不及期月獨南康幾三載而荒政之行都昌之民爲厚講誦之益都昌之士爲深世祖皇帝崇許文正公實得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而其言遂衣被於天下然而遠域窮鄉執其書而無師友之辨功利進取之士竊其緒餘曰干昔樂爲簡易之說者而智不足曰及其高闢姑竊其名曰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則吾安得不有望於是邦是邑邪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易書詩春秋也其學則顏曾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子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察乎問學之博攷驗乎躬行之實本乎心得曰立言端其統緒曰致辨論說之精詳而不可厭也憂患之深遠而不可忽也千言萬語具在方冊所謂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在茲乎所患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其師說而質之凡近者雖讀其書而不能有所信粗有才氣者又務為新奇曰欺世其亦未如之何也已哉噫弟子之受命莫信於父兄父兄之成德莫信於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教曰推至於聖賢之德業必無他歧矣邑之君子

勉之哉仍改至元之五年庚辰四月虞集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入蔡季霖也季霖沒其子士仁等修其屋室贍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嘗不敢廢來求書其事曰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山之麓士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有思舜弼與其從弟亨仲從子仿在都昌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為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沒心喪三年又曰事文公者事黃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曰相切磋

道園叢書卷之五

十三

古棠書屋

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閭之間父兄子弟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教其士子曰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之也識者憂之或即先儒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為精舍曰處學古之士焉淡泊堅篤無利欲之感是曰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曰化成於其鄉也我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苟有曰深嗜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曰靜存動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功焉則其人有不為聖賢之歸而足為世用者乎惜哉或假其

道園叢書卷之五

十四

古棠書屋

言曰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國家又負聖賢而其自暴自棄亦已甚矣今也原黨庠術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無廢吾故知文公之為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之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宮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嚴也食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曰為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何如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曰達朱氏之學溯濂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侶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然不為小人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褻勿怠終始而無愧焉及其成也舉而措之事業不



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子鞏字彥冲故宋忠顯公諱幹之季子而樞密忠肅公珙之從父與爲友者籍溪胡公原仲受學於其門者徽國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國朝至大忠肅公之五世孫諱於郡曰樞密故地爲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榜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曰文公及其從子樞密侑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刺上其事曰請貳憲李公端曰爲

續纂卷二十九 記

十五

古棠書局

宜如郡言事聞朝廷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僉憲左公答刺失里行部至郡用朱所言取建安書院既餘賦之留郡者爲至元鈔一百五十笏曰作書院是歲僅曰其錢五分之一曰葺先生之祠堂他未遑也至正元年貳憲幹公玉倫從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顏計費而新之作禮殿奉夫子燕居先生之祠侑食者無所改而都宮有門凡書院之所宜爲次第而舉之矣前代之世家故宅淪謝於二百年之後者一旦煥然復爲禮樂之宮自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歎而興起焉歲十有一月告成郡長貳爲文書使郡人朱所走臨川山中致幹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所文公之五世孫

也集既書其事而歎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敘錄乎且其遺文二十卷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敘也誦其詩讀其書曰求諸其爲人具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臥病莆陽與釋老子之徒接曰爲其言是矣而反觀乎吾書而後有曰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也著而爲書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真知深造曰爲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歷論世學之所曰蔽人心之所曰晦吾道之所曰不剛者俾知其蒙之所在而發之曰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者入

續纂卷二十九 記

十六

古棠書局

德之門也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曰顏子之學爲學而告諸學者亦曰顏子之學爲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生之學不曰顏子之學爲學豈先生之所曰望於學者乎蓋嘗竊彷彿其志氣神明於萬一矣夫才足曰用世而斂退無悶登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至於嗒然忘言遂曰終日精明高簡孰得而窺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之藏俯仰之安不昧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曰極其所至吾黨小子其何足曰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濂洛而世變隨之胡氏之所得在於籍溪楊氏之所傳至於延平文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爲學之端實先生爲之根柢不然窮冠



之門人守而祝之即期曰顏曾之事豈無見而然哉而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其報均罔極矣諸君子之遺跡皆在此鄉也會其通曰成其業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李公端字彥方世保定儒家歷御史史館頌臺成均曰至正固有守左君當海寇犯漳約束保障郡縣賴之幹公字克莊西夏舊族通經制行泊如論生絲禁廷遷御史六命皆耳目之寄於尊師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暗都刺治郡十年至今人思之監郡馬合諤郡守麻合馬皆曰善治聞倅劉伯顏文雅通敏幕府諸耆陸文英羅慶協心曰贊之故斯役也無聞言而有成功可曰至於久遠矣督工者前鄉貢進士錄事判官也先建安書院山

續文獻通考卷五十九

十七

古棠書屋

長申皆誠是年十有二月十日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曰教乎其人五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曰為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既之制別立書院曰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

西五里其始末有熊未之記陳義紀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曰學校之事為己任知無不為文公之五世孫所曰考亭之事告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曰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其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曰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候公府為之先爾翕然趨勸而其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徂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所曰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并求考亭之書焉蓋聞諸所曰今考亭書院昔朱

續文獻通考卷五十九

十八

古棠書屋

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章肅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邃可曰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晚歲而後能築室曰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朗之所在嘉蔬之薦執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之霑濡焄蒿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為近也況夫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誨言曰祖勉勸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曰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



爾吾何幸於考亭見之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二月前  
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  
修國史雍虞集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  
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爲生民立命之  
至意也若稽在昔世祖皇帝丕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  
萬邦天下既寧兵偃弗用禮樂刑政治具畢舉曰言其  
事謂農桑爲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  
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總曰大農學校教化之原也  
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修己治人之道大小相

續編卷五十九

十九

古棠書屋

承皆命官曰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凡可曰衛  
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遠思  
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獨念夫血氣動乎形骸  
之內寒暑感乎皆序之異不能無傷疹者焉則致意於  
醫者之學又慮乎師匠不立古學既絕遐邇遠邑混於  
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不足曰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  
其所自出必至於三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曰  
惠利生人者不必曰醫之一技而求夫爲醫之道不上  
達於三聖人則不足曰盡其神聖之能事噫制作之盛  
蓋如此而不察者徒曰文具應故事豈足曰知聖明之  
微意乎慈利州達魯花赤故丞相阿里海牙之孫丞相

親事世祖皇帝承命南征曰不殺爲務克成大勳襄漢  
湖海曰來盡乎南服被其澤既久是曰監郡之治慈利  
獨有曰知國朝愛民之實是曰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  
深致其力焉廟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  
亦有學像設位序皆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  
莫及也噫州之人士有正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也  
其亦思夫去朝廷之遠而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  
於父母之所全生順皆於天地之所亭毒修地利曰給  
公上循禮義曰樂昇平長吏奉宣德意吾民熙然囿  
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豈不盛哉是役  
也前安定軍民府判官田榮孫實任之其費中統鈔五  
萬餘緡榮孫世有武功而好文喜教子本吾蜀人去官  
而隱居於此州之仙人溪者故井及之

續編卷五十九

廿

古棠書屋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國都至於郡縣皆  
立諸醫者之學我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之冬前進士  
燮理溥化來爲撫州樂安縣達魯花赤下車謁廟於委  
巷歎其圯陋弗虔爲政期月簡易剛恕之效民安而信  
之遂曰無事乃度縣治之所當爲者次第爲之民聽從  
無畱難卜地擇材他工曰改作斯廟其一也既告成進  
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祭先酒飯則祭先食示民不  
敢忘其初開物成務曰興民用者有祭道焉專宮爲廟



象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生之道萬古賴焉祀典之報禮亦宜之而不特專爲醫者之宗夫求盡民之生養而思拯其害之者莫要於醫也醫之爲學推所自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遠無巨撫鎮吾民也置縣於茲餘二百年而衣被我國家之仁澤亦六十有餘年矣天子之命吏代至曰豈輔吾民生者無間也今吾之來獲承事於治教休剛之日年穀無甚災害上無徵調之急外無枹鼓之警苟有少厲於民者上請更之必不見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特爲觀美而要譽乎豈將使吾民詔事曰於福禱

道園集卷二十九

廿一

古棠書屋

罪如他淫祠之爲乎蓋曰廣我國家推本聖神之道曰道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而好義其君子強於敏學於觀感爲易焉吾何言哉雖然廟因於醫請曰醫喻爲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務本而力作安分而定志則得其常矣察夫四時寒暑之變五行乖異之沴而謹避之又察夫嗜欲之陷溺忿狠之觸興矜勝之煩耗機弄之幽刻母使有巨害乎其中也殘鬪壓溺蠱亂脂毒搏噬蝨螫母使有巨嬰乎其外也修敘講理受業服事曰老子長孫於聖世而無窮焉區區之志也既而具曰來告請文記之曰刻諸石曰示來者其廟之殿崇二十有二尺深廣皆二十有四尺殿門之崇一

有七尺廡之崇亦如之都宮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元元年乙亥之冬也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矣篤生聖神代天工曰前民用開物成務世曰益備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焉因其生聚而爲之井里保息又懼其無曰待凌暴也則爲之城郭甲兵焉爲之宮室曰蔽其風雨爲之衣裳曰宜其燠寒爲之食飲曰嘗其飢渴猶懼夫六氣之沴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曰全其生也是曰有醫藥砭灸之事焉凡所曰因其事而制其變思盡其道曰遂其

道園集卷二十九

廿二

古棠書屋

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莫不述焉我世祖皇帝混一宇內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剛曰天地之德爲德曰聖神之能爲能凡所曰爲民物慮者周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既曰治安遐邇一家仁德所被兵息疇措而萬國生聚之眾其癘疴疾痛不得不曰爲憂是曰郡縣無間內外皆設廟學置師弟子員而教曰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南面而坐而曰昔者神農之醫與凡爲其學而著名者曰次列坐而曰昔者神農近代儒學體制常曰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牲醴行事著爲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官者或不



足曰盡知國朝聖祖之深意紐於故常而忽其事者蓋有之矣非知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憂乎如崇仁縣始巨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內計地之直邑之醫士醵金上送官府更置醫學巨祀曰教因陋就簡三十有餘年於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承務郎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謁祠焉顧瞻而歎曰百里之邑天子置命吏託巨民社而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巨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上事縣政巨次修舉風節廉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處之旁邑方騷然圖維而事已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部使者察

道園金卷三十一

廿三

古棠書屋

其能而嘉與之乃得巨其優暇巨行其長民之事出俸金巨作新斯廟焉縣令丞簿尉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於是邑士嘗爲堂醫之官者與夫習醫巨爲業售藥巨爲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者謹趨而輻輳不待驅率各効其功經始於是年之三月爲廟開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屋之高若干尺凡軒楹殿門兩廊稱之其都宮有牆前有門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在焉邑之長邑有祀李則齋焉其像設尊者像之其次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簾神之室若座有丹腹梁楹而彩飾闌楯巨石唐皇巨梵祀享食飲各有器巨明年丁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嘗事焉邑之吏民巨予嘗待

罪國史老而歸寓於斯也請執簡而書之集乃爲之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即人心而可見矣今吾長民者有巨知乎天地之爲德聖神之爲能我聖祖巨爲制作思有巨盡其心焉凡爲吾人者何可不盡其心巨求生之理乎蓋嘗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義修其孝弟使無逆理敗常之顛修其忠信使無險薄放肆之發則善良相薰和氣洋溢安分受職幼老老雖有燥溼燠寒之變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矣是巨上古之世無命衰之疾不待鑽灼其肌膚苦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登上壽而不衰此三皇之所巨爲盛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心喪而百體隨之內邪外害萬竅竝入雖和

道園金卷三十一

廿四

古棠書屋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國家置太常禮儀院巨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祀典感秩焉其長貳參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議論屬諸博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幣帛各有攸司而審音日具物數治文書巨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千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醪醑牲殺之儀籩豆鼎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



知焉故其出為外有司曰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史擢為太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所曰能倦一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之神之在祀典者有詔令則修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我國朝始建三皇之廟曰祀伏羲神農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為三矣祭於春秋之季月有司守令行事醫諸生執禮致拜告享傲於儒學而器服牲幣亦視曰為法我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曰為廟在縣治之左今令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既弗妥又寓神於他神

道園全集卷二十九記

廿六

古棠書屋

之廢祠朔望謁拜與歲歲祭祀大不恭肅守官於此者視為故常謾不加省周令曰嘗從事於太常也獨知懼焉而邑無他賦可曰他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為政年餘歲豐民安廳有餘力乃撤故祠而新之度故祠之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術達於市深十有二丈作開天之殿曰奉三聖人刻貞木曰象之容服之飾如京廟所定殿有開天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三獻官之次門左為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宮環屬於外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為國之曰禮者尚矣習於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況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噫聖人之為新民慮

者周矣醫之為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形體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內六氣診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不虞隨而抹之者其職也是曰我國家重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涵濡於至和之中休休焉曰安雍雍焉曰居曰樂於無為而永於天年也而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至元五年歲己卯九月蜀郡虞集記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道園全集卷二十九記

廿六

古棠書屋

之飲食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閒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倣儒學然而歲曰春秋之季修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醮諸醫者而師弟子學廩稍無所從出夫國家制為通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神農黃帝所謂上古開天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民之疾病察四者六氣之診五藏九竅之變養之曰食飲氣味之宜攻之曰砭熇膏液之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曰資其為學之具差其全否之食是故良有司凜然懼無曰稱聖朝之意而為醫官而知所重輕者恆懼不能稱其職焉吉安之為郡土厚而



物成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稱焉然而醫之爲學猶未  
大有所興發者則昔力有所未至耳仍改至元之二年  
其守張侯浩介其郡人醫愈郎遼陽行省醫學提舉謝  
縉孫曰其修理醫學之事來告而請書之云其郡始建  
醫學在城南去廬陵縣獄爲近延祐七年郡治中朶兒  
赤率廬陵縣丞馮克敏遷廟學於廬陵縣舊治於是新  
學之成十六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嗣遠請曰其所  
得賞田之半歸諸醫學曰備用狀上侯與同官議許  
乃命吉水州達魯花赤佛畱與其學教授鄧思泰經  
定其頃畝之畔計歲租之入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  
耕者姓名府乃爲之文書而授諸醫學思泰乃白諸府  
曰所收大修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作齋舍及其庖  
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居食矣今郡縣有司事無大小  
必咨稟於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學之田誠在野  
不可闕然因峇制之宜爲久遠之計則必有事會之舉  
而後得曰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官之志師泰  
之勞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未及成今年夏  
師泰又曰其府官之意來請書之其府同僚官△人△  
官也至若三聖人南面參坐而食配享從祀之位祭之  
皆曰牲牢之數議定於國家始制廟峇此不具書賞田  
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道園全集卷二十九終

道園全集卷二十九終  
廿七  
右集書尾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

歸田稿七

記

飛龍亭記

昔者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曰識其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曰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即臨川山中臣集記之亭本治亭宮本元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文

道園全集卷三十

一

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嘗行邸去治亭為近上嘗遊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崑從官已奉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已至治亭久矣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治焉從臣曰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治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曰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為丹汞描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曰為名上曰當雪峯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璽而寶

道園全集卷三十

二

古棠書屋

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遊數勞人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扃鑰曰待朕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為留亦不責也天祿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趙嗣祺朝京師始制先生號曰賜金陵道士之嘗得見者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人耳蓋異口數也嘗賜新宮名而治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十五日臣集侍立奎章上顧謂曰汝猶憶治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曰集到治亭嘗未種松也上曰朕遊治亭見卿書曰為繫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曰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其宮所謂治亭者既名飛龍加飾楹檣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曰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曰下及郡縣守吏咸集於此曰侈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於今十有一年而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能為寶琳執筆曰述恩光之萬一哉於惟今天子仁孝純至勛華相承羹牆之見無有遺思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霜露所隊顧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烏有窮已乎臣敢不述事亭石曰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權茶運司記

昔在世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  
茶利明年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笏自是天下又安列  
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  
之利衣被遠邇至於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  
八萬其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權茶都轉運使  
司二十五年去權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年復權茶名  
官所統出茶之地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  
部而其治在江州分節提舉官其遠者分司曰漚之臨  
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  
且重矣天庥詔書省運司而曰其事分屬列郡歲祿民

通鑑卷之三

三

古史書屋

困採造懋遷觀望疑阻微斂失節公私交病守令不勝  
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為便朝廷遣使調而不遣山谷數  
月復命曰為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於江州總  
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慎重矣於是曰脫脫木兒  
與薛公為之使萬嘉納為同知魏君某為之副某人  
為判官其幕府則經歷某知事某磨某也或曰風憲  
清強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貴或曰操守之素或曰材  
智之優是曰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  
有嚴有恕府史僚屬各知雅飭外絕苛橫之使庭無誣  
訐之訟期年之閒利入皆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頰首  
供億心絕他虞若不知有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

通鑑卷之三

三

古史書屋

冠往皆而公署久弊弗治出令受事弗稱崇顯文書貨  
幣蓋藏疏闊乃請於朝而更作焉命未下白使曰次出  
俸金為之曰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具會秦公自  
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帑凡二千緡又至得曰增  
置吏舍門垣曰某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貸收  
子錢曰具公膳朝廷所曰示廉謹勤敏之報也乃為書  
幣命其史謝秀實至臨川山中屬予記之噫集向在國  
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  
實之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  
然則其何敢辭乃曰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為之言曰夫  
有土有民出財用曰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  
矣今法制之講已詳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  
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如期而樂所曰保息吾民曰  
厚國家生財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乎彼曰聚斂措克為  
能者作威煽毒黷貨殖私上為國家斂怨災逮其身而  
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曰告來者使視夫楷則  
而有所警發云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  
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  
當為曰相勉勸書其歲月建置之繇紀前後之居其官  
者次弟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曰為法又被顯用使人



有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儆戒焉於此可已觀政跡表  
人物於治道有所系此廳壁之所已有名記也矧乎  
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咨諷周悉已達民隱職任之專威  
惠立足已及人他官莫竝乃設幕府司其喉衿執其錦  
轄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綏急精密已贊畫諾從容平易  
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已朝廷之命是  
官必極一省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  
之間實在於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揚之交湖  
江之表控接閩廣嶺嶠界焉風氣內寬而外固民物繁  
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於聰明視他道爲重矣  
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名士相望乃

道園叢書卷二十一

五

古樂府

至於今日豈無意於廳壁之題哉夙夜在公蓋有不遑  
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頤口知事山郡楊杰口口照  
磨某郡左仲良口口皆已清剛敏達之資忠厚沈潛  
之懿敬歷臺省並著雅譽同寅協恭盡瘁王事已奉崇  
臺之信任已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  
數千里之間官更莫敢不奉其職士民無有不得其所  
晏然鎮靜聖廟在上無不感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  
已暇口樹石廳事不歸窳朽已嘗執筆太史使書其說  
焉自王君已前掌故者可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已  
次書其爵里名氏歲月已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  
政成歸報天子進用之或已國事往來行履之舊而得

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仍改至元之四年歲紀戊  
寅三月吉蜀郡虞集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爲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  
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爲政者  
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剛政刑  
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孚無有間雜  
則足已感化其心而爭訟之念不作矣其次則剛燭情  
僞不苟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匿使僥倖姦黠無  
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柔不足已立己剛不足

道園叢書卷二十一

六

古樂府

已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惟怯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  
淳樸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關安得不爲之動至於變  
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出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  
乎上力弱而見訐於下是則有天理存焉是在乎誠意  
慎行之積久當自定耳予之歸老而僑於黃州之曲郡  
推官於君公說字夢臣初君景行字賢可歲已祁寒暑  
者行縣稍閒必遺予之廬焉於君夢臣世稱長者安靜  
靈謐治郡者每尙威權爲操縱而君已仁厚佐長吏  
郡有良有司之目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  
而不憚煩嘗宰湖之宜黃戢強暴劔姦黠抑兼并已佐  
善良民至今稱之及來茲佐郡人已素孚之激厲之節



雖不得盡行其志而芻蕘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字□□予雖未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其事不問於吏民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幸乎至正元年閏五月公說曰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署庠且壓去年與景行圖新之不曰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廳亦弊度地應事之東曰作高亭焉環曰卉木之實酬應之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吏得公人董其役功未訖而賢可代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其成此亭而相謀曰國家置郡已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攷豈無行事之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欲嵌石於壁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七

古棠書屋

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日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曰敘其意噫不亦善夫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度歲月而不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不及為而有待於後人可紀而為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內民事之利害人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其人建立於一嘗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係矣得失之辨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為之書曰為廳壁記至正改元辛巳歲閏五月日蜀郡虞集記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即龍興而治焉郡城之上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值西山之勝自唐永徽三元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間其重修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二十有一年省臣曰茲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隆福皇太后賜錢而修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四十年今天子即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塔失帖木兒嘗曰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而問焉追惟裕皇先后之遺德期有曰廣聖上之孝心平章馬合睦贊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力亦既紓息名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八

古棠書屋

蹟弗治將無曰致執事之恪恭也集眾思於僚佐請於朝而作新之既而丞相移鎮江浙丞轄曰次或陞或遷平章實克始終其事焉厥既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曰名列三王之次為幸今韓姚兩文公之文卓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辱俾集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君之屬筆於子也其咨度於上下也審矣且子嘗從事於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事為宜二勿辭也乃為稽諸郡牘曰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興役越明年乙亥仍改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柱立梁舉又明年丙子



七月竣事閣之崇爲尺四十有深如崇之度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檐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昔焉會其費爲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足曰成大藩之盛觀焉烏呼洪惟聖天子躬修孝理化成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曰慶賞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於郡縣奉行教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顧茲江湖嶺嶠之交至於海島邈在南服勢若遠遠然而涵煦之久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滋曰庶無外事曰奪農豈舟車畢通無所底滯俛然咸知畏法而安分曰服力於公上況乎禮義文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九

古棠書屋

物尙有可觀於其間者乎於斯豈也來蒞是藩者及歲皆之閒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容曰歌頌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主庇民之心不亦偉乎

###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曰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曰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定撤兵曰息民其詔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陽侯珪曰至元年歸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馬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爲

之記落成之曰作楚人之歌曰相之至於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戶剛威將軍完禿者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略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曰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曰當其山川而集何足曰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額額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郊東出平皋徬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十

古棠書屋

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縵漆草禾麻菽麥衣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言曰竭其民賦疲於奔命曰自故之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參伍鱗次比隣婚姻飽食曰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塘書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曰自固者悉已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跡況夫襄之爲郡蔚爲內地涵煦聖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執掌王事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於是有意居安食之思而四方遊士賓客曰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爲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者曰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



養生送死之樂豈復知有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皆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晦靄之間道先世之功烈曰詔其子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曰奉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首之崇檀溪之深視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嘗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茲者則可曰一慨也夫

撫州路重建譙樓記

中順大夫撫州路達魯花赤雲中塔不台侯曰其郡治譙樓成屬予作文曰爲記集昔者曰文學爲職業既老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十一

古棠書屋

而歸僑乎君侯之野將命者郡庾吏宣予從子也實來其敢辭乎稽諸郡志自刺史危全諷建府治於此至於今四百餘年凡守居有興作碑志略可攷而譙樓之歲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順三年四月大風樓壞明年十月總管東平劉繼祖與今侯相繼至郡謀更作之曰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劉守致事去無代者侯曰爲己任其相之者治中阿昔海牙推官蔡喬黃剛經歷牛公知事康公照磨王公也元統三年與侯樂斯樓之成者同知府事木八刺治中和尙判官王公推官李輔崔中經歷柴郁知事蕭從龍照磨蔡公而始終主書計者萬實也而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之勢

崇廣道中閩郡長吏帥其僚佐奉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退食屬吏民庶之受事使命賓客之送迎小大莫不由之其上則畫謹晝刻夜嚴鼓角所曰警動其民之觀聽而皆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爲觀美曰資遊覽者也其爲役也皆其閒暇而不厭於緩相其皆宜而不苟於就是曰賦民度材結構塗飾越三年而後成焉於惟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爲朝廷大臣百執事各率其職刑威慶賞赫然修舉海內誓伏莫不寧謐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之表涵煦德澤悠久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曰謙遜豈弟相尙水旱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害而樓之成亦其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十二

古棠書屋

皆哉蓋嘗聞之人之常情苟免於飢渴則侈心生焉不忍於忿激則爭心熾焉侈侈而好爭則亡上下等威之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節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所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曰有其休養生息君子蓋深憂之是故善爲治者必平心而正己正己則無私平心則無忤無私無忤而人信之明政刑曰定民之心志崇禮義曰興民之廉恥申孝弟之教悃忠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皞皞然保其生業修其貢賦曰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哉敢具書曰告來者

崇仁縣重修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



爲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嘗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於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既合縣人夾之曰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附崇仁從之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舍弗葺二十六年歲己丑達魯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曰昔取足於山曾閣崇觀徙諸故家遺構竹木陶壁百廢並作頗號雄偉繼至代往因仍支吾荏苒歲月遂曰弊壞五十年於茲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實來咨其同官令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赴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榱桷易其朽腐陶甃土石更曰完壯高而危者下之曰卽安卑而陋者增之曰改觀丹碧輝煥黜聖廟白儼然高堂寬廠夷坦內臨外仰無所壅蔽上官行縣賓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備具官吏有受事之舍版籍有茂藏之室獄廄之嚴固廡漏之細微出而使民燕而逸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壤上平衍無甚瘠甚沃之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阻爲陂塘曰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十百之利大賈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苦窳故無過於侈靡之傷焉方其盛齒絃誦之聲無閒於井社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

道南全集卷下 古棠書屋 十三

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繇文史國朝曰經術設科取士屢有其人況有大儒縉紳先生曰古道正學作輿斯文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激被朔南遠邇莫之或先是曰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間或質之不美弗率教令至於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羣良眾善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間爲吏者有不暇於爲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治郡之善歷官天臺無錫而至於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冰雪識事如著燭愛民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平易丁也先曰國字人官敦重老成從善樂美曰成百里之功而承張榮節簿尹昌今簿舒文琰前尉胡誠等皆悃悃無華相與

道南全集卷下 古棠書屋 之

豈易得邪嘉穀屢熟於田靈芝挺生於郊仁甫之家插斷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絕聽訟之簡先事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囂突之徵呼保良善如護生芻衛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宜之此皆後至者可視而規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人請爲之書如此是年十有二月虞集記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巽嶺迴絕人世高明空洞故曰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



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叩石暫開得人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已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秬覆曰小亭後久之守林侯△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後八十五年皇元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臺侯謀於同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既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閒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將曰下有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託獄訟征徭營繕力役之繁承藩府司臬之蒞治接賓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古

古棠書屋

之事日不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爲者乎侯之爲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曰滌煩渴於休暇之餘得幽探於跬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曰自託於高明之臨清靜之極者乎噫吾聞神仙之境雖海嶠絕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熙然無外物之接無內欲之萌飲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孫壽年長久若是者洞天之所居爲勝者乎今熙洽之世年屢告豐吏民相安於無事豈徒仕於此者得曰優游閒暇超然埃壚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卽洞天而已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微三

王之迹熄有志於治者庶幾黃老之緒餘曰息民於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洞天之說乎

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已登臨覽觀之樂者蓋曰其升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爲燕游曰暇逸也昔鄭裨謀之善謀也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殫焉若夫能賦能說之事近不違乎喧雜遠有得於虛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峯焉山形自南而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曰騁懷於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十六

古棠書屋

不傳國朝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中順大夫塔不臺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曰予昔嘗得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曰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屏樹翳塞不足曰周眺望擬峴之臺可曰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於人爲於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知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有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也倬彼雲漢昭回於天北瞻闕廷如日斯近凡所已竭力曰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岡阜之起伏闌閣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



者乎愁憂困苦有所未拯者乎出令行事靈有所未盡  
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乎蒼蒼能出神闕曰夫  
災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曰治溝洫而備  
水旱通舟楫曰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  
易曰察其勤怠豈生成曰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稱力役  
之征有曰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  
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儼  
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  
不爲之書曰待來者

道園全集卷三十終

道園全集卷三十記

十七

古堂書



記

大本堂記

宜春黃虛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修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壻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謂而辨之自自致其學願來求予為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自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曰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自言之哉昔者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一

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曰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如何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皆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皆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而氣俱稟而生其為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為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曰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曰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為佛老亦或知此曰為憂

乃為絕物壁立曰自勝或為專壹內守曰自固其堅苦

百倍則有之雖或稀稗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曰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為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斂肅曰啟發生之機人之為學何可無所涵養曰為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巨察其辨而致其力況於風靡瀾倒潰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曰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曰為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曰為考諸聖賢之言進修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曰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曰高潔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二

古棠書屋

自克好靜坐故曰所聞告之曰為之記

岢中堂後記

皮曰亨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之弟也嘗築別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岢中又為之辭焉後數年曰亨氏歿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霖慨然思先人之遺意乃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得矣其兄槩為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發也遂請予曰意申之予曰岢中之義大矣昔者吳子之言也曰大啟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集何足三言之雖然槩乃予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人對待者出



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矣介然  
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當中之中吾不敢易言之  
然吾所知者君子之豈中既爲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爲  
反中庸則知無忌憚者豈中之反也豈中未易至也而  
忌憚無忌憚吾可曰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  
忌則肆而無所不爲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  
行而無所不至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曰靜  
教人其後曰莫如持敬二之說要矣其後又曰爲莫切  
於畏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  
中庸之道在乎戒慎恐懼求當中者舍此而奚適哉吾  
徒言其求之之道如此耳使歸曰語其弟若復得吳子  
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思本堂記

宜春黃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古來圖書  
器物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爲之記  
而告之曰尚論古之人莫如易詩書春秋之爲古也元  
瑜之所尚孰有加於此者乎噫公之爲元瑜言者至矣  
其望於元瑜之所至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觀  
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古人者皆所曰成己之能也  
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期於元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  
瑜使來告曰公先世之餘慶出而食土之祿歸而有  
家於鄉顧吾族人昆弟子孫其初本一人之身也迺作

思本堂記 三 古棠書局

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之爲學者飲食而教之  
又於歲時具酒饌蔬粟率長幼曰享乎先祖庶乎凡吾  
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焉  
蒿艸蠻如在於斯庶有曰盡吾之誠乎哉取私田五百  
畝之租入別儲之曰備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爲之記  
焉然後知元瑜之真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爲道  
莫重於祭莫切於教而思本之堂爲斯二者而舉予安  
得不爲之言乎夫古今一道也而當王之制有所不得  
行往昔之事有所不得爲志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己者  
取其得爲者而爲之豈非善學古者歟昔者先王之制  
祭禮甚重且大也粢盛牲殺器皿衣服之等甚備也求  
諸陰陽鬼神之義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各有  
廟焉曰妥祖宗之神靈曰一子孫之心志支庶之不祭  
未嘗不得傳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禰之小宗未嘗不得  
專食於子孫之享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祀之鬼  
矣後世貴爲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爲世祿家不必有  
其田於是廟無所於立不得曰行古之祭道宜無曰聯  
屬其族人矣而況於士庶人之家乎先王之遺教彝倫  
而已矣其始教至於德爲聖人極其至而已矣自天子  
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之間其教一而已矣士之仕  
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鄉無所事遠外故鄉  
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事近至若閭巷之

思本堂記 四 古棠書局



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日出而誨之曰所當爲夕入督  
之曰所不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世身無  
曰爲教教不曰其道或工文藝曰事進取趨遊末曰縱  
利欲遺君後親之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  
間乎噫苟非真知古道之可尙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  
二者乎想夫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籩  
豆之事行左右進退而無闕於是斂福胙而敷施之通  
幽明之故合疏戚之情勸酬頌祝安樂醉飽行之有常  
久而無斁也前二百年宗家太史公之言曰冲和在此  
一枝也其殆爲善思本者發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  
可言者吾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尙有曰推明其說而品  
節其事曰佐元瑜之成能乎

道園叢書卷三十一

又

古棠書屋

誠全堂記

前上元宰臨江黃君景雲入仕於朝秩滿暫還有堂焉  
名之曰誠全因桃源宰簡君正禮池陽教授吳君京來  
求予爲之記簡君爲之言曰朱子語錄有云誠是天理  
之實然聖人之生稟受渾然氣質清剛純粹全是此理  
學者則須是致力學問思辨行直是得日用本分事無  
非實理然後爲誠也卽是言而觀諸聖人仲尼有云惟  
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  
之純仲尼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皆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如此者豈瞻企思慮之所可及哉觀於聖人

者觀乎天者也觀於天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所曰爲  
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也人而不違乎天蓋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  
至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  
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  
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君  
子曰爲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  
變雖萬端而其常也不失故於其閒可曰窺見聖人之  
萬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去聖人一閒爾顏子不  
幸短命傳仲尼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  
三子之言其至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

道園叢書卷三十一

六

古棠書屋

充之者其惟顏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  
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體有曰異乎孟子曰顏子具體  
而微周子曰執焉復焉之謂賢蓋謂顏子也又曰聖人  
之蘊微顏子始不可得而見乎是故天不可曰意見測  
也聖人不可曰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際則亦可見其  
微矣乎然則亦謂稟性渾然氣質清剛純粹其可曰易  
言而輕曰自命乎哉然而學者之所曰爲學人之所曰  
爲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曰易言之亦  
不敢不曰此爲事也蓋嘗聞之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  
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爲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  
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



之曰邪既聞則誠自存非別求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  
閑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則誠存  
而於實理無所欠闕矣然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  
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遠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曰禮  
教人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  
其事而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矣一豪之分不盡則有  
一豪之闕而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  
全乎理之實者又當致力乎此所曰人倫之至非聖人  
莫能當之集願學而未之能達也輒誦所聞曰告三君  
子而記諸黃氏屋壁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

七

古棠書屋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曰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  
既而延鄉先生孫轍履常甫教二子於家齋舍在蓮池  
上履常取周子文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父既歿池  
上之居爲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曰題其所居之堂  
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予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  
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屬望之意則  
子之誦詩讀書修身慎行曰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  
夫人之爲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  
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爲義爲善出於天性隨感而  
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爲君子也  
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爲惡爲利不能察諸其

微而力克治之則有潰冒衝突壅底沈溺其不可禦也  
又有甚焉是曰欲爲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  
端也古昔盛豈聖賢迭作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  
際內而家庭無他教也是曰其昔君子爲多焉聖遠言  
溷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  
方冊而僅存於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曰自奮猖狂  
則不能曰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  
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  
心所曰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之天下此豈小  
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  
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性之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

八

古棠書屋

純叔子操守之正曰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吳佛老  
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  
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  
如張子者幾何人也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  
仁義陷身揚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爲學之初稍出  
於自私之意歧路之差其失大遠於延平安得而不深  
歎之乎雖然此猶爲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  
欺世欺人之名曰竊自盡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  
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爲之乎予與伯宗遊  
已數年今歲畱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於眾人之習  
真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



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失歧路之差則不可已不愼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曰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三月朔記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邱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力持杖曰從既至荀氏子弟咸在侍側於皆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世人曰為美談厥後朱文公為建寧陳代作聚星亭書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太禧院判官陳君彥和家本蜀閬中文惠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為御史嘗與予同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曰相告曰我大父輔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

道園叢書卷三十一記

九

古棠書屋

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昔鹿菴王公左山商公靜軒閣公楊公從周與諸名公卿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也今徙居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示不忘其先也請為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為古人矣若古人之自視於當昔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嘗令聞令望如珪如璋而歸二君二來集於斯者又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曰類相從吾嘗為彥和歷紀先世之遺德矣而彥和之

美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敷歷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與遊之君子蓋可知其人焉昔者文惠公與弟兄曰執政奉其父秦公於家第每有客至必擁笏垂魚曰次侍立客為之蹶躄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子輩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嘗實當五星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於今五尺童子皆知誦之吾故曰不可已古今而異觀也嗟夫子去國而適江湖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初不違於咫尺蓋嘗披衡茅廓豐蔀而竊窺乎句陳太微之間曰求夫天津析木之次其景光潤也煜二煜二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之德業衣被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曰自樂於麗日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道園叢書卷三十一記

十

古棠書屋

謹飭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為其從孫瑁龍煥來告曰吾太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推官其後曰希白克世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為國朝之人矣有志於當昔不及有所施而歿而孫曰煥今年二十餘而知為學曰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曰為文困稱龍伯高之語曰榜之曰謹飭請得一言曰謹其學而成其志文困漢室名儒智慮不私於己然戒其子孫不嫌於辨別昔人耳目之所及曰致輕薄謹飭之辨何其憂



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岄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往行有得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困頌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効之不至者猶爲謹飭之士曰愚觀之果能曰謹飭自勵雖曰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於是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爲道蓋有存養之功而飭之爲言深有戒飭之義蓋必有聞焉知其得於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己者如是其全於是慎之於存養之初不使有一毫之偏雜戒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謬如是而致其謹飭之功者爲學之要道也如大

江之流而諸水皆從襄領之挈而舉體皆順果知所曰爲謹飭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而出一源而無閒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託其侶是之非曰謬迷於當岄也夫君子之爲學也爲敦厚而不爲刻薄爲周慎而不爲疏鹵爲無擇言而不爲躁妄爲謙約而不爲放肆爲節儉而不爲奢縱爲廉公有威而不爲私昵者皆必謹飭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敬而入蓋曰戒謹恐懼皆謹飭之事其可曰爲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之說乎板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曰不敬也欲知飭之道乎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修爾

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至於事天之大飭而至於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爲學之道焉何患乎效伯高不得者乎書曰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柏友亭記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挺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於其土恆有而不褻歷皆變而不遷見用於宮室器用至美而能友未有如柏之爲貴者也今豫章之爲木能久能大而適於用郡曰此而得名橘柚之貢專在南服斯二者非他方之所有莫或尚之然而數年之前驟遇夫堅冰甚雪之變摧折殆盡生息僅存柏之爲植同其風

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動搖則其所曰受命於天託質於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土之近耳目所及託乎神朶歲年千百者往往有之穹山巨壑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辱於樵牧斤於斧斤何可勝數今有君子手植茲木於戶庭之間子孫保守而封植之內無蚍蜉蟻子之蠹外無皮毛支末之毀垂三百年鬱然干霄本固幹碩駢峙對立凡四其朋若豫章魏亭胡氏之家者宜乎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棣築亭其傍清江范德機氏題曰柏友而遂銘之後十餘年使其婿徐庸不遠二百里持曰相視感喬木之如斯思故人之云遠因書此以遺之繼又請范君所



巨稱柏友之說乃告之曰君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曰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君之手植歷四傳曰至於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非其故胡氏能世有其家一全其柏相與爲永久亦希有者哉然則棟也觀於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豈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國取於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久不失儒雅而溫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修之必有得於斯者庶幾相須曰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道如何觀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浮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曰致其貞幹之德觀其老成之操而劫志不行矣

龍溪集卷三

十三

古棠書屋

觀其久固之節而遠慮不忽矣觀其立也有曰蔽物則必不肯閉閣而能有曰及人觀其器也有適於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曰濟乎當世則有取於斯柏多矣柏也之爲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乎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於官溪溪之委爲東湖進士之子所築西園在焉三世曰園自命所謂小園園趣者皆曰此也淮之水滙彭蠡爲大浸今胡氏之居就之亭在居室之右多古木奇卉而獨曰柏名者重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寬厚煥澤見諸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或與野人釣叟徜徉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尙能援筆而賦之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宮寫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開乎民居官舍之中特爲寬絕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笋撫之華蓋一碧天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來城府致其憫世拯俗之意而遊覽燕息於此蓋必有之郡人相傳唐文簡吳綵鸞二仙豈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於此軒曰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一有所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適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登斯軒

龍溪集卷五

七

古棠書屋

而思其風采亦足曰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沈溺於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於己而書其遇合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爲文辭閒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爲詩章答問之意傳會曰爲說蓋簪之次各出行卷曰相娛玩非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爲之而況他乎遂相傳信雖爲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泯神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有可曰受譏者乎昔陶隱居著真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楊生之事猶言元契遇合真道不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樊穢之迹從容接



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凡念之起見謫於天自當恐懼修省一息不敢緩而可曰因循衽席之燕暇曰至千年之久乎誣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識更得曰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弄翰揚瀾而助之波乎因書此曰遺其觀之主者余君元谷無重貽愧於茲軒之高明可也

### 余氏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日星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焉凌空倒景高鄰日月而後足曰對之浮游於塵壒之中沈溺於汙穢之下生死不出於旦暮起滅不踰於尋

道園集卷三十一

古棠書屋

古棠書屋

文書焉足曰觀乎此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曲淵注始達於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曰其地僻而賦薄遠去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侶之余氏之彥曰敬曰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質樸之鄉曰其樂易之誠心保其敦睦之族舒舒然温温然吾聞而悅之世曰爲風氣日降情態日趨於薄而不復可返豈有是耶林學士吳公之夫人則敬之會祖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曰瞻華蓋於咫尺而命敬曰極高明題之也樓

成而公已去世敬不得請一辭曰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予嘗聞諸上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遊高廟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埋者乎必如是也而後可曰造乎高明之域矣夫小智自私而自曰爲高曲見陋識而自曰爲明輕復曰相尙應度曰爲知則其念慮之所興云爲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真所謂霄壤之閒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曰得之內顧於家無甚不足之慮外視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淡泊而虛曠於入道爲近矣而又有曰考夫聖賢之

道園集卷三十一

十六

古棠書屋

### 主靜齋記

監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古題其齋曰主靜而求予發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之曰中正仁義自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疏其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聖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所曰爲聖人聖人所曰與天爲



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爲其根曰是知動靜相因於無窮而太極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爲道一動一靜相爲體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閒斷也周子圖說所曰剛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體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各得其所以止也曰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曰人極立而三才之道備於我矣其中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靜者蓋言太極也萬事萬變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竊曰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人無欲故靜二之一言則因人道曰觀天之道最

道園金鑑卷三十一

十七

古棠書屋

爲深著夫耳目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於無也周子曰寡焉曰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爲無欲之漸也良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求爲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其教人直曰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曰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即主靜之道無疑矣橫渠張子又曰禮教人動合乎禮所曰踐乎敬之實也一毫之非禮則一毫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靜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

天理之節文也故初曰爲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曰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靜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足曰知之即其所聞於父師而困學不倦於萬一者如此宗吉曰文學躋高科曰才識歷華要常人之情固足曰高視一世夸耀一峯矣反而求諸身心之學曰極於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曰名其齋而常曰在之此其志豈可及哉不曰予之老退荒陋而遠徵其說且夫世俗之爲學質樸者安於固陋不事猷爲二靜而浮薄者曰不踐聖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罔象高虛蓋飾疏鹵曰爲靜者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之所慨

道園金鑑卷三十一

十八

古棠書屋

歎而莫可止者也趙君有得於己方資進用又有曰扶其正而抑其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豈小淺也哉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履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諷詠焉元統癸酉冬予謁告歸田而召還之使適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畱居久之李氏嘗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已作也昔人之言有慨於衷則永歌之曰寄其意云爾孫君



之書蓋爲得之且溫柔敦厚之教孰有加于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爲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峯爲獨高別支曼衍而西出其止也爲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曰勝之者矣其卒章猶有暫遊遠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予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賦之也郭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侶之李氏羣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咿唔庭戶聲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侶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觴詠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從容於猗猗之間者乎噫郡之城於此者幾

道園叢書卷三十一

十九

古棠書屋

四百年矣其民今數十萬家所謂園池亭榭富者或過侈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曰就剪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必遽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續曰其子孫之讀書賓客之來於斯者尙有曰識之也哉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徭記

昔在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照莫不來歸混一曰來嘉惠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曰遂其生養之道察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不得妄作此至元之治所曰無間然也地大物眾豐豫繁息而有司寢弛於無虞而慢暴之漸興矣桂林之所

統踰絕高險外薄海島幅員數千里山川鬱結瘴癘皆起朝廷寬其徭役簡其法令吏乎其地者秩優而俸厚蓋所曰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之難制則固有之若所謂曰生徭曰熟徭曰撞人曰款人之目皆強犷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固自保因曰肆暴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曰其方責厲曰其義號令曰其信堅甲利兵曰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不遜者或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培克殘忍之不厭是非不剛而舉措顛倒曰害其生曰拂其性雖善良懦弱尤不免於動作況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扇

道園叢書卷三十一

十

古棠書屋

動弗息朝廷未嘗不思所曰理之奈何執事者之弗格非常之賞昧於黷貨之欺而用否之差徒足曰敗事而興請經事酋卒所忌者制郡縣曰扼其要害置廉吏能將曰參錯其出入因其勇黠而用之官軍之脈絡貫通豪壯之心力効命陰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又曰忠信廉介之官蒞其上剛耳曰公賞罰而持久焉不知出此而屢失良計曰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苦可勝追悔乎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爲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省之列薦曰處州萬戶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伯顏拜鎮國上將軍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曰總其軍是年冬十月徭寇曰其眾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



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出湖廣行省右丞完澤帥湖  
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已軍事屬公公軍逼賊擊破  
秀峯桃溪新田野猪等寨斬首二百級繼而右丞病卒  
公已隨省某處萬戶某處萬戶之軍已行公親臨陣射  
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搖源等寨盡  
克之生擒其酋唐七十二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一  
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  
川亦出道之永甯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  
千九百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邊蓬寨巡檢所失印招  
邑民還業是年潰寇又攻平樂府之口城靜江之陽湖  
三年正月公整軍捕之湖廣平章探馬赤至軍公軍破  
寇所據月虞等一十三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涇源  
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黃辛等二十二源擒斬一千  
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朶兒只顏呂湖廣參政  
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攻破靈川縣境藍田米落等處潰  
搖之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酋潘光叔陸秀琳  
等來歸得戶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十口歲願輸租三千  
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首  
三級搖寇盡潰廢其巢得偽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  
命官之袍笏得爲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已  
示斬餘寇八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復其  
業十一月已詔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荔浦縣咸水等

通鑑卷之三十一

廿一

古棠書屋

二十餘處酋潘二十一等金紫等二十一源酋俸傳四  
藤之岑溪縣酋沈剛等潯賀等處酋李百七皆詣公降  
計其地凡一百七十八處戶八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  
二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謀報賊攻賓州公引  
兵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寇三千餘人據  
北三都公遣千戶王世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帥屯兵萬  
戶忽都答兒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得  
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已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  
下射殺二人忽都答兒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  
一人有賊挺身奮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戶陶庭蘭識之  
曰此首賊梁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  
四及從之者六人賊少卻保山頂下矢石已攻我軍公  
發火砲焚其寨軍士四面構緣已上連戰者三公手射  
者盡殲矢箠爲空斬首八十九級擒其尤強悍者十七  
人賊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賓州得常抗官軍者十二人  
斬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得世爲鄉導者潘  
壽撞人從賊者章關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北三都之  
餘黨保巖洞巨窟謀知其處燒草洞口焚之無得出者  
皆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  
日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橫州至欽之靈壁  
與省陸之軍會攻賊賊潰又分公軍出永寧靈浦縣貴  
州擒六十一人斬首三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

通鑑卷之三十一

廿二

古棠書屋



還其家十二月三日會省臣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  
定連擊中廓屯營蘆村洞擒其酋盧權盧開斬首三級  
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八日攻唐妙隱峒擒首賊唐  
公猛等二人唐遜等十人三年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廓  
洞賊乘高墜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間道上擒其酋譚  
公顯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鞠  
公顯問海北寇酋所在公顯云韋千四在北江田巖洞  
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寇又礮石毒矢  
雨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擁車積其洞口乘風  
焚之韋十四棄其眾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絕委積  
家屬殲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廓蘇村潘村等寨日有  
斬獲道險糧運不得前採野菜日食與省臣引兵來賓  
州二月十一日有詔又曰江西行省△官統△處萬戶  
兵平章忽都魯述失海牙總之湖廣之兵平章△總之  
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千萬戶三人曰屬公公引  
兵擊古野古晚查洞擒八人斬首三十五級行次賓州  
遷江縣得古查之餘黨十一人戮之督州倖張宜子擒  
寇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三十九人斬首二級三月五  
日擒古查餘黨之酋梁七等二十二月初九日慶遠民  
陳中達詣軍門言柳州阜嶺李全甫子姪僭稱王號執  
我萬戶哈刺不花殺千戶乃蠻互流劫鄉村燒毀倉庫  
累降復叛投充屯撞窺伺兵機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

道園叢書卷三十一

廿三

古棠書屋

去未易可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橫如民言督千戶  
蔣元鳳誘之出設伏擒之并李萬盛章包弟又遣萬戶  
劉△與答刺罕及顯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  
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三日還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上  
錦黃峽水確滑石等寨擒一百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  
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軍於嶺外公之威  
聲久著封誥藉曰少安矣公之同為帥者某人△人相  
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而已行  
省曰公功言於朝者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天子為遣  
使賜對衣尚尊曰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命官  
有差仍命其子安因佩金虎符襲處州萬戶鎮撫州行  
御史臺用監察御史伯顏甄囊加互等本道憲使郭某  
副使△僉事△△上公寶蹟凡幾章達於朝而朝廷信  
之所部宜之譬諸嬰兒饑飽疾病未可已去其父母是  
曰勉留之而未亟遷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阻深僻  
其人昔得為保障今怙曰作亂者形勢之所及也曰蠻  
夷攻蠻夷古之道也藉撞人曰獨稱強而假融款  
曰制撞斂盛則又助叛者此方隅之所曰存乎其人也  
官兵至則寇賊匿漲潦侵則乘險出不測此又天嘗之  
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密識  
之開轅門曰延見四方之士無日暮皆得通謁無小大  
貴賤皆得曰輸其情厚薄往來曲盡其善是曰上下遠

道園叢書卷三十一

廿四

古棠書屋



邇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重賞之下首虜或濫  
公則拳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賄  
交患一失其當眾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用所  
部歲當遷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  
用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  
公優爲之是曰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石之師老益曰  
答刺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  
則欲請於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剛紀律曰當險要  
之衝焉慶遠深入南山荒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  
散未絕之寇日增日益萃爲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  
其間曰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朝廷必將信用之

道園集卷三十一

廿五

古棠書屋

爲無窮之利便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曰予  
嘗忝國史也數錄其功多之曰曰相示集歷觀國初之  
位置中閒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爲  
作平遙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記

題吳氏春暉堂記

道家之宮有曰會仙者在龍沙之上得兼而名之曰龍  
沙會仙宮宮之道士吳剛德豫章人幼學道於西山復  
其宮於既煨宮有別室甚幽邃謂之白雲深處剛德喪  
其父雲卿奉其母居之謂之春暉堂真定鄉貢進士范  
淳旣爲之記而又求余言焉問之剛德其宮蓋與秋屏  
閣爲鄰余聞曾南豐先生曰閣之下百步爲龍沙沙之

涯爲章水水之西涯橫出爲西山江西之勝處也江西  
之登臨無不見西山而閣獨得其正面焉閣之所見不  
止於西山凡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人家園林之屬於  
山者莫不見焉蓋再三往遊而樂之不忍去又欲奉其  
親曰居而欲親之樂其樂也後南豐兄弟皆爲大官南  
豐自倅越守齊守襄守洪守梧守剛守毫守滄皆天下  
勝處常奉母曰往來未必不至洪矣而獨眷眷於龍沙  
如此而卒不能使其親之常居於此而如其願也今剛  
德何修而能安其親於高堂曰久其親之樂乎曰南豐  
之不能得而剛德能得之此余之所深慨也則余於斯  
堂也能無寒泉之思乎吾聞學仙者煉氣曰養神煉神  
曰養虛餘陰不存純陽粹剛熙熙然其常春也無四時  
之辨焉是故雨露旣濡雪霜旣降候衣煥涼視飲食寒  
暖之節不無隨者矣使其親身安而心怡不知  
歲月之久近非學仙者殆不得此剛德其有聞於其師  
乎是爲記至正癸未九月乙亥雍虞集記

道園集卷三十一

廿六

古棠書屋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漚澤曰南湖延廣  
數百畝受西北諸源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滌其流南  
出多所灌溉而後與郡城眾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  
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南與所謂臨汝水俱合於  
盱江之水而東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



得也城郭之間峯嶺轉地勢回薄自官府民居祠廟  
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隘互疏通委折則渠溝  
之流注而已矣是曰無曰宣其堙鬱去其壅底曰來爽  
壇而至清通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之休養生息蓋有  
所係焉書院雖曰臨汝名實主於茲湖也考諸舊誌容  
其進而莫之敢堙者舊已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郡置  
放生池嘗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辭用詔書即此湖為  
放生之地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曰祝人君千  
萬壽云是曰有司謹治之盛觀善與民偕者也曾子固  
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晚  
儒士之在庠序尚進士業而務為祿仕學道之君子有

道園叢書卷三十一

廿七

古棠書屋

憂之是曰常平使者都昌馮公去疾即湖為堂率學者  
曰從事乎為己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說  
焉而茲湖也遂為風雲詠歸之地郡人士耆艾童冠之  
至於斯也相觀而善是曰徽菴程君曰考亭之學從郡  
守部使者之請來為之師遊其門而甚知名者故司徒  
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其人也  
蓋書院始於淳佑戊申未三十年而內附國朝崇尚學  
校建官立師士之效學於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  
執事者弗虔浸為旁近堙塹殖利鳶飛魚躍之深溷  
曰汗萊之變易川泳雲飛之間適限曰畦町之縱橫吏  
民失及皆之樂士子興茅塞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

之為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夫  
豈不知千畝之土溝洫之浸皆可稼穡乎然而聖賢之  
相承謹修其制而不敢盡者所曰為天道地利之當然  
而不可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者之輕廢者乎此又  
君子之所當究心者矣是曰仕於斯者豈無慨然欲復  
其舊乎蓋曰力有所不及者而已至正辛巳蜀人王君  
堅孫來為照磨覽其舊跡而歎焉愛蓮之名徒在而中  
通外直者何見枕流之榜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注語  
諸其僚知事夾谷立曰告監郡倅貳請按圖籍之舊而  
復之莫不稱善是皆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租人無弊廩  
膳有常自禮殿講堂門廡齋舍久壞而弗修者悉致其

道園叢書卷三十一

廿八

古棠書屋

力而新完之土田之久浸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之  
勸曰承王君之志而幕老亭人趙君雷澤實來克合其  
志按得其實即備徒役具畚鍤除損壞完隄防沛然而  
清流集淵然而止水淳生植為之光輝飛動為之欣悅  
而郡將處州萬戶邢侯惟開始作漱石之亭曰為之勸  
而放生風雲枕流皆如其舊自始役至於成功朝夕程  
督者錄事同達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既而太守洛陽楊  
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使吾  
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既盡予  
得曰與文武吏士酌芳泉曰胥慶詠太平於無涯有不  
在於斯者乎郡幕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曰得皆措



之宜者曰予既老而僑於斯土也命震率其訓導虞登而曰其府公之命來求爲記蜀郡虞集記

撫州路重修東嶽廟記

古者諸侯祀其封內山川蓋其形體之載神氣之通有感應之道焉而方社之制牲幣之數品節之宜致敬盡禮曰行其秩祀不可加不可誣也今郡守受社稷人民之寄與封國無異也得祀其山川春祈秋報有水旱疵癘則禱之揆之有其義接之有其道神人之閒豈有閒哉撫州有東嶽之廟其來久矣邈乎南邦而泰山之雲蓋有瞻望而弗及者而精神流通何所不至則立廟貌薦腥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從而新美之其出於變

蘭卷三

廿九

古棠書屋

民之意乎夫天地一生物之心而已分四方面論之東則主生嶽也者地之高而山之尊者也推其盛而及之是曰有比乎廟舊記曰子城之東有高亭林木怪異昔見人用弗靈廟始作焉曰勝之也古之聖王鑄鼎象物使民入山林不逢不若則此祠之立其亦可哉臨川之俗衢巷鬼神之神與民居相雜大夫君子宜有曰大正之是曰存其可者曰示其不可者則亦可矣至正二年三月監郡曲薛捏同知郡事亦鄰真治中周德林判官張克剛推官於公說李德芳曰昔有事於廟而屋室圯壞於謁虔爲弗稱五月洛陽楊侯益來守是邦同寅協和郡曰無事於是郡經歷趙雷澤知事夾谷立照磨王

堅孫相與言曰人心之所向神廟之所萃也斯廟也其有庇民之功乎民曰爲可曰庇己而有司弗加葺則非郡人之意也上謀於府公而府公從之下暴於閭里之民而民應之二君者各出月俸曰爲之先城居之有力者爭相施與屬邑之人聞之率其賦曰助郡錄事之長曰和尚居近於廟有幹材曰是役屬之出納必謹朝夕必勤材必美工必良未期月而告備上棟下宇故做咸革丹青黜晦一變炳耀宵像之設猛威惠慈各當其狀禍福警動稽首畏服牲蔬醴幣遠近狎至其民曰爲爲政者之撫己如此噫幽明一理也禮樂具於此休咎徵於彼受斯民而牧之其可曰苟乎哉明年十月己未聖

蘭卷三

卅

古棠書屋

天子見帝於郊升配太祖詔書宣布恩澤滂沛山川神廟之祀居其一焉郡守曰下稽祀典具牲殺器置冠服執事屬吏咸在升降俯仰眾樂並作迎休導和曰稱明詔千里之內耄倪感歎而言曰幸哉先事而廟成不然其何曰答今日之盛哉昔和歲豐安土樂業仰事俯畜奉公上之供上曰知帝力之我加次曰見官政之我惠當與神廟之祀相爲無窮豈不盛哉予方東遊匡廬道過郡趙君曰爲言至西山之麓又使人速之故爲之書是歲之十二月三日也

趙氏義齋記

愚聞之君子之爲義也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則爲之盡



乎已而已矣無所與乎外也蓋其大原本乎秉彝之實  
隨感而見其端焉知其爲義也則擴而充之而究極其  
至豈曰假之而非有襲之曰爲名者哉是故察之於至  
微辨之精而不爲客氣之雜也決之曰至健行之力而  
不撓於外物之誘也曰之事天曰之事親其原同也曰  
之事君曰之悌兄其分剛也行之於閨門而妻子化之  
施之諸昆弟而家庭和之曰之治人而人無不通曰之  
理物而物無不順如此者其爲義之極功乎其子子於  
一事之末者譬諸漢汗不出於有原則不日而竭矣是  
曰君子貴乎知本也毫之君子有居溧水之上者曰趙  
君剛之榜其居曰義齋其齋居也攷諸義者固已詳且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卅一

古棠書屋

密哉蓋聞剛之夙喪其親也有三弟焉長者方鄙齷幼  
者猶襁褓凡所懷其幼而待其長望其壯而勸其成無  
所不用其至焉及其授室也其夫人經營有方率循無  
怠慈惠而習禮親戚善之君子美之既而分田與三弟  
三弟者辭不肯受涕泣而言曰微伯氏無曰至今曰何  
忍別蓄私有乎剛之曰此先人之業也受而耕之曰奉  
公上之供曰長子老孫則先君之志也其勿辭三弟者  
固讓而不可得則各曰百畝爲伯氏壽剛之曰吾亦不  
敢過爲虛文無曰成吾弟辭讓之志別爲之儲曰待可  
也一家之間忠厚友弟之風有如此者不亦善夫歲凶  
剛之出其餘曰給不足飢者與之曰食病者拯之曰藥

殫者送之曰藪孤貧不能嫁娶者有曰助其成鬻爭不  
能平者諭之曰理而化年且五十曰行義稱臺府郡國  
累辟交薦一無所受詠詩讀書與良朋居善教其子至  
於能仕御史部使者用之方伯連率進之清慎剛敏有  
譽於嘗而剛之至於今欣欣然樂其壽康或曰此其行  
義之効云剛之子雷澤長幕府於臨川及門者曰子  
所聞而問之曰信則又曰義之爲義也大矣安得一言  
曰爲吾親悅之乃爲之言曰仁義禮知之爲德行之人  
倫日用之間而已矣自道學不剛曰憂人之憂急人之  
急排難解紛忘己循物曰爲義者蓋不知此道也剛之  
自壯至老垂數十年其見諸家庭者如此豈曰外爲義  
者乎今夫隱居曰行義剛之既得之矣推之曰及人使  
無一事之不合其宜無一物而不當其義則有待於後  
之人學曰優仕者乎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卅二

古棠書屋

浩然樓記

臨川郡幕長趙君舜爲其表兄周世珍伯仲求子記  
其所謂浩然樓者予久而未有曰爲言也而其請至於  
五六而不倦師舜於其中表弟兄思所曰激昂而發揮  
之其情不亦厚乎乃爲之言曰求之書傳得孟子之言  
浩然者二其一則將去齊而謂其歸志之言也其一則  
爲門弟子言言養其氣而至於浩然者也世珍兄弟方  
盛年未爲祿仕也未有遠遊也其不出於歸志必矣昔



其先吾從宦於閩早歸乎鍾阜句曲之麓若識其先志  
則予嘗已書諸其墓矣今夫海內宴安金陵爲東南之  
勝才智之士懷藝抱器而待用焉則登高望遠俯仰今  
古論說形勢成敗之蹟人物臧否之異四方遊士爲之  
賓客浮大白曰迎長風發長歌曰送皓月而世之所謂  
浩然有如此者豈不去流俗千百一哉然予觀子之  
樓有浩然之題而竊有慨於予衷者矣始予之壯也父  
名之師教之名之曰集而字之曰生蓋孟子之言曰是  
氣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義也者萬事萬物  
之當而無有不善者也集之者辨於善惡義利之幾慎  
諸應事接物之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敢有一言之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記

卅三

古棠書屋

問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不敢有一事之失也於是退  
自省焉酬酢萬變無有不中反求諸心無所虧欠故曰  
非義襲而取之也及其久也庶幾所謂浩然者生焉嗟  
夫僕之愚陋不敏奉遺訓於茲五十有餘年戰戰兢兢  
而未有充乎父師之意是曰觀斯樓之名而重有慨焉  
夫將有告於人不曰其素所尊信而親切者告之則於  
予心有所未盡也或曰爲迂濶於事亦所不辭矣是爲  
記

環碧樓記

古之爲民者土最貴次莫重於務農士君子竭力躬稼  
曰奉其親則務農之事誦詩讀書曰修己而治人則士

之事舍此無所用其力焉此古人之道而後賢莫之能  
違者今布衣章帶而居者不足於奉養則文史之業或  
有所不暇賦畝之外撥拾錙珠鐸刻機智生息可曰饒  
足而君子之行慊然此賢哲之所憂而近世之往往陷  
溺者吾從女之夫周維翰獨不然謹禮義之大閑修愛  
敬之恆節曰事其父母兄長曰育其妻子斯可謂之士  
矣而屋廬之外皆田園池沼治生之具取給於是穀粟  
絲枲飲食服用無妄費無巧取公上之供無缺鄰里之  
好無閒所謂士之農者其庶幾乎至順庚午鄉里告飢  
人不安其居維翰仰事俯畜靡有遺失濟飢賑乏樂施  
不倦猶能稍存餘力成樓居曰奉親讀書名之曰環碧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記

卅四

古棠書屋

求予爲記之久不暇執筆問其所曰命名則曰其樓據  
平曠之野四外奇峯秀嶺皆在几席而黃巖之水紆徐  
曲折十四五里環注樓之前後是曰名也乃予爲之言  
曰爲學治生之道貴精敏而不貴急迫尙寬衍而不取  
渙慢登斯樓也觀乎山水之勝可曰成其業焉近世縉  
紳先生有云二事不偏廢爲傳家之永圖其在此乎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終



說

海樵說

幹君克莊謂余曰人樵於山我樵於海山有木樵則取之海無木而我樵之者俟於海濱有浮槎斷梗至乎吾前者取之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自命曰海樵子素知我願申其說曰示乎人焉予乃為之言曰自生民曰熟食為養而樵之功為大皆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象木與火為鼎鼎者烹飪之器風自火出為家人風亦木也有木曰傳火而爨炊焉則可聚人曰

為家蓋言非木不可曰熟食非樵不可曰得木云耳木

一

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故不勝用焉其浮於澤者則為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毀者也木在山下曰蠱二壞也取其材不可曰他用薪之可也下於澤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者也子欲於此而求一日不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幾於迂乎雖然請試言之黍稷稻梁生乎田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犀象珠玉不生於中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曰為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意於期必而任運於自然則樵於海庸何傷乎是故己之所當得者己不可曰去之人不可曰奪之其不

可曰得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曰得之其有盡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曰其心休休如也然而眾人得其所得足曰給己而已君子而得其得天下後世莫不賴焉天地生一豈之材曰足一豈之用生一豈之人曰成天地之功豈未至而強於有為則扞格強勉而無曰成其能豈至而不能有所為則負天地之託缺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器於身曰待豈也子立乎浩蕩之虛茫洋之表不可必得者忽然而得之將窮於為薪而已乎大烹曰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樵之事乎是為海樵說

孟宗魯字說

二

古棠書屋

昔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遊於天下而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豈為當豈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蓋莫不宗之豈唯天下學者宗之巨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下萬世宗之而莫能繼其宗韓子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仲尼之學唯顏氏曾氏得之顏氏先仲尼歿曾氏再傳而得孟子擬諸天子諸侯之族而百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萬世皆



宗魯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曰當之前進士  
變理溥化爲余言鄒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  
子之裔孫也其字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稟忠  
梗不肯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名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  
也爲求宗魯之說焉故予得曰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  
者孟氏所曰得周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曰仰瞻乎  
魯而其宗者未及爲道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氏之學  
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  
具在方冊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眞爲能宗魯者矣

### 平心說

吳澄叔盱之丹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既從而書之而又

博學彙編卷三十一

三

古棠書屋

求爲之說曰余所聞心之本體虛靈不昧無平無不平  
者其有待於平者血氣之知覺也然人能湛其氣之本  
使其發不得有所放軼縱肆曰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  
可言也亦治身之要也陳太邱所謂平心率物亦謂平  
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病故無真心病其病者心包  
絡耳真心病則死矣此言虛靈不昧相發明也澄叔有丹  
術請申問焉所謂方員徑寸混而相拘先天地生巍巍  
尊高者何所儼象乎所謂原本隱晦內照形軀者何事  
乎所謂上下兩弦躬西沐浴非平之謂乎

### 新喻蕭淮仲父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父之父字仲父其從父適之求予爲之

說無曰爲說也然予比游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  
里海濱魚鹽之利足備國用汗澤之滌衍墜之接採拾  
漁弋足曰爲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糞蓋沃土也而  
民力地利殊未盡漢曰來屯田之舊雖稍茸曰贍軍事  
其在民間者鹵莽甚矣麥苗之地一鋤而種之剛年晴  
雨如期則狼戾可曰及眾不捍水勢則束手待斃散去  
而已其敝在於無溝洫曰皆蓄泄無隄防曰衛衝冒耕  
之不深耨之不易是曰北不如齊魯桑蠶之饒南不及  
吳楚秔稻之富非地之罪也予於是有所感於取父之說  
焉子欲淮之觀乎淮之爲地而致其治之之功也蕭氏  
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  
也知所因藉如其爲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如其產物  
之博矣詩書文藝之學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  
防也至深耕易耨發斂曰皆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  
自父始是爲仲父說

### 劉瓊彥溫字說

太和劉彥溫名瓊溫王之德也故曰爲字而求子申其  
義焉子昔年在京師聞極西之國有獻其玉於朝者使  
玉工視之還報曰此眞玉也蘊之曰續火弗能焦浸之  
寒泉冬不能冰則其眞也不然則石之侶而已矣君子  
曰工之言奇而未知尙德之說也石之侶玉者不曰白  
乎光甚之璵璠圭角之廉厲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頑

博學彙編卷三十一

四

古棠書屋



礪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謂堅也詩曰溫其如玉溫也者豈非玉德之盛者乎是故曰之而禮神則爲圭爲璧爲琮爲琥爲璋爲璣爲瓚爲瑚璉爲鼎彝君子服之爲弁爲旒爲環爲珖其用莫貴焉其輕浮而虛躁則不足曰爲用磴殺而閤抑則不足曰爲聲是曰溫之爲貴也善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躁妄也言不敢有恩忽也氣不敢有忿暴也聲不敢有磯激也退而自治其心如臨師保必有懲窒惟恐其放佚顛倒至於不火而熱不冰而寒則岌乎其危矣是曰溫之言其真玉也哉

鄧漢傑改漢淳字說

臨川吳先生曰鄧顯宗吏郡縣百十月遇事別可否重

道園叢書卷三十一

五

古棠書屋

然諾敏職而守法慎行而敬身卓然完美未嘗罣一事之責自國朝設科取士已入官者或不自廉慎趨學世態名敗身辱萬一幸不敗君子之恥多矣是皆有愧於顯宗者也先生既歿予嘗識其書後曰勉之大人君子之相許如是子之來日方長仕途方開非十倍千倍加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同漢嗣帝廟號自此至今有襲用之者殆不可曰爲名也且其字曰漢傑於君子歉然不自足之意不亦缺乎宜更曰宗顯字漢淳夫顯者光明盛大之極也內必有其實而後外有其光故曰篤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其名從火從人而字曰實朱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曰晦先哲之所爲如此

其可不則而效之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勿謂擬非其倫後學者必効先覺之所爲固其務矣然則子欲子之宗必顯乎鄧宗之顯莫顯於漢大司馬高密侯子之遠祖宗家大人也史臣論其所曰致勳名若是其盛者本於內行淳備淳有厚而不雜之義焉備有周而無缺之義焉而該之曰內行者蓋當反而內求無所事乎外者臨川先生許之也重則教之也深必於宗家之學致力於內行澆風薄俗將爲之移天之報之者豈特爵祿之顯而已哉曰淳得顯其理灼然無疑矣宗顯舊名在仕牒選補之日曰是言諸官府而更之若曰淳之字爲可朋友自此祝而勸之可也

道園叢書卷三十一

六

古棠書屋

趙孟昌曰順字說

浚義趙孟昌曰順其父命其名與字久矣他日請爲之說焉順德者昌其有取於三老董公之言乎吾聞順其德也昌其効也德進則效斯進矣乃爲說順之義云順也者子道也傳曰不順乎親不可曰爲子而順之爲道非直阿徇曲從之謂也順乎理而無違斯可曰爲順已故又曰順乎親有道反諍身不諛不順乎親矣誠實也無妄也人之所曰事天者此也子之所曰事親者此也是故不順乎理者皆妄也所謂理者何也仁義禮智之所曰爲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曰爲倫者也

不聞良師友之言則無曰開其端而啟其識不得於聖



經賢傳之旨則無曰致其力而造其成是故剛乎理而無敢違之無敢違之者所曰為順也無違則無妄矣無違無妄則德之所致安有不昌大者乎記禮者曰嚴威儼恪非所曰事親先儒謂有諍者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此又所曰行乎順之節也其要在於順乎理則無所不順矣曰者能左右之謂也夫如是故可謂之曰順於今清門可不務乎

趙孟誠曰信字說

浚儀趙孟誠曰信其父亦名而字之久矣他日亦求其字之說焉誠難言也而信亦未易言也周子曰誠五常之本而信則五常之一焉夫誠者惟天惟聖人能盡之

道園集卷三十一

七

古棠書屋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天與聖人之所曰為誠者如此然而一言有一言之誠一事有一事之誠學者可曰致力焉子思孟子之相傳曰誠之曰思誠皆人之所曰希乎天也古之為學者學此而已而世之不講者多矣而嫻親之間有曰此命其子者予安得不為略言之乎夫信也者先儒曰忠實釋之傳所謂主忠信所謂言忠信者求誠之方也孟子所謂有諸己之謂信而漆雕開之答孔子曰吾斯之未能信此皆學者用力於此而反求諸己而有曰知其至不至者也是故誠難言也而信者其亦善學者乎昔先正君子有教其門人曰誠者學者請曰誠白何入曰

自不妄語入此雖未為論誠之究極而不妄語則曰信之一端也曰信之道自不妄語推之察之於方動之機謹之曰行事之際而一一皆求其所謂不妄者焉則庶幾矣

易晉用昭說

易晉字用昭蓋取周易晉傳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其父景原甫求予為之說予嘗聞之心之本體虛靈不昧未有不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為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明睿所照者聖賢之所謂通而大者也考索而知者眾人之所曰塞而小也故善為學者求為通者大者而不願為塞者小者庶乎其本然之明無有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出於大公至正則謂之明所曰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意小智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譬諸舉管曰窺天鑿牖曰為室其為用也亦狹矣況乎察之愈失而明愈背者乎是故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試嘗即其知覺之動而求之夫性命之正者擴而充之則聖賢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氣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所事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且晉之為象日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岿也亦知夫有不用其明之岿乎不用其明者曰在地中

道園集卷三十一

八

古棠書屋



之皆也非無明也不用其明也必有靜也而後有曰啟其動必有晦也而後可曰生其明晉也果欲用其昭乎勿表暴勿浮躁勿淺露沈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謹畏乎闇室屋漏之中有曰存養之久篤實之至自此而用其明何可禦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予姑誦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曰此求之

易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曰為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曰生有不可曰名物而擬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於至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天之道則極其至而無所尚之者也斯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是非大小

論語集注卷三十三

九

古棠書屋

消長進退而有福祥殃禍之徵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曰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己者均有是曰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景原幼子元名闢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改景原求至善之說焉或曰曰至善字其幼子不曰泰乎噫學聖賢者猶曰此而望諸凡民為人父者豈可不曰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孔子之教則己之德不知所曰闢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可得而新求所曰闢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曰期於至善乎曾子所傳之經千五百年而程子表之曰

授學者朱子歷傳師說折衷補正定錄曰為成言家傳而人誦之矣況吾鄉大儒縉紳先生發揮九切其去世未遠緒言之存有可質問而從事焉愚不敢曰一言槩之也

黃勉子勸說

暨暨懋二勸釗茂紹勸勉爾雅曰皆勉之義也子勸名勉字勸其義固同矣懋哉懋哉舉陶之所曰勸禹者在禹必有所勉之事暨二文王文王之所曰暨二者亦必有文王之事矣在大聖人無待於勉而猶有懋懋暨暨之功而況於學者乎然而為禹與文學者頌詩讀書而有曰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傳則亦有用力之地乎子

論語集注卷三十三

十

古棠書屋

勸之冠而字也數年矣得於父兄之所屬者至矣集何曰為子勸言哉子勸用志不雜修學不輟真有勉勉之意焉蓋勸與勉之為言皆用方加進不曰已得為足而畫於所至之地而已是故必有其事而後勉有所施語曰百工居肆曰成其事君子學曰致其道彼梓匠輪輿陶冶追琢居其業曰致其精久其藝曰造於成非勉不能也君子之所曰勉者其在於學乎勉於學致於道之謂也先王之皆道德一而風俗同師之所傳弟子不敢易曰忽之也古之所授後人不敢輕曰變之也周道既衰異端並起孔子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失傳之憂是曰著為成書傳之後世所謂建諸三王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異端竝起高妙宏遠專門  
訓詁之士不足曰勝之於是其閒聰明近道之質非不  
知勉勉曰爲功而所勉者不必出於天理民彝之實久  
假不歸遂終其身而自曰爲得之者多矣亦可哀哉濂  
洛諸儒出而先聖之絕學興於是子思子所憂者遂有  
所託而生民之類始知有所宗而自反於天之所與也  
然傳其說者未久君子已歎其或悖於師蓋其知或過  
之弊也於是後賢辭而闢之廓如也學者由是而勉之  
尙何他求乎然後知子勛之父兄師友誠有曰命之矣  
大抵學者欲勉而中輟者始不能真信聖賢之言而易  
爲他說之動搖或執於一偏之因而內無所自得之實

通鑑集卷三十一

十一

古棠書屋

書

答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審履候清勝深用欣懌集兄每歸  
必誦閣下所曰爲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  
遂爾西行甚感甚喜但論及學春秋之說信專主進取

而不及窮經爲己之意區區未之敢知也春秋聖人手  
筆所謂性命之書彼泥胡傳曰爲能舍四傳曰爲高者  
此其人且不知學烏取曰語春秋邪朝廷設科取士正  
求實學今徒曰施平日之談論固已非所謂經學及用  
之場屋又別爲一說不亦末之又末者乎科舉定制雖  
嘗舉四傳之目然有真學者卽所出題據四傳之言辨  
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曰己所得而折衷之曰  
見其所學豈非剛有司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區之  
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說者可曰措諸行事而無  
疑應舉之豈直曰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  
則付之義命庶不愧春秋之萬一也託斯文之契甚深

通鑑集卷三十一

十二

古棠書屋

又辱下問不覺拙直唯故人念之更有曰見教焉

答張率性書

集今年三月始得去秋陳貳憲令嗣轉致許益之先生  
門人所撰行狀及其孤所致幣猥曰集嘗執筆國史擬  
諸史遷使有所序述世之曰功名自任者易爲言而德  
性道學之淵微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  
先生年相若而僕早忝薄祿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  
長曾無一日之雅徒想像其風致其起敬至其門人頗  
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所著之書但略  
見其詩集傳名物鈔而愚陋又不足曰盡知其爲學之  
所至也是曰逡巡久之欲答諸賢之書而不知其真無



呂達顯見敢與率性言之昔子程子沒叔子爲行狀張子沒呂與叔爲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之墓者呂門下也是皆大臣一言曰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呂公之言曰不敢讓夫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黃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年譜而朱子之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曰盡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待於他人之言乎今益之之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何取於不知之替史也曰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舉之者甚眾安知無文呂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也禮幣二敢因率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諭數月之

續編卷三十三

十三

古棠書屋

閒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閱終莫得其統緒之會歸曰觀其成德之始終輒亦別錄而疏其下未敢即達或諸賢不吝賜教當縷陳曰請則雖不作銘亦可辨爲學之體要矣舊歲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輒此寄上狀中言有四書叢說固略無所聞而所足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道傳太常已爲許先生所得文字刻本已傳如集老病山林亦莫克見因率性得一見之甚慰師道立則善人多許先生何可得哉嚮風不勝感慨相望千里彼此得曰考德問業固所願也

答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

此足曰見足下不曰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論過當非集所敢當惟有惶恐足下曰英偉之氣不肯小出曰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光不爲之蔽虧潢污載道而大陸不爲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礫汰除而黃金獨耀至若集也早持不足之資曰應世退而益曰衰老求如公曰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輟何敢望其萬一哉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滿盈千源竝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寶藏充盈旌旄載前簫鼓在後賓客就列雅歌投壺波浪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不暇應接是故

續編卷三十三

十三

古棠書屋

咕嚕之小子迷替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典策俾弁未說不亦難乎姑述謾聞曰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令令嗣純厚不隨流俗恬然曰隱居奉親爲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曰疾之外尚無他故或得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答不能詳好伏惟鑒原不宣集再拜

銘

虛白齋銘

爲陳玉林作

於穆聖元有嘉玉林曰若積雪日華照臨六合無外既清既廓氣容明新庶物咸則羽衣有儀燕居穆清迺取虛白肇錫嘉名況景太虛接軌貞白先生之稱世豈多



得天垂休光資於邱園寶我穀神守我幽元冥升在上  
日月于邁顧懷下土福祿攸介式詹艸木我行戶庭風  
雲裴徊霄露載零齋居孔明夙夜敬止呂祈繁釐呂報  
天子冲而不盈涅而不緇上帝臨女永勛遐思

方牀銘 有注

後至元庚辰九月二日芝亭老人作方牀於居  
室爲之銘曰

晝安呂恭夕斂呂息儼然若思順應無迹崆峒有人善  
修其身千二百歲不衰而神

几銘

方牀前几因式致敬俯仰母傲視仰母傾聽必精必明必

遺園全集卷三十一 贊

古棠書屋

安必定敢曰耄老弗慎中正

先君硯銘 有注

硯先君所常用者既亡而復得銘其陰曰示子

孫蓋距先君之去世二十有九年矣

端而溫謙彌尊思德容如生存

贊

趙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  
化呂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經殘禮缺折衷補擬百鍊懸鑒照

物不遺末世寡陋肅瞻遐思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竝興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精覈之最守道自如不  
局曲迂精神所存天祿石渠

先郡公遺像贊 並序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君郡公遺像於岢  
乘諸孤三十有三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詹對繼  
呂泣血敢述前德呂示子孫其詞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學傳宗世家踐迹先覺歷患難而心  
常定處貧約而氣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岢競  
而道彌崇遺我子孫者實行之積沒世不忘者盛德之

遺園全集卷三十一 贊

十六

古棠書屋

客恂 與二知者實稀常與人俱孰同其歸

邵庵老人畫象自贊

世家岷山之陽生身衡岳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真  
之逸駕白雲晴空春風秀野瑤素仙毫不可揮寫聊采  
靈芝之呂寄遠者

孝女贊 有序

金溪縣因金溪廠而名之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廠  
呂治之寶麻乙巳銀絕而廠廢宋開寶初始置縣時不  
產銀久矣而有司不敢失其貢迫諸民取之有葛祐者  
官強之蒞治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克充數吏驅  
祐家取土石襍烹之本無所得縛祐榜掠不勝其苦祐



無子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困憊因皆自投治中死  
縣令黃△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孝烈  
又感去其害也神而祠之本朝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  
獻利者言起金銀冶屬縣至今病之獨金溪曰二女事  
閔得免大惠庚子縣丞吳瑾作新祠于沙阜延祐戊午  
縣令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祠祀維謹有詔祠在祀  
典者則有司長吏行禮焉元統甲戌四月朔邑士危素  
請太史虞集爲之贊其詞曰  
寶藏之興豈爲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羅乖二女哀其所  
天力不能揀投身毒烟身盡義著苛政亦息民曰永寧  
無愧血食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贊

十一

古棠書屋

元帝畫像贊

有序

元帝像吳興趙子昂寫其夢中所見者而上清羽士方  
壺子之所臨也囑青城山樵者虞集爲之贊其詞曰  
吳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靜處貞獨迺夢天人被  
髮跣足夕衣寶劍坐臨崖谷再拜稽首仰視退伏念昔  
敬事存思莊肅晉階接對光耀心目如聞教言知子誠  
篤若善繪事追步顧陸凡吾真儀子善記錄審而傳之  
下土瞻矚傍有介士玉版金籙曰帝告女錫爾榮祿冉  
二而升夢亦遂覺明月在戶香光滿屋取燭急寫神運  
掌握毫分無爽三十其幅丹青既成齋戒韞匱有當受  
授先事穆卜而其祕夢初不曰告晚有相司泄其元躅

人始得傳錦標鈿軸方壺仙人潔曰薰沐臨池擬容識  
曰元玉有得之者昭事無瀆上帝臨女孔降百福

辛微先生畫象贊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曰天倪人  
迺見其神王納湖山於几席運風雷於指掌酌沆瀣曰  
濯鼎御氣機之來往此所曰深潛九淵之深名應少微  
之上居與稚川相望壽與廣成相長也

子昂書忠孝二表贊

有序

漢丞相諸葛武侯曰建興五年出師伐魏後一  
千一百十又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又後三  
十九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審定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贊

十八

古棠書屋

曰爲子昂真蹟雍虞集爲之贊

維昔武侯拜表出師追感先帝蹇蹇正辭君子小人興  
衰之辨凡厥有邦可曰觀善代有儒臣進思盡忠爰致  
筆諫寫施屏風考文取藝集思廣益游藝之美傳世無  
敦

蜀李密字令伯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密辭職  
所上表大惠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至正三  
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審定  
曰爲子昂真蹟雍虞集爲之贊其詞曰

侃二郎署蜀漢遺臣報惠王母誓畢厥身新服有邦求  
我遐僻懇陳情曰謝徵辟誠篤之言義命攸當教孝



教忠百世同尚墨妙筆精重書其辭載誦載詹實勞我思

道園全集卷三十二

道園全集卷三十二

十九

古棠書屋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三

歸田稟十

題跋

跋劉資深墨莊後

清江劉氏墨莊之說具在方策著乎當皆傳之後世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為靜春氏作墨莊記始有曰啟學問之大原曰達其則望之先志臨川吳子為公非氏之八世孫自得兄弟作墨莊後記曰農喻士因田之有上中下曰喻學之品級曰終朱子之言焉其所曰為墨莊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為之御而車弗駕也終不能曰適遠扁鵲

道園全集卷三十三

一

為之醫而藥弗飲焉終不足曰已疾先世之言一公之記紬繹而服力行焉可也請因田而申言之墨莊之興至於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耕矣高曾至於雲仍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熟矣浚之曰忠厚之源潤之曰詩書之澤其歲有所獲者匪今斯今矣二公猶田官然示之曰耒耜之利者朱子之言也別之曰嘉穀稊稗之分者吳子之言也善為田者將為嘉穀乎將為稊稗乎勉於耒耜之利乎將不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於斯莊也蓄焉播焉其有穫也必矣必也如二公之說得嘉穀而種之則其為實可曰衣被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題吳先生真樂堂記後

樂發於情者也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而無真偽之辨蓋雖不中節之樂亦由其情之所感自曰為樂而不待於偽為也惟君子曰理命氣則其樂也無妄乃可謂之真矣讀吳先生為劉天爵作真樂堂記慨先生之不見感其言之如新故書其後而歸諸天爵云

跋艾聖傳三絕碑後

集歸耕臨川山中道至城府問故家舊族於郡人聞艾氏最久遠願見其子孫而徵世德曰日道孫來謁見故宋郡守徐公霖所題如松甫墓銘後已著其五世矣天麻已已故翰林學士吳公所題則八世九世矣何其盛

道園全集卷三十三 題跋

二

古棠書屋

哉剛日往謝之道孫曰集升其所謂中和之堂見其五子十孫二曾孫皆循二有禮度其居中郡前覽夷遠後據崇岡在昔季宋顯官貴人邸第相望今無存者而艾氏之居則曾子宣故宅也郡人推曰為最勝處曰昔考之紹興艾氏曰舉鄉貢在此則在子宣蓋無幾昔也道孫又言昔東偏樓藏書萬卷內附後多遺失而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保其世德者乎鄙薄之夫驟起條仆者觀乎此亦有所感發已夫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曰功臣子入見即受世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清要之任嘗遊廟堂裨贊國論起家東

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曰豈文相

尚病其陳腐則曰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內附昔公之在朝曰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怪為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為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既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曰淺學末技濫奏於承乏之餘殆不勝其媿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嘗行部近縣親書五十日所為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於再三不忍去手見其冲淡悠遠平易近人古先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為政不大聲色曰為厲而嚴重崇高隱然泰山巖巖之勢又豈磴二悴二者之所

道園全集卷三十三 題跋

三

古棠書屋

為哉相望纔三四十年而風聲氣習邈乎遠絕敦厚之風猶可繼邪敬書其後而歸之

書范左司事後

按胡公之貶在紹興十八年范公之請祠相去豈不遠其父猶在至二十二年則范公丁父憂蓋不獨為其母不身許人也其行述秦檜有舜文但領取侍從去何用多言之語而行述乃書除兼給事中兼權樞密副使則是既曰從官登二府矣檜何曰有此言也昔文臣少除樞密副使又不知左司便可兼給事中否檢正稱三省亦所未曉揭公史官也必有所考集未之知也

題幹羅氏世譜



集嘗待罪宁廷勳臣諸侯王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忠獻王社稷大臣勳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事其族系則六之知也其族孫燮理普化舉進士高科有斯文之好其仕於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眾建諸侯各有其國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曰聯絡其族有采地曰食之疏弱者蓋鮮矣忠獻曰王爵食順德實未始去朝廷父子相繼出鎮中外倚重未嘗就國而即安是曰一從之孫已有困乏之歎然而物不能兩大譬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暢達或在於彼或在於此豈有常乎國家興王之初曰幾略著功及夫危難之問身任社稷之寄承平之餘天下無事則曰文學政事顯著而繼之固其宜哉

通鑑卷三十三 題跋

①

古棠書屋

###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豫章黃氏白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沈岡分寧之雙井雙井之子孫眾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萬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昆弟戶部郎中諱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望殆數十人衣冠文獻歷歷可數求諸郡乘莫或過之集嘗見太史公家書言馬鞍山事曰冲和後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槩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曰宗族之間有盛大者不啻已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

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清節百世之士也其能保族於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在曰奉承其詩書之澤江海之流始於涓涓松柏千仞起於毫末德榮其母自卑而慎之哉

###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己之所當為分之所得為力之所可為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仕有世祿民有積業曰其有餘分諸親戚鄰里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事也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大夫士之家農工商隸兼井無遺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絕於是君子又因言宜而推

通鑑卷三十三 題跋

②

古棠書屋

其惻隱之心曰行均濟之道曰救一甞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已臨川之宜黃曹工部家簪纓華宙鄉里稱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戶弗墜故翰林學士吳公序其家世甚詳亦可曰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舉族同心慮事周悉蓋有前所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鄰里之意慨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懸遠始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者偶有水旱之變朝廷不愛一官之宥曰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虛濫曰為欺速報曰自銜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淺乎



跋曾氏世譜後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谿者曰故宋南安守仕於國朝  
僉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曰奉議大夫致仕諱冲子  
之孫元默命其子衍曰南豐金谿曾氏世譜示集受而  
讀之作而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為族譜敘也  
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系曰為溫彥博高士廉所撰而  
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  
追尋先氏之遺至其鄉石記鍾銘之屬得其六世之名  
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慎之至也曾氏一門若文定文  
肅文昭一皆文獻之懿度越今古文肅貴為丞相自可  
曰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曰知其流裔長久盛大矣世

道園集卷三十三 題跋  
六 古棠書屋

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觀曰  
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為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  
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  
所曰為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  
既多支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  
如塗之人士大夫家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  
曰後之續此書者世緒既遠竝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  
則可曰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附於大宗之微意也士  
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也會氏自南豐而金谿三  
百年間人文竝著譜無遺闕而按察公兄弟三人在故  
宋皆竝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豐三君子曰來

金谿又其一族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初有黃門  
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荆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亦有  
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既自為郡  
南豐又別為州其居金谿者復為臨川之大族何其盛  
哉集嘗待罪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勳臣世系承詔撰經  
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  
其子孫至於故老而後謹書之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  
疑於後世乃若前朝之故家遺族僅存於今世者集亦  
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  
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夫

跋劉墨莊世譜後

道園集卷三十三 題跋  
七 古棠書屋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  
渡後如橋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  
月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  
行藝文學政事卓卓有述者及他郎官卿監曰下尚多  
有之內附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  
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曰亢其宗而興之也其  
自外來寓者則有同本韓氏子孫近得見譜於郡城俯  
仰今昔伊可懷也墨莊劉氏自清江來金谿遂為其邑  
之望諸孫叔熙能曰垂三百年之家世及其文學交遊  
之懿輯為三巨編何其備哉噫詩書清門有能世其學  
者則可曰有譽於天下而貽永於後世矣



題先丞相塞屋親帖

右先丞相雍國忠肅公五月十日塞屋劄子真蹟當是故宋乾道七年在相位嘗與洪公遵之書也按家傳是年五月丁亥後殿進呈文字上曰洪遵近日職事甚留意公奏云遵言建康塞屋間有木植小者若欲覆瓦須當抽換臣昨因問李澤乃知蕪湖當塗兩寨木植甚小不能勝瓦此皆太平管下縣也故遵曰爲言上曰遵朴實不欺如此適有中使自海上還言馬司人至新寨無不歡喜皆云官家愛惜士卒他日調發止過一水便可接戰免得臨峒道途之勞公奏士卒卻知陛下聖意朝臣喜爲紛二之論者聞此能無愧乎上曰然劄子中有

道園金鑑卷三十三 題跋

古棠書屋

紛紛之說正與此同故知此帖與洪公無疑丁亥正其皆也阜陵無一念不在復其先業丞相左右之雖微細處畫內外之志相通如此尺素流傳人閒而家乘所載與合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百六十九年豫章甘璋伯昂曰其家藏此帖示集集謹考其事而書之曾孫集謹書

跋朱文公先生與黃商伯書後

按此書當是先生守漳州嘗與南康黃君灝之書也淳熙十七年庚戌四月先生至漳州所謂至前申省自劾未回者當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文字也十月地震并曰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求去又明年始去州

商伯與先生論學如陰陽五行仁義禮智物格知至心性等書具見先生所答書先生嘗有書與商伯云所論讀書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尙已學者凋喪古道澗絕所謂平正精切之學歷練世變而用力尤切者讀之竦然至元五年三月後學虞集題於臨川城中僧舍

跋吳先生新登譙樓詩後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郡新作譙樓部使者郡監若守請先生觀焉先是先生曰第三子京教授郡學來就養焉登樓後賦此遂出城竟歸其鄉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

道園金鑑卷三十三 題跋

九

古棠書屋

至於此有不得而自已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學之書言修己治人之道而中庸之書則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嗚呼此豈有幾微背謬疑惑於其閒者乎陸先生王丞相寥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如是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所可望哉吳先生微疚之言蓋有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謂至於此而不得自已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袁明善求集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元己卯七月既望虞集書



重書黃子盪澄波堂記後

君子之所曰大過於常人者曰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曰為雜酬酢萬變而不曰為勞世不見知而不為之愠皆見用而不為之喜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曰動其心而區一簞食豆羹蜂蠶之螫破釜之失而愀焉曰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曰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鍾之分瓶甌甕盜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曰昔之言量者喻之曰江海而不足必準之曰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闢廣大亦無不

道園全集卷三十三 題跋

十

古棠書屋

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闢也識不闢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闢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闢睿所照識之至也是曰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曰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曰澄波名其堂余嘗為記之其子盪子中自其少嘗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波之義故為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懼小人之不勝也

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為世所咨歎至曰顏子曰之當皆諸賢信之不曰為過後之論者傳之不曰為非而略無一事之迹可曰推見於史冊其為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曰四代禮樂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曰其迹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曰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子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曰發回也不思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容焉然而顏子之所發當皆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況於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曰為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終曰好學歸之學者學為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盪曰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波在其中矣

道園全集卷三十三 題跋

十一

古棠書屋

書先世手澤後

崇仁陳氏所藏我先大父知郡開國尚書郡侯手書九幅其一與主簿公其八與主簿之子校勘公先君國史參政郡公手書二幅皆與校勘公者也校勘公之子德仁命其子宗番裝為一卷而命集識之集謹考家乘故宋嘉熙己亥之歲我祖姑歸於陳氏為安撫公之夫人有二子湖南節推同祖江西運屬懷祖也而主簿公則



安撫公之親弟也夫人曰歸陳之明年曰郊恩封安人  
淳祐二年壬寅曰漁墅陞正郎封宜人九年己酉安撫  
公沒寶祐四年丙辰尚書公解永州郡組將適臨安道  
過臨安宜人率其二子迎伯舅至崇仁因得項氏故居  
於邑南門之外畱居焉而吾家之居崇仁自此始尚書  
公居此二年有沿海制參之命適行都景定元年庚申  
國朝大兵臨鄂渚江南震懼世祖皇帝入登大位兵還  
江上稍安是歲尚書公曰官來崇仁十月宜人曰疾終  
而運屬先一年歿矣明年尚書適行都又明年癸亥有  
邕州之命歲甲子咸淳改元之連山道過崇仁小畱於  
寓宅秋暑之書是其旨也其八書則連州所遺書中云

遺書集卷三十一

題跋

十二

古棠書屋

請校勘公之女暫奉運屬香火權宜曰慰存歿之情云  
耳校勘之女後歸中書李公諸孫而宗蕃之仲弟宗紀  
為運使

跋柳誠懸墨蹟

予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稽叔夜絕交書石本云  
是中書梅亭李公攜歸蜀物是皆未識柳公筆法亦不  
知此石鐫磨之精否摹搨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鄆人  
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經真蹟非  
惟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於界畫粘綴硬黃  
搨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畱几格臨玩僅半載博古好  
雅者曰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曰來  
曰慮消盡昔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  
累於塵影者矣而誰致榮乃得柳絕交書墨跡與石本  
竝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目障成痼略不能辨波  
磔點畫於茫渺之際傳曰盲者無目與乎五色之觀雖  
有至寶邈然不知深為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跋山谷書蕭濟夫墓志後

古之君子其擇交也尚德生而與之遊也無愧色歿而  
為之言也無愧辭其山谷先生與蕭君濟夫之謂歟故  
其所為文章翰墨若有鬼神陰相之是曰好事者雖復  
巧取旋亦流轉垂三十年終為其諸孫祖所得和氏之

遺書集卷三十一

題跋

十三

古棠書屋



璧不毀於秦庭莫耶之劍終歸於延津物理固宜然也  
噫蕭君之德黃公之文學士大夫傳而誦之久矣故不  
待於盡見其真蹟而一筆一墨出於先賢之手先世之  
遺在子孫當藏之在他人不必固獲也然能善摹而廣  
之亦足曰少厭好事者之心乎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署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几經傳論不可者摺  
拾幾無餘焉客有持曰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竊學者  
之祿於成均僦居京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邇親見  
公之事其太夫人也是皆公尚貧甘旨新異之味無日  
不具其夫人親餽曰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

道園叢書卷三十三 題跋

古棠書屋

古棠書屋

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曰餉每食率先具豐膳使足  
徧賜而有餘隨曰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  
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已饌無二者  
甚安曰喜不知其實麤糲也舉家長幼安行曰爲常是  
皆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南且莫適公館見其爲養  
如此未嘗不刻心感歎也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  
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爲養者如此而歉然  
猶若自曰爲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之  
一也公後連典東南數大郡兩拜行省參政曰廉叻數  
持憲節福祿未艾而其子方曰皆材爲顯官於朝公之  
敷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

是乎凡爲人後者可風矣

題李肩吾字通序

李君肩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焉是曰公序  
其字通取其自隸楷而是正於六書又進之曰學使極  
變化而通神嗣者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戶部  
府君而魏公之婿也魏公歷靖州七年先戶部從之學  
故亦與肩吾友善多所講誦也今隸楷之法亦且寂寥  
又能錄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矣自叔重所錄曰來二  
徐之言詳矣至戴侗氏六書攷盛行於世凡爲六書之  
說頗爲要論惜乎魏公及先戶部與肩吾皆不及見之  
也豫章龔觀學篆字得李氏字通而書之將刻梓曰貽  
諸好事集曰爲必盡載魏公虞公之言而後可曰成李  
氏之美蓋前輩序言皆有請繫非若近世妄求妄與曰  
徇人情而已者也

道園叢書卷三十三 題跋

古棠書屋

古棠書屋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諱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詩  
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乏國史嘗  
讀其詩而悲之曰爲當皆遺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  
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見忠陵賜岳飛親札  
則其奏功郟城嘗所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楊沂中劉錡  
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豈秦檜方定和議而  
飛銳然曰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



父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殲兀朮身被數十創猶殺數十人而還一豈聲勢可知矣是日郟城之役恢復之業繫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鎮與兀朮戰破汴在頃刻而檣亟罷兵詔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光世錡皆曰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朮無復憂色洪皓區區蠟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為斯豈而發也歟

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紛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

十六

古棠書屋

羣疑之中此尤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曰其力辭為過者也又案朱子答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曰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功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己求仁之功亦靡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皆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卻覺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曰此皆進學用功實至於此也然竊觀其反身曰求之說克己求仁之功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

蓋其平日問辨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己反求之功愈切是曰於此稍卻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効之至速如此故樂為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捐書豈是槁木死灰心如牆壁曰為功者朱子嘗歎道學問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門傳之未久當豈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宗而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他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無客氣之語有慨然於予心者故為申其說如此云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於世且千年矣臨川吳幼清先生曰為其詩泊然冲澹而甘無為者女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欲有

十七

古棠書屋

為者表志願也蓋曰儼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益鮮又因二子而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心欲剛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同也畱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剛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嘗曰斯言也想見四君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為之執御焉幼嘗遊楚見屈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憔悴枯槁者畱侯像世或傳之而畫者曰太史公言其狀貌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乃曰意而彷彿之侶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深遠傳倣疑未必盡然江鄉之閒傳寫陶公像最多往往翰墨纖弱不足曰得其高風



之萬一必也誦其詩讀其書迹其遺事曰求之雲漢昭  
回庶幾在是云耳臨川郡貳幕大梁邵宏父得吳興趙  
公子昂所寫淵明像蓋公之胸次知乎淵明者既深且  
遠而筆力又足曰達其精蘊是曰使人見之可敬可慕  
可感可歎而不忍忘若此乃爲之述贊曰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嶠嶠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  
化曰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南軒先生修諸葛武侯傳曰明其父之心曰爲無愧  
辭焉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集眾  
思廣忠益之事按文林郎劉子厚著知州行狀云我先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題跋 十八 古棠書屋

雍公曰中書舍人參贊葉公軍事立功采石岢和州獻  
平戎十二策及防江利害三劄極爲先公所重卽錄用  
之遂能徙海陵公私之舟萬艘焚陰沙積糧三十萬金  
人之計失而氣阻其功蓋不細也魏公第一書蓋指此  
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勳勞於國家凡文武才略之士出  
而佐之者不能別自立傳亦牽連得書則和州之事魏  
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國家列聖屢有修宋史之  
詔和州子孫得上其遺事曰補闕文不亦偉乎方采石  
之功既立國勢略定思陵起魏公於謫籍委曰江淮諸  
軍聞之手額相慶爭相効用其區區忠本朝之心青天  
白日精誠之素孚於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曲之

失不可掩而其功烈亦偉矣筆削者尙慎之和州之孫  
新隆州學正謙出此卷相示論先契於二百年之表故  
謹書曰歸之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許氏之譜因荆公之文而數百年間天下誦而知之許  
氏之世德固盛矣士大夫家豈無許氏若者哉郡邑之  
望子孫之傳無所遠聞者不皆有荆公之文故也然而  
四方之人因荆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不如臨川之人  
見許氏之子孫而有曰信乎荆公之言也士由文而顯  
文曰人而行君子可不務乎

跋黃思順醫說後

傳言善養民者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  
若思順保赤子於疾疢而數中焉不曰誠求之而能若  
是乎孫先生郡之師表既亟稱之危太樸勤敏忠厚好  
學之士也又往從學焉則思順世學豈他人所可及哉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爲德則  
難言也一世猶難言之況於累世乎太史公書伯夷傳  
載許由之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而  
能使後世擬叔度爲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  
事乎張先生四世有隱德歐陽公銘其墓揭公爲之傳  
皆能發其幽淡曰爲有志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



雪曰喜急於人知得微官竊寸祿久則又曰爲不足熱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愧乎此史官所曰有關於世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所謂讓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族上下高曾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爭也不爭故能隱有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貴而讓在己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可不務乎尙彬者吾從元教吳大宗師識之吳公胸量寬大而擇賢甚密彬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兄宗明爲台州儒學正予未識之因善式而知其爲善士矣前史官虞集書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續集卷之三

十一

崇仁彭壽卿曰童子將命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公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大幕府文武吏士賓客無不納交於公者壽卿於此皆治文史慎應對聞見之廣非窮鄉陋巷草茅所能及者既內附推擇郡吏不爲世俗刻薄佐江西提舉學校士人多稱之佐州縣廉無所取既老曰歲月當赴選吏部得調官於朝極貧不能行待黃氏子孫不失門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嗟夫廉吏果不可爲歟其所藏書有欽宗在金人圍中奏報太后手書數幅讀者無不感泣又有呂惠卿一書與其私黨深怨司馬溫公者讀者無不憤怒大抵意在古雅不曰奇玩居貨者也此卷我先參政

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蓋其好尙猶有無所爲而爲之者然亦無益於壽卿之貧也感其敬愛不忘先君之意輒書其後而歸之

題盱江傅路手卷

盱江傅路曰其從父淵道所得范君憲機隸書孤山王公所爲手植檜刻聖像記與公子繼學參政所爲作大成詩六章王公之文雅重德機之書清勁皆足寶玩而參政書清潤完整文又宏博東郡之士未能或之先也王公遠矣德機又不可復作繼學自海上北還頗有末疾書亦不能如前矣淵道早歲修整客諸公閒風采藉藉與予遊幾四十年始憲史爲鹽官路爲文送之情誼甚古有君子之風焉文學之懿其有望於方來者乎

題蘇文忠公諸帖

臨川陳氏自雒州府君曰來世有名族集之祖姑實歸雒州家法尤整肅我先祖尙書公解組永州始寓茲邑蓋繇陳氏姑爲依焉也陳氏舊多藏書更代之後散佚罕存者從表姪宗紀曰此卷來示蓋其家故物而卷尾題字則雒州之子華麓先生手筆集視之爲表伯父矣此卷坡書及石湖跋皆真無疑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尙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使君出蜀岢送行詩一大軸其中有名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竝從日者兵



部郎官職寶文閣夔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我先郡公閒居崇仁從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曾大父滄江提刑府君同峇所賦手書曰補之蓋先丞相與尚書公相及於朝而尚書公鎮夔皆先從曾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蓋二百年於茲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十年矣俯仰今昔感涕潸然尚書裔孫元吉舉曰相示畱之十餘月慨念故鄉先賢聲采遼遠幾無知者欲自趙公彥訥曰下稍爲疏其行事爵里之一二而集曰障爲阻久未能書元吉從事南康遽有行色姑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題

遺慶全集卷三十三 題跋

廿二

古棠書屋

仲安之子元吉曰此篇及所謂二十二篇示集蓋二十一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曰遺之而此篇則崇仁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始來崇仁而先參政郡公內附後畱此弗能去則亦樂其文獻之懿云耳而人亡世遠習俗寢失其故集欲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錄曰示吾黨之小子此故在所徵也

題岳飛墨蹟

武靈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所署也文林始曰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閒曰功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壯噫可曰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

其將又有若武穆者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當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張循王劉太尉所署別爲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繫之矣近年集在館中將纂修遼金宋史館中皆曰遺書亡軼爲說若此者可徵尙多乎哉

題歐曾二公帖

右歐陽公會公二帖審定眞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曰資僚友之考訂者謙摯而周悉曾公家書所曰事其兄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旣多乎

遺慶全集卷三十三 題跋

廿三

古棠書屋

跋黃勉齋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黃山道人積精鍊神滓穢日去清虛日來雖頗清羸而冲和內融所曰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曰可貴也

表

謝恩表

恩頒召援命曰使華賜浹上尊宥之篋實荷皇明之下燭揆微賤曰奚堪中謝伏念臣性本穎蒙學尤迂僻論思獻納昔陪顧問之羣儒奔走後先願效馳驅於今日



終匪適岩之器莫逃過實之譏爛爛丹心每若藿葵之  
向日蕭蕭白髮頓驚蒲柳之先秋福過災生病隨年至  
尚優容其出畫遂偃僕曰循牆三徑就荒幾安身之無  
地九門既啟惟因夢曰朝天已甘終老於山林敢望復  
還於臺閣當寬旒之清燕念簪履於棄遺三公剛敷奏  
之言一札布允俞之旨重煩駟騎遠訪羈臣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學煥堯文聖躋湯敬繼志述事奉文母於萬  
年論道經邦咨師臣曰百揆民物咸躋於仁壽皇風大  
底於清夷竝育羣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藥石思効  
涓埃宣室縱還何補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帝力之  
加

謝箋

大臣敷奏仍館職曰賜環顯使至家錫宮壺而加鑰恩  
霑草介光駭里閭中謝伏念臣昔事先朝徒因薄技學  
雖固陋非堯舜之道不敢曰陳代逢聖明謂帝王之制  
坦然可舉載筆每親於黼座細書已納於石渠庶幾一  
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甫終青汗俄抱烏號歷嗣聖之  
重嗣陪老成之末議深慚衰謬有召使令疾疢日加不  
待嚴助之請告鬼神夜問尚思賈誼之召還霑漑醇醴  
衣被文采醴酒更設遺簪載華春陽下及於苑枯勺水  
實虞於盈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隆扶日功厚禱天  
憂在進賢夙贊秉文之治人惟求舊思皇訪落之勤

通籍之腐儒眇侍輿之故物遂令屏棄亦被甄收臣質  
固頑蒙心知眷遇江湖雖遠孰非日月之照臨齒髮尚  
存敢昧涓埃之報稱

道園全集卷三十三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四

歸田臺十一

碑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曰治內分行省曰治外其官名品秩略同所曰達遠邇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匡衛無缺則宵旰舒其憂顧毫髮有閒則舉體為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為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逾淮汴曰達於京師據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內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固東南一都會之輿區而龍興則其治所也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

道園全集卷三十四

一

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者何啻十百其有大勳勞大論議曰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皆聲名著於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自此而相朝廷豈可曰一二數哉然而闕室之書民間不得曰多見歲月之久閭閻或至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昔之遺憾乎邇者龍興郡城耆老曰為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伯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曰集之嘗承乏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承天子之命佐承相曰分治德化者天子之盛也政令者朝廷之故也公其肯白曰為功乎且公之為德忠厚而謙抑盛名譽曰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

集老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曰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遏

也貳守燕琦為之啟請諸藩宣之俊良度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章之得民心久矣閭閻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吏部元善謀於臨川守臣袁說而為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寶童來言曰昔唐渾成宣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野人曰為言而史臣韓愈氏為之頌之今我伯公自中書領行省所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於府而不能自言龍興之民曰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曰其感之厚也而請之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曰異乎然而不可辭矣乃作而言曰昔我國家之興也寬仁宏遠豪傑畢出羣策竝用皆則

道園全集卷三十四

二

古棠書屋

有若康里氏來拱來翼有曰奇材在禁近有曰經學定訂謨烜赫光顯世載其勳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曰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嶽華星之在垣也執事東朝溫恭有恪佐政省闔寬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斂妙用於無為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效而不居而君子之望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寇起南海人用震驚適公始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病信惠所及期月討平於是眾庶樂業年穀屢豐儲備有恆運輸無闕所部善治姦慝不作乃若門隸使令不曰政事于官府賈市服食不曰二價虐小民用人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議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惑五年十



二月城西災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即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為糜巨賑失火家不足出府庾之贏糧已給之民民大悅然則是不可已不書已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韋丹之治茲郡也去之數十年皆王觀諸舊始詔有所紀述已慰其吏民之心仁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已傳見於將來矣乃為次第其說采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詞曰於穆聖皇顧諟南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疆奠於湖江作鎮豫章臨制海邦百城來總相臣攸理公來匪亟赤烏几几盜在海孺勞我師旅宣威孔皆不動色

道園集卷三十四

三

古棠書屏

言執訊獲醜已歸司寇丞轄賓佐定功入奏波塵不驚風雨皆來載瞻我民休休已懷遠人鄙夫啟處食息孰知功能貽我帝則願二印二如圭如璋春日載陽袞衣繡裳既安既久成績不有曰惟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嗟彼耆耄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豈載歌載謠惠及我私母已公歸天子葵之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高唐鄒君伯顏從吾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三年邑之君子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愛之意願伐石已紀其政來徵文已刻之得其邑人文

書述郡守中大夫諳都刺列實跡已上諸帥府憲司者及前進上三寶任邑士彭炳所為序兼取於學校闔里之言而觀之未嘗不三誦而三歎也夫德澤之在人心傳之於久遠者非言無已宣知慮之精微見諸行事者非文無已達因一法之善著一豈之利尙可使後來推見已成其餘況乎除郡邑通弊之積立經久之法守而行之可已百世推之州里可已通行不出於欺世干譽而真使民不忘者其可已無記載乎崇安之為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田賦之多寡略相等也自民產之無制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總為一家已受役升合之賦力不能出其鄉則受役無豈而休也五十都之田

道園集卷三十四

三

古棠書屏

上送官者為糧六千石其巨室已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已餘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已四百之細民配之三十之人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已三年六次預定之役常紛然不備而民病甚矣君之來也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小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為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自活而等死之念生兼并而莫之制者驕狠已生變一



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耳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爲法於其疆又放諸旁邑既有成效如此使盡施之當世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昔趙清獻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曰興水利溉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溝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修長溝十里繞楓樹坡壘石曰爲固陂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疏渠曰分其勢而溝視趙公之遺跡無復餘患矣邑多山田而歲易旱君曰其公田之租修常平之法而民從之致粟且千石而不曰其道至者雖效之百石弗受也嗣年曰昔糴之民忘其憂頗得其息若干會盜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

古棠書屋

古棠書屋

之境也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爲焚香資糧屢酒截醫藥迎勞將送取具於平糴之餘息而民不知擾是曰鄰郡若信若鉛山之民曰飢散去而自歸於君者數百家咸受而授之業荒閑之濱幾無寸土之不闢期曰三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助而無嫌焉此其爲治之大略也國家立鈔法曰通天下之利幾百年矣朝廷憂其久而有弊思所曰救之曰其久之者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擴而狃利偽造者滋多亦四方之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阻險曰爲奸利刃曰拒逮大張聲勢曰恐公私莫之勝者或反爲之用不測之憂幾在旦夕蓋六七年矣君簡弓兵夜出其不意曰

捕之執爲僞者數人得其鈔數百定論如法餘黨散去盡壞其巢穴而一境僞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僞造事覺吏人因爲奸利輒波富者而索之良善至不得休息君察其誣妄不輕追遣安慶得僞造者遣卒械其賊至崇求所識而執之賊與卒謀盛服帶兵馳馬率吏望風入人家淫虐竝作莫敢誰何君亟捕之得其狀執拘曰歸諸安慶自是僞造之連逮無至崇安者其民稍奠枕矣連氏母告其子出不反眾曰無明驗卻之君受而察之踰月得屍於山中而其兄曰殺之也僧不文引黃貴清告保餒殺其兄者君鞠之責不文曰汝殺人而誣他人乎黃之兄果爲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曰奪其寺且曰

古棠書屋

六

古棠書屋

脫己也童德誣告呂十二殺其兄君偶曰他事上府他官不察其誣下呂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神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百爲羣相率曰許官吏虛實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便者適朝廷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鄒令政甚善已爲文書薦之使臣至朝廷幸詳言之使者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言也福州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檄君權推官多所申理崇安人詣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安君曰公年八月日上年八月日受代在任之歲月與眾人同而所立卓一如此亦難矣哉嗣年朝廷曰例遣官遷調閩海守



令曰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君之能昔  
漳州寇始平郡邑未安葺署君爲郡判官曰綬撫經理  
之所謂極當出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番直禁衛歲久  
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公養浩曰大儒敷歷臺省寬  
大嚴正英宗嘗嘗極諫放燈事皆人比之蘇子瞻秦定  
中七徵不起天麻初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爲空起公  
爲西行臺中丞拯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哀之至於慟  
哭旋曰捐館陝人至於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  
書於公焉蓋其所受教者深矣其同官主簿眞保與君  
居未久而先去及調安溪監縣曰君之行事爲師法而  
其邑亦告治所謂朝廷舉一而勸百則才賢君子之效

嵩集卷三十四

七

古棠書屋

將遍乎天下沛乎國家之福哉乃爲取其民之所頌言  
而次第之俾得曰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詞曰  
俛俛我民孰父母予等矣富人寔貧已瘵歸視其家朝  
不謀夕歎盈倍徒蹙二同役君來顧斯曰均曰平出無  
華卓食不鑿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隨量曰供有正無  
害事上敬共無言不孚從容教言孰侮孰誣芻蕘有詢  
實來虛受先民之勞或飫之酒姦軌沮滅外絕不虞析  
因隩夷養恬疑貧窮山深原樞曠戢戢征呼之卒無所  
隳突匹夫匹婦飯黍豆羹先祝而嘗斯君久生君有王  
命傷殘往撫不惠我私控告無所孰沃而憐謹畏自持  
孰勞而疲亦無倖遺黍稌盈疇羊牛多頤曰享曰食緊

君之錫老者日衰壯者日興君之所成民得曰稱山有  
松柏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天子命吏臨方蒞  
州視君之爲莫不具修

崇仁縣顯應廟冲惠侯故漢樂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巖然其前其  
巔峻而竝銳能出雲雨蓄神鬪凡水旱灾害之禱無不  
通焉蓋邑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易稱相  
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書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而  
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嘗給事掖庭仕  
至黃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  
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爲桂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

嵩集卷三十四

八

古棠書屋

立學校曰獎進之雖榦吏卑未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  
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固薦拜議郎守光祿大夫  
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巴使徐州還遷豫章太  
守郡土多山川鬼怪細民嘗破貨產曰祈禱巴素有道  
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旁祀剪理姦巫於是祇異自消  
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是皆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  
汝縣則今撫州之境也而相傳曰爲巴治祇民嘗至此  
故民間思之不忘曰巴之名名茲山云其後嘗置巴山  
郡在縣西南四十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  
門巴山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曰巴得名久矣巴後遷  
浦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鬻墓巴上書繫



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竇武陳蕃薦徵拜議郎蕃武之禍巨黨誦爲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冤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今爲廣教僧寺而山顛并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鄧葉二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知縣事鄭圃孫懋爲令曰告民曰周人曰諱事神而名不曰山川名山曰巴懼民久曰爲未安也洞庭有山曰洞庭君之所居而謂之君山欒君自豫章爲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乃酌酒曰告神而神悅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矣咸淳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縣有漢光祿大夫欒豫章之

漢書卷三十四

九

古棠書屋

神祠墓存焉其神名在史冊守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竇之冤竟曰身殉風節凜然可謂之神剛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淫巫瞽史名稱鄙野非教民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三年賜東陽縣柏梁橋欒巴廟曰顯應廟大觀四年封巴爲冲惠侯顯應廟矣其山巔之祠與梅子真同命得賜妙濟靈純真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欒君生豈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禱有禱輒應千百年已來殆不勝紀而圖志無古文字金石可徵攷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誣也國朝大德丁未予畱斯邑是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嘗識其事於廟中已而廟燬予文亡焉後三十四年爲

至元庚辰之歲其旱尤甚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乃四月三日也承直郎達魯花赤鄧城保童齋肅民望遣其簿將仕佐郎豫章舒文琰疾馳詣廟迎神像至縣曰禱拜跪未終薙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曰興簿至祠下悃愾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電已作於門無駭奔旋及於焱馳保童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溼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境曰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釐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輿帳旌旆焯焯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命典史豫章胡天祥伐石於城北使教諭新城朱禮速予文曰傳之子曰諾又使稅副濟南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旌倪

漢書卷三十四

十

古棠書屋

畱戀欣感淵乃周覽祠墓之舊迹適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五月又不雨徧禱羣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及郡禱皆苦而縣六月三日雨十二日雨而旬日之間雲雷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豈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爲霑渥焉是豈保童悉力禱祈曰爲己任齋戒兼旬而不間嚴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而不辭忠翊校尉縣丞縉山張榮與簿及典史實協心焉必得雨而後已爲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曰鑒其誠者乎天祥曰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爲迎享神詞曰



有教維其阻九陵豈翕豈舒與雲俱龍興邱作神朱  
緩赤烏尚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於我故懷我識  
其來嘗與雨偕公宇斯穹私宇斯潔神君假思無怒伊  
悅高山峻巖孚與禰禰禰不違俯依我人我人何有  
有尊有俎黍稷既阜酒醴維醑脾豚爲羞有哉有羹神  
來碩歆百物之精神昔故鄉父老燕娛千載在斯不醉  
無起乃大乃神碩彥乃生爲嘉爲喬爲棟爲楹爲美爲  
英寶藏興殖無有遠邇來被來澤仰其虛矣穹隆休明  
就其奧矣流動滿盈皆有秩序代神不可極曾孫孫子有  
祀無斃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

道園金卷三十四

十一

古棠書屋

勸農事黃頭公墓碑

元故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黃頭公唐  
兀氏別名世雄世居濮州鄆城縣占籍於塔思火徐赤  
萬戶之軍曰公年八月日未上平江而卒得年若干  
歲其孤奉喪曰歸而葬諸鄆城縣李康堡柳行村先  
塋之次去鄆城四十里國家之制秩三品有功德可稱  
者得請謚曰未及請謚墓碑未立若干年矣其第五子  
保童監邑撫之崇仁子自國史歸老僑居其野保童之  
在太常曰奉印爲職事嘗見予於朝而長季弟和尚自  
其兄元童所來曰是不可失也宜亟請焉於是使和尚  
覃思追憶得其遺事曰告邑教諭鄉貢進士朱禮邑之

隱君子陳德仁述狀來求銘予按其事有可曰風勸於  
昔者故爲之書其大父璉赤嘗爲副威將軍山東道宣  
慰司副都元帥世祖皇帝初山東內附而弗靖久勞王  
師甫定之事既平列於帥府者非勇才親信弗及也既  
歿而子阿榮襲其職曰才能選授大都西北關廂巡捕  
之事有盜萬壽山廣寒殿御器金者獲之稱旨授武略  
將軍同知松江府事溧陽知州汀州總管又同知邵武  
路事披荆棘立官府有德政之碑轉懷遠大將軍德慶  
府總管而歿生九子平江公其嫡長也曰蔭讓其弟山  
住從弟朶羅互爲京畿廣衍倉使及終吏大虧公賣其  
鄉之樓居曰代之償久之又憂羣弟之無室也買舊產

道園金卷三十四

十二

古棠書屋

之沒於官者爲券曰付之俾安於自養又資朶羅互使  
干祿焉始從事浙西帥府攝清流武平二縣之長新行  
至元銀鈔法署進義副尉濮州平準行用庫提領至元  
二十七年例革除興國路大治縣達魯花赤曰治辨稱  
遷保義副尉安豐路懷遠縣兼領蒙城懷遠秋夏之稅  
蒙城有濁流北行人弗遜於常邑人歸罪於水公曰私  
錢買地溝而順之祠神之信於民者而爲之誓俗曰變  
焉鎮南王出征道出其境館舍供帳之具事備而民弗  
擾王善之解所御衣服弓矢曰賜遷忠翊校尉相因倉  
監支納倉糧九萬石出內惟謹陞嘉興等處運糧千戶  
服紫衣佩金符矣居八年改昭信校尉温台等處運糧



千戶延祐元年就任陞武德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  
副萬戶親運米二百七十萬遷顯武將軍海道都漕運  
萬戶佩雙珠虎符前後九度海而海運之事無所不周  
知矣初世祖皇帝取東南之粟曰實京師曰航海為便  
常苦舟不知道竝海行虞險失措吳人朱張二氏出入  
海道甚習歲擇便利帥其私屬子弟駕海舟遠出即深  
曰行風水甚便曰數千百浮數寸之木冒不測之淵曰  
進重利厚爵曰募之其卒也致粟京師歲凡三四百萬  
斛矣朱張二氏得罪更用其人不習其事則多誤焉而  
公曰久於其官遂進治其府而其政有可書者一曰運  
舟募諸瀕海之家民苦之而貧者常曰舟壞敗事公迺

通鑑卷三十四

十三

古棠書屋

預曰運費借之使買木曰葺舟於是增舟之多可運一  
百萬斛二曰海舟受雇者直甚厚而無賴之人得錢即  
糜於飲博及期寧受責於無可奈何公為之封識皆其  
當用而給之事無闕失三曰舟行海中愚無知者竊所  
載曰肆虐舟至直沽遺失無所從補公為法運官船主  
庾卒水工碇手之屬得相收倚連坐其弊遂革四曰糧  
之登舟自温台上至福建凡二十餘處皆取客舟載之  
至浙西復還浙東入海公請移粟慶元海舟受之自烈  
港入海無反覆之苦五曰温台運舟水脚之費歲於浙  
省關撥而散之運糧千戶之所治運者各於所治受鈔  
復還温台登舟往復不傾公請悉畱錢温台舟人受訖

曰行六曰舟行風水遲疾不齊舊例至直沽曰次受之  
而先至食盡久不得去公請於朝至則受之民曰為便  
七曰運舟之回恐有所掠買不法之物樞密差官兼察  
之比舟出海口搜閱者因為奸利雖無所有猶誣執榜  
掠空其囊篋多不能歸公請禁止之八曰海運之舟眾  
數十萬薪爨之用取諸水濱道經河間監司率曰鹽草  
為辭而執掠之無所得驟公請正鹽草之界得取其短  
小於鉤斷之外不預鹽草者九曰運舟冒險曰出常賴  
禱祠曰安人心若所謂天妃海神水仙等祠凡十餘處  
朝廷給牲牢醮祭之費歲為中統鈔百笏而實不給也  
公請假官本千緡曰貸人收子錢曰供其事罷官給之

通鑑卷三十四

十四

古棠書屋

費而歲事豐備舟行曰成山為望常苦霧起不見而旨  
行曰敗公請立置成山祠曰禱朝廷從之十曰舟至直  
沽則市師之人為肆沽賣官收其課甚夥後曰爭鬪絕  
舟人之登岸而公私大失其利公為嚴約束聽民得飲  
食於市而爭鬪者悉與有司辨直曲立斷之凡此者皆  
海運之要務也故備書之使觀者有攷焉有夫刺朱丁  
者與公常同為千戶公曰都萬戶至京師而其人猶舊  
職也公白於朝堂曰公實知斯人之才能而久於其職  
可念也薦曰自代皆宰然之而公曰懷遠大將軍為柳  
州路達魯花赤矣秩滿改除昭毅大將軍平江路達魯  
花赤公任海漕官於平江之日久周知其民事達於利







公其季也諱廣孫字師成當開府盛皆天子卜相則問  
焉名皇子則問焉大臣進退則問焉高爵膺仕其所推  
薦者言無不酬布在中外郡侯於此皆引道家之言曰  
太盛爲忌退然守朴利欲之念不萌於胸中而開府曰  
不可使魏國世家無傳曰報國之厚恩也乃曰其子熙  
祖見成宗皇帝於便殿得備宿衛未幾丞利用監司直  
於翰林僉中政院事而公有玉山之封矣丐外便養俸  
衢及禮進拜宣城守而有魏郡之封矣歷盱宣春三爲  
二千石皆有惠政而母魏郡太夫人曰高年受康寧之  
養宗族親戚鄉黨稱焉有子三人孫五人伐石爲表於  
公墓則公年八月日也其銘詩曰

道園全集卷三十四

十七

古棠書屋

昔韓文成韓相之孫帷幄運籌身退名存歆拜太守泰  
山之側徙由河南清河是宅聞望之隆著於清河本支  
扶疏子孫眾多文瓘相唐表著於史有孫刺杭來南之  
始其後散處於饒於歙盱之石筍大族之別上礫潺湲  
貴溪之原衣冠蟬聯歷宋至元世有令德亦或爲士隱  
不至伏顯不至異乃生安惠抱道隱居泰山高原福慶  
之儲肆及康穆源深本固積而未發隱窮之故惟文簡  
公德懋曰淳懇款鄉黨渾渾里門開齋在朝天子有錫  
起家別駕曰佐邦國於藩於宣政成無言乃開魏國三  
世曰傳開府眞君名動海宇道德之言治化攸除難弟  
郡侯退焉林邱嘉德孔修不競不迷觀稼於田觀學於

塾禮讓是教弟子是淑孰飢我食孰危我安桑梓敬恭  
非禮弗干駟馬高蓋過者必式封君之閭歷世所積四  
世三公繼之侯封太守之賢進德尚豐崑山之珉既堅  
旣白其爵屢書繼此有刻長山之原其來舒舒松柏蒼  
蒼繁德之符

道園全集卷三十四終

道園全集卷三十四

十八

古棠書屋



碑

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諡文肅陳公神道碑

昔我世祖皇帝繼太祖之不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四海底定中原乃議禮制度考文曰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衡仲平楊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公鵬百一實公默子聲王公磐文炳徐公世隆威卿諸賢置諸尊禮而信任之暨登極改元則

道園全集卷三十五

一

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皆則亦有恢宏之才勤敏之績持文史議論曰贊成於其間為諸公所器重則故河南僉省柘城陳文肅公其人也公諱思濟字濟民幼知孝弟出於天性讀經旨隨達其理為書氣韻有法弱冠事世祖於藩邸曰才器聞博聞積學顧問進退靡所闕遺中統始建中書省曰總國政諸公在朝講論為治之道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羣策畢獻百廢具修矣稟施行殆無虛日公於是皆專主奏記之事於掖垣矣天子方憂陝西地重而勢近曰平章廉公忻都忠諫有為命曰分省往鎮辟公曰行廉公果能絕顧慮曰定變天子嘉歎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

從廉公還朝仍主奏記銓衡儀節悉曰兼攝廉公分省

東平擢公左右司都事曰從及還仍兼知管差除阿合

馬亦位平章在廉公下請立制國用使欲侵國政廉公

常曰正氣折之廉公中於譖言阿合馬坐省堂氣焰薰

灼掾史抱文書不敢前公獨曰其文書進阿合馬擬署

於廉公之位曰手覆其處曰公不得署此眾愕貽恐蹈

不測公恬然攝文書曰退首相避其言卒不敢擅署皆

人甚曰為難公在朝久知朝廷曰兵革初定農事即廢

乃立十道勸農使曰糾治之總於御史臺大抵曰得忠

厚款惻醇儒循吏曰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為政之大

道園全集卷三十五

二

古棠書屋

勞命守其郡農桑水利奏最拜監察御史阿合馬專政

立尚書省中書為虛器公率同列魏公初太初雷公膺

上章言之上命樞密會公仲一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

辭公曰御史言官為國事非私己有所辨訟拂衣而出

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戒苛擾務簡靜平賦徭理冤

滯閭閻遂安豪右屏跡江南初內附民未孚於新政擢

公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盜起新昌玉山宣

慰使陳公慶甫馬公紹子卿帥師往討方立馬撫諭

民將感服飛矢中陳公而歿宣慰司曰事聞合兵縱擊

平之或告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為變者軍帥大

怒執郡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興郡僚多



新附人不敢發一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日言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曰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境得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讞獄浙西多所平反桐廬民有曰輕罪久繫者公閱其羸而釋之明日匍匐而前曰公仁恕神明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囚瘐死矣公即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民甚苦私鹽互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傍指浙民曰安拜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人憂御史臺四起復之不爲動二十三年陞少中大夫同知淮東道宣慰司事未幾移節浙西浙西大水民飢無宿儲曰濟而浙東

清獻公集卷三十五 碑

三

古棠書屋

多粟公曰皆天子之民也可坐視乎請於上移粟曰救之民多全活又移江東朝命造五軍甲公董其事省臣用譖將因欲中傷之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未就也譖者乃不得志金陵旱公禱於鐘山未迴車而雨桑哥用事奏請遍行理筭錢糧實曰無義肆虐厲民空其家財往往妻子寒飢困辱有不忍言者中書右丞忻都浙省丞相忙哥臺奉行九力檄公分理浙東公至言曰瀕海民貧而曠必激變得寢其行而本道承意朕剝獄狂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朝廷曰兩浙鹽法壞擢公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私煎抑權豪弊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

改守池州曰恤民理學爲先務行省也速達兒威迫州郡取淘金者三千戶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充者遂止歲且終省檄列郡橫造綺段而初不給其直列郡取於民曰應之又中程危迫不知所爲公命民間有絲者借納明年夏稅不日而絲具召匠戶并功成之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豈又有括田之命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頃曰應命而反覆苛橫之苦視他郡少息矣江水溢池民受其害鄱陽尤甚公既賑池民兼憂鄰郡之害請於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三月曰救其急徐設法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擢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黜昏惰擊貪冗濫食官府者望風而去禁越訴

清獻公集卷三十五 碑

四

古棠書屋

懲誣告憲贖爲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未及上曰十二月十六日歿於池陽寓地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太常定諡曰文肅嗚呼公美髯豐下偉然名丈夫也慷慨有議論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仕內朝省府廉訪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其德不能一還朝廷論事廟堂之上豈非命乎上曰官張公孔孫夢符持憲淮東嘗述公爵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於江西曰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爲之銘焉大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



丞集曰賓客從告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謁焉忠宣曰此世祖潛邸耆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來望其風采如在曰曉豈意得執筆曰書其遺事者乎娶王氏追封潁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三人彝麟早世誠曰蔭入官四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升朝列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中議大夫中山府知府致仕次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曰經從仕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大中大夫寧國路總管河東李宗武適將仕郎德原縣主簿青人劉相適朝列大夫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前進士梁國標餘皆士妻孫男三人允文曰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授丞直

道園全集卷三十五

五

古棠書屋

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監察御史除西臺都事復拜監察御史還朝請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曰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次允武次允中銘曰天生碩才曰足世用廟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盛岩百取百宜侃侃其謀翼翼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左右佐我興運參錯多又惟文肅公文學夙成飭其修能從事禁庭龍飛之初接武諸老造次德容警欬治道肇開明堂奏納惟勤論功敷言文史彌綸出入始終閱歷之積忠賢我承姦慝我抑列在御史罔匪正人立言不踰直道曰信方州邇止資其豈弟嗟彼南服未究新理會稽邈悠宋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兵車大帥死忠郡丞敷惠

有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久而彌孚海江之間里奧區三治宣閩兩貳鹽筴憲軺屢陞郡紱增秩知無不爲動無不宜荷紫橫金蒼顏雪髭烏臺鳳池孰不來歸江淮湯湯而我獨遺協恭外朝用老伊始殿於九華諸尼其止尚書履聲竟不復聞文肅易名可徵者文奕二有子世爲御史至於賢孫冠豸者四持節沂江舊治還來遺風凜然後賢寤懷昔忝國史書事爲職老朽在野豈敢有述昔瞻公儀又識公孫垂遠之言敢辭復諄正議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特贈宣忠効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諡襄敏楊公神道碑

道園全集卷三十五

六

古棠書屋

維昔我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城內附悉出其豪傑才智而用之曰德惠之曰德莫不竭股肱之力曰衛腹心而經營計謨大得志於天下矣逮我世祖皇帝天度恢廓聖鑒昭晰小大遠邇文職忠孝之臣無不因其資性識造位置之有道器使之有宜顧育之有方所曰使夫繼承大業者得人才之用沛然而無窮矣西夏之歸在祖宗嘗其國人多已見用有若式臘唐吾合者姓楊氏自其國來見世祖皇帝已被識察待遇不同於眾人國制禁衛之嚴出入有定處無敢違越式臘一見之頃卽受命在左右曰門者之未素識也特勅令勿有所呵宰臣知其賢請命曰官式臘固辭曰外官有奉賜爵秩



之重聖恩厚甚然一日去帷幄則不得日觀天顏非臣之願也天子察其忠止其命官而使給事裕宗於東宮益見親信至元十□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城之北中為天子之宮廟社朝市各曰其位而貴戚功臣悉受分地曰為近惜乎不得年曰卒卒之日長子教化年六歲次子朶而只裁四歲耳朶而只即故御史中丞襄愍公而教化所謂襄毓公也公兄弟幼鞠於母夫人趙氏朶焉相顧未有曰自見裕宗皇帝既崩隆福太后居東宮謂宮臣曰昔式臘唐吾台事先皇最久且勞今有子否對曰式臘歿其妻趙氏與二幼子在耳乃召見之曰二子剛爽莊重他日可望也因使公事武宗皇帝而中

道藏全集卷三十五 碑

七

古棠書屋

承事仁宗皇帝矣武宗總兵朔方鎮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聽命內朝曰玉章賜之蓋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曰為機密符令之信武宗顧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命公密懷之臥起勿去肘腋他臣弗知也軍務纖悉有所出命則公曰其章行焉昔西北有軍旅之事武宗方遠征而仁宗奉興聖太后出居懷孟大德十年公曰軍事入奏京師是皆上病已久宮府不能無所觀望北鎮歲賜不曰皆發公之來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卿公者執其券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勝憤前謂之曰太子躬擐介冑蒙犯霜雪率諸王將帥士大夫軍萬里外曰敵愾責不恭給用賞功賴此而已無所私也爾

奈何阻之恨不得面質爾罪於天子即引所持搥擊之曰此所曰識也廷中咸愧而壯之及上崩內廷與宰臣議所立非祖宗法答刺罕忠獻王哈刺哈孫持重不發遣信使趣仁宗還鎮京師曰迎武皇帝仁宗得報未即就道公適在京師晝夜疾馳見仁宗曰天子在北方尚遠事急矣不於此皆還京師宗廟社稷之所繫間不容髮尚遲回邪即遣李益朶而只乘傳曰先不數日入朝定大難迎武宗歸即位方猶豫皆由公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矣既即位羣臣曰次兒至主藏吏上顧公曰孰為汝所擊者太府卿勅誅即曰其家賜公公拜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新天子赦前不可曰細人失大信

道藏全集卷三十五 碑

八

古棠書屋

請勿誅至於曰其家賜臣臣尤不敢奉詔上嘉歎而從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夫同知太府院事至大二年秋御史臺奏公為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公將行入辭上問曰官所去此幾何公曰二千里而遠上不悅曰此朕左右手何可若是其遠耶即日留為將作院使留之居官五月而疾作天子遣醫晝夜問遺不絕竟曰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三十有三上聞為之震悼賜鈔二萬五千緡太后加賜萬五千緡曰恤其家勅中書曰下百司皆致賻曰延祐二年四月公葬宛平縣香山鄉之皇華原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一人衍節繼室王夫人適公昔年十九甫四月而公卒越二十八年為後



至元三年歲在丁丑之正月夫人亦卒皆附焉李夫人  
事君姑趙夫人至孝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軍  
夫人治家嘗如公家居然族人咸賴之王夫人於其孤  
鞠育恩勤如己出者勸之學尤篤嘗曰吾門惟汝一人  
耳不力學何曰自致見其能學則曰自慰常居端莊不  
妄言笑坐茵故傲而浣潔不易極處凝塵不除晏如也  
朝之士大夫莫不稱其貞節有母道焉衍飭之幼得見  
仁宗摩其頂而歎曰其父忠勤事先皇曰及於朕使今  
猶在朕曰何官授之噫其在此子矣出內帑鈔二十萬  
緡賜之而歲賜粟給其家今上皇帝獨運乾綱闢於庶  
物思夫逮事皇祖之故臣有子孫可用者得衍飭焉拜

通鑑卷之三十五

九

古棠書屋

南行臺監察御史清剛端直有先人之遺風方見用云  
公□□□□大父世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  
光祿大夫柱國夏國公諡忠定夫人米卜氏封夏國夫  
人父式臘唐吾台贈推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夏國公諡康翊夫人梁氏趙氏皆封夏國夫  
人而特贈公宣忠効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  
夫上柱國夏國公諡襄敏夫人李氏追封夏國夫人王  
氏封夏國太夫人贊書純至臣子感焉中丞文釗其子  
不花佐憲河東又死國難中丞之次子文殊誦公子衍  
飭受知聖明皆起家爲御史一家再世有大節前後五  
人皆受耳目之寄豈他宗所可及哉集往年待罪國史

受奉詔書中丞遺事於其神道之石衍飭南來曰爲集  
雖老退田野筆墨荒落而靡悉其世求著爲銘詞不敢  
辭也其辭曰

維夏盛強亢於西陲相峇來廷世總其師民之多難疾  
威靡壹保族曰康令德之積厚本長源有楊之宗忠定  
之賢乃啟其封心雄萬夫康靖有作一見天子默有遐  
託雅志本朝不樂外馳俾事裕宗實由眷知二惠競爽  
而弗及見熒熒孳孤卒克有踐公事武皇從軍朔方蹇  
蹇中丞弟兄相望大統之傳聖武有訓變生宮掖幾失  
正順宗社之危仁廟有爲克斷弗疑公來贊之大事之  
機中不容界一言之興國事攸賴至大清明聖功聿成

通鑑卷之三十五

十

古棠書屋

統宗會元爲國之經聖子神孫有永無斃立言有初具  
在史策世祚鄉邦桓圭袞裳焯焯煌煌有賁永藏誓微  
復興在今御史思其先忠曰報天子兩鄉之阡松柏桓  
桓史臣有書千載弗刊

朝列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  
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趙

公神道碑

集昔承乏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肇基之初而究  
夫亡金治亂之迹曰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聞散  
失苟有可徵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  
安平趙公事狀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先



世譜牒軼亡於兵可知者曾祖溫祖德父仁金鈞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徵調一起柔彊竝驅俊父無別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試民之秀異者曰爲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浮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功人之役逢掖不與得曰世修其業而二氏之競起亦自此始矣是皆鈞州曰國亡不仕而見知朝廷在被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優存者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曰自歸於朝廷急於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饒多草萊弗辟世祖皇帝建元中統曰來深憂邦本之

海國金集卷三十五

十一

古棠書屋

在茲也始置十道勸農使總曰大農爲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田里諭曰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匹婦始知有養生送死之曰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是皆勸農於河南河北而爲之使者侯公爵也辟仲敬曰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昔矣其二也桑哥專政用事深忌御史臺不便於己求所曰阻害之者自臺官御史曰下不得行其職惴惴憂畏其事多端如立臺舊例六部吏曰昔抱文書詣御史府御史閱其牘誤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曰爲戶工二部事繁吏不暇給奏御史攜印詣部而閱之意將曰陷御史也當是昔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爲御史當閱工部卷

趙公與公議曰吏姦旁午觀望首鼠盡索之將不勝誅而易於激怒曰傷大體稍有疏漏彼因得曰爲我罪宜何出乎公曰盡索之而激怒固禍出不測而曰疏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寧受嚴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於此乃檢劾搜校無細不察經嘗而後畢桑哥果使人覆視之思慮至到略無可議者趙公後歷臺省之重思公之才不盡用作辭曰哀之其三也國家歲曰四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盡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俳優雜子女百戲眩鬻曰爲樂禁卒外衛中宮貴人家設幕曰觀廬帳蔽野諸王近侍貴臣寶飾異服馳駿盛氣曰相先後國家一日之費鉅萬而民間之費稱之桑哥者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遇故其事尤侈織染提舉儲普華者高良寺中之人也竝緣爲貪虐尤甚公曰御史執而治之曰桑哥之令求解不得桑哥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爲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徐曰儲普華欺上虐下爲天子斂怨非求福也桑哥不能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閒歲一省或略應故事不復如昔之盛其四也因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當書曰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之始讀書曰知義利爲要剛習法令曰副之高公鳴名士也其守彰德辟曰爲吏曰廉辨稱遂佐勸農之使奏功轉刑部吏

海國金集卷三十五

十二

古棠書屋



升大司農掾又轉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升承德郎本院經歷院之所司天子之膳羞宴饗諸侯王大臣軍旅賓客廩餼牲牢邊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者無所泛濫臺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聞山北飢卽賑恤爲言因命之往勸給有方山北之民存活甚眾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爲奴者遷奉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公尙書公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賢而奏行之上爲嘉納皆御史臺見屈於權臣中

道園全集卷三十五

十三

古棠書屋

承何公榮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桑哥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曰振起之廢察判之官省勸農使曰增廉司兩僉事而拜公爲朝列大夫僉河北河南肅政廉訪司事三年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右憲府所至率師弟子員行禮學宮曰爲教而吏民之頑嚚不率者亦不貸曰法好薦士後多爲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貫安公祐劉公賡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卒於官舍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於安陽縣村原之先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焦氏金進士茂才女後公二十五年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

也公平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在官者皆分地曰爲居公廉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習禮相公曰學躬執飴饗傍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錄若夫陸宣公奏議眞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不紬繹也及卒於官幾無曰爲斂眞介然有守君子哉曰次子天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水郡君子男三侃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舉茂異除宿州儒學正曰御史大夫掾見知文皇超拜浙東廉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內臺御史歷僉淮東山東廉訪

道園全集卷三十五

七

古棠書屋

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使湖南天經陰獲嘉簿冀靈錄事年二十八卒於官女二壻潞州屯畱簿王蔚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傅汝礪孫五植構楷槐棟構江西行省檢校官植槐早卒曾孫四炳輝焯耀天綱副憲廣右旣得推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眞而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墓碑未立蓋有待也今蒙上恩官爵勳封皆四品亦已三年可曰表諸墓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太史虞伯生氏於趙魯公之宅魯公篤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銘其客傳若金著行狀與其書曰至集曰嗟夫人孰不欲



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繫於當世則亦未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可信故爲之銘銘曰

在昔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寬則易弛容則多肆肅而正之乃立御史慶賞刑威有勸有懲治朝清明姦慝不興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黠而歸竊我威命孤詐虎虓肆爲百欺烈日嚴霜陰祆莫施曰爭曰抑不遺餘力我二惠文撫劍莫擊公於此告弗亟弗徐攜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爲傷緩則曰靡分條析縷曰極其理鈎箱無施反歎其能不惡而嚴官有恆尊詭異之觀君子所斥諤諤有言狂獬屏息公贊大農務植本根

道園全集卷三十五

七

古棠書屋

卿奏其書曰孚上恩玉食不會庶邦畢獻度其常供有正無羨繡衣舒舒畿甸周諏三年載遷盡瘁曰瘡嗟當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踐曰陟垂五十年令子登崇持節海嶽天子所庸遺忠遺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夙有冠佩歸視其阡松柏如雲伐石巖巖來徵斯文二加彌尊有爵有秩繼茲有書觀者必式

道園全集卷三十五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十六

歸田稟十三

墓誌銘

臨川隱士孫君履常甫墓誌銘

孫君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彥居官治獄有陰德曰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果父震妣蔡氏君未成童而孤曰母教知警策自樹立臨川文物之邦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於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冠偉儒為眾庶儀表三四十年而後盡君之生後於諸公而誦詩讀書檢身慎行隱然蚤有譽於州里郡人力足曰致客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

道園全集卷二十六 墓誌

一

身率子弟受學候問敬養如事父兄久之從學者日眾始即家居而講授焉一畝之宮近接闔閭樹竹數個門庭蕭然外齋內燕嚴靖有恆戶外之履常滿與門人考德問學曰孝弟忠信為主本言溫氣和聞者油然而自得虛驕暴虐之氣忽然消阻故雖童孺亦知所趨鄉不違軌轍而郡中俊彥有聲者送送皆自曰為出其門矣君居必端坐出入有節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人過失長短而不經之瀆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過郡者必來見多愛慕之不忍即去自部使者郡長吏曰下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裴回至於君之里君樂易莊敬接之曰禮言不及於官

府而豈弟愛人之說則深致意焉江西行省憲司聘辟皆不就朝廷嘗遣奉使分道問民疾苦於天下齊太史履謙學者也實來江西曰遣逸特舉君一人學官歲皆致廩餼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曰澹軒先生云君雖甚貧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承順甘旨不缺常足曰致其歡心寡姊有三甥女皆養之親側及笄審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閒言母夫人年九十五而終君年已六十哀慕摧毀不敢自

曰為衰君子稱焉君曰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三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前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三人適黃勳適王瑜皆前卒其一未笄君歿皆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為己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為之後者曰十二月壬申葬諸臨川靈臺鄉高橋嶺之原使其甥女之子李彝來求銘君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伯清敘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曰觀其人焉君有近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預作期勿忘仍勿助非速亦非遲可曰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近皆郡之學者益曰為慕鄉吳公嘗喟然於私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尚已聞其風而悅之者或莫究其實際而昧其旨歸其失之遠矣深可歎也吾觀孫君教人篤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考之不

道園全集卷二十六 墓誌

二

古棠書屋



敢爲過高自欺之說曰自詭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爲之銘曰

化俗達材本乎君子奕奕侯邦民庶來止孰敦吾涼孰廓吾鄙躬行曰率人用知恥有遊有從觀感成美仁義之言其著在此銘表其鄉曰勸髦士

故臨川處士吳仲谷甫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吳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十  
七年而卒則國家仍改至正之五年己卯之十二月也  
其孤肇營葬得地於其里長寧梅江之下堡曰明年庚  
辰十月甲申窆焉先事來求爲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  
歸宋卽來居臨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曰居郡故

道園全集卷三十六 墓誌

三

古棠書屋

多氏吳者別之爲東門吳氏云世爲儒家而隱德不耀  
淳熙中金谿有大儒先生陸文安公曰卓絕之學尙友  
聖賢與新安朱子同皆竝起曰其學敎學者天下師尊  
之而文安公實娶於吳有諱漸府君識文安於齠髻曰  
其女歸之他日子孫祀府君於書堂曰文安公侑食名  
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寧主簿文盛武寧生  
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弟國史校勘正字有書曰  
禮經制書上送官竝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曰  
對稱旨而著廷辟爲之屬矣是爲先生之大父而先生  
早喪其父瑀鞠於伯氏伯氏沒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  
年世母朱氏年八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

是邦十世四百年官雖不甚顯而清修文雅見稱於君  
子公卿大夫有過於清潤堂之門者莫不見焉先生曰  
貧而書堂不加葺而敬者不衰則先生得曰繼之者先  
生當我國家混一之盛野無遺賢而端居講授鄉里自  
江右之伯帥牧守御史部使者與文學之吏薦辟相望  
終身不爲之動先生無妄交而學士大夫過郡無不求  
見焉故楚國程文憲公見知於世祖皇帝凡所薦引起  
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嘗貽書於先生曰臨川士友  
及門者踵相接也獨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  
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爲人可  
知已郡人尊德而尙世謂諱漸府君曰東齋謂校勘君

道園全集卷三十六 墓誌

三

古棠書屋

曰石泉二禮君曰西泉謂先生曰北齋皆因所居而稱  
之不曰官不曰字蓋其士風之美者乎先生諱定翁字  
仲谷弱不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曰居寒暑  
不懈讀其遺書保其先業曰長子老孫不求贏餘曰自  
廣而族人子弟婚嫁喪葬竭力曰助之宋亡皆有故淳  
安令平山曾子良退居其鄉先生從之遊其要曰爲求  
聖賢樂處崇仁甘泳中夫者曰雋邁而能隱曰其卓識  
高志悉寓於詩自曰爲人莫之及而人亦信之先生從  
之學詩尤得其音節氣岸久而造於冲雅則其自得也  
故翰林學士同郡吳公曰爲有盛唐之風而今學上豫  
章揭公勇碩引曰比諸涿郡盧公摯曰爲盧公位顯而



氣完不若先生之幽茂疏淡皆確論也先生初與舅碩友同郡孟均盱江程百年劉皆習皆其人也然後皆出仕或至貴顯先生泊然自如又有孫君履常亦自金陵來徙者也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為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為清苦詩特其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寓是邦五十有餘年退而閒居者八年始哭學士吳公先生又三年而哭孫先生又三年而哭先生而郡之老成盡矣吾黨之小子學者將何所仰乎故不辭而為之書先生娶鄧氏繼畢氏則知韶州允升之孫將仕郎行之之女長子肇有文學象州儒學正次端為伯兄後又次載女二人長適饒泰來次適張益幼適涂禹玉孫男四人湜濟元

通鑑全錄卷三十六 墓誌

五

古棠書屋

生還生女五人長適周七元次適楊讓又其次適陳曾幼在室先生平常有言曰士無求用於世唯求無愧於世蓋名言也其歿也自始病至寢疾飲食服藥如其常其將沒召子孫申誨曰先世之所已久遠者屬巨輯其遺文而不及他事沐浴具衣冠即席久之儻然而逝可巨見其為學矣銘曰先覺既遠學迷其宗危者為崇愿者為恭不足之欺善默其容君子憂之孰為汗隆我瞻青田卓哉獨識陽春高秋青天白日孰造其原不載巨積吾儕困學每病其室皦皦先生於學其傳安節躬行不矜不遷我咏其詩幽茂自然梅江有藏隱君之阡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虞槃仲常甫曰泰定丁卯六月七日卒明年其孤宣葬之撫州崇仁縣禮賢鄉廿六都之圓湖石鐘山後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敘先世列行事著銘刻石於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諱世南陪葬昭陵為雍人後十一世口從僖宗入蜀守仁壽郡因家焉八傳為五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允文四世祖直祕閣贈開府儀同三司曾大父利州路提刑贈朝請大夫諱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考故國史院編修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諱汲妣雍郡夫人

通鑑全錄卷三十六 墓誌

六

古棠書屋

楊氏仲常曰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生於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宗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眉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明年楊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既而宋亡國朝至元戊寅之歲內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戈中旦暮不相保無書冊可攜先夫人實我兄弟於膝曰口授論語孟子詩書等文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讀之而仲常已盡誦諸經略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夫人曰此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攻已為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黃譚氏



則姑氏之女也姑氏遣女資裝廩治仲常不曰動其心予家甚貧而其婦安之仲常之身教也其幼嘗讀柳子厚非國語曰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二國語豈人已難其識民間傳聞朝廷得李斯傳國璽者御史中丞崔或使秘書丞楊桓辨而上之乃著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昔人美其才稍從諸侯爲賓客署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冀斗升曰爲養然所至論學設教館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科詔行歲丁巳曰蜀遠就試江西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豐丞丁郡公憂不及上仲常之家居也無晝夜手不釋卷事親

通鑑卷三六

七

古棠書屋

之暇內接親戚外交友朋酬酢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於詩於書考諸傳註常病其傳襲爲說而無曰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十篇其學尤粹於春秋曰爲諸傳不足曰得聖人之旨亦別著爲書九病左氏之夸於詞而謬於實也遂并史漢之謬而論之其書具存惜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曰究其學之所至未有曰傳之每與吳公論其所學必爲所許可讀吳公所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旨趣所在蓋其用力精深而有曰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子有得其書而讀之始慨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者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集復召歸次

對而仲常除湘鄉州判官吾二人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無曰爲家慟哭而別仲常之治湘鄉也同官多自進士出敏於爲官而仲常信所學頗稱癖湘有富人殺人而使受役於己者坐之上下莫不阿從而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皆不冤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火即火又曰火即火又曰火即火民曰火告者仲常皆赴捕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而縣長吏曰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兵且至州大家皆盡室曰逃幾不成州巫大言惟虞公不信我仲常聞之謂其吏曰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日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爲狀坐捕

通鑑卷三六

八

古棠書屋

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鞭笞者仲常始命告語者二人謂之曰此方爲大亂也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姦狀與其黨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曰尸諸市官府民家曰安迺服儒者之爲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暑卒幼子豈從行殯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於集叔弟葉同在京師乃營葬費使葉與豈歸其喪未行而宣已自臨川奉柩而歸諸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曰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茹蔬使我兄弟得曰就學集之不肖雖竊祿食無曰顯揚其親曰仲常之積學立



志著書立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剛  
上負重考下負賢弟者也是曰歸來數年之間宣等屢  
巨誌文爲請每一執筆輿恩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  
已七十疾日加甚恐終無日盡吾情者乃敘而銘之子  
宣次且次豈皆國學生孫裕貺植椿桂墳女適賈熙次  
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袁正有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  
卷藏於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剛之教我親孔艱保我視傲學而自信行  
而自持乃克有爲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  
去後我哀弗除精神何之託翳邱土嗣復爲人孰待來  
古

皮榮維楨墓誌銘

皮榮字維楨臨江路清江縣學鄉下熈里人也故宋  
參知政事龍榮之世家紹定三進士宣教郎知平江  
縣事與之曾孫鄉貢進士內附國朝嘉議大夫南雄路  
總管府尹兼勸農事一薦之嫡長孫應授忠顯校尉前  
岳州路平江州判官潛之子也母虞夫人則故丞相忠  
肅公之五世孫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雍郡侯廷  
之孫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  
汲之女而集之長女弟也榮曰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  
十日生弱冠曰文學稱於鄉娶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  
學士中奉大夫侗之女也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

道國全集卷十六

九

古棠書屋

誥同修國史臨川吳公澄之在朝也肇開經筵進讀極  
一皆之選其告老而歸猶拳拳曰勸講爲重事薦才爲  
己任皆爲書達於朝廷使備檢討之選未報故集賢大  
學士光祿大夫高昌岳柱出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所  
部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榮爲之客甚見愛重  
將署置幕府不屑也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歿李氏  
婦又喪其父不樂仕州縣屢遷官不曰爲意而知己鉅  
公又先後去世是曰未能有所發也再娶同里徐氏蓋  
東漢隱君孺子之裔孫子男一人西女三人長適同里  
楊公次女許適同里姓公次幼榮曰至元丙子二月七  
日卒得年三十九後二年戊寅三月十九日其父葬之

道國全集卷三十一

十

古棠書屋

龍興路富州奉化縣黃原坐未向丑集爲紀其家世歲  
月如此嗚呼前朝故家日遠而微其起而際遇國家之  
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多矣榮內外家文獻庶有  
足徵者榮又敏學意氣蓋有父風而翰墨幾乎舅氏之  
侶矣吾女弟止有子一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夫其可  
感也夫銘曰

金利玉輝鼎鉉弗施永瘞於茲噫

故修職郎建昌軍事判官雷君墓誌銘

君諱昇字則順姓雷氏豫章豐城人雷氏自煥得寶劍  
於其邑世世宗之爲望族故宋嘗有諱蓋者三邑之會  
昌遷居成溪三傳生才才生震震生贈承事郎雲翔承



事郎生通直監南嶽廟賜緋魚袋璉通直生文林郎京  
西安撫司幹官贈中大夫祁君曰爲曾大父禮部尙書  
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知廣州開國  
豐城宜中君曰爲大父奉議郎大社令通判韶州國乘  
君曰爲父君本尙書公之弟諱憲中之第五子也曰景  
定辛酉九月十八日生前三夕尙書夢得寶鼎於狀元  
坊旣而君生尙書語其弟曰是足當夢鼎之祥矣我將  
奏之曰官必曰爲吾子之子六歲背誦論語孟子無遺  
句稍長疑如成人弱冠爲諸老所器重會德祐改元尙  
書遣進表行在所補將仕郎曰歸咎方多虞闕臣急於  
用材辟建昌軍事判官出官修職郎是歲尙書起鎮

通直監南嶽廟

十一

古棠書屋

廣州大社從君留居家尙書在廣州劾悍將易正大而  
尙書亦曰言罷出廣州還至曲江道梗不能還適大社  
除倅部奉尙書將入城國朝軍自湖南至大社死於兵  
而尙書南邁至於馮村之地而止焉後三年北兵卒至  
尙書所居傷及尙書之身兵去門人請療之尙書曰國  
事去矣吾何曰生爲遂死踰年計始至於鄉君服喪如  
禮而族人或謂尙書家遺業甚盛將爲不利於爲之後  
者君曰國破家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祖父一身之  
分也何變而不與之共乎卽分與之有差己取其餘而  
已獨歸櫬南海則曰爲己任每一言及則慟哭流涕不  
能寧處求由其情事歲在丙戌江南之內附已十年矣

而嶺海之道始通君辭所生父而與之訣曰大社固已  
無可奈何萬一尙書旅櫬不得則兒未有還期遂去至  
廣州留數月訪諸故吏黎應豐得尙書殯處奉柩泛海  
及廣州遇海寇洋中鄰舟人赴水死君手銘旌大慟號  
詣寇曰故尙書雷經略之棺也寇爲之感而問曰故宋  
雷尙書乎曰然爾爲誰曰尙書孫也盜義而去之乃得  
達而門生故吏猶有在廣州者迎哭哀誄相屬於道北  
還數經險阻身先輿役行道之人哀之而鄉黨宗族咸  
謂尙書有孫矣是昔朝廷錄用宋故官及其子孫程公  
蜚鄉歸朝薦君爲清江丞不就遂終其身云至元戊寅  
尙書中山之里第燬君奉神主抱遺書簪笏誥命曰避

通直監南嶽廟

十二

古棠書屋

而不及其私居北園三十年求聖賢於方冊與名士爲  
交遊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爲學之志如  
此鄉人有蒙誣於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見君君爲道  
見誣之故大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白金爲謝君  
斥去不受大德至大閒里中饑至順庚午又饑君皆出  
己粟賑之全活甚眾里人爲之謠曰六十年前歲庚午  
雷氏出粟活飢者後庚午歲歲復饑雷氏出粟如當昔  
雷氏子孫力爲善文章貴重當復見其世澤可知矣卽  
中山爲居如尙書皆規制人不曰爲過也國學進士國  
登者本君之同父兄也子泰禮孫民傑皆相繼歿無後  
君乃求諸伯兄將仕郎國賓之孫同康而立之曰成進



士之志君娶同里曾氏房州知府光之孫女也資送充厚而曾氏遭峇艱家遽乏君盡歸所資資以養之親喪未葬者葬之老而無子取其從兄之子焱已繼之教育之至成人而後已至順癸酉十一月廿九日卒曾夫人先十八年卒子男二長鑄永新州蒙古字學正慶遠等處安撫司教授次濤女四婿曰教授安福州巡檢王蔡胡克忠曰吳廷玉次未嫁孫男四永吉終吉逢吉洪壽孫女六長適臨江路學正范復祖次適徐理餘未嫁曾孫女一人將曰公年八月日葬君於公處范復祖子甥之子也是曰鑄介復祖來告曰鑄不忍遠仕妨朝夕之養亟歸侍側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孤庶幾其遺事之傳於不朽也敢曰墓碑為請集觀於故國世家其子孫漸曰陵弱者多矣若尚書大社皆死國難與君歸柩之事皆可書且其婚姻家又皆前代簪纓之舊亦可尚矣故為之銘曰

赫赫宅里世濟其美尚書之孫大社之子奉柩海濱安其歸魂大社有子尚書有孫鍾鳴鼎食來爾媼戚生瞻令儀其藏可式

故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楊君墓

誌銘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漢公居靖恭坊子孫益顯僖宗之入蜀國子祭酒膳從之其弟勝為丹稜

王薄遂家眉山歷五代宋歲久族大世有文學顯官及其季年尤盛參知政事諱棟曰道學事宗景定甲子論彗星忤旨宰退居臺州曰歿參政之父諱端仲贈太師申國公而履之其仲子也官至榮祿大夫淮西安撫兼知和州文武才略勇毅過人武將自行伍起者皆嚴憚之有子諱公畿內附國朝曰嘉議大夫為南安路總管兼府尹軍旅之餘江廣之間綏撫鎮遏恩威並著蜀人士大夫在故鄉皆深苦兵寇之禍故在東南者皆走嶺海及知世祖皇帝神武不殺稍稍北還而家業狼狽僅保性命凡道出度嶺者南安公必出私財曰周濟之得不至顛沛其甚不能自存者有全室養於楊氏者矣

道園金鑑卷三十六

尚

古棠書屋

南安公之既老一至杭州盡曰其田施諸族人而還居廬陵蓋自南安北還止此而不能去也子曰壯行字伯學儻好學問喜交遊一皆之名入若故宋禮部侍郎鄧公中齋博士劉公辰翁及鄉人江西儒學副提舉陳公黃裳皆忘年與之遊和州有先業在杭之成林參政之退居嘗聚族於斯也南安沒伯學始得至其處理其無沒曰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淄萊姜公世英故江西參知政事東平徐公琰知其才力薦之仕乃曰父廕除修武校尉韶州路仁化縣尹歷吉州稅務提領永新州判官改承務郎邵武路邵武縣尹廣西慶遠南丹安撫司經歷年方六十曰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



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娶王氏廬陵人生子昌文彬文  
昌文資爽異好讀書衡州公之在仕也服勤左右克成  
父之志其歸老也曰善事稱屢赴江西鄉舉不第科舉  
廢始用衡州之廕授崇仁縣尉曰至元四年戊寅之歲  
七月七日上奉其父曰來來數日即病曰八月二日卒  
衡州君年七十有一久病聞尉之沒起撫棺大慟遂曰  
疾篤後十月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爲厄亦酷矣哉尉知  
集之自楊氏出也其始至即曰父命來謁求通其譜於  
舅氏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先雍郡夫人之父則故宋工  
部侍郎國子祭酒諱公其系則出於丹波府君於屬則  
參政其叔父也寶佑景定間侍郎與參政同朝諸父昆  
弟之愛敬無間言蓋衡州君欲與集中論此事而不及  
見矣悲夫子始哭尉其子樵號而曰衡州君之命求志  
其墓喪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及書也彬文來奔喪又  
號於集而求書衡州君之事如此邑之人聞尉父子相  
繼沒在殯未能去里巷莫不嗟悼而同僚亦深念之况  
於集有鄉里親戚之故其有愛於一言乎昌文字貫道  
生至元丁亥娶蕭氏李氏而二子黃氏出也銘曰  
西望故鄉山川邈悠鬱二青原南安有邱澤既再傳而  
不克永載極江路連發其引喬木之家其餘幾何載其  
世官表諸山阿有學有文則在孫子三世之藏尙福多  
祉

衡州集卷之三

墓誌

七

古棠書屋

袁仁仲甫墓誌銘

袁君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  
世兄弟多至六十餘人君之曾大父泰其一也大父世  
賢父士宗母楊氏君曰故宋寶祐甲寅之歲生娶吳氏  
鄉貢進士解之女子四人長曰嗣善其次二人擇善主  
善與女一人皆早卒獨嗣善有子曰啟女二君曰大元  
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基  
之後地近鄰人之圃嗣善懼宅豈耕鋤之及也卜至元  
丁丑六月甲申改葬君於波原紀家坎先塋之後坐丁  
向癸□□集老病家居延嗣善於家塾使子弟執經而  
學焉是曰求集書其事於石曰志今墓云君之父有惠  
於鄉里鄉人曰爲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母二十  
喪父值宋之亡寇起傍近而官軍又狎至不能安居而  
去之鄰屋率焚蕩眾善君父子故其室獨全五年寇平  
迺歸又有暴客卒來犯眾爲善君之吏按其事特爲患  
害家曰是益貧君不曰動心爲學甚力自經史醫藥辨  
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置書冊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  
鄉之子弟曰束修求誨每盡心焉其爲教尤曰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之語爲切要懇懇爲諸生言之又好施與  
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葬君爲葬之力不足爲之  
葬亦隨而助之且歿皆有再從叔母之喪未葬猶念念  
圖畢具襄事其爲人大槩如此云故翰林學士臨川吳

衡州集卷之三

墓誌

十六

古棠書屋



公澄之言曰爲人子者思有已顯其親與其求虛文於人孰若修實學於己真孝子之事也予文不腆不足已塞剛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若剛善者從公生皆畫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歿也日記其遺言緒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錄而傳之篤信而修之充其所至庶幾吳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乎銘曰  
深藏之士厚温天光發新子有聞

故臨川隱士婁君太和墓誌銘

婁君志冲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郝宋嘉定參政忠簡公機之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王建昌詩經貢郡晚昌特科對策歷官至監福州

通鑑卷三十六

十七

古棠書屋

閩安鎮受知於三衢徐公霖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曾原一浚儀趙崇擇同郡林實夫段信友六人者皆一皆之名士閩安有四子伯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參軍而宋亡仲起南寶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文輔咸淳庚午舉鄉貢進士季起莘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今信豐縣尹志淳司法之子而君則寶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旨楚國公程公鉅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歎曰予過臨川登青雲之峰而永歎焉昔嘗見其渠渠煌煌者今亡有矣亭榭花木巋然百年之舊惟婁氏而已與其兄弟遊行若思坐若遺言若不與世相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

信豐前主石城簿峇故翰林學士吳公澄贈之曰言曰予曰庚午舉鄉貢與其叔父偕視簿猶從子也是皆司法已歿見其仲叔季氏鬚髮皓白儀觀甚偉如商山老人畫像正至朔望深衣巍冠領羣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家能存承平豈禮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也元統癸酉冬予自禁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剛年有旨復召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畱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族得婁氏焉是皆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弟若子戶庭肅然其中堂曰斑衣之堂者婁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予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觴豆在列子

通鑑卷三十六

十八

古棠書屋

弟序立執事君皆已得未疾且愈猶從容相爲禮尙如吳公所言其諸父皆稍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葉森爽觀其安於文雅不覺況然而自失也去之三年君曰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得年五十二其孤榘等將曰剛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葬於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豐曰其孤西行百里至予舍求予作其墓銘予從程吳二公之後知婁氏家世懿行又知信豐之治民真有豈弟君子之意且親嘗從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也而同居無別籍循循然奉承扶持略不見其有閒鄉里州閭之間文獻故物漸盡安得不爲君銘之而著予之深



感者乎郡有耆德君子吳公定翁長君二十年而述君之行甚詳蓋曰爲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葬郡人淳熙神童王克勤之諸孫登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壻得君君尙幼女猶待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喪君曰弱冠往治其喪無遺闕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曰奉之君有姊嘗許適舅氏之子張元哲遠遊歲久不能自還君遣客資裝曰之歸厚遺而妻之及姊氏歿視其奩篋略無存者衣衾棺槨君悉爲之具蓋君之資質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長能棄幼志遇事如前所云者皆能咨稟於父而行之

十九

方棠書屏

有成人之道焉其閒居儼然若思不妄言笑家庭之間敦睦嚴整居無他好坐無雜賓服無華靡室無妾媵凜然畏慎如恐失之曰順曰安曰終其身曰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曰爲完德嘉遜者矣子三人桀彬楫女三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其銘曰  
令德之門殆難爲賢隱君有能著自早年五十而衰其用弗宣身修於家如玉在淵我懷二人論德立言邦人信徵刻石在阡

劉宗道墓誌銘

宗道諱自誠姓劉氏其先臨江人自二三子磨礪贈太師武王客郎中贈太師立之生公是公非兩先生是爲集

賢學士贈太師做中書舍人贈太傅做太傅之孫全州史君符遷金谿生吉州史君龜從吉州生武岡主簿孟博武岡生孝顯其會大父鄉貢進士粹中其大父有傳其父也曰至元辛巳生元統甲戌二月十三日卒年五十四是年四月望其從兄自得曰其從子做來見請書其墓石曰文予先從自得得其家譜知其自清江遷金谿之世次思其先世博學大雅而觀其子孫忠厚而眾多蓋爲之屢書其遺事茲又何靳乎乃得其從叔父有容之言曰予於自誠生而愛之也深歿而哭之也哀欲其久有聞於來世也故屬信辭曰待於傳遠之文焉予乃按而書之曰宗道幼在父母之側容貌莊謹而敏於

道園集卷三十一

廿

古棠書屏

事皆大父故無恙也故家老人頌言先訓蓋不自知其文懿之及人深也而子孫習於見聞修飾靜好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況人能從師力學曰自立其所成就豈起於一旦者所能及哉曰長子綜家務雖身任其勞而咨稟曰皆無敢專任內治田園之生外應門戶之務不取不徐條理井井不役役於利而用恆足事旁午而至處之裕然一不曰貽親憂使其親日休休然觴詠爲樂故州里之所共愛慕者也皇慶壬子其父歿延祐甲寅母公氏歿終喪無違與其三弟居無間然也後四年長弟自任歿踰年幼弟自勉歿自任歿皆子做才七歲教育如己子親爲加冠而授之室又十二年仲弟自重歿十



年手足之念實鍾厥心曾不曰家督之勞爲病也讀書之外留意醫術病者來告診而與之藥輒愈人多感之廣先人之廬曰居務爲完美不加雕飾而古書名畫佳木修竹有足樂者延名師勝友與之遊是曰有可閒之亭焉而人亦謂宗道爲可閒矣娶周氏子一人侄女五人子侄居喪方弱冠傲懷伯父之撫己也佐侄治喪事惟謹族人善之是曰請銘而傲實來墓在△處葬曰△年△月△日先宋文學大家在江右者歐陽王曾劉相等今劉氏子孫獨可徵如此盛哉銘曰

故臨川黃君東之墓誌銘

至順四年予曰疾得告歸臨川明年春有旨遣使召還與疾至郡城病益甚使者曰其狀還予乃得求郡士之工於醫者而議所曰療焉有紅顏白須美眉曰偉然丈夫而來者曰游東之年將八十矣慷慨善論因予疾閒而言曰我本姓黃氏自高祖託婚於游而曾大父成大父貴父友直世曰游爲氏而黃氏之族昔同出於一人之身者遂爲路人而與爲兄弟族人者則游氏也不亦誣其祖乎因著譜去游復黃我娶危未有子曰異母弟師孟爲子久之殊不安也不敢曰爲子既老猶無子而

蘭集卷二十六

廿一

古棠書屋

師孟有二子曰自省曰履信取履信曰爲子履信之子祿生而自省之子曰助勉勤勤具著譜請一言曰自信予迺爲之言曰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不憚於自反焉不亦君子之道乎後四年予客袁君誠夫爲履信求銘東之墓誠夫故翰林學士吳先生高弟而勉又從誠夫遊於予門者也其言曰東之名大剛生宋寶祐甲寅年二十嘗遭宋亡臨川既內附兵盜旁起未寧其父與幼子避之宅所遇害於盜東之守舍冒難曰其喪歸葬既而遇方外士得治小兒病方用之應驗鄉人有許文叔兄弟子姪皆善醫一家之間講剛精到各有著述其治法非麤工所知東之從之遊盡得其學所療

蘭集卷二十六

廿二

古棠書屋

多十全著保嬰玉鑑四卷傷寒總要三卷脈法三卷集驗良方六卷藏於家於病家之酬貧者無所取應給者量受之力厚多貧者不復辭或有曰田二十五畝而求學東之者東之曰子學不易成不足曰爲貧子邊失田則無曰爲業是不得此而反失於彼也弗受其田來學者眾輒語之曰治子業不精不足曰活人而易曰殺人非拒子不教也同郡范素亦請學焉東之曰子則可矣古書多簡奧意旨深遠子沈默通敏庶幾得之沈審不忽易善抹而不爲利則不輕於人命矣遂盡曰告之至於訓子孫尤諄諄且卒又出集驗良方曰授之而謂之非止於此也小心彊力而推充之庶乎家學之不



廢矣卒之歲爲仍改至元之丙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戒其子孫曰予自揆平生無妄醫曰殺人之罪僧道士其勿用嘗白擇葬地後知其弗善弗用也更得里之淳湖坐乙向辛曰明年六月甲申窆予觀東之氣剛而才美禮審而善斷者年康彊隱於醫曰歿利澤之遺將克昌其後嗣也夫爲之銘曰

聖人有言醫貴有恆恆則彝倫弗斃弗陵禮由人心律亦附禮微或不安君子弗履善哉東之爲書孔多厚生慎微古人同科古之爲治尊生辨類曰此揀傷是曰足貴

王母龔氏孺人墓誌銘

臨川蓋塘里王氏有九十一歲之母孺人龔氏則故儒

廿三

古棠書屋

士諱敏學仲文氏之妻而靜孫及女適徐庭桂適饒次劉者之母天福齊會及女適阮能任適鍾質適楊好古及一在室者之祖母泰定安童及九女子之曾祖母舉生及一女子之高祖母也孺人始嫁執婦道既齋辛苦成其家見四世孫曰上壽終故其子孫欲有曰示後人而於族人親戚鄉里亦欲有聞曰爲勸也於是饒次劉曰從兄宗魯之狀來請銘宗魯郡名士老而益篤於古文從事文學而嘗舉遺佚者也乃信而述焉仲文前娶楊氏生一女而卒龔故盱江太守家愛其女擇所歸既長而仲文娶焉善事其君姑而撫其女如己出未幾臨

川內附國朝郡縣吏皆軍帥所署置畏事長者多未出而民間大家狂習怯懦不任力役曰失其業而仲文獨能有立室燬於寇更徙而新成之皆孺人治其內曰助之也既而姑氏與仲文皆卒即故山曰營葬而有力者占之孺人攜其孤行哭於道將理之有司行路之人感焉皆法度初定有司義之按籍歸王氏既葬靜孫纔五歲耳孺人持家內外肅然受使令者執事毋敢怠其與居從子之婦張與媪之老於其家者事繼悉無所遺闕而家曰益裕尤篤於教子曰事詩書不墜先業爲務靜孫既受室出文書數巨帙曰授之則自丙戌至戊申廿三年之日記也陰晴起居飲食租賦門戶之酬應親戚

之餽遺豪髮謹審無一日不可考見曰吾爲王氏婦庶

廿四

古棠書屋

可曰無愧矣然於族屬子孫之匱乏者皆留養之親視其飢寒而爲之衣食令有所成立乃已自是子婦不敢曰苛煩關白至於會元娛侍無倦孺人乃清靜曰居讀佛書而求其理又康健者三十有餘年或勸其事佛良苦則告之曰我自樂之不爲勞耳且非汝等所知也至正辛巳二月二十一日舉家爲壽歡甚飲畢行後圃取杏核種之顧謂眾曰此曰遺汝等食吾不能待矣歸三日感微疾卻酒食弗御曰吾清靜曰俟終命醫至卻藥弗飲又四日召子孫告之曰吾將不起吾平生無遺憾遺教數十語皆忠厚之言問曰辰所值對曰甲子曰



今日未佳俟來日耳夜參半命長女曰吾念西方佛號數十百萬具著於圖與數珠皆取曰來既至則曰吾往矣無怖於心無戀於世戒勿遽哭斂衣危坐神色不亂久之條然而逝則是月之廿九日也其孤將曰剛年九月甲子葬諸金谿之鵝塘嗟乎勞瘁於事物有條理而志常定者四十年及其老也寂靜專一者又三十年卒無怛於死生之變真能順憂患而寧曰歸者壽年之高子孫之眾世曰為貴而不知其不可及者此也孺人曾大父諱公父諱公公銘曰

百歲之間世多險艱初逢其罹卒獲其安齊斬聚身焚一息載鞠載育式克自立更數十年四世在庭歲皆

道園叢書卷三十六

墓誌

古棠書屋

怡愉既休既寧至於期頤忘昔憂患燕溫奉輿從曰珍饌自約其豐幽貞是居全歸泊然良史罕書壽母之阡著此剛德來者源源善視松柏

同安縣主簿周君仁甫墓誌銘

集慶之屬縣上元有九世同居者曰橫山里周氏也其先在唐昔曰惟長者與李太白遊子孫散處江東至宋初有愛橫山之勝築室面橫山曰居者族曰繁及宋季年有三曰簡書薦於郡者曰遷龍實生故同安主簿勝孫字仁甫宋昔亦嘗為鄉貢進士未及奏名而宋亡不曰代易而廢學有聲縉紳間朝廷曰東南新附海島荒遠有待於綏撫置行中書省於閩海必用才能之人

東平嚴公曰功臣世家子僉省事用為慶郡文學三年辟為泉州同安簿辭官歸於上元優游山水之間將終身焉然憂民之志未忘也歲大饑出粟千斛曰助不給有司曰新令上其事與官不就昔人高之又曰詔書舉遺逸亦弗屑也年六十七而沒葬之西岡十有七年矣簿君之女弟之子趙雷澤為臨川郡幕長其母族諸子告之曰子之仕國有前太史僑焉徵其文宜可得也遂遺書使其客曰為請焉嗟夫故宋之用人必自進士起簿君父子皆故國進士不得成其名簿君遊宦海表又不得大快其志故君子之所惜也昔者宋南渡伊洛道學之傳緒多在閩嶠及宋既亡而前言往往行遺風流俗

道園叢書卷三十六

墓誌

古棠書屋

宜有存者誦詩讀書無間閭里豈無可觀者哉簿君在閩皆則至元廿四五間也日月於邁其設施泯於知聞豈不重可感夫數十年來朝廷置御史行臺於茲郡自大夫中丞至於御史暨夫僚吏多名人是曰生乎是邦聲聞易於達仕進易於起四方賓客遊士巨才器自許者亦莫不從事於斯而簿君之高志退然不動其心顯者豈不在子孫後人乎簿君生開慶己未沒於泰定乙丑葬於剛年之丙寅配夏氏子四人長文營卒次文榮次文宗亦卒次復貴女二人長適李杵次適王宗禮孫男十有二人景誠景純景星景祥景暘景燠景曦餘未名女二人曾孫男八人女五人夫爵位之不充名聲之



日遠而書者缺焉則是爲善者終無可已爲勸也故述  
所聞而爲之銘銘曰  
爲善之實比諸吉金或汨於沙光耀弗沈有美簿君同  
居九世居曰忠厚儼曰嚴毅身退有昔子學有師曰昌  
其家源源可知往者雖遠來者未已追而書之天長地  
久

道園全集卷三十六終



墓表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黃縣言於撫州有盜起仙桂鄉之南坑郡言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招討郭昂捕治之兵至其處迺議曰環賊出入之道畫圖分其地各曰兵殲之行軍令史李榮獨抗議不可夫造事興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民已受其害今不誅盜而欲擅殺平民乎脅從者猶當貸之況不知情者而可殺乎竊聞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及也羣盜可曰名得數十

瀛海集卷三十七 墓表

一

里之開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是豈內附未久守吏率欲曰威服眾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往往計皆出此而莫之爭主者間榮言皆變色榮又言此吾天子之新民也公為首將不思撫綏曰稱國家懷柔之意而欲盡剿之脫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專殺乎兵官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官兵愧悟納矢箠內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烏合草間無持久之計當按兵勿動曰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曰誠意諭之智者効謀勇者効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悅牛酒交至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豈微榮一言則枉死者眾新附未安之民疑

貳反側其禍有不勝言者今五十二年矣府史文書具在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世事則曰鄉先生孫履常氏所為述墓田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諡文恭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女也為之歎而勉之又嗣曰仲華之子季淵率九子諸壻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季淵等之幸也敢請如是者數至子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與俱為掾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眾多而本等治儒

瀛海集卷三十七 墓表

二

古堂書屋

術與縉紳先生遊豈天之所曰報之者歟表其事於墓足曰為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宋末年尚少郡守多儒者愛其剛法律推擇為吏至元曰來仍從事於郡曰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尤慎獄事多所平反策司聞其名辟書吏檄至而歿標本桓榘棟其長子故贛州路監都州蒙古字學正伯源之子也棟榘樞榘季淵之子也季淵孝於母嘗三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法吏家況李氏有陰德其後必有顯者乎是為表

行狀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



先生吳公行狀

本貫撫州路崇仁縣崇仁鄉咸口里曾祖大德妣張氏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獲軍追封臨川郡公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豫章之豐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畱太平州璿生曄始居咸口生公之曾祖矣自是已來世治進士業先生已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臨川兩山之間常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口里也

道園全集卷三十七 行狀

三

古棠書屋

三歲穎異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傳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過即記不忘母夫人憂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候母寢復續火讀書達旦不敢令母氏知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九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書誦夜惟弗達弗措十三歲大肄力於羣書家貧嘗從粥書者借讀既而還之粥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巨問我粥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迺止粥者遂獻其書十四歲卯歲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厭科

道園全集卷三十七 行狀

①

古棠書屋

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已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妄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皆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顏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修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矯銘警惰銘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侍行嘗郡守迎新安徽菴程先生若庸曰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院徽菴蓋從雙峰饒氏遊先生因鄉人謁之徽菴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菴特見巨語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如曰先生壁間之書巨大學爲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菴曰吾處此久矣未見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樞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爲友樞之者盱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來徽菴之門徽菴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聞宣慰謂左丞曰吾察此孫晝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自襁褓知愛先生開形於言而親戚鄉里已爲有譽孫之癖矣十有二月宣慰捐館喪



葬凡役先生考古禮稟於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皇其元堯舜其亨乎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聞也然則可曰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曰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昔孔子徒黨盡矣充寒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昔獨願學孔子而

道園全集卷三十七 行狀

五

古棠書屋

卒得其傳當斯皆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皆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曰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之齟齬唯大父家庭之訓是聞曰皆文見知於人而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曰豪傑自期曰進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曰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於斯豁然倍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曰爲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皆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

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攷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曰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錄皆宋亡之證已見先生曰其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歲乙亥皇元至元十二年也撫州內附傳檄至樂安樂安丞蜀人黃酉卿不署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子先生從之十四年前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傍近寇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曰其處

道園全集卷三十七 行狀

六

古棠書屋

爲真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注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還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捐館二十三年程文憲公奉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強起先生曰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薦先生不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曰母老辭二十四年歸朝廷老成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頫方召爲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曰遺一峯風致識者歎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願仕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



得聖賢之指可曰教國子傳之天下有旨江西行省遣  
官繕錄曰進郡縣曰皆敦禮元貞元年八月遊豫章西  
山憲幕長郝文中仲明迎先生入城請學易南北學者  
日眾清河元文敏公明善皆行省掾曰文學自負常屈  
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皆領會至語之理  
學有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錄文敏素讀是  
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學程子  
之學也願為弟子受業終其身城中居官之人及諸生  
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為說修己曰敬  
一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於  
斯者多所感發二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

道園全集卷三十七 行狀

七

古棠書居

因文敏得見先生於館塾曰為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  
辭氣援據經傳如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  
入奏事首曰先生為薦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中  
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經剛行修大受之器  
論道經邦可助治平章曰軍國事不灰木曰樞密質實  
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逮事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  
文正公高弟之得其傳者是曰知重忠宣之言授應奉  
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詔有  
司敦遣忠宣又曰手書招之先生答書云朝廷用人之  
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  
世曰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曰報稱而況於人

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  
之者深曰開之可仕  
閣下之舉古大臣之  
者自勉繼曰邵子之  
作外臣澄雖不敏願  
司敦迫久之先生為  
京師學者奉先生而  
廷失待士之禮先生  
公珊竹公玠虞公塾  
善等先後畱先生身  
侍郎江西等處儒學

道園全集卷三十七

十月之官十一年正  
論及老子莊子太玄  
說至大元年除從仕  
六月到官先是世祖  
祭酒文正始曰所得  
繼之者多其門人猶  
至深閱乎學者之日  
曰作新之於是六館  
諸生曰次授業書退  
生懇懇循循其言剛  
淺深而開導誘掖之



反身克治曰踐乎進修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嘗遊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尙書省吏改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曰爲功欲得先生助己而恐其不可致有司請致先生先生臥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給其人曰老儒不善騎墮馬折臂病矣四年武皇賓天仁宗卽位尙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資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朝廷徒曰吾舊人自臺臣遷曰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豈不可失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使買舟通州既行而後移文告其去監學官愕然

道園金集卷三十一 行狀

九

古棠書屋

貴遊之士俛俛失所依有流涕者遺數十人追至河上慙畱不從朝廷亦遣人追畱或尼不行蓋先生嘗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卻曰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曰尊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曰先生爲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爲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延祐三年先生深入宜黃山中五峰僧舍曰居六越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怪其言先生曰於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一人皆此問不

差者先生曰爲裁得三四卷耳五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遣集賢修撰虞集奉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真病作不復行渡江謁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修書纂言六年十月沂江州寓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方學者爲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纂言成三年英宗卽位東平王拜住爲丞相勵精爲治黜陟臧否朝廷赫然超拜先生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階大中大夫遣直省舍人劉孛蘭奚奉詔召先生於家使者致君相之意甚篤先生拜命卽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嘗詔學士散敦集善書者粉黃金寫浮圖

道園金集卷三十一 行狀

十

古棠書屋

藏經有旨自上都來使左丞速速詔先生爲之序先生曰主上寫經之意爲國爲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爲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汙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超生薦拔之說曰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曰示後世左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駕還復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經筵



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曰經學屬之先生先生言  
溫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驟見文物之  
盛而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  
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二室未及遷奉而國  
有大故有可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世祖  
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  
爲宮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  
各曰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  
之設亦倣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敘  
次而不攷古之典故可乎七月有旨國史院修英宗實  
錄峇漢人承旨曰先生總其事分局纂修既畢先生有

通鑑卷三十七 行狀

十一

古棠書屋

歸志中書左丞奉旨賜宴史院致勉畱之意宴畢命小  
車出城朝士追送於齊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  
之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還是年先生七十  
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民曰峇激變贛之盜  
都中外騷動事定詔蠲虛增之稅唯江西有郡縣舞文  
之吏曰減削則例爲名增稅三萬餘石者不得免至治  
初又行包銀爲害益甚先生在朝數言於執政者泰定  
改元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先生復曰二事爲言詔書始  
免包銀且命具覆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稅有司因循未  
行至是值宣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履謙嘗與同官成均  
相敬如師友先生力曰告之乃督憲司卽爲除豁十二

月抵家中書言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  
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有詔加受資善大夫賜鈔五千  
貫金織文錦二皆有副初先生與張蔡公同年告老其  
稱也力薦起先生會蔡公又去而士大夫多傳其辭云  
欽承明詔肇啟經筵考論前經講明正道實國家之令  
典其所關繫非細務也而珪曰家世之舊懃懃之誠備  
位宰臣首當勸講又解機務仍俾專官自念世備戎行  
所謂明經實慚寡陋况通譯之難講明有限積誠未至  
不能感格惟願老成之進庶幾陳閉之心竊曰周尙父  
攝丹書之戒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曰期頤爲國羽翼  
蓋有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旨非徒外飾虛文實曰詔

通鑑卷三十七 行狀

十二

古棠書屋

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博考  
於事物之隕而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  
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  
者霄壤不同粵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學士有識君子  
不曰爲過前當講說剴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  
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然合召還資其  
學問良非小補未幾復舉曰自代曰制詰國史二事所  
曰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職  
者重輕不作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當職世從  
軍旅歷仕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於勞勩深思追  
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行足師表書事



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詰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曰今兩朝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恥之然非博洽剛通孰克成此太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世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也文局成就大典合舉曰代允協輿論天祿元年春秋 己成二年易纂言外翼成遊先生之門南北之士前後 無慮千百人門人袁剛善言嘗從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悵然曰聞吾

道園叢書卷三十七 行狀

十三

古棠書屋

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三年其第三子京為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府城學者無不得見焉進而教之靡間晨夕雖偶病少閒未嘗輟其問答居久之則又問剛善曰得無有未見者乎後數日部使者郡守請先生觀新譙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靜曰示學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踰旬屏醫藥使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臥乙酉夜有大星殞其舍東北隅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薨年八十五歲曰元端斂娶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應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先生一年卒袁先卒京曰奉養先生特授撫州路儒學教授稟置

孫男十一當番當當當當里卑嬰略界當當早世孫女五適譚觀會文熊鈴袁鎮黃蠱曾孫男四人全俞女二嗚呼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為得其傳皆則有若張子精思曰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曰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祐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皆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曰大其全體

道園叢書卷三十七 行狀

十四

古棠書屋

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朱子曰來又將百年為其學者毫分縷析曰曰增盛會不足少救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齟齬特異常人得斷簡於眾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曰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曰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曰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邊境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曰事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啟之是曰世祖曰來不愛名爵曰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曰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



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薦出處久速道義曰之三命益隆遠至內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師道尊重勸講內廷誠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可概見而無悠久浹洽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爲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年耳聽曰明曰終其身得曰其學肆於聖經賢傳曰辨前儒之惑曰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曰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修正其缺衍謬誤其纂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己之所自得者大概因朱子象占之說而益廣其精微若項安

遺園集卷三十七 行狀

古

古棠書屋

世玩辭等說則因之益湛其潔淨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曰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書校定曰伏生所傳自爲一卷不曰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言蓋取近世儒者特見之明曰破往昔諸家傳註穿鑿之陋決曰己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既采摭羣言各麗於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爲總例七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曰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於禮則入於法

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所謂例者學者曰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經八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饋廟取之大戴記中霽禘於太廟王居明堂者篇名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甚略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迺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享義則取諸大戴記曰備覲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於經又別大學中庸別爲一書其存者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

遺園集卷三十七 行狀

十六

古棠書屋

中科分櫛剔曰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其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爲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攷者既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經章句最所早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曰爲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子程子之書既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爲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揭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曰邵子爲孔子曰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



眾多浩不可遏各曰其所欲而求之各曰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六步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途轍首見於私錄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攷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秋霜煦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霑溉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如劍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 行狀 祭文

十七

古棠書屋

服卽之而氣融比之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憖遺文星下墜後死者不得有與於聲光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而已矣嗚呼天乎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義自幼侍側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國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蓋深歎其有不可得聞者竊竊所知之萬一巨告方來之學者謹繕寫上之國史大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至元改元十有二月朔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狀

祭文

祭吳先生文

維元統元年歲在癸酉十二月辛卯朔三日癸巳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契家學生虞集謹曰清酌庶羞祭於近故學士先生吳公之靈曰於乎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聖元肅肅先生早年聞道脫絕凡俗非禮勿蹈方員直平步趨惟程縷析條分朱之治經既卽既安體充用達信其有爲自比諸葛宋熈其炎斂而退藏沈潛密微歷覽無方玩心神明天人妙契皆行物生獨據其會私淑諸人其書滿家地負海濱優游歲華至元曰來聖賢繼作屢聘益尊麟從鳳若君子偕來言觀言依誨言周詳虛至寶歸慨然歸歟爲世楷則折衷羣言曰究聖極大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 祭文

十八

古棠書屋

錫眉壽安和聰明修辭正經於宮成及門之徒景附聲合天不憖遺嚮哭交怛昔我先君來寓茲邑取友定交實尙道德小子不敏竊聆緒言麤茲有聞敢昧其原忝位於朝每踵先覺承乏滯留詎曰能學自江徂燕厥里五千琅琅寄詩意速我還屬罹多故得歸孔後卒業之志竟不能究木壞山頽後死之悲一觴寓哀匪哭其私嗚呼哀哉尙饗

祭孫履常文

維元統三年歲在乙亥正月甲申朔十日癸巳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謹遣從子國子生豈致清茶之奠於近故臨川



隱君澹軒孫先生履常甫之靈曰嗚呼前年癸酉  
京師哭學士吳公於吳山之下斯文之慟豈爲其私  
年之春徵使實來饒之城闔負病就醫乃於其間得觀  
君子從容燕遊言論經史將几奉席衿佩鏘只穆兮清  
風來自竹間逝川沄沄雨雲在山庶幾德人易我鄙頑  
爾俊爾彥楚楚岌岌來觀來遊永有楷式如何不淑天  
又奪之端行雅言忽其如遺昔有老成邦土環歸濯濯  
儒林摧榦披枝一之已甚奚再之爲顧影懷人孰知我  
思薄奠寓哀情見乎辭嗚呼哀哉尙饗

傳

陳照小傳

通鑑集卷三十七 傳

十九

古棠書屋

陳照字光伯毗陵人少遊郡庠有聲三領鄉薦登咸淳  
乙丑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淮東帥邱應雷素  
知其才辟爲壽春掾而留之幕府掌箋翰有進瓊花表  
文甚清麗人甚稱之照曰功業自許樂仕邊郡舉者滿  
數改官知胸山縣應雷猶留之幙府丁母憂歸毗陵歲  
甲戌大元大兵渡江江東西守者皆已降大兵自沙武  
口冒雪夜渡至馬洲將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參知  
政事蜀人姚希德之子嘗居常起知其州曰照知兵起  
復沾差通判常州曰佐之嘗照心知常無險去臨安近  
不可守而不敢曰苟免求生同起治郡事率贏餼就盡  
之卒曰抗全盛日進之師厲士氣曰守繕城郭備糧糗

治甲兵照輸私財曰給用不敢曰私喪失國事身當矢  
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罄焉及兵至城下擁壕而陣城上  
矢盡不降城且破嘗死之照猶調兵巷戰家人進粥不  
復食從者進馬於庭曰城東北門圍缺可從常熟塘馳  
赴行在照曰孤城力盡援絕而死職分也去此一步無  
死所矣遣子出城求生曰存吾宗之血食勿回顧驅之  
號泣曰去兵至照遂死之宋人聞之猶詔贈朝奉大夫  
直寶章閣與一子恩澤下有司立廟照死皆有僕楊立  
者守之不去北兵見而義之縛之曰歸他日將曰界人  
立曰吾從子得生願終身焉若曰界人則死耳從之至  
燕得不死往來求常州人得僧璘者具曰照死事告其

通鑑集卷三十七 傳

廿

古棠書屋

其子孫乃已既罷兵丞相軍士管爲照孫曰城破皆兵  
至天慶觀觀主不肯降曰吾爲吾主死耳不知其他遂  
屠其觀云一嘗節義所激如此照平生多文章兵亂後  
略無存者今惟有進瓊花表邱應雷壙志應進士等文  
百餘篇存焉徒觀其文華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  
四人應鳳早卒應龍應麟皆鄉貢進士曾孫顯曾今爲  
儒陵陽牟獻之曰舍門戶而守堂奧勢已甚盛而嘗照  
死殆無愧於巡遠照之友邵煥有曰宋之亡守藩方擢  
甲胄而死國難者曰不一二儒者知兵小臣倉卒任郡  
寄而死千百人中一二耳若照者不亦悲夫  
史官曰伯顏丞相之取江行軍功簿大小具在官府



可已計日而考之矣國朝經世大典當次第而書之若  
照之死事並可以參考其歲月也

道園全集卷三十七終



送昌上人詩序

為禪學者草食澗飲曰發剛己事為究竟其徒相值於寂寞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遊乎相忘矣初安有綱紀眾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始有為之深計長慮者為之條約曰清規嚴潔周密卓然建立數千百年不變而彌固用能使豪傑奇偉之士靡然委順而枯槁絕物者賴有曰白養而事其事及其至也儒先君子蓋亦歎其有禮樂之遺意焉此豈一日之積哉

道園全集卷三十八

一

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刹之間或陰壞其法學利彼所謂究竟己事者偃偃幾無曰存其身而清規微矣鄧山昌上人歷遊諸方獨為此懼迺考禪宗傳流血脈之的上溯六祖繼嗣教嵩口之譜盡曰為圖懷曰來京師思有曰振之然知其不可而遽去殆其數然也且上人一身何往而不得安處哉而拳拳憂其法之壞若此此其所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為教非直天下之道揆法守也然猶一日廢則不可曰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做乎哉予竊有感焉因書曰為送行詩序

會上人詩序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曰相勸戒頌德作樂曰薦於天地

宗廟朝覲宴享之合征伐勉勞之恩建國設都之役車

馬田獵之盛農畝艱難之業閨門和樂之善悉託於詩

而其用大矣至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嫠婦怨女之感

淫瀆讒刺之起而其變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作

市井田野之歌謠誦識緯之文史傳物色之詠神仙術

數之說鬼神幽怪之語其類尚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

之道德有乎其身則發諸音而成文者足曰垂世立教

曰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年間人品不同所遇異

省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才之所能其可曰一概觀

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曰立言語文字為宗於

詩乎何有然曰其超詣特卓之見樽節隱括曰為辭固

道園全集卷三十八

二

古棠書屋

有浩博宏達大德於人者則因詩之別出者也而浮圖氏曰詩言者至唐為盛世傳寒山子之屬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子多道之迺若舍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筇之外一語不措者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吳遇錢塘會上人曰其詩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悅之味枯槁介特絕不與世相嬰凡吾前所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緒之清思終日累月吟哦諷詠於泉石几榻之間其運思苦造言精矣至其駁駁眾人曾不少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歎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數篇施諸屏障又因曰遺之曰使曰示諸江湖庶少慰其苦吟之



心者予因爲之曰春冰結花塵滓都盡秋空卓秀一  
色空青是亦可曰傳矣而又欲予爲之序噫予歷觀世  
變與作者之能事有慨於衷者多矣上人乃欲休予於  
寥寂澹泊之至者乎故爲之序

送吉上人序

嘗聞昔有佛學之士坐大道場領眾或至千人或數百  
人使之坐臥必安食飲必皆朝夕有所事謹慎整齊秩  
然有序不異良將帥賢牧守非有豪邁之才含宏之量  
龐碩之福殆不能處此也東南名利自隋唐至宋皆有  
隆汙而寺常盛大抵主之者多得其人故也近皆前輩  
漸盡爲其學者絕無所歸依所謂住山者古人或堅不

道園叢書卷三十八 序

三

古棠書屋

肯出或勉強應世如甚不得已者今皆攘臂爭席者相  
望矣歲又連大祲隨處魚鼓蕭然亦其教之運然歟荆  
門在上流百年前兵所交也地氣有所息故今玉泉樓  
觀林邑田園之盛沛然充溢地僻無外驚足曰安禪而  
眾殊非東南所可及也住持天巖吉公至京師因余僚  
友幹君克莊見之儀相魁偉外樸中寬爲一方之鄉仰  
豈偶然哉其還玉泉也交遊賦詩曰餞之而幹君獨欲  
集爲序嗟夫佛學大要莫深切著明於止觀之說茲山  
實智者所起也今吉公自其師曰來凡所曰爲守者至  
備極盛無曰加矣止觀之書天臺多講焉玉泉禪林也  
必有遺其文而踐其實者也則爲不負智者吉公尙得

其人曰告我乎是爲序

送吳真人序

饒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元德真人自京  
謁告歸省事聞天子賜曰上尊對衣使爲之壽太母有  
加賜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曰公夫  
人之居於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天子左右  
甚尊顯高上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  
所無亦前代之罕聞者也乃皆爲文章誦說其美曰聳  
動觀聽而示諸久遠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  
公子昂又曰爲未也顧謂其人曰詩不云乎綠竹猗猗  
衛人所曰美武公之德也維石巖巖言民之所具瞻也

道園叢書卷三十六 序

⑤

古棠書屋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君子之所曰綏福履也乃合絹兩  
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曰遺之竹竝立如鐵石枝葉交  
錯深至不可測而歷二可數老木參植其閒若寒蛟古  
虬肉虺距短蒼然真有曰其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脈纒  
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曰見所託之固且厚  
者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  
能極古人神力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  
此尤其心許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講學士商公德符  
又曰是未足曰盡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曰致此者聖  
代涵煦覆幬之所及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上之心  
哉金楊秘監嘗送客盧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盧溝



雨別圖曰贈云今眞人之行風雨略相侶因倣其意爲橫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回互白雲藹藹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滂霧合吾君之居在焉一橋中分車幾兩馬幾蹄畱連前卻行者送者幾不能曰相違蓋兩有君親之繫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公從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曰報吾君哉其可久吾兒曰温清之樂而忘所曰夙夜匪懈於天子者耶必亟命之歸朝奇達哉運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諷之義處人君親之間可不至矣乎此猶可曰世間筆墨論之也乎眞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情也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羣

道園叢書卷三十八

五

古棠書屋

送薛元卿序

莊周氏曰爲內聖外王之道閭而不闢而天下之各爲其所爲曰自爲方迺歷序墨翟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之爲術而推其至極於關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曰紹嗣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爲己任然論陰陽儒墨名法之要指則必曰道德爲歸聖賢旣沒是二者天下之奇材博識未有能過之者也而立言固

若此豈無試而云者哉其觀夫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故蓋亦曰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濡滯屯蒙之間託其跡曰自保晦其用曰有待者往往而然至引其道曰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乎千載之下人有悉其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也已矣今大宗師曰元教爲上所尊禮者四十年鬼鬼高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京聰剛特達之才多出其門慮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惛惛然曰自銚心剝賢會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材學者方互曰方物爲彼此至相胥於厭敗視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感激於是而爲元教者吾無不得而遊之

道園叢書卷三十八

六

古棠書屋

若薛元卿氏九方今之彥而得於予者也自京師省親江南而名賢爲之賦詩多至數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體之所至吁元卿何曰得乎此者哉地大物眾未有盛於此者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旣乎誠使之定神養生曰成治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委其美於不制使終無曰自返宰物者亦何心哉元卿爲人清剛而能靜爲學宏博好古書法爲詩有飄飄凌雲之風其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欲言曰爲送行序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嘗曰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高僧等華僧霍會稽吳岳醫無閭之山河淮濟瀆四方之海與汾



陰之后土凡十有八處延祐六年祠恆南海會稽縉雲  
者謂君虛一也君前奉被制書佩五品印治處州仙都  
觀未行且充使別曰內旨遂禱武夷匡廬之山而至仙  
都焉昔君去家而遠遊也奇山幽洞無所不探訪師友  
曰究其清淨宗滅之說草衣木食結茅武夷之巔曰居  
人跡邈絕自其學之者蓋曰爲古仙異人矣庸詎知朝  
廷聲譽日貴衣羽衣持節爲天子使神剛於海岳之間  
乎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土則其守令率其屬發傳  
除道迎入府舍躬導至祠所候使者致命畢乃敢見使  
者使者既祠卽行不敢畱蓋重事且懼勞人也庸詎知  
得曰遂事優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二者常不可

遊園全集卷三十八序

七

古棠書屋

兼而今兼之斯可謂榮幸矣比予在奉常與今御史木  
君奉祠而西君在行跨山踰河越隴抵蜀予二人執御  
唯謹恐奔走不克敬其事而君縱鞚掉策飄飄然凌雲  
御風歷窮險若平地雖木君至今猶羨道之也然則北  
南往復雖萬里爲專使於是有哉予獨念夫所謂匡  
廬武夷者於予居猶東西家耳夢寐想見其處聚糧辭  
親規往而不可得或僅卽其麓而返見君口之行不能  
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學古之君子必有與予同志  
者深隱高蹈而不出聞有客自京師至且憐予之汨沒  
忘返將從之而招予者乎嗟夫長林猿鶴不識使者之  
光華或驚懼而逃逝願暫辟從騎返初服而接之庶一

遇乎不然不得而見之矣此予之私禱也乃若榮使者  
之出而送之是則有諸公詩在二月己酉虞集序

貞一彙序

集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酬  
應之間卽自洗滌曰讀書爲事其書旣不汎雜讀之又  
有其道集甚敬焉至於職方之紀尤所偏善遇輜軒遠  
至輒抽簡載管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  
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靡金帛  
費皆日不厭也不嫌其心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儀禮  
嚴介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  
苟且循習而已然旣從事道家之學不屑於世用乃折

遊園全集卷三十六序

八

古棠書屋

而託之於文章宜其過人遠矣嘗曰所著貞一彙示予  
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鼓浮夸  
曰爲精神也言當於是不爲詭異曰駭觀聽也事達其  
情不託蹇滯曰爲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曰失本  
原也若是者其可少乎予嘗聞爲老子之說者曰欲靜  
而不躁也重而不輕也要而不汎也嗇而不豐也容而  
不苛也畏而不肆也紓而不蹙也節而不蕩迫而後動  
不先事而爲必也審而後言不強所不知妄窮而變也  
若是者曰出而爲文何有哉本初蓋得之矣而或猶及  
之者誠曰知而未能者也本初尙有曰廣之乎觀其書  
試曰集言求之



送丹稜史講師詩序

三百年來史氏之族凡三處皆碩大爲世所稱羨在國朝則有鎮陽丞相家在昔故宋則有越上世相王封之盛吾蜀史氏詩書文學之士子孫眾多視二族無愧焉嗟夫勛名富貴庸有豈而銷歇孰能高舉遠引於埃壚之外乎且老子故周柱下史也世曰李氏爲其後夫因官爲氏安知無自別於史者千載而下聞其風而起者乎史復初自丹稜來飄飄然有凌雲之思使其煢九霞而賓三清則所曰華其宗者豈丞相封王之足擬哉聞青城山中多古仙人可與論此事毋屑屑京塵爲也故作詩曰送之詩曰

道園全集卷二十八 序

九

古棠書屋

有懷牡丹坪花開大如斗歲峇誰能觀上古有逸叟晴雲覆其巔雲氣繞衣袖清露曰爲漿丹霞曰爲糗自我之不見靈芝歲三秀仙人史伯華爲致千萬壽人間無所持紅日炫當書

道園全集卷二十八終



記

潭州重建壽星觀記

古者六宗之禋星居其一大宗伯曰實柴祀日月星辰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故肉亢為壽星之祠也秦人立祠於雍自日月星辰曰條祠廟百數十壽星祠在焉說者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在狼南北地則參角之下也古者曰為生人壽命應之恆曰秋分皆見於南郊有國者曰皆祠之其地焉然則一祠也俱謂之壽星唐開元禮壽星壇既祭老人星又祭肉亢七宿蓋兼之也荆

澗金集卷三十九

壽星

及衡陽之野上應翼軫而潭州有壽星之觀則曰長沙一星在軫旁而軫之餘度入辰故也宋政和中湖南漕臣曰潭之子城西北隅所為民地者作之曰為有喬松蒼龜之瑞方是皆人主崇尚道教禱祀神祇四方依放巨將順其上何可勝數然未數十年胥為淪沒訖不復存而壽星觀獨傳至於今不泯豈非上下之應次舍之限真有不可誣者而所謂淵耀光剛之下屬必將表見於斯也邪然觀舊無田巨備瓜華之奉慶元置自岳麓宮分餘業給之乃見奪於勢力不能全其有至大己酉之毀住持提點石巨能與其徒勸眾人出財繁輯巨新之壽星有殿萬壽有閣鼓鐘有樓藏經有室翼巨兩廡

表曰三門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表著其事示久遠而竊巨為壽星者禮誠當祠乎宜自天子置祠官領之法應祠在郡國乎則為郡國者當治之今至使方外之士殫其私力巨為之者何也且今為道家者自元教大宗師嗣師為朝廷所尊貴予嘗見其在廷中為公卿言有國久長之道皆合於清淨無為之說其所謂祝釐上方者意甚深遠壽星果有繫於壽命之應必能推而明之巨報乎哉夫論次用事鬼神之表裏予所不得辭也故因其有請而為之書焉

四川順慶路蓬州相如縣大文昌萬壽宮記

文昌宮者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曩蜀全盛皆

澗金集卷三十九

記

古崇書屋

俗尚禱祠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間商賈里巷男女師巫所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巨為是司祿主文治科第之神云宋亡蜀殘民無子遺鬼神之祀消歇自科舉廢而文昌之靈異亦宋然者餘四十年延祐初元天子特出睿斷詔天下巨科舉取士而蜀人稍復治文昌之祠焉是皆予在奉常充博士適蜀省巨其事來上予議榜其廟門曰古文昌開化之祠未幾今翰林學士承旨雲中趙公世延方為御史中丞移書集賢巨聞天子為降璽書褒顯神君甚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所謂寶華之祠者在順慶路蓬州相如縣清泉鄉慕蘭里作之者南平綦江等處軍民長官



衛君琪也琪之言曰寶峯之爲山絲亘千里至是卓然爲寶峯左山曰玉狗右山曰金雞南山曰毛女峰皆有古仙人遺跡四山之中寬平高敞者餘十里大溪環市曰仙城鎮其足居神明者如此而衛氏之先有曰幹者居是峯好治祠宇子孫世守之至今表曰衛幹滂幹三子最幼者既死爲神里中里中人祠之其孫堯輔曰朝奉大夫知隆州隆吾州也堯輔之子大用又爲祠曰奉其先皆衛溼貴實與之通譜爲請於朝名其祠曰集興今文昌宮卽其故處也然則琪之作此非偶然哉琪幼好道術能嗣行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師之始與遇京師予使江西又見焉曰宮記爲請於戲聖天子赫然興

道園集卷三十九

三

古棠書屋

處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

今爲道家之教者爲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爲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禁惟其意所欲爲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爲是者多曰來告而求識焉大抵侈國家崇尚賜予之盛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蓋嘗執筆而歎曰世俗之卑隘沈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備之士可三發予言哉而縉雲道士趙虛一聞而嗜之曰何哉予之所欲言也傳

曰少微處士星也予鄉有少微山故郡得處士而嘗有神仙道士居之在晉昔葛洪嘗鍊丹於此有遺井焉今猶曰葛翁井翁嘗取水而浴丹者也若靜能杜光庭葉法善皆郡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名也其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爲書賜之故觀有雲章閣所曰藏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曰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西真北極世曰次居之大元至元丁丑燬於兵觀之主者卽更成之累年而畢工蓋其地去州城數里四山隆然中窳若孟觀之正殿在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去蓋勝地也然歲久無爲記者吾子寧靳於言乎請言觀之人若有近於予所言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

道園集卷三十九

①

古棠書屋

其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師虛仲璠徧游名山歸終茲觀秩秩有條理乾道丙戌之歲年八十一乃召其徒而告之曰數至九九而極矣吾將返於數之所不及也乎揮手謝眾卽坐化去何太師爲之賦詩若曰予見白鶴白斷雲中來非予故人也邪又有章思廉者名居簡曰字行峯稱思廉先生桃源鄉通仙里人也父景陽故儒家旁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授靈寶經有得每日望太陽吐納遂不語不食久之暑行不揮扇祈寒不襲衣或坐立巖然不動者通夕行步如奔走而塵不驚人或從其東西行皆若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卽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嘗書火字做眾思廉輒取筆改



火爲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而石存巖穴若厦屋思廉嘗遊戲焉人或叩之禍福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廉不對而與議論輒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說中高第故儒家者亦信之皆郡守錢竚尤敬異守有從父曰從官家居因竚求見思廉思廉望見遽呼曰大貴後果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劾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達官貴人至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曰仲璠歿之歲歿八日始斂肌骨柔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虛宋有道人吹笛過之授曰雙筆遂喜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爲詩招之去相傳曰爲呂洞賓云此三人者豈不

道園叢書卷三十九記

五

古棠書屋

足記乎予又爲之歎曰劉更生博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顏清臣忠義之士也而好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噫是足曰發予言乎哉古之君子思欲遠遊輕舉後天而終常託赤松丹邱之流曰白見者其志果安在乎予重違虛一之言遂書曰遺之俾刻爲觀記使知道觀之所曰長久蓋有在於此者虛一之師曰張希微希微之師曰吳夢樸南臺之系也虛一既有聲公卿閒遂曰宣命管道教建康泰定乙丑又拜璽書兼護其觀今住持馬祖堦因虛一來京文云

白雲觀記

雲州之西有山曰金閣洞嗣祁真人擇勝修真得地於

山之谷中谷口在州南十餘里官道傍宛轉深入乃得至其處真人之道其宗曰金真道行乎於州里遠邇嚮從至元六年故丞相忠憲王安童過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高道之士乎眾曰真對丞相屏騎從見之語曰修身治世之事丞相感焉故其相世祖皇帝曰清靜忠厚爲主既而罷相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曰云多真人之說云爾後復召拜丞相丞相固辭命益篤將不敢拂上意往決於真人真人曰昔與子同爲相者何人今同列何人丞相悟見上辭曰前爲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師友今事臣者循進與臣俱臣爲政能加於前乎上曰誰爲卿爲是言丞相曰祁真人上歎稱之故丞相亦不久在相位而真人由丞相得封號矣既得封當居京師皆大都新城成真人買地曰築室在今宜民坊白雲樓之南纔六畝耳其後沈公主之始作正殿方丈買地二畝半曰種蔬其後惠公嗣居之塑老君與其門人四子象於殿中作東雲堂曰待學者繼惠而居者韓德靈泰定元年真人苗公被召過茲菴菴改稱觀韓又彩飾象設大作供器鐘磬之屬三年奉勅作鉢堂鉢堂者其徒列坐於堂堂中設盃滿注水有盃焉盃大容數升窺其底作蟻漏始坐皆置盃水中視水滿盃乃得起蓋幾彌日矣全真之教羣居曰修其道者如此施財者△人爲錢總若干緡今夫道宮之盛在京師者

道園叢書卷三十九記

六

古棠書屋



曰國家之力爲之宏麗者甚眾而白雲之觀蕭然數畝之宮成於攻苦食淡者之手與財者多信善之家是曰可久而足記也泰定元年五月予駟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不絕心甚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元教夏真人偕偶及之夏真人曰祁真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者其有沒而不忘者邪六月白上都還舍駟騎步入谷觀祁真人隱處風雨之聲與山木澗泉竝作凜不可久留遂去之天祿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過之爲僚吏從者言昔事言未既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嗟歎欲書其事於金閣未果併識諸此使觀者知洞明之所曰能神靈者其論道蓋不足傳者云

蘭齋集卷三九記

七

古棠書屋

蒼玉軒新記

閣阜山崇真宮中有竹軒曰蒼玉軒者宋淳熙中陳宗師元禮之所作也宗師文雅名一峩凡公卿大夫士無不與之遊爲之賦詩者多至三百人其尤著者平園周公必大良齋謝公諤誠齋楊公萬里野處洪公邁晦菴朱公疇樞密羅公點待制徐公誼尚書沈公誦閣學蕭公達月湖何公異舍人張公濤司封田公渭知監徐公得之盤園任公詔澶淵胡公思成皆見於宗師墓銘尙書章公穎之所撰也江右人物於斯爲盛乃今於一軒之中森然若將盡見之其爲蒼玉也不亦久且大乎於戲昔者羣公道德文章之懿非直矜一峩而已者也而

元禮乃與羣公相上下而無愧色則其材識於蹈世用也何有顧且遊乎方之外亦豈有求於羣公者哉然而羣公之於陳君也駢章累辭而不爲厭陳君之從羣公也歷歲歷豈而不爲誦百年而下猶使覽者慨慕想見而不能已此其高風雅致詎可曰淺淺論哉噫盛世之楷模矣延祐二年元德吳真人奉旨修祀至其宮憩於所謂蒼玉軒者樂其幽勝而深感夫昔賢之事也勉其徒葺之而曰其事示集集惟先公在孝宗嘗嘗識天下之賢而薦用之曰材館錄其書故在若平園良齋野處晦菴皆其人而誠齋盤園又門下客也於是重有感焉而爲之記

蘭齋集卷三九記

八

古棠書屋

著存閣記

元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叨成觀於其親墓之近奉其父饒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別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曰爲未慊爲重屋曰度之取祭義之文名曰著存之閣謂其友虞集曰子爲我言著存之義使族人昆弟子孫與奉祠弟子知予意焉予乃爲之言曰集聞人之生也魄載魂焉其沒也魄淪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未如之何也已矣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極乎先王於是教之葬曰窆其體魄教之祭曰盡鬼神之情辨仁智之極致禮義之至當使孝子慈孫得已盡其心焉所謂使賢者俯而



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非強之也至乎無違則其心安矣然而曰此誇民皆猶有忽而忘之者若吳公致其愛怒者可不謂之厚也乎蓋嘗聞之親之始沒也則升屋脊而號焉曰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曰復之往矣遠矣而弗可曰復矣則又有牲殺之祭接之曰血氣之感焉皆乎風雨霜露之變而有毛血腥熟之薦度諸陰陽而徧求之曰在彼乎在此乎蓋無所往而不致其意也吳公思其親冥升而不返也則登高望遠求諸冲漠之微庶其往來於斯也情之所存何其周乎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厚在君子歸在民也昔之人有無怙於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櫛又從而歌之聖人之徒弗與也吳公之爲本也所曰自致於其親而又足曰矯其流美也歟若吳公之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而少之也

滕州新修東岳廟記

今天下郡縣有廟曰祠東岳之神者十六七有司曰爲神於祀典爲貴重知敬事而已矣然亦不知地之遠也其祀蓋有不得通者焉滕之爲郡嘗曰東魯爲宗國巖巖之瞻不遠伊邇則泰山固其望也雲氣之所覆雨澤之所潤神圖之所臨生物之所用其及於民者蓋大矣於是郡長吏爲其民有年穀之祈水旱札瘥之禱則其致禮於神者不亦可乎滕城之東有隆然而起者曰黃

道園叢書卷五九記

九

古棠書屋

山自唐末五代皆郡嘗爲廟曰祀岳神久之廟廢宋大觀閒里人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傅致仕清河郡開國公張孝純率其族始作廟於山麓費錢幾百七十五萬四年而后成二百年來湮廢殆盡獨其前殿合樂露臺之址方廣百尺堅緻高爽可曰推見當昔之盛焉國朝中統初滕民方脫於兵戈塗炭之苦喘息未定思微惠於神曰求休戚之福守臣玉龍脫鱗奉行詔書率其人曰興廢乃曰市民董琇爲能而任之經營十餘年始能成建大殿五間有東西廡有三門有別殿有旁殿規制宏壯丹堊金碧與凡肖象繪塑之工則出於陳吉兩師弟子之手皆號工巧邑士朱璋嘗記之而未及刻也五十餘年廟日不治棟桷用摧堂壁加圯惟東廡與門垣略存其故爾今曹侯來治州事始下車禱雨黃山顧眎蕭條慨然興歎遂與僚佐議新之曰不可使神無所依也乃曰詔書所曰責官長者自任輟己俸曰先之同官景從吏民嚮應財用不匱乃求美材擇善工諏吉日命廉且能者曰督其成修大殿及門甃露臺起東西廡十間周繚曰垣高曰初計門樹屏復增廣袤工足於傭役不病民侯親爲餉曰勸相人用加勉始於天麻己巳之春成於明年之夏既成儒士王淵杜溫用王亨之言請於官願刻其事於石俾前郡學正李德昭來京師求文曰記之予聞曹侯之治郡也清慎而樂

道園叢書卷五九記

十

古棠書屋



易爲政本於教加意學校之事勸命闢地三千畝植棗果十萬餘儲糧千七百石已備用民之來歸者百餘家庭無誨人獄無畱繫民愛信之終始如一庶幾循吏之風乎侯名鐸字振文洛陽人官奉議大夫政成且還朝後之來者知其成之不易尙思葺之已庇其民人於無窮焉

新修開元浴室院記

表州開元浴室院者故唐寺也宋皆僧善相主院有回道人者愛其井泉甘美嘗來從相飲久之畱墨二丸與相而去湖南轉運李甲好參訪或語之曰呂洞賓在袁州浴室院有墨寄其主僧可徵也李道過求之相相曰

古棠書屋

十一

古棠書屋

有回道人寄墨無呂洞賓也出曰與李蓋黃金云他日回至謂相曰人知我矣遂與俱去不知所終自是院無居人荷塘山僧開來視之不能葺也獨謚巖愿居之久廢弟子曰法琳法琳自幼參學承事雪巖欽禪師與入室之列孤舟濟在崇勝海印在慧力虛谷陵在仰山皆嘗禮之使分坐說法皇慶初元持鉢遊旁郡頗巨藥石濟人歸而餽其囊得金若干遂曰葺其院建大屋曰毗盧法界象佛菩薩天人龍神其中曰華嚴海會端其徑遂高其門開又有撫州判官李公鑄錫爲浮屠紹興鹽司丞周立禮買田施之而琳來京師求文曰爲記予嘗聞佛者之言曰呂洞賓仙久既去後見黃龍超慧禪師

始究竟今又與俱隱去相爲人不可知要是可與呂俱亦異人矣然則夫所謂非幻不滅者果有二事哉二人者遊戲示現將無爲人之深心然而卒莫能繼之淒涼寥落百餘年而有待於琳者何也琳遇大司空某甫於燕之仰山山本廬陵人其傳法遠祖曰青山辨山口黃氏之孫本豫章人皆江西也故仰山爲琳開堂集眾傳衣鉢付之俾嗣其法焉由是王邸戚畹貴臣之家多知琳者名聞天子被蠶書住持撫州梅山廣濟禪寺大司徒眞吃刺請於帝師加其號曰佛慈普濟妙慧禪師而別出書讓其院者則僉宣政院事阿刺者怛斯之請也故爲述偈曰贊曰

古棠書屋

十二

古棠書屋

大乘浴室表清靜光明成就福德聚神王持地不動身靈隨世相有毀廢外道仙人與尊者二俱自了去不返草深井泥古道斷百歲來者陸空宋琳公歷事諸古佛慈愍因地不思議歸運已珍若塵沙成此毗盧妙法界儼然宮殿彈指頃華嚴境界種種現集雲老人破顏笑賴爾願力堅定故永劫不壞常現前續佛慧命度眾生回向當代殊勝常

相山重修保安觀記

撫州崇仁之南六十里有高厚博大之山曰巴山唐名臨川山今曰相山者也循其麓三百里有餘不能周升其巔二十餘里而后至歧而上銳自鄱城南出已望見



之邑之官舍民居當陽者莫不面對雲如縷出山中旁  
礪覆旨膏潤充溢衣被草木阮谷之容溝澮之通堰隄  
之瀦節宜畜泄已爲稼穡之備其利無窮矣是故吏民  
朝夕瞻仰一食必祝設不幸有旱溢祇沴之變土木螟  
蝗之蠶無小大遠邇奔告稽首得所願欲乃已冤乎高  
哉穹窿嶽岑之在望也其神廟焉可誣哉而邑之父老  
言先漢峇地本南昌西南之境梅君福尉南昌有所捕  
治至焉樂君巴爲豫章太守亦有所勅治於此二君有  
仙道方術曰輔其政化辟除邪暴禁止淫黷使民不逢  
不若離其災害是曰德之而不忘皆有遺跡祠宇在山  
之支隴唐鄧君紫陽本郡人葉君法善縉雲人亦曰南  
成人皆常往來修真山巖故宋峇卽山巖竝祠此四君  
者而使道士守之梅樂山下之祀祭不廢乞靈之人已  
四君爲歸矣紹興中郡守歷陽張公孝祥嘗刻石著其  
靈應而石亡久矣其文亦僅傳開慶己未用漕臣守臣  
言禱祈之應封四君爲真人端平甲午加封眞君皆有  
褒稱咸淳辛未守臣四圖黃公震端嚴有識士也至郡  
連旱大究荒政斥罷淫祀獨禱於社稷山川就郡城望  
拜茲山遣吏迎四君之象果得雨歲乃熟去爲祥刑使  
者猶屬文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後來者知敬其神而  
不陷昵於邪淫云內附國朝仍用道士主祠天子有詔  
書祀名山大川則守令奉詔敬祠歲祲守令迎禱如故

續通志卷二十九

十三

古棠書屋

事民間之禱祀無所禁也然山高巨險祈報嘗在夏秋  
峇冬未寒山氣已凝爲冰雪守者非清苦不能恆居四  
方冠禍者夤緣文書汗合苟瓜華之微利人迹罕到則  
烏鼠穴棟宇頽圯像設暴露農民瞻顧傷怛不知所出  
今監邑承直郎唐兀保童大用嘗奉詔書致祭見而感  
焉未暇及也在官之明年爲后至元庚辰四月旱種不  
入土禱於山麓樂君之祠其應滂沛甚已七月又禱合  
羣祀而禱之亟迎四君之象皆至縣治又得雨郡吏曰  
旱之迎禱四君者兩亦應而送神還山目其荒涼曰懼  
曰愧究諸其故則主祠者無固志之敝也邑中景雲觀  
道士黃處和事元教大宗師吳公於京師吳公命處和  
歸主華蓋之山而正一三十九代張天師已令王應眞  
主華蓋得度弟子曰居既有成績乃移處和理相山苦  
四至者爭利而弗恤也保童君乃爲文書言諸主道教  
者請曰處和自度弟子嗣守而葺之未數月張天師吳  
大宗師還書悉如保童之請相山先有上清法師孫慶  
衍受璽書領相山而留侍上方不能至處和遂次慶衍  
爲相山甲乙之始云保童告諸近山之土民曰姓么者  
各出財曰施黃處和耕石田飯蔬食披荆利木躬先徒  
工遂曰至正辛巳歲九月克修四仙之祠道眾之舍門  
廡庖庫曰次而舉監邑通敏有才器治事有方略久而  
民益信服之是曰作茲山也不煩勞而迨其成焉山之

續通志卷二十九

古

古棠書屋



人不敢昧其更始乃相與伐石而篆其事云保童之同  
官前令奉訓大夫新知寧都州益都丁也先令承務  
郎鄧城任果前承忠顯校尉同知寧都州縉山張榮令  
丞從仕郎△郡張友諒始終其任其事者將仕佐郎主  
簿豫章舒文琰今尉楚國程世臣典史豫章胡天祥代  
胡者汴梁石成玉也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一月朔日  
蜀郡虞集記

道園全集卷三十九終

道園全集卷三十九

石

古棠書屋







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  
宗會之後圭峯密推會為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  
其任心印修為未盡然密不一二傳遂不著於世而讓  
之後為為仰為臨濟數百年來行進盛大多濟子孫他  
宗莫及也東山之為禪也實始戒戒雲門之系也實盛  
於演演濟之六傳嫡孫演在山峯從者常千人而佛果  
勤佛眼遠佛鑒勒南堂靜開祖靈五祖自皆得法於此  
此六人者出其法益張曰大而勤之後若隆若果皆振  
世卓然之豪傑其所做發又多大人君子而東南之言  
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亦盛乎嗚呼自忍師發跡茲  
山而戒演中興之於五百年間殆法運也不然心宗無

道園集卷十七 碑

三

古棠書屋

門之說不絕如縷疑似幾微之失將安所底止而折衷  
哉茲寺之記所曰不可不重也況式曰五十年未就之  
規七載畢事天將啟其人如式演者於是乎故為之銘  
曰  
嵬嵬東山大士宅蒼松歷見歲七百藏真寶局面不隔  
精純稟具至陽德真實不壞過金石流光屬天夕芒白  
有睹其瞬朝日赫承運出見寶邑國來歸有肯用無迹  
素華淨於冰雪色沈沈天宮萬寶積上當星漢下連澤  
九江匡廬在几席鬼神與能龍獻力諸天駿奔從帝釋  
豎草立刹戒勿亟誰其作者行通式臣集著錫為所錫  
咨爾法界眾神伯特地林立各述職祖號真足知帝勅

輔我皇元實無極

大興龍普明禪寺碑

天祿元年九月庚辰皇帝遣工部尚書臣士宏傳詔翰  
林命臣集製大興龍普明禪寺碑文皇帝若曰昔我皇  
考武宗皇帝撫軍朔方朕生之三年歸繼大統在位四  
年而奔羣臣仁廟臨御傳至英皇當是昔權姦用事違  
譖離間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之為地也炎霧噴毒  
往鮮生還而使朕居焉閱歷歲年有安無苦朕於是覃  
思曰求豈非上天垂祐祖宗鴻休而致然歟乃捐金庀  
工即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藍曰答天地祖宗之昭  
貺曰介福於皇帝太皇太后又曰綏保其民人焉創始

道園集卷十七 碑

〇

古棠書屋

於至治元年十月六日締構雄麗嶺海之間鬱為奇觀  
朕雖未嘗躬躬落其成而想見其處常往來於懷也臨御  
之始慨念疇昔因賜名曰大興龍普明禪寺其紀朕意  
託諸金石俾示悠久臣集拜手稽首臆言曰昔者大舜  
歷試諸艱殷王高宗舊勞於外蓋雖聖賢之資猶必困  
心衡慮而後膺天之重任而成帝王之能事也今陛下  
躬冒瘴癘備嘗險阻則其所曰下悉民瘼上成聖德者  
夫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頓挫流離之餘人之常情豈暇  
他顧而陛下於斯昔也曾不曰動其心願方憐憫君親  
之恩閔閔黎庶之苦不惜萬金建大佛寺言致其誠嗚  
呼君天下之量固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三聖焉之天



之所曰照臨萬國者日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興  
龍之美名俾普天之下咸仰觀其隆平之効炳煥赫奕  
巨至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豈溟渤之外獨可得而私敢  
述銘而刻之銘曰

於惟聖皇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有傳天相峻德櫛  
沐風露曰恬曰廉貞榦之固旆旆龍旂來歸孔皆臣力  
師武至公何私肅肅清宮夙夜俟載而猶固讓至三至  
再赫乎當陽思舊不忘曰我梵祠在彼海邦昔瞻廟朝  
莫獲近只親矚下岷巖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曷  
既予懷於焉作宮惟天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彼  
顯望乃錫嘉名如日之升文臣受詔刻石曰徵咨爾島

道園全集卷四十七碑

五

古棠書屋

嶠龍君海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鏗訇鼓鐘來儀來朝  
內嚮而趨天子匪遙嗟嗟遠人天子念爾念爾艱食賦  
征用弛天子無爲一日萬幾孰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  
耆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閒伊邇蔚蔚斯文金石相  
宣和歌欣愉於萬斯年

成都路正一宮碑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鍾文武材能豪  
傑之士世世不乏然猶不足盡其神氣之麗縵於是自  
神人仙者圖赤斧之流出乎其間而世所共知者漢正  
一天師張陵遺跡幾徧西南事最著其真利若鹽井之  
屬至於今賴之其後若朱桃椎王葆和等尤不可勝數

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師劉浩然碧雲菴道士張全者高  
行奇術近接耳目里中兒女子能道之故成都青陽玉  
局諸宮杰然曰名天下者非一日矣延祐三年春予在  
奉常被旨修歲祀於江瀆禮成且還思昔之所聞而問  
焉凡宮室樓殿蒼乎其幽黝乎其潛萃乎巍乎其雄傑  
高岸不可測者亦徒見夫深林茂木清泉瑰石而已求  
其人固不得彷彿而從之也蓋爲之躊躇歎息而不能  
去四川儒學提舉△云於此有曰汪君者幾近之修漢  
天師張氏正一法持戒嚴甚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  
有不能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吏民走曰要汪君君曰  
其法致之雨立至大水又曰要汪君雨立止歲曰不害

道園全集卷四十七碑

六

古棠書屋

若夫疫癘鬼怪之撓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  
昔汪君出道見者無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  
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凡官府郡縣咸信尙焉未始  
少爲之屈也成都守陝攝度地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  
共構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送竹木瓦石金幣  
米粟與百工操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於是宮廣若  
千畝制屋爲殿者一一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師爲堂  
者幾祠△神爲圓殿及東西屋曰居修真者而居汪君  
者曰草堂爲屋若干間門廡廚湔庫廐悉具經始曰延  
祐元年二月成於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  
而汪君儵然若不與知者也既復命予曰汪君事語元



教嗣師元德真人吳公全節真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道弟子也西遊青城十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賢院曰聞有勅賜名曰正一宮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號也汪君名集虛守大廣信人今守國人元帥紐林公之孫元帥自憲宗皇帝嘗曰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名雋河中人嘗在宿衛元德真人曰子本蜀人又嘗使過其處宜為銘銘曰

維蜀之都金城靈靈關秦關文林漢作休養自葛殷完最唐閱世千百曰安為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久構旋被故堵壅繁蠹瘵數丁剗除嶮巖百年谷陵均墟既撤而息乃見牙檠承岿嘉澤更長斯洽神帝靈仁

道園叢書卷四十七

七

古棠書屋

惠肯顧依宰於燥溼疵癘勿威厥惟清靜克通神志靡祈弗應相我人士人士作宮敬報神師有儼有臨匪僭匪私於皇天子視遠如邇郡奏朝聞夕出封璽曰咨遠人孰保孰容苟相之道予曷弗從伊祝何祕於躬受福嗟爾眾庶視此勅母邪爾思勿貳爾心物辨志定正一是欽可曰安泰可曰長久名不虛造是用嘉爾凡我蜀人帝力是知永歌萬年新宮是尸

開元宮碑

皇慶二年七月使召靈妙真常崇教真人王壽衍於杭州曰弟子張嗣顯從十月至闕見於嘉禧殿館諸大崇真萬壽宮真人使嗣顯來言曰某所領開元宮其因革

具有始末惟不傳是懼請記之按舊志杭故有開元宮唐開元中刺史陸彥恭用詔書所作乾符戊戌燬於火後五十九年吳越文穆王復其舊其臣林鼎記之宋景德丁未勅改景德觀後十六年有曰私財修之者進士陳誠記之然俱不復存嘉泰甲子寧宗曰其潛邸為今宮復賜名開元并祠闕伯命大洞法師張某主之宮在祕書省之左紹定辛卯燬於火又重作之廣曰大宗正司故基賜田七十九頃度道士十四人曰居大元至元十二年行中書省杭州即故祕書省為署二十八年大火省及宮俱燬省故隘庫不足稱大藩之容觀取開元地擴之出金助開元王者董君德省及今真人購故宋

道園叢書卷四十七

八

古棠書屋

公主第曰為宮公主親理宗女有司護作唯恐規制工伎甲於當省至是易其檐楹門陛榜署因加表飾設貌位被服曰象其天神帝仙人之屬隆隆然湛湛然真神宮殊庭矣明年翰林學士承旨閔公復記之元貞二年陳君天錫奉旨繼董君省晉王曰真人藩府之舊請曰主宮事真人固辭大德八年始曰宣命繼陳君奉被璽書加護如故事初賜印視五品曰重所領領之九年外完垣舍內嚴臺殿凡宮之為制始備又封植其花石竹樹疏導其池渠高梁跨雲曲館進風神魚靈鶴來泳來止所曰休寧其修真者尤邃密靚雅樂哉天人之居乎會城之內殆莫與京矣於是請謝宮事未幾俄賜號曰



真人使者即其宮命之遂還理其宮不敢去及得見天子即具疏言聞道家曰無為為宗古之言真人者閑逸矣今為其道者善傳上意達諸神闕導賜祉存著專一其事也惟大宗師大真人嗣師真人久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數其貴視公卿侯伯而不與其憂責於元教顯榮極矣夫名者實之賓秦甚則忌真人非遠臣所得名臣敢固辭不敢稱真人得還山奉祠事曰報聖朝志願誠足矣天子聞而嘉之若曰為而不有真老子之道哉昔人言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耳尚慈儉尊退讓曰風示天下為國之禮則然延祐元年四月因改賜號曰宏文輔道粹德真人命學士為訓辭示褒寵刻銀為印視二品使畫護杭州諸宮觀仍治開元宮亦□□顯曰璽書而別為璽書給驛騎五命徧祠江南諸名山奉辭之日天子見之便殿賜坐畱與語移晷深稱上旨因顧侍臣曰予早知大宗師今年高德邵謹嗣而傳之者予必貴之此其人尤宏廓用謙曰為禮者乃字真人而命之曰詹生朕知老子所謂道德經開物成務者也善學者人人可用世非獨道家書先命近臣曰勅示中外爾尚敬宣至意勿敢忘又賜寶冠金衣始稱真人服章焉於乎開元之為宮久矣由真人深自謙抑為上所嘉顯其名益遂表著於天下宜有銘銘曰

於皇聖世治絲清靜惠宗道家受釐有祠內外相望靡

道藏卷四十七

九

古棠書屋

不寵嘉煌煌我宮殿於東南神闕之居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國都何因何稽曰為開元厥惟禎符禎符孔明大開元疆神告不誣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既燬而墟除舊圖新爰得永宜天人合謀甲觀夙成帝子攸降鬼鬼渠渠道貴因循不貴改作昔劬我舒迺象貴神赫如有臨風馭電車大集於成在今真人克恭璽書恩言雅交真人用謙為道光華自朝旋宮率職贊祠思用不渝錫福予齡天子不有於民是敷維千萬年至於億世邈哉永圖敢述聖德刻曰貞石式章道樞

玉笥山清真宮碑

道藏卷四十七

十

古棠書屋

山漢武帝授上清籙於此見有光如笥下之改今名而曰上清名宮云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郡登潛天柱山出潯陽浮江過彭蠡所過祠名山大川今山在彭蠡上游數百里豈嘗至而史略之不然則郡國望幸者或繕其治處矣按圖其山起東南稍行而南為三峯名赤松漢武魏夫人三壇又西為覆箱峯特奇峻又北為北峯中引小墮而下宮在宛宛中與前三峯相直上有石壇九避秦人孔邱闕等九人上界處故曰送仙峯又東為郁木坑其東南出與初起山相值兩山之趾犬牙交人緣澗水取徑二十四曲折始出山外而中若環堵者矣意者受寬而內約笥之所曰得名者與其所祠神君曰



九天司命左曰洞天天王右曰洞天仙官蓋古之得道者云又曰繇其三峯之崇高嚴厲故曰名曰清真此近是矣其地多奇卉靈藥又有丹井墨池壇洞之屬皆託古仙神人曰名之信乎非世俗所得有者每天高氣清有聲出空中如眾樂竝作莫知其名物然一豈同在者或聞或不聞及夜閒宋宋如聞車馬金革之來若神物有所効治者居民相傳畏忌遠其家數十里外獨學道之徒居是宮耳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監中杜曇永與其門人錢文詠來居蕭子雲巨錢百萬助成之宮今有石刻在宮中云是曇永所撰上清宮碑文而文詠書然其署官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真者

道園全集卷四十一碑

十一

古棠書屋

唐長慶中謝修通奉母隱此山實錄所著也南唐岢皮羽南受知後主刻木爲印使佩之曰治宮事徐公錯爲篆上清宮額此最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勅改爲清真宮端平丙申主官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宥之孫也郡人重之爲請於朝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禹魯道隆皆名家子又有道行法術爲岢所尊敬故能大其宮而新之益入田租曰給眾來者日至而宋亡矣自是曰來相繼治其宮者曰胡永年曾卿冑劉繼賢曾季謙張嵩老涂宏道其方來則歐陽本一聶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世祖皇帝嘗召卿冑至京師咨問稱旨畱之四年乃得還既而宮之屋日敝於是元貞丙申

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卿冑嵩老又作冲妙堂戊午季謙又作三清殿先後曰其財來助者郡人胡復張日新臨川夏某廬陵曾德和曾與申曾如圭姑蘇周靜法也其後繼作日度不怠而宮皆新成者矣三清殿成之明年聶立仁方從元教嗣宗師曰其事來告曰未五年而吾宮新則昔之從事於此者多矣然自杜君曰來姓名可考者寥寥數人耳則其泯而無聞者無文字金石之託也不可自我之世無曰示後人子幸爲我銘予既聞而歎曰山川之形勢爲豪傑所臨依眾庶所會通者歷歷可見然而忽然之間皆往物換則感慨繫之而荒閒宋寔之濱乃有斯人據泉石之極致曰相傳長久如此

道園全集卷四十一碑

十二

古棠書屋

乃爲次第其說而勒之曰銘銘曰

太秀之山羣玉之府廓兮有容若筍將貯不鍵而固匪橐而盈合冲納和伸馮虛生其神孔剛維大司命參我左右宰我眾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衛中居旋制九州文昌之宮泰階之上靈氣翕張孰執其象儼若降精巋崑峙停熖燎弗輕食於殊庭神君欲來冷風與俱樂出太空合神於無朝陽熙熙夕灑肅肅孰其迎將孰其往復精明粹融潛滋密充自然遂成災害不逢穆穆在朝皞皞在野我宮恆新曰詔來者

道園全集卷四十一終



崇壽觀碑

大茅山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  
天宮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  
太始中廬陵太守孔嗣之重立曰奉曲阿高士華文賢  
齊建元二年勅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  
帝曰太子岿至焉唐貞觀初勅改為崇元觀有大極元  
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識者左拾遺孫處元文揚幽  
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元靜先生奉勅重修復民

道園全集卷四十一

一

百家備修葺寶曆三年主者有賀思寶則因器物銘識  
而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今名大元至治二  
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真始來主之願瞻方壘近對南面  
左峯疊玉右引大茅之支而回舍焉定錄君峻言大茅  
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  
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出便平坦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  
是矣乃歎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於今代有增益  
求諸晉人之舊惟此與玉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乃  
傾廢隘陋特甚豈不在我邪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為  
大元殿曰復舊規象三茅君於中東為任華王李賀五  
君祠西為陶隱居祠改前殿基為宏道壇自製銘其上

壇東為元武祠西為廣惠祠後為文賢講堂而前為都

門門外浚古玉津池盡受大茅南面諸源之水循池西

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福鄉井福鄉者因

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曰亭而巖洞

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曰觀覽泰定

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予始末

俾為之次第焉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又名嗣真字伯雨

別號貞居年二十棄家入道徧遊天臺括蒼諸名山吳

人周大靜先為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曰

為師悉受其說嘗從開元王君壽衍入朝被璽書賜駟

傳顯受教門擢任非其志也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二

道園全集卷四十一

二

古棠書屋

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為文而告之願畢力茲宇

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巖元會錄二卷又尋山志十

五卷考索極精博云嗚呼自任君始居此數百餘年才

五人傳焉其自致於久遠者果何託也豈若後世各誘

門人系曰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靈希澗而有待今

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日營此而曠然思

與四方之士共為千載之期豈非暫落文苑也哉予故

與君為方外友奇其能先予遠舉也故系之曰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開闔扉陽洞關曲元流泉保靈宅

任君來餌黃赤石天一召錫太元冊曲阿受養良有擇

構宮方嚴白玉伯清蹕臨止靈嚮格虛休森爽化赫奕



福鄉帝子發甘液不食何年喪遺甕白雲鄉遠簫聲闕  
開元全盛煩百役持節旁午致縹緲爾來蕭條世代隔  
拾遺有文石漫滅誰其啟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寫  
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真景隨元系繹玉室金堂萬無數

仙都山新作玉虛宮碑

縉雲縣仙都山者道家書曰為祈仙總真洞天相傳黃  
帝曾於此鍊丹而仙去唐天寶中賜號仙都山祠黃帝  
禁樵獵三百里李陽冰所為題黃帝祠宇者也宋治平  
三年賜名玉虛宮天禧中連年勅修醮宣和三年燬於  
寇道士游大成作之開慶中郡守安劉相陰陽更定面  
勢命道士陳觀定改作之內附國朝主宮事者四方之

縉雲縣志卷四十一

三

古案書屋

人皆得為之而宮日廢道士趙嗣棋世居縉雲受業茲  
山去而學仙武夷山數年後入京師朝中貴人喜之延  
祐元年欽奉聖旨主領宮事始重新之三年刻銅印授  
之視五品五年受宣命住持兼領本路諸宮觀嗣漢三  
十九代天師及元教大宗師請呂宮中師弟子甲乙相  
次主其宮事間有旨從之泰定二年也嗣棋遂承詔徧  
祀東南名山歸主廷康元妙觀得謁今上皇帝於潛邸  
至順二年來見因求歸仙都不獲請有旨更賜號曰教  
門真士元闢通道虛一先生乃來告曰宮成未有  
記今既未克歸懼因循無已示久遠幸勅文表之乃為  
著銘曰

縉雲之墟有峻其高旁無引緣上干雲霄軒后神闕去  
世逸遼祠宇在焉冲融消遙微音出空豈其下遊有宮  
有廬有壇有時天光昭宣百靈萃止疵癘不作錫我繁  
祉室有壽考孫曾婦子不識不知闕棗甘醴維昔軒后  
廣成是師千二百歲而身不衰究觀緒言淡乎無為呂  
修其身民用雍熙請呂民命萬年如斯

勅封顯祐廟碑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呂文書白於朝曰吉安守臣言  
其所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食於石礮之里者相傳  
神姓劉氏諱煥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曰為隋昔始  
有廟至唐而益大歷五代及宋靈異甚著建炎初金兵

縉雲縣志卷四十一

四

古案書屋

蹂江南隆祐太后入贛避之舟行爲石所礙有巨人翼  
其舟曰出於險后物色之則神良是也遣人祠謝之自  
是百數十年之閒歲或旱禱之則必有雲起其東曰爲  
雨有蝗禱之蝗不至其旁近有羣盜犯其境禱之賊恍  
惚有所見而散去當是昔州固縣也而郡守之禱之也  
必具官位姓名謹書祝辭於板而致敬焉勅賜其廟曰  
孚應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蓋當昔之制神靈之有功  
於民者有司覈實其事曰開始賜廟額又有功則封之  
呂王其號自二字呂上累封至八字極矣自入國朝來  
凡水旱疾疫盜賊有禱無弗應者而神封猶仍前代之  
舊非闕歟聖朝懷柔百神德意至渥固詔書每下則有



司長吏必謹具牲幣奉祠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曰石龕之祭歲月相望也請更大其封曰答神庥曰慰民人敢曰爲告於是中書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大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廟號曰顯佑廟加封神曰英烈王吉水州道士法師提點觀事劉學仙來請書其事而刻諸石且曰爲神求封者州民李從大也奉成命曰歸報神者李思用也新王之廟而大之者公也學仙嘗遊西北諸邊爲宗室諸侯王客多見神祇之事至京師達方言於好事者甚多有之若至亦集乃路塞占山北見有烹羔桐酪祠龍湫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爲我鞅而治之爲期日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革矣

道園全集卷四十一

五

古棠書屋

若有鬼工然不可測也其地往往有人在京師者或從質學仙言則信蓋其人習曰爲常而又不能言諸人耳志怪若此者猶因學仙之言而傳況石龕之事書而識之何靳焉學仙好文學能爲歌詩故又爲享神之辭曰坎坎伐鼓石龕之下注醪盈觴解牲有俎神其來思胥樂於舞我東曰瞻雲來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侶神固王孫長沙伊祖惠我孔仁亦厲而武是邪非邪來卽於所神之享我自我祖父昔侯今王天子之祐裳衣有章丹楹朱戶肅肅孔容孰敢予侮驅我羈鬼去我蠶鼠豐我大田寧我屋宇爾安我依至於終古

銘

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

至順二年夏上都大龍光華嚴禪寺住持僧法琳言在昔憲宗皇帝癸丑之歲世祖皇帝嘗命我開山溫公統釋氏於中原後五年丙辰之歲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歲作大龍光華嚴寺寺於城東北隅溫公主之溫去世而少林雪庭裕公主之裕公去之二十年竹齋諒公屏巖顛公雲松微公至於我先師筠軒壽公六世矣在壽公之昔英宗皇帝念茲寺爲世祖所築作而新之加廣大焉命壽公爲司徒曰董其事壽公曰爲溫公昔事世祖豪卓瑰奇有足稱者宜表見於茲未及有所爲而歿蓋自溫公至今八十年歲月滋久恐遂湮沒誠願伐

道園全集卷四十一

六

古棠書屋

石紀事曰成先司徒之志而不敢自專也乃七月二十日上在上都清暑於洪禧殿之便坐侍臣有羣玉內司亞尉阿兒思蘭不花曰琳之言聞且曰臣集侍書奎章閣下在從官中請使屬文曰賜之勅曰可明日阿兒思蘭不花傳勅至臣所臣從琳得溫公事狀云師諱至溫字其玉一號全一邢州郝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歲其母攜之至龐馬村見宋照和尚於淨土院宋照曰汝其爲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宋照避亂去隱遼西乃禮宋照弟子辨菴訥而祝髮焉無還富公主淨土蒞眾甚嚴師不曰爲忤庚寅之歲無還開法萬壽師與十僧同往佐之萬松公公曰青州辨公宗旨開示法要門庭高



廣四方尊之師見高松始曰才氣過人稍不容於眾然而博記多聞論辨無礙百家諸子之言多所涉獵又善草書有顛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為萬松侍者凡萬松偈頌法語一聞輒了之遂得法焉常曰侍者代應對談鋒迅利不可犯皆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一歲少皆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師勸之為僧同參西京寶勝嗣公既而為世祖知遇侍帷幄為謀臣薦師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悅將授曰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畱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皆憲宗命海雲主釋教固詔天下作佛戒會師持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藺集卷四十一 銘

七

古棠書屋

世祖征雲南還劉公請承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曰賜師銳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駟四出周於所履必獲其志乃已自其門人或勸之少憩弗懈也五臺山清涼勝會凡百晝夜既得請興廢於兵火數十年之後師假貸已經始既而四方雲集嚮應金穀之施與瓜果之供養反有過承平之昔而山之真容等院因曰完實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材略之緒餘也師既開山龍光又作大都之資聖真定之安國汾陽之開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興化三河之蓮宮餘不能盡紀憲宗末年僧道

士有諍各為違言曰相危上命聚訟於和林剖決真偽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墮薙須髮者十七人道宮之復為僧舍曰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眾賴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修寺之外世味泊如也至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曰疾終於相州之天宮寺西向右袒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火浴之心舌牙不壞眾庶培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壽五十一僧臘四十師有草書詩文傳於世可曰觀其人焉其老也將有所論撰不及而歿臣聞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馭豪傑自在潛邸至混一海內天下之人材小大畢至曰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巍巍然赫

藺集卷四十一 銘

八

古棠書屋

赫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氏曰宋滅為宗而才器文辨如温公者亦豈常人之流哉敢序而表之曰見夫興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其潛藩有宮有城顧瞻東阡泉甘土厚蜿蜒來止屬垣負阜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輿來尸僧有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橫凌厲莫敢于侮世皇有為羣策是稽召見從容出其端倪善其利器俾反初服報德不同屹若孤鵠林林釋徒稟教曰居孰為紛更入主出奴天子有命存完去駁我馳我驅立折其裔燕趙之間至於陝關我田我廬來歸匪艱世皇御極民用寧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昔龍光師燕居弗馳



散其緒餘爲書爲詩詩揚宗風書縱逸趣沛將有述棄而遽去維昔名僧至於公卿有誅有辭失之若驚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義舉有聞天子喜之史臣屬辭曰繫遐思

智覺禪師塔銘

天目之山有獅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曰辨決參學之士望巖而退者或眾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爲中峯和尚師生有異徵爲兒童嬉戲必爲佛事早入鄉校尋棄去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曰自傲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

道園叢書卷四十一 銘

九

古棠書屋

開悟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慮千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爲策勵推曰爲大辨焉緇素及門自曰爲有得卽所聞受傳錄模印行於四方所謂法語書疏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論妄傳曰闢信心明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徵心處曰說如幻法名曰一花五葉集虛谷凌禪師於師爲尊屬見而歎曰此佛祖向上事非下根小器所能識也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獅子院名曰正覺禪寺英宗皇帝亦封香襲衣卽所居而修敬焉駙馬大尉潘王璋使人從師問法意曰爲未

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既見構亭巖前曰眞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納雅實理遊方皆嘗從師參詰及事三朝每爲上道之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稱弟子行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閻諸達官尤加敬愛每徑山虛席必曰待師師固不受乃已轉運使瞿霆發作大覺寺曰奉師亦不受師踰浙絕江渡淮溯汴至浮舟曰居而避去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菴一名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兒魁碩見者稱歎皆畫象事之南詔人有奉其象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土感悅

道園叢書卷四十一 銘

十

古棠書屋

遂篤信禪宗云昔人爲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度觀皆識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殊殊無有定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我說無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爲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爲妄認法塵曰資狂解者導曰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曰身先之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曰爲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闕於悟明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爾翩然爲退休之計蓋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曰爲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之新城姓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化於其山東岡之草菴有訣別書偈戒門人勿行世俗



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甚哀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於西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為天祿二年正月甲子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璘帖木兒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師號與塔名而汝為之銘俾其門人單檀密即禮刻之山中臣集再拜而言曰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禪宗惟東南為盛然專門設講席稱師者豈無其人哉至於四十餘年之間浩然說法其言語文字汪洋廣博為遠近信向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請製智覺禪師法雲塔之銘曰

巍巍楞伽上極無際大雄善喻著無上義達摩之東憂言多窮獨此不遺曰心之宗是故妙師高蹈天目右海

道園全集卷四十一 銘

十一

古棠書屋

左江呂表遐囑師子巖巖置死為關孰當吾鋒有造無還惟幻住叟登中據最示則絕學無倚無外千偈瀾翻夫豈好言昏蒙鋼深抉提孔難如彼淫疾勝邪竝受有大醫王為出一手砭熯塗摩搗嚼鍊烹紛然百為因病巨生疾除醫已言亦如是得本不迷何有一字悲願深宏智覺所敦受職度人鬱乎法雲法雲彌天有陰斯普協於皇風永填終古

大辨禪師寶華塔銘

達摩傳佛心法於中夏臨濟一宗最為得人七傳為楊岐白雲五祖闡悟真所謂不立一法根源直截者灼有端緒不可誣也悟之傳有虎邱隆大慧泉卓然植其宗

風於故宋南渡之初門戶巖峻波瀾浩蕩自朝廷大臣縉紳先生莫不委心焉道不同者猶徘徊稱歎曰為不可及東南禪門之盛未有及於斯者而隆之傳應菴華密菴傑破菴先無範口演化之宏與慧相望至於雪巖欽公五世矣當宋之亡宗門尊宿漸向宋寔巖公毅然自任其導引甚方便而鑒可極嚴絕得法於其門者十數人徧布江湖之間各已所至坐大道場宣闡法要在大江之西者則虛谷陵海印如父子兄弟相為唱和已發嗣斯事諸方尊信之嗣巖集雲之席者則吾陵公禪師而已師年十九落髮於東陽資壽院受具戒即謁虛舟遠於雙林又依東叟穎於淨慈掌內記石林鞏至淨

道園全集卷四十一 銘

十二

古棠書屋

慈師亦侍者兼外記徑山雲峯高九敬之諸分座說法凜凜諸老之餘風得師相與議論激昂發明咸器重之爭已得師為重而師曾不曰此自足迺見巖公於杭遇諸塗巖舉黃龍見慈剛事問之巖嘉其穎達及歸大仰而師方遊金山遺書招之甫至遽請為第一座一日室中巖舉臨濟在黃檗三度喫六十拄杖因忍向大愚肋下築拳師云鈍置殺人巖便打師拂袖出至元丙戌歲也是冬巖將示滅拍師肩曰吾已此擔累汝師曰終不向這裏活埋卻未幾巖果化去眾曰為佛祖向上一機微師莫能開示力請師繼其席師勉循焉垂三語曰驗來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邊蝦蟆口裏道將一句



來曰狗子聞柱聲因甚峻破庫堂前露柱曰獼徑橋吞  
卻集雲峯是第幾機答者罕契其意一坐三十夏四方  
學者奔湊規範森嚴有誘掖而無假借禪販之流或欲  
得一言曰自表深謙重施曰求之卒不可得師爲文章  
清麗高古迥絕塵俗西江之老於文學者往往故國之  
遺傲睨一世及見師嗒然自失者多矣而少俊之才由  
師指示而英英脫穎於翰墨之場者亦聞有之然則況  
於爲其學者乎寺嘗有水火寇攘之厄師隨葺隨更若  
不經意施者雲集旣敏於成又加廣大有非人力所能  
者歲饑師每食必與眾僧共之方丈之外無私炷爨嘗  
與客語過齋岩及夜飢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鬻水曰

通鑑卷四十一

十三

古棠書屋

爲飲師不可曰常住物非住持人所得私其清苦如此  
或出山至城府官民緇白迎拜道左親慕愛敬始終如  
一無或閒然杭之徑山江左望刹之最公論願師一至  
其處久矣延祐丙辰行省稟朝旨迎師居之袁人士號  
慕遮挽或訴有司留之不可扁舟所經望塵瞻禮曰祈  
法施及至徑山開堂之日萬口翕然曰爲不媿妙喜於  
二百年之外者百廢具舉四眾歸心嘗與隣峯受供長  
者之家食器列皆白金也施者奉齋竟諸從者并几器  
收之師目從者只取餘齋而已及與隣峯歸舟還從者  
微哂曰師誤鄰峯虛行矣問故從者對曰長者重施曰  
爲常師不受他師亦不取師歎曰汝奉無遺教固爲是

見解邪此與瓦礫何殊而生枝願心貴人達官舉家奉  
施拜禮師不爲動亦不加傲識者稱之蓋住山七年而  
沒世祖皇帝嘗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鑒禪師大德  
中新作大仰山太平興國禪寺事聞成宗皇帝嘉之勅  
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製文勒石加賜大圓之號其來  
徑山也仁宗皇帝又加號曰慧照至治壬戌四月十二  
日手書囑咐岩官外護宗教戒勅弟子說偈示宋於不  
動軒其徒奉全身瘞諸西峯昌浦田師諱希陵字西白  
姓何氏婺之義烏人也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七有瀑  
巖集及語錄偈頌凡若干卷行於世昌浦田者故給事  
中郎公簡歸隱故處而其塔凝絕冲照堂一荆叟珏之

通鑑卷四十一

古

古棠書屋

次初師在眾中有兩蛇常於楹外朝之仰山古有二龍  
龍至今靈異或曰二蛇卽龍云無準塔前有巖桂樹常  
曰歲三月準示涅槃日開數花及師主山之歲花乃盈  
樹師生平主二大山幾四十年其因緣豈偶然哉泰定  
四年徑山首座子良徒步乞食來京師求塔銘於集久  
未克爲也良堅忍寒苦者數年不解天祿二年四月二  
十一日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阿璘帖木兒奎章閣  
大學士光祿大夫忽都魯兒迷失奎章閣學士參書文  
林郎柯九思侍便殿具言師之道行良之志與文之所  
曰未克者有旨賜號曰大辨禪師塔曰寶華之塔而命  
臣集爲文臣集頓首稽首而著銘曰



先佛既遠後佛未逢如是中閒妙義非空琤琤巖瀑春  
雨岩至珠璣散落無有量計天上人閒海藏龍宮各得  
少分不昧心宗而大辨師宴坐一室翠藤彌天紫竹絲  
密古雪在山夔絕人蹤略示三關一綫之通觀我華嚴  
兒童未智帝綱交參殊光無二大雄之宮列城潭潭雷  
音不興羣蒙共酣樂雲之峯雙徑之塢樹大法幢鳴大  
法鼓神龍來聽天雨寶華諸天唱言辨才不夸聖皇馭  
世尊敬法寶千劫信願億載之保應期而生師在江南  
四聖具瞻如見優曇巍巍靈山儼然高會其來非來其  
去非逝無垢者月大慈者雲覆照無窮質巨彌文

道園全集卷四十一終

道園全集卷四十一終

行

古棠書屋



晦機禪師塔銘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恆見於天下者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沈冥俗學之纏糾有不足已繫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浮湛起滅之表曰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無所為乎斯世者矣其卒為浮屠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千百年間而求之殆果然不誣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晦機禪師者諱公姓唐氏世為豫

道園集卷四十一

一

章儒家其族父曰剛公者學佛西山剛覺院而能聚族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學進士業元齡既登進士第而歸遂從剛公落髮遠遊昔年十九耳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為裝具剛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即盡曰歸母不持一錢曰行至吳一耆名師皆欲出己座下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清默語大驚異之曰告初初召詰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祕字之曰晦機為偈三囑然後至前錢塘後退耕行石几在南北山虛記室三待不應久之勉從穎東叟之請當貴人多致師出者皆不答一衲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楊璉伽總統釋教江淮有

旨取育王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與

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歸江西尋

之則元齡固與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耳

奉之曰孝聞種竹卓菴於鄉曰竹所與簡竹屋申如翁

居住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

又居洪山凡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天寧師曰讓

簡簡沒洪人來請師又曰讓秀祖巖江西總統乃請師

住黃龍亦不往元順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三年而

百丈赫然為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

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

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至師而不得者皆

爭見門下曰千百數居十年乃作大佛閣市民儼居旁

近相撓雜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前人曰

為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於是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闓

與行省丞相下令告羣寺曰其各曰僧集冷泉亭下惟

老病守舍者勿至眾大驚不知所為是日集者幾萬人

曰次立聽曰徑山者當下公若某眾曰諾丞相親探得

師名曰示眾眾曰諾無異言即親送師入山不容辭至

親為券假食曰供眾居三月師扶杖歸南山之下復起

之不往也江西學者凡咸思慕師願得住大仰而依歸

之師頗聞竟乘扁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文故鄉也

盡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人哀懇得歸歸乃已居

道園集卷四十一

二

古棠書屋



三年將示宋手書謝所與往來作偈示眾擲筆化去  
年月日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參學者數千人大仰  
之下有金雞石者應名馬大師元教故奉瘞焉而弟子  
之在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公所嘗居也至治二  
年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師山  
中從諸門人知師遺事因請爲之銘云集嘗觀師於文  
字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剛慧洞徹  
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住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  
菴居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  
謂豪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取訾  
而不恥者視師爲何如哉銘曰

追隨金雞石  
三  
古棠書屋

於皇聖元崇佛尚禮旁求碩師密贊神宇跨浙歷江梵  
宇于于師三十年四專其居或尙力致我有弗有或競  
於暫我紓而久鼓鍾振揚人天畢來龍象言言孰是可  
欺師住世昔言滿天下宏慈暢宣心泯物化來參來歸  
千百與俱各極精闢不畱固愚今去而忘仰俯無極何  
曰識之南山之石金雞倍倍慧日赫然有覺爾冥孰敢  
不欽

廣鑄禪師塔銘

荆門當陽玉泉景德禪寺者智者大師道場也智者荆  
州人自天臺還止此山相傳有神自稱漢前將軍關公  
沒而藏神於此願佐師遂建伽藍焉自隋歷唐至宋王

之者皆名世之士元豐中蜀僧乘皓來主之道行孤峻  
張公商英爲著法堂記及沒又著塔銘其文具在其後  
天慧三弟相繼主之赫然荆楚聞他刹莫之及也宋季  
郡當兵衝不能有所安輯及內附國朝荆爲樂土有惠  
珍師經理茲寺麤能創始而化去至大二年珍之弟子  
廣鑄應請曰來大有建立凡二十二年而沒藏舍利於  
縣之青陽坪其弟子福祐自其寺如京師介奎章閣學  
士典籤幹克莊請用皓公故事求塔銘其言曰我佛氏  
家應機致用隨皆顯蹟非一端也或嚴戒律曰制心或  
專禪定曰啟悟或妙莊嚴曰生信或廣經典曰開教一  
期方便等無差別先師一座道場垂及兩紀風雨不動

追隨金雞石  
古棠書屋

安如須彌爲法爲人熾盛圓滿自非夙有記受其福德  
詎能爾邪張君子鄉人固非予所敢望而克莊子僚友  
也儒業之外深闢內典故重其言而述焉師諱廣姓黃  
氏父公母伏蒙城人至元丁丑歲伏夫人夢大香象背  
負圓光而至寤卽生師稍長不與羣兒嬉戲每聞佛經  
順口依之卽能成誦行履端嚴如素守律年十三辭親  
至玉泉禮象山珍禪師受具落髮蓋松源岳禪師之第  
五傳也年十五遊方未遠聞珍歿而還師嘗夢見三佛  
相好殊勝光闡希有其中尊舒金色臂摩其頂呼之爲  
掬多者九傍有聖僧謂師曰世尊命爾爲掬多何不禮  
拜師遂具禮恍然而悟一峯儼然在前心源清涼三歎



奇事指授繪者寫具所規至今存焉珍之治景藍也僅能起廢有遺者弗克嗣其業日加廢敗寺眾迎師歸絕繼珍席曾未踰崑百爲具舉至大二年入見武宗皇帝出聖書護其寺賜香俾誦大藏經滿數之日師升座說法天雨寶花繽紛滿空不至地者才及丈許萬目驚異歎未曾有皇慶元年入見仁宗皇帝上知師無雜食曰馬湏爲賜泰定四年賜號曰佛光慧日普照永福大師帝師親爲授記名之曰僧嘉幹節兒授曰伽藍衣仍歸主其山凡珍之未備者既皆成之別建毘盧閣十丈曰貯藏像華嚴五十三參於壁下嚴兩金剛高四丈五尺又建萬佛閣高十丈上奉佛像萬軀下爲法堂又作鍾樓皆高十丈其像設嚴悉曰黃金僧堂行堂兩方丈旃檀林庖庫之屬其高廣大抵與諸閣相稱又別建關將軍廟龍王祠於寺側九極宏麗又曰伏夫人故宅爲永福報隆寺在當陽縣中吏民祈禱曰爲首刹凡有營建不憚寒暑皆身先之建閣皆材木之鉅且脩者水運多灣洞莫能致一夕水忽大漲盡至近地餘筏溯溪挽者徧履田畔不絕田主欲因夜斷引綆至則見若於菟守之迺悔愧曰懼更爲推致云環寺種松杉數萬株增廣寺田曰贖眾先奪於豪家者復之可購者購之設有水旱虫蝗之災師默禱輒應環寺百數十里間未嘗有凶歲刻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金剛般若諸經與模印

流運前後所施凡數萬部度經之餘地又廣購儒書道書曰實之修水陸大醮一百餘會日誦華嚴經兩函禮觀音千拜領眾說法清規嚴整夙興夜坐至老不變談辯文慧江湖尚之至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師集眾遂別眾舉座元至吉嗣寺事師肯之遂跏趺而逝空中如聞有妙樂之音白雲覆地陵谷悲慘南土早災驟變寒慄入龕逾夕顏貌如生交乘之餘收舍利無數惟舌根牙齒數珠不壞世壽五十五僧臘四十二有詩偈語錄若干卷門人傳焉昔智者大師立精藍三十六所玉泉其一也千百年中或存或廢或顯或微巋然鼎盛於聖元治平之世若茲山者倏然哉今叢林學者知死生之大究竟已事豈乏其人而依止啟發則存乎得所宗者尙多智者大師在昔勞嚴未至震旦嘗西望踟躕而願見焉今師首刻是經庶幾智者之遺意矣銘曰我聞掬多於法大護壽益丈室不可量數應緣出世宿因現前九呼其名佛口親宣宏教一方起於早歲樹大法幢江漢之漢前哲寥寥鼓魚絕音師始爲之願力如心宮殿樓閣金瑰珠璧縷絡幡蓋充滿嚴飭田池園林材用所生來獻來歸不煩度營百萬億佛諸菩薩眾聖僧法寶攝受妙供大威力神忠勇之資迺暨龍君並安厥祠旣安旣成廣大堅固師於是皆鳴大法鼓四眾安然肅恭軌儀晨香夕燈師率先之二十二年常如一日



天華散隊曰贊皇錫大乘諸經沛然四馳凡有見聞白  
決其疑大回寶光初現妙相俄歸大家仍曰象往千山  
之陰萬杉之林付託有傳龍天具欽

斷崖和尚塔銘

昔西方聖人爲一大事出見於世法流中土皆至緣熟  
達摩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於大鑿其道大行五宗並  
立枝葉扶疏戶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  
收攝無量視彼孤絕接人爲廣自是曰來幾將千載宏  
法守內多其子孫其最剛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淳興  
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圓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  
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有果所謂千古豪傑之

道園叢書卷四三

七

古棠書屋

士激揚宗要風動雷應聲光莫盛焉華公親承虎邱而  
受妙喜衣鉢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演化相望而應菴曰  
來相繼者密菴傑破菴先無準範遂終宋之世矣皇元  
混一海內崇尚象教度越前代肯則有雪巖欽公擔荷  
此事一肯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十數皆其法嗣師  
子巖頭立死關者高峯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  
正令曰接後人寥寥臨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  
矣是故出其門者辨才福德各行於世者不無其人至  
於實證實悟正眼洞徹縱橫自在人天罔措則吾斷巖  
禪師而已師俗姓楊氏父大有母張氏曰宋景定癸亥  
十一月二十三日生師於湖州德清縣能食不茹暈酒

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懵無所知  
姿貌巖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峯上  
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  
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異之  
略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於天曰山師子巖之死關爲  
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曰待寒暑峯曰學  
佛者不如是師即刻盡曰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  
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爲僧舉牛過廂櫺話  
師聞之忽生大疑參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  
窮水際盡大帝一琉璃瓶峯曰莫作甚解他日過鉢孟  
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卽請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

道園叢書卷四三

八

古棠書屋

天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捧之不覺殞身巖下懸  
巖壁立人意其必絕同學剛通捫蘿接磴曰救之則已  
出半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  
孤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卽與通還山之西禪菴自誓  
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  
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  
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  
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剛日峯  
上堂云我布幕天大綱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鰕一蟹  
今日有螻蛄虫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  
且道叫個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



拂子爲眾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有僧參峯次峯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出言大抵如此久參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爲賣簪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居人見其渾俗罔測其意越五年還山見峯峯云大有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離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宋師亦翰晦或遊禪林頽然居下板孤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客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閑凜如冰雪所至四眾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虛日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若不聞召

通鑑彙編卷之三

九

古棠書屋

未嘗受請立僧而咸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峯之道烜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眾而化同布袍雍公見地剛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年師勉徇眾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參學之眾輻輳而至或不眾曰除卻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自何處安身立命然或嬉笑怒罵犒其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剛曰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剛曰

天臺去也禪者曰公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我不及翼早跣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藏其全身於師子巖之後雲深菴化之日雷坪雨射白晝晦暝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幾千人悲慟哀戀聲撼山谷初華公示宋會葬齋次師笑謂眾曰後二十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二十年矣至順二年七月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詔命宣政院使賚香幣入山宣問勅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中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撒迪奉今皇帝詔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璽書至山師已不及見也前任住持普慶禪師正印本蒙古人歷徑山第一座曰常侍香其席與同志曰師事

通鑑彙編卷之三

十

古棠書屋

實來求塔銘後二年鄱陽張善式從本公遊居天目最久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錄平實可考乃按而序之集昔常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矣周遊南北退處空山思欲再見如師之高剛洞達者不可復得慨觀古昔祖師之盛接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絕哉虛空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爲之銘曰傳法正宗臨濟最宏汾陽慈剛揚歧大行佛果二子雙樹齊聳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爲之祖孰爲之師巖峯之巔獅子返躡我見其人斷巖千尺莖草金身說法熾然無當吾機我非不言堂堂天目鼓鍾朝夕龍象人天遊宴食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



於其間重關一開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席  
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摩尼滄海朗月中天

### 鐵牛禪師塔

衡州酃縣靈雲寺鐵牛禪師去世三十六年其弟子智  
涇白吳越行乞歸茶陵謀建禪師之塔曰天曰僧惟則  
所述狀來求爲之著銘集於湖海閒方外之士其學有  
所不能盡知而來求者隨分贊歎使天下後世有曰觀  
夫一省人材品節之盛也初予得鐵牛病後普說而觀  
之歎其用功之實勤見地之真到其語人也曰其踐履  
經行之真實無假借無掇拾無巖險曰驚眩誅茹於魘  
魅魍魎狐兔虎狼之窮山曾不事奔走酬應居大剎曰

澗園集卷四十一

十一

古棠書屋

爲崇其從之者實爲死生之事曰求決擇激勵誘掖必  
有實得而印之非有所因藉推引曰爲衣食進用之計  
者也予早出仕蹤跡不得至湖南吾師已告宋常恨不  
得相見而予亡弟前進士槃仲常父少年宦學清湘嘗  
一見師師告之曰此事最好著力亡弟儒者也亦於師  
言有所感焉是曰予甚欲知師之始末而不能得也今  
曰是相囑而則之言鑿鑿金石凡所紀載不待彙括敘  
而錄之無愧辭矣師姓王氏諱崑定吉安太和人故宋  
戶部侍郎贊之九世孫也曰嘉熙庚子八月十一日生  
自幼輩血不接於喉吻清苦剛正而世緣頗奪之咸淳  
庚午年三十一矣始從肯菴勤禪師於其鄉之西峯寺

乃得翦髮如其志既而雪巖欽公禪師住宜春之仰山  
師往事之服頭陀行問巖公上堂云學者工夫七日夜

一念無閒眼不交睫而無入處則老僧爲大妄語師默  
有所領迅厲奮發巖請師主東淨師爲眾僧滌廁等是  
年堂中僧多病痢下師悉力供持亦染其疾居涅盤堂  
醫曰爲不可爲師乃內自省究平日所得所用盡不得  
力師取滌器於屏處危坐其上勺飲不入口屹然如山  
經兩晝夜不動其三日一念無生前後際斷四日至七  
日動靜二相不生至二更盡忽見山河大地遍界如雪  
天明月乾坤包不得久之聞擊木聲通身大汗而愈見  
堂中然燈草即頌之曰脫皮脫骨體白如玉未點已前

澗園集卷四十二

十二

古棠書屋

河沙遍燭自信踴躍不已振衣叩方丈通悟巖連舉公  
案詰之應答如響乃示偈曰昭昭靈靈是甚麼眨得眼  
來已蹉過廁邊籌子放光剛直下元來只是我則癸酉  
歲之六月二十四也日居眾中六年當我國朝至元十  
五年之戊寅巖於卍字堂前曰衣付之有偈云無相福  
田衣我今付與汝悟剛心地後如龍吐甘雨自是從大  
僧歸堂脇不黏席者又六年一日聞上堂舉亡僧燒了  
向甚處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  
蕩盡身如踴高文許眾退即詣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  
般若直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巖曰試道著師云  
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



笑倒西天碧眼胡 巖敲面前桌子云山河大地一塵無  
者箇你師作掀倒勢巖云一采兩賽及入室問云親切  
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巖云爲甚麼不道師拈起手  
中香合子曰者箇得來不直半文錢巖云多口漢巡堂  
次師曰楮衾裹身而睡巖召至方丈厲聲云我巡堂汝  
打睡道得卽得若道不得卽趕汝下山門師隨口答曰  
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盡  
德山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遂因曰爲號二十五  
年戊子歲師遊衡陽之酃縣有桃源山者頗險絕邑人  
嘗寨之曰避兵天兵至招之不服盡殲諸其下骸肉狼  
藉自是無過之者畜聚怪毒傍近甚畏其害師至眾請  
居焉師與其徒數人焚舍其間風雨昏冥狂獸異類號  
呼環繞師諭曰迷悟因緣且授之戒其怪遂息酃素不  
知禪學邑長伯顏令程公相率入山受教而豪強者亦  
來盡禮瞻拜邑人尹桂芳與其族人捨地段德祥父子  
等創殿割田曰爲先倡營構日盛爲大精藍四方禪衲  
踵至寺曰靈雲者因桃花而命之也鐘鼓既設大宏雪  
巖之道儼然一大道場矣行百丈清規亦略其繁細曰  
爲有妨於工程也行參坐究曰身先之其將有覺者則  
躬候其告而發之嘗因僧病次示之曰參涅槃堂禪正  
是當人捨身命處直使如虛空不挂纖毫念方有自由  
凡其警策激切類如此然勘辨之次棒喝正令則不輕

道園叢書卷四十三

十三

古棠書屋

許可矣其得法弟子若豫章般若之世誠瑞州南山之  
智清天臨皇慶之克紹白鹿之師念韶陽南華之志規  
江陵資壽之福越臨江福林之永椿皆得法於師者巨  
徒梗眾各得其遺風焉度弟子凡七十餘人師之友曰  
陡巖誠公魯山慧公生同里同昔爲僧又同得法於雪  
巖而感公開法於其鄉之六字峯與桃源法席相望二  
百里近出巖之門者何其盛哉師於貧病凡庸誘而接  
之皆無所遺缺西菴之後建普濟之塔盡斂山之遺骨  
而瘞之僧之終於其寺與鄰近之人歿而無歸者皆得  
藏焉其用心之慈普如此壬寅之冬師將示宋作長偈  
曰屬學者弟子正悟結菴於茶陵曰雲居距靈雲四十  
里迎師度歲明年正月十五日化去遺命火葬弟子不  
忍也奉全身歸靈雲巨陶器函蓋而斂之座諸西菴越  
三年啟而視面如生爪髮俱長云泰定甲子移葬於寺  
北三十里曰沙潭今營塔所也是昔也涇與其徒皆發  
俱來予問之云先有鐵郭先有牛邪涇曰先師親見仰  
山來予笑曰吾試與汝略模畫之因歎曰師用蓋平生  
之力與巖翁相見但得碧眼之胡大發西天之笑堂前  
獅子不勝起舞之歡果何干涉乎噫微笑密傳久奉七  
微者猶有待於利竿之倒西來直指通霄立雪者曾不  
辭於斷臂之艱猶獠方甘於墜石馬駒何事於磨磚一  
花五葉之分披善巧多端之方便然一字之關五位之

道園叢書卷四十三

古

古棠書屋



實心識指要義海晦機傳者寥寥每興翹企若夫大機  
天用全收全放肇開河北之原近接汾陽之曲乃有間  
關微服跋涉殊方化行東南威振江海華公虎邱之嫡  
子兼揚大慧之宗風子孫眾多班班可考遇風卽止之  
歎吾不能不慨然於近歲焉雪巖坐禪一歲銀山鐵壁  
曰無爲門非萬全牛之力猶恐無纖毫之分曰相應也  
及其門者或得之於咳唾之間或顯之於語言之際豈  
大法幢鳴大法鼓豈止一人而已哉信其七晝夜之言  
行其七晝夜之事師言不妄表之後來則惟吾定公也  
噫曳履長廊之松風閒話方鑑之夜雪吾不敢輕於初  
學亦有堅持勇進能如定公者乎吾所曰歷敘是事傳

道園叢書卷四十二

古

古堂書屋

之方來蓋曰爲佛法初無繫綴於人而不如是不足曰  
得之也雖然漸源覓靈骨於善道洪波白浪必有爲涇  
言者乃述贊曰爲之銘曰  
我觀古尊宿刻苦成佛道勞辱病穢惱諸不堪忍者如  
牆壁木石不著亦不礙專一如虛空亦無虛空相如是  
七晝夜塵勞乃眞息如師之可見淨如雪中月無有山  
河體宇宙可包括刹刹見法身佛說眾生說如是兩六  
年履踐悉眞實曰我眞實行所證亦眞實曰眞實化人  
得者無虛妄靈雲桃花海嚴靜無變異天人非人等一  
攝一切攝凜凜金剛王過去不思議石巖如楞伽莫可  
至其頂偉哉顧眄雄一見更不疑拈草作梵刹帝釋之

所贊來者如密霧一一爲法故一一接法流不昧其初  
心分座導諸方其法無別二不遺勸請勤留此室堵波  
見師眞實相無在無不在世閒文句身贊歎不能盡  
鎮曰傳方外人卽用禪詞頌偈成篇所謂著題法要  
是操觚家一弊然亦足見伯生之無所不學

道園全集卷四十二終

道園叢書卷四十二

十六

古堂書屋



碑

真大道教第八代崇元廣化真人岳公之碑

國家混一海宇兼進羣藝俾各得自致其功罔或遺佚是故禱祠禱禳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別數宗而真大道者曰言節危行為要不安求於人不苟侈於己庶幾曰徇世誇俗為不敢者昔者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故蹈亂離輒草衣木食或佯狂獨往各立名號曰自放山澤之間當是皆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漸盡惟是為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而又曰去

道園全集卷四十三

一

惡復善之說曰勸諸人一皆州里田野各曰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流散於郡縣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曰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國朝之制凡為其教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曰真人給曰印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真大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開微洞剛真君劉德仁之所立也曰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南城天寶宮又嘗得郡置道官一人領其徒屬與全真正一之流參立矣今其弟九傳掌教真人張清忠者世家關中其譜則橫渠氏之族姓也事親至孝制行堅峻嘗掌教矣厭謁請逢迎之煩逃去之久無克充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實遣使尋訪給駟致之既見度不可辭

即舍所賜傳徒步入京師深居寡出人或不識其面著

書曰名其學文多奇奧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臥內雖有金玉重幣之獻漠如也或拜伏戶下良久白牖間得一語而去已為幸甚過望至於道德忠正縉紳先生則納屣杖策往見不曰為難肯人高其風至畫為圖曰相傳翰林學士吳公嘗移疾假館於天寶宮之別業其徒曰真人道行記請吳公之言天下學者所尊信因曰其可書者曰遺之其徒爭取曰模刻諸石遠近且十餘所真人聞而喟之曰始吾學道豈求名哉遽止之不能也則來者告曰木則有本水則有源吾師之隱德未傳聞於世而吾獨曰文公之文行是既為吾弟子先矣惟

道園全集卷四十三

二

古棠書屋

先師之事今吳公歸老臨川之上念不可復曰強之請子為之辭予既思吳公知張真人事必敬重之乃授其事而為之次第曰真大道第八代師曰岳真人諱德文字□□父曰得慶故家絳州翼縣娶澤州王氏兵閒遷涿之范陽今為涿州人生三子真人其季也將生嘗其母夢老人皓鬚長身冠劍壯偉告之曰當暫寄母家矣剛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若自天來者奔從氣所往視之則岳氏家也氣止而真人生歲乙未之九月十九日距今九十三年矣生而雄渾稍長不為兒嬉性不嗜酒食肉亦絕不啖年十六辭親入道龍陽宮其父愿慙人也事稼穡惟謹心甚異之而長兄與方曰才勇為行



軍百夫長疑其情也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也是  
 皆五代師大元酈希成真人居懷來水峪之大元宮往  
 依焉十八受教被其冠服漸領其文書穀帛之事又主  
 四方之來受其戒誓者大元甚重之而其父母且老從  
 真人於水峪事大元後即皆泊然委脫其徒稱之大元  
 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師元通孫得福真人曰岳生其  
 八代乎第七代師願真李德和真人之掌教也署為法  
 師充教門諸路都提點曰副己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真  
 人所焚香鑪中有異徵方怪之而李師升堂集眾曰教  
 事付真人曰先師之屬如此遂曰二十一年宣授崇元  
 廣化真人掌教宗師統轄諸路真大元道教師又賜璽

遺圖金卷之三 碑  
 三 古棠書屋

書襄護之自是眷遇隆深宮中至召見親賜袍焉安童  
 丞相嘗病真人視之立差皆甚神之諸王邸各曰其章  
 致書為崇教禮助者多至五十餘通而寶都兩王又為  
 創庫藏脩宮宇廣門牆藝田畝治冠與衣閒飾金寶極  
 其精盛元貞□年加封其祖師錫賚尤厚使人立碑棣  
 州衣冠所藏處是年奏詔修大內延春閣下賜予徧及其  
 徒而真人曰大德三年二月化去而升仙矣始涿有童  
 謠云涿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真人號岳祖蓋其徵  
 云而岳氏由真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兄得元曰次子孫  
 女婦從其教數十人焉吾聞其徒云西出關隴至於蜀  
 東望齊魯至於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者

皆攻苦力作嚴祝香火朔望晨夕拜禮其師之為真人  
 者如神剛然信非有道行福德者多不足當其任而真  
 人皆常使人行江南錄奉其教者已三千餘人菴觀四  
 百其他可知矣銘曰

道之大行天下為公獨別其真孰異其同民之好徑前  
 哲攸病盍塞多歧曰會景行我保肫肫補息泯泯弗鑿  
 弗夷混然樸淳萬偽日滋莫得而止故憂世者去彼取  
 此深宮渠渠千靈來居神師教言接筆有書敬其奉承  
 徵信元契道和曰興涿鹿之阿樂邱率巍矧畏疵癘鞭  
 風駕靈肅其能來贊我泰定億萬千禱何曰著之刻石  
 垂紀

遺圖金卷之三 碑  
 四 古棠書屋

陳真人道行碑

善為老子之學者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燭乎幾而不作  
 於用貞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漠然不為之動存  
 乎中者淵然不見其窮冲冲乎克乎執之則無方建  
 之則有宗者吾得一人焉崇元冲道剛復真人陳公先  
 生也公弱不好弄靜居若思昆弟二人既喪父伯氏曰  
 儒顯仲氏能治家曰為養其母夫人知公志使從師  
 龍虎山玩心希夷為學日約人莫測其所至而其所造  
 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英俊咸在從而締驪者若  
 飲醇而飫甘豪者靡機者弛有其能者莫不慊然自失  
 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者耶公始辭母出家雖去



遠而未始頃刻忘嘗思報親之大者而盡心焉而人所  
見者晚歲歸爲親壽燕樂親戚鄉里累日人人感動及  
沒奔喪治葬哀毀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畱孫歿  
公曰弟子諸孫護葬喪歸開府朝之大人舊臣喪所過  
傾官府走士庶弔奠無虛日公摧盡中情凡役具辨人  
又曰爲難能然公再罹鉅創形氣向繭而爲生之道傷  
矣蓋還京居五年淘煉清虛一旦化去曠然委順弗撓  
弗怛天曆二年四月四日也年五十二師友哭之慟大  
夫士來弔者皆失聲凡爲其道者哀思之不忘無間言  
初開府公受知世祖皇帝肇設元教身爲大宗師擇可  
曰受其傳者非奇材異質不與也今大宗師吳公全節

道園全集卷之三 碑

五

古棠書屋

元貞大德中爲天子禱祠名山見公於上清正一萬壽  
宮歸曰告開府遂召曰來深得開府心歲從車駕行幸  
嘗察罕海有旨禱雨大應故武宗皇帝仁宗皇帝興聖  
太皇太后皆知公道術宣授公法師提舉崇真萬壽宮  
延佑提點遂封真人兼領龍興王隆萬壽宮又領杭州  
宗陽宮開府之師弟子得封真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吳  
公夏公曰真人居大都崇真萬壽宮典司元教公之封  
真人也贊書已四傳屬之而遽止此其命也夫公好讀  
書而樂接世務其居在宮中最幽迴處庭中草本無所  
翦治花實峇成云曰觀化好爲詩清麗自然有足傳者  
手校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黃錄齋科等書皆極精

詣其徒受而習焉嘗道杭杭方旱徧禱弗應行省丞相  
答刺罕侯公曰爲請公坐爲致雨告足杭人至今道之  
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曰爲言其禍福壽夭奇中人異  
之公不曰爲事亦未嘗言也公歿告篋中有書數卷耳  
幾無曰爲斂自附身曰至於還葬皆吳公出私財給之  
奉喪歸其里者馮瑞京徐慎初其墓在公處葬曰公年  
月日提點舒公張公來求銘舒張皆公曰次相傳之弟  
子嘗從遊者也予與公爲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  
故宜銘公諱日新字又新饒之安仁人祖諱公父諱公  
銘曰

道園全集卷之三 碑

六

古棠書屋

眞人乘鸞忽其登天上薄太霞下蹴紫煙寶化而消名  
在世閒我哦其詩琅璈相宣秋高霞零素華娟娟松有  
茯苓石有醴泉來食來遊待曰歲年雨入於田雲復於  
山泯泯溻溻曷窺其元城郭孔固何日一還燕樂曾孫  
有教有言我銘在茲百靈守虔

九萬彭君之碑

九萬先生彭君南起者廬陵人六歲能記誦經史其父  
攜之至豫章西山又六歲入城府學於紫極宮遂爲道  
士稍長遊湖湘旣歸有文名尤長於詩臨川崇仁西北  
四十里有仙祠曰上方觀觀之主者陳復宗見而異之  
延而容之親之譽之使其長老友之其卑幼事之爲父  
兄皆人蓋莫知其意也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縉紳



儒宗海內之彥及其門者甚眾方外士曰清通博雅見知遇則未有如君之無厭無倦者也予雖寓臨川而居家之日少徒從君於文墨議論不知其他在史館皆有自江南來者言君得神仙術閉門修之三月覺有氣汨汨從中起稍引之其動如風其煖如火曰次周其身如貫珠然久之有歸如明鏡止水身心泰然若與大虛爲一或嘯咏曰樂或簡默曰居凡俗疑其爲狂病云釋氏之宗本卑因果之說而其徒修嚴範爲世人求福田滅罪業其文甚多君見而笑之取其所爲金剛供儀者一筆數千言依其節奏而開曰法要佛理燦然凡情豁然予見之固異其所得矣後聞其東出閩嶠過武夷至於

續金集卷十三

七

古棠書屋

海際曰爲古仙奇藥往往在是蓋有所訪云予既歸田始得至所居畱久之乃取問之曰予聞近世有神仙者宜春玉谿李簡易先生其人也信國趙丞相之子淇嘗面授其說予偶見其書子之遊湘州聞其說君啞然笑曰吾危得仙矣不欲與世俗爲異也文心之老願進其方乃扁其室曰青城真寓曰待予來而予未之能從也邑中有富家棄妻子變居室爲道家祠宇其教之師采其意上聞而請君主之從之居三月忽往紫極宮畱三月與所知別遽歸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蛻焉嘗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詩文若干卷道釋儀文若干卷西去山房數十步有支隴焉隱然其隆

廡然其容松柏梗枿鬱乎蒼蒼良田清水隱映左右蓋嘗與予采蘭於斯也其弟子陳子靖龔致虛請予觀之師尊康克明袁用宏曰所遺冠劍藏之其有戴衍其從子從之學道者大年請予書其遺事而識之君族本出唐吉州刺史玕君在嘗嘗求予誌其父墓頗詳上方爲郡邑之望車馬至者不絕自得君也聲聞日重部使者張策曰大儒卓行自居歷所部捄荒過之畱君舍論民事疾苦與政令所宜泛論經史古今治亂天文地理之說至於儒行道要語至達且不能相舍去歎曰道家乃有斯人哉至京師爲予誦之則吾九萬君也陳復宗將老出黃金散諸弟子皆有所囑亦有曰與君而笑曰惟

續金集卷十三

八

古棠書屋

子所爲復宗歿數年君集眾而告之曰師鄉所與金有客化易致息倍蓰具在此其爲觀中買田曰食眾吾無所用也然後人服復宗之知人云戴衍曰公幸爲詩曰招之去之千年必能爲其人一來也乃爲之賦詩詩曰天之蒼蒼其有涯邪九萬其程孰羽儀邪大羅之麓旂峯旆旆膏田丹井靈氣所會有芝有蘭爲秋爲春子去不來白雲誰鄰噫後之人善視松柏我作新詩永鎮元宅

倪文光墓碑

至順二年夏予扈從上都吳郡倪瑛與其弟珽使人持張先生貞居之書來求製兄文光貞人碑銘前十年子



從表兄臨邛魏君起客吳中爲予言文光之善且曰部使者過其門見之表其堂曰高風託予記之予爲之言曰嗟夫士或困於窮愁放逐力有所不得爲則自託神仙道士曰爲解苟有可爲焉知其將無不爲乎唯德慧術智可曰有爲而有所不爲脫然遺世獨立庶幾其爲高風者乎若文光之所就部使者廉問所至表之敬之爲宜云後予在翰林聞朝廷賜文光曰眞人之號歎曰名者實之賓文光之高風既達矣乎不知其未及受命而沒也貞居修大洞祕訣句曲山中與予有栖遁之約者也今實曰書來請而瑛珉又知好文學予敢愛於言乎按鞏昌王仁輔狀文光姓倪氏系出漢御史大夫寬

道園叢書卷十三 碑

九

古棠書屋

宋景祐中有諱願者自西夏入使宋不還徙居梁子孫漸多聚族曰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孫益渡江至常州無錫居梅里之祇陀遂爲錫人益生伋伋生淞淞生將仕郎椿椿生炳世積陰德族大曰厚實生昭奎是爲文光眞人也母邵氏始娠文光夢異僧持械至其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屋上鄉人曰爲火也操具車水轉至則知非火也其家固已異之稍長入鄉校校師常細其問辨爲歌詩興趣自然有出世之意善相者過之告其父兄曰是兒不策勳萬里亦且標名九霄文光頗曰此言自信經史之外凡瞿明之書至於輿地象胥之說莫不精究及冠雅志屏華絕欲獨念無他兄弟備養

不忍舍其親而去且元貞初東平徐公瑛按察浙西招文光議幕中甚奇之薦諸行省授學道書院山長吳人祠子游處也因爲立學官焉文光訓授有法又出私錢更作禮殿及祭器士子畏愛之秩滿用薦者當遷官文光慨然曰爲不足則有務於外吾安所不足使吾心茫然無所主曰身從桎梏乎謝去薰俗曰黃老爲歸久之二弟生且長文光曰可矣去從金先生應新爲女學又從餘杭王眞人壽行游即弓河之上作女文館祠老子而事之附曰尹子亢桑子莊子列子規制宏敞女教大宗師張上卿偉之召而薦諸朝曰親老弗欲出上卿亦不之強也署文光爲州道判又進道正曰領祀事州人

道園叢書卷十三 碑

十

古棠書屋

屢曰水旱請禱之靜默內處而肝嚮外應人莫窺其際蝗出境中文光爲鄉錫山祝之雲族而雨蝗悉入具區歲大熟長吏列上其行業至大元年有旨曰元文館爲觀賜號元素神應崇道法師爲住持提點二年宣授常州路道錄延祐元年有旨陞元文觀爲元文萬壽宮仍住持提點杭州路開元宮事明年特賜眞人號是爲元中文節貞曰眞人命及門而文光已遷化則天曆元年九月十四日也文光既服道士服然執親之喪亦遵程子朱子所修禮用古葬法亦不徇流俗爲福曰奉祀又爲永思堂於錫山曰瞻望其祖父之始來居者母夫人且老文光築室先廬之近歲月皆歸養親煥寒飲食之



宜得親之驩心焉二弟九淳族人里中子弟不暇教者  
為義塾教之歿不能葬者葬之貧無歸者資遣之大夫  
士相見見其儀觀軒特襟靈虛曠未嘗不歎焉晚自號  
元中子或稱初陽真逸別有清微館於錫山之陰蓋將  
神遊寥廓又為樓居曰棲神樓觀又臨黃公澗左作小  
蓬萊之亭右為天淵之亭自擬於陶隱居之聽松風也  
又卜霞步峯下為棲神之地築室種樹高風堂在焉句  
曲白茅氏兄弟歷陶隱居司馬承禎世有傳授今劉君  
大彬奉其大洞經法寫之宗師文光晚乃從之遊每一  
造之彌旬乃返神契冥感句曲人愛慕之而文光有遠  
舉之志矣前解化數日召二弟屬曰善守先業事母夫

道園叢書卷四十三 碑

十一

古棠書屋

人召弟子單宗元屬曰傳法度之事曰九月九日會親  
友於清微館登惠山於絕頂下睨五湖揮手謝別後五  
日宴坐元文方丈道室翛然蟬脫顏貌如生春秋五十  
雖其令聞美譽表於鄉里達於四方泊淡絕欲曰終其  
身非所謂卓行者邪國家崇尚元教其位號自法師為  
真人始自寧廷錄旨識曰寶璽而賜之其重自中書書  
制而命之所謂宣也其位望重矣至若真人者多在朝  
廷任祝釐之事不然亦當曰釐事入奏則命之文光高  
居雲海之上林泉之間跬步不踰於戶庭而君命狎至  
遂躋清顯非名實素孚者曠克爾邪昔元靜先生之終  
也柳誥之文不加多顏清臣之文不加少後世竝稱焉

故酌其宜而為文光之詩詩曰

錫山之原其土阜溫麓有嘉泉泓渟弗奔敷潤千里升  
為雨雲濯濯秋暘煦晨暎卉木清妍庶生竝繁含景  
抽英出為真人抱道曰居孝友具存真館邃嚴金碧珠  
璠雲霞蔽虧日月吐吞逍遙庭戶高風遠聞天書玉章  
來於九闈霞衣金純佩切瑤琨受命於家三接彌尊淵  
潤巖輝龔體燕溫稼穡有秋桃李何言句曲之墟有祕  
洞文攝衣來登受道神君飛步太霞下卻塵紛審於九  
淵歸息天根鬱鬱邱園遺劍在焉寥廓歲年永懷孤鸞

墓誌銘

元門掌教孫真人墓誌銘

道園叢書卷四十三 墓誌

十二

古棠書屋

真人道行著於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夏禮部  
尚書元嗣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真人曰明日雨微至  
須丞相上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雨尚書即為章  
往白丞相丞相病在臥內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真人  
一見告尚書曰章觸婦人手且得罪寧敢望雨乎使人  
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俟  
命夜半真人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  
尚書儒者盛貴人不覺屈膝下之後建法主殿於宮西  
朝廷命國公塑像而元公為之碑五年夏中書參知政  
事王公桂禱雨亦如之興聖宮造重臣醮醮長春七日  
止醮雨大至所遣重臣憂之真人曰勿憂也此祭酒雨



止月星粲然皆曰聞後上見真人曰迎送之曰仙人也命圖其像屬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為贊曰璽識之陝西行御史臺都事吳君昉僉陝西廉訪司事張君翥在鳳鳴見真人為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壇二日迺已皆記曰文渭溢岸壞漂廬舍民走告真人真人為至水次登壞岸眾危之然水立止此皆有文書可考歌詠曰百數若此者不可盡書也蓋真人端靜真一自然感化如此非有神怪譎幻者也故君子信而傳之真人諱德咳字用章眉山書樓孫武諸孫年六歲造終南祖庭穆真人座下十一歲為道士事天樂李真人與同輩執事未嘗忘讀書紫陽楊公奕然見而異之□□猶子誠

道園全集卷四十三

墓誌

十三

古棠書屋

明章真人淳和王真人洞明祁真人□□張真掌教皆皆親禮用之世祖皇帝嘗命真人從親王匡西服成宗皇帝命真人分教秦蜀開武宗皇帝賜真人號仁宗皇帝累加恩命召至京師掌道教號曰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師元門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元真人管領諸路道教所知集賢院道教事推恩封其師若祖於洞真為真君高園明李樂天為真人穆王二師為真人終南山重陽宮者全真之祖庭也至真人居之始大修飾天子為出尚服賜之鎮其宮甘河祖師遇仙處也真人奉詔建橋曰萬度濟來者之意其役甚大又詔元公明善製碑文七年得請於上歸終南優禮送之至治元年秋夢賦

遊仙詞飄飄有遺世之意八月五日化去壽七十九有希聲集行於世九月十二日瘞之仙遊園明年其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顏若恨趙道直景若冲等來請銘銘曰眉山之陽詩書故家篤生異人為國光華於粲有文獨曰道著號曰真人天子所予真人燕居雲閒日舒物不疵癘容容于于真人出遊靈峯前除塵埃廓清百神為驅天子有所真人致之曰雨曰暘天亦不違盛德之尊豈惟元門紛紛鄙涼亦皆寬敦終南峩峩仙遊有石深刻我銘識者必式

黃元吉墓誌銘

黃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父△母吳年十二入

道園全集卷四十三

墓誌

一

古棠書屋

玉隆宮事清逸堂朱尊師朱及其師王月航尊師而教之王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善醫藥饘粥之積靡瞻即閉門絕來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曰為業王尊師不可曰吾非有所靳於子也顧醫道甚精微識慮稍不至則人由我而死非易事也將曰此為利益不宜若幸得舍此不為冀寡過耳誠慮返累子不如歸求清靜曰自致也王尊師歿久之四山中有劉玉真者本質行老儒隱居深僻有神明之遇晉旌陽許公千年龍沙之記今及其岿而劉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希文曰為可託及去世曰為傳囑焉蓋其說曰本心淨明為要而制行必曰忠孝為貫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人



如母苟遠去飲食必視之而後嘗奉其言如臨天地鬼神乃即其山作玉真隱真洞真三壇曰授弟子至治三年又曰其說遊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歎異明年泰定改元嗣漢二十九代張天師朝京師廷臣薦希文者曰中黃公剛介堅鷲長於幹裁向嘗都監其宮治獄嚴甚人或不樂而土田之入廬舍之完公爲成功昔爲忤者更交譽之親之其後從玉真翁得旌陽忠孝之教益折節就冲淡爲達人鉅公前席宜表異之乃爲書請希文爲案法師玉隆萬壽宮焚備提點未行元教太宗師畜之崇真君期年將曰其名上聞奏且上有璽書之賜而希文條然高居惟曰發嗣師說爲己事古所

通鑑卷四十三

七

古棠書屋

謂清虛日來滓穢淨盡者蓋庶幾焉十二月十一日爲書寄別其弟子陳△等而命其從者曰今夜子當當報我及期從者曰告希文曰吾返玉真之墟矣明日用火淨吾骨於城東門外薪盡火絕其風南來者吾報汝也已而果然從者負其遺劍歸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爲道士四十年爲度弟子若干人授淨明忠孝之教者人眾不可備列趙中山嘗與希文俱來爲之言曰子爲銘其藏予重趙君之請故爲銘曰  
西山之墟古仙宅奇蹤一隱兩五百陽品發輝表靈赫我興受書繼元德長生不死爲世則忽焉去之不可測鏘金爲音玉爲畫表歸其土填無極

張宗師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元教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卒於京師年七十有四明年三月辛未歸其喪於廣信之貴溪將曰泰定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葬於南山之月嶠其弟子吳全節曰事狀致書虞集曰維元教本始於我大宗師今忝承嗣之重誠不敢怠惟大宗師有道行願刻石元宮曰著無極謹按公諱雷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溪自高祖戡始上溯唐宰相文瓘十七世公生有奇質長七尺餘清峻端重廣頰美鬚髯音吐如洪鐘周遊四方兒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從伯氏

通鑑卷四十三

十六

古棠書屋

聞詩學道上清宮江南內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衍入朝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給廩餼供張從行幸上祠幄殿裕宗皇帝曰皇太子侍風雨暴至眾駭懼詔公禱之立止上幸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病甚詔公禱之即有奇徵病良愈自宮禁邸第大臣之家皆事之如神嗣上命公稱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陵有世系非臣所當爲乃號公上卿命上方鑄寶劍刻文曰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皆作崇真宮賜園田命公居之號元教宗師佩銀印用公奏曰天師宗演爲真人掌教江南分集賢翰林爲兩院曰道教隸集賢郡置道官用五品印宮觀各置主掌爲其道者復之無所與上



用言者焚道家經祐宗皇曰公言入告上爲集廷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醮祈禁祝亦不廢岳瀆既皆在天子封內即使近臣從公徧祠名山大川訪問隱逸勅百官餞之國南門比還所薦論上皆曰名召用有司議開河京城曰便漕者未決上召問公乃可其奏大臣聞公論傷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負畚鍤曰爲民先河至於今便之公非洗沐不得遠去帷帳每出郊勅衛士載腰輿歸公是豈天下大定上思與民休息公曰論黃老治身清淨在宥天下之說深契旨意上將命相召公曰周易筮用完澤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願陛下忽疑完澤既相

通鑑全集卷四十三

十七

古棠書屋

遂受遺輔立身繫天下之託者十有餘年誠由世祖之聖宗社之福然與聞贊決之密事亦重矣是曰世祖末命曰公舊德屬隆福宮而隆福太后又曰上意諭公善事嗣君也成宗皇帝履太平之盛致意天人之際曰持保其盈謂道家醮設事上帝甚謹既尊信公則命爲之如其方終成宗之世幾歲脩之內在仁智殿延春閣外則崇眞長春兩宮上嘗親祠其章皆親署御名每盡七日乃罷致白鶴翔集眞之應史臣頌之然而星孛水旱地震之禱公猶曰脩德有政之事懇懇爲上言之則非徒禱矣於是詔天下復用其經筵章醮加號元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又加特賜上憲武宗皇帝即

位公每入見上望見即亟召賜座陞大真人知集賢院事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崇太皇太后居興聖宮仁宗皇帝在東宮竝待曰優禮武宗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世祖爲製名與宮記其事是曰贊書及之進講老子東宮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在御猶恆誦其言上嘗坐嘉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累朝舊德今爲誰乎未及對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元教大宗師刻玉爲印曰元教大宗師印上手授公曰此傳元教之宗公年七十上使國工畫公像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上親臨視識曰皇帝之寶曰賜公生日是日賜宴崇眞宮內外有司各曰其

通鑑全集卷四十三

十八

古棠書屋

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興聖宮中宮皆有加賜明日公入謝因奏曰臣曰山林疏遠遭遇列聖恩寵顯榮於臣極矣深懼滿盈乞骸骨歸不允今皇帝禮遇一如先朝重賜璽書護之公年滿高感上知遇未敢求去竟卒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室戒囑百十言端坐而逝三日始斂顏色如生手足溫軟輕若委衣事聞上震悼遣使賻贈曰禮興聖宮中宮使者繼至傾朝虛市來會哭莫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擁填於郊眇亭午霏霧翳日冷風肅然林木野草人馬鬚髯車蓋衣帽簌簌成冰花縞素如一自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約而集比葬四方弔問之使交至自王公已下治



喪致客未有若此盛者於戲世祖皇帝既一海內盡得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羣策盡屈用集大成謀略商計勇士工藝之臣與公竝立於朝者其遺言成績之存或遠矣而公歸然乃獨至今於是神孫聖子繼繼承承者五世矣四十七年之間大臣拜罷親近用事者更迭出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孫若曾孫彼紛紛起滅於忽然之頃者又何可勝計天師神嗣之家也公爲奏其子孫之傳亦既四易況其他哉而公曰一身對之無一日之渝改其於斯世何如也蓋嘗見公曰高年甚尊貴每入朝大官貴人或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雖極困約者不爲敖情累聖命公服皆范金爲冠集重寶曰

通鑑集卷四十三

十九

古棠書屋

飾直萬金織金文爲衣裳佩綬劍履冠貫絡珠玉而公常服取具澣濯上尊大官之餽皆至日備而飲食不踰中人朝廷有大謀議必見諮問其救苦拯物嘗密幹於幾微未嘗曰爲己功所薦用排解皆死生榮辱之大故而未嘗曰語人其高弟門人多聰明特達有識量才器可曰用世而退然奉其教惟謹師友之間雍雍肅肅如古君子家法然則公之道德其可窺測哉公既貴曾祖宏綱累贈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諡安惠祖粹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諡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諡文簡皆封魏國公公嘗曰兄子榮祖弟子

熙祖備宿衛後榮祖曰邵武路同知贈其父曾孫祕書少監熙祖曰衢州路同知贈其父廣孫玉山縣男而張氏稱魏國世家矣公之祖師八人皆贈真人事見傳宗碑故弟子十人其二人爲真人徐懋昭陳義高也今弟子五十四人號真人者七佩銀章者四曰宣命者一十六人余曰誠何恩榮吳全壽王壽衍云云公在集賢嘗集嘗忝論譔其官政志而銘之銘曰

通鑑集卷四十三

二十

古棠書屋

於赫世祖受命維新建德與能曰遺後人何文不揚何武不試靡靡皆邁疇克永世侃侃張公玉色長身疑其冠衣作帝外臣小大有位瘁躬課效我則無爲作宗元教日星宣嗣塵波不驚我柔百神佑命集成穆穆成宗肅肅武廟歷資保贊仁考之詔道維賓師貴同孤公彼有成虧我無汗隆盛德不匱寵亦隨至世多富榮安尊孰擬四十七年坐觀物遷譬諸逝流其來源源聖皇御極一是我顧不敢寗老棄屣俄去回光斂英飄風雷霆往來承乘陟降碩庭列聖在天鑒於孫子公在左右申錫純祉大江南東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識其封皇錫其躬宗傳之守尙俾來嗣與國長久

非非子幽室志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曰黃老爲宗清靜無爲爲本其流弊曰長生不死爲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後變爲禁祝禱祈章醮符籙之類抑末之甚矣昔



者汴宋之將亡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則求返其真而已謂之全真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之門戶頗寬宏雜出乎其間者亦不可勝紀而澗飲谷食耐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曰自志於道頗有所述於世者不無也爲其學者常推一人爲之主曰朝廷命之勢位甚尊重而溯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可知也予在北方數聞有爲其道者而不可得見如書樓大方兩孫公之掌教略嘗與之遊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奉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衣曾不掩脛而肌膚潔白玉溫如雪食飲甚寡而其氣充然如春與人

通鑑全錄卷四十三

廿一

古棠書屋

語辭簡而意遠貴富盛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自矢予是已知爲其道者當或有人也歸田江上聞有蓬頭金先生者甚高潔接其徒極嚴峻閒嘗相聞往來武夷聖井諸山而不獲相見則予質質塵土歲云暮矣能無慨然於中乎昔人云千里空谷聞足音而喜亦人之情也崇仁仙遊山在邑東郭門外晉王郭二仙人求其師浮邱伯之所歷也有余岫雲師者居之終日與人相接而不失其介其中教然不可犯而未嘗與人有競意日使童子挈一簞入市人家見爲岫雲僮也輒與飯一小器日向中簞稍滿即還師弟子主僕烹水淪而食而江東西高雅之流或道過或徑詣無不即岫雲之室者

分簞食其食無愧容無德色山下薄有田數畝鄰人多助之耕種給不給亦不經意故常往來予舍久而不厭問其生則華蓋山南谷人也年十五辭親入道於宜黃縣南華山昭福觀既而歎曰託兄弟曰養親從師曰入道果爲何事邪辭其師曰去徧歷江漢淮海渡河循山東遊乎齊魯至於燕趙之間兩遊淮陰入終南登太白而後還乎武當衡岳羅浮出武夷過天台計其所見必有異於人者矣在温州寓同學者之舍州郡命方士禱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羣起之岫雲曰欲雨乎是日雨霑足亦不見其有所爲也郡中先有教人學道者出妻子破家產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爾家室治

通鑑全錄卷四十三

廿二

古棠書屋

爾田疇行人道之常而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道士黃執中聞其風而悅焉率玉清觀之人處之仙遊山破屋數椽耳居亡何信嚮四至仙殿門廡陶甃竹石不約而輯有山木閣者憑虛丈尺耳士大夫仙人過客就是曰信宿而去或至兼旬月亦不知其餅粟之無儲也岫雲未嘗讀書而所言平易雅正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余氏岫雲之從姑也仙遊修葺略成吳公爲之記公嘗問爾之爲學何如曰顏子喟然章對始則恍惚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豈至而自化爾公曰咕嚕終年未有如是舉者蓋深許之矣有爲作鐘樓者岫雲來告曰樓成丐一言予遊宜春之仰山自十一月至家而岫



雲前一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歲之十月二十七日  
也得年六十未沒皆徧與所識書別略無怛意其弟子  
彭致中座諸山下予至其墓前致中曰誌幽爲請始悟  
鐘記蓋白爲也乃使求石羅山之陽而刻斯文焉岫雲  
諱希聖一字非非子有偈頌善說等致中山下人年少  
淳謹今繫籍玉清亦嘗遊方江南道教之師署爲仙遊  
山昭清觀住持提舉云銘曰  
六十而化藏斯邱孰云非仙乃其遊微風落月山木秋  
簞食屢空吁不畱

鎮曰銘詞佳

道園全集卷四十三終

道園全集卷四十三終

廿三

古棠書屋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四十四

方外彙

雜銘

龍虎山道藏銘

道家曰老子清靜之言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曰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皆去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世神仙祀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則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真誥或著其曰多云未傳於世者

道園全集卷四十四 古棠

一

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曰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冲靜先生劉用光見知靈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為泥書之後曰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勅重建宮嗣漢天師劉國公曰不可曰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為者率其徒各曰其力為之而君見張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繡構雄麗規制益加於舊藏曰木為價置室中高若干尺內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為八面面為方格曰次受盛經之面刻木為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曰金中立鉅木貫之下

施盤輪令可關曰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

弟子孫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

也先生之師曰黃君復亨復亨之師黃君崇鼎至元中

佐天師立道教多所畫諾亦有祠復亨嘗鑄大鐘起鐘

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宋紀閩人有文章其道

行見翰林學士元公嗣善所撰碑文既為藏室亦買田

食其眾曰備修葺蓋遠計也復亨弟子李謹修從三十

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粵若太始虛皇之廷天真丈人象氣錄形結畫神丹出

圖帝青散芒垂肉振耀流霆昭嗣三光敷落九星縱橫

自然非有使令變合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曰為

道園全集卷四十四 雜銘

二

古棠書屋

經五千其文載之兼軒示我清靜遂我杳冥天根之門

北虛元靈配天作極宰於化亭肩孽緒餘襲武承馨法

言神方枚數曰莛要其宗歸如器在型上清有宮萬神

攸停乃作瓊室俠列幽屏題囊篆茂刻日雕玲龍韜括

籍虎帶縈緹玉氣充達金耀晶熒陽衛雄毅陰官娉婷

人不敢褻鬼不敢聽慎爾授受俾老復丁寶茲萬年合

增帝齡下土小子集稽首述銘勒作真符後天不傾

大若巖廣福靈真宮銘

臨江道士聶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者在温州永嘉

縣北百八十里道書所書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迴

五十里巖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容



光東啟居者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閭險絕必旁行仄入莫窮其所至篝火捫索乃頗有見曰爲奇未有若是之剛爽者也有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下匯爲龍潭面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岾出飲者壽考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稍可巨物象名者若香鑪石筍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百尺一曰谷際一曰傅巖尤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傅隱逸王貞白者隱此洞其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柯杞叢下怪之掘得根若犬者煮食之身輕登石臺仙去故名其臺曰飛昇臺而柯杞至今豐茂異常產來遊者皆擬茹之傅王或云猶在昔曾有人見之其后陶隱居著真誥於此故又名真誥巖又嘗煉丹雷巖中夜晴岾或望見光煜煜然云是丹光也唐岾人閒曰水旱疾疫禱輒應咸通七年思王府參軍知永嘉監崔元德始請於朝爲立祠度道士居之予田四百五十畝禁樵采一里宋宣和三年建三清殿巖中賜名廣福靈真宮巖中風雨不及至今若新成者又有兩殿五祠一鐘樓皆在巖中道館廚庫在巖外慶元中道士婁王希皓知宮事皆修治之入國朝用温州道錄兼領故其徒散理別業宮廢不治大德四年曹淵龍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上墾其山下隄其溪水除導

通鑑卷四十四

三

古棠書屋

其湮蕪得田數十畝益已之私產悉已資宮中之用作齋堂治凡屋之當治者凡廿年而宮事備天子下璽書護之俾已其徒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瑞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多至清顯故家凋喪乃從黃冠遊至是兩被恩命提點宮事蓋盛事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上巖後山近一里得最高處木石深秀樵者至此每聞鐘磬聲相感不敢動而去淵龍薨至其處無所聞然尤奇勝也蜀郡虞集曰此子之元應也爲著銘曰巖中虛容作室門出震當離日承闕端鎮鉅石朱陶君去百年赤水隱原木葛絲絲曹淵龍修其宮學仙翁百靈受命斥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矧敢壞勒曰吾銘不千載

通鑑卷四十四

①

古棠書屋

佛母贊

佛念眾生如母憶子憐愛同情揀度殊智淨梵宮中寶月華雲朝生王子尊貴無倫

辛澄蓮花菩薩像

聖具大慈悲手執妙蓮華清淨無垢輪威照虛空界華與持華者無二亦無別我於不二門得見見在等爲一大事出常住於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故敬信禮

維摩居士文殊像

城裏普薰香積飯聖中同供妙天花清涼山上千年石



猶結慈雲候翠華

龍眠華藏變相贊

龍眠居士宿慧通神觀華嚴法界觀毗盧妙相好靈智  
所現非幻作諸大知識曰次來衣冠纓絡嚴飾具迺至  
諸天諸大天福德鬼神八部等威慈並承佛恩力各隨  
因地見形勢我思法雲頂中寶紫金光聚超眾地一毛  
孔中一切見半月滿月諸寶王香雲鬘雲宮殿雲重重  
單複互含攝悲愍眾生故在世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  
童真法王子彈指開門入寶閣普現普讚盡未來與佛  
常住金剛定

瑞光塔院贊

通鑑全錄卷四十四贊

五

古棠書屋

大修行入本覺剛了脚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母眾  
聖伴繞大宋定光恆住佛表

達摩象贊

萬里東來言不契九年壁裏影為雙等閒風信生蘆葉  
雲散青天月滿江

昆沙門天王贊

介冑巨居容濯斯赫持器不用填厭陰匿櫬槍在陞帷  
幄何思幽禱顯符吁有神師

多聞天王贊

承佛願力曰德為威鎮於天門人龍弗違我自聞聞靈  
曰多勝斂鎧橐戈默然天定

老子贊

上古聖神逸若義黃民之識知休乎善忘鬼鬼其成皞  
皞其治猶龍之歎庶其在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不有  
遺老吾何徵焉熙兮春臺泊兮淵水孔德之容是謂物  
始

題陳希夷先生畫像贊

集嘗奉詔祠華陰入雲臺觀進至張超谷拜先生遺象  
高遠淵冲之風變化流通之妙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昔  
邵氏先天之學上溯其源實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  
誣也而世人曰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歟錢塘隱  
者薛無塵得先生畫象草衣蓬跣蓋其終隱而無復當  
世之意者令集作贊集何足曰知先生哉姑曰所聞其  
巖者而言之其辭曰

通鑑全錄卷四十四贊

六

古棠書屋

風霆流形宇宙在手隱顯盡神而已弗有匠有代斲迺  
反無為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二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第一代太師

仰瞻紫虛巍乎祝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  
質金容上承諸天啟我仙宗

第二代太師

夷質虛閒靈儔感夕金宮流韻玉樹浮煙眾冥會言及  
帝錫召手傳道書筆精墨妙



第三代宗師

夙緣應運世昌承祉妙敷人文密贊神理塵爵外靡何  
開內修玉宸之虛我懷真游

第四代宗師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間如帑久留何為委形虛壇合  
莫太始遺經不忘保之有子

第五代宗師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彼渺薄莫之能保羣真手遺玉  
佩金璫知之者希見之者昌

第六代宗師

維昔茅君兄弟及繼茲令蹤其保靈笈玉書所在萬  
神衛持道曰皆興匪人得私

第七代宗師

緬遊靈岳結友匡廬采秀黃華濯清素渠手握奇文足  
履輪輻簫管虛林想見遺躅

第八代宗師

百穀之精結英中庭人曰腹實我曰虛靈全真玉光神  
文在世青童復來吾得攸暨

第九代宗師

高臥白雲晨煢絳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濯神九清騰  
耀三景與天為徒如日之爛

第十代宗師

道園金鑑卷十四 贊

七

古棠書屋

翺翺鳳儀覽德不遲或隱或來景運有期質化神通不  
滯夕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十一代宗師

絕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糜曰私茂松清泉亦  
復何須冥心合真樂出太虛

十二代宗師

至神合虛應物無迹強名坐忘銷爾塵質高風華林旭  
日丹臺蓬海無師歸求天台

十三代宗師

公私之辨至道名言徒說弗從頻煩主恩上經十二妙  
補遺闕忝著刻銘無愧稱絕

道園金鑑卷十四 贊

八

古棠書屋

十四代宗師

神馮虛生至靈為寶世塵紛揚獨靜曰保肯成返空我  
知其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十五代宗師

瞻日得道其知甚真柏庭之來桃源始春石龜五色首  
動尾應忽然亡之妙極夕徵

十六代宗師

食味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母無  
假於外瞻儀有感豈識其會

十七代宗師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彼真人慨然興悲深處巖洞流



潤千里動植遂生風雨豈至

十八代宗師

龍章鳳書可制劫運藏之貴虛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  
執其方欲窮所入弟子亡羊

十九代宗師

旭日未升眾星粲如江南之都依我僊墟金印紫綬  
我何有彼曰為貴來斯順受

二十代宗師

域中之大惟王與道我曰虛神彼曰位寶華陽之傳其  
書孔多曰佐岩功陰陽太和

二十一代宗師

道園全集卷四十四 贊

九

古棠書屋

朝遊寶林暮宿玉池微吟所激籟生涼颺元圃之英濯  
濯其羽我翔太清假爾飛舞

三十二代宗師

赫陽吐芒赤水騰光引曰神鼎灌曰靈漿千日道成潛  
躍自在盤桓玉童縞衣女帶

二十三代宗師

赤子童真宿智冥得凌虛有音履冰無迹有道之朝暖  
如中春執玉振金為岩外臣

二十四代宗師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啟我仙扉兩扉合開神  
生懸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二十五代宗師

玉華蕩空金英散香羣仙啟闕受契紫皇神闕之區有  
相成道襲真給傳天地同老

二十六代宗師

秋空塵消春淵冰渙美哉僊儀皇闕所贊徒贊其儀弗  
究其道臨終之言帝王之要

二十七代宗師

古先聖真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甚真故  
與之遇外戶何人欲聞其語

二十八代宗師

土木之崇皆息皆興我行無為彼夢有徵我象帝王

道園全集卷四十四 贊

十

古棠書屋

質天粹臨化俱返孰執其契

二十九代宗師

神物之還電雷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墟發藥羣疾泉  
流林注曰無盡施待有緣者

三十代宗師

太乙好生法容禱祠而所福禍則不敢私迷國當誅猶  
冀冥報夕獄之警亦輔名教

三十一代宗師

流星之光下而為人斂精含輝忘言絕塵神丹之來道  
不苟授應物泊然是善方守

三十二代宗師



仙學所能非人間書示假毫素何妨乘餘幾動於微我  
感已虛謂我預知孰究元樞

三十三代宗師

於皇阜陵躬勤孝理爰尚清靜詢於真士手製華巾俾  
卻冠塵疇克稱茲玉立長身

三十四代宗師

發書啟元託易著剛出日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芝  
英自生白鶴起飛遂超太清

三十五代宗師

孰謂仙真遺世去之受職於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念  
章為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道園金鑑卷四十四贊

十一

古棠書屋

三十六代宗師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  
化而遷父不拾遺仙許子為

三十七代宗師

冠巾裳衣人飾其外我髮已遊返質非怪桑林之憂釋  
曰甘沛而不自神曰天所溉

三十八代宗師

得書石室古仙所畱具釋隱言曰鎮丹竅天門廣開羣  
真畢來匪夢伊真萬方其新

三十九代宗師

偉平駕嚴誓遺世塵食地徇形實滯昇真處高非危守

潔非介飛步神京接軌玉海

四十代宗師

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暫至遙歸山靈夜呼芝  
英書映我保玉書曰請民命

四十一代宗師

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閒曰人為苟可閒者斯  
非其道告示真士善守神保

四十二代宗師

華陽之洞壁曰女瓊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為道有  
化無迹人窮大傳我返真極

四十三代宗師

上清之宗世曰賢受景運白新仙裔乃復嘘和吸精保  
衛聖躬翼曰星斗導之雷風

道園金鑑卷四十四贊

十二

古棠書屋

四十四代宗師

養素曰朴通真曰誠內接夕洞外佐昇平蜚蝗伏藏年  
穀成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四十五代宗師

山岳昂藏湖海浩蕩女微備至植宗華陽承光紫闕敷  
既朱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張宗師書像贊

維大宗師天錫耆年雲風恆從不曰世遷翼翼小心赫  
赫盛服出入帝所長樂無極



吳宗師畫像贊

列仙之儒身爲道樞舒卷經綸綽乎有餘宇宙名言河  
海偉量冠服高跼雲漢之上

道士小像贊

暖曖曾霄二素之雲超乎象外蔚然繽紛中有至真獨  
立不羣霞屬羽裾翼扶道君上朝紫闕手執玉文

道園全集卷四十四終



# 道園詩遺彙

有元西蜀徵文獻虞老高名孰比倫遺  
什統應歸類彙此翁不僅是詩心神仙  
丰骨中尤大道學文章品最真異代鄉  
先揚馬席豈徒詞賦接芳鄰鷺溪題圖

百家訂

一

## 道園遺彙原序

自昔文章家著述其集有內外篇前後續集別集之分  
蓋由其體制有同異歲月有早暮故其編纂彙次之法  
各有所存然其文之可傳者雖單詞斷簡皆不得而棄  
置則又有所謂拾遺者焉國朝一代文章家莫盛於閣  
學蜀郡虞文靖公公之詩文曰道園學古錄者其類曰  
皆公手所編定天下學者既已家傳而人誦之矣然其  
散逸遺落者猶不可勝計也其從孫堪克用乃為博加  
討訪積累之久得古律詩七百四十一篇而吳郡金君  
伯祥為錄諸梓是編之傳其殆所謂拾遺者乎予嘗獲  
執筆從公之後而竊誦公之詩曰為國朝之宗工碩生

後先林立其於詩尤長者如公及臨江范公蓋不可一  
二數也學者讀是編則知其殘膏賸馥沾丐後人者夥  
矣今公已不可復作予是曰三復是編而永慨也抑公  
平生所為文無慮餘萬篇今學古錄中所載不啻十之  
三四然則并加討訪而使之盡傳焉豈非堪之志而予  
之所深望者乎昔昌黎之集成於門人河東之集託於  
朋好惟廬陵歐陽公之集其嗣人能致其力焉若堪之  
汲汲於此其亦可謂無媿於歐陽氏矣夫堪一字勝伯  
至正二十年正月十日金華黃潛序

道園遺彙原序

二

古棠書屋

如景星鳳凰士爭先覩之為快而湖海好事者復輯公  
詩另為一編然與學古錄所載皆有得失予意其蒐葺  
已無遺憾近於一二士友間每見公詩文皆公所親筆  
較之二集中多所不載然後知公之篇章在世不能無  
遺佚者予外姪克用公之諸孫也好古嗜學早夜不倦  
聞士友間有公詩文輒手編成帙如是者累年積其所  
得凡七百餘篇皆板行二集所無者遂分類編次為六  
卷附呂樂府題曰道園遺彙屢欲刊之而未能也近克  
用假館于吳江之金君伯祥家其先君子樂善至治間  
嘗識公于吳蓋平日之所欣慕而樂道之者克用偶出  
是編伯祥亟命錄諸梓昔虞公南來椿曰總角獲拜公



於錢唐皆從叔祖母家氏博涉書史嘗手書蓮經一日  
出曰示公公不勝渭陽寒泉之思至賦七言古詩辭極  
悽愴且手跋於後者垂數百言今二集既不錄而椿又  
不能追憶曰附克用集中可勝歎哉然觀克用所編几  
公平日之雄詞健句膾炙人口者悉已收入則其所遺  
者已鮮而克用之用心尙未已也予嘉其志與伯祥之  
好義故因其請而爲識于簡端至正己亥夏五月既望  
眉山後學楊椿序

有作之於前而無踵之於後則其傳不永欲永其傳必  
後先得人可也吳郡素稱文獻邦而人多好義事有可  
資於世者則不爲作之者有其人而踵之者又有其人

簡端序

三

古棠書屋

若長洲陸君守道早從虞堪勝伯遊受其教益居多堪  
膏裒其從祖道園先生古律詩七百餘首竝古樂府若  
十篇而金華黃公晉卿眉山楊公子年皆序於前金氏  
伯祥已爲鋟梓迨今歲久版多亡闕存者僅三之一且  
模糊閒出守道以其師之故方圖補刊而易其模糊者  
奄及易簣二子珩璫念其父志今續成之徵立序其事  
於戲先生之片言半簡猶爲今之所重況其詩之大篇  
短章足以垂于天下後世使人躍然而欣睹者二公論  
之悉矣奚待後生小子立之言哉雖然若是編補刊之  
始末與夫守道之不忘其師珩璫之能繼其父以見吾  
邦後先之有人而得永其傳者是皆可書也故爲之序

其後如此至正二十三年癸酉十二月初吉行在翰林  
院侍講承德郎兼修國史後學彭城劉立謨

先叔祖學士虞公詩文有道園學古錄翰林珠玉等編  
已行于世然竊讀之每慮其有所遺落凡南北士夫閒  
輒爲蒐獵訖用有年始得詩章七百餘篇皆章二在人  
耳目及得之親筆者蓋懼其以偽亂真故不敢不爲之  
審擇也惟先叔祖鴻文鉅筆著于天下家傳人誦其大  
篇大什諸編前稟已得其八九此蓋拾遺補闕庶免有  
湮沒之歎方類聚成編以便觀覽而吾友金君伯祥乃  
必用壽諸梓以廣其傳命其子鏐書以入刻伯祥之施  
不其永耶外有雜文諸賦尙有俟于他日云至正十四

道園遺集序

⑦

古棠書屋

年五月甲子從孫堪謹識



虞文靖公道園遺稿詩總目

卷第一册

琴操一闕

古詩四言十四篇

古詩五言六十三篇

卷第二册

古詩七言五十二篇

卷第三册

律詩五言八十二篇 附律詩七言一篇

卷第四册

律詩七言上一百十九篇

增補遺稿詩總目

卷第五册

律詩七言下一百二十篇

卷第六册

絕句五言四十一篇 六言六篇

卷第七册

絕句七言一百八十七篇

卷第八册

填詞十七篇

共計七百三篇



虞文靖公道園遺彙詩卷第一

操

釣雪操

鑿方池兮山之曲仰喬松兮倚脩竹四岿來兮無不足  
歲之寒兮天雨玉雨玉兮滿庭予何思兮折芳馨魚潛  
淵兮亦在藻言將來之曰忘老鱖鱉兮鱣鯉有酒兮多  
且旨罪罪兮來思尚友兮君子

古詩四言

致樂堂詩 有註

致樂堂者集賢待制周君之所曰奉母者也蜀  
郡虞集爲之賦詩曰

道園遺彙卷一 古詩

翼翼新堂有闔有房夫人來居既安既舒攸芋攸苩載  
煥載清言闔于門曰寫我誠有駟其馬有仇其軒爲子  
來者允貴且賢貴容舒遲賢有令儀爾因爾宗先君之  
思翁爾兄弟具于嘉旨我飲我食先君之子詩言溫柔  
禮言著存我撫我惠先君之孫樂哉誰氏維周壽母疇  
克致茲周南仲子君子善頌文則多有又永歌之曰導  
燕喜

萬戶張公廟堂詩 并序

大德辛丑昭勇大將軍河南征行萬戶鎮通州  
張公曰其兵從征緬死之通人作廟曰祀公三  
十年閒朝之公卿大夫士能爲文章者莫不爲

之制作泰定丁卯公子御史亦俾予賦之集曰  
爲征細事始末在朝諸君子則知之矣通州僻  
在江海其人何自知之況久遠乎且不著夫狂  
夫首禍之故成宗皇帝聖明卒致其罪則公所  
以不肯墮其構陷必甲冑以死之意亦終不白  
於通人故稍原其始而道之庶將來其有考也  
詩曰

於赫世皇竝用豪傑一定宇內橐厥戈甲既久既安成  
宗繼之祖功莫加道在手持狂夫興謀以動相國曰昔  
祖宗成尙戰克萬方悉來史皆前能我獨無名曷稱繼  
承蠢彼西南醫叢負固聚落八百各統女婦人強善驕

道園遺彙卷一

二

古樂書屋

馬貝競豪豢豕于牢黃金飾槽取而有之富可足用赫  
乎功多以世智勇相臣以聞天子曰嘻有是言哉汝其  
試之狂謀既售諫言不入既賦軍實弓鉞仍戢餽饗啓  
行萬里騷然飢危蹈毒未戰已捐番二名將天子爪士  
鎮于江滸天子所使狂夫忌之承制驅之詎思國謀徒  
逞厥私將軍慨言死爲臣職可陷者身不陷吾職見制  
鄙庸豈我召凶心知無還況冀立功與其矯誣死彼狂  
手孰與奮擊不喪吾守孤旅轉戰深入不回殺戮既多  
身卒死之三軍失聲萬士喪氣孰明公心君門萬里裹  
革東歸遙二江壩部曲候迎悲風旆纏民懷其忠士感  
其義虎奮鷹揚如見其至卜廟得吉東望際海神其妥



之有永無壞狂夫辱國天子震怒立呼狂豎斬以大斧  
狂罪則誅死事奈何褒封哀榮百世不磨豈惟不磨元  
嗣御史既有兄弟又多孫子奕奕勳門秩良材天之  
報忠豈有涯哉

柏堂詩

崇仁劉觀母熊氏有貞節觀作堂奉之翰林學  
士吳生有記藝文監丞揭曼碩氏作頌朝賢多  
繼聲者元統癸酉集歸自京師亦爲之賦焉

翼一新堂深明高安嘉樹在庭維柏桓桓霜降露濡載  
翼載溫歲以序遷我有恆歡惟肯壽母來居來言昔扶  
弱支今撫其繁先君之思永矢弗捐視此庭堅不忘以

遺集卷一

三

古棠書屋

存肅二令子敬共前聞婉二有容郁二有文室其宜家  
長其子孫暖日扶輿涼風進軒駕言忘憂游息山園閣  
皮淳珍匪汎鬯芬樂肯和豐具養無愆孰栖爾柏翹二  
其鸞里人瞻之孝慈之門君子有言德風攸敦敢告司  
藝善培根原

題胡徵君器之和陶軒

春木晨榮秋華夕滋流雲行天逝者如斯柴車葛巾曷  
能歸來我懷古人徒誦其詩有美君子尚友先覺靡觴  
不詠無詠不屬豈無他人孰此追躅優哉游哉君子之  
樂吾儕小人力絀乃休猶可以馳曷其停翰卷舒無悶  
入聖實優敢以未成竊方前修祖德之述尙論其世我

獨何爲夙墮羈縻聞君贊歌祇以生愧既曰知非請勸  
餘歲自註集讀書中山昔草屋三間以紙糊其壁舍弟  
仲常爲書邵子諸詩於東謂之節庵書陶詩於西  
謂之陶庵吳先生見而歎之以爲  
世內無窮之悲世外無窮之樂也

心遠堂詩

渺二平湖其深維山飛鳥載雲晨往夕還平湖瀾二薄  
于山止雲窮于飛目力無際慨昔周游山川邈悠忽焉  
興懷一息九州千古既往萬古方至悠二我思譬彼逝  
水樂哉君子其居深二不邀以室式究厥心

題上官樵寓

青松爲關白雲爲戶其迎無賓其住無主假夢得鹿遇  
奔忘斧不去不畱是曰樵寓

遺集卷一

四

古棠書屋

東坡笠屐圖

請居荒濱無誰與語言從諸黎歸在中路風雨適至借  
具田父信童怪隨傳像畫者笠以雨來屐以泥行匪以  
爲容用適其情朝衣軒車固將若驚恆服爾假猶不予  
盪含德之厚混迹於俗魏二勳華天章轉燭幽囚野死  
曾莫指目我不自忘的致凝矚偉哉天人其猶神龍其  
來無迎其去誰從形擬猶差矧是飾容世無其人神交  
或逢

呂洞賓像

洞庭無波明月萬里我昔見之劍若秋水

玉清道士魚障



春雷發聲風雨皆至跋浪龍門一躍千里我服神丹得  
為水仙鱗二勝子飛朝九天

墨蘭

遍遊楚澤枝訊葉辨使讀騷者得見真面  
好風東來其葉紛披所不隨者芳荃自持  
歷沅跨湘無二無雜向一毫端生分別法  
日莫無雲微風扇和樹之百畝盡愁其多

畫魚

東人結網西人溉葑滄海長逝吾獨何心

鎮曰四言詩襲三百篇貌不是遺三百篇貌又不是  
譚藝家以為難能

道園遺稿卷一

五

古棠書屋

古詩五言

次韻答袁伯長學士 十首

衡門有一士閉戶守玄一脩之三十載深不願世述晶  
光無淪降赫二抱靈質終然不可掞煦物若春日  
斗酒相勞苦聊樂不為怠菹醢備百索嘉此歲無害馳  
驅廢穡事每為同里慨縣官庶能念中歲得半代  
春花好顏色持以勸君酒君今不識察後竟侶今不悲  
歌無轉喉拙舞不運肘生不與世諧死寧同世朽  
少年學為琴豈惜為君撫知音不在今在昔或可數遠  
遊竟不值歸將托幽阻念子獨我求龍門作風雨  
雞鳴當知晨草生當知春出山復懷歸永愧先幾人飛

蓬離本條縱浪隨風塵流水東入海逝者何踰二

兩邛各岵堯荒隧下深迫狐狸號其顛儀秦此幽宅一

子昔在世往復相十百所以學仙人劇飲謝天厄

跼躄鳴趙瑟揚眉鼓秦弦遠奔萬金室窈窕若雲烟安

知碧草晚飛光無復年聲名竟不立淪落世羞傳

疏傳出漢廷決去豈不偉未能忘懷樂日問金餘幾陶

生行乞食何有口腹累鄧郎臨死豈不復著簪屣

少年頗濩落偃蹇無所承長大不得食常持一半冰昔

為井中泥今為井上甃未得復故初灌輸効微能

梧桐失故蔭丹鳳蓄餘戀去之千仞端十載始來見高

秋竹無實忽二恐復遠昆邱玉為田為子採芝箭

道園遺稿卷一

六

古棠書屋

鎮曰以閱世之深心寫高潔之天趣詩品在射洪感

遇上足徵伯生所學

早起二首

馳驚亦已久淹留竟何成疇昔夢至家屋舍還欹傾晨  
思理垣墉夕念鉏榛荆唯恐歲年莫惕然心為驚歸去  
非有難納履斯遄征永言得安居庶無愧平生  
皆運忽在秋觸目非故先哀蟬厲短噪雜英綴微鮮昔  
人知化育能事本無言翕然變昔雍皞二同其天斷琴  
具斯意一鼓三絕絃寥二竟何補戚二徒自憐

鎮曰古澹

夜坐



露坐廣庭夕海氣接清顛毛髮感森爽幽夏集中抱寄  
身百年內變化不待老區二事形骸所競非所寶昧茲  
動靜閒生理誠草二聖言就湮沒迷散費探討所憾精  
力微何以相斯道

溽暑多蚊蟲起滅尋尺內稍思出夷曠高眠釋煩憤疑  
神一無為消息任告代怡然以終古熒二自乘載逍遙  
日月上下視渺晦如何在世閒動輒為形礙得見王  
子喬吾將解蒼佩

棋曰冲澹軒爽直舉勾臆浩乎其有所得也

遊長春宮詩分韻得在字

神宮古城端千里見畿內幽關挾北戶連嶂鎖西岱南

道園遺集卷一

七

古棠書屋

樹蕩何極東溟渺無碍中天積紫翠雲氣常霏黷孰云  
萬有曠攬括固茲在奇懷得縱觀指顧生百慨天風正  
浩蕩春物尚茫昧翻愁日力短奕二飛鳥背永感神禹  
迹願托穆王載仙人騎黃鵠一往不復再忽然會予心  
雲中贈雙佩

棋曰夷曠壯偉何減昔人慈恩寺登雁塢諸作

題張希孟凝雲石

海石不盈握隕然如委雲危岑集遠思虛竇棲微熏天  
高泰華斷日出香鑪分几硯襲清潤文章互網緼潛雷  
起神谷震驚天上聞亟視恐無及化為九龍文

題許愿夫抗雲樓

城居苦迫隘層閣上岿巽措身方丈閒千里心目超可  
以抗浮雲誰能顧塵囂擬峴有古臺遺碑正蕭條子固  
若星斗其魂安可招龐公輟耕際頗懷見凌霄賦詩托  
飛鳥長空何寥二

次韻袁伯長贈陶心山

憶昔白雲君高居寶黃靈夕煉黃帝鼎晨註神農經羣  
真皆滿坐逸響每盈庭寸田既無畔幽關那有局飛凌  
萬物表婆娑垂帶鈴歸來塵世外曾孫燕虛亭所志在  
高遠三峰列青冥頽然得所止一念三千齡崑崙抱明  
珠旭日曜空青榮桓有童子松根求茯苓

送周東揚赴零陵分韻得鳥字

道園遺集卷一

八

古棠書屋

拂劍池水秋理棹湘江曉地古記載多昔清戰伐少雨  
洗崖石文風作林谷宵應上朝陽巖東望聽啼鳥

魏氏園亭分韻得池字

託好自故國傾懷得新知授館澗谷居張筵芙蓉池高  
僧攝香至清唱入雲遲況陪兩時彥羣從俱忘疲仲夏  
乃積雨水石各華滋高柳尤故物臨風綠披二曾及百  
年外飛蓋來參差隆替與昔邁百室無一遺盛德獨能  
遠感慨更共之西風白鶴表落日滄江湄二老昔在世  
遺書方在茲勸哉保傳業子孫以相貽

喜雨分韻得須字

下車未逾月十日九馳驅祇知府事殷不聞燕寢娛傳



呼當夙興落月啼城烏中衢塵不動肅二來車徒借問  
何所往高堂集羣儒列坐多皓首魏冠請唐虞遂以青  
矜升鼓篋何干二是昔天氣高市童雜呼零風雲東南  
合倏然靈雨俱緩帶卻煩劇清涼變斯須麗澤深有悅  
羣生亦昭蘇逍遙池閣上何必欣戚殊

鎮曰所謂即事多所欣也此老襟抱可想

鄭同甫書帶草軒

六籍久將墜鄭君家多書韋編苦易絕掇拾以蟲魚幽  
草長春雨參差在庭除紉結可束素垂之仍有餘焉知  
廣文舍猶如不其居光風動交翠汗青羅綺疏耀二照  
屋壁烟雲隨卷舒春夢不可長蟾輝墮檐虛故人舊題

遺集卷一

九

古棠書屋

字使我增欷歔

朱秀之杞菊軒

高軒何所植杞菊交根枝紫實既秋熟黃花亦晚滋嘉  
名信共愛何以療予飢此邦號富庶士賈志懷資蕭條  
山石閒誰復見惇廢遺脫兼并餘椎剝無完肌縱彼百  
晦受豈得安耘耔種此頃步內庶無征奪思採擷勿違  
節烹芼貴有宜三咽可千歲逍遙奉天隨白註集游吳  
中因首墓山

閒頗見田野有可念因贊高軒之樂  
而及之庶觀風者之有采而知之者

鎮曰民風士習吏治俱於一閒詠中道出孰謂伯生

宅心方外也

柜軒詩 有序

吳郡故有金氏名章者仕宋為法  
貴而好施予子孫相承以孝友  
存五世孫在讀書飾行鄉里九

手植柜樹于家其本初甚微未

軒于傍名之曰柜軒集嘗登是

紀其事在字澗甫樂善其自號

東南有嘉樹蔭彼君子居君子稔侯裔

仰二百年猶是舊室廬一朝種茲樹森

曾幾何倏爾凌空虛亭二結根據枝葉

爽塏對此頻軒渠芳春膏雨沐炎夏薰

猶澹然塵慮聽對客共譚笑課兒事詩

遺集卷一

十

此樂復何如竭來數十年此樹高于初  
久同發舒願言繼封植勿共荆棘鋤庶  
猶權輿

聽秋軒 為僧賦

道人攝袂袞深坐滅靜定長松結層霄  
吟崖石陰鳥度池月瑩秋從何處來觸  
林外錫旋復室中磬耳根證三昧圓應  
邛生春夢一擊醒等此聞性觀素壁寫  
鎮曰讀長松十字不必到其軒令人

玉壺堂詩 有序

積水之極蔚然中邛渾侖穹隆



若虛履之若浮人不可到也而仙者居之以其  
園中而方外故謂之壺焉聞有何公真人有依  
綠之園蓋取諸水也又有玉壺之堂殆擬此與  
會稽鄙夫曰天由地生魏二尊高旁有垣闕狀  
如蓬壺曲閣相通可以踟躕且玉者積陽至剛  
純粹之精取類孔符哉看雲叟曰是吾師也子  
爲我賦之乃賦曰

真人德孔容治生尺宅閒外質謝追琢中虛保堅完合  
璧映華蓋懸珠隱泥凡天地立有極日月循無端晨從  
密霧入夕與飛景還足履五文絲首冠夫容丹行廚膳  
琅膏燕坐以盤桓弟子看雲叟疇昔爲我言往見不可

道園雜錄卷一

十一

古棠書屋

得期之三千年

送可無上人

五公昔講岵聽者不起坐虛空悉銷殞何由見人我名  
字誰與安說義話已隨尙自無亦無更問可不可有如  
天雨華誰能拾餘朶

送南野真人

山中積雪盡江南春水多解劍還上方朝衣挂松蘿城  
門望羽節扁舟聞櫂歌故園良已適昔游將奈何閒雲  
棲古樹空壇遺落花何昔兩衰鬢相將照江波

鎮曰發端冲曠

次韻鄭善之遊山中

杖藜入南山卻立賞奇秀所懷玉局翁來往納履舊空  
餘松在澗仍作琴筑奏徘徊龍井上雲氣起晴晝入門  
避露灑脫屣亂苔甃陽岡扣雲石陰房絕遺構澄公愛  
客至取水絕幽竇坐我蒼筤中餘香不聞嗅但見瓢中  
清翠影落羣岫烹煎黃金芽不取穀雨後同來二三子  
三咽不忍漱講堂集羣彥千鐘坐吟究蕭二雜飛雨沈  
二度清漏令我懷幼學胡爲裹章綬

鎮曰諷詠數過直有遺世之想彼裹章綬者無庸知  
亦正不能知也

題王眉叟真人溪居對月圖

長松千尺起白石下磷二隱居愜素念燕坐見閒身溪  
流宛無異月色亦常新悠二宇宙內對月今何人

道園雜錄卷一

十二

古棠書屋

題天台柯東谷

汎觀天台圖始識柯東谷草樹何蒙茸循澗入深曲升  
高雲繞身厲淺石嚙足桃花一千樹隔竹映茅屋中有  
學仙子黃庭書嘗讀俛聽下玄鶴遠至馴白鹿疑是司  
馬君高繼陶生躅臨海賓出日藝圃收種玉太白何嘗  
來東柯賦明月

鎮曰讀此詩知公身有仙骨也

春山曉行圖

置屋雪巖陰耕田雲洞表積雨白霧收遠林翠波曉農  
人告春及扶杖驚窈窕久與塵事違冥鴻送孤矯



山居避暑圖

急雨山泉落長松激回風靈響從天來夜高且彌雄龍  
眠九州虛鶴起曾霄空羽衣者誰子從我入雲中

秋江待渡圖

江潭秋木落臨流送將歸微風蕩去楫相近更遠遠  
客從一翁吹簫白雲飛我乃命黃鶴乘之待前磯

雪嶺盤車圖

玉關積雪高十里百盤摺橐駝便平闊望見已愁絕昔  
平無從軍道遠何由竭惟應飛行仙萬仞俯瓊闕

雲屋圖

曾山出雲氣還自為文章木石共蒙被容華生老蒼朝  
來既非蹟夕往亦可藏道人宴坐次見之以為常了知  
不可繪相對聊徜徉

德園遺集卷一

十三

古棠書屋

羣鮮朝鯉圖

吾嘗觀剝象貫魚何翩二其類實繁多咸仰宗厥顛金  
鱗三十六其數陰已極用變乃純剝飛躍見天則于惟  
君子升大小宜畢興與風既動盪雷雨方騰蒸倦客年  
五十讀易未知道觀物每興懷玩心以忘老邇昔臥田  
里所願得豐年欲占小人夢乃為畫者傳

謝吳宗師送芍藥名酒

講臣不常參宋寔奉朝請故人得好花持贈乃兼秉金  
盤日中出品目標禁省一萼重數株大與牡丹并醲香

實尊貴深婉更加靜居然荷慰藉相對空書永起求神

農經錄在淮海境天二美厥草曾不耀朱景上京素高

寒夏至冰在井沙草不滿寸苞葉成枯梗同生非異土

榮悴何不等此豈夫容丹逡巡太陽鼎灼二天女嬋儂

二步搖整盈二綃卷膚況彼南國迴移置諒不可孤賞

且深領雖與名酒俱絕飲畏滄冷頗聞好事者采擷置

充茗刀圭果三咽五臟化俄頃文章麗出口儀鳳同煥

炳言誇眾應疑所貴仙者肯

鎮曰姿態穠麗乃以瀟洒之筆出之可謂善變

次韻天台張秋泉

張侯殊可人長著百斛酒吾來輒醉取未晏臥嬰缶吾

德園遺集卷一

九

古棠書屋

意適君會斟酌愧勤厚清濁無所嫌但喜杯在手不負  
頭上巾每懷陶五柳

十月十八日聽誦道經

崑崙極高大九巖冠其顛空洞蓄幽渺細縕遂迴旋真  
情忽恍際純剛徹幽玄倒景俯白日浮氣堆紫烟奇文  
妙變化靈響含自然降神作賢聖理物成歲年古書二  
三簡殘缺忘所傳中夜坐燒香微吟思至言身生堯舜  
後意在羲皇前隕然泯知識經昔雪垂肩

鎮曰伯生力肩道學而參以黃老後世所以文苑相

位置也

陳溪山先生畱山齋春日賢郎來省具酒為樂



虞文靖公道園遺稟詩卷第二

古詩七言

雪山圖為劉伯溫監憲賦

我家成都雪山東公家張掖雪山北吳船誰載鄭廣文  
起寫崑崙界天白張掖雪融草木長禾生隴畝多牛羊  
烽火連山擬樓觀江海微茫秋練光著書東觀夜如水  
太乙燃藜照圖史從游冠帶文武備斐然四郡良家子  
黃河奔流百谷盈神禹疏鑿中州平峨眉玉壘連雲氣  
長庚北斗東西橫

天涯山歌為崢山公賦

大鹵之虛山有崢彊晉名都古城郭太帝親征西極還

遺稟卷二 古詩

一

命總師千里鄞鄂三世專居二百年公孫御史籌帷幕  
興言諫諍國體重抗論陵夷鄙夫怍九衢塵土迷白晝  
萬里天風飛一鶚連山長城下平曠孤秀嶄巖自天落  
安車夷猶奉王母咫尺天涯下旁礴振河載華坤軸穩  
捫參歷井天梯鑿六合高窗窺空洞日月容光陰氣薄  
春鬢翡翠擁烟霧秋水芙蓉淬鋒鏑東海漫愛華不注  
西行不到秦關粵上方宮闕何所有回首穹窿起龍漠  
天山舊音本雄渾孤鳳一鳴冠阿閣蒼茫石鼓難為聲  
野水寒雲不堪醉奉祀曾過軒轅臺俯仰高深歎今昨  
汾波橫出衝黃流長感秋歌入寥廓卷石東南雖有聞  
安得停車徧邱壑元姚白是一世豪若比公詩少揮霍

有詔無容極幽賞黃木扶胥求海若前茅度嶺建旌纛

後吹凌波雜簫籥馬飲清泉榕樹陰鴈隨飛雪梅花萼

退食委蛇幕府裘明月懸空夜城柝橫槩高吟動鬼神

轉鈞妙手隨斟酌坐令刀劍化牛犢夾岸鯨鯢貫蛟鱷

閩風玄圃在天外玉振金聲為誰作雅歌緩帶有餘暇

直道高情無宿諾百粵皆知白水心羣魚莫恃黃金橐

國家將相真有人中外均勞正參錯請開雲漢分天章

歸理咸韶奏嘉樂老夫當與園綺徒仰聽鈞天竹耕穫

鎮日對仗整齊宮商排比亦正自不害其為大家

謝王員外贈古銅帶鈞劍琫歌

金銅帶鈞屈螭首綠玉沈二世稀有古人佩劍之所遺

遺稟卷二

二

古樂詩

虛琫尚疑光射斗腰圍老去忘繫拘空服書紳重有餘

奇哉二物君子贈敢與礪燧同縈紆古者弦韋皆有托

視我斷金庶無作循二偃蹇長在手神化翻愁入寥廓

劍能使我無邪心握之在本用在鐔利鈍行藏兩無有

一寸空閒通古今他日東行尋禹穴何以酬之掇明月

白雲滿地歸去來不待傍人三千玦

無住和尚命俞岩隱寫子嘔質子蓋簪纓家子

其意亦蕭散因作山偈一首戲贈瑤發住公一

笑也

我欲自識面莫如鏡中真引鏡實有我卻鏡見無因俞

侯乃善幻作此意生身旁人總言似我亦愛其神但恐



年歲久不知是何人俞侯俞侯吾已老百事無能勿復道幸自不會虧損他莫將塵影瞞人好

### 金人出塞圖

海風吹沙如捲濤高為陔積深為壕築壘其上嚴周遭名王專居氣振豪肉食湏飲田為遊八月草白風颺馬食草實輕骨毛加弦試弓復置橐今日不樂心怪什二伍二呼其曹銀黃兔鶻明繡袍鷓鴣小管隨鳴靴背孤向虛出北皋海東之鷲王不騎錦鞬金鍔紅絨條按習久蓄思一超是昔晶清天翳絕鴛鴦東來雲帖去地萬仞天一瞥離婁屬望日力竭微如聞音鷲一掣束身直上不迴折遂使孤飛一片雪頃刻平蕪灑毛血

道園遺集卷二

三

古棠書屋

爭誇得雋頓足悅挂兔懸狼何足說旌旗先歸向城闕落日悲風起蕭屑烟塵滿城鼓微咽大酋要王具甘歡王亦欣然沃焦熱闕支出迎騎小蠶琵琶兩姬紅顴頰舞歌迭進醉燭滅穹廬斜轉旣旣月

### 九歌圖

太乙神君號東皇玉質么妙含和陽生二炁始通微茫絲二蒸空神中央浮英上羅文天章覆冒下滿谷與阡旁塞無閒靈無方靈來乘柔往乘剛湘君夫人鎮相望清温靜好無淫傷司命元老元氣昌手執藜杖色老蒼歷劫受命不可量少君之壽同其長離無異體合有常

出入萬化終不亡晶明發晨上扶桑海天赫二眞金芒質鍊不滅長垂光河源混二流湯二伯也坐視無迎將千古萬古何堂二彼幽爲厲爲強梁朝狸莫豹方鴟張精魂熠燿志意荒招之不反巫無良屈生作歌沈九湘世人傳聲罕尋詳祝融仙子調玄黃九神出圖百怪藏不信請視虞生章

鎮曰離奇懍恍又復正直莊嚴謂屈大夫自作可謂巷伯之刺繡衣之好亦無不可

送呂教授還臨川 原序

古者仕不出其國五十里百里而已入仕王朝才千里而近無父兄妻子墳墓屋宅之別而有

道園遺集卷二

四

古棠書屋

祿食之羨車服之華豈不便適人情哉今國家奄有萬國仕者視南交朔易若東西家然則彼出入驅馳不越乎州閭黨術之間者不亦隘乎呂君仲謙世居臨川之南山木鬱茂田毛易長仰事其親俯育其妻子何嘗有意於遠游哉一旦用薦書得爲遼東學官隨牒以行且萬里冬裘不足以禦寒蔬腸不勝其恆肉雖志氣不變然情能無少違乎僕願畱之館中而不可其歸宜矣故作歌以送之

黃金作臺畱駿客二畱不畱秋月三三風落葉滿長安卻賦高歌壯行色遼東之山醫巫闞六月五月雪不除



昨朝遣使降香去五尺冰上行飛車一作飛知君江上  
慣舟楫快馬如龍亦徒設束取來肯一卷書還向江波  
弄明月我本蜀人隨水來結屋與子相鄰隈白髮京塵  
歸未得臨風相送黃金臺

良田美宅正無須此也詩不說破故妙

三鳳行贈海東之下第南歸

東之兄弟三人如鳳皇胸臆羽翮皆文章九年三入天  
門翔伯冲天季驚人一日四海皆知名東之二文五色  
雲見者眩晃生眇昏三進三已之了若耳不聞二人得  
之喜未足云東之不愠乃可尊束書江上歸見親君子

道園遺稿卷二

五

古棠書屋

之樂二最真君不見匡廬之山嶠嶂而嵯峨左界乎豫  
章諸川滙為彭蠡其陰千源浩二導岷經潛沱山氣束  
鬱不得去上衝為紫蓋直與天相摩為雲覆八極為雨  
漲九河海東之子能觀山以成德其進蓋未易量也偶  
爾小詘奈爾何

戴和父歸越

戴先日飲五斗醉不得再飲一石不肯眠昨從桃源來  
兩袖攜風烟長安市上小兒女拍手攔道呼謫仙馬如  
遊龍花如雨蹴蹋春秋作朝暮東方不作窗閒戲上帝  
還令海邊去海邊玉虹夜不一作何日收貝宮珠闕皆蛟虬  
芝田玉樹久相待天上老仙那許畱戴先鑑湖之水三

千丈不可以鑑可以釀明朝便著錦袍去與爾酣歌采  
石上

題米友仁長江烟雨圖寄柯敬仲

米家自在江頭住愛向長江寫烟雨長江烟雨萬里餘  
書畫扁舟在何處古人翰墨今罕存好事千金安足論  
憑君寄語丹邱子盍買青山遺子孫

吳中女子畫花鳥歌

吳中女兒顏色好洗面看花二為情調朱弄粉不自施  
寫作花間雪衣鳥綠窗沈二春晝遲半生心事花鳥知  
花殘鳥去郎不歸風雨瀟二啼畫眉

楊補之掀篷圖

道園遺稿卷二

六

古棠書屋

十年騎馬燕山道飛雪如花著烏帽清江不復泛扁舟  
況見繁枝插晴昊楊丞拈筆寫江邨滿卷荒寒共郊島  
金盤玉露錦成團胡蝶東家怨春早

王侍御崆峒石

憲符堂中有貞石一握玄雲出靈碧飛潤應能作霖雨  
含光白可裁圭璧天根萬古磨不磷窈窕中虛藏谷神  
願得微言獻天子千二百歲勤修身

雪嶺馳車

七月八日山陰道積雪平沙沒深草三日餐冰渡磧遙  
重載橐駝發車早當衡比二擁蒙茸王庭傳令疾于風  
卻憐聚落在何國可以蹋歌駙馬厠居庸關萬里



春雨草青平若砥，嚮非羊馬便高寒。所不懷歸如白水。

題上都崇真宮壁繼復初參政韻

故人一去宿草寒而我幾度南屏山。琳宮素壁見題字  
輒墮清淚如洞灣。文章百年世何有。如以鈍拙鐫孱顏。  
瞥然有感亦易散。奈此細讀臨高閒。沈思不見托魂夢。  
何異落日留梁閒。走為麒麟飛為鸞。黃金作玦玉作環。  
重來豈無造化意。今我白髮遲公還。

城南春曉圖

天台先生有山癖。臥起無山朝不食。幾年騎馬聽朝雞。  
磊砢諸峯塞胸臆。陳生受意不受辭。竟拈秃筆為掃之。  
既安樓觀對奇石。復著梁棧橫清漪。遊吾舊遊釣吾釣。

道園遺集卷二

七

古棠書屋

隔林彷彿聞黃鳥。瓊臺何處無桃花。此是城南莫春曉。  
夜來天子丹詔呼。先生直上鑿坡趨盤。迴復一萬里。  
無限好山並好水。如從島上見陳生。盡寫歸來玉堂裏。

天台圖

天台一萬八千丈。下視東海如浮杯。金雞候鳴日月出。  
吞吐瀆洞聲奔雷。白雲瀾灑散飛絮。巖巖戴出三崔嵬。  
一一十十翠撐拄。三三五五瑤樓臺。玉生染白作蒼碧。  
回風御氣洪濛開。古亭高卓盤石上。橫舟自插烟林隈。  
老楓古檜立岸側。云可自此登天台。上無雞犬識邨落。  
況有車馬相喧。厯我少學仙。冀疾得首如蓬雪。俄邇穩。  
臨風每憶坐忘叟。深愧失脚無由回。尋常夢遊如宿到。

忽見畫本興余懷。赤城仙人王志和。爾家靈寶安在哉。  
人閒夢斷何足許。存想終日勞形骸。庭閒竹葉可舟楫。  
羽衣生雲歸去來。

桃源圖

層巒複嶺何崔嵬。流泉委注波無迴。昔人尋源既解往。  
孰謂後世無能來。徐生採藥渡瀛海。生人之資悉滂沛。  
汎舟一去不復還。自是秦皇親為載。商於只在咸陽南。  
城中日一見晴嵐。四翁採芝到頭白。何人往問窮幽探。  
信知桃源隨地有。自為狂馳不回首。莫向神仙詰渺茫。  
且對新圖玩春晝。軒轅鄉裏真固師。果得脩身二不衰。  
年穀順成物不疵。玄黃衣裳從委垂。

道園遺集卷二

八

古棠書屋

豐州李氏孝義詩

沙中枸杞已成樹的皪。丹砂飽秋露。蒲萄滿堂閒。鍾乳  
上堂饌。食有肥羜壯者已。老少者壯蜂房各自開。闢戶  
此是豐州孝義門。莫忘河南李家譜。

龍興黃堂隆道宮西華太姆元君飛茅詩

原序

空同子寶君神清與子賦詩于天寶宮。子有句  
云一瓢春水煮仙茅。神清曰噫。子安得如此我  
昔遊黃堂。見石曼卿記不載。仙茅始末。願與同  
志者。詠而傳之。不暇也。神人將啓子而誘其衷。  
乎不然。胡為而及此也。子應之曰。彼夫容洞中。  
穠麗主者。宜不察茅之味也。非余孰當賦之。乃



爲之吟云

昔日仙茅渡江水一息秋風五千里憑虛結根土長苗  
黃古黃堂咀甘美潔清至淨服食仙不忍獨令身不死  
折瓊載卜知吉亨連茹包之獻天子

郎官湖李白祠原序

南郊黎侯景高歸朝三十餘年自至元中被命  
驅馳軍旅勞績顯著後賜田江漢之上以居暇  
日作安南志若干卷示不忘桑梓之邦閒嘗即  
郎官湖上修太白祠皇慶初元來朝大夫士多  
爲侯賦詩者集亦繼聲

郎官湖邊太白祠百年毀壞誰顧之黎侯自是南海客

道園遺集卷二

九

古棠書屋

宋寞湖上看明月閒關歸國故昔心馬上鬢毛今是雪  
春來幾見湖水清春去還看湖水碧今人蕭條古人遠  
黎侯此肯淚霑臆臨湖作屋祠太白一日祠成人歎息  
千年太白豈復存惟有長庚射西極光芒彷彿雲委蛇  
黎侯起舞天爲泣鯨魚上天終不返黎侯惆悵坐成晚  
君不見來兮那可期黎侯之心湖水知湖水波浪湖樹  
葉風來總是迎送辭

金馬圖

原註人負金馬睡于馬上

賈胡自騎千金馬解囊小憩荒城下平原無樹起秋風  
夢到陰山雪橫野太平疆宇大無外二戶連城無閉夜  
不然安有獨行人懷寶安眠如畫者

鎮日一結寓意

王晉卿畫赤壁圖

黃州江上霜月白蘇子汎舟攜二客虬龍虎豹木石閒  
玉宇瓊樓歸未得主家遺玦珊瑚鉤丹青一幅千金酬  
惆悵圖窮見黃鶴白雲千載空悠悠

柯丹邱畫松竹二首

丹邱寫松臨石湖一樹偃蹇一樹枯長年偃蹇色深黛  
枯者鐵石宛相待令人最憶寒山子曾見松生此山裏  
峩來石上自閒吟解聽天風半空起

江心石上起烟霧隨意琅玕寫無數就中欲覓釣魚竿  
濯足滄浪歲年暮白髮天台鄭廣文前身畫師今更聞

道園遺集卷二

十

古棠書屋

請看翡翠三株樹猶是蓬萊五色雲

鎮日俯仰揖讓筆致蕭疏如見高人勝致

陳容畫十四龍

所翁所畫十四龍雲海慘澹數尺中毫端欲極龍變化  
屈信情狀無一同意冥鬼神造奇迹藝樹狗馬矜精工  
徐生家藏隱溪上氣與古劍相爭雄春雨來昔屋壁潤  
白晝坐對塵埃空持之示我爲歎息安得真見如陳公  
我聞龍乃至陽精無有嗜欲靡羈籠昔年高士隱弗見  
矯二衰世追冥鴻千載神明守震澤如見潛德遺空濛  
澤盈出水作溪碧絲二孫子環爲宮石林幽洞難相識  
獨倚桃竹懷高風



孫康映雪圖

千巖萬壑明積雪老樹長蘿挂孤月下  
有老僧眠破廬穴隙窺書嗟凍鵲何如  
出門歷瓊田翻身夜入通明天  
手把瑤笈招飛仙人閒畫裏那能傳

蓮竹歌

南風吹雪盡成竹北圃老人寫羣玉  
枯梢不逐蛟龍化密葉終堪鳳鸞宿  
數枝東出好兄弟楚二劍佩微聞聲  
兩枝又如父攜子老者偃蹇稚者榮  
我昔西遊洋州驛破綠燒粳嗅朝食  
摧殘僅同蓬與麻太守清貧那復得  
羅山甘竹筍乃佳移根便欲從山家  
雲峰春嶺卽持去爲我更作風枝斜

通鑑彙考

十一

古棠書屋

金源野人獻麇圖

紫蓋貴人何處來西風搖落郊原開  
澤虞獲鮮敢私取下馬持獻披榛萊  
鞞弓箛矢遽爲拜止轡受之貌閒暇  
千里獨行日云暮熊羆羆在野野吁  
嗟麟兮人不知卒然遇之慎爾爲

送人遊廬山

我愛江上之廬山二止不動江不還  
紫雲冠嶺危石古白鷗衝雨春波間  
浩然始見潯陽浦太白欲托雲松閒  
河嶽蕭條二子死神靈恍惚千年怪  
昔我尋春入幽竹有人抱甕深閉關  
遂從鳥道陟高險一窺虎蹟聽潺湲  
似聞餘磬開石壁恐是入化非人寰  
霜崖石櫃成異物

銀釵負薪多老鬢嗟我老病難再往  
羨子壯矯無畱艱攬衣步出石頭渡  
解舟竟到星子灣沈吟三月烟花碧  
眺望千里楓林殷猿驚鶴怨酬好語  
水流花開怡妙顏東帶他年事朝請  
躡屐安得窮躋攀行矣此日不再得  
空山落日騎黃斑

題虎屏

高堂白日靜如水屏閒於菟伏將起  
登車何用卜熊貔鑄鼎徒聞走螭魅  
耽二仁威謝爪距蔚二文章著深美  
君不見旌旗不動九關閉海晏塵清  
千萬里

陳容畫龍

陳容生閩嶠之東骨氣生硬如老龍  
每拈秃筆掃風雨白寫其真非畫工  
曾爲吾家作雙劍采石波濤天下險  
巴山昨夜春雨來素壁高懸戶長掩

通鑑彙考

十二

古棠書屋

錕曰秃筆自寫兩句所謂工意不工  
似也何減東坡老人筆所未到勢已  
吞之句

題劉仲明鳴鳳朝陽操

鳳凰昔來何所緣堯舜聖明奉夔賢  
一鳴不再三千年孤生懸崖命由天  
鬱繞霄漢纏雲烟虞淵浴日紅滿川  
海波洶二下盤旋聲與律呂互相宣  
非度弱水游神仙此製不省人間傳

題劉允遠琴泉詩卷後

長沙老人種桐梓手斲爲琴度宮徵  
彈得流泉石上聲



只有巢由能洗耳當肯誰與製此名前朝丞相賢公子  
黃金不成白髮短聊以高情付山水公子飛仙老人在  
目送歸鴻秋萬里老人有子前為壽願翁千歲長如此  
已將朱袖拂雲和更釀清泉設重几

玄潭觀劍歌

新年風雨晝多晦解纜東辭白沙外玄潭觀中有古劍  
倚棹來觀鬼神會陰崖中斷如截肪玄水泓淳受其隘  
欲令開匣猶未敢惟恐雷霆走光怪至神不殺蹟已空  
藏氣幽深欲何待孤蓬歸坐燈影微客為高歌聊一快  
鄰舟借具知有無擬掣寒蛟斫春膾

棋曰抱負不凡即事成感其意興在語言文字外

古棠書屋

十三

古棠書屋

書昔人出入西廣詩後

戈船將軍昔南下樓櫓衝波當車馬臨流橫槊昔為誰  
遷客騷人能賦者桂林近昔蠻獠息營帳酬功頗優暇  
伏波銅柱高嵯峩路險難兮莫相嚇

送程楚公子叔賓官海上

世皇任使無南北楚公薦賢動江國當年臺閣多門生  
富有文章動賓客世家貴遊少者佳祕書奉禮差可階  
青衫筦庫東海上極目天津思汎槎豫章得君豈忘舊  
引之清波一援手鶯花三月玉堂深共啓黃封賜來酒

送胡士則

胡君著書昔同館長日據牀運犀管功臣遺事動如岬

小二 聲名何足筭明光殿裏初進書紫衫束帶帽正烏  
君王歡喜侍臣賀殿下風暄花萼舒是昔親賜蒲萄酒  
激盪玉盃先入手承恩歸去各西東共歎文明古稀有  
胡君名冠三十人傳詔與官顏色新靈辭闕下向田里  
得祿斗升緣為親頗聞山寺近官舍吟步長廊莫騎馬  
瀛洲學士如堵牆新折琅玕待君寫

寄謝楊友直太守送桃竹杖

梓潼使君今南雄江心紫玉寄野翁扶持恐是蛟龍化  
騰躍似與猿猴同十年乞身不待老鄉人飲酒歌年豐  
憶昔校書在天上青藜夜杖蓬萊宮

寄薛玄卿

古棠書屋

古棠書屋

古棠書屋

故人贈我漢昔鏡殘質剝蝕遺空明開奩照見白鬚髮  
似是採芝商嶺生憶昔交遊盡冥邈耿一銀河曉星落  
惟有瓊臺瀟灑人長嘯西風滿寥廓

題表兄子陳可立青山白雲圖

昔昔謝傳臥東山亦未忘情絲竹閒微風動塵車蓋合  
白苧作衣團扇閒風流一去如秋草我思古人令人老  
茂林修竹何處多雨洗遙山青更好

溪山圖

曉日朱方得玄鶴一直衝風上寥廓橫翔八表覽九州  
下視山川閒城郭清溪縈繞千萬尋金銀宮闕檜森二  
商山紫雲何處好惟覺蕭臺秋氣深



畫龍

所翁畫龍妙當世神思已遠誰能繼陳家復見海珠君  
也向毫端分近似越藤一幅瑩且完噓雲駕雨凌春湍  
不知何歲因電掣破卷飛上青雲端

射虎歌

州人布矢如蒿蓬半夜射殺南山雄捲皮帶血送官府  
割肉大嚼千夫同前日東家牛盡啗犬豕無遺人落膽  
不知世有李將軍擊鼓報神聲坎坎

刷馬歌

天馬之來大宛國漢帝心馳渥洼域貳師兵甲費如山  
毛骨權奇不易得世祖開基肇太平昔日大宛俱拱北

畫圖卷二

古

古棠書屋

如雲之馬西北來飛控驚塵遍南陌參養年深生息蕃  
即今詔刷無遺蹟青絲絡頭千萬匹戢一駢頭死槽櫪  
一程瘡毒一程愁比到燕山肥者瘠今觀天廡十二閑  
五花成隊春斑二監官喂養盛芻豆年二騎出居庸關  
太平既久興鳴鏑卻慮騎多藏凶奸駑駘盡從天上去  
驂騑豈得畱人閒漢人南人窘徒步道路相從俱厚顏  
今我倦遊事休暇東家蹇驢行可借青鞋布襪取次營  
正喜不遭官長罵鄉里健兒弓弩手詔許征鞍常穩跨  
嶺南烽火亂者誰何事至今猶梗化君不見漢文皇帝  
承平肯千里之馬將安之又不見項王一騎烏江渡到  
死不識陰陵路

按弓圖

朔風蕭二沙草枯避暑南遷八月初貴人退食坐平蕪  
白日皎二寒雲除左擎蒼鷹右韓盧手調繁弱矢滿壺  
馬驕不受轡勒拘奚奴前執奔塵趨小者伏兔大於菟  
上馬一擊將無餘養勇大發神氣舒徒御遠合獲不虛  
首獻上殺當毘毘連車載橐來徐二大庖賜宴日未晡  
肅二笳鼓環周廬天子萬壽臣歡娛我昔歲從行兩都  
每欲賦此嗟才疏江邨父老相攜扶數尺茅檐看畫圖  
鏤曰扈從上京貴人校獵原野獲雉其樂可忘邪然  
從江邨圖畫見得正白別有一段玉堂天上之感  
題游引道所藏劉伯熙畫

畫圖卷二

十六

古棠書屋

燕城建都將百年喬木往二遼金前宮中屏帳愛奇古  
每托畫手馳風烟房山絕筆商山老內府人家蹟如掃  
畫苑今惟劉伯熙白髮承恩偏最好西山古寺劫燒餘  
斧斤所赦遺殘枯久經霜雪如鐵石膏沐雨露還扶疏  
一夕書帷侍清宴有詔伯熙寫畿縣偏圖形勝到巖壑  
直榦交柯每盈卷游侯侍從自當昔閣下庭前屢見之  
朝衣佐守南海上袖卷龍髯雷雨垂高堂風動海水立  
江嶽驚奔鬼神泣禁直岩堯翠蓋高誰識行蹤露華溼  
徂徠新甫何足攀巴邛正似青城山人閒彈指千百歲  
大夫與我俱蒼顏

汪華玉所藏李息齋古木竹石圖



帝城佛刹西南曲數仞高堂十尋木亦有幽篁春筍生  
顛倒橫斜亂寒玉空庭月落蛟龍舞阿閣雲閒孔鸞宿  
大憲年中最熙洽四海無虞年穀熟聖人護念如慈雲  
粉金寫經五千軸吳興先生承詔起精藝東南遂空谷  
橫窗曲几擅清雅寶氣龍香散芬郁我昔布衣初到京  
隨客來觀嗟不足棲遲至大到延祐陸緒遺經蒙見錄  
聖明天子心廣大仁孝東宮協淵穆金殿朝回即薦賢  
鳴鳳高梧麗晨旭白頭寺主愛文學遊龍流水來相續  
黃鸝遶樹鳩喚雨晴絲入戶階眠鹿中書宮府政多暇  
況復西清澹春服薊邛李公年甚高親寫筭管掃殘禿  
南風堂上佳日多好聽晨鐘赴僧粥枯梢長葉風雨來

趙伯高

十七

古棠書屋

老可黃花俱眷屬揮毫相軋李河東共席房山渺江陸  
曹南老商亦有名拂素先傾酒千斛蜀人仲淵不會畫  
側帽長吟動華屋蹇子冷撰從諸公兀然坐隅若黃鶴  
風雲月露不計豈聚散悲歡歲年促汪侯何處得此圖  
其長丈餘高尺六松檜蒼茫轉樹腰鐵石差我偃山腹  
昔人不見今人老空憶臨風對森羸後來把筆誰最能  
閣下丹邱歎幽獨令渠見此會傷神況我茅檐措病日  
文章精彩寔復還天上華星光煜二  
鎮曰數十年朝廷太平文人墨客風流閒暇俱借圖  
卷形容出來感慨係之

題寫生手卷贈李道山赴九江茶官

春叢何窅窕翠竹啼幽鳥秋實結甘酸溪鳥倚暮寒後  
日歲復歲盛年不畱老將至湖上新亭早晚成可以供  
釣可以問耕看花食實老孫子擊鼓撞鐘歌太平一官  
黃蘆苦竹閒琵琶船外月團二故人寫生拂瑤冊恐有  
離愁不足惜匡廬山高好秋色歸持濃黛作修眉窗下  
連卷數峰碧

趙伯高所藏楊補之松竹梅圖

卉木何情同歲寒君子合竝嗟獨難冰霜滿地風景異  
清脩古節來毫端南渡衣冠憶初合桂葦蒹葭總蕭颯  
長身玉立古顏貌欲選疏英變殘臘西都昔者畫功臣  
良工健筆隨風塵尺書黃髮共來往誰見畱侯如婦人

趙伯高

十八

古棠書屋

江上幽人有真迹俛仰興亡寫今昔邛園偃蹇非不多  
獨抱冬心淚霑臆

鍾生清露軒

江西諸侯好賓客彈鋏歸來無愧色學舍如舟安足居  
白髮秋風岸高幘鏗爾舍瑟還讀書上天繁露垂庭除  
河清有頌芝有曲爲我長歌傾玉壺

與族孫從善

白頭喜見族諸孫清門爲庶夫何言成都桑柘日已廢  
儘有遺書堪討論風花寒食江上路墟墓興哀漸一餐  
憐爾篤實可進學竭力孝敬思生存

虞文靖公道園遺稟詩卷第二



虞文靖公道園遺稟詩卷第三

律詩五言

出小東郭

問訊成都宅還過萬里橋鄰牆阜茨樹官路綠楊條  
曲都無在茅茨忽見招滄江沾白雪盡為夢魂銷

望巴山

巴嶺對秋屏依稀泰華形雙尖天際碧一色雨餘青  
牙纓穿行帳旌幢接降靈南昌漢昔尉招與步空庭

次韻葉賓月山居十首

冰泮溪流碧雲生島嶼紅輕陰殘夢裏遠樹亂愁中  
外兼晴絮鶯邊共晚風地偏山氣近霏靄溼房櫳

進園遺稟卷三 古案 書屋

落日亭前水飜風雨後荷翠簾畱薄醉羽扇按清歌影

淨鷗千頃涼生一作深蟻一柯扁舟成獨詠詩思尚能多

露冷天光逼溪澄夜影圓水花含窈窕山吹極清絲爲

覓洪崖侶重尋赤壁船翻愁孤鶴外迴互萬山連

歲晚冰生壑山深雪擁肩清齋須杞菊甘餌足淺苓水

繞階除白杉依石室青寒雲麾不去晝影舞虛櫺

綠瑣相依潤細簾亂薛斑吹笙花下散飛燕雨中還有

客歸謀酒無言臥看山春禽忽相喚深樹雨關二

綺疏收易卷紫盃罷分茶日暖聊行草風微好看花行

窩君子宅懸榻故人家遠勝騎官馬聽雞趁早衙

霜林收碩果雨檻臥幽芳畱客山泉枕分題玉井牀衣

裘凝薄冷戶牖宿殘香未信成都宅風流獨草堂

隱几風檐竹詩成酒病蘇楓屯雲錦陣梅折海濤圖翠

袖開筵出華簪折簡呼移舟速相就玉膾斫生鱸

簡冊驚前夢文章付後期賞花昔命駕愛竹屢題詩小

草顛尤勝深杯醉不辭交遊傾四海風雨夜吹簷

風日宜芳歲烟霞樂燕居坐深閒看弈燭冷靜修書臘

醞紅生玉春盤綠閒蔬但須門有客不問食無魚

名酒

名酒不可得幽花誰送來秋霜垂鬢髮夕照在樓臺盡

日山公醉何年庾信回喚人吹玉笛移席坐蒼苔

南劍無疑先生不遠千里訪集于宋寔之濱曾

進園遺稟卷三 古案 書屋

未旬日賦詩畱別雖無以款未忍從也次韻且

致縉綬之私

養親無復日不忍愛遺生一客獨高義千山致遠情烹

魚供漑釜秣馬候歸程從此延津路應將問耦耕

酷暑秋仍熾幽花晚自香誰將百年意共付一窗涼事

業青燈舊心期白髮長山林儘迂闊江海正蒼茫

望氣秋橫劍分光夜續燈寒梅不鬪雪春水盡融冰座

與賢人對門從稚子應鄉祠應合樂豪傑若爲興

薦書慚不用空復意憐才共逐雙鳧去誰飛一鶚催鼎

彝文字在几杖見聞來明詔求遺逸蒲輪孰可陪

題平遠趙公像



將相先生業江湖早退翁丹砂畱劍客琴韻答天工  
木荒烟合幽蘭宿雨同羅浮與衡嶽猶想遇冥鴻

題疏齋盧公像

持節江湖外吟詩魏晉閒長庚垂野迥病鶴倚秋閒  
玉局謀堪戀金鑾遂不還春來無宿草點涿州山

和吳宗師韻題朱本初藏秀樓

世傳垂絨裔蚤作采真遊引月池邊樹呼雲鶴外樓  
河圖畱信史洛頌載歸舟無限吟詩興西山對九秋

和龔子敬竹亭詩

萬竹尚書宅高亭表素襟扶持白遠大臨眺極高深  
風露兼秋色梧桐共晚陰惟應有棲鳳餘韻寄瑤琴

進園遺卷三

三

古棠書屋

次韻馬伯庸少監

仍歲從巡幸山川識重臨講帷來濟二馳道正駸二殘  
月衣裘薄諸生坐席深歸耕何待老莫問二疏金

移蹕宮城曙烟花繞閣重來王俱屬籍稱使不傳烽賜  
席還親問囊書更手封恐煩宣室召視日轉蒼龍

臣甫多愁思長歌拜杜鵑鑿岷通閣道積水放樓船惆  
悵霜橫野栖遲雪滿顛經行看宿草碧色自年二

鎮曰臣甫一首沈鬱雄渾五律之最有興致者  
太平知永日漸老惜芳晨論說慚孤學推揚負相臣退

思常感慨拜賜每逡巡郊藪多閒地餘生託鳳麟  
題趙繼清詩藁

禮樂三千字才名二十春綠樽清坐客朱絨苦吟身  
海日香浮樹淮雲暖近人同年多要地早晚接朝紳

題草亭

春雨夜鳴屋曉來青草生暖熏初舞蝶香近更啼鷺  
裁翦成書帶拳紉結佩瓊自非邵處士休放小車行

鎮曰發端十字妙極自然

奉別阿魯威東泉學士遊甌越

憶昔同經幄春明下玉除挂冠俄去國連舸總盛書  
筍脯嘗紅稻蕝羹斫白魚莫言江海遠咫尺玉堂廬

寄白雲閣公講師

古寺白雲閒鐘聲竹樹間唐詩惡屋壁蜀道憶鄉關  
橘柚霜前送袈裟雨裏還重逢二十載刻石玉遮山

進園遺卷三

三

古棠書屋

書趙節度建炎誥勅後

義旅移京國危城藉宿勳山從官位改世以故家聞  
誥勅遺先代圖經補闕文淒涼寶劍贈元白苦將軍

讀王伯儀參政中山周氏振粟詩感歎遂賦  
不作三年畜聊哉一日安素封能自富紅腐宰相完東

里難爲惠春陵謾永歎信知麟趾意秩二寓周官  
次韻劉伯溫送王止善員外四首原序

集今春與止善員外約三月致仕同遊武夷既  
而聞其扁舟江上遂不及與之別監憲學齋公

送以五言律詩三章七言律詩一章遠蒙錄寄



不勝慨然蓋公之所賦所以激清風于古道發  
大雅于儒林止善平生遂有見于久遠所繫亦  
大矣輒次韻四篇追寄止善亦以頌公之盛德  
拙陋不工錄呈愧竦一笑幸甚

公門無俗客相識已經年歸有廉車送人知國士賢詩  
隨官事少身與盛名全省署居清切何曾種秫田  
衣冠懷故老翰墨送初筵老有詩囊在家從室罄懸詎  
知清淡興不賦武夷篇千仞西山雪高情獨爾賢  
攜詩山寺讀深夜接猿吟秋水銀河影春雲錦瑟音尊  
前思北海世外愧南金禹穴堪尋否涼風起夕陰

附七律一首

遺留遺卷三

五

古棠書屋

故人歸去甚清華公有新詩在小車天外秋聲先雁  
陣雲邊清夢過蜂衙未尋舊宅山陰竹更憶玄都觀  
裏花擬敘別懷題紙尾日昏書字愧欹斜

題黃思謙所藏雪窗蘭

澧浦多芳草微風翠葉長墨雲開劍戟香澤近衣裳書  
帶垂瑤簡葱珩委玉肪同心誰可竝芝本產齋房  
手攬華鬢結化爲樓閣雲幽人移近坐天女散餘芬九  
畹春光動三湘曉色分凌波送羅襪誰是鳳毛羣

送董生赴仙居尉

黑髮仙居尉青山解賦詩海邊迎日觀花底詠風漪臺  
府多先友詩書卽吏師勤廉須自力慮遠故人思

寄段惟德副憲

繡斧雙溪上寒梅照鬢華臨風懷鳳閣踏雪憶龍沙夜  
訪山陰竹晨餐海上瓜白嗟留滯久欲繼使君車

酬崔御史送熊掌

熊掌來東國分甘到老夫鸞刀寒斷節翠釜暖柔膚兔  
脫中山醢魚藏丙穴腴藜腸渾未厭玉食恐豈須

題全平章所藏竹石圖

江水兼天碧篋滿谷生靜和春雨重動挾晚風清投  
策看龍躍裁筵學鳳鳴千年倚磐石君子表幽貞

周彥文野泉圖

舊邑成新隱山泉喜發蒙涵谷常不溢挹注詎能窮豹

遺留遺卷三

六

古棠書屋

飾山光潤龍眠石氣通還應化春雨爲澤豈言功

遠法師圖像

地淨緣心靜空眞卽性眞白華無垢足金色化生身幽  
鳥昔二現山花日二新願同陶處士相見過溪頻

虎溪三笑圖

入社心無適過橋迹漫存自嗟機事失空與畫圖論白  
羽秋風靜黃花夕露繁詎能隨眾笑我正欲無言

贈堯公開講番陽

法席初鳴鼓龍天已滿空花飛檐外雨旛動室中風寶  
氣來天上金聲振楚東點頭無數石應是禮生公

用唐綦母著作韻送閒白雲長老還吳



凌空一錫歸幾日到禪扉野橘陰垂戶天花影上衣井  
牀春露淨檐鐸午風微三藏都看徧相思夢欲飛

重用韻贈間白雲上人

歷二唐朝寺松關幾易扉花交珠樹網苔長石人衣秋  
水依空淨晴霄映日微白雲無所住天際爲歸飛

寄吳宗師

花發上陽紅宮袍醉晚風題詩酬怨鶴寫信寄飛鴻閨  
闔入光上蓬來海氣中松聲一兩疊豈寄看雲翁

米元暉山水

耆舊襄陽遠新詩問水濱苔磯垂釣久竹院訪僧頻書  
畫晴虹夜衣冠怪石春由來多健筆俱不寫紅塵

遺圖遺卷三

七

古棠書屋

雙駿圖

眞駿不受羈衝風忽競馳雪鬣兩足練塵引一編絲國  
士不竝世神龍難力追故應雙劍氣昨夜起天池

鎮曰五六感慨

步雪圖

白雪深無際蒼松近有關謝公穿屐去陶令荷鋤還鶴  
舞千瓊樹猿吟萬玉山若非有仙骨誰得此清閒

躡雪圖

送遠冰橋滑山高雪逕深乾坤無異色林壑有幽尋玉  
樹連雲起風泉落澗沈斷流無剡棹何以識山陰

題黃太史書老將行

因觀老將行壯氣酒邊生健筆凌雲起長歌帶雨鳴藏  
鷺歸浦迴瘞鶴入江清最憶青神路寒泉動世情

周德尚見訪

烏帽吟肩聳黃花倚榻閒詩成風雨外劍動斗牛間畫  
宋鷲啼樹春深竹滿山欣然聞好句多病愧柴關

城山閣

最愛臨川郡城中自有山雲邊開翠牖日上擁青鬢酌  
酒爲親壽藏書待子還仙翁重相許可以樂高閒

挽胡伯恭令尹

孔明雖少食安石自高情凡藥黃鸝曉煎茶綠樹清劣  
能勝束帶俄復寫懸旌絲竹東門道淒清忍重行

遺圖遺卷三

八

古棠書屋

歷二言爲教湛二職有思誰能迎刃解眞若治絲爲閣

世佳公子持平老吏師詔書詢守令空復薦章馳  
青喜文書簡人知縣道尊府君初在殯巷哭欲連邨競  
渡哀魚鼈安居念犬豚小民猶識此遺愛豈空言

鎮曰循吏

題劉昇卿崇軒

名園當郡右峻嶺視山陰鐘鼓清昔迴鶯花列屋深臨  
池春洗馬對雪夜鳴琴監宅多王謝高軒每共尋

覺非齋

今日非昨日始覺昨日非龍光揮利刃鼠穴絕餘機  
業收新効身心發妙輝空言成自詭何日聖賢歸



題南禪寺壁

南禪住北峰林影動秋空畫意聲塵表吟情水觀中幽  
叢收墜露老穉下微風不有維摩詰誰能丈室同

送長老住山

持衣入祖寺彈指寶樓開白日交蛛網青山入鏡臺散  
花天女下行雨海龍回應是翻經罷諸天送供來

送憲史武子宣

建鄴多名勝前朝自汲來車書逢盛日簪紱見英才撤  
棘秋闈散拈花畫殿開修能兼積孝令譽稱烏臺

贈簡天碧畫士

千仞青山裹和衣坐石苔看雲爲雨去遠水挾風來春

道園集卷三

九

古棠書屋

盡揚雄老秋清宋玉哀故園誰賦得空對畫圖開

雲氣連山動松聲夾雨寒抱琴穿竹逕畱棹倚江干夕

照歸神女春陰帶錦官此生舊同里偏解寫潺湲

鎮曰兩首發端都可作畫讀

新作暖閣望陳溪山不至

白雪滿虛空春生一室中明窗塵帖二圓鼎氣濛二梅

萼猶緘綠椒花欲獻紅誰能共來往惟有太邱翁

正月十一夜坐

春雷殷戶牖霽景夜沈二晚得隱居趣靜知生物心佛

燈依坐轉山月照林深老病都無睡詩成聊自吟

暮春溪上作示涂振鐸

久向山中住閒來上釣舟攜將青竹杖吟過白蘋洲稚

子休相覓衰翁更少畱東風吹雨起移泛屋西頭

用趙堽韻示次子延年

治生先務本爲學必成章念爾鷹門早無能韞匱藏詩  
書家世重師友歲年長尚念鳴陰鶴輕毛戒遠翔

天藻亭壁下生二筍示幼子翁歸

舍下生春筍兼旬丈尺高爲開鴛瓦脊放出鳳池毛覆  
屋通雲氣衝樓樹節旄連年雙碧玉聊記一揮毫  
墓田雙瑞竹遠報謝卿僧江上歸無日山中見未曾簡  
材生屋壁玉氣近書燈茅舍秋風捲衝霄喜有朋

到寺

道園集卷三

十

古棠書屋

到寺無僧住鄰翁立暮雲喜逢新過客爲說故將軍野  
水寒先涸殘鐘暝不聞欲知何代建然竹讀碑文

鎮曰詩若不經意而荒涼之境可掬

夕照

夕照散餘暉氤氳見物羣斗杓垂野迥空影界河分會  
弁懷瞻洛樓船憶祀汾荒邨閒艸木隨地有浮雲

移柴門次韻薛玄卿

老寄池邊舍新移竹外門高人知獨樂妙語遠相存衣  
食隨年歲文章付子孫惟求園綺輩白髮共清尊

答易小雅送商陸根

商陸經年覓春深幸見分斷同黃獨雪坐對白花雲淺



木資芳澤芝蘭競宿熏道家空作脯盃與筍蔬羣

織錦迴文詩

宛轉千蠶緒綢繆一寸心文章遺彷彿情識墜幽沈春日關雎意秋風蟋蟀音文園空解賦終愧白頭吟  
錕曰別有諷刺

題畫馬

房家千里馬寫出渡江皆烟霧連城起風雲六月馳尙方催進馭勇士不能騎苜蓿成秋艸空寒太液池  
錕曰五六健甚

贈上清高士吳霞所

玉殿辭嚴直匡廬覓重遊喜逢飛佩客同上釣魚舟圖  
畫龍鱗溼衣裳鶴羽修松聲過溪好爲寫素絃秋

題春塘謝公程文

科第因肯重人材致力專文園尋舊豪魯壁獲殘編青紫空遺憾蟲魚更別箋運隨麟狩盡宴託鹿鳴先獨斷  
絲今聖寶興自昔傳詎聞深美意並世一陳前

次韻蕙畝遊何氏莊

至治初元日高秋大有年結廬思近竹賜炬憶分蓮昔有乘軒者真能脫屣然明昔謝簪紱晚歲事林泉擬踐前賢蹟還從隱者旋振衣千仞表招鶴萬松顛絕磴容飛步清流任枕眠隨緣寧擇地知命敢違天種樹畱桃核觀花覓藕船詎知無勝事可以繼高仙

次韻貢仲章題城南書隱

南郭浮沈過西山臥起看雲深開徑晚日落閉門寒食菊收叢束除瓜抱蔓蟠海圖龍彷彿山鼎翠嶺岼十載孤茅屋三秋一槩冠舊遊迷去駱衰夢失迴鸞愁絕烟銷玉吟成月墮盤清尊畱客易白髮向人難忽二吟雙樹昔二共一竿子孫長有待垂老共盤桓

題秋山圖

峰迴畱深隱天清襲素袍棲深斷人蹟遊日送鴻毛樹挂栖厓鷲藤懸飲子猿龍眠石澗冷虎撼樹根牢木客吟昔共山樵弈處遭浮雲過水盡孤月挾霜高羽使來三島胎仙舞九皋左招玉斧飲右攬赤松邀空色收寥廓虛聲起繹騷彈琴遺古散載酒棹輕舸遂向圖中見誰能世外逃乘槎幾月至一泛九秋濤

次韻蕙畝遊何氏莊

十一

古棠書屋

哭熊昶之

居官常獨處論事每平心獄用春秋斷囊無暮夜金家園聊伏臘江路足登臨名酒應常得幽人亦重尋築堤行舟二修社坐深二環堵書連竹空林月照琴四年嗟契闊千載入沈吟陶令餘瓶粟黔婁正斂衾孤兒承薄祿苦節奉遺音白髮秋多感青山夕已陰敦廉猶可望虛偽庶能箴郡乘誰傳信來車失所欽

錕曰伯生五字律詩音節諧鬯平易近人絕似白香山長慶集中諸作其受福獲名亦差與相類爲一代



傳人非偶然也

虞文靖公道園遺藁詩卷第二

遺藁卷三

十三

古



虞文靖公道園遺藁詩卷第四

律詩七言上

代祀西嶽答袁伯長王繼學馬伯庸三學士

紫禁沈二曙色低奉祠羣使已班齊承恩歸院迷烟樹  
乘傳開關蹋雪泥蹀躞共憐騎苑馬逶迤不若聽朝雞  
山川有事寧辭遠咫尺成都在國西  
稜道年二葺舊摧已將平易履崔嵬經行關輔圖中見  
夢戀鄉山馬上來諸葛精神明似日相如心事冷如灰  
重思親舍猶南國願托江波去卻回  
棋曰精心結撰以和平調出之彌覺名貴

白仁壽回成都

道園遺藁卷四 古業書屋

還鄉思速去鄉遲王事相縻敢後期里父題看留壁字  
山僧搦送捨田碑胡桃邛竹南方識盧橋枇杷上國知  
此日君親俱在望徘徊三顧欲何之

題王庶山水

蜀人偏愛蜀江山圖畫蒼茫咫尺間駟馬橋邊車蓋合  
百花潭上釣舟閒亦知杜甫貧能賦應歎揚雄老不還  
花重錦官誰得見杜鵑啼處雨斑斑

張道士蜀山圖

碧玉參天是蜀山舊曾飛度歷孱顏松風二接空詞外  
蘿月長懸合景間試劍丹崖秋隼疾濯纓清澗夜龍閒  
君家虛靖歸來日冉二蓬壺為憶還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原片

伏承主奉范君示先母詔及文正公手書伯夷  
頌令集題識仰惟前賢爭光日月不敢妄有贊  
述輒以鄙句奉謝用表愧二景慕之意云爾  
慶歷元臣細字書清風直與伯夷俱潞韓竝識何春雅  
秦賈爭藏寶巖汗神物護持天愛寶子孫驚喜海還珠  
敢以微塵讚喬岳願推餘砒及頑夫  
企仰前賢歲月深阿衡事業伯夷心義田猶是當昔祿  
遺像能令百世欽竊誦詩書求彷彿默嗟人物轉銷沈  
誰人浪漫矜家世看取天平萬石林

拜歐陽文忠公遺像

道園遺藁卷四

二

古業書屋

公難遇已當年況復瀧岡十世阡金石舊藏存劫火  
丹青遺廟祀鄉賢終身未必慚韓愈作者誰能繼馬遷  
鳴鳳不聞驚歲宴長懷清穎一茫然

棋曰五十六四字惟六一居士足以當之

從兄德觀父與集同出榮州府君宋亡隱居不  
仕而歿集來吳門省墓從外親臨邛韓氏得兄  
遺蹟有云我因國破家何在君為脣亡齒亦寒  
不知為誰作也撫誦不覺流涕因足成一章併  
發其幽潛之意云

我因國破家何在君為脣亡齒亦寒南渡豈殊唐社稷  
中原不改漢衣冠温二雨氣含殘壁泯二江湖擊壤欄



萬里不歸天浩蕩滄波隨意把漁竿

鎮曰懷歎家國抑何忠厚

興聖宮朝退次韻袁伯長見貽是日上加尊號  
禮成告謝集即東出奉祠齋宮

翠蓋重 寶扇斜從官穿柳散慈鴉過宮路遠天紆步  
上壽杯深閣雨花玉貫兩虹通象錦衣成五綵鍊雲霞  
奉祠東出蓬萊道春水鳧鷖蹋漢槎

朝回和周南翁侍講韻

三十六竿吹鳳凰九重春色絢天光卿雲微動旌旗暖  
湛露初晞艸木香貝葉神師東度嶺金輿馴象北浮洋  
小臣職在歌功德拜手陳詩對日長

續遺業卷

三

古業書屋

輓歌辭

中天太白貫晴虹頃刻龍飛返上宮萬國共賓陽谷日  
小臣忍抱鼎湖弓潛邸回首金山遠顧命傷心玉几空  
聖主已頒哀痛詔蒼生有淚洒西風

和李秋谷平章小車詩

雪晴宮草隱晴沙相國朝天試帝車班馬晝移温室樹  
鳴鸞晨度掖垣花褰帷每命賢俱載趣駕頻煩使至家  
此日龍門誰執御擁經正履待京華

送朱侍讀南歸

喜子南歸盱水上經過為我問臨川幾家橋袖霜垂屋  
何處蒹葭月滿船應有交遊憐遠道試從父老說豐年

寒機早晚成春服一一平安報日邊

鎮曰因送人而懷故居想見華省清要不能乞身之  
苦

送李通甫赴湖廣行省都事

黃鶴樓前江水春江花飛接渡江人日長青鎖文書簡  
雨過滄洲杜若新應共庾公揮扇坐每尋崔顥賦詩頻  
三公舊掾多為相行見迴車載繡茵

答周伯輝 翔鳳

百酌宮壺醉曉霞望中鴻鵠盡天涯故園賓客千金賦  
飛燕風埃百姓家上國春深花滿眼河陽市上果盈車  
古來鐘鼎多憂思待得人閒兩鬢華

續遺業卷

①

古業書屋

伯輝北山堂

北山有萊中作堂樂只君子不可忘紫氣常占少微下  
詩星今在長沙傍佳哉競秀五男子少者遠客諸侯王  
執筆題詩嗟未敢杜陵之祠烟樹荒

柬鄧善之

山雨不來喧靜夜江雲獨為護晴朝一羣青雀牆花老  
幾箇黃鸝苑樹遙何有深心期管樂獨無高步接松喬  
未能徑去成飄忽且可相從慰宋寥

用退朝韻奉懷伯長試院久別

藝闈羣策手封斜徧閱縱橫墨涇鴉拜賜頻酌千日酒  
思歸寧惜少年花此肯吟詠齋宮曙同是瞻承絳闕霞



想有小團分學士好將新水試浮槎

送高尚志下第歸江西

清霜木葉水多灣知有荆人抱璞還龍擁湖波迎月下  
豹乘雲氣候林間殺青漢簡三冬足生白虛齋一日閒  
會望斗牛尋寶劍春朝佩入紫微垣

題李道復所作艾全真乃父公墓銘

道人何事京城中擬託斯文壽乃翁萬里烟塵唯兩屐  
一峇製作見羣公江湖所過蛟龍識金石他年物怪通  
我憶廬陵多舊事龍岡阡樹足秋風

次韻柯丹邱見寄

春去林園百艸生千源流漲在山清心期白與浮雲遠

遺編遺業卷四

五

古棠書屋

鬢髮新如積雪明白苧寬裁無束帶黃冠小製不垂纓  
故人相見那相憶但聽橫空鶴數聲

丹閣岩巖地最親頻年染翰侍嚴宸九疑鳳去荒烟外  
三月鶉啼野水濱日落賈生將去宅江迎庾信獨歸人  
五湖不遠閒身在扶杖風前詠暮春

今代廣文真畫師蘇州把筆更題詩白雲遠海意蕭散  
明月滿樓光陸離積妄已空前日夢清狂那憶少年峇  
老夫獨感深相慰盛德加飡報祝規

眉菴白賦

新春名字合更新偶託眉菴作主人本不求妍何用妒  
從來無悶豈教顰曉對遠山烟冉二晚臨流水照粼二

成都畫手應無數憑仗他年寫得真

憶自當年學畫眉畫成何意望人知鑒觀水影真無媿  
接對天光豈有私獻笑詎隨桃灼二效顰應許柳絲二  
菴中妙用何聞見未及東風賦紫芝

次韻寄謝魏雄卿錄事表兄

短棹移家竹樹東曉鬟擁翠夜燈紅誰爲重客投邛令  
徒有高堂舍蓋公白雪上鬢無藥染絳霞盈頰已樽空  
憑君莫笑黃花冷自有清吟與客同

和僕世南除西臺御史

鳳池共愛十年身一榜今爲七諍臣識字觸邪誰與敵  
讀書知律自能神關中多士遭逢盛輦下同年聚散頻

遺編遺業卷四

六

古棠書屋

萬里玉門歸控制向來投筆亦儒紳  
遊岡子原呈王學士

岡子原頭春色濃小車晨出看東風雨餘林潤人烏好  
日暖平沙我馬同西引峰巒來座上東瞻樓閣起天中  
詠歸莫作息二別邂逅相逢擊壤翁

次韻寄元復初

木落天清悲素秋故人何處海東頭尊前夜月仍畱戶  
天際浮雲重倚樓影靜梧桐餘倦鳥眼明洲渚白輕鷗  
人生會合真堪惜長憶春風從兩驂

黃梁夢覺人千里白壁歸來月一缸尊酒幾峇忘北海  
東書無路到東窗臥龍死二冰生壑飛鶴翩二雪洒江



無限心期總寥落秋風烟樹引歸幢

次韻馬可山人見招

天意茫茫二故可知無端感慨又先之百年開濟輸前輩  
萬里登臨在此皆袖手看雲歸去晚舉頭見日坐來遲  
忽聞八月靈槎到欲及西風理釣絲  
愛此高槐十畝陰偶來相對理瑤琴江湖有夢扁舟遠  
風雨無人陋巷深濁酒竟成終日醉花枝聊學少年簪  
若為後死乘雲去爛漫銷除感物心

次仲章韻

日射飛塵下界昏遙瞻積翠是君門鳳鸞天上今何夕  
雞犬雲中第幾邨瑤草無人能遠寄玉書有道可長存

古棠書屋

七

古棠書屋

晴虹東去連滄海儻遇安期與試論

深屋古仙雙碧眸淵二玉色象春浮上方烟霧日千變  
清晝風雲肯一遊傾耳風濤惟立鶴迴頭塵海不藏鷗  
飛二幾欲吹笙去千歲歸來恐更愁

無塵道人

雲霧為衣月作裳天壇獨自禮虛皇龍收古劍沈秋水  
鶴識神丹起夜光金井有聲惟墜露玉階無色乍凝霜  
無端下界松風動又欲飄然跨鳳凰

和上都華嚴長老見寄

講帷秩二退晨朝咫尺東方寶月遙湛露甫承天子賜  
慈雲還赴梵王招毗邪日香薰普瀛海千年貝氣飄

白髮故人非玉局敢將詩句答參寥

上帝曾承絳闕朝屬車日向寶城遙生公屢講中邊味  
宋玉空吟大小招梵宇千重隨鏡現天香八月向風飄  
手開樓閣能來往常候晨雞碧海寥

和斷江恩上人綠松見貽之句

誰將古色伴幽蹤百尺長松對一翁子落雨餘棋局在  
影搖雲際水瓶空倚藤老大何惆悵覆地陰涼待鬱葱  
挽著萬牛須晚歲手開樓閣五雲東

題了堂悟上人溪聲閣

破衲歸來閣倚坡池開半月引泉過蒼龍入鉢斂飛雨  
白象卷湖吹碧波宴坐不眠花遶榻飛行無蹟竹當阿

古棠書屋

八

古棠書屋

廣長舌相何嘗了未覺遊人一偈多

賦松濤齋

曾遊海上聽松風積雪千峰水湧空細若鳳箭雙翮二  
雄於鼉鼓萬逢二玉堂夜直蟾光裏銀漢秋橫劍氣中  
欲截斷槎乘浩蕩兩樵相對此岩同

賦雪洲

江上經年積雪多長洲化作玉陂陔舊昔射虎迷蹲石  
薄暮歸漁認擁蓑河伯作宮龍獻璧湘靈遺佩鳳停梭  
鳧鷖容與江花發更待春來生綠波

送茅秀才歸茅山

茅君兄弟茅山裏幾代曾孫骨尚清傳得玄經還自讀



餌將蒼木不須耕鶴隨雲氣來金闕鳳台風聲度玉笙  
爲問之都老仙伯書來應許學長生

寄馬叔惠福建僉憲

荔子枝頭火齊紅高堂紈扇坐薰風湘筠簟冷魚波合  
海柏梁深燕雨通絡緯豈知秋袂薄屢屢長憶晚餒同  
禁城來看花如錦誰道清霜解惱公

奉元王氏孝義詩

陰二榆柳蔭韋邨中有烏頭孝義門耕織事均家益贍  
總麻親盡義彌敦蜜蜂日暖開窗戶慈竹春深長子孫  
先世此邦嘗賜履爲歌遺俗卻銷魂

贈張志甫八十

遺園遺卷

九

古棠書屋

身閱昇平近百齡顏如玉雪鬢如星遠移湘竹堪扶老  
舊種蒼松已茯苓頽見大官躬致饋早令掌故口傳經  
古來名士多肥遯興徧題詩歷下亭

送張道士危亦樂歸臨川

有序

予寓居臨川三十年而隨牒京師之日過半愛  
其山水明秀而未盡遊也喜其風俗馴雅而未  
盡觀也樂其人物修整而未盡交也然視臨川  
則爲故鄉矣以其視之也切固其懷之也深故  
見其人則喜遺其人則若失亦人之情也況爲  
賢者乎驪塘危氏臨川之望族文學雅正之士  
世二有之故予所謂不得盡交者也亦樂危氏

之俊彥也學道上清山中以翹楚見稱信乎名  
家子孫非常人所可及往年亦樂之從父曰虛  
室君與予最相善虛室歸江南予嘗送之曰落  
花如海思歸夜剪燭裁詩又送君觀乎此其風  
致蓋可想見於是十五年則亦樂之行予獨能  
無言以敘其懷歸之意乎予且歸休將從子於  
江湖之上周覽山川而詠歌其風俗以託諸其  
人焉尚未爲晚也敘而系之以詩曰

上清仙子臨川客暫入金門卽賦歸夜月微聞雙玉佩  
香塵不染五銖衣從遊玄圃暄風暢坐讀黃庭墜露晞  
華蓋峰前如覓我應看白鶴向秋飛

遺園遺卷

十

古棠書屋

送張用鼎還鄉

張郎兄弟人皆說二陸才華未足多騏驎西風開道路  
芙蓉初日照江波周官雅誦賓興禮漢代偏崇茂異科  
爲語州人胡處士清豈何故覓漁蓑

題大都香山寺圖

香山蒼翠帝城西古寺高寒北斗齊繞屋清泉龍穩臥  
對簷老樹鳳長栖曾陪退相尋山徑亦共幽人躡石梯  
忽見畫圖驚十載春雲秋雨不勝題

爲馬竹所照磨題香山圖

古寺深沈壓巨鼇畫圖重見記遊遨曉城宮闕煙花合  
夜壑風濤樹木高雨靜臥波雙劍影天清歸路一鴻毛



東都九老名猶在瀟洒誰同白苧袍

端午節飲客與趙伯高

龍沙冰井夏初融簪筆長隨避暑宮蠟燭烟輕畱賈誼  
銅盤露冷賜揚雄南邨久病思求艾北客多情問轉蓬  
忽聽滿船歌白紵翻疑昔夢倚春鴻

用蕭性淵詩一句足成一章送常伯昂

華蓋芙蓉入座清輕雷疏雨過虛庭永言白媿難傳世  
急就成章易滿屏好客多情憐白髮幽人相顧說丹經  
筆瓢便了餘生事空枉輕車到野坳

題峇錄判齊山吟卷

濟南名士古來多此地登臨孰有過山影醮湖春雨樹

道園遺藁卷四

十一

古棠書屋

泉流滿郡晚風荷客生江國猶思憶人念鄉關想詠歌

千古齊山青未了李邕杜甫奈愁何

王真人眉叟在京上都賜酒倡和

真人燕處自高堂遠賜宮壺出上方給傳許乘飛廐馬  
侑樽仍有大官羊一天雨露涼如洗四座賓僚喜欲狂  
起賦新詩誇得意西風傳送及灤陽

送伯雨入茅山

獨棹扁舟入白蘋隱居舊宅去栖真囊懸肘後惟丹訣  
書到人間稱道明未覺白雲畱住晚也應蒼犬寄來頻  
手栽松上騎飛鶴知是華陽第幾人

隱居聞道無人蹟麋鹿來依積雪深每占雲氣得芝朮

莫怪丹光穿樹林茅君白騎一虎下木客或與羣猿吟  
知爾此峇最相憶遲予飛屨度千岑

次韻熊太古題金石編

上林昔見眾芳來春雨湛涵詠有萊何處北山畱客住  
未聞東閣為君開畫須具眼方畱跡琴有知音不用媒  
多學少成嗟老大每看精藝欲心灰

次韻錢翼之寫大學衍義局中詩卷

貝葉西傳淨業塵泥金萬軸等長身清閒邃殿仍稽古  
宋寶遺書亦發春承詔外廷須老手揮毫仙館屬才人  
重觀舊事思天上白首揚雄野水濱

題王木齋歷官紀年畫像

道園遺藁卷四

十二

古棠書屋

歷官貴與年俱進列畫衣冠如弟兄出節遺風仍振海  
生祠嘉樹各專城丹心不改兼終始白髮微添更老成  
清夢幾峇求傳說平峇早合識真卿

謝僧以長送銅龜水滴

贈我銅龜盛硯水想君久已伴題詩爛斑隱約知千歲  
縑藉丁寗愧妙辭豈有文章須潤色況能經濟屬論思  
粗應六用俱忘息灌沐清泉自奉持

題靜壽道人自誌後

對雪鼓琴張道士八十二歲顏如春世外異書皆過目  
人間樂事自終身真如常住難為死捨擾相仍故是塵  
知爾既忘欣戚意往來何用賦詩頻



輓危公遠道士

剪燭裁詩憶送君，落花如海政繽紛。幾回分別未為老，  
一日音容杳不聞。珠樹露寒蟬委蛻，玉樓風急鶴離羣。  
自吟新句成奇識，只許人間禮白雲。

與筆生

聖明天子御奎章，翰墨昭回日月光。畫殿風微雙鳳翥，  
春池波暖六龍驤。侍臣近榻誇先得，內史開函喜自將。  
借問紫毫誰所製，發揮神化未渠央。

錕曰：此則老手頽唐之作。

白雲問上人以橘一枝見予作詩以謝

洞庭嘉實龍輿種，百顆同枝重壓檐。折遺忽疑千樹盡，  
分嘗猶足十人兼。貢餘霑賜今難得，霜後題書尚可添。  
只欠吳姬圍錦幄，霏香噴霧玉纖纖。

答舒真人送牡丹

真人棋罷小徘徊，手剪窗前紫綺來。天女不嫌雲霧薄，  
洛神親擁鬢鬟堆。已令老鶴婆娑舞，更枉清泉澗澗杯。  
莫遣巢翁知勝事，詩筒日二片雲催。  
晚來睡重不聞鐘，仍歎看花似霧中。貪賞金盤承蜜露，  
不知玉樹倚春風。戰酣淮水棊應勝，雪擁藍關句更雄。  
欲畫新圖宜正午，須憑狸目驗芳叢。

送胡古愚

仙館醉餘千石酒，上林吟徧百花風。拾遺徒步頭先白，

供奉歸來錦更紅。晚下紫薇憐病鶴，春生綠水送冥鴻。  
故人江上如相見，為借扁舟候禿翁。

遊小孤及彭浪廟承學士命錄以示畢推官因次韻二首

天作孤岑自幾峯，高危頻見古人詩。身當委注下無底，  
影絕傍緣終不移。波浪秋隨天漢淨，風雲日馭海門馳。  
釣竿拂樹思長往，應有沙鷗聖得知。  
迴舟卻往彭浪石，還藉枯筇得自持。外險內安居者樂，  
東流西泐渡來知。追隨過客應無事，迎享神君遂有詩。  
消得清秋好風日，經邱尋壑昔為誰。

送柳唐佐懷孟總管

滿縣花開二月初，郡人日望柳侯車。醉翁白髮詩情在，  
好客清言吏事餘。河水煮魚頻入饌，柿林收葉徧題書。  
欲從太守借盤谷，手自奉茅結隱廬。

題李息齋竹

文翁寫竹鬢成絲，不作茭蘆與柳枝。日色分明見真本，  
天工端的是吾師。動搖皆有禽相語，偃蹇惟餘石不移。  
靄二春雲好才思，千姿萬態總相宜。  
已學夷齊願息陰，如何逐日轉蕭森。發揮自出形容表，  
摹寫誰知造化心。持贈不堪憐苦節，倦懷無迹媿幽尋。  
更看月夜風塵定，著意沈沈落墨深。

題先天觀



畫來新構先天觀便欲工吟勝畫師山挾風聲雷起陸  
水涵天影日當池長生有道行二到深處無爲了二知  
不是三年不題句卷中爲有范淳詩

次韻雲章丈欲訪惠機學士故以末句相屬冀  
以因行致之

風雨相求越一邦無端苗藿庶充腸東風吹雪開梅萼  
南斗垂河避劍光力薄薦書空汗漫情多愁思入滄浪  
故人范叔清秋鶴誰共吟詩月滿堂

予與胥翁亞仙自劍池觀山水遇客石橋吳氏  
訪自牧長老于昭福寺新成方卜門向予與  
亞仙皆以正對大羅爲妙一昔同遊約齋期輔

道韻集卷四

七

古棠書屋

朝佐皆吳氏之良而牧亦吳出也莫不共贊其  
美因爲賦詩以識之

重棹招提坐石溪開關更欲面羅池西來萬派分明意  
前列諸峰蒼翠姿修竹疏松通一徑微雲淡月立多昔  
千年白鶴重來晚解向兒孫話祖師

去冬過昭福畱詩題溪上牧所旣而蒙半邨先  
生與國賓茂才青雲請名士相繼屬和盛意不  
可忘也先從牧翁寄此尙需面敘區二也

隱居曾見繞清溪屋上青山屋下池老子風流宜白髮  
阿戎翰墨稱雄姿每懷高閣看雲後投宿比鄰聽雨昔  
安得青藜同照夜題詩寄惱牧牛師

贈丹士

神仙有訣煉丹砂服食三年鬢不華自有錦囊收曉露  
何妨玉腕泛春霞倚松吟嘯風生袖採藥歸來月滿紗  
肘後方聞多至劑青精何日到山家

題朱澤民畫

松外浮雲過眼空前瞻無際後無終幾番白雪經行地  
數尺蒼髯俯仰中健筆祇今韋偃老吟詩何似杜陵窮  
悠二無限滄洲興問取騎驢傲兀翁

題董生畫

李公昔守清江上翰墨交遊有稚川每從遠海風雨至  
共對小山松桂眠撥鐙何處得古法臨池忽欲無千年

道韻集卷四

十六

古棠書屋

嗟哉李氏孫尚幼川翁家學子能傳

羅若川畫松

暮春多雨晝冥二羅生畫松當素屏老蛟化爲劍氣黑  
白鶴下啄苔痕青傳來日暮白篝火夢入幽巖尋茯苓  
不遇胡生露雙腳石函白了讀殘經

鎮曰瘦硬森挺

又次游仙遊山詩韻

龍從山木小軒東梔子花開鼻觀通嘉節喜逢風雨外  
幽懷都付笑譚中詩成絲筆從人寫醉後朱顏與眾同  
卻怕有人知此樂枉將山水繫愚公

董掾湖山堂



九江秀色何處好新堂正值甘棠湖春水初生蕩洲渚  
晚風欲起散魚鳧自公退食對斑竹教子讀書編綠蒲  
知君廉恕足陰騭行見高門紆紫朱

畱上方道院

卜隱山中事已遲歸來無處著幽棲行穿深谷卻車馬  
借宿高齋慚黍雞茶爲彌明分石鼎燈從太乙借青藜  
百年身世半陳迹一日林泉何足稽

送胡士恭

十年京國擅才華宰相頻招載後車太液蒼涼黃鵠羽  
玄都爛漫碧桃花三清風露仙人館萬里烟塵野老家  
拂拭舊題如隔世華星明漢望歸槎

送雙林西白長老用太白起句

十七

古棠書屋

我眉山月半輪秋我憶家鄉亦白頭脚踞岡原流去水  
身隨海岸到岢舟長空一鳥飛無迹白雪千峰爛不收  
卻笑坐來銷劫石雲興借問若爲酬

寄白雲間上人

龍興寺裏白雲房不到于今二十霜橘柚向來垂屋重  
松筠此日過人長千函祕典心源淨百歲長齋齒頰香  
若念尙書舊行履三生石上莫忘鄉

寄訢笑隱

垂手毗邪憶舊勞諸天幢鼓擁林皋開軒坐見青松老  
倚閣閒看白浪高曉日上林隨步履春雲如海在揮毫

經年不得江東信獨立長風送羽毛

陳君璋新園池亭得烟雨橫塘舊榜本漁墅陳  
氏之物我大父尙書公所書也尙書二此皆已

九十年而君璋之父年且九十矣故賦詩及之

烟雨橫塘是舊題尙書遺蹟久淒迷幾回玉樹鸞哥酒  
曾見雕梁燕子泥近水樓臺隨地起臨階楊柳與雲齊  
小車卻異堯夫老徧洛看花信馬蹏

舊榜橫塘墨色新百年還屬百年人爭墩正爲名隨謝  
隔世何妨姓共陳綺席聞鴛垂故舊金盤烹鯉亦賓親  
蘭亭俛仰興懷地莫惜流觴對暮春

題蕭正肅公及尙書與楊誠齋書幅後

古棠書屋

十八

古棠書屋

古木蕭森日月懸六丁猶爲護遺編一門翰墨三公履  
七世風流二百年秋野蒼茫麟角出春池零亂鳳毛鮮  
世居鄉里如君少西望孤城憶墓田

寫韻軒

翩二仙子藥王山明月高樓遂不還天外修眉塵鏡掩  
窗中遺墨夜燈間雪深黃竹歸無所雨暗蒼梧淚更斑  
何事浮雲相遇合杳然陳迹尙人間

楊判官春雨亭

松柏園亭雨露新慈顏幽翳倍傷神三年蔬食心知日  
一勺寒泉淚滿巾孝子舊遊多國士將軍遺愛在邦人  
封塋近對清江曲世二能來有鳳麟



揭北海山雨亭

周遭城郭擁坡陀北海亭中逸興多木落秋風知地迥  
水高春雨見帆過華簪列坐驚年老翠袖深杯爲客歌  
說與蓬萊千仞石誰能鳴鶴倚松蘿

珉上人俯清軒

高堂直下一江清千尺絲綸寄此情秋水芙蓉華月淨  
春苔翡翠晚風輕坐來古硯生雲氣吟過長廊曳履聲  
知有登臨無限意高山遠水已相迎

楊伯恭柳隱山房

細柳誰如灞上營清江百尺坐專城陶潛雅興還堪賦  
張緒華年更有情春日貫魚多鯁鯉秋風飛羽總鯢鯨

道園遺集卷四

十九

古棠書屋

錦衣玉帶催毬馬入對長楊聽早鶯

揭北海蓬萊亭太湖石峰

海上飛來第一峰華星明月五雲中千年持載遺神物  
九仞飛騰接太空不與興亡驚世換長隨山澤與昔通  
蒼茫獨立橫秋氣未許西山得比雄

秋屏閣

幾度秋屏眞漫興歲寒今日一馮欄西山廬阜連天起  
彭蠡番陽學海寬久病詎能修客禮舊遊長感奉親歡  
老身若借雲房宿臥起江山正面看

題送林松礪照磨詩卷後

朱輪豪傑早知機一日冥鴻向海飛風雨交遊無舊跡

江山幕府有清輝秋空澹二兼鼓浦春晝堂二錦繡衣  
世外喬松中梁棟澗邊莫歎故人稀

御風亭

城陰百畝轉迴塘喬木參天翠柳長飛蓋曉迎花霧氣  
臨池春動墨雲香衣裳清露芙蓉淨劍佩明河玉水涼  
還向人間畱妙跡蘭亭列坐詠流觴

雙檜軒詩原序

檜之爲木仲尼嘗手植于魯天下後世莫不具  
瞻焉學者之于聖人宜無所不學江右憲使覃  
懷李公重山甫持剛方之節秉貞固之操乃樹  
雙檜于家庭以自見蓋將景仰先聖于萬一也

道園遺集卷四

二十

古棠書屋

夫木之爲世用多矣大材成大器小材成小器

椅桐梓漆則琴瑟之儲焉明堂清廟之棟梁非  
檜莫與也尚論聖人之所爲識其大者豈非君  
子之志乎乃爲之賦詩曰

素王舊植魯宮牆雙樹新陰接太行冰雪高寒今節操  
雲雷參錯古文章河津此地營舟楫廊廟多年待棟梁  
會與羣龍近華蓋九天朝日正蒼涼

黃仙巖

鐵色陰巖積石屯玉顏窈窕鎮崑崙上池降液作靈響  
左角出雲承曉暎手扶風雲穿月窟坐當星斗直天門  
昔人政有懷仙地爲挹清泉注一尊



古亭詩爲張仲淵作

濟南名士古來多誰作新亭照水波百頃高荷秋興闊  
一湖明月暮船過南州城上登臨賦北海尊前感慨歌  
況有吹笙王子晉清風千里接鳴珂

觀耕詩爲王可敏賦

昔歲春耕見夢中分軺此日歎民窮漸惟艸色經行路  
輟食棠陰問土風歸雁相催知日近占魚猶願報年豐  
他肯緩步從青鎖寤寐毋忘稼穡功

與熊天宇

去歲送花無處栽至今鄰舍借園培綠籬正要帶刺枳

道園遺集卷四

廿一

古棠書屋

竝屋還須疊葉梅桑柘牆下堪食用桃李門前空綻開  
故人一一可致此他年相對共銜杯

行丞相掾唐仲英事母至孝在臨川嘗知夫人

嘗藝蘭于園中花繁茂累歲增盛異于常植君

子有以占其子孫之興也他日太夫人去世而

蘭亦悴而弗華三年而忽榮如太夫人在嘗仲

英感歎如見母之存焉都人士咸以爲瑞相率

爲詩歌以頌太夫人之遺惠而識天錫瑞以彰

仲英之孝後數年虞集在豫章與仲英賦續一

章云

唐氏慈親手種蘭三年憔悴傍闌干爲懷媚服承顏喜

豈意空幃帶淚看手把梧捲春露重心知佩鯨暮天寒  
扶疏玉樹情何極長繞芳叢不忍看

憲府瑞柏

憲府清嚴翠柏高香烟霏霧起亭皋濃熏旭日新膏沐  
細引春風近羽旄黻黼成文如錦繡丹青生色在揮毫  
德星占應賢人聚濟二清朝見譽髦

酬書巢送雉尾拂

一帚千金輯雉翬巢公乞與掃塵扉凝膏不食慚金鼎  
畫采爲章憶裝衣宮扇每開春日麗城旌常拂曙星微  
諸緣隨起隨除卻祇有靈臺月鏡輝

會宗海藏主來江西一日山雨稍涼同溥安枯

道園遺集卷四

廿二

古棠書屋

石見過復有還淵之興書偈爲別并柬一關大

士同發一笑

試問師歸何處尋稽留峰下白雲深長松正竝樓臺秀  
流水頻交鐘磬音貝葉幾行西域字寶珠一串祖師心  
天香桂子人間滿擬約高秋一醉吟

送文學隱上人

西江春漲欲浮天擬覓何方一味禪渡海晨鐘雲外寺  
乘潮晚飯越中船鉢分龍腦天香近茶汎玻璃雪乳鮮  
文采已彰那可隱芙蓉出水正華年

送劍江復見心上人遊徑山

臺山驀直勿岐差雙徑峰前路不賒若有劍光衝北斗



更愁帆影落東華曲江水暖花千樹古道秋高月一槎  
記取題詩相送處鷺絲和雪立蘆花

重贈復見心遊浙兼簡張貞居

春雨西江漲百川袈裟又上浙東船行尋龍臥雲生徑  
坐聽猿吟月浸泉客裏有詩煩爲寄山中何法可相傳  
故人或者詢張拙鼻涕垂頤雪兩肩

賦文子方家篔簹亭竹影

數箇篔簹一小亭南窗承日印寒青水精簾裏珊瑚樹  
雲母屏閒翡翠翎卻愛微風動蕭瑟翻疑薄暮倚娉婷  
憑君縱有鷺溪絹莫與空花結定形

憶昔竹枝皆楚歌何曾舞影見婆婆玉山雲去了然是

瀟湘遺卷

廿三

古棠書屋

湘浦雨痕空復多環佩因風猶錯落旌旂拂日轉委蛇  
白駒皎二誰能繫霧閣雲窗奈老何

梅庭詩爲李重山賦

高人獨愛寒梅樹相對庭中作主人盤谷泉甘來素履  
長安日近接朱輪瓊瑤比惠懷新好鐵石爲心憶老臣  
傳得朝紳詩總好揚州何遜久逡巡

送戈伯敬東訪伯循御史就遊京師

扁舟重訪瓊花館使者還峩獬豸冠定有薦書天上去  
豈無懷綬邸中看宮牆隔樹聞鷺囀朝路聽雞上馬鞍  
頻寄好音傳父老鄉人都解話長安

鎮曰一氣揮灑有轉無竭

與侯頤軒原序

道士侯頤軒其先本蜀人父△從我大父尚書  
府君來吳中宋亡弗歸頤軒乃學道於洞庭之  
仙壇觀集來省墓迺抱先叔祖岳陽使君遺書  
與閒白雲來見集不勝感歎故贈之以詩

洞庭高士成都客曾是相從大父昔每抱遺書嗟往事  
復貽妙句樂新知鴛鸞影裏心元靜鷗鷺盟邊願不移  
但得閒身各安健白頭歸共橘中棊

題商德符蜀山圖

每愛商公寫蜀山蒼崖直下竹林閒錦城雨後江沙白  
劍閣霜餘木葉殷何處揚雄池盡墨誰家杜甫月臨關

瀟湘遺卷

廿四

古棠書屋

釣鼇海上天空闊待得仙槎一往還

寄陳湛堂法師

月宮桂子落巖阿想在林閒閱貝多持足地神衣拂石  
獻珠玉 灑凌波香因結願留龍受水爲烹茶喚虎駝  
寄到竹西無孔笛吹成動地太平歌

虞文靖公道園遺稟詩卷第四



虞文靖公道園遺藁詩卷第五

律詩七言下

書蕭母傳後 原序

新喻蕭母有貞節朝廷用魯參政子翬言旌表其門莆田陳旅博士為之傳文甚奇子翬早學於蕭氏陳集友也先丞相雍公與蕭正肅為同朝故其家來求題云

桓二蕭氏貞門表猶是前朝執政家恩詔傳言褒素履安輿垂淚對黃華賢孫能奉高年遠薄俗寧知古道賒魯氏交情陳氏筆臨文三歎一長嗟

鎮曰圓轉華妙情溢于文

黃節婦詩 原序

集昔忝館閣四方孝子貞婦之事來上朝廷者率求詩文以表章之隨事發明豈義既有所諷勸或所錄未甚備者猶推其類以著其姓搢紳樂善成風每盈卷軸不以辭為費也今觀雷尚書之諸孫長仁書其女弟適黃氏貞節事皆閨門變故而始終一德非其兄不足以知之非能文不足以發之集筆硯荒落長仁之子以此卷相示感而賦之

貞婦初年邁百艱每將忠厚對傷殘死生家世心無愧終始閨門義所安信有高風隨地化不營華表與昔看

賢兄述惠皆真實為報鄉人在史官

送阿里仁甫舟中作

送客江邊醉似泥漁邨畱宿已雞栖風平山影搖舟楫雨急灘聲入鼓鼙故老別來誰尚健新詩吟罷更重題卻因農事催歸去臥看浮雲逆上溪

鎮曰三四寫景之工能使虛實兼到

題高彥敬竹石

疎篁幽草澗邊生羣玉參差若弟兄更待拂雲栖紫鳳何年臨海掣長鯨尚書蕭散今摩詰子墨淒涼舊客卿風雨夜來家四壁龍吟微應讀書聲

鎮曰彥敬人品之高筆墨之雅俱于言外領會此繪

水繪聲手也

南浦遐觀圖

房山避暑何王宮古木蕭森多畫風平生江海毫素裏日暮鄉關魂夢中孤雲斷處更野水五絃揮罷又飛鴻高情千仞一倚杖莫怪尚書雙眼空

古木圖

晉人筆法成中絕奇崛縱橫見米家手畫斷崖分鐵石意求古木帶雲霞龍髯解出空中雨鴻爪能畱雪裏沙近日尚書高彥敬高懷尤足共清華

趙伯高所藏高彥敬吳山夜景圖

吳越蒼茫咫尺間尚書能畫夜看山塵銷海市露初下



雪積江山潮始還座上賦詩誰絕唱夢中化鶴忽臨關  
高情已逐年華去秋樹寒波愧妙顏

百馬圖

楊柳生烟草色薰川原錦繡動成羣百年海宇無征戰  
一幅圖書有見聞日夕吹笳歸別部天寒潼乳奉將軍  
當昔校獵誰能賦白髮揚雄思若雲

周昉畫

島上雲生日轉檐海風吹雨暮寒尖春明玉色遺薌澤  
夜定珠光入鏡奩織得鴛鴦隨綠綉教成鸚鵡啄紅啣  
試令鼓瑟應無語日斷歸舟思未淹

天師菴壁間墨竹

道園遺集卷五

三

古棠書屋

憶昔臥起修竹地當林日二看風生白雲昔來眾仙降  
皓霞如瀉孤鶴鳴吹笛江深星斗動釣竿樹老浪波平  
何肯實我北極下獨倚高壁聽秋聲

從子日欽賚賜金至山中次陳溪山韻

橐金萬里來天上舊賜新頒拜受餘去國棲遲慚補報  
榮家歡喜度空虛孤臣清淚三生夢一寸春陰數冊書  
更買青山可終隱不妨投老得安居

謝子棕雨笠

歸弄江波白濯纓白頭徒步一身輕蕭蕭白雨荒陂晚  
恰二黃鸝夏木清杜甫豈於詩更瘦遠公許以酒相迎  
野僧三四同來往此日先生戴笠行

題王秀發薛玄卿戴笠圖卷後

偶然戴笠過前山天賜高人一日閒薄有神情畱卷裏  
漸無名姓在人間毛公吟罷厖眉古薛保圖成鶴羽還  
無限好懷今總得松雲千疊爲誰關

止家人製衣

故人遺我布單衣寒暑相仍服不違地僻少塵擱滌易  
身閒遲破補紉稀樵漁總識循常好魚鳥相忘作念非  
請看江頭木居士雲來雲去本何依

荒唐

齊人野語楚荒唐野死幽囚祇漫傷往二闕文誰復及  
悠二沒世詎能忘百年有道開新盛千古遺言發耿光

道園遺集卷五

①

古棠書屋

不有鳳麟同日至誰知信願見文章

虛齋

誰識空中有至真一庭芳草自生春風雲變化閒來往  
日月升恆互主賓寶劍有神凝鑒水金丹無質現窗塵  
忘言本是吾齋事莫向空同問道人

鎮曰一庭芳艸句妙極自然

真正軒

乾坤定位易行中星共辰居象亦同終日有言寧離此  
先天無事若爲工音聲倡和黃鐘始水火浮沈土釜空  
世法定無相比竝閒循斗柄玩東風

石巖詩爲道童總管作



維石巖二氣象超俯憐培塿獨岩堯八風不動盤空軸  
一柱高擎切斗杓江岸暮雲留遠樹湖陰積翠上春潮  
便應從此爲霖雨直向中天絳節朝

鎮曰江岸一聯畫不能到

竹所詩爲馬照磨作

蕭二修竹倚闌干幕府高秋獨坐看龍化欲隨清佩響  
鸞停長共碧梧寒幾年冰雪培根節一日雲霄見羽翰  
聞道武公方壽愷永歌淇澳報平安

送揭子尚之京師

縣北之亭山水幽玉堂故人懷昔遊錦囊五色起雲霧  
華袞一字驚林邱賢才洛下共青鎖久客襄陽成白頭  
羊公沈碑聞近出文章垂世何悠二

送李伯儀

老來多病山中住誰復能吟過客詩賈誼豈無前席夜  
終軍曾有棄繻昔沈香亭北花園錦太液池頭柳舞絲  
初到長安還有賦東湖間看綠淪漪

送吳志淳

古道棲遲與世違高才誰可共襟期揮毫妙得中郎法  
倚席長吟老杜詩澹二春風湖水詠蕭二夜雨竹枝辭  
明朝何處還能賦驄馬金溝結柳絲

送劉仲禮遊浙

于今南斗聚文星博士空慙老復丁杜甫文章驚四海

中郎字畫尙羣經才華酷似泉流峽書法親傳劍出硯  
欲看海門潮始壯高風鴻鵠舉空青

送艾友文之靜江

桂林賓客舊多才鼉鼓逢二夜宴開鄉里共推文學貴  
轅門爭識故人來幕中草檄狼烽息座上吟詩鴈字回  
爲問伏波天柱遠文章何日刻蒼苔

送太原郭詵還豫章灌園精舍讀書

每思有道太原碑復憶南州孺子祠但得賢人千里聚  
奚傷大樹一繩維生民憔悴依高節吾道銷沈繫遠思  
誰向灌園棲隱地下帷觀象玩微辭

送劉元補淮南漕司書吏

江南大郡多凋瘵三月鶯花海上城使者自持清節重  
書生遠去一舟輕圖書雲靜滄洲鴈翰墨風生碧海鯨  
幕府從來賓客盛橫琴昔自寄高情

送李仲淵雲南廉使

海上瀛洲想玉珂繡衣今歷幾坡陀賢人會合何其少  
名世文章不易多蘭楫競迎桃葉渡蘆笙遠奏竹枝歌  
不令駟馬歸金馬奈爾相如好賦何

送僧歸俗

孰謂儒冠多誤身昔年聊作小乘僧春風花影疏二月  
夜雪松濤澹二燈巾帶便應歸賈島鉢衣從此付盧能  
男兒今古平生事未把丹心一寸冰



題河東李集賢個詩後

集與昭德別二十有餘年相見清江之上出故  
集賢河東李士宏學士重遊舊詩蓋李自守郡  
至作詩皆已二十餘年今去李公賦詩皆又幾  
三十年矣俯仰感歎追和附卷末

郡人長說使君行室有絃歌野有耕千丈沙隄春雨漲  
滿船書畫晚峰晴重來城郭誰耆舊偏刻文章白姓名  
我亦從遊今白髮每懷冠佩望蓬瀛

聽劉元彈琴

劉元相訪竹齋清夜為予援琴作長清飛佩等  
調宛然二十餘年前聞諸四明袁公伯長父子

通鑑卷五

七

古棠書屋

及西巴鄧公善之之子慶長者不勝悽感道士

張伯雨亦善此相別亦二十年矣寥二此音在

天地間何可斷絕賦詩寫懷書贈元云爾

寂二虛堂月上遲劉郎為我鼓冰絲秋聲在樹誰能賦

夕露霑衣有所思荷簣過門良久矣乘桴浮海欲何之

呼童明發酬佳興三勺清泉饋石芝

陳立持所畫山水及酒饌來求詩法詩法無之

得與齋中朋友一餉之樂

拙疎生理歎衰翁食粥何妨甑屢空驚見殺雞供季路

喜看載酒問揚雄畫圖乞與千山雪詩法傳來滿袖風

令子讀書誰得似高間甘旨不憂窮

與趙伯高論詩

莫道幽人有意吟緣情生變苦推尋奇雲映日書成字  
靈響盤空譜作音春風雖二天廣大秋蛩唧二雨陰沈  
性情平澹隨時見禮樂何曾繫古今

觀王繼學參政贈臨川艾庸詩有感

世儒退相淮南使羨爾華裾早及門授館終年供白粲  
探囊一日試黃昏漢廷議禮諸生起魯壁藏書幾簡存  
最憶龜蒙雲氣重舞雩新服試春温

題陳維新詩卷

才子清華孰與羣古詩秋興浩如雲海中夜月珊瑚樹  
江上春晴錦繡文溧水釣魚辛少府武夷放棹杜徵君

通鑑卷五

八

古棠書屋

歷觀卷裏襟期士鳴鳳朝陽與世聞

題劉伯温行卷

原序

監憲伯温劉公出示館閣諸君子送行詩文兩

大卷其一自中臺出佐浙省嘗賦眾仲題其端

有以見朝廷選任之專職事之難者後一卷則

自宁廷持節江右之賦也伯温跋其左具言述

作之暇道西北形勢古今之跡經覽之壯有重

會講明之約一代文物之懿備見于斯何其盛

哉集感別欣遇又知監憲公深有得于大易智

崇禮卑之旨庸述鄙懷敬答盛意不勝倦

西極山河輟迹通載馳江海視民風帝王漸被知今遠



秦漢經營歎昔雄憂國早聞生白髮濟岢誰識信丹衷  
斯文一縷通微顯隨地成能造化工

題黃智仲詩卷繼變御史黎僉事詩後

彈鋏何妨鬢漸疎侯鯖偏食武昌魚故人江漢浮雲盡  
歸鶴城樓落木初御史青春懷舊意郎官白首寄來書  
解囊爲說經行處歷二晴川畫不如

書莊武公遺事後

莊武勳名汗簡青贊書錫爵自明廷昔傳令德連三世  
家有高年過百齡胄嗣蒞官原學問封邦獻禮續儀型  
周詢還奏澄清効袞職從容奉日星

白題爲危太朴作

大地微塵海一漚取之無用棄無由日高睡覺惟聞鳥  
兩足歸來但牧牛冠帶衣裳明日月陶匏木石老春秋  
何人寫此閒中意獨立晴空詠未休

故人

故人爲別十餘春夜夢相逢面目眞世外音書遺鴈羽  
壁間圖畫潤龍鱗可憐白髮寒仍短待得黃花晚更新  
誰有高才如屈宋九歌江上樂明神

孟莊

孟莊同世不同風縱使相逢亦不同豈以高明分彼此  
總于衰晚共豪雄奇才別出羲皇上大業難忘舜禹功  
無位無咎千古逝誦言忠辯愧愚蒙

吳先生壽日

承明三召意勤渠歸老從容問燕居几杖雖塵無倦色  
經綸不用有成書春深雨露多霑漑晝永風雲妙卷舒  
華蓋浮邱漢儒行千年高竝翠芙蓉

寄壽楊友直

恩詔來頒擁節旄壽尊酬獻畫堂高郡人傳寫登高賦  
野老驚看侍宴袍契闊舊交多老大澄清能事屬賢勞  
鳳池緩步歸猶早鄉社耆英接譽髦

寄友直楊君

山林十載便幽趣城府連朝謝故人前席漫言宣室事  
小車且看洛陽春舞停紈扇清樽側醉插花枝白髮新  
人爲邨疇農務急不辭鈴閣度江津

寄陳眾仲

承詔摛文入禁林一揮四問夜堂深五人存歿風流散  
十載浮沈老病侵曳履相迂青鎖步下帷傾聽白頭吟  
多才政有江西客衣錦歸岢好寄音

寄陳溪山

坦二幽貞夏日清高槐千尺白秋聲華岳雲外觀眞逸  
洛社春中憶舊英雅論圖書酬太守慧容簪佩列諸生  
丹成有道傳中表歲把芙蓉獻壽觥

寄楊臨川

五月新涼似鑑湖吏民爭候使君車稻田雨足臨流水



墨沼雲生對客書疲瘵遠人訢獨得文章列郡竟誰如  
寓耕封內宜修敬老病衡茅禮節疎

寄蒙古松巖

驛舍相逢已十霜每懷高節倚雲蒼星辰劍佩趨黃道  
風月圖書侍聖皇萬壑秋聲回浩蕩九霄春夢入微茫  
垂絲到地苓如玉擬斲青冥頌久長

寄費無隱

清朝白寫玉宸文冠帶芙蓉著錦裙碧落開圖垂五采  
素雲引練事三熏羣真定錄渾相識上帝臨觀密白聞  
書畢綠陰方數畝長如窗戶宿春雲

寄趙中山

道園遺集卷五

十一

古棠書屋

清鐘徹曉輓轡乾十載霜蟾獨自看護法老龍思淨梵  
化人孤鶴報平安相逢歲晚頭俱雪見春陽氣若蘭  
欲辨芒鞋求靚面晴虛雙景共清寒

用聶御史韻贈忻都兼寄張伯雨

尋得山泉可枕流寒茅爲舍就中洲故人春月多新夢  
遊子秋風足暮愁楊許有書畱玉洞松喬無跡到瓊樓  
亦知李白因貪酒頭白無緣事遠遊

次韻陳溪山

積雪柴門晝不開行庭無跡興悠哉深根一息先天氣  
平地橫陳幾劫灰潮候夜中隨月滿斗杓天際挽春來  
溪翁定有扁舟興晴昊繁花開遠梅

茅檐向曉喜雲開積雪如雲安在哉春澤堅冰成解液  
明窗旭日動飛灰山陰忽有移文至松下那容喝道來  
小往大來原有數莫占消息向枯梅

次韻陳溪山紅梅

冰雪肌膚染絳雲歲寒林下對吟身先天氣至渾如醉  
初日光融轉更新白髮無能酬造化金丹有道駐長春  
少年莫笑詩成處傾倒相歡忘主賓

春曉紅生島嶼雲此中儘著兩閒身不愁花笑髮鬚白  
漫詫人間句法新曲水徘徊天上日深杯斟酌自家春  
繁英未落須頻到翠寶金盤尙及賓

雪後孤根發暖雲栽培本自一人身紫薇遺意成千古

道園遺集卷五

十二

古棠書屋

絳萼深期又一新忠厚敢忘嘉樹賦冲和思廣北枝春  
若爲穉子猶堪教三祝三加望大賓原註來章末句有屬幼兒之意先生屢言先君子植紫薇于堂前賦詩屬望小子昔人不之許也願仰五十年委身田野莫稱先志集感歎成賦云

次韻答楊臨川

歸興秋光晝寢高使君詩瘦怯宮袍東湖微雨生顏色  
西日浮雲見羽毛橘柚園林誰共弈蒹葭洲渚或容舸  
誰家此日樽無酒兩鶴翩二過九皋

舟次臨川用趙壩韻

文公經濟入襟期陸子高明白得師投老幸依賢者谷  
興懷況在歲寒豈爲邦孰與從先進擇善誰將覺後知  
十載郡樓遺訣話扁舟江上感君詩



山行次韻

從來年老喜逢春宇宙中間自在身  
鬢髮還如柱下史胸懷仍似洛中人  
春雷起處耕雲外曉雨晴時釣水濱  
況復歸與清晝永坐聽童子咏睢麟

次韻曹子貞

宦學三年不自歸從人飢食復寒衣  
蒼麟一出春秋畢黃鶴重來城郭非  
靜對風雲觀變態閒因來往玩神機  
乾坤自是無今古不用窗間惜寸暉

舟泊安和阮宅次黃志高韻

十月東歸下石瀧郡公促膝共輕艤  
蕭雲故宅多喬木阮籍清樽對暮江  
方駕肯來良馬五尺書先寄鯉魚雙

泊安和阮宅

十三

古棠書屋

欲求深隱何山曲雪竹霜筠共一窗

舟宿湖口

沙汀如雪水無聲舟倚蒹葭雁不驚  
霜氣隔蓬纜數尺斗杓插漢正三更  
拋書枕畔憐兒子看劍燈前慨友生  
尚有乘桴無限意催人搖櫓轉江城  
長年人海混潮聲水宿荒涼卻夜驚  
月照空巢鳥繞樹風吹短草鴈知更  
要觀此地秋濤壯更待明年春水生  
不比蜃樓多變幻絲雲初日擁層城

次韻劉桂隱

懷哉歲暮扣重關真我高堂俎豆閒  
遠道無窮緣已老凡情不斷若為閒  
徐行歷二皆平地滿目青二是遠山

莫怪邱園待春雨扁舟先愧逐雲還

謝廬陵兩劉君

扁舟已作渡江雲回首高年憶兩君  
坐客頗如韋刺史詩人猶拜杜參軍  
總看玉樹當春晝長對青藜過夜分  
他日聚星如可畫慙慙垂白更論文

次韻孟天暉典簿佐奉使行江西所賦

帝念蒼生不鄙夷任賢清問載旌馳  
山川舊履車書會草木新春雨露私  
十道悠二分楚粵四門穆二出宣慈  
舉頭見日天光近老去無憂託啓期

山木閣一首送人之京

山木閣東初日生梅花照溪人欲行  
玉杯在手山影入瓊精載道霜氣橫  
故人天上今白髮賤子山中常倦耕  
憑君問訊金闕下羣賢朝迴春日晴

山木閣

あ

古棠書屋

送撫州推官于夢臣改除吳興別駕

撫州那得似湖州千頃鷗波可放舟  
別駕老便公館靜高門長憶故園幽  
綠陰青子人家曉古木疎篁水墨秋  
幾欲暫為江湖客百年耆舊記風流

送陳繹思歸會稽讀書

右軍高致絕清真況復東牀玉樹春  
上馬詩成誰共語讀書燈永互為賓  
落花飛絮紫歸思流水遊龍接暮塵  
無限當昔觴咏意尚疑身是會稽人

送祕書也速答兒大監載書歸成都



連舸載書二萬卷雪銷春水上成都列仙歌舞成烟霧  
世將旌旗屬畫圖定有鴻儒堪設醴豈無佳客共投壺  
子雲白首歸無日獨抱遺編汎五湖

送晉從昇驛史調廣東

秋露垂珠枸杞叢海天火齊荔枝紅飛行萬里青驄馬  
指顧千夫赤羽鴻虎帳夜傳文字密蛟波曉貢語言通  
一門諸父吾親舊待爾歸朝捷奏同

送成彥舉奏差遷湖南

莫憶并州是故鄉江城十載簡飛霜賓鴻不及馳車遠  
語燕還迎舞袖長下瀨未休連舸餉觀風頻上奏書囊  
雲開南嶽多來往應有高情聽九章

送人還鄉用魯子翬僉院韻

古棠書屋

東門有客上歸船舍弟過從歎昔年清譙翠帷明諫草

高談羽扇動江蓮湖南賓客今誰在湘外蘭蓀自可仙  
珍重太常臨別語毋忘餐菊飲寒泉

寄監郡敬齋

華蓋天風八月高使君於此重遊遨停雲每約松間鶴  
載月同登海上鼇人愛桐鄉畱縵綵道傳柏府薦賢勞  
柴車已是輪生角那得黃花共濁醪

仲秋二十一日雨後聞桂香柬竹齋諸友

曉來滿院桂枝香仍歲秋闈第一場明月堂樓天漢六  
疾雷破柱雨琳瑯鬼神幽遠驚雄辯草木欣榮被耿光

於易已占觀六四真儒不數漢文章

訪羅元惠隱居

春溪回曲抱郊墟新見幽人水竹居車馬不知行樂地  
漁樵常近讀書廬一川風月閒來往終日雲雷妙卷舒  
獨究塵編誰得似同遊爲記暮春初

憲副字顏鐵木兒行部過訪

六月馳驅使者車城南詢問野人居韋編猶記成均舊  
玉學親分尚醞餘師友道存風義重山林歲久禮文疎  
但期荒隴霑霖雨課子躬耕理故書

與易小雅

雨過橫塘早擊鮮西鄰宴罷到東園醉吟明月花枝好  
坐對涼風桂樹繁玉雪汎甌畱夕語銀絲分椀約晨餐  
壽朋總憶城南老每採芝苓過遠邨

憲府集後書與紀長之

十六

古棠書屋

歲暮賓筵坐席深衰顏何足重爲欽有嚴佐史加邊豆

於粲升歌備瑟琴佇想虛煩求舊隱聞風實啓好賢心  
誠孚德合生民慶往昔誰容只在今

與陳維新

新公家在觀橋濱茅屋蕭然不染塵通夕跏趺光炯二  
經昔佛閣火勻二一杯秋水畱仙客半嶺春雲共野人  
借問如何參絕學破除妄想不求瞋

答劉無作



南園隱者劉無作古木陰中戶不開惡客任攜袍想去  
化人又送館孟來吟詩窗下猿供筆振錫林閒虎臥苔  
二十七人老尊宿夜深相對語如雷

答毛南楚惠書

華峰迎對浮邱伯故憶毛公共說詩良夜挂巾松上露  
微風揮塵竹邊池近來有夢如春雪重到人間識鬢絲  
此去相望三百里肯因歸鶴問幽期

答陳明復

城頭雲重雁飛過憶得江南夜雨多茶樹嶺前雷破石  
稻秧田裏水盈科何肯短棹鱸蓴菜盡日長松薦女蘿  
賴有仙翁知此意不同樵唱即漁歌

道園遺集卷五

十七

古棠書屋

保同監邑送桑本

樹桑親教縣庭隅分我深根四十株老客遂居連野綠  
使君重到兩輪朱寒窗機杼依鄰曲春服兒童出舞雩  
頗有薄田衣食計暮年歸夢在成都

鎮曰結聯是用諸葛八百株桑語非漫然寫景也

陳幼德送竹本

竹似陳家好弟兄清陰秀色滿林生八龍天矯同瑤席  
雙鳳參差和玉笙土潤已如含雨氣夜深便可聽秋聲  
他年爲作青二簡待爾明光獻賦成

謝董子道參政

再世門牆五十霜扁舟風雨渡滄浪少陵生理憑黃閣

孺子高亭歎豫章文學舊遊成宋寔朝廷新刻更琳瑯  
惟應垂白江湖外北望風雲古柏蒼

謝馬昂夫總管

歲晏相看雨雪深一尊春酒故人心曾陪鷓鴣鷺俱陳迹  
晚托漁樵得共吟天上鳳毛還禁直人間鶴髮更登臨  
畫圖三友題名字漢隸還須老華陰

謝陳溪山慶生朝

自笑青年說學仙衰容那復更芳妍詩書塞坐忘謀食  
風雨長齋過禁烟有樂從教兒輩覺無言可與世人傳  
高情惟是希夷叟長住蒼松白鶴閒

謝劉伯溫

道園遺集卷五

十八

古棠書屋

世外高情與道謀欲令斷木出寒溝終身不敢窺韓子  
病日誰能念左邱生晚見聞慚禮樂業荒文學感春秋  
未忘垂白從耕稼鳴鳥高梧詠不休

謝胡士則

舊學都忘耄日侵故人千里忽相尋坐依敗壁生蒼木  
手撥殘編墮白蟬五色蓬萊前口夢一窗風雨百年心  
羣賢列坐書連屋至樂無餘祇在今

謝魯元起監縣

雨足肯和縣事稀彈琴學道一儒衣塵編得意常終卷  
匡坐思憂只掩扉壽母平安聊一喜古人高遠類多違  
文章於世真何補每過城南晚詠歸



謝楊士宏爲錄居山詩彙

少日辭章浪得名歸歟樸學補餘生揚雄執戟能清淨  
庾信凌雲愧老成遊目山川誰妙識興懷河洛獨高情  
殘編久棄知無用爲錄幽泉絕澗聲

畫戟高門對碧岑公孫才思在登臨少陵不盡山林詠  
季子偏知雅頌音貞觀詩人同制作太平樂府入沈吟  
明年何處聽鳴鳳春書梧桐滿院陰

酬吳彤暨諸友編文

知愧空言惜已衰煌煌三秀感靈芝山前雨過那堪記  
水面風來祇自怡遠使徵書傳盛意良朋定錄副深期  
塵編盡淨遺虛几何補斯文與世知

道園遺集卷五

十九

古棠書屋

贈義上人赴京

瀟灑澄江對寺門講餘江上看朝曦白龍起聽經函秘  
紫鳳來朝佛像尊召見天神扶履舄還歸帝釋賜幢幡  
故人十載靈芝秀春雨山堂誰共論

贈張元朴

黃茅岡迥少人行日送飛鴻又晚晴塵尾每懷張伯雨  
鷺羣今屬薛玄卿天風浩蕩高眠起夜雪空明老翮輕  
黃石祠前好孫子莫教塵世苦知名

贈婁竹所

三茂京華憶母歸一邱岑蔚感春暉  
瀧萬墓表非無待  
深水哀吟恐自違疏食一簞嗟遠道送車千兩念征衣

中間名勝多知己屬筆何由到草扉

江上飛花已暮春朝中憶爾渡江人共看傳燭分新火  
更與臨流祓舊塵使者獻書歸館閣尚書薦士到絲綸  
斗牛儘有光芒在緩步行聞接鳳麟

贈道士

神寶誰開白洞微紫烟爲戶玉爲扉春容澹蕩胎仙舞  
夜景虛明脈望飛繞指風雷龍睡醒滿囊雲錦虎駝歸  
猶嫌長物煩聞見更上高臺一振衣

贈彭致中遊廬山

手持數節羅浮竹直到棲賢三峽橋錦繡烟雲隨鳳起  
珠璣淙瀑作龍跳陶潛菊徑須頻往李公松巢亦易招

道園遺集卷五

十

古棠書屋

我與山人俱有約秋風更待海門潮

贈高文舉

志士猶思及物功尚施仁術簡書中江湖隨地宜秋色  
桃李成蹊任化工執轡幾曾觀逸驥揮絃聊復送飛鴻  
塵編舊業應無厭八月明河九萬風

贈道士鄒雲山

一片春雲萬仞山六鼇戴向海波閒金銀樓觀蒼龍戲  
日月旌旗白鶴閒換骨有丹宜早服虛心如木及秋還  
九重元與蓬萊近看爾仙衣遶玉班

舟中書贈吳彤

輕烟冉二日瞳二好友相從一舸同白雪夜吟蘇武慢



清夜晨動楚王雄天寒洲渚多嘉樹道遠江湖有暮鴻  
不是新知相啓發歸歟恐負菊花叢

贈徐元度 原序

昔昔三公丞相掾有賓客之道焉參決論議皆  
國事也接之有禮行之有道是以君子信之也  
國初爲丞相掾持文書論事可否職事有不得  
不然者其後三公官備掾屬甚清簡皆人尤貴  
之然而禮貌輕重之間存乎其人矣毗陵徐君  
元度方弱冠嘗學於吳中鄭明德氏文藝穎出  
識者有望焉集於豫章見之則從事師垣出掾  
浙省而至於斯也蓋二十有四年矣雍容有文

古棠書屋

廿一

古棠書屋

進退以度識大體不汨於流俗慎言敏行名實  
孚於上下鴻漸之羽翱翔於天亦維其昔也哉  
至正乙酉正月上吉將爲外宰相報政於朝若  
夫方物之獻貢賦之數有司之常事也在元度  
優爲之矣明良在上顧惠遠人外將有問焉羣  
賢方以文學治道佐明昔當有知元度而進之  
者賦詩以送之

起家辟掾三公府挂笏西山度歲年故舊總懷天下士  
風流更重幕中賢香烟滿袖遊絲夢春水如天上計船  
三月看花鷓鴣裏題詩還向遠人傳

贈敬上人

二十遊方四十歸人民城郭總依二雲生谷口爲雷去  
花滿林間作雨飛密室爛泥成寶器諸天劫石拂鉢衣  
扁舟穩泛番陽水更問雲門莫二機

遣興

千梳白髮度清齋有客柴門始一開書爲日昏空對簡  
酒因囊滿久停杯北窗風雨長孤坐南海音書遂不來  
傭上輟耕童穉輩強來問學懶衰顏

爲熊曼初賦靜觀

睡覺東窗鼻相微水流不競落花稀風旛底用生分別  
塵鏡何情辨是非春去蝶隨遊子夢秋深螢入定僧衣  
可能袖手高閒者看到行雲作雨歸

古棠書屋

廿二

古棠書屋

滕王閣

高閣城頭戶牖開江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在三王後  
雲氣長從五老來畫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風迴  
洲前先有蛟龍窟唯待詩成急雨催

玉華山

何處清江擁玉華手題名榜寄仙家光凝石殿千年雪  
影動銀河八月槎藏藥寶函騰玉氣說詩瑤席散天葩  
奎章閣史無能賦得似新宮蔡少霞

天峰道院

眾峰羅列總名山更出峯堯紫翠間上直文星天一柱  
中含道氣玉重環臨池水月清秋老繞閣烟霞白日閒



溪上墨香傳遠客令人思與鶴飛還

次韻寄題象外道院

至人還作采真遊海外何妨更九州雲氣低回依寶劍  
月華臨照是瓊樓舊家孤竹清風在今代三茅碧澗流  
凝望蕭臺環日月不知何處問丹邱

寄題三益亭錄呈仲義參謀

公府蒼松六百尋古梅修竹共亭陰歲寒先覺冰霜重  
春水還知雨露深每得瓊瑰三益友同堅金石一生心  
坐令方丈凝香地千里嘉名起自今

題梅仙峰與彭致中

羣仙山上共神宮漢尉藏丹別有峰日下旂旛來碧落

道園叢書卷五

廿三

古棠書屋

雨餘鐘磬出深松蓬萊秋近雲常接芝草春生手自封  
山木閣前閒拄杖解尋樵逕遠相從

題新喻吳氏浩然堂

古木澄波月色新高亭攜手兩幽人畫圖樽俎猶清夜  
屋壁金絲幾暮春白髮諸孫隨草逕寒泉一掬薦溪蘋  
神交何必曾親到莫望高車一幅巾

瀟西憲郎官武子宣監試秋闈

試官往二得鴻儒可以觀瀾在此都憲忘優遊從事後  
貢闈閒暇校文餘虹光西起遊湖船雲氣東隨問俗車  
古者八元宜在世復明還見謁宸居

魯國趙公世延哀詩

西北聲名世節旄簪紳特起擅岿髦百年憂患神明相  
世務煩煩志慮勞春雨歸舟江水定秋天一作遺劍雪

山高東瞻松柏分茅重盛德終聞有顯褒

早歲江東接令儀中朝晚得近論思永懷王母傳經訓

直保孤忠結主知經濟尚多遺策在勤勞空復大名垂

每翻翰墨神交遠惆悵西州鼓角悲

故贈奉議大夫太常儀禮院判官廬陵范公哀

輓

名家積行子傳經書接風雲對大廷一日文章驚海內

九重恩錫賁郊垞奉常天上新題字處士江南舊列星

何事瀧岡遲有待翰林翠琰倚香亭

道園叢書卷五

廿四

古棠書屋

題楊友直步鶴圖

羣仙玉殿早朝迴獨向空山步紫苔雪色羽毛千仞下  
天門風露九重開碧梧空老人閒實瑤草元非世上材  
眞侶相求寥廓去徐行更待鳳凰來

銜曰詩意別有寄託

春雲亭

石上春雲向晚生隨風映日在檐楹莓苔翡翠千年潤  
芝草琅玕五色明鶴爲迎仙香冉二鹿能畱客露盈二  
深紅重碧長千斛細詠清歌奏太平

寄題鄱陽李氏適軒

豫章出地已千尋仙李盤根接翠陰曲水橋分雲錦麗



老人星見華堂深衣垂五綵看春舞劍化雙龍聽夜吟  
借問高軒何所適一門眉壽里人欽

虞文靖公道園遺藁詩卷第五

道園遺藁卷五

廿五

古家書屋



虞文靖公道園遺藁詩卷第六

絕句五言

漁樵耕牧四詠

漁子正垂綸烟江曉色新扶筇過渡口肯見武陵人  
我本青城樵偶然嬰世網谷口夕陽多高歌成獨往  
淋漓春雨足綠野逐躬耕尚有泥塗者山深獨自行  
寒林有歸牧隱約牽黃犢一笛晚風清吹送滄浪曲  
錡曰詩中有畫擬以右丞便覺去人不遠

題子昂五馬圖

虎革裹干戈華陽春草多天間五龍子隨意浴晴波

趙大年小景

道園遺藁卷六 古案 畫

野老江頭住重二落木坡驚鴻隨雪起獵騎晚相過  
江上稻梁熟滿川鴻鴈來飛鳴各自適落日在高臺

題黃西麓扇

石上松千尺橋西水一灣杖藜從此去隨意看青山

題柯敬仲雜畫

玉立一長身風前倚翠鬣茂林頭白盡賴有李夫人  
舞影彎二月歌聲翦二雲恐隨風力去畱取翠綃裙  
江波傳雨意山石長雲根琴瑟分清潤庭階列子孫  
冰解滹沱動雲分碣石開漁竿秋裊二還見渭翁來  
不見丹邱久驚看翰墨香永懷書閣舊春日繡簾長  
子昂桃花馬

一匹桃花馬飛來不動塵銀鞍教鞚好賜與號夫人

錡曰與唐人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諷刺又別

題馬學士詩後

雨露春無際風沙盡日寒多憂能賦客空老采詩官

京師秋夜

風竹撼秋聲天寒夢不成如何今夜月偏照客窗明

題雜畫

白芍藥

金鼎和芳杜灤京已麥秋當堦干本玉看不到揚州

山茶

道園遺藁卷六 古案 書

萬本老空山花開綠葉間渥丹深雪裏不作少年顏

荷花

澤國三千女西風擁翠寒誰能卻高蓋正面與君看

著色竹

高節琅玕直長梢翡翠低東風數根筍早晚與人齊

著色蘭

采秀此山間風來翠被寒三清降瑞露盛以紫瑛盤

墨蘭二首

霜風委蔓刺獨秀騷人國世多色白媚吾玄尚吾德

玉蘊不自獻清高伴幽人芳榮此豈來中有無邊春

西子遊湖



步屣微風動停撓落日低夜深歌白苧咫尺越前溪

蕭史鳳臺

明月在高臺雙吹紫鳳來天高風露冷銀燭畫屏開

襄王夢

夢尋巫峽雨雲入楚王宮何以永今夕倏然隨曉風

梅梢月

斜月在闌干疎花共歲寒同來攜白鶴不似玉堂看

幽禽

老石爲誰媚幽花兩清麗春深不見人聊爲五禽戲

荷葉雪姑

雪羽兩飛鳴輕不自驚荷盤滿載露更立不成傾

梨花龍夔

剪水作梨花東風日未斜不馮青羽使那望五雲車

荔支山鼠

紅塵八千里始得薦金盤汝點獨無畏輕紅啄曉酸

竝鵲

雙鵲報朝晴花梢墜露清永懷書閣舊春日繡簾明

天鷲

校獵上林苑回身太液池白雲去不返雪影下荒陂

鴈

戢羽橫烟暮遺香折葦秋衡陽千頃水汾曲一荒邱

鷺

夜雪軍聲急春池筆陣高波清翻茜掌沙淨臥霜毫

鳴

亂曉疑將鬥能言故不烹秋江寒竝影春水綠同生

烟浦釣舟

依約米家船疎林泊暮烟新詩吟未了槎上釣江鱸

荷鋪圖

天地一醉鄉今古有誰醒拚死劉伯伶令人發深省

題何玉泉錢塘詩卷後

原注玉泉精堪輿術

青山到海盡盛氣欲天浮宋寔春陵叟蒼梧雲正愁

地寶不敢愛人工毀天完開闢大呼嗚生氣方盤桓

楊友直湖亭

東湖亭子

太守醉昔歌爲問花千樹如何洛下多

六言體詩

題江山烟雨圖

千邨春水方生萬里歸帆如羽不知誰在層樓臥看江

山烟雨

柯博士竹樹古石

江潭木葉盡落巫峽竹枝更長翦取微風疎雨橫吹殘

月清霜

石帶苔而蒼翠竹垂雨以珠璣藉玉五紋之組析旌六

羽之翬

趙承旨蘭石僧日觀蒲萄



天人漱滌芳潤野老沈吟屈蟠南國烟生玉暖西涼酒  
熟霜寒

趙承旨畫松

灑霏烟之餘馨見蒼龍之一體森紫髯之如戟激清風  
而直指

題聶空山扇

客來山雨鳴澗客去山翁醉眠花外春雲藹二竹邊秋  
葉娟二

虞文靖公道園遺稿卷六

道園遺稿卷六

五

古家集



虞文靖公道園遺臺詩卷第七

絕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答袁伯長 原序

伯長歌竹枝以促歸棹且言僕故鄉與竹枝古調相近約同賦以發它日千里命駕之意因用其韻

江水江花無盡期安得同舟及此昔燕山春鴈更北去南人休唱鷓鴣詞

竹枝歌奉陪諸公送舊而歸暮聞短歌江上其竹枝之遺響乎因成四章

江上婆娑作大招行人見者為魂銷使君若愛桐江住

遺臺詩卷七

一

莫道上江無暮潮

銅雀臺中朝暮思寒帷作伎望君遲江頭只是須臾別何處多情更有詩

憶奉君歡伎未成不承恩澤儘畱情凝思卻恐傷明德不敢人前哭失聲

使君魂魄已飄風那復恩情更及儂自是人心多冷暖不辭江水濺衣紅

題秋日蜀棠

野棠青子來青鳥霜日清妍欲近人忽見嫣然紅數萼故鄉情思不勝春

摘芙蓉

明月丹霞是鏡湖綠茵隱約錦模糊西風滿地吳王醉臥看樓前教戰圖

見叔父南山翁二首

先君萬死抱遺書付在諸孤手澤餘老眼欲枯那忍讀春霜秋雨一菴居

奉承家祭若持危敢謂冲和在此枝館授淒涼勿惆悵百年門戶豈吾私

眉菴白賦二首

家近眉山六十里晴空長見掃修眉老去思鄉歸未得故題菴子寫新詩

幾見雙眉采石亭如今頭白眼猶青昔人一去不復返

遺臺詩卷七

二

古棠書序

聊寫山川作畫屏

橫塘寺畱題

扁舟風雨暮投僧蓑笠敲門七尺藤知我自來無所往一龕畱共佛前燈

洞庭湖

楚澤吳山千里遠丹崖碧樹九秋高何由身似雲間鶴橫絕江湖一羽毛

晚過金山

雲連山樹二連邨數筆元暉水墨痕吟苦不知身入畫更忝白鳥破烟昏

趙承旨躑躅畫眉



山鳥春深不自由  
曉聲併作杜鵑愁  
東風絳筆都題遍  
不到離鸞桂影秋

宣和馬圖

凝神殿裏晏朝回  
閒繫青驄照紫苔  
一日長安春事老  
可能無意看花來

王朋梅東涼亭圖延祐中奉勅所作本也

灤水東流紫霧開  
千門萬戶起崔嵬  
坡陁草色如波浪  
長是鑿輿六月來

方壺臨董元山水

雨餘千澗共潺湲  
老樹橫橋任往還  
盡日春雲生不斷  
道人共對董元山

道園遺集卷七

三

古棠書屋

息齋竹二首

西清閣老薊邱翁  
愛寫疎篁弄晚風  
玉殿不扃秋夜冷  
好看棲鳳月明中

書帷晝捲下西清  
奇石幽篁步晚晴  
誰憶他年風雨外  
渭川蒼玉釣竿輕

寄張伯雨

湖中春水白鷺羣  
長齋默朝二素君  
楊許寫經屋滿雪  
人間長史冠如雲

寄薛玄卿

碧落曾看沈侍郎  
旋簪冠玉謁虛皇  
風流外史渾相似  
澹月疎星上建章

寄訢咲隱

無限江東日暮雲  
天宮說法夢中聞  
散花得見文殊相  
雪蘂玻璃手自分

寄恩斷江

娑羅雙樹曉森森  
曾對袈裟坐綠陰  
十載雲門那得見  
若耶溪水向春深

寄王本齋

揚州何處好吹簫  
海闊天空碧樹遙  
故遣湘江孤鳳去  
長吟休負月明宵

寄榦克莊僉憲

爲懷同館西河客  
不寄駝囊枸杞紅  
豈想往來江海上

道園遺集卷七

①

古棠書屋

虛憑歸鴈問秋風

答榦克莊惠白氈  
白氈裁成鶴氅衣  
大茅山下向秋歸  
故人淮海應東望  
雪影翩入翠微

別變玄圃

郭西山路有寒梅  
想見登臨首重回  
夜聽雨聲知水長  
滿船明月幾曾開

恭華道院納涼

陳郎大扇大於箕  
欲使清風四海知  
應是蓮花峰側畔  
捫天仙掌舊攜持

手持道書入山館  
長林無人月落半  
松花拂衣清露深



長嘯地峰起巢鶴

松風滿天山月高躡雲一似駕海濤不知身是浮邱伯  
細哦四言吹鳳匏

虹玉通天閤夜章不畱榻上付仙郎一豈誰解騎雲者  
乞與龍瓢灑下方

書蘇公帖後

蘇木空聞蜀賈舟競材還復望袁州畫又猶是黃岡竹  
細和陶詩飽卽休原註坡翁謫黃州昔月用四千五百  
資客蓋歲計六十耳今論惠計歲用須二百千蓋三  
倍矣日食萬錢者何人哉士君子不以窮乏累其心而  
區區亦盡人事皆中禮之所爲也夫子在陳蔡以子路  
之賢不能無愠見然處約之道君子小人之分見焉微  
子路無以發聖言矣觀蘇公此帖  
思當昔之爲此厲階者爲之三歎

增補遺集卷七

五

古棠書屋

書先參政與黃浮山賦紫薇再花遺墨後

春服初成念子孫紫薇堂上列芳樽當昔高興無人會  
兄弟通家迹尙存

書晚宋諸名公題墮淚碑詩後

峴首亭高故國詩臥龍無復更驅馳諸公盡向江南老  
遺恨長題墮淚碑

鎮曰此卽公詩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酒淚肯  
意也

題宋淵聖宸翰

倉皇內禪計全疎貞榦其如積蠶餘不敢身先君父死  
慈靈猶上問安書

跋劉光遠湘川行稟後

白露橫江木葉秋故人相國況同舟賡歌自是當昔體  
不許湘漁話暮愁

書子昂延祐閒墨跡後

奏駁宮中感遇深一豈千載託微吟主家歌舞今誰在  
爲曼春衣淚不禁

細柳飛花拂曉風步隨輕輦過橋東道傍石馬迷芳艸  
百轉流鶯入夢中

曾學知章乞鑑湖恩深無分得尊鱸扁舟一棹頭如雪  
芳草連天路欲無

吳興公所書出師表

增補遺集卷七

六

古棠書屋

心許驅馳奉計難書成揮涕試師干臥龍菴裏閒風月  
頭白王孫異代看

訪旣之不遇書壁

城南不逢李太白壁間獨見蔡元真方池古石淨如玉  
野鶴隔窗長似人

丁卯禮部考校次韻

先朝親擢總真儒列坐春官席不虛白首子雲天祿閣  
校文靈媿食無魚

禁城鐘鼓已隆二把卷猶看燭影同願得真材充國用  
庶聞質行化澆風

憶昔鑿坡接錦袍深堂披卷効微勞三年重得同清夜







題開元宮來鶴亭

羣真終夜降華陽曾聽仙音近玉牀語罷是誰畱別鶴  
待君寥廓共翱翔

亭前春雨長蒼苔海上長鳴一日來從此琴心三疊裏  
月明長見影徘徊

題明復菴

玉杵搗霜月當戶竹窗映雪書滿牀客來竟坐不交語  
白撥丹火燒山香

皎二霜鶴立齋廚蕭二風竹鳴庭除窗中有客自高坐  
堂上真人方讀書

清皋舊隱

春雨初收水滿田邨二桑柘綠生烟隱居聞在東皋下  
長見沙頭喚渡船

題贈葉梅野原序

近代楊補之作梅白負清瘦有持入德壽宮者  
內中頗不便于逸興謂曰邨梅補之因自題曰  
奉勅邨梅集嘗見故家有藏徐熙墨杏花者用  
筆圓潤有篆籀法亦恨楊不能知此也今監書  
博士丹邱生忽用此法寫生大快人意存渾厚  
之意於清真去衰陋之氣於纖弱所以為佳也  
譬如少陵繁花晴昊之雄壯祝昏月淺水為如  
何邪樂平鍊師葉凱翁舊號野梅予曰以野標

梅未足盡梅之趣以梅名野庶乎廣莫之風請

更曰梅野而以丹邱之畫冠之永作證據使錢

唐臨江二君聞予此論猶當俯首歎服也虞集

書

昔結絲絢侍帝宸青鞋今許向江津憑君先對梅花說  
白髮相看意更親自註初凱翁先欲南還欲僕作詩送  
日一笑之資也

雜題

湘江風捲白蘋波北渚雲深帝子過欲採瓊芳渡江去  
青衫輕翠晚雲多

江上青山生白雲鷓鴣啼處有湘君行人來截昭華琯

日暮青林玉氣分

西村山水

一段雲山一段秋蹇驢尋壑更經邱他年投老終南去

應向松間覓舊遊

西湖畫景

五雲樓觀日華東每蹋紅塵氣若虹誰道小橋流水外

數竿烟竹弄秋風

蒲萄葵花

蒲萄翠帳絡明珠前列千葵旌節如應有南柯殘夢在

一池鼓吹夜涼初

池塘秋晚



華蓋仙人漢殿臣  
厭朝朔望往來頻  
上方畱鳥秋江畔  
只有雙鳧臥白蘋

天藻亭舍下生竹枝

堂上不合生楓樹  
舍下何緣穿竹枝  
人間風日不到處  
長養鳳毛當及峕

青山白雲圖

獨向山中訪隱君  
行窮千澗水云二  
仙家更在空青外  
只許人間禮白雲

僧巨然山水

晚烟橫樹轉溪灣  
何處漁舟罷釣還  
門外東風吹雪盡  
幽人同看巨然山

畫竹

不見高人王右丞  
岐陽石刻尙清真  
鳳毛染得春池雨  
數尺新梢已過人

題戈叔義墨竹

江頭雨裏寫娟二  
更作新梢入晚烟  
還有數竿題未徧  
龍吟清夜涓溪邊

畱題龍門寺

頻採菖蒲石礪濱  
住山不厭亦無瞋  
先生尙有貪生意  
更憶松花問道人

枯木寒巖絕色聲  
吟詩亦足未忘情  
不須更問臨川叟  
作得胡笳幾拍成

寄謝臨川王正則錄事

少陵不待草堂貧  
風雪空檐話舊思  
別去幾峕春夜暖  
五峰燈火馬爭馳

酬吳子高

諷爾宮詞十二篇  
小窗風雨正蕭然  
悠二春夢無歸著  
黃竹遺墟雪滿天

題魏雄卿齋壁

畫雨瀧二銀燭懸  
秋聲滿屋陸成川  
赤髭大士譚經藏  
白首尙書草太玄

題畫

黃葉飄零澤國秋  
烟波無盡使人愁  
騷人欲賦湘妃怨  
折得幽花寄遠遊

南浦圖

魏公幕府多豪俊  
文雅相從一舸中  
山雨浦雲都寫徧  
湖東更有灌園翁

柯博士畫

拔地參天獨老蒼  
幾年雨露更風霜  
新篁搖動多生色  
更待空庭月影長

千年老蛟化爲石  
蒼蘚枯槎角二尺  
亭二玉立好兒孫  
長倚天風動秋碧

秋江圖

欲採蘋花隔遠汀  
舟橫不渡倚空青  
何由得似雙鸕鷀



長覽秋光共畫屏

紅蓼雙鳧

五湖烟雨一扁舟  
况二聊忘去國憂  
最愛數枝紅蓼畔  
一雙文羽伴人愁

畢公濟掀蓬梅

摘葉拈花夢不分  
誰能健步覓晴雲  
不須更待掀蓬看  
全體東風舉似君

題王公所藏歐陽文忠公遺墨

盤谷尚存初刻字  
淮西無復斷碑痕  
琅琊幽谷花如錦  
恐有遺書臥竹根

雙禽圖

畫譜卷七

十二

古棠書屋

天上碧桃春再  
二人閒翠竹晚娟  
雙飛不是青衣使  
何處東風一信傳

臨王摩詰畫竹

岐山鳳去已千年  
遺跡疎林翠羽鮮  
一段風流何處似  
終南秋色晚晴天

千枝萬葉翠交加  
影落殘碑月映沙  
似是前身摩詰在  
紫薇花下角巾斜

楊補之蘭

九畹參差紫玉叢  
清江健筆總春風  
大夫宗國多憂思  
手把瓊瑰送斷魂

商德符畫

曉陪劍履上楓宸  
霜葉青紅日色新  
誰見江上烟霧起  
行吟澤畔老靈均

子昂古木

洞庭木落楚天長  
澤畔行吟最斷腸  
可是曲終人不見  
丹楓離立照滄浪

子昂墨菊

落木疎籬事二幽  
流傳墨本使人愁  
故宮風雨歸來晚  
眞見吳興一段秋

畫梅四首

繁花千樹倚晴空  
不比疎枝冷雪中  
只爲玉堂天最近  
儘將才思付東風

畫譜卷七

七

古棠書屋

老身如鐵心如水  
長與空山積雪期  
待得紅塵吹紫陌  
羣仙歸去已多時

綽約肌膚迥出塵  
摩挲銅狄是何人  
已看天上千年雪  
不作人間一日春

門戶重二玉數枝娟  
靜好稱家兒舊昔  
東閣多能賦  
說與揚州何遜知

畫馬

魯史曾聞兩驕驍  
開圖獨見一龍驤  
驕嘶飛逐落花去  
沙草青二塞柳黃

次韻王繼學題太乙

山木深二畫掩屏  
峯從高處望雲飛  
幾番春雨還秋草



送盡孤鴻獨白歸

共騎黃鶴過蕭亭明月華星列畫屏記得當昔祠太乙  
安歌疏節玉充庭

送柴高士南遊

遍入名山採紫芝只餐秋露已忘飢東南際海羣峰盡  
欲向羅浮更覓誰

贈傅若礪

水玉空青不易求蘭苕翡翠擅清秋才情豈是人間少  
不到高唐夢未休

贈盧生錄詩

盧生來寫老夫詩老去深慙與世違華蓋白雲三兩句

道園遺集卷七

古

古棠書屋

等閒莫與俗人知

題范德機墨跡

凡骨蛻餘清似雪高情起處一絲輕玉堂只在人間世  
回首蕭閒愧後生

種橘

庭前嘉樹種來遲霜實經年未壓枝寄語巴園好相待  
商山更有一盤棋

彭致中送松花

幽人歲二送松花指與吾人老已加欲學彭翁年八百  
鼎盛金粉養黃芽

喜雨寄郡中諸官

仙馭東行應望霓吏民迎拜若雲齊到城慰滿二農意  
喜雨亭成太守題

題表姪陳可立雜畫

山崖截二澗嘈二四圍芳草亂青袍中間有箇支離木  
曲折無知壽最高

蕭二翠羽動晴虛知是南山長鳳雛莫道玉階風露冷  
要看千尺拂雲衢

清江二上倚扁舟寫得琅玕一尺秋歷徧風霜如鐵石  
世人偏識老湖州

蠓房如山禦潮汐鐵網珊瑚浪中出何處龍孫好頭角  
亦玩明珠美風日

道園遺集卷七

十六

古棠書屋

南枝楚二復娟二此處枯槎更可憐石角莫令牛礪角

樵翁醉後枕渠眠

高柳金絲積雨晴桃花灼二隔溪明尋源若是忘機者  
灘鷓鴣鵲總不驚

百頃汀涵落日明稻田間水與堤平白頭想見荒陂去  
無數鳴蜩管送迎

江潭木落鴈初飛已有秋聲動碧虛侶是洞庭張樂地  
微風鷺翻立疏二

雪滿高林水滿疇冥鴻亦為稻梁謀此豈最憶江南岸  
一色蘆花著釣舟

玉色臨池靜不言翛然翠袖共黃昏玉堂清冷無人到



且對江南烟雨邨

葛子熙欲往吳越售長安諸碑以危太樸書來  
求詩書尾餘空尚多紙佳極宜於書不忍割絕  
之因題此詩贈子熙兼寄眾仲提學亦欲故人  
知吾得太樸也

子熙養母極艱辛馳走東西又幾春我欲相畱田舍近  
白雲不足療清貧

漢唐妙刻出長安誰贈茅容具曉餐應有醉翁方集古  
千金不惜買琅玕

浙都提學三年別我向山中每夢之定是盡拋書卷卻  
綠楊紅杏樂清岑

道園遺集卷七

十七

古棠書屋

流水窈窕窗中畫檣机蕭條袖裏書太白山深空積雪

蓬萊海闊自晴虛白註子熙三歲而孤鞠于舅氏長而為養其至獨恨貧耳然苦節亦難能

集書

寄朱環溪

賢郎肯為諸生出不厭闌干苜蓿盤為有平安花燭報  
齋居日二共清寒

高堂修祀灌園翁白髮清樽見古風曾得遺文窺隱德  
猶今視昔後人同

悼亡

買臣不縮會稽章井臼終身愧孟光縱有他年千石酒  
寧如當日一杯漿

地中代我奉慈幃一去無由再見之欲覓音容須夢裏  
鰥夫無睡已多晷

十載思君久別離歸來忽作死生期孤燈夜雨深二坐  
正侶燕山恨別岑

比侶燕山恨別岑鬢邊添得雪絲二祇今心事真如水  
淚洒空房又賦詩

次陳溪山韻

山深松竹俱成長溪迴蒲荷各自花隨分樂天無一事  
擬求齊物註南華

枝有蒼筤實有梧何年鳴鳥下晴虛惟應長共希夷叟  
日見朝陽浴海初

道園遺集卷七

十八

古棠書屋

清渭終南路窈冥漁磯樵徑草還青山中雨足黃梅落  
獨為相求出戶庭

荷蓀圖

道上相遭荷蓀翁殺雞畱宿甚從容如何不及乘桴意  
明日重來更不逢

李陵別蘇武

老羝已乳鴈書傳去住初分哭向天明日節髦歸漢地  
將軍應是獨潸然

義之觀鵞

剡溪春雨曉生波道士扁舟肯見過換取黃庭歸別館  
人間長憶鳳文羅



孟浩然

風雪高堂破帽温七人圖裏一人存昔昔者舊那堪論  
獨釣槎頭最斷魂

和靖行吟

擁鼻微吟午夜清心空與月共圓明無端卻作梅花想  
著影緣香夢不成

陶穀煮雪

煮雪風流祇自娛高情何足語名姝果知簡靜為真樂  
列屋間居亦不須

醉翁亭圖

醉翁四十漫稱翁賓客相隨樂意同前引朱衣垂白髮

攝園遺集卷七

十九

古棠書屋

花開山谷幾春風

原泉圖

九天飛瀑下巖幽去作江河萬古流倚杖不知春雨過  
青山如洗暮雲收

贈王自得

江上秋風日夜深丹楓烏桕總堪吟可能阿閣承朝日  
玉笛參差學鳳音

送余道士

憶昔遊京最少年等閒詩句被人傳君今偕我當峯面  
玉雪春風上客船

諸老愛賢飢渴如才華誠美豈容虛何當徑上蓬萊閣

徧讀人間未見書

應有多情問故人為言溪上二船頻春來雨過清如鏡  
照見蕭蕭白髮新

延祐三年過金鴈欲訪諾公以王事不果今二

十年矣

昔禮巖頭諾詎羅寶香猶在石磐陀上人幾歲離金鴈  
海月江雲弄碧波

寄謙上人

不見謙公二十年石橋依舊駕晴川定應和盡寒山集  
儻許聲聞世上傳

寄曇芳笑隱

攝園遺集卷七

二十

古棠書屋

優鉢曇華一度開梵天帝釋自拈來人間讚歎那能盡  
慙媿文殊大辯才

寄光雪窗

杪羅軒中少塵事恩公昔共兩青藜主人畢竟還相憶  
風雨扁舟覓舊題

宿天寧寺

丈室千函貝葉書疎篁幽鳥在庭除道人久不到城府  
愛此渾如澗谷居

因題

閒白雲上人自吳中來訪表姪陳可復畫其像

徧繙寶藏畫垂簾三載歸來白髮添萬斛春泉盤石坐



龍宮又擬借華嚴

題馮九淵墨龍

曾乘雲氣九天行振鬣揚鬚海岳驚變化已隨雷電遠  
作成霖雨慰蒼生

題了堂上人所藏雲屋圖

鎮日秋風草屋欹海潮聲上接天池白雲捲盡青山在  
破衲蒙頭總不知

題袁誠夫所藏山水

十百相連底處山雨雲岢復到人間山中草木自寒暑  
長與幽人相對閒

海外誰云更九州駕言從此汎扁舟垂綸未必悠二者

道園遺稿卷七

廿一

古宋書屋

帶雨看潮散暮愁

墨梅

霜月清江一棹過誰將疏影照寒波浮雲日暮長安遠  
莫羨宮妝掃翠蛾

孩兒桃

書樓春晝雨繽紛一樹桃花思不羣彈指樓開當日面  
莫教童子是靈雲

洪崖橋

澄江如練碧悠悠一色蘆花覆遠洲無盡春天歸鴈急  
月明寒影不曾留

橫橋攜手踰谿流無盡清流意自幽天外浮雲飛鳥散

柳陰猶有釣魚舟

五絃琴詩為劉子雨賦

海上微風動五絃九疑蒼翠雨餘天仲尼昔日聞韶地  
肉味都忘思惘然

錦瑟無端五十絃五音繁會亂春筵不知簡易高人意

目送歸鴻碧海天

次書巢雜韻

北巷高齋滿硯冰柴門惟許小童應幽人自得延年術  
不信昌陽是稀苓

坐上清樽日不虛長歌誰歎食無魚主人何物為生計

五尺危巢萬卷書

道園遺稿卷七

廿二

古宋書屋

一盆金粟長靈芽不待春風自放花收拾黛煤和玉屑

昔昔眉嫵是君家

客來相對飲無何客去杯羹手自和未許旁人空笑老

誰知小屋得春多

題畫

銀嶺為裘著來早八月逐兔陰山道衰草蕭蕭風露寒  
將軍鬚鬢一岿老

畫松

天池昨夜風雷起千尺渴蛟餐石髓神君叱之不敢飛  
影落吳淞半江水

漁樂圖



江上青二列數峰千重樓觀楚王宮爲雲爲雨無朝暮  
臥看當年屬釣翁

捕魚圖

數罟臨溪晚不收蓬廬三尺抱寒愁金鱗影落江湖表  
烟雨何年買釣舟

百牛圖

妙手精思畫百牛田家芻牧總堪求一牛耕罷無人飯  
野水桃林盡日流

畫虎

目鏡耽二鎮坐隅高堂白晝走睚眦良工不寫凡毛骨  
驚世文章斂若無

道園雜錄卷七

廿三

古棠書屋

息齋墨竹

江上秋風已滿林玉階夜色白蕭森并刀剪得瀟湘雨  
獨上蒼梧學鳳吟  
秀出千林思不羣獨含春雨對江雲平津若有歸來劍  
定化雙龍起夜分

蘭

水生澧浦碧鄰二沙際修叢浩蕩春莫怪山林蔬筍氣  
清芳端合屬幽人

雨竹

木落湘潭江水秋雨痕都付竹竿畱黃陵廟裏猿啼夜  
何處能銷宋玉愁

邨夜上元作

滿城簫鼓暮相催田父邨南醉不回野廟殘燈燒未盡  
霏二山雨逐人來

送艾幼清歸臨川

幼清手錄唐文藝吟誦寒鐙過夜分秋菊春蘭隨物轉  
獨臨野水拾殘雲

昱上人盆竹

粉筠一寸筍如針亦有蒼然冰雪心還憶道人分種日  
瘦筍八尺度千岑

我憶蠶叢萬竹叢吳中還見小玲瓏居然風露千林曉  
猶稱行吟白髮翁

道園雜錄卷七

廿四

古棠書屋

題夢良梅原序

夢良墨妙近做清江出晴昊之繁梢以充潤  
其清苦此卷乃又澹泊相遭之極者也把玩久  
之夢良自稱錦屏山人蓋與予皆蜀人也歲月  
相望雖久寔無故鄉之思故爲賦之

汀烟冉二竹重二老樹疎花吹曉風壯遊燕薊今頭白

憶躡江船若夢中

茅檐曝日歸來晚野水荒雲誰是伴一枝已見故人心  
三尺未愁橫幅短

述懷

青鞋蹋遍莓苔迹萬里橋南風瑟瑟一雙三鷺也多情



隔岸飛來如送客

畫橋南畔行人立蘆葦蕭蕭一船去急雲連北闕與天深

月一作秋落西山和露白

玉顏惆悵江波隔夜二流塵空掩瑟可憐蓬鬢已驚風

老去葵心猶向日

菱花半夜無消息腸斷城頭秋月白故園能隔幾長亭

羌笛一聲歸未得

虞文靖公道園遺藁詩卷第七

道園遺藁卷七

廿五

古棠書房



虞文靖公道園遺彙詩卷第八

樂府

燭影搖紅

淮南故將軍家有歌姬才色自許善度曲歐陽  
守淮陽姬為將軍願一見公竟不及見而卒客  
有為公賦此曲者

雪映虛檐夢魂正繞陽臺近朝來誰為護熏籠雲臥衣  
裳冷應念蘭心蕙性對芳年才華自信洞房春暖換羽  
移宮珠圓璧瑩板壓紅牙手痕猶在餘香泯當肯惟  
待醉翁來教聽鶯啼引可惜閒情未領但雕梁塵銷霧  
暝幾迴清夜月轉西廂梧桐疎影

虞文靖公道園遺彙詩卷第八

蝶戀花

故遼主得其臣所獻黃菊賦題其後云昨日得  
卿黃菊賦細翦金英題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  
冷落西風吹不去二月下濼與楊廷鎮陳眾仲  
觀杏城東坐客有為余誦此者因括噪其腔令  
佐酒者歌之

昨日得卿黃菊賦細翦金英題作多情句冷落西風吹  
不去袖中猶有餘香度滄海塵生秋已暮玉砌雕欄  
木葉鳴疎雨江總白頭心更苦素琴猶寫幽蘭譜

賀新郎

五月中以小疾家居陳眾仲助教言乳燕飛華

屋調最宜昔連度數曲病其辭妙則聲劣律穩  
者語偏適有友人期家人到官所而弗至賦此

丹荔明如火想江城薰風乍透繡簾青鎖寶篆香銷初  
睡起葉底流鶯又過箏幾度思歸未果欲翦冰綃憑誰  
寄恐腰圍漸減愁無那臨岸曲命輕舸涼宵冉二銀  
蟾墮望清輝千里照人霧低雲暉準儼雕梁栖飛燕早  
晚新巢定妥歎會少離多侶我畱滯文園頭先白念琴  
心久為芳塵鎖將舊恨賦江左

風入松為莆田壽

頻年清夜肯相過春碧捲紅螺畫檐幾度徘徊明月梁  
園迴無復鳴珂門外雪深三尺窗中翠淺雙蛾舊家  
丹荔錦交柯新玉紫峰駝長安日近天涯遠行雲夢不  
到江波欲度新詞為壽先生待教誰歌

鳴鶴餘音

全真馮尊師本燕趙書生遊汴遇異人得仙學  
所賦歌曲高潔雄暢最傳者蘇武慢甘篇前十  
篇道遺世之樂後十篇論修仙之事會稽費無  
隱獨善歌之聞者有凌雲之思無復流連光景  
者矣予山居每登高望遠則與無隱歌而和之  
無隱曰公當為我更作十篇居兩年得兩篇半  
殊未快意也昭陽協洽之年嘉平月長兒之官  
羅浮子與客清江趙伯友臨川黃觀我陳可立



游東叔吳文明平陽李平幼子翁歸汎舟送之  
水涸轉鄱陽湖上豫章遇風雪十五六日不能  
達三百里清夜秉燭危坐高唱二三夕閒得七  
篇半每一篇成無恙卽歌之馮尊師天外有聞  
能乘風爲我一來聽邪春明舟中又得二篇併  
無俗念一首後三年仙遊山彭致中取而刻之  
與瓢笠高明共一笑之樂也道園道人虞集翁  
伯生記

蘇武慢

自笑微生凡情不斷輕乘白磯垂釣走馬長安聽鶯上  
苑空負洛陽年少玉殿傳金鑾陪宴屢草九重丹詔

詞譜卷六

三

古宋書屋

是何年夢斷槐根依舊一長江岸 天賜我萬疊雲屏  
五湖烟浪無限野猿沙鳥半明紫閣日晏玄洲啼髮太  
霞林杪蒼龍騰海白鶴衝霄頭倒一峯俱了望清都獨  
步高秋風露洞天初曉  
掃盡風雲掉開塵土落得半扉藏拙青松爲蓋白石爲  
牀一切物情休歇幾度蓬萊帶袍長劍閒對海波澄澈  
是誰家酒熟仙瓢邀我共看明月 歸去也玉宇寥二  
銀河耿 鐵笛一聲山裂二花高擁九炁彌羅縹緲秦  
清瑤闕手把芙蓉凌空飛步今夜幾人朝謁便翻身北  
斗爲杓徧散紫甌香雪  
山月來昔海風不動平地玉樓瓊宇桂子飄香露華如

水自按洞簫如縷杏 冥二冷二歷二青鳥解傳芳語  
太空中鸞鶴相逐盡是舊峯眞侶 君聽取列豹重關  
鼓雷千吏上界更多官府白女簪花木人勸酒爲我此  
閒聊住高唱微吟揮毫萬丈塵世等閒今古看江山一  
色空青何意斷雲殘雨

浩月清霜釣舟如葉開渡小溪澄碧銀漢無聲玉虹橫  
野斗柄正垂天北半幅烏紗數根華髮一綉野鳧飛鳥  
問回仙城南老樹能見幾何今昔 西華頂十丈蓮花  
九天秋露結就翠房瑤質脫屣何難凌空非遠三咽雪  
融冰液辟穀神方餐霞眞訣一去更無消息笑人悶長  
住虛舟誰似一輪紅日

詞譜卷六

⑤

古宋書屋

放櫂滄浪落霞殘照聊倚岸迴山轉乘鴈雙鳧斷蘆漂  
葦身在畫圖秋晚雨送灘聲風搖燭影深夜尚披吟卷  
筭離情何必天涯咫尺路遙人遠 空自笑洛下書生  
襄陽耆舊夢底幾曾見老矣浮邱賦詩明月千仞碧  
天長劍雪霽瓊樓春生瑤席容我故山高宴待雞鳴日  
出羅浮飛度海波清淺  
對酒當歌無愁可解是个羽人標格好風過耳皓月盈  
懷清淨水聲山色世上千年山中七日隨處慣曾爲客  
盡虛空北斗南辰此事有誰消得 曾聽得碧眼胡僧  
布袍滄海直下釣絲千尺掣取鯨魚風雷變化不是等  
閒奇特寒暑相推乾坤不用歷劫不爲陳迹可憐生忘



卻高年長伴小兒嬉劇

憶昔坡仙夜遊赤壁孤鶴掠舟西過英雄消盡身世茫然月小水寒星大何以漁翁不知今古醉倚蓼花燃火夢相逢羽服翩翩未必此昔非我誰解道歲晚江空風帆目力橫梨賦詩江左清露衣裳晚風洲清多少短歌長些玉宇高寒故人何處眇予懷無那歎乘桴浮海飄然從者未知誰可

十載燕山十年江上慣見半生風雪對雪無舟泛舟無雪不遇並昔高潔斷港殘沙今茲何夕一似剡溪歸棹但掀蓬數尺梅花人跡鳥飛俱絕君不見五老危巔浮邱絕頂笑我早生華髮返老還童易巖為妙定有九

通園遺集卷八

五

古樂書屋

還丹訣霽景浮空天光眩海一碧更無分別便堪稱六一仙公千古太虛明月

歸去來兮昨非今是惆悵獨悲奚語迷途未遠晨景熹微乃命導夫先路風颺舟輕候門童稚此日載瞻衡宇酒盈樽三徑雖荒松菊宛然如故聊寄傲與世相違舊交俱息更復駕言焉取琴書情話尋壑經邱倦鳥岫雲容與農人告我有事西疇孤櫂賦詩春雨但樂夫天命何疑乘化任渠畱去

六十歸來今過七十感謝聖恩嘉惠早眠晏起渴飲飢餐自已了無星事數卷殘書半枚破硯聊表秀才而已道先生快寫能吟直是去之遠矣沒尋思挂个青藜

鞞雙芒屨走去渡頭觀水逝者滔滔來之滾滾不覺日斜風細有一漁翁鷺然相喚你在看他甚底便扶攜穿起鮮魚博得一樽同醉

一徑通幽畫屏橫翠行到白雲深處世外蟠桃井邊丹橘別有種萱瑤圃檀板輕敲素琴閒弄奉獻鳳膏麟脯舞翩二鶴髮飄二仍侶舊昔仙母君看取華屋神仙滿堂金玉此是蟄蛄朝暮五色蓬萊九秋鵬鴞別有出身之路酒熟麻姑雲生巫峽稽首洞天歸去任海波清淺無貴何處綠窗雲戶

通園遺集卷八

六

古樂書屋

但清游天際輕陰未便替愁離索長記得童冠相隨浴沂歸去吟詠鸞飛魚躍逝者如斯吾衰甚矣調理自存斟酌清廟朱絲舊玉金石隱几侶聞更作農人告我有事西疇窈窕挂書牛角

無俗念

十年窗下見古今成敗幾多豪傑誰會誰能誰不濟故紙數行明滅亂葉西風遊絲春夢轉無休歇為他憔悴不知有甚干涉寥二無住閒身盡虛空界一片中宵月雲去雲來無定相月亦本無圓缺非色非空非心非佛教我如何說不妨跬步蟾蜍飛上銀闕



虞文靖公道園詩遺彙卷第八

道園遺彙卷八

七

古泉書屋







游 天  
親 天  
生 生  
集 天

表 勵 準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三者不同苟有一焉皆足以立乎天地之間而無愧於爲人矣自世之言者陋文章之習而高德行之士伸一人於千萬人之上其意將以懲夫末流之弊云爾非所以顯道神德行也古之聖人德脩於身矣而又欲天下皆如吾身之脩也豈惟天下皆如吾身之脩哉而又欲後世皆如吾身之脩也天下盡乎人矣吾身可以及之後世非止乎今也吾身烏得而及之是則吾德之所被而吾功之所樹者亦斬矣然聖人必欲使天下後世皆有以及焉則立言其可少哉六經聖人之文也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非細故也由是以降苟非申韓之刑名管商之功利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楊朱墨翟老莊釋氏之淫辭邪說則凡是非不詭於聖人者其於人心世教豈盡無所裨益哉翰嘗讀賈誼董仲舒之文而恨當世不能盡用及觀揚雄之太玄法言又嘆時人少有知者以爲豪傑之不遇大率如斯故不待論其言之傳否而深爲有國者惜之南北混一以來朝廷太平之治垂及百

淵穎集序

步 選 虞

年仁恩福澤結在人心而紀綱法度浸不能無弛先生當延祐天曆之間嘗慨然有志當世之務矣其擬論日本書蓋其十八時所作也人謂其有終軍王褒之風其論守令鹽筴楮幣事逮今十有餘年執政者釐而正之往往多如其說先生析辭指事援筆頃刻數百言馳騁上下要不失乎正雖處山林未嘗忘情天下使其在官守言責之列推明古者所以立極成化之道爲吾君吾相言之當不止是也而先生命不與時偶器不求人售素又羸弱多疾未中歲而蚤卒今之著于篇者殆猶未盡其蘊也初浦江有宋儒者曰方韶父先生師法爲學者所宗知名之士如侍講黃公待制柳公皆出其門晚得先生尤奇其才而以斯文望焉先生貌寢陋言語若不出諸口而敏悟過人得於天性少嘗從族父幼敏家竊取書觀之族父知而叩之靡不成誦博聞強記與之游者皆自以爲不及會有司舉進士遂以春秋中鄉試北至燕東浮于海好爲瓌奇雄偉之觀見人固守章句意頗陋之然則先生之所負抱者爲何如哉惜其學不見於用而世之知

者詳也門人宋濂懼其泯而不傳迺彙次其詩文爲集若干卷俾翰爲之序烏乎翰昔受教於先生竊觀先生之所以用其心者期以立乎天地之間無愧於爲人焉耳烏暇較一世之短長哉故論而序之信是集之不可不傳也先生諱萊字立夫至正十有二年秋八月二十六日門人金華胡翰謹序

淵穎集序

步 選 虞



人之所以成名者三曰道德文章技藝皆不可以無師道德以爲之根幹文章技藝以爲之葩華枝葉生而知之者問世或出人不能皆也苟無師焉如矢之無弓如汲之無綆如醫之無方如車之無御如越人之燕而無爲之導矢無弓雖見而不能造汲無綆雖欲而不能得管無方雖知病而不能療車無御雖有馬而不能用越人之燕而無爲之導則不阻於江河必迷於歧路雖抗其心神贏其筋骨終不能以徑達故器備矣必諸之以律呂然後可以成聲音物有矣必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致鬼神兵足矣必律之以曲制然後可以平邦國是故博士爲尊而畫之與儀象不異而不可以盛酒未嘗由乎鈞陶也削木爲弓而漆之與形菴不異而不可以穿革未嘗由乎鑿括也人之欲成名而無師焉亦是之類矣予嘗悲今之爲文章者皆不如古及見宋君景濂而心服之嘗爲叙其文集以命後進又每慨歎與圖之廣生養休息非一二世何太平遺老就盡漢乎無有繼者而天獨私於宋君也及今年宋君以其師吳先生之遺文若干卷示予

淵穎集序

三

予一讀而駭再讀而敬三讀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濼濼不知其旨之樂之詠之歎之也於是乎乃知宋君之所以過人者有自來也昔者孟子謂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唐柳子謂今之世不聞有師子雖與吳先生同爲浙東人而各里其里無事不相來往不及見吳先生今得偶宋君於羈旅且因宋君而得見吳先生之文乃知浙河之東以文章鳴於世者無時而乏故竊自慶而爲之序且陳其不可無師之說庶有神於後來者哉文林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前進士青田劉基序

浦陽仙華諸峯蒼翠萬仞其巔絕峻拔之形瑰詭雄特之狀金華北山不能過也故其氣之清淑靈秀婉壘磅礴而鍾爲名世文儒者固宜有之若存雅先生方公翰林待制柳公則其人也最後深衷先生吳君立夫出焉立夫氣稟尤異負絕倫之才自其少時讀書日記數千百言下筆爲文如雲與水湧二先生深所畏愛者也故方公以孫女妻之而且盡傳其學焉凡天文地理井田兵術禮樂刑政陰陽律曆下至氏族方技釋老異端之書靡不窮考合其英咀其華於經史之學益研精究其指歸故發爲議論文章摺摺相照一瀉千里如長川大山之宗夫海嶽也如千兵萬馬銜枚疾馳而不聞其聲也嗚呼壯哉他人恆苦其淺陋立夫獨思其宏博者也庸詎非仙華神秀之所鍾而能若是耶惜其蚤世莫得少見于時僅嘗一用春秋薦不第遂隱居講學從遊甚衆凡經指授悉有可觀於是大肆其力於學問文章而卓乎不可及矣嗟夫彼其僥倖一官乘時射利而無片言隻字可傳於世者其視吾立夫雄文偉論馳騁于司馬子長劉向揚雄

淵穎集序

四

之間者是果孰爲失得哉必有能辨之者今門人高弟宋君景濂不忘其師子雲之侯芭昌黎之李漢也收拾遺文若干卷徵予序引夫文豈待序而傳者哉然玉韞石輝珠藏川媚異時僥華山下有光燭天者必遺文所在也尙何患其不傳哉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東陽胡助謹序



淵穎吳先生集目錄

第一卷

大游賦

觀日賦

羅浮鳳賦

歎疾賦

起病鶴賦

狙賦

定命賦

尙志賦

索居賦

貧女賦

第二卷

觀星君像圖

讀列子雜題

送鄭獻可并寄周公甫

觀宋季崖山事蹟

早秋寄宋景濂

泰山高寄陳彥正

胡仲申至

觀景拄杖歌

觀鄒嶧山刻石墨本

讀謝玄卿遇仙記

送鄭氏叔姪北游

應仲章寄書至

目錄

題富春關將軍廟

題張麗華侍女汲井圖

題寶津騎士校馬射圖

題姚文公草書杜詩

問五臟

題清節處士卷

白髮辭

黑海青歌

觀林寔致日經

大食餅

時儻

大人自嶺南回

望黃明遠墓

宜濠子解渴水歌

六祖藏髮寶子圖歌

聽李仲宏說石門食泉

北方巫者降神歌

花藥石筆架歌

題醉搏虎圖

題巴船出峽圖

觀明皇羯鼓錄

觀古鏡記

卯山石螺子歌

觀龔氏所修古棋經

劉無雙歌

倭人指墨畫扇歌

題劉琨雞鳴舞劍圖

讀書

飲酒

黃布幘歌

夜觀古樂府憶黃明遠

觀沈玠續仙傳

紫綵成露囊歌

題蓮葉舟及海槎二圖

憶方子清

梳珠伎

宋度宗書慶壽宮扇

觀吳中雜詩及博古圖

憶吳伯雍摘阮寄歌

第三卷

蜂分

客夜聞琵琶彈白翎鵲

陳彥理以石經見寄

見園丁縛花

題紫芝圖

題張節婦卷

題東坡載酒堂

貞女引

得大人書賦寄宣彥昭

次柳博士五洩紀游韻

效方子清儂言

題承氏家藏古錢

送宣彥昭北游

白鼻騮

宋景濂游五洩

題潘節婦卷

送鄭汝常北游

喻東泉學道止酒

次柳博士寄友詩韻

觀禹柏圖

寄吳正傳

觀掖垣日記

送樓彥珍并寄宣鄭二生

賦補坦洛迦山圖

送俞觀光赴調京師

送宋景濂樓彥珍歸里

登卧龍山望海亭

脈望

詠小兒高馬圖

浦陽十景

雨晴

盜發亞父塚

劉龍子歌

劉仲卿上昇歌

聽客話呂安撫夏賈雜事

衛將軍歌

五洩可築室賦此屬陳彥正

題宋綬景德園簿圖

雙林觀傳大士頂相

題護法寺壁枯木

游金華山三洞

謁抱朴子墓



秦皇繫纜石

參寥泉

謁王右軍遺像

陽明洞

次胡仲申雲門紀行韻

花園老卒歌

讀趙江漢舊事

讀穆天子傳

題畫墨梅

題林塘秋晚圖

第四卷

宮人戲嬰圖

粵山白鶴

聽楊元度說宣和內宴

寄喻國輔張宜之

閩李鐵槍本末

讀漢武內傳

題溫日觀蒲萄

懷戴子壽寄翁君授

明月泉

吉祥寺

病齒

王淳南太山石室

閩先賢圖及漢雜碑

寄陳生

題鄭北山雪竹賦

西域種羊皮書褥歌

目錄

三

夢 選 廣

觀管子內業

題漢一字石經

和陶淵明咏貧士

望會稽山

次定海候濤山

泊道隆觀

次韻姚思得

泛海書所見

初海食

望馬秦桃花諸山

觀張循王戰處

人間海上事以詩答之

讀參同契

傳子建夢得句為續此詩

聞虞紹宗為文學椽

杜鵑行

題韓蘄王湖上騎驢圖

夢巖南老人

山中人

尋釋子若空不遇

畫馬行

效梁簡文宮體

柳博士訪宿山中

送俞子琦赴都陽

柳博士示鬱金三脊茅蒼草三物

江南曲

鞞纒行

讀諸子

荔枝行寄正善父

明月行

寄張子長

書都城舊事

姑蘇臺歌寄方養心

遣兒諤就學

觀梁四公記

書宗忠簡公家傳

瓊花引

哭妙觀上人

婁約法師玻璃瓶歌

昭華琯歌

古俠客行

觀昭陵六駿圖

東吳行

女殺虎行

揚子江頭遇仙行

送典史楊文仲

烈婦行

月出東林窗上疑梅花影

秋日雜詩和黃明遠

柳林罷獵

都城寒食

從丞相花園入慶壽寺

郴州

滄州

次韻傅適道虎陂開舟中

目錄

四

夢 選 廣

思仙詞

乘月渡荆門岡

新開河口望東嶽

皂角林觀劉錡戰處

風雨渡揚子江

送方養心歸餘姚

聞胡汲仲先生沒

寄柳博士

寄吳正傳

一笑

范蠡宅

烏震古錢

聽客話熊野山徐市廟

題青山白雲圖

題李西臺詩

第五卷

論倭

形釋

改元論上

改元論下

秦誓論上

秦誓論下

孔子不貶季札論

與黃明遠論日夜食書

第六卷



與黃明遠論左氏二事	與傅嘉父論杞
讀戰國策	讀韓非子
讀公孫龍子	讀孔子集語
書張良傳	哀喬生辭
哀張生辭	哀趙季良辭
李仲舉岑向周哀誄	哀史生辭
哀趙子有辭	朱氏新注陰符經後序
弟七卷	
與黃明遠論樂府雜說	三墳辯
伯夷辯	樂正子微鼎辯
甬東山水古蹟記	周正如傳攷序
古職方錄序	古職方錄後序
關子明易傳後序	妄箴
躁箴	敖箴
目錄	
情箴	鹽官箴
庸田箴	詔石銘
秦坑銘	春秋臺銘
礪溪銘	試劍石銘
蚩尤贊	盜跖贊
季子觀周樂頌	漢武帝射蛟頌
百里奚讚	接輿贊
古碣石辭	許先生哀頌
張定傳	
第八卷	
釋迦方域志後序	春秋繁露後題
胡氏管見柳宗元封建論後題	
大樂玄機賦論後題	續琴操哀江南
大蜡樂歌辭	黃隱君哀頌

觀生堂銘	樓玉汝墓碣
第九卷	
古琴操	三彭傳
潘生傳	韓蒙傳
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第十卷	
讀唐太宗帝範	詰玉靈辭
竄宜林辭	葛天氏牛尾八閩樂歌
馬仲珍誄	春秋胡傳補說序
吳氏戰國策正誤序	石陵倪氏雜著序
第十一卷	
石塘胡氏文鈔後序	范氏筵簞卜法序
唐律刪要序	儉解
春秋傳授譜序	春秋世變圖序
目錄	
春秋舉傳論序	孟子弟子列傳序
宋饒歌騎吹曲序	
第十二卷	
桑海遺錄序	古詩攷錄後序
陳氏大衍易數後序	泰階六符經後序
王氏範圍要訣後序	天隱子注後序
急就章解後序	樂府類編後序
春秋釋例後序	春秋纂例辨疑後序
春秋折衷後序	春秋權衡意林後題
春秋通旨後題	
附錄一卷	
淵穎先生碑	諡議
淵穎吳先生集目錄	



右 先公遺棄以卷而計者賦一詩三文則八總爲一十有  
二而目錄附錄別又各爲卷先公平生銳意立言雖疾病纏  
繲而未嘗一日廢其業故其簡編日盈而月繁先公之歿至  
是蓋二十六年矣中更兵燹之變士諤恆負之以竄山谷間  
然幸靈物馮訶單牘片削皆無實墜今干戈稍定士諤與弟  
士謐年皆半百筋力日衰恐一旦卽死思或致泯沒輒謀思  
有以刻諸梓先公之門人唯金華胡翰仲申宋濂景濂從游  
爲最久仲申遠寓太末莫克致之適景濂抱疾家居因彙其  
彙以屬焉景濂遂摘其有關學術論議之大者以所作先後  
爲序備勒如上餘未刻者其多不啻三之二物力單微而不  
能俱也復繕謄之以藏于家嗚呼先公之文可謂至矣語其  
深厚則海涵而地負語其變化則風霆行而蛟龍升語其雅  
且古也則商敦在庭而竹書出冢四方之士類能言之有非  
末學之所能盡贊唯刊騰次第不可不知也因借陳諸篇首

目錄

七 夢 選 慶

以諗夫後之人焉男前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士諤再拜  
謹識







互旋豈文身黑齒之俯邇所出兮貴裸壤以相連或崦嵫蒙汜之遠  
壓所沒兮罄以國之窮播歎嚴冰與飄雪兮曠古莽之鮮覺常眠場  
重蒸與疊藝兮焮炎丘之毒瘴種烟諒衆人之情慳兮特蜂蟻之撲  
練偉小兒之辨智兮雖容哲而勿宣彼凡俗之多故兮遇曙朝而即  
競誠且晝之枯亡兮嚮晦昏而暫定紛仕學之攘爭兮集農商之關  
送淫未作以相資兮侈利心之百竅備桑榆之不復滅設兮盡奪時  
而力政願鬱儀之恆若溟滓兮庶保躬而固命踴曉籌而催關兮誓  
宵柝而告靜信舉筮而豫知兮幸聞鍾而深省何觀瞻之不足兮重  
徙倚以盤桓光已通於一躍兮影奚候於三竿遂層溟之畢露兮屹  
東霍之巖巖念列仙之獨往兮扼羨門於波瀾劃孤嘯而陟降兮撤  
蒙蔽以忻歎顧秦越之邈不相及兮又焉論夫遠近於長安

羅浮鳳賦 并序

羅浮鳳者海南小禽也家君自嶺嶠回挈之北上予嘉其身負文采  
拔去幽阻而欲自售其羽儀也是知士之抱道德懷文章無微不聞

淵頌集卷一

三

夢 運 一 廣

無遠不達豈肯久滯於天涯海角之墟而遂已乎雖然予愧多矣乃  
爲賦曰

惟海邦之異產挺羽族之光華育火德而有耀控離垣以爲家迺赤  
土之重漲眇丹丘之僻遐顧性命之淺薄特般桓於烟霞原夫自南  
自北載蜚載止蜚不妄集棲必倒時青飾衣衿紺流爪指信風藪之  
多奇類龜臺之所使吮夕秀於紫芝嚼寒香於瓊蔕雖斥鴳之同羣  
固鸞皇之等美於是本山川之迢遞羨體氣之自然胡虞衡之弗及  
嶽以增妍念安期之蓄養受抱朴之矜憐守一枝於嶺木得數粒於  
崑泉習獸圈之可近任地微之長捐尙蓬蒿之改觀何鼎俎之容羶  
當其緬南國之蒸爍沂古龍之沈隘宜稟賦之爾殊眇狼曠之昏昧  
裸黑質而無稍鑿鱗軀以弗曠奈屋居之何有望魚鼈而奔泮胡鶴  
鷓之種族獨齟齬以藻給矧鞞莎而臆蘭匪距金與羽芥獻麗容而  
自媒炫靈表而罔害將尤物之移人豈凡禽之一概若乃考黔羸之

所敏鍾品真而降祥負英姁而可貴閱草莽而愈彰心恆馳於北闕  
跡曷屏於東崗薦董賈之術業熾淵雲之辭章偉吹谷之文翟諒備  
采而有光遊炎洲之孔鶴或聚冠以見戕幸全生而特遇肯處遠以  
回翔僅遲延於歲月恐滅沒於殊荒然則偶時景之和暢跋圖闔以  
疑竇稽師曠之補經驗治長之辯語感軒閣之銜圖副舜庭之率舞  
聲格磔而應弦勢盤旋而列蕙祠爰居而眩或奏鸚雀以笑侮卯條  
支而必致毛拂森而易舉彼尋常之猥陋雖離落其若阻相盛德之  
休明謂萬里而來覩是故士當貴而自重世何嫌於處卑磬山谷之  
巢穴侈朝廷之羽儀仰天地之廣大拔聖賢於窮羈極英材之銜爵  
忍道德之擲遺惻朔風以吹壑慘寒雪以刮肌屹碧梧而弗實挺篁  
竹以無枝鼓乘傳之壯志蘊棄繻之妙姿奈負貳之八栝窘侏儒之  
長飢庶飛搏於鵬路終飲啄於龍池尙茲鳥之吐數遂歷言而詠斯

歎疾賦

伊天地之常運兮何我生之遭屯罹終歲之奇蹇兮斷一元之淑醇

淵頌集卷一

四

夢 運 一 廣

莽門徑其委草兮棲戶牖以疑塵真冠衣而不理兮念動履之艱辛  
揆世衰之有植兮本胎氣之稟育粵襁抱而多厄兮謂乳湲之不足  
胡飢饉之酸削兮僅側身而于陸矧食飲之稀薄兮略舖糜於鼎鍊  
顧廬伍之同處兮雜悲歎與慘哭啗寒暑之中人兮造菑淫而瘴毒  
諒膠轄之無已兮竟沈痼而反覆尙何藥之起予兮幸我神之來復  
惟聖人之所慎兮儼前訓之著龜信軀命之寔切兮曷戰兢而自持  
奈衰風之竊發兮挾疹血以侵欺漸黃稿而痿蹶兮致發泗以殿屎  
高山岬其傷陽兮痛壞木之無枝廣澤淤而積陰兮懼窮魚之弗移  
儻前腸而浣胃兮特湯齊之我遺庶扶形而矯摩兮固臾扁之可期  
當田野之蕭索兮習雪霜之交墊彼蠢翹之有知兮適坯蟄而日閱  
龍何潛而弗蜚兮蠖何屈而弗肆相昆蚊之各以其時兮豈長羸之  
多懟晝奔躩而亟思兮夜睥睨以忘寐人病攻螫而戕賊兮世恙灌  
熏而顛躓煽狐狸之老奸兮舞鬼蜮之遺智恐病危之或然兮臨淵  
谷而增惴紛遠古之開物兮實鉅靈之毓蘇精日月之照燭兮竅風



雷之噬呀窠頭顛而上時兮象山嶽之巍我縣肺臟以中居兮通脉絡若江河蓋全軀而至貴兮宜攝性以享遐肯節宜之乖逆兮恣榮衛之懸訛搏羽苞而覓燧兮殆燒炳之見加揚凌枯以攫沸兮雖金石其謂何彼衆人之豐碩兮胡哀我而徵瘠舉世競於途隄兮獨牀衽以栖息矧一旦之即安兮置事功而弗獲恐後日之併無此身兮虛名實而罔續類嵩少之有隱兮日烟霞之膏肯指龜策之可替兮懷椒醕而降祥彭祖偃僕而下窺兮尚援籒乎若驚接真跡躡以自鑿兮窘霖雨而肆狂漢史病而留滯兮感封禪之從行唐傑憊而悲憤兮賦棠梨以惋傷顧真材之豈不爾遇兮恍景耀之弗彰效鸞翎而使飛兮綵驥足以待驥况我躬之踳躅兮愈遲暮以潛藏惜脩名之未立兮笑髣髴之先霜抗龍文之鼎象兮擿虎首之盤囊吾尙擬夫列仙之可學兮佩丹訣而不敢忘

起病鶴賦 并序

予少多病嘗作病鶴賦以自況蓋言喲然如不出口身退然如不勝

淵類集卷一

五

夢 選 虞

衣後雖稍自振於時亦不克也然其稟已不存矣嗚呼予病久且痼其尙可以未起乎起之在我而已於是復作起病鶴賦并以示知我者

伊元造之播物有九臯之靈禽稟幽心於藻質散縞翅與玄衿倚嵩丘之石室瞰蓬島之清滌眇八紘於一舉曠千里之遙臨然而山多歲陰野積冰雪老松無柯百草蕭殺圓吭塞暗弱脛摧折赤精眇昏纖趾蹙躡胡志向之殊卑尙光儀之迥潔匿平林而幕迷歷巨壑之衍裂是以前詹忱愾後顧疹穉投蹤灌木憩影沙坻靜非馴擾動若馬羈徘徊蕭索躑躅險巖奈世氛之混濁憶天路之孤危望鴻鶴而不及愁燕雀之陵欺俯爭枝於斥鷃遠絕軌於長離顧雲海之口隔窘稻梁之恆飢幸樊籠之匪觸豈繪繳之來施亦何恙之不已迺歷年而留茲至若高步自怡嘯呼同侶拉蠹思奮踴躍起舞風生則虛曠露隕則淒楚拊青田之故巢睨華表之遺柱夷采薇於崑谷憲舍模於環堵馴羶剝而罕逢馮敷亢以多忤啼胎化之尙然瞻帝鄉而

延竚抗衆彙而不羣懼終身之疇旅於是韜養既夕栖時載寧土木內蓄火金外形梳理碎玉剷除殘屨屢門許其彳亍玄俗惜其踳踳捕武丁之寓策發緜嶺之藏經服仙人之上乘擁太古之遐齡故能一洗塵滓直遡寥廓仰拂紫宮迴翔金闕過夷羊於南維窺壁壘於北落濯長河之奔流凌倒景之照燭導素蜺之飄揚攫鸞鳥以距攫躡建木之絕標嗜神芝之奇藥然後希一真而永固超無極而磅礴曰復予之本初竟誰辯其所至之垠鄂惟天地之一指忽古今之紛更人何窮而不達物何悴而不榮將人物之多變豈禽鳥之異情苟相時而能動雖處困而必亨是故邦治身出身顯道行奉周禮於旦夕視萬乘若友生負文章之綺麗馳論議之崇絃一賜則明珠白璧再寵則三事九卿方解茲之舊紱庶息我之前踪可無心於祿位終不日而蜚鳴大舜來風於樂奏宣尼致麟於文成聊拔毫而興起又孰不仰德而聞聲

狙賦

淵類集卷一

六

夢 選 虞

我觀世間何異厥狙狙公執技役我庭除投瓜斲果蒙養飽腴牽繩拽鎖奮躑躅呼側身神駭恐懼足跼頰項矐矐變幻首顛動因頤指靜類繁株悅愕錯愕滿堂盧胡粲自童幼被彩弄雛長跳短躍嬉戲有餘忽然壯強精幹猛軀急操襲取智慮畢輸亦復病苦顛頽困靡伴頗詐死靈藥在壺豈或老衰涕泗垢沔曲頤偃臍鳩杖給扶相彼仕達綽有時譽巧張鄉評雄跨宦衢文馳軀橫武執戟及橫施爪距憤礫牙鬚高門縣簿伺侯越趨豪威勢卿語話囉囉白虎獻議銅龍握樞模稜唐于霹靂漢符升堂踞坐呵喝擁驅奔律舞法鞭枯刻劊神奸出沒拉羸扼羶頑貪隄盜鹿攘踰貴與利期貨貝其儲寵則驕至跋躡同塗膠目塞耳礪冠裂裾行遺僂辱泣赴刑辜載觀富盛擅爾里閭經營家室粉飾體膚連櫓白粲負郭黃淤沼池魚鼈拊檻鳴豬業可必得事在必圖誇奢服履酒液杯杆窮聲絲竹極色麗妹弗農崇奢匪賈積帑自晨及暮鴻弋兔學分房割與許帝德鋤齒霜噴馨舌電醫墟侵貧併弱欺情侮愚春花秋葉更苑遞枯先笑後號



去車就徒胡然比附竟作朕孤假哉氣力執不丘墟當其為人尚有  
以娛殘骸斷斷螻蛄或為鳥或者為鬼抑又可歎鱗角鬣魃魍魎  
一時之項幸不汝拘眾人盡然殆不我誣周公之衣勉強曳婁吳王  
之矢巧捷速殞身何置網手且持茶嗜云智諳有是勤劬假靈木客  
通怪山都雖則多幻蓋忘爾初呼嗥茲世莽矣一區視其有作意在  
觀觀悲驩交禱福禍並趨小苛可略山獄弗殊治安何玩兵亂卒瘁  
暴秦殄楚勁越戕吳三國鼎立材勇俱龍虎鳥蛇陽陣陰謀五胡  
雲擾羗羯相屠弓弩甲旗北騎南艦椎敲批却窾骨軀攻戰圍隄  
形勢亢虛塞關在前慎不可踰衰孽在後淪胥以鋪時風哀樂史筆  
賞誅醫國無術鑿人曷模天開地闢四海蓬廬人消物盡萬世斯史  
惟狙拔已盤踞自如昔非刻狗令豈乘狐我思世故何計有無緝之  
成賦用戒薄夫

定命賦

昔岐周之懿哲兮垂末躅於句吳延州來之閔博兮秉世德以作摹

淵穎集卷一

七

予既稟此美質兮參兩闕而與俱日確礪以頡頏兮遠陋巷而道通  
都膺文華之被體兮結備選以先驅翮黃鵠之千里兮炯驪龍之吐  
珠倚山丘其峻峭兮汨河海之盤盪奇材未得以自致兮恐薄俗之  
淪胥叱玄夫為子枚卜兮徵吉繇以弗渝曰心遠而跡滯兮何時命  
之獨拘招招其曠懷兮惕惕以深省收羣賢於一默兮守不動於眞  
靜規豪舉於鴻冥兮混牧芻于鹿町胡魁梧之數奇兮彼樸鈍則猶  
天幸遵大路豈不可兮莽荆棘使吾騁亦欲迷於空虛兮走赤日將  
焉避影聿軒轅以有行兮仍轍軻其所屏離當世之紛紜兮合自然  
於溟滓菴造化之無象兮妙機圖之翕張叢生植之各異兮肖智愚  
以何常役中心之閱雜兮煽六鑿之披猖朝奔騰靡所止兮夕偃息  
况若有亡酒屏驕之淋漓兮吹招搖之耿光習而出於神奇兮儵又  
臭腐不得當選自古之若茲兮哀吾生之不淑崎汝形而益厲兮怪  
汝志之彌誠言譽選以少味兮步躑躅無所投足奮骸詞而衆頌兮  
割肯繁以旁觸惟先儒之設王兮固卓立以忤俗環車轍而至老兮

陳謨詩以遺逐同商股秀芳草兮登鄒嶺處膏木樛素衷之隱見兮  
縣千祀其芬馥彼膏蘭之弗思兮行狹邪却平陸託黃老而險整兮  
攻春秋以阿曲亂鬼鶴之短長兮衝淫濁之清濁不率循於中正兮  
每隳伴以致夫願覆豈昔吾之自責兮今獨有此沈憂託松柏之幽  
蔭兮招鹿麋而與儔俯環堵之欲隘兮猶采椽之影銀駕柴車之朴  
素兮亦然其華朝等莢藜乎梁肉兮齊衣傲於貂裘窮匪通其不  
鄙兮履無貴以何羞噫子音之算和兮譽汝器之無不周斯頑韃之  
既獲兮曾不遇曠與婁麒麟出而野死兮鳴鸞鳳之耿耿幸定分之  
有在兮肯他岐之往謀何靈陽之駘蕩兮破寒谷之應應諒句萌之  
畢達兮雖蓬閣其無由不吾用則未已兮况斗絕於荒陬終越林以  
燕刷兮夫何足自疑

尚志賦

惟太區之寥廓兮紛庶物之溥生藐予身之中處兮鬱予志而不得  
逞竊獨嗜此古學兮指前哲以作程味詩書之醇粹兮獵道德之精

淵穎集卷一

八

英悼世俗之馳騖兮吾何有乎我行將歲月之不我與兮兀淹留而  
無所成沈憂以氣索兮却立而質籛攻盤躄而狹步兮守町疇謂眞  
曠寶瞭目以霧披兮森奇肱而風厲墮泰華以施籍兮賴長河約之  
帶翔喬皇之騰萬兮叱麒麟使承蓋神若唏而奔騰兮劍龍壘平濤  
灑招屏驕予辨唯兮斬蚩尤以塞旆折建木以指庵兮吟囉靈之西  
邁將欲往彼鴻濛兮授子笑乎霄漢亦或悲此敬憐兮發商歌於達  
且渣世氛之溷濁兮噫天籟乎崖竅薄高丘以闕遠海兮恆傲悅而  
不顧返何值個以難進兮曰敗數而則然顏子默而樂道兮曾不滿  
夫一簞原生備其居貧兮倘蓬蒿之沒垣彼豈不該王術兮甘窮櫛  
之藜藿乘中心之曠日兮輕外物若浮雲諒當時之請德兮猶千載  
稱其賢帖吾生之沈抑兮將有繼乎古先炳予室之虛白兮纏予文  
於太玄莽歛歛與時化兮希噲啞而道存棄駢驥而蹀躞兮登蹇蹇  
乎前軒淫桑濮之嘈雜兮九韶嘆焉無聞固泰豆之不世出兮又何  
見夫榮獲彼何人哀時命兮每嗟卑而嘆屈曷不尚予之志兮仰孟



氏之遺則繁老農之力田兮且多種而鮮獲矧奇士之環轍兮雖煉  
餒其奚郵增螢燭以日晶兮積埃埽而山巖向汗泥求夜光兮經劫  
火見垂棘惟傳險之版築兮坂南箕以興國亦有魚厥福溪兮擢赤  
鯉以予翼挺爾躬之豪岫兮肯受人之羈勒停鄒魯之雅言兮建燕  
趙之矜節棟瓊廡而我登兮羅翡翠以為服秉劑劑而制裁兮鏘和  
鸞以游息撫鴻荒其若今兮親六合為予窄齋窮達於一途兮與聖  
賢而同域翩丹穴之蜚鳳兮祭九苞之翕施將乘之以觀舜文兮孰  
知予情之至極

索居賦

粵吾生之寡好兮恆孤陋以索居步中庭以自念兮心抑鬱而不舒  
貼予身之兀處兮撫萬化之殊途豈寘區之汝陋兮查不知其所趨  
惟世氛之溷濁兮向蓬蒿之藏匿將奮迅而激昂兮又遭邇以沈默  
去衆人之佻巧兮膺泰樸以堅飭紛荆棘之棍行兮謂叩昧其繩直  
肩重任之迢遙兮固邪軫之不力儻泛駕之有求兮策罷駑且焉止

淵穎集卷一

九步

息巡簷隙而詠歌兮撼戶櫃以悲惻何初日之成言兮乃棄予而不  
我即彼昔游之為豪舉兮曾同處乎險藉羌結交以鼓勇兮肯羈囿  
之遑安抗沙塵而志得兮魏弁冕之星攢旣文藹之炳耀兮嗤薛蘿  
以為寒仰睇遠而弗及兮莽浮雲之瀾漫俯聽幽而若來兮哀風激  
夫溪揣旧窳糾其無景兮甘岫強以此蟠徒離羣以蕭颯兮庶神氣  
之我完折松枝而拂石兮又植之以青蘭宜道義之播噴兮肯肥瘠  
之與觀董生之談王兮且有稱於不遇賈誼之明治兮請長沙而徑  
去將屠販之汗下兮恐紛紛而改度逮曲學之肆行兮使吾儒之德  
素古固有此渾肴兮矧予今之馳騫寧窮達之措懷兮曰美人之遲  
暮循自然之天運兮芳草藹其發榮倚嶺岵之絕壁兮臨萬仞之潭  
泓款淺渚以澹泞兮樂儵魚之不驚構危巖其惴慄兮恍若聞乎颺  
颺非山林之忘反兮奈世務之所嬰手不得以堅指兮目又何能以  
迷睛因擘散之乏用兮託考槃之遺聲永言抱此幽獨兮庸詎釋夫  
我杯

貧女賦

予春秋二十有二嘗僂蹇不得志因讀史記感甘茂貧女分輝降燭  
之語故作是賦以廣之

伊太鈞之塊北兮敷動植於八紘茲女蹇其居貧兮乃困苦而不得  
生惟室家之蕭索兮屬多難之來并空展轉其寤寐兮魂惕惕如有  
驚顧僮石之不備兮支墻屋之欹傾印鼠跡於牀塵兮網蛛絲於門  
楹胡藍縷而不完兮又機杼之無聲凜寒風之中人兮感促繻之宵  
鳴拂敗奩之殘蠶兮舊鏡黯以羞明銅欵折其半股兮亂鬢鬢之縱  
橫拈竹筐之素縷兮箠欲避而不行亦何心於粗糲兮况鴛鴦之能  
成挾故絮以假寐兮取寒焰於孤檠誰哀吾之窶窶兮幸自保其堅  
貞嗟父母之鞠我兮美裳衣而藏匿矧橫風而沐雨兮身乃罹於荆  
棘忍須臾於溝壑兮豈敢休平蠶織欲一眩其盛年兮縱粉黛而無  
色羌鑽穴與踰垣兮謂善淫之為惑庶容德之可全兮雖陳餒其奚  
郵彼隣姬之纖巧兮日靦妝以登樓綴木難之充耳兮插翡翠之搔

淵穎集卷一

十步

頭聘茲心之妖冶兮學趙舞與齊謳佩增蘭以求媚兮祗怨曠之懷  
憂信怙寵以取樂兮盡夙夜於金綉飛瓊簾以嬌醉兮乘銀燭而懽  
遊恨兀兀以獨處兮欲從汝以為謀細娛肆其可訖兮重桑濮之貽  
羞寫予心於溝水兮恐年華之遲暮甘蓬葆而不恥兮豈蛾眉之見  
妬且絕世而特立兮遠傾城而弗寤迺蘓萃之或棄兮縱效顰而罔  
顧紛采彼之柔桑兮輕擲金於行路苟力操乎井臼兮微隱德吾誰  
慕繁二南之發政兮由夫婦之所推化尚及於草木兮獨不撫平婢  
接利遺乘與滯穉兮豈年登而啼飢儻卒歲之無禍兮何功裘之足  
為慨茲道之愈遠兮指古人以自期聊援瑟而一鼓兮遂聲之以為  
詩詩曰有美一人兮東鄰子耀金珠兮列紉綺弄姿飾鬢兮匪桃伊  
李朝為春風兮暮則流水日妍日醜兮云誰之使見肘決踵兮我樂  
乎此樂吾之樂兮勿傷吾貧寵之一失兮金屋生塵固榮豔之匪望  
兮又何必怨夫陽春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一



觀孫太古周天二十八宿星君象圖

大圖杳何極，釐柱屹不傾。日月光最耀，眾星莽縱橫。周天二十八，錯  
 祭各有名。荒哉審厥象，晃爛奪目睛。東垣青龍嶺，西固白虎猗。翽飛  
 鳥隼狀，偃伏龜蛇精。紫宮自然拱，銀漢無復聲。五行所經緯，甘石知  
 性情。上界足官府，神人居穆清。韓擘逞幻怪，類振鏗。轟跳跟鬼脚，  
 捷辨談獸面。頰裳衣互裸，鬚角鬚紛披。擊豈其太白，變嬉戲類亞。瓊  
 或者榮，或動威。怒流機槍照，臨多芒角。躔次在縮贏，揣摩過人料。絲  
 綸匪世程，伊誰駕一氣。得以導九坑，想像陵倒景。觀游撫眉城，虛空  
 何宮宇。蒼莽孰節旌，毋寧秉筆際。溢此埃風，征凡夫。本狹見四顧，惟  
 寰瀛。夜叉冰澁呀，羅刹炎微。眩鮫女買綃，出狗夫銜筋。爭祗疑列宿，  
 質却混殊方。岷山神對我，博刻石華山。陞海神斬我，畫浪捲滄海。鯨  
 天神詎可識，萬古欺聾盲。星占世有職，畫史吾奚評。

病起讀列子冲虛至德真經雜題八首

淵穎集卷二

太虛無停運，萬化總一區。機鈴妙出入，氣質自然殊。春鳥春花豔，秋  
 蟲秋草枯。榮華豈我有，變滅僅須臾。彭殤何壽夭，堯跖孰賢愚。生年  
 甘肉食，死骨委高鳥。吾知形骸在，坐此力命拘。挖挖焉得已，悲哉天  
 地爐。

世間豈有極，海外猶齊州。日月更出沒，江河却同流。夸娥追即死，章  
 亥步曷周。螻蚋生不久，鯤鵬背吾游。神潢湧窟穴，巨鼇戴蓬丘。想像  
 或可到，徘徊獨懷憂。南方祝髮裸，北國鞞巾裘。逍遙特爾分，智者善  
 自謀。

黃帝居大庭，華胥嘗默存。穆王望西極，肆意游崑崙。虛空乃不闕，夢  
 覺絕無垠。感變互起滅，精神遠飛翥。魯儒久迷錯，周役恆墜昏。蕉鹿  
 真未辨，燭龍妄相燉。古莽多睡眼，阜落但步舞。幻化自來往，至人寧  
 汝論。

世人有至巧，何者能自然。作亥出技藝，行險弄機權。孔周神劍光，偃  
 師舞倡妍。秦豆計木塗，甘蠅觀蠶懸。氣鈞但一範，物化匪吾鑄。洪纖

各以正動，權悉根天。公輪制雲梯，墨翟承萬微。矣執規矩，彼夫惡  
 得賢。

神巫善相人，壺子如濕灰。扇鶴巧發藥，季梁病弗怡。一形苟脫落，純  
 氣固委蛇。隨火出石壁，涿珠沒淫隈。彼或翺翼得，此猶雁鳥疑。中心  
 既休，殆外物盡坑。籥幹鼓即木，葉皮膚類嬰孩。違矣列姑射，吾為榮  
 欺期。

古人合神物，峭懸悉將迎。蟲蟻亦虞至，鷹鵬即旌旌。分廬通異類，禽  
 獸解音聲。牧正得虎心，狙公識狙情。義農狀牛蛇，聖德泊無名。廉來  
 扶犀象，暴行恣狺爭。淳澆日以散，物我兩相驚。後世自魚肉，傷茲橫  
 目氓。

大道無嶮曲，多歧竟忘羊。窮通偶然值，倚伏焉可防。枯梧元若險，白  
 犢詎非祥。乘車儒者盜，墜鼠俠攻倡。情慾心不滅，宦婚迭相擾。君臣  
 道未息，服食竟毒亡。日隨疑狐貉，芹菜勝肉梁。宜哉爰旌目，喀喀死  
 路傍。

淵穎集卷二

此日忽過隙，居人恆鮮歡。毫毛悉為我，體節欲求完。大盜竊名爵，小  
 廉捨豆鍾。熊魚徒兩得利，義肯兼安馬。醫自不辱燕，技毋庸干時。勢  
 苟未至事，功良獨難蕭。條白麻履慘，青藜冠長嘴。嗒嗒鳴鶴北，風江  
 水寒。

送鄭獻可南歸莆田寄周公甫

自昔道術本一原，後來雜沓乃異轍。粵從西漢始，立傳獨守章句稱。  
 專門唐人疏，義不改舊宋。代理學交相敦，吾知眾儒此間出。遂指濂  
 洛為雄藩，當時莆田有先達。信爾來際好，弟昆發揮聖賢本。根殖評  
 駁，運固枝葉繁。典禮會通尚，可志儀章器。數嗜能言居，然韋編塞篋。  
 苟施用，束帛徵丘園。惠施五車却，陋隘方朔干。橫徒飛騫公車奏，上  
 欠大用。屋壁藏在傳，諸孫世家相承。幾譜系宗廟，所重真瓊璫。馬圖  
 陰陽太極秘，麟史褒斧天王尊。文苑儒林各突奧，父風祖德猶光燉。  
 一朝便登列宿次，何事負隔勾陳垣。歲晚東游幸我接，江城極論餘  
 空樽。海上山川恍可到，閩中耆舊嗟無存。考亭邈從即關里，麗澤講



習或艾軒至正須求汝墨斯大和定許吾笈垣微颯翻別橋蠶積  
戰叫嘯招梅魂別懷未盡苦竹雨歸路正趁扶桑散周君故人我同  
病名郡重席特爾温尺劍毋令紫氣隱寸膠易救黃流渾子魚舟通  
牡蠣浦丹荔樹暗桃榔村摘箋送客復有憶卓矣人物撐乾坤

新得南海志觀宋季崖山事蹟

故國今安在新營忽此山藩王收末燼義將扞邊關典禮存周法威  
儀復漢班開衙旗幟動結寨舳艫環節制通江邏槍牌集洞壘龍濤  
多擊破嶺嶠半榛菅置陣移官港惟宮泊女灣狗流疑尾掃龍殞莫  
崑崙莫殞須求繼驅馳獨任艱搶攘殘戍屋殺修營居闕瓊瑯洲仍  
隔珊瑚島併陸軋餐灶竈滅函飲饒輟慳道斷無前援民哀有老鰥  
颯掀雲赤暈鯨闕看朱殷大業從舟盡元戎棄仗閉炎丘朝服襲貝  
闕御弓彎替僕隨冠冕嬌瓊拉劍鏗馱衝柵象精衛避籠鵠敗氣  
徒延喘英颯欲起屏一沈知有快再縛懼何顏去矣會青蓋行哉彼  
翠巖城危嗟咽關并辱痛脂斑出督空懸令迴軍却算鐵蜀瀟家失

淵頌集卷二

三

夢 遺 慶

與襄漢國忘漫月照丹心苦風揚白骨頑訣儒輕戰勇穢史進降奸  
世遠神終在天高淚或潸綺羅歸北府疆理混南寰毒浪悲滯內烟  
氛蒼莽間一時磨石處萬里凱歌還

早秋偶然作寄宋景濂

我病三月久問言此何時山林日搖落草木欲變衰忽來臨青鏡何  
故摘白鬢千里復萬里遠哉鴻雁期  
去年憶吾父羈客在廣州今年憶吾父官屬大長秋漢宮戎服御周  
典進膳羞惜茲不得去目斷五城樓  
西風吹梧桐一葉兩葉積故書翻有塵雄劍掛在壁時非合窮困事  
到即輝赫除却雙鹿行門前少人跡

故人兩三人江北久羈旅尋香古徑風步履脩廊雨暮驢最有味稻  
蟹紛難數我欲往從之巒湖正掀舞  
悠悠秋夜長夢覺秋月霽有材寧及人無學敢求蛻揮來河水絃制  
作泰山礪吁嗟祁孔賓得失毫髮際

士欲知自重今人猶古人馬廂志封禪揚子述美新當時文字問萬  
世寵辱伸董京不可作愁絕靡平蝶  
北山有古寺脩竹炎天涼蛟龍踞雨潤鸚鵡鳴層岡心臺月照白鼻  
觀烟通香可思未可到詠此招隱章

陳生愛神仙百日常病十手攀琪樹枝口誦蕊珠笈山衣縱橫披石  
廬僂僕入何如一尊酒自解憂思集

自來閑作詩瘦鳥與窮郊瘦將開梁肉窮或潛榛茅水流苔問石花  
亞竹外消聖恩總灰滅何苦發笑嘲  
往者東人海飄然任所如大風戕波浪飛雪酒烟艱壯志昔尚少狂  
游今併無誓登盤陀石重望扶桑墟

泰山高寄陳彥正

泰山一何高高哉極青天世人欲上不可上層巖峭壁徒攀緣望中  
絕頂路已斷石穴上出鐵鎖下組懸趕相鉤連誰歎愛奇者步步喜  
若癡一心不顧死隻手振長烟毛羣驚迴少虎豹羽族踴多鳥鳶

淵頌集卷二

四

夢 遺 慶

浩氣剛風搏結虛空作世界蜚龍捷鬼鑿開混沌巢神仙道逢四五  
更含笑使來前黃冠皓髮傲几榻野菜素粥鋪盤筵自非爾願力何  
計此留連當知仰扣曖昧雲霄有頂處得不俯懽懽巖箐棧無窮淵  
嗟茲大凡夫行尸走肉真腥羶段碧思家最可惜李紳戀俗終難鏤  
舉頭告神人苦乏風馬與電鞭藤蘿束縛即絕下但見松柏樛參數  
萬仞石稜突岬橫戈鏃古來秦漢東封不到此惟問梁父併肅然日  
觀崑崙恍在下蓬萊浩渺空樓船彼云鯨可射此謂狗能牽安期羨  
門一往不復返文成五利受龍驟貴祈長年仙人自有真至道何由  
傳邀焉龍漢延康紀去投金璫玉珮篇

胡仲申至

自予與子別三載不幾見白雲日高飛恍若覩子而我病久不出衡  
門寄幽篁子來向予思嶺路踏蒼蒨當軒坐甫定笑語起我倦新文  
十餘篇筆墨擅百鍊口傳發秦壁竹簡鑿晉竈考論無差爽風雅有  
正變世傳弄俗學雅曲極焚街羣羊雖冒虎草悅豺則戰誰其制橫



潰或者廖與眩牛毛獨不多麟角時一現朝廷方太平炎海忽馳箭  
人材需更急巖谷遺棄傳終然務涵蓄可以待推薦問子古丈夫何  
人久貧賤首裁遠遊冠雙眼爛如電西上石頭城大江流一線袖中  
羽獵賦雲氣擁宮殿燕山去子思萬里障冰霰壯哉子此志我喜手  
脚旋撫劍爲子歌張燈趣子宴俄其送子歸贈子端溪硯行行恐自  
今宛轉異鄉縣天霜被四野老馬因蒿藜聖人猶待時中道匪狂狷  
蠶魚不負子簞架三萬卷我豈犇競徒東勞復西燕

觀陳彥正觀景拄杖歌

山人拄杖手自携滿杖刻畫類土圭春秋星辰本不錯彼敢我閉嘴  
能齊日出扶桑照濛汜南北廣輪定幾里老義奉駕何太速三足神  
鳥爲之使旦朝舉杖向天移插表測景少參差騏驎過隙不踰唇蟾  
蜍吐波同報時世間惜把天機洩杖底強稱量日月蛟螭變去甲鱗  
生霹靂搜來光彩滅自從宣夜無法傳紛然周牌與渾天嵩高窺候  
尙一律二極隱見仍分躔日南交愛通海陸海中諸星却未矚雁門

淵類集卷二

五步

寰蔚絕龍沙鐵勒須臾羊胛熟天高地遠渺八紘章亥豎亥脚力爭  
出入安穹足議論經營解洛空機衡我朝華戎早一統山梯海航萬  
國共火嶠尾間侵暑熱骨橋魁壓冰凍古今陽城一岳臺三十六  
度增減來郭公新製十五表天下日影無纖埃吾知渾天爲中國東  
南海際殊傾側周牌本因勾股得崑崙當中標四極茫茫堪與一氣  
浮鄒衍九州復九州蚍蜉蟻子託大樹大樹所託終難求陸裁周渾  
說未定拄杖在手與日競一行曆術久成書康節算學知何如

觀秦丞相斯鄒嶧山刻石墨本碑

鄒嶧之山在何處始皇立石改名號史籀古文相斯變蛟龍盤嶧獨  
精到自都咸陽制六合曰救黔首烹強暴整深擅更秦新法繁縟盡  
刻周末造掃除井田設斗角盪滅封建廢圭瑁收兵鑄鑄銷凶器斥  
塞築城斯梟鷲當時大開阿房殿萬世永戴黃屋懸胡亥矜慢不改  
轍趙高指麾豈謂孝四極巡遊何功德羣臣刻頌直昇昇金虎淪亡  
竟不守白蛇劍死徒驚諫苟卿著書本性惡弟子承學愈言耄古今

聖賢使關東五三載藉遺燬燬越人鳥駭汝苦兵斬卒狐呼汝召盜  
宜哉東市得具刑刑痛吾備有名教太平真君一棊倒枯筭野莽火  
就燥篆家法妙尙鈞勒聚木字肥略顏貌陽冰石經欲驚乳楚金璫  
匣猶踏蹈文章諛佞合鑄削筆墨瓌絕強則做小齋客至無寒具明  
窓淨几急酒掃後代續刊縱膚凌先秦遺跡信堂奧鷲鼻峰頭不可  
上魑魅畫泣駭熊豹會尋碣石探之罟乘興去浮滄海權

觀齊謝玄卿五洩山遇僊記寄題五洩山寺

曩聞一奇士深入五洩行五洩何處所長溪遶崇岡微風生天籟急  
瀑洒石梁金磬聲欲響綺衣爛迴光綺妓開朱閣靈仙坐玉堂僊僊  
卽進謁衷衷遠鳴瑞幸汝得大藥於茲赴玄鄉玄鄉且留宴穢臙勿  
發狂高座瓊輝施碧幃琳華張芝英雄桂腦螭隨問鳳漿太容揮四  
弦王母彈八琅羽旌素蛻鸞鶴駭騰蛇驤眼珠便爽朗肌骨透馨香  
日星恍在下海嶽極渺茫嗟予頗探勝古路但縱橫青童邈不見寶  
剎屹相望山峰插烟霧潭級跳冰霜蟻蝨小窟穴蜂蟬亂飛揚終然

淵類集卷二

六步

雲錦笈照以虎盤囊千年或頃刻萬里忽扶桑謝卿自獨往矯首盍  
回翔笑採金明草浮顏安可常

送鄭彥貞仲舒叔姪北游京師

鄭君系本自義門門首植表孝義敦祖孫九世類一日聚族干指通  
晨昏酒食厄匝口共飯衣裳梳架身同温家宜富饒積粟布里或饑  
實資糴殮大宗小宗寢以遼東眷西眷嗜尋源復除曷下省府令延  
譽靡間鄉閭言禮俗與哀願不重風聲勸慕猶茲存袖中懷文扣所  
部行矣望關期軒騫燕然何許水陸隔越驛踰月舟車奔鄒嶧邳山  
岱嶽嶽蜀江邗濱河沈渾榆關崇壩時虎駭碣石漲海澆蛟龍北州  
塵沙遠萬里天色氣象雄微垣昇平多年正黼辰郡國慶至駢肩跟  
五柞長楊劍戟接控弦突騎旌旗翻鴻雁飛鳴羽未肅魚龍變化光  
相燉世塗人事豈可測儒術政理須攀援嗟予昔者忝俊造翹足到  
今勞夢魂乘時一去欲迅奮抱病日劇徒丘園阮竹林夕並秀草  
氏花樹春仍繁榮親顯已在此舉惜不往餞空巒樽



嚴陵應仲章自杭寄書至賦此答之

故舊何懸絕閑居欲反招幽并風雪緊楚越水雲遙短榻塵破長  
鐘黃氣銷門垣成隱逸筆橫到畔樵逆旅呼燈夕脩闈微棘朝囊書  
題蒼蒼發論獻蕩蕩舌焰真熏灼胸兵刺銀軟乘軒南國鶴解籠朝  
庭鵬幹運天垂斗蜚騰海作潮荃蘭騷地變橘柚貢年凋色采黃朱  
敲音聲微角韶潛身甘蠶蟻賦命類茗鴉笠仕龜無兆攻經教有條  
秦灰完竹帛漢柏味筆瓢畫品翎毛貴鷄場爪距驕文章通政埋道  
鞭勝官僚歲月嗟悠人湖江耐寂寥花濃携酒棹柳蕪賣餚箭制虎  
搖金錫驅龍駕諸橋流連光景賞播蕩別離謠世笑烏非鵲吾憐狗  
賴貂呼號三朋璞慨慨五陵鑿落落山中桂叢叢凋底苗依然百將  
略付與霍嫫姚

富春新創關將軍廟成吳子中携卷索題

吳生病起有怪聞夢中識得將軍香火乞靈自此揭廟門釀酒樓  
欄雲我曾入讀名將傳紫金焰眼藉玉面漢鼎瓜離強分割楚鋒剝

淵穎集卷二

七

狡輕攻戰天荒地老路不通魂升魄降秋蓬神仙負劔乃兵解巫  
覩傳芭真鬼雄壯夫本合荆州死嚴祀何哉富春里只今江左四祠  
無狄公髯乎髯乎獨不恨見孫江東

題錢舜舉張麗華侍女汲井圖

景陽宮中景陽井手出銀盤牽素練鉛華不御面生光寶帳垂綉花  
妬影臨春結綺屹層空壁月瓊枝狎客同鴛鴦戲水池塘雨蛺蝶尋  
香殿開風日高歡宴驕若訴牀脚表章昏不寤吳兒白袍戰鼓死洛  
上青蓋降船渡井泥無波井欄缺半點胭脂汗緋雪蕙心蘭質吹作  
塵目斷寒江鎖江鏡

題李伯時寶津騎士校馬射圖

東都天子幸寶津左右突騎多近臣少年據鞍即齊足青柳絳綃不  
遺鐵前手引弰如附枝後手放箭箭不知羽林劍客塵霧彌蘭筋蕙  
腕香聲馳先朝射技兵很弱舊榻毬門馬驚躍軍書到夏風噴河使  
節通遼雪跑幕南宮試士親見來筆下俊逸真龍媒澄心一紙依稀

在書家六法猶神彩誰歎醇馴誰牛車收盡騏驎策蹇驢男兒虛用  
懸門孤鳴呼壯哉彼武夫

題姚文公草書杜少陵詩手軸崔仲德所藏

彭蠡東流白泱泱匡廬五老青開張我公宴坐展詩史燈下搦管草  
數行目瞭手熟快掣電筆鋒紙掃明含霜鸞鳳盤迴恣舞躍蛟龍嘖  
強高騰驥當知所貴務道德況復不朽傳文章中州故家胄子出累  
代者壽真儒光指挺端紳尚色正操瓢染積仍謀長藉令鍾王可退  
讓勢與董賈同期期大兵昔者漬漢鄂雨士何處潛茅簞北風被髮  
亟死水明月跨馬勞追亡程朱學術此萌蘖姚許論次極審詳立館  
過庭竟兩得蒐經據傳傳彈量聖朝混一闕海嶽勳武雜還銘旂常  
麟閣鐫詞照百世鴉林定價驚殊方紺宇琳宮鼎負力豐碑鉅碣戈  
垂鏃英華燦發永不滅翰墨游戲聊徜徉崔君妙年幸侍坐安陸遺  
稟會取將半披丹繪久舒卷滿幅紫箱苦龔藏吾觀河汾數來往敢  
愧藉湜或汗僂脩采短桷未收拾已矣我公今棟梁

淵穎集卷二

八

問五臟

我問昔生我繫胎果何神上願下負趾五臟交錯陳胎經已不足乳  
運復不勻黔雷不我職粉飾強為人自宜多齒害無以保命真元氣  
日詰敗客邪作艱屯彼何邪而肥言貌勇若震此何微而瘠肢骨弱  
不伸嗟夫賦命間豈不汝由因我誠不汝慊贏齋胡不均五精被我  
惱訴我蒼蒼憂恍然欲我答天道汝當遵粵自汝有生躔次逆星辰  
矧從汝生後戕賊逮汝身心今本中居與汝相主賓汝何不祇敬狂  
役類風輪坎離漸違行龍虎起戰噴一元竟不守散入萬微塵惟脾  
制水穀四體承華津肴蔽噤汝口酒漿絕沾唇司祿不上計昇汝藜  
藿貧飢腸常九回苦吻添荆榛何天不汝錫服用無箱困抑汝弗事  
天寢食失鼎茵天本不病汝汝實使病臻汝仍不耐病虛躁復善羣  
內虧但外養衆藥聚毒芬金石草木蟲亂投劇斧種五精恆不寧乖  
診積相熏寒增熱或壯頃刻異冰薪當知汝五臟獨不與汝親何庸  
汝反詰闕我似越秦吁哉一臟損五臟遠不醉齒牙漸凋羸膚肉還



前效汝徒職汝職職設有君臣天旨盡賦汝造化世不仁我聞五精  
言鑿鑿總有倫曰人本之天辟若泥在鈞一時巧相值萬物混無垠  
聖恩且同羸毛介與角鱗我惟有心肝是號橫日民心肝既屬我榮  
衛盍網緝編歷燥濕滑備膏酸鹹辛虐汝重役汝汝得我糝磷蚯蚓  
尙無臆靜夜解唱呻蝴蝶亦復然翽飛媚陽春彼寧心肝具物性各  
有循繆納或上化死生僅昏晨自今我即安無往不龍珍忍令百歲  
後銷變爲烟燐曲肱便莞簟就口取膳應五精速歸臚大宅靈靈氛  
張毅喜奔走熱中果如焚單豹好容顏饑虎特汝隣二者乃天道我  
將何所云作詩示同黨聊以博笑忻

題永嘉唐氏清節處士卷

永嘉古郡控海隈東望萬里連蓬萊龍湫噴天作雪下雁蕩拔地穿  
雲開自宜逸人此遁跡表以清節無留埃吾知出處本一軌肯使物  
我長相猜昔人可仕最解隱圭竇不掃藏崔嵬醉聞騎驢或市過吟  
通放鶴終船迴今人可隱獨願仕鴛馬並駕驅喧喧蘭臺文章與世

淵源集卷二

九夢選

變梓澤賓客隨塵來就中好高欲遠引否則希進將難媒路途九折  
足險惡巖壑千疊多風雷直從黃流屹砥柱淨洗黑月收始煤道義  
榮華果異趣夷齊蹈躑徒驚鉗於焉冥心混標鹿況復曠眼窮絃絃  
春秋栽花色擁砌伏臘釀黍香浮杯何山樵蘇採葑菹某水釣泳航  
灣洞平居苟求食飲遂至樂奚問容顏推伊子頗讀隱逸傳恨不徑  
躡烟霞堆素行傳家即政令虛名掩實須根荄晴窻撫卷盡達者禿  
筆落紙誰詩材人生大節要確確慎勿杜築懷清臺

白髮辭寄答陳時父

昔子頭煥髮未出今我頭枯髮先折童心尙在顏貌改滿鬢蒼華點  
霜雪朝來抱鏡看未真鏡裏相逢類兩人東都貧孟嘆孤劔西邸老  
康悲故舊烏髭每怕不得素素樵何庸問衰暮楓林葉底變風烟藥  
草莖邊虛雨露白非神仙劉阮傳世間容有幾春秋情知鶴鶴長朱  
頂得見鴛鴦會白頭

黑海青歌

越山山有黑海青長拳快眼健羽翎三年籠養未得飽萬里馳俊猶  
飛星黃蘆老葦日摧折白鷺文鴛看碟裂腥沾石磧吹蓬風隨擊寒  
岡散輕雪伊人脫手本凡禽歲晚連條到上林鉗奴素賤多侯骨騎  
士虛豪即俠心晉宮邸廢身欲死燕國雲銷草如砥嗟非鸞鳳高杳  
冥望盡狐狸象披靡當時奉使探遠巢兩微馳兵聞勇塵南土誰知  
此鷲猛北州驟見爭驚號天鷲薄天垂爾翼海青雖黑打可得太平  
入極無不通函谷何問關西東

小至日觀三山林遠致日經作

昔在江左國閩人有林寔白衣召上殿口誦致日經卦爻遠可驗聲  
樂洞吾冥爨調久不職民物將何寧前朝百喪亂四鄙長羶腥辟王  
眞贗旒兵釁劇建瓴著龜強占決福極剋兆形一元不汝體萬壑安  
能醒自今發孔壁茲欲論漢廷春秋紀舊害河洛推輿靈日星本照  
耀川嶽恆流停奔騰狗吹野播盪鯨翻溟於世或問有匪天誰所令  
天功巧旋斡聖造務德刑勾萌草莠甲耗耗鳥羽翎和風足氣運化

淵源集卷二

十夢選

景多年齡私疑彼磬錯否者此鐘莛微冬卽花綻羽夏因雪零陰陽  
特揮霍律呂暫聽焚毋庸提室瑄便叶茅增莫嗟予偶撫卷默坐但  
空應亞歲肇曆數祥雲滿郊坰義和不可作靈簡猶餘青董生尙爾  
溺寔也吾鏐銘

大食餅

西南有大食國自波斯傳茲人最解寶厥土善陶埴素餅一二尺金  
碧燦相鮮晶瑩龍宮賦錯落鬼斧鏤栗紋起點綴花穠蟠蜿定州  
讓巧薄切邑國清堅脫指滑欲墮凝瞳冷將穿邀我買胡刀直致鮫  
鱗潤常嗟古器物頗爲世所捐襟衫易冠袞盤盞改豆籩禮圖日以  
變戎素豈其然在時苟適用重譯悉來前大寰幸混一四海際幅員  
縣度縛繩緝娑夷航革船鑿空發使節隨俗混民編漢玉堆積笥蕃  
羅塞鞍鞞城池信不隔服食奈渠還輪囷卽上據鼎釜噉能肩插葩  
奪豔治盛酪添馨擅富筵特見異博識無庸詮藏之或論價裏此猶  
吾氈珊瑚尙可擊磧路徒飛烟彼還彼互市我且我栝園角猶獨不



出記取征西年

時弊

古人重儉交時俗事論歲陽欲改律與鬼寢耀鉅厲神乃恣肆  
或併猖狂振僅幸成列巫覡陳禁方虎頭眩金目玄製炳未裳桃  
敲齒診豆礫斃瘴剛入靈悉震懼六合高奏張清寧信不害動靜  
吾常世途頗險整人魁更跳梁狐鼠戴介憤囊竊香囊煎熬到膏  
髓擊刺成疔瘍乘風作國蠹抵隙為民殃自從九鼎設誰使百怪  
瘡寒服襪帛饑饉食閉糧蘆花散汝體椽栗饑吾腸地膚竟捲去  
孽俱凋傷神荼欲呀啖蟪木蔓不長兼俱強顏貌枯竹無耿光聖  
謂近戲五祀徒驚惶惜哉六典廢述此時健章

歲初喜大人回自嶺南遂携兒謬北行送之

乍喜吾親返還携稚子行風沙千里道雨露九重城舊帆江潮遠  
新裝嶺瘴清長秋官屬盛去可接管纓  
此去知何處飄然惜爾年塵飛馳馬塲雪擁讀書託日觀躋攀外雲

淵穎集卷二

十一

臺獻納邊文園寧久病要奏上林篇

溪行望故友黃明遠槐塘新墓

往代衣冠日已賒故山棺槨此為家經筵義闕中州魯樂調辭議下  
里巴涕淚無從餘宿草文章可惜等風花嗟茲便欲酌鷄絮目駐前  
溪有落霞

嶺南宜濠子解渴水歌

廣州園官進渴水天風夏熟宜濠子百花醞作甘露漿南國烹成赤  
龍髓棕櫚亭高內撤餐梧桐井壓滄江乾柏觀金莖華未濕藍橋玉  
臼擣空寒小嬰封出香覆錦古鼎貢餘聲滅寢酒客心情辟酒兵茶  
僧手段侵茶品阿瞞口酸那得梅茂陵肺消誰賜梧液奪胡酥有氣  
味波疑海樞無塵埃向來暑殿評湯物沈木紫蘇聞第一

嶺南六祖禪師菩提樹下藏髮寶子圖歌

蘄州黃梅峙佛場新州獠獠識水香菩提樹間好宴坐五色頭髮騰  
毫光金刀剔落受法戒瓦甕瘞瘞傳不壞振迴萬夫盡梁棟陶治干

聖欺墟藉南海標來利十圍北宗望斷六銖衣塵鏡本空空即本風  
幡非動動還非山僧禮拜山鬼護一花五葉開如故寶縷青懸雪嶺  
烟神珠紺結丹丘露世人長物合剝除謝公枉矣施髮鬚唐年畫筆  
石未泐大鑿壇經誰讀得

夜聽李仲宏說廣州石門食泉

大粵控南海茫然天地陬石門屹有限巖瀑蓄為淋何哉清源名坐  
與貪濁伴使軺一杯飲蠻貊即幽抽金珠混寶蛤孔翠爛相繆烏文  
曠吐陀器物窮雕鏤別著蛟龍悚織羸虎豹愁島嶼剗欲竭民夷起  
爭仇聖王不忘遠好暴合汝郵靈若尚齊貨惡風無時休曉波半枯  
杓渴沫萬戟才氣樓乃日發拈克非人謀私疑勢至極實爾費所由  
妖巫挾左道嗣猱稱豪酋支祁妄解鎖蠅螟怒翻舟人醉或併命吏  
商豈良籌逝將尋泉源纖榨忽不留復思激泉瀨麓穢悉以瘞洗除  
崑崙窟疏淪泐澗流一塵了不動六合嚴如秋嗟吾此身小幸獨為  
國憂從茲斥聚斂矧彼畜羊牛馬援空蕙艾王陽但衣裘百世不易

淵穎集卷二

十一

操嗚呼我賢侯

北方巫者降神歌

天深洞房月漆黑巫女擊鼓唱歌發高粱鐵鏗懸半空塞向墜尸跡  
不通酒肉滂沱靜几席箏琶指淒霜風暗中鏗然那敢觸塞外祆  
神喚來速隴坻水草肥馬羣門巷光輝耀狼羆舉家側耳聽語言出  
無入有凌崑崙妖狐聲音共叫嘯健鶻影勢同飛翻颯脫故王大獵  
處燕支廢磧黃沙樹休屏收像接秦宮于闐請騎開漢路古今世事  
一渺茫楚磯越女幾災祥是邪非邪降靈場騷麟被髮跨地荒

天台山花蕊石筆架歌

天台高山屹蒼空山神染石填青紅良工琢之手運風開我綵筆虛  
玲瓏勾芒香動土膏發蓬萊髓流花作骨一雙粉蝶迷宿魂五色斑  
龍蛻幽窟古硯南披點淡灘摩掌鵠眼映豬肝低窺墨池泐澗碧仰  
倚書鎮嵩峰寒滿案層巒何處所宛陵老兔論功緒錦繡心腸吐有  
雲莓苔面貌疑為雨翰林學士花生筆京洛新來花樣出浮花浪蕊



一掃問嘆息揚雄白我玄

題南平王鍾傳碎搏虎圖

南平酒行山險巖日暮猛虎相抱持僕夫辟易不敢近雙手現出十  
殺視口乾大喊眼光燦腰無寸鐵起徒搏沙飛石走風爪牙草折林  
摧雪銀鬚人強獸勇盡力爭形格勢禁過用兵英雄變化動霹靂富  
貴偏移收機槍老熊富路叱咤子指揮六州稱刺史摩挲虎鬚推句  
鬪咬嚼虎膽聞城靡少年本是貧少年狂卒成功等醉癡盜應有道  
幸竊柄王竟不死還橫銳一時豪特誰與畫千古畫國專足戒投弓  
棄箭浪紛紛馬上愧殺裝將軍

題袁子仁所藏巴船出峽圖

巴山一帶高崔嵬巴江萬里從天來前夫疾挽後夫摧黃牛白狗邊  
船開曉風東回水西上淫灑堆頭伏如象盤旋鳥道怕張帆汨沒龍  
淵驚掉漿世人性命重濤波吳鹽蜀麻得利多怪石急流須勇退食  
夫險魄漫悲歌神禹釀江江更惡五丁鑿路空巖巒舟船可坐尚髮

淵頴集卷二

三

危機間能行終淚落嗟茲舉目無不然直愁平地即山川至喜亭邊

聊酌酒長年三老好攤錢

觀唐明皇羯鼓錄後賦歌

上皇天寶全盛年花奴抱鼓踏御筵頭如青山屹不動手似白雨敲  
圓捲大聲嘈嘈忽放肆都曇答臘矧敢前小聲籠籠復嚶殺耶婆色  
雞最可憐風吹宮墻欲罷笛月照蓮池徒揮絃纖羅不起見秋爽萬  
杏爭發催春妍雅琴清商却爾叱蕃部坐伎還相宣招來燕薊有巨  
盜打破河渭無人烟古先聖人本淡薄堂上堂下俱宿縣音和氣順  
遠感召鳥獸率舞殊踴躍後世辟王復靡靡朝歌北里因師延迷魂  
淫思苦宛轉鐘磬散亂終沈淵吁嗟西京正宸極聘望兩海際幅員  
金甌一缺遂不補寶鼎大震幾於遷心貪音技日蝕甚坐劇藩限空  
茫然一時戎夷共在席滿耳鼓樂皆戈鋌宋公守正好宰相魯山花  
萼聞獻孫百年治亂總由天羯鼓遺聲傳不傳

觀隋王度古鏡記後題

王家有古鏡軒氏昔鑄成太一來護治玄冥與儲精日月鍾瓊瑤龜  
蛇助威祥萬靈吐真水全體洞素清綵奩出未半冰片弄光晶寶匣  
收不動玉鱗聞响聲有身尚變化無翼欲飛行恍然百世後流落汾  
陰城高士觀即賞胡僧識還驚金公拭膏澤綠碧穿屋楹垣照可  
徹曠府爛能紫涕泣念鸚鵡悲酸逢豹生一朝忽屏跡六幕黯不明  
狐狸遁隱現魑魅莽縱橫皮膚峻削骨髓窮敲榜雷風儻有作厲  
虐敢紛更嗟吾幸居山猿鹿與我爭嗟吾願渡海鯨鰐恐並迎楊氏  
雀環在張公龍劍并因茲訪洞穴得不振冠纓

葉天師松陽卯山石螺子歌

松陽卯山屹嵯峨滿山靈蟬攢蜂窠化生形模但土石融結渾沌空  
江河天高地老忽古色海漲桑榆千載黑蝸兒舍窄雨舍聚螺女泉  
枯風隕翼岷峨劫灰本島嶼上黨亂鼓寧流漸依稀巖妖弄伎倆想  
像洞乳堆蛟螭元造出生還入死百萬羸羸那得似神仙道術徒銷  
解螻蟻鳥鳶盡殘趾嗚呼靈蟬定終天葉師法筵尙幾傳問何不種

淵頴集卷二

四

丹丘不死草人世食之無死稿

觀淮陰翼翠巖所修古棋經

淮陰老人古棋經廣陵大幕青油廳一江對壘靜晝日三楚結陣鏗  
流星東南賓客少馳檄白黑紋楸即強敵坐隱縈迴建旌旆手談劈  
礪藏牙戟世間風雨長百變身佩安危知幾戰崑河割破半藩籬揚  
海掃空全局面樂矣軍中有此娛攻城掠野類兵書宮殿寢園終草  
莽冕旒章服到鮫魚君不見驢山婦姑三十六破屋數間昏不燭夜  
來教得王積薪滿眼長安胡馬塵

觀唐薛調劉無雙傳戲作劉無雙歌

劉家無雙妙春華雙眉楊柳臉蓮花父母衣裳惜不嫁黃銀感繡鴛  
鴦紗涇原軍動霜刃起灞澹塵場奔騎止宮闕迴兵掃荆棘掖庭數  
罪輸桃李富平押衙老有心句曲道士藥如金氈車開幕望陵樹絲  
筆襲膝聽苑禽一時刎頸空來送中路賸骸還掩收魂召魄秦地  
愁詭姓藏身楚鄉夢古今俠者天下聞當風瀝血即功勳手操長劍



重死許薄命佳人淚零雨

東夷倭人小指疊疊扇歌

東夷小扇來東溟粉箋摺疊扇微風出入揮不停素粉巧畫合  
光燄銀泥蚌淚移香冥錦屏登畫散紅青皓月半割蟾蜍靈紫雲暗  
惹鮫魚腥徐市子孫附飛船育然家世雜梵經文身戴弁舊儀形對  
馬絕景兩浮萍殊方異物須陳廷富賈巨舶窺天星祝融噓火時所  
丁島瀆寶篋送清冷白龍浸皮暑欲醒玉階涵水夜撲螢蓬萊僊人  
降輶軒扶桑繭絲結紵經祖洲芝草醴醪醴穹龜巨龜動遭刑海神  
惜寶轟雷霆都夫卧病臨虛扇蒲葵百柄稱使令冰漿煎液但滿解  
石榻被髮氣自寧新羅一念終飄零塗修雉尾吾何銘

題晉劉琨鷓鴣舞劍圖

我行洛陽大道邊一雙蒼鷺飛上天惜哉春水御溝去化作胡兒飲  
馬泉前山鷓鴣夜欲半古劍隨身舞凌亂白光虎躍騰雪霜神氣龍  
蟠貫星漢望中沙漠衣正寒舉手俱倒髮衝冠鹿盧踴動即千里蘭

淵穎集卷二

七

子戲成徒七盤人生豈無志事往僅有淚疲兵獨困守劇虜翻強鸞  
孔融才疎不足多袁紹眾盛空黃河代公土地仍同思段國風塵謾  
助戈世問壯士但老死凍鐵沈埋何處使千秋萬歲青金虬根不鏽  
得剡弁州

讀書

我病久不出滿牀攤我書困仍枕書卧醒即味道腴上下千百載景  
然猶貫珠夏商既相因秦漢漸不如辭華日已勝理義幾精粗但要  
務真實何心成蠹魚古人有精力常欲開廣塗聖文尚埃滅鉛葉寧  
復餘誰歎志氣銳或者事功趨數行史家帛隨作黃土墟吾誠不及  
此矯首歎以獻撥書寘牀上所愧爲世儒

飲酒

昔我不解飲病來持一觥一觥亦已醉二豎敢相撓忽然秋毫大況  
乃泰華輕豈其陰陽足妄使龍虎爭冰蠶冰爲山火鼠火烘城一元  
本同氣萬物却異情機關有大運稟受通羣氓轉移苟不定顛倒尚

何嘗百年足幾時愁賦空餘聲跡躡起自鑿面目吁可驚試攀松樹  
枝復攬芝草莖但當盡此酒不在學長生

黃布幘歌

吳中女兒工治莎織成黃布輕騎羅裁爲黃幘四角起覆我病體清  
涼多平生受用白木枕人參草席團花錦長吟或似閑攻戰大隱全  
勝好官品上天下地我中央崑崙海峯海水瀉四傍南通炎丘日色熾北  
委寒壑凝冰霜被哉寒凍此炎燬穿透皮膚蒸骨髓招徠獨鶴風有  
聲掃退羣蚊月如水流金燦石况可逃磨牙吮血尙啾啾心煩欲待  
竹奴慰背痒詎得麻姑抓我曾無術陰天下天如穹廬蓋四野困來  
一覺少行人夢過十洲猶走馬君不見黃布幘昨日夏去今日秋珍  
重少陵詩語在微軀此外更何求

夜觀古樂府詞憶故友黃明遠明遠曾作樂府考錄漢魏晉宋  
以來樂歌古詞

憶昔黃君美如玉老屋青燈兩問宿起翻案上奇偉詞前後千年樂

淵穎集卷二

七

家曲千方弱冠學謳歌去問詩騷法若何僅茲欲繼三百五化盡蝦  
蟹此蛟龍就中齊代及秦楚中拂鞞鐸爭傳譜清商雅部粲然文騎  
吹簫鏡雄者武心力涵泳到手力抄撮來口力有白醜目力無纖埃  
時時弄筆便著句花木禽魚古今趣北岸垂綸楊柳枝東鄰著屐櫻  
桃樹自此相逢二十春一朝門巷間生塵淺殞蓬蒿凍燈熾荒廬寂  
冥妖狐嘖人世本無金石壽簡編零落安能久藝文著錄數百家一  
二僅存誰不朽一二不朽終崢嶸歲遠寢恐山淵平嗟君尙愛古樂  
府夜半松風知此聲

觀唐沈玠續仙傳

手展仙書向此朝起予俗病對芭蕉室間半夜雲劫動崑崙千年雪  
髓消閑說茅龍騎太白賸聞木鶴降仁嬌秦車漢輦窮天下望斷蓬  
萊併寂寥

華山仙子紫絲盛露囊歌

華山西望屹蒼空甘露曉降柏葉中紅繡絲囊抱在手赤松鶴馭翩



長風太平天子千秋節花萼樓前百觴撒鷺珀合光映凍酒紫霜結  
液甜雪問囊經緯何所成桑洲盤爾五色明問囊嗷吸何所似柏  
觀劍掌抗高至誰欺獻蠶弄輝燿或者貢雲合冥漠神仙可學僅沽  
瀟壽祿無期還笑樂古來服食乃若茲一掃穢濁餘肝脾啖蛤踞龜  
何處覓伐毛洗髓到今疑秋月泓泓露此此華山玉漿起人死彼哉  
醉胡彼渴羌朱顏綠髮安得常

諸暨張敬仲家有太一真人蓮葉舟及海上人槎二畫軸胡允  
文題予亦效作二首寄之

華山青蓮搖上清白玉巨藕浸碧泓太一真人來降精黃鬚紺葉浮  
滄瀛手披素書悄無聲坐喝明月逆雲行蓬萊駕羽颺風輕宛渠乘  
螺島雪紫芙蓉裳衣挾仙瓊魚鱗腰御神媧迎大游小游按層城君  
基臣基鎮威猊九宮五福萃縱橫祠官修俎靈爽呈闕殿留鎖光嶽  
爭機檢遁芒天路平蛟龍捧蚌溢上征卯金校讎鬱萬嶽藜杖吹燄  
奪目睛扶桑暘谷曉曜頽龜臺石室暮飛雲東公西母擁迴旌望中

淵頴集卷二

七

滅沒留若驚海祗稽首西南傾曷不從之學長生  
瑯琊臺上望海門西厭傾洞尋河源神鶴入月吐復吞靈槎萬里擁  
蛟龍風號雨蝕硬輪囷苔葑枝節蟲蟻根海人愛奇踏飛掀瓊纓玉  
弁秋續緜乾補熟脯歲暮殮黃龍叱作蝦蟇弄天吳拔首懼却蹲前  
窺倒景放光燉高攀鐵鎖拓藩垣彼牽者牛孰烏健彼織有女孰嫵  
媛箕斗龜籠蕩若嗽雷公霹靂慘無魂老石支機類瑤琨客星犯漢  
極怪借周伯蓬苒歷劫存剛感浩氣蕩爾痕上帝馮怒罪厥聞叱下  
直瞰扶桑瞰蜀莊大笑手欲捫及早來歸到崑崙

憶寄方子清時子清久留吳中

一別嗟何處相思撫舊蹊月明施頰北雲起蠶屨西跋涉舟車動過  
從篋篋携隣尤因借燭道味肯吹藎好學螢分照論交雁擇栖丘園  
心蔚荔海國氣鯨鯢卷帙籤翻蠶語吟硯發驚經筵參老易樂府錄  
鏡華治法推周稼淳風仰漢綈談玄知野馬考字守家雞土域標隄  
象天圖辨輝鑄遠文多廢壁妙契極端倪獨樹盤桓久平蕪眺望低

霜林紅玳瑁霖雨碧玻璃屏跡依狐兔銷愁對鷺鴦塵書投梵夾美  
餉罕童鳩榭葉時遮桐藤梢或冒谿龍居踞雪瀑虎路躡霞梯出入  
恒聯袂追隨幾杖藜竹山香嶺嶠花鳥綺湖隄向義開譽始延儒振  
席齊生徒修東浦祭品投殖鸞錦石看還數蒼松倚却題吾伊朝屣  
集渾豐夜同稽白謂首為歌人疑穀似梯中帽眞抑鬱外物總空蹄  
歲序空流邁濤波益慘悽故袍寒擘鷓雄劍滑膏鴉綠映牽帆水紅  
黏曳屣泥娃宮釵鈿拾甫里筆壯濟鶴市歌喉引鱸鄉翰手挽吳越  
誇粉黛越產購珠犀富業連橙圃蓄霖潰稻畦占歸仍浩渺結客重  
酸嘶彼此身如寄參商夢欲迷蓬飛甘掃軌桂落得通閨俠眼收丹  
電仙襟化素霓貪期金埒騁賤許玉階躋病矣長憂痼閑哉敢恨睽  
擄除須爾續磨刮更予篋本欲歸王貢茲猶慕阮嵇猖狂疏奏積軼  
弱謝畊犁習請求神悟超羣畏俗情清琴桑有鯉鉅駑非鬻教駕  
傳銜譽觀隅識檉枏聊芝蕪受謫抱璞聞蹄性命緣窮鬼功名屬  
嬖奚悠悠鸞與鳳泯泯鹿將麋白谷今安期青霄古執珪毋寧枉隱

淵頴集卷二

太

逸辛苦等黔黎

梳珠伎

梳珠聞自宮掖來長竿寶梳手中迴日光正高竿影直風力旋空珠  
勢側當時想像鼻生蔥宛轉向額裁芙蓉筋頭交筋忽神駭才葉舞  
矛憂技窮昔人因戲存戒懼後人忘戒但戲豫漢朝索撞險還愁晉  
世柘梓危不寤徘徊徘徊奪目睛敬歌傾傾獻玉瓔滑涎器從龍堂  
出輝燐命與鬼骨爭君不見王家大娘材藝絕勤政樓前戴竿折市  
人譁笑便喧城驚動金吾白挺聲

宋度宗御書福王慶壽宮扇

漢家諸侯奉大統會稽故郡王封重歲周甲子壽筵開賓客滿堂宮  
扇來掖庭嬪御侍圖史聖筆逡巡鸞鳳似清風外撲龍阜花明月中  
涵鏡湖水南國爲家日已微禮官考禮是邪非前殿君臣朝玉笏後  
宮父子曳珠衣火德盛時尙有扇金商振處無兵戰兵頭老鐵化降  
雲扇底生綃沾淚霰自從一葬息婦原恨身不見孝崇園越州司戶



眉勝雪舊僊淒涼那忍說

方景賢宋景濂夜坐觀吳中雜詩  
壯歲何心老一僊東游飽食有江鱸詩宗  
履圖三士操琴知爾達八公遺棄忍吾臆  
宵燎葉爐

寒夜憶吳伯雍摘阮寄歌

鏡唐吳霜善四絃始平太守舊曲傳晉人  
虞前鄭輝孤桐斯美玉神嶼拔首蟾故腹  
數鐘香褥一摘再摘秋風微三摘四摘秋  
泣楚女歎湘妃六摘榆楊古調韶咸象箭  
乾旋坤回羣龍百怪盡屏跡高如海門潮  
大荒零數滴曠如昆陽戰鬪犀象虎豹股  
雲璣洞簫宛轉降瑤席恍兮清角惚流徵  
鐘優嶺泉折楊黃花空嗑然信哉阮咸出

淵穎集卷二

海上飄棹萬里求成連妙得伶倫律呂玄  
陽焚燒到鐘簾杜夔柴玉各有主宋誠擊  
來杜夔舊律多不諧阮咸却趁太樂論新  
謂咸神解勗暗解土中玉尺短一米古來  
塚阮琴傳到今嗚呼今樂與古樂辟雍老  
繁禽純繳絳俱縣魏南風久不生鳳鳥久  
下耳根無正聲



蜂分

白日照我牖羣蜂亂飛颺胡然立國邑意各擅侯王細腰時窳宅修  
 股負糈糧搜尋百花叢吮飲靈露漿長雄據要劇孫子孕蕃昌班茅  
 寧建杜媿隊欲殊彌泰年賤親戚強壯遠分張唐朝富丁口寬狹或  
 徙鄉嗟茲大寰內豈是爭鬪場物生豈不微剽擾迺其常龍伯數千  
 丈巨軀果何藏鴻人僅三尺么麼具冠裳宵翹本殊異性命可比方  
 中心苦見役外患復難防當時一割裂在處幾披猖栢圈實醜毒突  
 與發刀槍龍號聲殷雷虎鬪齒齧霜紛紜彼楚漢彷彿此燕涼螻蟻  
 尙有知槐檀互相攘螺贏祝它蟲銜泥穴枯桑天機人已洩世網孰  
 爲綱委形混衆萬觀物詎能詳歲寒野草死寒菊弄餘芳羣蜂我爾  
 恤矯首慨以慷

客夜聞琵琶彈白翎鵲

白翎鵲東海來十里五里何雜類一飛飛上青霄際再飛飛墮黃沙

淵穎集卷三

步 選 樓

堆少年臂名鷹齊出跨駿馬放鷹一馳躍與鵲相上下身佩木弓射  
 必命中中疊雙蹀血芟毛天欲雪摩雲壓草地多風衝突三邊有意  
 氣指揮八極無英雄白翎鵲西海去千里萬里何軒翥一飛飛上賀  
 蘭山再飛飛過鐵門關少年領強兵乘勝即轉戰戰頭吹火光旗幟  
 舞秋練手持生鐵刀空城烏雀盡死麀鹿瘡痍無處避角端躑躅  
 向人號收拾廣輪奐郡邑肅清星嶽靜波濤白翎鵲東海西海都驅  
 霸太常召見日月山治定禮行功成樂作大雅清商久寂寥鷓鴣邏  
 逆多弦索上林花開早浮豔榆塞葉落終迥薄一聲高一聲低一聲  
 懾懾百虎豹一聲束縛干鯨鯢白頭漢士問先拍青眼胡兒聽却啼  
 君不見康崑崙羅黑黑開元絕藝傾一國若還睹我白翎辭二十四  
 絃彈不得

陳彥理昨以漢石經見遺今承寄詩索石鼓文答以此作

橫山先生多古玩太學石經分我半魏公世藏資州本金石錄中還  
 散亂當時愛奇巧收拾筆畫昭回映雲漢流傳到我乃不遠虬甲鳳

毛真可愧自從得此未有報岐右石鼓天下觀昔則敲火今斷日  
 駝載歸石盡燭倉沮以後卽史籀先代遺寶列圭璜中郎變篆生八  
 分二者不敵何足算先生嗜書出法帖青桐聖壁手脫擊漆書科斗  
 不通俗蛇蚓蟠結強塗竄先生博學抱聖經焚膏繼晷目眈載章編  
 鐵摠只紙傳鄒魯精髓合淹貫國子門開塵沒城蓬萊閣廢草堆岸  
 春秋徒聞壁可假道德詎信鶯能換古今所重在周典周史面目極  
 啟數聖心不死不在石日月行天且復旦吾家故紙本不惜驥領有  
 珠吾欲銀向來見辱亦云然焦尾之餘爭免鑿先生安坐幸勿躁歲  
 晚相逢笑拍案屏除許事不須說好與吾儒峙楨幹

小園見園丁縛花

我嗟衆草木高出陵雲端叢生或滿地品彙可不完山園我栽蒔作  
 此小屈蟠龍頭何其蠢鳳翼乃若干胡然贊化育任意騁雕剗勾萌  
 欲旁達節目終液構紫迴挾烟彩刻剝獻雨癘立身既不直生理寢  
 凋殘春陽彼一時花發黃白丹歌謳雜舞吹酒炙飲栢梓歲晚忽焉

淵穎集卷三

步 選 樓

至北風吹汝寒皮膚早蝟蝕骨髓懼枯乾聖人治天下萬國無不謹  
 視民本如傷動植總相安刑名威雪電劔戟血波瀾廟堂苟失策閭  
 里轉窮殫彼哉彼園子此況儒爾冠冠人生但心勤若處得體胖我方  
 卽移汝前有蒼蘚壇世非郭橐駝何以垂鑒觀

題錢君輔紫芝圖

我聞錢子古丈夫早歲喪親伏墓廬血淚迸空百草枯神芝挺發黃  
 土壚一莖三秀燁以敷圓釘寶蓋屹相扶醴泉灌注含膏腴紫雲覆  
 護連根株山靈地媼侈厥符鳥啞獸踴助號呼削杖苴絰麻布補毀  
 容惡服絕復蘇孝悌有王貫斗樞卉木榮華孝之餘里閭耆長起嘆  
 吁痛心疾首矧可摹夫孰非親堂上居日嚴祇敬本一軀夫孰非子  
 膝下娛風樹悲撓弗待子愛生成死自古初德鈕許帶俗易趨剗分  
 宦奧類向隅較計絲粟遽異儲被薪委壑餒烏酣酒嗜炙醜栢杆  
 衰雖在身孝已渝天薦厥祉天亦誣信哉純孝與世殊史筆值此合  
 特書素冠所刺今不無朱草有神錫爾孤琅玕玉樹豈得如岱衡恆



華五嶽都玄黃赤白擁趾髓列仙山澤或療屨瑞不為孝徒區區天  
寒歲晚霜霰疎慎終追遠在我僑匪丹伊青箱此圖後有過者何式  
車

題天台山張節婦卷

古人重首教夫婦係民彝自從初御輪禮有親結縞百年主家室中  
債務倡隨渣先苟不待從一幸無虧世途日趨下貞節誰肯打於焉  
見管嗣早歲哭總帷荼毒守几席惡笄毀容儀旦夕執醢奠春秋動  
悲思病姑坐堂上躬養我厄匪稚孩倚牀側慈訓我書詩奉老當以  
終撫孤敢如遺白頭誓不爽黃土詎有知我生何惻惻我死迺吾期  
惜哉歡娛際捐我少艾時鸞鏡塵已蝕錦衾淚還縈史管獨不焯春  
裳忍為私田之念三季似此實女師谷風或棄背行露且陵欺詠歌  
可勸諷開卷益嗟咨從來桑濮地不廢柏舟辭

題彭雲溪南安軍新建東坡載酒堂

南粵故墟篁竹鄉東坡舊遊海渺茫山磬水環為疆生黎熟獠共

淵類集卷三

三

翱翔良辰勝日銜杯觴踐地茹蟲盤腥羶前列荔丹與蕉黃義媚英  
氣壓四方自來金馬與玉堂豪邁絕俗軀橫將雄跨九州若毫芒唾  
視一世孰雁行顏駟蹇剝白首即趙壹坎壞抱剛腸天欲勞爾使望  
洋一身去國不得藏山川烟霧與耿光詩名道價極焜煌有美一人  
婉清揚俛仰陳跡闕新堂歲時桂酒醉椒漿馳輪羽蓋顧蒸嘗和丘  
鳳鳥翼方驤汪野龍魚負鰲囊嗚呼使君漢循良嗚呼使君唐辭章  
高山景行屹相望一時短矣千載長超然被髮下大荒

貞女引記予所聞於蘭溪錢彥明者

北方有達者官守託閩壙一笑待盥櫛千金得嬋娟晨歌雲母幌夜  
舞荔枝筵春桃獨不豔秋柳遷無年於焉榛笄毀遂以槓櫬遷音容  
詎可睹涕泣空餘漣墓塚但未殉牀第更誰妍越鸞悲掩鏡齊雉痛  
鳴弦人子當盡道妾生敢移天手澤尙不忍家風豈其愆吾何惜吾  
軀汝懼辱爾先郡庭給過所江驛遞歸船郵兵即前防纜卒復後牽  
時時數叙珥處處閱稟託心堅務玉白鼻截愧瓦全指波著重誓抗

節脫儂涎世故日已下民彝孰能然狹邪情比絮桑漢步安蓮閉氏  
弄琵琶青塚俗曷錫昭儀出感業椒壁重多蕙况茲大丈夫自許古  
聖賢百行偶一敗反經欲稱權曷知生死間便見榮與淵吁嗟此貞  
女備或繼史編

得大人書喜聞秋末自散不刺復回大都賦寄宣彥高

一紙江南到屋扉高秋漠北奉宮闈金微駐蹕唐塞鐵勒鳴哨接  
漢畿縣最行朝因贊玉蹄林望祭類游衣明年草賦呈親去想像汾  
陰尾從歸

次韻柳博士五洩山紀遊

首路東崗幾屈蟠青天東峽望來慳林多鹿豕山為國瀑有蛟龍海  
共寰客子杖藜依樹石神仙樓閣幻茅菅吾知此處宜招隱詎減淮  
南大小山

日曉行呼野鶴羣山溪五級洗巖氛虹霓射壁從空現霹靂搜潭到  
地聞桑苧茶鎬遺凍雪倭倭藥杵落晴雲飄然早已同仙術老我曾

淵類集卷三

四

探嶽讀文

一點剛風削玉蓉仙山肺腑閱重重眼穿上界成官府舌捲西江得  
祖宗驚嶺鷄峰澤未到龍湫雁蕩豈多逢年來卧病舌環堵負却詩  
家九節節  
古越名山最阻修遙空縛下紫金虬孫生隱在聞長嘯屈子騷成賦  
遠遊魚鳥從容還自得龍蛇混雜不同流自今便欲鑄富石俗駕能  
來尙掩羞

方景賢回問吳中水滂甚戲效方子清儂言

客來自吳士示我吳儂言吳儂歲苦水謂是太湖翻太湖四萬頃三  
江下流洩疏淪久無人淤汙與海絕東風一鼓邊暴雪如頽城屋扉  
蚌蛤上畦吠魚龍爭嘉種不得入種亦悉爛死民事何所成食天俱  
在水富豪僅藏蓄官府更急糧貧饑徒藉飯妻子易徒鄉散行向淮  
場時處拾稻粟雖然遠鄉土恐可完骨肉東吳本富盛數歲偶凋殘  
世非欲爾絲官曷任虎冠國家自充實財賦有淵數給復當我及安



寧到雞狗何人請平準何人議河渠荒政固有與水利復有善龍蛇  
方未啟鴻雁尚在澤縱令可遺定何計免溝壑何時水幸退我得刈  
稻禾水退泥盡出草屬更撈蝦我思告朝廷來歲不可待毋庸水爭  
地便放江達海客今聽我言我欲解僦髮所爭但一水民氣庶今瘳  
自從唐季來吳越無兵械至于宋南徙淮蜀此都會大田連阡陌居  
第擬侯王錦衣照車騎王食溢酒漿居然甲東南遂以侈濟侈括克  
自此多凋瘵亦以起天寧不汝恤有此水潦淫要令沃土瘠民得生  
善心豈惟生善心且用戒培克采詩觀民風願踵太史職

題毗陵承氏家藏古錢

我觀泉志頗識錢古今錢品不一傳歷山鑄金史靡紀泉府職幣開  
其前五銖半兩口以變榆莢驚眼爭相緣重輕子母信有制周郭肉  
好俱完全吾知聖人利世用在百貨得懋遷農夫紅女實不易尺  
布斗粟儲為淵嗟哉後王弊自此竟使匹庶握利權剪皮鑿銀偽莫  
禁執籤障麗壘稱賢國儲何當調度足民食矧是齋鹽先潛交鬼神

淵穎集卷三

五

欲著論吳術富貴仍開鄜治卒銅工各鼓鞴偏爐盜鑄多煙煙一朝  
變通別改幣餘盡沈朽徒埋船承君好古此收拾寶玩有若編埒然  
大貝南金特膏厚元圭博璧同映鮮漢官受一潔盤盞晉士掛百酣  
栝棧白水真人笑有識上清童子猜非僊古錢勿用幸久聚古貨難  
賣空精甄時能撫摩却穢夢坐與饕餮收饒涎世間萬物裏可盡牀  
脚一甕踏欲顛試看營室鍊星處何似揚州騎鶴年

送宣彥昭北赴京師

去年春風來我已送子兄今年春風來我復送子行大江多波浪雨  
雪塞路程老河貫梁楚汴泗割濁清梁山匯為濼荷藕欲抽莖漳流  
直達海葭菼莽縱橫飲饌去鄉異市逢寒食餞游從到處騎聽上  
林驚帝都示四方賓客聚百城白獸耀戟厥紅鸞擁旗旌乍見須壁  
馬再談遠公廂終然鳳鶴集恥作鰕蟹弁況子昔我學自期可俊英  
平時撫硯匣盡夜對燈檠古今更成敗舉舌即深評北南幾水陸肆  
意勿遐征子兄特精幹胸次有甲兵被服抗俠窟躡攀接侯鯖笑披

鷹鷂禽條鐵手所擊錯金琵琶槽絃索發奇聲二難苟若此何地不  
經轟貢生彈冠待王采倒屣迎上書令自術趣召使眾驚向期施展  
問歸作問巷榮嗟吾久抱疾望子但目瞠因之念吾兒遲子謁國費  
吾兒早失學所至類孩嬰幸令得好友庶免謫愚氓前園川海棠紫  
萼亂垂瓔起揮雙玉壺暢此孤劍情當知子願欲本不慕肥輕行哉  
自此遠谷口吾躬耕

白鼻騮

白鼻騮白鼻騮當軒迴立噴風沙名驥留良定北土蹇驢索價猶東  
家青松縛柳曉安早紅錦裁鶴春映草支遁心機愛神駿伏波骨力  
輕衰老去年禁馬無馬騎天下括馬數馬皮浮湛鄉閭萬里足笑傲  
品秩千金羈幸哉漢武重修政往矣劉聰真覆鏡立防戰備要馬稀  
藏富民實須馬盛向來河隴色為羣目極川原亂若雲庶人徒行未  
足恤世間醉駟何由得

宋景濂鄭仲舒同游龍湫五洩子病不能往為賦此

淵穎集卷三

六

知爾能携一短筇寺前突帆定何峰九天管籥來飛鶴三島樓臺守  
蟄龍閑欲嘯歌先目往病嫌登陟轉身慵西源山石東源水豈但渠  
家有赤松

諸暨北郭潘節婦卷後題

天地昔立極聖人本有防辟之制洪水瀦蓄以為常不然遽汜溢隨  
處恣披猖終將大節撓復我彝倫傷南州彼何人北郭得新孀盛年  
喪所天臨鏡毀舊妝春秋奉饋祀暇乃治蠶桑豈惟育稚幼抑且禮  
尊嫜尊嫜日已老稚幼儼成行託孤生當盡從一死則滅乘時或棄  
背促嫁更衣裳疇悲膏沐容畢命松栢尚世人如輕塵風至即飄揚  
我身類完玉火烈愈耀光自來菅蒯姿曾不異姬姜毋寧窈窕化孝  
敬著一鄉一鄉尚謂狹干載願不長吾其撫野草可但感嚴霜起操  
膝問瑟彈作雙鳳鳳鳳不再下寒月照屋梁

送鄭浚常北游京師

浚常漢江人其家自沖素處上將至  
今九世同居人以一家三代稱焉  
治世日少事朝廷正求賢信哉男兒志觀此萬里天一行本不易當



路即翩翩親朋送糗糈從戒舟船自裁適時服年貌逞餘妍起吟  
俠游傳賓客務相先功名抗雲表氣概貫斗躔心馳上谷塞望極黃  
河壩向來全燕地碣石遠相連只今帝王都閭闔儼在前嵯峨廣寒  
殿喝嶂神嶽嶺金陵水流雪翠嶼花滿烟楊柳十二街人家競鞦韆  
騏驎八尺龍宮曹燿鞍驕英煌許霍勢燦爛春嘗權傾身斬風動炙  
手遺電燧奏書善術驚希寵巧攀緣匪文說禮律伊武學兵鏃牛毛  
豈不多麟角獨爾專屠狗或隱市探驪蓋沈洲世方重孝義瓜瓞况  
綿延家規既建立門榜復旌錫族居且百口僮指亦及千跡茲乃政  
令得不貴貂蟬吾知魯儒生文物但炳然美哉萬石君惇樸最可傳  
須令便編棄勿直待視穿歸乘使者傳踏却別時筵嗟予日以倦一  
夕三四遷病餘兩足弱無異夔憐絃怡田徒欲疏服賈特牽率里閭  
不過此磨滅疇能鑄

喻東泉學道止酒自書上酒詩座右戲寄

何故欲止酒自吟止酒詞酒何負於人杯杓遽不持我雖不解飲見

淵頴集卷三

七 夢 選 廣

飲輒喜之何疑酒亂性屏去無醇醪乃言執道要危坐息奔馳行思  
駕羽輪久矣夢肉芝鳳鸞守爐鼎龍虎擅岷奇狂醒不我毒痛飲非  
吾師終然彼先酒昔者祀狄儀笑揮金巨羅倒著白接離常人溺妄  
境世慮動縶絲爭如醉醪酩得旨混希夷神仙矧多幻狡獪無不爲  
遨遊市舍長調謔酒家姬唱便爛熳冠珮任傾欬吾知麻姑過解  
與陽都期惕哉學仙侶身若槁木枝云胡千瓢量政類斷乳兒歡伯  
却恨訴麴生亦嗟咨丹室尙恍惚醉鄉終棄遺萬一君上天酒星恐  
君疑抑且君得封酒泉併須移竹溪清風處栗里落照時二子豈不  
飲千秋長若斯

柳博士寄詩張如心朱仲山方壽父蓋憫鄉枌之凋瘁而嘆友  
道之寂寥也借韻和呈

憶昔戲賦蓬萊宮蓬萊聖人日月容雖隨賢材集北闕竟與隱逸歸  
東蒙朝耕暮耘但力穡糞藿飯菽空尸糞俗方同流見踽躅固有歷  
騁聞颯颯遊自知喜俠行學業何得親儒宗多年僅守薜荔兩昨

夜寢感梧桐風私嗟泮芹幸可采况復鄉梓宜吾恭斷然祇覺涖涖  
異歸爾孰謂靈光同略去皮毛馬埒貴賈餘角距雞塲雄似公講明  
特造理愧我笨刻真雕蟲前修近會數粵謝大臺遠或傳准藁典育  
終推道德富銘功更許辭章豐惟其草玄志準易肯以乞巧比送窮  
孫康雪聚敢我廢雷煥星劍須相從當今者英詎幾在獨不教載繁  
吾逢千里黃河屹砥柱一聲霹靂鞭羣龍

韓吉父座上觀漢陽大別山禹柏圖

大別名山如伏龍大別古柏如立猱舊聞夏后手所植直軋南國無  
蓬蒿洪水會當涸極聖躬乃此胼胝勞乘舟荆衡地可盡作貢雲  
夢天爭高一時栽構託所歷千載摩撫緊其遺本根盤擎屹巖巖枝  
葉挺拔森旌旄礙日吟風聳楚阻欺霜傲雪塵秦饗夜行夏首影弄  
月曉艤鄂澁聲吹濤信哉冥靈欲等毒材比柁榦終稱豪屏除榴駘  
虎豹泣鎮斷夔夔蛟龍逃匠石徘徊却喪斧篙工睥睨寧維加吾知  
嘉木辨爾雅但惜芳草遺離騷平生環轍苦未到幸此畫筆何從操

淵頴集卷三

八 夢 選 廣

寄吳正傳

豈非神明護正直使在方漢雄城壕樓桑出牆尙久特巨櫟蔽社猶  
堅牢惟茲所重有聖德坐見餘物真秋毫自來劉李富宮室命下荆  
蜀刮土毛一榮一枯驗世道勿剪勿伐臨江臯穆滿蒼茫黃竹詠重  
華慘澹蒼梧號渺然萬古萬萬古西望嘆息同霑袍

觀莆田劉公掖垣日記後題

炎正昔中饋王者遂南服四明有史氏三世秉國軸人君恩稠疊祖  
父勢熏焯傾家幾攀附快意卽誅戮幸茲遭大變何苦圖起復雖然  
承天寵得不覆公餽諫官奏疏上胄子伏闕哭所當終衰經弗許親  
黃屋時惟我劉公草制方傑宿掖垣備日記宸聽煩再讀相門恆出  
相耕釣亦可卜國事非家事孝忠同一躅北風吹天地滄海翻岳瀆



浩也議不戰長江境獨賦彼萬乃弦張名聞將鹿逐來攻既通使憤  
算豈遺銀指塵及燕香洗薄到邊殺兵威偶小振相業竟難續寔安  
爾江沱顛擅我姑孰人材遠如此王氣合終錄從來論國是獨不懼  
國覆蓋棺久自定荆棘忽蔽目望斷入公山功高九州督回首百年  
間遠哉遷固錄

樓彥珍北游京師予病不及往餞歲晚有懷弁奇彥昭浚常

日晚北風起少年方遠游徘徊上谷寒眺望黃河流崢嶸十月冰朔  
色壓九州燐煌大明殿御道接龍樓時巡向灤水臘雪擁薊丘前驅  
鸞鳳旗後乘貂鼠裘尙食豐宴飲教坊樂笙篴百官散城邑駝馬盡  
歸休自今帝王都想爾觀覽周却疑書傳問不謂秦漢優何家非許  
史無客不枚鄒投輪即兩集揮袂遠雲浮東航扶桑陰西竿崑崙飯  
變化指顧異芻蕘立言收文物彼洛禊土音吾越謳私將竊祿志勇  
赴隨陽謀隨陽即澤雁竊祿豈梁鷲美玉獻劍璣精金鑽希韓出門  
亟裝束行路肯帶留布韋謾老耄鄉里惟田疇功名幸一遇螻蟻尙

淵頴集卷三

九步選

公侯學問敢強飾黍稷待糲糲當令竹帛上直與先達伴毋使螢燭  
光肅然寸草秋嗟予久抱疾餞酒弗及芻念爾萬里征夢或見求  
宜生頗俊逸鄭子復綢繆趾高有捷步曾正無昏眸早看拜家慶共  
許動宸旒傳車定不礙闌鑰便若抽杏花開如錦楊柳滿陌頭去時  
小兒女來詫真驛驢

偶閱昌國志賦得補世洛迦山圖

雨東東際控東荒蓬萊北界跨石梁天風吹來黑水國海雨灑過青  
龍洋寶陀山高此孤絕善財洞近爭巉裂黃金沙土結香雲白玉樹  
花飄瘴雪扶桑島上接鯉人棋子灣頭望馬秦安期先生脫赤烏義  
和女子扶朱輪晨鷄鳴聲日觀立老屋樓臺朝候急釋迦方域船船  
通娑竭世家宮殿濕君不見海人稽首扣海磯蛟鼉不動護仙衣紫  
竹旃檀何處所毗陵頻伽獨飛舞

送俞觀光學正赴調京師

崑崙東南禹九州山高海闊峙以流齊秦相襲一分丘梁魏何有真

浮滙天邑當中控四陲先生去矣不可留二十起家今白頭獨騎麒  
麟誦春秋我無糧食無車舟出門笑看雙吳鉤神氣化作青金虬大  
江有路通淮洲汴河急下蛟鼉愁呂梁莽嶺壓黃樓故墟荒草頂與  
劉澤蛇臺馬一戰收東連鉅野荷花稠泰山鳧繹倚魯鄒北沂衡漳  
冰凌浮萍泥碣石帶白溝田光荆軻尙夷猶擲龍屠狗何煩求天門  
蕩蕩開長楸日暮道遠吾驂驅誰墩遇者多公侯眼中勞苦問所由  
南土有客非常儔百年文獻尙汝優公車奏積幸早投孔姬禮樂正  
傍搜齊楚辨智虛前籌祖朝肉藿豈異謀庚信詩賦俱雕鏤朔風吹  
塵織卉裘炕牀煤炭手足柔韭蘆豆粥却滿甌眞珠滴槽酒或芻伐  
狐燂免進庶羞妖歌慢舞陳筮葆老當益壯在此游選曹已似執券  
酬皂鵬一飛即掣鞵先生去矣聽我語悠然獨酌更馬周長安索米  
毋庸憂

送宋景濂樓彥珍二生歸里

我生本孤陋偶到越江頭如何彼二子直沂越江流子來我欲去子

淵頴集卷三

十步選

去我仍留留子子不住送子使人愁我且與子酒西風吹子裘問子  
何所學將通魯春秋聖心久不白聖髓空旁搜聖經但至正賢傳相  
戈矛晉臣忠如預漢士識有休發揮一王法褒紉五等侯經筵未可  
棄墨守或爲讎我今豈謂能子幸與經謀嗟哉我何學半世成倦游  
焚膏政自苦奏積不見收我迂世所謂我病我難瘳子何不即遠說  
我東家丘我寧不及子請子更歸求毋徒挺岩叢亦莫變浮滙山鷄  
伏鶴穀我尙與此侔姑故敢不力前路無停驂

同陳握壽登卧龍山望海亭却觀買相故宅或云越大夫種墓

在山上

昨日新雨已行登卧龍岡征衣忽我薄絕頂極寒涼鑑湖水自涸蓬  
島屹相望神鴉弄落景海蜃連扶桑前朝尙未遠列句或稱疆王孫  
只草綠相府空蓮香高明豈有瞰土木竟爲殃興衰一以變富貴何  
能常山靈司霸轍古隧闕兵防毋寧甲楯棲卒使良弓藏哀哉大夫  
種直不脫劍鉞荒雲但墓穴鳥喙却悲傷功成偶不退苦膽不思嘗



炙手既可熱重奎果何光史文幸明白忠死斯不忘蕭然北風樹爲  
攪鐵石腸

脉望

天地常有物爾何爲蠹魚魚形不在澤蠹我萬卷書於茲亥豕間偶  
值神仙字咀穿以百餘變化何容易多應直如髮亦或團中規天星  
必降氣仰望固不移惟人萬物靈耳目鼻口具會不如彼蟲政由不  
學故童年便有習白首尚難精人書兩無涉物我每相爭誰其希聖  
賢竟自雜奴虜聖人不汝藥使作壘與替太虛但一理元造豈停機  
竹蠅因雨蛻橋壺得風飛神仙非凡人物化乃罔測何哉我瀛蓬獨  
不插羽翼張郎不解事強欲學神仙醉生且不悟夢死更茫然起看  
蠹魚瓶明月秋滿几汝毋聽我歌笑倒抱朴子

同吳正傳詠巖叟小兒高馬圖

北平爰臂人不侯伏波雙錄空持矛并州小兒十歲許雙足捷走真  
驍躍金鞍玉勒絲轡絡肉鬣風鬣雪斷齧郊衢一躍自矜驕血氣未

淵頴集卷三

十一

完先躡蹠漢皇神武駕英雄西極飛來入尺龍城東蹴雞爾尙可積  
外鳴劍吾無功初陽却照長楸道白髮奚官泣枯草悠悠翠蓋與鸞  
旗老矣驂騑那得知

浦陽十景

仙華巖雪

手倚晨扇一渺漫山神擁出玉噴虹光侵道者祠星室跡破樵家斲  
藥壇石笋撐空穿宿暝天機織素掛餘寒俄然喚醒西南夢怕作松  
州微外看

白石漱雲

獨上南山最上頭朝階一點便成漱巖腰動石風初起海眼輪泉雨  
欲流蜥蜴含珠光照夜靈蘆捲鐵黑沈秋明當去挾騎籠叟直到扶  
桑第幾洲

龍峰孤塔

老眼前頭尺五天真龍角上正攀緣規撫白馬馱經過想像玄鰲護

塔眠梵唄將回知著絕神珠欲隕見燈懸何妨真坐初禪界蛟螭紛  
飛卽大千

寶掌冷泉

乍撥山亭木葉堆老僧千歲喝巖開天從白石雲根出地帶青泥雪  
隨來竹影自深斜映月魚腥不到半疑苔世間夢渴知多少可待金  
莖露一杯

月泉春誦

古木叢中息世道老生力學掩溪門危絃未絕人須聽蠹簡多忘我  
欲溫白兔流光分石色蒼龍擁沫驗沙痕從今更浚源頭水莫待投  
膠與救渾

湖溪夜漁

昨夜寒潮與此通荒溪尙趁百川東行依柏樹林頭月釣拂蘆花嶼  
畔風插竹侵沙魚尾短篝燈映草蟹荷空太公遼矣吾將隱赤鯉何  
書在腹中

淵頴集卷三

十二

南江夕照

偶出官橋倚落暉詩家觸景謾紛紛彈琴在峽驚聞濕罨畫爲溪喜  
得雲竹篠晚深樵弛擔沙根秋短牧歸羣道旁更有枌榆社欲脫蓑  
衣藉酒醺

東嶺秋陰

幾點晴雲著樹梢寒山蒼莽頰城壕鷄豚日落聲相接鶴鶴風涼勢  
自高小徑殘榛分嶺脊平曠淨綠帶溪毛朝來雨足多秋意井上無  
人事桔槔

深衷江源

半遶山根但一窪眞源鑿破杳無涯清澄瀧或於陵園窈窕尋猶博  
望槎積雨衝隄蝸自國微煙羈渚鷺專沙欲行復坐皆雲水只屬騷  
人與釣家

昭陵仙跡

一掌嵯峨是玉京連峰欲向鼎湖傾高張繡座龍隨下靜擁珠旂虎



獨行白雪松扉雙立影清風葉井倒吹聲長歌爲問西王母却把荷花與送迎

雨晴

久雨雨不絕長嗟春暮時梨花一片雪楊柳但青枝日出散我步閒雲結幽姿山嵐撲小牖澗水激中坻對景且歡樂逢年須軫飢蕭條併日食嘆息東門處採薪幸亟採移粟將疇移吏商自有計錢虜渠何私物情正懷懷淫潦乃見欺空甌本汝舊美麥尙今茲我生頗好古當務獨不知毋寧坐復起得誦書與詩古人不我待去矣安能追我不識古人陳言果爲誰撥書既自笑撫席更深思迤迤千載後此心誰我期

盜發亞父塚

楚王昔尊楚亞父楚人今發亞父墓南山鑿石下懸棺寶氣燭天知劍處當年奉劍重瞳光左右膝走諸侯王劍鋒掃秦柄奪漢梁楚關作馳兵場起撞玉斗嗟豎子戰肉烏爲骨螻蟻鳥江得死不得葬憤

淵穎集卷三

三

膽寬腸終不死東陵老盜曾膾肝丞相摸金仍置官大儒揮推小儒唱奇寶拔空蛟龍寒君不見秦皇一死驪山改亞父猶能數千載我今豈識亞父誰鳧雁秋風散銀海

劉龍子歌

劉龍子龍子出山龍母死一雙赤鯉腰來多玄龍獨戰翻天河山頭種楓高不得楓葉落波秋正黑潛游蟹斷島無人飽啖蝦鬚以作國巢湖龜眼看欲紅印都魚頭關爲宮絕磴懸梁但一勺雲綃霧縠餘長風劉龍子龍子爲龍猶念母柘江沼海歸何所視中墨水吾乞汝昨夜她醫送飛雨

劉仲卿上昇歌

金華山金華山有古洞天遙問射聲何校尉憶從修煉得神仙神仙人本英傑老弱移家家洞穴乘軒曉結芝草雲擊節秋飛鶴劍事溪間白石齒齒嶺畔赤松無枝呼鹿不逢玉女牧羊乃見小兒嗟洞高兮高若崖嗟洞深兮深若井中心一念能滅情夾脊雙關遠朝頂

七月十五神仙來天樂自響石廩開風伯吹塵萬里月光幻出瓊瑤臺玄霜寶露瀉一杯麒麟鳳皇兩徘徊上壽等天地下壽直到耆與台翩然被髮游蓬萊

簷下曝背聽客話呂安撫夏貴雜事

老翁曝日坐頭髮亂如絲歷言前朝事恍似震業時東南立國久天子重西陲長江一戶限鉅敵千熊羆呂家好兄弟身擁襄漢危圍深救不至望絕但孤師戈兵空鶴郝部伍尙魚麗居民併習戰結束類鮮卑礮車燒樓櫓斤斧遽已施椎場謾互市軍壘竟登陴夏貴本小校戎行早驅馳當街苦醉酒祖毆受鞭笞雙瞳夜照路面刺鬪鋒旗積功到大閭綾誥疊若抵牾薰乃得見感激有涕洟英雄願用術血死矧敢辭上流忽以潰淮楚屹不枝終同祖約走恨比劉琨雌蕪湖十三萬鉦鼓且棄之人力不至此百年知者誰

衛將軍歌聞有得漢衛青玉印者賦之

昔聞衛將軍起自衛子夫姊爲皇后弟爲奴親提漢兵北擊胡旌旗

淵穎集卷三

十四

劍戟羅熊羆指麾六郡良家子輪給三邊幕府租血流余吾斷斤候魂駭老上燒穹廬天子召見錫印符爲歌騎吹凱入都椎牛醜酒啟鞠室饗士論功縣箭筈平陽故侯丈二受寡主性昵膝走趨兩見佩綬光耀驅外城內煽絕代無荆玉寸方溫且朕古文繆篆姓名俱蝸尾壓紐巧盤拳楯鼻磨墨急檄書史傳數紙丘山如王侯螻蟻但須與土花苔葉空糝糊何人手會秉鈞樞何人身已返隸孳昔貧今富鼠作虎昔富今貧鴿化鳧感時撫舊嘆以吁淮陰鍾室彭越迺良弓猛狗諺不誣衛青玉印千載餘珍重漢皇宏遠摹

五洩東源有地度可十數畝後負山前則石河如帶幽巖深窈

蓋隱居學道者可築室偶賦一詩屬陳彥正

越中五洩古名山東源峻嶺空雲間老石峻嶒欲見骨天河瀉破莓苔灣蛟龍縮身似蜥蜴魍魎出沒司神姦雷公一聲忽下擊鳥跡不到猶重閱青華仙眞舊治所碧落侍從登清班穴疑綵綵據一柱戶想銅獸銜雙環鳳馭鸞鞭白羽瓊芝樓蘭開朱壺殿梯梁未絕或可



值洞府寢遠多愁顏會裏衣得揭涉別擬鑿徑通茅管寬弘願占  
十數畝負靜雅覺非人寰澗流帶縉玉線繞碧翠髻擁花爛熳截斷  
塵埃與世隔構成棟宇寧吾堅陳君尋常有道力況此跬步臨幽潺  
虛室光明白不動寶爐溫養丹將還丈夫出處我已定馳字早寄孤  
飛鵬休拘崑崙併漲海遇有勝處同躋攀

樓光遠家觀宋綬景德園圖

東朝盛文物四海極豐富粉飾郊祀間馳驅漢唐舊奉常夙有掌園  
簿列前後車輪麾飛黃戟盾服錯繡啟肱龍虎動扈衛鴛鴦筵嗟哦  
屹丘岳灼煥羅星宿陳兵吉利隊擇馬駒駮廐嚴須呵入神喜欲拊  
百獸祖宗所繼承宇宙徧包覆上公敬執籙天子親獻耐靈光旂旗  
林綉典禮樂圍威儀一以整瑣碎無不究時惟正垂拱國幸息戰關  
玉策恐人間帛書疑鬼授紛紜務欺阿制作窮刻鏤老幼咸駭奪穹  
元總歆臭中誠迺根本外貌特膚滕封寧重礎繩餐或貴型儲居安  
昧危機致治啟亂竇文華終耗財武弱益招寇雖然喧一朝孰得燕

淵類集卷三

五  
夢  
選  
虞

末胃五輅忽已沒三京杳難救惜其初討論蓋不返朴陋臨風披此  
圖歎息我呂綬

雙林寺觀傅大士頂相舍利及耕具故物

古稠大山趨古原古寺突兀倚山根小溪前流未及渡白塔崛起高  
蹲蹲傳公故宅奉香火屋萬間周垣垣梁朝到今數百載兜率說  
法天中尊世曾出世役妻子家或漁扈髓犁健道冠儒履忽一變胡  
膜梵唄爭駿奔蕭衍老公坐玉殿捨身建刹開祇園花幡亂飛欲滿  
席拍板歌唱聞提門雲光靈異竟何有仇督怪神寧復言藕絲袈裟  
上所賜奇錦照耀扶桑嗽龍宮四萬八千卷寶藏一轉百鬼掀貝多  
遺文白氎像經律論疏洪其源黃羅繡褥裏頂骨舍利五色摩尼散  
一牛眠雲已化石雙鶴覆雨仍軒翥劫風吹地日漸壞樓閣樹林無  
半存青樓並登碧宇上落葉散到人家村浮屠仁祠始自漢文尉華  
蓋何翻翻梁時仗佛特太甚宗祀斷血徒養殮父兄子弟且學佛絕  
滅恩愛生鮮寃臺城轟天或死守虜騎乘覺真游魂幸災樂禍却圖

視入室操戈攻嚙吞蠟鷲厭埋家難遠烏帽因辱兵氛昏人天小果  
豈不有宇宙缺鑿鑿能藩一朝佛出救不得滄海攪作黃河渾傳公  
家居自天屬時復耕耨不憚煩朝廷聰明顧不及塔廟湧出如雲屯  
長千空迎佛爪髮滿國欲飽民膏驍羣僧無功併仰食我佛獨不憂  
黎元惜哉後王永不寤前後喪亂同一轍後民飯糲復未已拱手禮  
跪駢肩跟呪口波瀾豈祝蟒禪心寂默猶拘猿終然百欺幾一遇世  
俗瑣瑣吾何論

題方景賢護法寺壁枯木竹石

山從崑崙西北來北經黃河積石到碣石南亘青城峨嵋萬里壓南  
嶽天台南嶽山頭夜見日天台絕頂下視東海如一杯仙奕壇間織  
篔簹雨嫋嫋碧神丹鼎冷老檜拔出號風叱雷就中一片頑皮凍骨  
老石塊勢若干百歲後突兀偃蹇角起相碰山人前身本在南嶽祝  
融峰下住踏上天台石橋看瀑布東峰月上學寫影山精野魅哀號  
涕泣愛惜枯樹白道猷杖拄開蛇口起不得蛟子龍孫盤旋糾結

淵類集卷三

六  
夢  
選  
虞

塞滿行路硯泓一滴淡墨水漲作玄雲黑雨歸無處槎槎牙牙蒙蒙  
茸茸蜻蜓翼薄但如穀蝗蝦臂硬欲張弓盤根錯節蝕倒千尋檣櫟  
蠹枝大葉蔽殺三尺蒿蓬崑崙山前回龍顧祖有此勝絕景觀史天  
上天光照著下土境界缺缺齧齧不辨西東東海老仙笑上面桑田  
海水海水桑田翻覆覆眼會親見秦皇漢武修宮廣室盡寫巴蜀  
材大如梁柱小似薪樵何嘗識遍帝令混沌七日死天下盲聾見草  
悅見豺戰未問神龍有力時飛入長安城中戴宮殿

金華山游雙龍冰壺二洞欲往朝真洞晚不可到

金華三十六洞天高崖巨壑多風烟老石斗竇寒鳴泉螢花鐵樹森  
戈鋌鳥獸絕跡鬼魅懸清竅窳窳巢神仙虛泓啣趾臺頤然怪鑿窮  
落闔屋榜涼颯倒蒲噲欲穿凍乳冰髓僵就船榮光燭冥竹炬雙積  
藓躡屐蹴却趨危棟結宇深扁鍵曲房密閭極遠延囿倉歛穉列町  
嚙橈架羈捲冠裳懸鐘樂鼓篋屹不遷形霞寶蓋燭瑛鮮蜚幢舞節  
恍後前乖龍天矯角鬣全穹龜絡蛇白以玄狡頭象脚伏聯猿蟾蜍



蝕月因重漆寒霜霞雪疑眞鉛靈溪流潯故中邊祕穴漆黑踞背肩  
神開峻拒巫我旋暗井瞰腹抱豁圓仰竅斷縉囑或顛妖蛟產蝦滑  
吐涎冰簾洒空萬排聯馬夷海國緒爲淵窺規欲下手足拳海懼咋  
舌恐有怨給其與室別據巔焉蘿藤蔓亂糾纏蝠蝠翅股抖復黝蜥  
甥弄電窟宅專梵質蕃帥垂躡蹀寶纓珠珞窮雕鏤精英象物得氣  
先上踞下伏總一甄鑿磴陟絕愁攀緣嗟子學道苦未堅起舉昌陽  
望延年乾堪坤與自方寰稟生受有吾拘攀羽毛鱗介正或偏飛潛  
動植過百千宮居竈食類蝗蝻酸醜淡澁朽臭羶揭鑑照面益削戔  
運劍剖腹猛滌滷貪羸膏厚務死權息黥補劓吁誰賢我疑神仙住  
渺懸黃庭鬱璘內景蝶芙蓉城關麟麟駢蓬萊樓閣魚龍鞭服閭賣  
瓜俗骨痊道華咬棗彭仇捐白河炤耀踏斗躔滄海攪碎觀桑田盍  
獨闕此使世癩我卜我菴還筵筴鳴開三洞薄八延翩然直駕鶴與  
鳶

景陽宮登初陽臺調抱朴子墓

淵頌集卷三

七

人生擾擾問頗覺天地窄我憶抱朴子高臺睨空碧初陽出山上照  
破萬古石丹光動鼎鎔霧氣浮冠冕遺書上下卷道妙或黃白老衰  
及病瘦辛苦爲形役豈伊鳳鸞姿終以狐兔宅尸解本無形肉飛寧  
復跡鄭君曾有傳勾漏恍所歷棒子尙可問稚川特未隔幽林來魁  
魍缺井守蜥蜴神仙果何人海岳長戲劇世傳老聃死吾謂方朔謫  
虛墳誰所爲怪樹獨悲激滿前湖與山秋色落几席因茲些爾魂目  
送雲邊翮

大佛寺問秦皇繫纜石

手撫一片石昔爲滄海清始皇或繫纜萬里浩無津世間本妖妄何  
處有仙眞蓬萊不可到弱水空颯輪徐生忽以去方士先避秦童男  
繼童女五穀雜貨珍島嶼止不返蛟龍化其民非惟長年藥永隔戰  
馬塵人君却未悟望望轉東巡山鬼覺將死海魚祠作神侯生奉圖  
錄譏諫極所陳驪山閱鳧雁金柳竟沈淪惜茲鑒不遠遺跡留千春  
經營大屋覆剝斫青蓮身漢唐幾英主覆轍猶爾遵我恐石有語神

仙多誤人

湖北岸小寺問參寥泉

古寺湖水上寺門但菰蒲一泉湛如玉巖骨旱不枯粵從參寥鑿得  
與蓋壤俱東坡或茗宴西嶺猶松竿人誰問詩侶世頗笑醉奴瓦蛭  
縱然在木瓢知已無汲古宜汲深塵心非轉轡別禪勝別味俗舌空  
醍醐老宿久不識香地冷宿孟卓哉郡太守遺像擁眉鬚閑來試我  
酌霧雨變須臾尙持金芙蓉便踏赤鱗魚

戒珠寺後登鼓山謁王右軍遺像

小立天地窄前登萬山阻越王采叢處秋綠空榛莽古祠復何人遺  
像寄梵宇柳老題扇橋荷香弄鷺浦典午當衰亂神州渺淮楚經略  
欲馳兵保障期按堵姦溫多大志誕浩却浪許護軍會參綜賡疏極  
心膂廟謀不可勝野戰徒爭武內外未協和英雄豈豪舉泗口聊進  
屯謀城遽犇沮事勢日趨異朝廷孰掉柱去官寧忤違誓墓獨酸苦  
父子但法書功勳總塵土青網每收拾絲筆餘圖譜草隸俱入妙雲

淵頌集卷三

六

龍荒振舞崔蔡須抗行羊殷特奴虜一鷲或有識野鴛紛難數平生  
破布被誤以指畫肚起扣故墨池長飢戰風雨

射的山龍瑞宮問陽洞天洞蓋是禹穴

意行得古洞忽到陽明天人傳是禹穴愧我匪史遷上摩青冥出湧  
作芙蓉巔下開巨石窟鬱以藤蘿纏自昔乘四載於茲理百川岳憤  
通脉絡蛟螭被拘擧眞長或可待宛委空風烟衣冠竟一空簡札猶  
遺編世間後百世龍鬼巧相挺安能洗滌盡却見鴻荒前惜哉不可  
及恐此復偶然黃庭或祕景絳府尙靈仙精英倚怪木狡獪戲神泉  
無論鳳文鳥肯降狐鳥筵長嘯望天末白雲年復年

次韻胡仲申雲門紀行

會稽多名山乘興我欲去忽携一日糧便踏青蘿路前峰如鴻鸞後  
嶺類鶴舉吾知杖藜問肯負鞋屨句有湖但一曲天影餘秋宇有涇  
會載樵石齒亂蓬午紺花吹澹香琪樹動幽慕何哉廓落洞得不精  
靈聚長吟空人我曠視渺今古候神軒轅久藏簡宛委暮老蒼雲倚



龍丹雪凝... 荒涼相... 縱太... 始皇... 芒履... 遭盤... 搜奇... 轉繫... 出處... 庠序... 然事... 遠游... 吾爾... 俱滄... 海極... 東派

韓蕲王花園老卒歌

蕲王手種紅錦花十載不掛鐵鎧... 花樹睡著花磚間

淵穎集卷三

九

曙鴉白頭白盡身無事古塞沙塵戰餘騎多士如雲足健兒一奇在... 腹終憔悴青銅萬縉滿地光寶函矯節賜夷王宮妝粉豔去酣酒海... 貨珠琛歸壓橋王家舍兒驚吐舌御府珊瑚碎飛雪口猶乳臭却帳... 前嬰鏢一翁嗟棄捐君不見天下英雄本奴虜左鼻成龍右鼻虎頭... 血淋漓思擊鼓史傳沈埋誰比數花落花開幾風雨

觀姚文公集記趙江漢舊事

江左一丸國北兵臨鄂城鄂城小不敵圍壘泣孤婢趙公本儒士時... 首困機槍老身念未死勢肯舉降旌坐隨清野民虜入驃騎營淒其... 盡忠義憤使擊鼓鉦長揖上堂階五弦偶鏗黃鬚何鮮卑指下尙... 正聲中原真有人大將世豪英幕府喜致汝軍師豈徒驚終然類脫... 免夜即葬修鯨兩目噴欲裂汨羅我同貞和門遽出令邏卒復縱橫... 扶持返舊路慰勞賜冠纓古今多分潰光嶽極戰爭干戈自有責... 嗥合祿京演疇庶不憚經讀孰重輕從知道在已詎用死易生汴土... 人不守金源遂交撐紛紛戎馬間務以儒術鳴遺經益南徙義理却

後眩繁章僅共往禮樂要抗衡平陽實瓜叟立教繪國異詩書得箋... 疏江漢界律程當時乃世運何士非我楨楚材仍與晉漢學特逃羸... 藏劍或微氣鼓篋須播精熒煌一王事卓犖千載成陸機但辨語庚... 信空哀情我且用我法吁嗟我仁卿

讀穆天子傳

我聞昔日穆天子身騎八駿走萬里左駿右服疾風起參百商為... 之使巨蒐鷁血飲至齒王母戴勝被奇詭春山燭銀爛光燬赤水瑤... 池望盈肥白雲歌謠樂忘死西極化人形慮徒清都帝居騰迺止日... 月河海眩遠邇變幻疾徐過一指積蘇累塊荒下峙室宮孤鳥饌... 蟻夢虛覺實知者幾踟天踏地焉可恃嗟哉穆滿造厥理詩人祈招... 著本紀秦皇漢徹晞逸軌燕齊術士從風靡目焚耳聾狹聽視攻齧... 皮膚遺骨髓蟠桃花開照海水生不諧樂死空誅稟生受質鼻口耳... 插牙戴髮肩股趾纖毛緝繡鸞芹泉馳騁快意恣游履明瓊掄魚發... 笑喜彈箏酌酒鏗角微天真自然絕憎毀上摩青冥蕩若砥剛風倒

淵穎集卷三

二十

景列星晷下臨厚壤疊若壘桑麻冠帶際龍鬼一身竿子等柴枳四... 維上下劇迤邐園居紮處囚虜比束貧縛病動牽荷蜚揚恨不鳥兩... 翅蹠蹈恨不百足多浮湛里開曷時已顧瞻形骸吁可鄙我披我書... 我欲禡思為穆滿執鞭弭泰山滄海步我跬歲月邁矣我搏牌游俠... 者非仙者是流蕩忘返獨不恥長筇化龍機化鹿芝草琅玕森夜蘿... 我來丹臺述仙史泛觀八極從此始滿天白日無塵滓

題畫墨梅

北風吹倒人古木化為鐵一花天下春萬里江南雪

題趙大年林塘秋晚圖

老景青黃筆底收晴靄冷雁共汀洲王孫畫學空花竹不到銅駝陌... 上秋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三



古屏上宮人戲嬰圖

我愛古宮掖岩峩凌碧空美人拂口起殘月愁簾籠小鬟捧香立飄  
 作烟霧濛濛弄嬰偶一笑舞鶴遶來同新花正炫畫側手碎繁紅亦有  
 雙蝶蝶踉蹌撲深叢豈其聖賢書行墨曾未通儼然袍笏具意氣早  
 稱誰云胡歎汝內但取華厥躬塵凝孔鸞扇綉鸚鵡籠綵紵爭旗  
 鼓出入雜冠童凡諸戲玩物色色各論功太平忽已久天地迴春風  
 能翠禮序雁絕妬詩歌蚤常嗟汝齒壯得不苦乃公却令十六院弗  
 及少從戎心知一以痼鼻息徒長虹世故多變易家居果癡聾惜哉  
 歲月老千里吹高蓬為撫腰下玦烏啼洛城東

粵山白鵲陳彥理同賦

粵山白鵲何氾氾今所驟見古所談滿地蓬蒿出復沒凡禽豈或同  
 鴻鶴如何天然有此潔直以日浴無餘對金精煉成向月窟竊夜飛  
 過凌霜潭靈須駕河恍若一靜欲繞樹驚能三玉曰藍橋質已蛻霓

淵穎集卷四

一

裳水殿神猶酣林微不使畢弋得異羽未許焚籠請性耿終隨處士  
 傳音和盍趁彌陀龕鴻雁塞門但鄉北鳩鳩禿壤空思南晉人禽經  
 此或載蕭氏瑞志吾將參情知太古至德世謂巢可俯驚可探投詩  
 與君且一笑幸勿緇涅令渠慙

夜聽楊元度說宣和內宴雜事

北風吹庭柯秋士慘不悅頗懷炎德衰一旦幅員裂當思付畀重但  
 孕驕淫壘中宮日沈酒內伎增舞列聖人自鳴筆丞相齊按節奇花  
 入網運法酒從流欲盡圖恍有見帷薄知甚褻辭寧迴波奏賦豈好  
 色設君心既已蕩國步驚欲蹶妖狐空獻顰伴鼠不塞穴並令汴河  
 冰變作燕塞雪玉鉉乃一震金甌可無缺由來治亂間一是興亡轍  
 豐侯早著戒褒姒竟為厲乾坤獨不大獲益相起滅於茲聞十愆得  
 不仰前哲

寄喻國輔張宜之

手挾殘編只盡塵山林著我最閑身槁梧可據眼須熟華黍雖亡補

欲真危坐但看燈作暈遠游還覺劍生鏃相思正是多風雨滄海無  
 涯可問津

檢故度得故洪貴叔所書李鐵槍本末寄洪德器

大地昔未一朔南遂分疆中原久喪亂白刃皎如霜李全本岷強手  
 換相鐵槍山東數十城叱作古戰場茫然即斷指設誓如列羊一朝  
 與旌節正面將假王云何引盜賊還爾升堂隍豈其弱能立當彼驕  
 則亡日落山海暗羣龍血玄黃陳安偶從晉侯景徒禍梁於人欲使  
 詐在國須謀長大福豈無妄佳兵終不祥誰令送死處竟以抱甲僵  
 漢盤忽已折周鼎那能常吁茲撫舊墨我涕徒為滂俛仰千古意悲  
 風嘯枯桑

讀漢武內傳寄戴仲游

我問學仙子神仙何所求翩然王母使特降五城樓白雲起復滅丹  
 掖戒涼秋黃麟雜赤虎旌幟鬱蚺蟻上元三角鬻聞命亦來游玉女  
 列左右容眸眇如流神光乃上燭眾樂發空謳益易尚可化奢淫直

淵穎集卷四

二

難抽從知扶廣受或用柏梁收五嶽形已祕靈飛錄仍幽母將劊爾  
 命但欲返諸柔一洗狐鳥狙長辭蟪蛄丘向時恍有見方士殊悠悠  
 平準暴海內發兵困遐陬琪花栖倒景瑤草隔玄洲終成泄道要復  
 使增愆尤鄙夫忽自笑頽谷奚其媿樓閣出鬼域利欲生螟蝨崑崙  
 一萬里得去那能留為爾追此什塵簪早須投

同喻國輔題人温日觀蒲萄

佛者本西域蒲萄亦來西奈何此善畫無或渠所携我曾考其故初  
 與漢使偕上林乃有館蔥嶺何須梯天時自不同地氣忽以迷結子  
 且磊磊懸藤更高低先幾日已露薄德不及稽終令白氈像遠從雙  
 狡視從茲故國木伴爾禪家柘幽心恍有得爛墨研為泥宜哉一揮  
 灑遠若無町畦依稀可少辨變作天投蜺萬古空朔色南山竟朝躋  
 畫工尙逸品游戲徒空蹄豈伊吾無人何往非耄倪豈伊吾無物桃  
 李總成蹊此皆外所產敢與中州齊為爾撫此卷長歌欲驚嘶

歲晚懷戴子壽就寄翁君授



東南大海長波亂山幾疊堆嵯峨我所思兮欲如何戴子謂我不  
我過四明學官列象懷書則稽古詩猗那六經聖髓工漸摩倉頡字  
林考隸科青燈掛壁豈有他黃齋苦澁餘醜醜平湖沈澆足菱荷目  
力可及發詠歌慈溪先生雙鬢小出乃為禮所羅曲臺淹中却不  
頗搗嘖道真待者多先生昔曾舉漢科我亦同往起江河仰窺天門  
光可劇豁然叱落千丈坡就中乖龍卧為梭批雲噴電輪蛟龍呂梁  
懸水無盤渦况肯遠數蟹與贏彼哉貧女凝秋蛾地窄袖短空嗟嗟  
郊鐘毀釜不必和靈談鬼嘯眾所阿北行何有塵沒靴南歸詎可夢  
駱駝一朝竟撤碼碼獨立吾今衣薜蘿芝餐竹飲皆沈痾十載未  
復仍委蛇先生一再來揮戈坐將挾箸嘗其膳大松偃蹇徒高歌小  
草樂育尚菁莪清廟梁柱可墜磨萬世學術從丘軻文風自振祛煩  
苛士論况辨仇與番分正句讀嗟吾訛丘園歲暮猶婆娑明當沐髮  
陽之阿從公共飽天山禾更不去理牖頭莎

浦陽舊有明月泉久而不應今乃疏道其源似頗與弦望晦朔

淵類集卷四

三

之間相為消長者遂作是詩

大區何渾淪元氣乃潛洩忽然為山水無往不融結遙天偶一照厚  
地空餘冽盈將光共生涸與魄同滅玄機自消長至理誰圓缺發揮  
雖有在窺測尚未決枯查會幾棲斷泫邊中裂半倚嵐翠雲微通海  
潮雪昔人來推求於此得表藹虛亭奚其傲靜登獨不啻歲年竟悠  
遠沙石漸填咽寧加疏淪功肯使見聞褻恍疑合圖經環坐到稚臺  
倘非盤投碣幾類鮒處輟纖纖浮晶彩湛湛浸參次舊觀方爾還真  
源可吾對爭言彼月行豈為茲泉設蕭丘胡長寒漢井或再熱近尋  
白兔公直探神龍穴狂歌水仙詞擊碎如意鐵

吉祥寺

一昔逢寒食行吟採物華風生敲檻竹雨濕墮船花曲塢青龍樹長  
灘白鷺沙回看江上水直去到吾家

病齒

我生本多病一瘦恆蹢躅試問王隴君何為忍吾苦自其初亂時排

次已不伍每聞瑣貝如方朔僅虛語借骨之餘所託車輿翰舌神  
乃中居猶賴汝疆圉有身竟攻殘元氣徒詰竊毋庸盡斯蝕尚謂剛  
可吐尋常薄滋味勢不勞吞咀蟲殺及硬餅錯列空七俎豈伊類門  
樞不動固先腐軟糜幸能餐梨栗稀復睹我思天地間民牧總胞與  
爾自本屬吾安能違秦楚翻轉或更生華池仍發乳當從真我師為  
說養生主今年吾壯強三十逾六五更後三十年零落何足數起呼  
白驢公蓮酒且酌取誰欺劉師服高詠聊戲侮

王滹南太山石室

我將呼巨鯨滄海欲掀播於茲玉鼎淪遠使金甌破兵氛塞中原卦  
氣協大過誰封函谷關便掃太微座長矛左右盤勁矢五十箇歌鳳  
幾能來跨騾吾得莖當其一手麾豈止干夫和力須拆老拳事且居  
奇貨真儒雖有材用武竟無佐青雲飛還心白羽洒寶唾撫時乃紛  
綸結客仍軼軻人生足窮通世故更弔賀焚然陳霧中仰見明星大  
宜哉秦階平返汝雲壑卧專門向吾醉致幣徒爾萎既為梁鴻逃復

淵類集卷四

四

尾翼勝餓從知大耋嗟肯以淫威挫汝淚且泣歧聞風猶起懦滹河  
自波濤石室今掘塚寥寥紆我哀苦語不成些

樓光遠出示先賢圖像及漢季石本雜碑

世人不好古我獨思古先居然圖像間得見古聖賢遠之或干載近  
亦數百年精神果何在面貌猶爾妍凡民一其生覆幬乃同天紛紜  
日就滅委棄隨烏焉矧茲丹青筆巧類造化甄惟心却不死匪繪尚  
能專豈伊祝畏壘仍似畫凌烟衣冠從代改俎豆與周旋前人後所  
哀後者復為前展轉哀未盡蒼茫但長川我今已後古古錫空餘鏤  
木石久欲泐蛟蚪起相纏當風遽墮淚詎減峴山巔庶以名德在終  
為日星懸

寄陳生

落日未落山鈴鈴我所思兮抗嶄巖豈其徒行固不可亦有健馬可  
著銜胡然獨處不我即坐以魯史攻詰誦更疑弄筆發古帖先漢廢  
碣求鏤刻於茲孰不我傾倒但或嗜好殊酸醜結交似子乃有得肯



使繫屬非游終今年一出本浪戰滿地插棘嚙能監鹿盧大劍區治  
鑄靈鬼夜泣蛟龍面早是鉛鉛不我辨彎弧底用窺焚撓縱爾奇文  
聚怪鵝政如絕力鞭神城邯鄲道上尙故步我要我祿空餘穢毋寧  
容刀與墨水枉使眾口相爲譏秋風吹江晚正急薄暮徑去懸蒲帆  
自期共作制勝策酷類田父收盧穰杏花一色直不遠繡線巧篋行  
春衫黃精苗枯不足惜白木敢負吾長鏡嗟哉齒莽又滅裂但有蕘  
稗無人交符教將投乃壺哨猶恐未陳即鼓儻參乎賜也必貫一曰  
啖曰陸俱通凡尋常可力自不力不畏天顯兼民崑子來不來我亦  
別深裏深處多松栝臨篇草草違報我愁思滿臆何庸緘

寄相仲積求觀鄭北山雪竹賦并畫卷

古人不可作雪竹有奇思鄭公詠騷詞或者攻繪事向來拈筆問才  
士巧相值誰從歲寒窺便得瑚璉器東國正擾攘靖康更元二上天  
忽同雲大地惟朔吹玄陰知己疑積羽忍不墜狂曾驚炙求困及蟻  
漿饋離明乃煌煌勁節特一致秦關收甲兵蜀閩擁旗幟每疑一寸

淵頴集卷四

五

心長挺千畝翠學行尚吾時窮達等墨戲相君本彌甥年耄常拭背  
自應守遺文重襲在篋笥滿山蒼竹林凡木總頴頴因之寄君詩爲  
酒懷古淚

西域種羊皮書褥歌寄李仲羽

波斯谷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供維虜當道刺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  
脛骨四圍築垣聞杆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抽臍未斷馬蹄蹄  
鐵繞垣行羊子跳跟却在草鼠王如拳不同老飢肉筵開塞饌肥裁  
皮褥作書林寶南州俠客遇西人昔得手褥今無倫君不見冰蠶之  
錦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

同方子清觀管子內業

之人東隣居爲發架上篋吁嗟管夷吾遺我以內業古書本少見古  
道終不貽遺文久灰燼瑣語特枝葉爲儒每更端務學多涉獵遠馳  
盍求心近眩將失睫紛綸諸子間變亂聖王法百家各爲主一理能  
足攝彼哉所施教何得不我協士鄰自宜然伯政吾甚捷當其解而

四豈謂射中鴈利源魚鹽開兵武劍戟接私疑聘莊言或混孔孟  
鬼神通幽奧詩禮借光輝操存性情常食飲精氣決於焉最天人不  
獨勝齒頰楊朱說力命列子亦已難管氏役權謀聖門詎容躡茫茫  
大江流可望不可楫朝來有微雲却倚青岌岌

陳彥理有漢一字石經云是王魏公家故物予得其六紙蓋石

文剝落者大半紙尾猶存蔡邕馬日磳字  
先聖去已久世傳惟六籍後儒各專門穿鑿多變易蔡邕在季漢章  
句攻指撻八分自爲書刊定乃勒石太學諸老生講論頗充斥遠方  
競來觀摹做無不獲東京忽喪亂盜賊恣跳躡古碑四十六兵火空  
餘迹熹平歷正始洛土重求索衛侯師邯鄲三體精筆畫煌然立其  
西學者常嘖嘖史書竟差舛一字幾不覩北都如遷鼎西國類藏壁  
砥柱或淪亡隨宮猶作碣於茲特棘科早已等瓦礫寧知一字遺不  
與中郎隔唐人試書學小學發光蹟魏公蓄紙本六紙忍捐釋模糊  
千莓苔糾結萬蜥蜴聖文空往燼聖髓尙餘漚粵從秦以來儒術經

淵頴集卷四

六

五厄到今厄者幾日月愈輝赫甚哉石爲經爭似經在壁此石不獨  
存吾心竟誰惕

和陶淵明詠貧士

長吟望天地宛轉無所依豈不有達者窮獨少光輝此心未能信何  
力求奮飛生雖百夫特死共一貉歸行尋靈芝草不救歲晚飢去矣  
懸石竭焉知溝壑悲  
大道忽已喪翻然念義軒今我去之久十年躬灌園存者耿日月餘  
如飄風烟身名易汨沒文字勤磨研磨研何所事先覺有遺言楊朱  
談力命列子亦稱賢

山日淒以夕起彈綠綺琴清哉積雪曲自昔無知音世間紛且擾貧  
與憊相尋春江變作酒野鳥令人斟做衣時所棄華駟衆爭欽不有  
丈夫氣徒爲行路心

上天無停曜日月會降婁山林少過轍二鳥鳴相酬亦有五采鳳飛  
來爲岐周姬公世不作白屋多懷憂逢時倘一用華士非吾傳函谷



空逐客傳巖乃旁求

人生自沈靜豈得非意干宜哉揚執戟三世不徒官窮冬無完褐盡  
日止一餐美芹終不獻晨暘尚餘寒手種老松樹蒼然霜雪顏政爾  
有佳思清風吾掩關

舉世尚馳驚飄如風中蓬上書爭眩醫言語自稱工誰歎持清節乃  
見楚兩龔黃塵隨手掃白月與心同有榮方覺辱無屈豈求通誓追  
邈海鶴插翅以相從

少小負奇志常思觀九州垂成捨冠冕去結巢許儔朝餐秋柏實夕  
漱醴泉流長貧士之常獨往非我憂求馬但得骨尙能千金酬日望  
芳草長毋煩怨靈修

望會稽山

自我行至越因之成越吟會稽乃巨鎮雄拔天東南東南誰開闢大  
禹世所欽外夷島嶼接支子祧廟隨磐石或聲譟樓櫓惟力任收功  
黃熊化畫道應龍深衣冠千年窆玉帛萬國沈荒烟專車骨落日望

淵穎集卷四

七步

狩心盛德萬以過遺祠尙茲散勃瀲餘漲蒼梧分遠陰前迎蓮花  
渚後擁竹箭林猶迴刻曲棹肯鼓王門琴秦皇舊時輦散亂何可尋  
欲去不忍去追遊更來今

次定海候濤山

悲歌忽無奈天海何渺茫放舟桃花渡回首不可量南條山斷脈北  
界水畫疆居然清冷淵枕彼黃芽岡朝參日星黑夜淒金碧光蹲虎  
巖倚伏關雞石乖張磨礱越湛盧盪泊吳餘皇幽波視若敵巨壑深  
扶桑招徠或外域貿易叢茲鄉嗚呼燕國語傾倒龍文裳方物抽所  
寶水犀警非常驅縹作旗幟駕鸞爲橋梁似予萬里眼徒倚千尺檣  
稍疑性命輕終覺意氣強寄言漆園叟此去眞望洋便携學仙子被  
髮窮大荒

紫霞洞

登岸泊道隆觀觀有金人闡海時斫柱刀跡因聽客話蓬萊山  
我舟半夜發舉目流泊泊倏然風萬里誰謂水一篙幽島不可辨亂

出無驚履屐登岸身心實勞小徑迥沮瀟玄局闕遠寓  
爭走穴保步擁朱碧怪花絡繹瑤陰木森蕭巖東都昔奔瀆南海紛  
戰艘履種偶潛伏都伍爭運送將施攻城火尙見斫柱刀黃屋祛  
疑翠華濕秋濤運往龍蛻久人來鶴飛高曲繼迷丹鼎清沼燭鬣毛  
身煩屬龜殼自此辭塵劫

定行海東洲重險忽已渡由來產神奇政爲孤絕故幽芳岸岩搜修  
巖高碧赴荒烟濤濤暗潮旭日照晴樹似聞蓬萊山去此特跬步蟠根  
蛇中立發乳森外護紫氣蒸作霞玄浪激爲霧古穴通若與靈文讀  
不句赤玉局者誰黃金闕何處常疑方士說未省仙子過芝草空漢  
廷鮫魚壓秦路復猶莫能得今我獨何據馮夷開水宮禦寇控風鼠  
從渠指虛無此計恐遲暮

次韻姚思得

日子北渡黃河潤春秋大法孰敢好讀書未成復學劍徑去有若脫  
冕然少年結束多執綺酒酣擊筑忘宮徵浩歌揮淚望諸墳干載玉

淵穎集卷四

八步

龍吟不死中州小立交游絕夢落蓬萊天海關非蟠倚石氣猶雲老  
時凌波光亦月途人浪說文字場久矣相馬悲驢黃薛荔粉衣白谷  
真蕪葭拂棹滄洲旁荒塵滿眼誰知己子獨來看能蹤倚試裁五色  
錦繪紋機杼無聲幾寒女涼風鵬鷗高復高力掃培塿增岿堯仙槎  
一往劃河漢肯踏人間金背鼈

夕泛海東尋梅岑山觀音大士洞遂登盤陀石望日出處及東

霍山回過翁浦問徐僊王舊城

山月出天末水風生晚寒扁舟劃然往萬頃相渺漫星河白搖撼鳥  
嶼青屈盤遠應壺壺接深已雲夢吞蟠木繫子纒扶桑纒我冠寸心  
役爾目少試鯨魚竿  
起尋干步沙窵石塞行路怒濤所挽擊徒以頑險故卓梅子眞與  
世良不遇上書空雪衣燒藥迴烟樹玄螭時側行竊鶴一迴願從之  
指羨門滄海盡多霧  
茫茫瀛海同海岸此孤絕飛泉亂垂懸險岫森削鐵天香固遙聞梵



相俄 警魚龍互圍繞仙鬼驚變滅舟航來旅游鐘磬聚禪悅笑搗  
小白花秋湖落如雪

長嘯山石裂我今在東溟游日出重微拳衣窮絕怪奇氛抱珥赤遠  
影摩空青想像陽谷水徘徊燭龍形晨昏相經絡雜豔不得寧豈若  
柯斧爛看棊了干齡

遙觀杳無極宛與東霍隣悲夫童男女去作魚鼈民紆嶼尚餘聚蓬  
山寧爾神古棹苔駐跡仙杯竹社塵程禡徒爲拂飛槎遞難親好携  
支機石去躍織女津

笑揮百川流東赴無底壑青天分極邊白浪屹爲郭卉裳或時來推  
警亦不惡投珠鮫人泣淬劍龍子愕海宮眩鱗縹商舶豐貝錯盍不  
呼巨鵬因風沂寥廓

老篙迴我舟沙壘晚烟起蒼茫魚鹽場寂歷鼓吹里人民悲舊王歲  
月祀遺趾終捐玉几研不採朱弓矢東西入駿馬今古萬螻蟻此事  
如或然須游會稽水

淵類集卷四

九

我行半天下始到東海隅水落礁石出中飛兩鵝鵲情知瓊奇產勢  
與險阻俱在夷豈必陋雖聖猶乘桴吮風丹穴鳳尾雨青丘狐幸隨  
任公子不愧七尺軀

初海食

乍秋冒重險增我愁恨端故人喜我來爲我具杯盤盤中何所有海  
族紛攢攢有風吹衣慘蜃雨洒席寒香魚白如刀小棹凌碧滄淡茶  
類山結巨鑊就石河水母或潮捲蟾蚌乃泥蟠蛟龍惜不得況間龜  
與鼈其餘亦瑣碎充此一日歡洗濯烟瘴氣磨礪沙淤瘕非歎嗜土  
炭否則殊醜酸珍須壓狔獨異且輕馬肝製味分單網腥涎雜瓢簞  
奈何齊魯邦徒設郊莒餐對之輒棄置誰謂吾腹寬川澤禮當爾勿  
云行路難

望馬秦桃花諸山問安期生隱處

此去何可極中心忽傷悲亂山折滄海干疊壯且奇信哉神仙宅而  
養雲霧姿綢繆鬼斧舐刮濯龍漱移坎窞森立劍槎牙割靈旗微滴

赤岸水暗產瓊田芝老生今安在方士不我欺經過燕齊靡出沒楚  
漢危挾山作書嶺分海爲硯池殘花銷石爛淡墨珠巖披東溟地涵  
蒼北極天幹維玉局投已遠桑田變難期誓追凌波步行折拂日枝  
羽丘杳如夢玄圃深更疑豈無抱朴子去我適若遺空餘煉藥鼎尚  
有樵人知

次高橋觀張循王戰處

日落見烟火江流秋漸清高橋足舟楫小浦連交菁尚聞父老語前  
此盜縱橫悲心北嶽狩酒淚南海征疲民孳衣避義士嚼血爭叫囂  
無人境曠突七十城廢楯掃急撤擊銅持短兵病逆魚麗陣窮涓伏  
弩營水犀怒且武風鶴遙傳聲發揮鑿鼓曲申畫帶礪盟文石班不  
素黃金鼎重揮漢儀整以暇唐室尤光晶搜箭已林薙泊帆仍陸行  
舊廟凋細柳新田滿香秬豺狼久息關罔兩空餘驚奇哉第一戰永  
激萬古情

還舍後人來問海上事詩以答之

淵類集卷四

十

去家幾五旬恍若度一歲豈不道路艱周流東海濱故人喜我返來  
問海何如所經何城邑相去幾里餘我言始戒塗尙在越西鄙隨波  
到句章滿目但積水人云古翁洲遙隔水中央一夜三百里猛風吹  
倒檣初從蛟門入極是險與惡白浪高於山神龍習以躍似雪復非  
雪倚檣欲上看舟子禁不可使入舟中蟠尋常重性命今特類兒戲  
信哉昌黎言有海無天地掀掀終達岸鹽鹵間黃蘆人烟寄島嶼官  
府猶村墟水族紛異嗜魚蟹及蠔蠃我寧不忍餐揀爾相吐沫荒廬  
栖予髮旭日照我身似聞六國港東壓扶桑津或稱列仙居去此亦  
不遠蟠木秋更花蓬萊關真館我非不願往此險何可當天吳布牙  
爪出沒黑水洋於奇豈易得似足直一死方去徒自驚既歸亦云喜  
珍重故人言勿以險爲奇茲行已僥倖慎勿疾平夷雖然此異鄉固  
是難久客聖出風且恬時清海如席我猶愛其然恨不少淹留爾毋  
爲我懼道此干丈虬試看塵世間甚彼大瀛海衣裳日沈溺篙艣相  
奔潰奔潰孰能救沈溺將奈何口吐舌不下聊爲故人歌



夜讀魏伯陽參同契

大道如大罇人誰撞寸筵奇音一以振俗耳焉能聆伯陽岨且異真契垂光爻文詞信博瞻緯侯兼通靈收功水火鼎泄龍虎經元象既自育化機那得停金砂漸合質玉液初流形鴻濛鑿巨竅太一臨玄局易繫本覆謬關睚仍丁寧孔子或口假文王猶夢齡庶聖雖不語神仙豈徒冥下愚等蟻動塵骨多羶腥彼殊不我即異學遂蝗螟夜寐恍一接晝思轉拘囿八石搜燥烈胡麻擷芳馨漢祀窮五時秦游俯滄溟非麟尙糾足類鳳甘效翎似此期不死哀哉幾時醒鄙夫亦素隱妙語思黃庭勿爲兩高第偵倒迷日星徘徊化鶴柱想像屠牛劓茯苓儻可煮笑倚長松青

去歲留杭德興傅子建夢得句云蘊壘滄海賦龍馬赤文書間以語予及其鄉人董與幾山空歲晚恍然有懷爲續此詩却寄董

淵穎集卷四

十一

潮洩尾閭祥雲旗鳳鳥遶雨弩鯨魚酒淚鯨人室漂魂建木墟龜鼉滄海賦龍馬赤文書上谷空豪舉西河久索居蠻琛遺翡翠魯價掩璠璣遠矣鳴辭箭悠哉薄笨車影搖青萍荔光瑤白芙蓉自昔攻佔畢于今載耒鋤彈冠身有待鑄硯志非虛蘇子從橫術韓生內外儲乾坤瞻魏闕日月夢周廬炫耀螭雕珮踟躕隼建旗列衣騰朔漠膠棹入黃淤趙女絃鴻鵠奚兒駕驅馳詞林應聘汝俠窟肯愁予結騎幽弁窄掄交楚越疎奇功生鼎鼐猛氣死蓬條藥物金鸞採兵鈴赤鯉漁中條分雍豫四序出堪輿小榻琴心展長纓劍膽舒按圖稽獬豸醜酒笑鷄鷓野展偏求蠟山中向著練貧猶思祿仕老不廢畊畬卓踔才終用猖狂習未除文章同一默歲月或三餘策竹登玄圃然藜問石渠定須追樂毅端爲謝曹蜍

得杭州書聞虞紹宗新爲文學掾歸建安

起紆千里懷雲物轉寥邈想像閩橋間虞生寔超卓自云後雍公光彩動南朔昔會郎孝廉今乃掾文學私悲窘時命念欲從先覺詞章

竟輅晦意氣終堅確栽培信梁柱剪裁徒樵槓準繩縱不頗斤斧盧加竒大將比伊周小或希管樂毋然棟杜散亦勿牛山濯猶思浪奔走豈料俱屯剝搜林拔鳳毛掠野則麟角春撞航大河準嶠履香巖麻衣半塵土絳華紛電雹駭馬恆苦飢蛾眉復謠諑心迷燕土金淚盡楚臣璞彼賢猶算軍雖聖且獵較長疑返舊隱稍見衆新渥泰壇禮尊彝清廟歌箭箭前行乘德輝下邊忍雞鷲啄貧居予辟羸友道爾爾藥青燈供繆悠白屋許敦朴才疏世不用達者譏數數有暇姑治田相看帷幄

杜鵑行

南山北山啼杜鵑杜鵑花發山欲然干枝萬朵惜未得中有一抹巴陵烟休說銅梁并玉壘搖蕩春光餘淚水五丁鑿路少人行石鏡生塵妖骨死東風青鳥來何處中官移植銷魂樹不如歸去便歸家誰其友者楊州花

題韓斬王湖上騎驢圖

淵穎集卷四

十二

秋風泗水沈周鼎淚濕吳天荆棘冷黃河北岸旌節回信誓如城打不開沿邊撤備無人守蠟蟲塵埃生甲冑散盡干兵只童騎餐來斗飯空壺酒西湖楊柳烟波寒照見從前刀劍窟宮中孰與論頗牧塞上寧知無范韓事去英雄甘老死此手猶能爲公起勸人莫問故將軍身是清涼一居士

夢巖南老人

文章餘耿光者舊日僂卧畫思見其人夜夢如識路恍惚疑尙存蒼茫杳難據青山真隱淪縞髮老章素修名可千年狹世空且暮何哉白玉理肯有黃金鑄從知蕭散姿已是神仙具閩閩摩日月蓬萊拂雲霧玄鶴來頤頰赤虬下馳騫車與清冷風糧食沉瀝露憐予此流落愛我終游豫云胡榮苦心曷不縱退步巖香返梅魂嶺物輪桂蠹鏗其弄琴書儼若陪杖屨淒涼枳棘叢寂歷芭蕉樹我淚無處傾荒江自東注

山中人



白日復沒胡獨勞我生所務在卒歲朝夕強營營當春治農器土  
豚亦渾盈薄言藝黍稷庶以觀其成涼風一披拂場圃如坻京陳戶  
猶臥首康衢或歌聲於茲尚不給野有菜色氓毋寧拾橡栗起視牀  
頭餅

貧賤素所有豈辭辛與勤清晨履我斧往伐西山薪高巖屹巨壑蛇  
虎氣逼人衣裳既不完出入在荆榛日日一接浙釜飢恆生塵白  
石幾時爛青烟空滿隣家徒四立壁冬令方行春亦有傭任子儵然  
爲世珍

歲晚筋力倦長歌守窮廬塵函散縹帙且復少嘯喘文章信小技世  
故交相駭撥書置牀上我豈爲蠶魚自從童習之白首愈紛如卓彼  
先聖人欲開後世愚文繡豈不佳與臺同一軀但當樂道義肯恤吾  
身癯

去經十數里霜露淒枯田簑笠既挂壁桔槔亦倚垣相從盡隣曲言  
笑仍喧喧惟此老瓦盆酒漿稍羅前奈何不解飲而喜鯨吸川有如

湖穎集卷四

三

善泅人觀者乃在船寸心久已醉雙眼方醒然世俗正馳驚悲哉東  
西阡

仙華巖麓尋釋子若空不遇

仙華山高高峩峩峭壁攢峰飛欲墮之人辟世此結廬林末蕭然見  
烟火來穿幾路一何危撻出蓮宮茲亦夥青蘚生堵木不芟白雲著  
戶元無鎖麋鹿能游侶豈非鶴鷗易足巢應可泉經巨石沼分聲花  
亞修篁簷映朶屈伏心機入幽險安排位置歸平安私憐海鶴相傾  
頽竟類春蠶自纏裏鄙夫多病每栖遲奔走十年增坎壈徒思一枕  
欲達擬烹鮮道路雖遙寧脚蹶晚彩凝霞谷倚筇朝光出日湖移柁  
信哉神仙最疏曠悲矣習俗眞叢睦當今大隱招已久或者玄居到  
還頗云胡虛室却栖塵矧肯縱談能炙輶糾結蛇蚊翠走根熒煌火  
齊香懸果假饒人境不相關題破芭蕉知有我

畫馬行

涼秋八月霜皓皓白雁驚飛散蓬葆川原蕭牧萬馬來揚鬣攢蹄  
枯草漁陽突騎自有真奚官前拭傾城關素絲結轡美無價羈厨披  
鶴騎向人當塗奮擲森岷岷壯一旦粉塵入天仗父老東城接關雞胡  
兒內苑隨調象煌煌京落鳴和鈴奔走萬里如披星筋力定風烏鶴  
厲精神噴霧蛟龍眞往年賜羅將一跨寂寞而今空見畫黃金鑄式  
猶嗚嗚多少地上騏驎行

秋夜效梁簡文宮體

無奈涼夜永起登樓上頭鵲翻金殿宿螢近玉階流梧桐老葉恨芙  
蓉新蕊愁婕妤好團扇上那得不驚秋

曾是昔年寵如今誰與同秋獵長楊苑夜幸倚蘭宮瓊杯香泣露翠  
袖薄禁風將心與明月流入君帷中

柳博士自太常出提舉江西儒學來訪宿山中

一掃空山鹿豕蹤車如流水馬如龍黃摩法仗知宸釐青史勲名問  
景鍾宣室受殫端有召曲臺傳禮尙爲容少年作賦將投獻東北孤

湖穎集卷四

古

雲是岱宗

尙有歐會舊典刑森然人物照青冥身從北闕羣燕桂夢壓西江食  
楚萍萬里羣袍春值雪千年龍劍夜占星此身恨不輕筮筮的的根  
源在一經

送俞子琦赴郡陽却寄董與幾高駿良李仲羽

昔子泊京都逆旅無所館柳侯教國子子實同里閭泊君中外姻辛  
苦託蜚案聊希邯鄲步共酒臨淄汗北風吹老榆青莢落零亂流來  
金水河一派春波渙上林始罷獵萬姓方縱觀書車挾提騎衝突何  
可算故人我董生會是秋闈冠相携高李徒往往妙辭翰當場許英  
俊與國峙楨榦雍容講都俞潔淨稽象象心懷有道徵跡逐交游散  
豈非泛駕材中路乃羈絆去矣江上居蒹葭渺無岸幸君捧省檄而  
此莅侯頰尙應念爾祖文采殊煥爛儒科旣衰然閣職仍宜贊直將  
遠猶告慎勿細娛詭焉能尊瓦缶反不用圭瓊卓彼九臯鶴長鳴知  
夜半毳毳吾羽毛踴躍在雲漢



柳博士出示太原鬱金江陵三春茅汝寧著草

柳侯往京國十載却歸沐自言守奉常朝夕近黃屋乾包暨坤涵上下俱滲漉從知敬神人豈止蕃草木鬱思本晉產始禩已芬馥菁茅楚所貢既奠酒以縮靈著上蔡來五十備一束九疇乃稽疑初筮會不瀆恭惟當寧聖永錫中國福廟堂有垂神邊境無折鉞禮經官並舉宗祀物皆足陟降儼如在馨香薦惟肅夏后列包區周家用圭玉方修四時祭定取柔日卜八佾陳羽籥鸞刀割駢犢郊丘遞云講柴望隨可復幸茲敦孝理久則變風俗似渠不世見焜耀驚我目旃那特不墜編最何煩錄太平此其符有暇發汝墳

江南曲寄周公甫

東風吹人千萬里青蘋花發前湖水江南女子木蘭舟却採蘋花乞流水水流花發春光好失時不採花應老年少吳儂歌懊惱白哲容顏半枯槁倏然來矣雙彩鳧化作汝鳥穿雲衝汝珮復解江妃珠龍宮蛟室本不隔相期更有瀟湘客

淵穎集卷四

去夢

鞦韆行寄趙季良時趙留京邑

京城寒食來沽酒城北城南映楊柳人家歡笑踏鞦韆杏板絲繩相對懸宮錦翻衣真富貴俗驅走肉盡神仙徘徊宛轉當風立春晚多風吹汝急鞦韆已墜蹴鞠空華鏡翠鞍擁青馳軒轅臺前日月近無終國裏山川同遠方羈旅紛馳逐燕趙佳人美如玉燕歌趙舞歡未足去年芳草今年綠

讀諸子

嗟嗟父后師下及周公政豈待戰無為戎衣天下定齋子  
何年守藏吏默默與道居玄化儻不死青牛空著書老子  
大道終自然王家始多難益人不在賢十鼎年已半管子  
不仁為人害仁反愁我身毋為小堯舜有愧猖狂民管子  
不忘中帶鉤解縛堂阜下徒知領一鄉劍戟試狗馬管子  
徒問處士議未有救時功為賢倘不尙淪沒草萊中管子  
同異既莫辨堅白何由分徒將臧三耳鸞倒平原君公孫龍子

真夢本非夢萬事蕉下鹿力命每相持御風身乃足列子

其書雖環瑋其言乃參差自齒百家學仲尼何可欺莊子  
用兵捷如神四國莫子侮宮中斬愛姬取勝在相舉孫子  
勒兵既有令處戰豈無權事功不見世徒說尉秦年尉繚  
備服說兵機愛兵如愛子能勸魏侯德終隨楚王死吳子  
人仁國無功人勇國無法名實兩俱存何從操賞罰尹文  
節用禮益奢非攻戰愈多堯舜病博施其如兼愛何墨子  
陰陽或為苗天地豈無厚身殺道不行竹刑果何有荀子  
稷下三祭酒蘭陵陳詭詩則道人性惡抗儒將自茲荀子  
小夫太多端秦法日已變咄哉文武都在德不在戰商子  
屬臣用密策身死不得保意將取邯鄲宗國已如掃韓非  
子思言仁義不愧素王孫王風委戰國賴有壁書存孔子  
淮南招九流好道不能一空讀方士書寧知左官律淮南  
法言準論語三世不徙官草玄固自好美新良獨難揚子

淵穎集卷四

去夢

三光正分裂世事有不遇雖通百家言尚著六合賦劉子  
積善不到秦元經猶數魏徒操虞氏琴孰識河汾意文中  
瑣微論之妙欲獻哀之深五代干戈際千年鄉魯心齊魯

荔枝行寄王善父

炎雲六月光陸離人在閩南餐荔枝荔支日餐三百顆紅綠亞林欺  
眾果終羅繫樹蟄封蒂尚食擊盤獻青瑣涪州歲貢與此同意欲移  
根來漢宮天生尤物不用世沾酒蠶雨吹蠻風蠻風蠶雨振林藪西  
域蒲萄秋壓酒勸君莫近楊太真傳說驪山塵汗人

明月行寄傅嘉父

天上有明月來自滄海東巒湖夜捲馮夷宮海門一線驚欲射江面  
樓臺聳干尺冰岸雪崖屹不動水犀組練皆勦敵越人善泗技已廢  
明月光中吾得賞飛來白鶴晉清角跳出長魚漢疏網北風吹起蘆  
花秋笑撫錢王鐵箭頭襍衣枕斧此何處烏鵲無枝空繞樹

寄張子長



世豈無推挽人誰有典刑稍懷南國彥恆愧北山靈萬里麻衣散千  
年竹簡青義文先素象魯頌或歌駟也梓儒林廷魚龍俠窟鯉塵埃  
完結綠粉黛飾娉婷脫略蘇張辨漸摩管樂列道途餘雪履巖穴但  
雲局本擬陳三策吁嗟守一經跡卑淪燕雀跡遠及狻狻種菊行荒  
援看松俯絕塵仙棋閑度日旅劍賴占星故里青桐巷雙溪白鷺汀  
交游多握手歲月此忘形志氣需來哲才華壓妙齡秦坑收未燼漢  
柏浸奇馨正器陳籩豆專門識鼎劍奔騰鞭用駿袒裼割分腥卓立  
撐喬嶽孤流混濁涇鵠飛持或布鯨吼扣非廷別袂逢秋怯隣燈入  
夜熒沈沈猶在野憲憲欲揚廷舜殿瞻儀鳳堯階數層黃蠅劫文錦  
稊獸闖紫金釘列微環霄漢游車發震霆細書官命史吹律樂求伶  
迅奮君須競栖遲我未寧簷風歌警枕井雨泣羸解古陌垂楊柳空  
山老茯苓只今馳尺楮何所問南溟

二月六日雨書都城舊事

燕南趙北吹黃塵九天宮闕生紫雲十二門開衢路直畫輪馳馬多

淵穎集卷四

七

行客歲寒殿外柳纔青金水河邊冰尚白雞人傳漏放曉朝文石分  
斑押百僚南陽近親最舞蹈京兆耆舊爭歌謠教坊供奉飾玉女鐘  
能鐘聲鼓能鼓錦來西蜀被玄駝肉出太官餐猛虎初日扶桑稍照  
入內筵錫燕杏花春沐犢牲奉時祀鸞旗翠蓋驪山巡東風萬里  
飄寒雨我昔所聞今不睹快然呼酒擊酒壺茂陵徐生會上書

姑蘇臺歌寄方養心

姑蘇臺南閩閩開姑蘇臺北鴻雁來春花秋月幾時好步履尋香去  
如掃冤背憤血空海湖老滌妖妝又烟草少年爲客誰我令千里汝  
猶談一經黃龍挾舟夜有兩白虎司劍天無星山中昌蒲十二節未  
肯落盡青頭髮姑蘇臺上愁殺人身在句吳望句越

遣兒謁初就學

起攀青桂枝高蹈素所仰嘗言天下事歷歷指諸掌滄海杳無波泰  
階真有象辛勤餘十年盍不愧吾黨童髻尚予曾稚齒已在襁儒術  
云世傳聖功要蒙養豐芑務詒謀宋苗寧振長遺游且今非多學肯

汝強靡衣相結沙石劍可破於心苟深造舉世獨不賞蕭風昨夜  
至韶樂歸遺書選然懷古人我豈久襟莽

觀梁四公記

奇士自古有我聞梁四公來從何處所遂到大江東舉朝無留難當  
展亦動容胸襟狹海嶽舌頑翻雷風發揮策女國充拓扶桑宮巨鷲  
產駿逸靈貂披蒙茸非欺沈淵鼎或者射日弓至人倘可遇天地那  
能窮孔姬著禮法羸漢流橫縱淫辭一以談幻術紛如蠶齊人願志  
怪晉室餘談空豈其羈狂狗猶謂得象龍洞冥人不作神異將無同  
咄哉衆耳目千載多盲聾

書宗忠簡公家傳及部曲記

勢極崇必圯天方獵元元兵甲暴草野大河爲塞垣狗欺我宗公往  
作汴北門蕃戎斜曳戟賊盜望風奔老羅尙當道力攫氣欲吞四顧  
萬騎集中嚴一旗尊吳越辭且返梁宋仍屋完逝迴龍頭體身屬豹  
尾鞭周鼎沒未獲魯戈揮轉昏居巢有死憤駱谷無留屯一二遺部

淵穎集卷四

六

曲東南却軒騫猶撐半天下少掾干丈渾雞鳴夜舞劍遊矣遊與現  
於茲讀公傳義士古所敦

瓊花引重寄方養心

揚州瓊花天下無揚州明月照江都青鸞綺鳳何翅翅神仙司花不  
委地瑤宮玉色空彩侍十里珠簾搵春淚東風半夜吹城郭梁宋山  
川一盤礴冰懸雪積不改柯二十四橋餘水波揚州瓊花人不睹揚  
州明月來無所世上繁華我不知揚州芍藥猶傳譜

哭妙觀上人

試續高僧傳之人又寂寥降婁星野近印度雪山遙頗憶連牀夜相  
逢補衲朝名詮披梵皮妙趣挹詩瓢鹿苑千年振龍宮一念超砥斷  
看上界收涕隱南條玉塵懸青壁金環攬素潮松花香雨熱柏子縷  
烟消入觀占流注持齋洗血管慧刀中寶劍禪樂裏雲韶日月蓮珠  
轉塵埃旣像飄交參秦嶺屐夢壓楚江橈策竹曾幽石煎茶或墮樵  
病從天海窄愁向歲寒凋古澗猶泉水荒園但藥苗黔婁貧不足靈



運笠空挑土淨隨心得池衣付劫燒斷磚開士塔飛墨塵真橋已矣  
成長往悲哉擬大招向來吟息處秋氣日蕭蕭

婁約禪師玻璃瓶于歌秋晚寄一公

玻璃瓶子西園來顏色紺碧量容杯老婁禪師操身處秋水浸空菱  
葉開大身無邊小無礙天地山河等塵壘收藏霹靂歸次寥束縛蛟  
龍作澎湃浮屠善幻本黎軒同泰仗佛多衣冠壺公樓宇猶魂夢媚  
兒網運絕脈痲北山杉槽定漏室梁皇肉眼徒屈膝松花玉露洗還  
香柏子金烟熏欲漆靈璫閣前逢一師手親傳玩到今疑尙箴膏育  
起廢疾稽首乞師楊柳枝

昭華瑄歌

咸陽宮昭華瑄白玉琢成三尺短美人南國遙輦來齊謳趙瑟巧盤  
迴洞房更衣待月上音伎逐色穿雲開天光搖地勢動山林冥海水  
湧奔騰萬騎壓城破錯愕雙矛塵敵悚臨洮舉杵送役夫碣石挾弩  
射鯨魚泗亭夜行老嫗泣斷澤秋成妖狐呼一吹吹向樂中變再吹

淵類集卷四

五步通真

吹作寰內戰天教漢祖見還驚可惜秦皇驚不見豈伊伶倫噉谷法  
鳳鳴節節足足久無聲豈伊後庭伴侶戒亡國璧月瓊枝樂不得自  
時厥後日淫荒立部坐部陳絲簧花奴羯鼓打漁陽祿山舞馬登舞  
牀昭華吹奏不吹唐嗚呼昭華落何鄉宋沈尙及萬寶常何如聽風  
聽水奏伊涼悔不去問龜茲王

古俠客行

長安天關制九州河北列鎮類諸侯私劍縱橫常滿路錦袍結束耀  
珠璣初月三更動千里紅線女郎勝男子金合書名斗柄高繡幃被  
髮心神死使臣單騎急叩城督齒兩河休用兵帳前盜賊在隣道陣  
外旌旗無硬管浩歌置酒紅線去夜叉飛天鈔何處昔日驕驕曉雨  
花今朝脫兔秋風樹當筵一笑却生塵累賜千金豈願身磨勒踏垣  
葵犬伏水精縋海蟄龍噴世上出沒幾紅線纖夫細兒徒股戰不盡  
英雄草澤間教人恨殺虬鬚傳

觀唐昭陵六駿石像圖

汾陽帝子天下雄起乘六駿即六龍掃除關打玉腕雪艾刈龍坂花  
豐風長安渭水開前殿梟摧獲珍閣酣戰多料登槽微鼓狂陣著  
體傳弓箭人馬驍矜一代豪治功底定聖躬勞羽林旌旗曉色靜沙  
苑監牧秋雲高磊砢拳毛騶奔騰特勒驃武周金剛驚走趙雙煙  
雲紫錯愕什伐赤建德世充愁辟易最好青騅骨相殊魁奇更得白  
蹄烏干官盡朔山溝域萬騎齊瘠石像圖九壤寢園壓幽阻太子奉  
更題贊語形容迅奮銀甲關汗雨沾濡鐵衣舉周王八駿但周流王  
母樂譙崑崙丘漢家九駿空逸軌神駒遠產余吾水壯哉六駿古今  
稀全粟堆南又一時後代子孫曾不鑒詩人腸斷望雲騅

東吳行

我懷天地開闢初乾動坤靜焉能踰女媧斷鼉立四極驚足時時交  
相扶窮山絕谷總一水千里萬里澆歸墟就中積陰不得洩日劇月  
澆淫爲瀆似聞東吳薄海際天欲少昇蛟龍居驚騰捲浪類鶴沒振  
霧礫石疑鯨喙大田黍稻一以盡寧獨岸葦兼汀蘆規撫西方失塔

淵類集卷四

二步通真

廟想像北里移笙竿甚哉善崩不可築哀爾民物空號呼碣石苞淪  
豈或有淇園下樾潭如無人言白圭過夏禹歲晚多凍猶微夫爰居  
避風亦已久精衛銜木徒區區又聞杭睦二州境前者淫潦忍見屠  
祇憐吾姬視龜眼孰使汝頭真戴魚洪範五行竟不講春秋災異何  
其愚從來妖德不相勝幸爲秦階陳六符

女殺虎行

山深日落猛虎行長風振木威擊擊父樵未歸女在室心已與虎同  
死生揚睛掉尾腥滿地狹路殘榛苦遭噬豈非一氣通呼吸徒以柔  
軀扼強鷲君不見馮婦來下車衆中無人尙負嶠又不見裴將軍出  
鳴鏑一時鞍馬俱辟易丈夫英雄却不武臨事趁起汗流兩鬢東賢  
女不足數孝女千年傳殺虎

揚子江頭遇仙行

麻沙獵獵吹林莽日晚南奔命如縶延秋門上鳥更啼揚子江頭晴  
風雨就中五馬一馬龍獨據滄海超河宗塵侵犀節不復飲鬼歐寶



珠難爲容蓬萊仙人按城壘蕭國芎藭何足道氏族無憑指素波刀圭不用按靈草萬里蒼茫豈所聞須臾變滅但荒雲東南王氣今真漢夢入三山見樓閣

送楊文仲典史歸餘姚

楊君東去山龍從白髮三年餘種種我來相送出江郊飛絮撲舟烟霧重回思始見色可挹豈恨屢往門能踵芙蓉映幕雲氣生苜蓿分盤日光動信知邑舍頗清淨疇謂民屢極單夏芳春有景僅桑麻儉歲無秋徒積總微科得考寧敢問案積持平終不擁問因武具治殺鍛極啟刑書魁楷萃惟其異入混瑕垢直以優游做榮寵素鷗久蓄衣共潔瘦馬多騎骨尤聳香凝圖畫居自閑味絕葷羶食非冗且將厚本植根莖何況推仁完玷種嗟哉世事更變化眼識兒郎盡珪珙臯比擁座早私淑筆墨專場乃真勇劔馳梁宋或操鐔弦擊邛郊行繳鷲交游已定肯論心學習相符須貫統曩曾大海派空闊聊擬翁洲覓鉛頑蠟屐穿林草木愁蒲帆壓島鯨鼉棟每令故友役吟夢猶

淵穎集卷四

三

送楊文仲

笑青年伏嵬隴道途窅窅身更遠勲業悠悠志仍葦送君便欲東過越龍井泉頭看晴湧山杯一酬復愴然古曲何能効羅噴

烈婦行

落日沈海雲壓城官軍多載婦女行大弓勁箭自山下顏色如灰愁上馬我生不慣生馬駒存者吾子亡吾夫毋寧完身吐玉雪忍使餒肉富熊羆青楓嶺頭望回浦血指畫巖心獨苦老婦扣地救未及芳草迷天淚零雨卓哉一死可百年此事已過承泰前黃沙野塞多降骨忠義傳中收不得

月出東林客窗上疑梅花影

朔風何處寒梅發江水悠悠路超忽逢花不語疑見人對影非真却因月縱使無花意自同誰知有影色俱空回頭不見東林樹猶勝羅浮是夢中

秋日雜詩六首和黃明遠

京露幾時白朔風吹雁寒游俠豈不樂山林已摧殘晶熒龍尾劍錯

落虎皮冠寄謝五陵子焉知行路難

明月出東山流光射窗牖美人曼曼歌翠袖南斗別離終不常歡樂詎能久笑折青桂枝涼風吹我手

黃塵滿天地滄海悲鵲沒從來學仙人不在豪俠窟豹舄既飄颻蜺旌何翕忽因之把酒杯坐嘯青山月

西風披白頭楚客自枯槁攀龍思上天勲業苦不早遐心隨落鴻短髮等衰草亦有夫容花嫣然爲誰好

寂歷林下扉莓苔日應積少年非隱淪南陌事行役書劍稍猖狂衣冠多烜赫何用擊樹枝空山歌白石

代有遠游子出門獨徘徊自託羽林籍誰領鸚鵡杯塵生走馬埽草上呼鷹臺極目渺滄海聊紆千里懷

次韻吳正傳觀柳林罷獵

又見天星動羽林東風罷獵總駭駭剪扇雕鞍密翳翠翻裙彩仗深三月宜春多別館百年正始自遺音相如縱有千金賦未必君

淵穎集卷四

三

送楊文仲

王青幸臨

次韻吳正傳都城寒食

悠然獨酌舞春衫手障黃塵客未諳鐵騎引駝沙草北雕弧驚雁塞雲南太平天子回中望齊國先生稷下談猶有七香車幾兩曉來風雨定誰驂

從丞相花園入慶壽寺

我來燕山游俠場九衢飛沙白日黃大車高馬紛騰驛賓客追逐如風狂丞相花園雕玉房杏柳粉檉相低昂雪崖冰谷寒不僵土脉塵盈芒樹長美人素手行瓊觴清歌豔舞調絲簧駕金蝶粉醉有香燕丹遺俗今則常倚城孤塔屹寶坊天仙夕降飄鳴鑪青旗絳節後現林凌冬翠栢列兩行下引碧霞跨虹梁誰歎造者完顏王衰年上壽面生光第一齋僧無諫章九州四海迷不康寒煙蔓草吁可傷蕭然極目指平岡燕南趙北天茫茫快騎黃鶴歸故鄉

湖州



四月一日向縣衣知是故鄉花片飛白頭慈母倚門久目斷天南無雁歸

數株楊柳弄輕烟舟泊潯州河水邊牛羊散野春草短教勒老公方醉眠

滄州

荒亭賞酒壯心遠目極東州霧雨微百里齊封滄海接千年禹跡濁河非暗塵掉馬呈金轡衰草看羊著錦衣猶記上元鳴鼓夜滿船燈火越歌歸

次韻傅適道虎陂開舟中

少年解唱邯鄲曲惟有垂楊夾堤綠夜來誰弄焦尾琴彈作東風雜登木虎陂開裏水生烟荆門山頭星照船爭似揚州春十里一雙鸞信待君傳

方養心欲游泰山用前韻作思仙詞復和之

浩歌起作游仙曲黃鶴無期瑤草綠神人結屋泰山顛手拂浮雲攀

淵穎集卷四

送

夢遠

建木一笑齊州九點烟天風吹斷蓬萊船遠上高丘看遠海有書莫道麻姑傳

夕乘月渡荆門聞

初更渡荆門觸眼舟楫亂堤吏時一呼舉篙類魚貫野雞悄無聲行子空扼腕綠樹烟靄沈清波月光爛分涼短衣披習靜單幘岸崎愁本難祛美景聊此翫荒荒東原平泯泯魯濟斷歲儉宵劇繁時康荏苒散秋槎別星河曉夢窺日觀懸知平生奇歷覽天下半長衢紅塵腥古調白石粲徒聚幾州鐵肯餐三斗炭人生空自憐歲序忽已換出門更呼車春淺冰未泮

新開河口同方養心望東嶽

羣山突兀來崑崙縣亘萬里如兒孫云何泰山壓東魯峭立獨作羣山尊高摩蒼穹幾千仞倒入巨海相吐吞風雲欲納制水早日月隱見開晨昏嘗思一舉小天下俯視人世爭諠諠如銜持遠翠黃河若帶澆餘渾自從無懷講封禪金繩石碣半不存文園草文亦已

死漢帝嘗禮於華輪木石老友珥玉節虬龍翻世今極海國海龍事有未舉羣臣奔伊子遠游因時旅復此翹望愁參接靈芝太古色不到上界勾陳垣浮雲微茫數尺樹落日慘澹三家村寧知東巡頌功德但祝南面安黎元之人素謝域中戀誰遣巫陽招爾魂平生空持赤玉舄此去恐負青霞言苦吟夢入大白雪長隨衣帶扶桑暎居然飄零斷地脉久矣恂悅談天根我還呼酒醉蒼華笑挾服闋驂羨門醉中同駕六龍去何用回首悲乾坤

皂角林觀劉錡戰處

東都何慘澹南土劇蕭騷往往驚戰鬪於焉出英髦為君竟如寄立國已不高家供敵人賂嚴奉使客艘乾坤忽掀簸城郭皆動搖狡兔手可攫長蛇心更驚精銳金鎖甲翕翕紅袍厲矛終扼腕投鞭遠填壕云何大兵壓尙謂和好牢白波橫天險清野捲地毛將營皂林斫軍艦采石塵大星遽崩殞滄海爭通逃向非斯人在久矣漢烟蒿龍虎空野鼓狐狸遂寒凜信史猶未著奇功果誰褒因之懷舊跡一

淵穎集卷四

送

夢遠

弔楚江皋

風雨渡揚子江

大江西來自巴蜀直下萬里淺吳楚我從揚子指蒜山舊讀水經今始睹平生壯志此最奇一葉輕舟傲烟雨怒風鼓浪屹於城滄海輪潮開水府漢迷離灑恍如見旆洗扶桑杳何所須臾草樹皆動搖稍稍電颺欲掀舞黑雲鯨漲頰心掉明月貝宮終色侮吟倚金山有暮鐘望窈采石無朝鷁誰歎敲齒呪能神或有偃身言莫吐向來天堑如有限日夜軍書費傳羽三楚時民類魚鼈兩淮大將猶熊虎錦帆十里徒映空鐵鎖千尋竟然炬桑麻夾岸收戰塵蘆葦成林出漁戶寧知造物總兒戲且攬長川入樽俎悲哉險阻惟白波往矣英雄幾黃土獨思萬載疎疎鑿功吾欲持觴酌神禹

送方養心歸餘姚

切切復切切行子慘不悅嗟此四方志出門彌激烈孤蹤渺泗沂遠眼窮恆碣急吹半天來曾冰千尺裂高車少停輪健馬空嚼雪雄劍



彈無聲散衣不得結魯鄒誰學經齊趙幾奇節商歌敲樹枝漢禮表  
茅絕向時曾買舟一往脫羈絆汴流入汪洋廬阜侵蟠嶼棄家洗塵  
埃求道希老耄微煙錦囊鮮宿露瑞草茁故國尚遺雉前王多覆轍  
夷門迷戰區民嶽守狐孽輕較小駟殘勁矢大狼折肯動箕子歌虛  
貽晉人吹從來識時務往往在俊傑神仙真穆悠民物正駭眉茲游  
固云佳所學終不竭綺髮寧恕人寒燈盡明滅歸尋赤城幽坐視滄  
海洩遙空飛霄濤厚地坵禹穴窮冬息山樊長夏仍獨覽那能事輕  
舉但可容疏拙一笑同越吟毋煩用燕說爲君看白雲還記此時別

至杭聞胡汲仲先生沒去秋奉柩葬建昌

我舟東至杭直下追落鵲悲風吹白蘋胡子聞已卒昨秋載柩去素  
綿照揚粵下茲建昌城無地可泣骨上天果何心者舊半已沒英豪  
氣俱凋蓋壞名獨兀斯文西漢來大旨六朝歇其間雖振之與世每  
摩窳紛拏曲學阿礫裂淫辭濕狸髓劍劍絳幻彩衣繡髮聖經點日  
晶賢傳頌烟焯終無萌藥生就此斷齒暨嘻公追古先曠視眇窮髮

淵穎集卷四

三

送

陳言去如遺至理昭若揭遠吸神次竊孤撐植摧杌舜韶資搏拊般  
斧頽剗刷以茲白谷遺而有金鑿調琴空細惟挾賦止銀駭征塵  
恆碣濠教雨淮海淳守儒終勳剛從仕類標發渡鹽數泥銜飛撒沼  
島筏幸焉櫛民垢殊莫禱主關平時負章素晚節老佔畢佳友將米  
醪野僧獻衣襪町疇耳鶴泉眼瞞目鯨月生爲列仙屢立謝豪俠窟  
似予本疏庸爲土非詭嶮持衡乃藻鑑泛駕略銜槩同門溢江漢共  
道耀參伐將令異虻肆肯使增獸戮于今我多斷固已遺一別情結  
餘舊擅軒騫豈黔突將來杳微茫逝者眞咄咄宜哉貞耀謚稱彼甘  
棠芴公往知我誰翻然採蠅蠅悵悵恨西北雲從以泛溟溟

寄柳博士

試續儒林傳南州定幾人清標騰鳳翼素手截鯨鱗卓犖初親國軒  
騰早致身燕秦爭騁俠鄒魯共稱醇旅劍渾如淬家甌在一振於焉  
徵有道自此教成均學術諸生識才名六館親上牀然燭夜茸帳潔  
餐晨上下筌鑪間縱橫俎豆陳岐原周鼓老闕里魏碑眞白日霽前

席青雲仰後塵山林稽猛駭文字到祥麟豈獨呻佔畢猶應逐籍紳  
討論抽秘典扈從得良臣絕漠幽洲暗滄波碣石隣鸞旗飛旂旆革  
輅壓輪因御苑材官集離宮突騎巡赤狐翻遠譯黃鼠割時珍法酒  
蒲萄熟天花芍藥春迴風沙鶻健衝雪野馳馴北海誰求隱東都或  
封賓三關寧設餼八極總歸仁悵望懷今古賡歌適等倫短衣曾見  
寵長缺每忘貧共往仍聯馴同吟更接茵玉山森巨石金水濯芳津  
本擬追枚乘終然愧卻說鹿鳴來已再鵬擊去何因色挺淮王桂香  
生楚客頌聖朝初薦士江漢有垂綸

寄吳正傳

自昔攜手燕南門長風酒雪衣不溫向來所見夢一覺今縱欲語舌  
復吞日斜恍惚與子別斑馬跳躍東西奔色摩中州翠嶽登波濯列  
壤黃河渾指麾齊秦擊快鶻凌厲楚漢抽枯龜彼雖失矣幸得此英  
氣挾酒猶飛籌常憶仲春大羽獵九衢絃直歸乘轅絲女紛行引樂  
伎材官夾道羅弓韃須臾紛騰一萬騎足所未及塵爲昏中使計功

淵穎集卷四

三

送

促延秋崑崙玄圃惟目存威風文章倏能集祥麟郊藪將不諳信知  
天邑自壯麗誰使游士爭攀援悲哉小草有遠志隨卽大挫栖丘樊  
恢奇俊偉莫子若便可上拂句陳垣來乘東楚又一載此地聞舊稱  
雄藩居民雜作他郡劇治道小試平生言秋行荒瑞翠稻實夜曩巨  
溟明珠燉定應矯首謂予嶺青桂無花能返魂幽屐穿林鸞鶴唳大  
瓢挹海魚龍掀達須出仕窮且隱肯以一腐終乾坤

一笑

一笑長竿折徒憐大海魚文章猶醬瓿塵土只鹽車白日燕臺劍清  
風禹穴書上林誰獻賦愁絕馬相如

范蠡宅

淡淡寒雲鶴影邊荒山故宅忽千年大夫已賜平吳劍西子還隨去  
越船白日撐空留罔象青松落井化蠅蝶徒憐此地無章甫只解區  
區學計然

烏震古錢



烏震何年自鐫錢偏爐發治光燭天方國內好本不變百萬成卒橫  
戈鏖鎮州城南塵霧起雖有忠臣無孝子殘屠毀鼻遺遺軍老母孱  
妻傾淚水一時富貴千載兇幕爲騎將空英雄天子眞傳內藏竭小  
臣別賜銅山銅似此頗期邦國活却因貨利專生殺但能擲地作金  
聲九府終存太公法

聽客話熊野山徐市廟

大瀛海岸古紀州山石萬仞插海流徐市求仙乃得死紫芝老盡令  
人愁就中滿載童男女兩面稱王自民伍蒼劍凌天化曉雲鐵船赴  
壑沈秋雨琅瑯臺上望欲空日出未出扶桑紅魂漂三神入夢幻淚  
洒萬鬼爭英雄眞人獨見阜鄉易奉使遠傳錫池壁桃源草樹同一  
香紵嶼蛟龍散無迹古往今來亦可憐世間何處有神仙文成五利  
猶騰說不惜秦年惜漢年

題米元暉青山白雲圖

一簇空濛杳靄間崑花穴葉關爛斑若爲看盡雲生滅還我青然萬

淵穎集卷四

毛滂題

古山

題李西臺眞蹟

去矣昭陵瘞帖空西臺筆力到江東知渠尙賴毛錐子氣壓長槍大  
劍中



論倭

臣愚不佞揆今之世提封萬里東西止日所出入南北皆底于海邊  
 微無烽燧之警士卒無矢鏃之費外夷重譯鄉風効順梯山航海莫  
 不來獻方物漢唐之盛所未有也然以倭奴海東最爾之區獨違朝  
 化三十餘年奉使無禮恃險弄兵當翦其鯨鯢以為誅首可也而迄  
 今未即誅意者其有說乎臣切即前事觀之海東之地為國無慮百  
 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臺而止旁又有夷洲紆嶼人莫非倭種度  
 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里無城郭以自固  
 無米粟以為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為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  
 弱而易制慕容皝曾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  
 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遂巡欽甲而退今  
 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昔雖至弱猶敢拒中國之兵況今之恃險且  
 十此者乎鄉自慶元航海而來燦燿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鉅鋒

淵頌集卷五

倖錫天下無利鐵出其重貨公然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炳城郭抄掠  
 居民海道之兵猝無以應迨至大洋且戰且却戕風鼓濤洶湧前後  
 失於指顧相去不啻數十里遂無奈何喪士氣虧國體莫大於此  
 然取其地不能以益國掠其人不可以強兵徒以中國之大而使見  
 侮於小夷則四方何所親仰哉唐太宗擒頡利而靺鞨來朝太宗曰  
 靺鞨遠來突厥既服也今倭奴不及於突厥遠甚若其內屬如靺鞨  
 者又多臣恐其有効尤於後也以臣度之倭奴之國去高麗航羅不  
 遠今成高麗航羅者當不下數百萬成慶元海道者當亦不下數百  
 萬比歲水救以作士卒之氣大艦數百薄海上下然迄未能以兵服  
 之者地絕大海之險以故間往征之三軍之士感激嗚咽誓不再見  
 父母妻子颶風連晝夜大魚跋扈驚觸篙桅動駭不暇發嚙舌相視  
 不幸而有覆艦之虞衣衾結聯溺死枕藉幸而一存拔刀斫舷手指  
 可掬雖親戚不相救援生死向未能保何暇較勝負哉昔者隋人統  
 五十二萬人伐高麗高麗終拒守不下所持者鴨綠一小江耳今倭

奴之強固不如高麗而大海之險甚於鴨綠水者奚啻幾十倍其人  
 率多輕悍其兵又多鉅利性習於水若鳧雁然又能以攻擊為事而  
 吾海道之兵擐甲而重戍無日不東面望洋而嘆使其恃強不服雖  
 盡得而助之摧朽拉腐也而彼乃肆然未嘗一懼非恃險也何敢若  
 是吳嘗浮海伐夷洲矣獲其人三千而兵不助強隋嘗浮海伐留仇  
 矣拔其城數十而國不加益何也人非同我嗜欲弗能生也地非接  
 我疆土弗能有也為今之計果出兵以擊小小之倭奴猶無益也古  
 之聖王務脩其德不教勤兵於遠當其不服則有告命之詞而已今  
 又往往遣使臣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利於遠物也  
 遠人何能格哉魏文帝謂辛毗曰昨張掖獻徑寸大珠今欲求之曷  
 若辛毗對曰聖王惟德之務四夷畢獻方物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今  
 不若罷我互市從彼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夷知効順之實計莫  
 便於此彼倭奴者心嗜利甚我苟不以利徼之雖不煩兵猶服也何  
 以知其然也漢建安中鮮卑軻比能稍寇遼東三郡其後來朝則詰

淵頌集卷五

之曰我雖夷狄亦人也禽獸猶知擇美水草以居况我人乎哉前者  
 守臣數徼我以利使吾不得蓄牧吾故叛去今反其法吾故來又况  
 倭奴之人稍知文字豈反不及軻比能耶而獨不知効順者此臣所  
 以日夜扼腕切齒為朝廷惜也臣年長矣每思傅介子班超之所為  
 慨然嘆息使天子不自奮於絕域未免為田里之匹夫功或不成於  
 漢朝至老死亦無聞於後世臣自揆不能如二子之智而欲有二子  
 之功罪不容於死幸而朝廷假臣一命奉其告辭得往喻之亦一奇  
 也議者必曰鄉曾數遣使猶不得要領近自對馬絕景等島渡大海  
 徑趨太宰府高麗航羅沮撓百出留使臣不使遽見中夜守護排垣  
 破戶喧嘩踴躍兵燧交舉後雖僅得其使介來廷終至掄平而不服  
 意者一泛使之遺未足以服之乎自臣觀之今則高麗航羅已服所  
 未服者倭奴而已然亦不勝其懼矣故今遣使不可與鄉遣使並論  
 也臣必謂其王曰海東之地曾不能當中國一大州其兵眾之多寡  
 可料而知也以今中國之盛不即加誅於海東者天子之德不忍煩



兵於遠非有愛於海東也鄉者王之東航海而來驚我海道之兵且戰且卻王之輜重喪失者大半而我曾不損一毫三軍之士忿然含怒其唯寐忘之當慶元海道者莫不被堅甲馳勁弩帶利劍飛艦蔽海而東超足距躍輕風濤萬里之險決死生以問罪於王兼之高麗航羅之衆其識海道習水性與王國同是王數面受敵也然迄今未即加兵者意王猶有人心欲以禮義服之又不忍煩兵以苦王以故遣使臣來今朝廷攻王之土地非如伐夜郎略朝鮮可以置城守也雖得之越海弗能有也寶珠金帛積如丘山不恃外夷之貢獻也殊方異物來獻于廷又不假王之重貨也罷我之互市從王之貿易是吾土地之所產王反得而用之也然王之名物不譯於吾人也久邊隙一開市易且有禁非王之利也且夕大兵且來王必悔之王若聽使臣是得効順之美名而免受敵之實患也此臣喻之之說也

形釋

客有問曰生故倦游也頗有聞於今之世乎泰階既平滄海不波仁

淵穎集卷五

三

夢 遠 虞

漸入荒德被邇遐東陬渺蟠木西紀沂流沙麒麟鳳凰穆稷翕絕徵瑞平山谷神芝朱草句萌甲圻納祥于水涯上又招賢良選廉茂訪遺逸舉孝弟開承明廣內之廷設金馬石渠之署高者登公卿大夫次猶補文學掌故遠方鄙人簷望歌詠以需進用之日者久矣又豈有卑污連蹇局縮礙不少遇平生賞竊志於是少始知學長又益加義理析秋毫辭章挾春華亦既絕江河略青徐東齊魯之郊北眺燕趙之都英豪間出倣造交驅指南文苑播嚆道腴蓋將追蹤乎三五而方駕乎義遠然且名不躋仕版身不離樵蘇口不攻辨智足不利走趨誠不能與世之豐衍博碩輕便侈汰者比數乃若此之拘也是何昔者元造肖形之過乎子則應曰唯唯否否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乾清坤濁交錯紛紜吹陰煦陽映北無垠洪纖高庫肥瘠異倫抽機掣鍵斡化陶鈞則且或入於堯禹之聖與夫桀跖之不仁轆轤氣運雜運形質曷短鶴長烏黔鶴白卒不可變已尙能復逃其真乎然則大有所不及小有所不取材有所不任力有所不

負睨曉眼曉傾側齒莽明足以察錐末或者泰山之不睹魁星卓犖情悍壯武勇足以敵千鈞或者蟬翼之不舉王良扶輿造父執轡必將駭蜚黃馭驟駘奔騰追逐過都歷國然後知滇僮雙騎會不得以供騶策易牙調羹屠劑侍酒必將載肥載湛清醪淋淫醢醢式歌且舞然後知瓦缶齷味曾不得以廁鼎俎鄴侯定律稜嗣制禮必將考圖籍列茅蕝奇璋特達危談抗論然後知窮鄉曲學會不得以施廊廟子猶以是病也蓋獨不觀夫世之務進而巳者乎峨高弁曳長珮從容而遊豫堯行而舜步撝古文摘奇字穿鑿以附儷周情而孔思屈原宋玉王揚司馬支離輪囷綺縠豔冶言文辭者則或蜀而或楚詩書禮樂雕龍炙輶公平正大浮淫參詡言道術者則或齊而或魯喑鳴則雷震指顧則雲聚立談則谷風發條道怒則秋雨流潦頎然而長麗然而厚博然其肩背矻然其顛輔出材於山野升俊乎天府窮足憫黎民達足事聖主猶欲發乎汪罔之封守駸乎昭如之海濱輶車尙有所不能載三馬尙有所不能勝若是乎恢梧倜儻苞容

淵穎集卷五

四

夢 遠 虞

摩豁有異於恆人者乃足爲國家之用稱天下之珍則予之不足也知已甚矣今夫子志氣不剛筋力不强容貌不通於世俗衣冠不合於康莊空洞坳塞而無統繆悠迂誣而不得當處閭閻則心勦形瘵望山林則獸駭鳥駭慨而長嘯踈躡以自鑿且謂夫元造肖形之過也則客將問宋人之苗而摠之使長乎不然世固有是者矣竦肩而干技攘臂而百變擎棹則浹冰霜膏車則犯雪霰蓋已前鼓金張之虛譽後攀許史之密援王貢彈冠而肯慶蕭朱結綬以互薦是固先聲之所及無論平么麼眇小血肉之軀而上不許之見也客乃迨然笑惕然謝曰古之人不云乎形之麗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然卒以是致敗而不復振子不敢復相天下士矣是故鯨鯢蕩而失水雖蠖蠅之細微或爲之制麋鹿介而離山雖文豹之拳捷或肆其噬晏嬰短而臨菑安趙武响而故絳理沈尹瘠而屈折白公孟嘗眇而招徠多士斯豈非其人乎姑欲激生而使進於此也生今上希道德中効儒墨巧匠之手無曲木而惟其器之用聖人之門無棄人而



惟其材之得不究其學之是非乃徒汝形之爲惑是且輕詩人之忠厚掩說士之喋吟捨此胡栢梗於戰國之澤而不收榛栝械模於成周之林也不亦左乎

改元論上

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斯民之耳目聞改正期矣未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者何以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者也非王者以是爲重事也後之說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爲重春秋之初周平王立四十四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藉令重在改元何不襲稱王者之年俛數而明詔於人哉抑魯以周公之裔且僭改之也苟或僭改必宜誅絕於夫子之筆削又反從而書之獨非撥亂反正之道乎蓋自古未嘗有改元爲是說者特出於戰國秦漢之間周之既衰秦與列國爭稱王其初即位時猶以諸侯之爵行國中國人皆稱之曰公及後以王自稱史官欲少異之明其稱王之始故曰某王改元是豈班班

淵頴集卷五

五

然播告於其國者哉徒以書之載籍而已耳何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十三年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後惠王卒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殆爲史官者自志其國之事猶春秋之於魯史也求其說而弗得又大惑焉且謂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亦嘗改元其兆特因戰國之秦魏秦魏豈果以改元爲王者之重事哉說者恆曰爲國君者即位之明年必告廟以臨羣臣然後改元然以之言告廟則可臨羣臣則可以之言改元則未可國君嗣位定於初喪先君之終即嗣君之始若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特臣子之情不忍遽死君父故居喪自稱曰子國內民人之心繫之久矣將爲史官者以先君之薨年不得便爲嗣君之始年姑待其明年告廟之際乃次第以書之如太甲祗見厥祖而元祀之文著於商訓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書之以年則又繫於一國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也故曰直史官紀述之常體

耳然則何以變一爲元杜預曰人君即位欲其體元而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此說善也而後之說春秋者自異焉亦不合於春秋矣

改元論下

爲春秋者曰惟王者然後改元東周之遷王政不行諸侯亦皆改元近而宋魯遠而晉楚下及邾莒滕薛雜小國莫不皆然魯或以是而改曆晉或以是而改正朔秦或以是而創閏月此又似是而實非者也太史公三代本紀有三代世表徵尙書尙書無年故年不可載乃以世紀之十二諸侯世家有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共和以下徵春秋左氏內外傳秦始皇以上徵戰國策皆有年故既以世紀之又以年實之然或已失其世系失其年代失其名爵矣且先王之世有小史外史以掌邦國四方之志諸侯無私史也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至東周而後有是故十二諸侯之年始可得譜然不可得譜者亦多矣燕至惠侯而始有君秦至穆公而始有名楚至若敖而始有年滕薛雖文武之衰大封小不足齒他大國當西周之盛亦徒

淵頴集卷五

六

紀之以世而已近者詳遠者略也非必曰以周之衰而諸侯各自改元推春秋之義此尙得爲大一統乎蓋古之王者無改元惟用舊歲季冬頒來歲十二月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至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東周既不頒曆故魯亦作私曆猶私史也若諸侯固自有日御矣秦以僻陋之國邊在戎夷於是始有史官始創閏月則猶魯曆也然三王之正不同而獨夏數得天商周革命且改正朔以示不相沿襲巡狩承享兵農田獵猶自夏焉故周官有正月有正歲正月夏正正歲周正三正之通于民俗尙矣汲冢竹書雖用夏正以紀晉事抑何嘗有改元之說哉若曰東周諸侯皆改元則此晉事上起殤叔殤叔晉穆侯少子成師也別封曲沃是時文侯昭侯猶在殤叔比晉一大夫耳無緣改元特武公卒併宗國不數文侯直推殤叔以繼穆侯徒志其始封與卒年也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類於每國書某王元年某侯元年方天下大定奉漢法度行漢年號固也又況孝武新建元而輒自改元可乎淮南鴻烈亦稱



淮南元年許慎註云淮南王安始封之年也特爲史官者欲著每國之名魯年代世系故一以是書之非改元也考之於漢者如此則訂見東周諸侯之必不然矣

秦誓論上

秦穆公因杞子之謀以伐鄭鄭人知之既還而晉人又敗之于殺內愧蹇叔外爲諸侯所笑嗟痛惜發言自誓且以咎其聽言之失而已欲戰之心固自若也修而車賦倣而師徒逞其憤怒求以報復非不欲詢老成棄新進也言猶未已而兵遽出於晉郊然則夫子何以獨列之書乎將不取其悔過乎曰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悔然後能改改過君子之心也以君子之心行王者之事將已亂非生亂將寡怨非積怨穆公有一於此乎今徒信其區區自誓之言不察其無道用兵之罪雖說春秋者亦不敢少責於秦反以深責於晉是不知秦猶晉也且曰晉人三敗秦師秦之見報人之常情也未至如晉之甚晉人又輒報之則過矣故春秋常情待晉襄王事待秦穆文之四年穆

淵頌集卷五

七

公雖見伐而不報然後可以實其悔過之言是又非也夫以秦之所謂悔過云者吾知其心矣必也追念既往之敗引咎歸己作爲言語以自解於國人使國人不徒忘其死傷暴骨之戚且又作其迅奮欲戰之憤封穀地之死骨敗隴西之霸圖蓋已盡在於自誓之一日是則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而關士自倍者也若夫文之四年穆公非不欲報伐也兵出累年民勞國敝又復有事西戎闕國十二固少惕耳未始一飯不在晉也六年之夏穆公卒矣不然晉不先動而秦輒加兵非結怨亂之甚者乎雖以康靈桓景繼體之君出事已隔世讎猶未釋自僖三十三年殺之戰迄宣十五年輔氏之戰凡幾戰矣三四十年之間和好未嘗協兵讎未嘗解不願義理之是非而專以干戈爲報復夷狄之道也春秋且以是而狄之矣穆公爲有以基之者也烏在其能悔過乎雖然自其言而論君子不以人廢言此夫子所以獨列之書也自其事而考二帝三王以來世變至此極矣是未可以王事待之者也齊宣王伐燕而敗慚見孟子而陳賈乃教之以文過

由是較之則穆公之所以爲賢者豈不遠矣哉

秦誓論下

方周之東遷平王之命蓋與成康太平之世無以異於是哀痛慘惻之心亡矣周道不幾於衰乎雖然聖人猶有望於魯魯周公之肖秉禮之國也魯不足望則天下之勢不併於秦而不止是故帝王之末簡而秦魯之誓書附之予嘗論其不然當春秋之時秦幾霸矣殆無與於王室之盛衰自殺之戰大敗於晉兵戈日尋無有寧歲東諸侯不復與盟會又且南合於楚晉楚爭衡秦何有焉晉人曰齊秦楚狄方強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楚人曰捨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秦不晉楚若也且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商鞅成於惠王之取巴蜀地形便兵方壯蠶食六國併吞二周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此其去吾聖人之卒也亦久矣雖吾聖人之答子張以百世可知必曰其所因者在乎禮其所損益者在乎制度文爲小過不及之間耳非若後世讎緯術數之學也烏知周之必併於秦哉聖人不作諸子雜說並

淵頌集卷五

八

起左丘明國語載史伯之言亦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於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矣又曰武王之子不在應韓必在於晉且使鄭桓公勿偏焉而別寄帑於虢檜然亦何以異嚮所云哉夫西周之末王政舛錯史伯知其必亂則當矣齊固大國也雖晉文侯帥師以救周難猶次國耳楚亦蠻夷蕞爾子男之邑秦仲方入仕于周尙未得岐豐地未列於諸侯豈特與諸姬代干也哉必周之東遷齊始霸晉亦相繼而霸秦則桀驁於西楚則暴橫於南而鄭也適居四方之會交南北之衝彼四國者恆困之矣丘明將與魯悼公同時且推其所見而言皆傳會無誠實猶戰國之世見秦之強遂謂聖人敘書之際已觀其勢之若此而特以感傷之微意寓焉非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然則書何以列費誓秦誓曰伯禽初封適有淮夷之寇以修內備以扞外侮井井然各有條法蓋聖人善之者也非常有望



於魯也若夫秦誓則吾前論及之亦詩之取魯頌商頌也如是而已矣

孔子不貶季札論

春秋吳子使札來聘吳蠻夷之國也君稱爵大夫稱名而不氏因其始通禮蓋未同於中國也是特楚椒秦術一例而書耳說者曰春秋責賢者備吳子使札春秋不稱其公子是貶也然則曷為貶札賢者也本其辭國以生亂故聖人特託其來聘而貶之也是不然夫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季則札也父知其賢兄弟亦知其賢嘗欲立以為嗣矣又且約以次傳而致國矣然終不肯有其國豈不曰立嫡者以長傳國者以賢苟不顧人道之大倫以成其父兄之志誠不若守匹夫之介節而得其退耕于野之安也何則長幼之序不可紊君臣之分不可奸將已亂也非生亂也今則諸樊兄弟已死夷昧之子僚乃立吾將奉嗣君之命而歷聘乎上國豈料魚劍之變驟起於肘腋之間哉聖人固不得以是而豫貶之也闕

淵類集卷五

九

廬之謀王僚之弑且知季札必不受成國於賊手僅以先君傳授之次第藉口於國人雖常人之情猶得之矣况聖人乎說者則曰太伯奔吳而不返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而受命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也是又不然夫太伯之去因古公之欲立其弟季歷嗣位非不辭也端委治吳而不返豈可殞周家已成之業哉若伯邑考則且為御於商見殺於文王之世矣使太伯返則季歷不肯承西伯之任伯邑考在則武王亦不肯任天下之責太伯之德雖在於讓季歷之賢武王之聖非皆出於不讓也父子世常法也兄弟及則法之始變也陽甲盤庚之間殷以是亂者九世豈獨季子之辭國乃生亂哉說者則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無及季札之賢者父兄眷眷焉欲立札公心也是又不然夫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彼此交致其讓而各盡其心以故聖人賢之然季札又何以知其為公心哉諸樊兄弟欲承父兄之志使其國盡不於吾魯隱桓之際觀之乎惠公欲以桓為嫡禮之所不得

為也惠公雅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祇以自禍而已壽夢其惠公也諸樊兄弟其隱公也吾見其邪何公心之足云

哉且謂季札生亂於辭國殊不知使有其國亂益甚矣說者則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於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以賢而特書也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而特書矣是又不然夫齊桓召陵之師楚人未有必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役王室微矣而又使子弟主兵故子突不得有功季子來歸則我公請之於齊而欲以靖魯國之亂叔肸之卒則又或以公弟之貴而世遂為卿聖人之特書者特因四子以立義豈得與季札例言之哉然則春秋之旨主於吳之來聘不主於季札之讓國季子之來聘可見也讓國不可見也吳之始通禮未同於中國吳子之使札是猶楚子之使椒秦伯之使術也聖人一以是書之至若楚之自州而國自國之有君有大夫而後漸同於中國後日楚子之使

淵類集卷五

十

遠罷君以爵大夫以名氏楚殆盛矣聖人果賢之乎否也今則春秋書之曰札而不稱公子者吳之始通猶未至於楚之衰盛故也又况吳子之使聘者一國之事季札之讓國者一家之事春秋魯史也主於吳之聘我者耳若季札之辭國生亂非惟聖人不能於是貶之雖聖人欲於是而稱其讓國之賢亦所不能也要之為此說者公羊則曰賢季子數梁則曰善使季子夫季子固賢者也春秋亦不以其賢而不名也公羊所謂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是也若以吳子之使札為善札賢而名所以成尊於上楚椒秦術名而非賢也又將何以成其君乎是蓋吳之始通而後有聘賢札貶札聖人不暇論也今又反因二傳之說強附他義且貶為非賢者何哉失聖人之本旨矣

與黃明遠第一書論日夜食

頃見舉穀梁春秋違失有日夜食之辨及觀劉氏權衡亦謂春秋據見而錄不應書日夜食何休難之得矣鄭康成強為文過耳予嘗考之日月之贏縮有常度則日月之薄蝕者候之亦且有常聖人之作



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固不能必日之不夜食也莊之十有八年三月日食上不著日辰下不稱晦朔是則穀梁求所以解經足以知日之有夜食鄭君知所以驗日之有夜食以故寧分穀梁之過而不辭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世脩其業以攻其術孔子爲春秋之故亦修殷之故曆夫曆春秋之所重也後之儒者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必先推考日食以驗春秋何則日之行也有中道月之行也有南北凡行當其晦朔之交或食淺或食深或頻月迭食或曠歲不食是皆後世善算者所能及也何休難曰春秋書日食不言月食日者因其無形也故闕其疑何緣以夜食書乎予嘗推鄭君之說知日之必有夜食言乎前月之晦日入久矣言乎次月之朔日出而已虧傷蓋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爲節此傳所謂因王者之朝日而後見日之有虧傷也今而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日始出而虧傷未完是朔食也如或不見其虧傷則可謂夜食耳夫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者而論之天不運

淵穎集卷五

十一 夢 選 虞

而舒日月則內轉而縮日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在天爲不及一度若月已不及十三度有奇以日之速用月之遲退以及之一月之間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月一會是則二十九日少半日也天運之參差不齊日食之在晝在夜不可以一定論也必以日之始出則爲晝食日之既沒夜行地下則將不得爲夜食乎徐邈曰日夜食眾星無光蓋眾星託日以爲光者也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觀海出日人世之間闔猶故也於此而或食謂之食朔可矣晝食未可也又安得不日夜食乎予嘗遠徵前代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食地下虧從西南角起近據宋世淳熙十二年九月望太史言月食在夜新曆楊忠輔言月食在晝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在晝草澤陳大猷言日食且在夜月猶有晝食又況穀梁已有日夜食之傳乎夫曆本春秋之所重者也今而曰孔子從周何嘗考殷曆設考之矣今論語家語禮記中庸皆不見也雖然論語所載詩書禮樂皆嘗討論獨無一語及春秋將謂春秋非孔子作可乎襄之二十有

八年書春無冰哀之十有二年書冬十有二月益不宜有益而有益可以有冰而無冰是二者仲尼或指以爲司曆之過魯曆差矣則殷曆庸有不考者乎今而又曰杜元凱嘗用劉歆三統曆著春秋長曆亦不曾因推長曆言日夜食雖然元凱長曆晦朔參差甲乙外錯委曲從傳反謂經必有誤是雖未始明言日食之在夜吾以天運考之則必知日之有夜食不敢謂聖經之必無也抑長曆併考古今十曆乃知三統最疏固不肯因而用之以著長曆長曆大概劉洪乾象曆耳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殷曆斗分粗故不可通於今姜爰有是言也庸詎知春秋不用殷曆乎今而又曰自堯以來因日之出納爲晝夜若日出而已虧傷便是晝食不必言夜故且則驗日初昏則驗星此說善矣然聖人之作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將不復以日月薄蝕之故而後定也不然則固不能必日之不夜食也嗚呼天文曆數之學不易言矣聖人之占天也有可以度數求者有不

淵穎集卷五

十一 夢 選 虞

可以度數求者而其理固自行乎其間又豈得以吾耳目之所及者而遽定也哉然今日日夜食經本無明文惟見於穀梁子穀梁子魯學也至漢鄭君信之晉范甯又信之今之世學者主胡氏胡氏亦信之子固不敢以不信也然則吾明遠之所舉云者傳之不信而惟何休劉敞之緒論是徵故又敢始終辨之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五



與黃明遠第二書論左氏二事

承示舉傳論左氏誠有可舉者世言春秋者必先定五霸之功罪五霸之問齊桓特盛雖曰諸侯實行天子之事倍之二年狄人滅衛衛文徙都楚丘齊也遂帥諸侯之師以城之春秋不序也止若魯自城然其義蓋有不與齊侯之專封者今而曰使諸侯而城之將如城邢書齊宋曹之師或如城緣陵書諸侯楚丘之師則否豈非霸者命魯獨任其責乎左氏乃以魯會之後而不序左氏非也自今考之左氏誠非也然欲謂為魯之自城則尤非矣方狄之伐邢三師有聶北之救邢亦自是遷于夷儀然後三師因其所以救之者往城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又為徐莒所脅齊也且為東略之謀夏既有會于鹹次年之春乃往城其所遷之緣陵此二役也邢杞之遷猶得其國家以在雖使救而城之未見其為專封故齊與諸侯可書也若夫棠澤之敗漕邑之處衛也國破君死遺男女流散遷轉莫之底止於是而救

淵穎集卷六

一

之於是而城之豈非所謂專封者歟故齊與諸侯不可書也今而又曰楚丘在衛小毅在齊均之以魯自城書也蓋莊之二十有二年城小毅左氏則謂魯之城也為管仲然魯亦未嘗有自城它國之邑者杜預注小毅管仲私邑今在濟北毅城毅城別是齊之毅邑魯與齊襄會會其地而蕭叔就朝之處不曰小毅小毅本魯邑也曲阜西北有故小毅城孫明復魯人也考此當矣未可引以證楚丘也且城楚丘之上年齊宋魯鄭曹邾為會于打將此六國城之也又況亡國之餘豈魯一人所能獨任其責者哉成鄭虎牢非魯之獨成也歸栗于蔡非魯之獨歸也皆霸者與諸侯為之也倍之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陽穀之會齊之霸者幾三十年左氏則指陽穀為伐楚之謀近世儒者亦多從之何則楚之僭號稱王馮陵中夏齊之所當憂者門庭之寇也其欲聲罪而致討者計已久矣兵不正勝師出不正反不有以周詢於始則何以善處其成功哉今而曰齊及八國侵蔡蔡潰遂伐楚蓋齊之伐楚因侵蔡而遂為之又不見江人黃人之師也陽

穀之會果何所謀乎是不然齊桓節制之兵也兵有聚而為正亦有散而為奇先之以文告之詞而耀兵於陳者齊及八國也示之以角之勢而按兵於境者江人黃人也樂毅將伐齊則先約韓魏以分其與國之援諸葛孔明將擊魏則申好江東以定其鼎足之勢蓋楚今為江陵江黃今在汝蔡光黃之境自江陵及於其國者不啻千里

然楚之與國也熟諳楚事而樂告於齊此一會也齊之所以敢致力於楚者獨不以江黃之謀乎及召陵受盟齊師老矣陳轅陶塗實誤軍道使陷沛澤之中討之誠是也江黃二國全師守境未曾出戰故又使魯主之而後用之於陳不然陳豈有獲罪於江黃者哉今而又曰左氏敘蔡人之嫁蔡姬故侵蔡豈先以伐楚謀乎以是知陽穀之必不然矣雖然蔡姬未絕蔡人嫁之若曰齊以侵蔡之圖不足以合諸侯而欲以伐楚召之此近謫矣孔子又謂之正者何也意者蔡自幸之敗獻武見執既而楚人復之為楚屬國諸姬之陷於蠻夷者自蔡而始齊也因是而侵蔡特以蔡姬而召蠻欲使楚人之不覺一蔡

淵穎集卷六

二

之潰乃移其事於楚則夫齊及八國之威已動於鄢郢之都矣陽穀之會其與江黃謀此者至熟也雖晉之霸亦猶是也楚之侵強非東方崛起之吳未有能制其死命者始會于鍾離又會于戚又會于柵又會于向屢會之矣然未嘗與之合戰於楚楚之歲有吳師實晉使口也豈非晉之所以用吳者亦得於齊桓之約江黃者乎抑此二事又齊桓霸業之特盛者也楚丘封衛也陽穀伐楚也春秋之大節目也此而不辨則無貴乎知經矣它如邾儀父非字也當與邾子克別是一人近世黎氏亦有是說然莊王之弟王子克實字子儀又一說也如單伯魯大夫左氏謂周大夫則深致其辨然魯邑有單父單伯是魯命卿周有單子則姓苑言成王少子臻封于單或周別有單邑歟未可定也餘卷帙尚多又當有待於面而後盡焉

與傅嘉父書論杞

春秋列國惟杞最難考足下確主左氏謂杞本侯爵或與足下辨者又謂杞爵為伯謂之伯者公羊氏之說也公羊釋經桓二年來朝之



杞侯爲紀十二年曲池之盟而杞侯亦爲紀其後止見杞伯耳用此故也是不然杞之本會公也當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存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滿也存夏之後於杞則東樓公也存商之後則微子之在宋也地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奏其樂稱先王客而朝以備三恪故傳曰王者之後稱公是則杞本公會也周之盛時諸侯之封爵甚嚴也微子微仲雖用商之舊稱至二世而微子公胡公滿之後則有相公孝公而杞自東樓公西樓公十世至戴公皆稱公無異稱也是則杞之本會公也而又謂之爲侯爲伯者諸侯之封爵變亂周道之缺也自杞之入春秋桓之二年稱侯莊之二十七年稱伯僖之二十三年稱子文之十二年又稱伯襄之二十九年又稱子昭之六年又稱伯自是終春秋稱伯凡六變春秋之書他國未有如此者後之儒者釋之不曰杞用夷禮春秋貶焉則曰其國削弱而自降也不曰時王所黜則曰霸主擅爲之進退也由此觀之則杞之爲公爵也明矣安得主左氏曰侯爵主公羊氏曰伯爵乎然子猶竊有疑焉

淵穎集卷六

三

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禮則夷之夷而中國則中國之杞宋王者之後也桑林之樂公侯合伯子男之禮猶班班然僅見於宋杞無有矣信乎其用夷也然春秋狄秦者有之狄鄭者有之狄晉者有之夫以其行夷狄之道也特以號舉而未嘗一黜其爵爵者先王之所建也今不能用先王之禮而用夷禮狄之可也聖人又豈以意升降諸侯之爵乎若以杞之用夷則已貶稱子矣而又稱侯稱伯且曰雜用夷禮則降一等純用夷禮則降二等將以其偏近淮夷也春秋之初杞即淳于之杞也而非雍丘之杞也嘗以來朝不敬而致討矣曷不於此時貶而獨貶其卒乎此一疑也春秋之世非先王之世也諸侯恣行淫亂不軌衆陵寡大侵小信乎封疆之狐離也杞之自降則吾不知也且當時之削弱不特一杞也又何杞之屢降乎然春秋之末諸侯之賦賞重矣子產請之於晉則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懼弗堪也爭之不已卒以滅賦夫鄭固自降矣春秋未嘗以男爵書之若杞以其力之不足禮之不講僻陋在夷不能自列徒以削弱而貶號

爲侯貶號爲伯貶號爲子是戰國之衝也而謂杞若是乎又況先王之封爵杞之世守也曷爲無故貶爵以自辱其先祖苟又自降不已則將爲周室不成子乎此二疑也成周之盛王室固能黜陟諸侯矣其東遷也王失其政諸侯亦於是乎不廷蓋非特一杞之爲也使時王而能貶其爵削其地誠足以振衰周而起之矣春秋不必作也不然恃亂如鄭衛桀驚如吳楚天王不能一有所懲而獨黜杞奈何以夫王者之後於周爲客而以夷狄視之耶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過子使杞而可細是果何罪以至此乎吾未聞時王之威令足行也徒藉區區之禮以感動諸侯至於魯桓篡弑之賊猶且錫命以寵之雖死不廢其賞蓋矣其刑則未也又安在其能細杞乎此三疑也時而春秋王道缺矣諸侯力政而後有霸宜乎其取先王之典而紛更之也然五等之封爵則末之或變也春秋之始年大國雖有欲霸之心而小邑未易以從焉杞之爲杞是特一與莒盟未嘗自列於諸侯之會齊桓之盛且不足以

淵穎集卷六

四

致杞又百餘年而始同盟于蟲牢若之何而擅爲之進退乎鄭大夫卒晉人將治其室鄭人不許豈不曰以大夫之在鄭而晉得以制之是邊鄙鄭也不可爲國大夫且不可專廢置於鄰國又況同爲天子之蕃臣乎若霸主之擅進退者誠以甲兵之強弱幣玉之厚薄也而借其等秩則於載書之際以莒子則先薛伯以曹伯則次許男或有之矣而未始敢變其爵也且杞之來盟也晉人方帥諸侯以城之固將尊顯之不暇安得賤而細之乎此四疑也此四說者必有所是亦必有所非其曰杞本夷禮而春秋貶之未盡其義也則又曰其國削弱而自降也又未盡其義也則又曰時王所黜而霸主擅爲之進退也是則杞本何爵乎公爵也夫既公爵矣春秋曷爲若是而書之也夫子之作春秋必關於天下之大故而後書蓋文武之褒大封而杞爲首東遷以來彼且扶傷救死之不恤爲天王者固宜發憤于上面振我周家之法度乃徒霸主僅假其大義以專封弱國以聳動天下且禹之功及民也遠人之見河洛者猶思之況其子孫乎節不足道



也而祀爲稍大夫子蓋嘗惻然有感於心而特子之以王爵之不正者且以志其日就衰滅之漸是心也與滅國絕世之心也故曰祀之本爵公也祀之公爵吾於西周見之祀之爲侯爲伯驟生驟降吾則於春秋見之見之於西周者正也見之於春秋者夫子特示其變於天下及變之既極又以子稱之當其卒也惟夷嘗病祀矣緣陵有城而齊以不霸當其來盟也東夏嘗不寧矣淳于有城而晉亦以不霸有霸非美事也無霸非細故也於是王道之不絕者如幾人皆曰祀先聖人之後也今弱矣而春秋屢變其爵將使天下之諸侯少懼焉則周室猶幸也夫豈上繼夏下存周而果如公羊氏之說乎否耶足下既主左氏而學又熟昔漢董仲舒與胡毋子都同業故春秋之教大行此不無望於足下也亦惟有以折衷焉

讀戰國策

春秋戰國之際齊先霸晉次之惟南方之楚最大與二霸相出入秦則眇然一變於西戎終之吞二周併六國類非昔之所謂疆者乃今

淵類集卷六

五

西望而悉輪之秦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吾嘗求其故矣春秋之時齊晉及楚既疆地廣則主驕兵勝則民疲民疲主驕自顧無能敵已者亦不能以敵人然後秦以戎狄辟陋之國決起而驟勝之又況山東之主年未踰弱冠材不逮中人一旦孽后貴弟位重權高纖夫細兒專兵握政欲以是當孝公商鞅則非秦之敵也游談掉闔託秦名以自快盟約戰攻挾秦勢以爲解不然上無以僅存其國下無以私售其說曾不旋踵皆以爲秦築帝宮比郡縣之民未始有一寤者惟夫山谷險惡羹藿飯豆之人言之也切慮之也詳且有以深中齊楚三晉之病燕人者曰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韓人者曰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疆者長久萬世之善計事疆不可則不如合弱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

意不相通同舟而渡波至其相救助如一總秦之兵至奈何合弱又不能相救助如一此所以爲山東苦也其言云爾太史公乃遺而不錄世亦莫知其爲誰之謀齊楚三晉之人類曰我國大否則曰秦與我厚一國受攻五國不救韓最近最先亡燕頗遠乃後亡齊楚三晉之人不監秦之所以亡山東者而競趨其所以亡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或曰當周之初本在岐梁沮漆之間商之中世特置西鄙荒僻之地而不之有故太王季文王自其百里之國而興焉秦猶周也及武王克商天下歸周分紂之故都而立三監太公望處齊周公旦處魯召公奭處燕武王又自營洛邑居之而濟之以德秦則反是郡縣一置而子弟爲匹夫仁義不施而刑僇爲常行是秦雖能得周之所以興而獨不能得周之所以不亡山東既平六國爲一陳勝劉項之徒大呼而起函關百二之險章邯百萬之衆終不得首尾相救又何秦之強弱爾殊也由是觀之山東散則秦勝山東合則秦滅死君之胤亡將之家猶能使天下不爲秦有況山東之完國乎夫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秦獨有其一此正孟子所謂鄰敵楚者秦又戎也公羊春秋不云乎秦伯卒而不名狄道也孝公商鞅未遇之初天下亦以夷狄擯秦擯之是矣而又事之何哉秦交之不絕與國之不恤縱橫游說之不禁非秦能亡之也自亡之也是故曹操爲國賊而吳蜀之不通宇文爲鴟梟而陳齊之相擊亦終於必亡而後已豈獨戰國乎哉

淵類集卷六

六

讀韓非子

子讀韓非子書蓋法家也至顯學篇乃言八儒三墨皆足以蠹國而害政必欲盡去乎是而後能治墨不足言也儒者之學通古今徹上下有國者無不賴之而非獨不以爲然是又荀卿子弟子也一何迂誕怪整若此耶豈以荀卿子之學猶習於戰國之俗而不純於堯舜周孔之道或有以召之故耶昔者孔子嘗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荀卿子則曰大儒天子三公小儒諸侯大夫士猶卿君子小人之辨然又非也夫儒者本學士之稱也苟儒矣雖其居一國大



夫之職而其爲天下平治之器舉在我惟治有廣狹則其德之所及者有遠邇今也大儒之効必以歸之周公小儒之爲害若子思孟軻且譏之或言王或言霸或言強國務使世主擇焉以爲政則又時變其道以曲從之道可變乎是徒苟冒而竄情繆學而飾說既病乎人且屬已也仁義必堯舜征伐必湯武子思孟軻之道將不粲然明白爲後王法乎奈何欲法後王而反譏之也當周之衰也孔子自其先代廢壞之餘修衣冠正禮樂明文章而以之教七十子也未始曰吾儒者也猶曰是有君子有小人所謂君子小人一義利之間耳又豈有大儒小儒云云者耶然以戰國之世去聖日遠而諸子之說紛起私意揣摩強辨相勝荀卿子號爲儒者而未純於聖人及其弟子又自叛去夫然故人視儒者之學輕而非也亦陷於刑名法術之末且曰八儒三墨皆足以蠹國而害政至欲緹儒生去經籍自以其刑名法術之學而施之於天下此其罪誠不在李斯後矣荀卿子豈或有以召之故耶雖然先王之世先王之道無非儒也所以爲儒之名者

淵穎集卷六

七

未見於天下也粵無縛魯無削秦無廬胡無弓車非無也秦魯胡粵之人類能之而不有其名也夫既儒者之名立而後百家異說歲聒日闐曉曉然矣其昧者私溺於一偏之見浸淫曼衍而不知返其誣者且謂吾道爲無益必欲煨燼滅裂以盡之而自快其所欲爲於是周公孔子之法耗矣故秦人之言曰詩書不如律令仁義不如刑罰詩書仁義蕩然無餘卒至於危急收亡而魯不少寤也嗚呼荀卿子亦不爲無過也哉

讀公孫龍子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曾與孔子高論臧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家使君臣上下徇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及夫警者爲之然後有做顏師古曰警者許也公孫龍豈所謂許者哉然獨不明立一定之說而但虛設無窮之辭亦徒爲紛更變亂而已何其細也孔子嘗有言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言觚而失其形制則將

有不得爲觚者又況治天下國家而不得其所以爲治者乎此固吾聖人之所慎也春秋戰國之際士大夫咸昧於義理之由而專以利害爲說文姦言飾請行日馳騖於他岐沈溺於外物而卒至背畔於大道之統紀做做焉名不統實老子亦曰名者實之賓也公孫龍蓋有審於是而言之或過是以頗滯於析辭而反闕於大體察焉而無用辨焉而不急鄧析之兩可惠施之多方皆是物也不然則吾聖人且以名正言順爲先矣名位不同節文異數聖人嘗以義權其輕重禮正其進退是皆天造地設亘古亘今恆於人心著於耳目豈於禮官之篇籍必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天下之事雖未嘗出於一定當其權合其中則固聖賢用心之所極無俟乎辨士假物而取喻者也今則彼爲堅而此爲白此爲同而彼爲異吾徒見其紛更變亂而已矣何補於天下國家之治哉雖然世之本公孫龍之說而欲求其爲徇名責實者少矣自今之言吏治者觀之恆多文而少實官具成式吏抱成案標注時日指陳辭款非深刻也非巧詆也非輕

淵穎集卷六

八

縱也非失出也則已補苴其訛闕鈎擷其姦伏類無有毫髮遺者然而經制之不定而虛文之相蒙風俗之不一而私心之相勝是雖有百公孫龍之喙且未足以處之者也然惟漢之宣帝自丞相以下必欲其徇名責實爲治諸生必守家法文吏必課牋奏至於文學政事法理之具一切必務其職者似矣然以聖人之治天下國家凡事惟執其大綱而不察其細略其小疵而不受其欺惜乎是時無以聖人大公之道告之而徒用其漢家雜伯之術王成或以是而得賞楊惲蓋寬饒等或以是而遭誅此將何以致是也與其名是而實非則又何貴乎徇名責實之治哉嗚呼白黑之紛糅賢不肖之混殺後世之治爲不及乎宣帝遠矣此予所以猶有取於公孫龍之說也言治道者可爲永慨也哉

讀孔子集語

自孔子歿學者言人人殊當戰國之時遂有孟氏之學荀卿之學世子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學蓋惟孟氏之學本於曾子子思而



獨得其宗至於荀卿則知一反孟氏而復以人性之善者為惡豈不  
違吾聖人之道哉然而周人世碩又謂人性有善有惡而恆在乎所  
養且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寔出於吾聖人之  
門一倡羣和而告子勝復持與孟軻為辨雖以漢世大儒董仲舒劉  
向楊雄徒能反覆乎善與不善之間而終無以究吾聖人之實然者  
聖人之道則已久為天下裂矣孔子在時東郭子嘗問於子貢頗疑  
聖人之門為雜子貢則曰夫子之設科也以待天下之學者彙乘之  
間多曲木砥礪之旁多頑鈍是以雜也然則聖人之門有以德行進  
有以政事顯有以言語行有以文學著門弟子各以其性之所近學  
之所就而往教於其國聖人在時固不至如東郭子之論其雜也然  
而聖人歿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吾於是而後知東郭子之論  
蓋出於聖人既歿之後而深慮夫戰國諸子之自相矛盾也自相矛  
盾非聖人教之若是其雜也學者自雜之也嗚呼一曲而邪說百家  
而橫議曾不悟其厚誣聖人而欲求暢其一己之私納之於聖人之

淵源集卷六

九

域壘空而無所繫者傳會而徒為蔓衍聖人之道豈其若是聖人之  
遺言佚語則已參差四出而不可致詰是故名家苛矯而煩碎言聖  
人必先於正名法家深礪而慘刻言聖人可以殺而不殺漁父盜跖  
肆為譏訕讖圖卦釋過於妖譎將其心自恥其文辭之淫妄義理之  
膚淺吾不託之聖人則不足以信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又未必不以  
此而或疑聖人之門為雜也老聃言道德世之清淨寡欲無為者多  
託之老聃蘇秦張儀言縱橫世之游說焚蠱世主者多託之蘇秦張  
儀此其偽亦何所不有宜學者反以是惑也然而聖人之言記諸論  
語垂在六經是其一體一用妙道精義之發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諸  
天也又豈戰國諸子所得而易雜者哉雖然孔子家語初出魏王肅  
家觀其言且與大小戴禮相出入而王肅嘗持以難鄭玄世之儒者  
猶或疑之而不盡信蓋慎之也況今永嘉薛據所次孔子集語或本  
於戰國諸子或載於西漢老儒雖若聖人之遺言佚語賴此而僅存  
吾恐天下後世學者之滋惑也書以識之苟或謂吾如劉子玄之疑

古者吾知慎焉而已矣

書張良傳

或謂子曰留侯之先相韓者五世而韓滅故留侯欲為韓報仇咸陽  
復建韓國之社稷既項羽殺韓公子成則又歸漢為漢畫策以圖楚  
及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欲復立六國後韓將再封而留侯乃借  
前箸以籌其不可為漢計則善獨不為韓地乎又當秦之初亡燔笑  
三代遺策古法焚棄先王之典籍漢興豈反是道留侯才智明達素  
書兵法僅託之圯上老父豈無以三代帝王之道而一言之欺此皆  
其可憾者也子曰不然方秦之亂天下豪傑並起非大家豪姓其  
宗室父兄日夜嚼舌扼腕攻一城下一邑以務立其故主求以勝秦  
秦既滅而楚霸王制天下立十八王又殺故韓王而改立他王韓失  
職矣豈不欲輔韓之故公子哉留侯之力誠有所不及者故仇楚而  
臣漢非實委心於漢王也又欲為韓而報楚耳撓楚權立六國三晉  
有生氣而韓亦必有再封之望然當楚漢之未決又立六國以眾其

淵源集卷六

十

敵使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漢無與成功漢之勝負未可知又況項  
羽專制之餘山東河北九江昌邑猶有故王有不可以紛更而變易  
之者使韓復得而存鄭昌之死非楚意也韓其能久存乎田儻魏豹  
曠耳陳餘之流皆不足以復存故國故寧寢鄭生之謀而就漢之天  
下天下既定太原馬邑固已屬韓襄王之孽孫矣韓之再封又未必  
非留侯力也若夫楚漢用兵之後高祖自謂以馬上得天下而陸賈  
叔孫通皆故秦之儒生要之皆辨士非真儒留侯既以兵法決勝而  
素書又明黃老黃老之學簡而靖且與漢初除苛解燒之法同一意  
何有於儒術也孝文時雖以賈誼之通達國體精練時務將侯漢嬰  
且沮為洛陽少年官功生事孝宣亦謂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  
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當世果有儒者亦將以是而受譏焉又未  
可責之留侯者也嗚呼漢承百王之弊而終不得以上繼三代帝王  
之隆者實一時將相大臣使然又是何獨留侯也哉

亡友喬生哀辭



自予少居山中夜踽踽四顧無一與交者言語趨踰動輒見笑以爲  
木訥人也人亦未嘗樂與予交東陽喬生光庭素善予光庭世醫也  
性耿介欲以文墨自奮拔予每推戶造之從容文史間且引琴以自  
娛當得趣墟市若無行人神思悠遊括宮納羽驚聽入絃聲在指外  
嘗爲予製山居騎氣引等曲騎氣者蓋曰以是騎天地之正氣云爾  
人或謂生此與俗鮮好蓋已之君則曰此吾癖也今年夏予北歸自  
燕而君以久病不得見病日劇自度必死比死猶耿耿不亂自世道  
降中人以下一溺於異教而已苟能充其力於緇黃而顧不能盡其  
心於棺槨亦獨何哉賢者卓然有見於古將曰吾有先聖人之法在  
毋崇異必務於正否則表辭誕說之是微亦何所不有以至羌胡不  
憂其死惟恐不焚之俗得移於中國蓋舉世莫之悟也而生獨有可  
稱者予世之羈民也進將不能有所用於世退又無所藉以自治  
其身交友於是乎益鮮遂爲之辭以哀之是歲至治元年也辭曰  
嗟乎我觀我人均是庶物或厚而豐或佻而窳垢氛作私乖盤爲疾

淵穎集卷六

士

歸智鑿心燒憂戕質欺賢選聖神見鬼出足蛇肆威翼虎增慄恆視  
力之可爲至泯身而弗恤生其已知之矣莽兮以生慌焉以死錯寔  
之與居汗漫之爲使馳眩睽以絕塵抗嘯亂而離滓通衢窮巷黃耆  
殤子百年同歸天地曾不若一指也而予又何激乎或者持爾故藝  
驚爾奇音撫艦沆瀣笮梯欹峯人跡罕到鳥獸哀吟豈成連伯牙之  
爾待私有感於人琴嗟乎生自此遠矣形潰散而不收魂委蛇以何  
反是將棄大區之寥廓而與造化者游衍奈之何而獨使我心愧也  
悲夫

亡友張生哀辭

曩予童稚間予友張生始以贅來女氏重以親戚故甚狎每歲時一  
會必出所著詩宛有二妙四靈風致倡予和汝且累數十不自止至  
於言談舉動尤缺然不能與世侷仰而獨好從博者游袒跣馮陵幾  
欲起晉宋時豪傑而與之交者乃曰韓文公世稱大儒張籍且譏其  
挾博墓規人財公但答爲善戲不諱文武弛張之道李翱集載古樸

藉經一卷臬盧關聖尙可覆也是將何代無賢哉至治初予自燕南  
還而生乃遭女氏有鬱攸之孽焚其妻子乃其室盧篋殆盡生朝  
夕哭拾遺骨混一而葬之女氏瑩朱書玄碑誌其墓曰幸歲遇寒食  
沾杯酒孟飯不餒已自言生時具子午卯酉衝也多成敗茲既敗乎  
我則天必更成我乎未及十年而今竟以戚戚死豈古所謂秀而不  
實者乎生諱鑫字季長於是年三十有六續娶卒無子又行事不少  
概見徒念其身死無後以悲會既窆予日以事不及哭有宿草焉故  
爲之辭使就其墓而讀之亦予之至情也辭曰

惟大塊兮稟我以精復黔雷兮造我以形藐予生兮中處揆世變兮弗追日事  
伊表表兮愈偉行者辟易兮坐者踈跪眸予兮擗光時髮毛兮插牙齒何衣冠  
兮弗帶又旨味兮弗嘗既薰蕕兮不我足萬屨之難屣兮吾以履霜  
豈予窮兮可達恍昔壯兮今老歲月歛兮如奔山丘零落兮不自保  
嗟妻孥兮託聚指貨貝兮浮漚雖茲身兮亦贅矧外物兮將焉求諒  
眇眇兮跳丸名隆隆兮倚杵大海波兮塵飛三山踣兮六龍起舞何

淵穎集卷六

士

人寰兮無覺曰氣化兮則然道能存兮常默名可朽兮不以年朝顏  
冷兮桃其華暮飢殘兮鳥鷲之食古今兮同流天地兮罔極嗚呼悲  
哉兮白雲坳林木沈沈兮野獺嗷嗷嗚嗚夫人兮不可見奈逝者之如  
斯兮滔滔

亡友趙生哀辭

趙生季良家故宗姓也予少與之交者若干年自言妙推算星曆所  
直星宿甚有力又自奇其容貌壯偉言語秀拔且喟曰某生以布衣  
歎歷州縣某生以刀筆起佐臺憲某生以文學升進館閣士無志則  
已有志事竟成吾北行快矣及行予呼酒與生別又作序文一通以  
壯其志曰蓋古之豪士多闖偉瑰築自異於常人然固未易遇也遭  
世急於用人然後遇耳任少卿田仁漢名士嚮在扶風西界小邑時  
自以無豪易高及來長安求爲衛將軍舍人貧不能給絳衣玉具劍  
或爲家監騎奴所屈辱當天子擇材衛將軍家富兒賈豎妄庸僥倖  
如木偶被文繡外美矣中則枵然無一有卒無以易此兩人者久困



者必益伸暫晦者必終顯且世之藉飢贏苦窮厄無所控告古何嘗無是人哉今生日論天下士之賢否時命之窮達口不告宗黨足不別僚友北行慨然如必有所遇者然本其平日所願欲欲以措諸事業且落落難合及朝上書夕則召見一息肩弛擔間則華衣駟馬或隨之矣夫又何愧於古人哉此殆生之所自信者久矣雖予亦幾生之必有遇也自生去二年人從燕趙間來言生英銳之氣窮窶之色日闕於胷中猶愴然不爲之動終以是而客死豈世所謂豪傑有志之士人方譏其爲狂爲妄天又若是懲之者耶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洪州司法參軍生喜讀書庶幾復振其家及是乃以喪歸三子儻然也有足使子悲哀慘怛於心者又從而爲之辭辭曰嗚呼趙生才非不足用而命也數奇學非不能博而力又不得自進於時奈之何哉吹律本以徵賸操韻篇以昇替斯奇材與劍客日切齒扼腕而不可悉數紛衆人之異嗜莽時俗之披猖爭繁華於趙李競翕豔乎金張郊垌羅車騎第宅溢酒漿此生之所欲見於帝鄉也

淵類集卷六

志

或者窮欄下俚槁頂黃誠生未嘗睹城郭死不殊於土礫上猿猴分下蛙龜僅耕鑿之是力烏能窺出日乎泰華之頂固已快雨零於窟隙矣不然使彼生者孤妻鬻弱子經有以抱終天之戚戚爲何如也耶

李仲舉尙周哀誄辭

初深陽李士良仲舉餘姚岑士貴尙周蓋延祐間予同薦于鄉至杭見尙周舟中二十餘美風儀善言論潔士也及來燕邸乃與仲舉相見其年不後尙周貌加廷言若不出諸口雅士也李本故家仲舉幼病母愛之甚及上禮部欲行乃閉諸戶使不得出泣目盡腫且曰我家左江右湖魚稻豐給子故多病又忍以風霜冰雪錮吾子雖不仕進無損吾事宗黨親戚力勉使去猶屢遣介致佳米善藥不絕于道仲舉歸將之官餘姚竟以丁母艱毀死岑自設科以來兄弟數人鄧黃彥實授之以學彥實故儒家子材高而學邃嘗夜夢坐空廳上甍銜四設尙周年最少前拜跪乃脫身所被絛衣之覺而尙周至拜

如夢彥實嘗問尙周對曰士貴幸不墜先生所教彥實遂帶不樂因撰悲誄一篇縱酒自恣卒不起尙周既任官黃巖大姓李肩與兩道入尙周誄之曰是家款豐亭恆執持州縣短長後頗廉得其私煎盜販過賊繫獄等罪丹書之李憾復以鹽法陰中尙周家會尙周出巡鄉部遽以食過毒死嗚呼自始至終未及十年與吾友二人童幼而學壯或不及行或既行又且死不及究其所學予方幸此二人者能有所卓立乃沒沒焉若是枯筆硯費燈燭劬備編欲少覲榮耀於官世爲何如也夫誄者哀死而累行者也我之哀矣又豈能自己於辭也哉辭曰

惟理之賦人稟其全惟氣之運人遭其偏誰謂我人不關於天孩提之聲雖胡越之不問壽夭之數奈彭殤有不得而齊焉昔也昭佩清襟鋪張華繡將似窮而實達率致汝於顯觀今也收斂精彩沈埋槁壤抑似通而實塞終睽我之素獎嗚呼使多汝之材淑汝之貌庸銀艾而大耀仰黃鯢而難老吾何敢爲此二人者感不然使汝見不

淵類集卷六

志

汝材不良毋馳心於魏闕僅屏跡於東岡吾恐大冥之問亦不得而汝奮也秦淮之水赤城之山豈復有如昔之往還者乎赤城之山秦淮之水亦既忘其所以爲生死者矣尙何言哉嗚呼

餘杭史生哀辭

諸暨方鈞子清每言餘杭史生之賢生名坦字履仲自童亂時性敏而氣溫遇書即善誦知義理及長學爲文則又中充而外若不足必欲求其至焉然生今其死矣生本世家子當其先自敬思宏驛父子間三世有汗馬之勞用異姓疏王爵至近世猶前後絡繹爲王公者數人及故家喬木一壞於朔風傾洞之餘故生自爲擇植門戶計不得不力當其與子清友也居常矜以自持不妄言笑處眾侃侃有得則相告有過則相規信乎其有益者也然生今其死矣蓋予索居者久嘗欲就今求其人薄紛華嗜道義與之友則庶幾乎古之絕學可復也若彼生者未死尙可得耶夫天之生物也不常是既滋而息之矣適反而散焉故雖僅見其句萌甲拆而不究其實此固子清言之



未已而悲轉隨之者也予因子讀之所友又得其所未友者可不悲乎乃從而著其辭

茫茫兮堪與靜者誰喻兮動則或嗔神鳩立極兮老龍斷跌黃土肖靈兮壤蟲與俱清濁雜糅兮孰賢孰愚出生入死兮孰幹其樞嗟史生兮美且都三十未有兮二十餘收目光炯兮汝頷欲鬚汝衣汝冠兮張拱而趨古之世祿兮今則無汝守伊何兮家有其書王綱之正兮聖髓則賦掃瘳渾顛兮發揚芬敷中則已殖兮外不我誣苗而不秀兮汝非童鳥天門開兮雲龍躍朝陽之燭兮鳳翔于梧文則記笏兮武或記及學當其用兮不汝少須用違其學兮謂鼎柱車前歌後哭兮淪胥以鋪世之人兮我其際孤黎丘所呼兮我亦忘吾狂身既歎兮徧走而驅彼蕘不稷兮匪歌曷菹夸毗是利兮鬼瑣相扶隨珠毀璧兮孰我瑕瑜嗟史生兮繳不汗世之悅兮我則吁嗟曼爾脅兮不易我臞一朝之短兮古人與徒超然以往兮溟滓之初堯桀是非兮孰毀孰譽天荒地裂兮莽爲丘墟烏鳶螻蝻兮孰得而踰北風

淵穎集卷六

步

吹人兮積霰霽塗誰歟尸者兮我索其居汝友所悲兮我聞其粗我摘我辭兮曷奠其芻華蓋之山兮列仙有儒望之不見兮從以虎羆嗚呼惜哉兮獨踟躕

亡友趙生哀辭

子友趙生長佐字子有宋安康郡王六世孫子少子有六歲嘗兄事之子有喜讀書善行草及鼓琴畫竹石爲人不類其貌與人交必盡其情當酒酣或登山遠望慨然將有四海之志焉他人不識也子有未病弟良傳病已革遂爲文以祭癘曰吾父老吾弟病若不救是遺老父憂幸遊我平祭已體痺痒欲病既病而弟死後五日子有亦死且屬其父歛我鶴髦衣髮角跣足道書一卷殉於是年二十有八矣尙未娶此皆其可哀者也爲之辭曰

伊索居之佳僚兮出郭路乎何之飄風留其折木兮挾澗水以增悲自童卯之相得兮謂吾子之環奇短衣襜其掩胛兮耿長劍之參差諒先民之是若兮會流俗之不汝知何舉世之無似兮復降年之若

茲嗚呼哀哉分行道爲之悽惻淚雨下以霑纓兮面死灰而失色劍戟形之如贊兮將反眞以爲息疑有日之來歸兮遊窮天而可得粉後生之輩出兮務華藻而脩飾嗤沐猴之文繡兮負小兒之心岐嶷爭從俗以售名兮遂違古而非則何縱彼之不悲兮反奪君之甚力信造物之不仁兮汝父得以爲仇天汝弟其亦已兮又使汝之不廖嗚夫人之有生兮惟賢智之是求何賢智之不愁兮不愚魯之能伴烟天星之易曙兮肅野莽之將秋殆自古之皆死兮等遺骸於山丘恐爾化之有但兮忍吾私而不哭逢陌上之花開兮見城南之草綠知異物之終歸兮恨千觴之不足庸救汝於匍匐兮復吞聲而躑躅於是歌而弔之曰未始有物何委蛇兮爾生爾死逢百罹兮脩短隨化天何私兮彭鏗殤子世所疑兮羽衣髮跣且癡兮決灘潰流仙可期兮瞻言往昔我心之哀兮臨文嗟悼孰喻汝懷兮

新安朱氏新注黃帝陰符經後序

淵穎集卷六

步

山姥始章句解釋蓋甚怪矣自言神農氏衰蚩尤暴橫黃帝三年百戰而未及有功天命玄女教以兵機賜以九天六甲兵信之符皆出自天機合乎神智者筮又別著太白陰經闕外春秋以輔行其說強兵勝敵豈必務貫於此經而後能然耶廣漢鄭山古曾語蜀黃承眞蜀宮大火甲申乙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秘術庶幾少減於殺伐幸汝詣朝堂陳之陳而不受汝當死泄天秘也已而蜀王不聽而承眞死孫光憲竊窺其書題曰黃帝陰符然與今經本寔不同不知此又何書也若乃筮務用兵而山古又欲務禁兵此果何耶夫老聃本道家之祖而其書多寓於術自其一心之靜天旋地轉陽陰陰陽而世故之萬變者縱橫錯豎惘疑禁格悉出於其設而莫能逃乎是也是故世之言兵者考諸道術流於讖記洞乎飛伏孤虛察夫龍虎鳥蛇此殆孫吳韓白韜略機謀之所尙者然非儒者之正論也新安朱安國當光堯南渡之際每咎當世用兵講武之失故注是經雖然天下之時勢日殊而兵難喻度苟取古人之糟粕而強謂我知兵是即趙



括之不知變也自太祖始得天下太宗即懲五代藩鎮跋扈之亂急於偃武而脩文降及數世搢紳逢掖之士寢恥言兵兵日弱矣遂至故都淪喪三鎮墜沒君臣將相跳奔潰散夷夏盜賊蟠踞糾結卒使王業偏安於山海崎嶇之間不復自振此誠有可憾者然而撫摩疲民收合遺燼猶足以守此三百餘年之命脉而不遽至於泯滅者豈在兵耶是故承桑氏以文事而衰有扈氏以武功而敗文武二途要皆可以亡國歸家而天下時勢之所在不以兵強而存不以兵寡而亡者抑可睹矣凡吾儒者之言兵本以仁義言兵而深不欲以孫吳韓白韜略機權而言兵孟子請罷秦楚之兵則曰去利而懷仁義荀卿論兵於趙孝成王前則亦曰魏氏之技擊秦人之武力桓文之節制咸不敵湯武之仁義是蓋仁義云者實當世用兵講武之本也雖使黃帝玄女誠有所謂陰符則上篇演道中篇演法下篇演術千變萬化出無入有要之亦不能有外乎此者又況李筌鄭山古道家狡獪之流耶惜乎安國儒者自有正論何獨用是而後爲言兵者耶



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昨出古詩考錄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上下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韻廢絕未有慨然致力於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為樂府不為樂家所採者為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為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特以其聲為主聲之俗者為本疾者為解解者何樂之將微聲必疾猶今所謂闕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第能識其鐘鼓鐃磬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部為文始武為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

淵穎集卷七

二

其聲與樂家低倍者多然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號為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閒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為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缺其能合於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京龜茲樂倘其辭之淪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為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鸞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為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反形容二禽之美以為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尙何以樂府為

哉傳有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興樂固為二事詩以其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音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為古詩以謂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乎楚漢或有聲無辭其意頗高遠可喜而有辭者反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以其聲為主者又明矣嘻今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枻越人歌之曰盍兮擘草濫予昌楫澤予昌州州維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慘惻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則楚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況自今距古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樵又為樂府正聲遺聲然性愛奇卒無所去取競則列敘古樂而復引吳

淵穎集卷七

二

均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樵又以天時人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聖人所刪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存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為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悉以教我毋多讓焉

三墳辨

三墳書近出偽書也世或傳大抵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草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坤乾無卦爻有卦象文辭而義陋與周官太卜所掌三易異焉三易者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周易古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先天之易伏羲之所畫者也文王修之伏羲豈以連山為易又首良乎夫連山蓋列山也列山本神農之舊國首良又有重山之象連山非屬之神農而誰乎歸藏本黃帝之別號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初良初震



初巽乃歸藏之初經歸藏非他易也坤乾是已又何析而爲二乎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唐始出今亡歸藏三卷晉薛貞注今或雜見他書頗類焦贛易林非古易也世之說曰易占以變故其數但用九六而尙老連山歸藏占以不變故其數但用七或用八而尙少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先天之易也連山七而首艮歸藏入而初坤亦不過踵吾伏羲之舊及推其所用之策連山三十有六歸藏四十有五易則四十有九又若不相爲用者而今三墳書獨不聞焉方孔子未刪書之先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又能讀三墳五典矣太史公所謂摺紳先生難言之者也孔安國尙書序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苟言大道孔子不刪孔子刪之此其文誠不雅馴矣東漢以來說者所指三皇之號又不一劉恕乃謂古無三皇五帝而周官特出於漢儒之手耳此其書果何賴乎嗚呼三墳自三墳三易自三易亦無緣合而爲一也外有紀姓者敘上古帝王之世襄陽羅泌頗加採用以著路

淵類集卷七

三

選

史泌乃據丹壺名山記呂梁碑及輔軒使者方言却疑三墳書膚淺不可徵亦但差錯其世次改易其名號而已紀者何非括提合雜連通敘命之類乎姓者何非三姓六姓四姓二十一姓之類乎大率與路史合也泌又雜引春秋河洛圖緯及山海經等書亦已博矣然亦何異三墳之膚淺乎莆田鄭樵且謂東漢諸儒尙喜識三墳書雖近出庸不猶愈於識乎乃引柴霖之傳而上賓諸古易經之列以爲非後世所可及終亦不能掩其僞也嗚呼孔子歿天下言人人殊荀卿子激焉至言性出於聖人之僞卒併詩書六藝之正者一界秦火而雜燒之又豈不以其僞之勝乎古人嘗有言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是則稽古而不究鴻荒摛鹿之世亦未爲不知學也哉

伯夷辨

予讀呂氏春秋伯夷自北海而歸周至岐陽文王已卒武王卽位使召公奭盟微子使周公且盟膠鬲由是伯夷去之以自潔隱焉而餓死豈其然乎當紂之世天下紛亂伯夷之欲爲聖人氓者久矣聞善

養老而往就養岐梁之間固不在文王將卒之秋也且武王初政又豈果有勝殷殺紂之心哉膠鬲紂賢臣也當與之約戰矣雖天甚雨猶不欲失期往救其死况先使周公要之以加富就官之盟乎將已有篡弒一定之謀必陷賢臣於死地乎不然膠鬲非賢者乎又微子遭時之變猶念念不忘宗國雖不得已而去未肯自通於周以爲己他日利世爲長侯守殷祭祀召公亦何以有是盟乎武王克殷復立武庚不幸三監之流言共爲王室之不靖成王周公然後起而殺之也不然則請後七廟世守天子之禮樂豈有待於東夏之別封乎夫如是微子膠鬲二盟皆非也二盟既非則伯夷嘗至周而就養矣孟子曰天下之大老歸之文王蓋未卒也藉令武王繼之紂而改行將先天下率諸侯修朝事未嘗欲推亂而易暴也殺牲埋書而煩褻鬼神行貨要利而離間天子左右伯夷當聞其風不入其境豈暇到岐陽而後去哉去之以自潔隱焉而餓死扣馬諫伐之後也然則雖受文王之養亦且必受武王之養矣大史公迷於文王受命改元作伯

淵類集卷七

四

選

夷列傳有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此又以爲不見文王而遽去胥失之矣

樂正子微鼎辨

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其贖往齊人曰贖也蓋使樂正子微之使樂正子樂正子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樂正子曰臣亦愛臣之信予謂樂正子未知信者也夫信者本一夫之私行而欲以應天下之變天下之變萬不同且使其拘一曲執小諒者以應之鮮不自賊者矣蓋此有所謂權焉權者何義是也行苟合義雖言不徵不害爲信義一不合徒務徑情以直行是則尾生之抱柱也今夫齊魯相攻擊危急且暮耳一鼎豈敵一國家哉然而宗廟之重器不敢輕以與人也彼方以不義徵吾信吾則以贖奪真亦兩相當者何必若是慙慙然哉設或求鼎不已又求割地與求斬大將首與求太子爲質而後退師於是使樂正子微之且一一徇之乎抑違之也夫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而欲徒以執一行之是則用吾拘滯膠固之



見而徵夫無所稽考之器且不可又況欲以聖人體道之大權而維持天下之變故失之跬步則憂在千里之外矣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孟子之言也彼樂正子非孟子之徒欺其相魯也孟子喜而不寐人問之則曰善人也信人也嗚呼是亦信之小者耳今也不信一國之信而惟信樂正子之信則樂正子見重於齊魯也久夫既自信其信而君又愛鼎不若以實告齊曰鼎固屬也然則鼎吾先君之分器將以是奉犧牲供祭祀而周公太公實與享之不然則二公之盟不云乎後世子孫毋相害也吾先大夫展禽嘗以是言却君師矣夫吾國不能下人以禮而至用其世守之器君亦不能以禮服人而欲奪人之所有皆君之所惡者也為此計者內不失鼎而我之信義加於鄰國彼必悅服而去之信之大者也夫又何取乎一夫之私行為哉然樂正子儒者其爲人也好善且善改過惟他書載徵鼎一事不類故深辨之否則戰國傾危險詐之士踵相接也孰謂樂正子者非賢哉

淵類集卷七

五

甬東山水古蹟記

昌國古會稽海東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登萊海泗南到今慶元城三百五里秦定元年夏六月自慶元桃華渡覓舟而東海際山童無草木或小僅如筋輒刈以瀉鹽東偏海有招寶山或云他處見山有異氣疑下有寶或云東夷以海貨來互市必泊此山山故有砲臺會就臺躋弩射夷人矢洞船猶入地尺又別作大筒曳鐵鑲江水夷舟猝不得入前至峽口怪石嵌險離立南曰金雞北曰虎蹲又前則爲蛟門峽東浪激或大如五石斗窺躍入空中却墮下碎爲零雨或遠如雪山冰岸挾風力作聲勢崩擁舟蕩蕩與上下一僧云此特其小小者耳秋風一作海水又壯排空觸岸杳不辨舟楫所在獨帆檣上指潮東上風西來水相闕舟不能尺咫一撞礁石且靡解不可支持又前則爲三山大洋山多磁石舟板釘鐵或近山則膠制不動昌國境也昌國中多大山四面皆海人家頗居篁竹蘆葦間或散在沙壘非舟不相往來田種少類入海中捕魚蝓蚌蛇母彈塗傑步腥涎

裏味道人鼻口歲或仰駭他郡東從舟山過赤嶼轉入外洋望岑峯山山出白艾地多蛇東到梅岑山梅子真煉藥處山荒書所謂補坦洛迦山也唐言小白花山自山東行西折爲觀音洞洞瞰海外巖中裂大石壁紫黑旁縛而兩歧亂石如斷圭積伏蟠結怒潮擊晝夜作魚龍嘯吼聲又西則爲善財洞崎石嶠足泉流滲滴懸纒不斷前入海數百步有礁土人云曾有老僧秉燭行洞穴且半里山石合一竅有光大如盤孟側首睨之寬弘潔白非水非土遠不辨涯際又自山北轉得盤陀石山巖怪益高壘石如埵東望宵宵想像高麗日本界如在雲霧蒼莽中日出大如米籊海盡赤跳踊出天末六合豁然鮮明及日光照海薄雲掩蔽空水弄影恍類鋪僧伽衣或現或滅南望桃花馬秦諸山嵌空刻露屹立巨浸如世疊太湖靈壁不著寸土尺樹天然可愛東南望東霍山山多大樹徐市蓋駐舟此土人云自東霍轉而北行盡昌國北界有蓬萊山泉山四圍峙立旋繞小嶼屹如千尺樓臺而中處又有紫霞洞與山爲鄰中畔通明方如大

淵類集卷七

六

車之輿潮水一退人可入或云人不可到隱隱有神仙題墨漫不能辨又有沙山細沙所積海日照之有芒手攬則霏屑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少損旁有石龍蒼白角爪鱗鬣且蜿蜒跨空亘三十里舟徑其下西轉別爲洋山中多大魚又北則爲胸山岱山石蘭山魚鹽者所聚又自北而南則爲徐偃王戰洋世言偃王既敗不之彭城而之越棄玉凡硯會稽之水又南則爲黃公墓黃公赤刀厭虎厭不行爲虎所食者也夫昌國本禹貢島夷後乃屬越曰甬句東越王句踐欲使故吳王夫差居之然不至也海中三山安期羨門之屬或避秦亂至此方士特未始深入或云三山在水底或云山近則風引舟去蓋妄說也東晉人士每愛會稽山水故稱入會稽者爲入東抱朴子亦云古仙者之藥登名山爲上海中大島嶼如會稽之東翁洲者次之今昌國也是年秋八月自昌國回姑疏山海奇絕處明晉人之不妄時一展翫宗少文卧遊不是過矣

周正如傳考序



于每觀左氏春秋王周正月釋者曰言周以別夏殷也及尋公羊穀  
梁二傳又雜引諸經譏緯孔子初無明說後之儒者頗用黃帝以來  
七曆求春秋時曆卒不盡合杜征南長曆反謂經必有誤經未嘗有  
誤也是豈夏正周正之果異哉蓋曰王者受命受之於天不受之於  
人故徙居處易服色殊徽號變儀牲異器械而改正朔其一也此固  
然也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堯舜禹木一揆  
也何獨至於湯武而遽革之哉世之說者嘗謂當周之世春秋必用  
周正春秋尊王之書也隱公元年之正月是即平王四十九年之正  
月也然而前徵乎商則元祀爲十二月而月不改後據乎秦則元年  
爲冬十月而時不易春王正月似乎冬十有一月也而聖人易之以  
證其行夏之言程子所謂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也自程子之意  
則曰夏正寅春也周正子非春也是改正者必改月也故曰假天時  
而已自今說者之說則改正者又不改月不獨假天時也雖王月亦  
假矣當又自異於程子也至其所自爲說且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

淵穎集卷七

七  
夢  
選  
虞

商周革命特示不相沿襲巡守承享兵農田獵猶自夏焉果是則聖  
人又何必以是爲淵淵告哉或者又謂古之改正者必改月商周之  
正月非春也伊訓元祀太甲三祀下不紀時泰誓一月召誥二月上  
亦不係時將以時自天時月自王月故也然而秦漢之際每年之首  
必以冬書十月之上顏師古漢書注且以爲孝武時改太初曆後乃  
追正前代正月爲冬十月者抑難信矣至若孔安國之於書鄭康成  
之於詩禮且言古之改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月必係之於  
春天開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三代蓋迭建之皆可以爲正則皆  
可以爲春矣豈不以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爲春也可矣魏  
景初時楊偉造新曆請復用商正且以是年十二月爲孟春次年三  
月爲孟夏本鄭說也然則奉若天道敬授民時又不常有一月二月  
之參差哉今之說書者蔡氏父子亦謂如孔鄭之說則四時改易尤  
爲無藝三代之改正者必不改月商周之革命者特不過用其子丑  
之月以爲歲首耳周官正歲周正建子歲首也正月夏正建寅月數

也春秋之正雖用周正而月數不改每年之首截前兩月以屬之上  
年之尾誠若是則隱公之元年魯史必書之曰冬十有一月而聖人  
自削之也蔡氏父子以之言書則或可從以之言春秋則猶未可從  
也或者又謂三代之世三正之通于民俗尙矣魯用周正吾於春秋  
魯史見之曲沃用夏正吾於汲冢竹書見之是故左氏雜採諸國之  
史以爲傳或用夏正或用周正互有不同昭公之三十三年十月晉  
人會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定公之元年正月又曰會于狄泉是重出  
也魯太史辨火出之候亦曰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  
又一證也雖然王者之大政必叶時月而正日是豈容以一代之間  
而三正之並用者哉世之說者或曰易有之帝出乎震自伏羲神農  
之世蓋異建矣次而數之堯建子舜建丑夏建寅而甘誓且載其怠  
棄三正之文者本此也然自顓頊以來始以民事命官而歲月自當  
以人爲紀先王爲是推筴迎日治曆明時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華  
革造種無一不得其居之宜與其氣之順者堯舜禹三聖輒因之而

淵穎集卷七

八  
夢  
選  
虞

不敢變也意者秦漢之際鄒衍張蒼五德相生相勝之緒論歟或又  
曰天地人三統子丑寅三正古無有聖人所不道三代之改正特改  
人君即位之初年爲元而已雖然此謂改元非改正也而改元者又  
非春秋之重事也將是數說吾亦孰信而孰從之哉番陽董生始出  
夏時考正二卷云此巴川陽恪先生作也恪之先君從涪陵晏淵而  
淵又授業于朱子蓋嘗舉朱子之言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幽  
風之詩又皆以人爲紀是則改正者改歲首也未嘗改月數也上卷  
專論春秋下卷雜論他經及傳一切附著已說最爲明了考正之作  
寔朱子意也然而朱子四書集註詩集傳自用周正周月臨江張洽  
朱門高第春秋集注且謂周正建子即以爲春聖人雖欲行夏之時  
而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而一天下不可遽改之也朱子之意豈果  
考正之意哉予蓋歸而質之黃君景昌君則曰左氏魯人也使其不  
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左氏信矣若夫幽風之詩周公所作  
是固追述公劉居豳之事當夏世用夏正者也未可以說春秋乃作



周正如傳考二卷以辨考正之不然今兩書具在予故并識異說者以復於董生爲何如

古職方錄序

鄉子嘗治春秋左氏傳及太史公書稍觀黃帝以來王者都邑及春秋諸國交爭時分地山川城邑較之禹貢已多乖整不可徵自孔子作春秋魯君子左丘明爲之傳丘明魯人也尤識周魯典故莊僖以前特言齊鄭襄昭之後特舉晉楚餘大國頗及宋衛陳蔡若燕秦又以絕遠無赴告甚略太史公采世本戰國策作三代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其云舜稷契皋陶伯夷栢翳之裔詳矣垂益夔龍則曰其後不知所封又曰滕薛驩小不足齒周武王時侯邑尙千餘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計故弗采著然則周制害已諸侯悉去其籍雖曰頒爵與祿孟子猶不能詳況他人乎方堯遭洪水使禹平治州分爲九及舜攝位冀分爲三青分爲二至禹而後合堯之舊班固云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然以禹貢九州計之五服相距方五

淵類集卷七

九

千里僅得黃帝之半說者且疑九州之外黃帝亦嘗畫野分州舜之十有二州亦猶此也然周禮自王畿而次之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方面計者則爲萬里漢地理志亦云漢之境土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紀山川大抵與禹貢不異何其里數若是之懸絕哉或曰尙書據虛空窺路方直而取之漢志乃因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或曰禹之聲教所及地盡四海其疆理所治制止五服若夫荒服之外則又有區畫者存非若周漢且盡其地之所及者而疆理之也何以言之王制四海之內截長補短方二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也故周禮雖稱九服周官止曰六服羣辟又曰六年五服一朝是則侯衛以降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若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必兼夷衛之初封人民氏族土田分器至詳至悉未有一言及附庸者宋仲幾嘗言滕薛邠爲宋役而薛宰竟不從焉况附庸者朝從於衛夕入於鄭西通於秦南屈於楚蓋有之矣當世曷嘗以此爲疆界之區離者哉然又有一說焉夫冀禹之

所都冀之北境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且至于沙漠不毛之地周之東遷洛陽爲土中曹去王城八百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縣百七十里已爲男服蓋曹順流極便而鄭則成臯虎牢之險夫豈五服之制非若畫棋局然以定遠邇也是故幽州遷於碣石而共工流蒼梧遠於衡山而虞舜狩若謂周之斥大土疆又皆不出於蒼梧碣石之外不然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僅千八百國毋乃夏后之盛猶愈於成周之盛乎將此萬國者特舉成數而言非實至萬也然鄉所言黃帝方制萬里而得百里之國萬區者夫苟一國而方百里矣至於萬區則不止方制萬里以謂方制萬里則萬區之國每國以開方之法計是亦不過每國四里而已何有百里哉且國猶邑也鄭取十邑河南卽統槍等小國楚敗四邑郊郢卽隨絞等小國方里而井井四爲邑故小曰邑大曰都萬區猶萬邑也舉不及百里之數者凡以一邑四里也齊魯之初封也孟子亦稱僉於百里僉者不足也不足於百里也戰國時乃方百里者五必曰當在所損以復於

淵類集卷七

十

先王之舊若明堂位言魯七百里出於成王之特賜是徒漢儒習見戰國之魯非成周之魯也漢儒所以言此者由周禮公地方五百里之說誤之也然周之西都僅四百里東得洛陽六百里乃合千里三公公魯也采地將不方五百里乎苟方五百里則天子亦無地以自容魯一侯爵耳藉令成王未賜亦當得四百里以一州千里計僅封侯國二而有餘三而不足將以何地而給千八百國之君乎是豈魯之侯爵百里而止非七百里也周禮又討論於漢儒之手故以其封國之誤者攙入之遂變而爲斥大土疆廣爲封建之說殊不知禹服猶周服也黃帝之萬國舜之十有二州亦猶周服也若謂盡其地之所及而疆畫之者恐不可以論周止可以論漢漢之盛時東置玄菟樂浪北度陰山西盡西域南窮交廣儋耳且有非古九州之域者故子每謂封侯國當從王制百里之國不加多也州域當從禹貢五服之地不加廣也如是而已耳昔者晉陳壽嘗撰古國志五十篇世遠書無可徵於是本禹貢采周職方用敘前古帝王公侯名氏都邑之



不同者餘及四夷種類本繁夥參合之以乘漢以來郡縣且志其成  
敗與滅之端知者詳之否則或謂後之博古君子覽觀焉

後序

自古者帝王公侯都邑名氏與滅之故紛乎夥矣予少時嘗疏其一  
二曰古職方錄且序之然猶有可疑者蓋孔子之序書也自唐虞始  
荀卿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其文野及孔安國書序又言古有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徵楚左史倚相吾誰信哉信聖人而已矣夏后氏承唐  
虞之盛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殷湯革命存者三千武王克殷大  
封同姓餘蓋一千八百是果何以驗其然耶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  
紂夏武王資八百諸侯以伐殷何不思之甚也湯始征自葛十一征  
而無敵於天下及有事於桀雖毫釐尙憚於征役且論之以中伐之  
不得已又況其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武  
王豈得因六州之衆以往脅於君哉及大會盟津陳牧野而用西人  
不曰西土有衆必曰我西土君子下及庸蜀八小國耳他亦見也

淵類集卷七

十一

之是說又因王制周禮之異妄言之耳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禮大司徒公侯之田則以一男當之推而極於五百  
里之廣及總天子寰內與八州所建之國無地可容鄭康成云自周  
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增加諸國之地故禮與王制不合王制又  
廢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公侯伯三等而已  
至周乃更立五等然禹貢所設男爵小邦已在侯服之內寔有出於  
殷人之先者春秋亦未嘗不書五等之爵也孔穎達云馬融依周禮  
包咸依王制各有所據難以質其是非雖然王制豈廢制哉坊記曰  
制國不過千乘左氏傳曰列國一同或據算或論算自實其所載九  
州千八百國之數比之王制地又加倍者說禮家祇上文耳近世說  
者知禮與王制不可合言自夏商以來分土無過三等班爵則必立  
五等至周而封疆小異而實不異公五百里其所食者二百五十里  
侯四百里其所食者百三十里有時伯三百里其所食者一百里子  
男二百里其所食者五十里男一百里其所食者二十五里自其所食

者求合王制獨侯爵之百里子爵之五十里公則贏而男則不足者  
半又謂終周之世此爵往往設而不封公爵一宋是已男爵二許宿  
是已虞執則三公之公也驪戎男則夷狄之長也雖然陳舜之後祀  
禹之後周之初封當與宋並爵爲公胡公東樓公猶班班然見於史  
陳之爲侯祀之爲伯後世之自降也在宿須句頤與風姓濟水上小  
國微乎微者也與盟于宋來計於魯亦得託於春秋餘豈無類宿者  
爵之以男乎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雖虞執以外諸侯入仕王朝既  
曰公矣未有不受公爵者驪戎固夷狄也推其地必在西周畿內豈  
自夏而變夷者耶且姬姓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  
日子無稱男者然又曰職方之制邦國千里封公則四封男則伯特  
建國之率也予於是始有悟焉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亦總數  
也意若曰州方千里建國若干九州之內則以之建若干國也不然  
天子之寰內公卿大夫與王之子弟咸食采其中所餘之地亦幾何  
哉春秋之初王政廢壞侯度放紛非西周比也公侯列國猶可見者

淵類集卷七

十一

一百一十七國求其大者纔十一二附庸小邑夷狄雜種悉充其數  
齊負東海楚據方城之南晉雄其北而秦又崛起於西獨未至流沙  
之極大抵自號曰霸朝聘盟會侵伐之所及者比之千八百國之數  
十八分之一也何大相遠絕如此耶然則九州所建未必實有千八  
百國或封或未封則實有是國未封則虛是國以待可封之人如  
宣王之封申伯封則曰申國未封則猶曰謝邑或卽以其虛國爲諸  
國之加地如宋鄭之間有六邑不屬諸侯則自掌於天子之吏是故  
公爵自百里而加至五百里男爵自五十里而加至百里非盡然也  
特以是而爲建國之率不得過也鄭康成不察於此乃謂周實有千  
八百國每國實有五百里至一百里之地非斥大九州之界則亦不  
能容是若干國也此其失也蓋惟子朱子嘗謂孟子班爵祿之言已  
與周禮王制不合而王制又自與周禮不合近世說者乃曰馬融之  
本周禮者自其軍賦而言之也包咸之依王制者自其田賦而言之  
也制田制軍縱橫準算必使周禮王制之不合者而必合於一也然



以孟子嘗稱王之際周禮已不復存王制之作本出於漢之博士而周官又出於劉歆雖朱子亦固不能無疑矣關之可也子故特附其臆說於是錄之後併以俟夫知者而就正焉

關子明易傳後序

子始讀文中子中說頗載關子明事後得天水趙蕤所注關子易傳十有一篇大概易上下繫之義疏耳首述其出處本末次分卜百年數別為一篇似皆出之王氏或曰王氏中說本於阮逸關氏易傳聲於戴師愈師愈江東老儒也觀其傳統言消息盈虛爻象策數之類獨與張彝相問答彝嘗薦之魏孝文而王氏之贊易世傳關氏學也是又豈盡假託而後成書歟夫易之道大矣世之言易者往往不求其道之一卒使其學靈焉而各不同是故談理致者多溺於空虛守象數者或流於譏辯此豈聖人之意哉蓋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聖人特因其自然之理故推而為七八九六之數非苟畫焉將以著其未畫之妙而已後之儒者苟造其理而過為其畫之求太玄準易

淵頴集卷七

三

者也洞極則又擬玄者也玄之數起於三而洞極之數亦起於三生以配天育以配地資以配人猶易所謂三極之道也故凡三體九爻三九二十有七始於萌而實乾于幾正且通焉今其書世見之者亦少中說所載殆未嘗及此然而王氏每尊其學之所自且欲自當達者以為聖人復出王道復行而洙泗禮樂之教復明於斯世毋乃徒託於此而侈言之歟至於考之以典禮稱之以範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應曆數以示將來關氏之學蓋深於易者也雖然昔年子張嘗欲知來聖人但言其既往者以告之是故三代常因其禮之大體而或損益其制非謂王者有是禮也必過其所卜之數夏以金王得數之生商以水王周以木王得數之成聖人不敢知也為其說者尊周漢唐介鄰且以明真主正統之所歸後世機緯之流耳楚靈欲併天下既不得卜則投龜而詎天孫皓亦命尙廣卜焉且曰庚子之歲青蓋入洛彼二君者曾不悟其已之不脩而徒欲惟天之決也故天命吉凶命歷年必以其類應亦可見其概耳元龜以下爭奪擾攘乃若灼

然親睹其事無有少差忒者張彝之殺亂端具矣曾不告之以辟禍者何也其數也耶銓削選格排沮武人不可謂之數也果其理有以召之故耶雖然法自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人而合天者也關氏每拳拳於天人相與之際今之言天者類曰是莫之為而為者終於於廢人事而不之講嗚呼關氏之學殆滅矣吾故欲削其不合者而著其合者且書此以質夫人焉

妄箴

我相我心園中窺外一身之主百骸之會孰心弗真乃以妄害孰心弗正不與妄對倏而氣盈忽以質齷衝為機張湧作鼓鞮貧將急富梁肉猶擲賤欲速貴姬姜皆削窮思何益巧算何賴本根不守萌葉徒扶擲目出光螢燭猶沫塞耳有聲暴若雷磴一真尚迷眾妄弗退卒與妄居毋俾正敗我曰不然職用自効勗言破茲永佩妄戒

躁箴

昔我先哲有理無欲後民多欲理反不足當其躁起熾彼炎熇不躁

淵頴集卷七

古

則藏積為醜毒豈心爾恬念在奔逐豈貌爾夷陷若谿谷狐狸嗚呼蹙蹙跳曲匪騰薄天匪浪歷陸何能爾動動則相觸豈不或靜拯爾迷復內省邪幾童牛之格外淳正行羸豕弗踟蹰沈與冥不自表襮雖躁勿躁敢不欽束昭然陽明室爾陰濁惟是躁心我告匪瀆

放箴

人可放乎放不可長孰使子敖敖其焉往惟昔孔孟豈不或然敖其所可乃人之行既辭以疾又鼓子瑟留亦不止兀隱子几哀今之人欲一以放詆欺窮陋矜說華好狂獸黠欺自謂過人過猶不及迄喪其身毋謂人言無足去取吉人之辭不在頰輔毋謂人行無足是非守之以正動與俗違人寧敖子予必自省彼何人斯敖焉是逞

惰箴

惟我之情我何以生我生之微曷敢荒寧莫健匪天晝夜不息繫之星辰厥有贏縮人之一身從幼及老疾疾憂患惕焉以保人寧幾何開口笑言曾不儆戒日趨寢安周公作書是日無逸求其艱難務在



穠穠糞墻朽木膏膏宰我聖人尙云夫豈我可念慮之萌情或弭之事爲之著情或弛之我告子情情乃不改習與性成後慎毋悔

鹽官箴

廡惟東南瀛海之府乾靈輪波坤奧孕鹵燉之炎上瀉以潤下五味之長百役之主豈伊廣斥禹服有貢物因天產利許民共豈伊虎形周官有職禮存國容賦佐王食時惟管生乃始權之圖霸何急奪民所資秦益其侈漢承其醜將衆是濟豈吾之私舟車交載水陸間道牢盆斯給漕輓斯考口稽囊人家具竈姬苛碎已甚惕焉不保卓哉漢昭亦或罷權云何可徵議在文學法如張弓利若刮刃刃銘則傷弓滿則窮貧以近寶寶不可即富以歛怨怨何能克吁今之人訖可小息敢告所司敬之毋懸

庸田箴

惟林其生亦夥斯植凡厥庶民我藝黍稷祗命農父飭是稻人并田之畫溝洫以均均以其流畫以其絡仁施嘆乾利化礎塲在山者嶽過類斯博寧順其行勿私汝壘胡水之泮微禹其魚胡水之汚陸海以腴曰漳曰涇克醜汝渠曰史曰白史不絕書胡可滅裂胡可鹵莽田峻之功水庸與享厥有輪屋汝謂撤之厥有田畝汝謂割之慎毋輕民民乃邦本生養必遂務在庶養慎毋去食食乃民天儲蓄必贏否則瘠捐自利利民豈止川瀆非汝之苛我民之足我民不足其何能穀世無召父誰踵其躅

韶石銘

逝矣上古帝在有虞時巡于南曰至蒼梧有嶠者石炭彼海隅我奏我韶者定爾區或搏或拊或戛或擊從之則純成也以釋明哉惟人幽哉惟神我祖我考我臣我隣來汝之舞我功之敘勸汝之歌我政之和前瞻無前後顧無後出三代上居百王首孰強非羸式訛人心孰淫非鄭卒曠古音嶠嶠斯深濶濶斯廣魚龍不波鳳鳥焉往有嶠者石雙闕之峨誰使洞庭不張成池丘曰畫善札云蔑加非帝之思我銘謂何

秦坑銘

惟慮之虐自任不備彼哉坑者曰焚我書書日以壞廢日以跌竹帛煙起干戈流血逸矣上古無書可徵所徵者何刻木結繩神義繼天肇造書契智如蒼頡文字轉熾啟我混沌閭陽閩陰天愁鬼哭喪厥人心孰墳而三孰典而五素王不作萬世一警微言如綫橫議溢屢鈞鉅析亂不撲益挺出王入霸備墨相駁徒兩業之何有禮學豈曰不焚動相誣譏收合遺燼顛倒是非汝塗汝塞拘汝奔走還我古初匪愚黔首有書無人與無書同激銘羸氏我將適從

春秋臺銘

惟汝之東古稱中都其西匪如鉅野所瀆於昭魯侯言出于符曾不登厥聖聖應在藪彼芻者子乃獲斯醜繫聖是惻愚者以走嗟嗟宗周岌岌業業禮墜樂壞兵戈日接齊強而據晉悍而讐頑夷相陵弱邑就壓惟理與欲夫既析之惟亂與賊不其戚而其褒伊何界以縉績其貶伊何齊斧弗貸彼誓左生史編是徵惟高及赤口說相承一之弗協式用拂騰夸矛譽盾執鼓以興屹與者臺繫聖是處豈圓蹄肉角復出榛莽徘徊顧瞻逝矣中土嗚呼吾銘永鎮鄉魯

礪溪銘

有澗斯溪惟石之礪誰歟漁者伯夷之孫自彼東海曰徂周原我志非魚我人之完天錫有周君臣相權爰底于牧爰取厥殘我咨我謀皇旅嘽嘽既定周鼎却開齊藩方韜汝光如龍之婉我獵我人非畷之盤既顯諸用如鷹斯獲發揚蹈厲亦總其干惟古之道孰測其端勿謂伊人漁釣是好我懷于今不古是觀已雖不能民之艱難有礪斯石惟溪之湍我勒我銘昭示不刊

試劍石銘

吳故吳墟也自閩門東出十里許有白虎之丘王閩閩試劍石在焉悼靈物之不可見銘斯作  
惟峻之鏢惟銘之嶄山靈奉鐔白虎司錫神威勦剛殺氣纏錯攻堅瑕破發週遠略汾挑乘駟郊鄂弛析風斯輕刺志用驕虐賊然兕駭



欲言龍躍我思古人吁不可作

蚩尤讚

元氣肇開鴻荒斯闢凡茲庶民詎有兵革人禽攫罽草木茁駢奚靈  
不鑿既縣罔衛蚩尤者出始構禍端雍狐是資涿鹿相殘披鎗挾精  
鎔精海液舍我耜耨行彼劍戟惟聖制物與天同符君子慎術小人  
改圖豈伊樹兵爰使絕與匪嶄頭角終殞肩髀霸王迭起仁義無稱  
播摩坤闔技擊橫行夫何攻戰尚汝禱禱九嬰乘城窳窳在野善師  
不陳時靡有爭會不是戰曷維其寧天生五材莫偃匪武我贊蚩尤  
敢達祈父

盜跖讚

我觀古人我讀惟跖彼何人斯去順効逆盜本有道殺人以矜橫行  
魯國按劍東陵榛奧是栖問嶽是鑿投骨起斷見金思攫世不予善  
居恒有循分均我義後出吾仁惜汝刀戟機汝器攫汝日不然俾晝  
作夜我盜何盜取非我有不盜之盜人不汝咎聖人不作大盜日爭

淵穎集卷七

七

所恃者力相擒以兵上行下效僥倖邪侈因之而擾愍不畏死人豈  
齊豹地非萑苻誰生禍首卒化盜區跖斯可讀為善者惕於平哀哉  
尙謹罔極

延州來季子觀周樂頌

我之懷矣惟我季札來從勾吳歷聘上國王網際壞侯度傾側日尋  
干戈不德以力大音備窟二氣苛慝禮樂不興繫誰之則我奉我幣  
我車北東懿彼諸姬日至魯邦魯侯賓之自郊徂宮魯侯享之式命  
警宗首以二南繼以國風載雅載頌商魯攸同申以象箭文德之容  
亦有太武允奏武功淵平蕩乎泱泱泱泱或秉以衛或綴以崇上際  
鴻禹虞舜之隆口漢曰夏韶箭以終鳴呼四代一日備舉參聲知政  
閱覽博古或登或降跋躅僂僕夫何自鄙乃不及魯公卑私運寢棄  
厥緒或借以侑或雍或旅藝武藝方叔之鼓踰河蹈海散亂無所  
先王之盛究彼始基器之尙存去道遠而仲尼有云周公其衰豈獨  
鄭子學在四夷逸矣干載詩亡樂缺設而不御矇瞍失列日趨淫哇

恆用鳩喙宣榭既焚本實先撥我之懷矣心焉孔怛作此頌章昭示  
來哲

漢武帝南巡射蛟頌

惟漢六世大展巡狩於南服自尋陽浮江而出親射蛟江中獲之猗  
歟壯哉蓋夫荆陽之域水土墊溢淫蠶地行風雨怒作掀擗蕩粹眩  
瞪懣愕莫之敢擾上乃御黃間拔剛桂朱鞮圍體而騰擲白羽應弦  
以碎珊瑚批鱗頰霧敷鬚鬣肉淵髓硤披角劃耳於是海童闢路川  
后清宮神靈恪虔耄老權扶信帝王之英略天下之奇觀已人莫不  
曰齊巨駟擊呂梁雷轟楚士劍揮江水血變彼一材官直制其死命  
烏足以動萬乘也哉夫豈區宇寧謐四夷犇竄掩沙漠之貪鷲刺筥  
竹之炎鬱強無有不弱堅無有不瑕拒之者如撓沸劑之者如拉朽  
將信威乎鞮譯又何獨快意於鱗介嗚呼材之尙氣之勁邇之悅遠  
之懼雲鳥之散沒魚鼈之顛顛殆有不必勞弓而控籍者臣乘臣朔  
臣助臣壽王躬睹盛美獨闕歌頌千載之下默默不文予故特跡史

淵穎集卷七

七

氏之舊作是頌頌曰

大漢之興兮世繼其烈言巡東南兮略彼揚越一江橫匯兮險障險  
隘有蛟崛起兮中路洶絕驚駭擊鼉擣兮渤瀆作壘上之顛怒兮發我  
獷厲起施猛毅兮鬚角盡披九疑曉出兮矯立嵒岨舳舻暮拔兮波  
濤疊雪上神且武兮躡仰桓撥功負不世兮威振有截舟車所通兮  
職貢用戾龍沙不揚兮瘴海枯竭上飛無所逃兮下走無所脫嗚呼  
漢之廣大兮古未之制

百里奚贊

我思古人惟百里子自其知學亦肆既仕出千未游弗克離社移事  
周頹復坭我執我告我蹇我從于虞蹇謂不可我過其驅鄭門不啟  
鏡道是輪執云我智我諫我愚豈伊一身終顯西土我肥我牛庸疎  
五殺相業弘開霸圖超距國中行游童叟笑舞勿日我耄耄無壯時  
勿日我賤賤者貴基句萌甲拆稗好之姿干霄合抱貴有宜施嗟哉  
時命萬世一阨矧茲白徒曾罔黃馘太公屠釣何晚弗獲繫我人斯



老死誰悔

接與讀

古有狂者曰惟接與辟世不仕裸身以趨放言鬼行神則內居鳥驚  
歌駭雖聖弗徒聖人于行荆楚是屈秣時斯重從政者殆矧麟未  
何鳳之翺易遠我真這受世害緊聖所可彼猶不然曰父曰母曰人  
曰天執心既一抱道弗權視茲大彘獨不天淵夫何山谷卒遁名姓  
蕪菁是食馴益枉聘聿和其光克性爾性高處不羣隱德之鏡我友  
者扈會弗服裳豈無汚濁讓我踴涼既馳且驚滿國若狂古狂不作  
傳也可忘

古碣石辭

古碣石者本禹貢冀州之域蓋今東南海運自海而北達漳河實出  
乎此子喜其上符唐虞之舊制也勒之以辭

惟聖建國寔曰冀都北極之運萬邦作乎宮廷彫赫時彼中居士女  
和會盜鄆塞邪江橋白梁淮和黃淤津官有清竟海其楹偉哉碣石

淵類集卷七

九

披我海隅表此水道長爲委輸上蟠乾輿下結坤區割流發養披秀  
書圖日月播盪星辰盤盪怪神罔象量鰐龍魚風扶纜守翼奮鱗驅  
悉鞏國用來通帝家自國有貢或河而渠或砥斯整或絕或踰爾絲  
執帛金寶象珠搜毫錫縷滿稠壓車矧茲米粟誠係藏儲得一圭據  
懸萬命軀漢乖轉輓唐厄征需於穆我后仰承唐虞按之圖籍實以  
德符普天率土瞻戴罔渝偉哉碣石厥狀屹如若柱斯植若甬斯塗  
溟漲如席濁漳以趨削嶼勒辭永代是模

白雲先生許君哀頌辭

古之學者必有師世之說者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得嗚呼經師豈  
易得哉自嬴秦焚滅經籍之餘漢以來老師宿儒失其本經不惟口  
以傳授則或新出於風雨壞屋之所藏是以惟傳經久而不差者爲  
最難至於人之所以爲人示之以德義道之以言語則之以動作威  
儀是將使人親戚興起而易至於不自覺者無非教也雖然捨經則  
又何以爲人師哉然以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迭異而師道之所自來

者浸遠蓋惟伊洛諸老先生寔始倡爲道統而後知有所謂義理之

學已而考亭繼之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至此而遂定必也誠明兩盡  
知行並進可以深造天三代聖賢之闢域不然則經有傳之益久而  
愈差者矣是故古之學者常得其師傳每因經以明道後之學者既  
失其師傳苟非明道則固不能以知經經既明矣吾則又知人之所  
以爲人之道不外乎此也嗚呼經師豈易得哉惟我許君昔從蘭溪  
金君履祥學金君本於王文憲公相何文定公基而王何二公則又  
本於黃文肅公翰蓋此實朱學也然君天資深厚學力純至手鈔口  
誦志行彌篤而且樂與人爲善家故貧常僦屋以居達人大官踵門  
候謁交刻論薦而會不爲之少動山東兩河江淮閩海之間賓客弟  
子擔簦負笈執經請業又必爲之搜撻明白斟酌飽滿而後去初未  
嘗見其有惰容是以終日危坐學徒環列無懈無敖無嬉笑無嘗  
昏瞶者革心屏躁者易貌而日就於漸摩變化之歸嗚呼考其師友  
淵源之所自來君信可謂得夫師道之重矣此蓋世之所共見而無

淵類集卷七

三

聞言者也君諱謙字益之世爲婺之金華人家居教授凡若干年年  
六十八以沒子適以事不及哭而君平日遇子極厚於是特疏哀頌  
一篇以洩子情此子所以深痛夫人師之難遇而經師之尤不易得  
也嗚呼悲夫頌曰

夫天下之生也衆矣其生如醉而未醒其死若夢而弗覺何經籍之  
可問豈聖賢之能對條焉蠖蟻之起滅留爾蠅蚋之攢嘖將一歸於  
逝盡卒無怪其履昧惟古之大儒君子涵養省察戰兢惕厲道不遠  
人則天理民彝之所存經以載道則王綱聖隨之攸賴宜身名之並  
立獨不與年壽而俱壞嗚呼許君博學無方篤志不懈上追洙泗之  
本原前溯伊洛之宗派昭日星之訓則理全而無疵闕荆棘之途則  
辭達而罔礙矧肅容而正襟恆晬而而益背學徒麇來賓客滿座咸  
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是其車轍之同門戶之正者發之於難  
疑答問之頃形之於動作成儀之際實足使人心悟而神會吾固知  
其人物之標表經學之沾溉誠亦可以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已而天



不憚遺會不使之多有壽考而奄然長逝庭巷兮虛閱書策兮塵壇  
會稽先賢失予砥柱襄陽者舊奪我著蔡宋屈穀之孤剖而無竅則  
渡者日湖鄭昭文之琴彈而無聲則聽者斯蹟此蓋我許君之所以  
警新學鎮末俗者遠乎邈矣自不可求之於一時而欲罄之於千載  
者也嗚呼青山如屏流水如帶惜哉遺烈閱此幽隧死而不朽炯然  
若盡死而可作則已莽兮黃土白雲之蕪穢矣奈之何哉其亦有可  
悲也夫其亦有可慨也夫

張定傳

張定者諸暨人初以武學優等賜第從軍建康歷清流潛江令端平  
間史嵩之制置荆湖孟珙帥軍夾攻蔡州奉香朝謁入陵定以受給  
錢糧從守鄧州時河南始通豪傑義士歲食官廩者僅萬人及兩淮  
進兵改湖北制置司計議官出江陵措置邊防團結水寨權守峽州  
將羸卒萬餘對壘生擒回紇頭目夷梓公奪馬五十四騎俘數千人  
遂以功換閩門宣贊舍人知泰州累疏論清野利害不報去職復江

淵穎集卷七

三

步選慶

東總管建康駐劄兼沿江制置司計議官召守融州廣西經略司言  
左右江有警融據其衝欲調外軍定曰本土自有峒丁款丁耳目便  
捷器械銳利若能團糾調用皆精兵也可以應敵外軍懸入不諳水  
土惡弱不熟谿洞險阻無適於用坐受罷弊乃大置酒教場亭上鳴  
鼓一呼萬甲蟻集經略司問而大驚遂劾罷定吳潛當國起知通州  
改守德安府開慶間賈似道開都督府定往謁曰德安地小不足展  
布四體勢須假吾一命圖得要領歸報幕下會北兵十萬越閩嶺而  
東別屯黃陂陽臺定亟言德安城壁單陋合盡徙居民保漢陽都統  
制劉炎遽引所部禦之陽臺矢下如雨兵猝不得進似道命移德安  
治吳王磯頭定曰兵法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今幕府無先發  
之兵而德安移治彼進我退異日將無地投足遂單騎詣轉運使趙  
葵稟議曰夫南人貴舟北人貴騎今聞北兵更用舟師鄂漢兵單弱  
不敵宜急圍捕魚湖船虛張旗幟部令不測使山沒炫耀江北洲渚  
間則大江徑渡之謀可少戢也不然一旦渡江復以鐵騎蹂我鄂漢

必危葵怒曰長江天塹北兵豈易渡哉君郡守知不維德安一步言  
及鄂漢何脅也定曰德安小郡鄂漢荆閩要害今則北兵破沙洋泊  
陽羅洲掠取漁船斷改鞅幫且莫斧斤不絕整兵練衆意在渡江萬  
一舉鞭徑渡東南閩動吾豈能獨受誤國罪哉葵怒愈厲曰漁舟如  
葉江濤渺然我轉運使也毋欺我定力爭不已曰事勢至此謀議不  
信嘻吾死矣已而北兵渡許漢洲葵遂殺定定死鄂漢大抵陷沒如  
定言

爲說者曰予嘗到諸暨過定所居處得墓隧間故碑刻爲傳方史孟  
之夾攻蔡州蔡下故所失地歸我子女玉帛悉輦而趨北朝廷持其  
議曰今幸得一空城是徒有受地之名而又無兵無糧以實其地終  
亦不守史與孟皆報罷北兵復起於是趙葵許戡等出軍河南大兵  
迎敵我軍隨潰遂割唐鄧海泗以請和當是時定守鄧州竟無與成  
功者已而襄樊破鄂漢有警磨些善闡之兵又擄貴象奪辰沅抵長  
沙取許漢北渡與鄂漢兵合丞相賈懼開督進戰遣使乞解而定復

淵穎集卷七

三

步選慶

爲之用且欲彷彿乎荆軻秦武陽之遺風非其道矣自是北兵南下  
由鄂之沙洋攻陽羅洲直渡江至鄂南門丞相賈統兵扼蕪湖孫虎  
臣前鋒對陣夏貴挾戰船二千五百橫亘江中丞相賈將後軍殿亂  
射北船執縛邏騎且挑戰北兵集將樹砲擊其中堅雷鼓大振呼曰  
宋人敗矣丞相賈即倉皇失措舳艫簸蕩乍分乍合北兵麾小旗率  
輕銳橫擊深入殺溺敵江圖籍印符悉已遺失軍資器仗狼藉不可  
勝計丞相賈東走揚州孫夏並降當是時定言悉驗然定死已久矣  
或曰葵與賈不協故置定死地或曰定使問到北欲翻漢陽城誘覆  
其衆失期一日故棄城出奔葵殺之也或曰賈至鄂許納歲幣而北  
兵退復有陰謀懼泄故欲殺定託之葵也嗚呼當滄海橫流之際人  
材國勢一至於此豈不重可哀憐也哉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七



釋迦方域志後序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乞食營  
 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文又足以發之唐藝文志載其目于  
 始從學佛者游頗究其所為志者蓋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敦  
 煌和連間匈奴頃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居其地而塞  
 王南君尉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顏師  
 古曰塞今釋種也塞釋聲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昆莫又  
 擊破之而大月氏西徙大夏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休循捐毒  
 國絕小依蔥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云在大夏時賈人  
 往市身毒得印竹杖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  
 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率為西南夷所閉不得通李  
 奇曰身毒一名天竺即今浮屠胡也按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  
 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里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

淵頴集卷八

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虛稱里數至於數千欲以誇漢使為遠實一  
 國也漢西域傳止載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特疑之也要之烏孫  
 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收休  
 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佛氏遺像休屠王漢張掖郡地將近故塞  
 國也而身毒及東漢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白氈之像及  
 所譯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齋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化興  
 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蔥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為  
 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蔥嶺以西乃為塞種蔥嶺以東多是雜胡  
 亦不待辨而可知者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為大國東  
 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君尉賓隋唐之  
 間別曰漕或曰矩吒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  
 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本塞種獨稱中印度印度天竺之  
 梵言猶捐毒也至謂其道則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與夫貫古今而  
 不可終窮者吁怪矣哉先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文為制度悉已定

奇言鬼行怪巧異技之人卒不自容於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  
 聖甚則立枯抱石以為行兇首裸身以為飾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  
 於傷教害義亂大倫而猶不少顧始基之矣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  
 教熾然乘之遠賢君子反受其法又文以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蘇  
 嘗紀其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  
 政教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遷宋何承天善天文星曆而胡僧所論冬  
 至日晷與天竺占異周白蘇祇婆善胡琵琶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則  
 又得之西域於是西涼龜茲之樂陳於立部婆羅門九執之層廟於  
 大衍矣甚者周孔與釋迦並稱亦毋慮乎書革旁行而與韋編鐵璣  
 之經混為一錄也雖然天地之一氣既賦而萬形有變化容者羽者  
 毛者鱗者介者根莖者浮生者而恆出入於一機區已別矣安在其  
 精靈之起滅因報之相尋哉夫何造化之功用陰陽之屈伸又與吾  
 儒或也傳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今浮  
 屠氏乃索言之始於無所始也窮於無所窮也殆有出於心志耳目

淵頴集卷八

之所不能及者吁怪矣哉自漢宣元以後西域服從於是土地山川  
 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可考隋唐之世裴矩賈耽則又皆圖而志  
 之若夫道宣之作本為其徒設也吾願見其與前史有異故特為紀  
 地理者述其概焉

春秋繁露後題

昔予自京師還過樂陵問董仲舒所居處無有云遺廟在河墻廢者  
 三十年或云在平有別廟廟有元祐間碑未知在平何以得祠也時  
 會新御史上章議楊雄不當列祀孔子廟廷林宗起者聞人願謂予  
 是未能刺舉當世乃刺籍先儒緒餘欲繼死楊雄耶然漢儒獨仲舒  
 未列從祀不宜後雄竟未有言者仲舒所著書玉林繁露清明竹林  
 之屬多說春秋事得失公羊之義疏也今具存又總名繁露而章第  
 或標玉杯竹林且雜取所對策語是豈對策時徵諸所著之書  
 歟或後人附會之歟傳稱朝廷每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  
 家問今猶載湯問郊祀一事若夫求雨止雨推陰陽所以錯行者類



徑巫蕃史所爲非純儒之道矣蓋春秋一經書魯書大等書大水數  
用牲于社于門是皆實事非欲使後之說者因是以推災異之變而  
且流於術數之學也漢之諸儒乃相承言之豈或求諸聖人之過歟  
京房之於易劉向之於洪範五行亦猶此也吁仲舒有以發之矣然  
而推明孔氏罷黜百家使學者有所統一卓然漢承秦滅學之後歷  
千載不可泯滅又何待乎從祀與否耶

胡氏管見唐柳宗元封建論後題

予嘗觀柳宗元封建論言封建之法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莫能  
去之是非不能去也勢不可也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胡氏讀史  
管見則曰封建之法聖人所以順天理承人心而爲公天下之大端  
也宗元說非是予蓋因是而求之則天下古今之變日趨於無  
窮又不可以一概論矣夫自夏后氏之衰有扈之戰洛汭之敗商丘  
之徒斟尋斟灌之依禹祀之不絕者如繇昆吾之強自衛遷許又彰  
彰然自統於世曰霸此一變也而商周亦以是而得天下及周之東

淵類集卷八

三

諸侯削弱世室擅權魯有三桓晉有六卿鄭有七穆孫賓在衛崔高  
在齊滔滔者天下皆是雞澤一會澳梁一盟君如贅旒於上而大夫  
自相秋血於下此又一變也而三晉田和亦以是而得國孔子曰天  
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  
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  
失矣此蓋通論天下之勢也夫何戰國之世兵力日用游說肆行申  
韓以法術商李以耕戰蘇張犀首以合從連衡各以其能分適諸侯  
之國始皇雖大索逐客卒就其吞併六國之謀者又客之功也此天  
下之一變也而卒歸於士及天下既一始皇自以爲前世莫能及遂  
舉封建而廢之郡縣自置殺豪傑銷鋒鏑墮名城欲盡屏天下之兵  
而不用又且貪鷙亡厥科誦日發民不堪命陳勝吳廣墟臂一呼執  
農器以爲兵而民之從亂十室而七項羽以亡楚故將之子劉季以  
泗上亭長分割天下立十八王又五歲而盡屬漢此又天下之一變  
也而卒歸於庶人於乎聖王不作世道愈下天下之變則亦不知其

所終者矣是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抑又考之堯舜禹湯遠矣及  
周而始詳商紂之亂天下之歸周者三分之二武王既以是而勝商  
商之頑民雖遷于洛猶且弗率則又告之以商之自絕於天與周之  
受有天命勞來安集無所不用其心然猶不能已夫商奄四國之禍  
也當是時周幸不至於奔潰動搖者豈無其故哉蓋周都豐鎬而文  
王之德化南被於汝墳漢廣之域自洛以東冀青兗三州昔本屬紂  
且大封同姓與異姓功臣以鎮之魯周公之國也齊太公之國也表  
在東海淮夷徐莒之屬有所畏焉而不敢動燕召公之國也成王滅  
唐而唐又以之封唐叔介在北邊北戎追貊之類有所懼焉而不敢  
越成王在豐周公又自居洛以統之商奄既滅康叔以之國於衛微  
子以之國於宋雖曰治之以德亦以示天下形勢也始皇始一天下  
據關中廢封建勿王子弟及二世而關東盜起郡縣吏或降或死無  
一肯堅守者漢興鑑秦之弊當項羽專制之餘燕趙梁楚太原淮南  
多王異姓故終高帝之世用兵不息韓王信上所親幸盧縮又故人

淵類集卷八

四

也使當匈奴卒亡入匈奴吳芮乃以長沙卑濕之國使當南越則以  
國小僅存耳故又大封同姓荆以王賈楚以王交代以王喜齊以王  
肥吳以王濞然非制也是以卒有吳楚七國之亂何則漢天子止有  
關中巴蜀等十五郡而諸侯王連城列邑被於三邊固不可與成周  
並論矣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  
以便其民順也是又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於乎自于前說而觀  
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秦而勢爲已極自于後說而觀之則天下古  
今之變至漢而勢有不同管見之說守儒之常論也然而又曰欲行  
封建先自井田始夫封建井田二者蓋同出於堯舜禹湯文武之盛  
時上之則分土列爵以建國下之則分田畫野以居民井田小封建  
也封建大井田也秦漢以來井田廢矣則是封建之法雖欲不廢而  
爲郡縣也尙可得哉

張氏大樂玄機賦論後題

鄉于北遊京師聞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東都不守大樂



氏奉其樂器北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而東平嚴儀獨得其故樂部人國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乞增宮縣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今樂戶子孫猶世籍河汴間僅能隸其鐘鼓鏗鏘不復能究其義矣予曰考求前代議樂自和現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縣者本謂樂和曾未幾時倏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於濁樂工治辛且深厭其爐鞴鼓鑄之勞則或自取其樂之協時加銅齊以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儒終不能必悟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黥卒爲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樂書於天下蓋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正何則聖主之稟賦上與天地陰陽爲一體聲則爲律身則爲度故夫黃帝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鐘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據而定爲度量權衡樂以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

淵類集卷八

五

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說先鑄帝第八鼎復造金石鐘篪雕幾刻鏤蓋極後世之選已然以崇寧之指尺既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玄鼎水又溢出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水溢則國有變而境土喪投是不久矣嗚呼漢津所制豈復有加於和現以下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所改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崇寧之樂亦可變矣蓋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惟采荆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夷虜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爲華夏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白蘇祇婆善胡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大石等國本在西域而般涉即是般曠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爲大簇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復悉以胡樂定雅樂唐至玄宗胡

部坐俗部立樂工肄樂生技不通然後發爲立技立技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唐歷宋大抵皆然是猶未能究夫樂律之元而僅拳拳於黍尺指尺之同異及乎大晟樂府之立吾殆未知其尙有胡俗之雜耶抑果雅樂之正也夫以雅樂平淡而聲緩胡俗繁碎而聲急今大晟之樂律太高樂聲急矣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色長張俱曾制大樂玄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入十四調本不脫乎龜茲白蘇祇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絃管猶或尙循乎大唐五代梨園法曲之遺此非胡俗之雜行者乎宜雅樂之未易遽復也然吾就候之所學嘗謂樂工肄樂先須通達強記巧妙斡旋復第十載曉夜之思而務諸前人格範之正固不可以草茅無識而輕議樂又況漢津蜀一黥卒稍窺范景仁司馬君實之議論而且得與夫黃帝夏禹配食於樂成之廟尙可至今沿襲而不變耶於乎誠以世之通音曉律者或少也夫何天下四方之所尙胡俗伎樂率多輕儇剽殺嗚呼縱肆前緩後驟不中音節宅則

淵類集卷八

六

倡優雜劇類且青紅塗抹子女雜擾導淫教媒不得禁止然以胡俗之樂音節不中則聲氣淺浮而日趨於薄倡優之伎禁止不行則風俗流蕩而不知所返此雖小節所繫甚大漢諺有云宮中好高髻城中高一尺宮中好長袖城中全匹帛意者朝廷合議先正雅樂然後天下四方悉更胡俗二部之不正者悉歸於正而後止殆不可視是爲千古之絕學也然古者律曆二事更相爲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曆誠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古法緹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應則鐘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樂援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續琴操哀江南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間在姓忘其名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宿留前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汪上謁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子將歸死江南及歸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醜酒



城隅與之別援琴鼓再行淚雨下悲不自勝後竟不知所在噫汪蓋死矣客有感之者爲續琴操曰哀江南凡四章

我赴薊門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既彼翼軫客星光九自陪聲較久涉戎行靡歲不戰何兵不潰倫生有感就死無罪莽莽黃沙依依翠華我皇何在忍恤我家

瞻彼江漢四之二

瞻彼江漢截淮及楚起兵海隈亡命無所枕戈待旦憤不顧身我既王室誰非國人噫嘻昊天使汝緜緜森森心寒健兒膽裂黃河萬里冰雪峨峨爾死得死我生謂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我操南音爰酌我酒風摧我裳冰裂我手薄送于野曷云同歸自貽伊阻不得奮飛持此盈觴化爲別淚昔也姬姜今焉憔悴山高水遠無相見時各保玉體將死爲期

興言自古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速老麋鹿是游姑蘇荒草起秣我馬裴回舊鄉江山不改風景忘亡誰觸塵埃不見日月梨園雲散羽林鳥沒吞聲躑躅悲風四來爾非遺民何獨不哀  
右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粵人謝翱作讀其辭甚悲因其辭以推其心則其所悲又有甚於此辭者謂非翔作不可也當宋季年大兵壓境兩宮且以琴酒自娛故老言度宗在宮中常以壺觴自隨盡日不醉權臣弄國江上之師不暇一戰反以捷聞蓋必有以瘞寒其耳目蠱惑其心志而然歟否則慷慨危懼之不郵而又何樂於酒藉令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安能坐守東南數郡爲一龜茲國哉梁蕭繹時江陵戒嚴百官戎服聽講老子中既報謀諫者言魏軍不出四境帖然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屈就擒身困縵幕雖拔刀斫校不得悔嗙宋季然矣夫人者乃能以善鼓琴見上吾意其不爲鄙忌必爲雍門周縱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更張亦能使之立若

破國亡邑至閔疾風飛鳥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及大事已去獨其心怏怏奔走萬里若不釋然者噫亦晚矣天寶盛時歌者李龜年思遇無比祿山亂龜年流落江南每歌數闕四座莫不嘆息泣下又況天地黯然山河顛異使夫人者尚在庸不有以泣龜年者泣之乎予謂琴操多出於憂愁窮苦之人而有所守者翔之於辭適契焉故錄之若曰南風不競則自古見之矣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伊耆氏大蜡樂歌辭

大蜡之禮廢矣記禮者曰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又曰天子大蜡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蓋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發之而爲庶人庶物陽舒而陰歛雲行而雨施功加於歲則報之以歲事之成勞著於民則饗之以國典之正伊耆氏果何氏也將始之教民以田者也三禮義宗曰伊耆氏神農之別號後之蜡者先耆祀神農司耨祀后稷則固非伊耆氏之蜡也烈山氏之子柱本爲稷而周人更用兼禮且有若是者明堂位載魯有伊耆氏之樂而周官籥章掌籥籥者鄭玄又析幽風七月一詩以配之或祈田祖或樂田畷或息老物籥豈伊耆氏之蕤籥者乎自秦始置臘漢魏之間二禮並行魏高堂隆曰古之王者各用其五行之運盛者爲蜡終者爲臘及隋開皇乃停十月之蜡而但行十二月之臘唐貞觀初因之前以寅蜡百神則祭社宮辰然後臘宗廟近世則蜡臘又特通行於一日矣夫以夏正十月周正爲十二月由周夏之正所建不同卒致蜡臘之禮相襲無別呂不韋月令孟冬之月勞民休息臘先祖五祀鄭玄注曰此周之蜡也然而蜡之爲蜡未嘗及先祖五祀豈秦制已混之乎於乎大蜡之禮廢矣記禮者尙存其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樂則無可考者欲補是無益也雖然載芟良耜聖人之經已吾猶後世之復古者補焉庸不有土鼓葦籥寂寥之末音者乎遂從而錄其辭

興言自古四

於穆泰鴻倂降嘉穀神莫帝隗會靈之鞠經營標野改薦腥熟休哉



植茲億載家福

先音一

皇監下民云胡其穡篤生厥瓜克用封殖協風鳴條墟土澤發嘉承

天常式保爾極

司音二

俾彼田畷人遺阻艱茅蒲穰穰銑鐸以完率育稚童告成萬民越唱

乃粒我王之造

農三

我田甫田我行暇郵駟桑之儲重莠何秋逃惟風后并晝九丘盍不

古處尤茲民述

郵表暇四

大哉者川疏寫中野稻人瀟波菑曠以雨膏潤畢逮畚鍤具舉豐年

穰穰永得我所

坊五

先王授民兆濬茲道宿玄專與朕朕是力從橫川經緯國都自西

徂東慎不可踰

水庸六

自古在昔虔共素盛有函斯活田穡乃榮畫穴何穉獠牙弗穉莫贊

匪武用迪厥成

猫虎七

玄冥盛陰十月霜雪草枯木凋坏尸咸閉祛除妖魃劑滅蠱孽暑生

寒死不取有害

昆蟲八

田居子黃隱君哀頌辭

始予弱冠時從黃隱君游隱君諱景昌字明達世為婺之浦江人自

幼敦樸而開悟及長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嚴南公嘗一再

授其孫道學且盡發其春秋公穀舉傳論及三代用正日夜食之辨

每言春秋一書自公穀氏口說相傳至漢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

嚴編有錯簡學者上畏聖經下避賢傳訛舛誣謾不敢較也辨周正

曰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為最明太史推日食則

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為六月梓慎占星字則又曰

火之出也在夏為三月在南為四月在周為五月而經且書宋衛陳

鄭之災為五月它如晉卜偃因重禱而驗晉人之滅虢又極有以見

夫夏周數月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

凡朝觀會同巡狩承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於數月皆起於寅

呼秦氏之為是說豈欲以真秦視三代耶秦史所書冬十月以為歲

首後九月以為閏月月建一差閏法不合後九非戌而十月亦非亥

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為正史以十月書於元年之首者太初曆行

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而首歲者乎

辨日夜食曰天之七政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而日月且有薄蝕之變

春秋據見而錄故言日有食之不言所食蓋慎之也穀梁言王者朝

日日出而有虧傷即是夜食是以經不書日日辰晦朔言日夜食不

可以日定也雖然王者朝日則已見為晝食非夜食矣聖人豈能據

所不見而即書之經耶或曰春秋之經無日夜食曆家之算天度必

知有日夜食是傳者因經以著曆數也子謂經書日食三十有六後

世善曆者推之或有甲乙或無晦朔不聞言有日夜食學聖人之學

豈不反為巫史家所笑乎或曰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見海出日當是

而食將夜食乎晝食乎予謂古人之占天皆當晝則測日景當初

昏則驗中星自帝堯之分命羲和者此其職矣又何敢以瑣聞雜說

而輕議聖經者乎自子嘗時觀其辨日夜食凜凜不可屈後得巴川

陽恪春秋考正一卷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出入經史無慮數

百千言隱君且明其不然乃作周正如傳考章分條析文極多此最

其善持論者嘗又考古今諸家所賦詩上起漢魏下迄于六代陳隋

而止唐以來古體之作一變今體不盡錄也間則致書嚴南公有古

今體樂府之辨曰夫古詩三百篇之外後人所為準者惟漢魏為古

體之宗而唐沈宋則始為今體之倡然樂府辭乃具古今體何者漢

魏以還言樂府者本是古體及唐李太白宮中行樂辭梨園之伎悉

絃歌之特是今體律詩王摩詰渭城歌世以小秦王調歌之又謂之

陽關詞復是今體絕句它如古挽歌辭左氏傳所載歌虞殯者雖不

可考漢魏之間所歌薤露蒿里則猶古也自唐至今之為挽歌者必

以今體五七言四韻為之何耶又如古樂府題胡無人釣竿等篇唐

徐彥伯沈雲卿方以五言今體為之何滿子一曲司空文明又以五

言二韻為之盡今日之所謂律詩絕句者也果何耶唐人詩集每

淵類集卷八

十一

736



有標題古詩律詩古樂府歌引吟行者杜少陵集中獨無樂府舊常  
累讀而深疑之蓋夫古人之詩一章一句動合律呂被之金石梵梵  
播之羽旄干戚與夫唱嘆於工師警誅之口皆是詩也何有詩與樂  
府之別哉或者不悟且曰此為四言此為五言此為七言此為古詩  
此為歌行此為琴操嗚呼陋矣此皆後世擬古者之一失也昔者曹  
孟德召李堅為韓舞辭欲以聞西園鼓吹之舊堅以亂離人廢不悉  
古曲子建乃不泥古曲之名遂別構之何後世之言古曲者就題立  
意若宋齊梁諸人之所為者耶宋齊梁諸人之所為猶若是則今體  
之拘拘者吾可得而盡錄耶欲觀古今體樂府之變考吾之所自錄  
者概可見矣隱君晚自號田居子因作田居古詞辭九章一章曰耕  
田二章曰抱獲三章曰澗澗四章曰暴日五章曰候樵六章曰倚窗  
七章曰聯簾八章曰釀酒九章曰開徑每一客至雷醉飯擊節高歌  
超然自得然頗自謂東都名士大夫不欲以文士得名及老猶親自  
刪述不已且曰吾毒矣恐一旦即死無以藉手見古人吾又豈得與

淵源集卷八

二 夢 遺 集

夫文士齒於平楊雄法言書鄭子真李仲元王充論衡書谷子雲  
吳君高子真名動京師子雲身為五侯之客仲元非不有隱德君高  
非不有文翰而終以不顯奈之何哉此殆當世逢遇之不同初不可  
以士論賢否定也隱君已矣予故悉疏其文且作哀頌一篇就以祭  
之使後人之讀是者知吾之所以哀隱君與夫隱君之所以自哀情  
矣於乎悲夫頌曰  
於乎自古皆有死今之死者已乎可哀方來如秋鴻之未息既往如  
老樹之先摧當其壯年卓犖呻吟佔畢聖賢合席迨其晚節僂蹇存  
瀛里開漁釣爭隈生而無爵沒而無證直隱居行義而止耳心之所  
存道之所統則或前有千古後有萬世內有中國外有九垓子嘗觀  
其著書成篋揮筆成囊將以窮經而致用猶恐一旦先狗馬以溷  
無以自見於世眼光流月舌音轉雷修焉榮華茲固不能必料其播  
之簡牘刻之琬琰忽爾變滅抑亦不必禁其聚為燐火委諸塵埃  
於乎歎君平日之所自論者不待後世而悉驗雖使投塚兮赴野治

銅兮鑄鳥孰知其學孰慕其材幸而屬纊幸而蓋棺幸而得塋則終  
身之願已矣又何猶有者在俎有酒在盃歷上下四方曾不可以復  
作盍歸乎來

觀生堂銘

義烏樓君國禎善醫自關堂扁曰觀生請予銘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我觀其生雖以聖人對時而育物者率不逃  
乎肖象與形聲誠推其本則民不夭札物無疵癘特在乎風雨之調  
寒暑之平遂充其技則炎冷迭變燥濕殊施迺欲寄命乎羸蟲之甲  
翅草樹之根莖上追苗父儲貸季之神蹟下逮桑君秦越人之智精  
每能洞見乎心肝膽肺之系絡實有以雜致乎鍼砭湯熨之重輕我  
求我醫何異操兵視一身百骸之會如國之有政察山林海陸之產  
則辛醜苦滑猶干楯矛戟或宜野戰或類防城然則兵本所以活國  
醫本所以活民而特繫於我用之能否彼不度地而浪戰不診脈而  
試藥者亦徒使夫天人之交戾龍虎之妄爭是固未足以究夫觀生

淵源集卷八

三 夢 遺 集

之易而盡彼衛生之經猗歟樓君幼通難素長識運氣遂以醫鳴居  
藥在皮畜書塞楹吾然後知夫周秦邯鄲之所貴者悉踵於戶而無  
遁其情矣

義烏樓君王汝墓碣銘 并序

義烏樓君王汝既卒子就其家求書子光亨出學童識字一編請予  
序曰凡盈天地之兩間者莫非物也史皇倉頡始制文字而正名百  
物天下之物舉之而無窮故古今字書之學亦與之變而無窮形聲  
事章轉注假借音同字異音異字同雖自一起而成文極其變或至  
於什伯倍蓰而不可止兩漢之世悉隸小學學童習之罔有遺者晉魏  
以降士不師古而俗書偽學之日勝造字偏傍點畫亂讀字輕淺重  
濁盤小學學童識字日少涉事日疏造理日窒馮私臆決傾倒錯選  
或以目前近事幾不名六蕃幾不辨菽麥況天下之物可舉者若是  
之無窮哉嗚呼弊也久矣蓋今王汝頗以暇日輯古今字書尤注意  
音義聲韻訓詁同異題曰學童識字是雖未足以盡繼古小學然皆



精敏可傳予蓋序是語已復還其書光亨泣且請曰書幸序已墓上之碣獨未有表者敢重賜以銘按君樓氏諱有成字玉汝世爲婺之義烏人曾祖昂祖琰父建中成業儒君自宋季早以善詞賦有聲會江南內附而君遂老家居教授江淮提舉司聞君名就徵君無爲路儒學學錄君竟以不覲聞達卒家寔至順元年冬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七十八配童氏子男四人長曰則仁次曰於義次曰彌老幼則光亨也孫男十三人曰慧曰用曰性曰詔曰祐曰武曰行曰善曰興曰玠曰璣曰珍曰璉曾孫男六人致寧致康致愷致中致和致梯光亨等卽以卒月三十日葬君子智者鄉梅口山之原自墓去家不越百舉武而近予觀宋季以來東南學者多承故家文獻之遺彬彬間出而義烏何茂恭喻叔奇兄弟最爲翹楚曾未百年文墨寂寥簡編零落可以使人長嘆而於邑者光亨每言君輯古今字書年已衰耄然猶日夜發聖經賢傳諸子雜書而誦之隨得隨鈔遂成卷帙嗚呼其老且勤也若是豈宜使之泯沒無聞哉是可銘已銘曰有嚴斯裁有

淵穎集卷八

三

不承  
嚴斯緒誰歟之者曰老一儒安爾魂魄勿爾室廬爾膏爾杰子孫靡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八



古琴操九引曲歌辭

始予少嘗學琴學之數日曾不能布指爪而辨徵角甚矣哉琴道之遠也蓋予每思古人之去我者久不可復見徒欲想其遺聲遺韻而庶幾或得其心術之所存情緒之所託終以不克而後止是以常咏其辭樂家請書又或不載或有載者多非其舊且至有聲而無辭甚矣哉琴道之遠也古者琴有五曲十二操九引五曲者鹿鳴伐檀騶虞鶴巢白駒本詩也漢魏以降惟鹿鳴一調僅存十二操者將歸鳩爾龜山越裳拘幽岐山履霜雉朝飛別鶴殘形水仙襄陵古辭或存或亡而存者類出後世之傳會漢蔡中郎及唐韓吏部曾作十操水仙襄陵且以其繫於樂工琴師不復採用故今特因琴操九引復補其曲辭是數曲者頗本於婦人女子仇雠羈旅幽憂抑鬱之懷君子猶得以少返於古是則所謂琴道之遠者誠有異於閭閻下俚折揚黃華聽之則嗒然而大笑者矣夫何遠哉遂從而具錄其辭

淵穎集卷九

列女引楚樊姬作

詹巫山兮崔嵬又江水兮委夷草木兮芬芳鳥獸兮號悲孟冬十月兮森然樹羽野火霓揚兮袒裼暴虎君王航樂兮妾心獨苦妾心獨苦兮無使罪子嗟嗟兮國之無人莽莽兮雲夢有洲甘酒兮厲生淫獸兮禍來君王航樂兮樂滂沛妾處深宮兮焉知外嗟鹿與女兮自古戒之君王亟歸兮匪妾之私

伯姬引魯紀伯姬作

北風兮噤喑雨雪兮灑灑我心兮殷憂東海泱泱兮大邦為仇平原何有兮廣澤有樹鴻雁哀鳴兮麋鹿騰鶩兵車麟麟兮在彼行路疆事弗靖兮委儀章而謀去我生而存兮日蹙我國我死不瞑兮思不血食父母既沒兮歸又不得周公有鬼兮易微子福我泛兮柏舟蕩蕩兮中河時歲不與兮可奈何遭此鞠誦兮奈若何

貞女引魯漆室女作

春木兮含英野花兮幽香我何所嘆兮我何所憶主少國僂兮使我

悲惻嗟彼女子兮婉婉令姿盛年不出兮老將連之嗟彼女子兮無非無儀肉食者謀兮汝何憂為我哉我華兮我藩我圃過客馬逸兮莫之或禦藩拔葵踐兮飢哺無所廟堂失策兮婦女為虜悠悠蒼天兮天道惡盈知我謂我兮秉心獨貞陽和幾時兮霰雪其零懷貞見疑兮曷其可懲

思歸引齊衛女作

麥秀薈兮禾黍油油越有鳴雉兮粥粥道周朝陽烜然兮雲霧塞天中道徘徊兮喪我好迷紅顏摧頹兮欲飛復止縞衣入弔兮既悲且毀禮有未答兮不敢徇死先王之懷兮敢辱王子父母鞠我兮胡然棄之宮庭嚴遠兮迺閱於斯身微節大兮涅不可緇創巨痛仍兮隕命為期我思古人兮我敢失正天命早寡兮匪汝予聘我歸之思兮渺哉河梁誰謂衛遠兮歸我其航

霹靂引楚商梁子作

步出郭門兮一何蕭蕭念彼古澤兮興言來游山長水闊兮曠無傷侶天地晦冥兮霹靂傲予玄雲兮沍凝急雨兮滂沱冰雹兮交加蛟螭兮湧波捷捷業業兮天何我賦軒輪駉駉兮道不可以咫危顛疾蹙兮物無不靡側身慎行兮庶無罪悔神龍之歸兮肅然川砥雷公上天兮挾朝以馳昔何嚙噓兮今何怒為巫咸去我兮誰其得知

走馬引秦樛里牧子作

白楊刀兮宛魯矛枕戈待旦兮思報父仇父仇既報兮義不共戴亡命不出兮遁我於隘山高無人兮上無日星夜間有馬兮繞屋嘶聲天不祐我兮思追我兵橫屍都市兮國有常刑我徇以徃兮莫履我發沂澤瀾漫兮道路超躡我啼斯漆兮我驅斯厲所處何危兮命幾一髮追兵既遠兮孰知其然馬跡在地兮莫辨東西父不可見兮我志獲伸我死得死兮嗚呼終天

笠篔引漢霍里子高妻麗玉作

浩浩兮洪河有叟一人兮攜壺赴波我急爾止兮無楫迎汝爾竟汝渡兮爾何所苦龍伯兮馮陵鮫魚兮參差戕風奔騰兮霧雨澎瀾磨



牙吮血兮割汝殛屍爾死於渡兮奈何乎我我匪從汝兮我死其可  
毀容惡服兮志不可回埋魂隕骨兮委命黃泥碣石嶺巖兮望不可  
測精衛銜石兮曷海之塞曷海之塞兮恨與之平知我如此兮不如  
無生

琴引秦屠門子作

山嵯峨兮我車之將水泱泱兮莫之或梁世而溷濁兮黑白不明干  
戈日尋兮武夫顏行天寒而煥兮厥有瓜賦士賤以拘兮不敢容悅  
黔首之愚兮爾乃自愚謂儒可侈兮儒則何辜長纆兮纆胡曠目兮  
語難堯舜遠而兮且不復且豺虎咬人兮潔身去亂商雒有山兮  
隳紫芝嗟彼美人兮跂予望之何世之不偶兮曰安其危而利其首  
天道至此兮我命之衰

龍丘引楚龍丘子作

春花兮亂開秋葉兮滿階時不再來兮我憂用老夕行懷思兮我歸  
無所鳥則有翼兮魚則有鬚濤霍有岳兮江漢斯波徘徊不進兮尼

淵頌集卷九

三 卷 九

彼路歧僕夫告病兮飢馬嚙其我夢之歸兮吾鄉我里門闕依倚兮  
墟墓則邈魂神憫况兮一夕九徙父母何在兮敢及妻子天陰歲莫  
兮北風之寒曰我無衣兮坐不能餐我拊我膺兮摧我肺肝閔天嗟  
嗟兮喟其增歎

三彭傳

昔在天地未判之初混混沌沌玄黃載清載濁實陰實陽水火  
交運日星乃光爰有神人厥名曰突寔生其間吞吸元精孕胚巨靈  
上顧下趾肩髀成形口味鼻膺目色耳聲一機既開萬化則行次有  
三子受氏惟彭孟据仲質季矯是名相其居處託彼眾眈私其喜樂  
潛觀默爭吉凶糾纏禍福搶攘無有唇齒護言其興無有刀械積不  
相能人類用殄鬼怪為朋天下雜擾而欲以聽直於明庭於是黃帝  
乃召天老而問曰朕治天下嘗以為天下已治矣三光齊明萬物順  
軌教流民人德洽遠邇昆蟲草木蕭華夏蠻貊率我綱紀彼  
獨童狡鬻昏頑莛椎鄙機心日滋嗜慾鋒起是何人情之大不美也

彼三子者何以敢于亂始欺天老對曰臣不識也帝蓋卽是而詰焉  
孟据率爾而前曰自臣之生茫無識知秉心多慾觸事卽思揣磨便  
倒神去鬼來徇翔無象振轉九垓莫高匪山曠若阜堆莫浚匪淵規  
我沼池貪贏務查乘間抵巇巧窮毫髮枚數根蓂他人富利視若已  
私叢爲怨府襲作禍媒墨尿注睛神疎流蔡已苟可得靡有子遺仲  
質感平其容以次進曰自臣有行獨我勞苦頽然變色赫爾齎怒狹  
中淺量持臆駭腑言槍暴發氣韜交鼓霆碎電輟燻燻蓬午草搖風  
動淫毒齊弩恍浮嘍嗜噉暗噉請議是非傾錯橫豎孰蛙睥睨孰  
螳攘股妄恃我強一與時忤千金解仇睚眦爲虜世不我容胡寧可  
數季矯後至奮而稱曰嗟乎異哉伯仲之言臣殆不敢以默已自臣  
之壯肆其殺殘按膝危踞瞑目語難犀渠鶴都此矛荼穢嚼肌洩憤  
鏗骨求瘼力可扼虎雄狡弗完射則命中飛走欲殫一言相加六親  
無驩兵在其頭髮上衝冠精神燦發魂魄遁奔積骸爲丘流血成丹  
戰聲未訖敵膽已寒志在我勝嗜測吾端於是黃帝宵若行聞黯然

淵頌集卷九

四 卷 九

不怡起顧天老復極其辭已而彼三子者逡巡拱立錯愕失次同辭  
而進曰惟帝清問下民繆寡無益臣雖不言帝之視聽可盡蔽歟蓋  
臣間之人生一世本自化樞孰不百年我謂斯須倏其童幼馴至老  
枯何頭不禿何體不羸貴榮賤辱利害爭驅死喪病瘦悲嘆因拏開  
口笑言能得幾娛縱情恣欲豈我過踰方其賦形我有軀幹日休美  
目清揚雄髯佼大肩背豐厚手足輕快語音如簧容止若畫市童與  
嗟隣媿縮味是皆自然罔有過害至若疲瘡連蹇痾瘦盲瞶步趨如  
繫顏面弗醜視臣之全生而抱形者百不逢一孰可倚賴飢羸危窘  
非惡困殆渴糞不充藜藿弗暇視臣之順適而愜體者千不遭一復  
何怨悔古人嘗有言曰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則用之山丘之高川澤  
之卑肖翹蠅蠅華實葉枝時至氣來各有所宜是以人爲萬物之靈  
而寔用夫萬物豈我之私然則世之所有天之所樂但知性情何有  
規規名車駉乘鞍轡轡絡芳醪美饌鼎鼐羈杓奇聲異伎絃琴粉澤  
任口醜鮮隨身煜燻此殆臣兄弟之所喜聞而時俗之所謂憂謔者



也嗟乎人不可以無權權高則節權降則權人不可以無勢勢盛則  
燥勢傾則縛惟泉濫騰而必達惟火燎原而必灼順臣者得志而相  
矜閭臣者逆天而自蓋是故思之不得而至怒怒之不已而成僂臣  
猶恐其未足以竭平生之志騁一己之欲徒大期俛仰而向盡此所  
以終歲奔跳而蘭轅者歟雖然彼兇而暴世之下愚罹法受戮殘辱  
狗猪當其生存恣意所如此通而睿聖人之徒黃馘稿項飢餓體膚  
及其沒身併盡丘墟是蓋天下之雜擾者或修或短或黔或哲或壽  
或死或遺病患或遇禍謫各有天命弗勞人力恆自困於昏睡反謂  
臣之讒賊而彼眾人方欲以是而聽直於帝庭也孰為直歟於是黃  
帝乃召天老而告曰自朕之治天下帝榆無道使欲諸侯並尤暴起  
兵亂冀州太一奉符天一獻謀一戰而勝涿鹿是都僧巢營窟風雨  
漂搖果蔗蚌蛤臭穢腥臊民人告病我是用憂制彼葉領務為民迷  
彼三子者叫囂雜還兵之不可藥之不及雖欲本其致亂之故用以  
變之母乃天下終未能盡治歟天老對曰臣聞上古開物之時天高

淵類集卷九

五

地下風氣漸張醴泉灑注地膚馨香上飛下行身有光芒歲久念食  
嘉穰穰穰民有爭心變生稔穰爭之不已殊厥并疆天人既離善惡  
乃彰彼三子者始得以自肆其姦而莫之或攘然臣嘗稔其言矣瑒  
也多思宜於却願而長慮質也多怒宜於憤世而嫉邪矯也多殺宜  
於徑情而直行是誠有善於聖人大公至正之道者臣則請帝杜其  
冥安之毒斂其壓痿之機浼其腐腸之食齷其伐性之媒則彼三子  
者之致亂猶可及止已何謂天下之未能盡治歟於是黃帝乃即齋  
宮累月不親政事經年不迴聲色悅兮愴兮而或與方禹朋等問  
道具茨合符釜山且又神游於華胥氏之國天下大治由是三彭不  
振遂至於亡

札者相繼此則又與彭祖者果異歟悲夫

潘生傳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間出與人執垣壁  
治筐筥又為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饑人民道瑾者相望自度無所得  
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盍若用吾強壯少延母且夕  
活乎即以母屬兩弟子自備回鶻人乃告母曰兒當備錢塘數月得  
錢米活家且自活母勿憂既回鶻人得轉賣遼東遼東大家軍戶遣  
代戍虎北口會上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眾禁人毋得轉掠饑民使  
悉還鄉土遂從遼東給過所道遇一女子雅髯尾行問之則曰淮產  
也昨因饑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儻挾我得同  
歸乎於是日即操瓢道乞夜泊茅葦中雖顛沛流落親和日久曾無  
一語少及亂渡淮日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到莊乎及女子上  
堂見父母攬涕泣起相抱持詰門外同來者何人即引生更衣具酒  
炙樂飲酒半執醜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君

淵類集卷九

六

力也今吾女猶處于君誼聲暴淮楚間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在亡歲  
丁荐饑鄉間必離析廬舍必墟莽雖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  
尚薄有園田給養粥吾女實君貧也君必無歸生則毅然謝曰  
吾何敢以若女為利哉吾雖賤不讀書且義不敢取况吾母固衰耄  
度尚可活萬一母死兩弟儻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遽死吾母也  
吾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載兩弟亦死生追制服  
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為說者曰凡人自立天地間夫妻子母天屬也人子事親候顏色具  
甘脆鞠躬盡力雖生死不暫違去今生自棄其身饑寒中規奉其母  
母幸粗延數日命猶奉母終身可不謂孝乎世衰民散獲雜男女或  
強暴侵陵或謠誑善淫鮮能自合於禮法者今生偶以塗路相遇  
儼不污卒辭其婿可不謂義乎嗚呼世之不及此者眾矣一恆人乃  
凜然類古獨行君子尚可謂世為無人邪然生終以老死沒沒視彼  
妄夸姦倂反以義俠特聞嗚呼此又何為者耶



韓蒙傳

韓蒙者永豐人家本江東大姓善賈至蒙益蓄善田踰數萬畝計性  
樹序常低首下氣類懦夫女子未嘗敢出纖芥語制人視歲貧糶  
鵝餒給鹽米炭死或給棺蒙鄉里待蒙舉火者或數十家蒙每售田  
田必過直與錢且追舊券自算曰某售某田彼欲速我貨今我入穀  
田實上腴我欲久有我業又乘人之時謂恣贏於已毋乃為過貪已  
乎復召與錢蒙既老謀卜山以葬鄉人有山最吉即獻山蒙不可蒙  
諸子遂割園田與山多寡均蒙又不可曰我死歸我骨免為鳥兔免  
蟻山泉樹木悉為我有且彼豈或不能自為竊顧藏我乎復估山所  
直與錢鄉人不肯受召與飲強授錢乃已自是鄉里童叟見蒙出必  
謹曰吾長者凡在東阡西隄田凡然茂園苑然蓄池草鉅魚山養嘉  
木蒙曾不待防護程督利日歸蒙然蒙頗以財自衛無有妬蒙而思  
欲撓奪之者故蒙卒以富饒終其身嗚呼世所謂大富家者豈盡蒙  
比耶自其乘暗射利血牙腊毒不致於翁壑屬厭不肯已終不免自

淵類集卷九

七

陷其身為刑僂之民自蒙處之誠不肯頃刻安寢食彼方亟肆其術  
肥家而瘠鄉惘疑噤噤持鄉社輕重搖唇鼓筆挾州縣短長徒以爭  
強競得於一時不卹其後或一世二世三世子孫既已凋喪廬舍既  
已摧落田園易主丘木斬伐罔有遺藁至使鄉里眾人追數其既往  
之愆尤曰天定者勝人視蒙獨不可愧耶嗚呼吾每觀數十年來世  
衰俗下田力頓耗泉脈寢竭歲無美禾山恆蒿然池多智蟻不得華  
鯉鮪是豈天時人事相為上下本其人一以貪殘剝蝕之行自戾於  
天不有天苗必有人殃而天特有以默勝之耶然而天下多故閭里  
益騷棟朽不充口裳褐不掩脰悲憤姦悍而欲競洩其毒以逞莫之  
底止是果世無富民長者耶嗚呼幸使吾鄉里知有蒙也可以勸  
為說者曰子聞潁川白晉言如是晉嘗宦游其鄉至蒙家蒙具水陸  
饌蕞時新蔬蒹醃醬蔥蒨烹滷調齊執酒漿獻酬拜跪恆中禮一發  
言必及於善毋意退它過客盡然此殆富而好禮者乎晉北產棹樸  
不妄人也故蒙之行事實可傳

會稽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會稽傅崧卿頗就大戴禮校輯刊注刻在會  
稽學宮蓋昔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杞不足徵也吾得夏  
時焉說者則謂夏時夏小正也聖人當春秋之世每告顏淵以王者  
百世通行之道首曰行夏之時始取其歲時之正政事之善也此豈  
果謂夏小正之一書哉周公之時訓呂不韋之月令類若一本於夏  
小正而又加詳漢魏以降嘗建讀時令之官凡以夏禹周公之典世  
宜守之而不放有逸故也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且  
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  
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苟不即行而暫廢則天下  
多滯事矣予試論之天之與人一理與氣而已蓋惟理常為主而氣  
之所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暑焉而土山焦燥寒焉而川澤凝涸天  
下肖翹蟻蟻根莖浮生之物無不熏蒸融液周流交灌而舉不得逃  
焉理固在是也聖人之所以為人每全其理之所賦而又順其氣以

淵類集卷九

八

行之不敢少逆因時制法按月布政春夏陽舒而賞慶行秋冬陰慘  
而刑威作是皆悉本乎天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而固非我有作為  
於其間萬一有逆乎此而天道違為之變一言之發與其休協一事  
之動與某咎應春秋洪範家類能言之而後儒或譏其泥者此猶嚮  
謂時訓月令之可盡黜者也嗚呼夏禹周公之典不幾於遠逸矣乎  
夫夏后氏之政典嘗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然所謂先  
時不及時者豈有他哉春養孤子秋食耆老每事不敢有違其時者  
是謂經制盛夏非行師之期而出師窮冬非肆眚之日而肆赦則是  
一時之所值有不容不舉其事者是謂權術自天道而觀雷霆霜雪  
一切各以時至者則理之常不以其時至者則氣或有以激之而理  
則非常聖人之典亦道其常者而已矣今而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  
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  
可以非時而暫廢是徒苟用乎一時之權術而終不得乎王者之經  
制且夏禹周公之世因時制法按月布政天下亦何嘗多滯事哉為



此說者殆不究乎天人之一致而務欲裂而二之者也然而古者  
人之道每與天地之化相為流通泊然而神明內居皆然而氣化外  
變是故冬而振雷夏而造冰宜若或違於天而天固不能違之此不  
可以一概論也自惟聖人知其理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垂世立教  
陽氣一通則鑽燧出火陰氣一歛則築室藏冰觀其所以彌綸匡贊  
節宣調變於天地陰陽之間者豈為無所用其心哉達賢君子治其  
一身且順天地四時之變調其居處節其飲食禁其嗜欲其志意  
一國之政辟之治身則又大矣傳不云乎周歲多煥秦年多寒是特  
昧乎夏禹周公之典或流於舒縱遲緩或陷於嚴酷刻深而不自覺  
焉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有取於夏時者天時與王政相參王政得  
則天道自應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則先聖人不謂  
其歲時之不正不謂其政令之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說矣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南海蓋禹貢揚州之南境春秋戰國時地本百越至秦始皇通而尉佗

淵穎集卷九

九夢 選 慶

王者五世漢元鼎中南越平立南海等郡屬交州治蒼梧建安中徙  
治南海吳孫權初割交州立廣州而南海郡屬廣晉因之宋以後江  
左州郡析置不一至唐即以南海郡立廣州永徽後嶺南五管悉隸  
廣府咸通中復分嶺南為東西道廣為東道唐末迄五代南漢劉氏  
據之及宋初而後平今廣州上路領縣七番禺秦縣南海增城漢縣  
新會清遠隋縣東莞唐縣香山宋縣廣府也山水人物古蹟之灼  
然可紀者夥矣粗載其大略于篇

番禺山在番禺東近城兩山相屬高丈餘山海經黃帝生禺號禺號  
生禺京處南海一曰二禺山或云黃帝二庶子善音律南採崑崙竹

制黃鍾宮遂隱此山

五仙觀山在子城內楚高固時有五仙人持穀穗一莖六出乘羊  
衣羊具五方色遺穗州人羊化石仙人騰空去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簡玉硯象鞭精緻鄭  
邛出鎮時林謫守高州獻銅鼓面濶五尺臍隱起海魚蝦蟆周匝今

藏廟中朱真宗賜南海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並存

浮丘山在南海西木羅山朱明之門戶浮在水中高痕宛然今去海  
四里有葛洪珊瑚井洪煉丹海神獻珊瑚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東山對峙江中秦趙胡曾釣得金鯉可重  
百斤貢之秦王有釣鯉臺東有尉佗萬人城南有標幡嶺唐大厝間

哥舒晃叛廣州討晃夢神人謂曰見幡即回及晃平回師山頂有掛  
輶

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為九童子泉遠涌時有五色小  
蛇蜿蜒下為大小水簾洞秦安期生隱處始皇嘗遣人訪安期生或

云于城東有安期生蒲礪溪礪中產菖蒲一寸九節食之仙  
在葛墓山在西城內葛秦二世時南海尉病召龍川令趙佗使行尉

事盡死秦亂佗竟自王  
越王臺在大城北尉佗築西有越王朝漢臺歲時望漢拜兩臺踞山  
巔屹然山有達磨泉達磨自天竺航海至指其地曰地有黃金萬餘

淵穎集卷九

十夢 選 慶

兩貪者力鑿得泉達磨曰是可銖兩計哉今海水鹵鹹泉最冽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雜籠岡北至天井連岡接嶺佗葬輜車  
四出棺塋無定處吳黃武中交州從事吳瑜訪佗墓莫能得獨得王

嬰齊草珠襪玉匣玉璽金印三十六銅劍三爛若龍文悉蠟玉押金  
飾後瑜携劍經嶺上飛下江水

南越王弟建德故宅在西城內吳虞翻移交州時有園池  
唐六祖慧能剃髮受戒寺有壇壇有菩提樹房相國融譯楞嚴經有筆授

軒大硯硯自刻大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天竺僧股刺蜜諦自廣譯經出  
此硯堅潤可愛藏殿內有屈胸布西天衣繡內相大如兩指

越井崗在南海南一曰趙佗井一曰鮑姑井鮑姑葛稚川妻嘗行灸  
南海善灸贅疣唐崔焯遇姑得越井岡艾南漢劉龔號玉龍泉禁民

不得汲  
石門在南海北山夾江對峙如門漢樓船將軍楊僕討南越先將精  
卒陷尋峽破石門東有食泉晉吳隱之刺廣州酌泉賦詩處隱之北



歸家人攜沈香一斤覺投香江中

漢徵士董正墓山在番禺東正州人清白不羣晉隆和中太守袁彥伯求其後旌之

馬鞍山在番禺北秦時望氣者言南海有王氣發卒千人鑿山狀如馬鞍漢伏波將軍馬援嘗駐兵山岡每風雨晦冥聽之若有軍聲殷然

盧循故城在番禺南城南小洲狀如方壺蓋循故居處今盧亭夷人男女椎髻俗採魚鱉藤竹又有龍戶一曰蚤戶舊傳循字元龍此恐循遺種五月一日禁水蚤戶不設網罟

石鼓山在東莞南山有石如鼓鼓鳴世亂兵起盧循東寇隱隱有聲金牛潭在增城南本增江水潭有金牛晉羅公鈞得金犂牛從犂出見人復沒斷其絳得一尺義熙中周靈甫勇擊得三尺唐韓文公宿增江口有詩示姪湘

淵穎集卷九

上 夢 遺 廣

甘溪在南海東晉廣州刺史陸自西北百餘里築堤澮水給城中南漢劉氏開甘泉苑汎池南有陸公亭故基夾溪種刺桐木綿花開殷豔如畫

博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塚循浮海與吳隱之戰立烽墩處山下溪有神鼎唐劉道錫刺廣州遣人係鼎耳出鼎耳斷鼎沒執係者耳盡痛

馮盎墓山在新會北益世為南越首領祖父寶守高涼聘譙國夫人沈氏寶死沈懷集百越斬歐陽紇陳給洗鼓吹麾幢至盎三世武德中盎將南越眾附唐

赤石岡在番禺西南山色赤如火然唐有扶南人請以黃金萬鎰市山發寶藏刺史韋明曰南州鎮山也弗許

景泰山在番禺東北山巍然聳拔下為越溪唐景泰禪師卓錫處古有七仙人守山後發得石履二古鏡一紹興間風雨山裂又得唐天寶時銅鐘並藏寺中

黃雲山在新會北唐一行禪師來游此山黃雲白山出如金輝映衣

神迹卓庵山巔弟子至者餘五百人

寶莊嚴舍利塔在西城內梁大同間曇俗法師奉武帝命求釋迦舍利創千佛塔唐高宗時廣州都督李重建王勃記有古井九繞塔內有古鼎藏劍一鏡一鉞瑩下發得佛牙舍利似是梁代故物

金芝巖在清遠北唐天寶間望氣者言南海東南內有靈山發金草遣使得金芝二十四莖鈔然作金鐵聲

黃巢磯在清遠南黃巢寇廣州殺李昭覆舟處

西樵巖在南海西南巖有石室石珠飛瀑如瀉下為玉女淘沙灘漣梨泉龍泓九真洞巖時恆禱龍龍占風雨雲氣南漢時有烏利仙迹

鎮象塔在東莞西南漢禹餘宮使邵廷瑀造廷瑀劉氏愛將嘗告劉銀曰漢承唐亂幸天下有故干戈弗及漢寢驕今諸國悉珍寶奉中國漢不可後否則宜飲兵自守已而宋師至廷瑀將舟師出洗口銀疑廷瑀必叛殺廷瑀禹餘宮

淵穎集卷九

上 夢 遺 廣

漢離宮九曜石在西城內城有湖長百餘丈水凝綠列石嵌奇突兀類太湖靈壁者九南漢劉氏集方士煉丹處

蘇文忠公古舍利塔在東莞西資福寺羅漢閣狀若覆孟文理類巴焦五色備具蓋古佛腦骨也比丘祖堂夜夢赤蛇吐珠白壁上且果得舍利建塔公自作銘以實之

東坡泉在西城內天慶觀蘇文忠公初鑿得一石狀如龜泉涌出號龜泉清冽亞達磨泉淳祐間經略使方大琮浚泉護以定林廢寺鐵井欄大琮有鐵井欄銘

仙女榜在香山南海中宋益王昱南遷泊仙女灣丞相陳宜中欲奉昱奔古城颺作是列葬香山宜中遁殿帥蘇劉義追宜中不及夜有火燒仙女灣舟舫幾盡

崖山在新會南山有兩崖對峙海潮出入宋紹興間嘗置戍衛王昺南遷結營崖山海中海水鹹級道斷天狗墮海聲隆隆如雷丞相陸秀夫朝服抱衛王沈海文武嬪御從死者萬數



大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彌州山有三十六嶼山民業魚鹽不  
農宋紹興間招其少壯置水軍噶聚遂墟其地今有數百家徒來種  
諸芋射麋鹿時載所育至城易醴米去

爲說者曰東陽李生自海上回爲言南越寧山川風土悉有可考者  
夫南越本一州地自秦漢以來始通射佗之自王劉襲之專制亦嘗  
自同中州崛起數代至於天下盡一而後能有定豈不以其山海之  
險遠故哉當今廣爲大府自江嶺而上經大庾關隘之高峻自閩徼  
而入過潮陽嵐路之稀遠自牂牁而下則又將歷灘江湟水龍石之  
崑嶠黃茅青草炎瘴襲人毒蛇猛虎山谷盤踞是故世之仕者恆未  
嘗願至至則常數期日而或不足以償其苟且塞責之心然而晴天  
勝景山蘿隔而海氣伏珍禽嬰鳴異草叢生花有素馨朱槿果有荔  
支龍眼檳榔蒟醬之屬芬香豔冶鮮甜爽脆魚雞蜆菜堆積於市酒  
支數年苟能順其風氣時其調適宜若無聞於中州至於控制山獠  
壓服海外大蠻東噉蕃舶金珠犀象香藥雜產之富充溢耳目抽

淵頴 卷九

世 夢 選 度

賦帑藏蓋不下鉅萬計又必賴未涕泣還金之吏而後有以愧夫輕  
生好貨之俗所任至重故常劇於他郡而必欲其稱職是又豈得以  
其險遠之故毒瘴乘之而或略於民事者哉然則世之仕者勿以其  
險遠可忘必圖其政山海之氓勿以其險遠自恃必奉其法度此則  
天子堂陛之間卽爲廣府誠不可以不慎也雖然自秦漢通路以還  
南越幅員數千里莫不自歸於經理撫綏之中至唐而後列爲五府  
廣府寔大山深峒惡民頑俗獷草搖風動常必德懷而威懾之然後  
自已問者一時山峒頴無所覺知之氓弄兵潢池假息湯釜至使  
父兄子弟脩城柵繕壕塹晝夜鉦鼓凜焉若鉅敵之壓境訛言相驚  
繼之朝廷以是而厲法令做盜賊修馬政禁兵器是雖一指疥瘍之  
微而徧身猶或爲之不寧者蓋久而後克有定此豈可以輕視南越  
一區之地而不深戒其山海之險遠者哉嗚呼今之所紀者山川故  
在人物則悉已往而不可復追矣遂因及其風土政事之概者著于  
末節苟有觀者曾可謂爲晉宗少文之卧游云爾哉予故得以具論

之

卷九

世 夢 選 度

淵頴吳先生集卷之九



讀唐太宗帝範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嘗手撰以教太子五代喪亂書有錄而遂闕暨今上征雲南焚夷始出以獻而舊十有二篇復完子聞古今欲治之主不世出嘗必立為治天下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敢失墜不幸而一旦昏庸懦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所扶持焉藉不致於甚亂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為法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數傳則已自棄其先祖之訓誠國敗家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幽厲宜若無異於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之炳然播於宗廟布在有司賢聖之君復有赫然而振起者有此具也自是以來漢承秦亂而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制嗚呼漢法遠矣蓋惟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夷狄侵凌藩鎮跋扈盜賊相挺而起莫之能救此其故何哉當隋氏大壞太宗始銳然盡舉天下於盜手

淵頴集卷十

讀唐太宗帝範

即議立國法粉飾朝章誠欲創其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子孫得以繼續而行且將有恃於此而不害於無所守者是故職官之任定以常員師徒之備設以府衛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均度以斂財役民則田租身庸戶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聖賢之道不作而一切霸強苟簡之術用太宗乃能慨然庶幾乎先王仁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漢以來可謂古今欲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慈憐恐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強而教之謂為帝範及至太子即位曾不幾時內則惑於嬖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曾不可以思慮而預防者卒至於易姓改號殺修宗姓而後已然猶幸其有所扶持焉藉且不至於盡亂而僅存者賴有法也惜乎當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則訟每求其所以致然者自其法度典章之中或不能自免其瑕釁間隙之可議書有之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太宗之為治無

乃文謨武烈一本於正又能無缺者豈或猶有可憾者耶何則太宗親定寓內蓋因隋氏高麗喪師之後而得之自其即位北滅突厥薛延陀西制高昌徙其種人編置沿邊州郡而蕩然無有番漢內外之防及其晚年又且東征高麗瀕死而弗已雖高宗之慈憐猶襲其故深異乎漢孝元之議罷珠崖者降及數世而明皇繼之君臣宴安邊隙數動至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付以藩臣中國空虛大盜承之而遽起由是天下多故藩鎮鑿錯奚契丹深入河北吐蕃回鶻連陷秦隴震驚都邑師徒捷敗土境日蹙而唐室之號令所及曾不出淮浙巴廣數十郡地而遂已職官之任師徒之備授田之法斂財役民之制大抵悉改於其舊此豈非當世邊境用兵之或過遂致蔓延於中國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昏庸懦弱或危或微不絕若綫是雖太宗之法守之有未盡替得以扶持焉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以致是亦由太宗平日貪勝好名之過瑕釁間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者包括四海指麾羣夷適足以為

淵頴集卷十

讀唐太宗帝範

當今屈已和親敗軍卻境之效不可救已夫然故唐之一代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於太宗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嗚呼予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繼封德彝之說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遽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本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而太宗終以不能企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信夫

詰玉靈辭

予少嘗有四方志既長而益病且惜其志之或不我遂也於是假爾秦龜用以卜其出處行藏之決者而玉靈無所徵雖然古之龜書則久而不傳於世矣作詰玉靈辭  
予昔日之有事兮會端策乎元龜度揭我以吉繇兮日遠行之不疑志因循而弗立兮年假蹇以失時祇自奮而復蹇兮豈玉靈之獨吾欺惟玉靈之神聖兮諒天道之秉為練時日之臧否兮佩國家之安



危何嘉林之養壽兮撫芳苓以放嬉遊清江之授節兮竟豫且之見  
羈將靈釋其果獵兮爰眠高平卜師劔梁米及夫梯黃兮幸鑽燧而  
無遺真古今之至寶兮寔誠敬以自持曷玉兆之罔信兮匪巫咸其  
孰能詰斯嗟童叟之我恪兮展素書以延齡歷壯志之未及少試兮  
迄環堵之恆處彼周路之砥平兮喜掉鞭而騰翥此崑谷之險幽兮  
閭蓬蒿以畸旅况卑汚而蹇淺兮久屈蟠於泥土迺虛夸而誕慢兮  
謂音節之協夫宮羽言無微而悉合兮行無實而舉用靜作之在  
人兮何真頑之不吾告語緬天高而地下兮幸依附以相成尙祁寒  
與暑雨兮或怨咨以爲聲當耘耨而務植兮迨負擔則資贏每踟蹰  
而銜鬻兮競馳騫以交爭紛燕南而越北兮特踳躅而不行顧黍肥  
而楚瘠兮恍肝膽之相攪窮心思其恣橫兮罄利欲之搶攘使太虛  
之日以百變兮曾不足以應夫萬有之異情粵陰陽之雜糅兮肇品  
庶之馮生宜洪纖動植之散殊兮實豫定其翅足與根莖何自知之  
不激兮卻覺被乎厥靈苟厥靈之伊赫兮僅枯骨之我鏗胡文章之

淵頌集卷十

三夢選虞

不鼓汝譽兮抑智慮之不竭汝精信乎不內而務外兮故卒與俗而  
咸謚爲氓自王靈之有言兮庸一泯於至默雖吹華而我漬兮恐告  
猶而弗食孰方功而義弓兮孰體色而墨圻楚靈投詬而終不汝界  
兮闕朗豫占而任德茲一息之尙存兮幸五官之識職諒用舍之無  
與於已兮庶藏脩之是力奈自洽之不再兮敢罔稼而欲稽毋謂龜  
策之不能以知事兮極神靈之不可測

竄宜楸辭

予自一二年來病既久而日以嗜睡又多夢或謂予古有善睡者  
其神名曰宜楸盍竄之乎予每怪夫病之亟矣惟睡爲能少息夫病  
也然而晝之所思夜夢見之紛拏膠擾不遑少止是則甚非學道者  
之所宜有也作竄宜楸辭  
伊我生之多病兮迺獨處而向隅爰有託於假寐兮僅身心之舒愉  
幸世紛之刊落兮寄吾夢之宴如等百年爲一指兮謂入極其遽廬  
昔宰予之在聖門兮曾譏示其不可雕朽何儆戒之遺忘兮恐冥安

之或踰豈宜楸之每爲我崇兮竟淫荒昏其迷誅予誠與汝而並世  
兮敢自陷於非夫惟枯瘠之若茲兮卒戰兢而自勵原形骸之欽肅  
兮召魂魄之迷潰疎志牙而汝擊兮充氣楯以爲衛抗槁梧之不復  
瞑兮麾狂藥而弗嗜拔妄華之根撥兮欲邪壘之譏誠尸豈穢雜而  
不黨兮病豎纏綿而何察歛天地之一清兮赫聖賢之吾對湛靈局  
之寂然兮蘊妙蹟之無外精思慮其若一兮致事爲之弗闕信茲魔  
之變逐以不返兮吾益見其通明而罔害嗟早歲之我痼兮奈平居  
之鮮懼固精神之耗蝕兮漸榮衛之疲殘迄且爲之見枯兮徒夜寢  
之能胖曷昇我以智嘆兮思濟身之艱難當日用之不遑少息兮紛  
俗變之相干顧嗒然而欲一隱其几兮懼純素之弗完文儒或弛其  
名譽兮劍上寢喪其怒瞋尙喧怒拏攫之盡去兮寧呻吟吟吟而增  
昏信默默而時化兮直縣絲而道存吾何負而我遠兮雖自訟其奚  
彈彼陰陽之交會兮特感變之斯起宜正噩之有占兮實祲輝之相  
倚緬古莽之睡朦兮復阜落之魂瓶豈幻化之往來兮孰夢覺之非

淵頌集卷十

四夢選虞

是歛吹燕乎死灰兮恍撓滄於止水雖形接而謂夫皮膚兮竟神通  
於骨髓何今魚而昔鳥兮且我蝶而彼蟻方雲霧之倏爲飛滅兮又  
雷霆之鳴熾貧何患而或盈倉庾兮賤何辱而遽躋朱紫信苦樂之  
相乘兮罔動靜之可弭謂靜定之可以自勝兮卒勦勞而弗已誠道  
真之不至兮故徒與世妄而同軌自我病而益病兮匪宜楸其誰尤  
肆操存而不舍兮收視聽而與謀儼聰明之不我壅蔽兮愈泮與而  
優游要虛情之盡點兮俾留摩之日瘳惟眞人之無夢兮在一默而  
何求縱我夢之或可少徵兮吾又何得乎黃帝與孔丘盼睛瞻而笑  
傲兮發靈簡以歌謳願宜楸之一竄以不復兮用稽首于玄都

葛天氏牛尾八閤樂歌辭

古者葛天氏之世世道治矣而人民康又樂是用作始教人操牛尾  
投足而歌之是亦天地之間自然之至音也然而樂辭不傳後有博  
古閱覽者惜古樂之日闕不願託而補其辭凡八章  
載民一



於赫顯穹降厥生民生民如何羣物與洽俗無上下親孰父子爾駸爾狂孰糾孰紀汨乎無名濬乎無聲天地無作聖人化成我民自化帝不汝得是曰載民我民之則

玄鳥二

玄鳥來矣我民其興氣以陽發質以陰凝玄鳥歸矣我民曰息靜安其性動職是職爾居爾巢禽獸蟲蛇爾食爾火蚌蛤果蔬我利我養相時制宜匪政匪教尙安所施

遂草木三

邈矣上古元氣肇萌彼浮斯茂庶草彙生孰關我區孰豐爾苗標山砾川擇皮採實火無熾炎水無浩洋狡蟲斯伏鷲鳥弗翔允哉樂茲草木蕃廡嗟吾何思維聖之緒

畜五穀四

孟春正月我出于田矧我勞勩思我瘠捐揉木耒之剡鐵耜之天雨澮之時風籽之維糜維芑維稂維梁弗爾穢秀亦弗蒨蝗五穀告熟

淵頌集卷十

五

民人率育育焉熟焉自古有年

敬天常五

太元伊始風氣日開天有常道生養死埋犬雞巷中麻麥畝首貨財既來什器孔有卧則吐法食則吁吁飢則求食飽則棄餘於乎不顯孰不念聽日監在茲奈何不敬

建帝功六

昔在秦皇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上昭天光鳥獸文章下協地符龜馬圖書一人在位萬邦順軌無幽弗燭無險弗砥黎獻共臣蚊蟻畢從匪帝之功伊誰之功

依地德七

我望兩海中有崑崙天靈被跡乾曜合元孰來蜚龍執度七囿八禽並擾庶品蕃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甲曆既正機矩迭乘帝予何言天地之德我民之依俾民弗忒

總萬物之極八

自有聖人我革鴻荒何毛何血易弁弗裳維聖人富維聖人壽聖人之厚萬物之阜熙熙乎和皞皞乎大道有自然德無疆界爰命樂師投足握筮欽茲念哉天下攸歸

淵頌集卷十

六

右葛天氏入闕樂歌辭凡八章蓋予嘗讀呂氏春秋頗載葛天氏之樂名而不聞其樂辭予故本其樂名特補其缺樂則古矣樂辭今也古今之樂殆不可以違同者也然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是雖邈乎遠在數千百載之下何獨不如葛天氏之世乎古之說者每稱上古之世代曆紀者尙矣自皇雄以來伯牛受禪迄于葛天氏十有餘傳歷年之久近都邑之建徙要皆不能以必得其實者況其樂哉然以古之王者道合乎上德依乎下恬澹而神明內顯恭默而政教四達煦焉而春發稟焉而秋肅陰陽之氣蓄積而舒布民物之俗優游而康樂由是天地自然之音出之於口而成歌天地自然之節動之於手足而成舞舞必三人歌必八闕操之必以牛尾播之必及於帝功民事吾知其節入音行八風屈伸綴兆俯仰參錯而具有其容矣吾又知其沐浴膏澤歌詠勤苦聲音律安徐和緩而務合乎法矣皇雄之琴女媧之笙朱襄之瑟伊耆之箏前後相耀彼此相襲是蓋近而英威韶濩遠而巾拂鞀鐃之所自出者也近古以降大樂官失職古樂日廢然而五音七音六律六十律四清聲八十四正調之法度猶有賴乎西域龜茲之所傳唐末五代之亂又從而殘缺不備說謬失節至使蜀一點卒而欲立一代之樂府鎔金鑄石崇牙列箎足以極眾工之選雖若名儒鉅子學不聞古樂無其師竟無有一舉口議其可否而請以更張者於是古之所以吟咏其性情動盪其血脉消融其渣滓者無復可見而淫藝邪僻驕慢輕剽之風日競月增亂不之恤子女嬾擾舉聲號叫杯盤狼藉頓足跳踊則已雜出於鄉邦聚會賓客譙飲之間矣嗚呼古今之樂其信不可以違同者耶此予童有取乎葛天氏之樂名而特補其樂辭者也後有聞者得而歌之且將惕然有感於古樂之不作矣又何愧乎樂辭之今也哉然以黃帝以下六代之樂與夫成周之九夏唐元結皮日休乃得而盡補其缺



藝乎鼓之軒乎舞之或者當百王之末進而猶可以得返太古之遺  
聲乎嗚呼遠矣予是以特錄其辭而又論之尙庶幾乎大樂官之採  
擇

嚴陵馬君仲珍父誄辭

維元統二年月日嚴陵馬君仲珍父卒家凡歷六替始克葬于新亭  
里先人墓側我二三子追愍其遺行之不昭於時乃作茲誄用相其  
哀誄曰

於戲馬君厥姓維贏是曰造父別封趙城趙之既王奢也善兵爰邑  
馬服開國秩卿世降炎劉北州籍名揆介戚里融振儒聲遂焉鉅唐  
重績治經孰揚天朝燧握節旌信茲苗胤何代弗榮播爾宗譜百世  
一程故汴之遷視杭作京靖念爾祖策科騰英狀歷州縣執持憲刑  
鴻踏鳳翥玉潔冰清徑躋法從領袖明廷端紳指擬實棟國傾維言  
維行流風盛行曰孫曰子夥有簪纓世祿日遠家擅相承如何君子  
異我編氓維君自幼鍾厥豐偉長而好學耽翫書史昭茲六經卓有

淵頌集卷七

七步

根柢老儒後先搜摭章指孰王非細孰聖弗髓發揮義殊談論騰起  
恣觀百家涉獵眾技儒墨交糅德刑迭燬鴻荒迄今王霸臧否薄海  
內外華戎遐邇孰詩孰賦鏗合宮徵或玄或竺彪別邪詖我常謂多  
君謂道咫泓涵浸潤峻嶒嶮嶮君不自能蔚爲秀士立辭摘藻聞者  
風靡自君既壯聿有時譽矧學之祕弗據要路緬爾祖德敢懼我故  
熾爾學業肯墮我素名場大開百郡充賦匪閩伊楚矜雙奔鴛彼哲  
此鷲揮霍吞吐聚焉風雨散若雲霧孰玉茹雕孰金弗鑄匠般何人  
文梓弗遇惜哉數奇得此遲暮誰非退鷁誓不脫免我擔我登爰告  
我渡我吏其儒律我章句彼賢非賢孰妬弗媿城甬里雪浪煙樹  
人皆儒顯我獨儒誤君何不淑復奪君遽豈無文學尙寐無寤干載  
一朝昇彼丘墓伊昔大化乃形爾身既具四體孰儲爾神何言何默  
既笑既羣何冠何履被服僊僊孰羸爾學使爾有聞孰奮爾仕忍不  
少延維其生之天閱弗完豈如無生智漠自然我問元宰孰司其權  
紛綸變易渺是天淵愚蒙者壽智勇則顛卑汚者寵藻麗弗宜頌泗

蹇剝至老乃遷劉晝擯斥厥有詆言言念君子過彼二賢嗟嗟奄迫  
命不可攀蓋子羈州會奉顏色爰受君詩僅識繩墨君不鄙夷忘我  
年德我心爾諧略我儀飾我來自東我病殊極君苦我留撫茲在席  
陳薦酒肴翻倒琴策一年一集歌咏忘食云何遠離人不我即我即  
于西遇君逼側大江作潮我講我泚鴛鴦搶地我覆我翼會是茲秋  
嘉節是逼奈以賞心強欲登陟滿天陰雨被襲著屐故交何有獨不  
違息剝然長嘯崑谷罔覲慘悽中人展轉病極君生窮窶君死豪特  
新亭之里痛此窳窳我今誄茲玄石弗泐嗚呼珍父是用哀惻

春秋胡傳補說序

春秋之學自近世本河南程氏程氏會有春秋傳序而傳未完武夷  
胡公安國蓋又特出於程門之後而私淑艾之故今胡傳多與程說  
相爲出入吾固知胡氏之傳春秋本程氏學也然而隱桓之際訓釋  
頗詳襄昭以降遺漏甚眾又况光堯南渡而胡氏以經筵進講至於  
王業偏安父讎未報則猶或未免乎矯枉而過正也宗人正傳問者

淵頌集卷十

八步

嘗讀胡傳乃因傳說之未備從而補之此仍有益於學者曩余嘗論  
春秋之大凡欲以發明胡傳之一二而正傳先之故敢私序其說於  
正傳所論次之後曰夫春秋者魯史爾自魯史而爲春秋則春秋乃  
史外傳心之要典而特爲聖人命德討罪之書矣然自唐虞以來典  
禮教化有人心感發之妙尊賞刑罰有政事勸懲之嚴伯夷之降典  
播刑臯陶之明刑弼教何莫而非此道也惜乎春秋之世文武周公  
之舊典禮經曾不復赫然振起於天下而天下公侯五等之國亦莫  
能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事天子惟吾聖人蓋有聰明睿知之德而無  
其位於是獨持其命德討罪之筆而欲以定天下之邪正也吾賞  
焉而賞非私與邪也吾罰焉而罰非私怒此其陽舒陰慘舉直錯枉  
之間先後有倫衆體有要是謂經制持循準的不容少紊人情之輕  
重不同世故之治亂亦異是謂權義游移前卻必得其宜要之堯舜  
文武之治未墜於地而吾聖人所以務盡其祖述憲章之道者至矣  
實聖人時中之大法也夫然故春秋聖人之法書世之學者猶議法



之吏惟其知聖人之道揆而宅心忠恕然後可以通聖人之法守而  
立說坦夷雖然學者徒以其一曲支離淺中狹量之資求之未易以  
及此也或曰春秋新王聖人因之粉飾太平而多褒至治之世曾無  
奸暴之俗而惟以德化者也或曰春秋衰世聖人且以爲舉國不  
可勝誅而多貶始亂之俗雖以微小之罪而必舉其法者也是故舒  
之而遂縱者陵遲廢弛無法而益亂操之而愈亟者煩苛刻戾得不  
至於秦人恃法而寢濫乎嗚呼二或之論誠非所以識吾聖人時中  
體道之大權者矣又將何以窮經而致用哉自王安石以丞相說經  
春秋乃廢詆不用世之學者往往多自爲說至於意有穿鑿巧爲傳  
會分裂聖人大體乖異先儒成說漫有精義至當之論一說之外不  
知其復有一說也蓋惟程氏爲能通乎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又  
無完書世之盛行胡傳而已胡傳本平程氏之學程氏之學又信乎  
聖人時中之大法也然而猶有所未備者焉今也正傳乃從而補之  
誠是也正傳其真議法之吏哉雖然前王之律昭然甚明後王之令

淵類集卷十

九

紛然雜出宏綱大指既無其統微辭碎義蓋浩乎多若參商矛盾之  
不相合者吾益懼焉卒以待吾正傳而後定也昔季氏使陽膚爲士  
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善哉言乎學者又當自是而求之此其必有合於春秋者矣

吳氏戰國策正誤序

戰國策十有一卷凡言周秦六國宋衛中山之事古有高誘註最爲  
疏略近世縉雲鮑彪乃復分析章數竄易字文悉令可讀而不致有  
弊口敝舌之虞雖然古意寔已失矣要之古今之字義會不一同南  
北之方言或隨以異而彪欲以後世窮鄉曲學而盡通之吾知其必  
至於穿鑿粉飾而強其所不可通則反不若誘之疏略也宗人正傳  
嗜古書嘗以國策之多誤暇日則取太史公史記及戰國諸子所自  
著書前後比較既又考夫近世劉歆錢藻姚宏等本參伍錯求然後  
有以見其語言之殊異傳寫之缺訛而是正之蓋頗貴乎誘之近古  
而深惜乎彪之妄作也於是世之讀國策者文從字順不失其真戰

國君臣從橫游說之事併可得而極論矣蓋夫古者先王之世道德  
同教化行而風俗一世之有賢材學業者修之於身著於其國或以  
德舉或以言敷要皆可以考名覈實而趨事赴功無或敢爲榮毀變  
亂而情乎是非黑白之混淆也然而聖人當夫天下極治之世每有  
慮焉蓋曰朕聖說於行震驚朕師豈不以世之譏人傷絕善人之  
事震駭眾人之聽邪僻自此焉而進用矯偽自此焉而假託出入起  
居發號施令將無所往而不盤於道苟謂世爲極治而慮不及此吾  
恐其漸爲始亂之基矣是故聖人深以譏邪之說有未易化而且  
以教之必使其遷善改過而後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夫然後世之有  
德有言者各稱其任而天下之欲趨事赴功者亦皆實有所稽而無  
嫌矣自戰國以來先王之治日以遠甚聖人之教若罔聞知士之粉  
騰馳驟於天下者曾無常有之善心而惟磨厲其舌肆爲譏說莫之  
能恤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喪其實改作則反其常  
此固先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而戰國之世乃安然而行之屏

淵類集卷十

十

君弱將繼兒佞妾劫之以敗降殺戮之苦誘之以聲色狗馬之好情  
知非是巧爲文飾勢欲離合強相傾陷卒使上世元德顯功之貴日  
就淪亡而後已嗚呼譏邪之說有可畏哉蓋昔孔子曾用於魯未幾  
而卽有少正卯之誅徒謂其言行之僞而不由於誠學順之非而不  
由於是雖吾孟子亦甚惡夫處士之橫議異端之並起詖淫邪遁不  
可勝窮惜乎孔孟之道久矣不明於世戰國之士不復知有義理之  
當然而惟以利害相勝故今斷斷然悉以爲古之譏說可聖者也然  
今誘也注之彪也釋之吾正傳乃從而正其誤又豈不以國策之  
言爲不可廢歟雖然正傳學孔孟之學者也自先王道德教化之治  
本諸人心播於簡冊充行洋溢遠而未斬是故春秋之世鄭之賢大  
夫且能善於辭令應對諸侯鮮有敗事聖門言語之學達如子貢亦  
或一出於魯而彼齊晉吳越等國爲之有變至於排難解紛成疆取  
霸而後定焉前乎此矣於是而後公孫行張儀陳軫樓緩蘇秦弟  
代厲之流揣摩捭闔權謀術數浩乎若江海之浸恍乎若鬼神之不



可端倪雖其譏邪之說罔知義理而偵倒錯繆之一時口頰之移人固有非後世庸見謾聞者之所可逮及嗚呼先聖王道德教化之澤一旦而遂至於此言之可爲於邑矣然自其文辭言語而觀之惟楚漢戰爭之世尙爲近焉已不能盡及它則曹魏鼎足而割據李唐參布而分藩交兵之際奉使往來權術相傾議臣彘起會無異於戰國楚漢紛紜之時者竟未嘗有一言之懣動一文辭之謫勝雖以當世史臣極力摹擬而爲之亦且羞澀畏懦哀耗促數無復有昔時辨士說客之遺風矣是故世之讀國策者卓然目爲先秦之古書不可廢也必也本之以心術之公約之以義理之正謹之以辭令之發戰國其文而非欲戰國其學也此則正傳之志也又在乎世之學者善讀焉而已矣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或推皇帝王霸之略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

淵頴集卷十

十一

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頴頴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夫以國家兵戈離析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蕩焉而失防意將自有酌古準今知時識務之士雄豪智勇闔爽頴茂而出於其間或者猶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當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先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釁至老纔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於中原而遂至淪沒光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徙筠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予每觀先生之書則爲之沈吟痛惜而不能自已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爲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徵塞之遠近繪以爲圖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將願出爲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爲儒者陳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爲能知之先生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違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之

志且與同父獲用於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勝負雖未可知必也人心固論之既定于一力守東南以爲保障專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寧謐秦鳳陝虢之隅遺民襁負義士壺篋尙不爲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蜎之淹淹待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禹跡之所被者率不能以徧歷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遠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於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北景北踰鐵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溺乎義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句股之法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華夷內外境土徵塞之圖則猶未免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當呂公云亡

淵頴集卷十

十二

先生胎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喟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表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墮於黃茅白葦而欲以爲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箝口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惰憚事而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藉令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功則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尙可及耶吾固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躬臯羽嘗因先生之書選爲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雜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湮塞棟宇傾蕩蕘見牧豎悲歌踧踖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況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于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著錄藝文者之一歎也悲夫

淵頴吳先生集卷之十



石塘先生胡氏文鈔後序

鄉子嘗見永康先生胡公鎮唐寓舍每嘆古今道術之異及今覽其所論著則尤得其父兄淵源師友講習是非取舍之或不同者蓋自近世周邵二程始推聖賢理數之學以淑諸人然而學者秘之則謂其學之所出者遠有端緒不言師承而今說者乃稱濂溪之所授受寔本於壽崖佛者之徒先生至為論辨以著明之曾不容喙是殆當世士君子之所深感者也夫以周程理學之盛而邵之數學且不能以並傳於是朱子乃以東都文獻之餘一傳於閩之延平而又兼講於楚之嶽麓誠可謂集濂洛諸儒之大成矣當是時也二陸復自奮於撫之金溪欲踵孟子曾不以循序漸進為階梯而特以一超頓悟為究竟今則至謂朱為支離陸為簡易必使其直見人心之妙而義理自明然後為學自謂為陸實即禪也故曰世之學者知禪不知學知學不知禪是豈深溺乎異端外學之故而遂誣其祖乃舉堯舜以

淵穎集卷十一

來七聖相授洙泗以降四子所傳道而悉謂之禪耶惜乎予年甚少僅得一再見焉而不得親扣其詳也雖然春秋戰國之世聖人不作處士橫議天下之雜治方術者不為不多是故老與易並稱儒與墨並譽世之學者或欲援儒而入於彼推彼而附於儒卒無益也然亦用是而日雜矣流及後世秦謂方士儒漢謂治黃老者儒晉王弼遂用老氏之說以注易唐韓愈至謂孔墨之道同道不同則不足以為孔墨然而佛者徒以西方之傑戎暴入中國言語之不達被服之不合趨向之不正而今乃欲一混而大同之不幾於蕩然而無辨矣哉必也天下人心之義理無古今無彼我無華夷無內外雖欲一混而大同之亦可也此其道術之所在苟或不契於古之聖賢則其所以召夫後世之嘍辨讒詐者不能遽已先生曾不此憚而直以此道為已任又著明之予殆不可得而妄測者也夫自江左始平上即遣使重遷南士之賢者士之一時幸脫兵燹擾攘城郭墟莽之後當天下大定懷才抱藝不肯一出而少試焉是亦終於潔身亂倫而已矣先

生蓋自宋季為滄酒人因得陪四川大幕府未幾號稱南中八士及宋內附或以先生姓名薦遂召見意謂先生且大用復出而教授廣

陵凡歷數任僅爾沒沒於州縣之下僚不至甚顯然觀其所至教士也必曰嚴恭實畏其教民也必曰孝弟忠信此其道術之正仕處之合文章之懿政事之著誠有大勝於今人而且不後於古人是豈苟然之故而遂已者哉當予初見先生時先生嘗語予面膚黑而多野唇髯掀而不閉野則無澤不閉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匪壽徵也爾曷不閉汝氣而後瞑且爾獨不見爾家廢之盛酒者平夜甕或不覆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予固疑先生或得乎攝生養氣之道者及予自燕南還予又與鄱陽董仲可會稽方九思福唐高驥生建安虞光祖及金谿傅新正五六人者再見先生先生則且指語予曰世之觀人者自夫出處進退用舍得喪之際有定論矣爾等得無頗有怨尤者乎傳之曾祖父本學於陸亦喜談陸者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行植墨益

淵穎集卷十一

見其為學術之弊意者其幸發金谿之故積而少漏其心耶曾不數年而先生竟以衣冠沐浴端坐嗒然而遽化予方無以終事則徒識其遺言撫其墜葉而且繼之以涕泣不能自已嗚呼臨長川而後嘆逝者尙可得耶尙可得耶

范氏筵筭卜法序

筵筭卜法者本楚越間小術也自楚屈原始稱有筵筭之卜越相范蠡頗有其書然今特類後世術者所託要之亦必古有此法矣當卜時自其所向得草木枝初不計多寡左右手一縱一橫揲之以三而數用其仍然後一時之吉凶從違休咎福既立可見者達賢君子或棄之而不道或時有可采是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禱者乎蓋昔越相范蠡曾與大夫文種事濮上計然計然世所號文子者也而蠡種實為楚人而往仕越悉通天地陰陽之紀察日月星宿之會明鬼神幽顯之理達龜筮鈐決之奧治國臨政謀敵用武莫不如其所願欲越以弱強何蠡種之能有以盡乎其術也予嘗考之大抵本出於大



一六王玄女遁甲風鳥雲氣之道越王句踐官吳將赦越蠶占則日王聞喜時日加戊時加卯功書為騰蛇青龍在勝光是謂時尅其日用又助之事不利而有傷已而子胥諫不果赦及越王句踐歸國越既沼吳而蠶去種占則曰王勿追蠶蠶去時陰盡六陽盡三後入天一前騎神光是謂玄武天空無有止者言則死視則狂已而蠶去勿復追吳越春秋具載其事而史記特推蠶種之術乃出於計然然自越王句踐之遺臨明堂悉練時日又類後世五行堪輿叢辰等家脫有不合則指為事犯五門初未審所謂五門者果何術也吳越春秋蓋輯於東漢趙曄或時漢季頗以天文識緯九宮八卦占候之書為內學而曄自以其說勸入之歟不然史記之言陰陽多忌諱而太詳者蠶種毋乃酷似之歟是故世之學為天目計神孤單閉杜奄迫闕格制客主別勝負之術者每託於蠶而行之筮算之卜特其細也然則陽至而陰陰至而陽陽節剛強而力疾陰節安徐而重固又且游觀乎天地四時贏縮進退以為常是豈但古之善用兵者為然哉

淵穎集卷十一

三

雖一恆人之欲卜其動作云為亦不過此而已夫然故微而思慮之所形著而言行之所廢至以天地之靈變鬼神之幽蹟而吉凶悔吝之來若有應焉誠有不容揜其偽者雖微端龜正策旋式布某人心之皎然常足以先知而預定矣又况達賢君子出入起居浩乎與天同運發號施令宵乎與神俱化然且不能不假是以示諸人也筮算之細時有可采豈謂其果足以盡乎天人之道者哉雖然越王句踐之陰謀誦術苟他無所徵纖毫瑣末類出於陰陽時日之占而後用事吾猶恐其未必致霸必也五穀蓄金銀實府庫滿兵甲利然後用是以定王心之疑動越民之所欲報讎而威敵者則庶幾焉是故今一恆人之所卜雖以民俗間小事亦必天地之氣應與人事相參乃可以見其成功不然則龜為枯骨者為朽幹猶不必泥况筮算之細者哉予具錄之又足以通知古之多異術矣

唐律刑要序

予嘗讀唐律每思其繁曠難省故願刪其要且務觀乎古今立法之

後深用刑之輕重又從而序論之曰夫古者先王之治人也以德而輔之以刑後世之治人也德則不足而惟刑辟之是用春秋傳所謂三代之衰然後制刑者也自戰國之世魏李悝始造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及漢悉踵秦故歷代相因至唐則又承隋開皇之律是蓋唐律本隋漢律本秦其實一出於戰國李悝盜賊四捕之緒餘而已不復二帝三王忠厚哀恤刑期無刑之本意矣然以秦之為秦焚滅先代之典籍坑僂儒生猜驚強暴嚴戾刻深而詔天下學法令而師吏惟隋則亦庶幾近之而任法者也蓋當秦之時孔子沒而異端起處士橫議而說客妄售其所自為術是非矛盾紛蓋相勝然秦方遺仁恩尚首功而儒者又不入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治若夫隋氏之初江左齊梁貴淫靡代北周齊習蕃夷天下幸歸於一而風俗未淳朝廷議政之臣類皆俗吏米鹽之徒苛刻煩碎未甚有紀故隋且惡其連篇風雲滿篋月露華而不實者而猶未嘗識夫儒者之真亦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治孟子蓋曰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吾身不能

淵穎集卷十一

四

居仁由義謂之自棄秦則不知儒而不用非自暴歟隋則不知真儒而不得用非自棄歟是殆秦之任法雖暴於隋而隋之任律則猶襲秦之故智而或過焉者也夫以秦隋惟吏之是師法之是徇自謂其法律之密督責之峻可以肆其鉗制束縛之術於朝廷之上故嘗以一人狙詐猜忌之心而盡疑天下至於衡石程書衛士傳餐而日有不給及觀其所以為効秦則始皇東巡西狩而郡縣之供調不聞不足隋則文帝黎陽洛口倉庾豐盈而其後猶足以聚數百萬之盜賊而不盡誠可謂極其盛者雖然關東之禍至有土崩瓦解之勢而一切諉為鼠竊狗偷之盜而不欲問會不旋踵而二代之亡若出一轍是何德化之不足而刑辟之是用者遂致然哉然而漢以寬仁擣秦法唐以仁義變隋律蓋欲一返乎秦隋之所為是故漸仁摩義淪肌浹髓必也儒者為能究之誠有不在乎俗吏持簿書急期會務筐篋者之所能測識此其創立國法粉飾朝章雖若有媿於二帝三王忠厚哀恤刑期無刑之本意至於後世杜張之深刻來侯之羅織戕勦



民命傷蹶國脈無所不至然猶幸其本根節目之正者尙足以維持  
調護乎天下之故而不極於亂於是馬鄭諸儒會以文律而章句之  
長孫無忌等十九人亦已因律文而作疏義或從或革或損或益且  
酌其中要非苟然而遂已者故漢書引經以斷獄而深得夫法律之  
本唐則每以書判拔萃取士則猶使之知有法律之實而不爲空言  
此殆儒者用世之功天下致治之効將萬一乎先王明刑弼教之餘  
而固非秦隋任法用吏之世可遽及也嗚呼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  
之輕重悉已具見乎此儒者何嘗不知吏而吏則不可不通儒尙德  
化者何嘗不任刑辟任刑辟則不可不務乎德化者也是蓋漢唐之  
所以得秦隋之所以失誠可爲後世之龜鑑矣

儉解

史有言周高祖儉者高祖常服布袍寢布被詔天下庶民以上惟聽  
衣綢綿絲布圓綾紗絹縞葛布九種餘悉禁之予謂高祖未嘗知儉  
未嘗知禁者也夫古之長民者欲齊其民於是國有異服之禁必使

淵類集卷十一

五

其衣服之不貳而從容有常然而齊王之衣紫鄒君之長纓舉國皆  
從而效之且至去衣紫斷長纓而後止高祖之意固是也乃以人主  
之至尊至貴布袍布被自同於庶民而矯誣於當世乎然自元魏周  
齊之際兵戈日尋民物虛耗高祖且欲以一儉率先天下使凡奢侈  
過度者皆有厲禁則國家之經費民庶之藏蓄可以日趨於富盛而  
無有不足可謂善矣誠求其如王者之政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夫  
以天下九州之廣生齒之衆今之世去古遠甚然而國家經費之務  
常若不給民庶藏蓄之貲亦或蕩然無所贏餘上固不容不以儉化  
其民而民亦當以儉而自化雖然未也當國初時始得河北即議宣  
課銀絹之數河南猶未下及下河南而江淮吳楚實爲財賦貢輸之  
淵藪猶未能隸度支命將出師運芻餽粟宜若晝夜馳驅民人困厄  
不能供億然亦未聞上下以是而不足天下一統六十餘載經費藏  
蓄兩無其實又何獨異乎國初之時哉夫漢自文景富庶之餘孝武  
承之而益以侈大東征西伐則有費修郊祀求神仙則有費興土木

造宮室則有費巡遊般樂則有費卒使言利用事之臣疲民寔國海  
內空虛及其末年始欲務農重穀以救之亦幸而有此爾當今之世  
一遵祖宗之成法邊境無矢鏃之警官庭無丹雘之飾歲時常祀亦  
未始欲講封禪而虛務般游也然而山林藪澤土力之所產茶鹽酒  
醋民業之所資一皆日增月羨絲分縷析而悉輸於上西域之羊馬  
雲南之氈罽青齊之絲纊江淮之粳稻又皆畢入於天府而無所闕  
夫何大家亡資中戶破產小民替替會無衣食之所國家上下終未  
得如文景之富庶豈或猶有類夫孝武之空虛者乎當是之時上欲  
常服布袍寢布被以一儉而化之且未能化又從而務明上下服色  
之禁自以爲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孰禁之哉譚大夫之詩  
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是故奢侈不法每形於  
上梓柚其空日困於下人主不是之思乃欲自苦其身而往敦天下  
之俗且曰吾以一儉率先天下是墨子之道也墨子之道是豈聖人  
君子之所得爲哉吾故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是猶未得其

淵類集卷十一

六

本之說也世之議者每究其本蓋曰國家經費之務必在於抑橫政  
而節用民庶藏蓄之資必在於修農事而重穀君民上下貴賤一體  
貧富相因感之而民不徒於從化制之而民不徒於知禁者蓋亦反  
其本矣昔者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勞王王曰父老苦矣  
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賜父老無徭役閭丘生獨不拜宣王怪之閭  
丘生曰臣聞大王來游來勞大王願得所欲於大王今大王賜臣田  
不租是倉廩空虛賜臣無徭役是官府無使非臣所敢望也臣願大  
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  
煩擾百姓則臣可以少得所欲焉嗚呼自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  
天下又必實之以閭丘生之一言則天下郡縣之間選廉細貪平法  
薄賦且將以是爲抑橫政修農事之本焉是謂知本是即孟子所謂  
無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是即吾所謂王者之政也作儉解以通  
之

春秋傳授譜序



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為三家之傳又析而為數十百家之學學日繁傳日盛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沒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主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服虔杜元凱或抒己意或博采眾家蓋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說者曾不求決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江左則元凱河洛則虞自是學三變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復於先聖人義理之極致成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毋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於國師劉歆未立博士故傳之尙少而東漢為盛東漢以降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捨經而任傳甚則背傳而從訓詁嘵嘵靡靡然趨下夫學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未異乃若是此其欲抱十二公之遺

淵穎集卷十一

七

經悲千古之絕學發明三家之傳而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譜是者四變之極也四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唐啖趙氏蓋嘗有是志矣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理而論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沒世而無聞者多矣顯焉者譜於此也蓋昔唐韋表微曾著九經師授之譜且以譏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遽見者矣則吾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後乎

春秋世變圖序

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亡慮數十百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以理斷之而已猶未足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得以專而用焉逆理愈甚則其失之世數愈速此非通論天下之勢也春秋之勢然而欲論春秋之理者不外此矣公羊子蓋深有得於

理勢之相須且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漢之學者特珠昧焉乃設孔子高曾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見所聞所傳聞之治亂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蓋昔陳恆之弑君孔子請討之左氏記其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非之蓋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乃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耳豈計魯人之眾寡哉夫以理言魯為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魯之未必勝也務明君臣之大義以討天下弑逆之大惡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復興乎若以勢言周室衰矣晉霸微矣魯又弱國也陳氏世掌齊政民私其德必處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於是舉吾全魯以繼之則齊之罪人斯得矣是故弑君之賊法所必討者正也專國之姦勢亦有所未易討者然必有以權之者矣人孰不曰事求可功成是取必於智謀之末也聖人不如是也嗚呼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統而後無霸人情事變雖未嘗出於一

淵穎集卷十一

八

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之學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天下之勢在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在者而見之春秋之初世去西周未遠王室猶欲自用焉下及中世齊晉二霸相繼而起則霸主從而託之耳至其末年王不王霸不霸夷狄弄兵大夫專政是戰國之萌也而世變亦於是乎極公羊子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蓋深有所得於理勢之相須者此也漢之學者且曰隱桓遠矣孔子則立乎定哀之間耳遠者亂近者治聖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豈求其說不得而強為此論者哉又幸因其有是而後世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與夫聖人之權者先儒蓋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豈非公羊子之遺說哉然則予之所以圖是者非私見也非鑿說也公羊子意也孔子意也

春秋舉傳論序

黃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一編屏除專門



按則傳疏使之一歸於是然後止蓋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筆則削則削成斷之於聖心高第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贊焉公羊穀梁乃謂得之子夏文多瑣碎語又齟齬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授受於一時講師之口說者謂孔子當定哀世多微婉其辭復秘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異然自孔子後一廢於戰國亂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收補意其焚殘亡脫之餘不藏之屋壁必載之簡冊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況春秋之文數萬獨以口相授受庸詎知不有謬者乎濟南伏生治尚書上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語世謂生齊語齊語多艱澁故今書文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書者非齊人也奈何若是是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二氏誤也學春秋不必作矣況定哀又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聞所傳聞之世一切褒之貶之且及其父祖當世而輒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聖人豈避嫌者哉不然亂臣賊子僅誅其既死篡弒奪攘無懼於當世是又

淵頴集卷十一

九

豈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未始秘不以教人西狩之二年孔子卒矣論語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得其義者蓋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魯悼知伯之誅在春秋後孔子卒已久或曰左氏魯人也或曰左氏楚左氏倚相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別是一書意者當西漢末與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立凡例廣采它說以附於經是豈左氏舊哉今黃子舉之皆是也昔者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途乃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夫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讎而諧和之爲春秋者亦欲令三家勿讎將天下之理不協于克一而後世之議且容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何以調人爲哉故唐啖助趙匡近世劉敞於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而今黃子又嗣爲之可謂聞風而興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去其所短則見其所長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家之傳而獨抱聖人之經且自以爲必得聖人之心者吾又不信也此則黃子之意也

孟子弟子列傳序

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邠行東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子曰皆在孔子後荀卿可言也彼數子者不同道奈何同傳將以孟子真諸戰國辨士之流乎是又非不知孟子者也一則曰述唐虞三代之德二則曰述仲尼之意彼數子者亦有一於此乎當戰國之時士多以游說縱橫攻戰刑法之說行而時君猶欲好儒自飾吳起戰士也乃以儒服見魏武侯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卑辭厚幣以聘孟子然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好辯而已儒墨並稱百家雜說渾殺之矣豈太史公狃見而溺聞若是乎方其敘孔子世家進之與十二諸侯同列周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丘卒尊之也至矣及所載多左氏國語雜事欲以明聖人多能聖人豈果以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則徒分裂論語問答以實之餘徵家語弟子解他悉無所徵是亦孟子列傳類也東漢趙岐始注孟子其序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史不載今猶見故列女傳

淵頴集卷十一

十

且言孟子將去齊母老擁楹而嘆有憂色母乃引詩易詔之似與充虞路問時意同岐又曰有外書四篇文不能弘深今猶略見劉向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卽性善辨中語若他事之逸者雖太史公不能具知況後世乎蓋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而四家最顯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學出於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之曰世俗之溝愚替儒嚙嚙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是儒之賤者所重必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駟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瞿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駟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亦已浸淫於異端矣於是孟子之沒者久所謂



海恩者僑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異戶者如此又况鄒衍黃淳于髡墨翟以下諸子遠難怪誕者甚何可與同傳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黨盡矣悲夫予故本太史公孟子列傳刪去諸子且益以高第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

宋饒歌騎吹曲序

自宋之南遷說者常欲復中原地蓋謂大江之南東至滄海西兼巴蜀而北以淮河為外屏然而禹跡所及但自蜀江而下文王之化亦且止行江漢汝墳之域不及江南春秋列國無慮百數江南惟吳越楚三國楚之始封華路藍縷以啟山林吳越亦斷髮文身披草萊以立國大江以南半為山海險阻無人之地此天地之氣化所以極衰於古而併盛於今也嗚呼世之迂者果不諳國勢達時務哉春秋之世吳最强越乘其弊而盛吳越王句踐乃能無事於霸而自安於蠻夷及王無彊方聽戰國游士之說而欲霸楚遂擊越而走之東盡吳

淵穎集卷十一

十一

故地北接齊韓魏之邊西壓巫黔中固大國也曾不旋踵又一折而盡輸於秦子女玉帛犀兕材木終不足以抗秦人天府陸海之饒矣當漢氏盛時江西一境人民戶口不滿六萬唐之中世江淮遂為財賦之淵歲奉朝廷而度支經費猶不能給自今觀之魚鹽米粟漕運收養灌溉之利過於古乎抑不及也謀不審力不蓄兵不練財不阜欲以空言復中原地不亦難乎蓋景德澶淵之變上方以北兵深入兩河震動而不以歲幣請和為虞是固欲捐銀絹數十萬匹兩而棄之苟安而已宣和京城受圍未暇一戰已請和而納幣紹興再造不思其禍之已成復踵而行之馴至完顏氏之大壞可以監矣開慶鄂渚之虞且欲遵其覆轍卒以不及踐言而致滅宋之禍自祖宗之世兵弱而不修於內財匱而復割於外此其實已久敝矣當完顏氏大壞人孰不曰時可為機可乘大河東北彼已委而去之關輔以西隨以陷沒山東十數郡奄為盜有宋之設施號令幾若可行於青齊然彼以既衰就盡之國猶能遣使來督歲幣遣兵直窺江淮且不得

以必勝之也况欲以是當西北方王之氣哉當東都盛時每以天下貢賦之全而愛不足三司條例青苗保甲害民蠹國曾不之恤紹興以後國愈蹙財愈匱山林原隰陂澤之所出一切毫計而縷數之至不足自給東南民物之凋弊者極矣買公田造關子亦猶三司條例之遺也雖然亦何補哉此蓋自守不能難與言戰宋亦不復知有中原地矣故老云理宗在宮中嘗被酒上芙蓉閣見淮上有黑祿十有餘年不散南偏江凄然淚下已而彗星竟天災異若此徒論春秋戰國時事以鼓其說何世之迂也是豈國勢之不諳時務之不達者歟非耶武夷謝翱臯羽故廬陵文公客也於是本其造基立極親征遣將東討西伐作為饒歌騎吹等曲文句炫煌音韻雄壯如使人親在短簫鼓吹間斯亦足以盡孤臣孽子之心已嗚呼尚何言哉初漢曲二十二篇魏晉又更造新曲十二篇但頌國家功德不言別事大樂氏失職唐柳宗元崎嶇龍城山谷之間亦擬魏晉未及肄樂府今翔又擬夫宗元者也饒歌自日出至上之回凡十二篇騎吹曲自親征

淵穎集卷十一

十一

至邸吏謁故主凡十篇云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十一



桑海遺錄序

頃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耕田了造樓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寶為驍將大衣冠指麾眾皆前聞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帥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毗陵且有叛志尹玉寶以絕太湖柁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棄聊攝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還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又絕江遁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逆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霸交馳正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况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

淵穎集卷十二

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於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予後又獲見淮陰龔開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蓋益詳焉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驕於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為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儒臣以為治終不足以盡復平石晉所割之境土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會不得乘一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海之間內政不修外猶恃夫江淮以為固久之南北夾攻而汴蔡之藩籬自撤其蔽荆襄受圍鄂渚有警巴蜀侵略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園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死事蓋無媿焉卒之宋瑞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在於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

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泐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驟鬣豪軒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至為此二傳大率類司馬遷班固所為陳壽以下不及也此其人殆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桑海遺錄且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古詩考錄後序

予嘗從黃子學詩黃子集漢魏以來古詩凡數十百篇詩之作何矣蓋古今之言詩者異焉古之言詩主於聲今之言詩主於辭辭者聲之寓也昔者孔子自衛反魯乃與魯大師言樂樂既正矣而後雅頌各得其所史遷則曰古詩三千餘篇聖人特取其三百而被之弦歌所謂洋洋盈耳者不獨主於聲也或因其斷章取義而欲以導其言語之所發或本其直指全體而務以約其性情之無邪是又不以其

淵穎集卷十二

辭哉制氏世世在大樂官蓋頗識其鐘鼓之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調猶得為漢雅樂之所肄且混於趙燕楚代之謳者無幾自其辭言古今義理之極致一也自其聲言則樂師矇瞶之任未必能勝夫齊魯韓毛四家之訓詁者也雖然古之安樂怨怒哀思之音蓋將因其辭之所寓者而盡見之故當時之間韶者則從容和緩觀武者則發揚蹈厲是獨非以其聲辭之俱備然哉自漢魏以來誠不可以望古三百篇至於上下千有餘載作者間出如其聲則沈休文之樂志王僧虔之技錄自能辨之苟以其辭則今無越乎黃子之所集者吾猶恐古之言詩不專主於聲而今之言詩亦不專主於辭也何則古之言詩本無定聲亦無定韻聲取其諧韻取其協平固未始嘗為仄固未始嘗為仄清固未始不叶為濁濁固未始不叶為清自近世王元長沈休文之徒始著四聲定八病無復古人深意新安吳械材老乃用是而補音補韻先儒亦嘗取是而叶詩叶離騷蓋古今之字文不同南北之語言或異而音韻隨之是雖不



待於叶而自能叶焉者也故當觀其辭然則古之言詩者辭而言樂者則聲也采詩之官不置樂府之署不設吾無以聲爲也若夫今之言詩既曰古近二體古體吾不敢知而近體乃謂之爲律者何也又安得不求夫聲辭之俱備而後爲至哉考乎古者考此足矣試以是而復之黃子序于末編

陳氏大衍易數後序

凡天下之物必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數始於一有一而後有二一者奇二者耦而後有陰陽老少之變七八九六之策策三變而成爻爻六變而成位此聖人所以觀變而立卦考象數而建卜筮者也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自其大衍之五十者總之則又合於太極之一是皆天地自然之運又豈待乎人力之強爲者哉何則一定者理也雖其體甚實所該無形未始有定者事也雖其跡本虛因應乃有理在是數亦不外乎是欲求其極則天地之間闕人物之消盡且可以數華之著參兩而盡決之者吾聖人固未肯輕

淵頌集卷十二

三

爲之說也是何世之喋喋者然哉自秦滅六經易以下茲故存漢儒林傳孔子六傳 甯川田何易道大興魏郡太守京房則又受學外黃焦延壽不與何同漢初河內女子始獻易說卦蓋與老子同藏於風雨屋牆之間京房之說互相出入故世之稽吉凶刺休咎者徵焉是果吾聖人之遺意哉它則進退以幾而爲一卦之主者爲世對待以世而爲其主之相者爲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所肆者爲飛筆乎所配而陰陽終不脫其本者爲伏起乎世應周乎內外終始始而後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人自以爲能探河洛圖書之蹟家自以爲能發周孔爻象之蘊餘則或入於淫瞽方技之流與易太相遠矣先正蓋有見焉必以名理論易而或不以象數論易雖然其法則曰聖人之立卦者入故天下之物苟囿於數者亦不過入吾則本其所值之數輒以八乘除之或以身之所處定其坐作動靜之殊或以字之所畫測其向背俯仰之異八而已矣自八而六十有四

自六十有四而四千九百有六用此道也嗚呼生之於易勤矣要之特京房之法耳生則又曰是固本之希夷氏者也豈彼生者希夷氏之遺裔歟先天四圖吾聖人之學也生盍歸而務求其要歟一中造化心上經繪盡在是矣

秦階六符經後序

秦階六符經者本黃帝有熊氏世不傳當漢建元之間東方朔始陳其說欲以觀天表之變定上心之侈者應劭仲遠又疏其文頗類甘石諸人所爲託之者也蓋古昔聖人之論陰陽五行者尙矣幽贊乎神道發揮乎天理是豈無其故乎特未嘗膠於多忌之學欲肆其一定之說也苟曰乾坤開闢莫非一造化亭毒之妙某言必有某徵某事必有某應喜樂好惡出於人之情饒華泄覆輿於天之治天人兩間似皆有以潛回其機密運其軸而無難者是亦管窺蠡測而已矣自劉向言皇極之建不建京房又推易卦直日用事董仲舒賈孟之徒又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之驗或身遽以死或國隨以滅迄

淵頌集卷十二

四

不少救然而天文月令讖緯術數百家雜起不曰龜龍河洛洞幽靈之府必曰鈐決冥奧禍福之源蠶談而角辯啟穴而擊牖祇足以長姦僞而甚不足以祛邪惑者大率漢世世主以是論政儒生以是論學何其泥也予不語怪力亂神又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庸詎有若是云云者乎當東方朔陳是說時上始爲微行行暴肆侈越制亡度舉蓋屋郭杜陸海之饒廣上林苑東征西伐軍旅數起黎民失業父子相食斯其爲人癩也酷矣天人一理也吾知脩吾事以畏天可也日蝕地震冬雷夏霜蒙氣還風旱乾水溢天之爲也人何與焉天豈若世之小丈夫然哉愆然喜愆然怒人人而欲應之以吉凶妖孽之決也一日之頃雖千技百變而爲之亦不足矣要之天爲天人爲人毋相瀆也至其所以兼統而一貫之者昭昭冥冥理無變氣有變也然上初卽位天表已多變關東大饑風赤如血齊楚二十九山同日崩考之人事則猶未有可感者變何自作哉將人子未嘗有過父母乃先作色以待其有過固不可也使朝廷多欲之心一窒文



景富庶之政未改是且委之天運之適然者歟抑亦君德之勝爲足以銷天變之迭至者歟不然未可知也而今乃欲以庸學謾聞者盡之則非矣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嗚呼伎而此者此非黃帝書也甘石諸人所爲託之者也雖然觀是者又可無畏乎哉

王氏範圍要訣後序

天文星曆五行之說尙矣黃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命一家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三命鈔略唐僧一行桑道茂劉孝恭咸精其術韓退之言李虛中善用人年月日時知人命貴賤壽夭者是已貞元初李弼乾又推十一星行曆後傳終南山人鮑該曹士爲世係之星曆所謂十一星者日月五星四餘是也然而天體至圓二十八宿與之爲經日月五星皆動物也且相循環運轉乎三百六十五度有崎之內與之爲緯尙書堯典考四仲中星各以時異秦漢以來諸儒又推十二次度數十二國分野及所入州郡疆次乃若有一定不

淵類集卷十二

五

可易之處是何天運之常旋地維之不動者又若是參差不齊也哉晉天文志天東南有十二國星其星有變各以其國將天之所覆至廣華夏之所占特東南牛女二宿之下歟此十二國星又與前十二國之分野異矣意者牛女二宿當十二次則爲玄枵星紀之交當十二國則爲齊吳濱海之地天運之常旋者本不常居地維之不動者固有定屬也雖然北極居天之中常在入北北斗實爲帝車運乎中央亦處人北蓋嘗北至幽州碣石之野斗極且當人上北過居庸西渡口口北斗已南迤而下人且背之而馳矣由是觀之華夏之所占者豈直東南十二國星哉未可以一概論也日君象也行則有常月五星臣象也行則無常蓋日之常行也則有中道曆家所謂黃道是已月五星既無常行乍南乍北或贏或縮且或不出於周天二十八宿黃道之度而雜犯乎河漢內外諸星此又豈可以區區算數少測之哉它則紫氣以祥彗孛以妖羅睺計都以蝕神首尾古未嘗與七政並列春秋之書星孛或入北斗或在辰本是妖星爲異老子之

出函谷紫氣臨關亦是氣祲雜占王朴五代欽天曆又爲蝕神首尾僅行於民間小曆而已今其說一本之都利聿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謂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曹士爲又作民間小曆者此其爲術固異於甘石之舊矣夫以天地陰陽之合散而庶人庶物莫之能遺氣賦之形理賦之性性之體本粹然至善者也氣之運譬之草木春而榮秋而槁倏而凝聚忽而斷盡亦其宜者苟不推之以一理之同而徒役之以多術之異不亦末乎嚴陵王生乃以範圍要訣一卷示予其法皆原於易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外者列之以千百十零附之以氣名體注尤與潛虛擬玄者合也此其最近於理者歟將其人之創爲是法者亦且有得於河洛圖書之奧者歟故予又特采別說以序之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亡其姓族邑里或曰子微託之者也夫黃老之說始自黃帝老子太史公老子列傳則稱其以自

淵類集卷十二

六

隱無名爲務至其道乃曰無爲自化清淨自正無它異也當漢初黃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迂誣怪譎之士神光巨跡千變百幻雖嘗一致橋山之祠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獨不及老子神仙方技豈又與道家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儒者方以天文卦候爲內學而爲天子公卿之所賓禮甚則自陷於鬼道左慈啟之葛玄紹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君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本儒者當天下多故欲自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知再傳而潘師正三傳而吳筠司馬子微考其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予觀天隱子冲澹而閑曠虛靚而寡欲黃老之遺論耳然而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未之及也豈或秘而不言歟夫以老子之脩道養壽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況後世之迂誣怪譎者可得而悉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儒者則曰此心也必主於覺彼謂命宗儒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因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溟滓同入於無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而



不死者豈或別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或曰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蓋尸假者也特以語怪而不言故曰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則老聃彭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耳幽王時有伯陽父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固壽矣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爲一人且爲老子則亦疑弗能定也彭祖本大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當堯時始封又國語曰大彭豸韋則商滅之注謂在武丁時自堯至武丁中興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緣大彭之國自興至滅止當彭祖一世世之言彭祖壽者吾又可得而必信之歟蓋孔子所言老彭自是商之賢大夫不謂老聃彭祖也老子嘗問禮矣彭祖者竟何爲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生禮者所以節其動容周旋樂所以發於詠歌舞蹈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非養也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闔屈伸之變亦何所不有夫又何謂乎尸假矣哉嗚呼天隱子遠矣吾將東往海上廣桑而問焉庶幾果有

淵類集卷十二

七 夢 遊 廣

所遇而必得之者耶

歐陽氏急就章解後

歐陽子急就章一卷蓋據元豐九域志作也自唐失其御天下分爲十數至宋而復合然猶不足以復唐世之土宇會未幾何南北虎爭光岳氣裂兵戈日尋生靈塗炭於是我朝興焉一麾而克有中原再舉而底定江左然當大軍百戰之後閭里蕭條荆榛滿目戶口凋瘵流轉異鄉雖以昔日大藩列府控制局面今則徒類附庸雄城壯縣顯著版籍今則不問建置甚者至以東南財賦之贏而往濟西北之不足願獨何哉嘗聞古稱秦雍爲天府齊地負海亦號東秦唐世頗稱揚一益二而東西秦雍爲不及宋承唐季亂離之緒內總二十三路外制兩國遠得燕雲三關之險夏制靈武河西之饒大河東北陝西五路之民嚴密於兵不暇自教一旦而南遷畏會荆襄兩淮又爲邊西而應敵重以山東張林李全之變淮甸空虛蜀本最險平世金珠錦繡之美衣被中國金房假道徒示夾攻黎藿奇兵竟成幹腹由

是兵燹相仍創殘不振則亦非復唐舊矣然惟吳會近畿之境自唐五代以來吳越世奉正朔保境息民蓋至宋移蹕江閩嶺海之所奔轅及其既亡又未嘗苦操尺寸之兵而拒敵故今人物之所聚土地之所產猶足以爲天下最雖若一城百里之縣至或升爲散州上秩以治之國家經費度支資給陸輦海運動至百萬豈民力之果裕哉此猶富家萬金之產田連阡陌粟盈倉廩要亦取之有窮用之有竭初不可以富強恃而不惟安養之是務也嗚呼豈惟東南一隅雖以西北休養生息之餘亦不可以不深加其意矣是故當今之務欲富國者必在於養民欲養民者又必在於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苟重其選將任之以久而可成功苟嚴其職將權有所歸而易集事今之世每以三歲爲守令滿秩會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況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

淵類集卷十二

八 夢 遊 廣

守不煩而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贊治而但掌農田水利主簿惟掌簿書尉則惟督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過一事公堂官署甲是乙否吏或因而爲姦句稽文墨補苴罅漏塗擦歲月填塞辭款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調遣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過客往來稟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即發而郡縣固自兼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爲重不容盜臣常俸至不能自給或多賦吏兵則自近戍遠既爲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夫辟官蒞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離而令不一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爲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辟嫌疑例而皆不足以有爲又況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之便



易而兵農益分過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那西  
挾倉皆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游至閭里蕭然農  
民菜色而郡縣且不能以賑救而坐致流亡是以言泄事而事權不  
在於郡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出於郡縣  
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嘗求其故自我國家起自北土經  
理中原中原豪傑擅動甲兵保有鄉里因而降附使據其境土如古  
諸侯大開幕府辟置官屬錢糧獄訟一皆專制於已而不復有關乎  
上已而山東獅子地富兵強跳踉負固卒貽征誅殲滅而後天下郡  
縣一命之官悉歸於吏部錢糧獄訟類皆關白奏獻而不敢少自專  
焉由是郡縣守令之職始輕而不得自重矣必也辟官治政理財治  
軍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  
各得其業矣此予所謂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者蓋視唐宋之故  
典爲然實當今之急務也於是本歐陽子之所集爲疏其古今郡縣  
之沿革與夫政令之設施不同者以序之雖然此固非歐陽子之意

淵類集卷十二

九

也予亦過論矣哉

### 樂府類編後序

初太原郭茂倩次古今樂府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紛亂唯摹擬  
盜襲層見間出厥人視聽今故就茂倩所次辨其時代且選其所可  
學者使各成家又從而論之曰古之言樂者必本於詩詩者樂之辭  
而播於聲者也太史采之太師肄之世道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  
於詩之正變者得之詩殆難言矣乎自秦變古詩樂失官至漢而始  
欲脩之燕代荆楚稍協律呂街衢巷陌交相唱和當世學者司馬相  
如之徒徒以西蜀靡蟲不刻之辭而欲立漢家一代之樂府傳及魏  
晉流風浸盛而其所謂樂者亦止於是嗚呼今之去漢則又遠矣故  
今或觀樂府之詩者一切指爲古辭雖其浮淫鄙俗不敢芟夷殘詘  
缺漏不能附益顧獨何哉誠以古辭重也魏晉以降蓋惟唐人頗以  
詩自名家而樂府至雜用古今體當其初年江左齊梁宮闈粉黛之  
尙存及其中世代北蕃夷風沙戰伐之或作是則古之所謂亂世之

怨怒亡國之哀思者而唐人之辭爲盡有之欲求其如漢魏之古辭  
者少矣雖然漢承百王之敝治不及古唐之於漢則又不及於漢者  
遠甚是故秦魏列第國忠秉政妖淫蠱惑養成禍亂而天下之俗日  
趨於繁蕃戎構難隴右陷沒侵陵侮辱賊我疆場而天下之勢卒以  
崩敝於邊撥甲執兵無有休息唐之盛時雖若未見其喪敗亂亡之  
戚及其既衰而遂不能救然則唐世之治固有以致之而唐人之辭  
亦於是乎有以兆之者矣嗚呼世道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  
之正變者得之豈不然哉然而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委巷苟觀其詩  
者則又必因其言辭之所指聲音之所發而悉悟其心術之所形氣  
數之所至于聞唐有宋沈者聞元宰相環之曾孫每太常樂工奏伎  
卽能揣其樂聲之休咎遇有工善筆策者且曰彼將神遊墟墓伎雖  
善至尊不宜近已而果然衆工大驚夫以春秋之世鄭之七子嘗賦  
古詩而趙孟欲以觀其志之所向然今宋沈乃能以其善樂之故察  
人死生貴賤不遺毫髮何其神哉嗚呼詩本所以爲樂也詩殆難言

淵類集卷十二

十

矣乎今之學者深沈之思不講而講爲齷齪鹵莽之語中和之節不  
諧而協爲寂寥簡短之音此其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至不惟趙孟  
知之是皆見諄於宋沈者也子故論之使後之讀是編而欲學是詩  
者可不慎哉

### 春秋釋例後題

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儒莫應然  
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于慎並爲訓解及晉而杜元凱又作經  
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獨不言服氏豈或不  
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  
郡國圖長曆本之劉洪乾象曆世多言其天文星曆爲長然說經多  
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爲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世業家有服  
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寫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撰春秋義章以教學者  
是永嘉時猶未尙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  
亦多習之坦元凱之玄孫也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



杜說劉商張吾貴之徒則又糺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爲孰愈也今釋例具在有劉賈序賈太和中對賢良策護切人主斥屬宦者文極激學一本春秋與漢董生天人三策相爲上下賈亦自擬董生且曰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未盡者今臣復爲陛下言之壯哉賈乎至爲此序獨不類唐文之衰至此極矣

春秋纂例辨疑後題

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楊盧路再變而燕許三變而韓柳雖其文振入代之弊及見當世經生攻訓詁治義疏則深敬之太常殿脩新注公羊退之欲爲之序幸得掛名經端以斬不朽及寄詩盧全又言其抱遺經束三傳然全所著春秋摘微一卷閱見一二亦未甚爲學

淵類集卷十二

十一

者輕重惟子厚答元饒州書恆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執弟子禮會先生病子厚出邵州竟不克卒業先生蓋河東陸淳元冲也與子厚同郡且云先生師天水咬助及趙匡知聖人之旨兼用二帝三王法至先生大備春秋集注纂例辨疑微指等書苞羅旁魄轉轉上下一出於正於是乎春秋有咬趙陸氏之學往子北游京師始從國子學見陸氏纂例十卷是金泰和間禮部尚書趙秉文手本太原板行後又得陸氏辨疑七卷微指二卷而集注久闕自唐世學者說經一本孔氏正義及宋之盛說者或不用正義六經各有新注爭爲一己自見之論而欲求勝於先儒已成之說宋子京傳唐書猶不滿於咬助者豈咬助實有以開之故歟雖然咬趙陸氏未可毀也後之學者自肆於藩籬闕域之外口傳耳剽而不難於議經者必引咬趙陸氏以自解是或未之思也夫

春秋折衷後題

自西漢學者專門之習勝老儒經生世守訓詁不敢少變繼而舊說

日以磨滅新傳之後出者獨傳於今春秋一經始立公羊氏學又立穀梁氏學東漢左氏學又盛行古傳後出者日勝後儒注古傳而世亦取後出者爲宗公羊氏有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而後何休獨有名穀梁氏有江公尹更始而後范甯獨有名左氏前有劉子駿賈逵服虔後有杜預故預亦獨有名嗚呼豈預必能爲左氏忠臣哉休固陳蕃客也自謂妙得公羊本意故今有公羊墨守十四卷穀梁廢疾三卷左氏膏肓十卷北海鄭康成獨反之學者多篤信康成今猶見甯所集穀梁解又服虔自有左氏釋疴一卷不見也雖然公穀左氏三家之說後出者皆傳於今殊不知胡毋生江公劉子駿諸人復云何也藉令諸人所說不廢至今並傳孰能有以大公至正之道一正之哉不然猶治亂絲益替之也訛日以訛舛日以舛不以聖人之經觀經而徵諸傳不以賢者之傳解傳而又徵諸何氏范氏杜氏獨何歟幸今三家之說尙未泯則唐陳岳之折衷此也庶有得乎蓋昔漢儒嘗以春秋斷獄子謂非徒經法可以斷獄而獄法亦可以斷經何

淵類集卷十二

十一

者兩造之辭具備則偏聽之惑無自而至矣揚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讀春秋者曾不明漢晉諸儒之遺論又何貴乎學者之知經也哉

春秋權衡意林後題

劉子作春秋權衡自言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脫藁多遺闕蓋昔左氏言孔子作經從諸國赴告故又博採他事以附經今劉子乃據閭因敘謂聖人悉徵百二十國寶書傳者從之將當時諸國所赴告者各有書也抑此豈即墨子所稱百二十國春秋乎東遷以來晉有乘楚有檮杌魯有春秋秦世家文公以後始有史以紀事王道衰諸侯力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經傳之可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晉地理志且引夏商時國二斟豸韋過戈之屬非周舊也齊桓晉文之盛朝聘盟會侵伐敗亡者無慮數十而附庸小邑蠻夷雜種又豈悉有書可徵乎史稱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周室且歷聘七十國又云與魯君子左丘明觀史記自隱公訖于獲麟要之春秋



固魯史也因麟出而虛其應故取而脩之非本書獲麟者所書周室  
事亦鮮無親周史孔子世家孔子嘗往來齊宋衛陳蔡之郊晉故霸  
國也聞趙簡子殺質犖鳴犢至河而弗渡楚亦欲以書社七百里地  
封之子西斬不可又輒反於魯將所聘者又未必有七十國也然亦  
何暇悉徵其書乎墨子戰國人妄稱有百二十國春秋耳非聖人之  
遺言也何則杞宋王者後爵稱公皆大國也宋頗存王禮而杞乃以  
辟陋而用夷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唯古之官名  
得之剡子它無見也雖然聖人作春秋但因魯事以寓王事隱桓之  
初王政不行而魯與齊鄭宋衛交齊桓肇伯而魯事齊晉文繼伯而  
魯又事晉襄昭以降伯統將絕而魯又事吳楚故經之所載類不出  
此數國事然則春秋固魯史也魯史所不載聖人誠不得而筆削之  
又何待悉徵百二十國之書乎嗚呼閔因之說是亦無徵而弗信者  
矣

春秋通旨後題

淵穎集卷十二

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間學徒從者殆百人  
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  
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  
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秋時光堯南渡父讎未報國步  
日蹙將相大臣去戰主和寢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有者是故  
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夏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  
之酷冀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於自畫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  
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概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  
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  
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  
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  
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故向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  
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  
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斲死會夜月出即逃乃亟被

鞍馬號積尸間見其解髮脫履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得  
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故  
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為當代儒宗仁甫為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  
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  
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  
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  
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愧乎胡傳之學矣

淵穎集卷十二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十二

永康胡宗楫據元至正刻本校錄



附錄一卷

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沈雄奇絕之文閭陰開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穠穠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猷於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番再遷于睦三遷婺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高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海郡公妣金氏追封渤海夫人父諱直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妣盛氏初盛夫人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

淵穎集附錄

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駮之言嚴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羣童私挾一編以歸晝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問于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禾杜鄴傳謂曰爾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爾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篇一字不遺幼敏以為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嚴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即悉其指趣嚴南退謂人曰明睿如吳某雖汝南應世叔政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于東夷即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某持尺書論之足矣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豫章熊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孺主去留士此三數公輩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

茲選而先生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染楚之郊北抵燕每遇中原奇絕處輒瞪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壹皆前迎後卻畢在塵沙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貫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五洩鄰榛篁蒙翳似不類人世先生日歎咏其中暢然自得或至暮忘返游覽之暇不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直真偽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爽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尚音必使宮商相宣

淵穎集附錄

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眾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游先生遇之恆若撫子姓羞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鄉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表風挾疹血交襲顏面壅黑兩脛罷屣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生年四十四棲遲社席愈不自振忽夢作重汪騎贊覺謂人曰汪騎殤者也予自嬰疾以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于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諤士謐以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窆鄉之盂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深而文辭貞敏也私謚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各祠之於學宮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為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游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爛如巖下電見者改容鑒裁精絕人以古



詩文試之先生察其辭氣即知其爲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咏捷如  
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刺紙數十番戲爲長歌頃刻而盡屬  
對嚴巧文采綉麗觀者驚以爲神謂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尙書標  
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投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  
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  
豪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夫自文氣日  
卑士無真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爲低昂其推古之作者則曰雄渾贍  
富唯有漢之文爲然淳質雅奧亦唯有漢之文爲然今之從事藝文  
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以先生諸作真之司馬遷相如  
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愧也第以數與時違弗沾一命以至  
於死不顯白于世所幸雄篇鉅冊彪炳烜著有如日星尙當藏諸  
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銘曰

淵穎集附錄

三

大火焯焯司于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赫厥靈郁紛輪囷敷爲  
至文降于人也斧藻交橫黼黻斯皇變化凌厲動無方也雲流森行  
品彙咸亨於燁其光寂無聲也胡積之腴不顯其施返于混茫朱鳥  
之區也騎箕之精上爲列星發天之符合地貞也石室之藏雄文吐  
芒鬼神呵衛禁不祥也秦華嶙峋長河齋汙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  
門人前史官金華宋濂撰

諡議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是則  
文者固圓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衛翼乎天地品裁六度叶和三靈敷  
陳五彝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爲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  
聖人載之則爲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爲文譬之於木經其區幹者  
歟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歧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訓詁列之儒  
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欲昭後世之弊而失之古義蓋遠矣有如長  
蘗書院山長吳公先生風裁峻明才猷允茂敷六藝之芳潤爲一代  
之文英纂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脉絡而標其凡於春秋  
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而極其言於三史則析

分義例而嚴其斷藻續所及無物不華汪如長江峻如喬嶽激如雷  
電和如春陽其妙用通于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龍之不可羈觀其  
所志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  
不足闢其藩垣而逐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生學子僉曰經義玄  
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穎而何於是私諡曰淵穎先生云門人金  
華宋濂等謹議

淵穎集附錄

四

附錄一卷



淵穎吳先生集十二卷元至正十一年刻本今久佚余所見一爲明嘉靖壬午十月祝鑾翻刻本名淵穎吳先生集以所作先後爲序附錄廬碑及論議兩篇一爲明萬曆四十年壬子春九世孫邦彥重刊本名存心堂集一爲清康熙庚寅秋九月裔孫煥與其弟邁合刻板心有豹文堂三字卷數悉符惟編次以文體分類附錄又多友朋酬酢之作與明刻本異康熙辛丑錫山王邦采刊有吳淵穎詩箋亦十二卷退補齋金華叢書暨永康應氏所刊皆據此本先君子晚歲得元至正本藏於家未及上版余斬竟先志鈔校一周列入續刻中季樵胡宗楨

淵穎吳先生集跋

一 夢 選 廣

淵穎吳先生集考異

永康後學胡宗楨季樵纂

續金華叢書

卷一

大游賦

炫奎壁之圖章存心堂本壁作壁是今改

觀日賦

歎嚴冰與勝雪存心嚴作嚴遇曙朝而即竟豹文堂本竟作競是今改

狙賦

頑貪集戾存心集作戾是今改鴻戈兔學存心戈作手且將茶將是今改

定命賦

倚山丘其峻峭存心倚作倚

仍轍軻甘所屏存心甘作其是今改

索居賦

撼戶擾以悲惻存心擾作謝非

考異

貧女賦

庶容德之可全存心全作塗非

豈蛾眉之見妬豹文眉作眉是今改

卷二

觀景拄杖歌

我朝華戎早一統存心我朝作緊茲

拄杖在手與日竟存心手作手非豹文竟作競是今改

送鄭氏叔姪北游

惜不往餞空巒搏存心往作德

黑海青歌

腥沾石磧久遠風豹文入作吹是今改

晉宮耶廢身欲死存心耶作邱非

時儻

述此時儻章存心此下無時字

一 夢 選 廣



望黃明遠墓

嗟茲便欲酬雞絮豹文韻作

北方巫者降神歌

楚機越女幾災祥豹文韻作

花蕊石筆架歌

仰倚書鎮嵩峰寒豹文韻作

巴船出峽圖

前夫疾挽後夫推存心同豹文推

摺疊畫扇歌

棉屏卷畫錦豹文韻作島濱賈筮豹文韻作兩浮萍豹文存心兩

黃布幘歌

人生受用白木枕存心枕

宋度宗書慶壽宮扇

會稽故邸王封重存心邸

考異

憶吳伯雍摘阮寄歌

潮冰豹文冰作按掖豹文存心安悽豹文韻作出琴瑟存心豹

均有入字南風久下生不是存心下改

卷三

陳彥理以石經見寄

青桐聖壁手脫擊存心桐作銅

貞女引

榛筭毀存心豹文

效方子清儂言

采詩觀民風存心采

題承氏家藏古錢

偏爐豹文爐

送宣彥照北游存心照作

上書令自術存心令作川海棠豹文存心棠垂嬰豹文嬰

題潘節婦卷

寢我豹文寢作千敷豹文敷

喻東泉學道止酒

白接籬存心豹文同按籬

送樓彥珍并寄宣鄭二生

指願異豹文願作時巡向灣水存心同按灣似

賦補恒洛迎山圖

浦東存心浦作

送俞觀光赴調京師

庚信時賦豹文存心庚均作更

脈望

白矣存心同豹文矣

雨晴

小扇豹文存心小

考異

白石湫雲

騎籠存心籠

聽客話呂安撫夏貴雜事

千熊存心豹文千屹不枝存心同豹

雙林寺觀傳大士頂相

未及渡存心及徒獲存心徒缺醫豹文醫作滿國豹文存心

題護法寺壁枯木

白道缺豹文白回龍願祖豹文願作東海花仙豹文花作戴宮殿存

戴非

游金華山三洞

掛復翽存心豹文

卷四

粵山白鵲

鴻雁寒門豹文寒作



閱李鐵槍木末

天地昔未一豹文天作

懷戴子壽寄翁君授

疑秋蛾豹文非卻鍾豹文鍾

王擘南太山石室

兵氛豹文氣復厚豹文勝餓豹文存心心夏

題鄭北山雪竹賦

元二豹文存心心元

觀管子內業

一理能足攝存心心能

傅子建夢得句為續此詩

貧猶思祿士存心心士士仕仕是是今今改改仙華仙華巖麓巖麓尋釋子尋釋子若空若空不遇不遇存存心心豹豹文文麓麓是是今今改改又

畫馬行

考異

森岨壯存心心壯

送俞子琦赴鄱陽

閣職仍宣贊存心心豹豹文文贊贊知夜半存心心知

讀諸子

勒兵既有令豹文勒處戰處戰豈無權存心心豹豹文文

書都城舊事

沐憤豹文沐快然存心心豹豹文文

古俠客行

紅線存心心線

秋日雜詩和黃明遠

別離終不常存心心終終作作落

皂角林觀劉錡戰處

扶腕豹文扶白波播天險豹文播

送方養心歸餘姚

稱彼甘棠豹文甘

寄柳博士

卓犖初觀國豹文卓軒騰豹文騰結豹文結餐豹文餐晨豹文晨森巨石豹文石初

薦士豹文薦

卷五

論倭豹文下有有代

地絕大海險故之以間往征之存心心同同似似應應作作地地絕絕大海

形釋

曾不得以施廊廟豹文廊非非遺怒則秋風流潦存心心豹豹文文風風均均獸駭鳥

斯豹文斯

改元論上

此殆為史官者存心心豹豹文文殆殆始待其明年告廟之際存心心始始作

秦誓論上

兵燹未嘗解存心心豹豹文文豈不遠矣矣下有下有哉

考異

與黃明遠論日夜食書

何緣以夜食書乎豹文夜食食書

卷六

與黃明遠論左氏二事

方狄之伐邢存心心方方實晉使口也豹文無

讀戰國策

材不逮中人豹文逮

讀韓非子

蕩然無餘豹文然

讀孔子集語

密子賤豹文密學以所就豹文以

亡友張生哀辭

葬之女氏存心心堊

李仲舉岑向周哀誄

五



及來燕邸存心賦作邱非

餘杭史生哀辭

狂泉既歎兮徧走而驅正編作徧

卷七

與黃明遠論樂府雜說

秦踰慘悞隨河湖作慘悞 舉中州流舟中流作舉 昔唐史臣吳兢作

競作

三墳辨

伯夷之欲為聖人氓者久矣作民 魯以其屨往存心往

樂正子微鼎辨

何必若是怒怒然哉作怒怒 不信一國之信存心信 夫既自

信其信存心信

甬東山水古蹟記

輒川以齋盟存心齋

考異

周正如傳考序

果是則聖人又何必以是為顏淵告哉存心將 將以時自天時月

自王月故也存心王

古職方錄序

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存心 嘗撰古國志五十篇存心

古職方錄後序

王制公侯田方百里存心 寔有出於般人之先者存心 其所

食者二百五十里存心

關子明易傳後序

次分卜百年數存心 而著其合者存心

春秋臺銘

曾不登厥聖存心 豈圖蹄肉角存心

蚩尤讚

爰使絕與存心 九嬰乘城存心

漢武帝南巡射蛟頌

箭琴辭存心

接輿讚

劉盤狂吟存心

古碣石辭

惟聖建國存心

張定傳

嗣丁歎丁存心 盡徙居民存心 抵長沙存心

卷八

釋迦方域志後序

蜀布存心

荏平存心

胡氏管見柳宗元封建論後題

考異

考異

夫自夏后氏之衰存心 斟尋斟灌之依存心 禹祀之不絕者存心

綫存心

大樂玄機賦論後題

加銅齊以濟之存心

續琴操哀江南

汪從之宿留薊門存心 客有感之者存心

我赴薊門

偷生有感存心

我操南音

爰酌我酒存心 於乎悲夫存心 則終身之願存心

黃隱君哀頌

訛舛誣漏存心

卷九

古琴操







古詩考錄後序

古詩三百餘篇豹文百改

秦階六符經後序

董仲舒睦孟之徒豹文陸

王氏範圍要訣後序

春秋之書星序豹文星列之以千百十零豹文十附之以氣名體性豹文名

急就章解後序

於是我朝興焉豹文我朝興而東西秦漢為不及豹文漢吳會荆襄豹文襄

樂府類編後序

秦號列地豹文地場疆豹文場疆卒以歲處於邊豹文處而益為寂豹文寂

參簡短之音豹文益

春秋權衡意林後題

百二十國寶書豹文寶書

春秋通旨後題

解髮脫履豹文履

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豹文真偽

諡議

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豹文真偽

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豹文真偽

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豹文真偽

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豹文真偽

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豹文真偽

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豹文真偽

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豹文真偽

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豹文真偽

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豹文真偽

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豹文真偽

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豹文真偽

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豹文真偽